

後漢書

第一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許嘉璐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後漢書/許嘉璐分史主編.—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74-1

I.後… II.許… III.①中國-古代史-東漢時代-紀傳體②後漢書-譯文 IV.K234.2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21 號

二十四史全譯

後漢書

(全三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許嘉璐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115.5　字數 2,883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74-1/K·77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後漢書》3 册　370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62662100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淩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混　崔曙庭
馮建民　曾秉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畆"、"畮"、"畒"、"𤱈"、"畞"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況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決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拿(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拏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拏"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拏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呂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別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菞)　禪(襢)
辯(辯辯辯)　蓋(葢)　膀(髈膀)　善(譱)
飆(飈飇)　剛(㓻)　料(析)　觴(醻)
餅(餅)　詬(訽)　躪(蹦)　舐(舓)
豺(犲)　穀(穀)　櫺(櫺)　疏(踈疏)
躚(躚)　罐(罐)　騮(駠駵)　搜(挍)
諂(讇)　駭(駴)　孿(孿)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齔(齓)　齏(齏)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羇)　滅(烕)　柝(榡欜榛)
欻(歘)　悸(痵)　秣(餗)　蜿(蜿)
垂(厜埀)　奸(奸)　粹(粹)　腕(掔)
齪(躖)　殲(殲)　腦(腦)　尪(尩尫)
瓷(甆)　韉(韉)　旆(旆)　誤(悞)
蹙(蹴)　剿(剿)　篷(篷)　舃(舄)
啖(噉)　秸(秸)　睥(睥)　隙(隟隙)
島(隝)　截(截)　媲(媲)　淑(淑)
登(登)　贐(賮賮)　撇(撆)　璇(琁)
鐙(鐙)　鯨(鱷)　愆(僁僁僁)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鍥)　腰(腰)
斗(鬥)　絶(絕)　甇(甇)　燁(爗)
陡(陡)　誑(誑)　蛆(胆)　曄(曅)
扼(扼)　框(閶)　麯(麴)　彝(彞)
愕(愕)　髡(髠)　紝(紝)　癰(癕)
鋒(鋒鋒)　攬(擥擥)　孺(孺)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龥)	燥(㷧)	煮(鬻)	棕(椶)
鳶(䳒)	潴(瀦)	裝(𧜟)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晁錯”、“鼂錯”統一爲“晁錯”。地名中的“凉”、“况”、“峯”、“兖”等字,則均改爲“涼”、“況”、“峰”、“兗”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爼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決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祇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後漢書》全譯出版説明

《後漢書》是記載後漢時期歷史的紀傳體斷代史。全書共一百二十卷,紀、傳九十卷、志三十卷。記載了自漢光武至漢獻帝一百九十五年的史事。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并稱爲前四史。《後漢書》爲南朝劉宋時范曄撰寫,其中三十卷志,爲晉司馬彪所撰。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祖父范寧曾任晉豫章太守,著《穀梁集解》一書,《十三經注疏》中的《穀梁傳注疏》就是以此爲基礎寫成的。其父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博覽羣書,潛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曄有很深的家學淵源。元嘉九年(432),范曄行爲失檢得罪了司徒劉義康,被貶爲宣城太守,時二十七歲,《宋書》本傳説"左遷曄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元嘉二十二年(445),完成了本紀、列傳的寫作。同時,又和謝儼共同完成《禮樂志》、《輿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此時有人告發他參與劉義康的篡位陰謀,因此下獄而死。謝儼怕受牽連,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後漢書》衹有紀傳部份流傳了下來。

東漢官修史書,是范曄修史的重要資源。其中《東觀漢記》是最重要的一部,此書撰寫始於漢明帝時,之後,章帝、安帝、桓帝、靈帝、獻帝時期又陸續修訂,體例構成分爲本紀、列傳、表、載記,每一篇紀傳皆有序。其材料來源是歷朝的起居註、註記、文書檔案、功臣功狀、前人的舊聞舊事和私家著作等等,可視爲東漢史料的總彙。

此外,還有三國吴謝承《後漢書》、晉華嶠《漢後書》、晉袁山松《後漢書》、晉司馬彪《續漢書》、晉袁宏《後漢紀》等作,都是當時流傳的記載東漢歷史的重要史書。在范曄之前成書的陳壽《三國志》,也提供了不少漢獻帝時期的東漢史料。後漢人的文集也有很多流傳於當時。應該説,范曄撰寫《後漢書》,可以利用的史料是相當豐富的。

范曄爲紀傳部份撰寫制定則例,是其修史的重要綱領。他在《獄中與諸甥侄書》中説:"《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這篇《紀傳例》即所謂《序例》,北齊魏收作《魏書》時,全部取用了范曄的這篇《序例》。見到過此文者對它的評價甚高,認爲屬於"序例之美者"。例如,劉昭認爲:"《序例》所論,備精與奪。"(見《後漢書註補志序》)劉知幾也説范曄《序例》"定其臧否,徵其善惡","理切而多功"。

范曄著史,上承司馬遷、班固,博採衆書,斟酌去取,自成一家之言。但還有一個因素也不可忽視,即范曄是通過衆人的協助來完成的。《史通·古今正史篇》説:"宋宣城太守范曄,乃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删煩補略,作《後漢書》。"

今所見《後漢書》中的八志三十卷,爲南朝梁劉昭在爲范曄書作註時,從晉司馬彪《續漢

書》中抽出八志補齊。司馬彪爲晉高陽王司馬睦的長子，史書說他“少篤學不倦”，“廢而不得爲嗣”後，“專精學問，博覽衆籍”，從事著述。《晉書》卷八十二本傳說：“漢氏中興，迄於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删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録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司馬彪的志書部份儘管有不足之處，但仍不失爲東漢典制的重要史料，劉昭把它補入范曄書中，可謂相得益彰。

《後漢書》的前九卷是帝紀，有十二位皇帝的本紀，記載了東漢十三個皇帝。十二帝紀是東漢的編年史、大事記，是整部《後漢書》的總綱。帝紀之後爲《皇后紀》，分上下卷。卷十一至九十是列傳，既有記載東漢比較重要人物行事的傳記，也有記載東漢時期中國的少數民族和周邊國家的傳記。

自從司馬遷創立紀傳體以來，皇后在史書中通常入《外戚傳》。《漢書》一仍《史記》之例，將《外戚世家》改爲《外戚傳》。范曄改《外戚傳》爲《皇后紀》。因東漢的情形較爲特殊，二百年内先後有六位皇后或皇太后臨朝聽政，皇后在東漢政治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然不同於以往。因此，在《後漢書》專立《皇后紀》是合乎這段歷史實際的。

新增類傳七種。《後漢書》除循吏、酷吏、儒林三列傳與《史》、《漢》名目相同外，另設黨錮、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七類。范曄在《後漢書》增入《列女傳》，記載才行高秀的婦女，這在正史中是第一次出現的内容。東漢歷史上有許多名位不很顯著的人物，不能每個人或幾個人再立一傳，但他們的人品值得稱道，他們的某一兩件事跡值得記載流傳，《後漢書》對這一類的人物採用類傳編次，把他們附録在同事的一個重要人物的傳内，這樣叙事簡潔而且周密。《後漢書》列傳人物僅見於目録者就有五百人左右，很多採用了合傳的方法記述，使全書編次雁行有序，避免了雜亂。

《續漢志》分三十卷，分律曆、禮儀、祭祀、天文、五行、郡國、百官、輿服八志，記載了東漢的一些重要的典章制度。

《後漢書》的優點大致如下：

一、文贍事詳，史料豐富。收存了東漢時期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重要制度等方面内容。對於重要的文章、奏章和詩賦，大多直接選録。例如桓譚《陳時政疏》，崔寔的《政論》，仲長統的《昌言》中《理亂》、《損益》等篇，王符《潛夫論》中的五篇，都是東漢重要的理論文章；班固的《兩都賦》和《典引》、杜篤的《論都賦》、傅毅的《迪志詩》、崔琦的《外戚箴》、趙壹《刺世疾邪賦》、邊讓《章華賦》等，都是極有價值的文化遺産。

二、保存了一些重要的先秦史料。如《竹書紀年》爲晉代發現的戰國時魏國的史書，當時不受重視。范曄在列傳中大量徵引採用《竹書紀年》的資料，這些資料對後人的輯佚和研究先秦文獻、歷史，很有意義。

三、不以成敗論人。如馬融是當時極負盛名的學者，但他阿附外戚梁冀，喪失氣節，范曄在書中進行了嚴正批評。再如隗囂是和光武帝斗争失敗的人，而范曄在《隗囂傳》中記載他“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爲布衣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認爲他“區區兩郡，以御堂堂之鋒，至使窮廟策，竭征徭，身殁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以棲有四方之傑，士至投死絶亢而不悔者矣”。所以趙翼評價其“立論持平，褒貶允當。”（《廿二史札記》卷四）

四、有很高的文學成就。《後漢書》文辭之美，爲後人所讚頌。范曄雖注重文筆，却不讚同辭藻的繁複堆砌，主張行文簡明扼要，反對“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

意”。因此,他的《後漢書》記事,能牢籠綱紀,要言不煩。如《劉焉傳》以寥寥百餘字,便將劉焉其人其事,因果過程交待得十分清楚。

《後漢書》的不足之處如下:

一、《後漢書》無表,“遂使東京典故散綴於紀傳之内,不能絲聯繩貫,開帙釐然”(《四庫全書總目》)。這不能不説是一大缺陷。

二、行文中有前後矛盾,上下相戾之處。如《劉表傳》關於囚、放韓嵩之事,《馬融傳》中歷叙馬融生平之次序,《趙王良傳》中關於王子嗣位等事件,或失之於叙事不清,或失之於行文簡單,缺乏交待,致使文意相悖。

三、志書的缺憾。《後漢書》没有設置反映一代社會經濟活動於國家財税制度的《食貨志》,從嚴格意義上來説,不能構成完善的斷代史,不但不能全面、準確地反映當時的社會發展史,同時也爲後人研究歷史造成了很多困難,儘管在紀傳中對於這些内容也有所記載,但畢竟不完整,甚至是片面的。其次缺少反映學術文化的《藝文志》,其損失自不待言。

《後漢書》的版本有北宋乾興刻本、南宋紹興年間江南東路轉運司刻本以及錢塘王叔邊刻本。元代有麻沙刻板的小字本、大德九年寧國路儒學刻本。明代有南北國子監刻本、閩本(福建周採等刊刻)、汲古閣本(毛晉刊刻)等。需要説明的是,自宋乾興本以來,所有的刻本都是把《續漢志》附刻於書紀傳之後。明監本則按照《漢書》等正史編排順序,把《續漢志》刻於紀之後、傳之前。清代詔修四庫全書武英殿本《後漢書》也是按照明監本翻刻的。存世最早而且較完整的版本是南宋紹興刻本,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商務印書館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時,紹興版《後漢書》被選作底本(原缺五卷,用其他宋本殘册補配)。中華書局出版的點校本,以百衲本《後漢書》爲底本,用汲古閣本和武英殿本來對校,同時參考了前人的校勘考訂成果,糾正了許多錯誤,是迄今爲止最好的版本。

《後漢書》全譯主編:許嘉璐。譯者:陳小盟、崔湜、謝紀鋒、朱瑞平、馮建民、陳鴻彝、任明、嚴學軍、朱小健、胡和平、邱居里、尚俊生。

後漢書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後漢書卷一

本紀第一

光武帝紀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祖九世之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舂陵節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光武年九歲而孤，養於叔父良。身長七尺三寸，美須眉，大口，隆準，日角。性勤於稼穡，而兄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事田業，比之高祖兄仲。王莽天鳳中，乃之長安，受《尚書》，略通大義。

世祖光武皇帝名秀，字文叔，南陽郡蔡陽縣人，是高祖劉邦的第九代孫，出身景帝所生的長沙定王劉發。劉發生舂陵節侯劉買，劉買生鬱林太守劉外，劉外生鉅鹿都尉劉回，劉回生南頓令劉欽，劉欽生光武帝。光武帝九歲時就死了父親，被叔父劉良收養。他身高七尺三寸，鬚眉濃美，有着大大的嘴巴，高高的鼻梁，飽滿的額角。光武帝的秉性勤奮，對農事不鬆懈，但是他的長兄劉伯升却喜好俠義，收養門客，并且常常耻笑光武帝衹會經營農業，還把光武帝比作高祖劉邦的兄長劉仲一樣。王莽天鳳年間，光武帝纔來到長安，學習《尚書》，粗略弄懂了書中的内容。

莽末，天下連歲災蝗，寇盜鋒起。地皇三年，南陽荒饑，諸家賓客多爲小盜。光武避吏新野，因賣穀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説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爲輔。”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兄伯升素結輕客，必舉大事，且王莽敗亡已兆，天下方亂，遂與定謀，於是乃市兵弩。十月，與李通從弟軼等起於宛，時年二十八。

王莽末年，天下連年遭受蝗蟲災害，賊寇强盜四處群起。地皇三年，南陽發生饑荒，各家門客有很多都聚集起來成爲小股盜賊。光武帝此時在新野縣躲避官府的騷擾，因而到宛城賣糧。宛城人李通等用河圖符命徵驗的書來勸導光武帝説：“劉氏家族要重新興盛了，李氏家族是劉氏宗族的輔佐。”光武帝開始不敢認同，但是他暗自想到長兄劉伯升一向結交盜匪，必然會舉兵起事，而且王莽衰敗滅亡的迹象已經顯露出來，天下正處於一片混亂之中，便和李通决定準備起事，於是就在城中購置弓箭武器招兵買馬。十月，光武帝與李通及其堂弟李軼等人在宛城起兵，這年他二十八歲。

十一月，有星孛于張。光武遂將賓客還舂陵。時伯升已會衆起兵。

十一月，有彗星在張宿天空出現。光武帝於是率領賓客返回舂陵。這時劉伯升已經聚衆起

初，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伯升於是招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屠唐子鄉，又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光武斂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悦。進拔棘陽，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於小長安，漢軍大敗，還保棘陽。

兵。一開始，許多百姓都十分恐懼，紛紛逃跑，各自躲藏起來，他們説“劉伯升要害我們”。等到他們看見光武帝也穿戴上將軍的紅衣大帽，都驚奇地説“謹慎厚道的人也幹起興兵造反的事來了”，於是便漸漸地安定下來。劉伯升於是招募新市、平林的軍隊，與其統帥王鳳、陳牧一起向西攻打長聚。光武帝起初騎牛，殺死了新野縣尉之後纔得到馬。他們又進攻掃平了唐子鄉，隨後又殺死了湖陽縣尉。因軍中分財物不均，引起了衆人的忿恨，要反攻劉氏家族的人。光武帝收集同族人所得財物，全數分給衆人，衆人纔高興起來。隨後發兵攻占了棘陽，又同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在小長安交戰，漢軍被打得大敗，便回軍退守棘陽。

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漢軍復與甄阜、梁丘賜戰於沘水西，大破之，斬阜、賜。伯升又破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於淯陽，進圍宛城。

更始元年正月甲子初一，漢軍在沘水以西又與甄阜、梁丘賜的軍隊交戰，大敗敵軍，殺死了甄阜和梁丘賜。劉伯升又在淯陽打敗了王莽的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進軍包圍了宛城。

二月辛巳，立劉聖公爲天子，以伯升爲大司徒，光武爲太常偏將軍。

二月辛巳日，擁立劉玄爲聖公天子，劉玄任命劉伯升爲大司徒，光武帝爲太常偏將軍。

三月，光武别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餽宛下。莽聞阜、賜死，漢帝立，大懼，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其甲士四十二萬人，五月，到潁川，復與嚴尤、陳茂合。初，光武爲舂陵侯家訟逋租於尤，尤見而奇之。及是時，城中出降尤者言光武不取財物，但會兵計策。尤笑曰：“是美須眉者邪？何爲乃如是！”

三月，光武帝另外和衆將去攻取昆陽、定陵、郾，都攻克了。得到了許多牛、馬、財物，還得到了數十萬斛的糧食，光武帝將這些物品轉運給圍攻宛城的軍隊。王莽得知甄阜、梁丘賜已經被殺，漢帝已經即位的消息，心中大爲恐懼，於是派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率兵馬百萬，其中身着鎧甲的士兵四十二萬人，於五月到達潁川，重新與嚴尤、陳茂會合。當初，光武帝曾經爲舂陵侯家中拖欠佃租的事情前去找嚴尤訴訟，嚴尤見了光武帝就很驚奇。到這時，從城中跑出去投降嚴尤的人告訴他説光武帝不掠取財物，祇知道操練軍隊和籌劃方略計策。嚴尤聽了之後笑着説：“是那個美鬚濃眉的人吧？怎麽竟然達到了這個境界！”

初，王莽徵天下能爲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并以爲軍吏；選練武衛，招募猛士，旌旗輜重，千里不絶。時有長人巨無霸，長一丈，大十

起初，王莽徵選國内能通曉兵法的六十三家數百餘人，都委派爲軍吏；挑選和訓練兵衛，招募勇猛武士，軍隊的旌旗輜重，千里不絶。當時有個自稱巨無霸的巨人，身高一丈，腰圓十圍，

圍，以爲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有也。光武將數千兵，徼之於陽關。諸將見尋、邑兵盛，反走，馳入昆陽，皆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光武議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執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破，一日之閒，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爲圖畫成敗。諸將憂迫，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乃使成國上公王鳳、廷尉大將軍王常留守，夜自與驃騎大將軍宗佻、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幾不得出。既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衆乃從。

被委派爲守衛營壘的官職；又驅趕一些猛獸如虎豹犀牛大象之類排於陣前，以助軍威。自從秦朝、漢朝以來出師的盛況，從來没有像這樣威武雄壯的。光武帝率領數千兵馬，到陽關攔截王莽的軍隊。衆將見王尋、王邑的兵力强大，便掉頭逃跑，奔回昆陽，都惶恐不安地惦念着妻室家小，打算分散返回各自的城邑。光武帝見此情況提議説："現在我們的兵馬糧草已經很少，而外敵强大，我們若合力抵抗，功績或許能够成就；如果分散開來，勢必不能都得以保全。而且宛城尚未攻克，那邊的兵馬不能來相互救援，昆陽被攻下，一日之間，各部的兵馬也都會被消滅。現在不同心同德共謀大事，反而想去保全妻兒和財産嗎?"衆將發怒説："劉將軍怎麽敢這樣説話?"光武帝笑着站起。恰巧這時派出的偵察騎兵返回，告知敵兵大隊人馬已到城北，軍隊列陣有數百里長，看不到隊尾。衆將急忙對光武帝説道："還是請劉將軍來考慮對策。"光武帝又爲大家謀劃成敗的計策。將領們非常焦慮急迫，便都連連稱"是"。這時城中衹有軍隊八九千人，光武帝於是派遣成國上公王鳳、廷尉大將軍王常留守城中，自己與驃騎大將軍宗佻、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人騎馬趁着夜黑衝出昆陽城南門，到外面去調集兵力。當時王莽的軍隊到達城下的有近十萬人，光武帝幾乎不能衝出包圍。到了郾、定陵之後，光武帝調撥各營全部兵力增加援助昆陽，但是衆將却貪惜財物，打算分出部分兵力留守。光武帝對他們説："現在如能打敗敵人，就能得到萬倍的珍寶，大功就能告成；如果我們被打敗了，腦袋都保不住了，哪裏還有什麽財物!"這樣衆人纔服從了。

嚴尤説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何謂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

嚴尤向王邑進言説："昆陽城池雖小，却很堅固，現在假稱帝王的劉玄在宛城，我們如果調集大量兵力急速進軍宛城，他們必定害怕而逃；宛城一敗，昆陽則可以不戰而自行降服。"王邑説："過去我以虎牙將軍的身份帶兵圍攻翟義，因爲没有活捉他，已受到指責。現在我率領百萬大軍，遇到城池不能攻克，將如何交待呢?"於是便派兵將昆陽城包了幾十重圍，構築了幾百座

里。或爲地道，衝輣橦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户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爲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雲如壞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

軍營，升起十多丈高的雲車，從上面俯視昆陽城中，旌旗布滿原野，戰塵直衝九天，鉦鼓之聲傳出數百里以外。有的軍士在挖掘地道戰壕，有的修造攻城的樓車用來衝擊城門。無數的弓弩朝城内亂發，箭如雨下，城裏的人要頂着門板纔能去取水。王鳳等人要求投降，却得不到允許。王尋、王邑則自以爲勝利就在頃刻之間，心裏得意洋洋。那天夜裏有流星墜落到營中，白天又有濃雲像崩塌的山一樣，朝着營地墜落下來，到離地面不足一尺的地方纔散開，官兵們都被壓得趴在地上不敢站立起來。

六月己卯，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時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僞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墮其書。尋、邑得之，不憙。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鋭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埶，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閒。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争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

六月己卯日，光武帝便和召集來的隊伍一起向前方推進，他親自率領一千多步兵和騎兵，進軍到距離王莽的軍隊有四五里的地方扎營列陣。王尋、王邑也派出數千人馬迎戰。光武帝率隊衝入敵軍，殺死了數十個敵人。衆將驚喜地説："劉將軍平時看見小股的敵人就膽怯，今天見到了强敵反而英勇衝殺，真是奇怪，我們且到前面去。協助劉將軍！"光武帝又率領軍隊向前衝殺，王尋、王邑的軍隊向後退去，各部人馬一齊乘勝追擊，斬下成百上千敵人的首級。光武帝連連取得勝利，於是軍隊向前推進。這時劉伯升攻占宛城已經三天了，而光武帝還不知道，讓人裝扮成劉伯升的人去昆陽，報信説"宛城之下援兵已到"，又讓送信的人故意把信失落了。王尋、王邑得到了信，很不高興。而漢軍衆將已經取得了多次勝利，膽量更加壯大，無不以一當百。光武帝便率領三千不怕死的勇士，從城西渡水衝擊敵軍最精鋭的中堅，王尋、王邑的軍陣開始混亂起來，光武帝乘着鋭氣不可擋之勢，率軍隊摧毀了敵陣，從而殺死了王尋。城中的漢軍也擊鼓呼喊而出，内外夾攻，呼聲震天動地，王莽的軍隊大敗，逃兵們互相踐踏，奔逃中死傷的人遍及百餘里之間。恰巧這時天空中電閃雷鳴，狂風呼號，屋頂上的瓦都被狂風颳飛了，大雨傾盆而下，滍川河水大泛濫，連虎豹都嚇得四肢顫抖，而戰敗的士兵們搶着渡河，被淹死的人數以萬計，尸首堆積在河中，堵塞了河流。王邑、嚴尤、陳茂輕裝騎馬踏着死尸渡水逃走。光武帝繳獲了王莽軍

隊的全部糧草和輜重，車輛盔甲和珍寶，多得數不清，幾個月都清點登記不完，有時衹好把剩下的物資放火燒掉。

光武因復徇下潁陽。會伯升爲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吊光武，光武難交私語，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爲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慚，拜光武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光武帝於是又率軍攻下了潁陽縣。這時正逢劉伯升被更始帝所害，光武帝從父城趕到宛城謝罪。司徒府的官員迎接和慰問光武帝，光武帝難以和他們私下進行交談，衹是重重地責備自己的過錯罷了，没有誇耀自己昆陽一戰的功勞，又不敢爲兄長劉伯升服喪，飲食和談笑都和平常一樣。更始帝因此感到慚愧，授給光武帝破虜大將軍的官職，封他爲武信侯。

九月庚戌，三輔豪桀共誅王莽，傳首詣宛。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宫府。於是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綉镼，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

九月庚戌日，三輔的豪傑一齊殺死了王莽，把他的頭割下來，送到宛城。更始帝將北上到洛陽建都，便讓光武帝代理司隸校尉的官職，委派他前往洛陽整修宫府，光武帝於是設置下屬官員和辦事機構，起草公文，以從事司察之職，一切都按照過去的章程辦理。當時三輔的官員和紳士到東方來迎接更始帝，見衆將走過，都戴着平民百姓的頭巾，穿着女人的服裝，大掖上衣和有綉花的短袖衣，因而没有不笑話他們的，甚至有人認爲此是不祥之兆而害怕跑開的。等到看見司隸府的僚屬，都喜不自禁。老吏中有人垂淚説道："想不到今日又見到漢家官員的儀仗隨從！"從此有見識的人都心中歸向了光武帝。

及更始至洛陽，乃遣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十月，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所到部縣，輒見二千石、長吏、三老、官屬，下至佐史，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輒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人喜悦，爭持牛酒迎勞。

等到更始帝來到洛陽之後，便委派光武帝任破虜將軍行使大司馬的職務。十月，光武帝帶着符節向北渡過黄河，前往安撫各州郡。他每到巡視的郡縣，就會見年俸二千石的郡縣官員、長吏、三老、下屬官員，直至各部門的佐史們，考察他們的政績好壞并加以罷免或提升，就像州牧巡查所屬的郡國一樣。光武帝還立即平反冤案，遣返囚徒，廢除王莽時制定的苛刻政令，恢復漢朝的官名。吏人們都喜笑顔開，爭着拿出牛肉和美酒歡迎慰勞光武帝。

進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説光武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爲魚。"光武不答，去之真定。林於是乃詐以卜者王郎爲成帝子子輿，十二月，立郎爲天子，都

光武帝行進到邯鄲，原趙繆王的兒子劉林向光武帝獻策説："赤眉軍隊現在河東，衹要決開黄河水淹灌他們，就可以使他們百萬人馬變成魚蝦。"光武帝没有理睬，離開了此地前往真定。劉林於是弄虚作假讓從事占卜職業的王郎冒充成

邯鄲，遂遣使者降下郡國。

二年正月，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户，而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内擾亂，轉相驚恐，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光武趣駕南轅，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飢，争奪之。傳吏疑其僞，乃椎鼓數十通，紿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傳中人遥語門者閉之。門長曰："天下詎可知，而閉長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時寒，面皆破裂。至呼沱河，無船，適遇冰合，得過，未畢數車而陷。進至下博城西，遑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即馳赴之，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世祖因發旁縣，得四千人，先擊堂陽、貰縣，皆降之。王莽和成卒正邳彤亦舉郡降。又昌城人劉植，宋子人耿純，各率宗親子弟，據其縣邑，以奉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陽，衆稍合，樂附者至有數萬人。

復北擊中山，拔盧奴。所過發奔

帝的兒子劉子輿，十二月，立王郎爲天子，定都邯鄲，就派遣使者招降郡國。

更始二年正月，光武帝因爲王郎新近强盛起來，便率軍北上巡行到達薊縣。王郎發出檄文，願以封給十萬户的獎賞捉拿光武，已故廣陽王的兒子劉接在薊縣城内起兵來響應王郎，城内一片混亂，人們相繼驚恐起來，又有傳言説邯鄲的使者就要到來，品秩在二千石以下的官員都出城迎接。於是光武帝急忙駕車向南奔去，白天黑夜都不敢進入城内，衹得在大路旁宿營和造飯。到了饒陽，隨從們都没有吃的了。光武帝便自稱是邯鄲來的使者，進入客館。客館的吏人剛剛把飯送進來，隨從們早就餓極了，一看見飯就搶起來。客館吏員因此懷疑光武帝他們有假，便在外面把鼓敲了數十通，假裝説邯鄲的將軍來到了，光武帝的隨從們一聽都大驚失色。光武帝登車要跑；接着又擔心自己跑也跑不掉，便慢慢地坐回去，説："請邯鄲將軍進來。"又待了許久，纔駕車離去。客館中的吏人遠遠地叫喊讓守城門的人把光武帝一行關在城裏。守門的官却説："天下將來歸誰難道能預先知道嗎，現在就把尊貴的人關起來嗎?"於是光武帝一行得以出了南城門。他們日夜兼程，冒着嚴冬的霜雪，當時的天氣正冷，大家的臉都凍裂了。到了呼沱河，没有渡船，恰巧河面封凍結了冰，纔得以過河，大隊人馬還没有過完河就有幾輛車陷到河裏没有渡過。行進到下博縣城西面，他們遑惑起來，不知該往哪裏走。有位白衣老人站在道旁，用手指着説："加把勁兒吧！信都郡的人還在爲長安堅守着，那裏離這地方有八十里。"光武帝馬上奔赴到信都，信都太守任光打開城門出來迎接。於是光武帝調撥周圍各縣的兵馬，得到四千人，先去攻打堂陽、貰縣，這兩處的守將都投降了。王莽的和成卒正邳彤也率全郡投降。又有昌城縣人劉植，宋子縣人耿純，各自率領自己同宗的親屬和子弟，占據了各自的縣城，都擁戴光武帝。於是又向北降服了下曲陽縣，兵馬漸漸地聚集起來，樂於依附光武帝的隊伍達到了好幾萬人。

光武帝又領兵北上攻打中山國，攻占了盧奴

命兵，移檄邊部，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南擊新市、真定、元氏、防子，皆下之，因入趙界。

縣。在所經過的郡縣，光武帝便調撥由驍勇將士組成的緊急部隊以應急用，又傳送檄文到邊境地區各部，要他們共同攻打邯鄲，各郡縣又都響應。光武帝又向南攻打新市縣、真定縣、元氏縣、防子縣，都攻克了，於是便進入了趙地。

時王郎大將李育屯柏人，漢兵不知而進，前部偏將朱浮、鄧禹爲育所破，亡失輜重。光武在後聞之，收浮、禹散卒，與育戰於郭門，大破之，盡得其所獲。育還保城，攻之不下，於是引兵拔廣阿。會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吴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更始亦遣尚書僕射謝躬討郎，光武因大饗士卒，遂東圍鉅鹿。王郎守將王饒堅守，月餘不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光武逆戰於南䜌，斬首數千級。四月，進圍邯鄲，連戰破之。五月甲辰，拔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毁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這時王郎的大將李育正在柏人縣屯兵駐守，漢軍不知道此事，仍向前推進，先頭部隊的偏將朱浮、鄧禹被李育打敗，丢失了裝備和糧草。光武帝在後面知道了以後，收攏了朱浮、鄧禹的散兵，同李育在柏人城城門處交戰，大敗李育的軍隊，全部奪回了李育從朱浮、鄧禹那裏搶去的裝備和糧草。李育退回堅守城池，光武帝攻城没有攻克，於是就領兵攻下了廣阿縣。正巧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各自派出將領吴漢、寇恂等人率領騎兵突擊隊前來協助攻打王郎，更始帝也派尚書僕射謝躬領兵來討伐王郎，光武帝於是重重犒勞士兵，隨後便向東進軍包圍了鉅鹿。王郎的守城將軍王饒堅守城中，光武帝的軍隊攻城，一個多月未攻下來。王郎派遣將領倪宏、劉奉率領數萬人馬救援鉅鹿，光武帝在南䜌縣迎戰，殺死了數千敵人。四月，光武帝進軍包圍了邯鄲，連戰連勝。五月甲辰日，占領了城池，殺死了王郎。光武帝收集起王郎的公文檔案，得到自己部下和王郎勾結誹謗自己的書信數千件。光武帝對這些信函連看也不看，把將領們召集起來當着他們的面燒掉，對大家説："讓那些有叛逆之心而爲此擔憂的人安下心來。"

更始遣侍御史持節立光武爲蕭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光武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貳於更始。是時長安政亂，四方背叛。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自立爲淮南王，秦豐自號楚黎王，張步起琅邪，董憲起東海，延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并置將帥，侵略郡縣。又别號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搶、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

更始帝派遣侍御史持符節立光武帝爲蕭王，讓他交出兵權，到更始帝所在的地方去。光武帝以河北地區尚未平定爲由來推辭，不接受更始帝的徵召。從此他便開始對更始帝懷有二心。這時長安的政治發生了混亂，各地都背叛更始帝。梁王劉永在睢陽專占一方，公孫述在巴蜀稱王，李憲自封爲淮南王，秦豐自己號稱爲楚黎王，張步在琅邪起兵，董憲在東海叛亂，延岑在漢中造反，田戎在夷陵發難，他們都設立將帥，侵略各地的郡縣。還有成夥的匪盗别號爲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搶、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等，各

人，所在寇掠。

自統率部下，這些亂兵合計有數百萬人，所到之處大肆侵害搶掠。

光武將擊之，先遣吳漢北發十郡兵。幽州牧苗曾不從，漢遂斬曾而發其衆。秋，光武擊銅馬於鄡，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鹵掠者，輒擊取之，絶其粮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將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故關西號光武爲"銅馬帝"。赤眉别帥與大彤、青犢十餘萬衆在射犬，光武進擊，大破之，衆皆散走。使吳漢、岑彭襲殺謝躬於鄴。

光武帝將要攻打他們，先派遣吳漢北上調撥十郡的兵馬。幽州牧苗曾不聽從命令，吳漢就殺死了苗曾并且調撥了他的軍隊。秋天，光武帝率領軍隊在鄡縣攻打銅馬軍，吳漢指揮騎兵突擊隊在清陽縣和光武帝會合。銅馬軍多次叫陣挑戰，光武帝衹是加固營壘自守；銅馬軍中有人外出搶掠時，光武帝就出擊去消滅他們，斷絶了銅馬軍的糧草運輸通道。過了一個多月，銅馬軍的糧食用盡，趁着黑夜逃走，光武帝追擊到館陶，大敗銅馬軍。受降的事宜還没有了結，高湖、重連兩支兵馬便從東南開過來，和銅馬軍的餘部會合，光武帝又同他們在蒲陽山大戰，把他們全都打敗并使他們投降，封投降的將帥爲列侯。投降的人仍放心不下，光武帝知道他們的心思，便命令他們各自回營統率和約束部隊，光武帝又親自乘輕騎巡行各部隊伍。投降的人互相説："蕭王待人推心置腹，我們哪裹還能不以死效力!"從此都對光武帝心悦誠服。光武帝把全部降兵分配給各位將領，人馬達到幾十萬，所以關西稱光武帝爲"銅馬帝"。赤眉的别部將領和大彤、青犢軍的十多萬人駐扎在射犬地區，光武帝率軍向他們發起攻擊，大敗敵軍，那十多萬人馬都逃散了。又派遣吳漢、岑彭偷襲鄴城，殺死了守將謝躬。

青犢、赤眉賊入函谷關，攻更始。光武乃遣鄧禹率六裨將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使大司馬朱鮪、舞陰王李軼等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

青犢、赤眉的軍隊進入函谷關，攻打更始帝。光武帝便派遣鄧禹率領六位副將帶兵向西進軍，以便從更始帝與赤眉的混戰中獲益。這時更始帝派大司馬朱鮪、舞陰王李軼等人在洛陽屯兵防守，光武帝也命令馮異駐扎在孟津，來防禦他們。

建武元年春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爲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斬之。

建武元年春正月，平陵人方望立了西漢孺子劉嬰爲天子，更始帝派丞相李松領兵出擊并殺死了劉嬰。

光武北擊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追至右北平，連破之。又戰於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爲所敗。賊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

光武帝北上到元氏縣攻打尤來、大搶、五幡，追擊他們到右北平，接連打敗他們。又在順水北岸交戰，光武帝乘勝輕率進軍，反而被打敗。尤來等人領兵窮追不捨，兩軍短兵相接，光武帝從馬上下來往高坡上走，遇到了騎兵突擊隊

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爲虜嗤。"弇頻射却賊，得免。士卒死者數千人，散兵歸保范陽。軍中不見光武，或云已殁，諸將不知所爲。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勝，而素懾大威，客主不相知，夜遂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與戰，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賊入漁陽，乃遣吳漢率耿弇、陳俊、馬武等十二將軍追戰于潞東，及平谷，大破滅之。朱鮪遣討難將軍蘇茂攻温，馮異、寇恂與戰，大破之，斬其將賈彊。

的王豐，王豐把自己的馬讓給光武帝，光武帝扶着他的肩膀上了馬，回過頭來笑着對耿弇説："差點兒讓强盗們笑話了。"耿弇不停地射箭，擊退了敵人，光武帝得以脱身。士卒死了幾千人，失散的兵士退到范陽城中堅守。軍中見不到光武帝，有人説他已經戰死了，衆將都不知道如何是好。吳漢對大家説："你們要鼓起勁來！大王兄長的兒子在南陽，還怕日後没有主公嗎？"衆人還是害怕擔心，過了幾天纔安定下來。尤來等部雖然打了勝仗，然而他們平素畏懼光武帝的聲威，加上雙方都互相不知底細，於是他們在夜裏就撤退了。光武帝的大軍隨即又推進到安次，同尤來等部交戰，擊潰了對方，殺死三千多敵兵。尤來等部進入漁陽郡，光武帝便派遣吳漢帶領耿弇、陳俊、馬武等十二位將軍追擊，在潞城東面交戰，一路戰到平谷縣，徹底擊潰并消滅了尤來等部人馬。朱鮪派遣討難將軍蘇茂攻打温城，馮異、寇恂領兵馬同他交戰，大敗蘇茂的軍隊，殺死將軍賈彊。

於是諸將議上尊號。馬武先進曰："天下無主。如有聖人承敝而起，雖仲尼爲相，孫子爲將，猶恐無能有益。反水不收，後悔無及。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宜且還薊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騖擊之乎？"光武驚曰："何將軍出是言？可斬也！"武曰："諸將盡然。"光武使出曉之，乃引軍還至薊。

這時衆將議論上稱尊號的事。馬武首先進言説："天下没有君主。如果有聖人趁着衰敗的機會興起，即使有孔子那樣的聖賢擔任丞相，孫子那樣的謀士作爲大將，恐怕於事也不能有所幫助。就像潑出去的水收不回來一樣，後悔也來不及了。大王您雖然堅持謙虚退讓，怎麽能對得起漢王朝的先帝祖宗和社稷呢！您理應暫且返回薊城就皇帝尊位，然後再計議征伐的事。現在天下無主，究竟誰是賊人呢？而您又馳騁疆場攻打哪個賊人呢！"光武帝吃驚地説："將軍怎麽説出這種話？是該殺頭的呀！"馬武回答道："諸位將軍都是這樣的看法。"光武帝派他出去曉諭各位將軍，便率軍返回薊城。

夏四月，公孫述自稱天子。光武從薊還，過范陽，命收葬吏士。至中山，諸將復上奏曰："漢遭王莽，宗廟廢絶，豪傑憤怒，兆人塗炭。王與伯升首舉義兵，更始因其資以據帝位，而不能奉承大統，敗亂綱紀，盗賊日多，群生危蹙。大王初征昆陽，

夏四月，公孫述自稱爲天子。光武帝從薊城返回，經過范陽縣，命令軍士收聚埋葬死去的官吏和士卒的尸體。到達中山國時，衆將又上奏説："漢朝遭受王莽禍亂，使劉氏宗廟廢絶，對此天下豪傑憤怒不已，無數民衆陷於水火之中。大王同長兄劉伯升首先興起義兵，更始帝却憑藉宗室資格占據了帝位，然而他不能繼承漢朝的大

王莽自潰；後拔邯鄲，北州弭定；參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言武力則莫之敢抗，論文德則無所與辭。臣聞帝王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惟大王以社稷爲計，萬姓爲心。”光武又不聽。

業，敗亂綱紀，使得盜賊日漸增多，天下生靈困苦不堪。大王起初征伐昆陽，王莽軍隊自行潰敗；隨後又占領了邯鄲，北方各州得以平定；三分天下而您占有二分，横跨數州占據疆土，擁有披甲兵衆百萬人。論武力没有誰敢與您對抗，談文德没有誰敢與您論辯。爲臣認爲皇帝的位子不能長久地空缺，上天的意志不可以用謙讓來違抗，希望大王爲國家着想，把萬民百姓放在心中。”光武帝還是没有聽從。

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光武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遽欲正號位乎？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弃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閒者，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業即定，天人亦應，而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絶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時不可留，衆不可逆。”純言甚誠切，光武深感，曰：“吾將思之。”

行進到南平棘，衆將軍又堅决請求光武帝就天子之位。光武帝説：“强盜和賊人還没有消滅，我們目前四面受敵，何必急着要稱天子即帝位呢？各位將軍暫且退出去。”耿純進言説：“天下的士大夫們之所以抛開親眷，離别家鄉，跟隨大王衝殺於刀箭之中，他們的打算本來就是企望着攀龍附鳳，以實現自己的夙願罷了。現在大功即將告成，上天與人也相互感應，而大王却拖延時間，違背大家的意願，遲遲不就帝位，我擔心士大夫們的希望和打算落空，就會産生離去的念頭，不做這遥遥無期又使自己困苦的事了。部下人衆一旦離散，就難得再聚合了。因此，時間不可以拖延，衆人的願望不可以違背。”耿純的話説得非常誠懇真切，光武帝深受感動，説：“我將考慮這件事。”

行至鄗，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鬥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爲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今上無天子，海內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答天神，以塞群望。”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鄗南千秋亭五成陌。

行進到鄗縣，光武帝以前在長安學習時住在一起的同學彊華從關中獻來《赤伏符》，其中説：“劉秀起兵捉拿無道的人，四方各族雲集，像群龍搏鬥於原野，二百二十八年之際火德爲數運之主。”群臣又乘機進言説：“受天命的符瑞，以有人事應驗的爲上，萬里以外的物象與符命正合，衆人心情不謀而合，就是周武王的白魚之應，又怎麽能和這種情況相比擬？現在萬民之上没有天子，四海之内混亂，上天在人間降下的吉兆應驗明顯，這是人所共知的，您應回報天神，以滿足大家的願望。”光武帝於是命令官員們在鄗城南面的千秋亭五成陌設立祭天的壇場。

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於群神。其祝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

六月己未日，光武帝登皇帝位。燒柴祭天，敬祀“六宗”，遥祭群神。登基祝文中説：“皇天上帝，后土神祇，關懷我們而降下天命，把百姓

命，屬秀黎元，爲人父母，秀不敢當。群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簒位，秀發憤興兵，破王尋、王邑於昆陽，誅王郎、銅馬於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爲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群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於是建元爲建武，大赦天下，改鄗爲高邑。是月，赤眉立劉盆子爲天子。甲子，前將軍鄧禹擊更始定國公王匡於安邑，大破之，斬其將劉均。

秋七月辛未，拜前將軍鄧禹爲大司徒。丁丑，以野王令王梁爲大司空。壬午，以大將軍吴漢爲大司馬，偏將軍景丹爲驃騎大將軍，大將軍耿弇爲建威大將軍，偏將軍蓋延爲虎牙大將軍，偏將軍朱祐爲建義大將軍，中堅將軍杜茂爲大將軍。

時宗室劉茂自號"厭新將軍"，率衆降，封爲中山王。己亥，幸懷。遣耿弇率强弩將軍陳俊軍五社津，備滎陽以東。使吴漢率朱祐及廷尉岑彭、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堅鐔等十一將軍圍朱鮪於洛陽。

八月壬子，祭社稷。癸丑，祠高祖、太宗、世宗於懷宫。進幸河陽。更始廩丘王田立降。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辛未，詔曰："更始破敗，棄城逃走，妻子裸袒，流冗道路。朕甚愍之。今封更始爲淮陽王。吏人敢有賊害者，罪同大逆。"甲申，以前密令卓茂爲太傅。辛卯，朱鮪舉城降。

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遣岑彭擊荆

托付給劉秀，讓他當天下臣民的父母，可是劉秀實在不敢承當這個重任。但各位文官武將，不曾謀約而異口同辭，都説：'王莽簒奪皇帝之位，劉秀因此發憤起兵，在昆陽擊潰了王尋、王邑，在河北誅滅王郎、銅馬，平定天下，海内都受到其恩惠。上應皇天后土之心，下被百姓歸心擁護。'讖記説：'劉秀起兵捉拿無道的人，劉氏修養德行當爲天子。'劉秀還是堅决推辭，衆人不允，他又再二再三的推辭。文武官員都説：'上天的重大旨令，不可以耽擱。'劉秀不敢不敬奉天命。"於是立年號爲建武，赦免天下的犯人，改鄗縣爲高邑。這個月，赤眉軍立劉盆子當皇帝。甲子日，前將軍鄧禹在安邑攻打更始帝的定國公王匡，大破王匡軍，殺了他的將領劉均。

秋七月辛未日，光武帝拜授前將軍鄧禹爲大司徒。丁丑日，任命野王令王梁爲大司空。壬午日，任命大將軍吴漢爲大司馬，偏將軍景丹爲驃騎大將軍，大將軍耿弇爲建威大將軍，偏將軍蓋延爲虎牙大將軍，偏將軍朱祐爲建義大將軍，中堅將軍杜茂爲大將軍。

這時宗室劉茂自稱"厭新將軍"，率領部下投降光武帝，光武帝封他爲中山王。己亥日，光武帝到達懷縣。派遣耿弇率領强弩將軍陳俊的部隊駐扎在五社津，負責滎陽以東的防務。派遣吴漢率領朱祐和廷尉岑彭、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堅鐔等十一位將軍在洛陽包圍朱鮪。

八月壬子日，光武帝祭祀社稷。癸丑日，在懷宫中供奉高祖、太宗、世宗。前往河陽。更始帝的廩丘王田立向光武帝投降。九月，赤眉軍進入長安，更始帝逃奔到高陵縣。辛未日，光武帝下詔書説："更始帝戰敗，棄城逃跑，妻子兒女衣不遮體，流亡失散在道路上。我很憐憫他們。現在封更始帝爲淮陽王。官員當中有敢加害他的，以大逆之罪論處。"甲申日，任命前密縣的縣令卓茂爲太傅。辛卯日，朱鮪率領全城人馬投降。

冬十月癸丑日，光武帝進入洛陽，登上南宫却非殿，於是定都洛陽。光武帝派岑彭攻打荆州

州群賊。十一月甲午，幸懷。劉永自稱天子。十二月丙戌，至自懷。

地方的群賊。十一月甲午日，光武帝駕幸懷。劉永自稱爲天子。十二月丙戌日，光武帝自懷回到洛陽。

赤眉殺更始，而隗囂據隴右，盧芳起安定。破虜大將軍叔壽擊五校賊於曲梁，戰歿。

赤眉殺了更始帝，而隗囂占據了隴右郡，盧芳在安定郡起兵。破虜大將軍叔壽在曲梁攻打五校的賊兵時戰死。

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大司馬吴漢率九將軍擊檀鄉賊於鄴東，大破降之。庚辰，封功臣皆爲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下詔曰："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臾之欲，忘慎罰之義。惟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於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其顯效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朕將差而録之。"博士丁恭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强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乃遣謁者即授印綬，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爲漢藩。"

建武二年春正月初一甲子日，發生日食。大司馬吴漢率領九位將軍在鄴城的東面進攻檀鄉賊軍，徹底擊潰了檀鄉賊軍，迫使他們投降。庚辰日，光武帝將功臣都封爲諸侯，其中封邑大的有四個縣，其餘的人封邑大小各有不等。光武帝下詔書説："人的心意得到滿足後就苦於放縱情欲，爲了得到一時的快樂，忘記了謹慎刑罰的道理。諸位將領功業遠大，如果想要永遠傳位給子孫後代，應該如同面臨深淵，如同在薄冰上行走一樣，戰戰兢兢，一天比一天謹慎。對那些有顯功而未酬謝，名籍上未登録的，請大鴻臚儘快報上，我將分别予以録用。"博士丁恭建議説："古代帝王封給諸侯的地方一般不超過一百里，所以卦象上説有利於分封諸侯，是取法於雷聲能震驚百里，增强主幹，削弱枝葉，使封侯的領地不要過大，這是達到天下治理的方法。現在封給諸侯四個縣，不符合古代的法度。"光武帝説："古時國家的滅亡，都是因爲國君無道，不曾聽説過因爲給功臣封地大而使國家滅亡的。"於是派謁者前往授給被分封的諸侯印綬，并在策命上説："居於上位而不驕横，雖然位高却没有危險；守節制謹法度，雖然滿盈也不會漫溢。你們要敬肅戒慎。傳給你們的子孫，永遠作爲漢家的屏藩。"

壬午，更始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降，皆復爵位。壬子，起高廟，建社稷於洛陽，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

壬午日，更始帝的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前來投降，全部恢復他們的爵位。壬子日，在洛陽建立祭祀高祖的神廟，營造祭社稷的祭壇，在城南設立郊祀的壇場，開始定爲火德，崇尚赤色。

是月，赤眉焚西京宫室，發掘園陵，寇掠關中。大司徒鄧禹入長安，遣府掾奉十一帝神主，納於高廟。

這個月，赤眉軍放火焚燒了西京的宫殿，掘毁了帝王的園陵，在關中地區搶掠。大司徒鄧禹進入長安，派遣司徒府的官員敬捧着漢代十一個皇帝的神主牌位，放置在高祖神廟裏。

真定王楊、臨邑侯讓謀反，遣

真定王劉楊、臨邑侯劉讓陰謀反叛，光武

前將軍耿純誅之。

二月己酉，幸修武。

大司空王梁免。壬子，以太中大夫宋弘爲大司空。

遣驃騎大將軍景丹率征虜將軍祭遵等二將軍擊弘農賊，破之，因遣祭遵圍蠻中賊張滿。

漁陽太守彭寵反，攻幽州牧朱浮於薊。延岑自稱武安王於漢中。辛卯，至自修武。

三月乙未，大赦天下，詔曰："頃獄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

遣執金吾賈復率二將軍擊更始郾王尹遵，破降之。驍騎將軍劉植擊密賊，戰歿。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率四將軍伐劉永。夏四月，圍永於睢陽。更始將蘇茂殺淮陽太守潘蹇而附劉永。甲午，封叔父良爲廣陽王，兄子章爲太原王，章弟興爲魯王，舂陵侯嫡子祉爲城陽王。

五月庚辰，封更始元氏王歙爲泗水王，故真定王楊子得爲真定王，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癸未，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論如律。"

六月戊戌，立貴人郭氏爲皇后，子彊爲皇太子。大赦天下，增郎、謁者、從官秩各一等。丙午，封宗子劉終爲淄川王。

秋八月，帝自將征五校。丙辰，幸內黃，大破五校於羛陽，降之。遣游擊將軍鄧隆救朱浮，與彭寵戰於潞，隆軍敗績。

蓋延拔睢陽，劉永奔譙。破虜將

帝派遣前將軍耿純誅殺了他們。

二月己酉日，光武帝巡行到修武縣。

免去大司空王梁的職務。壬子日，任命太中大夫宋弘爲大司空。

派遣驃騎大將軍景丹率領征虜將軍祭遵等二位將軍攻打弘農郡的賊寇，擊敗了他們，於是又派祭遵圍殲蠻中之賊張滿。

漁陽太守彭寵起兵反叛，在薊城攻打幽州牧朱浮。延岑在漢中自稱武安王。辛卯日，光武帝從修武縣返回。

三月乙未日，大赦天下囚徒，下詔書説："近來，獄中關押了許多受冤枉的人，施刑也很殘酷，我很憐愍他們。孔子説：'刑罰不得當，那麽百姓就會手足無措。'應當同中二千石、各位大夫、博士、議郎商議減輕刑罰。"

派遣執金吾賈復率領二位將軍攻打更始帝的郾王尹遵，擊敗并且收降了他。驍騎將軍劉植領兵攻打密縣的盗賊時，戰死。派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率領四位將軍討伐劉永。夏四月，在睢陽包圍了劉永。更始帝的部將蘇茂殺了淮陽太守潘蹇而去依附劉永。甲午日，光武帝封叔父劉良爲廣陽王，封侄子劉章爲太原王，封劉章的弟弟劉興爲魯王，封舂陵侯嫡子劉祉爲城陽王。

五月庚辰日，光武帝封更始元氏王劉歙爲泗水王，封已故的真定王劉楊的兒子劉得爲真定王，封周的後代姬常爲周承休公。癸未日，光武帝下詔説："民間有因不得已而嫁爲人妻的女兒和賣出的兒子有願意返回父母身邊的，完全聽任他們的意願。如有敢拘禁他們的，要依法論處。"

六月戊戌日，立貴人郭氏爲皇后，立光武帝的兒子劉彊爲皇太子。并且頒令大赦天下囚徒，給郎官、謁者、從官各增加一個等級的俸禄。丙午日，又封宗族子弟劉終爲淄川王。

秋八月，光武帝親自率領軍隊征伐五校。丙辰日，到達內黃縣，在羛陽大敗五校軍，并迫使他們投降。派遣游擊將軍鄧隆前去援救幽州牧朱浮，在潞城與彭寵交戰，鄧隆的軍隊大敗。

蓋延率軍隊攻占了睢陽，劉永逃奔譙城。破

軍鄧奉據淯陽反。九月壬戌，至自内黄。

驃騎大將軍景丹薨。

延岑大破赤眉於杜陵。

關中饑，民相食。

冬十一月，以廷尉岑彭爲征南大將軍，率八將軍討鄧奉於堵鄉。

銅馬、青犢、尤來餘賊共立孫登爲天子於上郡。登將樂玄殺登，以其衆五萬餘人降。遣偏將軍馮異代鄧禹伐赤眉。

使太中大夫伏隆持節安輯青、徐二州，招張步降之。

十二月戊午，詔曰：“惟宗室列侯爲王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甚愍之。其并復故國。若侯身已殁，屬所上其子孫見名尚書，封拜。”是歲，蓋延等大破劉永於沛西。初，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至是野穀旅生，麻尗尤盛，野蠶成繭，被於山阜，人收其利焉。

三年春正月甲子，以偏將軍馮異爲征西大將軍，杜茂爲驃騎大將軍。大司徒鄧禹及馮異與赤眉戰於回溪，禹、異敗績。征虜將軍祭遵破蠻中，斬張滿。辛巳，立皇考南頓君已上四廟。壬午，大赦天下。

閏月乙巳，大司徒鄧禹免。馮異與赤眉戰於崤底，大破之，餘衆南向宜陽，帝自將征之。己亥，幸宜陽。甲辰，親勒六軍，大陳戎馬，大司馬吴漢精卒當前，中軍次之，驍騎、武衛分陳左右。赤眉望見震怖，遣使乞降。丙午，赤眉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綬，詔以屬城門校尉。戊申，至自宜陽。己酉，詔曰：“群盗縱横，賊害元元，盆子竊尊號，亂惑天下。朕

虜將軍鄧奉占據了淯陽反叛。九月壬戌日，光武帝從内黄返回洛陽。

驃騎大將軍景丹去世。

延岑在杜陵大敗赤眉軍。

關中地區發生饑荒，出現了人相食的現象。

冬十一月，任命廷尉岑彭爲征南大將軍，率領八位將軍在堵鄉討伐鄧奉。

銅馬、青犢、尤來的餘賊在上郡共立孫登爲皇帝。孫登的將領樂玄殺死了他，率領五萬多人投降。光武帝派遣偏將軍馮異代替鄧禹攻打赤眉軍。

派遣太中大夫伏隆拿着皇帝的符節安撫青、徐兩個州的百姓，招降了張步。

十二月戊午日，下詔説：“考慮到宗室列侯被王莽廢除，先人的神靈没有依歸之處，我很憐憫他們。一并恢復他們原先的封國。倘若列侯本人已經去世，讓他們的子孫所在郡和縣，把他們的名字上報尚書，分别封授其爵位。”這年，蓋延等人在沛縣西面大破劉永。起初，在王莽末年，天下發生旱災和蝗蟲災害，用一斤黄金纔能换一斛粟；現今野生的穀子不經播種而自行生長，麻、豆長得尤爲茂盛，野生桑蠶結成的絲繭，布滿了山崗，人們自行采收從而獲得收益。

建武三年春正月甲子日，任命偏將軍馮異爲征西大將軍，杜茂爲驃騎大將軍。大司徒鄧禹和馮異領兵馬在回溪同赤眉軍交戰，鄧禹和馮異大敗。征虜將軍祭遵攻下了蠻中，殺死了張滿。辛巳日，設立皇考南頓君以上四位祖先的祀廟。壬午日，大赦天下囚徒。

閏月乙巳日，免去大司徒鄧禹的官職。馮異領兵同赤眉軍在崤山澠池交戰，大破赤眉軍，赤眉軍的餘部向南退到宜陽縣，光武帝親自率領兵馬前往征伐。己亥日，光武帝到達宜陽。甲辰日，光武帝親自統率六軍，大擺兵陣，大司馬吴漢的精兵列隊在陣前，中軍隨後，驍騎、武衛兩軍分别列陣在左右兩側。赤眉軍看到這種陣勢之後，都感到震驚和恐怖，派人前來請求投降。丙午日，赤眉軍的君臣都自行反綁雙手，帶着高祖劉邦傳下的璽印前來投降，光武帝下詔令把受降

奮兵討擊，應時崩解，十餘萬衆束手降服，先帝璽綬歸之王府。斯皆祖宗之靈，士人之力，朕曷足以享斯哉！其擇吉日祠高廟，賜天下長子當爲父後者爵，人一級。”

事宜交給城門校尉辦理。戊申日，光武帝從宜陽回到洛陽。己酉日，光武帝下詔書說：“各路盜賊縱橫天下，殘害黎民百姓，劉盆子竊取皇帝尊號，亂惑天下。朕奮兵討伐，他們則立刻崩潰瓦解，十多萬人束手投降，先帝的璽印歸還到了王府中。這些都是靠祖宗神靈的威力和將士們的努力而取得的，我怎能有資格享有這些呢！可選擇良辰吉日祭祀高祖神廟，賞賜天下繼承父親地位的長子爵位，每人加封一級。”

二月己未，祠高廟，受傳國璽。劉永立董憲爲海西王，張步爲齊王。步殺光祿大夫伏隆而反。

二月己未日，光武帝到高祖神廟祭祀，接受傳國印璽。劉永立董憲爲海西王，立張步爲齊王。張步殺死光祿大夫伏隆而反叛。

幸懷。遣吳漢率二將軍擊青犢於軹西，大破降之。

光武帝到懷城。派遣吳漢率領二位將軍在軹縣的西面攻打青犢軍隊，徹底打敗了他們，并使他們投降。

三月壬寅，以大司徒司直伏湛爲大司徒。

三月壬寅日，光武帝任命大司徒司直伏湛擔任大司徒職務。

彭寵陷薊城，寵自立爲燕王。帝自將征鄧奉，幸堵陽。夏四月，大破鄧奉於小長安，斬之。馮異與延岑戰於上林，破之。吳漢率七將軍與劉永將蘇茂戰於廣樂，大破之。虎牙大將軍蓋延圍劉永於睢陽。

彭寵攻陷了薊城，自立爲燕王。光武帝親自率兵征伐鄧奉，到達堵陽縣。夏四月，漢軍在小長安大破鄧奉，殺死了他。馮異和延岑在上林苑交戰，擊敗了延岑。吳漢率領七位將軍在廣樂與劉永的部將蘇茂交戰，大敗蘇茂的軍隊。虎牙大將軍蓋延在睢陽包圍了劉永。

五月己酉，車駕還宫。乙卯晦，日有食之。六月壬戌，大赦天下。耿弇與延岑戰於穰，大破之。

五月己酉日，光武帝返回洛陽宫。這個月的最後一天乙卯日，有日食發生。六月壬戌日，光武帝下令大赦天下囚徒。耿弇與延岑在穰縣交戰，大敗延岑。

秋七月，征南大將軍岑彭率三將軍伐秦豐，戰於黎丘，大破之，獲其將蔡宏。庚辰，詔曰：“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即就驗。女徒雇山歸家。”

秋七月，征南大將軍岑彭率領三位將軍討伐秦豐，在黎丘交戰，大敗秦豐，俘獲了他的將領蔡宏。庚辰日，光武帝下詔說：“俸禄不滿六百石的官吏，直到下面用黑色綬帶的縣長、國相，犯罪之後，都必須奏請纔能治罪。八十歲以上，十歲以下的男子，以及跟隨罪犯連坐的婦女，假若不是犯有‘不道’之罪，或詔書中指名逮捕的，都不允許拘禁。對那些該查問的人應當即前往查問。女子犯罪讓她出錢雇人上山伐木抵罪，本人則放還回家。”

蓋延拔睢陽，獲劉永，而蘇茂、周建立永子紆爲梁王。

蓋延攻占了睢陽，擒獲劉永，但是蘇茂、周建又立劉永的兒子劉紆爲梁王。

冬十月壬申，幸春陵，祠園廟，因置酒舊宅，大會故人父老。十一月乙未，至自春陵。涿郡太守張豐反。

冬十月壬申日，光武帝到春陵，祭祀園廟，接着在故居安排酒宴，大規模地會聚故舊與父老鄉親。十一月乙未日，光武帝從春陵回到洛陽。涿郡太守張豐造反。

是歲，李憲自稱天子。西州大將軍隗囂奉奏。建義大將軍朱祐率祭遵與延岑戰於東陽，斬其將張成。

這一年，李憲自稱爲皇帝。西州大將軍隗囂受命專制涼州、朔方的政事。建義大將軍朱祐率領祭遵在東陽同延岑交戰，殺死延岑的戰將張成。

四年春正月甲申，大赦天下。二月壬子，幸懷。壬申，至自懷。遣右將軍鄧禹率二將軍與延岑戰於武當，破之。

建武四年春正月甲申日，光武帝大赦天下囚徒。二月壬子日，光武帝到懷。壬申日，光武帝從懷回到洛陽。派遣右將軍鄧禹率領二位將軍在武當縣同延岑交戰，擊敗了延岑。

夏四月丁巳，幸鄴。己巳，進幸臨平。遣大司馬吴漢擊五校賊於箕山，大破之。

夏四月丁巳日，光武帝到達鄴。己巳日，又由鄴到達臨平。派遣大司馬吴漢在箕山攻打五校賊軍，大敗了他們。

五月，進幸元氏。辛巳，進幸盧奴。遣征虜將軍祭遵率四將軍討張豐於涿郡，斬豐。六月辛亥，車駕還宫。

五月，光武帝又到達元氏。辛巳日，離開元氏到達盧奴。光武帝派遣征虜將軍祭遵率領四位將軍在涿郡討伐張豐，并殺死了他。六月辛亥日，光武帝返回宫中。

七月丁亥，幸譙。遣捕虜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圍劉紆於垂惠。董憲將賁休以蘭陵城降，憲圍之。虎牙大將軍蓋延率平狄將軍龐萌救賁休，不克，蘭陵爲憲所陷。

七月丁亥日，光武帝到達譙。派遣捕虜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領兵在垂惠包圍了劉紆。董憲的部將賁休率蘭陵全城上下投降漢軍，董憲得知後發兵馬包圍了蘭陵。虎牙大將軍蓋延率領平狄將軍龐萌領兵前往援救賁休，没有攻克董憲的圍城部隊，蘭陵城被董憲所攻陷。

秋八月戊午，進幸壽春。太中大夫徐惲擅殺臨淮太守劉度，惲坐誅。遣揚武將軍馬成率三將軍伐李憲。九月，圍憲於舒。

秋八月戊午日，光武帝又到壽春縣。太中大夫徐惲擅自殺死臨淮太守劉度，徐惲由此而獲罪被誅。光武帝派遣揚武將軍馬成率領三位將軍討伐李憲。九月，在舒縣包圍了李憲。

冬十月甲寅，車駕還宫。太傅卓茂薨。

冬十月甲寅日，光武帝返宫。太傅卓茂去世。

十一月丙申，幸宛。遣建義大將軍朱祐率二將軍圍秦豐於黎丘。十二月丙寅，進幸黎丘。

十一月丙申日，光武帝到達宛。派遣建義大將軍朱祐率領二位將軍在黎丘包圍了秦豐。十二月丙寅日，光武帝到達黎丘。

是歲，征西大將軍馮異與公孫述將程焉戰於陳倉，破之。

這一年，征西大將軍馮異在陳倉與公孫述的部將程焉交戰，打敗了程焉。

五年春正月癸巳，車駕還宫。二月丙午，大赦天下。捕虜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拔垂惠。乙丑，幸魏郡。

建武五年春正月癸巳日，光武帝返回宫中。二月丙午日，大赦天下囚徒。捕虜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攻下了垂惠。乙丑日，光武帝到達魏

壬申，封殷後孔安爲殷紹嘉公。彭寵爲其蒼頭所殺，漁陽平。大司馬吴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大破降之。復遣耿弇率二將軍討張步。

郡。壬申日，光武帝封殷的後裔孔安爲殷紹嘉公。彭寵被他的奴僕殺死，漁陽之地得以平定。大司馬吴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在平原郡攻打富平、獲索的賊軍，大敗富平、獲索的軍隊，并降服了他們。又派遣耿弇率領二位將軍討伐張步。

三月癸未，徙廣陽王良爲趙王，始就國。平狄將軍龐萌反，殺楚郡太守孫萌而東附董憲。遣征南大將軍岑彭率二將軍伐田戎於津鄉，大破之。

三月癸未日，光武帝調任廣陽王劉良爲趙王，劉良開始到封地任職。平狄將軍龐萌反叛，殺死楚郡太守孫萌而向東依附董憲。光武帝派遣征南大將軍岑彭率二位將軍在津鄉討伐田戎，大敗了他。

夏四月，旱，蝗。河西大將軍竇融始遣使貢獻。五月丙子，詔曰："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冤結，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爲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

夏四月，發生了乾旱和蝗蟲災害。河西大將軍竇融開始向光武帝派遣使者朝貢。五月丙子日，光武帝下詔書説："長久的乾旱毀壞了麥子，秋作物還没能播種下地，朕很爲此事憂慮。或許是因爲殘酷的官吏不稱職，致使牢獄之中有許多冤屈的無辜，百姓心中愁苦怨恨，因而感動了天氣吧？現在我命令中都官、三輔、各郡、各諸侯國釋放牢中的囚徒，對那些没有犯斬首之罪的囚犯全都不要追究，正在服徒刑的免其徒刑，放爲平民。務必提升任用柔順善良的人，罷免貪婪殘酷的人，各級官吏整頓自己管轄的事務。"

六月，建義大將軍朱祐拔黎丘，獲秦豐；而龐萌、蘇茂圍桃城。帝時幸蒙，因自將征之。先理兵任城，乃進救桃城，大破萌等。

六月，建義大將軍朱祐攻下了黎丘，擒獲秦豐；而龐萌、蘇茂包圍了桃城。此時光武帝正在蒙，於是就御駕親征。先在任城整軍，繼而進軍救援桃城，大破龐萌等人。

秋七月丁丑，幸沛，祠高原廟。詔修復西京園陵。進幸湖陵，征董憲。又幸蕃，遂攻董憲於昌慮，大破之。

秋七月丁丑日，皇帝到達沛縣，祭祀高原廟。下詔令修復西京園陵。隨後到達湖陵，征討董憲。又到蕃縣，接着在昌慮攻打董憲，大敗董憲。

八月己酉，進幸郯，留吴漢攻劉紆、董憲等，車駕轉徇彭城、下邳。吴漢拔郯，獲劉紆；漢進圍董憲、龐萌於朐。

八月己酉日，皇帝到達郯縣，留下吴漢攻打劉紆、董憲等人，自己轉而巡行彭城、下邳。吴漢攻占了郯縣，擒獲劉紆；吴漢又向前挺進在朐縣包圍了董憲、龐萌。

冬十月，還，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

冬十月，皇帝返回，前往魯地，派大司空祭祀孔子。

耿弇等與張步戰於臨淄，大破之。帝幸臨淄，進幸劇。張步斬蘇茂以降，齊地平。

耿弇等人與張步在臨淄交戰，大敗了他們。皇帝到達臨淄，又行進到了劇縣。張步斬殺了蘇茂來歸降，齊地平定。

初起太學。車駕還宫，幸太學，

開始興辦太學。皇帝回宫，親臨太學巡視，

賜博士弟子各有差。

各按等級賞賜博士弟子。

十一月壬寅，大司徒伏湛免，尚書令侯霸爲大司徒。

十一月壬寅日，大司徒伏湛免官，任用尚書令侯霸爲大司徒。

十二月，盧芳自稱天子於九原。西州大將軍隗囂遣子恂入侍。交阯牧鄧讓率七郡太守遣使奉貢。詔復濟陽二年徭役。是歲，野穀漸少，田畝益廣焉。

十二月，盧芳在九原自稱天子。西州大將軍隗囂派遣兒子隗恂入朝侍奉。交阯牧鄧讓率領七郡太守派使者到朝廷進貢。詔令免除濟陽二年的徭役。這一年，野生的穀物漸漸減少，可耕種的田地越來越多了。

六年春正月丙辰，改舂陵鄉爲章陵縣。世世復徭役，比豐、沛，無有所豫。辛酉，詔曰："往歲水旱蝗蟲爲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日，將舂陵鄉改名爲章陵縣。世世代代免除那裏的徭役，比照着高祖劉邦家鄉豐邑及沛縣的舊制，讓章陵縣的百姓不再顧慮今後的歲月。辛酉日，光武帝下詔書說："往年大水、乾旱和蝗蟲成災，穀價飛漲，人們因而缺少衣食。我想到百姓已經無法供養自己生活下去，心裏很難過，十分憐憫他們。現在命令各郡國那些存有糧食的人，向老人、鰥、寡、孤、獨以及病重體弱、没有家眷貧窮而不能自養的人提供糧食，其標準依照頒布的《漢律》。各郡太守要多加慰問安撫百姓，不要使百官失職。"

揚武將軍馬成等拔舒，獲李憲。

揚武將軍馬成等領兵攻占了舒縣，俘獲了李憲。

二月，大司馬吴漢拔朐，獲董憲、龐萌，山東悉平。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

二月，大司馬吴漢攻占了朐縣，俘獲了董憲、龐萌，山東之地得到平定。諸位將軍領兵回到京師，光武帝大擺酒宴犒賞衆人。

三月，公孫述遣將任滿寇南郡。

三月，公孫述派遣部將任滿侵犯南郡。

夏四月丙子，幸長安，始謁高廟，遂有事十一陵。

夏四月丙子日，光武帝到長安，第一次拜謁了高祖的神廟，接着祭掃了西漢十一位皇帝的陵墓。

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公孫述。

派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七位將軍領兵取道隴地討伐公孫述。

五月己未，至自長安。

五月己未日，光武帝從長安返回洛陽。

隗囂反，蓋延等因與囂戰於隴坻，諸將敗績。

隗囂反叛，蓋延等就率軍隊與隗囂在隴坻交戰，蓋延等各將領大敗。

辛丑，詔曰："惟天水、隴西、安定、北地吏人爲隗囂所詿誤者，又三輔遭難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

辛丑日，光武帝下詔書說："天水、隴西、安定、北地四郡因隗囂反叛而受到連累的官民，以及三輔遭受赤眉之難時，犯法濫殺無辜的人，他們當中凡是判斬首以下罪行的，一律赦免釋放。"

六月辛卯，詔曰："夫張官置吏，

六月辛卯日，光武帝下詔說："設置官府任

所以爲人也。今百姓遭難，户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命官吏，是爲了管理百姓事務的。現在百姓遭難，户口減少，而所設縣官吏員的職位仍然繁多，現在命令司隸、州牧分別核實自己轄區的官吏設置，減少官吏人數。將那些不足以設長吏而又可以合并的縣和諸侯國，上報大司徒府和大司空府。”於是京畿、各州分列條文上奏，合并減少了四百多個縣，官吏職位的設置也加以減少，約爲以前設官的十分之一。

代郡太守劉興擊盧芳將賈覽於高柳，戰殁。

代郡太守劉興在高柳攻打盧芳的部將賈覽，戰死。

初，樂浪人王調據郡不服。秋，遣樂浪太守王遵擊之，郡吏殺調降。

起初，樂浪郡人王調占據樂浪郡而不順從朝廷。秋天，光武帝派遣樂浪郡太守王遵前去攻打王調，郡中官吏殺死王調投降。

遣前將軍李通率二將軍，與公孫述將戰於西城，破之。夏，蝗。

派遣前將軍李通率領二位將軍，在西城縣與公孫述的部將交戰，打敗了他們。夏天，發生了蝗蟲災害。

秋九月庚子，赦樂浪謀反大逆殊死已下。

秋九月庚子日，赦免那些在樂浪謀反而犯大逆罪在斬刑以下的人。

丙寅晦，日有食之。

月末丙寅日，有日食發生。

冬十月丁丑，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爲害，强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内疚於心。其敕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僚并上封事，無有隱諱；有司修職，務遵法度。”

冬十月丁丑日，光武帝下詔書說：“我德行淺薄而不聖明，致使寇賊爲害，强暴欺凌弱小，百姓流離失所。《詩經》說：‘日月顯示天下的凶亡徵兆，由於運行的軌道相互干犯。’我要永遠記住自己的過失，心裏充滿内疚之情。現在頒令公卿推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官們都可以呈遞密封的章奏，不要有隱諱之處；有關官員要奉守職責，務必遵守法度。”

十一月丁卯，詔王莽時吏人没入爲奴婢不應舊法者，皆免爲庶人。十二月壬辰，大司空宋弘免。癸巳，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十一月丁卯日，光武帝詔令王莽時的官民，没入爲奴婢而不合舊法的人，一律把他們放免爲平民。十二月壬辰日，大司空宋弘的職務被免除。癸巳日，光武帝下詔書說：“不久前，戰爭未結束，國家財力不足，所以實行十分之一的田稅。現在士兵們屯田耕種，糧食儲備略有增多。命令各郡國徵收現有田地收成的三十分之一爲田稅，如同景帝時的舊制度一樣。”

隗囂遣將行巡寇扶風，征西大將軍馮異拒破之。是歲，初罷郡國都尉官。始遣列侯就國。匈奴遣使來獻，使中郎將報命。

隗囂派將軍行巡侵犯扶風，征西大將軍馮異迎戰，并打敗了他。這一年，開始撤銷各郡的都尉官。開始派遣諸侯到自己的封國就任。匈奴派遣使者來進貢，光武帝派中郎將回訪。

七年春正月丙申，詔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見徒免爲庶人。耐罪亡命，吏以文除之。又詔曰："世以厚葬爲德，薄終爲鄙，至于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

建武七年春正月丙申日，詔令中都官、三輔、各郡和國釋放牢中的囚犯，對那些没有判爲斬首死刑的，都暫且不追究其罪行。被判徒刑的人都免其刑爲平民。對那些犯罪應服兩年以上輕刑而逃亡的人，由官員記下他們的姓名之後免除他們的罪名。又下詔書説："現在人們都把厚葬送終當成美德，而把節儉操辦喪事當成鄙野無禮的行爲，以至於有錢的人超越禮儀奢侈鋪張，而貧窮的人則因此費盡家財，法令禁止不了，禮儀也阻止不了，直到混亂之時墓被盗掘纔知道其害處。現在布告天下，讓百姓都懂得忠心的臣僚、孝順的兒子、仁義的兄長、恭順的弟弟薄葬送終的大義。"

二月辛巳，罷護漕都尉官。

二月辛巳日，撤銷各地的護漕都尉官。

三月丁酉，詔曰："今國有衆軍，并多精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公孫述立隗囂爲朔寧王。癸亥晦，日有食之，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曰："吾德薄致災，謫見日月，戰栗恐懼，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職任，奉遵法度，惠兹元元。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

三月丁酉日，皇帝下詔書説："現在國家擁有衆多軍隊，并且大多精鋭勇猛，應該暫且撤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等士卒以及軍中臨時添置的官員，讓他們還鄉爲民。"公孫述立隗囂爲朔寧王。三月的最後一天癸亥日，有日食發生，光武帝避離正殿，停止用兵，連續五天不上朝理政。下詔説："我自身德行薄淺，以至於發生災禍，上天顯示責備，發生了日食之變。我衹感到戰栗恐懼，又有什麽話可説呢！現在我正在思悔過錯，但願能够消除災禍。在此命令有關部門要各自堅守職責，遵守法律制度，給人民更多的仁愛。百官可各自呈上密封的章奏，不要有所隱諱。上書的人，不得説贊美之辭。"

夏四月壬午，詔曰："比陰陽錯謬，日月薄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大赦天下。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覽試焉。"

夏四月壬午日，下詔書説："近來陰陽之氣錯亂，日月迫近發生日食。百姓們有過失，責任都在我身上，現在大赦天下。三公、九卿、司隸、州刺史推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派遣他們到公車令官署，我將接見和考察他們。"

五月戊戌，前將軍李通爲大司空。

五月戊戌日，任命前將軍李通爲大司空。

甲寅，詔吏人遭饑亂及爲青、徐賊所略爲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

甲寅日，皇帝下詔令對那些因戰亂和饑荒而遭受傷害的官民以及被青州、徐州的强盗擄去當奴僕或小妾的百姓，若要離開或是要求留下的，完全聽任本人的意願。如果有敢强制拘留他們不許他們返回家園的人，一律按賣人法治罪。

是夏，連雨水。漢忠將軍王常爲橫野大將軍。

八月丁亥，封前河閒王邵爲河閒王。隗囂寇安定，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軍祭遵擊却之。

冬，盧芳所置朔方太守田颯、雲中太守喬扈各舉郡降。是歲，省長水、射聲二校尉官。

八年春正月，中郎將來歙襲略陽，殺隗囂守將而據其城。

夏四月，司隸校尉傅抗下獄死。隗囂攻來歙，不能下。閏月，帝自征囂，河西大將軍竇融率五郡太守與車駕會高平。隴右潰，隗囂奔西城，遣大司馬吳漢、征南大將軍岑彭圍之；進幸上邽，不降，命虎牙大將軍蓋延、建威大將軍耿弇攻之。潁川盜賊寇没屬縣，河東守守兵亦叛，京師騷動。

秋，大水。

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九月乙卯，車駕還宮。庚申，帝自征潁川盜賊，皆降。安丘侯張步叛歸琅邪，琅邪太守陳俊討獲之。戊寅，至自潁川。

冬十月丙午，幸懷。十一月乙丑，至自懷。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蓋延等還軍長安。天水、隴西復反歸囂。

十二月，高句麗王遣使奉貢。

是歲大水。

九年春正月，隗囂病死，其將王元、周宗復立囂子純爲王。徙雁門吏人於太原。

三月辛亥，初置青巾左校尉官。公孫述遣將田戎、任滿據荆門。

夏六月丙戌，幸緱氏，登轘轅。遣大司馬吳漢率四將軍擊盧芳將賈覽

這一年夏天，因連續下雨而發生了水災。皇帝任命漢忠將軍王常爲橫野大將軍。

八月丁亥日，皇帝封前河閒王劉邵爲河閒王。隗囂侵犯安定，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軍祭遵迎戰打退了敵人。

冬天，盧芳任命的朔方太守田颯、雲中太守喬扈各自率領全郡投降。這一年，取消了長水、射聲二校尉官。

建武八年春正月，中郎將來歙襲擊略陽縣，殺死了隗囂的守將并占據了略陽城。

夏四月，司隸校尉傅抗因罪下獄而死。隗囂攻打來歙，没有能攻克。閏四月，光武帝親自征伐隗囂，河西大將軍竇融率領五個郡的太守在高平縣和光武帝會合。隗囂在隴右潰敗，逃奔到西城縣，光武帝派遣大司馬吳漢、征南大將軍岑彭包圍了西城縣，光武帝到達上邽縣，西城縣的敵軍仍然不投降，光武帝便命令虎牙大將軍蓋延、建威大將軍耿弇發起攻擊。潁川盜賊侵犯并陷没該郡所管轄的縣，河東太守統率的守軍也發生叛亂，京城洛陽騷動不安。

秋天，大水泛濫。

八月，光武帝從上邽縣晝夜兼程地向東趕路。九月乙卯日，皇帝回到洛陽宫。庚申日，光武帝親自征伐潁川的盜賊，他們全部投降。安丘侯張步叛亂後返回琅邪，琅邪太守陳俊征討并捉拿了他。戊寅日，光武帝從潁川返回洛陽。

冬十月丙午日，光武帝到達懷。十一月乙丑日，又從懷返回洛陽。公孫述派兵援救隗囂，吳漢、蓋延等人回師長安。天水、隴西又反叛朝廷歸順隗囂。

十二月，高句麗王派遣使官到朝廷進貢。

這一年發生了大水災。

建武九年春正月，隗囂病死，他的將領王元、周宗又立隗囂的兒子隗純爲王。遷移雁門的官民到太原。

三月辛亥日，開始設置青巾左校尉官。公孫述派遣部將田戎、任滿占據了荆門。

夏六月丙戌日，光武帝到達緱氏縣，登上轘轅山、派遣大司馬吳漢率領四位將軍在高柳縣攻

於高柳，戰不利。

秋八月，遣中郎將來歙監征西大將軍馮異等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驃騎大將軍杜茂與賈覽戰於繁畤，茂軍敗績。

是歲，省關都尉，復置護羌校尉官。

十年春正月，大司馬吴漢率捕虜將軍王霸等五將軍擊賈覽於高柳，匈奴遣騎救覽，諸將與戰，却之。修理長安高廟。

夏，征西大將軍馮異破公孫述將趙匡於天水，斬之。征西大將軍馮異薨。

秋八月己亥，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戊戌，進幸汧。隗囂將高峻降。

冬十月，中郎將來歙等大破隗純於落門，其將王元奔蜀，純與周宗降，隴右平。

先零羌寇金城、隴西，來歙率諸將擊羌於五谿，大破之。庚寅，車駕還宫。

是歲，省定襄郡，徙其民於西河。泗水王歙薨。淄川王終薨。

十一年春二月己卯，詔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

三月己酉，幸南陽；還，幸章陵，祠園陵。

城陽王祉薨。

庚午，車駕還宫。

閏月，征南大將軍岑彭率三將軍與公孫述將田戎、任滿戰於荆門，大破之，獲任滿。威虜將軍馮駿圍田戎於江州，岑彭遂率舟師伐公孫述，平巴郡。

夏四月丁卯，省大司徒司直官。

打盧芳的部將賈覽，戰鬥失利。

秋八月，派中郎將來歙監征西大將軍馮異等五位將軍在天水討伐隗純。驃騎大將軍杜茂與賈覽在繁畤縣交戰，杜茂的軍隊大敗。

這一年，取消了關都尉，重新設置護羌校尉官。

建武十年春正月，大司馬吴漢率領捕虜將軍王霸等五位將軍在高柳攻打賈覽，匈奴派遣騎兵援救賈覽，吴漢和衆將與匈奴交戰，擊退了匈奴的援兵。皇帝又派人修理長安的高祖神廟。

夏天，征西大將軍馮異在天水擊敗了公孫述的部將趙匡，殺死了他。征西大將軍馮異去世。

秋八月己亥日，光武帝到達長安，祭祀高祖的神廟，隨之拜祭了西漢十一位皇帝的陵墓。戊戌日，光武帝行進到汧縣。隗囂的部將高峻投降朝廷。

冬十月，中郎將來歙等在落門大敗隗純的兵馬，隗純的大將王元逃奔到蜀地，隗純和周宗投降，隴右之地得到平定。

先零羌侵犯金城、隴西，來歙率領衆將在五谿攻擊羌人的軍隊，大敗羌軍。庚寅日，光武帝回到洛陽宫。

這一年，撤掉了定襄郡，把那裏的百姓遷徙到西河。泗水王劉歙去世。淄川王劉終去世。

建武十一年春二月己卯日，皇帝下詔書説："天地之間的生命靈性以人最爲貴重。如果殺害奴婢，不得減輕殺人罪行。"

三月己酉日，光武帝到達南陽；返還，到達章陵，祭祀園陵。

城陽王劉祉去世。

庚午日，光武帝返回洛陽。

閏三月，征南大將軍岑彭率領三位將軍在荆門山與公孫述的部將田戎、任滿交戰，岑彭大敗他們，擒獲了任滿。威虜將軍馮駿在江州包圍了田戎，岑彭隨即率領水軍討伐公孫述，平定了巴郡。

夏四月丁卯日，撤銷大司徒司直官。先零羌

先零羌寇臨洮。

六月，中郎將來歙率揚武將軍馬成破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下辯。安遣閒人刺殺中郎將來歙。帝自將征公孫述。秋七月，次長安。八月，岑彭破公孫述將侯丹於黄石。輔威將軍臧宫與公孫述將延岑戰於沈水，大破之。王元降。至自長安。癸亥，詔曰："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爲庶人。"

冬十月壬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公孫述遣閒人刺殺征南大將軍岑彭。馬成平武都，因隴西太守馬援擊破先零羌，徙致天水、隴西、扶風。

十二月，大司馬吴漢率舟師伐公孫述。

是歲，省朔方牧，并并州。初斷州牧自還奏事。

十二年春正月，大司馬吴漢與公孫述將史興戰於武陽，斬之。

三月癸酉，詔隴、蜀民被略爲奴婢自訟者，及獄官未報，一切免爲庶人。

夏，甘露降南行唐。六月，黄龍見東阿。

秋七月，威虜將軍馮駿拔江州，獲田戎。九月，吴漢大破公孫述將謝豐于廣都，斬之。輔威將軍臧宫拔涪城，斬公孫恢。大司空李通罷。

冬十一月戊寅，吴漢、臧宫與公孫述戰於成都，大破之。述被創，夜死。辛巳，吴漢屠成都，夷述宗族及延岑等。

十二月辛卯，揚武將軍馬成行大司空事。

是歲，九真徼外蠻夷張遊率種人内屬，封爲歸漢里君。省金城郡屬隴西。參狼羌寇武都，隴西太守馬援討

人侵犯臨洮縣。

六月，中郎將來歙率領揚武將軍馬成在下辯縣打敗公孫述的部將王元、環安。環安派遣間諜刺殺了中郎將來歙。光武帝親自率軍征伐公孫述。秋七月，軍隊駐扎在長安。八月，岑彭在黄石擊潰了公孫述的部將侯丹。輔威將軍臧宫在沈水與公孫述的部將延岑交戰，臧宫大敗延岑。王元投降。光武帝從長安返回洛陽。癸亥日，光武帝下詔説："有敢燒灼奴婢的人，依法論罪，并將所燒灼的奴婢放免爲平民。"

冬十月壬午日，光武帝下詔取消奴婢射傷人而要被處死棄尸於市的法律。公孫述派遣間諜刺殺征南大將軍岑彭。馬成領兵平定了武都，憑藉着隴西太守馬援打敗了先零羌，把他們遷徙到天水、隴西、扶風三地居住。

十二月，大司馬吴漢率領水軍討伐公孫述。

這一年，撤銷了朔方牧，合并到并州。開始廢止州牧年終進京奏事的制度。

建武十二年春正月，大司馬吴漢與公孫述的部將史興在武陽縣交戰，吴漢殺死了史興。

三月癸酉日，詔令隴、蜀兩地的百姓中被搶掠去當奴婢，自己到官府訴訟的，在司法官員未予判决之時，全都免爲平民。

夏天，有甘露降在南行唐縣。六月，有黄龍出現在東阿。

秋七月，威虜將軍馮駿占領了江州，擒獲了田戎。九月，吴漢在廣都縣大敗公孫述部將謝豐，斬殺了謝豐。輔威將軍臧宫占領了涪城，殺死了公孫恢。大司空李通被罷免。

冬十一月戊寅日，吴漢、臧宫與公孫述在成都交戰，大破公孫述。公孫述受了重傷，當夜死去。辛巳日，吴漢在成都進行屠殺，將公孫述的族人及延岑等全部處死。

十二月辛卯日，揚武將軍馬成代理大司空職務。

這一年，九真郡境外的蠻夷張遊率部族歸順朝廷，被封爲歸漢里君。撤銷金城郡，將此地歸屬隴西管轄。參狼羌侵犯武都，隴西太守馬援領

降之。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以逗留法。橫野大將軍王常薨。遣驃騎大將軍杜茂將衆郡施刑屯北邊，築亭候，修烽燧。

兵馬討伐并迫使他們投降。皇帝詔令邊境官吏如果兵力不足以出戰就采取防守之策，追擊敵軍時以其進退來决定我軍進退，不以逗留畏懼不前而治罪的法律約束將帥。橫野大將軍王常去世。派遣驃騎大將軍杜茂率領各郡施刑的罪犯屯駐北部邊境，築起瞭望路亭哨所，修建烽火臺。

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大司徒侯霸薨。戊子，詔曰："往年已敕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太官勿復受。明敕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

建武十三年春正月庚申日，大司徒侯霸去世。戊子日，皇帝下詔説："往年我已命令各郡國，不得進獻奇異的美味，但至今仍然未停止，這不僅有預先飼養和挑選的勞累，甚至於還要使沿途煩勞攪擾，使所經之地增加耗費和辛苦。現在命令掌管御膳的宦官不得再接受各郡國的進獻。我明確地發布敕戒，進獻的遠方的食物衹是用來供奉宗廟之用，如同以往的制度。"

二月，遣捕虜將軍馬武屯虖沱河以備匈奴。盧芳自五原亡入匈奴。丙辰，詔曰："長沙王興、真定王得、河閒王邵、中山王茂，皆襲爵爲王，不應經義。其以興爲臨湘侯，得爲真定侯，邵爲樂成侯，茂爲單父侯。"其宗室及絶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丁巳，降趙王良爲趙公，太原王章爲齊公，魯王興爲魯公。庚午，以殷紹嘉公孔安爲宋公，周承休公姬武爲衛公。省并西京十三國：廣平屬鉅鹿，真定屬常山，河閒屬信都，城陽屬琅邪，泗水屬廣陵，淄川屬高密，膠東屬北海，六安屬廬江，廣陽屬上谷。

二月，皇帝派遣捕虜將軍馬武在虖沱河邊駐軍來防備匈奴。盧芳從五原逃亡歸入匈奴。丙辰日，皇帝下詔説："長沙王劉興、真定王劉得、河閒王劉邵、中山王劉茂，都繼承爵位當了諸侯國王，但他們是皇室的遠親，當王不合經典義理。現在封劉興爲臨湘侯，劉得爲真定侯，劉邵爲樂成侯，劉茂爲單父侯。"那些劉氏宗室以及中斷了國嗣的諸侯改封爲侯的，共計一百三十七人。丁巳日，將趙王劉良降爲趙公，太原王劉章降爲齊公，魯王劉興降爲魯公。庚午日，以殷紹嘉公孔安爲宋公，周承休公姬武爲衛公。撤銷合并了西漢時設置的十三個諸侯國：將廣平并入鉅鹿，真定并到常山，河閒并到信都，城陽并到琅邪，泗水并到廣陵，淄川并到高密，膠東并到北海，六安并到廬江，廣陽并到上谷。

三月辛未，沛郡太守韓歆爲大司徒。丙子，行大司空馬成罷。

三月辛未日，任命沛郡太守韓歆爲大司徒。丙子日，行大司空馬成被罷免。

夏四月，大司馬吴漢自蜀還京師，於是大饗將士，班勞策勛。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罷左右將軍官。建威大將軍耿弇罷。

夏四月，大司馬吴漢從蜀地返回京城，於是大張筵席慰問將士，頒布有功者的功勞并記録在册。增加食邑，更新封地的功臣，共計有三百六十五人。那些外戚中承蒙皇帝恩命加封的有四十五人。撤銷左右將軍官職。建威大將軍耿弇罷官。

益州傳送公孫述瞽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時

益州送來公孫述的樂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到此時皇家儀仗的用物纔得以完備。這時

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甲寅，冀州牧竇融爲大司空。五月，匈奴寇河東。

秋七月，廣漢徼外白馬羌豪率種人内屬。九月，日南徼外蠻夷獻白雉、白兔。

冬十二月甲寅，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略爲奴婢者，皆一切免爲庶人；或依托爲人下妻，欲去者，恣聽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從事。復置金城郡。

十四年春正月，起南宮前殿。匈奴遣使奉獻，使中郎將報命。

夏四月辛巳，封孔子後志爲褒成侯。越嶲人任貴自稱太守，遣使奉計。

秋九月，平城人賈丹殺盧芳將尹由來降。是歲，會稽大疫。莎車國、鄯善國遣使奉獻。

十二月癸卯，詔益、凉二州奴婢，自八年以來自訟在所官，一切免爲庶人，賣者無還直。

十五年春正月辛丑，大司徒韓歆免，自殺。丁未，有星孛於昴。汝南太守歐陽歙爲大司徒。建義大將軍朱祐罷。丁未，有星孛於營室。

二月，徙雁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

初，巴蜀既平，大司馬吴漢上書請封皇子，不許，重奏連歲。三月，乃詔群臣議。大司空融、固始侯通、膠東侯復、高密侯禹、太常登等奏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周封八百，同姓諸姬并爲建國，夾輔王室，尊事天子，享國永長，爲後世法。故《詩》云：'大啓爾宇，

戰争已經平息，天下很少事變，通過文書調撥勞役，力求簡省不濫，以致使所需數量衹有以前的十分之一。甲寅日，冀州牧竇融被任命爲大司空。五月，匈奴侵犯河東。

秋七月，廣漢邊界以外的白馬羌的頭領率其族人内附歸順。九月，日南邊境以外的蠻夷進獻白雉、白兔。

冬十二月甲寅日，詔令益州的百姓凡是從建武八年以來被搶去做奴婢的，一并都放免爲平民；有依托别人爲妻妾，想離去的，聽憑她們的意願；對敢於滯留不放的人，比照青、徐二州的方式，按搶掠人口的刑法治罪。恢復設置金城郡。

建武十四年春正月，修造南宫前殿。匈奴派遣使者進獻貢物，光武帝派中郎將作爲使者回訪。

夏四月辛巳日，封孔子的後代孔志爲褒成侯。越嶲郡人任貴自稱太守，派使者向朝廷獻上户籍賬簿。

秋九月，平城人賈丹殺死盧芳的將領尹由前來投降。這一年，會稽發生嚴重的瘟疫。莎車國、鄯善國派遣使者奉獻貢物。

十二月癸卯日，詔令將益州、凉州的奴婢，自八年以來凡到官府自己申訴的，一律放免爲平民，賣身爲奴的人不必把賣身的錢還給主人。

建武十五年春正月辛丑日，大司徒韓歆免官，自殺。丁未日，有彗星出現在昴宿。汝南太守歐陽歙被任命爲大司徒。建義大將軍朱祐被罷官。丁未日，有彗星出現在營室。

二月，遷徙雁門、代郡、上谷三郡的百姓，安置在常山關、居庸關以東地區。

起初，巴蜀平定以後，大司馬吴漢上書請求封立皇子，光武帝没有允許，於是便連年爲此事上書。三月，皇帝纔下詔令讓群臣商議。大司空竇融、固始侯李通、膠東侯賈復、高密侯鄧禹、太常登等人上書陳述意見説："古時分封建立諸侯國，來作爲京師的屏障。周朝分封了八百諸侯，同宗各姬姓一齊建立諸侯國，在周圍輔佐王室，他們恭敬地事奉天子，使周朝的王位長久地

爲周室輔。'高祖聖德，光有天下，亦務親親，封立兄弟諸子，不違舊章。陛下德横天地，興復宗統，褒德賞勳，親睦九族，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廣地，或連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陛下恭謙克讓，抑而未議，群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時，定號位，以廣藩輔，明親親，尊宗廟，重社稷，應古合舊，厭塞衆心。臣請大司空上輿地圖，太常擇吉日，具禮儀。"制曰："可。"

延續，成爲後世的榜様。所以《詩經》上說：'大力開拓你們的疆土，作爲我周室的輔助。'高祖劉邦具有聖明的德行，廣有天下，也曾盡力愛護宗親，封兄弟和各個皇子爲諸侯王，不違背過去的典章。陛下您的德行横貫天地，復興了宗室，褒揚美德，獎勵功勛，親睦九族，功臣宗室都受到封爵，大多得到大片的封地，有的甚至連接數縣。現在皇子們靠上天的保祐，已經能穿戴成人的衣冠，行趨拜的禮儀，陛下恭謙克讓，壓着群臣没有同意商議分封皇子的事，群臣百姓，没有不失望的。應該趁着盛夏這一分封諸侯的好時節，確定封號名位，從而廣泛建立中央政權的屏障和輔佐，體現陛下愛護親屬，尊崇祖先，重視社稷，這纔符合古代的傳統和舊時的制度，滿足衆人的心願。我們請求您命令大司空呈上地圖，太常選擇吉祥的日子，準備好禮儀。"詔旨說："可。"

夏四月戊申，以太牢告祠宗廟。丁巳，使大司空融告廟，封皇子輔爲右翊公，英爲楚公，陽爲東海公，康爲濟南公，蒼爲東平公，延爲淮陽公，荆爲山陽公，衡爲臨淮公，焉爲左翊公，京爲琅邪公。癸丑，追謚兄伯升爲齊武公，兄仲爲魯哀公。

夏四月戊申日，用牛羊猪三牲告祭宗廟。丁巳日，派大司空竇融告祭祖先，封皇子劉輔爲右翊公，劉英爲楚公，劉陽爲東海公，劉康爲濟南公，劉蒼爲東平公，劉延爲淮陽公，劉荆爲山陽公，劉衡爲臨淮公，劉焉爲左翊公，劉京爲琅邪公。癸丑日，追封光武帝的兄長劉伯升謚號爲齊武公，兄長劉仲爲魯哀公。

六月庚午，復置屯騎、長水、射聲三校尉官；改青巾左校尉爲越騎校尉。

六月庚午日，恢復設置屯騎、長水、射聲三校尉官；將青巾左校尉改爲越騎校尉。

詔下州郡檢核墾田頃畝及户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頒布詔令讓各州郡檢查核實開墾田地的數目和户口年齡情況，還要考查核實郡守的屬官中那些徇私違法辦事不公的人。

冬十一月甲戌，大司徒歐陽歙下獄死。十二月庚午，關内侯戴涉爲大司徒。盧芳自匈奴入居高柳。

冬十一月甲戌日，大司徒歐陽歙犯罪入獄而死。十二月庚午日，關内侯戴涉被任命爲大司徒。盧芳從匈奴回到高柳縣定居。

是歲，驃騎大將軍杜茂免。虎牙大將軍蓋延薨。

這年，驃騎大將軍杜茂免官。虎牙大將軍蓋延去世。

十六年春二月，交阯女子徵側反，略有城邑。

建武十六年春二月，交阯女子徵側反叛朝廷，侵占了幾座城邑。

三月辛丑晦，日有蝕之。

三月末辛丑日，有日食出現。

秋九月，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

秋九月，河南尹張伋和十餘個郡守，犯有審

餘人，坐度田不實，皆下獄死。

核田畝數字不實之罪，都下獄處死。

郡國大姓及兵長、群盜處處并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内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并解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盧芳遣使乞降。十二月甲辰，封芳爲代王。

郡國的世家大族和軍吏、群盜到處興起作亂，攻擊搶劫所在地區，殺害地方官吏。郡縣去追剿，軍隊一到，他們就逃散，一離開，他們又結集作亂。青、徐、幽、冀四州尤其嚴重。冬十月，皇帝派遣使者到各郡國去傳達詔令：聽取强盜們互相檢舉揭發，五個人一起殺掉一個盜賊的，可免除他們的殺人罪。官吏過去有拖延，迴避捕盜的事，甚至有意放縱强盜的，一概不加以追究，而聽取他們以捕獲盜賊來作爲報效。那些州、郡、縣的長官，因犯有不捉拿境内强盜的罪過，以及因爲畏懼强盜而棄城失守的人，都暫且不作爲失職論處，衹以最終捉拿强盜的多少來區分高低優劣，衹對那些包庇窩藏盜賊的人纔加以治罪。於是各地官府競相追捕，盜賊們紛紛解散。將强盜的頭目遷徙到其他郡中，分給土地和糧食，使他們能安於謀生之業。從此放牧牛馬不須有人看守，城門也不用關閉。盧芳派人前來求降。十二月甲辰日，封盧芳爲代王。

初，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是歲，始行五銖錢。

起初，王莽作亂以後，貨幣混雜使用布匹、絹帛、金銀、糧食。這一年，開始實行五銖錢。

十七年春正月，趙公良薨。二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建武十七年春正月，趙公劉良去世。二月末乙未日，有日食出現。

夏四月乙卯，南巡狩，皇太子及右翊公輔、楚公英、東海公陽、濟南公康、東平公蒼從，幸潁川，進幸葉、章陵。五月乙卯，車駕還宫。六月癸巳，臨淮公衡薨。

夏四月乙卯日，皇帝向南巡狩，皇太子及右翊公劉輔、楚公劉英、東海公劉陽、濟南公劉康、東平公劉蒼隨從，到達潁川，又行進到達葉城、章陵。五月乙卯日，皇帝返回宫中。六月癸巳日，臨淮公劉衡去世。

秋七月，妖巫李廣等群起據皖城，遣虎賁中郎將馬援、驃騎將軍段志討之。九月，破皖城，斬李廣等。

秋七月，妖巫李廣等人聚集而起占據了皖城縣，皇帝派遣虎賁中郎將馬援、驃騎將軍段志領兵討伐他們。九月，攻破皖城，殺死李廣等人。

冬十月辛巳，廢皇后郭氏爲中山太后，立貴人陰氏爲皇后。進右翊公輔爲中山王，食常山郡。其餘九國公，皆即舊封進爵爲王。

冬十月辛巳日，廢皇后郭氏爲中山太后，立貴人陰氏爲皇后。加封右翊公劉輔爲中山王，以常山郡爲食邑。其他九位國公，都在原封號上進爵爲王。

甲申，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悦，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

甲申日，皇帝到達章陵。修理園廟，在舊宅中祭祀，觀看田間廬舍，設置酒宴作樂，賞賜衆人。這時有宗室的上一輩的婦人藉着喝酒暢快高興，互相説道："文叔小時候就謹厚忠信，不跟

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乃悉爲舂陵宗室起祠堂。有五鳳皇見於潁川之郟縣。十二月，至自章陵。是歲，莎車國遣使貢獻。

旁人應酬，僅僅以坦誠柔和待人罷了。今天竟然能當上皇帝！”光武帝聽到這話，大笑說：“我治理天下，也要用柔和的方法來施行政教。”於是光武帝爲在舂陵的宗族人家全部建造了祠堂。有五隻鳳凰出現在潁川郡的郟縣。十二月，光武帝從章陵返回。這一年，西域的莎車國派遣使者到朝廷進獻貢物。

十八年春二月，蜀郡守將史歆叛，遣大司馬吴漢率二將軍討之，圍成都。

建武十八年春二月，蜀郡守將史歆叛亂，光武帝派大司馬吴漢率二位將軍去討伐，包圍了成都。

甲寅，西巡狩，幸長安。三月壬午，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歷馮翊界，進幸蒲坂，祠后土。夏四月癸酉，車駕還宫。

甲寅日，皇帝向西巡狩，到達長安。三月壬午日，祭祀高祖廟，就拜祭了前漢十一帝的陵墓。經過馮翊邊界，行進到蒲坂，在后土宫祭祀地神。夏四月癸酉日，皇帝返回宫中。

甲戌，詔曰：“今邊郡盜穀五十斛，罪至於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内郡。”

甲戌日，皇帝下詔書説：“現在邊境各郡對偷盜糧食五十斛的人，判罪達到死刑，這就開啓了殘酷的官吏隨便殺人的途徑，應該取消這種法律，使定罪的標準與内地各郡相同。”

遣伏波將軍馬援率樓船將軍段志等擊交阯賊徵側等。甲申，幸河内。戊子，至自河内。

派遣伏波將軍馬援率領樓船將軍段志等人攻打交阯賊人徵側等。甲申日，皇帝到達河内。戊子日，皇帝從河内返回。

五月，旱。盧芳復亡入匈奴。

五月，有旱災。盧芳又逃入匈奴。

秋七月，吴漢拔成都，斬史歆等。壬戌，赦益州所部殊死已下。

秋七月，吴漢攻占了成都，殺死了史歆等人。壬戌日，赦免在益州所屬地區犯斬首罪以下的人。

冬十月庚辰，幸宜城。還，祠章陵。十二月乙丑，車駕還宫。是歲，罷州牧，置刺史。

冬十月庚辰日，皇帝到宜城。返回，祭祀章陵。十二月乙丑日，皇帝返回宫中。這一年，取消州牧之職，設置刺史。

十九年春正月庚子，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舂陵節侯以下四世於章陵。

建武十九年春正月庚子日，追尊孝宣皇帝爲中宗。開始在太廟中祭祀昭帝、元帝，在長安祭祀成帝、哀帝、平帝，在章陵祭祀舂陵節侯以下四世皇帝。

妖巫單臣、傅鎮等反，據原武，遣太中大夫臧宫圍之。夏四月，拔原武，斬臣、鎮等。

妖巫單臣、傅鎮等反叛朝廷，占據原武縣，皇帝派遣太中大夫臧宫領兵包圍了他們。夏四月，攻克原武縣，斬殺單臣、傅鎮等人。

伏波將軍馬援破交阯，斬徵側等。因擊破九真賊都陽等，降之。

伏波將軍馬援攻破交阯，殺死徵側等人。并乘勢打敗了九真的反賊都陽等人，迫使他們投降。

閏月戊申，進趙、齊、魯三國公

閏四月戊申日，皇帝加封趙、齊、魯三國國

爵爲王。

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

秋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進幸淮陽、梁、沛。

公爵位爲王。

六月戊申日，皇帝下詔説："按《春秋》的經義，立太子以出身嫡庶的貴賤爲標準。東海王劉陽，是陰皇后的兒子，應該繼承帝位。皇太子劉彊執着謙讓，願意到諸侯國爲王。父子之情，使我難以長久地違背他的意願。現在封劉彊爲東海王，立劉陽爲皇太子，改名爲莊。"

秋九月，皇帝向南巡狩。壬申日，到達南陽，進而到達汝南南頓縣舍，置辦酒宴，賞賜官民，免除南頓一年的田租。南頓的父老上前叩頭説："皇上的父親在此長久居住，您也熟悉這裹的官府舍宇，每次一來這裹就給我們豐厚的恩惠，請賜予免除南頓十年的田租。"皇帝説："天下的大權，我常常怕不能勝任，時光一天一天地過去，哪敢奢望有十年啊？"官民們又説："皇上實際上是捨不得減免，何必出言這麽謙遜呢？"皇帝聽了大笑起來，又將免租的期限增加了一年。皇帝進而到達淮陽、梁、沛。

西南夷寇益州郡，遣武威將軍劉尚討之。越巂太守任貴謀叛，十二月，劉尚襲貴，誅之。是歲，復置函谷關都尉。修西京宫室。

西南夷侵犯益州郡，皇帝派武威將軍劉尚前往討伐他們。越巂太守任貴陰謀反叛，十二月，劉尚襲擊任貴，并殺死他。這一年，恢復設置函谷關都尉。修繕西京的宫室。

二十年春二月戊子，車駕還宫。夏四月庚辰，大司徒戴涉下獄死。大司空竇融免。

建武二十年春二月戊子日，皇帝返回宫中。夏四月庚辰日，大司徒戴涉下獄而死。大司空竇融被免官。

五月辛亥，大司馬吴漢薨。匈奴寇上黨、天水，遂至扶風。

五月辛亥日，大司馬吴漢去世。匈奴侵犯上黨、天水，又到扶風。

六月庚寅，廣漢太守蔡茂爲大司徒，太僕朱浮爲大司空。壬辰，左中郎將劉隆爲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乙未，徙中山王輔爲沛王。

六月庚寅日，任命廣漢太守蔡茂爲大司徒，太僕朱浮爲大司空。壬辰日，任命左中郎將劉隆爲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乙未日，遷調中山王劉輔爲沛王。

秋，東夷韓國人率衆詣樂浪内附。冬十月，東巡狩。甲午，幸魯，進幸東海、楚、沛國。

秋天，東夷韓國人率領部衆到樂浪歸附朝廷。冬十月，皇帝向東巡狩。甲午日，到達魯地，又到達東海、楚、沛國。

十二月，匈奴寇天水。壬寅，車駕還宫。是歲，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東。復濟陽縣徭役六歲。

十二月，匈奴侵犯天水。壬寅日，皇帝返回宫中。這一年，撤銷五原郡，把那裹的官民安置到河東郡居住。免除濟陽縣六年的徭役。

二十一年春正月，武威將軍劉尚破益州夷，平之。

建武二十一年春正月，武威將軍劉尚擊敗益州夷，平定益州。

夏四月，安定屬國胡叛，屯聚青山，遣將兵長史陳訢討平之。秋，鮮卑寇遼東，遼東太守祭肜大破之。

冬十月，遣伏波將軍馬援出塞擊烏桓，不克。匈奴寇上谷、中山。

其冬，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

二十二年春閏月丙戌，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二月己巳，至自長安。

夏五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司隸校尉蘇鄴下獄死。

九月戊辰，地震裂。制詔曰："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静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灾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藁。遣謁者案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减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鉗，衣絲絮。賜郡中居人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其口賦逋税而廬宅尤破壞者，勿收責。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毁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傭，爲尋求之。"

冬十月壬子，大司空朱浮免。癸丑，光禄勛杜林爲大司空。

是歲，齊王章薨。青州蝗。匈奴薁鞬日逐王比遣使詣漁陽請和親，使中郎將李茂報命。烏桓擊破匈奴，匈奴北徙，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

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叛，遣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徙其種人於江夏。夏五月丁卯，大司徒蔡茂薨。

秋八月丙戌，大司空杜林薨。

夏四月，安定郡的屬國胡人叛亂，在青山屯聚集兵馬，皇帝派遣將兵長史陳訢討伐平定了叛亂。秋天，鮮卑侵犯遼東，遼東太守祭肜大敗他們。

冬十月，皇帝派遣伏波將軍馬援領兵出塞攻打烏桓，没有攻克。匈奴侵犯上谷、中山。

這年冬天，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都派遣兒子入朝侍奉進貢，願意請朝廷設置都護。皇帝因中原剛平定，還無暇顧及外部事務，就把他們派來的侍子送回，并給予豐厚的賞賜。

建武二十二年春閏正月丙戌日，皇帝到達長安，祭祀高廟，并祭掃了前朝十一位皇帝的陵墓。二月己巳日，皇帝從長安返回。

夏五月末乙未日，有日食發生。

秋七月，司隸校尉蘇鄴因罪下獄而死。

九月戊辰日，地震地裂。制詔説："日前發生地震，南陽地區尤爲嚴重。大地，它所承受的東西特别重，是平穩不動的。而如今大地震裂，罪過在於君上。鬼神不順應没有德行的人，災禍將降臨在官民頭上，我對此非常恐懼。現在命令南陽不再交納今年的田租和柴草。派謁者去南陽巡視，對那些在戊辰日以前的在押死刑囚犯，减死罪一等；囚徒都取下脚鐐，允許他們穿絲絮衣服。賜給郡中被壓死的居民喪葬費，每人三千。對那些應交人口税和拖欠田租而房屋嚴重毁壞的人家，不必再去索債。死亡的官吏和平民，有壓在毁壞的墻垣和房屋下，而家人貧弱無力收拾的，當拿現錢和糧食雇人爲他們尋找死尸。"

冬十月壬子日，大司空朱浮免官。癸丑日，任用光禄勛杜林爲大司空。

這一年，齊王劉章死去。青州發生蝗蟲災害。匈奴薁鞬日逐王比派遣使者到漁陽請求和親，皇帝派中郎將李茂回訪。烏桓擊潰了匈奴，匈奴向北移遷，沙漠南部地區空曠無人。皇帝下詔撤銷各邊郡瞭望臺亭候吏卒。

建武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叛亂，皇帝派遣武威將軍劉尚征伐打敗了他們，將他們部族遷徙到江夏郡。夏五月丁卯日，大司徒蔡茂去世。

秋八月丙戌日，大司空杜林去世。

九月辛未，陳留太守玉况爲大司徒。

冬十月丙申，太僕張純爲大司空。

高句麗率種人詣樂浪内屬。

十二月，武陵蠻叛，寇掠郡縣，遣劉尚討之，戰於沅水，尚軍敗殁。

是歲，匈奴薁鞬日逐王比率部曲遣使詣西河内附。

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天下。

匈奴薁鞬日逐王比遣使款五原塞，求捍禦北虜。

秋七月，武陵蠻寇臨沅，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討蠻，不克，於是伏波將軍馬援率四將軍討之。

詔有司申明舊制阿附蕃王法。冬十月，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於是分爲南、北匈奴。

二十五年春正月，遼東徼外貊人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遼東太守祭肜招降之。烏桓大人來朝。

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奉蕃稱臣；又遣其左賢王擊破北匈奴，却地千餘里。三月，南單于遣子入侍。

戊申晦，日有食之。伏波將軍馬援等破武陵蠻於臨沅。冬十月，叛蠻悉降。

夫餘王遣使奉獻。

是歲，烏桓大人率衆内屬，詣闕朝貢。

二十六年春正月，詔有司增百官奉。其千石已上，减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

初作壽陵。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帝曰："古者帝

九月辛未日，陳留太守玉況被任命爲大司徒。

冬十月丙申日，太僕張純被任命爲大司空。

高句麗率部族人衆到樂浪歸附朝廷。

十二月，武陵蠻反叛，進犯搶劫郡縣，朝廷派遣劉尚前往討伐，在沅水交戰，劉尚軍隊失敗覆没。

這一年，匈奴薁鞬日逐王比率部族派遣使者到西河歸附朝廷。

建武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日，大赦天下囚徒。

匈奴薁鞬日逐王比派使者到五原塞請求歸附，要求爲漢防禦北方的敵人。

秋七月，武陵蠻侵犯臨沅，朝廷派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討伐蠻人，没有攻克，於是伏波將軍馬援率四將軍討伐他們。

詔令有關部門申明以前制定的逢迎依附蕃王的刑法。冬十月，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於是分爲南、北匈奴。

建武二十五年春正月，遼東境外貊人侵擾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遼東太守祭肜招降了他們。烏桓的首領前來朝見。

南單于遣使者到朝廷貢獻物品，奉藩國之禮向皇帝稱臣；又派遣其左賢王攻打并擊敗了北匈奴，拓地千餘里。三月，南單于派遣兒子入朝侍奉。

這個月的最後一天戊申日，有日食發生。伏波將軍馬援等在臨沅打敗武陵蠻。冬十月，反叛的蠻人全部投降。

夫餘王派遣使者入朝進獻貢物。

這一年，烏桓首領率領其部衆歸附朝廷，到京城朝見進貢。

建武二十六年春正月，詔令有關部門增加官員的俸禄。其官職在千石以上的，比西漢的舊有標準要减少；官在六百石以下的，比西漢舊有等級有所增加。

開始建造壽陵。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報告園陵的占地面積廣闊，請求告知陵園的大略規制。皇

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帝說：“古時帝王的葬禮，用的是陶人瓦器、木車草馬，使後人不知道埋葬的地點。太宗懂得人生死的意義，景帝能遵循孝道實行薄葬，所以遇到天下變亂，衹有霸陵完好無損，享受其福，豈不是美事啊！現在修建陵墓用地不要超過二三頃，不要堆起高陵，池塘裏的水衹要能流動就行了。”

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于璽綬，令入居雲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遣謁者分將施刑補理城郭。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縣，皆賜以裝錢，轉輸給食。

派遣中郎將段郴授予南單于璽綬，讓他們進入雲中郡居住，開始設置使匈奴中郎將，率領兵將保衛匈奴。南單于派遣兒子入朝侍奉，奉奏章到皇宮拜見。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門、上谷、代八個郡的人都回歸本土。派遣謁者分別到各郡率領囚犯修理城墻。遣送在内地的邊民，讓他們分別返回各縣，一律發給行裝費用，輸送和供給食物。

二十七年夏四月戊午，大司徒玉況薨。

建武二十七年夏四月戊午日，大司徒玉況去世。

五月丁丑，詔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空，皆無‘大’名，其令二府去‘大’。”又改大司馬爲太尉。驃騎大將軍行大司馬劉隆即日罷，以太僕趙憙爲太尉，大司農馮勤爲司徒。

五月丁丑日，皇帝下詔説：“過去契作司徒，禹作司空，都没有‘大’字，令二府去掉‘大’字。”又把大司馬改稱爲太尉。行大司馬職的驃騎大將軍劉隆當日被罷免，任用太僕趙憙爲太尉，大司農馮勤爲司徒。

益州郡徼外蠻夷率種人内屬。

益州郡境外蠻夷率領部族歸附朝廷。

北匈奴遣使詣武威乞和親。

北匈奴派人到武威請求和親。

冬，魯王興、齊王石始就國。

冬天，魯王劉興、齊王劉石開始到封國就任。

二十八年春正月己巳，徙魯王興爲北海王，以魯國益東海。賜東海王彊虎賁、旄頭、鍾虡之樂。

建武二十八年春正月己巳日，調魯王劉興爲北海王，將魯國加封給東海王劉彊。賞賜給東海王劉彊虎賁勇士、旄頭騎兵和銅鐘、鐘架等禮樂器。

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因詔郡縣捕王侯賓客，坐死者數千人。

夏六月丁卯日，沛國太后郭氏去世，於是詔令各郡縣緝捕諸王的賓客，受牽連而被處死的有數千人。

秋八月戊寅，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始就國。

秋八月戊寅日，東海王劉彊、沛王劉輔、楚王劉英、濟南王劉康、淮陽王劉延開始到封國就任。

冬十月癸酉，詔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宫。

冬十月癸酉日，皇帝下詔令在押的死囚都免死處以宫刑，那些女囚則行幽閉之刑。

北匈奴遣使貢獻，乞和親。

北匈奴派遣使者進獻貢物，請求和親。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遣使者舉冤獄，出繫囚。庚申，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夏四月乙丑，詔令天下繫囚自殊死已下及徒各減本罪一等，其餘贖罪輸作各有差。

三十年春正月，鮮卑大人內屬，朝賀。

二月，東巡狩。甲子，幸魯，進幸濟南。閏月癸丑，車駕還宮。

有星孛于紫宮。

夏四月戊子，徙左翊王焉爲中山王。

五月，大水。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秋七月丁酉，幸魯國。復濟陽縣是年徭役。冬十一月丁酉，至自魯。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

戊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六斛。

癸酉晦，日有食之。

是夏，蝗。

秋九月甲辰，詔令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

是歲，陳留雨穀，形如稗實。北匈奴遣使奉獻。

中元元年春正月，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趙王盱皆來朝。

丁卯，東巡狩。二月己卯，幸魯，進幸太山。北海王興、齊王石朝于東嶽。辛卯，柴望岱宗，登封太山；甲午，禪于梁父。

建武二十九年春二月初一丁巳日，有日食發生。於是派遣使者清理冤案，釋放囚犯。庚申日，賞賜天下男子爵位，每人二級；賜鰥、寡、孤、獨、病重體弱、生活貧困不能自保的人糧食，每人五斛。

夏四月乙丑日，皇帝下詔令天下在押囚犯罪在斬首以下的和徒刑的減輕各自罪行一等，其餘的罰金贖罪和服勞役等罪行各有程度不同的減免。

建武三十年春正月，鮮卑首領歸附朝廷，并到朝中拜賀。

二月，皇帝向東巡狩。甲子日，到達魯地，進而又到濟南。閏月癸丑日，皇帝返回宮中。

有彗星在紫宮附近出現。

夏四月戊子日，調左翊王劉焉爲中山王。

五月，有大水災害。賞賜天下男子爵位，每人二級；賜鰥、寡、孤、獨、病重體弱、貧困生活不能自保的人糧食，每人五斛。

秋七月丁酉日，皇帝到達魯國。免除濟陽縣這一年的徭役。冬十一月丁酉日，皇帝從魯地返宮。

建武三十一年夏五月，有大水災。

戊辰日，賞賜天下男子爵位，每人二級；賜鰥、寡、孤、獨、病重體弱、生活貧困不能自保的人糧食，每人六斛。

月末癸酉日，有日食發生。

這個夏天，有蝗蟲災害。

秋九月甲辰日，詔令犯有死罪的在押囚徒一律都免死處以宮刑，那些女囚施以幽閉之刑。

這一年，陳留從天上降下穀子，其形狀如同稗子。北匈奴派遣使者進貢物品。

中元元年春正月，東海王劉彊、沛王劉輔、楚王劉英、濟南王劉康、淮陽王劉延、趙王劉盱都來朝見。

丁卯日，皇帝向東巡狩。二月己卯，皇帝到魯地，進而又到泰山。北海王劉興、齊王劉石在東嶽朝見。辛卯日，燒柴望祭泰山之神，又登上泰山堆土爲壇以祭天神；甲午日，在梁父山祠

三月戊辰，司空張純薨。

夏四月癸酉，車駕還宫。己卯，大赦天下。復嬴、博、梁父、奉高，勿出今年田租芻稾。改年爲中元。行幸長安。戊子，祀長陵。五月乙丑，至自長安。

六月辛卯，太僕馮魴爲司空。

乙未，司徒馮勤薨。

是夏，京師醴泉涌出，飲之者固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又有赤草生於水崖。郡國頻上甘露。群臣奏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黄龍，列爲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稱爲中興。今天下清寧，靈物仍降。陛下情存損挹，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没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秋，郡國三蝗。

冬十月辛未，司隸校尉東萊李訢爲司徒。

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廟曰："高皇帝與群臣約，非劉氏不王。吕太后賊害三趙，專王吕氏，賴社稷之靈，禄、産伏誅，天命幾墜，危朝更安。吕太后不宜配食高廟，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吕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上祭。"

地神。

三月戊辰日，司空張純去世。

夏四月癸酉日，皇帝返回宫中。己卯日，大赦天下囚徒。免除嬴、博、梁父、奉高賦税，不用繳納今年的田租和草料。改年號爲中元。皇帝行進到達長安。戊子日，祭祀長陵。五月乙丑日，皇帝從長安返回。

六月辛卯日，任命太僕馮魴爲司空。

乙未日，司徒馮勤去世。

這年夏天，京城有甘泉從地下涌出，久病之人喝了都能痊愈，衹有眼瞎、腿跛的人不愈。還有赤草在河岸上生長。各郡國連連獻上甘露。衆臣上奏説："地神顯靈就有朱草萌發生長。漢孝宣皇帝每逢有吉祥的現象出現，就根據瑞應改變年號，神爵、五鳳、甘露、黄龍，列爲紀年之號，是爲了感動神祇，表彰德行和誠信。所以導致天下升平，稱爲漢代的中興。現在天下清静安寧，神靈之物頻頻降臨。陛下雖然内心存有謙虚退讓之意，推辭功德而不占爲己有，但是豈能讓吉兆祥符隱没，而使世人不知道呢？應該命令史官記録撰集，用來傳給後世。"皇帝没有采納這些意見。他常常謙虚地説自己没有德行，每當有郡國上報的祥瑞，往往壓下不去承當，所以史官很少得以記録下來。

秋天，有三個郡國有蝗蟲災害。

冬十月辛未日，任用司隸校尉東萊李訢爲司徒。

甲申日，派司空告祠高祖神廟説："高祖劉邦和各位大臣相約，不是劉氏家族的人不能封王。吕太后殘害趙幽王劉友、趙恭王劉恢、趙隱王劉如意，專封吕氏家族的人爲諸侯王，依賴國家的威靈，吕禄、吕産伏法受誅，天命即將失墜之時，朝廷轉危爲安。吕太后不應在高廟裏配享祭祀，和皇帝同列受祭。薄太后母德仁慈，孝文皇帝以其賢明臨朝治理國家，子孫們托他的福，纔使劉氏的皇位延續到今天。現在奉上薄太后的尊號爲高皇后，配享地神的祭祀。把吕太后的神主牌位遷到園陵裏去，在那裏四季供奉祭祀。"

十一月甲子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末的甲子日，有日食發生。

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圖讖於天下。復濟陽、南頓是年徭役。參狼羌寇武都，敗郡兵，隴西太守劉盱遣軍救之，及武都郡兵討叛羌，皆破之。

這一年，開始建造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祭地的場所。向全國宣布圖讖。免去濟陽、南頓這一年的徭役。參狼羌侵犯武都，打敗守郡官兵，隴西太守劉盱派遣軍隊前往營救他們，和武都郡兵馬討伐反叛羌人，都將他們打敗。

二年春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祀后土。

中元二年春正月辛未日，開始設立北郊祭祀場所，祭祀后土。

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

東夷倭奴國王派遣使者來奉獻貢品。

二月戊戌，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

二月戊戌日，皇帝在南宮前殿逝世，享年六十二歲。遺詔說："我没有做什麽有益百姓的事，死後一切喪事都像孝文皇帝那樣操辦，力求從簡從省。州郡地方刺史、二千石長官都不要離開自己的城郭來奔喪，不要派吏員或通過郵寄唁函來吊唁。"

初，帝在兵閒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儆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陣，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每旦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閒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黄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雖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起初，皇帝從戎時間已久，厭倦戰争，而且又知道天下虚耗疲憊，都向往太平安樂和休養生息。自從隴、蜀兩地平定以後，不是很緊急的事情，就不再提征戰之事。皇太子曾經問他攻戰的事，皇帝説："過去衛靈公向孔子問列陣用兵的事，孔子不回答他，這些事不是你所能知道的。"皇帝每天早晨上朝理事，一直到太陽偏西纔停下來休息。經常帶領公卿、郎官、將領們討論經書的義理，半夜時分纔睡覺。皇太子見他勤苦勞累從不懈怠，就趁方便之機勸諫説："您有大禹和商湯一樣的賢明，却没有黄帝和老子養性的福氣，願您能保養精神，悠閑自得，求得安寧。"皇帝説："我自己很樂意幹這些事，不認爲是疲勞。"雖然自己成就了大業，却謹慎小心地處事，如同没有成就大業一樣，所以能明智謹慎地處置政體，總攬政權朝政，審時度勢，權衡能力，行爲没有失誤的事。減少那些開國功臣的權力提拔文官執政，收藏起弓矢武器而把軍用的馬匹散放到民間，即使他的治國之道還不能與古代聖賢并駕齊驅，這也是能制止戰争的武德啊。

論曰：皇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欽異焉，使卜者王長占之。長辟左右曰："此兆吉不

論曰：光武皇帝的亡父南頓君劉欽起初爲濟陽縣令，在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光武帝降生在縣府舍内，當時有紅光照在室中。劉欽對此感到驚奇，便叫卜者王長來占卜吉凶。王長避開

可言。”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賀良者，上言哀帝，云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於是改號爲太初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以厭勝之。及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真人”。後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遥望見春陵郭，唶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及始起兵還春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初，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亦云劉秀當爲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時龍而御天哉！

左右的人説：“此徵兆吉祥而不可以言傳。”這一年在濟陽縣邊界處長出祥瑞的禾苗，一根莖上生出九顆穗，因此就給光武帝起名字叫劉秀。第二年，有個名叫夏賀良的方士，向漢哀帝進言説，漢朝經歷數運而中途衰落，應當再次接受天命。於是漢哀帝改年號爲太初元年，自稱“陳聖劉太平皇帝”，用以壓服讖言。等到王莽篡位，嫉妒憎恨劉氏，認爲錢幣上有金刀文字，所以改稱爲貨泉。有人把貨泉字文讀爲“白水真人”。後來有望氣占卜者蘇伯阿作爲王莽的使者到南陽郡，遥望看見春陵城郭，感嘆道：“氣運真好啊！如此鬱鬱葱葱啊。”等到光武帝開始起兵返回春陵，遠遠望見屋舍南邊，火光明亮，一直連接到天上，一會兒就不見了。起初，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人也説劉秀將要做天子。莫非王者受天命，確實有符瑞嗎？不然的話，爲什麽光武能乘時勢而成爲皇帝呢！

贊曰：炎正中微，大盗移國。九縣飆回，三精霧塞。人厭淫詐，神思反德。光武誕命，靈貺自甄。沈幾先物，深略緯文。尋、邑百萬，貔虎爲群。長轂雷野，高鋒彗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虔劉庸、代，紛紜梁、趙。三河未澄，四關重擾。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靈慶既啓，人謀咸贊。明明廟謨，赳赳雄斷。於赫有命，系隆我漢。

贊曰：漢朝中落漸衰微，王莽篡位改國制。九州動蕩亂紛紛，日月星際現昏沉。世人皆厭淫與詐，鬼神亦思德回返。光武即出膺天命，佳氣神光自顯明。沉深之徵先預見，韜略經緯撑地天。王尋、王邑衆百萬，如虎如豹聚爲群。兵陣車輿壯聲勢，戰戟高舉積如雲。英豪威武齊振奮，新都王莽終自焚。庸、代之地遭受搶掠，梁、趙之地紛紛自立。三河之地未歸順，長安諸陵重遭擾。神兵天將助漢室，替天行事討無道。金湯城池失險固，書同文來車同軌。符兕讖言天啓開，群下皆勸即尊號。天子廟堂操謀略，雄斷決勝千里外。嗚呼天命，漢室復興。

後漢書卷二

本紀第二

明帝紀

顯宗孝明皇帝諱莊，光武第四子也。母陰皇后。帝生而豐下，十歲能通《春秋》，光武奇之。建武十五年封東海公，十七年進爵爲王，十九年立爲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

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即皇帝位，年三十。尊皇后曰皇太后。

三月丁卯，葬光武皇帝於原陵。有司奏上尊廟曰世祖。

夏四月丙辰，詔曰：

予末小子，奉承聖業，夙夜震畏，不敢荒寧。先帝受命中興，德侔帝王，協和萬邦，假於上下，懷柔百神，惠於鰥寡。朕承大運，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難，懼有廢失。聖恩遺戒，顧重天下，以元元爲首。公卿百僚，將何以輔朕不逮？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産、同産子；及流人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粟，人十斛。其弛刑及郡國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前所犯而後捕繫者，悉免其刑。又邊人遭亂爲内郡人妻，在己卯赦前，一切遣還邊，恣其所

顯宗孝明皇帝名莊，是光武皇帝的第四個兒子。他的母親是陰皇后。他一生下來就腮頰豐滿，十歲時能通曉《春秋》，光武帝認爲他不尋常。建武十五年時被封爲東海公，建武十七年時進爵位爲王，建武十九年立爲皇太子。以博士桓榮爲師，學習通曉《尚書》。

中元二年二月戊戌日，孝明皇帝即位，年紀三十歲。尊奉皇后爲皇太后。

三月丁卯日，在原陵安葬光武皇帝。主管官吏奏請尊稱光武帝廟號爲世祖。

夏四月丙辰日，皇帝下詔書説：

我爲年輕晚輩，遵照旨意繼承漢之大業，因此每日從早到晚都驚恐不安，不敢荒疏懈怠貪求安逸。先帝受天命振興國家，他的德行能與古代的聖帝明王等同，協和萬邦之衆，達上通下，恭敬地祭祀百神，施恩惠給鰥寡之人。我承擔國家命運，繼續奉行先帝的體制而以文德治理國家，有如不知種莊稼的艱難，惟恐出現失誤。先帝神聖恩德遺留下的戒律，環顧普照天下，以黎民百姓的事爲首要的事。公卿大夫百官，將用什麽方法來輔佐我的不足之處呢？現在賞賜天下男子爵位，每人二級；賞賜三老、孝悌、力田之人每人三級；賜爵位超過公乘等級的，須將爵位移授給兒子或同母的兄弟、同母兄弟的兒子；賞賜那些未經文簿登記的流動人口中想要自行歸爲民户者每人一級；賞賜鰥寡孤獨、病重體弱的人糧食，每人十斛。對各

樂。中二千石下至黄綬，貶秩贖論者，悉皆復秩還贖。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并可以受六尺之托，臨大節而不撓。其以禹爲太傅，蒼爲驃騎將軍。太尉憙告謚南郊，司徒訢奉安梓宫，司空魴將校復土。其封憙爲節鄉侯，訢爲安鄉侯，魴爲楊邑侯。

郡國的囚徒減緩刑罰，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日大赦以前觸犯刑律而後來被捕的人，全都免除他們的刑罰。還有在己卯大赦以前，因爲邊境戰亂而被掠到内地强爲他人之妻的婦女，一律遣返邊境，聽任她們到樂意居住的地方去。位在中二千石以下到持銅印黄綬的官員，被貶官贖罪的，全部恢復他們的官職并歸還贖金。如今上無天子，下無諸侯首領，猶如要渡過湍深的河流却没有船和槳。帝王之位責任重大而我年輕才疏學淺，確實需要有賢德的人來輔佐幫助我。高密侯鄧禹是開國元勛功在首位，東平王劉蒼學識淵博足智多謀，都可以接受托孤重任，面臨大義而不屈服。現在拜鄧禹爲太傅，劉蒼爲驃騎將軍。派太尉趙憙在南郊祭天告知先帝的謚號，派司徒李訢安放先皇棺木，派司空馮魴率領五校兵士負責覆蓋黄土爲墳事宜。封趙憙爲節鄉侯，李訢爲安鄉侯，馮魴爲楊邑侯。

秋九月，燒當羌寇隴西，敗郡兵於允街。赦隴西囚徒，減罪一等，勿收今年租調。又所發天水三千人，亦復是歲更賦。遣謁者張鴻討叛羌於允吾，鴻軍大敗，戰殁。冬十一月，遣中郎將竇固監捕虜將軍馬武等二將軍討燒當羌。

秋九月，燒當羌人侵犯隴西郡，在允街縣打敗了守郡的兵馬。赦免隴西郡的囚徒，對有罪的人都減罪一等，不徵收那裏今年的田租和賦税。對從天水調發的三千人，也免除他們這一年的雇役錢。派謁者張鴻領兵在允吾討伐叛亂的燒當羌人，張鴻的軍隊大敗，張鴻戰死。冬十一月，派遣中郎將竇固監捕虜將軍馬武等二位將軍領兵討伐燒當羌。

十二月甲寅，詔曰：

方春戒節，人以耕桑。其敕有司務順時氣，使無煩擾。天下亡命殊死以下，聽得贖論：死罪入縑二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匹。其未發覺，詔書到先自告者，半入贖。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托，殘吏放手，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并正舉者。又郡縣每因徵發，輕爲奸利，詭責羸弱，先急下貧。

十二月甲寅日，皇帝下詔書説：

正當春耕時節，人們忙於耕種飼養桑蠶。在此命令有關部門務必順應農時節氣，使百姓不要受到煩擾。天下犯斬首罪以下的在逃者，可以允許他們納絹帛贖罪：死罪犯繳納細絹二十匹，犯砍去右足之罪到剃髮、用鐵圈束頸并服苦役之罪的繳納十匹，犯可不戴枷鎊服勞役至罰往邊地戍守禦敵之罪的繳納三匹。犯罪後若未被發覺，而詔書到達之前先行自首的人，可減半納絹贖罪。如今舉賢察能有弄虚作假現象，奸邪諂佞之人未除，權貴階層行請托之風，酷吏們貪臟枉法

其務在均平，無令枉刻。

胡作非爲，百姓愁苦哀怨，無處申訴冤情。主管官吏要察明各類罪行上奏呈報，若舉薦不實，并治舉薦人之罪。另外郡縣官府經常趁徵發百姓服役之機，擅自作奸牟利，欺詐勒索貧弱百姓，使下層貧民先受其苦。應該務求勞役平均，而不要枉濫苛刻。

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

永平元年春正月，皇帝率領公卿以下百官在原陵朝拜祭祖，有如元會儀。

夏五月，太傅鄧禹薨。

夏五月，太傅鄧禹去世。

戊寅，東海王彊薨，遣司空馮魴持節視喪事，賜升龍旄頭、鑾輅、龍旂。

戊寅日，東海王劉彊去世，派司空馮魴持節操辦喪事，賜升龍旄頭、鑾輅、龍旗。

六月乙卯，葬東海恭王。

六月乙卯日，安葬東海恭王。

秋七月，捕虜將軍馬武等與燒當羌戰，大破之。募士卒戍隴右，賜錢人三萬。

秋七月，捕虜將軍馬武等與燒當羌交戰，大敗他們。招募士卒戍守隴右，每人賜錢三萬。

八月戊子，徙山陽王荆爲廣陵王，遣就國。

八月戊子日，遷調山陽王劉荆爲廣陵王，并派他到封國就任。

是歲，遼東太守祭肜使鮮卑擊赤山烏桓，大破之，斬其渠帥。越巂姑復夷叛，州郡討平之。

這一年，遼東太守祭肜派遣鮮卑攻打赤山烏桓，大敗他們，殺死赤山烏桓的首領。越巂姑復夷反叛朝廷，附近的州郡發兵討伐并且平息了叛亂。

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屨以行事。禮畢，登靈臺。使尚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曰：

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日，在宗廟明堂祭祀光武皇帝，皇帝以及公卿列侯開始頭戴冠冕、身着禮服、佩帶玉飾、足穿絇鞋來行祭事。行禮完畢，登上靈臺。派尚書令持節詔令驃騎將軍、三公説：

> 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物，樂和八音，咏祉福，舞功德，班時令，敕群后。事畢，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群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百蠻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暗陋，奉承大業，親執珪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

> 現在選擇二月吉日，在宗廟明堂祭祀光武皇帝，來配祭五帝。行禮要使之符合禮儀規範，奏樂要協和八音之律，歌咏降福瑞，起舞頌功德，頒布四時月令，以告各方諸侯長官。祭祀完畢，登上靈臺，眺望元氣以辨陰陽，吹奏音樂以合時律，觀察雲色以識災變。群臣百官藩國輔臣，宗族劉氏子孫，各州郡掌管簿籍上朝報告的官員，蠻夷在朝奉職的臣吏，烏桓、濊貊都來輔助祭祀，單于侍子、骨都侯也都前來陪同參與。這都是因爲聖祖的功德所導致的。我以才智淺陋之身，繼承了國家大業，親自手執珪璧，敬祭

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而胤子無成康之質，群臣無吕旦之謀，盥洗進爵，踧踖惟慚。素性頑鄙，臨事益懼，故“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其令天下自殊死已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百僚師尹，其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

天地之神。追想先帝稟受天命中興漢室，撥亂反正，使天下安定，封禪泰山，修建高廟明堂，設立官學，築造靈臺，弘揚正理道義，推廣到四面八方；而我現在没有成康的品德，群臣百官没有吕尚、周公那樣的智謀，净手奉進酒爵，自感敬畏慚愧。我素來生性愚笨德行淺陋，遇到國家大事便顯得更加畏懼，所以常言説“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現在命令天下從斬首罪以下，包括謀反大逆，全部赦免其罪。群臣百官，應努力恪守職責，順應時令，敬奉順從上天，以安撫民衆。

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

三月，皇帝親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儀。

秋九月，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東海王政來朝。

秋九月，沛王劉輔、楚王劉英、濟南王劉康、淮陽王劉延、東海王劉政前來朝見。

冬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

冬十月壬子日，皇帝到辟雍，開始施行養老禮。皇帝下詔説：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軟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宫》，八佾具修，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己，永念慚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内侯，食邑五千户。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禄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光武皇帝建立了明堂、設辟雍、升靈臺三種朝拜祭祀的禮儀，而没有涉及供奉享用之事。我爲微小之人，正當承繼國家大業。在暮春的吉日良辰，開始施行大射禮；在吉祥的十月初一，再親臨辟雍。以對待父親之心尊奉三老，以對待兄弟之情對待五更，讓他們乘坐用蒲葉裹輪的車子，朕將親自持車綏將車送給他們。以饋醬獎勵諸侯藩王，賜給公卿山珍佳肴，朕將親自饋贈肉醬食物，并袒臂執酒爵來歡飲。前後設專人祝禱，使老人們防止飲食哽噎。登堂歌咏《鹿鳴》，堂下吹奏《新宫》，八個行列齊備，舞女當庭起舞。我本來德行淺薄，用什麽辦法纔能改變呢？《周易》陳説居非其位，招致禍患的負乘之理，《詩經》譏刺德薄而服尊之人，使人長懷負疚之感，不忘慚愧之心。三老李躬，雖然年邁但他學識淵博。五更桓榮，傳授給我《尚書》。《詩經》説：“無德不報，無言不酬。”今賜桓榮關内侯爵位，封食邑五千户。三老、五更都以二千石官員的俸禄供養終身。現在賞賜天下三老每人好酒一石，肉四十斤。有關主管要關懷年老體弱的

長者，撫恤年幼而失去父母的孩童，對鰥夫寡婦施以恩惠，這樣纔能使我稱心如意。

中山王焉始就國。

中山王劉焉開始到封國就任。

甲子，西巡狩，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於十一陵。歷覽館邑，會郡縣吏，勞賜作樂。十一月甲申，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謁陵園，過式其墓。進幸河東，所過賜二千石、令長已下至於掾史，各有差。癸卯，車駕還宫。

甲子日，皇帝向西巡行，到達長安，祭祀高廟，接着又祭掃了前代十一位皇帝的陵墓。逐一觀覽館邑建築，接見郡守縣官，奏樂慰勞他們。十一月甲申日，皇帝派使者用猪羊爲犧牲祭祀蕭何墓、霍光墓。皇帝又拜謁了先帝的陵園，用恭敬的儀式進行祭掃。皇帝又到河東，所過之處分别賞賜官位在二千石、令長以下到掾史官，各級不等。癸卯日，皇帝返回宫中。

十二月，護羌校尉竇林下獄死。

十二月，護羌校尉竇林因罪下獄而死。

是歲，始迎氣於五郊。少府陰就子豐殺其妻酈邑公主，就坐自殺。

這一年，開始在中央和東西南北郊迎接四時之氣。少府陰就的兒子陰豐殺死他的妻子酈邑公主，陰就因受牽連而自殺。

三年春正月癸巳，詔曰："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者水旱不節，邊人食寡，政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蜮，以及蝥賊；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永平三年春正月癸巳日，皇帝下詔説："我在郊外供奉祭祀，登上靈臺觀天象，會見掌管天文的史官，用天文儀器正日月星辰的行度。春季時節，是爲一年的開始。在開始時能使日月星辰的運行合乎儀正，則春夏秋三時節能順利更替。近來水災和旱災不時發生，邊民缺吃少穿，爲官的執事出現失誤，人民因此而遭受災難。有關主管應盡力順應時令節氣，勉勵督促農家耕種和植桑養蠶，除去螟蜮蟲患及蝥賊等；要詳細瞭解案件并謹慎處置刑罰，對於偏辭之狀更要仔細察明，日以繼夜不可鬆懈，纔能符合我的心意。"

二月甲寅，太尉趙憙、司徒李訢免。丙辰，左馮翊郭丹爲司徒。己未，南陽太守虞延爲太尉。

二月甲寅日，太尉趙憙、司徒李訢被免職。丙辰日，任用左馮翊郭丹爲司徒。己未日，任用南陽太守虞延爲太尉。

甲子，立貴人馬氏爲皇后，皇子炟爲皇太子。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人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甲子日，立貴人馬氏爲皇后，立皇子劉炟爲皇太子。賞賜天下男子爵位，每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每人三級；流動人口没有名籍而欲定居的人每人一級；賜予那些鰥寡孤獨、病重體弱、生活貧困不能自保的人糧食，每人五斛。

夏四月辛酉，封皇子建爲千乘王，羡爲廣平王。

夏四月辛酉日，封皇子劉建爲千乘王，劉羡爲廣平王。

六月丁卯，有星孛于天船北。

六月丁卯日，有彗星出現在天船星北面。

秋八月戊辰，改大樂爲大予樂。

秋八月戊辰日，更改大樂爲大予樂。

壬申晦，日有蝕之。詔曰：“朕奉承祖業，無有善政。日月薄蝕，彗孛見天，水旱不節，稼穡不成，人無宿儲，下生愁墊。雖夙夜勤思，而智能不逮。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魯哀禍大，天不降譴。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古者卿士獻詩，百工箴諫。其言事者，靡有所諱。”

這個月的月末壬申日，有日食發生。皇帝下詔說：“我繼承了國家大業，沒有出色地理政。日月相掩食，彗星流星在天空出現，水旱之情不調，五穀莊稼沒有收成，貧苦百姓家無儲糧，郡縣官吏因此而愁怨。雖然我能日以繼夜地勤奮思索，但是我的才智能力却深感不及。昔日楚國沒有災禍降臨，以致使楚莊王謹慎擔心；魯哀公時政治混亂國家衰落，而上天不降災禍譴責他。當今發生的災變動蕩，倘若如此尚且可以補救。有關主管要努力用心盡職盡責，以此來輔助我。在古代天子聽政時，從公卿到庶士都來獻詩，百工進言勸諫。那些言事議政的人，都不要有所忌諱。”

冬十月，蒸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

冬十月，在光武廟進行冬祭，開始演奏《文始》、《五行》、《武德》三種舞樂。

甲子，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觀舊廬。十二月戊辰，至自章陵。

甲子日，皇帝跟從皇太后到達章陵，觀看過去的廬墓。十二月戊辰日，皇帝從章陵返回。

是歲，起北宮及諸官府。京師及郡國七大水。

這一年，建起北宮及其他官府。京城及七個郡國發大水。

四年春二月辛亥，詔曰：“朕親耕藉田，以祈農事。京師冬無宿雪，春不燠沐，煩勞群司，積精禱求。而比再得時雨，宿麥潤澤。其賜公卿半奉。有司勉遵時政，務平刑罰。”

永平四年春二月辛亥日，皇帝下詔說：“我親自到東郊藉田耕種，以此祈禱神農保祐豐收。京城洛陽一冬天没有下雪，春天没有暖濕的氣候，煩勞各位主管官員，集中精力祈禱求福。能够頻頻再降及時雨，使過冬的禾麥得到雨露滋潤。現在賜公卿半俸。有關主管要盡力遵守時節不誤農事，務必使刑罰公平。”

秋九月戊寅，千乘王建薨。

秋九月戊寅日，千乘王劉建死去。

冬十月乙卯，司徒郭丹、司空馮魴免。丙辰，河南尹范遷爲司徒，太僕伏恭爲司空。

冬十月乙卯日，司徒郭丹、司空馮魴被免官。丙辰日，任用河南尹范遷爲司徒，太僕伏恭爲司空。

十二月，陵鄉侯梁松下獄死。

十二月，陵鄉侯梁松因罪下獄而死。

五年春二月庚戌，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罷歸藩；琅邪王京就國。

永平五年春二月庚戌日，驃騎將軍東平王劉蒼被罷職回到藩國；琅邪王劉京到封國就任。

冬十月，行幸鄴。與趙王栩會鄴。常山三老言於帝曰：“上生於元氏，願蒙優復。”詔曰：“豐、沛、濟陽，受命所由，加恩報德，適其宜也。今永平之政，百姓怨結，而吏人求復，令人愧笑。重逆此縣之拳拳，

冬十月，皇帝巡行到達鄴。在鄴會見趙王劉栩。常山三老對皇帝說：“皇上出生在元氏，願請蒙恩減免賦税徭役。”皇帝下詔說：“豐縣、沛縣、濟陽，是先祖幾位皇帝受天命而出生的地方，用免除賦税徭役來報答恩德，是與其地位相適宜的。現在的永平之政，百姓心中怨氣鬱結，

其復元氏縣田租更賦六歲，勞賜縣掾史，及門闌走卒。”至自鄴。

官員們則企望求得免除賦税徭役，這真令人耻笑了。我難以違背全縣上下拳拳相報的忠心，命令免除元氏縣六年的田租賦税，勞賞縣屬官吏，以及門房僕役。”皇帝從鄴返回。

十一月，北匈奴寇五原；十二月，寇雲中，南單于擊却之。

十一月，北匈奴侵犯五原；十二月，侵犯雲中，南單于的軍隊擊退了他們。

是歲，發遣邊人在内郡者，賜裝錢人二萬。

這一年，遣返在内地各郡的邊疆人口，并賜給他們每人行裝路費二萬。

六年春正月，沛王輔、楚王英、東平王蒼、淮陽王延、琅邪王京、東海王政、趙王盱、北海王興、齊王石來朝。

永平六年春正月，沛王劉輔、楚王劉英、東平王劉蒼、淮陽王劉延、琅邪王劉京、東海王劉政、趙王劉盱、北海王劉興、齊王劉石前來朝拜。

二月，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夏四月甲子，詔曰：

二月，王雒山出土寶鼎，廬江太守把鼎獻給天子。夏四月甲子日，皇帝下詔書説：

> 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以象物，使人知神姦，不逢惡氣。遭德則興，遷于商、周；周德既衰，鼎乃淪亡。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兹？《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太常其以礿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閒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虚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蚩也。

> 從前禹收集九州之牧所貢的金，鑄造成青銅大鼎以象徵山川百物，使人們知道鬼神百物的形狀，人們進入山林不會遇到魑魅魍魎。適逢高尚的道德則能使國家興盛，因此寶鼎在商朝、周朝沿續；周朝的德政已經衰敗，寶鼎纔湮滅淪亡。祥瑞徵兆降臨，以應和良好的德政。當今政治教化存在許多乖僻，爲什麽會這樣呢？《易經》説：鼎象三公，公卿百官奉守職責難道不是得到了條理纔如此的嗎？太常由此選定礿祭的日期，把寶鼎放在宗廟中，用來做祭祀的用具。賞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每人二十五匹。先帝有詔書，禁止上書言事的人贊美天子，而近來的奏章之中有許多浮華之詞，自現在起倘若有過多的稱頌和浮誇贊譽，尚書令都要抑而不閲，以表示不被奉承諂媚之人所愚弄。

冬十月，行幸魯，祠東海恭王陵；會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東平王蒼、淮陽王延、琅邪王京、東海王政。十二月，還，幸陽城，遣使者祠中岳。壬午，車駕還宫。東平王蒼、琅邪王京從駕來朝皇太后。

冬十月，皇帝巡行到達魯地，祭祀東海恭王陵；會見沛王劉輔、楚王劉英、濟南王劉康、東平王劉蒼、淮陽王劉延、琅邪王劉京、東海王劉政。十二月，皇帝返回，到達陽城，派遣使者祭祀中岳。壬午日，皇帝返回宫中。東平王劉蒼、琅邪王劉京隨從皇帝來朝拜皇太后。

七年春正月癸卯，皇太后陰氏崩。二月庚申，葬光烈皇后。

永平七年春正月癸卯日，皇太后陰氏駕崩。二月庚申日，安葬光烈皇后。

秋八月戊辰，北海王興薨。

是歲，北匈奴遣使乞和親。

八年春正月己卯，司徒范遷薨。三月辛卯，太尉虞延爲司徒，衛尉趙憙行太尉事。

遣越騎司馬鄭衆報使北匈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

秋，郡國十四雨水。

冬十月，北宫成。

丙子，臨辟雍，養三老、五更。禮畢，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詣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妻子自隨，便占著邊縣；父母同産欲相代者，恣聽之。其大逆無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蠶室。亡命者令贖罪各有差。凡徙者，賜弓弩衣糧。

秋八月戊辰日，北海王劉興死去。

這一年，北匈奴派遣使者前來乞求和親。

永平八年春正月己卯日，司徒范遷死去。三月辛卯日，任用太尉虞延爲司徒，衛尉趙憙兼理太尉事務。

派遣越騎司馬鄭衆出使回報北匈奴。開始設置度遼將軍，領兵馬屯守五原曼柏。

秋天，有十四個郡國遭受大雨水害。

冬十月，北宫落成。

丙子日，皇帝親臨辟雍，奉養三老、五更。行禮完畢，下詔令三公招募各郡國中都官犯死罪的囚徒，減罪一等，不要施鞭罰，讓他們前往度遼將軍的營中，屯守朔方、五原的邊遠地區；他們的妻子兒女自願跟隨，以便充實邊遠地縣；父母兄弟若有要求同去的，聽任其便。那些犯大逆不道應被處以死刑的人，一并關入受宫刑犯人的牢房。爲躲避刑罰而逃亡的人令他們按所犯罪行的輕重分别贖罪。凡是遷移去邊縣的平民，賜給他們弓弩、衣服和糧食。

壬寅晦，日有食之，既。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爲至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群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宫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飛蓬隨風，微子所嘆。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北匈奴寇西河諸郡。

這個月的最後一天壬寅日，有日食，全食。皇帝下詔説：“我以無德之身，繼承了國家大業，而對下給百姓帶來怨氣，對上驚動了日月星辰。日食之變，更是大災，是《春秋》圖讖書上所顯示的最嚴厲的譴責。我永遠思索所犯的過失，其責任在我一人。衆多官吏應努力盡職盡責議事言政，言無不盡而不要有避諱。”於是在位的官員都上奏封章，各自叙説政治的得失。皇帝觀看這些奏章，深感引咎自責，於是以所上封章班示百官。皇帝下詔説：“衆多官員所奏的言語，其過失都是我造成的。人們有冤屈不能申訴，官吏奸猾不能禁止；隨意動用人力財力，繕修宫殿廟宇，出行没有節制，喜怒過度。昔日官府不理政事，因此咏誦《詩經·周南·關雎》來批評時政；禮儀法式飛摇不定，爲微子所嘆。永遠看到以往的告誡，使我竦然驚懼。惟恐德行淺薄，如此時間久了將導致怠慢國政。”北匈奴侵犯西河諸郡。

九年春三月辛丑，詔郡國死罪囚減罪，與妻子詣五原、朔方占著，所在死者皆賜妻父若男同産一人復終

永平九年春三月辛丑日，詔令郡國犯有死罪的囚徒減免罪刑，與他們的妻子兒女到五原、朔方落户定居，對那些死者賜給他們妻子的父親或

身；其妻無父兄獨有母者，賜其母錢六萬，又復其口筭。

者同母兄弟中之一人免除賦稅；他們的妻子中沒有父兄祇有母親的人，賜其母錢六萬，再減免其賦稅。

夏四月甲辰，詔郡國以公田賜貧人各有差。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已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及尤不政理者，亦以聞。

夏四月甲辰日，詔令郡國將公田賜給貧苦百姓各不等。命令司隸校尉、部刺史中每年一次向上推薦下級官吏的和上級官員任職三年以上并且辦理文書優異的各一人，連同掌計簿的官吏一起上報。那些理政不好的官吏，也由此報告上來。

是歲，大有年。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

這一年，是豐收年。爲外戚四姓小侯開設學校，設置《五經》師。

十年春二月，廣陵王荆有罪，自殺，國除。

永平十年春二月，廣陵王劉荆有罪，自殺，其封國被取掉。

夏四月戊子，詔曰："昔歲五穀登衍，今兹蠶麥善收，其大赦天下。方盛夏長養之時，蕩滌宿惡，以報農功。百姓勉務桑稼，以備災害。吏敬厥職，無令愆墮。"

夏四月戊子日，皇帝下詔說："去年五穀豐盛，今年桑蠶小麥有好收成，因此大赦天下囚徒。正當盛夏作物生長的時候，清除一向不好的因素，以回報農事。百姓要努力從事植桑種糧，以防備發生災害。官吏要行事審愼盡職盡責，切勿懈怠和錯過時令。"

閏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娱嘉賓。還，幸南頓，勞饗三老、官屬。

閏月甲午日，皇帝向南巡狩，到達南陽，祭祀章陵。時近夏至，又祭祀舊宅舍。行禮完畢，召令校官弟子演出雅樂，彈奏《鹿鳴》，皇帝親自演奏樂器塤篪來和詩樂，用此來娱樂群臣嘉賓。皇帝返回，到達南頓，用酒食慰勞三老和官員屬下。

冬十一月，徵淮陽王延會平輿，徵沛王輔會睢陽。

冬十一月，徵召淮陽王劉延到平輿會面，徵召沛王劉輔到睢陽會面。

十二月甲午，車駕還宫。

十二月甲午日，皇帝返回宫中。

十一年春正月，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東平王蒼、淮陽王延、中山王焉、琅邪王京、東海王政來朝。

永平十一年春正月，沛王劉輔、楚王劉英、濟南王劉康、東平王劉蒼、淮陽王劉延、中山王劉焉、琅邪王劉京、東海王劉政來朝拜。

秋七月，司隸校尉郭霸下獄死。

秋七月，司隸校尉郭霸因罪下獄而死。

是歲，漅湖出黄金，廬江太守以獻。時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

這一年，漅湖出産黄金，廬江太守把黄金獻給皇帝。這時麒麟、白雉、醴泉、嘉禾都在産地出現。

十二年春正月，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内屬，於是置永昌郡，罷益州西部都尉。

永平十二年春正月，在益州界外夷哀牢王率領屬民向漢朝歸附，於是朝廷設置永昌郡，罷去益州西部都尉。

夏四月，遣將作謁者王吴修汴

夏四月，派遣高級官員掌管謁者王吴修鑿汴

渠，自滎陽至于千乘海口。

渠，總程由滎陽至千乘海口。

五月丙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無家屬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椁。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絶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五月丙辰日，賞賜天下男子爵位，每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每人三級，流動人口没有賬簿登記而要定居的每人一級；賞賜鰥寡孤獨、病重體弱、生活貧困没有家屬生活不能自保的人糧食，每人三斛。皇帝下詔書說："過去曾參、閔損侍奉孝敬父母，盡力贍養；仲尼葬埋兒子孔鯉，有棺而没有椁。喪葬之事貴在表達哀悼，行禮在於禮儀的恭儉。現在百姓送葬的形式，互相攀比奢侈鋪張。致使活着的人家裏没有多少口糧的積蓄，而財力全部用在立墓喪葬的事情上。致使在夏伏日和在冬臘日的祭日裏家中連糟糠都没有，而那些用於兩祭的牲牢祭品合并爲一次喪祭活動使用。用盡多年全部的積蓄，供作一個早晨的費用，他們的子孫飢餓受凍，因此而自絶生命，這哪裏是祖先的意願？又有車乘服飾等制度，恣意滿足耳目之娱。田地荒蕪不去耕種，四處游蕩覓食的人衆多。有關主管應申明制度條文和法律禁令，以適應現實的情况，向下面宣布到各郡和國。"

秋七月乙亥，司空伏恭罷。乙未，大司農牟融爲司空。

秋七月乙亥日，司空伏恭被罷職。乙未日，任用大司農牟融爲司空。

冬十月，司隸校尉王康下獄死。

冬十月，司隸校尉王康因罪下獄而死。

是歲，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這一年，天下平安，平民無勞役，糧食豐收，百姓殷實富足，有粟三十斛，牛羊遍野。

十三年春二月，帝耕於藉田。禮畢，賜觀者食。

永平十三年春二月，皇帝親耕藉田。行禮儀完畢，賞賜觀看的人食物。

三月，河南尹薛昭下獄死。

三月，河南尹薛昭因罪下獄而死。

夏四月，汴渠成。辛巳，行幸滎陽，巡行河渠。乙酉，詔曰："自汴渠决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漭瀁廣溢，莫測圻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今兖、豫之人，多被水患，乃云縣官不先人急，好興它役。又或以爲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堤强則右堤傷，左右俱强則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

夏四月，汴渠修成。辛巳日，皇帝到達滎陽，巡視河渠。乙酉日，皇帝下詔說："自從汴渠潰決成災，至今已有六十多年，加之近年來，雨水没有規律，汴河水流向東泛濫，日積月累水漫更爲嚴重，所建水門故址，現在全部湮没在河中，大水寬廣無邊，無法揣測涯岸，極目遠望一片浩浩蕩蕩，弄不清水道端序。現在兖州、豫州的百姓，常爲水患侵擾，於是便説官府不先解人們的水患之急，而喜好興使其他方面的勞役。又有人認爲黄河水流入汴河，而使幽州、冀州受

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所從，久而不決。今既築堤理渠，絶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壤墳，故薦嘉玉潔牲，以禮河神。東過洛汭，嘆禹之績。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庶繼世宗《瓠子》之作。”因遂度河，登太行，進幸上黨。壬寅，車駕還宫。

益，所以説這是左河堤强固則會使右河堤受到傷害，左右都强則下方受傷害，最好的辦法是任憑水流自然，讓人們隨之遷移到高處居住，這樣官府可停止築堤壅塞的費用，百姓也没有被陷没湮溺的擔憂。所提出的見解各異，南北地區意見不同，使我不知所從，長時間不能做出决定。現在已經修築起堤壩治理渠道，建立水門隔絶水流，使黄河、汴河分流，恢復各自的舊有河道，陶丘以北一帶，逐漸形成土質鬆軟的丘陵，所以要用美玉之器和牲畜，以禮來祭河神。我向東經過洛水入黄河的地方，贊嘆禹治水的功績。現在五土適宜，返歸其正色，臨近渠水灌溉農田，把實惠授給貧民，不讓富豪大户獨占其利，希望衆人繼續來做當年世宗治河决口那樣的事情。”皇帝於是就過黄河，登上太行山，進而到達上黨。壬寅日，皇帝返回宫中。

冬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三公免冠自劾。制曰：“冠履勿劾。災異屢見，咎在朕躬，憂懼遑遑，未知其方。將有司陳事，多所隱諱，使君上壅蔽，下有不暢乎？昔衛有忠臣，靈公得守其位。今何以和穆陰陽，消伏災譴？刺史、太守詳刑理冤，存恤鰥孤，勉思職焉。”

冬十月的最末一天壬辰日，有日食出現。三公脱去冠帽自己反省。制曰：“官員們不要去掉帽和鞋自責。災害變異頻頻出現，其過失在我身上，我憂慮驚恐惶惶不安，不知道治理的方法。抑或是有關主管官員上奏事情，多有隱諱之處，使皇帝耳目蔽塞，下面的情況不能如實上達？過去衛國有忠臣扶佐，衛靈公纔得以守住他的王位。現在用什麼能使陰陽之事和睦協調，消除降伏災禍的譴責？刺史、太守要詳細查問刑案審理冤情，撫恤鰥孤，努力盡職盡責。”

十一月，楚王英謀反，廢，國除，遷於涇縣，所連及死徙者數千人。

十一月，楚王劉英陰謀反叛，被廢除王位，除去封國，遷到涇縣，因此而受株連被處死和被流放的有數千人。

是歲，齊王石薨。

這一年，齊王劉石死去。

十四年春三月甲戌，司徒虞延免，自殺。夏四月丁巳，鉅鹿太守南陽邢穆爲司徒。

永平十四年春三月甲戌日，司徒虞延被免官，自殺身死。夏四月丁巳日，任用鉅鹿太守南陽邢穆爲司徒。

前楚王英自殺。

前楚王劉英自殺。

夏五月，封故廣陵王荆子元壽爲廣陵侯。

夏五月，封已故的廣陵王劉荆的兒子元壽爲廣陵侯。

初作壽陵。

開始建壽陵。

十五年春二月庚子，東巡狩。辛丑，幸偃師。詔亡命自殊死以下贖：

永平十五年春二月庚子日，皇帝向東巡行狩獵。辛丑日，到達偃師。下詔令對逃亡在外犯罪

死罪縑四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犯罪未發覺，詔書到日自告者，半入贖。徵沛王輔會睢陽。進幸彭城。癸亥，帝耕于下邳。

應處以死刑以下的可以贖罪：犯死罪的贖細絹四十匹，應受斷右足趾之刑至受剃髮鉗枷之刑并罰作城旦勞役的贖十匹，不受肉刑而罰作城旦的至司寇贖五匹；所犯罪行未被發覺，詔書頒布日之前自首的人，各按等級減半贖罪。徵召沛王劉輔到睢陽會面。皇帝行進到彭城。癸亥日，皇帝在下邳親耕。

三月，徵琅邪王京會良成，徵東平王蒼會陽都，又徵廣陵侯及其三弟會魯。祠東海恭王陵。還，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説經。又幸東平。辛卯，進幸大梁，至定陶，祠定陶恭王陵。夏四月庚子，車駕還宫。

三月，徵召琅邪王劉京到良成會面，徵召東平王劉蒼到陽都會面，又徵召廣陵侯及其三個弟弟到魯會面。祭祀東海恭王陵。皇帝返回，親臨孔子宅，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皇帝親自到講堂上，命皇太子、諸王解説經文。皇帝又到東平。辛卯日，皇帝行進到大梁，又到定陶，祭祀定陶恭王陵。夏四月庚子日，皇帝返回宫中。

改信都爲樂成國，臨淮爲下邳國。封皇子恭爲鉅鹿王，黨爲樂成王，衍爲下邳王，暢爲汝南王，昞爲常山王，長爲濟陰王。賜天下男子爵，人三級；郎、從官視事二十歲已上帛百匹，十歲已上二十匹，十歲已下十匹，官府吏五匹，書佐、小史三匹。令天下大酺五日。乙巳，大赦天下，其謀反大逆及諸不應宥者，皆赦除之。

更改信都爲樂成國，臨淮爲下邳國。封皇子劉恭爲鉅鹿王，劉黨爲樂成王，劉衍爲下邳王，劉暢爲汝南王，劉昞爲常山王，劉長爲濟陰王。賜天下男子爵位，每人三級；賜郎、從官執事二十年以上的每人帛百匹，十年以上的二十匹，十年以下的十匹，官府吏每人五匹，書佐、小史三匹。命令全國慶宴五天。乙巳日，大赦天下囚徒，那些犯有大逆不道及其他犯有不能饒恕之罪的，全部免除他們的刑罰。

冬，車騎校獵上林苑。

冬，乘車馬到上林苑圍獵。

十二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屯涼州。

十二月，派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駐守涼州。

十六年春二月，遣太僕祭彤出高闕，奉車都尉竇固出酒泉，駙馬都尉耿秉出居延，騎都尉來苗出平城，伐北匈奴。竇固破呼衍王於天山，留兵屯伊吾盧城。耿秉、來苗、祭彤并無功而還。

永平十六年春二月，派太僕祭彤率兵出高闕，奉車都尉竇固領兵出酒泉，駙馬都尉耿秉出居延，騎都尉來苗領兵出平城，討伐北匈奴。竇固在天山打敗呼衍王，留下軍隊駐守伊吾盧城。耿秉、來苗、祭彤都無功而返。

夏五月，淮陽王延謀反，發覺。癸丑，司徒邢穆、駙馬都尉韓光坐事下獄死，所連及誅死者甚衆。戊午晦，日有食之。

夏五月，淮陽王劉延陰謀反叛，事被發覺。癸丑日，司徒邢穆、駙馬都尉韓光受牽連下獄而死，由此而受連累的和被殺死的人很多。這個月的最後一天戊午日，有日食。

六月丙寅，大司農西河王敏爲司徒。

六月丙寅日，任用大司農西河王敏爲司徒。

秋七月，淮陽王延徙封阜陵王。

九月丁卯，詔令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死罪一等，勿笞，詣軍營，屯朔方、敦煌；妻子自隨，父母同産欲求從者，恣聽之；女子嫁爲人妻，勿與俱。謀反大逆無道不用此書。

是歲，北匈奴寇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擊破之。

十七年春正月，甘露降於甘陵。北海王睦薨。

二月乙巳，司徒王敏薨。三月癸丑，汝南太守鮑昱爲司徒。

是歲，甘露仍降，樹枝内附，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師。西南夷哀牢、儋耳、僬僥、槃木、白狼、動黏諸種，前後慕義貢獻；西域諸國遣子入侍。夏五月戊子，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乃并集朝堂，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虚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策告宗廟。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人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郎、從官視事十歲以上者，帛十匹。中二千石、二千石下至黄綬，貶秩奉贖，在去年以來皆還贖。"

秋八月丙寅，令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及張掖屬國，繫囚右趾已下任兵者，皆一切勿治其罪，詣軍營。

冬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入

秋七月，淮陽王劉延徙封爲阜陵王。

九月丁卯日，詔令郡國中都官犯死罪在押囚犯減死罪一等，不要施鞭刑，充發他們去軍營中，駐守朔方、敦煌；其妻室兒女自願隨從，父母及兄弟要求同去者，聽憑他們的意願；女子出嫁爲人妻子的，不要同去。那些犯有謀反大逆不道罪行的不在此詔書減免範圍内。

這一年，北匈奴侵犯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打敗了他們。

永平十七年春正月，有甘露降在甘陵。北海王劉睦死去。

二月乙巳日，司徒王敏死去。三月癸丑日，汝南太守鮑昱任司徒。

這一年，甘露頻頻降臨，樹木連理而生，宫殿前生長出瑞草，五光十色的鳥群飛聚在京城。西南夷的哀牢、儋耳、僬僥、槃木、白狼、動黏各部族，向往正義先後來朝廷進貢物品；西域各國都派遣王子入朝侍奉天子。夏五月戊子日，公卿百官認爲皇帝以威勢和德化安撫遠方部落使之歸附，因而吉祥靈物顯現應兆，於是聚在一起朝拜天子，奉觴敬酒祝頌長壽。制説："上天生降神物，以應兆帝王之位；遠方的人敬仰教化，確實是由於有皇帝的恩德。我才智德行淺薄，怎麽能享有此譽？衹因高祖、光武皇帝的聖德所披照，而不敢有其他説辭。所以恭敬地舉杯祝酒，讓太常選擇吉祥日期祭告祖廟。現在賞賜天下男子爵位，每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每人三級，流動人口没有户口登記想要定居的每人一級；賞賜鰥寡孤獨、病重體弱、貧困不能自保的人糧食，每人三斛；賞賜郎、從官任職十年以上的，每人帛十匹。官在中二千石、二千石以下至黄綬，在去年以來遭貶職并以錢財贖罪的，全部歸還贖罪的錢財。"

秋八月丙寅日，命令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及張掖屬國，在押囚犯刑在割去右趾以下仍能當兵的，都不要治其罪，把他們充發到軍隊中。

冬十一月，派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領兵馬出敦煌昆侖塞，攻打白山族人并在蒲類海邊俘虜了他們，軍隊進入車

車師。初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

是歲，改天水爲漢陽郡。

十八年春三月丁亥，詔曰："其令天下亡命，自殊死已下贖：死罪縑三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吏人犯罪未發覺，詔書到自告者，半入贖。"

夏四月己未，詔曰："自春已來，時雨不降，宿麥傷旱，秋種未下，政失厥中，憂懼而已。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及流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理冤獄，録輕繫。二千石分禱五岳四瀆。郡界有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者，長吏各潔齋禱請，冀蒙嘉澍。"

六月己未，有星孛於太微。

焉耆、龜兹攻西域都護陳睦，悉没其衆。北匈奴及車師後王圍戊己校尉耿恭。

秋八月壬子，帝崩於東宫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别室。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椁廣一丈二尺，長二丈五尺，無得起墳。萬年之後，埽地而祭，杅水脯糒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埽，勿開修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

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敢違者。後宫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户口滋殖焉。

師。開始設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

這一年，改天水爲漢陽郡。

永平十八年春三月丁亥日，皇帝下詔書説："現在命令天下逃亡在外的罪犯，判處斬首死刑以下的人贖罪：犯死罪的贖縑三十匹，犯罪該處以刖刑至髡鉗刑并罰作城旦舂刑罰的贖十匹，判處不受肉刑而罰作城旦至司寇的贖五匹；官吏犯罪而未被發現的，在詔書到時之前自首的，按級減半贖罪。"

夏四月己未日，皇帝下詔説："自從春天以來，没有及時降雨，小麥遭受乾旱，秋作物的種子没有播下，爲政之中有失誤，令我憂慮和驚恐不已。現在賞賜天下男子爵位，每人二級，以及流動人口没有户口登記想要定居的每人一級；賜給鰥寡孤獨、病重體弱、生活貧困不能自保者糧食，每人三斛。清理冤案，審查囚犯罪案的冤情。二千石官吏分别禱告五岳山神和四水河神。各郡界内有能呼雲唤雨的名山大川，各地長吏官員要素齋禱告乞請，希望得到及時雨。"

六月己未日，有彗星在太微處出現。

焉耆、龜兹進攻西域都護陳睦，全部消滅了他們的軍隊。北匈奴及車師後王包圍戊己校尉耿恭。

秋八月壬子日，皇帝在東宫前殿駕崩。年紀四十八歲。遺詔不起寢廟，將皇帝神主藏在光烈皇后更衣别室中。皇帝在當初建造壽陵，制稱使水流向低處就行，造石製棺椁寬一丈二尺，長二丈五尺，不要起墳。過世之後，掃墓祭奠，用一杅之水和脯肉乾糧祭祀即可。過百日以後，祇在四季祭時設奠祭祀，設置官吏屬下數人供清灑祭掃之用，不要開道修路。若有敢耗費財力盡用於墳上的，以擅自評議宗廟之法論處。

皇帝遵奉建武時期的制度，没有人敢違背。後宫之家眷親屬，不准封侯和參與朝政。館陶公主想讓兒子當郎官向皇帝求情，皇帝没有允許，而是賜錢千萬。對群臣説："郎官同天上的列星相對應，出任爲官就要管理百里之地，倘若是用非其人，那麽老百姓就要遭殃，因此我纔難從公主之願。"所以當時的任官都是稱職的，百姓也

安居樂業，無論地處遠近都恭敬順服，人口也得以大量增加。

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内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爲言，夫豈弘人之度未優乎？

論曰：明帝善於以法律治理國家，而且法令分明。夜以繼日上朝理政，幽暗屈枉之事必能上達。朝廷内外没有寵幸偏袒的私情，身居王位没有自高自大的表現。判斷案件依據實情，號稱在用刑方面是前代的十分之二。因此後人在談及治國之道時，無不首先稱贊建武、永平二位皇帝時的政治。而鍾離意、宋均等人，常以聰明智慧敢進諫言，難道是偉人之度勢尚不周全嗎？

贊曰：顯宗丕承，業業兢兢。危心恭德，政察奸勝。備章朝物，省薄墳陵。永懷廢典，下身遵道。登臺觀雲，臨雍拜老。懋惟帝績，增光文考。

贊曰：顯宗繼承大業，爲政兢兢業業。擔憂畏懼而恭敬奉德，爲政明察奸佞諂媚之人。完備朝拜禮儀飾物等規章制度，節省財力提倡喪事從簡。永遠思念明堂辟雍之禮，加官進爵遵守用人之道。登上靈臺觀察風雲變幻，親臨辟雍謝三老。勤勉地思考爲帝的業績，爲先帝的事業增添了光輝。

後漢書卷三

本紀第三

章帝紀

肅宗孝章皇帝諱炟，顯宗第五子也。母賈貴人。永平三年，立爲皇太子。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

十八年八月壬子，即皇帝位，年十九。尊皇后曰皇太后。壬戌，葬孝明皇帝于顯節陵。

冬十月丁未，大赦天下。賜民爵，人二級，爲父後及孝悌、力田人三級，脱無名數及流人欲占者人一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産子；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詔曰："朕以眇身，托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鄉侯憙三世在位，爲國元老；司空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憙爲太傅，融爲太尉，并録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群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敕四方，稱朕意焉。"

十一月戊戌，蜀郡太守第五倫爲司空。詔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遣酒

肅宗孝章皇帝名炟，是顯宗的第五子。母親是賈貴人。永平三年，被立爲皇太子。少年時性情寬容，喜愛儒家學説，顯宗認爲他很有才能。

永平十八年八月壬子日，即皇帝位，十九歲。尊稱皇后叫皇太后。壬戌日，安葬孝明皇帝於顯節陵。

冬十月丁未日，大赦天下。賞賜百姓爵級，每人二級，爲父後及孝悌、力田每人三級，户籍脱漏及流離失所想落户籍的每人一級，爵級超過公乘的必須移授給兒子或者同母兄弟的兒子；鰥、寡、孤、獨、殘疾、貧困不能自己生存的賜糧食，每人三斛。詔書説："我很渺小，依托在王侯上面，總理紛繁的政治事務，恐怕出偏差，兢兢業業，不知怎麽辦理纔能成就大業。深知遵循文治的君主，必須建立師傅官的制度。《詩經》裏不是説過：'没有過錯和失誤，都是由於遵循舊的典章制度。'兼任太尉事務的節鄉侯趙憙三世在位任職，是國家的老臣；司空牟融任職六年，勤勞不懈怠。所以任命趙憙爲太傅，牟融爲太尉，并總理尚書事務。'三公和大夫，没有誰願意早晚來問候'，是《詩經·小雅》中所悲傷的。'我違背了道義你們應該糾正我，你們不能迎合我'，這纔是股肱大臣的正義行爲。諸侯百官要努力盡心工作，各自貢獻忠誠，以彌補我的不足。明令通告四方，從而達到我的要求吧。"

十一月戊戌日，蜀郡太守第五倫被任命爲司空。皇帝命令征西將軍耿秉屯兵酒泉。派遣酒泉

泉太守段彭救戊己校尉耿恭。甲辰晦，日有食之。於是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有司各上封事。

太守段彭救助戊己校尉耿恭。甲辰日天昏暗，有日食發生。於是皇帝離開正殿，停止打仗，不上朝聽百官奏事五日。皇帝命令有關主管密奏陳述意見。

十二月癸巳，有司奏言：

孝明皇帝聖德淳茂，劬勞日昃，身御浣衣，食無兼珍。澤臻四表，遠人慕化，僬僥、儋耳，款塞自至。克伐鬼方，開道西域，威靈廣被，無思不服。以烝庶爲憂，不以天下爲樂。備三雍之教，躬養老之禮。作登歌，正予樂，博貫六蓺，不舍晝夜。聰明淵塞，著在圖讖。至德所感，通於神明。功烈光於四海，仁風行於千載。而深執謙謙，自稱不德，無起寢廟，埽地而祭，除日祀之法，省送終之禮，遂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别室。天下聞之，莫不凄愴。陛下至孝烝烝，奉順聖德。臣愚以爲更衣在中門之外，處所殊別，宜尊廟曰顯宗，其四時禘祫，於光武之堂，閒祀悉還更衣，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

十二月癸巳日，有關主管上奏説：

孝明皇帝聖德淳樸完美，日夜辛勞而廢寢忘食，身穿樸素衣服，每頓飯不用兩道珍饈。恩澤遍及四面八方之外，荒遠的人們仰慕來受教化，僬僥、儋耳，自動來内附。戰勝了鬼方，開通去西域的道路，威聲廣播天下，没有不心悦誠服的。以民衆的憂患爲憂患，不以享有天下而尋歡作樂。完備了三雍宫等進行政治教化的制度，親自過問養老的禮儀。演奏升堂之歌，規範了我郊廟朝會的正樂，通曉六藝，白天黑夜地辛勞不休息。智力高强而學識深廣，明白地記載在圖讖一類書中。他完美的功德所感應，通達於神靈。功業光照於四海，仁風流行於千載。而永遠保持謙虚的品德，自己表示没有功德，遺囑不讓修建陵廟，掃地祭祀就可以廢除日祭的規定，省去送葬的禮儀，於是便把神主牌隱藏在光烈皇后更衣便殿内。天下人們聽説這種情況，没有不感到悲凉的。陛下最完美的孝心，尊奉最崇高的品德。臣下愚蠢地認爲更衣室在中門之外，所在的地方特殊，應該尊稱廟號叫顯宗，至於四時的祭祀，在光武帝的陵廟中，其他祭祀全回便殿進行，共同表演《武德》之舞，如同孝文皇帝在高祖陵廟中祭祀的規定一樣。

制曰：“可。”

制書説：“可以。”

是歲，牛疫。京師及三州大旱，詔勿收兖、豫、徐州田租、芻稾，其以見穀賑給貧人。

這一年，牛疫病流行。京師及三個州大旱不雨，皇帝下令不收兖、豫、徐三個州的田租、草料，并且用現有的穀米救濟貧苦災民。

建初元年春正月，詔三州郡國：“方春東作，恐人稍受稟，往來煩劇，或妨耕農。其各實核尤貧者，計所貸并與之。流人欲歸本者，郡縣其實稟，令足還到，聽過止官亭，無雇舍宿。長吏親躬，無使貧弱遺脱，小吏

建初元年春正月，皇帝令三州郡國：“正是春耕季節，恐怕百姓稍微得到一些救濟，往來的事務很繁雜，或妨礙農業耕種。你們各州郡如實核準特别貧困的人，計算應借給的數額一并給他們。流浪到外地的人想回老家的，郡縣按實際需要發給救濟，讓他們能够回到本鄉本土，任憑他

豪右得容奸妄。詔書既下，勿得稽留，刺史明加督察尤無狀者。”丙寅，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弘致勞來。群公庶尹，各推精誠，專急人事。罪非殊死，須立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冤獄。‘五教在寬’，帝《典》所美；‘愷悌君子’，《大雅》所嘆。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酒泉太守段彭討擊車師，大破之。罷戊己校尉官。

們從官亭通行或住宿，不交住宿費。長吏要親自處理，不要讓貧困弱小的被遺漏掉，小吏和豪强大族必須容納行爲不正的壞人。皇帝命令下達後，不准停留，刺史要公開督促檢察那些罪惡大的人。”丙寅日，詔書説：“去年牛多瘟疫，開墾的田減少了，穀價很貴，百姓四處流亡。現在正是春耕季節，應及時播種。二千石官員要獎勵農耕和養蠶，弘揚勤勞的精神。各位公卿大夫們，各自奉獻真誠，專心地去辦理人們所急的事。犯罪不够死刑的，等到立秋以後立案核實。有關主管要明白選舉人才的重要性，推薦賢良，罷免貪官污吏，順應時令，清理冤獄。‘五教在寬’，是《舜典》贊美的事；‘愷悌君子’，是《大雅》所感嘆的行爲。現布告天下，使人們明白瞭解我的意思。”酒泉太守段彭討伐車師，大敗了他們。撤銷戊己校尉官。

二月，武陵澧中蠻叛。

三月甲寅，山陽、東平地震。

己巳，詔曰：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栗栗，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秏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爲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僞，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畎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采；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二月，武陵澧中蠻叛亂。

三月甲寅日，山陽、東平發生地震。

己巳日，詔書説：

我没有功德，繼承國家大業，從早到晚膽顫心驚，不敢怠惰和安寧。然而災荒和變亂仍然出現，同政治相感應。我既不精明，經歷治國之道的時間少；加上選舉名不副實，無能的官吏傷害人民，官職既多又亂，刑罰不準確，怎能不使我憂慮呢！從前仲弓衹任季氏的家臣，子游衹是武城的小官，孔子仍然教導他們要選拔賢才，問他們得到賢才没有。治理政治没有大小之分，以得到人才爲根本。至於鄉里的推舉選拔，必須選拔多次立下功勞的人。現在的刺史、守相不明白真假，秀才、孝廉每年有百數人，既不是才能顯著，而又讓他們去管理政事，很難對這些人進行評論。我常常尋求前代的舉人貢士，有的出身於田土之間，不局限他們出身的高低貴賤。如果是以陳述治國的意見來看，那麽文章一定被采納；如果考察功勞，那麽在政治方面要卓越的成就。才華與品行完美地統一，我非常欣賞這樣的人才。現在命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

守相等推薦賢良方正能够直言不諱地盡力勸諫的各一人。

夏五月辛酉，初舉孝廉、郎中寬博有謀，任典城者，以補長、相。

夏五月辛酉日，開始推舉孝廉、郎中要學識廣博而有謀略的人，能主管城池的，用去補縣長、府相的職位。

秋七月辛亥，詔以上林池籞田賦與貧人。

秋七月辛亥日，皇帝命令把上林中的池沼禁苑田賦給貧窮的人。

八月庚寅，有星孛于天市。

八月庚寅日，有彗星出現在天市星座。

九月，永昌哀牢夷叛。

九月，永昌哀牢夷叛變。

冬十月，武陵郡兵討叛蠻，破降之。

冬十月，武陵郡兵討伐叛蠻，打敗降服了他們。

十一月，阜陵王延謀反，貶爲阜陵侯。

十一月，阜陵王劉延謀反，被貶爲阜陵侯。

二年春三月辛丑，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飢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不傷財，不害人'，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爲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并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爲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甲辰，罷伊吾盧屯兵。永昌、越巂、益州三郡民、夷討哀牢，破平之。

二年春三月辛丑日，詔書説："近年陰陽不調和，災荒不斷發生。深思先帝憂慮人民的根本，詔書説'不傷財，不害人'，真正想讓老百姓棄商而歸農。而現在貴戚近親，窮奢極欲没有限度，嫁娶喪葬，極端的奢侈。有關主管不遵守法典，誰也不肯檢舉糾察。《春秋》中的微言大義，以高貴治理卑賤。今天從三公，一并應該明確糾正非法的行爲，重振國家威風。我纔年滿二十歲，不知道農業耕作的艱難，從小小的管中觀察，哪裏能照亮每一角落啊！一切條規制度都應施行，在職的人準備以條規來約束自己的行動，先從京師開始而後到各諸侯國。"甲辰日，撤銷伊吾盧的屯兵。永昌、越巂、益州三郡百姓、夷討伐哀牢，打敗平定了他們。

夏四月戊子，詔還坐楚、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令歸本郡。癸巳，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縠、吹綸絮。

夏四月戊子日，皇帝命令因受楚、淮陽事件牽連遷徙外地的四百餘家，讓他們回原來居住的郡縣。癸巳日，皇帝命令齊國相廢除交納冰紈、方空縠、吹綸絮等三種絲絹貢品的制度。

六月，燒當羌叛，金城太守郝崇討之，敗績，羌遂寇漢陽。秋八月，遣行車騎將軍馬防討平之。

六月，燒當羌叛變，金城太守郝崇討伐他失敗，燒當羌便侵犯漢陽。秋八月，派遣兼任車騎將軍馬防討伐平定了他們。

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紫宫。

十二月戊寅日，有彗星出現在紫宫星座。

三年春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

三年春正月己酉日，在明堂祭祀祖宗。祭祀儀式完成後，登上靈臺，觀望雲彩等物象的變化。大赦天下。

三月癸巳，立貴人竇氏爲皇后。

三月癸巳日，立貴人竇氏爲皇后。賞賜爵

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夏四月己巳，罷常山呼沲石臼河漕。行車騎將軍馬防破燒當羌於臨洮。

閏月，西域假司馬班超擊姑墨，大破之。

冬十二月丁酉，以馬防爲車騎將軍。武陵漊中蠻叛。

是歲，零陵獻芝草。

四年春二月庚寅，太尉牟融薨。

夏四月戊子，立皇子慶爲皇太子。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流人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己丑，徙鉅鹿王恭爲江陵王，汝南王暢爲梁王，常山王昞爲淮陽王。辛卯，封皇子伉爲千乘王，全爲平春王。

五月丙辰，車騎將軍馬防罷。甲戌，司徒鮑昱爲太尉，南陽太守桓虞爲司徒。

六月癸丑，皇太后馬氏崩。秋七月壬戌，葬明德皇后。

冬，牛大疫。

十一月壬戌，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爲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

位，每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每人三級，百姓中在户籍上無名以及流離失所想落户籍的每人一級；鰥、寡、孤、獨、殘疾、貧困不能自己生存的糧食，每人五斛。

夏四月己巳，撤銷常山呼沲石臼的水路運輸工程。兼任車騎將軍的馬防打敗燒當羌於臨洮。

閏月，西域代理司馬班超攻打姑墨，大敗他們。

冬十二月丁酉日，任命馬防爲車騎將軍。武陵漊中蠻叛變。

這一年，零陵獻靈芝草。

四年春二月庚寅日，太尉牟融去世。

夏四月戊子日，立皇子劉慶爲皇太子。賞賜爵位，每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每人三級，百姓在户籍上無名及流離失所的人想落户籍的每人一級；鰥、寡、孤、獨、殘疾、貧困不能自我生存的糧食，每人五斛。己丑日，調鉅鹿王劉恭爲江陵王，汝南王劉暢爲梁王，常山王劉昞爲淮陽王。辛卯日，封皇子劉伉爲千乘王，劉全爲平春王。

五月丙辰日，車騎將軍馬防被罷官。甲戌日，司徒鮑昱被任命爲太尉，南陽太守桓虞被任命爲司徒。

六月癸丑日，皇太后馬氏逝世。秋七月壬戌日，葬明德皇后。

冬季，牛瘟疫大流行。

十一月壬戌日，詔書説："在三代引導人民，教學爲根本。漢代承接暴虐的秦朝，表彰儒家學説，立《五經》，設《五經》博士。後來學者專精一家，雖説是師承一家之業，但也有另爲一家之學的。孝宣皇帝認爲離開聖人的年代久遠了，學識不怕廣博，所以便設置《大夏侯尚書》、《小夏侯尚書》，後來又設置京氏《易》。到了建武年間，再設置《顏氏春秋》、《嚴氏春秋》、《大戴禮記》、《小戴禮記》博士。這些做法都是爲了扶持促進微言大義之學的發展，尊崇推廣王道和六藝的措施。中元元年的詔書中提出，《五經》的章節句子解釋繁瑣，議論想減少不必要的解説。到

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

了永平元年，長水校尉樊鯈上奏說，先帝的大事業，應當根據時代的特點制定相應的措施。要想讓儒生們共同使經義撥亂反正，能使學習經義的人得到幫助。孔子說：‘衹學習不闡述，是我憂慮的啊。’又說：‘學識廣博而又志向專一，深入探討而又勤於思索，仁的道理就在其中了。’哎，這是努力的方向啊！”於是下令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各位儒生、各位儒學導師會集在白虎觀，辯論《五經》的相同與差異，讓五官中郎將魏應替皇帝提問，侍中淳于恭奏報，皇帝親臨主持决斷，同孝宣甘露石渠的事例一樣，編輯成《白虎議奏》。

是歲，甘露降泉陵、洮陽二縣。

這一年，及時雨降落在泉陵、洮陽二縣。

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曰：“朕新離供養，愆咎衆著，上天降異，大變隨之。《詩》不云乎：‘亦孔之醜。’又久旱傷麥，憂心慘切。公卿已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覽問焉。其以岩穴爲先，勿取浮華。”甲申，詔曰：“《春秋》書‘無麥苗’，重之也。去秋雨澤不適，今時復旱，如炎如焚。凶年無時，而爲備未至。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栗忉忉，痛心疾首。前代聖君，博思咨諏，雖降災咎，輒有開匱反風之應。令予小子，徒慘慘而已。其令二千石理冤獄，録輕繫；禱五岳四瀆，及名山能興雲致雨者，冀蒙不崇朝遍雨天下之報。務加肅敬焉。”

五年春二月庚辰初一，日食。詔書說：“我新近遭逢母親去世的悲哀，罪過在許多方面顯現出來，上天降災荒，大亂隨之而來。《詩經》裏不是說過：‘也是甚爲醜惡的。’還有久旱傷害麥苗，心裏感到非常痛切。公卿以下官員，共同推薦直言不諱盡力規勸并能指出我過失的各一人，派遣公車送來，我將要親自考察詢問他們。應該以隱居在深山岩洞中的人爲首要選擇的對象，不要選取那些好説空話不務實際的人。”甲申日，詔書說：“《春秋》中記載‘無麥苗’，是重視禾苗受災這件事。去年秋季雨水不適時降落，現在又在乾旱，陽光像燃燒的火焰。災荒的年代不定何時到來，而對付災荒的準備却没有做好。我這樣没有功德，上連累日月星的光輝。震驚憂慮，痛苦到了極點。前代聖明的君主，能博采各方面的議論，上天雖然降下災禍，總有祭天謝罪消災的感應。讓我這樣的渺小之人，衹有慘痛罷了。命令二千石清理冤獄，核查罪輕的囚犯；祈禱五岳四瀆的神靈，以及名山能興雲致雨的山神，希望蒙受在一日之内普天之下都降及時雨的報應。一定要非常嚴肅恭敬地去向神靈祈禱。”

三月甲寅，詔曰：“孔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脅無辜，致令自殺者，一歲且多於斷獄，甚非爲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議

三月甲寅日，詔書說：“孔子曰：‘刑罰不適中，那麽百姓就不知道怎麽做。’現在的官吏多數品行不好，獨斷專横和喜怒無常，有人不以犯罪事實論處，而是脅迫無罪之人，致使一些人含冤自殺，一年之中自殺比判定死罪的人還多，這

糾舉之。"荆、豫諸郡兵討破武陵漊中叛蠻。

萬萬不是爲人民父母官的心意吧，有關主管去議論糾察檢舉的辦法。"荆、豫各郡出兵討伐武陵漊中叛變的蠻人。

夏五月辛亥，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以發憤吐懣，略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并可以補任。"戊辰，太傅趙憙薨。

夏五月辛亥日，詔書説："我希望得到直言進諫的人，側席恭聽他的不同見解。那些先來的，各自抒發心中的不滿，讓我略知親近之人的志向吧，都要把他們安置在我身邊，以備顧問和審察接納。建武詔書又説，堯試驗臣子是看他是不是忠於職守，不是直接用言語和文章來評定好壞。現在朝外的官職有許多空缺，一并可選用這些人去補充任職。"戊辰日，太傅趙憙薨。

冬，始行月令迎氣樂。

冬季，開始施行月令迎和順之氣演奏《雅》、《頌》之音。

是歲，零陵獻芝草。有八黄龍見於泉陵。西域假司馬班超擊疏勒，破之。

這一年，零陵貢獻靈芝草。有八條黄龍出現在泉陵。西域代理司馬班超攻擊疏勒，打敗他們。

六年春二月辛卯，琅邪王京薨。

六年春二月辛卯日，琅邪王劉京去世。

夏五月辛酉，趙王盱薨。

夏五月辛酉日，趙王劉盱去世。

六月丙辰，太尉鮑昱薨。辛未晦，日有食之。

六月丙辰日，太尉鮑昱去世。辛未日天昏暗，日食。

秋七月癸巳，以大司農鄧彪爲太尉。

秋七月癸巳日，任命大司農鄧彪爲太尉。

七年春正月，沛王輔、濟南王康、東平王蒼、中山王焉、東海王政、琅邪王宇來朝。

七年春正月，沛王劉輔、濟南王劉康、東平王劉蒼、中山王劉焉、東海王劉政、琅邪王劉宇來朝貢。

夏六月甲寅，廢皇太子慶爲清河王，立皇子肇爲皇太子。己未，徙廣平王羨爲西平王。

夏六月甲寅日，廢除皇太子劉慶貶爲清河王，立皇子劉肇爲皇太子。己未日，調廣平王劉羨任西平王。

秋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甲辰，詔曰："《書》云'祖考來假'，明哲之祀。予末小子，質又菲薄，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朕得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思。今年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坐，悲傷感懷。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雖祭亡如在，而空虚不知所裁，庶或饗之。豈亡克慎肅雍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今賜公錢四十萬，卿半之，及百官執事各

秋八月，在高祖神廟飲醇酒，祭祀光武皇帝、孝明皇帝。甲辰日，詔書説："《尚書》裏説'祖考來到'，是明哲的祭祀。我是後生小子，品質又淺薄，仰面進思先帝淳厚的性情，前賢們的祭祀，以盡孝敬。我能够識别昭穆的排列順序，寄托對遠祖的思念。今年祭祀大禮恢復舉行，加上先帝神座的安放，悲傷感懷無限。歡樂地迎接來，悲哀地送回去，雖説祭亡靈如同存在，而空虚的感覺不知怎麽處理，也許亡靈會來享受。怎能説没有恭敬和順的臣子呢，諸侯們都來助祭，都贊助我依依不捨的情義。現在賞賜公錢四十

有差。”

萬，卿四十萬的一半，以及百官辦事的人各有差別。”

九月甲戌，幸偃師，東涉卷津，至河内。下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它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脱粟瓢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遂覽淇園。己酉，進幸鄴，勞饗魏郡守令已下，至于三老、門闌、走卒，賜錢各有差。勞賜常山、趙國吏人，復元氏租賦三歲。辛卯，車駕還宫。詔天下繫囚减死一等，勿笞，詣邊戍；妻子自隨，占著所在；父母同産欲相從者，恣聽之；有不到者，皆以乏軍興論。及犯殊死，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宫。繫囚鬼薪、白粲已上，皆减本罪各一等，輸司寇作。亡命贖：死罪入縑二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三匹，吏人有罪未發覺，詔書到自告者，半入贖。

九月甲戌日，皇帝到偃師，往東渡過卷津，到河内。下詔書説：“皇帝巡行在秋種期間，觀察收穫情况，因此要經過郡縣地界。都要减少馬匹輕裝行進，不要裝載很多物資。不准隨便修築道路和橋梁，不准到遠離城郭的地方，派遣官吏歡迎，侍候我的飲食起居，出入前呼後擁，給百姓帶去麻煩和干擾。行動一定要减省節約，衹怕吃不到糙米和不能用瓢飲水罷了。所經過的地方要讓貧困弱小有好處，不能違背詔書説的。”於是便游覽淇園。己酉日，行進到鄴，設宴慰勞魏郡守令以下官員，直至三老、門闌、走卒，賞賜錢各有差别。慰勞賞賜常山、趙國的吏人，免除元氏租賦三年。辛卯日，皇帝回到宫中。皇帝詔令天下將監禁的囚犯减死罪一等，不要鞭笞，送到邊疆戍守；妻子兒女自願跟隨，落籍在所住的地方；父母兄弟想跟從去的，任憑他們；有不到達的，都以出兵征伐不到論罪處死。其他犯死罪的，全都召集到蠶室受宫刑；那些犯死罪的女子受宫刑。在押犯處鬼薪、白粲以上罪的，可按本罪减一等，發送到邊塞守衛。逃亡的贖罪：死罪的交納縑二十匹，判去右趾至髡鉗城旦舂罪交納十匹，判完城旦至司寇罪的交納三匹，官吏百姓有罪未被發覺，詔書到達之前自首的，按罪輕重交納一半贖罪。

冬十月癸丑，西巡狩，幸長安。丙辰，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遣使者祠太上皇於萬年，以中牢祠蕭何、霍光。進幸槐里。岐山得銅器，形似酒樽，獻之。又獲白鹿。帝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人之無良，相怨一方。’斯器亦曷爲來哉?”又幸長平，御池陽宫，東至高陵，造舟於涇而還。每所到幸，輒會郡縣吏人，勞賜作樂。十一月，詔勞賜河東守、令、掾以下。十二月丁亥，車駕還宫。

冬十月癸丑日，皇帝到西方巡視射獵，到長安。丙辰日，祭祀高祖神廟，隨後便祭十一個皇帝陵墓。派遣使者在萬年祭祀太上皇，用中牢的禮儀祭祀蕭何、霍光。皇帝行進到槐里。岐山獲得銅器，形狀似酒樽，獻給皇帝。又獲得白鹿。皇帝説：“上面没有聖明的天子，下面没有賢良的方伯。‘人主無善行，遭來一方的怨恨。’這些器物爲什麽會出現呢?”又到長平，住在池陽宫，往東到高陵，坐船從涇河返回。皇帝每到一地，總要會集郡縣官吏百姓慰勞賞賜作樂。十一月，皇帝下令慰勞賞賜河東守、令、掾以下官員。十二月丁亥日，皇帝回到宫中。

是歲，京師及郡國螟。

這一年，京師及郡國螟蟲爲害成災。

八年春正月壬辰，東平王蒼薨。三月辛卯，葬東平憲王，賜鑾輅、龍旂。

夏六月，北匈奴大人率衆款塞降。

冬十二月甲午，東巡狩，幸陳留、梁國、淮陽、潁陽。戊申，車駕還宫。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絶，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是歲，京師及郡國螟。

元和元年春正月，中山王焉來朝。日南徼外蠻夷獻生犀、白雉。

閏月辛丑，濟陰王長薨。

二月甲戌，詔曰："王者八政，以食爲本，故古者急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節用儲蓄，以備凶災，是以歲雖不登而人無飢色。自牛疫已來，穀食連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爲負。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它界就肥饒者，恣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爲雇耕傭，賃種餉，貰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筭三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

夏四月己卯，分東平國，封憲王蒼子尚爲任城王。

六月辛酉，沛王輔薨。

秋七月丁未，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棰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已來，掠考多酷，鉆鑚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獄，明爲其禁。"

八年春正月壬辰日，東平王劉蒼薨。三月辛卯日，葬東平憲王，皇帝賜給靈車挂鑾鈴、儀仗舉龍旗。

夏六月，北匈奴首領帶着群衆來請求投降。

冬十二月甲午日，皇帝往東方巡視射獵，到陳留、梁國、淮陽、潁陽。戊申日，皇帝回到宫中。詔書説："《五經》的解釋判斷，離聖人的時代越來越遠，章節句子遺留下來的言辭，違背了原來的本意，恐怕先師的微言大義將要被廢棄和滅絶，這不是重視考查古代，尋求聖人之道的真意吧。現在讓各位儒學導師選拔高才生，學習《左氏春秋》、《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持微言大義的學説，擴大不同的理論吧。"

這一年，京師及郡國發生螟蟲災害。

元和元年春正月，中山王劉焉來朝貢。日南境外蠻夷貢獻活犀牛、白雉。

閏月辛丑日，濟陰王劉長薨。

二月甲戌日，詔書説："帝王治國的八項方針，以糧食爲根本，所以古代帝王急於農業的耕作，致力於農業工具的製作，節約用度儲蓄糧草，防備災荒，因此年成雖不豐收而人們没有飢餓的神色。自從發生牛瘟以來，穀米連年減少，原因在於官吏勸導没有做好，刺史、二千石并不感到負疚。現令郡國招募無田想遷移到土地肥沃物産豐富的地方去耕作的人，任憑他們遷移。到了落户的地方，賜給他們公田，爲他們雇傭耕作，借給種糧，賒給農耕工具，不要收租五年，免除人丁税三年。以後想回原籍的，不要禁止。"

夏四月己卯日，分東平國，封憲王劉蒼的兒子劉尚爲任城王。

六月辛酉日，沛王劉輔去世。

秋七月丁未日，詔書説："《律》中説'拷問的人衹有用榜、笞、立'。還有《令丙》中説，棰長短有尺寸。自從前審理大案以來，拷問多用殘酷的刑罰，使用鉆鑚一類的，悲痛到無法忍受。想到受刑人的痛苦，使人膽顫心驚。《尚書》裏説'用鞭作爲治理官事的刑罰'，難道説是這樣的嗎？應該到秋冬時節審理案情，明令禁止在

其他季節審理。"

八月甲子，太尉鄧彪罷，大司農鄭弘爲太尉。癸酉，詔曰："朕道化不德，吏政失和，元元未諭，抵罪於下。寇賊争心不息，邊野邑屋不修。永惟庶事，思稽厥衷，與凡百君子，共弘斯道。中心悠悠，將何以寄？其改建初九年爲元和元年。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縣；妻子自隨，占著在所。其犯殊死，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宫。繫囚鬼薪、白粲以上，皆減本罪一等，輸司寇作。亡命者贖，各有差。"丁酉，南巡狩，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跱。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其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八月甲子日，太尉鄧彪被罷官，大司農鄭弘出任太尉。癸酉日，詔書說："我的教化不好，政治措施有偏差，老百姓不理解，犯罪受罰於下。外敵侵占邊疆的野心不停止，邊塞的村舍没有修建。長時間地想着這許多事，思考用什麽正確的辦法，跟所有人們，共同弘揚治國正道。心中永遠不安，將有什麽辦法作寄托呢？現在改建初九年爲元和元年。郡國中都官將監禁的囚犯減罪一等，勿鞭笞，送到邊疆縣；妻子兒女自願跟隨，落户籍於所在的縣。那些犯死罪的，全部集中到蠶室受宫刑；女子犯死罪的也受宫刑。在押的判鬼薪、白粲以上的囚犯，都按本罪減一等，運送到邊疆戍守。逃亡的可以贖罪，根據所犯罪輕重各有差别。"丁酉日，往南方巡視射獵，皇帝命令所經過的道路上，郡縣不能事先儲備禮物。命令司空自帶工匠架設橋梁。有派遣人迎接的，侍候起居飲食的，二千石官員要受處罰。賞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己生存的糧食，每人五斛。

九月乙未，東平王忠薨。辛丑，幸章陵，祠舊宅園廟，見宗室故人，賞賜各有差。冬十月己未，進幸江陵，詔廬江太守祠南嶽，又詔長沙、零陵太守祠長沙定王、舂陵節侯、鬱林府君。還，幸宛。十一月己丑，車駕還宫，賜從者各有差。

九月乙未日，東平王劉忠去世。辛丑日，皇帝到章陵，祭祀舊住宅園廟，會見同族和老友，賞賜各有差别。冬十月己未日，行進到江陵，皇帝令廬江太守祭祀南嶽，又令長沙、零陵太守祭祀長沙定王、舂陵節侯、鬱林府君。返回途中，到宛。十一月己丑日，皇帝回到宫中，賞賜隨從人員各有差别。

十二月壬子，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没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弃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十二月壬子日，詔書說："《尚書》說：'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從前因謡言造成大冤案，涉及的範圍特别寬，一人犯罪，監禁到三族，不得在朝廷當官。如有賢才而老掉牙也不能任用，我很憐憫他們，這不是所說的給他們重新開始的辦法啊。許多從前因謡言獲罪被監禁的人，全都免除他們的罪，表明抛棄錯誤的道路，衹是不能擔任宿衛罷了。"

二年春正月乙酉，詔曰："《令》云'人有産子者復，勿算三歲'。今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爲令。"又詔三

二年春正月乙酉日，詔書說："《令》裏說'人們家中有生孩子的免除賦税，不收人丁税三年'。現在對那些懷孕的，賜給胎養穀每人三斛，免除她丈夫賦税，不收人丁税一年，記録作爲條

公曰："方春生養，萬物莩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饜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閒敕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奸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令。"又命令三公說："正是春天生養季節，萬物正在發芽，應該有助於萌芽生長，培育有季節性的作物。現命令有關主管，犯罪不够死刑的暫時不要審理驗證，以及官吏人民用條書相告不得受理，希望以息事寧人爲重，敬順天氣的變化。立秋後清理案情同過去一樣。對於那些才能低下的官吏外貌假裝正經，說的與做的不一致，揣測他人的表情去討好罷了，若以萬物生長而論就傷害了化育，我很厭煩他們，很感到痛苦。那些安分守己的官吏，誠實不虛華，他們功績按日計算則不够，要按月累計則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官吏人民同聲說他辦事不煩亂，雖然没有突出的功績，但也算接近優良了吧。現在告誡二千石官員要各自崇尚寬厚開明，而今天富豪在下面奸詐行賄，官吏在上面貪贓枉法，使有罪惡的不受懲罰而無過失的人遭受冤枉，這是大大地違背了天理人情。有些官吏把苛求看作仔細，把刻薄看作精明，以輕慢作爲功德，以重刑作爲威名，以上四條如果風行，那麼百姓就會産生怨恨的心。我的詔書多次下發，他們照樣夾道迎送，而官吏對詔書不加理睬，有人玩忽職守，他們的罪過在什麼地方呢？努力去考慮舊的詔令，達到我的希望吧。"

二月甲寅，始用《四分歷》。詔曰："今山川鬼神應典禮者，尚未咸秩。其議增修群祀，以祈豐年。"丙辰，東巡狩。己未，鳳皇集肥城。乙丑，帝耕於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靈臺。辛未，幸太山，柴告岱宗。有黃鵠三十從西南來，經祠壇上，東北過于宫屋，翱翔升降。進幸奉高。壬申，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癸酉，告祠二祖、四宗，大會外内群臣。丙子，詔曰："朕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告祀明堂，以章先勛。其二王之後，先聖之胤，東后蕃衛，伯父伯兄，仲叔季

二月甲寅日，開始用《四分歷》。詔書說："今天山川鬼神應設廟祭祀的，還没有都按時祭祀。現議定增加修建寺廟祭祀各種神靈，達到祈禱豐收的年成。"丙辰日，到東方巡視射獵。己未日，鳳凰飛集肥城。乙丑日，皇帝在定陶耕地。詔書說："三老，爲了尊敬年高德重的人，孝悌，爲了表彰良好的行爲。力田，爲了獎勵辛勤勞動的人。國家很贊美他們。現在賞賜帛每人一匹，勉勵帶頭從事農業耕作。"派遣使者祭祀唐堯到成陽靈臺。辛未日，到泰山燒柴祭告岱宗。有黃鵠三十隻從西南方向飛來，經過祠壇上空，往東北方向飛過宫屋，翱翔升空或往下降落。皇帝行進到奉高。壬申日，祭祀祖宗五帝在汶上明堂裏。癸酉日，告祭高祖、世祖、太宗、世宗、中宗、顯宗，大會朝廷内外群臣。丙子日，詔書說："我巡視射獵到岱宗，燒柴望祭山

弟，幼子童孫，百僚從臣，宗室衆子，要荒四裔，沙漠之北，葱領之西，冒耏之類，跋涉懸度，陵踐阻絶，駿奔郊畤，咸來助祭。祖宗功德，延及朕躬。予一人空虚多疚，纂承尊明，盥洗享薦，慚愧祗栗。《詩》不云乎：'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歷數既從，靈耀著明，亦欲與士大夫同心自新。其大赦天下。諸犯罪不當得赦者，皆除之。復博、奉高、嬴，無出今年田租、芻稾。"戊寅，進幸濟南。三月己丑，進幸魯，祠東海恭王陵。庚寅，祠孔子於闕里，及七十二弟子，賜褒成侯及諸孔男女帛。壬辰，進幸東平，祠憲王陵。甲午，遣使者祠定陶太后、恭王陵。乙未，幸東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夏四月乙巳，客星入紫宫。乙卯，車駕還宫。庚申，假于祖禰，告祠高廟。

川，告祭明堂，爲了表彰先帝勛業。那些殷、周二王的後代，先聖孔子的後代，東方國君和諸侯，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百官隨從臣子，皇室的衆子，要服荒服四方之外，沙漠以北，葱嶺以西，冒耏之類，跋山涉水過懸度，攀越高山險關，飛奔趕來郊廟祭天，都來助祭。祖宗的功德，延續到了我自身。我一人空虚多内疚，繼承聖明，盥洗敬獻供品，使我感到慚愧和敬畏。《詩經》不是説嗎：'君主賢明，禍亂很快就會被消滅。'《四分歷》頒布施行，日月顯明，還想與士大夫同心一意重新開始。現在大赦天下。各種罪犯不應當得到赦免的人，都赦免他們。免除博、奉高、嬴賦税不交納今年田租、草料。"戊寅日，皇帝行進到濟南，三月己丑日，行進到魯，祭祀東海恭王陵。庚寅日，祭祀孔子在闕里，以及孔子的七十二弟子，賞賜褒成侯以及孔姓各家男女帛。壬辰日，行進到東平，祭祀憲王陵墓。甲午日，派遣使者祭祀定陶太后、恭王陵墓。乙未日，皇帝到東阿。往北登上太行山，到達天井關。夏四月乙巳日，客星進入紫宫星座。乙卯日，皇帝回到宫中。庚申日，到達祖廟，告祭高祖廟。

五月戊申，詔曰："乃者鳳皇、黄龍、鸞鳥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見，及白烏、神雀、甘露屢臻。祖宗舊事，或班恩施。其賜天下吏爵，人三級；高年、鰥、寡、孤、獨帛，人一匹。《經》曰：'無侮鰥寡，惠此煢獨。'加賜河南女子百户牛酒，令天下大酺五日。賜公卿已下錢帛各有差；及洛陽人當酺者布，户一匹，城外三户共一匹。賜博士員弟子見在太學者布，人三匹。令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改廬江爲六安國，江陵復爲南郡。徙江陵王恭爲六安王。

五月戊申日，詔書説："前幾年有鳳凰、黄龍、鸞鳥接連飛集到七個郡，或在一個郡再次出現，以及白烏、神雀、及時雨不斷到來和降落。祖宗舊有事例，或頒發恩施詔令。現在賞賜天下官吏爵位，每人三級；老人、鰥、寡、孤、獨帛，每人一匹。《經》書説：'不要欺侮鰥寡，施恩惠給孤獨。'增加賞賜河南女子百户牛和酒，令天下大宴五日。賜公卿以下錢帛各有差别；以及洛陽人應當參加宴會的布，每户一匹，城外的每三户共一匹。賞賜博士員弟子現在太學的布，每人三匹。令郡國推薦通曉經義的人，人口在十萬以上的推選五人，不滿十萬人口的推選三人。"改廬江爲六安國，江陵恢復爲南郡的名稱。調江陵王劉恭爲六安王。

秋七月庚子，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月

秋七月庚子日，詔書説："《春秋》在春季每月書寫'王'的原因，是重視三正，謹慎對待三微吧。律曆規定十二月立春後，不能審理囚犯。

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鞫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爲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月令》中記載着冬至之後，有順陽氣而助生長的條文，而没有審案判刑的事情。我訪問學識淵博的儒生，查考典章制度，認爲帝王掌握生殺大權，應該遵循季節氣候變化的規律。制定法律，不要在十一月、十二月的時間審理囚犯。”

九月壬辰，詔：“鳳皇、黄龍所見亭部無出二年租賦。加賜男子爵，人二級；先見者帛二十匹，近者三匹，太守三十匹，令、長十五匹，丞、尉半之。《詩》云：‘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它如賜爵故事。”丙申，徵濟南王康、中山王焉會烝祭。

九月壬辰日，詔書説：“鳳凰、黄龍出現過的亭部不交納二年租賦。增加賜給男户主爵位，每人二級；先發現的人帛二十匹，離得近的人三匹，太守三十匹，令、長十五匹，丞、尉十五匹的一半。《詩經》裏説：‘雖没有恩德給你，高興得既唱歌又跳舞。’其他的同賜爵的事例。”丙申日，召集濟南王劉康、中山王劉焉會聚進行冬天祭祀。

冬十一月壬辰，日南至，初閉關梁。

冬十一月壬辰日，太陽經過冬至點，開始禁止關塞橋梁的通行。

三年春正月乙酉，詔曰：“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憂，有忠和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丙申，北巡狩，濟南王康、中山王焉、西平王羨、六安王恭、樂成王黨、淮陽王昞、任城王尚、沛王定皆從。辛丑，帝耕于懷。

三年春正月乙酉日，詔書説：“作君主的人，看待百姓如同父母，有悲痛和憂傷，有忠實謙和的教化，匍匐救助百姓的危難。那些嬰兒没有父母親屬，以及有子不能養育的，開倉給糧救濟如《律》令中規定的。”丙申日，到北方巡視射獵，濟南王劉康、中山王劉焉、西平王劉羨、六安王劉恭、樂成王劉黨、淮陽王劉昞、任城王劉尚、沛王劉定都隨從前往。辛丑日，皇帝耕作在懷。

二月壬寅，告常山、魏郡、清河、鉅鹿、平原、東平郡太守、相曰：“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迩，解釋怨結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劇易。前祠園陵，遂望祀華、霍，東柴岱宗，爲人祈福。今將禮常山，遂徂北土，歷魏郡，經平原，升踐堤防，詢訪耆老，咸曰‘往者汴門未作，深者成淵，淺則泥塗’。追惟先帝勤人之德，底績遠圖，復禹弘業，聖迹滂流，至于海表。不克堂構，朕甚慚焉。《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

二月壬寅日，告訴常山、魏郡、清河、鉅鹿、平原、東平郡等地的太守、府相説：“我考慮巡視射獵的制度，用來宣揚教化，考察遠近風俗的同異，消除結下的仇怨。現在‘四方國治理不好，是天子不用賢良’，我乘車出游，想親自瞭解老百姓的痛苦與快樂。從前祭祀園陵，隨後望祭華山、霍山，到東方祟祭岱宗，爲百姓祈福。現在就要祭祀常山，於是到北方巡游，經歷魏郡，通過平原，登臨黄河堤防，訪問老人，都説‘以往汴河没有治理，深處成淵，淺處便是泥濘的道路’。追思先帝辛勤爲百姓謀福利的品德，政績和遠大圖謀，恢復大禹治水的偉大事業，聖人的遺迹像浩浩蕩蕩的流水，直到大海。不能建堂基怎麽修大厦，我很慚愧啊。《月令》説，孟春月是很好地察看丘陵土地適宜栽種什麽作物的

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乙丑，敕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戊辰，進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嶽。出長城。癸酉，還幸元氏，祠光武、顯宗於縣舍正堂；明日又祠顯宗于始生堂，皆奏樂。三月丙子，詔高邑令祠光武於即位壇。復元氏七年徭役。己卯，進幸趙。庚辰，祠房山於靈壽。辛卯，車駕還宮。賜從行者各有差。

時候。現在肥沃的田地還很多，沒有得到開墾。應該全部交給貧窮的百姓，供給糧種，一定要地盡其用，不使百姓無事可做。所經過的縣鎮，讓他們減半交納今年田租，是爲了勉勵農民的勤勞。”乙丑日，告誡侍御史、司空說：“現在正是春季，所經過的地方不准有所砍伐樹木的行爲。車馬可以躲避的，就躲避開樹木繞道前進。駕轅以外的馬可解開不用的，就解開他們減少阻礙。《詩經》說：‘那道旁的葦草，牛羊不要去踐踏。’《禮記》中說，人君砍伐一草一木不合季節，稱這種行爲是不孝敬。俗人祇知迎合人意，不知順應天道。你們要理解和達到我的要求。”戊辰日，皇帝行進到中山，派遣使者祭祀北嶽。到長城以外。癸酉日，返回到元氏，祭祀光武、顯宗在縣驛舍正堂；第二日又祭祀顯宗在初生房舍堂内，都演奏音樂。三月丙子日，皇帝令高邑縣令祭祀光武帝在即位壇。免除元氏七年徭役。己卯日，行進到趙地。庚辰日，祭祀房山在靈壽縣。辛卯日，皇帝回到宮中。賞賜隨行人員各有差别。

夏四月丙寅，太尉鄭弘免，大司農宋由爲太尉。

夏四月丙寅日，太尉鄭弘被免職，大司農宋由出任太尉。

五月丙子，司空第五倫罷，太僕袁安爲司空。

五月丙子日，司空第五倫被罷官，太僕袁安出任司空。

秋八月乙丑，幸安邑，觀鹽池。九月，至自安邑。

秋八月乙丑日，皇帝到安邑，察看鹽池。九月，從安邑回到宮中。

冬十月，北海王基薨。燒當羌叛，寇隴西。

冬十月，北海王劉基薨。燒當羌叛變，侵犯隴西。

是歲，西域長史班超擊斬疏勒王。

這一年，西域長史班超攻擊斬殺疏勒王。

章和元年春三月，護羌校尉傅育追擊叛羌，戰歿。

章和元年春三月，護羌校尉傅育追擊叛變的羌人，戰死。

夏四月丙子，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金城戍。

夏四月丙子，令郡國中都官對監禁囚犯減死罪一等，送到金城守邊。

六月戊辰，司徒桓虞免。癸卯，司空袁安爲司徒，光禄勳任隗爲司空。

六月戊辰，司徒桓虞被免職。癸卯日，司空袁安出任司徒，光禄勳任隗出任司空。

秋七月癸卯，齊王晃有罪，貶爲蕪湖侯。壬子，淮陽王昞薨。鮮卑擊破北單于，斬之。燒當羌寇金城，護

秋七月癸卯日，齊王劉晃有罪，貶爲蕪湖侯。壬子日，淮陽王劉昞去世。鮮卑擊敗北單于，并殺死他。燒當羌侵犯金城，護羌校尉劉盱

羌校尉劉盱討之，斬其渠帥。壬戌，詔曰："朕聞明君之德，啓迪鴻化，緝熙康乂，光照六幽，訖惟人面，靡不率俾，仁風翔于海表，威霆行乎鬼區。然後敬恭明祀，膺五福之慶，獲來儀之貺。朕以不德，受祖宗弘烈。乃者鳳皇仍集，麒麟并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芝草之類，歲月不絶。朕夙夜祗畏上天，無以彰于先功。今改元和四年爲章和元年。秋令，是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其賜高年二人共布帛各一匹，以爲醴酪。死罪囚犯法在丙子赦前而後捕繫者，皆減死，勿笞，詣金城戍。"

討伐他們，殺死他們的頭領。壬戌日，詔書説："我聽説聖明君王的功德，能啓發和鴻大教化，政治清明給人民安樂，像陽光照亮每一昏暗的角落，直至每個人，没有不順從的，仁風飛翔到海外，威聲如迅雷震動鬼區。然後恭敬地祭祀神靈，繼承五福的慶典，獲得鳳凰來儀的賜福。我因爲没有功德，接受祖宗的宏大功業，從前鳳凰不斷聚集，麒麟一并出現，及時雨在夜裏降落，祥瑞的穀穗滋生，靈芝草之類，每年每月不斷出現。我從早到晚敬畏上天，没有一樣超越先祖的功業。現在改元和四年爲章和元年。仲秋令，這個月是贍養衰老的月份，送給他們几杖，施捨稀粥給他們食用。現在賞賜年老的人共布帛各一匹，爲他們釀造酒漿。死罪囚犯依法在丙子日頒布大赦令前犯罪而在赦令頒布後逮捕的，都減死罪，不要鞭笞，送到金城戍守。"

八月癸酉，南巡狩。壬午，遣使者祠昭靈后於小黄園。甲申，徵任城王尚會睢陽。戊子，幸梁。己丑，遣使祠沛高原廟，豐枌榆社。乙未，幸沛，祠獻王陵，徵會東海王政。乙未晦，日有食之。九月庚子，幸彭城，東海王政、沛王定、任城王尚皆從。辛亥，幸壽春。壬子，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罪一等，詣金城戍；犯殊死者，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宫；繫囚鬼薪、白粲已上，減罪一等，輸司寇作。亡命者贖：死罪縑二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七匹，完城旦至司寇三匹；吏民犯罪未發覺，詔書到自告者，半入贖。復封阜陵侯延爲阜陵王。己未，幸汝陰。冬十月丙子，車駕還宫。北匈奴屋蘭儲等率衆降。

八月癸酉日，到南方巡視狩獵。壬午日，派遣使者祭祀昭靈后在小黄園裏。甲申日，召集任城王劉尚到睢陽聚會。戊子日，皇帝到梁。己丑日，派遣使者祭沛高原廟，豐枌榆社。乙未日，到沛，祭祀獻王陵，召會東海王劉政。乙未日天昏暗，日食。九月庚子日，到彭城，東海王劉政、沛王劉定、任城王劉尚都隨從前往。辛亥日，到壽春。壬子日，令郡國中都官監禁囚犯減死罪一等，送金城戍守；犯死罪的，一律召集到蠶室受宫刑；其中女子犯死罪的也受宫刑；被監禁的囚犯判鬼薪、白粲以上罪的，減罪一等，送到邊疆戍守。逃亡者贖罪：死罪的交縑二十匹，判去右趾至髡鉗城旦舂的交縑七匹，完城旦至司寇罪的交縑三匹；官吏百姓犯罪未被發現，詔書到時之前自首的，交一半贖罪。恢復封阜陵侯劉延爲阜陵王。己未日，皇帝到汝陰。冬十月丙子日，皇帝回到宫中。北匈奴屋蘭儲等率群衆投降。

是歲，西域長史班超擊莎車，大破之。月氏國遣使獻扶拔、師子。

這一年，西域長史班超攻擊莎車，大敗他們。月氏國派遣使者獻扶拔獸、獅子。

二年春正月，濟南王康、阜陵王延、中山王焉來朝。

二年春正月，濟南王劉康、阜陵王劉延、中山王劉焉到朝廷來進貢。

二月壬辰，帝崩於章德前殿，年

二月壬辰日，皇帝崩於章德前殿，時年三十

三十三。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

三歲。留下詔書不讓興建陵廟，一律如同先帝法律制度辦理。

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義，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平徭簡賦，而人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故乃蕃輔克諧，群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烏呼懋哉！

論曰：魏文帝稱道“明帝明察秋毫，章帝有長者風度”。章帝向來知人善任厭棄明帝苛刻，凡事從寬厚出發。感覺到陳寵上書請廢除酷政的意義，廢除了慘酷的刑罰條目。深受百姓們的愛戴，制定了勉勵婦女胎養的法令。侍奉明德太后，盡心奉行孝子的道義。分割郡國地盤，因而建立親密的世系。平均徭役而又簡略賦稅，使百姓感到慶幸。又親自實行忠恕之道，用禮樂來加以補充。所以同郡國之間和諧，諸侯們講究謙讓。稱他爲長者，不也是適宜的嗎！在位十三年，郡國獻上的吉祥物品，合於圖書者有關吉兆的有數百千件。哎呀太美妙啦！

贊曰：肅宗濟濟，天性愷悌。於穆后德，諒惟淵體。左右藝文，斟酌律禮。思服帝道，弘此長懋。儒館獻歌，戎亭虛候。氣調時豫，憲平人富。

贊曰：肅宗儀容美好，天性平易近人。說到皇帝的美德，真是博大淵深。論定《五經》異同，删改律令條文。日夜思考實行聖王仁道，弘揚永世長存的業績。儒生們獻頌歌，武士們秣馬厲兵等候。風調雨順，政治清明而百姓豐衣足食。

後漢書卷四

本紀第四

和殤帝紀

和帝劉肇

孝和皇帝諱肇，肅宗第四子也。母梁貴人，爲竇皇后所譖，憂卒，竇后養帝以爲己子。建初七年，立爲皇太子。章和二年二月壬辰，即皇帝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孝和皇帝名肇，是肅宗皇帝的第四個兒子。他的母親是梁貴人，因被竇皇后所誣陷，憂鬱而死，竇皇后把和帝當成自己的兒子來撫養。建初七年，立爲皇太子。章和二年二月壬辰日，即皇帝位，年齡爲十歲。尊稱皇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處理政事。

三月丁酉，改淮陽爲陳國，楚郡爲彭城國，西平并汝南郡，六安復爲廬江郡。遺詔徙西平王羡爲陳王，六安王恭爲彭城王。

三月丁酉日，改淮陽爲陳國，楚郡爲彭城國，西平合并到汝南郡，六安恢復爲廬江郡。遺詔調任西平王劉羡爲陳王，六安王劉恭爲彭城王。

癸卯，葬孝章皇帝于敬陵。

癸卯日，在敬陵安葬孝章皇帝。

庚戌，皇太后詔曰：

庚戌日，皇太后下詔書說：

先帝以明聖，奉承祖宗至德要道，天下清静，庶事咸寧。今皇帝以幼年，煢煢在疚，朕且佐助聽政。外有大國賢王并爲蕃屏，内有公卿大夫統理本朝，恭己受成，夫何憂哉！然守文之際，必有内輔以參聽斷。侍中憲，朕之元兄，行能兼備，忠孝尤篤，先帝所器，親受遺詔，當以舊典輔斯職焉。憲固執謙讓，節不可奪。今供養兩宫，宿衛左右，厥事已重，亦不可復勞以政事。故太尉鄧彪，元功之族，三讓彌高，海内歸仁，爲群賢首，先帝褒表，欲以崇化。今彪聰明

先帝以神聖英明，繼承祖宗崇高的德行和重要的治國之道，使天下清平安定，諸事都安穩。現在皇帝尚在年幼，且時常處在弱病之中，我將輔佐皇帝幫助他聽政處理國事。京畿之外有大國賢王共同成爲護衛，朝廷之内有公卿大夫統治管理朝政，祇要恭謹律己接受已定的謀略，還有什麼憂慮的呢！然而在遵守成法的時候，必須有内臣輔佐來參定聽政和決斷。侍中竇憲，是我的長兄，他德行和才能兼備，尤能盡忠盡孝，爲先帝所器重，親自授予遺詔，當以先人的典章成法輔佐國政。竇憲生性固執爲人謙讓，其高節不可奪。現在供養帝宫和太后宫，值宿警衛宫中左右，其事已經很繁重，也不可再以政事煩勞。原任太尉鄧彪，是元勛之後，他

康强，可謂老成黄耇矣。其以彪爲太傅，賜爵關内侯，録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朕庶幾得專心内位。於戲！群公其勉率百僚，各修厥職，愛養元元，綏以中和，稱朕意焉。

把先父封國再三讓給異母弟鄧鳳一事顯示了高尚的德行，四海之内都稱之仁義，是群賢之中的首位，先帝褒揚表彰他的爲仁和功績，欲以此來推崇教化。現在鄧彪頭腦聰明身體康健，可稱爲人雖老而有成德。現在任命鄧彪爲太傅，賞賜他爵位關内侯，統管尚書事，百官總職聽命，我大致得以專心處理朝内之事。於戲！諸公卿要盡力率領百官，各自盡力恪守其職，愛撫百姓，安撫四方使之中正和平，這樣能符合我心意。

辛酉，有司上奏："孝章皇帝崇弘鴻業，德化普洽，垂意黎民，留念稼穡。文加殊俗，武暢方表，界惟人面，無思不服。巍巍蕩蕩，莫與比隆。《周頌》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請上尊廟曰肅宗，共進《武德》之舞。"制曰："可。"

辛酉日，有關主管上奏説："孝章皇帝推崇弘揚宏偉的大業，其道德教化普及廣博，他關注黎民吃穿冷暖，留心惦念農業耕作。論文注意習俗同異，行武暢達四境之外，視外族爲同類，使人無不歸心思服。其功德聲望巍巍蕩蕩，没有比之更爲尊崇。《周頌》説：'於穆清廟，肅雍顯相。'請上尊廟號爲肅宗，共進《武德》之舞。"制説："可以。"

癸亥，陳王羨、彭城王恭、樂成王黨、下邳王衍、梁王暢始就國。

癸亥日，陳王劉羡、彭城王劉恭、樂成王劉黨、下邳王劉衍、梁王劉暢開始到各自的封國就任。

夏四月丙子，謁高廟。丁丑，謁世祖廟。

夏四月丙子日，拜謁高祖神廟。丁丑日，拜謁世祖神廟。

戊寅，詔曰："昔孝武皇帝致誅胡、越，故權收鹽鐵之利，以奉師旅之費。自中興以來，匈奴未賓，永平末年，復修征伐。先帝即位，務休力役，然猶深思遠慮，安不忘危，探觀舊典，復收鹽鐵，欲以防備不虞，寧安邊境。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以違上意。先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煮鑄，入税縣官如故事。其申敕刺史、二千石，奉順聖旨，勉弘德化，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戊寅日，下詔書説："過去孝武皇帝致力討伐胡、越，所以讓官府酌情徵收鑄鐵煮鹽之利，以供給軍隊的費用。自從中興以來，匈奴未服，永平末年，又恢復進行征伐。先帝即位，務求停止徵用民力，然而依舊深思遠慮，安不忘危，探詢閲覽舊制典章，恢復徵收煮鹽鑄鐵之利，欲以防備不測，穩定安撫邊境地區。而官吏多有不良，爲事失其適宜，而違背天子旨意。先帝對此不滿，所以遺言告誡各郡國解除煮鹽鑄鐵的禁令，放任民間經營煮鹽鑄鐵之事，使之有如過去一樣向天子納税。現在申明告誡刺史、二千石，要奉順聖旨，盡力弘揚道德教化，且向天下布告，使之明確知曉我的旨意。"

五月，京師旱。詔長樂少府桓郁侍講禁中。

五月，京師發生旱災。詔令長樂少府桓郁到宫内給皇帝講學。

冬十月乙亥，以侍中竇憲爲車騎

冬十月乙亥日，以侍中竇憲爲車騎將軍，發

將軍，伐北匈奴。

兵討伐北匈奴。

安息國遣使獻師子、扶拔。

安息國派遣使者向朝廷進獻獅子、扶拔。

永元元年春三月甲辰，初令郎官詔除者得占丞、尉，以比秩爲真。

永元元年春三月甲辰日，開始令郎官因詔令免官職的人可得自報縣丞、縣尉的待遇，以仿效此俸禄進行優待。

夏六月，車騎將軍竇憲出雞鹿塞，度遼將軍鄧鴻出稒陽塞，南單于出滿夷谷，與北匈奴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追至私渠比鞮海。竇憲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北單于遣弟右温禺鞮王奉奏貢獻。

夏六月，車騎將軍竇憲領兵出雞鹿塞，度遼將軍鄧鴻率軍出稒陽塞，南單于的兵馬出滿夷谷，在稽落山與北匈奴開戰，大敗了他們，追擊他們到私渠比鞮海。竇憲於是登上燕然山，在石碑上刻下功績而還。北單于派遣其弟右温禺鞮王奉奏向朝廷貢獻。

秋七月乙未，會稽山崩。

秋七月乙未日，會稽山崩。

閏月丙子，詔曰："匈奴背叛，爲害久遠。賴祖宗之靈，師克有捷，醜虜破碎，遂掃厥庭，役不再籍，萬里清蕩，非朕小子眇身所能克堪。有司其案舊典，告類薦功，以章休烈。"

閏月丙子日，下詔書說："匈奴背叛朝廷，爲害已經很久。仰賴祖宗的神靈保佑，出師打仗即能得勝，醜惡的敵人被打散，隨即掃平匈奴領地，使其無從再次作亂，使萬里疆土清平坦蕩，這不是我渺小之身所能勝任的。有關主管官員應遵循先人的典章成法，舉行類祀以功進告上天，以彰揚興盛美好的事業。"

九月庚申，以車騎將軍竇憲爲大將軍，以中郎將劉尚爲車騎將軍。

九月庚申日，以車騎將軍竇憲爲大將軍，以中郎將劉尚爲車騎將軍。

冬十月，令郡國弛刑輸作軍營。其徙出塞者，刑雖未竟，皆免歸田里。

冬十月，詔令各郡國把除去枷鎖的罪犯送入軍營。其從軍出塞征戰的，刑期雖未滿，全部免除刑罰讓他們返歸家鄉種田。

庚子，阜陵王延薨。

庚子日，阜陵王劉延死去。

是歲，郡國九大水。

這一年，有九個郡國發生大水災。

二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

永元二年春正月丁丑日，大赦天下囚徒。

二月壬午，日有食之。

二月壬午日，天上有日食發生。

己亥，復置西河、上郡屬國都尉官。

己亥日，再次設置西河、上郡屬國都尉官職。

夏五月庚戌，分太山爲濟北國，分樂成、涿郡、勃海爲河閒國。丙辰，封皇弟壽爲濟北王，開爲河閒王，淑爲城陽王，紹封故淮陽王昞子側爲常山王。賜公卿以下至佐史錢布各有差。

夏五月庚戌日，分泰山爲濟北國，分樂成、涿郡、勃海的部分爲河閒國。丙辰日，封皇弟劉壽爲濟北王，皇弟劉開爲河閒王，皇弟劉淑爲城陽王，繼封已故的淮陽王劉昞的兒子劉側爲常山王。各按等級賞賜公卿以下至佐史官錢布不等。

己未，遣副校尉閻磐討北匈奴，取伊吾盧地。

己未日，派遣副校尉閻磐討伐北匈奴，奪取了伊吾盧地。

丁卯，紹封故齊王晃子無忌爲

丁卯日，繼封已故的齊王劉晃的兒子劉無

齊王，北海王睦子威爲北海王。

車師前後王并遣子入侍。

月氏國遣兵攻西域長史班超，超擊降之。

六月辛卯，中山王焉薨。

秋七月乙卯，大將軍竇憲出屯涼州。九月，北匈奴遣使稱臣。

冬十月，遣行中郎將班固報命南單于。遣左谷蠡王師子出雞鹿塞，擊北匈奴於河雲北，大破之。

三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賜諸侯王、公、將軍、特進、中二千石、列侯、宗室子孫在京師奉朝請者黄金，將、大夫、郎吏、從官帛。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大酺五日。郡國中都官繫囚死罪贖縑，至司寇及亡命，各有差。庚辰，賜京師民酺，布兩户共一匹。

二月，大將軍竇憲遣左校尉耿夔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大破之，獲其母閼氏。

夏六月辛卯，尊皇太后母比陽公主爲長公主。

辛丑，阜陵王种薨。

冬十月癸未，行幸長安。詔曰："北狄破滅，名王仍降，西域諸國，納質内附，豈非祖宗迪哲重光之鴻烈歟？寤寐嘆息，想望舊京。其賜行所過二千石長吏已下及三老、官屬錢帛，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十一月癸卯，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爲首，有傳世不絶之義。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壠，循其遠節，每有感焉。忠義獲寵，古今所同。可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鴻臚求近親宜爲嗣者，須景風紹

忌爲齊王，北海王劉睦的兒子劉威爲北海王。

車師前王、後王都派遣王子入朝侍奉天子。

月氏國派遣兵馬攻打西域長史班超，班超率軍回擊并迫使他們投降。

六月辛卯日，中山王劉焉死去。

秋七月乙卯日，大將軍竇憲出兵屯守涼州。九月，北匈奴派遣使者向朝廷稱臣。

冬十月，和帝派遣行中郎將班固回訪南單于。派遣左谷蠡王師子領兵馬出雞鹿塞關，在河雲北面攻打北匈奴，大敗了他們。

永元三年春正月甲子日，皇帝加冠着朝服，賞賜諸侯王、公、將軍、特進、中二千石、列侯、宗室子孫在京師奉朝請者黄金，賞賜將官、大夫、郎吏、從官帛。各按等級賞賜平民爵位及糧食布帛，并且歡宴五日。郡國中都官在押囚犯中犯有死罪的以縑贖罪，犯有司寇及犯罪後逃亡的，亦按等級以縑贖其罪。庚辰日，賞賜京師百姓酒宴，以及每兩户共一匹布。

二月，大將軍竇憲派遣左校尉耿夔領兵出居延塞，在金微山包圍北單于，并打敗了他們，俘獲其母親閼氏。

夏六月辛卯日，尊皇太后之母比陽公主爲長公主。

辛丑日，阜陵王劉种死去。

冬十月癸未日，和帝巡行到長安。下詔書説："北狄破滅，各王紛紛投降，西域諸國，進納人質表示歸附朝廷，這難道不是祖宗智慧的啓迪和重光累聖之德的引導而築成此大業的嗎？我無時不在感慨嘆息，想望舊京。現在賞賜出行所過郡縣二千石長吏以下及三老、官屬錢帛，各按等級；賞賜鰥、寡、孤、獨、病重體弱、貧窮生活不能自保的人糧食，每人三斛。"

十一月癸卯日，祭祀高祖廟，接着祭掃前朝十一座陵墓。和帝下詔書説："高祖的功臣之中，以蕭何、曹參爲首，有傳世不絶的忠義。曹相國之後容城侯没有子孫繼承。我遠望長陵東門，看見蕭何、曹參二臣的墳冢，追尋往事，每有感慨。忠義應獲得寵信，這是古今都一樣的。可派使者以中牢祭祀二臣，掌管拜封之職的大鴻臚選

封，以章厥功。”

求其近親適宜作爲繼承者的人，須待夏至四十五日景風之時繼承封侯，以表彰其先輩之功。”

十二月，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己校尉官。

十二月，恢復設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己校尉官職。

庚辰，至自長安，減弛刑徒從駕者刑五月。

庚辰日，和帝從長安返回，減去那些除掉枷鎖跟隨軍隊出征的罪犯五個月的刑期。

四年春正月，北匈奴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款塞乞降。遣大將軍左校尉耿夔授璽綬。

永元四年春正月，北匈奴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叩塞門請求朝廷接受自己投降。和帝派遣大將軍左校尉耿夔授予他印璽官綬。

三月癸丑，司徒袁安薨。閏月丁丑，太常丁鴻爲司徒。

三月癸丑日，司徒袁安死去。閏三月丁丑日，任命太常丁鴻爲司徒。

夏四月丙辰，大將軍竇憲還至京師。

夏四月丙辰日，大將軍竇憲回到京師。

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丙辰，郡國十三地震。

六月戊戌初一，天上有日食發生。丙辰日，發生地震波及十三個郡國。

竇憲潛圖弒逆。庚申，幸北宮。詔收捕憲黨射聲校尉郭璜，璜子侍中舉，衛尉鄧疊，疊弟步兵校尉磊，皆下獄死。使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遣憲及弟篤、景就國，到皆自殺。

竇憲密謀弒君爲逆。庚申日，和帝到達北宮。詔令收捕竇憲的親黨射聲校尉郭璜，及郭璜的兒子侍中郭舉，衛尉鄧疊，及鄧疊的弟弟步兵校尉鄧磊，都下獄而死。派謁者僕射收回竇憲的大將軍印綬，派遣竇憲及其弟竇篤、竇景去封國就任，到任後都自殺了。

是夏，旱，蝗。

這一年的夏天，發生旱災，蝗蟲成災。

秋七月己丑，太尉宋由坐黨憲自殺。

秋七月己丑日，太尉宋由因定罪爲竇憲的黨羽而自殺。

八月辛亥，司空任隗薨。癸丑，大司農尹睦爲太尉，録尚書事。

八月辛亥日，司空任隗死去。癸丑日，任命大司農尹睦爲太尉，總領尚書事務。

丁巳，賜公卿以下至佐史錢穀各有差。

丁巳日，按等級賞賜公卿以下至佐史官吏錢和糧食。

冬十月己亥，宗正劉方爲司空。

冬十月己亥日，任命宗正劉方爲司空。

十二月壬辰，詔：“今年郡國秋稼爲旱蝗所傷，其什四以上勿收田租、芻稾；有不滿者，以實除之。”

十二月壬辰日，下詔書説：“今年郡國秋莊稼被旱災和蝗災所損壞，受災程度在四成以上的不要徵收田租、草料；有不滿四成的，亦視其實際受損情況免除其田租、草料。”

武陵零陽澧中蠻叛。燒當羌寇金城。

武陵零陽澧中蠻反叛。燒當羌人侵犯金城。

五年春正月乙亥，宗祀五帝於明堂，遂登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

永元五年春正月乙亥日，在宗廟明堂中祭祀五帝的神靈，於是登上靈臺，觀望雲象。大赦天下囚徒。

戊子，千乘王伉薨。

戊子日，千乘王劉伉死去。

辛卯，封皇弟萬歲爲廣宗王。

二月戊戌，詔有司省減内外厩及凉州諸苑馬。自京師離宫果園上林廣成囿悉以假貧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税。

丁未，詔曰："去年秋麥入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貧不能自給者户口人數。往者郡國上貧民，以衣履釜鬵爲貲，而豪右得其饒利。詔書實核，欲有以益之，而長吏不能躬親，反更徵召會聚，令失農作，愁擾百姓。若復有犯者，二千石先坐。"

甲寅，太傅鄧彪薨。

戊午，隴西地震。

三月戊子，詔曰："選舉良才，爲政之本。科别行能，必由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别署狀上。而宣布以來，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隸、刺史訖無糾察。今新蒙赦令，且復申敕，後有犯者，顯明其罰。在位不以選舉爲憂，督察不以發覺爲負，非獨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民被奸邪之傷，由法不行故也。"

庚寅，遣使者分行貧民，舉實流冗，開倉賑稟三十餘郡。

夏四月壬子，封阜陵王种兄魴爲阜陵王。六月丁酉，郡國三雨雹。

秋九月辛酉，廣宗王萬歲薨，無子，國除。

匈奴單于於除鞬叛，遣中郎將任尚討滅之。

辛卯日，封皇弟萬歲爲廣宗王。

二月戊戌日，詔令有關主管減省皇宫内外的馬舍以及凉州養馬牧所牧養的馬匹。自京師離宫果園至上林廣成囿全部給予貧苦百姓，任憑他們采摘，不收其税。

丁未日，下詔書説："去年秋麥收成減少，擔心百姓糧食不足。現令統計上報生活特别貧困不能自保的户口人數。以往郡國的貧民，把衣服、鞋子和煮飯鍋當賣質押以維持生活，而富豪之家低價錢買進得到豐厚的利益。詔書要求官吏考核實情，設法使貧民得益，而長吏不能親自去做，反而更徵召百姓會合聚集，耽誤農作時令，使百姓煩擾憂愁。倘若再有犯者，其二千石首先定罪。"

甲寅日，太傅鄧彪死去。

戊午日，隴西發生地震。

三月戊子日，和帝下詔書説："選舉有賢能的人才，是爲政治國的根本。甄别賢能，必須經過鄉里政教的考察。而郡國推舉官吏，不加查檢選拔，所以先帝明確告誡於此，用擔任實職來考核他們，纔可以充任正選。或有德行優異，無須經過試職考察的，分别署理行狀上報。而先帝明詔宣布以來，已將近九年，二千石居然不接受和奉行旨意，隨心所欲縱其好惡，司隸、刺史竟没有糾察。現在新蒙赦令，并且重申告誡，此後再有違犯者，明令对其進行處罰。那些在位爲官不以推選舉薦爲己憂，官任督察不以發現考核爲己責的行爲，不僅是州郡有之。所以百官多非適當的人選。下面百姓被奸佞邪惡所傷害，是由於法度不能施行的緣故。"

庚寅日，派遣使者分别巡行供給貧苦百姓，對流散的人查明實情而供給他們，開倉賑濟糧食的有三十餘郡。

夏四月壬子日，册封阜陵王劉种之兄劉魴爲阜陵王。六月丁酉日，三個郡國遭受冰雹。

秋九月辛酉日，廣宗王劉萬歲死去，因其無子繼承，所以除去封國。

匈奴單于於除鞬反叛朝廷，皇帝派遣中郎將任尚率兵馬前往討伐并消滅了他們。

壬午，令郡縣勸民蓄蔬食以助五穀。其官有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税二歲。

壬午日，詔令郡縣勉勵百姓蓄積草菜粗食以助五穀之不足。官府有池塘，百姓可依令采取，不收兩年的租賃税。

冬十月辛未，太尉尹睦薨。十一月乙丑，太僕張酺爲太尉。

冬十月辛未日，太尉尹睦死去。十一月乙丑日，任命太僕張酺爲太尉。

是歲，武陵郡兵破叛蠻，降之。護羌校尉貫友討燒當羌，羌乃遁去。南單于安國叛，骨都侯喜斬之。

這一年，武陵郡兵馬攻破反叛的蠻人，迫使他們投降。護羌校尉貫友領兵討伐燒當羌，燒當羌便逃散而去。南單于安國反叛，其舅骨都侯喜殺死安國。

六年春正月，永昌徼外夷遣使譯獻犀牛、大象。

永元六年春正月，永昌邊界以外的夷人派遣傳譯的信使向朝廷貢獻犀牛、大象。

己卯，司徒丁鴻薨。

己卯日，司徒丁鴻死去。

二月乙未，遣謁者分行稟貸三河、兖、冀、青州貧民。

二月乙未日，派遣掌管進見的謁者分别巡行三河、兖州、冀州、青州開倉稟貸賑濟貧民。

許陽侯馬光自殺。

許陽侯馬光自殺。

丁未，司空劉方爲司徒，太常張奮爲司空。

丁未日，任命司空劉方爲司徒，太常張奮爲司空。

三月庚寅，詔流民所過郡國皆實稟之，其有販賣者勿出租税，又欲就賤還歸者，復一歲田租、更賦。

三月庚寅日，詔令流民所過郡國都要以實情來報告，其有販賣者不要繳納租税，或有想低就賤位而還歸種田的人，免除他們一年的田租、更賦。

丙寅，詔曰："朕以眇末，承奉鴻烈。陰陽不和，水旱違度，濟河之域，凶饉流亡，而未獲忠言至謀，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嘆，用思孔疚。惟官人不得於上，黎民不安于下，有司不念寬和，而競爲苛刻，覆案不急，以妨民事，甚非所以上當天心，下濟元元也。思得忠良之士，以輔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内郡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昭岩穴，披幽隱，遣詣公車，朕將悉聽焉。"帝乃親臨策問，選補郎吏。

丙寅日，和帝下詔書説："我以渺小之身，繼承宏偉大業。陰陽之氣不和，水旱之災無常，兖州濟河流域，貧民爲災荒饑饉流亡，而我未得到忠言高謀，以及可用來匡正扶救時勢的政策。我無時不在長嘆，因憂思過分而痛苦。爲官者在上不能建功立業，黎民百姓不能安定於下，有關官員不考慮應待人寬厚仁和，而競相采取苛刻的手段，查究實情不及時，而妨礙民事，實在不是上爲天子盡心，下爲百姓盡力的做法。思慕能得到忠良之士，來輔佐我的不及之處。現在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内郡守相推舉賢良方正、能直言進諫之士各一人。明薦岩穴隱居之士，顯揚幽隱獨處之人，遣送他們到公車署，我將全部考察。"皇帝於是親臨策問考核，選拔補充郎吏官員。

夏四月，蜀郡徼外羌率種人遣使内附。

夏四月，蜀郡邊界以外的羌族首領率其部族并派遣使者歸附朝廷。

五月，城陽王淑薨，無子，國

五月，城陽王劉淑死去，因其没有兒子繼

除。六月己酉，初令伏閉盡日。

秋七月，京師旱。詔中都官徒各除半刑，謫其未竟，五月已下皆免遣。丁巳，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冤獄。收洛陽令下獄抵罪，司隸校尉、河南尹皆左降。未及還宮而澍雨。

西域都護班超大破焉耆、尉犁，斬其王。自是西域降服，納質者五十餘國。

南單于安國從弟子逢侯率叛胡亡出塞。九月癸丑，以光祿勛鄧鴻行車騎將軍事，與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使匈奴中郎將杜崇討之。冬十一月，護烏桓校尉任尚率烏桓、鮮卑，大破逢侯，馮柱遣兵追擊，復破之。

詔以勃海郡屬冀州。

武陵漊中蠻叛，郡兵討平之。

七年春正月，行車騎將軍鄧鴻、度遼將軍朱徽、中郎將杜崇皆下獄死。

夏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帝引見公卿問得失，令將、大夫、御史、謁者、博士、議郎、郎官會廷中，各言封事。詔曰："元首不明，化流無良，政失於民，謫見于天。深惟庶事，五教在寬，是以舊典因孝廉之舉，以求其人。有司詳選郎官寬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既而悉以所選郎出補長、相。五月辛卯，改千乘國爲樂安國。

六月丙寅，沛王定薨。

秋七月乙巳，易陽地裂。九月癸卯，京師地震。

八年春二月己丑，立貴人陰氏爲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

承，所以除去封國。六月己酉日，開始令伏日爲閉盡日而不做他事。

秋七月，京師發生旱災。詔令中都官在押囚徒各減除一半徒刑，遣送邊地去完成其未服完的徒刑，徒刑在五個月以下的都免於遣送。丁巳日，和帝到達洛陽官舍，審查囚犯，指出冤案。收捕洛陽縣令下獄抵罪，司隸校尉、河南尹都被降職。和帝未及還宮而逢及時雨。

西域都護班超大敗焉耆、尉犁，殺死其首領。自此西域全部降服，有五十餘國將王子作爲人質來侍奉天子。

南單于安國堂弟的兒子逢侯率反叛的胡人逃亡出塞。九月癸丑日，以光祿勛鄧鴻代行車騎將軍理事，與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使匈奴中郎將杜崇前往討伐他們。冬十一月，護烏桓校尉任尚率領烏桓、鮮卑兵馬，大敗逢侯，馮柱派兵追擊，又打敗了他們。

詔令把勃海郡歸屬冀州管轄。

武陵漊中蠻叛亂，郡守發兵討伐并且平息了叛亂。

永元七年春正月，行車騎將軍鄧鴻、度遼將軍朱徽、中郎將杜崇都因罪下獄而死。

夏四月辛亥初一，天空有日食發生。皇帝引見公卿詢問得失，詔令將、大夫、御史、謁者、博士、議郎、郎官會集於廷中，各言其所奏封事。和帝下詔書説："君主不明，輔佐無良，政失信於民，上天譴責。我深思諸多事物，都由五教所包容，因此以舊典成法爲標準選舉孝廉之人，以尋求賢良人才。有關主管應在郎官中精心選拔三十名學識淵博而有謀略的人擔任縣令。"隨後全部以所選出的郎官出任補充縣長、侯相。五月辛卯日，改千乘國爲樂安國。

六月丙寅日，沛王劉定死去。

秋七月乙巳日，易陽出現地裂現象。九月癸卯日，京師有地震。

永元八年春二月己丑日，立貴人陰氏爲皇后。賞賜天下男子爵位，每人二級，賞賜三老、

老、孝悌、力田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孝悌、力田每人三級，賞賜百姓没有簿册登記以及流動人口想落户安居的每人一級；賞賜鰥、寡、孤、獨、病重體弱、生活貧困不能自保的人糧食，每人五斛。

夏四月癸亥，樂成王黨薨。甲子，詔賑貸并州四郡貧民。

五月，河内、陳留蝗。

南匈奴右温禺犢王叛，爲寇。秋七月，行度遼將軍龐奮、越騎校尉馮柱追討之，斬右温禺犢王。車師後王叛，擊其前王。

八月辛酉，飲酎。詔郡國中都官繫囚减死一等，詣敦煌戍。其犯大逆，募下蠶室；其女子宫。自死罪已下，至司寇及亡命者入贖，各有差。

九月，京師蝗。吏民言事者，多歸責有司。詔曰："蝗蟲之異，殆不虚生，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言事者專咎自下，非助我者也。朕寤寐恫矜，思弭憂釁。昔楚嚴無灾而懼，成王出郊而反風。將何以匡朕不逮，以塞灾變？百僚師尹勉修厥職，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冤虐，恤鰥寡，矜孤弱，思惟致灾興蝗之咎。"庚子，復置廣陽郡。

冬十月乙丑，北海王威有罪自殺。十二月辛亥，陳王羨薨。丁巳，南宫宣室殿火。

九年春正月，永昌徼外蠻夷及撣國重譯奉貢。三月庚辰，隴西地震。癸巳，濟南王康薨。西域長史王林擊車師後王，斬之。

夏四月丁卯，封樂成王黨子巡爲樂成王。

六月，蝗、旱。戊辰，詔："今年秋稼爲蝗蟲所傷，皆勿收租、更、

夏四月癸亥日，樂成王劉黨死去。甲子日，詔令救濟并州四郡的貧民。

五月，河内、陳留發生蝗災。

南匈奴右温禺犢王反叛，劫掠爲害。秋七月，行度遼將軍龐奮、越騎校尉馮柱前往追擊討伐他們，殺死右温禺犢王。車師後王反叛，攻擊其前王。

八月辛酉日，飲重釀的醇酒。詔令郡國中都官在押囚犯减死罪一等，讓他們前往敦煌戍守。那些犯大逆之罪的，都下蠶室施宫刑；女子犯叛逆罪的受幽閉之宫刑。從犯有死罪以下，到司寇及犯罪後逃亡的人各按等級贖其罪。

九月，京師發生蝗蟲災害。吏民議論政事的，多把責任歸於有關主管官員。和帝下詔書説："發生蝗蟲災異，大概不是無緣由而生，各位官員如有罪責，過失在我一人，而議論政事的人一味譴責下面的官員，這不是輔助我的辦法。我無時不在思索消除憂患災禍，猶如病痛在身。昔日楚嚴没有災禍而感到驚惶，成王出郊祭祀時天颳起反向的風使倒伏的麥禾重新立起。將用什麽來匡正輔助我的過失，以抵擋災變之患？百官師尹努力履行職責，刺史、二千石詳察法律，審理冤案，撫恤鰥寡，憐憫孤弱，思考導致災異和蝗蟲災害的過失。"庚子日，恢復設置廣陽郡。

冬十月乙丑日，北海王劉威因有罪而自殺。十二月辛亥日，陳王劉羨死去。丁巳日，南宫宣室殿發生火災。

永元九年春正月，永昌界外的蠻夷及撣國通過輾轉翻譯向朝廷貢奉。三月庚辰日，隴西發生地震。癸巳日，濟南王劉康死去。西域長史王林攻打車師後王，并殺死了他。

夏四月丁卯，册封樂成王劉黨的兒子劉巡爲樂成王。

六月，有蝗蟲災害、旱災。戊辰日，和帝下詔書説："今年秋莊稼被蝗蟲損害，所以全都不

務稟；若有所損失，以實除之，餘當收租者亦半入。其山林饒利，陂池漁采，以贍元元，勿收假税。”秋七月，蝗蟲飛過京師。

收田租、更賦、草料；若有部分損失的，以實際情況減除租賦，其餘應當收租的也按半數收其租賦。那些來自山林的獲利，山坡池塘的捕撈采集所得，用來供給百姓，不收租税。”秋七月，蝗蟲飛過京師。

八月，鮮卑寇肥如，遼東太守祭參下獄死。閏月辛巳，皇太后竇氏崩。丙申，葬章德皇后。燒當羌寇隴西，殺長吏，遣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世等討破之。

八月，鮮卑侵犯肥如縣，遼東太守祭參因罪下獄而死。閏月辛巳日，皇太后竇氏去世。丙申日，安葬章德皇后。燒當羌侵犯隴西，殺死長吏，和帝派遣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世等領兵前往討伐并打敗他們。

九月庚申，司徒劉方策免，自殺。

九月庚申日，以策書罷免司徒劉方官職，劉方自殺。

甲子，追尊皇妣梁貴人爲皇太后。冬十月乙酉，改葬恭懷梁皇后于西陵。

甲子日，追尊皇帝去世的母親梁貴人爲皇太后。冬十月乙酉日，將恭懷梁皇后改葬在西陵。

十一月癸卯，光禄勛河南呂蓋爲司徒。十二月丙寅，司空張奮罷。壬申，太僕韓稜爲司空。己丑，復置若盧獄官。

十一月癸卯日，任命光禄勛河南呂蓋爲司徒。十二月丙寅日，司空張奮被罷官。壬申日，任太僕韓稜爲司空。己丑日，恢復設置若盧獄官職。

十年春三月壬戌，詔曰：“堤防溝渠，所以順助地理，通利壅塞。今廢慢懈弛，不以爲負。刺史、二千石其隨宜疏導。勿因緣妄發，以爲煩擾，將顯行其罰。”

永元十年春三月壬戌日，和帝下詔書説：“修築堤防溝渠，是用以順應輔助地理形勢，疏通壅塞的。現在則对此鬆懈廢弛，而不以爲責。刺史、二千石應順隨地形地勢疏導開通。不要因爲其他緣由而荒廢，從而造成麻煩和困擾，將明確執行懲罰。”

夏五月，京師大水。

夏五月，京師發大水。

秋七月己巳，司空韓稜薨。八月丙子，太常太山巢堪爲司空。九月庚戌，復置廪犧官。

秋七月己巳日，司空韓稜死去。八月丙子日，太常泰山巢堪爲司空。九月庚戌日，恢復設置廪犧官職。

冬十月，五州雨水。

冬十月，五州發生大雨水。

十二月，燒當羌豪迷唐等率種人詣闕貢獻。戊寅，梁王暢薨。

十二月，燒當羌首領迷唐等率族人到朝門行禮貢獻。戊寅日，梁王劉暢死去。

十一年春二月，遣使循行郡國，稟貸被災害不能自存者，令得漁采山林池澤，不收假税。

永元十一年春二月，和帝派遣使者循行郡國，開糧倉以賑濟被災害所迫生活不能自保的人，詔令他們可以在山林池澤捕撈采集，而不收租税。

丙午，詔郡國中都官徒及篤癃老小女徒各除半刑，其未竟三月者，皆免歸田里。

丙午日，詔令郡國中都官囚徒及病重體弱、年老、幼小及女囚徒各減半刑，那些不到三個月就可刑滿的，全都免其刑回歸田里務農。

夏四月丙寅，大赦天下。己巳，復置右校尉官。

夏四月丙寅日，大赦天下囚徒。己巳日，恢復設置右校尉官職。

秋七月辛卯，詔曰：“吏民逾僭，厚死傷生，是以舊令節之制度。頃者貴戚近親，百僚師尹，莫肯率從，有司不舉，怠放日甚。又商賈小民，或忘法禁，奇巧靡貨，流積公行。其在位犯者，當先舉正。市道小民，但且申明憲綱，勿因科令，加虐羸弱。”

秋七月辛卯日，和帝下詔書說：“吏民行事超越其名分和規矩，以過分的開銷隆重地安葬死者而鄙薄損害生者，因此舊時法令作出節制的規定。近來貴戚近親，百官師尹，都不願意順從，有關主管不去查舉過問，放任不管使之日趨過分。又有商賈小民，有的忘記法律禁令，奇譎巧詐靡麗奢費，相沿的習俗公然流行。那些在位爲官者違犯法令，應當首先檢舉查辦。對於市道小民，可以向他們申明憲綱，不要因法令，加害於羸弱之民。”

十二年春二月，旄牛徼外白狼、貗薄夷率種人内屬。

永元十二年春二月，旄牛邊界以外的白狼、貗薄夷率部族内歸朝廷。

詔貸被災諸郡民種糧。賜下貧、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及郡國流民，聽入陂池漁采，以助蔬食。

詔令向被災害所影響的各郡百姓借貸糧種。賞賜極貧窮的人、鰥、寡、孤、獨、生活不能自保的人，及郡國流民，聽任他們到山坡池塘捕撈采集，以補充菜蔬粗食。

三月丙申，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虚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爲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虚名，委任下吏，假埶行邪。是以令下而奸生，禁至而詐起。巧法析律，飾文增辭，貨行於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將何以救其咎罰？咎罰既至，復令灾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三月丙申日，和帝下詔書説：“連年不豐收，使百姓財力虚弱匱乏。京師去年一冬天没有下雪，今年春天又没有及時下雨，百姓流離失所，艱難困苦輾轉在道路上。我感到痛心疾首，不知所措。‘瞻仰昊天，何辜今人？’三公爲我的心腹，而我却未得到承天安民的策略。因此數次詔令有關主管，務必選擇那些賢良官吏。現狀仍然没有改變，爲官之人競相苛刻暴虐，侵犯百姓利益使他們憂慮愁苦，以求得自己的虚名，委任下層官吏，假藉權勢做邪惡之事。因而法令下達而奸邪滋生，禁律頒布而詐僞并起。以巧言離析法律，以辭藻增飾文章，行賄之言出於口，罪惡之事成乎手，我爲此非常擔心。公卿不思輔佐之事不明善惡之情，將用什麽來補救失誤造成的懲罰？這種懲罰已經到來，又使其災及百姓。若上下同心協力，諸多事情或許有轉機。現在賞賜天下男子爵位，每人二級，賞賜三老、孝悌、力田每人三級，賞賜平民没有登記在册的及流動人口想落户定居的每人一級；賞賜鰥、寡、孤、獨、病重體弱、生活貧窮不能自保的人糧食，每人三斛。”

壬子，賜博士員弟子在太學者布，人三匹。

夏四月，日南象林蠻夷反，郡兵討破之。

閏月，賑貸敦煌、張掖、五原民下貧者穀。

戊辰，秭歸山崩。六月，舞陽大水，賜被水灾尤貧者穀，人三斛。

秋七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九月戊午，太尉張酺免。丙寅，大司農張禹爲太尉。

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國遣使内附，賜其王金印紫綬。

是歲，燒當羌復叛。

十三年春正月丁丑，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術藝之士以充其官。

二月，任城王尚薨。

丙午，賑貸張掖、居延、朔方、日南貧民及孤、寡、羸弱不能自存者。

秋八月，詔象林民失農桑業者，賑貸種糧，稟賜下貧穀食。

己亥，北宫盛饌門閣火。

護羌校尉周鮪擊燒當羌，破之。

荆州雨水。九月壬子，詔曰："荆州比歲不節，今兹淫水爲害，餘雖頗登，而多不均浹，深惟四民農食之本，慘然懷矜。其令天下半入今年田租、芻稾；有宜以實除者，如故事。貧民假種食，皆勿收責。"

冬十一月，安息國遣使獻師子及條枝大爵。

丙辰，詔曰："幽、并、凉州户口率少，邊役衆劇，束脩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爲本。其令緣

壬子日，賞賜在太學的博士員弟子布，每人三匹。

夏四月，日南象林蠻夷反叛，郡兵前往討伐并打敗了他們。

閏月，救濟敦煌、張掖、五原百姓中非常貧窮的人糧食。

戊辰日，秭歸發生山崩。六月，舞陽發大水，賞賜被水災侵害所致而特别貧窮的人糧食，每人三斛。

秋七月辛亥初一，天上發生日食。九月戊午日，太尉張酺被免職。丙寅日，任命大司農張禹爲太尉。

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國派遣使者内歸朝廷，賜其王金印紫綬。

這一年，燒當羌又反叛。

永元十三年春正月丁丑日，和帝出行到東觀，觀覽書林，瀏覽書籍，廣泛選拔那些有學術和技藝之士以充任官吏。

二月，任城王劉尚死去。

丙午日，救濟張掖、居延、朔方、日南的貧民及孤、寡、羸弱生活不能自保的人。

秋八月，詔令象林百姓中失去農耕植桑業的人，救濟種子和糧食，爲非常貧窮的人開倉賞糧。

己亥日，北宫盛饌門閣失火。

護羌校尉周鮪攻打燒當羌，打敗了他們。

荆州連續下雨。九月壬子日，和帝下詔書説："荆州連年來氣候不正常，今年霪雨爲害，有些地方雖然豐收，但是不均匀普遍，深思四方百姓以農耕和糧食爲本，我心中慘然懷有憐憫之心。現在命令全國繳納一半今年的田租、草料；有應該以實際情况减除的，依過去的規定辦理。借給貧困百姓糧種，都不要收債。"

冬十一月，安息國派遣使者前來貢獻獅子及條枝國的鴕鳥。

丙辰日，和帝下詔書説："幽州、并州、凉州户口减少，邊防勞役所用之人力衆多，有修養能自律的官吏，進仕之路狹窄。安撫接納夷狄，

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

以人爲本。現在命令邊遠之郡人口在十萬以上的每年推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的每兩年推舉一人，五萬以下的每三年推舉一人。”

鮮卑寇右北平，遂入漁陽，漁陽太守擊破之。

鮮卑侵犯右北平，於是進入漁陽，漁陽太守派兵馬攻打并打敗了他們。

戊辰，司徒吕蓋罷。十二月丁丑，光禄勛魯恭爲司徒。

戊辰日，司徒吕蓋被罷官。十二月丁丑日，任命光禄勛魯恭爲司徒。

辛卯，巫蠻叛，寇南郡。

辛卯日，巫蠻反叛，侵犯南郡。

十四年春二月乙卯，東海王政薨。

永元十四年春二月乙卯日，東海王劉政死去。

繕修故西海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三月戊辰，臨辟雍，饗射，大赦天下。

修繕過去的西海郡，調金城西部都尉前往戍守。三月戊辰日，和帝親臨辟雍，宴飲賓客并舉行射箭之禮，大赦天下囚徒。

夏四月，遣使者督荆州兵討巫蠻，破降之。

夏四月，和帝派遣使者督師荆州兵馬討伐巫蠻，打敗并迫使他們投降。

庚辰，賑貸張掖、居延、敦煌、五原、漢陽、會稽流民下貧穀，各有差。

庚辰日，救濟張掖、居延、敦煌、五原、漢陽、會稽流離失所的貧困百姓糧食各有差等。

五月丁未，初置象林將兵長史官。六月辛卯，廢皇后陰氏，后父特進綱自殺。

五月丁未日，開始設置象林將兵長史官。六月辛卯日，廢皇后陰氏，皇后的父親特進陰綱自殺。

秋七月甲寅，詔復象林縣更賦、田租、芻藁二歲。壬子，常山王側薨。

秋七月甲寅日，詔令免除象林縣二年的更賦、田租、草料。壬子日，常山王劉側死去。

是秋，三州雨水。冬十月甲申，詔：“兖、豫、荆州今年水雨淫過，多傷農功。其令被害什四以上皆半入田租、芻藁；其不滿者，以實除之。”

這一年秋天，兖州、豫州、荆州因雨而澇。冬十月甲申日，和帝下詔説：“兖州、豫州、荆州今年蒙受過多的雨水，致使農業多受損失。現在命令被害在十分之四以上的按半數收其田租、草料；那些損失不足十分之四的，以實際情況減租。”

辛卯，立貴人鄧氏爲皇后。

辛卯日，立貴人鄧氏爲皇后。

丁酉，司空巢堪罷。十一月癸卯，大司農徐防爲司空。是歲，初復郡國上計補郎官。

丁酉日，司空巢堪被罷免。十一月癸卯日，任命大司農徐防爲司空。這一年，開始恢復設置郡國上計補郎官職。

十五年春閏月乙未，詔流民欲還歸本而無糧食者，過所實稟之，疾病加致醫藥；其不欲還歸者，勿强。二月，詔稟貸潁川、汝南、陳留、江夏、梁國、敦煌貧民。

永元十五年春閏月乙未日，詔令流離失所的百姓想要歸本還鄉而没有糧食的人，在他們所經之處官府都要給予錢糧資助，如有疾病的則應加以醫治和給予藥品；對於那些不想還歸鄉里的人，則不要勉强他們。二月，詔令救濟潁川、汝

南、陳留、江夏、梁國、敦煌等地的貧苦百姓。

夏四月甲子晦，日有食之。五月戊寅，南陽大風。

夏四月的最後一天甲子日，有日食發生。五月戊寅日，南陽有大風。

六月，詔令百姓鰥寡漁采陂池，勿收假稅二歲。

六月，詔令百姓當中的鰥夫和寡婦可以在山坡池塘采集捕撈，并且兩年不要收他們的租稅。

秋七月丙寅，濟南王錯薨。復置涿郡故安鐵官。

秋七月丙寅日，濟南王劉錯死去。恢復設置涿郡故安鐵官職。

九月壬午，南巡狩，清河王慶、濟北王壽、河閒王開并從。賜所過二千石長吏以下、三老、官屬及民百年者錢布，各有差。是秋，四州雨水。冬十月戊申，幸章陵，祠舊宅。癸丑，祠園廟，會宗室於舊廬，勞賜作樂。戊午，進幸雲夢，臨漢水而還。十一月甲申，車駕還宫，賜從臣及留者公卿以下錢布，各有差。十二月庚子，琅邪王宇薨。有司奏，以爲夏至則微陰起，靡草死，可以决小事。是歲，初令郡國以日北至案薄刑。

九月壬午日，和帝向南巡狩，清河王劉慶、濟北王劉壽、河閒王劉開一起隨從。各按等級賞賜所經之處的二千石長吏以下官員、三老、官屬及百姓中的百歲老人錢和布。這年秋天，四州因大雨而發大水。冬十月戊申日，和帝到達章陵，祭祀舊宅。癸丑日，祭祀園廟，在舊廬會見宗室族親，作樂并慰勞行賞。戊午日，和帝行進到雲夢，親臨漢水而後返回。十一月甲申日，皇帝一行返回洛陽宫，賞賜隨從大臣和留守朝政的公卿以下官員錢和布，按級分等。十二月庚子日，琅邪王劉宇死去。有關主管上奏，以爲夏至之時則微陰起，靡細之草枯死時，可以判决小罪。這一年，開始命令郡國以太陽北至之時起審理較輕的罪行。

十六年春正月己卯，詔貧民有田業而以匱乏不能自農者，貸種糧。

永元十六年春正月己卯日，詔令貧民中有田業而因資用缺乏而不能自耕的人，貸給他們糧種。

二月己未，詔兖、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傷稼，禁沽酒。夏四月，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貧民無以耕者，爲雇犂牛直。五月壬午，趙王商薨。

二月己未日，詔令兖州、豫州、徐州、冀州四州因連年多雨損傷莊稼，禁止釀酒買賣。夏四月，派遣三府掾官分别巡行四州，貧苦百姓没有能力耕種的，爲他們雇犁具和耕牛植耕田地。五月壬午日，趙王劉商死去。

秋七月，旱。戊午，詔曰："今秋稼方穗而旱，雲雨不沾，疑吏行慘刻，不宣恩澤，妄拘無罪，幽閉良善所致。其一切囚徒於法疑者勿决，以奉秋令。方察煩苛之吏，顯明其罰。"辛酉，司徒魯恭免。庚午，光禄勛張酺爲司徒。

秋七月，發生乾旱。戊午日，和帝下詔書說："今年的秋莊稼剛剛抽穗就遇到旱災，得不到雲雨浸潤，恐怕是官吏所作所爲苛刻慘酷，不廣布恩澤，妄加拘捕無罪之人，關押良善之人所導致的。現在令一切囚徒在法律上有疑問的都不要判决，以待秋月時令的時候處理。檢查那些苛刻的官吏，明確給其處罰。"辛酉日，司徒魯恭被免職。庚午日，任命光禄勛張酺爲司徒。

辛巳，詔令天下皆半入今年田租、芻稾；其被災害者，以實除之。

辛巳日，詔令全國繳納一半今年的田租、草料；那些遭受災害的人，以實際受災情况來免除

貧民受貸種糧及田租、芻稾，皆勿收責。

田租、草料。貧苦百姓所接受的糧種救濟以及田租、草料，都不要徵收賦税。

八月己酉，司徒張酺薨。冬十月辛卯，司空徐防爲司徒，大鴻臚陳寵爲司空。

八月己酉，司徒張酺死去。冬十月辛卯日，任命徐防爲司徒，任命大鴻臚陳寵爲司空。

十一月己丑，行幸緱氏，登百岯山，賜百官從臣布，各有差。

十一月己丑日，和帝巡行到緱氏，登上百岯山，各按等級賞賜隨從的百官和群臣。

北匈奴遣使稱臣貢獻。十二月，復置遼東西部都尉官。

北匈奴派遣使者向朝廷貢獻稱臣。十二月，恢復設置遼東西部都尉官職。

元興元年春正月戊午，引三署郎召見禁中，選除七十五人，補謁者、長、相。

元興元年春正月戊午日，和帝在宫中召見三署郎，選出七十五人，補充謁者、縣長、郡相的官職。

高句驪寇郡界。

高句驪侵犯遼東郡邊界。

夏四月庚午，大赦天下，改元元興。宗室以罪絶者，悉復屬籍。五月癸酉，雍地裂。

夏四月庚午日，大赦天下囚徒，改年號爲元興。宗室的人因罪而取消其顯貴地位的，全部恢復他們所屬宗室祖籍的地位。五月癸酉日，雍地發生地裂。

秋九月，遼東太守耿夔擊貊人，破之。

秋九月，遼東太守耿夔攻打貊人，打敗了他們。

冬十二月辛未，帝崩于章德前殿，年二十七。立皇子隆爲皇太子。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冬十二月辛未日，和帝崩於章德前殿，終年二十七歲。立皇子劉隆爲皇太子。賞賜天下男子爵位，每人二級，賞賜三老、孝悌、力田每人三級，百姓中没有登記在簿册及流動人口想落户安居的人每人一級；賞賜鰥、寡、孤、獨、病重體弱、生活貧窮而不能自保的人糧食，每人三斛。

自竇憲誅後，帝躬親萬機。每有灾異，輒延問公卿，極言得失。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焉。

自從竇憲被處死以後，和帝則親自料理萬機。每當遇有災異發生，則馬上請教詢問公卿，讓他們直言朝政得失。前後有八十一次降臨祥瑞，皇帝則自稱德行淺薄，都抑而不宣。舊南海郡貢獻龍眼、荔枝，每隔十里設置一驛，每隔五里一站，涉激流越險阻，死去的人不絶於路。這時有臨武長汝南唐羌，其縣與南海郡接壤，於是上書皇帝陳述其事。皇帝下詔書説："邊遠之國珍奇名貴的食物，其本意是爲舉薦貢奉祖宗神廟。假如有所傷害，這哪裏是愛民的根本。現在告誡宦官不要再接受貢獻。"由此就減省了這種做法。

論曰：自中興以後，逮于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民

論曰：自從光武中興以後，到達於永元年代，雖然有很多的盛衰變化，但各方并存互不侵

歲增，闢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漠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譯四萬。豈其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將服叛去來，自有數也？

擾，因此平民人口逐年增長，開闢疆土逐漸廣袤。揮偏師出征塞外，則漠北地區無敵；設置都護管轄西域，則四萬里内異族輾轉傳譯前來貢獻。難道是當今朝廷的統治之道超越三代，執政之術業長於前世嗎？抑或是人民的順服叛變離去歸來，原本是有運數安排的呢？

殤帝劉隆

孝殤皇帝諱隆，和帝少子也。元興元年十二月辛未夜，即皇帝位，時誕育百餘日。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孝殤皇帝名隆，是和帝的小兒子。元興元年十二月辛未日夜晚，即皇帝位，當時他纔誕生百餘日。尊皇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聽政。

北匈奴遣使稱臣，詣敦煌奉獻。

北匈奴派遣使者向朝廷稱臣，到敦煌進貢奉獻。

延平元年春正月辛卯，太尉張禹爲太傅。司徒徐防爲太尉，參録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封皇兄勝爲平原王。癸卯，光禄勛梁鮪爲司徒。

延平元年春正月辛卯日，任命太尉張禹爲太傅。任命司徒徐防爲太尉，參與掌管尚書事務，百官都聽從他的管理。封皇兄劉勝爲平原王。癸卯日，任命光禄勛梁鮪爲司徒。

三月甲申，葬孝和皇帝于慎陵，尊廟曰穆宗。

三月甲申日，在慎陵安葬孝和皇帝，尊廟號爲穆宗。

丙戌，清河王慶、濟北王壽、河間王開、常山王章始就國。夏四月庚申，詔罷祀官不在祀典者。鮮卑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追擊，戰没。丙寅，以虎賁中郎將鄧騭爲車騎將軍。司空陳寵薨。

丙戌日，清河王劉慶、濟北王劉壽、河間王劉開、常山王劉章開始到封國就任。夏四月庚申日，詔令罷免祀官不在祀典之位的人官職。鮮卑侵犯漁陽，漁陽太守張顯派兵追擊，戰死。丙寅日，以虎賁中郎將鄧騭爲車騎將軍。司空陳寵死去。

五月辛卯，皇太后詔曰："皇帝幼冲，承統鴻業，朕且權佐助聽政，兢兢寅畏，不知所濟。深惟至治之本，道化在前，刑罰在後。將稽中和，廣施慶惠，與吏民更始。其大赦天下。自建武以來諸犯禁錮，詔書雖解，有司持重，多不奉行，其皆復爲平民。"壬辰，河東垣山崩。

五月辛卯日，皇太后詔令説："皇帝年紀幼小，繼承統一大業，我將暫時輔佐幫助聽理朝政，懷着敬畏神情謹慎小心，不知所措。深思治國的根本，是道德教化在前，而行刑處罰在後。將求得中和，廣施恩惠，與官民重新開始。現在大赦天下囚徒。自從建武以來各種罪犯被禁錮，詔書雖有解脱，但有司則持重刑，多不奉行詔令，現在都免除他們的徒刑而成爲平民。"壬辰日，河東垣縣發生山崩。

六月丁未，太常尹勤爲司空。

六月丁未日，任命太常尹勤爲司空。

郡國三十七雨水。己未，詔曰："自夏以來，陰雨過節，暖氣不效，將有厥咎。寤寐憂惶，未知所由。昔夏后惡衣服，菲飲食，孔子曰'吾無

有三十七個郡國因大雨而發水。己未日，詔書説："自從入夏以來，陰雨連綿超過限度，暖氣没有徵驗，將要有所過失。我白天黑夜地憂慮惶恐，而不知所由。過去夏后不穿着華麗的服

聞然’。今新遭大憂，且歲節未和，徹膳捐服，庶有補焉。其減太官、導官、尚方、内署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

丁卯，詔司徒、大司農、長樂少府曰：“朕以無德，佐助統政，夙夜經營，懼失厥衷。思惟治道，由近及遠，先内後外。自建武之初以至于今，八十餘年，宫人歲增，房御彌廣。又宗室坐事没入者，猶托名公族，甚可愍焉。今悉免遣，及掖庭宫人，皆爲庶民，以抒幽隔鬱滯之情。諸官府、郡國、王侯家奴婢姓劉及疲癃羸老，皆上其名，務令實悉。”

秋七月庚寅，敕司隸校尉、部刺史曰：“夫天降灾戾，應政而至。閒者郡國或有水灾，妨害秋稼。朝廷惟咎，憂惶悼懼。而郡國欲獲豐穰虚飾之譽，遂覆蔽灾害，多張墾田，不揣流亡，競增户口，掩匿盗賊，令奸恶無懲，署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假貸之恩，不可數恃，自今以後，將糾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實核所傷害，爲除田租、芻稾。”

八月辛亥，帝崩。癸丑，殯于崇德前殿。年二歲。

贊曰：孝和沈烈，率由前則。王赫自中，賜命强慝。抑没祥符，登顯時德。殤世何早，平原弗克。

飾，降低飲食的規格，孔子説‘我没有異議’。現在新遭大憂患，而且年節時令不和，撤除珍膳和折減華麗的服飾，希望對局勢有所補益。要裁減太官、導官、尚方、内署各種服用的珍膳及那些靡貴華麗且很難得到的物品。”

丁卯日，詔令司徒、大司農、長樂少府説：“我以無德之身，輔佐幫助統治朝政，從早到晚細心經營，惟恐有失初衷。思考治國之道，由近及遠，先内後外。自建武之初到今天，已有八十餘年，宫人年年增多，房室器用日漸彌廣。又有宗室因罪受牽連而淪没爲奴婢進宫的人，仍然托名公族，甚爲可憐可悲。現在全部把他們免於遣送，與那些皇宫掖庭中的宫人，全部成爲庶民，以此舒解幽隔鬱抑的心情。各官府、郡國、王侯家的劉姓奴婢以及病重老弱之人，都上報其名，務必以實報知。”

秋七月庚寅日，告誡司隸校尉、部刺史説：“上天降災異，是應時政而至的。近來郡國發生水災，妨害秋莊稼的生長。朝廷自認有過失，憂心惶惶戰栗恐懼。而郡國則要虚飾獲得豐收之譽，於是掩蔽災害之情，多置墾田，不考慮百姓流失，競相增加户口，以掩護藏匿盗賊，使奸淫邪惡得不到懲罰，官署任用官員不按能力標準，選舉之事違反常理，貪婪苛刻殘忍狠毒，延及善良的人。刺史則垂頭不視塞耳不聞，偏袒下僚，‘不畏於天，不愧於人’。借貸之恩，不可屢屢依恃，自從現在往後，將按刑罰來糾正這些。令二千石長吏應各自核實傷害災情，從而免除田租、草料。”

八月辛亥日，孝殤帝駕崩。癸丑日，在崇德前殿停放靈柩。時年二歲。

贊曰：孝和沉静剛烈，全部遵循前代的法則。君王赫然震怒，下令誅殺作惡之人。隱没祥符，登顯時德。殤世建立過早，平原因疾不立。

後漢書卷五

本紀第五

安帝紀

恭宗孝安皇帝諱祜，肅宗孫也。父清河孝王慶，母左姬。帝自在邸第，數有神光照室，又有赤蛇盤於床第之閒。年十歲，好學史書，和帝稱之，數見禁中。

延平元年，慶始就國，鄧太后特詔留帝清河邸。

八月，殤帝崩，太后與兄車騎將軍鄧騭定策禁中。其夜，使騭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帝，齋于殿中。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群臣陪位，引拜帝爲長安侯。皇太后詔曰："先帝聖德淑茂，早弃天下。朕奉皇帝，夙夜瞻仰日月，冀望成就。豈意卒然顛沛，天年不遂，悲痛斷心。朕惟平原王素被痼疾，念宗廟之重，思繼嗣之統，唯長安侯祜質性忠孝，小心翼翼，能通《詩》、《論》，篤學樂古，仁惠愛下。年已十三，有成人之志。親德係後，莫宜於祜。《禮》'昆弟之子猶己子'；《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其以祜爲孝和皇帝嗣，奉承祖宗，案禮儀奏。"又作策命曰："惟延平元年秋八月癸丑，皇太后曰：咨長安侯祜：孝和皇帝懿德巍巍，光于四海；大行皇帝不永天年。朕惟侯孝章帝世嫡皇孫，謙恭慈順，在孺而勤，宜奉郊

恭宗孝安皇帝名祜，是肅宗的孫子。父親是清河孝王劉慶，母親是左姬。皇帝自己在官舍裏，多次出現神異的光彩照耀室内，還有赤蛇盤曲在床鋪中間。年僅十歲，愛好學習史書，和帝稱贊他，多次在宫中召見他。

延平元年，劉慶開始到封國去，鄧太后特下詔令留皇帝在清河官邸裏。

八月，殤帝崩，太后與他哥哥車騎將軍鄧騭在宫中策劃決定。當天夜裏，派鄧騭持符節，用王青蓋車迎接皇帝，在殿中齋戒。皇太后親臨崇德殿，百官都穿節日禮服，群臣陪伴，引導拜請皇帝爲長安侯。皇太后下詔書説："先皇品德最完美，過早地抛棄天下。我侍奉皇帝，從早到晚瞻仰日月，希望成就大業。哪裏會想到他突然倒下了，歲數不會遂人的心願，使人痛斷肝腸。我考慮到平原王長期患了不治的病，想到宗廟祭祀的重大，思考繼承國家大統，衹有長安侯劉祜品質忠孝，小心謹慎，能通曉《詩經》、《論語》，專心致志地學習古代禮樂，仁慈惠愛下民。年歲已有十三，有成人的志向。親承聖德而維係後世，没有比劉祜更好的了。《禮書》有'兄弟的兒子猶如自己的兒子'；《春秋》裏有這樣的理論，過繼給他人作後嗣就是他人的兒子，不能因爲没有得到父親的允許就謝絶祖父的命令。現在就讓劉祜爲孝和皇帝的繼承人，繼承祖宗的業績，按照禮儀奏議。"又作策書説："在延平元年秋八月癸丑日，皇太后説：咨長安侯劉祜：孝和皇帝的美德像雄偉的高山，恩光普照四海；皇

廟，承統大業。今以侯嗣孝和皇帝後。其審君漢國，允執其中。‘一人有慶，萬民賴之。’皇帝其勉之哉!”讀策畢，太尉奉上璽綬，即皇帝位，年十三。太后猶臨朝。

帝去世享年不長。我考慮衹有長安侯劉祜是孝章皇帝世嫡皇孫，品性謙虛恭敬而又慈愛和順，在小孩時就勤奮學習，應該侍奉郊廟祭天，承受漢室傳統大業。現在立長安侯繼承孝和皇帝之後。你要謹慎地君臨漢國，精誠專一。‘一人有喜慶，萬民依賴他。’皇帝你要努力去治理國家啊!”宣讀策書完畢之後，太尉奉上皇帝大印，長安侯即皇帝位，年僅十三歲。太后仍然臨朝聽政。

九月庚子，謁高廟。辛丑，謁光武廟。六州大水。己未，遣謁者分行虛實，舉灾害，賑乏絶。丙寅，葬孝殤皇帝于康陵。乙亥，隕石于陳留。西域諸國叛，攻都護任尚，遣副校尉梁慬救尚，擊破之。

九月庚子日，拜謁高祖廟。辛丑日，拜謁光武廟。有六個州發大水。己未日，派遣謁者分别到各地察看實際情况，報告災害的結果，救濟窮困的人。丙寅日，葬孝殤皇帝於康陵。乙亥日，有隕石落在陳留。西域各國叛亂，攻擊都護任尚，派遣副校尉梁慬援救任尚，擊敗了他們。

冬十月，四州大水，雨雹。詔以宿麥不下，賑賜貧人。

冬十月，有四個州發大水，下冰雹。皇帝下令因冬麥無收成，救濟貧困的人。

十二月甲子，清河王薨，使司空持節吊祭，車騎將軍鄧騭護喪事。乙酉，罷魚龍曼延百戲。

十二月甲子，清河王薨，派司空持符節前去吊祭，車騎將軍鄧騭主持辦理喪事。乙酉日，命令停止表演魚龍曼延等各種戲目。

永初元年春正月癸酉朔，大赦天下。蜀郡徼外羌内屬。戊寅，分犍爲南部爲屬國都尉。稟司隸、兗、豫、徐、冀、并州貧民。

永初元年春正月癸酉初一，大赦天下。蜀郡邊境外羌人内附。戊寅日，分犍爲南部爲屬國都尉。司隸、兗、豫、徐、冀、并等州官府開倉供給貧民糧食。

二月丙午，以廣成游獵地及被灾郡國公田假與貧民。丁卯，分清河國封帝弟常保爲廣川王。庚午，司徒梁鮪薨。

二月丙午日，把廣成游獵的土地以及受災郡國的公田借給貧民耕種。丁卯日，分清河國封給皇帝的兄弟劉常保爲廣川王。庚午日，司徒梁鮪去世。

三月癸酉，日有食之。詔公卿内外衆官、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之士、明政術、達古今、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己卯，永昌徼外僬僥種夷貢獻内屬。甲申，葬清河孝王，贈龍旗、虎賁。

三月癸酉日，有日食發生。皇帝令朝廷公卿等内外官員、郡國守相、舉薦賢良方正、有方術的人士、瞭解政治學術、通達古今、能直言不諱地規勸的，各一人。己卯日，永昌邊境外僬僥種夷貢獻物品内附。甲申日，葬清河孝王，贈舉龍旗、虎賁儀仗送葬。

夏五月甲戌，長樂衛尉魯恭爲司徒。丁丑，詔封北海王睦孫壽光侯普爲北海王。九真徼外夜郎蠻夷舉土内屬。

夏五月甲戌日，長樂衛尉魯恭被任命爲司徒。丁丑日，皇帝下令封北海王劉睦孫壽光侯劉普爲北海王。九真境外夜郎蠻夷全境内附。

六月戊申，爵皇太后母陰氏爲新

六月戊申日，封皇太后母親陰氏爲新野君的

野君。丁巳，河東地陷。壬戌，罷西域都護。先零種羌叛，斷隴道，大爲寇掠，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丁卯，赦除諸羌相連結謀叛逆者罪。

爵位。丁巳日，河東出現地陷。壬戌日，罷免西域都護。先零種羌叛變，截斷隴道，大肆搶掠，派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伐他們。丁卯日，赦免各羌互相勾結陰謀叛亂人的罪行。

秋九月庚午，詔三公明申舊令，禁奢侈，無作浮巧之物，殫財厚葬。是日，太尉徐防免。辛未，司空尹勤免。癸酉，調揚州五郡租米，贍給東郡、濟陰、陳留、梁國、下邳、山陽。丁丑，詔曰："自今長吏被考竟未報，自非父母喪無故輒去職者，劇縣十歲、平縣五歲以上，乃得次用。"壬午，詔太僕、少府減黄門鼓吹，以補羽林士；厩馬非乘輿常所御者，皆減半食；諸所造作，非供宗廟園陵之用，皆且止。丙戌，詔死罪以下及亡命贖，各有差。庚寅，太傅張禹爲太尉，太常周章爲司空。

秋九月庚午日，皇帝令三公明確重申舊有法令，禁止奢侈，不要作浮華奇巧的物品，耗盡財物隆重辦理喪葬。這一天，太尉徐防被免職。辛未日，司空尹勤被免職。癸酉日，調運揚州五郡的租米，供給東郡、濟陰、陳留、梁國、下邳、山陽等地。丁丑日，詔書説："自今以後長吏被考查尚未作答覆的，除非是父母喪亡無故就離職的人，大縣十年、平縣五年以上，纔能依次任用。"壬午日，皇帝令太僕、少府減去黄門鼓吹手，將他們補充羽林軍；厩中養的馬匹不是皇帝經常駕車的，都減少一半飼料喂養；各種建造，不是爲了供宗廟陵園所用的，都暫時停止修建。丙戌日，皇帝下令凡犯死罪以下以及逃亡的贖罪，根據犯罪輕重各有差别。庚寅日，太傅張禹任太尉，太常周章任司空。

冬十月，倭國遣使奉獻。辛酉，新城山泉水大出。

冬十月，倭國派遣使者奉獻禮物。辛酉日，新城山泉水大量涌出。

十一月丁亥，司空周章密謀廢立，策免，自殺。戊子，敕司隸校尉、冀并二州刺史："民訛言相驚，弃捐舊居，老弱相携，窮困道路。其各敕所部長吏，躬親曉喻。若欲歸本郡，在所爲封長檄；不欲，勿强。"

十一月丁亥日，司空周章密謀廢立皇帝，策令免職，自殺。戊子日，警告司隸校尉、冀并二州刺史："百姓被謡言互相驚恐，捨棄舊的房屋，老弱相互扶持，流浪在路途上忍飢挨餓。你們各自命令所屬長吏，親自去勸説。如果想回到原來郡縣的，所在官府爲他們發通行證；不想回去的，不要强求。"

十二月乙卯，潁川太守張敏爲司空。

十二月乙卯日，潁川太守張敏任司空。

是歲，郡國十八地震；四十一雨水，或山水暴至；二十八大風，雨雹。

這一年，有十八個郡國發生地震；四十一個縣下雨發大水，或者山洪暴發；二十八個縣颳大風，下冰雹。

二年春正月，稟河南、下邳、東萊、河内貧民。車騎將軍鄧騭爲種羌所敗於冀西。

二年春正月，河南、下邳、東萊、河内官府開倉供給貧困百姓糧食。車騎將軍鄧騭被種羌打敗於冀西。

二月乙丑，遣光禄大夫樊準、吕倉分行冀兗二州，稟貸流民。

二月乙丑日，派遣光禄大夫樊準、吕倉分别到冀兗二州，開官倉借貸給流浪百姓糧食。

夏四月甲寅，漢陽城中火，燒殺三千五百七十人。

五月，旱。丙寅，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録囚徒，賜河南尹、廷尉、卿及官屬以下各有差，即日降雨。

六月，京師及郡國四十大水，大風，雨雹。

秋七月戊辰，詔曰："昔在帝王，承天理民，莫不據璇機玉衡，以齊七政。朕以不德，遵奉大業，而陰陽差越，變異并見，萬民飢流，羌貊叛戾。夙夜克己，憂心京京。閒令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遠求博選，開不諱之路，冀得至謀，以鑒不逮，而所對皆循尚浮言，無卓爾異聞。其百僚及郡國吏人，有道術明習灾異陰陽之度璇機之數者，各使指變以聞。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衍幽隱，朕將親覽，待以不次，冀獲嘉謀，以承天誡。"

閏月辛丑，廣川王常保薨，無子，國除。癸未，蜀郡徼外羌舉土内屬。

九月庚子，詔王國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其經明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

冬十月庚寅，稟濟陰、山陽、玄菟貧民。征西校尉任尚與先零羌戰于平襄，尚軍敗績。

十一月辛酉，拜鄧騭爲大將軍，徵還京師，留任尚屯隴右。先零羌滇零稱天子於北地，遂寇三輔，東犯

夏四月甲寅日，漢陽城中發生火災，燒死三千五百七十人。

五月，天旱。丙寅日，皇太后到洛陽寺及若盧監獄，考查囚徒，賞賜河南尹、廷尉、卿及官屬以下各有差别，即日降雨。

六月，京師及四十個郡國發大水，颳大風，下冰雹。

秋七月戊辰，詔書説："從前在位的帝王，承受天意而管理人民，没有不是根據璇機玉衡對天體的觀察，來調整四季天地人之間的關係。我因爲没有功德，却遵奉天命繼承大業，而陰陽運行錯亂，災荒變亂同時出現，萬民飢餓流離失所，羌貊叛變。日夜克制自己，憂愁没完没了。現在命令公卿郡國推薦賢良方正，到遠處和很大的範圍内去尋求選拔，開通不諱言的規勸之路，希望得到最好的謀略，用來照見我想不到的地方，而我所面對的都是因循崇尚華而不實的言詞，没有卓越的見識。你們百官及郡國的官吏和百姓，有道德學術通曉災異陰陽變化的推測以及璇機的規律的人，各自讓他們指出變異的預兆報告朝廷。二千石長吏明白地用詔書，廣泛地去把隱居的引導出來，我要親自進行觀察，對待他們不分先後，希望獲得好的謀略，用來報答上天的警誡。"

閏月辛丑日，廣川王劉常保去世，没有兒子，國被廢黜。癸未日，蜀郡邊境外羌全境來内附。

九月庚子日，皇帝令王國官員墨綬以下至郎、謁者，那些精通經義的任博士，住鄉里有廉潔孝順名聲的，才能可擔任管理百姓的人，國相每年登記名字，統計一同報送尚書，公府通盤調遣，讓他們到朝外去補充空缺。

冬十月庚寅日，濟陰、山陽、玄菟開官倉供給貧困百姓糧食。征西校尉任尚與先零羌戰於平襄，任尚軍隊被打敗。

十一月辛酉日，拜鄧騭爲大將軍，徵召回京師，留任尚屯兵隴右。先零羌滇零自稱天子在北地，便侵犯三輔，往東侵犯趙、魏，往南進入

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

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

十二月辛卯，稟東郡、鉅鹿、廣陽、安定、定襄、沛國貧民。廣漢塞外參狼羌降，分廣漢北部爲屬國都尉。

十二月辛卯日，東郡、鉅鹿、廣陽、安定、定襄、沛國開官倉供給貧困百姓糧食。廣漢邊境以外參狼羌投降，分廣漢北部爲屬國都尉。

是歲，郡國十二地震。

這一年，十二個郡國發生地震。

三年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大赦天下。賜王、主、貴人、公、卿以下金帛各有差；男子爲父後，及三老、孝悌、力田爵，人二級，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遣騎都尉任仁討先零羌，不利，羌遂破没臨洮。高句驪遣使貢獻。

三年春正月庚子日，皇帝舉行加冠儀式。大赦天下。賞賜王、主、貴人、公、卿以下官員金帛各有差别；男子爲父後，及三老、孝悌、力田的爵位，每人二級，流離失所的百姓想登記落户的每人一級。派遣騎都尉任仁討伐先零羌，失敗，羌便攻陷臨洮。高句驪派遣使臣來貢獻物品。

三月，京師大飢，民相食。壬辰，公卿詣闕謝。詔曰："朕以幼冲，奉承鴻業，不能宣流風化，而感逆陰陽，至令百姓飢荒，更相啖食。永懷悼嘆，若墜淵水。咎在朕躬，非群司之責，而過自貶引，重朝廷之不德。其務思變復，以助不逮。"癸巳，詔以鴻池假與貧民。壬寅，司徒魯恭免。夏四月丙寅，大鴻臚九江夏勤爲司徒。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爲關内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各有差。己巳，詔上林、廣成苑可墾闢者，賦與貧民。甲申，清河王虎威薨。五月丙申，封樂安王寵子延平爲清河王。丁酉，沛王正薨。癸丑，京師大風。

三月，京師發生大饑荒，出現人吃人的現象。壬辰日，公卿到朝廷謝罪。詔書説："我因年幼無知，繼承鴻大基業，不能宣揚風俗教化，而影響陰陽不調和，致使百姓遭受饑荒，更加嚴重的是人吃人。我心裏感到無限的悲哀，好像墜入深淵之中。罪過在我身上，不是各位主管的責任，而承擔過錯自我譴責，重在朝廷没有功德。你們一定要考慮變異一再出現的原因，輔助我考慮不到的地方。"癸巳日，皇帝令把鴻池借給貧困百姓耕種。壬寅日，司徒魯恭被免官。夏四月丙寅日，大鴻臚九江夏勤任司徒。三公因國家用費不足，奏議令官吏和百姓交納錢穀，就能授給關内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等交錢穀各有差别。己巳日，皇帝下令上林、廣成苑可以開墾的，交給貧困百姓。甲申日，清河王虎威薨。五月丙申日，封樂安王劉寵的兒子劉延平爲清河王。丁酉日，沛王劉正薨。癸丑日，京師颳大風。

六月，烏桓寇代郡、上谷、涿郡。

六月，烏桓侵犯代郡、上谷、涿郡。

秋七月，海賊張伯路等寇略緣海九郡，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討破之。庚子，詔長吏案行在所，皆令種宿麥蔬食，務盡地力，其貧者給種餉。

秋七月，海盗張伯路等搶掠沿海九郡，派遣侍御史龐雄督促州郡兵討伐打敗他們。庚子日，皇帝令長吏察訪巡行暫住處所，都讓種冬麥和蔬菜，一定要地盡其用，那些貧困的供給種子和飯食。

九月，雁門烏桓及鮮卑叛，敗五原郡兵於高渠谷。

冬十月，南單于叛，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十一月，遣行車騎將軍何熙討之。

十二月辛酉，郡國九地震。乙亥，有星孛于天苑。

是歲，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雹。并涼二州大飢，人相食。

四年春正月元日，會，徹樂，不陳充庭車。辛卯，詔以三輔比遭寇亂，人庶流冗，除三年逋租、過更、口筭、芻稾；稟上郡貧民各有差。海賊張伯路復與勃海、平原劇賊劉文河、周文光等攻厭次，殺縣令，遣御史中丞王宗督青州刺史法雄討破之。度遼將軍梁慬、遼東太守耿夔討破南單于於屬國故城。丙午，詔減百官及州郡縣奉各有差。

二月丁巳，稟九江貧民。南匈奴寇常山。乙丑，初置長安、雍二營都尉官。乙亥，詔自建初以來，諸祅言它過坐徙邊者，各歸本郡；其没入官爲奴婢者，免爲庶人。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脱誤，是正文字。

三月，南單于降。先零羌寇褒中，漢中太守鄭勤戰歿。徙金城郡都襄武。戊子，杜陵園火。癸巳，郡國九地震。夏四月，六州蝗。丁丑，大赦天下。秋七月乙酉，三郡大水。己卯，騎都尉任仁下獄死。

九月甲申，益州郡地震。

冬十月甲戌，新野君陰氏薨，使司空持節護喪事。大將軍鄧騭罷。

五年春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丙戌，郡國十地震。己丑，太尉張禹免。甲申，光禄勛李脩爲太尉。

九月，雁門烏桓及鮮卑叛變打敗五原郡軍隊於高渠谷。

冬十月，南單于叛變，圍攻中郎將耿种於美稷。十一月，派遣兼任車騎將軍何熙討伐他們。

十二月辛酉日，九個郡國發生地震。乙亥日，有彗星在天苑星座出現。

這一年，京師及四十一個郡國下冰雹。并涼二州大饑荒，出現人吃人的現象。

四年春正月初一，朝會，撤銷演奏禮樂的儀式，不陳列充庭車等物品。辛卯日，皇帝下令因三輔連年遭受搶掠戰亂之害，百姓流落四方，免除三年欠下的田租、更税、人丁税、草料；開上郡官倉供給貧民糧食各有差别。海盜張伯路又與勃海、平原大盜劉文河、周文光等攻打厭次，殺縣令，派遣御史中丞王宗督青州刺史法雄討伐打敗他們。度遼將軍梁慬、遼東太守耿夔討伐打敗南單于於屬國故城。丙午日，皇帝下令減少百官及州郡縣官吏俸禄各有差别。

二月丁巳日，開九江官倉供給貧困百姓糧食。南匈奴侵犯常山。乙丑日，開始設置長安、雍二營都尉官。乙亥日，皇帝下令自建初年間以來，凡受各種妖言或其他過錯牽連遷移到邊疆去的，各自回到原來的郡；那些没收入官爲奴婢的，免除奴婢爲平民百姓。皇帝命令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理脱漏訛誤，訂正文字。

三月，南單于投降。先零羌侵犯褒中，漢中太守鄭勤戰死。遷移金城郡的首府到襄武。戊子日，杜陵陵園發生火災。癸巳日，九個郡國發生地震。夏四月，六個州出現蝗蟲災害。丁丑日，大赦天下。秋七月乙酉日，三個郡發大水。己卯日，騎都尉任仁被關入獄死去。

九月甲申日，益州郡發生地震。

冬十月甲戌日，新野君陰氏去世，使司空持符節主持辦理喪事。大將軍鄧騭被罷官。

五年春正月庚辰初一，有日食發生。丙戌日，十個郡國發生地震。己丑日，太尉張禹被免職。甲申日，光禄勛李脩任太尉。

二月丁卯，詔省減郡國貢獻太官口食。先零羌寇河東，遂至河內。

二月丁卯日，皇帝下令減少郡國貢獻和太官的口糧。先零羌侵犯河東，隨後到河內。

三月，詔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夫餘夷犯塞，殺傷吏人。

三月，皇帝下令把隴西首府遷往襄武，安定遷往美陽，北地遷往池陽，上郡遷往衙。夫餘夷侵犯邊塞，殺傷官吏人民。

閏月丁酉，赦涼州河西四郡。戊戌，詔曰："朕以不德，奉郊廟，承大業，不能興和降善，爲人祈福。災異蜂起，寇賊縱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匱乏，疲於徵發。重以蝗蟲滋生，害及成麥，秋稼方收，甚可悼也。朕以不明，統理失中，亦未獲忠良以毗闕政。傳曰：'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將焉用彼相矣。'公卿大夫將何以匡救，濟斯艱厄，承天誡哉？蓋爲政之本，莫若得人，褒賢顯善，聖制所先。'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輔不逮。其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與衆卓異者，并遣詣公車，朕將親覽焉。"

閏月丁酉日，赦涼州河西四郡。戊戌日，詔書説："我因爲没有功德，侍奉郊廟祭天，承受國家大業，不能够振興和平普施恩惠，爲百姓祈求幸福。各種各樣的災荒不斷發生，盜匪四處横行，夷狄擾亂華夏，戰争没有停息，百姓窮困，疲於東征西討。加上蝗蟲滋生，傷害到成熟的麥子，秋莊稼正在收穫，使人非常痛惜啊。我因爲不明智，總理國家有偏差，也没有獲得忠臣良相來裨補缺漏。傳中説：'跌倒了不去扶起來，有危險不去拉一把，還用那些助手做什麽？'公卿大夫將用什麽來補救我的失誤，度過這艱難困苦的時刻，承受上天的警戒呢？所以治理國家的根本，不如獲取人才，褒獎賢人表揚善良，聖人的制度規定在先。'有才能的人很多，文王所以得到安寧。'思念獲得忠臣良將正直的人，輔助我考慮不周到的地方。現在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諸侯相等推舉賢良方正，有道德學術、通達政治教化、能直言不諱地規勸的人士，各一人，以及最孝順和超群出衆的卓越人才，并派遣公車送來，我將親自觀察他們。"

六月甲辰，樂成王巡薨。

六月甲辰日，樂成王劉巡去世。

秋七月己巳，詔三公、特進、九卿、校尉，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帥者。

秋七月己巳，皇帝令三公、特進、九卿、校尉，舉薦列將子孫中通曉作戰布陣能任將帥的人。

九月，漢陽人杜琦、王信叛，與先零諸種羌攻陷上邽城。十二月，漢陽太守趙博遣客刺殺杜琦。

九月，漢陽人杜琦、王信叛變，同先零羌及諸種羌攻陷上邽城。十二月，漢陽太守趙博派遣刺客暗殺杜琦。

是歲，九州蝗，郡國八雨水。

這一年，有九個州出現蝗蟲災害，八個郡國下雨發大水。

六年春正月庚申，詔越巂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郡置萬歲苑，犍爲置漢平苑。

六年春正月庚申日，皇帝令越巂設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郡設置萬歲苑，犍爲設置漢平苑。

三月，十州蝗。

三月，有十個州發生蝗蟲爲害。

夏四月乙丑，司空張敏罷。己卯，太常劉愷爲司空。

五月，旱。丙寅，詔令中二千石下至黄綬，一切復秩還贖，賜爵各有差。戊辰，皇太后幸雒陽寺，録囚徒，理冤獄。

六月壬辰，豫章、員谿、原山崩。辛巳，大赦天下。遣侍御史唐喜討漢陽賊王信，破斬之。

冬十一月辛丑，護烏桓校尉吴祉下獄死。

是歲，先零羌滇零死，子零昌復襲僞號。

七年春正月庚戌，皇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

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

夏四月乙未，平原王勝薨。丙申晦，日有食之。五月庚子，京師大雩。

秋，護羌校尉侯霸、騎都尉馬賢破先零羌。

八月丙寅，京師大風，蝗蟲飛過洛陽。詔賜民爵。郡國被蝗傷稼十五以上，勿收今年田租；不滿者，以實除之。

九月，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賑給南陽、廣陵、下邳、彭城、山陽、廬江、九江飢民；又調濱水縣穀輸敖倉。

元初元年春正月甲子，改元元初。賜民爵，人二級，孝悌、力田人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産、同産子，民脱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穀，人三斛；貞婦帛，人一匹。

二月己卯，日南地坼。三月癸酉，日有食之。

夏四月丁酉，大赦天下。京師及

夏四月乙丑日，司空張敏被罷官。己卯日，太常劉愷任司空。

五月，天旱。丙寅日，皇帝令中二千石以下至黄綬等官員，一律恢復爵級返還贖金，賞賜爵位各有差别。戊辰日，皇太后到雒陽寺，查訊囚徒罪狀，清理冤獄。

六月壬辰，豫章、員谿、原山發生山崩。辛巳日，大赦天下。派遣侍御史唐喜討伐漢陽盗匪王信，打敗殺了他。

冬十一月辛丑日，護烏桓校尉吴祉被監禁而死。

這一年，先零羌滇零死，他兒子零昌又繼承襲僞稱號。

七年春正月庚戌日，皇太后率領大臣命婦們拜謁宗廟。

二月丙午日，十八個郡國發生地震。

夏四月乙未日，平原王劉勝去世。丙申日爲當月末日，有日食發生。五月庚子日，京師大旱舉行祈雨儀式。

秋，護羌校尉侯霸、騎都尉馬賢打敗先零羌。

八月丙寅日，京師颳大風，蝗蟲飛過洛陽。皇帝令賞賜百姓爵位。郡國遭受蝗蟲傷害的莊稼十成傷害五成以上的，不收今年田租；不滿五成的，按實際傷害的成數減免。

九月，調運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的租米，救濟南陽、廣陵、下邳、彭城、山陽、廬江、九江受饑荒的百姓；又調運沿水路縣份的穀糧到敖倉。

元初元年春正月甲子日，改年號爲元初。賞賜百姓爵位，每人二級，孝悌、力田每人三級，爵級超過公乘的，必須移授給兒子或者同母兄弟、同母兄弟的兒子，百姓在户籍上無名及流離失所想登記落户的每人一級；鰥、寡、孤、獨、殘廢、貧窮不能自己生存的，每人糧食三斛；貞潔婦女，每人帛一匹。

二月己卯日，日南發生地裂。三月癸酉日，有日食發生。

夏四月丁酉日，大赦天下。京師及五個郡國

郡國五旱、蝗。詔三公、特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舉敦厚質直者，各一人。

五月，先零羌寇雍城。

六月丁巳，河東地陷。

秋七月，蜀郡夷寇蠶陵，殺縣令。

九月乙丑，太尉李脩罷。先零羌寇武都、漢中，絕隴道。辛未，大司農山陽司馬苞爲太尉。

冬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先零羌敗涼州刺史皮陽於狄道。乙卯，詔除三輔三歲田租、更賦、口算。

十一月。是歲，郡國十五地震。

二年春正月，詔稟三輔及并、涼六郡流冗貧人。蜀郡青衣道夷奉獻內屬。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以溉民田。

二月戊戌，遣中謁者收葬京師客死無家屬及棺槨朽敗者，皆爲設祭；其有家屬，尤貧無以葬者，賜錢人五千。辛酉，詔三輔、河內、河東、上黨、趙國、太原各修理舊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疇。

三月癸亥，京師大風。先零羌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討之。

夏四月丙午，立貴人閻氏爲皇后。

五月，京師旱，河南及郡國十九蝗。甲戌，詔曰："朝廷不明，庶事失中，災異不息，憂心悼懼。被蝗以來，七年于茲，而州郡隱匿，裁言頃畝。今群飛蔽天，爲害廣遠，所言所見，寧相副邪？三司之職，內外是監，既不奏聞，又無舉正。天災至重，欺罔罪大。今方盛夏，且復假貸，以觀厥後。其務消救災眚，安輯黎元。"

天旱，發生蝗災。皇帝令三公、特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等舉薦淳樸正直的，各一人。

五月，先零羌侵犯雍城。

六月丁巳日，河東發生地陷。

秋七月，蜀郡夷侵犯蠶陵，殺縣令。

九月乙丑日，太尉李脩被罷官。先零羌侵犯武都、漢中，截斷隴中通道。辛未日，大司農山陽司馬苞任太尉。

冬十月戊子初一，有日食發生。先零羌打敗涼州刺史皮陽於狄道。乙卯日，皇帝令免除三輔三年田租、更賦、人丁稅。

十一月。這一年，十五個郡國發生地震。

二年春正月，皇帝令三輔及并、涼六郡開官倉供給流離失所的貧苦百姓。蜀郡青衣道夷貢獻物品內附。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的河道，用來灌溉民田。

二月戊戌日，派遣中謁者收埋那些外地流落京師而死無家屬認領以及棺槨朽壞的人，都爲他們設靈牌祭奠；那些有家屬，但特別貧困而無力埋葬的，賜給錢每人五千。辛酉日，皇帝令三輔、河內、河東、上黨、趙國、太原各地修理舊渠，疏通水道，用來灌溉公田和私田。

三月癸亥日，京師颳大風。先零羌侵犯益州，派遣中郎將尹就討伐他們。

夏四月丙午日，立貴人閻氏爲皇后。

五月，京師天旱，河南及十九個郡國發生蝗蟲災害。甲戌日，詔書說："朝廷不清明，許多事情處理有偏差，災荒怪異之事不停息，令人憂心恐懼。自遭受蝗蟲災害以來，到現在已七年了，而州郡隱瞞實情，纔說百來十畝。今天蝗蟲成群飛過遮天蔽日，爲害的地區廣大，所說的同所見的，怎麽能相符呢？三司的職責，是對朝廷內外進行監察，既不奏報，又不檢舉糾正。天災最重，欺騙蒙蔽更是罪大惡極。現在正是盛夏，暫且再次寬容，以便觀察今後的表現。你們一定要消滅災害和救助災區，安排好老百姓的生活。"

六月丙戌，太尉司馬苞薨。洛陽新城地裂。

秋七月辛巳，太僕太山馬英爲太尉。

八月，遼東鮮卑圍無慮縣。九月，又攻夫犂營，殺縣令。壬午晦，日有食之。

冬十月，遣中郎將任尚屯三輔。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馮翊、扶風屯，妻子自隨，占著所在；女子勿輸。亡命死罪以下贖，各有差。其吏人聚爲盜賊，有悔過者，除其罪。乙未，右扶風仲光、安定太守杜恢、京兆虎牙都尉耿溥與先零羌戰於丁奚城，光等大敗，并沒。左馮翊司馬鈞下獄，自殺。

十一月庚申，郡國十地震。

十二月，武陵澧中蠻叛，州郡擊破之。己酉，司徒夏勤罷。庚戌，司空劉愷爲司徒，光祿勛袁敞爲司空。

三年春正月甲戌，修理太原舊溝渠，溉灌官私田。東平陸上言木連理。蒼梧、鬱林、合浦蠻夷反叛。二月，遣侍御史任逴督州郡兵討之。郡國十地震。三月辛亥，日有食之。丙辰，赦蒼梧、鬱林、合浦、南海吏人爲賊所迫者。

夏四月，京師旱。

五月，武陵蠻復叛，州郡討破之。癸酉，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匈奴擊先零羌於靈州，破之。越巂徼外夷舉種內屬。

六月，中郎將任尚遣兵擊破先零羌於丁奚城。

秋七月，武陵蠻復叛，州郡討平之。緱氏地坼。

九月辛巳，趙王宏薨。

冬十一月，蒼梧、鬱林、合浦蠻

六月丙戌日，太尉司馬苞薨。洛陽新城地區發生地裂。

秋七月辛巳，太僕太山馬英任太尉。

八月，遼東鮮卑圍攻無慮縣。九月，又攻擊夫犂營，殺縣令。壬午日爲月末，有日食發生。

冬十月，派遣中郎將任尚屯兵三輔。皇帝令郡國中都官對監禁囚犯減死罪一等，不進行鞭笞，送到馮翊、扶風屯守，妻兒自行跟隨，落籍在屯守地；女子不送去。逃亡及死罪以下的允許贖罪，贖金各有差別。那些官吏百姓聚集爲盜賊，有悔過的，免除他們的罪。乙未日，右扶風仲光、安定太守杜恢、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同先零羌戰於丁奚城，仲光等大敗，全軍覆没。左馮翊司馬鈞被監禁，自殺。

十一月庚申，十個郡國發生地震。

十二月，武陵澧中蠻叛變，州郡打敗了他們。己酉日，司徒夏勤被罷官。庚戌日，司空劉愷任司徒，光禄勛袁敞任司空。

三年春正月甲戌日，修理太原舊溝渠，灌溉官田和私田。東平陸上奏説發現連理木。蒼梧、鬱林、合浦蠻夷反叛。二月，派遣侍御史任逴督促州郡兵去討伐他們。十個郡國發生地震。三月辛亥日，有日食發生。丙辰日，赦免蒼梧、鬱林、合浦、南海官吏和百姓被叛賊脅迫而參加叛亂的。

夏四月，京師天旱。

五月，武陵蠻又叛變，州郡討伐打敗了他們。癸酉日，度遼將軍鄧遵率領南匈奴攻擊先零羌於靈州，打敗他們。越巂境外夷全部内附。

六月，中郎將任尚派遣軍隊打敗先零羌在丁奚城。

秋七月，武陵蠻又反叛，州郡討伐平定他們。緱氏發生地裂。

九月辛巳日，趙王劉宏薨。

冬十一月，蒼梧、鬱林、合浦蠻夷投降。丙

夷降。丙戌，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癸卯，郡國九地震。

十二月丁巳，任尚遣兵擊破先零羌於北地。

四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乙卯，大赦天下。壬戌，武庫災。

夏四月戊申，司空袁敞薨。己巳，鮮卑寇遼西，遼西郡兵與烏桓擊破之。

五月丁丑，太常李郃爲司空。

六月戊辰，三郡雨雹。

秋七月辛丑，陳王鈞薨。京師及郡國十雨水。詔曰："今年秋稼茂好，垂可收穫，而連雨未霽，懼必淹傷。夕惕惟憂，思念厥咎。夫霖雨者，人怨之所致。其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鄉吏因公生奸，爲百姓所患苦者，有司顯明其罰。又《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粥，糠秕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違詔書養老之意。其務崇仁恕，賑護寡獨，稱朕意焉。"

九月，護羌校尉任尚使客刺殺叛羌零昌。

冬十一月己卯，彭城王恭薨。

十二月，越巂夷寇遂久，殺縣令。甲子，任尚及騎都尉馬賢與先零羌戰于富平上河，大破之。虔人羌率衆降，隴右平。

是歲，郡國十三地震。

五年春正月，越巂夷叛。

二月壬戌，中山王憲薨。

三月，京師及郡國五旱，詔稟遭旱貧人。

夏六月，高句驪與穢貊寇玄菟。

秋七月，越巂蠻夷及旄牛豪叛，

戌日，開始同意大臣、二千石、刺史實行三年喪禮的制度。癸卯日，有九個郡國發生地震。

十二月丁巳日，任尚派遣軍隊打敗先零羌於北地。

四年春二月乙巳初一，有日食發生。乙卯日，大赦天下。壬戌日，武庫發生火災。

夏四月戊申日，司空袁敞薨。己巳日，鮮卑侵犯遼西，遼西郡兵同烏桓打敗他們。

五月丁丑日，太常李郃任司空。

六月戊辰日，三個郡下冰雹。

秋七月辛丑日，陳王劉鈞薨。京師和十個郡國下大雨。詔書説："今年秋莊稼長勢茂盛，馬上就可以收穫，而接連下雨不晴，恐怕一定被淹壞。早晚提心吊膽，思念過失。那接連不斷地下雨的原因，是由於人們怨氣衝天帶來的。有的武官以淫威殘暴下民，文官胡亂推行苛刻的法律條令，鄉官藉公爲自己謀私辦壞事，給百姓帶來苦難的官吏，有關主管要公開對他們懲罰。還有《月令》説'仲秋要贍養衰老，授給几杖，施捨稀粥'。現在正是按查户口的時候，郡縣多數不執行。雖有稀粥，糠秕一半對一半，長吏怠慢公事，没有親自去辦理，大大違背詔書養老的意思。你們一定要崇尚仁愛寬恕，救濟保護那些没有依靠的老年人，達到我的要求吧。"

九月，護羌校尉任尚派刺客暗殺叛變的羌零昌。

冬十一月己卯日，彭城王劉恭薨。

十二月，越巂夷侵犯遂久，殺縣令。甲子日，任尚及騎都尉馬賢與先零羌戰於富平上河，大敗他們。虔人羌率衆人來投降，隴右平定。

這一年，十三個郡國發生地震。

五年春正月，越巂夷叛變。

二月壬戌日，中山王劉憲去世。

三月，京師及五個郡國天旱，皇帝令開官倉供給遭旱災貧困百姓的糧食。

夏六月，高句驪同穢貊侵犯玄菟。

秋七月，越巂蠻夷及旄牛首領叛變，殺長

殺長吏。丙子，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務崇節約。遭永初之際，人離荒厄，朝廷躬自菲薄，去絕奢飾，食不兼味，衣無二綵。比年雖獲豐穰，尚乏儲積，而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麗，至有走卒奴婢被綺縠，著珠璣。京師尚若斯，何以示四遠？設張法禁，懇惻分明，而有司惰任，訖不奉行。秋節既立，鷙鳥將用，且復重申，以觀後效。"

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鮮卑寇代郡，殺長吏。冬十月，鮮卑寇上谷。

十二月丁巳，中郎將任尚有罪，弃市。

是歲，郡國十四地震。

六年春二月乙巳，京師及郡國四十二地震，或坼裂，水泉涌出。壬子，詔三府選掾屬高第，能惠利牧養者各五人，光祿勳與中郎將選孝廉郎寬博有謀，清白行高者五十人，出補令、長、丞、尉。乙卯，詔曰："夫政，先京師，後諸夏。《月令》仲春'養幼小，存諸孤'，季春'賜貧窮，賑乏絕，省婦使，表貞女'，所以順陽氣，崇生長也。其賜人尤貧困、孤弱、單獨穀，人三斛；貞婦有節義十斛，甄表門閭，旌顯厥行。"

三月庚辰，始立六宗，祀於洛城西北。

夏四月，會稽大疫，遣光祿大夫將太醫循行疾病，賜棺木，除田租、口賦。沛國、勃海大風，雨雹。五月，京師旱。

六月丁丑，樂成王賓薨。丙戌，

吏。丙子日，詔書說："舊的法令制度，各有等級規定，想讓百姓一定崇尚節約。逢永初年間，人民遭受災荒苦難，朝廷親自省吃減用，杜絕奢侈浪費，每頓飯不吃兩道菜，衣服不用兩種色彩。近年來雖獲得豐收，還缺乏儲積，而小人沒有遠慮，沒長久打算，嫁娶喪葬，奢華靡爛，甚至有的走卒奴婢都身披細薄軟紗，頭戴珍珠寶貝。京師尚且是這樣，還有什麽理由告誡四面八方呢？設立的法律禁令，懇切分明，而有關主管懶惰失職，始終不遵照執行。立秋已過，不遵守法令的官員像鷙鳥將被殺作祭品一樣受到懲罰，姑且再次申明，以觀後效。"

八月丙申初一，有日食發生。鮮卑侵犯代郡，殺長吏。冬十月，鮮卑侵犯上谷。

十二月丁巳日，中郎將任尚有罪，斬殺示衆。

這一年，十四個郡國發生地震。

六年春二月乙巳，京師及四十二個郡國發生地震，有的地方出現大裂縫，泉水噴涌而出。壬子日，皇帝令三府選拔成績優異的輔助官員，能取得成效管理州縣的各五人，光祿勳同中郎將選舉孝廉郎寬容博學有謀略、品質清白而行爲高尚的五十人，到外地去補充令、長、丞、尉等官職。乙卯日，詔書說："談到政治問題，先從京師開始，然後推廣到華夏各地。《月令》說仲春'養育幼小，存活孤兒'，季春'賞賜貧困，救濟無法生活的人，減省婦女的勞動，表彰貞潔女子'，這是爲了順應陽氣，遵循生長的規律。要賞賜百姓特別貧困、孤弱、單獨無依靠的，每人糧食三斛；貞潔婦女有節義行爲的十斛，爲她們挂匾額，立牌坊表彰她們的品行。"

三月庚辰日，開始建立六宗祠，祭祀在洛陽城西北。

夏四月，會稽發生大瘟疫，派遣光祿大夫帶領太醫巡行治療疾病，賜給棺木，免除田租、人口賦。沛國、勃海颳大風，下冰雹。五月，京師天旱。

六月丁丑日，樂成王劉賓薨。丙戌日，平

平原王得薨。

秋七月，鮮卑寇馬城，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擊破之。

九月癸巳，陳王竦薨。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既。郡國八地震。

是歲，永昌、益州蜀郡夷叛，與越巂夷殺長吏，燔城邑，益州刺史張喬討破降之。

永寧元年春正月甲辰，壬城王安薨。三月丁酉，濟北王壽薨。車師後王叛，殺部司馬。沈氐羌寇張掖。

夏四月丙寅，立皇子保爲皇太子，改元永寧，大赦天下。賜王、主、三公、列侯下至郎吏、從官金帛；又賜民爵及布粟各有差。己巳，紹封陳王羨子崇爲陳王，濟北王子萇爲樂成王，河閒王子翼爲平原王。壬午，琅邪王壽薨。

六月，沈氐種羌叛，寇張掖，護羌校尉馬賢討沈氐羌，破之。

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己巳，司空李郃免。癸酉，衛尉廬江陳褒爲司空。自三月至是月，京師及郡國三十三大風，雨水。

十二月，永昌徼外撣國遣使貢獻。戊辰，司徒劉愷罷。遼西鮮卑降。癸酉，太常楊震爲司徒。

是歲，郡國二十三地震。夫餘王遣子詣闕貢獻。燒當羌叛。

建光元年春正月，幽州刺史馮煥率二郡太守討高句驪、穢貊，不克。

二月癸亥，大赦天下。賜諸園貴人、王、主、公、卿以下錢布各有差。以公、卿、校尉、尚書子弟一人爲郎、舍人。

三月癸巳，皇太后鄧氏崩。丙

原王劉得去世。

秋七月，鮮卑侵犯馬城，度遼將軍鄧遵率領南單于擊敗了他們。

九月癸巳日，陳王劉竦薨。

十二月戊午日初一，有日食發生，是日全食。八個郡國地震。

這一年，永昌、益州蜀郡夷叛亂，同越巂夷殺長吏，焚燒城鎮，益州刺史張喬討伐打敗使他們投降。

永寧元年春正月甲辰日，壬城王劉安薨。三月丁酉日，濟北王劉壽薨。車師後王叛變，殺部司馬。沈氐羌侵犯張掖。

夏四月丙寅日，立皇子劉保爲皇太子，改年號爲永寧，大赦天下。賜給王、主、三公、列侯以下至郎吏、從官金帛；又賜給百姓爵位及布糧食各有差別。己巳日，繼續封陳王劉羨兒子劉崇爲陳王，濟北王兒子劉萇爲樂成王，河閒王兒子劉翼爲平原王。壬午日，琅邪王劉壽去世。

六月，沈氐種羌叛變，侵犯張掖，護羌校尉馬賢討伐沈氐羌，打敗了他們。

秋七月乙酉初一，有日食發生。

冬十月己巳日，司空李郃被免職。癸酉日，衛尉廬江陳褒任司空。自三月至十月，京師及三十三個郡國颳大風，下雨發大水。

十二月，永昌境外撣國派遣使者來貢獻物品。戊辰日，司徒劉愷被罷官。遼西鮮卑投降。癸酉日，太常楊震任司徒。

這一年，二十三個郡國發生地震。夫餘王派遣兒子到朝廷貢獻物品。燒當羌叛變。

建光元年春正月，幽州刺史馮煥率領二郡太守討伐高句驪、穢貊，没有取勝。

二月癸亥日，大赦天下。賞給守園陵的宫人、王、主、公、卿以下官員錢帛各有差別。選用公、卿、校尉、尚書的兒子一人爲郎、舍人等職。

三月癸巳日，皇太后鄧氏崩。丙午日，安葬

午，葬和熹皇后。丁未，樂安王寵薨。戊申，追尊皇考清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皇后，祖妣宋貴人曰敬隱皇后。

和熹皇后。丁未日，樂安王劉寵薨。戊申日，追尊皇父清河孝王稱爲孝德皇帝，皇母左氏稱爲孝德皇后，皇祖母宋貴人稱爲敬隱皇后。

夏四月，穢貊復與鮮卑寇遼東，遼東太守蔡諷追擊，戰歿。丙辰，以廣川并清河國。丁巳，尊孝德皇元妃耿氏爲“甘陵大貴人”。甲子，樂成王萇有罪，廢爲臨湖侯。己巳，令公、卿、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賜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穀，人三斛。甲戌，遼東屬國都尉龐奮，承僞璽書殺玄菟太守姚光。

夏四月，穢貊又同鮮卑侵犯遼東，遼東太守蔡諷進擊，戰死。丙辰日，把廣川合并給清河國。丁巳日，尊稱孝德皇帝之妃耿氏叫“甘陵大貴人”。甲子日，樂成王劉萇有罪，貶爲臨湖侯。己巳日，令公、卿、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選舉有道德的各一人。賞給鰥、寡、孤、獨、貧困不能自己生存的，每人穀米三斛。甲戌日，遼東屬國都尉龐奮，呈遞假印信文書殺玄菟太守姚光。

五月庚辰，特進鄧騭及度遼將軍鄧遵，并以譖自殺。丙申，貶平原王翼爲都鄉侯。

五月庚辰日，特進鄧騭及度遼將軍鄧遵，并因遭人誣陷自殺。丙申日，貶平原王劉翼爲都鄉侯。

秋七月己卯，改元建光，大赦天下。壬寅，太尉馬英薨。

秋七月己卯日，改年號叫建光，大赦天下。壬寅日，太尉馬英去世。

八月，護羌校尉馬賢討燒當羌於金城，不利。甲子，前司徒劉愷爲太尉。鮮卑寇居庸關，九月，雲中太守成嚴擊之，戰歿。鮮卑圍烏桓校尉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救之。戊子，幸衛尉馮石府。是秋，京師及郡國二十九雨水。

八月，護羌校尉馬賢討伐燒當羌於金城，没有勝利。甲子日，前司徒劉愷任太尉。鮮卑侵犯居庸關，九月，雲中太守成嚴迎擊他們，戰死。鮮卑圍攻烏桓校尉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救援他。戊子日，皇帝到衛尉馮石府。這個秋季，京師及二十九個郡國下雨漲大水。

冬十一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或坼裂。詔三公以下，各上封事陳得失。遣光禄大夫案行，賜死者錢，人二千。除今年田租。其被災甚者，勿收口賦。鮮卑寇玄菟。庚子，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癸卯，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武猛堪將帥者各五人。丙午，詔京師及郡國被水雨傷稼者，隨頃畝減田租。甲子，初置漁陽營兵。

冬十一月己丑日，三十五個郡國發生地震，或者地裂。皇帝令三公以下官員，各自密奏陳述成功與失敗的問題。派遣光禄大夫巡行察訪，賞給死人的錢，每人二千。免除今年田租。那些遭災厲害的，不收人口賦。鮮卑侵犯玄菟。庚子日，再次判定二千石以上官員服喪三年。癸卯日，皇帝令三公、特進、侯、卿、校尉，推舉勇猛可以任將帥的各五人。丙午日，皇帝令京師及郡國受雨水傷害莊稼的，根據受害的的頃畝數減免田租。甲子日，開始設置漁陽營兵。

冬十二月，高句驪、馬韓、穢貊圍玄菟城，夫餘王遣子與州郡并力討破之。

冬十二月，高句驪、馬韓、穢貊等圍攻玄菟城，夫餘王派遣兒子同州郡合力討伐打敗了他們。

延光元年春二月，夫餘王遣子將兵救玄菟，擊高句驪、馬韓、穢貊，破之。遂遣使貢獻。

延光元年春二月，夫餘王派遣兒子領兵救助玄菟，攻擊高句驪、馬韓、穢貊，打敗了他們，隨後派遣使者貢獻物品。

三月丙午，改元延光。大赦天下。還徙者，復户邑屬籍。賜民爵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加賜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帛，人二匹。

三月丙午日，改年號爲延光。大赦天下。讓遷到外地的人回故鄉，恢復户口所在地方的屬籍。賞賜百姓爵位及三老、孝悌、力田，每人二級；加給鰥、寡、孤、獨、殘疾、貧困不能自己生存的，每人糧食三斛；貞潔女子，每人帛二匹。

夏四月癸未，京師郡國二十一雨雹。癸巳，司空陳褒免。

夏四月癸未日，京師和二十一個郡國下冰雹。癸巳日，司空陳褒被免職。

五月庚戌，宗正彭城劉授爲司空。己巳，改樂成國爲安平，封河閒王開子得爲安平王。

五月庚戌日，宗正彭城劉授任司空。己巳日，改樂成國爲安平，封河閒王劉開兒子劉得爲安平王。

六月，郡國蝗。秋七月癸卯，京師及郡國十三地震。高句驪降。虔人羌叛，攻穀羅城，度遼將軍耿夔討破之。

六月，郡國蝗蟲爲害。秋七月癸卯日，京師及十三個郡國發生地震。高句驪投降。虔人羌叛變，攻擊穀羅城，度遼將軍耿夔討伐打敗了他們。

八月戊子，陽陵園寢火。辛卯，九真言黄龍見無功。己亥，詔三公、中二千石，舉刺史、二千石、令、長、相，視事一歲以上至十歲，清白愛利，能敕身率下，防奸理煩，有益於人者，無拘官簿。刺史舉所部，郡國太守相舉墨綬，隱親悉心，勿取浮華。

八月戊子日，陽陵陵廟發生火災。辛卯日，九真説黄龍出現在無功。己亥日，皇帝令三公、中二千石，推舉刺史、二千石、令、長、相，任職辦事一年以上到十年，清白爲百姓謀利的，又能够嚴格要求自己爲下屬作表率的，防止奸詐而能處理複雜事務的，有益於百姓的，不要受任命常規的限制。刺史推舉所屬部門，郡國太守相推舉墨綬，要親自精心挑選，不要選取那些虛浮不實的人。

九月甲戌，郡國二十七地震。

九月甲戌日，二十七個郡國發生地震。

冬十月，鮮卑寇雁門、定襄。十一月，鮮卑寇太原。燒當羌豪降。

冬十月，鮮卑侵犯雁門、定襄。十一月，鮮卑侵犯太原。燒當羌頭領投降。

十二月，九真徼外蠻夷貢獻内屬。

十二月，九真境外蠻夷貢獻物品内附。

是歲，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大風，殺人。詔賜壓溺死者年七歲以上錢，人二千；其壞敗廬舍、失亡穀食，粟，人三斛；又田被淹傷者，一切勿收田租；若一家皆被災害而弱小存者，郡縣爲收斂之。虔人羌攻穀羅城，度遼將軍耿夔討破之。

這一年，京師及二十七個郡國下雨發大水，颳大風，死了人。皇帝令賜錢給被壓、淹而死年紀在七歲以上的人，每人二千；房屋壞損、喪失穀米的人給糧食，每人三斛；還有田地被淹没沖壞的，一律不收田租；如果一家都遭受災害而死祇有弱小存活的，郡縣爲他們收殮埋葬。虔人羌攻擊穀羅城，度遼將軍耿夔討伐打敗了他們。

二年春正月，旄牛夷叛，寇靈關，殺縣令。益州刺史蜀郡西部都尉討之。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

二年春正月，旄牛夷叛變，侵犯靈關，殺縣令。益州刺史蜀郡西部都尉討伐他們。皇帝令選舉三署郎及官吏人民能精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的各一人。

丙辰，河東、潁川大風。夏六月壬午，郡國十一大風。九真言嘉禾生。丙申，北海王普薨。

丙辰日，河東、潁川颳大風。夏六月壬午日，十一個郡國颳大風。九真說有嘉禾生長。丙申日，北海王劉普去世。

秋七月，丹陽山崩。

秋七月，丹陽山崩。

八月庚午，初令三署郎通達經術任牧民者，視事三歲以上，皆得察舉。

八月庚午日，開始令三署郎通達經術管制百姓的，任職三年以上，都可以推舉。

九月，郡國五雨水。

九月，五個郡國下雨發大水。

冬十月辛未，太尉劉愷罷。甲戌，司徒楊震爲太尉，光祿勛東萊劉熹爲司徒。

冬十月辛未日，太尉劉愷被罷官。甲戌日，司徒楊震擔任太尉，光祿勛東萊劉熹擔任司徒。

十一月甲辰，校獵上林苑。鮮卑敗南匈奴於曼柏。

十一月甲辰日，射獵在上林苑。鮮卑打敗南匈奴於曼柏。

是歲，分蜀郡西部爲屬國都尉。京師及郡國三地震。

這一年，分蜀郡西部爲屬國都尉。京師及三個郡國發生地震。

三年春二月丙子，東巡狩。丁丑，告陳留太守，祠南頓君、光武皇帝于濟陽，復濟陽今年田租、芻稾。庚寅，遣使者祠唐堯於成陽。戊子，濟南上言，鳳皇集臺縣丞霍收舍樹上。賜臺長帛五十匹，丞二十匹，尉半之，吏卒人三匹。鳳皇所過亭部，無出今年田租。賜男子爵，人二級。辛卯，幸太山，柴告岱宗。齊王無忌、北海王翼、樂安王延來朝。壬辰，宗祀五帝於汶上明堂。癸巳，告祀二祖、六宗，勞賜郡縣，作樂。

三年春二月丙子日，往東巡視射獵。丁丑日，告訴陳留太守，祭祀南頓君、光武皇帝於濟陽，免除濟陽今年田租、乾草飼。庚寅日，派遣使者祭祀唐堯於成陽。戊子日，濟南上奏說，有鳳凰集臺縣縣丞霍收的房舍旁的樹上。賞給臺縣長帛五十匹，縣丞二十匹，縣尉二十匹的一半，吏卒每人三匹。鳳凰飛過的亭部，不出今年田租。賜給男子爵位，每人二級。辛卯日，皇帝到泰山，燒柴祭告岱宗。齊王無忌、北海王劉翼、樂安王劉延來朝拜。壬辰日，祭祀祖宗五帝於汶上的明堂裏。癸巳日，告祭高祖、世祖、太宗、世宗、中宗、顯宗、肅宗、穆宗，慰勞賞賜郡縣，舉行演奏禮樂儀式。

三月甲午，陳王崇薨。戊戌，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自魯相、令、丞、尉及孔氏親屬、婦女、諸生悉會，賜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還，幸東平，至東郡，歷魏郡、河內。壬戌，車駕還京師，幸太學。是

三月甲午日，陳王劉崇薨。戊戌日，祭祀孔子及他的七十二弟子於闕里，從魯相、令、丞、尉及孔氏親屬、婦女、各儒生全來聚會，賞賜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別。返回時，皇帝到東平，再到東郡，經過魏郡、河內。壬戌日，皇帝回京師，到太學。這一天，太尉楊震被免官。

日，太尉楊震免。

夏四月乙丑，車駕入宫，假于祖禰。壬戌，沛國言甘露降豐縣。戊辰，光禄勛馮石爲太尉。

五月，南匈奴左日逐王叛，使匈奴中郎將馬翼討破之。日南徼外蠻夷内屬。

六月，鮮卑寇玄菟。庚午，閬中山崩。辛未，扶風言白鹿見雍。辛巳，遣侍御史分行青冀二州災害，督録盜賊。

秋七月丁酉，初復右校、左校令丞官。日南徼外蠻豪帥詣闕貢獻。馮翊言甘露降頻陽、衙。潁川上言木連理。白鹿、麒麟見陽翟。鮮卑寇高柳。梁王堅薨。

八月辛巳，大鴻臚耿寶爲大將軍。戊子，潁川上言麒麟一、白虎二見陽翟。

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爲濟陰王。乙巳，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詣敦煌、隴西及度遼營；其右趾以下及亡命者贖，各有差。辛亥，濟南上言黄龍見歷城。庚申晦，日有食之。

冬十月，行幸長安。壬午，新豐上言鳳皇集西界亭。丁亥，會三輔守、令、掾史於長安，作樂。閏月乙未，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歷觀上林、昆明池。遣使者祠太上皇于萬年，以中牢祠蕭何、曹參、霍光。十一月乙丑，至自長安。

十二月乙未，琅邪言黄龍見諸縣。

是歲，京師及郡國二十三地震；三十六雨水，疾風，雨雹。

四年春正月壬午，東郡言黄龍二、麒麟一見濮陽。

夏四月乙丑日，皇帝回到宫中，到祖廟。壬戌日，沛國上奏説及時雨降落在豐縣。戊辰日，光禄勛馮石擔任太尉。

五月，南匈奴左日逐王叛變，使匈奴中郎將馬翼討伐打敗了他們。日南境外蠻夷内附。

六月，鮮卑侵犯玄菟。庚午日，閬中山崩。辛未日，扶風上奏説有白鹿出現在雍。辛巳日，派遣侍御史分别到青冀二州調查災害情況，督促審查盜賊。

秋七月丁酉日，開始恢復右校、左校令丞官。日南境外蠻首領到朝廷貢獻物品。馮翊上奏説有及時雨降落在頻陽、衙。潁川上奏説有連理木。白鹿、麒麟在陽翟出現。鮮卑侵犯高柳。梁王劉堅薨。

八月辛巳日，大鴻臚耿寶任大將軍。戊子日，潁川上奏説有麒麟一頭、白虎二隻出現在陽翟。

九月丁酉日，廢皇太子劉保貶爲濟陰王。乙巳日，皇帝令郡國中都官將死罪監禁囚犯減罪一等，送往敦煌、隴西及度遼營；那些犯去右趾以下及逃亡的贖罪，各有差别。辛亥日，濟南上奏説黄龍出現在歷城。庚申日爲當月末日，有日食發生。

冬十月，皇帝出行到長安。壬午日，新豐上奏説鳳凰飛集在西界亭。丁亥日，會見三輔守、令、掾史於長安，舉行演奏禮樂儀式。閏月乙未日，祭祀高祖廟，隨後祭祀十一陵墓，游覽上林、昆明池。派遣使者祭祀太上皇於萬年，以中牢禮品祭祀蕭何、曹參、霍光。十一月乙丑日，從長安回到宫中。

十二月乙未日，琅邪上奏黄龍出現在諸縣。

這一年，京師及二十三個郡國發生地震；三十六個郡下雨發大水，颳大風，下冰雹。

四年春正月壬午日，東郡上奏説有黄龍二條、麒麟一頭出現在濮陽。

二月乙亥，下邳王衍薨。甲辰，南巡狩。

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申，幸宛，帝不豫。辛酉，令大將軍耿寶行太尉事。祠章陵園廟，告長沙、零陵太守，祠定王、節侯、鬱林府君。乙丑，自宛還。丁卯，幸葉，帝崩于乘輿，年三十二。秘不敢宣，所在上食問起居如故。庚午，還宫。辛未夕，乃發喪。尊皇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以后兄大鴻臚閻顯爲車騎將軍，定策禁中，立章帝孫濟北惠王壽子北鄉侯懿。甲戌，濟南王香薨。乙酉，北鄉侯即皇帝位。

夏四月丁酉，太尉馮石爲太傅，司徒劉熹爲太尉，參録尚書事；前司空李郃爲司徒。辛卯，大將軍耿寶、中常侍樊豐、侍中謝惲、周廣、乳母野王君王聖，坐相阿黨，豐、惲、廣下獄死，寶自殺，聖徙雁門。己酉，葬孝安皇帝于恭陵。廟曰恭宗。

六月乙巳，大赦天下。詔先帝巡狩所幸，皆半入今年田租。

秋七月，西域長史班勇擊車師後王，斬之。丙午，東海王肅薨。

冬十月丙午，越巂山崩。辛亥，少帝薨。

是冬，京師大疫。

論曰：孝安雖稱尊享御，而權歸鄧氏，至乃損徹膳服，克念政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遠，始失根統，歸成陵敝。遂復計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咎台衡，以答天眚。既云哲婦，亦"惟家之索"矣。

贊曰：安德不升，秕我王度。降

二月乙亥日，下邳王劉衍去世。甲辰日，皇帝向南方巡視射獵。

三月戊午初一，有日食發生。庚申日，皇帝到宛，皇帝身體不舒服。辛酉日，令大將軍耿寶代理太尉事務。祭祀章陵園廟，告訴長沙、零陵太守，祭祀定王、節侯、鬱林府君。乙丑日，從宛返回。丁卯日，到葉，皇帝崩於乘坐的車中，年三十二歲。秘密不敢宣布，所在地方上飲食問起居同平常一樣。庚午日，回到宫中。辛未晚上，纔發喪。尊稱皇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任命太后哥哥大鴻臚閻顯爲車騎將軍，在宫中决定，立章帝孫子濟北惠王劉壽的兒子北鄉侯劉懿爲皇帝。甲戌日，濟南王劉香去世。乙酉日，北鄉侯即皇帝位。

夏四月丁酉日，太尉馮石任太傅，司徒劉熹任太尉，參加總理尚書事；前司空李郃任司徒。辛卯日，大將軍耿寶、中常侍樊豐、侍中謝惲、周廣、乳母野王君王聖，犯拉幫結黨罪，樊豐、謝惲、周廣被監禁而死，耿寶自殺，王聖遷移到雁門。己酉日，葬孝安皇帝於恭陵。廟號叫恭宗。

六月乙巳日，大赦天下。皇帝下令先帝巡視射獵所到地方，都減半交納今年田租。

秋七月，西域長史班勇攻擊車師後王，殺死他。丙午日，東海王劉肅去世。

冬十月丙午日，越巂發生山崩。辛亥日，少帝薨。

當年冬天，京師發生大瘟疫。

論曰：孝安皇帝雖然被尊稱享有帝王的位置，而皇權歸鄧氏掌握，至於減省飯食服飾，不忘爲政的道理。然而政令衹在自己房屋之中，威信達不到遠方，一開始就失去統治的根基，最終自然導致衰敗。於是恢復交納金錢买官爵的辦法，移民躲避敵寇的侵擾，怪罪於輔佐大臣，以報答天災。既然説是多謀的婦人把持朝廷，也就衹有"國家滅亡"罷了。

贊曰：安帝德行不高尚，貶低了帝王的風

奪儲嫡，開萌邪蠹。馮石承歡，楊公逢怒。彼日而微，遂祲天路。

度。以諸侯子奪得太子高位，開創了亂臣賊子爲害的先路。馮石阿諛奉迎得寵幸，楊公遭受誣陷被罷官。那日光微弱，便要影響到天上的路。

後漢書卷六

本紀第六

順冲質帝紀

順帝劉保

孝順皇帝諱保，安帝之子也。母李氏，爲閻皇后所害。永寧元年，立爲皇太子。延光三年，安帝乳母王聖、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譖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邴吉，殺之，太子數爲嘆息。王聖等懼有後禍，遂與豐、京共構陷太子，太子坐廢爲濟陰王。明年三月，安帝崩，北鄉侯立，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梓宫，悲號不食，内外群僚莫不哀之。及北鄉侯薨，車騎將軍閻顯及江京，與中常侍劉安、陳達等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徵立諸國王子，乃閉宫門，屯兵自守。

孝順皇帝名保，是安帝的兒子。母親是李氏，被閻皇后害死。永寧元年，立爲皇太子。延光三年，安帝乳母王聖、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誣陷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邴吉，殺了他們，太子多次爲他們哀聲嘆氣。王聖等人恐怕留下後患，於是和樊豐、江京共同設計陷害太子，太子因此被廢貶爲濟陰王。第二年三月，安帝崩，北鄉侯立，濟陰王因爲被廢貶，不能親自上殿到安帝靈堂祭奠，悲痛得放聲大哭不進飯食，朝廷内外群僚百官没有不爲他感到悲哀的。等到北鄉侯去世，車騎將軍閻顯及江京同中常侍劉安、陳達等人禀告太后，秘密不發訃告，而另外從諸侯王的兒子中徵求立爲太子的，於是緊閉宫門，屯兵把守。

十一月丁巳，京師及郡國十六地震。是夜，中黄門孫程等十九人共斬江京、劉安、陳達等，迎濟陰王於德陽殿西鍾下，即皇帝位，年十一。近臣尚書以下，從輦到南宫，登雲臺，召百官。尚書令劉光等奏言："孝安皇帝聖德明茂，早弃天下。陛下正統，當奉宗廟，而奸臣交構，遂令陛下龍潛蕃國，群僚遠近莫不失望。天命有常，北鄉不永，漢德盛明，福祚孔章。近臣建策，左右扶翼，内外同心，稽合神明。陛下踐祚，奉遵鴻緒，爲郊廟主，承續祖宗無窮之烈，

十一月丁巳日，京師及十六個郡國發生地震。當天夜裏，中黄門孫程等十九人共同斬殺江京、劉安、陳達等人，迎接濟陰王於德陽殿西鐘囚室中，即皇帝位，年僅十一歲。近臣尚書以下，隨從皇帝車駕到南宫，登上雲臺，召見百官。尚書令劉光等上奏説："孝安皇帝聖德完美，過早抛棄天下。陛下是正統，應當侍奉宗廟，因奸臣交相陷害，便使陛下由太子被貶爲諸侯，群臣百官遠近没有不失望的。天命是有常規的，所以北鄉侯的命不長，漢德昌盛，福運大放光彩。近臣建言獻策，左右扶助，内外同心，考查符合神明。陛下即皇帝位，遵奉鴻大的統緒，是郊廟祭天之主，繼續祖宗無窮的業績，上應天心，下

上當天心，下厭民望。而即位倉卒，典章多缺，請條案禮儀，分别具奏。”制曰：“可。”乃召公卿百僚，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宫諸門。閻顯兄弟聞帝立，率兵入北宫，尚書郭鎮與交鋒刃，遂斬顯弟衛尉景。戊午，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乃幸嘉德殿，遣侍御史持節收閻顯及其弟城門校尉耀、執金吾晏，并下獄誅。己未，開門，罷屯兵。壬戌，詔司隸校尉：“惟閻顯、江京近親當伏辜誅，其餘務崇寬貸。”壬申，謁高廟。癸酉，謁光武廟。乙亥，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通褒斜路。己卯，葬少帝以諸王禮。司空劉授免。賜公卿以下錢穀各有差。十二月甲申，以少府河南陶敦爲司空。令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者，一切得舉孝廉吏。癸卯，尚書奏請下有司，收還延光三年九月丁酉以皇太子爲濟陰王詔書。奏可。京師大疫。辛亥，詔公卿、郡守、國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尚書令以下從輦幸南宫者，皆增秩賜布各有差。

永建元年春正月甲寅，詔曰：“先帝聖德，享祚未永，早弃鴻烈。奸慝緣閒，人庶怨讟，上干和氣，疫癘爲災。朕奉承大業，未能寧濟。蓋至理之本，稽弘德惠，蕩滌宿惡，與人更始。其大赦天下。賜男子爵，人二級，爲父後、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民欲自占者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貞婦帛，人三匹。坐法當徙，勿徙；亡徒當傳，勿傳。宗室以罪絶，皆復屬籍。其與閻顯、江京等交通者，悉勿考。勉修厥職，以康我民。”辛未，皇太后閻氏崩。辛巳，太傅馮石、太尉劉熹、司徒李郃免。

順人民的願望。而即位在倉猝之間，典章法度都未按程序，請按照禮儀條規，分别一一陳述。”皇帝命令説：“可以。”於是召集公卿百官，派虎賁、羽林兵把守南北宫各門。閻顯兄弟聽説皇帝即位，率兵進入北宫，尚書郭鎮同他們兵刃交鋒，隨後殺了閻顯兄弟衛尉閻景。戊午日，派遣使者進入尚書省，奪得皇帝大印，便到嘉德殿，派遣侍御史持符節收捕閻顯及其兄弟城門校尉閻耀、執金吾閻晏，一并關入獄中殺死。己未日，開宫門，撤銷把守的兵丁。壬戌日，皇帝令司隸校尉説：“衹有閻顯、江京近親該當伏法處死以外，其餘的人一定要從寬赦免。”壬申日，拜謁高祖廟。癸酉日，拜謁光武廟。乙亥日，皇帝命令益州刺史撤銷子午道，開放褒斜路。己卯日，葬少帝以諸侯王禮儀。司空劉授被免職。賞賜公卿以下錢穀各有差别。十二月甲申日，任命少府河南陶敦爲司空。令郡國守相任職未滿一年的，一律都要舉薦孝廉吏。癸卯日，尚書奏請下面有關主管，收回延光三年九月丁酉日貶皇太子爲濟陰王的詔書。奏議得到執行。京師大瘟疫。辛亥日，皇帝令公卿、郡守、國相，推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力規勸的人士各一人。尚書令以下官員隨從皇帝車駕到南宫的，都增加爵級和賜給布各有差别。

永建元年春正月甲寅日，詔書説：“先帝品德高尚，享受皇位不長，早棄鴻大基業。奸臣從中爲害，人民怨恨，上衝和諧之氣，瘟疫爲災。我繼承大業，未能國泰民安。所以真理的本質，應弘揚仁德恩惠，蕩滌舊有的罪惡，給人們自新的機會。現在大赦天下。賞賜男子爵位，每人二級，爲父後、三老、孝悌、力田等每人三級，流離失所想重新登記落户的每人一級；鰥、寡、孤、獨、殘疾、貧困不能自己生存的分發糧食，每人五斛；貞節婦女賜帛，每人三匹。犯法應當遷移到邊疆的，不遷移了；逃亡囚徒應當傳捕的，不捕了。宗族因罪從簿籍中除名的，都恢復他們的屬籍。那些同閻顯、江京等人勾結的，全部不要追究了。努力盡自己的職責，從而使我人民安康。”辛未日，皇太后閻氏崩。辛巳日，太

二月甲申，葬安思皇后。丙戌，太常桓焉爲太傅；大鴻臚朱寵爲太尉，參録尚書事；長樂少府九江朱倀爲司徒。賜百官隨輦宿衛及拜除者布各有差。隴西鍾羌叛，護羌校尉馬賢討破之。

夏五月丁丑，詔幽、并、涼州刺史，使各實二千石以下至黄綬，年老劣弱不任軍事者，上名。嚴敕障塞，繕設屯備，立秋之後，簡習戎馬。

六月己亥，封濟南王錯子顯爲濟南王。秋七月庚午，衛尉來歷爲車騎將軍。

八月，鮮卑寇代郡，代郡太守李超戰殁。

九月辛亥，初令三公、尚書入奏事。

冬十月辛巳，詔減死罪以下徙邊；其亡命贖，各有差。丁亥，司空陶敦免。鮮卑犯邊。庚寅，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告幽州刺史，其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調五營弩師，郡舉五人，令教習戰射。壬寅，廷尉張皓爲司空。甲辰，詔以疫癘水潦，令人半輸今年田租；傷害什四以上，勿收責；不滿者，以實除之。

十二月辛巳，賜王、主、貴人、公卿以下布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戊申，樂安王鴻來朝。丁卯，常山王章薨。

二月，鮮卑寇遼東、玄菟。甲辰，詔稟貸荆、豫、兖、冀四州流冗貧人，所在安業之；疾病致醫藥。護烏桓校尉耿曄率南單于擊鮮卑，破之。

三月，旱，遣使者録囚徒。疏勒國遣使奉獻。

傅馮石、太尉劉熹、司徒李郃被免職。

二月甲申日，葬安思皇后。丙戌日，太常桓焉任太傅；大鴻臚朱寵任太尉，參加總理尚書事；長樂少府九江朱倀任司徒。賜給百官隨皇帝車駕宿衛及拜官授職的布各有差别。隴西鍾羌叛變，護羌校尉馬賢討伐打敗了他們。

夏五月丁丑日，皇帝令幽州、并州、涼州刺史，使各實二千石以下直至黄綬，年老衰弱不能勝任軍事的，上報名單。加緊整修邊境要塞，修繕設施和屯積防備，立秋之後，檢閲操練軍馬。

六月己亥日，封濟南王劉錯兒子劉顯爲濟南王。秋七月庚午日，衛尉來歷任車騎將軍。

八月，鮮卑侵犯代郡，代郡太守李超戰死。

九月辛亥日，開始令三公、尚書入宫陳述情况。

冬十月辛巳日，皇帝令減免死罪以下囚徒遷移到邊疆；那些逃亡的贖罪，各有差别。丁亥日，司空陶敦被免職。鮮卑侵犯邊境。庚寅日，派遣黎陽駐兵出去屯守中山北部邊界。通告幽州刺史，要他命沿邊郡縣增加設置步兵，安排駐防在險要關口。選調五營弓弩師，每郡推選五人，讓他們教練戰鬥射擊。壬寅日，廷尉張皓任司空。甲辰日，皇帝令因瘟疫水潦，讓人民減半交納今年田租；傷害在十分之四以上的，不要收債；不滿的，按實際情况免除他們的田租。

十二月辛巳日，賜王、公主、貴人、公卿以下官員的布各有差别。

二年春正月戊申日，樂安王劉鴻來朝拜。丁卯日，常山王劉章薨。

二月，鮮卑侵犯遼東、玄菟。甲辰日，皇帝令荆、豫、兖、冀四州官府開倉借貸糧食給流離失所的貧苦人民，所在地方要安排他們的家業；有病的給他們醫藥。護烏桓校尉耿曄率南單于攻擊鮮卑，打敗了他們。

三月，天旱，派遣使者審查囚徒。疏勒國派遣使者上朝奉獻物品。

夏六月乙酉，追尊謚皇妣李氏爲恭愍皇后，葬于恭北陵。西域長史班勇、敦煌太守張朗討焉耆、尉犂、危須三國，破之；并遣子貢獻。

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壬午，太尉朱寵、司徒朱倀罷。庚子，太常劉光爲太尉，録尚書事；光禄勛許敬爲司徒。辛丑，下邳王成薨。

三年春正月丙子，京師地震，漢陽地陷裂。甲午，詔實核傷害者，賜年七歲以上錢，人二千；一家被害，郡縣爲收斂。乙未，詔勿收漢陽今年田租、口賦。

夏四月癸卯，遣光禄大夫案行漢陽及河内、魏郡、陳留、東郡，禀貸貧人。

六月，旱。遣使者録囚徒，理輕繫。甲寅，濟南王顯薨。

秋七月丁酉，茂陵園寢災，帝縞素避正殿。辛亥，使太常王龔持節告祠茂陵。

九月，鮮卑寇漁陽。

冬十二月己亥，太傅桓焉免。

是歲，車騎將軍來歷罷。

四年春正月丙寅，詔曰："朕托王公之上，涉道日寡，政失厥中，陰陽氣隔，寇盗肆暴，庶獄彌繁，憂悴永嘆，疢如疾首。《詩》云：'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三朝之會，朔旦立春，嘉與海内洗心自新。其赦天下。從甲寅赦令已來復秩屬籍，三年正月已來還贖。其閻顯、江京等知識婚姻禁錮，一原除之。務崇寬和，敬順時令，遵典去苛，以稱朕意。"丙子，帝加元服。賜王、主、貴人、公卿以下金帛各有差。賜男子爵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爲父後、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

夏六月乙酉日，追謚尊稱皇母李氏爲恭愍皇后，葬於恭北陵。西域長史班勇、敦煌太守張朗討伐焉耆、尉犂、危須三國，打敗他們；并派遣兒子貢獻物品。

秋七月甲戌初一，有日食發生。壬午日，太尉朱寵、司徒朱倀被罷官。庚子日，太常劉光任太尉，總理尚書事務；光禄勛許敬任司徒。辛丑日，下邳王劉成去世。

三年春正月丙子日，京師發生地震，漢陽地面下陷裂開。甲午日，皇帝令核實受傷害的人，賜給七歲以上的每人錢二千；全家遇害的，郡縣爲他們收殮埋葬。乙未日，皇帝令不收漢陽今年田租、人口税。

夏四月癸卯日，派遣光禄大夫巡察漢陽及河内、魏郡、陳留、東郡，開官倉供給貧困人民糧食。

六月，天旱。派遣使者審查囚犯的罪狀記録，清理出罪輕而被監禁的囚犯。甲寅日，濟南王劉顯薨。

秋七月丁酉日，茂陵陵園寢廟遭災，皇帝身穿白色喪服避開正殿。辛亥日，派太常王龔持符節告祭茂陵。

九月，鮮卑侵犯漁陽。

冬十二月己亥日，太傅桓焉被免職。

這一年，車騎將軍來歷被罷官。

四年春正月丙寅日，詔書説："我依托在王公們之上，經歷治國之道的時間少，政治措施有偏差，陰陽二氣不通暢，盗賊肆意殘暴，冤獄越來越多，悲傷長嘆，痛心疾首。《詩經》裏説：'君王爲民造福，禍亂馬上停止。'三朝大會群臣，元旦立春，嘉獎海内人們洗心革面重新開始。現在大赦天下。從甲寅赦令以來所恢復爵位簿籍，三年正月以來逃亡可以贖罪。因受閻顯、江京等人牽連，親戚朋友被監禁的，一律原諒免除他們的罪過。一定要崇尚寬容和順，慎重順應時令，遵循典章除去苛刻，從而符合我的心意。"丙子日，皇帝舉行加冠儀式。賞賜王、公主、貴人、公卿以下官員金帛各有差別。賜給男子爵位及流離失所想登記落户的每人一級，爲父後、三

貧不能自存帛，人一匹。

老、孝悌、力田每人二級；鰥、寡、孤、獨、殘疾、貧困不能自己生存的，每人賜帛一匹。

二月戊戌，詔以民入山鑿石，發泄藏氣，敕有司檢察所當禁絶，如建武、永平故事。

二月戊戌日，皇帝令因百姓入山鑿石，發泄地中藏氣的，命令有關主管檢察當即禁止，按建武、永平年間的規定處理。

夏五月壬辰，詔曰："海内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礱，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五州雨水。秋八月庚子，遣使實核死亡，收斂稟賜。丁巳，太尉劉光、司空張皓免。

夏五月壬辰日，詔書説："海内有很多的災荒，朝廷修正了政策，太官減省膳食，珍寶玩物不准佩戴。而桂陽太守文礱，不考慮竭力盡忠，宣揚本朝，而遠來貢獻大珠寶，以求獲得寵幸，現在原封不動地還給他。"有五個州下雨發大水。秋八月庚子日，派使者核實受水災死亡的人數，收殮埋葬，開官倉供給糧食。丁巳日，太尉劉光、司空張皓被免職。

九月，復安定、北地、上郡歸舊土。癸酉，大鴻臚龐參爲太尉，録尚書事。太常王龔爲司空。

九月，恢復遷到安定、北地、上郡居民的原籍，回故鄉居住。癸酉日，大鴻臚龐參任太尉，總理尚書事。太常王龔任司空。

冬十一月庚辰，司徒許敬免。鮮卑寇朔方。

冬十一月庚辰，司徒許敬被免職。鮮卑侵犯朔方。

十二月乙卯，宗正劉崎爲司徒。

十二月乙卯日，宗正劉崎任司徒。

是歲，分會稽爲吴郡。拘彌國遣使貢獻。

這一年，分會稽的部分地方爲吴郡。拘彌國派遣使者來貢獻物品。

五年春正月，疏勒王遣侍子，及大宛、莎車王皆奉使貢獻。

五年春正月，疏勒王派遣他的兒子入朝侍奉皇帝，以及大宛、莎車王都派使者向朝廷貢獻物品。

夏四月，京師旱。辛巳，詔郡國貧人被災者，勿收責今年過更。京師及郡國十二蝗。

夏四月，京師天旱。辛巳日，皇帝令郡國貧苦百姓受災的，不收取今年更役賦税。京師及十二郡國發生蝗災。

冬十月丙辰，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皆減罪一等，詣北地、上郡、安定戍。

冬十月丙辰日，皇帝令郡國中都官對死罪監禁的囚犯都減罪一等，送往北地、上郡、安定戍守。

乙亥，定遠侯班始坐殺其妻陰城公主，腰斬，同産皆弃市。

乙亥日，定遠侯班始因殺他的妻子陰城公主，被腰斬，同母兄弟都被處死示衆。

六年春二月庚午，河間王開薨。

六年春二月庚午日，河間王劉開去世。

三月辛亥，復伊吾屯田，復置伊吾司馬一人。

三月辛亥日，恢復伊吾屯田，恢復設置伊吾司馬一人。

秋九月辛巳，繕起太學。護烏桓校尉耿曄遣兵擊鮮卑，破之。丁酉，于闐王遣侍子貢獻。

秋九月辛巳日，興建太學。護烏桓校尉耿曄派遣軍隊進攻鮮卑，打敗了他們。丁酉日，于闐王派遣兒子入朝侍奉皇帝貢獻物品。

冬十一月辛亥，詔曰："連年災

冬十一月辛亥日，詔書説："連年旱澇災害，

潦，冀部尤甚。比蠲除實傷，贍恤窮匱，而百姓猶有弃業，流亡不絶。疑郡縣用心怠惰，恩澤不宣。《易》美‘損上益下’，《書》稱‘安民則惠’。其令冀部勿收今年田租、芻稾。”

十二月，日南徼外葉調國、撣國遣使貢獻。壬申，客星出牽牛。于闐王遣侍子詣闕貢獻。

陽嘉元年春正月乙巳，立皇后梁氏。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産、同産子，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著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二月，海賊曾旌等寇會稽，殺句章、鄞、鄮三縣長，攻會稽東部都尉。詔緣海縣各屯兵戍。丁巳，皇后謁高廟、光武廟，詔稟甘陵貧人，大小口各有差。京師旱。庚申，敕郡國二千石各禱名山岳瀆，遣大夫、謁者詣嵩高、首陽山，并祠河、洛，請雨。戊辰，雩。以冀部比年水潦，民食不贍，詔案行稟貸，勸農功，賑乏絶。甲戌，詔曰：“政失厥和，陰陽隔并，冬鮮宿雪，春無澍雨。分禱祈請，靡神不禜。深恐在所慢違‘如在’之義，今遣侍中王輔等，持節分詣岱山、東海、滎陽、河、洛，盡心祈焉。”

三月，揚州六郡妖賊章河等寇四十九縣，殺傷長吏。庚寅，帝臨辟雍饗射，大赦天下，改元陽嘉。詔宗室絶屬籍者，一切復籍；稟冀州尤貧民，勿收今年更、租、口賦。

夏五月戊寅，阜陵王恢薨。

秋七月，史官始作候風地動銅儀。丙辰，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除

冀州地區特別厲害。去年雖免除實際傷害的賦税，撫恤貧困百姓，而百姓仍有放棄家業，流亡不斷的。我懷疑郡縣官員不用心去處理，恩澤不去宣揚。《易經》贊美説‘損君上而益下民’，《書經》稱道‘安撫人民就要惠愛’。現在命令冀州地區不收今年田租、乾草料。”

十二月，日南境外葉調國、撣國派遣使者來貢獻物品。壬申日，客星在牽牛星座出現。于闐王派遣兒子到朝廷侍奉并貢獻物品。

陽嘉元年春正月乙巳日，立皇后梁氏。賞賜爵位，每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等每人三級，爵位超過公乘的，必須移授給兒子或者同母兄弟、同母兄弟的兒子，人民户籍上無名流離失所想登記落户的每人一級；鰥、寡、孤、獨、殘疾、貧困不能自己生存的，每人粟米五斛。

二月，海盜曾旌等侵犯會稽，殺句章、鄞、鄮三縣縣長，攻擊會稽東部都尉。皇帝令沿海縣各自屯兵戍守。丁巳日，皇后拜謁高祖廟、光武廟，皇帝令甘陵開官倉供給貧困人民糧食，大人小孩各有差别。京師天旱。庚申日，皇帝令郡國二千石官員各自祈禱名山岳瀆，派遣大夫、謁者到嵩山、首陽山，并祭祀黄河、洛河，祈雨。戊辰日，舉行祈雨的祭祀。因冀州連年水潦災害，人民糧食不够吃，皇帝令巡行察訪開官倉借貸，勉勵農業耕作，救濟窮困的人。甲戌日，詔書説：“政治失去中和，陰陽二氣不通暢，冬天少夜雪，春天無及時雨。分别祈求禱告，没有神靈不祭祀的。深恐在祭神時怠慢違背‘如神在’的道理，現在派遣侍中王輔等人，持符節分别到岱山、東海、滎陽、黄河、洛河，盡心祈禱。”

三月，揚州六郡盜賊章河等侵犯四十九個縣，殺傷長吏。庚寅日，皇帝到辟雍舉行射禮，大赦天下，改年號陽嘉。皇帝令宗室從簿籍中除名的，一律恢復族籍；開冀州官倉供給特别貧困的人民，不收今年的更役、租税、人口賦。

夏五月戊寅日，阜陵王劉恢薨。

秋七月，史官開始製作候風地動銅儀。丙辰日，因太學新建成，考試明經落第的補充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授郡國老儒九十人補充

郡國耆儒九十人補郎、舍人。

九月，詔郡國中都官繫囚皆減死一等，亡命者贖，各有差。鮮卑寇遼東。

冬十一月甲申，望都、蒲陰狼殺女子九十七人，詔賜狼所殺者錢，人三千。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

十二月丁未，東平王敞薨。庚戌，復置玄菟郡屯田六部。閏月丁亥，令諸以詔除爲郎，年四十以上課試如孝廉科者，得參廉選，歲舉一人。戊子，客星出天苑。辛卯，詔曰："間者以來，吏政不勤，故灾咎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選舉不實，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書》歌股肱，《詩》刺三事。今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其簡序先後，精核高下，歲月之次，文武之宜，務存厥衷。"庚子，恭陵百丈廡灾。

是歲，起西苑，修飾宫殿。

二年春二月甲申，詔以吴郡、會稽飢荒，貸人種糧。

三月，使匈奴中郎將王稠率左骨都侯等擊鮮卑，破之。辛酉，除京師耆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補郎、舍人及諸王國郎。

夏四月，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官。

己亥，京師地震。五月庚子，詔曰："朕以不德，統奉鴻業，無以奉順乾坤，協序陰陽，灾眚屢見，咎徵仍臻。地動之異，發自京師，矜矜祗畏，不知所裁。群公卿士將何以匡輔不逮，奉答戒異？異不空設，必有所應，其各悉心直言厥咎，靡有所諱。"

郎、舍人。

九月，皇帝令郡國中都官監禁囚犯都減死一等，逃亡的人贖罪，各有差别。鮮卑侵犯遼東。

冬十一月甲申日，望都、蒲陰有狼咬死女子九十七人，皇帝令賞賜被狼咬的人錢，每人三千。辛卯日，開始令郡國推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儒生們通曉章節字句，文吏能寫奏稿，纔能應選；那些有卓越才能的，像顏淵、子奇那樣的不拘年齡大小。

十二月丁未日，東平王劉敞薨。庚戌日，恢復設置玄菟郡屯田六部。閏月丁亥日，令各郡因皇帝命令授給郎官的，年歲四十以上考試如孝廉科的，纔能參加孝廉的選舉，每年選舉一人。戊子日，客星出現在天苑星座。辛卯日，詔書説："最近以來，官吏治理不盡力，因此災害一再發生，盜賊各地都有。事後反省所造成的原因，都因爲選舉名不副實，官員没有找到合適的人選，所以没有得到天心，人情多怨恨。《尚書》歌頌股肱良臣，《詩經》諷刺三公。現在刺史、二千石的選拔，歸三司任用。至於選拔的先後，精心考核德才高下，歲月的順序，文武適宜，一定要保持中正。"庚子日，恭陵百丈廡遭火災。

這一年，建造西苑，修飾宫殿。

二年春二月甲申日，皇帝令因吴郡、會稽饑荒，借給百姓糧種。

三月，使匈奴中郎將王稠率左骨都侯等攻擊鮮卑，打敗了他們。辛酉日，授京師老儒年齡在六十歲以上的四十八人補充郎、舍人及諸王國郎。

夏四月，恢復設置隴西南部都尉官。

己亥日，京師發生地震。五月庚子日，詔書説："我因爲没有功德，繼承統治大業，没有順應乾坤，協調陰陽，天災一次又一次地出現，人禍不斷到來。地動的變異，發生在京師，小心敬畏，不知如何處理。公卿士們將用什麽辦法來輔助我考慮不到之處，敬奉答覆上天的災異警戒呢？災異不是憑空出現的，一定有所應驗，你們要各自無所顧忌地直接指出我的過失，不要有所

避諱。"

戊午，司空王龔免。六月辛未，太常魯國孔扶爲司空。疏勒國獻師子、封牛。丁丑，洛陽地陷。是月，旱。

戊午日，司空王龔被免職。六月辛未日，太常魯國孔扶任司空。疏勒國獻獅子、封牛。丁丑日，洛陽地陷。這一月，天旱。

秋七月己未，太尉龐參免。八月己巳，大鴻臚沛國施延爲太尉。鮮卑寇代郡。

秋七月己未日，太尉龐參被免職。八月己巳日，大鴻臚沛國施延任太尉。鮮卑侵犯代郡。

冬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黄鍾，作樂器隨月律。

冬十月庚午日，在辟雍舉行典禮儀式，演奏應鐘，開始恢復黄鐘，作樂器音調長短要隨月律。

三年春二月己丑，詔以久旱，京師諸獄無輕重皆且勿考竟，須得澍雨。

三年春天二月己丑日，皇帝令因爲久旱不雨，京師各種案件無論輕重都暫且不考查追究，須要得到及時雨。

三月庚戌，益州盜賊劫質令長，殺列侯。

三月庚戌日，益州盜賊劫持令長爲人質，殺列侯。

夏四月丙寅，車師後部司馬率後部王加特奴等掩擊匈奴，大破之，獲其季母。

夏四月丙寅日，車師後部司馬率後部王加特奴等人襲擊匈奴，大敗他們，俘獲他的叔母。

五月戊戌，制詔曰："昔我太宗，丕顯之德，假于上下，儉以恤民，政致康乂。朕秉事不明，政失厥道，天地譴怒，大變仍見。春夏連旱，寇賊彌繁，元元被害，朕甚愍之。嘉與海内洗心更始。其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謀反大逆諸犯不當得赦者，皆赦除之。賜民年八十以上米，人一斛，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加賜帛，人二匹，絮三斤。"

五月戊戌日，皇帝命令説："從前我家太宗，偉大的仁德，憑藉上下臣子，儉省從事以撫恤人民，治理朝政使國家太平。我辦事不精明，政策離開正道，天地譴責憤怒，大變亂不斷出現。春夏接連大旱，盜賊越來越多，百姓被害，我很憐憫他們。獎勵海内百姓洗心革面重新開始。現在大赦天下，從罪當處死以下的謀反罪大惡極的各犯不應當獲得赦免的，都赦免他們。百姓年齡八十以上的賜給米，每人一斛，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歲以上的加賜帛，每人二匹，絮三斤。"

秋七月庚戌，鍾羌寇隴西、漢陽。冬十月，護羌校尉馬續擊破之。

秋七月庚戌日，鍾羌侵犯隴西、漢陽。冬十月，護羌校尉馬續擊敗了他們。

十一月壬寅，司徒劉崎、司空孔扶免。乙巳，大司農南郡黄尚爲司徒，光禄勛河東王卓爲司空。丙午，武都塞上屯羌及外羌攻破屯官，驅略人畜。

十一月壬寅日，司徒劉崎、司空孔扶被免職。乙巳日，大司農南郡黄尚任司徒，光禄勛河東王卓任司空。丙午日，武都塞上屯羌及外羌打敗屯官，驅逐搶劫人和牲畜。

四年春二月丙子，初聽中官得以養子爲後，世襲封爵。自去冬旱，至于是月。謁者馬賢擊鍾羌，大破之。

四年春二月丙子日，開始同意中官可以用養子爲後嗣，世代繼承封爵。自去年冬季天旱，直到這個月。謁者馬賢攻擊鍾羌，大敗了他們。

夏四月甲子，太尉施延免。戊寅，執金吾梁商爲大將軍，前太尉龐參爲太尉。

夏四月甲子日，太尉施延被免職。戊寅日，執金吾梁商任大將軍，前太尉龐參任太尉。

六月己未，梁王匡薨。秋七月己亥，濟北王登薨。

六月己未日，梁王劉匡薨。秋七月己亥日，濟北王劉登薨。

閏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閏月丁亥初一，有日食發生。

冬十月，烏桓寇雲中。十一月，圍度遼將軍耿曄於蘭池，發諸郡兵救之，烏桓退走。

冬十月，烏桓侵犯雲中。十一月，圍攻度遼將軍耿曄於蘭池，派遣各郡兵援救他們，烏桓被打退。

十二月甲寅，京師地震。

十二月甲寅日，京師發生地震。

永和元年春正月，夫餘王來朝。乙卯，詔曰："朕秉政不明，灾眚屢臻。典籍所忌，震食爲重。今日變方遠，地摇京師，咎徵不虚，必有所應。群公百僚其各上封事，指陳得失，靡有所諱。"己巳，宗祀明堂，登靈臺，改元永和，大赦天下。

永和元年春正月，夫餘王來朝貢。乙卯日，詔書説："我掌握國家政治不清明，災荒接連不斷。典籍中所忌諱的，是地震日食爲重。今天日食纔出現在外地，地動發生在京師，災禍的徵兆不是虛的，一定要有應驗。衆位公卿百官各秘密上奏，陳述成功與失敗的原因，不要有一點隱諱。"己巳日，在明堂祭祀祖宗，登靈臺看星相，改年號永和，大赦天下。

秋七月，偃師蝗。

秋七月，偃師發生蝗災。

冬十月丁亥，承福殿火，帝避御雲臺。

冬十月丁亥日，承福殿發生大火，皇帝避開正殿到雲臺。

十一月丙子，太尉龐參罷。

十一月丙子日，太尉龐參被罷官。

十二月，象林蠻夷叛。乙巳，以前司空王龔爲太尉。

十二月，象林蠻夷叛變。乙巳日，任命前司空王龔爲太尉。

二年春正月，武陵蠻叛，圍充縣，又寇夷道。

二年春正月，武陵蠻叛變，圍攻充縣，又侵犯夷道。

二月，廣漢屬國都尉擊破白馬羌。武陵太守李進擊叛蠻，破之。

二月，廣漢屬國都尉擊敗了白馬羌。武陵太守李進進攻叛蠻，打敗了他們。

三月辛亥，北海王翼薨。乙卯，司空王卓薨。丁丑，光禄勳馮翊郭虔爲司空。

三月辛亥日，北海王劉翼去世。乙卯日，司空王卓去世。丁丑日，光禄勛馮翊郭虔任司空。

夏四月丙申，京師地震。

夏四月丙申日，京師發生地震。

五月，日南叛蠻攻郡府。

五月，日南叛蠻攻擊郡府。

秋七月，九真、交阯二郡兵反。

秋七月，九真、交阯二郡兵造反。

八月庚子，熒惑犯南斗。江夏盗賊殺邾長。

八月庚子日，熒惑星侵犯南斗星。江夏盜賊殺邾長。

冬十月甲申，行幸長安，所過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賜粟，人五斛。庚子，幸未央宫，會三

冬十月甲申日，皇帝到長安，所過地方的鰥、寡、孤、獨、貧困不能自己生存的賜糧食，每人五斛。庚子日，到未央宫，會見三輔郡守、

輔郡守、都尉及官屬，勞賜作樂。十一月丙午，祠高廟。丁未，遂有事十一陵。丁卯，京師地震。十二月乙亥，至自長安。

都尉及官屬，慰勞賜宴奏樂。十一月丙午日，祭祀高祖廟。丁未日，便祭祀十一陵。丁卯日，京師發生地震。十二月乙亥日，從長安回到宮中。

三年春二月乙亥，京師及金城、隴西地震，二郡山岸崩，地陷。戊子，太白犯熒惑。

三年春二月乙亥日，京師及金城、隴西發生地震，二郡山岸崩，地陷落。戊子日，太白星侵犯熒惑星座。

夏四月，九江賊蔡伯流寇郡界，及廣陵，殺江都長。戊戌，遣光祿大夫案行金城、隴西，賜壓死者年七歲以上錢，人二千；一家皆被害，爲收斂之。除今年田租，尤甚者勿收口賦。

夏四月，九江賊人蔡伯流侵犯郡界，到廣陵，殺江都長。戊戌日，派遣光祿大夫察訪金城、隴西，賞賜被山崩地陷壓死的年紀在七歲以上者錢，每人二千；一家都被害的，爲他們收殮埋葬。免除今年田租，受災特別厲害的不收人丁賦。

閏月，蔡伯流等率衆詣徐州刺史應志降。己酉，京師地震。

閏月，蔡伯流等率領衆人到徐州刺史應志處投降。己酉日，京師發生地震。

五月，吳郡丞羊珍反，攻郡府，太守王衡破斬之。

五月，吳郡丞羊珍造反，攻擊郡府，太守王衡打敗殺了他。

六月辛丑，琅邪王遵薨。九真太守祝良、交阯刺史張喬慰誘日南叛蠻，降之，嶺外平。

六月辛丑日，琅邪王劉遵去逝。九真太守祝良、交阯刺史張喬慰勞誘導日南叛蠻，降服了他們，嶺外平定。

秋七月丙戌，濟北王多薨。

秋七月丙戌日，濟北王劉多去世。

八月己未，司徒黄尚免。九月己酉，光祿勳長沙劉壽爲司徒。丙戌，令大將軍、三公各舉故刺史、二千石及見令、長、郎、謁者、四府掾屬剛毅武猛有謀謨任將帥者各二人，特進、卿、校尉各一人。

八月己未日，司徒黄尚被免職。九月己酉日，光祿勳長沙劉壽任司徒。丙戌日，令大將軍、三公各自舉薦原來任過刺史、二千石及現任令、長、郎、謁者、四府官屬剛毅勇猛有謀略能任將帥的各二人，特進、卿、校尉各一人。

冬十月，燒當羌寇金城，護羌校尉馬賢擊破之，羌遂相招而叛。

冬十月，燒當羌侵犯金城，護羌校尉馬賢擊敗他們，羌人便互相呼應叛變。

十二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戊戌初一，有日食發生。

四年春正月庚辰，中常侍張逵、蘧政、楊定等有罪誅，連及弘農太守張鳳、安平相楊皓，下獄死。

四年春正月庚辰日，中常侍張逵、蘧政、楊定等有罪被殺，牽連到弘農太守張鳳、安平相楊皓，被監禁而死。

三月乙亥，京師地震。

三月乙亥日，京師發生地震。

夏四月癸卯，護羌校尉馬賢討燒當羌，大破之。戊午，大赦天下。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

夏四月癸卯日，護羌校尉馬賢討伐燒當羌，大敗他們。戊午日，大赦天下。賜給百姓爵位及粟帛各有差别。

五月戊辰，封故濟北惠王壽子安爲濟北王。

五月戊辰日，封故濟北惠王劉壽兒子劉安爲濟北王。

秋八月，太原郡旱，民庶流冗。癸丑，遣光禄大夫案行稟貸，除更賦。

冬十月戊午，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關而還。十一月丙寅，幸廣成苑。

五年春二月戊申，京師地震。

夏四月庚子，中山王弘薨。南匈奴左部句龍大人吾斯、車紐等叛，圍美稷。

五月，度遼將軍馬續討吾斯、車紐，破之，使匈奴中郎將陳龜迫殺南單于。己丑晦，日有食之。且凍羌寇三輔，殺令長。丁丑，令死罪以下及亡命贖，各有差。

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兵。辛未，太尉王龔罷。且凍羌寇武都，燒隴關。壬午，太常桓焉爲太尉。丁亥，徙西河郡居離石，上郡居夏陽，朔方居五原。句龍吾斯等東引烏桓，西收羌胡，寇上郡，立車紐爲單于。冬十一月辛巳，遣使匈奴中郎將張耽擊破之，車紐降。

六年春正月丙子，征西將軍馬賢與且凍羌戰于射姑山，賢軍敗没，安定太守郭璜下獄死。詔貸王、侯國租一歲。

閏月，鞏唐羌寇隴西，遂及三輔。

二月丁巳，有星孛于營室。

三月，武威太守趙冲討鞏唐羌，破之。庚子，司空郭虔免。乙巳，河閒王政薨。丙午，太僕趙戒爲司空。

夏五月庚子，齊王無忌薨。使匈奴中郎將張耽大破烏桓、羌胡於天山。鞏唐羌寇北地。

秋七月甲午，詔假民有貲者户錢一千。

八月丙辰，大將軍梁商薨；壬

秋八月，太原郡天旱，百姓流離失所。癸丑日，派遣光禄大夫察訪開官倉借貸糧食，免除更賦。

冬十月戊午，皇帝校獵上林苑，經過函谷關返回來。十一月丙寅日，皇帝到廣成苑。

五年春二月戊申日，京師發生地震。

夏四月庚子日，中山王劉弘薨。南匈奴左部句龍大人吾斯、車紐等叛變，圍攻美稷。

五月，度遼將軍馬續討伐吾斯、車紐，打敗他們，使匈奴中郎將陳龜逼殺南單于。己丑日是該月末日，有日食發生。且凍羌侵犯三輔，殺令長。丁丑日，令死罪以下及逃亡的贖罪，贖罪物品各有差別。

九月，令扶風、漢陽修築隴道土堡三百所設置屯兵。辛未日，太尉王龔被罷官。且凍羌侵犯武都，燒毁隴關。壬午日，太常桓焉任太尉。丁亥日，遷移西河郡的百姓到離石居住，上郡到夏陽居住，朔方到五原居住。句龍吾斯等往東打退烏桓，西收羌胡，侵犯上郡，立車紐爲單于。冬十一月辛巳日，派遣匈奴中郎將張耽打敗他們，車紐投降。

六年春正月丙子日，征西將軍馬賢與且凍羌戰於射姑山，馬賢軍隊覆没，安定太守郭璜被監禁而死。皇帝令借貸王、侯國租一年。

閏月，鞏唐羌侵犯隴西，隨後到三輔。

二月丁巳日，有彗星出現在營室星座。

三月，武威太守趙冲討伐鞏唐羌，打敗了他們。庚子日，司空郭虔被免職。乙巳日，河閒王劉政去世。丙午日，太僕趙戒任司空。

夏五月庚子日，齊王無忌去世。使匈奴中郎將張耽大敗烏桓、羌胡於天山。鞏唐羌侵犯北地。

秋七月甲午日，皇帝令借百姓有資財的每户錢一千。

八月丙辰日，大將軍梁商去世；壬戌日，河

戊，河南尹梁冀爲大將軍。

九月，諸種羌寇武威。辛亥晦，日有食之。

冬十月癸丑，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

十一月庚子，以執金吾張喬行車騎將軍事，將兵屯三輔。

漢安元年春正月癸巳，宗祀明堂，大赦天下，改元漢安。

二月丙辰，詔大將軍、公、卿舉賢良方正能探賾索隱者各一人。

秋七月，始置承華廄。

八月，南匈奴左部大人句龍吾斯與薁鞬臺耆等反叛。丁卯，遣侍中杜喬、光祿大夫周舉、守光祿大夫郭遵、馮羨、欒巴、張綱、周栩、劉班等八人分行州郡，班宣風化，舉實臧否。

九月庚寅，廣陵盜賊張嬰等寇郡縣。

冬十月辛未，太尉桓焉、司徒劉壽免。甲戌，行車騎將軍張喬罷。十一月壬午，司隸校尉趙峻爲太尉，大司農胡廣爲司徒。癸卯，詔大將軍、三公選武猛試用有效驗任爲將校者各一人。

是歲，廣陵賊張嬰等詣太守張綱降。

二年春二月丙辰，鄯善國遣使貢獻。

夏四月庚戌，護羌校尉趙冲與漢陽太守張貢擊燒何羌於參綠，破之。

六月乙丑，熒惑犯鎮星。丙寅，立南匈奴守義王兜樓儲爲南單于。

冬十月辛丑，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殊死以下出縑贖，各有差；其不能入贖者，遣詣臨羌縣居作二歲。甲辰，減百官奉。丙午，禁沽酒，又貸王、侯國租一歲。

南尹梁冀任大將軍。

九月，各種羌侵犯武威。辛亥日是該月末日，有日食發生。

冬十月癸丑日，遷徙安定百姓到扶風居住，北地百姓到馮翊居住。

十一月庚子日，以執金吾張喬代理車騎將軍事，率領軍隊屯守三輔。

漢安元年春正月癸巳日，祭祀祖宗在明堂裏，大赦天下，改年號爲漢安。

二月丙辰日，皇帝令大將軍、公、卿等舉薦賢良方正能探索玄妙道理的各一人。

秋七月，開始設置承華廄。

八月，南匈奴左部大人句龍吾斯與薁鞬臺耆等反叛。丁卯日，派遣侍中杜喬、光祿大夫周舉、守光祿大夫郭遵、馮羨、欒巴、張綱、周栩、劉班等八人分別巡訪州郡，宣揚風俗教化，檢舉核實善惡好壞。

九月庚寅日，廣陵盜賊張嬰等人侵犯郡縣。

冬十月辛未，太尉桓焉、司徒劉壽被免職。甲戌日，代理車騎將軍張喬被罷官。十一月壬午日，司隸校尉趙峻任太尉，大司農胡廣任司徒。癸卯日，皇帝令大將軍、三公選拔勇猛試用有效驗能擔任將校的各一人。

這一年，廣陵賊人張嬰等人到太守張綱處投降。

二年春二月丙辰日，鄯善國派遣使者來貢獻物品。

夏四月庚戌日，護羌校尉趙冲與漢陽太守張貢攻擊燒何羌於參綠，打敗了他們。

六月乙丑日，熒惑星侵犯鎮星。丙寅日，立南匈奴守義王兜樓儲爲南單于。

冬十月辛丑日，令郡國中都官對監禁囚犯犯死罪以下罪刑的出縑贖罪，各有差別；那些不能交納贖縑的，遣送到臨羌縣服勞役二年。甲辰日，減少百官薪俸。丙午日，禁止賣酒，又借貸王、侯國租一年。

閏月，趙冲擊燒當羌於阿陽，破之。

閏月，趙冲攻擊燒當羌於阿陽，打敗他們。

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遣人刺殺句龍吾斯。

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派遣人刺殺句龍吾斯。

十二月，楊、徐盜賊攻燒城寺，殺略吏民。

十二月，楊州、徐州盜賊攻擊燒毁城寺，殺害搶劫官吏百姓。

是歲，凉州地百八十震。

這一年，凉州地區發生一百八十次地震。

建康元年春正月辛丑，詔曰："隴西、漢陽、張掖、北地、武威、武都，自去年九月已來，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壞敗城寺，殺害民庶。夷狄叛逆，賦役重數，内外怨曠，惟咎嘆息。其遣光禄大夫案行，宣暢恩澤，惠此下民，勿爲煩擾。"

建康元年春正月辛丑日，詔書説："隴西、漢陽、張掖、北地、武威、武都，自去年九月以來，發生了一百八十次地震，山谷開裂，破壞城寺，傷害百姓。夷狄叛亂，賦税徭役繁重，朝廷内外的怨恨太久了，衹有爲災禍嘆息。現在派遣光禄大夫巡行察訪，宣揚恩澤，惠愛百姓，不要煩擾他們。"

三月庚子，沛王廣薨。領護羌校尉衛琚追討叛羌，破之。南郡、江夏盜賊寇掠城邑，州郡討平之。

三月庚子日，沛王劉廣去世。代領護羌校尉衛琚追擊討伐叛羌，打敗了他們。南郡、江夏盜賊侵掠城鎮，州郡討伐平定了他們。

夏四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擊南匈奴左部，破之，於是胡、羌、烏桓悉詣寔降。辛巳，立皇子炳爲皇太子，改年建康，大赦天下。賜人爵各有差。

夏四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攻擊南匈奴左部，打敗了他們，於是胡、羌、烏桓全到馬寔處投降。辛巳日，立皇子劉炳爲皇太子，改年號爲建康，大赦天下。賜給人民爵位各有差别。

秋七月丙午，清河王延平薨。

秋七月丙午日，清河王劉延平逝世。

八月，楊、徐盜賊范容、周生等寇掠城邑，遣御史中丞馮赦督州郡兵討之。庚午，帝崩于玉堂前殿，時年三十。遺詔無起寢廟，斂以故服，珠玉玩好皆不得下。

八月，楊州、徐州盜賊范容、周生等侵掠城鎮，派遣御史中丞馮赦督促州郡兵討伐他們。庚午日，皇帝崩於玉堂前殿，當時年齡三十歲。遺令不修建寢廟，收殮埋葬用舊衣服，珠寶玉器玩好物品都不准用來陪葬。

論曰：古之人君，離幽放而反國祚者有矣，莫不矯鑒前違，審識情僞，無忘在外之憂，故能中興其業。觀夫順朝之政，殆不然乎？何其效僻之多與？

論曰：古代的人君，遭受幽禁流放而後返回皇帝位的有啊，没有不糾正借鑒前代的失誤，審時度勢辨别真僞，不忘在外時的憂患，所以能中興國家基業。觀察順帝朝的政治，大概不是這樣吧？爲什麽仿效前代的鄙陋那麽多呢？

冲帝劉炳

孝冲皇帝諱炳，順帝之子也。母曰虞貴人。

孝冲皇帝名炳，順帝的兒子。母親叫虞貴人。

建康元年立爲皇太子，其年八月庚午，即皇帝位，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丁丑，以太尉趙

建康元年立爲皇太子，當年八月庚午日，即皇帝位，年僅二歲。尊稱皇后叫皇太后。太后臨朝聽政。丁丑日，任命太尉趙峻爲太傅；大司農

峻爲太傅；大司農李固爲太尉，參録尚書事。

李固任太尉，參加總理尚書事務。

九月丙午，葬孝順皇帝于憲陵，廟曰敬宗。是日，京師及太原、雁門地震，三郡水涌土裂。庚戌，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幽逸修道之士各一人，百僚皆上封事。己未，九江太守丘騰有罪，下獄死。楊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鄧顯討賊范容等於歷陽，軍敗，耀、顯爲賊所歿。

九月丙午日，葬孝順皇帝於憲陵，廟號叫敬宗。這一天，京師及太原、雁門發生地震，三郡水往上涌地開裂。庚戌日，皇帝令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薦賢良方正隱逸修道之士各一人，百官都秘密上奏陳述意見。己未日，九江太守丘騰有罪，被監禁而死。楊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鄧顯討伐賊人范容等於歷陽，軍隊被打敗，尹耀、鄧顯被賊人殺死。

冬十月，日南蠻夷攻燒城邑，交阯刺史夏方招誘降之。壬申，常山王儀薨。己卯，零陵太守劉康坐殺無辜，下獄死。

冬十月，日南蠻夷攻打焚燒城鎮，交阯刺史夏方招誘降服了他們。壬申日，常山王劉儀去世。己卯日，零陵太守劉康因殺害無罪之人，被監禁而死。

十一月，九江盜賊徐鳳、馬勉等稱“無上將軍”，攻燒城邑。己酉，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徙邊；謀反大逆，不用此令。

十一月，九江盜賊徐鳳、馬勉等號稱“無上將軍”，攻打燒毁城鎮。己酉日，令郡國中都官對監禁的囚犯減死罪一等，遷移到邊疆；謀反罪大惡極的，不用此令。

十二月，九江賊黄虎等攻合肥。

十二月，九江賊人黄虎等攻打合肥。

是歲，群盜發憲陵。護羌校尉趙冲追擊叛羌於鸇陰河，戰歿。

這一年，群盜挖掘憲陵。護羌校尉趙冲追叛羌於鸇陰河，戰死。

永憙元年春正月戊戌，帝崩于玉堂前殿，年三歲。清河王蒜徵至京師。

永憙元年春正月戊戌日，皇帝崩於玉堂前殿，年僅三歲。清河王劉蒜徵召至京師。

質帝劉纘

孝質皇帝諱纘，肅宗玄孫。曾祖父千乘貞王伉，祖父樂安夷王寵，父勃海孝王鴻，母陳夫人。冲帝不豫，大將軍梁冀徵帝到洛陽都亭。及冲帝崩，皇太后與冀定策禁中，丙辰，使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帝入南宮。丁巳，封爲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年八歲。己未，葬孝冲皇帝于懷陵。廣陵賊張嬰等復反，攻殺堂邑、江都長。九江賊徐鳳等攻殺曲陽、東城長。甲申，謁高廟。乙酉，謁光武廟。

孝質皇帝名纘，是肅宗的玄孫。曾祖父是千乘貞王劉伉，祖父是樂安夷王劉寵，父親是勃海孝王劉鴻，母親是陳夫人。冲帝身體不舒適，大將軍梁冀徵請皇帝到洛陽都亭。等到冲帝崩，皇太后與梁冀在宮中定策，丙辰日，派梁冀持符節，用王青蓋車迎接皇帝進入南宮。丁巳日，封爲建平侯，當天即皇帝位，年僅八歲。己未日，葬孝冲皇帝於懷陵。廣陵賊人張嬰等又反叛，攻殺堂邑、江都長。九江賊徐鳳等攻擊殺害曲陽、東城長。甲申日，拜謁高祖廟。乙酉日，拜謁光武廟。

二月，豫章太守虞續坐贓，下獄

二月，豫章太守虞續因貪贓，被監禁而死。

死。乙酉，大赦天下。賜人爵及粟帛各有差。還王侯所削户邑。彭城王道薨。叛羌詣左馮翊梁並降。

乙酉日，大赦天下。賜給人民爵位及粟帛各有差别。退還王侯們被削掉的户邑。彭城王劉道去世。叛羌到左馮翊梁並處投降。

三月，九江賊馬勉稱“黄帝”。九江都尉滕撫討馬勉、范容、周生，大破斬之。

三月，九江賊人馬勉號稱“黄帝”。九江都尉滕撫討伐馬勉、范容、周生，大敗殺了他們。

夏四月壬申，雩。庚辰，濟北王安薨。丹陽賊陸宫等圍城，燒亭寺，丹陽太守江漢擊破之。

夏四月壬申日，舉行祈雨儀式。庚辰日，濟北王劉安去世。丹陽賊人陸宫等圍城，燒毁亭寺，丹陽太守江漢擊敗他們。

五月甲午，詔曰：“朕以不德，托母天下，布政不明，每失厥中。自春涉夏，大旱炎赫，憂心京京，故得禱祈明祀，冀蒙潤澤。前雖得雨，而宿麥頗傷；比日陰雲，還復開霽。寤寐永嘆，重懷慘結。將二千石、令長不崇寬和，暴刻之爲乎？其令中都官繫囚罪非殊死考未竟者，一切任出，以須立秋。郡國有名山大澤能興雲雨者，二千石長吏各潔齊請禱，謁誠盡禮。又兵役連年，死亡流離，或支骸不斂，或停棺莫收，朕甚愍焉。昔文王葬枯骨，人賴其德。今遣使者案行，若無家屬及貧無資者，隨宜賜恤，以慰孤魂。”是月，下邳人謝安應募擊徐鳳等，斬之。丙辰，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休祚，而即位逾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逾，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廟之重，垂無窮之制。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以序親秩，爲萬世法。”

五月甲午日，詔書説：“我因爲没功德，依靠母后治天下，布政不清明，每每出偏差。自春天到夏天，大旱炎熱，憂心不斷，因此必須祈禱祭祀，希望蒙雨露的潤澤。前些日子雖降雨，而冬麥受害很厲害；昨天有陰雲，又轉爲雲開日出。我日夜不停地嘆息，心中萬分悲痛。這同二千石、令長不遵循寬愛和平，暴虐刻毒的作爲有關係吧？現在令中都官對監禁囚犯，罪不到處死又審查未完的，一律保釋出獄，等到立秋再論。郡國有名山大澤能興雲布雨的，二千石長吏各自齋戒祈禱，誠心誠意地去拜謁祭祀。還有兵役連年不停，死亡流離失所，有的人尸骨没有人收殮，有的停在棺木裏没埋葬，我很憐憫他們。從前周文王埋葬枯骨，人們依賴他的仁德。現在派使者巡行察訪，如果没有家屬以及貧窮没有資財的，隨即按實情撫恤，安慰孤魂。”這個月，下邳人謝安應招募攻擊徐鳳等，斬殺他們。丙辰日，詔書説：“孝殤皇帝雖然享受皇位不長，但即位也超過一年，君臣的禮儀已形成。孝安皇帝承襲國家大統，而前世便讓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顛倒，排錯了他們的次序，這不是以侍奉宗廟爲重的作法，永遠向下延傳的制度。從前魯定公追正祭祀的順序，《春秋》裏贊美他。現在令恭陵排在康陵之下，憲陵在恭陵之下，按血統排列順序，作爲萬世不變的法則。”

六月，鮮卑寇代郡。

六月，鮮卑侵犯代郡。

秋七月庚寅，阜陵王代薨。廬江盗賊攻尋陽，又攻盱台，滕撫遣司馬王章擊破之。

秋七月庚寅日，阜陵王劉代去世。廬江盗賊進攻尋陽，又攻盱台，滕撫派遣司馬王章攻擊打敗了他們。

九月庚戌，太傅趙峻薨。

九月庚戌日，太傅趙峻去世。

冬十一月己丑，南陽太守韓昭坐贓下獄死。丙午，中郎將滕撫擊廣陵賊張嬰，破之。丁未，中郎將趙序坐事弃市。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攻殺九江太守楊岑，滕撫率諸將擊孟等，大破斬之。

冬十一月己丑日，南陽太守韓昭因貪贓被監禁而死。丙午日，中郎將滕撫攻擊廣陵賊張嬰，打敗了他們。丁未日，中郎將趙序因犯罪被處死示衆。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攻殺九江太守楊岑，滕撫率領諸將攻擊華孟等人，大敗殺死他們。

本初元年春正月丙申，詔曰：“昔堯命四子，以欽天道，《鴻範》九疇，休咎有象。夫瑞以和降，異因逆感，禁微應大，前聖所重。頃者，州郡輕慢憲防，競逞殘暴，造設科條，陷入無罪。或以喜怒驅逐長吏，恩阿所私，罰枉仇隙，至令守闕訴訟，前後不絕。送故迎新，人離其害，怨氣傷和，以致灾眚。《書》云：‘明德慎罰’。方春東作，育微敬始。其敕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以崇在寬。”壬子，廣陵太守王喜坐討賊逗留，下獄死。

本初元年春正月丙申日，詔書說：“從前堯命令四個兒子，要敬重天道，《鴻範》九疇中提到，福禍有象徵。那個祥瑞是由於人君政治純和而降臨，災異因爲違背時令而感應，禁止雖然微小而感應却很大，是前代聖王敬重的。不久前，州郡輕視侮慢憲法，競相顯示殘暴，擅自設立法律條令，陷害無罪的人。有人用自己的喜怒來驅逐長吏，恩惠照顧私黨，懲罰與自己有仇恨的人，致使守闕訴訟，前後不絕。送故吏迎新官，人民遭受其害，怨氣傷害和氣，因而導致災禍。《尚書》說：‘崇尚仁德而慎施刑罰’。春天正是春耕生産時期，是培育胚芽謹慎從業的開始。現在命令有關主管，罪不到處死的人，暫且不審理核實，作爲崇尚寬和的表示。”壬子日，廣陵太守王喜因討伐賊人逗留不前，被監禁而死。

二月庚辰，詔曰：“九江、廣陵二郡數離寇害，殘夷最甚。生者失其資業，死者委尸原野。昔之爲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己爲之，况我元元，嬰此困毒。方春戒節，賑濟乏厄，掩骼埋胔之時。其調比郡見穀，出稟窮弱，收葬枯骸，務加埋恤，以稱朕意。”

二月庚辰日，詔書說：“九江、廣陵二郡多次遭侵害，破壞得最嚴重。活着的失去了他們的資産家業，死了的尸體抛棄在原野。從前處理政務，一事没有處理得當，好像是自己造成的，何况我的百姓，遭到這樣的困難毒害。正是春天施惠的季節，救濟窮困，掩埋尸骨的時候。現在命令調鄰近郡的穀物，開官倉供給窮困弱小的人糧食，收埋枯骨，一定要加以埋葬撫恤，從而符合我的心意。”

夏四月庚辰，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當以次賞進。

夏四月庚辰日，令郡國舉薦精通經書的，年歲在五十以上，七十以下的到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都派遣兒子受教育，滿一年考試，用成績優異的五人補充郎中，次一等的五人補充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曉經典的，各令隨一家師法，那些優異的記上官簿，應當以名次先後賞賜舉薦。

五月庚寅，徙樂安王爲勃海王。

五月庚寅日，遷移樂安王爲勃海王。海水倒

海水溢。戊申，使謁者案行，收葬樂安、北海人爲水所漂没死者，又稟給貧羸。庚戌，太白犯熒惑。

六月丁巳，大赦天下，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

閏月甲申，大將軍梁冀潛行鴆弒，帝崩于玉堂前殿，年九歲。丁亥，太尉李固免。戊子，司徒胡廣爲太尉，司空趙戒爲司徒，與梁冀參録尚書事。太僕袁湯爲司空。

贊曰：孝順初立，時髦允集。匪砥匪革，終淪嬖習。保阿傳土，后家世及。冲夭未識，質弒以聰。陵折在運，天緒三終。

灌。戊申日，派謁者巡行察訪，收葬樂安、北海人民被水淹死的，又開官倉供給貧困瘦弱的人。庚戌日，太白星侵犯熒惑星座。

六月丁巳日，大赦天下，賜給百姓爵位及粟帛各有差别。

閏月甲申日，大將軍梁冀暗中用鴆酒毒害皇帝，皇帝崩於玉堂前殿，年僅九歲。丁亥日，太尉李固被免官。戊子日，司徒胡廣任太尉，司空趙戒任司徒，與梁冀一起參加總理尚書事。太僕袁湯任司空。

贊曰：孝順皇帝開始即位，時代俊傑雲集左右。既没有自勵又没有改革，終於淪爲被受寵愛小人的蒙蔽。保姆請求增加邑土，后家世襲。冲帝夭折而年幼無知，質帝因聰明而被毒殺。衰落在於時運，上天的統緒至於三世而終。

後漢書卷七

本紀第七

桓帝紀

孝桓皇帝諱志，肅宗曾孫也。祖父河閒孝王開，父蠡吾侯翼，母匽氏。翼卒，帝襲爵爲侯。

孝桓皇帝名志，是肅宗的曾孫。祖父是河間孝王劉開，父親是蠡吾侯劉翼，母親是匽氏。劉翼死，皇帝襲爵位爲蠡吾侯。

本初元年，梁太后徵帝到夏門亭，將妻以女弟。會質帝崩，太后遂與兄大將軍冀定策禁中，閏月庚寅，使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帝入南宮，其日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本初元年，梁太后徵召皇帝到夏門亭，將妹妹嫁給他爲妻。正遇質帝崩，太后便與兄大將軍梁冀在宫中決定，閏月庚寅日，派梁冀持符節用王青蓋車，迎皇帝入南宮，當天即皇帝位，當時年僅十五歲。太后仍然臨朝聽政。

秋七月乙卯，葬孝質皇帝于静陵。齊王喜薨。辛巳，謁高廟、光武廟。丙戌，詔曰："孝廉、廉吏皆當典城牧民，禁奸舉善，興化之本，恒必由之。詔書連下，分明懇惻，而在所玩習，遂至怠慢，選舉乖錯，害及元元。頃雖頗繩正，猶未懲改。方今淮夷未殄，軍師屢出，百姓疲悴，困於徵發。庶望群吏，惠我勞民，蠲滌貪穢，以祈休祥。其令秩滿百石，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乃得參選。臧吏子孫，不得察舉。杜絶邪僞請托之原，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各明守所司，將觀厥後。"

秋七月乙卯日，葬孝質皇帝於静陵。齊王劉喜薨。辛巳日，拜謁高祖廟、光武廟。丙戌日，詔書説："孝廉、廉吏都應當主管城池治理百姓，禁絶奸佞舉拔善良，是振興教化的根本，永遠必由之路。皇帝命令接連下達，意旨分明懇切，而所在地方官員玩忽職守，於是便到了怠惰輕慢，選舉違背原則，危害到百姓。短時間雖然有些糾正，仍然没有懲辦改變。當今淮夷侵擾仍未滅絶，軍隊多次出征，百姓疲憊，困擾於徵發太多。寄希望於群吏，惠愛我勞苦百姓，消除蕩滌貪官污吏，從而祈求吉祥。現在令官秩滿百石，十年以上，有卓越才能的，纔能够參加選舉。贜官的子孫，不能推舉。杜絶邪僞請托的根源，令廉潔守法的人相信他的操守。各自明確堅守所主管的事務，將觀察後面的表現。"

九月戊戌，追尊皇祖河閒孝王曰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皇后，皇考蠡吾侯曰孝崇皇。冬十月甲午，尊皇母匽氏爲孝崇博園貴人。

九月戊戌日，追尊皇祖河間孝王稱孝穆皇，夫人趙氏稱孝穆皇后，皇父蠡吾侯稱孝崇皇。冬十月甲午日，尊稱皇母匽氏爲孝崇博園貴人。

建和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詔三公、九卿、校尉各言得失。戊午，大赦天下。賜吏更勞一歲；男子爵，人二級，爲父後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貞婦帛，人三匹。灾害所傷什四以上，勿收田租；其不滿者，以實除之。

二月，荆、揚二州人多餓死，遣四府掾分行賑給。沛國言黄龍見譙。

夏四月庚寅，京師地震。詔大將軍、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又命列侯、將、大夫、御史、謁者、千石、六百石、博士、議郎、郎官各上封事，指陳得失。又詔大將軍、公、卿、郡、國舉至孝篤行之士各一人。

壬辰，詔州郡不得迫脅驅逐長吏。長吏臧滿三十萬而不糾舉者，刺史、二千石以縱避爲罪。若有擅相假印綬者，與殺人同弃市論。丙午，詔郡國繫囚減死罪一等，勿笞。唯謀反大逆，不用此書。又詔曰："比起陵塋，彌歷時歲，力役既廣，徒隸尤勤。頃雨澤不沾，密雲復散，儻或在兹。其令徒作陵者減刑各六月。"是月，立阜陵王代兄勃遒亭侯便爲阜陵王。郡國六地裂，水涌井溢。芝草生中黄藏府。

六月，太尉胡廣罷，大司農杜喬爲太尉。

秋七月，勃海王鴻薨，立帝弟蠡吾侯悝爲勃海王。

八月乙未，立皇后梁氏。

九月丁卯，京師地震。

太尉杜喬免，冬十月，司徒趙戒爲太尉，司空袁湯爲司徒，前太尉胡廣爲司空。

十一月，濟陰言有五色大鳥見于

建和元年春正月辛亥初一，有日食發生。皇帝令三公、九卿、校尉各自陳述成功與失敗的原因。戊午日，大赦天下。賜給吏更勞一年；男子爵位，每人二級，爲父後及三老、孝悌、力田每人三級；鰥、寡、孤、獨、殘疾、貧困不能生存者，每人粟五斛；貞潔婦女，每人帛三匹。災害損傷莊稼在十分之四以上的，不收田租；那些不滿十分之四的，以實際情況免除他們的田租。

二月，荆州、揚州餓死很多人，派遣四府掾分别進行救濟。沛國言黄龍出現在譙郡。

夏四月庚寅日，京師發生地震。皇帝令大將軍、公、卿、校尉舉薦賢良方正能够直言不諱地極力規勸的各一人。又令列侯、將軍、大夫、御史、謁者、千石之官、六百石之官、博士、議郎、郎官各上奏章，指出朝政得失。又令大將軍、公、卿、郡、國各向朝廷舉薦至孝篤行者一名。

壬辰日，皇帝令州郡不能脅迫驅逐長吏。長吏臟滿三十萬而不糾察檢舉的，刺史、二千石以放縱庇護論罪。如有以印綬爲人所用者，與殺人同罪處死示衆論處。丙午日，皇帝令郡國監禁的囚犯減死罪一等，不要鞭笞。祇有謀反罪大惡極的，不用這個詔書的赦令。又下詔書説："連年修建陵墓，經歷了很長時間，耗費很多的勞役，囚徒奴隸特别辛苦。頃刻的雨水不能滋潤土地，烏雲密布又散開，或許就在今天。現在令囚徒修陵墓的減刑各六個月。"這一月，立阜陵王劉代的哥哥勃遒亭侯劉便爲阜陵王。六個郡國地裂。井水往上噴涌溢出。靈芝草生在中黄藏府。

六月，太尉胡廣被罷官，大司農杜喬任太尉。

秋七月，勃海王劉鴻逝世，立皇帝的弟弟蠡吾侯劉悝爲勃海王。

八月乙未日，立皇后梁氏。

九月丁卯日，京師發生地震。

太尉杜喬被免職，冬十月，司徒趙戒任太尉，司空袁湯任司徒，前太尉胡廣任司空。

十一月，濟陰説有五色大鳥出現在己氏。戊

己氏。戊午，減天下死罪一等，戍邊。清河劉文反，殺國相射暠，欲立清河王蒜爲天子；事覺伏誅。蒜坐貶爲尉氏侯，徙桂陽，自殺。

前太尉李固、杜喬皆下獄死。

陳留盜賊李堅自稱皇帝，伏誅。

二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庚午，大赦天下。賜河閒、勃海二王黄金各百斤，彭城諸國王各五十斤；公主、大將軍、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將、大夫、郎吏、從官、四姓及梁鄧小侯、諸夫人以下帛，各有差。年八十以上賜米、酒、肉，九十以上加帛二匹，綿三斤。

三月戊辰，帝從皇太后幸大將軍梁冀府。白馬羌寇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

夏四月丙子，封帝弟碩爲平原王，奉孝崇皇祀。尊孝崇皇夫人馬氏爲孝崇園貴人。

嘉禾生大司農帑藏。五月癸丑，北宫掖廷中德陽殿及左掖門火，車駕移幸南宫。

六月，改清河爲甘陵，立安平王得子經侯理爲甘陵王。

秋七月，京師大水。河東言木連理。

冬十月，長平陳景自號“黄帝子”，署置官屬，又南頓管伯亦稱“真人”，并圖舉兵，悉伏誅。

三年春三月甲申，彭城王定薨。

夏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五月乙亥，詔曰：“蓋聞天生蒸民，不能相理，爲之立君，使司牧之。君道得於下，則休祥著乎上；庶事失其序，則咎徵見乎象。閒者，日食毀缺，陽光晦暗，朕祇懼潛思，匪遑啓處。傳不云乎：‘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昔

午日，減天下死罪一等，發送去戍邊。清河劉文造反，殺國相射暠，想立清河王劉蒜爲天子；事情被發覺依法處死。劉蒜因受牽連貶爲尉氏侯，遷移到桂陽，自殺。

前太尉李固、杜喬都被監禁而死。

陳留盜賊李堅自稱皇帝，依法被處死。

二年春正月甲子日，皇帝舉行加冠典禮。庚午日，大赦天下。賜給河間、勃海二王黄金各百斤，彭城各國王各五十斤；公主、大將軍、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將、大夫、郎吏、從官、四姓及梁鄧小侯、諸夫人以下帛，各有差别。年齡在八十以上的賜米、酒、肉，九十以上的加帛二匹，綿三斤。

三月戊辰日，皇帝隨從皇太后到大將軍梁冀府。白馬羌侵犯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伐打敗了他們。

夏四月丙子日，封皇帝之弟劉碩爲平原王，主持孝崇皇帝祭祀。尊稱孝崇皇帝夫人馬氏爲孝崇園貴人。

嘉禾生長在大司農金庫中。五月癸丑日，北宫偏殿中德陽殿及左旁門起火，皇帝轉移到南宫。

六月，改清河爲甘陵，立安平王劉得之子經侯劉理爲甘陵王。

秋七月，京師發生大水。河東說有連理木。

冬十月，長平陳景自號“黄帝子”，設置官屬，又南頓管伯也稱“真人”，并企圖起兵，全部被處死。

三年春三月甲申日，彭城王劉定薨。

夏四月丁卯日是月末，有日食發生，五月乙亥日，詔書說：“聽說天生人民大衆，不能自相管理，爲他們建立君主，讓君主去管理他們。如果君主的治道得於下民，那麽美好的吉祥顯著於上天；各種政事有偏差，那麽禍亂的徵兆就表現在天象。近來，日食虧缺，陽光昏暗，我心懷敬畏，不敢偷安。經傳裏不是説過：‘日食要施德

孝章帝愍前世禁徙，故建初之元，并蒙恩澤，流徙者使還故郡，没入者免爲庶民。先皇德政，可不務乎！其自永建元年迄乎今歲，凡諸妖惡，支親從坐，及吏民減死徙邊者，悉歸本郡；唯没入者不從此令。”

六月庚子，詔大將軍、三公、特進、侯，其與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乙卯，震憲陵寢屋。秋七月庚申，廉縣雨肉。八月乙丑，有星孛于天市。京師大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地又震。詔死罪以下及亡命者贖，各有差。郡國五山崩。

冬十月，太尉趙戒免。司徒袁湯爲太尉，大司農河内張歆爲司徒。

十一月甲申，詔曰：“朕攝政失中，灾眚連仍，三光不明，陰陽錯序。監寐寤嘆，疢如疾首。今京師厮舍，死者相枕，郡縣阡陌，處處有之，甚違周文掩胔之義。其有家屬而貧無以葬者，給直，人三千，喪主布三匹；若無親屬，可於官壖地葬之，表識姓名，爲設祠祭。又徒在作部，疾病致醫藥，死亡厚埋藏。民有不能自振及流移者，稟穀如科。州郡檢察，務崇恩施，以康我民。”

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大赦天下，改元和平。乙丑，詔曰：“曩者遭家不造，先帝早世。永惟大宗之重，深思嗣續之福，詢謀台輔，稽之兆占。既建明哲，克定統業，天人協和，萬國咸寧。元服已加，將即委付，而四方盜竊，頗有未静，故假延臨政，以須安謐。幸賴股肱禦侮之助，殘醜消蕩，民和年稔，普天率土，遐邇洽同。遠覽‘復子明辟’之

政，月食減輕刑罰。’從前孝章皇帝憐憫遷徙的囚徒，所以在建初元年，一并蒙受他的恩澤，流放遷移的讓他們回故鄉，没收爲官奴的放出爲民。先帝的德政，可不認真繼承嗎！自從永建元年直到今年，凡各種興妖作惡之人，親族受牽連，以及官吏百姓減死罪遷移到邊疆的，全部回原來的郡；衹有没收到官府的不依照此道詔令。”

六月庚子日，皇帝令大將軍、三公、特進、侯，以及卿、校尉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不諱地極力規勸之士各一人。

乙卯日，震倒憲陵寢屋。秋七月庚申日，廉縣降下肉。八月乙丑日，有彗星在天市星座出現。京師發大水。九月己卯日，發生地震。庚寅日，又一次地震。皇帝令死罪以下及逃亡的可以贖罪，各有差别。有五個郡國出現山崩。

冬十月，太尉趙戒被免職。司徒袁湯任太尉，大司農河内張歆任司徒。

十一月甲申日，詔書説：“我主管政治出現偏差，災禍接連不斷，日月星之光不明亮，陰陽錯亂。連睡覺也在哀嘆，痛心疾首。現在京師窮人住地裏，死尸相連，郡縣的田野裏，處處都有這種情況，大大地違背了周文王掩埋尸骨的道義。那些有家屬而窮困没棺木埋葬的，給錢，每人三千，喪主布三匹；如果没有親屬，可在官地埋葬，立碑寫上姓名，爲他們進行祭祀。還有囚徒在勞作的地方，有疾病給醫藥治療，死亡的要厚禮埋葬。百姓中有不能自救及流離失所的，開官倉供給糧穀米按照條令。州郡進行檢察，一定要崇尚恩惠施捨，使我百姓安康。”

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日，大赦天下，改年號和平。乙丑日，詔書説：“從前國家遭遇不幸，先帝早離人世。永遠記住大統的重大責任，深思後代的幸福，詢問計謀於輔佐大臣，考查吉凶徵兆。已經建立了精明的政治法則，能够安定傳統大業，天人感應協調，萬國都安寧。加冠典禮已經舉行，就要接受委托，而四方的盜賊侵擾，很有些不平静，所以憑藉臨朝執政的機會，必須保持安寧。幸好得到股肱之臣輔助抵禦外侮，殘存的敵人被消滅乾净，百姓和睦五穀豐收，普天之

義，近慕先姑歸授之法，及今令辰，皇帝稱制。群公卿士，虔恭爾位，戮力一意，勉同斷金。'展也大成'，則所望矣。"

下的土地，遠近同心協力。遠覽《尚書》'周公還政於成王'的意義，近看仰慕祖母還政的法則，到了今天良辰吉日，皇帝執掌權力。諸位公卿士，虔誠恭敬地在你們的職位上，并力同心，没有不可戰勝的困難。'誠能致太平'，那就是我盼望的了。"

二月，扶風妖賊裴優自稱皇帝，伏誅。甲寅，皇太后梁氏崩。

二月，扶風妖賊裴優自稱皇帝，被處死。甲寅日，皇太后梁氏崩。

三月，車駕徙幸北宫。甲午，葬順烈皇后。

三月，皇帝轉移到北宫。甲午日，埋葬順烈皇后。

夏五月庚辰，尊博園匽貴人曰孝崇皇后。

夏五月庚辰日，尊稱博園匽貴人叫孝崇皇后。

秋七月，梓潼山崩。

秋七月，梓潼山崩。

冬十一月辛巳，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冬十一月辛巳日，減天下死罪一等，遷移到邊疆戍守。

元嘉元年春正月，京師疾疫，使光禄大夫將醫藥案行。癸酉，大赦天下，改元元嘉。

元嘉元年春正月，京師發生瘟疫，派光禄大夫帶着醫藥巡察。癸酉日，大赦天下，改年號元嘉。

二月，九江、廬江大疫。

二月，九江、廬江發生大瘟疫。

甲午，河閒王建薨。夏四月己丑，安平王得薨。京師旱。任城、梁國飢，民相食。司徒張歆罷，光禄勛吴雄爲司徒。

甲午日，河間王劉建薨。夏四月己丑日，安平王劉得薨。京師天旱。任城、梁國饑荒，人吃人。司徒張歆被罷官，光禄勛吴雄任司徒。

秋七月，武陵蠻叛。

秋七月，武陵蠻叛變。

冬十月，司空胡廣罷。

冬十月，司空胡廣被罷官。

十一月辛巳，京師地震。

十一月辛巳日，京師發生地震。

閏月庚午，任城王崇薨。太常黄瓊爲司空。

閏月庚午日，任城王劉崇薨。太常黄瓊任司空。

二年春正月，西域長史王敬爲于窴國所殺。丙辰，京師地震。

二年春正月，西域長史王敬被于窴國殺死。丙辰日，京師發生地震。

夏四月甲寅，孝崇皇后匽氏崩。庚午，常山王豹薨。五月辛卯，葬孝崇皇后于博陵。

夏四月甲寅日，孝崇皇后匽氏崩。庚午日，常山王劉豹薨。五月辛卯日，葬孝崇皇后於博陵。

秋七月庚辰，日有食之。八月，濟陰言黄龍見句陽，金城言黄龍見允街。冬十月乙亥，京師地震。

秋七月庚辰日，有日食發生。八月，濟陰説黄龍出現在句陽，金城説黄龍出現在允街。冬十月乙亥日，京師發生地震。

十一月，司空黄瓊免。十二月，特進趙戒爲司空。右北平太守和旻坐臧，下獄死。

十一月，司空黄瓊被免官。十二月，特進趙戒任司空。右北平太守和旻因貪臟罪，被監禁而死。

永興元年春二月，張掖言白鹿見。

永興元年春二月，張掖説有白鹿出現。

三月丁亥，幸鴻池。

三月丁亥日，皇帝到鴻池。

夏五月丙申，大赦天下，改元永興。丁酉，濟南王廣薨，無子，國除。

夏五月丙申日，大赦天下，改年號永興。丁酉日，濟南王劉廣薨，没有兒子，封國被廢除。

秋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飢窮，流冗道路，至有數十萬户，冀州尤甚。詔在所賑給乏絶，安慰居業。

秋七月，有三十二個郡國發生蝗災。黄河泛濫。百姓窮困，流離失所，多達數十萬户，冀州尤其多。皇帝令當地官府救濟，以安其業。

冬十月，太尉袁湯免，太常胡廣爲太尉。司徒吴雄罷，司空趙戒免；以太僕黄瓊爲司徒，光禄勳房植爲司空。

冬十月，太尉袁湯免職，太常胡廣任太尉。司徒吴雄被罷官，司空趙戒被免職；任命太僕黄瓊爲司徒，光禄勳房植任司空。

十一月丁丑，詔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十一月丁丑日，皇帝令減天下死罪一等，遷移到邊疆戍守。

是歲，武陵太守應奉招誘叛蠻，降之。

這一年，武陵太守應奉招誘叛蠻，降服了他們。

二年春正月甲午，大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甲午日，大赦天下。

二月辛丑，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服。癸卯，京師地震，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詔曰："比者星辰謬越，坤靈震動，灾異之降，必不空發。敕己修政，庶望有補。其輿服制度有逾侈長飾者，皆宜損省。郡縣務存儉約，申明舊令，如永平故事。"

二月辛丑日，開始同意刺史、二千石執行三年喪服。癸卯日，京師發生地震，皇帝令公、卿、校尉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進諫者各一人。詔書説："前不久星辰偏離軌道，地神震動，災異的降臨，一定不是憑空發生。我警告自己要行德政，希望有所補救。那些車服超過制度有奢侈裝飾的，都應該減省，郡縣一定要保持儉樸節約，申明舊有的法令，如同永平年間的規定。"

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曰："蝗灾爲害，水變仍至，五穀不登，人無宿儲。其令所傷郡國種蕪菁以助人食。"京師蝗。東海朐山崩。

六月，彭城泗水水位增高倒流。皇帝令司隸校尉、部刺史説："蝗災爲害，水患又來，五穀不豐收，人民無隔夜糧。現在命令受蟲災水患傷害的郡國種蕪菁菜來補助百姓糧食的不足。"京師發生蝗災。東海朐山崩。

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詔曰："朝政失中，雲漢作旱，川靈涌水，蝗螽孳蔓，殘我百穀，太陽虧光，飢饉荐臻。其不被害郡縣，當爲飢餒者儲。天下一家，趣不糜爛，則爲國寶。其禁郡國不得賣酒，祠祀裁足。"太尉胡廣免，司徒黄瓊爲太尉。閏

九月丁卯日初一，有日食發生。詔書説："朝廷的政治有偏差，天河不雨成大旱，河神漲水，蝗蟲孳生蔓延，傷害我百穀，太陽虧缺光暗淡，饑荒接連發生。那些没有受災的郡縣，應當爲飢餓的人儲糧。天下是一家，興趣不是追求糜爛，那是國家所寶貴的。現在禁止郡國不許賣酒，祭祀裁減以補不足。"太尉胡廣被免職，司

月，光祿勛尹頌爲司徒。减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蜀郡李伯詐稱宗室，當立爲“太初皇帝”，伏誅。

徒黄瓊任太尉。閏月，光禄勛尹頌任司徒。减天下死罪一等，遷移到邊疆戍守。蜀郡李伯冒充自己是皇室後代，應當立爲“太初皇帝”，被處死。

冬十一月申辰，校獵上林苑，遂至函谷關，賜所過道傍年九十以上錢，各有差。太山、琅邪賊公孫舉等反叛，殺長吏。

冬十一月申辰日，皇帝校獵上林苑，隨後到函谷關，凡沿途年九十歲以上者均有賞錢，多少不等。泰山、琅邪盗賊公孫舉等人反叛，殺長吏。

永壽元年春正月戊申，大赦天下，改元永壽。

永壽元年春正月戊申日，大赦天下，改年號永壽。

二月，司隸、冀州飢，人相食。敕州郡賑給貧弱。若王侯吏民有積穀者，一切貣十分之三，以助稟貸；其百姓吏民者，以見錢雇直。王侯須新租乃償。

二月，司隸、冀州饑荒，人吃人。命令州郡救濟貧困弱小。如果王侯官吏百姓有積穀的，一律借出十分之三，用來補助借貸；那些百姓吏民，用現錢購買。王侯等到秋後新租纔償還。

夏四月，白烏見齊國。

夏四月，白烏出現在齊國。

六月，洛水溢，壞鴻德苑。南陽大水。司空房植免，太常韓縯爲司空。詔太山、琅邪遇賊者，勿收租、賦，復更、筭三年。又詔被水死流失尸骸者，令郡縣鈎求收葬；及所唐突壓溺物故，七歲以上賜錢，人二千。壞敗廬舍，亡失穀食，尤貧者稟，人二斛。巴郡、益州郡山崩。

六月，洛水泛濫，冲壞鴻德苑。南陽發大水。司空房植被免職，太常韓縯任司空。皇帝令泰山、琅邪遭受盗賊侵害的，不收租、賦，免除更役、人丁税三年。又令被大水淹死流失尸骨的，令郡縣打撈尋找收殮埋葬；以及突然被壓死溺死的，七歲以上的賜給錢，每人二千。冲壞房舍的，丟失穀物糧食的，特别貧困的開倉供給糧食，每人二斛。巴郡、益州郡山崩。

秋七月，初置太山、琅邪都尉官。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叛，寇美稷，安定屬國都尉張奂討除之。

秋七月，開始設置泰山、琅邪都尉官。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反叛，侵犯美稷，安定屬國都尉張奂討伐除掉他們。

二年春正月，初聽中官得行三年服。

二年春正月，初次同意中官得到實行三年服喪期。

二月甲申，東海王臻薨。

二月甲申日，東海王劉臻薨。

三月，蜀郡屬國夷叛。

三月，蜀郡屬國夷叛亂。

秋七月，鮮卑寇雲中。太山賊公孫舉等寇青、兖、徐三州，遣中郎將段熲討，破斬之。

秋七月，鮮卑侵犯雲中。泰山賊人公孫舉等侵犯青、兖、徐三州，派遣中郎將段熲討伐，打敗殺死他們。

冬十一月，置太官右監丞官。

冬十一月，設置太官右監丞官。

十二月，京師地震。

十二月，京師發生地震。

三年春正月己未，大赦天下。

三年春正月己未日，大赦天下。

夏四月，九真蠻夷叛，太守兒式

夏四月，九真蠻夷叛變，太守兒式討伐他

討之，戰歿；遣九真都尉魏朗擊破之。復屯據日南。

閏月庚辰晦，日有食之。

六月，初以小黄門爲守宫令，置冗從右僕射官。

京師蝗。秋七月，河東地裂。

冬十一月，司徒尹頌薨。長沙蠻叛，寇益陽。司空韓縯爲司徒，太常北海孫朗爲司空。

延熹元年春三月己酉，初置鴻德苑令。

夏五月己酉，大會公卿以下，賞賜各有差。甲戌晦，日有食之。京師蝗。

六月戊寅，大赦天下，改元延熹。丙戌，分中山置博陵郡，以奉孝崇皇園陵。大雩。

秋七月己巳，雲陽地裂。甲子，太尉黄瓊免，太常胡廣爲太尉。

冬十月，校獵廣成，遂幸上林苑。

十二月，鮮卑寇邊，使匈奴中郎將張奂率南單于擊破之。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雁門。己亥，阜陵王便薨。蜀郡夷寇蠶陵，殺縣令。

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夏，京師雨水。

六月，鮮卑寇遼東。

秋七月，初造顯陽苑，置丞。丙午，皇后梁氏崩。乙丑，葬懿獻皇后于懿陵。

大將軍梁冀謀爲亂。八月丁丑，帝御前殿，詔司隸校尉張彪將兵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冀與妻皆自殺。衛尉梁淑、河南尹梁胤、屯騎校尉梁讓、越騎校尉梁忠、長水校尉梁戟等，及中外宗親數十人，皆伏誅。太

們，戰死；派遣九真都尉魏朗擊敗了他們。又屯據在日南。

閏四月庚辰爲月末，有日食發生。

六月，開始用小黄門爲守宫令，設置冗從右僕射官。

京師發生蝗蟲災害。秋七月，河東地裂。

冬十一月，司徒尹頌薨。長沙蠻叛變，侵犯益陽。司空韓縯任司徒，太常北海孫朗任司空。

延熹元年春三月己酉日，開始設置鴻德苑令。

夏五月己酉日，大會公卿以下官員，賞賜各有差别。甲戌日是月末，有日食發生。京師發生蝗災。

六月戊寅日，大赦天下，改年號延熹。丙戌日，分中山的一部分設置博陵郡，用來祭祀孝崇皇帝園陵。舉行祈雨大祭祀。

秋七月己巳日，雲陽出現地裂。甲子日，太尉黄瓊被免職，太常胡廣任太尉。

冬十月，皇帝校獵廣成，隨後到上林苑。

十二月，鮮卑侵犯邊疆，使匈奴中郎將張奂率南單于擊敗他們。

二年春二月，鮮卑侵犯雁門。己亥日，阜陵王劉便薨。蜀郡夷侵犯蠶陵，殺縣令。

三月，又斷定刺史、二千石執行三年喪禮。

夏，京師下雨發大水。

六月，鮮卑侵犯遼東。

秋七月，開始修建顯陽苑，設置丞。丙午日，皇后梁氏崩。乙丑日，葬懿獻皇后於懿陵。

大將軍梁冀陰謀叛亂。八月丁丑日，皇帝到前殿，皇帝令司隸校尉張彪領兵圍梁冀的住宅，没收大將軍印綬，梁冀與他的妻子都自殺。衛尉梁淑、河南尹梁胤、屯騎校尉梁讓、越騎校尉梁忠、長水校尉梁戟等人，以及朝廷内外宗族親戚數十人，都依法處死。太尉胡廣因受牽連被免

尉胡廣坐免。司徒韓縯、司空孫朗下獄。壬午，立皇后鄧氏，追廢懿陵爲貴人冢。詔曰："梁冀奸暴，濁亂王室。孝質皇帝聰敏早茂，冀心懷忌畏，私行殺毒。永樂太后親尊莫二，冀又遏絶，禁還京師，使朕離母子之愛，隔顧復之恩。禍害深大，罪釁日滋。賴宗廟之靈，及中常侍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尚書令尹勳等激憤建策，内外協同，漏刻之閒，桀逆梟夷。斯誠社稷之祐，臣下之力，宜班慶賞，以酬忠勳。其封超等五人爲縣侯，勳等七人爲亭侯。"於是舊故恩私，多受封爵。大司農黄瓊爲太尉，光禄大夫中山祝恬爲司徒，大鴻臚梁國盛允爲司空。初置秘書監官。

職。司徒韓縯、司空孫朗被監禁。壬午日，立皇后鄧氏，追廢懿陵爲貴人冢。詔書説："梁冀奸詐殘暴，混亂王室。孝質皇帝聰敏而早露才華，梁冀心懷顧忌害怕，私自進行毒害。永樂太后親密尊貴没有第二個了，梁冀又進行阻止，禁止她回京師，使我離開母子的愛，分割了看顧報答養育之恩。禍害深大，罪惡日益滋長。依賴祖宗的神靈，以及中常侍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尚書令尹勳等激起義憤而建議獻策，朝廷内外協力同心，頃刻之間，凶殘忤逆的奸臣被消滅。這真是社稷的護佑，臣下的努力，應當頒布慶功賞賜的命令，以酬勞忠臣的功勳。現在封單超等五人爲縣侯，尹勳等七人爲亭侯。"於是老朋友和受恩寵的人，多數受到封爵。大司農黄瓊任太尉，光禄大夫中山祝恬任司徒，大鴻臚梁國盛允任司空。開始設置秘書監官。

冬十月壬申，行幸長安。乙酉，幸未央宫。甲午，祠高廟。十一月庚子，遂有事十一陵。壬寅，中常侍單超爲車騎將軍。

冬十月壬申日，皇帝到長安。乙酉日，皇帝到未央宫。甲午日，祭祀高祖廟。十一月庚子日，隨後祭祀十一陵。壬寅日，中常侍單超任車騎將軍。

十二月己巳，至自長安，賜長安民粟人十斛，園陵人五斛，行所過縣三斛。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追擊於羅亭，破之。天竺國來獻。

十二月己巳日，從長安回宫，賜給長安百姓粟每人十斛，園陵内的每人五斛，巡行經過的縣每人三斛。燒當等八種羌叛變，侵犯隴右，護羌校尉段熲追擊到羅亭，打敗他們。天竺國來朝廷貢獻物品。

三年春正月丙申，大赦天下。丙午，車騎將軍單超薨。

三年春正月丙申日，大赦天下。丙午日，車騎將軍單超薨。

閏月，燒何羌叛，寇張掖，護羌校尉段熲追擊於積石，大破之。白馬令李雲坐直諫，下獄死。

閏月，燒何羌叛變，侵犯張掖，護羌校尉段熲追擊到積石，大破他們。白馬令李雲因直言規勸，被監禁而死。

夏四月，上郡言甘露降。五月甲戌，漢中山崩。

夏四月，上郡説有及時雨降落。五月甲戌日，漢中山崩。

六月辛丑，司徒祝恬薨。秋七月，司空盛允爲司徒，太常虞放爲司空。長沙蠻寇郡界。

六月辛丑日，司徒祝恬薨。秋七月，司空盛允任司徒，太常虞放任司空。長沙蠻侵犯郡界。

九月，太山、琅邪賊勞丙等復叛，寇掠百姓，遣御史中丞趙某持節督州郡討之。丁亥，詔無事之官權絶

九月，泰山、琅邪賊人勞丙等再次叛變，侵掠百姓，派遣御史中丞趙某持符節督促州郡討伐他們。丁亥日，皇帝令無事可做的官員暫且不發

奉，豐年如故。

冬十一月，日南蠻賊率衆詣郡降。勒姐羌圍允街，段熲擊破之。

太山賊叔孫無忌攻殺都尉侯章。十二月，遣中郎將宗資討破之。武陵蠻寇江陵，車騎將軍馮緄討，皆降散。荆州刺史度尚討長沙蠻，平之。

四年春正月辛酉，南宫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大疫。二月壬辰，武庫火。

司徒盛允免，大司農种暠爲司徒。三月，省冗從右僕射官。太尉黄瓊免。夏四月，太常劉矩爲太尉。甲寅，封河閒王開子博爲任城王。

五月辛酉，有星孛于心。丁卯，原陵長壽門火。己卯，京師雨雹。六月，京兆、扶風及凉州地震。庚子，岱山及博尤來山并頽裂。己酉，大赦天下。司空虞放免，前太尉黄瓊爲司空。犍爲屬國夷寇鈔百姓，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零吾羌與先零諸種并叛，寇三輔。

秋七月，京師雩。减公卿以下奉，貣王侯半租。占賣關内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

九月，司空黄瓊免，大鴻臚劉寵爲司空。

冬十月，天竺國來獻。南陽黄武與襄城惠得、昆陽樂季訞言相署，皆伏誅。先零沈氐羌與諸種羌寇并凉二州，十一月，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

十二月，夫餘王遣使來獻。

五年春正月，省太官右監丞。壬午，南宫丙署火。

三月，沈氐羌寇張掖、酒泉。壬午，濟北王次薨。

夏四月，長沙賊起，寇桂陽、蒼

俸禄，豐年同原來一樣。

冬十一月，日南蠻賊人率領衆人到郡裏投降。勒姐羌圍攻允街，段熲擊敗了他們。

太山賊人叔孫無忌攻擊殺害都尉侯章。十二月，派遣中郎將宗資討伐他們。武陵蠻侵犯江陵，車騎將軍馮緄討伐他們，都被降服遣散。荆州刺史度尚討伐長沙蠻，平定他們。

四年春正月辛酉日，南宫嘉德殿起火。戊子日，丙署起火。有大瘟疫。二月壬辰日，武庫起火。

司徒盛允免職，大司農种暠任司徒。三月，撤銷冗從右僕射官。太尉黄瓊被免職。夏四月，太常劉矩任太尉。甲寅日，封河間王劉開的兒子劉博爲任城王。

五月辛酉日，有彗星出現在心星星座。丁卯日，原陵長壽門起火。己卯日，京師下冰雹。六月，京兆、扶風及凉州發生地震。庚子日，岱山及博尤來山一并斷裂坍塌。己酉日，大赦天下。司空虞放免職，前太尉黄瓊任司空。犍爲屬國夷侵擾掠奪百姓，益州刺史山昱擊敗他們。零吾羌與先零諸種一并叛變，侵犯三輔。

秋七月，京師舉行祈雨祭祀。减發公卿以下俸禄，借王侯租賦之半。出賣關内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等官爵，錢多少不等。

九月，司空黄瓊被免官，大鴻臚劉寵任司空。

冬十月，天竺國來朝廷獻物品。南陽黄武與襄城惠得、昆陽樂季因相互散布謡言，都依法處死。先零沈氐羌與諸種羌侵犯并凉二州，十一月，中郎將皇甫規擊敗他們。

十二月，夫餘王派使臣來朝廷獻物品。

五年春正月，撤銷太官右監丞。壬午日，南宫丙署起火。

三月，沈氐羌侵犯張掖、酒泉。壬午日，濟北王劉次薨。

夏四月，長沙盜賊作亂，侵犯桂陽、蒼梧。

梧。驚馬逸象突入宫殿。乙丑，恭陵東闕火。戊辰，虎賁掖門火。己巳，太學西門自壞。五月，康陵園寢火。長沙、零陵賊起，攻桂陽、蒼梧、南海、交阯，遣御史中丞盛脩督州郡討之，不克。

乙亥，京師地震。詔公、卿各上封事。甲申，中藏府承禄署火。秋七月己未，南宫承善闥火。鳥吾羌寇漢陽、隴西、金城，諸郡兵討破之。

八月庚子，詔減虎賁、羽林住寺不任事者半奉，勿與冬衣；其公、卿以下給冬衣之半。艾縣賊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殺令。又零陵蠻亦叛，寇長沙。己卯，罷琅邪都尉官。

冬十月，武陵蠻叛，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坐奔北弃市；辛丑，以太常馮緄爲車騎將軍，討之。假公卿以下奉。又换王侯租以助軍糧，出濯龍中藏錢還之。十一月，馮緄大破叛蠻於武陵。京兆虎牙都尉宗謙坐臧，下獄死。滇那羌寇武威、張掖、酒泉。太尉劉矩免，太常楊秉爲太尉。

六年春二月戊午，司徒种暠薨。

三月戊戌，大赦天下。衛尉潁川許栩爲司徒。

夏四月辛亥，康陵東署火。

五月，鮮卑寇遼東屬國。

秋七月甲申，平陵園寢火。桂陽盗賊李研等寇郡界。武陵蠻復叛，太守陳奉與戰，大破降之。隴西太守孫羌討滇那羌，破之。

八月，車騎將軍馮緄免。

冬十月丙辰，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上林苑。

十一月，司空劉寵免。南海賊寇郡界。

十二月，衛尉周景爲司空。

七年春正月庚寅，沛王榮薨。

有受驚的馬和逃脱的象突然闖入宫殿。乙丑日，恭陵東闕起火。戊辰日，虎賁掖門起火。己巳日，太學西門自然朽壞。五月，康陵陵園寢廟起火。長沙、零陵賊人作亂，進攻桂陽、蒼梧、南海、交阯，派遣御史中丞盛脩督促州郡討伐他們，没有取勝。

乙亥日，京師發生地震。皇帝令公、卿各自上奏陳述意見。甲申日，中藏府承禄署起火。秋七月己未日，南宫承善闥起火。鳥吾羌侵犯漢陽、隴西、金城，諸郡兵討伐打敗了他們。

八月庚子日，皇帝令減少虎賁、羽林住寺不擔任職務的一半俸禄，不給冬衣；那些公、卿以下給冬衣的一半。艾縣賊人焚燒長沙郡縣，侵犯益陽，殺縣令。又零陵蠻也叛變，侵犯長沙。己卯日，撤銷琅邪都尉官。

冬十月，武陵蠻反叛，侵犯江陵，南郡太守李肅因被打敗逃跑被處死示衆；辛丑日，任命太常馮緄爲車騎將軍，討伐他們。借公卿以下官員俸禄。又换王侯租補助軍糧，拿出濯龍中藏錢還他們。十一月，馮緄大敗叛蠻於武陵。京兆虎牙都尉宗謙因貪臟，被監禁而死。滇那羌侵犯武威、張掖、酒泉。太尉劉矩被免職，太常楊秉任太尉。

六年春二月戊午日，司徒种暠薨。

三月戊戌日，大赦天下。衛尉潁川許栩任司徒。

夏四月辛亥日，康陵東署起火。

五月，鮮卑侵犯遼東屬國。

秋七月甲申日，平陵園寢廟起火。桂陽盗賊李研等侵犯郡界。武陵蠻又叛變，太守陳奉同他們戰鬥，大敗降服了他們。隴西太守孫羌討伐滇那羌，打敗他們。

八月，車騎將軍馮緄被免職。

冬十月丙辰日，皇帝校獵廣成，隨後到函谷關、上林苑。

十一月，司空劉寵被免職。南海賊人侵犯郡界。

十二月，衛尉周景任司空。

七年春正月庚寅日，沛王劉榮薨。

三月癸亥，隕石于鄠。

夏四月丙寅，梁王成薨。

五月己丑，京師雨雹。

秋七月辛卯，趙王乾薨。野王山上有死龍。荊州刺史度尚擊零陵、桂陽盜賊及蠻夷，大破平之。

冬十月壬寅，南巡狩。庚申，幸章陵，祠舊宅，遂有事于園廟，賜守令以下各有差。戊辰，幸雲夢，臨漢水；還，幸新野，祠湖陽、新野公主、魯哀王、壽張敬侯廟。護羌校尉段熲擊當煎羌，破之。

十二月辛丑，車駕還宮。

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勃海王悝謀反，降爲廮陶王。丙申晦，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二月己酉，南宮嘉德署黃龍見。千秋萬歲殿火。太僕左稱有罪自殺。癸亥，皇后鄧氏廢。河南尹鄧萬世、虎賁中郎將鄧會下獄死。護羌校尉段熲擊罕姐羌，破之。

三月辛巳，大赦天下。

夏四月甲寅，安陵園寢火。丁巳，壞郡國諸房祀。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

五月壬申，罷太山都尉官。丙戌，太尉楊秉薨。丙辰，緱氏地裂。桂陽胡蘭、朱蓋等復反，攻没郡縣，轉寇零陵，零陵太守陳球拒之；遣中郎將度尚、長沙太守抗徐等擊蘭、蓋，大破斬之。蒼梧太守張叙爲賊所執，又桂陽太守任胤背敵畏慄，皆弃市。

閏月甲午，南宮長秋和歡殿後鉤楯、掖庭、朔平署火。

六月，段熲擊當煎羌於湟中，大破之。

秋七月，太中大夫陳蕃爲太尉。

三月癸亥日，隕石墜落在鄠。

夏四月丙寅日，梁王劉成薨。

五月己丑日，京師下冰雹。

秋七月辛卯日，趙王劉乾薨。野王山上有死龍。荊州刺史度尚攻擊零陵、桂陽盜賊及蠻夷，大敗平定了他們。

冬十月壬寅日，到南方巡視射獵。庚申日，皇帝到章陵，祭祀舊住宅，隨後祭祀園廟，賞賜守令以下官員各有差别。戊辰日，皇帝到雲夢，臨漢水；返還時，到新野，祭祀湖陽、新野公主、魯哀王、壽張敬侯廟。護羌校尉段熲攻擊當煎羌，打敗了他們。

十二月辛丑日，皇帝回到宮中。

八年春正月，派遣中常侍左悺到苦縣，祭祀老子。勃海王劉悝謀反，降爲廮陶王。丙申日是這月最後一天，有日食發生。皇帝令公、卿、校尉舉薦賢良方正。

二月己酉日，南宮嘉德署有黃龍出現。千秋萬歲殿起火。太僕左稱有罪自殺。癸亥日，皇后鄧氏被廢除。河南尹鄧萬世、虎賁中郎將鄧會被監禁而死。護羌校尉段熲攻擊罕姐羌，打敗了他們。

三月辛巳日，大赦天下。

夏四月甲寅日，安陵園寢廟起火。丁巳日，拆毁郡國各祠堂。濟陰、東郡、濟北黃河水變清。

五月壬申日，撤銷太山都尉官。丙戌日，太尉楊秉薨。丙辰日，緱氏發生地裂。桂陽胡蘭、朱蓋等人又造反，攻陷郡縣，轉而侵犯零陵，零陵太守陳球抗拒他們；派遣中郎將度尚、長沙太守抗徐等人攻擊胡蘭、朱蓋，大敗并殺了他們。蒼梧太守張叙被賊人抓住，又有桂陽太守任胤臨陣逃跑畏懼怯懦，都被處死示衆。

閏月甲午日，南宮長秋和歡殿後鉤楯、掖庭、朔平署起火。

六月，段熲攻擊當煎羌於湟中，大敗他們。

秋七月，太中大夫陳蕃任太尉。

八月戊辰，初令郡國有田者畝斂稅錢。

九月丁未，京師地震。

冬十月，司空周景免，太常劉茂爲司空。辛巳，立貴人竇氏爲皇后。勃海妖賊蓋登等稱“太上皇帝”，有玉印、珪、璧、鐵券，相署置，皆伏誅。

十一月壬子，德陽殿西閣、黄門北寺火，延及廣義、神虎門，燒殺人。使中常侍管霸之苦縣，祠老子。

九年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郡國舉至孝。沛國戴異得黄金印，無文字，遂與廣陵人龍尚等共祭井，作符書，稱“太上皇”，伏誅。己酉，詔曰：“比歲不登，民多飢窮，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盗賊徵發，南州尤甚。灾異日食，譴告累至。政亂在予，仍獲咎徵。其令大司農絶今歲調度徵求，及前年所調未畢者，勿復收責。其灾旱盗賊之郡，勿收租，餘郡悉半入。”

三月癸巳，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噪。司隸、豫州飢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户者，遣三府掾賑稟之。陳留太守韋毅坐臧自殺。

夏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司徒許栩免。五月，太常胡廣爲司徒。

六月，南匈奴及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

秋七月，沈氐羌寇武威、張掖。詔舉武猛，三公各二人，卿、校尉各一人。太尉陳蕃免。庚午，祠黄、老於濯龍宫。遣使匈奴中郎將張奂擊南匈奴、烏桓、鮮卑。

九月，光禄勳周景爲太尉。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質，并以譖弃

八月戊辰日，開始令郡國有田的按畝數收稅錢。

九月丁未日，京師發生地震。

冬十月，司空周景被免職，太常劉茂任司空。辛巳日，立貴人竇氏爲皇后。勃海妖賊蓋登等人自稱“太上皇帝”，有玉印、珪、璧、鐵券，設置丞相和官署，都依法處死。

十一月壬子日，德陽殿西閣、黄門北寺起火，蔓延到廣義、神虎門，燒死人。派中常侍管霸到苦縣，祭祀老子。

九年春正月辛卯初一，有日食發生。皇帝令公、卿、校尉、郡國選舉最孝順的人。沛國戴異得到黄金印，無文字，隨後便同廣陵人龍尚等共同祭井，作符書，自稱“太上皇”，被依法處死。己酉日，詔書說：“去年收成不好，百姓多數饑荒窮困，還有水澇乾旱瘟疫的困擾。盗賊爲害，南州特别厲害。災異日食，上天的譴責告誡不斷到來。政治混亂在我，不斷獲得災禍的凶兆。現在命令大司農取消今年的調度徵收，以及前年應調没有完成規定的，不要又收債。那些受旱災和盗賊侵害的郡，不要收租，其餘的郡全部收一半。”

三月癸巳日，京師有火光旋轉行動，人們互相驚恐叫嚷。司隸、豫州饑荒而死的有十之四五，甚至有全家死光的，派遣三府掾開官倉供給糧食救濟他們。陳留太守韋毅因貪贜罪自殺。

夏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黄河水變清。司徒許栩被免職。五月，太常胡廣任司徒。

六月，南匈奴及烏桓、鮮卑侵犯沿邊九郡。

秋七月，沈氐羌侵犯武威、張掖。皇帝令選舉勇猛之人，三公各二人，卿、校尉各一人。太尉陳蕃被免職。庚午日，祭祀黄帝、老子於濯龍宫。派使匈奴中郎將張奂攻擊南匈奴、烏桓、鮮卑。

九月，光禄勛周景任太尉。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質，同時因爲誣陷罪被處死示衆。司

市。司空劉茂免。大秦國王遣使奉獻。

冬十二月，洛城傍竹柏枯傷。光祿勛汝南宣酆爲司空。南匈奴、烏桓率衆詣張奂降。司隸校尉李膺等二百餘人受誣爲黨人，并坐下獄，書名王府。

永康元年春正月，先零羌寇三輔，中郎將張奂破平之。當煎羌寇武威，護羌校尉段熲追擊於鸞鳥，大破之。西羌悉平。夫餘王寇玄菟，太守公孫域與戰，破之。

夏四月，先零羌寇三輔。

五月丙申，京師及上黨地裂。廬江賊起，寇郡界。壬子晦，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六月庚申，大赦天下，悉除黨錮，改元永康。丙寅，阜陵王統薨。

秋八月，魏郡言嘉禾生，甘露降。巴郡言黄龍見。六州大水，勃海海溢。詔州郡賜溺死者七歲以上錢，人二千；一家皆被害者，悉爲收斂；其亡失穀食，禀人三斛。

冬十月，先零羌寇三輔，使匈奴中郎將張奂擊破之。

十一月，西河言白菟見。

十二月壬申，復廮陶王悝爲勃海王。丁丑，帝崩于德陽前殿，年三十六。戊寅，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是歲，復博陵、河間二郡，比豐、沛。

論曰：前史稱桓帝好音樂，善琴笙。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宫，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斯將所謂"聽於神"乎！及誅梁冀，奮威怒，天下猶企其休息。而五邪嗣虐，流衍四方。自非忠賢力争，屢折奸鋒，雖願依斟流彘，亦不可得已。

空劉茂被免職。大秦國王派使臣來奉獻物品。

冬十二月，洛城旁的竹子柏樹枯萎。光禄勛汝南宣酆任司空。南匈奴、烏桓率衆人到張奂處投降。司隸校尉李膺等二百餘人受誣爲黨人，一并犯罪被監禁，書名王府。

永康元年春正月，先零羌侵犯三輔，中郎將張奂打敗平定了他們。當煎羌侵犯武威，護羌校尉段熲追擊到鸞鳥，大敗他們。西羌全部平定。夫餘王侵犯玄菟，太守公孫域同他們戰鬥，打敗他們。

夏四月，先零羌侵犯三輔。

五月丙申日，京師及上黨地裂。廬江賊人爲害，侵犯郡界。壬子日這月最後一天，有日食發生。皇帝令公、卿、校尉選舉賢良方正。

六月庚申日，大赦天下，全部免除黨錮的罪，改年號永康。丙寅日，阜陵王劉統薨。

秋八月，魏郡説有嘉禾生長，及時雨降落。巴郡説有黄龍出現。六個州發大水，勃海海水倒灌。皇帝令州郡賜給溺死的七歲以上的錢，每人二千；全家都被害的，全都爲他們收殮埋葬；那些丢失穀米的，開官倉供給每人三斛糧食。

冬十月，先零羌侵犯三輔，使匈奴中郎將張奂攻擊打敗他們。

十一月，西河説白菟出現。

十二月壬申日，恢復廮陶王劉悝爲勃海王。丁丑日，皇帝崩於德陽前殿，時年三十六。戊寅日，尊稱皇后叫皇太后，太后臨朝聽政。

這一年，免除博陵、河間二郡賦税，同豐邑、沛縣一樣。

論曰：前史書稱桓帝愛好音樂，善於彈琴吹笙。修建芳林苑而考察濯龍宫，設置華蓋之座祭祀佛祖、老子，這就是所謂的"聽於神"吧！等到誅殺梁冀，振奮威怒，天下好像希望得到休養生息。然而五個奸邪繼續暴虐，流毒遍及四方。如果不是忠臣力争，多次挫敗奸邪們的鋒芒，雖然願意流放到斟和彘，也是不可能如願的吧。

贊曰：桓自宗支，越躋天禄。政移五倖，刑淫三獄。傾宮雖積，皇身靡續。

贊曰：桓帝出身於同宗分支，越位登上皇帝位。朝政轉移到五個奸臣之手，濫施刑罰造成三大冤獄。後宮妃子雖很多，皇帝仍然没有後嗣。



後漢書卷八

本紀第八

靈帝紀

孝靈皇帝諱宏，肅宗玄孫也。曾祖河閒孝王開，祖淑，父萇。世封解瀆亭侯，帝襲侯爵。母董夫人。桓帝崩，無子，皇太后與父城門校尉竇武定策禁中，使守光祿大夫劉儵持節，將左右羽林至河閒奉迎。

孝靈皇帝名宏，是肅宗劉炟的玄孫。他的曾祖父是河閒孝王劉開，祖父是劉淑，父親劉萇。劉萇襲父封解瀆亭侯，靈帝也承襲爲侯爵。他的母親是董夫人。桓帝駕崩，身後無子，皇太后和他的父親城門校尉竇武在宫中定策，使守光祿大夫劉儵持節，率領左右侍衛軍到河閒奉迎靈帝。

建寧元年春正月壬午，城門校尉竇武爲大將軍。己亥，帝到夏門亭，使竇武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入殿中。庚子，即皇帝位，年十二。改元建寧。以前太尉陳蕃爲太傅，與竇武及司徒胡廣參録尚書事。使護羌校尉段熲討先零羌。

建寧元年春正月壬午日，任用城門校尉竇武爲大將軍。己亥日，皇帝到夏門亭，使竇武持符節，以王青蓋車把皇帝迎入殿中。庚子日，即皇帝位，年紀爲十二歲。改換年號爲建寧。以桓帝時曾任太尉的陳蕃爲太傅，與竇武及司徒胡廣一起參與總領尚書事務。派護羌校尉段熲討伐先零羌。

二月辛酉，葬孝桓皇帝于宣陵，廟曰威宗。庚午，謁高廟。辛未，謁世祖廟。大赦天下。賜民爵及帛各有差。段熲大破先零羌於逢義山。

二月辛酉日，將孝桓皇帝安葬於宣陵，廟號爲威宗。庚午日，皇帝拜謁高祖廟。辛未日，拜謁世祖廟。大赦天下囚徒。按等級賞賜給百姓爵位及帛。段熲在逢義山大敗先零羌。

閏月甲午，追尊皇祖爲孝元皇，夫人夏氏爲孝元皇后，考爲孝仁皇，夫人董氏爲慎園貴人。

閏月甲午日，追尊皇祖爲孝元皇，夫人夏氏爲孝元皇后，皇考爲孝仁皇，夫人董氏爲慎園貴人。

夏四月戊辰，太尉周景薨。司空宣酆免，長樂衛尉王暢爲司空。

夏四月戊辰日，太尉周景死去。司空宣酆被免官，任用長樂衛尉王暢爲司空。

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及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又故刺史、二千石清高有遺惠，爲衆所歸者，皆詣公車。太中大夫劉矩爲太尉。六月，京師雨水。

五月丁未初一日，有日食發生。詔令公卿以下官員各上密封的奏章，及各郡各國的守相舉薦有道之士一人；另外過去的刺史、俸祿爲二千石的官吏中清廉而曾有過善政，爲衆望所歸的，都到公車聽事。任用太中大夫劉矩爲太尉。六月，

京師大雨。

秋七月，破羌將軍段熲復破先零羌於涇陽。八月，司空王暢免，宗正劉寵爲司空。九月辛亥，中常侍曹節矯詔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及尚書令尹勳、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皆夷其族。皇太后遷于南宫。司徒胡廣爲太傅，録尚書事。司空劉寵爲司徒，大鴻臚許栩爲司空。

秋七月，破羌將軍段熲又在涇陽打敗先零羌。八月，司空王暢被免官，任用宗正劉寵爲司空。九月辛亥日，中常侍曹節假托詔令誅殺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及尚書令尹勳、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全部鋤滅他們的家族。皇太后被遷於南宫。任用司徒胡廣爲太傅，總領尚書事務。任用司空劉寵爲司徒，大鴻臚許栩爲司空。

冬十月甲辰晦，日有食之。令天下繫囚罪未决入縑贖，各有差。十一月，太尉劉矩免，太僕沛國聞人襲爲太尉。十二月，鮮卑及濊貊寇幽并二州。

冬十月最後一天甲辰日，有日食發生。命令天下在押囚犯未判罪的，各按等級納縑贖罪。十一月，太尉劉矩被免官，任用太僕沛國聞人襲爲太尉。十二月，鮮卑及濊貊侵犯幽并二州。

二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

建寧二年春正月丁丑日，大赦天下。

三月乙巳，尊慎園董貴人爲孝仁皇后。

三月乙巳日，尊慎園董貴人爲孝仁皇后。

夏四月癸巳，大風，雨雹。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五月，太尉聞人襲罷，司空許栩免。六月，司徒劉寵爲太尉，太常許訓爲司徒，太僕長沙劉囂爲司空。

夏四月癸巳日，有大風，下冰雹。詔令公卿以下各級官員各上密封的奏章。五月，太尉聞人襲被罷官，司空許栩被免職。六月，任用司徒劉寵爲太尉，太常許訓爲司徒，太僕長沙劉囂爲司空。

秋七月，破羌將軍段熲大破先零羌於射虎塞外谷，東羌悉平。九月，江夏蠻叛，州郡討平之。丹陽山越賊圍太守陳夤，夤擊破之。

秋七月，破羌將軍段熲在射虎塞外谷大敗先零羌，東羌之地全部平息。九月，江夏蠻反叛，州郡發兵討伐并平定了叛亂。丹陽山越賊人圍攻太守陳夤，陳夤打敗了他們。

冬十月丁亥，中常侍侯覽諷有司奏前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内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皆爲鉤黨，下獄，死者百餘人，妻子徙邊，諸附從者錮及五屬。制詔州郡大舉鉤黨，於是天下豪桀及儒學行義者，一切結爲黨人。戊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太尉劉寵免，太僕郭禧爲太尉。鮮卑寇并州。是歲，長樂太僕曹節爲車騎將軍，百餘日罷。

冬十月丁亥日，中常侍侯覽指使有關官吏奏告前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内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都互相牽引結爲黨羽，因此把他們關入監獄，被處死的有百餘人，將他們的妻子和兒女遷徙到邊疆地區，他們的五服之内的親屬都附從而去。詔令州郡大肆檢舉結黨的人，於是天下的豪傑志士及儒學品行好、守正義的人，都被視爲結黨之徒。這個月的最後一天戊戌日，有日食發生。十一月，太尉劉寵被免職，任用太僕郭禧爲太尉。鮮卑侵犯并州。這一年，長樂太僕曹節任車騎將軍，祇做了一百多天就被罷免。

三年春正月，河内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

三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夏四月，太尉郭禧罷，太中大夫聞人襲爲太尉。秋七月，司空劉囂罷。八月，大鴻臚橋玄爲司空。九月，執金吾董寵下獄死。冬，濟南賊起，攻東平陵。鬱林烏滸民相率内屬。

建寧三年春正月，河内有一婦人把自己的丈夫吃掉，河南有一男子把自己的妻子吃掉。

三月的最後一天丙寅日，日食。

夏四月，太尉郭禧被罷免，任用太中大夫聞人襲爲太尉。秋七月，司空劉囂被罷官。八月，任命大鴻臚橋玄爲司空。九月，執金吾董寵因罪下獄而死。冬天，濟南有賊盜造反，攻打東平陵。鬱林烏滸之民相率内歸朝廷。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大赦天下。賜公卿以下各有差，唯黨人不赦。

二月癸卯，地震，海水溢，河水清。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太尉聞人襲免，太僕李咸爲太尉。詔公卿至六百石各上封事。大疫，使仔謁者巡行致醫藥。司徒許訓免，司空橋玄爲司徒。夏四月，太常來豔爲司空。五月，河東地裂，雨雹，山水暴出。

建寧四年春正月甲子日，皇帝加冕，大赦天下。賞賜公卿以下各級不等，但是惟獨對結黨之人不赦免。

二月癸卯日，有地震，海水倒溢，黄河水清。三月初一辛酉日，有日食發生。太尉聞人襲被免官，任用太僕李咸爲太尉。詔令公卿至俸禄爲六百石的官員各上密封的奏章。有大瘟疫流行，派中謁者巡行送予醫藥救撫百姓。司徒許訓被免職，任用司空橋玄爲司徒。夏四月，太常來豔爲司空。五月，河東地裂，又下冰雹，山洪暴瀉而出。

秋七月，司空來豔免。癸丑，立貴人宋氏爲皇后。司徒橋玄免。太常宗俱爲司空，前司空許栩爲司徒。冬，鮮卑寇并州。

秋七月，司空來豔被免職。癸丑日，立貴人宋氏爲皇后。司徒橋玄免職。任用太常宗俱爲司空，任用前司空許栩爲司徒。冬天，鮮卑侵犯并州。

熹平元年春三月壬戌，太傅胡廣薨。夏五月己巳，大赦天下，改元熹平。長樂太僕侯覽有罪，自殺。

六月，京師雨水。癸巳，皇太后竇氏崩。秋七月甲寅，葬桓思皇后。宦官諷司隸校尉段熲捕繫太學諸生千餘人。冬十月，渤海王悝被誣謀反，丁亥，悝及妻子皆自殺。十一月，會稽人許生自稱“越王”，寇郡縣，遣楊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夤討破之。十二月，司徒許栩罷，大鴻臚袁隗爲司徒。鮮卑寇并州。是歲，甘陵王恢薨。

熹平元年春三月壬戌日，太傅胡廣去世。夏五月己巳日，大赦天下，改换年號爲熹平。長樂太僕侯覽因有罪，自殺身亡。

六月，京師有大雨水。癸巳日，皇太后竇氏駕崩。秋七月甲寅日，安葬桓思皇后。宦官慫恿司隸校尉段熲捕捉太學諸生一千餘人。冬十月，渤海王劉悝被誣陷謀反，丁亥日，劉悝及其妻子、兒女都自殺身死。十一月，會稽人許生自稱“越王”，侵犯郡縣，派遣楊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夤討伐打敗許生。十二月，司徒許栩被罷免，任命大鴻臚袁隗爲司徒。鮮卑侵犯并州。這一年，甘陵王劉恢死去。

二年春正月，大疫，使使者巡行致醫藥。丁丑，司空宗俱薨。

熹平二年春正月，大疫病流行，派使者巡行送醫藥以救撫。丁丑日，司空宗俱死去。

二月壬午，大赦天下。以光禄勳楊賜爲司空。三月，太尉李咸免。夏五月，以司隸校尉段熲爲太尉。沛相師遷坐誣罔國王，下獄死。

六月，北海地震。東萊、北海海水溢。秋七月，司空楊賜免，太常潁川唐珍爲司空。

冬十二月，日南徼外國重譯貢獻。太尉段熲罷。鮮卑寇幽并二州。癸酉晦，日有食之。

三年春正月，夫餘國遣使貢獻。二月己巳，大赦天下。太常陳耽爲太尉。三月，中山王暢薨，無子，國除。

夏六月，封河閒王利子康爲濟南王，奉孝仁皇祀。秋，洛水溢。

冬十月癸丑，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

十一月，楊州刺史臧旻率丹陽太守陳夤，大破許生於會稽，斬之。

任城王博薨。

十二月，鮮卑寇北地，北地太守夏育追擊破之。鮮卑又寇并州。司空唐珍罷，永樂少府許訓爲司空。

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

封河閒王建子佗爲任城王。

夏四月，郡國七大水。

五月丁卯，大赦天下。

延陵園災，遣使者持節告祠延陵。鮮卑寇幽州。

六月，弘農、三輔螟。遣守宮令之鹽監，穿渠爲民興利。令郡國遇災者，減田租之半；其傷害十四以上，勿收責。

冬十月丁巳，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

拜沖帝母虞美人爲憲園貴人，質

二月壬午日，大赦天下。任用光禄勳楊賜爲司空。三月，太尉李咸被免職。夏五月，任用司隸校尉段熲爲太尉。沛國相師遷因誣陷諸侯國王，獲罪下獄而死。

六月，北海地震。東萊、北海海水倒溢。秋七月，司空楊賜被免官，任用太常潁川唐珍爲司空。

冬十二月，日南邊界以外之國譯使前來進貢獻禮。太尉段熲被罷免。鮮卑侵犯幽并二州。癸酉日爲月末，有日食發生。

熹平三年春正月，夫餘國派使者向朝廷進獻貢物。二月己巳日，大赦天下。任用太常陳耽爲太尉。三月，中山王劉暢死去，因其身後無子，封國被廢黜。

夏六月，封河閒王劉利的兒子劉康爲濟南王，承續孝仁皇的祭祀。秋天，洛水水漫出河道。

冬十月癸丑日，令天下在押囚犯未作判決的，以納縑贖其罪。

十一月，楊州刺史臧旻率丹陽太守陳夤，在會稽大敗許生，并殺死他。

任城王劉博逝世。

十二月，鮮卑侵犯北地，北地太守夏育追擊并打敗鮮卑。鮮卑又侵犯并州。司空唐珍被罷免，任用永樂少府許訓爲司空。

熹平四年春三月，詔令諸儒訂正《五經》文字，將《五經》鐫刻在石碑上立在太學的門外。

封河閒王劉建的兒子劉佗爲任城王。

夏四月，有七個郡國發大水。

五月丁卯日，大赦天下。

成帝陵寢延陵園遭受火災，皇帝派遣使者持節到延陵祝告。鮮卑侵犯幽州。

六月，弘農、三輔遭受螟蟲之害。朝廷派遣守宮令到鹽監，開渠爲百姓興利。令郡和國受災的人，減免一半田租；其中受損失在十分之四以上的，不要收取他們的債。

冬十月丁巳日，令天下在押囚犯未予判決的，納縑贖罪。

拜沖帝的母親虞美人爲憲園貴人，質帝的母

帝母陳夫人爲渤海孝王妃。改平準爲中準，使宦者爲令，列於內署。自是諸署悉以閹人爲丞、令。

五年夏四月癸亥，大赦天下。益州郡夷叛，太守李顒討平之。復崇高山名爲嵩高山。

大雩。使侍御史行詔獄亭部，理冤枉，原輕繫，休囚徒。

五月，太尉陳耽罷，司空許訓爲太尉。閏月，永昌太守曹鸞坐訟黨人，弃市。詔黨人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錮。

六月壬戌，太常南陽劉逸爲司空。

秋七月，太尉許訓罷，光祿勳劉寬爲太尉。冬十月壬午，御殿後槐樹自拔倒豎。司徒袁隗罷。十一月丙戌，光祿大夫楊賜爲司徒。十二月，甘陵王定薨。試太學生年六十以上百餘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國文學吏。是歲，鮮卑寇幽州。沛國言黃龍見譙。

六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

二月，南宮平城門及武庫東垣屋自壞。

夏四月，大旱，七州蝗。鮮卑寇三邊。市賈民爲宣陵孝子者數十人，皆除太子舍人。

秋七月，司空劉逸免，衛尉陳球爲司空。

八月，遣破鮮卑中郎將田晏出雲中，使匈奴中郎將臧旻與南單于出鴈門，護烏桓校尉夏育出高柳，并伐鮮卑，晏等大敗。

冬十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太尉劉寬免。

帝臨辟雍。

辛丑，京師地震。辛亥，令天下

親陳夫人爲渤海孝王妃。改平準官制爲中準官制，讓宦官爲中準令，統歸內署管轄。自此各官署全都用宦官爲丞、令。

熹平五年夏四月癸亥日，大赦天下。益州郡的夷人反叛，太守李顒發兵討伐平息了反叛。恢復崇高山名爲嵩高山。

舉行大規模的求雨祭祀活動。派侍御史傳布詔書到獄亭部，審理冤案，寬赦輕罪囚犯，寬宥囚徒。

五月，太尉陳耽被罷免，任用司空許訓爲太尉。閏五月，永昌太守曹鸞因爲爲黨人申理而獲罪，被處以棄尸於市的刑罰。詔令將黨人的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爲官的，都免官監禁起來。

六月壬戌日，任用太常南陽劉逸爲司空。

秋七月，太尉許訓被罷免，任用光祿勳劉寬爲太尉。冬十月壬午日，御殿後槐樹自己拔出地面，倒豎過來。司徒袁隗被罷官。十一月丙戌日，光祿大夫楊賜被任命爲司徒。十二月，甘陵王劉定去世。任用太學生年紀在六十歲以上的百餘人，分別任郎中、太子舍人以至諸侯王家郎、郡國文學吏。這一年，鮮卑侵犯幽州。沛國上言說有黃龍在譙出現。

熹平六年春正月辛丑日，大赦天下。

二月，南宮平城門及武庫之外障東垣房屋自行倒塌。

夏四月，大旱，七個州出現蝗蟲災害。鮮卑侵犯東、西、北三地邊疆。商人中爲宣陵孝子的數十人，都任太子舍人。

秋七月，司空劉逸被免職，任用衛尉陳球爲司空。

八月，派遣破鮮卑中郎將田晏出兵雲中，使匈奴中郎將臧旻與南單于出兵雁門，護烏桓校尉夏育出兵高柳，一起討伐鮮卑，田晏等人兵馬大敗。

冬十月初一癸丑日，有日食發生。

太尉劉寬被免職。

皇帝親臨辟雍。

辛丑日，京師地震。辛亥日，命令天下在押

繫囚罪未决，入縑贖。

十一月，司空陳球免。十二月甲寅，太常河南孟戫爲太尉。庚辰，司徒楊賜免。太常陳耽爲司空。

鮮卑寇遼西。

永安太僕王旻下獄死。

光和元年春正月，合浦、交阯烏滸蠻叛，招引九真、日南民攻没郡縣。太尉孟戫罷。

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癸丑，光禄勳陳國袁滂爲司徒。己未，地震。始置鴻都門學生。

三月辛丑，大赦天下，改元光和。太常常山張顥爲太尉。

夏四月丙辰，地震。侍中寺雌鷄化爲雄。司空陳耽免，太常來豔爲司空。

五月壬午，有白衣人入德陽殿門，亡去不獲。六月丁丑，有黑氣墯所御温德殿庭中。

秋七月壬子，青虹見御坐玉堂後殿庭中。八月，有星孛于天市。

九月，太尉張顥罷，太常陳球爲太尉。司空來豔薨。冬十月，屯騎校尉袁逢爲司空。皇后宋氏廢，后父執金吾酆下獄死。丙子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太尉陳球免。十二月丁巳，光禄大夫橋玄爲太尉。

是歲，鮮卑寇酒泉。京師馬生人。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内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二年春，大疫，使常侍、中謁者巡行致醫藥。

三月，司徒袁滂免，大鴻臚劉郃爲司徒。乙丑，太尉橋玄罷，太中大夫段熲爲太尉。京兆地震。司空袁逢

囚犯未予判决的，以納縑贖罪。

十一月，司空陳球被免職。十二月甲寅日，任用太常河南孟戫爲太尉。庚辰日，司徒楊賜被免官。任用太常陳耽爲司空。

鮮卑侵犯遼西地區。

永安宫太僕王旻因罪下獄而死。

光和元年春正月，合浦、交阯烏滸蠻人反叛，招引了九真、日南的百姓攻陷郡縣城池。太尉孟戫被罷免。

二月初一辛亥日，有日食發生。癸丑日，光禄勳陳國袁滂被任用爲司徒。己未日，地震。開始設置鴻都門學校，推舉招收學生。

三月辛丑日，大赦天下，改换年號爲光和。任用太常常山張顥爲太尉。

夏四月丙辰日，地震。侍中寺有雌鷄變化爲雄鷄。司空陳耽被免職，任用太常來豔爲司空。

五月壬午日，有身着白衣之人進入德陽殿門，忽而逃走，未能抓獲。六月丁丑日，有黑色烟氣落在皇帝所在的温德殿庭中。

秋七月壬子日，有青虹出現在御座玉堂後殿庭中。八月，有彗星出現在天市星附近。

九月，太尉張顥被罷免，任用太常陳球爲太尉。司空來豔死去。冬十月，屯騎校尉袁逢被任用爲司空。皇后宋氏被廢，皇后的父親執金吾宋酆被抓死在獄中。這個月的最後一天丙子日，有日食發生。

十一月，太尉陳球被免官。十二月丁巳日，任用光禄大夫橋玄爲太尉。

這一年，鮮卑侵犯酒泉。京師出現馬生人的怪事。開始開西邸賣官，自關内侯、虎賁、羽林等官職，交納不同數額的就可以得到。皇帝暗中命令左右賣公卿官位，公位爲千萬，卿位爲五百萬。

光和二年春，大瘟疫流行，派常侍、中謁者巡行各地送致醫藥救撫受害百姓。

三月，司徒袁滂被免官，任用大鴻臚劉郃爲司徒。乙丑日，太尉橋玄被罷免，任用太中大夫段熲爲太尉。京兆有地震。司空袁逢被免職，任

罷，太常張濟爲司空。

夏四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辛巳，中常侍王甫及太尉段熲并下獄死。丁酉，大赦天下，諸黨人禁錮小功以下皆除之。東平王端薨。

五月，衛尉劉寬爲太尉。

秋七月，使匈奴中郎將張脩有罪，下獄死。

冬十月甲申，司徒劉郃、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步兵校尉劉納謀誅宦者，事泄，皆下獄死。

巴郡板楯蠻叛，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刺史討之，不剋。

十二月，光禄勳楊賜爲司徒。鮮卑寇幽并二州。

是歲，河間王利薨。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四臂。

三年春正月癸酉，大赦天下。

二月，公府駐駕廡自壞。三月，梁王元薨。夏四月，江夏蠻叛。

六月，詔公卿舉能通《古文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

秋，表是地震，涌水出。八月，令繫囚罪未决，入縑贖，各有差。

冬閏月，有星孛于狼、弧。鮮卑寇幽、并二州。十二月己巳，立貴人何氏爲皇后。是歲，作罼圭、靈昆苑。

四年春正月，初置騄驥厩丞，領受郡國調馬。豪右辜搉，馬一匹至二百萬。

二月，郡國上芝英草。夏四月庚子，大赦天下。交阯刺史朱儁討交阯、合浦烏滸蠻，破之。

六月庚辰，雨雹。秋七月，河南言鳳皇見新城，群鳥隨之；賜新城令及三老、力田帛，各有差。

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太尉劉

用太常張濟爲司空。

夏四月初一甲戌日，有日食發生。辛巳日，中常侍王甫及太尉段熲同時下獄而死。丁酉日，大赦天下，諸黨人禁錮從喪服屬於小功以下的都得以解除。東平王劉端死去。

五月，衛尉劉寬被任用爲太尉。

秋七月，使匈奴中郎將張脩獲罪，下獄而死。

冬十月甲申日，司徒劉郃、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步兵校尉劉納密謀誅滅宦官，其事泄露，都被關入監獄死去。

巴郡板楯蠻人反叛，朝廷派御史中丞蕭瑗督率益州刺史討伐叛蠻，没有取勝。

十二月，任用光禄勳楊賜爲司徒。鮮卑侵犯幽并二州。

這一年，河間王劉利逝世。洛陽有女人生下一男嬰，有兩頭四臂。

光和三年春正月癸酉日，大赦天下。

二月，三公官府駐駕停車處的廊屋自壞。三月，梁王劉元逝世。夏四月，江夏蠻反叛。

六月，詔令公卿舉薦能通曉《古文尚書》、《毛詩》、《左傳》、《穀梁春秋》的各一人，全部任爲議郎。

秋天，表是縣地震，地下水涌出。八月，令在押囚犯罪未判决的，各按等級納縑贖罪。

冬閏月，有彗星出現在狼、弧二星處。鮮卑侵犯幽、并二州。十二月己巳日，立貴人何氏爲皇后。這一年，建造罼圭苑、靈昆苑。

光和四年春正月，開始設置騄驥厩丞官，以接受從郡國徵發來的馬匹。豪門大族獨占財利，一匹馬價至二百萬。

二月，郡國上貢芝英草。夏四月庚子日，大赦天下。交阯刺史朱儁討伐交阯、合浦烏滸蠻人，打敗了他們。

六月庚辰日，下冰雹。秋七月，河南上言説有鳳凰出現在新城，群鳥伴隨着它；賞賜新城令及三老、力田帛，各有等差。

九月初一庚寅日，有日食發生。太尉劉寬被

寬免，衛尉許馘爲太尉。

閏月辛酉，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災。司徒楊賜罷。

冬十月，太常陳耽爲司徒。鮮卑寇幽并二州。

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宫，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鬥。帝著商估服，飲宴爲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帝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京師轉相放效。

五年春正月辛未，大赦天下。

二月，大疫。三月，司徒陳耽免。

夏四月，旱。太常袁隗爲司徒。

五月庚申，永樂宫署災。秋七月，有星孛于太微。巴郡板楯蠻詣太守曹謙降。癸酉，令繫囚罪未决，入縑贖。

八月，起四百尺觀於阿亭道。

冬十月，太尉許馘罷，太常楊賜爲太尉。

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關，遂巡狩于廣成苑。十二月，還，幸太學。

六年春正月，日南徼外國重譯貢獻。

二月，復長陵縣，比豐、沛。三月辛未，大赦天下。

夏，大旱。

秋，金城河水溢。五原山岸崩。始置圃囿署，以宦者爲令。

冬，東海、東萊、琅邪井中冰厚尺餘。大有年。

中平元年春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黄天”，其部帥有三十六方，皆著黄巾，同日反叛。安平、甘陵人各執其王以應之。

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將兵屯都亭。置八關都尉官。壬

免職，任用許馘爲太尉。

閏月辛酉日，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發生火災。司徒楊賜被罷免。

冬十月，太常陳耽爲司徒。鮮卑進犯幽州和并州。

這一年皇帝在後宫興辦成排的店鋪，讓宫女們販賣，宫女們互相盜竊爭鬥。皇帝身着販貨商人的服裝，飲宴取樂。又在西園玩狗，戴着進賢冠，繫着綬帶。又駕四頭驢，皇帝親自握着轡繩，驅馳周旋，京師轉而互相仿效。

光和五年春正月辛未日，大赦天下。

二月，大瘟疫流行。三月，司徒陳耽被免官。

夏四月，有旱災。任用太常袁隗爲司徒。

五月庚申日，永樂宫官署有火災。秋七月，有彗星在太微附近出現。巴郡板楯蠻到太守曹謙處投降。癸酉日，令在押囚犯罪未判决的，以納縑贖罪。

八月，在阿亭道建起高四百尺的臺觀。

冬十月，太尉許馘被罷官，任用太常楊賜爲太尉。

皇帝校獵上林苑，經過函谷關，於是在廣成苑巡狩。十二月，皇帝返回，親臨太學。

光和六年春正月，日南邊界以外之國譯使來朝廷進獻貢物。

二月，恢復設置長陵縣，比鄰豐、沛國。三月辛未日，大赦天下。

夏天，發生大旱。

秋天，金城河水溢出水道泛濫。五原瀕臨水域的陡峭山崖崩塌。開始設置圃囿署，任用宦官爲官令。

冬天，東海、東萊、琅邪井中結冰，厚一尺餘。這一年大豐收。

中平元年春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黄天”，統率三十六方，都戴黄巾，在同一天起來反叛。安平、甘陵人各挾持其王以響應。

三月戊申日，以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率領兵馬屯守都亭。設置八個關塞的都尉官。壬子

子，大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唯張角不赦。詔公卿出馬、弩，舉列將子孫及吏民有明戰陣之略者，詣公車。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討潁川黄巾。庚子，南陽黄巾張曼成攻殺郡守褚貢。

日，大赦天下黨人，返還因此而遷徙邊疆之人，惟有張角不得赦免。詔令公卿各出馬匹、箭弩，舉薦衆將子孫及吏民有通曉排陣作戰之謀略的，讓他們到公車任事。派遣北中郎將盧植討伐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討伐潁川黄巾。庚子日，南陽黄巾張曼成攻打并殺死郡守褚貢。

夏四月，太尉楊賜免，太僕弘農鄧盛爲太尉。司空張濟罷，大司農張温爲司空。

夏四月，太尉楊賜被免官，任用太僕弘農鄧盛爲太尉。司空張濟被罷免，大司農張温被任用爲司空。

朱儁爲黄巾波才所敗。侍中向栩、張鈞坐言宦者，下獄死。

朱儁被黄巾波才打敗。侍中向栩、張鈞上書議論宦官因而獲罪，下獄而死。

汝南黄巾敗太守趙謙於邵陵。廣陽黄巾殺幽州刺史郭勳及太守劉衛。

汝南黄巾在邵陵打敗太守趙謙。廣陽黄巾殺死幽州刺史郭勳及太守劉衛。

五月，皇甫嵩、朱儁復與波才等戰於長社，大破之。

五月，皇甫嵩、朱儁又與黄巾波才等人在長社大戰，打敗波才。

六月，南陽太守秦頡擊張曼成，斬之。

六月，南陽太守秦頡攻打黄巾張曼成，殺死了他。

交阯屯兵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稱"柱天將軍"，遣交阯刺史賈琮討平之。

交阯屯兵抓住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稱"柱天將軍"，朝廷派遣交阯刺史賈琮領兵討伐并掃平了他們。

皇甫嵩、朱儁大破汝南黄巾於西華。詔嵩討東郡，朱儁討南陽。盧植破黄巾，圍張角於廣宗。宦官誣奏植，抵罪。遣中郎將董卓攻張角，不克。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共身。

皇甫嵩、朱儁在西華大敗汝南黄巾軍隊。詔令皇甫嵩討伐東郡黄巾，朱儁討伐南陽黄巾。盧植打敗黄巾軍，在廣宗包圍了張角。宦官上奏皇上，誣陷盧植，於是捕收盧植抵罪。派遣中郎將董卓攻打張角，没有獲勝。洛陽有女人生下男嬰，兩頭共一身。

秋七月，巴郡妖巫張脩反，寇郡縣。

秋七月，巴郡妖巫張脩造反，侵犯郡縣。

河南尹徐灌下獄死。

河南尹徐灌因罪下獄而死。

八月，皇甫嵩與黄巾戰於倉亭，獲其帥。乙巳，詔皇甫嵩北討張角。九月，安平王續有罪誅，國除。

八月，皇甫嵩率軍在倉亭與黄巾軍大戰，捕獲了他們的首領。乙巳日，詔令皇甫嵩向北討伐張角。九月，安平王劉續因有罪被處死，其封國廢除。

冬十月，皇甫嵩與黄巾賊戰於廣宗，獲張角弟梁。角先死，乃戮其尸。以皇甫嵩爲左車騎將軍。十一月，皇甫嵩又破黄巾于下曲陽，斬張

冬十月，皇甫嵩與黄巾軍在廣宗大戰，捕獲張角的弟弟張梁。張角先死，於是掘其棺辱其尸。任用皇甫嵩爲左車騎將軍。十一月，皇甫嵩又在下曲陽打敗黄巾軍，斬殺張角之弟張寶。

角弟寶。

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與先零羌叛，以金城人邊章、韓遂爲軍帥，攻殺護羌校尉伶徵、金城太守陳懿。

湟中志願相從者胡人北宮伯玉與先零羌反叛，以金城人邊章、韓遂爲軍隊首領，攻打并殺死護羌校尉伶徵、金城太守陳懿。

癸巳，朱儁拔宛城，斬黄巾别帥孫夏。

癸巳日，朱儁率軍隊攻下宛城，斬殺黄巾分支首領孫夏。

詔減太官珍羞，御食一肉；廄馬非郊祭之用，悉出給軍。

詔令減省太官的珍奇名貴的食物，皇帝用餐每餐衹用一個肉菜；馬廄中的馬匹不是用於郊祭的，全部供給軍隊使用。

十二月己巳，大赦天下，改元中平。

十二月己巳日，大赦天下，改换年號爲中平。

是歲，下邳王意薨，無子，國除。郡國生異草，備龍蛇鳥獸之形。

這一年，下邳王劉意逝世，因身後没有兒子，封國被取消。郡國生長出異草，具備龍蛇鳥獸的形狀。

二年春正月，大疫。琅邪王據薨。二月己酉，南宫大災，火半月乃滅。癸亥，廣陽門外屋自壞。税天下田，畝十錢。

中平二年春正月，大瘟疫流行。琅邪王劉據逝世。二月己酉日，南宫發生大火災，火燒了半個月纔熄滅。癸亥日，廣陽門外房屋自行倒塌。徵收天下田畝税，每畝十錢。

黑山賊張牛角等十餘輩并起，所在寇鈔。司徒袁隗免。三月，廷尉崔烈爲司徒。

黑山賊人張牛角等十餘撥人同時起來造反，到處侵擾劫掠。司徒袁隗被免職。三月，任用廷尉崔烈爲司徒。

北宫伯玉等寇三輔，遣左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克。

北宫伯玉等人侵犯三輔，朝廷派遣左車騎將軍皇甫嵩領兵討伐他們，没有戰勝。

夏四月庚戌，大風，雨雹。

夏四月庚戌日，有大風，下冰雹。

五月，太尉鄧盛罷，太僕河内張延爲太尉。

五月，太尉鄧盛被罷免，任用太僕河内張延爲太尉。

秋七月，三輔螟。

秋七月，三輔螟蟲成災。

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免。八月，以司空張温爲車騎將軍，討北宫伯玉。九月，特進楊賜爲司空。冬十月庚寅，司空楊賜薨，光禄大夫許相爲司空。

左車騎將軍皇甫嵩被免官。八月，以司空張温爲車騎將軍，領兵馬討伐北宫伯玉。九月任用特進楊賜爲司空。冬十月庚寅日，司空楊賜死去，任用光禄大夫許相爲司空。

前司徒陳耽、諫議大夫劉陶坐直言，下獄死。

前司徒陳耽、諫議大夫劉陶因直言獲罪，下獄而死。

十一月，張温破北宫伯玉於美陽，因遣蕩寇將軍周慎追擊之，圍榆中；又遣中郎將董卓討先零羌。慎、卓并不克。

十一月，張温率軍隊在美陽打敗北宫伯玉，又派遣蕩寇將軍周慎領兵追擊他們，在榆中包圍了他們；又遣中郎將董卓討伐先零羌。周慎、董卓都没有取勝。

鮮卑寇幽、并二州。

鮮卑侵犯幽、并二州。

是歲，造萬金堂於西園。洛陽民生兒，兩頭四臂。

這一年，在西園建造萬金堂。洛陽有人生一男嬰，兩個頭四隻手臂。

三年春二月，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太守秦頡。庚戌，大赦天下。太尉張延罷。車騎將軍張温爲太尉，中常侍趙忠爲車騎將軍。

中平三年春二月，江夏兵趙慈反叛，殺死南陽太守秦頡。庚戌日，大赦天下。太尉張延被罷免。任用車騎將軍張温爲太尉，中常侍趙忠爲車騎將軍。

復修玉堂殿，鑄銅人四，黄鍾四，及天禄、蝦蟆，又鑄四出文錢。

重建玉堂殿，鑄造了四個銅人，四個黄鐘，以及天禄、蝦蟆銅獸，又鑄造四出文錢。

五月壬辰晦，日有食之。六月，荆州刺史王敏討趙慈，斬之。車騎將軍趙忠罷。

五月的最後一天壬辰日，有日食發生。六月，荆州刺史王敏討伐趙慈，殺死了他。車騎將軍趙忠被罷免。

秋八月，懷陵上有雀萬數，悲鳴，因鬥相殺。

秋八月，懷陵上空有數萬隻鳥雀，啼叫悲鳴，互相打鬥殘殺。

冬十月，武陵蠻叛，寇郡界，郡兵討破之。

冬十月，武陵蠻叛亂，侵犯郡界，該郡軍隊討伐打敗了他們。

前太尉張延爲宦人所譖，下獄死。

前太尉張延被宦官所誣陷，下獄而死。

十二月，鮮卑寇幽并二州。

十二月，鮮卑侵犯幽并二州。

四年春正月己卯，大赦天下。

中平四年春正月己卯日，大赦天下。

二月，滎陽賊殺中牟令。己亥，南宫内殿罘罳自壞。

二月，滎陽賊人殺死中牟縣令。己亥日，南宫内殿的連闕曲閣自行損壞。

三月，河南尹何苗討滎陽賊，破之，拜苗爲車騎將軍。

三月，河南尹何苗討伐滎陽賊人，打敗了他們，於是拜何苗爲車騎將軍。

夏四月，凉州刺史耿鄙討金城賊韓遂，鄙兵大敗，遂寇漢陽，漢陽太守傅燮戰没。扶風人馬騰、漢陽人王國并叛，寇三輔。

夏四月，凉州刺史耿鄙討伐金城賊人韓遂，耿鄙的軍隊大敗，於是韓遂又侵犯漢陽，漢陽太守傅燮戰死。扶風人馬騰、漢陽人王國一起反叛，侵犯三輔。

太尉張温免，司徒崔烈爲太尉。五月，司空許相爲司徒，光禄勛沛國丁宫爲司空。

太尉張温被免官，任用司徒崔烈爲太尉。五月，任用司空許相爲司徒，光禄勛沛國丁宫爲司空。

六月，洛陽民生男，兩頭共身。

六月，洛陽有人生一男嬰，兩個頭共一個身子。

漁陽人張純與同郡張舉舉兵叛，攻殺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護烏桓校尉公綦稠等。舉自稱天子，寇幽、冀二州。

漁陽人張純與同郡人張舉起兵反叛，進攻并殺死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護烏桓校尉公綦稠等人。張舉自稱天子，侵犯幽、冀二州。

秋九月丁酉，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

秋九月丁酉日，令天下在押囚犯尚未判決的，納縑贖罪。

冬十月，零陵人觀鵠自稱“平天

冬十月，零陵人觀鵠自稱“平天將軍”，侵

將軍"，寇桂陽，長沙太守孫堅擊斬之。

犯桂陽，長沙太守孫堅領兵攻打并殺死觀鵠。

十一月，太尉崔烈罷，大司農曹嵩爲太尉。

十一月，太尉崔烈被罷免，任用大司農曹嵩爲太尉。

十二月，休屠各胡叛。

十二月，休屠各胡反叛朝廷。

是歲，賣關内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

這一年，出賣關内侯官職，給予金印紫綬，傳世，需要交錢五百萬。

五年春正月，休屠各胡寇西河，殺郡守邢紀。丁酉，大赦天下。

中平五年春正月，休屠各胡侵犯西河，殺死郡守邢紀。丁酉日，大赦天下。

二月，有星孛于紫宫。

二月，有彗星在紫宫星附近出現。

黄巾餘賊郭太等起於西河白波谷，寇太原、河東。

黄巾餘部郭太等人在西河白波谷起事，侵犯太原、河東。

三月，休屠各胡攻殺并州刺史張懿，遂與南匈奴左部胡合，殺其單于。

三月，休屠各胡攻打并州并殺死并州刺史張懿，於是與南匈奴左部胡會合，殺死其單于。

夏四月，汝南葛陂黄巾攻没郡縣。

夏四月，汝南葛陂黄巾軍隊攻没郡縣。

太尉曹嵩罷。五月，永樂少府樊陵爲太尉。

太尉曹嵩被罷免。五月，任用永樂少府樊陵爲太尉。

六月丙寅，大風。

六月丙寅日，大風。

太尉樊陵罷。

太尉樊陵被罷免。

益州黄巾馬相攻殺刺史郗儉，自稱天子，又寇巴郡，殺郡守趙部，益州從事賈龍擊相，斬之。

益州黄巾馬相攻打并殺死刺史郗儉，自稱天子，又侵犯巴郡，殺死郡守趙部，益州從事賈龍領兵攻打馬相并殺死了他。

郡國七大水。

有七個郡國發大水。

秋七月，射聲校尉馬日磾爲太尉。

秋七月，任用射聲校尉馬日磾爲太尉。

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

八月，開始設置西園八校尉官職。

司徒許相罷，司空丁宫爲司徒。光禄勛南陽劉弘爲司空。衛尉董重爲驃騎將軍。

司徒許相被罷免，任用司空丁宫爲司徒。任用光禄勛南陽劉弘爲司空。任用衛尉董重爲驃騎將軍。

九月，南單于叛，與白波賊寇河東。遣中郎將孟益率騎都尉公孫瓚討漁陽賊張純等。

九月，南單于反叛，與白波賊人一起侵犯河東。派遣中郎將孟益率騎都尉公孫瓚討伐漁陽賊人張純等。

冬十月，青、徐黄巾復起，寇郡縣。甲子，帝自稱"無上將軍"，耀兵於平樂觀。

冬十月，青州、徐州的黄巾再次起兵，侵犯郡縣。甲子日，皇帝自稱"無上將軍"，在平樂觀炫耀兵陣。

十一月，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右將軍皇甫嵩救之。

十一月，涼州賊人王國圍攻陳倉，右將軍皇甫嵩前往援救。

遣下軍校尉鮑鴻討葛陂黄巾。

巴郡板楯蠻叛，遣上軍别部司馬趙瑾討平之。

公孫瓚與張純戰於石門，大破之。

是歲，改刺史，新置牧。

六年春二月，左將軍皇甫嵩大破王國於陳倉。

三月，幽州牧劉虞購斬漁陽賊張純。下軍校尉鮑鴻下獄死。

夏四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太尉馬日磾免，幽州牧劉虞爲太尉。

丙辰，帝崩于南宫嘉德殿，年三十四。戊午，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大赦天下，改元爲光熹。封皇弟協爲渤海王。後將軍袁隗爲太傅，與大將軍何進參録尚書事。上軍校尉蹇碩下獄死。五月辛巳，驃騎將軍董重下獄死。六月辛亥，孝仁皇后董氏崩。

辛酉，葬孝靈皇帝于文陵。雨水。

秋七月，甘陵王忠薨。

庚寅，孝仁皇后歸葬河閒慎陵。

徙渤海王協爲陳留王。司徒丁宫罷。

八月戊辰，中常侍張讓、段珪等殺大將軍何進，於是虎賁中郎將袁術燒東西宫，攻諸宦者。庚午，張讓、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幸北宫德陽殿。何進部曲將吴匡與車騎將軍何苗戰於朱雀闕下，苗敗，斬之。辛未，司隸校尉袁紹勒兵收僞司隸校尉樊陵、河南尹許相及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讓、珪等復劫少帝、陳留王走小平津。尚書盧植追讓、珪等，斬數人，其餘投河而死。帝與陳留王協夜步逐熒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

派遣下軍校尉鮑鴻討伐葛陂黄巾軍隊。

巴郡板楯蠻反叛，朝廷派遣上軍别部司馬趙瑾領兵馬前往討伐并平息了反叛。

公孫瓚在石門山與張純交戰，大敗張純的軍隊。

這一年，更改刺史，新設置牧的官職。

中平六年春二月，左將軍皇甫嵩在陳倉大敗王國。

三月，幽州牧劉虞懸賞斬殺了漁陽賊人張純。下軍校尉鮑鴻下獄而死。

夏四月初一丙午日，有日食發生。

太尉馬日磾被免職，任用幽州牧劉虞爲太尉。

丙辰日，皇帝在南宫嘉德殿駕崩，時年三十四歲。戊午日，皇子劉辯即位爲皇帝，時年十七歲。尊皇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大赦天下，改元爲光熹。封皇弟劉協爲渤海王。任用後將軍袁隗爲太傅，與大將軍何進參與總領尚書省事務。上軍校尉蹇碩下獄而死。五月辛巳日，驃騎將軍董重下獄而死。六月辛亥日，孝仁皇后董氏逝世。

辛酉日，將孝靈皇帝安葬在文陵。有大雨水。

秋七月，甘陵王劉忠死去。

庚寅日，將孝仁皇后歸葬河閒慎陵。

調任渤海王劉協爲陳留王。司徒丁宫被罷免。

八月戊辰日，中常侍張讓、段珪等宦官殺死大將軍何進，於是虎賁中郎將袁術火燒東西宫，攻殺諸宦官。庚午日，宦官張讓和段珪等人劫持少帝及陳留王到北宫德陽殿。何進的部下將領吴匡在朱雀闕下與車騎將軍何苗大戰，何苗戰敗，被殺死。辛未日，司隸校尉袁紹統率軍隊收捕僞司隸校尉樊陵、河南尹許相及諸多宦者，無論年少年長全部斬首。張讓、段珪等人又劫持少帝、陳留王逃到小平津。尚書盧植追擊張讓、段珪等人，斬殺數人，其餘的人投河而死。皇帝與陳留王劉協乘夜隨着熒火蟲的光亮步行數里，得到一輛民家没有帷蓋的車，共乘前行。

乘之。

辛未，還宫。大赦天下，改光熹爲昭寧。

并州牧董卓殺執金吾丁原。司空劉弘免，董卓自爲司空。

九月甲戌，董卓廢帝爲弘農王。

自六月雨，至于是月。

論曰：《秦本紀》説趙高譎二世，指鹿爲馬，而趙忠、張讓亦紿靈帝不得登高臨觀，故知亡敝者同其致矣。然則靈帝之爲靈也優哉！

贊曰：靈帝負乘，委體宦孽。徵亡備兆，"小雅"盡缺。麋鹿霜露，遂栖宫衛。

辛未日，天子返回洛陽宫。在全國施行大赦，改换光熹年號爲昭寧。

并州牧董卓殺死執金吾丁原。司空劉弘被罷免，董卓自任爲司空。

九月甲戌日，董卓把少帝廢爲弘農王。

自從六月開始就陰雨不斷，一直到這個月。

論曰：《史記·秦本紀》説趙高欺詐二世胡亥，指鹿爲馬，而趙忠、張讓也欺騙靈帝，使他不得登上高處向下看，因此知道亡國衰敗的君王都有相同的原因。然而靈帝被謚爲"亂而不損"的靈，對他也够寬容的了。

贊曰：靈帝不稱其位，任由作惡多端的宦官們擺布。敗亡的徵兆已經充分顯示，朝廷衰落，四夷交侵，以至於宫中荆棘叢生，麋鹿栖息在宫衛中。

後漢書卷九

本紀第九

獻帝紀

孝獻皇帝諱協，靈帝中子也。母王美人，爲何皇后所害。中平六年四月，少帝即位，封帝爲勃海王，徙封陳留王。

孝獻皇帝名協，是靈帝的二兒子。他的母親是王美人，被何皇后所害。中平六年四月，其兄少帝劉辯即位，封劉協爲勃海王，後徙封爲陳留王。

九月甲戌，即皇帝位，年九歲。遷皇太后於永安宫。大赦天下。改昭寧爲永漢。丙子，董卓殺皇太后何氏。

九月甲戌日，劉協即位爲皇帝，時年九歲。把皇太后遷到永安宫。在全國施行大赦。改换昭寧年號爲永漢。丙子日，董卓殺死皇太后何氏。

初令侍中、給事黄門侍郎員各六人。賜公卿以下至黄門侍郎家一人爲郎，以補宦官所領諸署，侍於殿上。

開始下令，命侍中、給事黄門侍郎各置成員六人。賜公卿以下至黄門侍郎每家可以出一人爲郎，來補充原來由宦官擔任的諸内署令、丞，侍於殿上供職。

乙酉，以太尉劉虞爲大司馬。董卓自爲太尉，加鈇鉞、虎賁。丙戌，太中大夫楊彪爲司空。甲午，豫州牧黄琬爲司徒。

乙酉日，任用太尉劉虞爲大司馬。董卓自己任太尉，加鈇鉞、虎賁，得專殺之權。丙戌日，任用太中大夫楊彪爲司空。甲午日，任用豫州牧黄琬爲司徒。

遣使吊祠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等。冬十月乙巳，葬靈思皇后。

派遣使者吊祭已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等。冬十月乙巳日，安葬靈思皇后。

白波賊寇河東，董卓遣其將牛輔擊之。

白波黄巾賊人侵犯河東，董卓派遣他的部將牛輔領兵攻打他們。

十一月癸酉，董卓自爲相國。十二月戊戌，司徒黄琬爲太尉，司空楊彪爲司徒，光禄勳荀爽爲司空。

十一月癸酉日，董卓自任爲相國。十二月戊戌日，任用司徒黄琬爲太尉，司空楊彪爲司徒，任用光禄勳荀爽爲司空。

省扶風都尉，置漢安都護。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還復中平六年。

撤銷扶風都尉官署，設置漢安都護。詔令除去光熹、昭寧、永漢三個年號，恢復爲中平六年。

初平元年春正月，山東州郡起兵以討董卓。辛亥，大赦天下。癸酉，

初平元年春正月，山東州郡起兵討伐董卓。辛亥日，大赦天下。癸酉日，董卓殺害弘農王。

董卓殺弘農王。白波賊寇東郡。

二月乙亥，太尉黄琬、司徒楊彪免。庚辰，董卓殺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尉周珌。以光禄勛趙謙爲太尉，太僕王允爲司徒。

丁亥，遷都長安。董卓驅徙京師百姓悉西入關，自留屯畢圭苑。壬辰，白虹貫日。

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幸未央宫。

己酉，董卓焚洛陽宫廟及人家。戊午，董卓殺太傅袁隗、太僕袁基，夷其族。

夏五月，司空荀爽薨。六月辛丑，光禄大夫种拂爲司空。

大鴻臚韓融、少府陰脩、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吴脩、越騎校尉王瓌安集關東，後將軍袁術、河内太守王匡各執而殺之，唯韓融獲免。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

冬十一月庚戌，鎮星、熒惑、太白合於尾。

是歲，有司奏，和、安、順、桓四帝無功德，不宜稱宗，又恭懷、敬隱、恭愍三皇后并非正嫡，不合稱后，皆請除尊號。制曰："可。"孫堅殺荆州刺史王叡，又殺南陽太守張咨。

二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二月丁丑，董卓自爲太師。

袁術遣將孫堅與董卓將胡軫戰於陽人，軫軍大敗。董卓遂發掘洛陽諸帝陵。夏四月，董卓入長安。

六月丙戌，地震。

秋七月，司空种拂免，光禄大夫濟南淳于嘉爲司空。太尉趙謙罷，太常馬日磾爲太尉。

九月，蚩尤旗見于角、亢。

白波賊人侵犯東郡。

二月乙亥日，太尉黄琬、司徒楊彪均被免職。庚辰日，董卓殺死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尉周珌。任用光禄勛趙謙爲太尉，太僕王允爲司徒。

丁亥日，遷都到長安。董卓驅趕着從京師遷徙的百姓全都向西入關，自己率軍留在畢圭苑屯守。壬辰日，有白虹干犯太陽。

三月乙巳日，皇帝的車馬進入長安城，到未央宫。

己酉日，董卓焚燒了洛陽宫殿宗廟及百姓房舍。戊午日，董卓殺死了太傅袁隗、太僕袁基，并夷滅其族人。

夏五月，司空荀爽死去。六月辛丑日，光禄大夫种拂被任用爲司空。

大鴻臚韓融、少府陰脩、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吴脩、越騎校尉王瓌安定收拾關東，後將軍袁術、河内太守王匡各引兵將陰脩等人分别捉拿殺死，惟有韓融獲免。董卓毁五銖錢，改鑄爲小錢。

冬十一月庚戌，鎮星、熒惑、太白三星會合於尾星座。

這一年，有關主管部門上奏皇帝，認爲孝和、孝安、孝順、孝桓四位皇帝没有功德，不適宜稱"宗"；另外恭懷、敬隱、恭愍三位皇后都不是正嫡，不應該稱"后"，請求把他們的尊號都除去。皇帝的制文説："可以。"孫堅殺死荆州刺史王叡，又殺死南陽太守張咨。

初平二年春正月辛丑日，在全國施行大赦。二月丁丑日，董卓自任爲太師。

袁術派將領孫堅與董卓將領胡軫在陽人聚激戰，胡軫的軍隊大敗。董卓於是發掘葬在洛陽的諸帝陵墓。夏四月，董卓進入長安。

六月丙戌日，有地震。

秋七月，司空种拂被免職，任用光禄大夫濟南淳于嘉爲司空。又罷免趙謙的太尉之職，任用太常馬日磾爲太尉。

九月，名叫蚩尤旗的彗星出現在角、亢二星之處。

冬十月壬戌，董卓殺衛尉張温。

十一月，青州黄巾寇太山，太山太守應劭擊破之。黄巾轉寇勃海，公孫瓚與戰於東光，復大破之。

是歲，長沙有人死經月復活。

三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

袁術遣將孫堅攻劉表於襄陽，堅戰歿。袁紹及公孫瓚戰于界橋，瓚軍大敗。

夏四月辛巳，誅董卓，夷三族。司徒王允録尚書事，總朝政，遣使者張种撫慰山東。

青州黄巾擊殺兗州刺史劉岱於東平。東郡太守曹操大破黄巾於壽張，降之。

五月丁酉，大赦天下。丁未，征西將軍皇甫嵩爲車騎將軍。

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樊稠、張濟等反，攻京師。六月戊午，陷長安城，太常种拂、太僕魯旭、大鴻臚周奂、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并戰歿，吏民死者萬餘人。李傕等并自爲將軍。

己未，大赦天下。

李傕殺司隸校尉黄琬，甲子，殺司徒王允，皆滅其族。丙子，前將軍趙謙爲司徒。

秋七月庚子，太尉馬日磾爲太傅，録尚書事。八月，遣日磾及太僕趙岐，持節慰撫天下。車騎將軍皇甫嵩爲太尉。司徒趙謙罷。

九月，李傕自爲車騎將軍，郭汜後將軍，樊稠右將軍，張濟鎮東將軍。濟出屯弘農。

甲申，司空淳于嘉爲司徒，光禄大夫楊彪爲司空，并録尚書事。

冬十二月，太尉皇甫嵩免。光禄大夫周忠爲太尉，參録尚書事。

冬十月壬戌日，董卓殺死衛尉張温。

十一月，青州黄巾侵犯太山，太山太守應劭打敗了他們。黄巾兵馬轉而侵犯勃海，公孫瓚在東光與他們激戰，又大敗了他們。

這一年，長沙出現有人死去一個月又復活的怪事。

初平三年春正月丁丑日，大赦天下。

袁術派遣將領孫堅到襄陽攻打劉表，孫堅戰死。袁紹與公孫瓚在界橋激戰，公孫瓚的兵馬大敗。

夏四月辛巳日，誅殺董卓，夷滅其三族。司徒王允總領尚書事務，總理朝政，并派使者張种撫慰山東。

青州黄巾兵馬在東平攻打并且殺死了兗州刺史劉岱。東郡太守曹操在壽張大敗黄巾兵馬，迫使他們投降。

五月丁酉日，大赦天下。丁未日，任用征西將軍皇甫嵩爲車騎將軍。

董卓的部下將領李傕、郭汜、樊稠、張濟等反叛，攻打京師。六月戊午日，李傕等人攻陷長安城，太常种拂、太僕魯旭、大鴻臚周奂、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皆戰死，官吏平民死者有一萬餘人。李傕等人都自封爲將軍。

己未日，大赦天下。

李傕殺死司隸校尉黄琬，甲子日，殺死司徒王允，夷滅黄琬、王允之族。丙子日，任用前將軍趙謙爲司徒。

秋七月庚子日，任用太尉馬日磾爲太傅，總領尚書事務。八月，派遣馬日磾及太僕趙岐，持節慰問安撫天下。任用車騎將軍皇甫嵩爲太尉。司徒趙謙被罷免。

九月，李傕自任車騎將軍，郭汜爲後將軍，樊稠爲右將軍，張濟爲鎮東將軍。張濟出兵屯守弘農。

甲申日，任用司空淳于嘉爲司徒，光禄大夫楊彪爲司空，共同總領尚書事務。

冬十二月，太尉皇甫嵩被免職。任用光禄大夫周忠爲太尉，參與總領尚書事務。

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丁卯，大赦天下。

三月，袁術殺楊州刺史陳温，據淮南。長安宣平城門外屋自壞。

夏五月癸酉，無雲而雷。六月，扶風大風，雨雹。華山崩裂。

太尉周忠免，太僕朱儁爲太尉，録尚書事。

下邳賊闕宣自稱天子。

雨水。遣侍御史裴茂訊詔獄，原輕繫。六月辛丑，天狗西北行。

九月甲午，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曰："孔子嘆'學之不講'，不講則所識日忘。今耆儒年逾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絶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爲太子舍人。"

冬十月，太學行禮，車駕幸永福城門，臨觀其儀，賜博士以下各有差。

辛丑，京師地震。有星孛于天市。

司空楊彪免，太常趙温爲司空。

公孫瓚殺大司馬劉虞。

十二月辛丑，地震。

司空趙温免，乙巳，衛尉張喜爲司空。

是歲，琅邪王容薨。

興平元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改元興平。甲子，帝加元服。二月壬午，追尊謚皇妣王氏爲靈懷皇后，甲申，改葬于文昭陵。丁亥，帝耕于藉田。

三月，韓遂、馬騰與郭汜、樊稠

初平四年春正月初一甲寅日，有日食發生。丁卯日，大赦天下。

三月，袁術殺死楊州刺史陳温，占據淮南。長安宣平城門外有房屋無故自毁。

夏五月癸酉日，没有雲而有雷鳴。六月，扶風有大風，下冰雹。華山崩裂。

太尉周忠被免職，任用太僕朱儁爲太尉，總領尚書事務。

下邳賊人闕宣自稱天子。

有大雨水。派遣侍御史裴茂審訊案件，寬赦有輕罪的在押囚犯。六月辛丑日，天狗星向西北飛行。

九月甲午日，考查四十餘名儒生，上等的賜給郎中的職位，次等的爲太子舍人，下等的罷免。皇帝下詔書説："孔子感嘆'學問没有講習'，不講習則所記得的知識就會一天天忘掉。現在老儒生年紀超過六十歲，離開鄉土，謀求糧食資財以維持生活，不得專心研究學業。童年入學讀書，滿頭白髮，空空而歸，從此將長年委身於農村鄉野，永遠絶了榮耀之望，我很憐憫他們。那些依據等級被免的儒生，聽任他們爲太子舍人。"

冬十月，太學舉行典禮，皇帝到永福城門，親臨觀看典禮儀式，按等級對博士以下的儒生給予不同的賞賜。

辛丑日，京師地震。有彗星出現在天市附近。

司空楊彪被免官，任用太常趙温爲司空。

公孫瓚殺死大司馬劉虞。

十二月辛丑日，地震。

司空趙温被免官，乙巳日，任用衛尉張喜爲司空。

這一年，琅邪王劉容逝世。

興平元年春正月辛酉日，大赦天下，改换年號爲興平。甲子日，皇帝加冕。二月壬午日，追尊皇妣王氏謚號爲靈懷皇后，甲申日，改葬於文昭陵。丁亥日，皇帝在藉田耕作。

三月，韓遂、馬騰與郭汜、樊稠在長平觀大

戰於長平觀，遂、騰敗績，左中郎將劉範、前益州刺史种劭戰歿。

戰，韓遂、馬騰大敗，左中郎將劉範、前益州刺史种劭戰死。

夏六月丙子，分涼州河西四郡爲廱州。

夏六月丙子日，劃分涼州河西的四郡爲廱州。

丁丑，地震；戊寅，又震。乙巳晦，日有食之，帝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大蝗。

丁丑日，地震；戊寅日，又有地震。這個月的最末一天乙巳日，日食，皇帝避開正殿，停息干戈，五天之内不聽政理事。發生嚴重的蝗蟲災害。

秋七月壬子，太尉朱儁免。戊午，太常楊彪爲太尉，録尚書事。

秋七月壬子日，太尉朱儁被免職。戊午日，任用太常楊彪爲太尉，總領尚書事務。

三輔大旱，自四月至于是月。帝避正殿請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輕繫。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飢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無降。帝疑賦恤有虚，乃親於御坐前量試作糜，乃知非實，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閣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濟。

三輔大旱，自從四月一直到這個月没有下雨。皇帝避開正殿以祈求降雨，派遣使者清理在押囚犯，寬赦輕罪囚徒。這時候穀一斛值錢五十萬，豆、麥一斛值錢二十萬，人有互相殘食，白骨堆積。皇帝讓侍御史侯汶拿出太倉中的米和豆，爲飢民做糜粥來充飢，但是經過幾日還不見餓死的人數有所減少。皇帝懷疑分發救濟中有人弄虚作假，於是親自在御座前量試米豆做成糜粥，纔得知其中確有不實之處，便派侍中劉艾出宫責讓有關主管人員。於是尚書令以下各級官員都到省閣謝罪，奏言收捕侯汶以審查其實情。皇帝下詔書説："不忍心把侯汶交給司法部門處理，可杖打五十。"自此之後，百姓大多得到賑濟保全。

八月，馮翊羌叛，寇屬縣，郭汜、樊稠擊破之。

八月，馮翊羌反叛，侵犯屬縣，郭汜、樊稠率兵馬打敗了他們。

九月，桑復生椹，人得以食。司徒淳于嘉罷。

九月，桑樹又結出桑葚，可以供人食用。司徒淳于嘉被罷免官職。

冬十月，長安市門自壞。

冬十月，長安市門無故自壞。

以衛尉趙温爲司徒，録尚書事。

任用衛尉趙温爲司徒，總領尚書事務。

十二月，分安定、扶風爲新平郡。

十二月，劃分安定、扶風爲新平郡。

是歲，楊州刺史劉繇與袁術將孫策戰于曲阿，繇軍敗績，孫策遂據江東。太傅馬日磾薨于壽春。

這一年，楊州刺史劉繇與袁術的將領孫策在曲阿交戰，劉繇的軍隊大敗，孫策於是占據江東。太傅馬日磾在壽春縣死去。

二年春正月癸丑，大赦天下。

興平二年春正月癸丑日，大赦天下。

二月乙亥，李傕殺樊稠而與郭汜相攻。三月丙寅，李傕脅帝幸其營，焚宫室。

二月乙亥日，李傕殺死樊稠而又與郭汜相互攻打。三月丙寅日，李傕挾持皇帝到其軍營中，放火焚燒了宫室。

夏四月甲午，立貴人伏氏爲皇后。

夏四月甲午日，立貴人伏氏爲皇后。

丁酉，郭汜攻李傕，矢及御前。是日，李傕移帝幸北塢。

丁酉日，郭汜領兵攻打李傕，亂箭一直射到皇帝所在的殿前。當日，李傕將皇帝轉移到北塢。

大旱。

發生了大旱。

五月壬午，李傕自爲大司馬。六月庚午，張濟自陝來和傕、汜。

五月壬午日，李傕自任爲大司馬。六月庚午日，張濟從陝縣來勸説李傕、郭汜和解。

秋七月甲子，車駕東歸。郭汜自爲車騎將軍，楊定爲後將軍，楊奉爲興義將軍，董承爲安集將軍，并侍送乘輿。張濟爲驃騎將軍，還屯陝。八月甲辰，幸新豐。冬十月戊戌，郭汜使其將伍習夜燒所幸學舍，逼脅乘輿。楊定、楊奉與郭汜戰，破之。壬寅，幸華陰，露次道南。是夜，有赤氣貫紫宫。張濟復反，與李傕、郭汜合。十一月庚午，李傕、郭汜等追乘輿，戰於東澗，王師敗績，殺光禄勛鄧泉、衛尉士孫瑞、廷尉宣播、大長秋苗祀、步兵校尉魏桀、侍中朱展、射聲校尉沮儁。壬申，幸曹陽，露次田中。楊奉、董承引白波帥胡才、李樂、韓暹及匈奴左賢王去卑，率師奉迎，與李傕等戰，破之。十二月庚辰，車駕乃進。李傕等復來追戰，王師大敗，殺略宫人，少府田芬、大司農張義等皆戰歿。進幸陝，夜度河。乙亥，幸安邑。

秋七月甲子日，皇帝向東而歸。郭汜自任爲車騎將軍，楊定爲後將軍，楊奉爲興義將軍，董承爲安集將軍，一起侍送皇帝車隊。張濟任驃騎將軍，返回陝縣屯守。八月甲辰日，皇帝到新豐。冬十月戊戌日，郭汜指使其將伍習乘黑夜燒毀皇帝所到的學舍，逼迫挾持車隊。楊定、楊奉與郭汜交戰，打敗郭汜。壬寅日，皇帝到達華陰，露宿在道南。這天夜裏，有赤色烟氣横穿紫宫。張濟領兵馬又返回，與李傕、郭汜合兵一處。十一月庚午日，李傕、郭汜等人追趕皇帝的乘輿，在弘農東澗與董承、楊奉軍隊大戰，結果董承、楊奉所率領的擁戴皇帝的軍隊大敗，光禄勛鄧泉、衛尉士孫瑞、廷尉宣播、大長秋苗祀、步兵校尉魏桀、侍中朱展、射聲校尉沮儁皆被殺死。壬申日，皇帝到達曹陽，露宿在田中。楊奉、董承引白波帥胡才、李樂、韓暹及匈奴左賢王去卑，率軍隊前往奉迎，與李傕等人大戰，打敗了李傕兵馬。十二月庚辰日，皇帝纔得以繼續前行。李傕等人又來追戰，皇帝的軍隊大敗，李傕的軍隊殺掠宫人，少府田芬、大司農張義等人都戰死。皇帝行進到陝縣，連夜渡過黄河。乙亥日，皇帝到達安邑。

是歲，袁紹遣將麴義與公孫瓚戰於鮑丘，瓚軍大敗。

這一年，袁紹派遣將領麴義與公孫瓚在鮑丘交戰，公孫瓚的軍隊大敗。

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郊祀上帝於安邑，大赦天下，改元建安。

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日，在安邑郊外祭祀上帝，大赦天下，改换年號爲建安。

二月，韓暹攻衛將軍董承。

二月，韓暹攻打衛將軍董承。

夏六月乙未，幸聞喜。秋七月甲子，車駕至洛陽，幸故中常侍趙忠宅。丁丑，郊祀上帝，大赦天下。己卯，謁太廟。八月辛丑，幸南宫楊

夏六月乙未日，皇帝到聞喜。秋七月甲子日，皇帝到洛陽，入住原中常侍趙忠的住宅。丁丑日，在郊外祭祀上帝，大赦天下。己卯日，拜謁太廟。八月辛丑日，皇帝到達南宫楊安殿。

安殿。

癸卯，安國將軍張楊爲大司馬，韓暹爲大將軍，楊奉爲車騎將軍。

是時，宫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墻壁閒。州郡各擁强兵，而委輸不至，群僚飢乏，尚書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飢死墻壁閒，或爲兵士所殺。

辛亥，鎮東將軍曹操自領司隸校尉，録尚書事。曹操殺侍中臺崇、尚書馮碩等。封衛將軍董承爲輔國將軍，伏完等十三人爲列侯，贈沮儁爲弘農太守。

庚申，遷都許。己巳，幸曹操營。

九月，太尉楊彪、司空張喜罷。冬十一月丙戌，曹操自爲司空，行車騎將軍事，百官總己以聽。

二年春，袁術自稱天子。三月，袁紹自爲大將軍。

夏五月，蝗。秋九月，漢水溢。

是歲飢，江淮閒民相食。袁術殺陳王寵。孫策遣使奉貢。

三年夏四月，遣謁者裴茂率中郎將段煨討李傕，夷三族。

吕布叛。

冬十一月，盗殺大司馬張楊。

十二月癸酉，曹操擊吕布於徐州，斬之。

四年春三月，袁紹攻公孫瓚于易京，獲之。

衛將軍董承爲車騎將軍。

夏六月，袁術死。

是歲，初置尚書左右僕射。武陵女子死十四日復活。

五年春正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越騎校尉种輯受密詔誅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殺董承等，夷

癸卯日，安國將軍張楊任大司馬，韓暹任大將軍，楊奉任車騎將軍。

這時，宫室已燒盡，百官披荆棘，在殘垣斷壁之間存身。州郡各自聚擁强兵，而運輸的糧草又没到，群臣飢餒困乏，尚書郎以下各級官吏自己出去采摘野生的稆來充飢，有的人餓死在殘墻斷壁之間，有的人被兵士所殺。

辛亥日，鎮東將軍曹操自己代理司隸校尉官職總領尚書事務。曹操殺死侍中臺崇、尚書馮碩等人。封衛將軍董承爲輔國將軍，伏完等十三人爲列侯，贈沮儁爲弘農太守。

庚申日，遷都許昌。己巳日，皇帝到曹操軍營。

九月，太尉楊彪、司空張喜被罷免。冬十一月丙戌日，曹操自任爲司空，兼行車騎將軍事，百官由他掌握聽他號令。

建安二年春，袁術自稱天子。三月，袁紹自任爲大將軍。

夏五月，有蝗災。秋九月，漢水泛濫成災。

這一年是饑荒之年，江、淮一帶有人相互殘食。袁術殺死陳王劉寵。孫策派遣使者奉獻貢物。

建安三年夏四月，派遣謁者裴茂率領中郎將段煨討伐李傕，夷滅其三族。

吕布反叛。

冬十一月，有盗賊殺死大司馬張楊。

十二月癸酉日，曹操在徐州攻打吕布，斬殺了他。

建安四年春三月，袁紹到易京攻打公孫瓚，擒獲了他。

衛將軍董承任車騎將軍。

夏六月，袁術死去。

這一年，開始設置尚書左右僕射。武陵有一女子死了十四天而復活。

建安五年春正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越騎校尉种輯受密詔誅殺曹操，其事泄漏未成。壬午日，曹操殺死董承等人，夷滅其三族。

三族。

秋七月，立皇子馮爲南陽王。壬午，南陽王馮薨。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詔三公舉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國守相各一人。皆上封事，靡有所諱。

曹操與袁紹戰於官度，紹敗走。

冬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東海王祇薨。

是歲，孫策死，弟權襲其餘業。

六年春二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七年夏五月庚戌，袁紹薨。

于寘國獻馴象。

是歲，越巂男子化爲女子。

八年冬十月己巳，公卿初迎冬於北郊，總章始復備八佾舞。

初置司直官，督中都官。

九年秋八月戊寅，曹操大破袁尚，平冀州，自領冀州牧。

冬十月，有星孛于東井。

十二月，賜三公已下金帛各有差。自是三年一賜，以爲常制。

十年春正月，曹操破袁譚於青州，斬之。

夏四月，黑山賊張燕率衆降。

秋九月，賜百官尤貧者金帛各有差。

十一年春正月，有星孛于北斗。三月，曹操破高幹於并州，獲之。

秋七月，武威太守張猛殺雍州刺史邯鄲商。

是歲，立故琅邪王容子熙爲琅邪王。齊、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北、平原八國皆除。

秋七月，立皇子劉馮爲南陽王。壬午日，南陽王劉馮去世。

九月初一庚午日，有日食。詔令三公推舉至孝之人二名，九卿、校尉、郡國守相各推舉一名。公卿百官都上奏密封的奏章，不要有所避諱。

曹操與袁紹在官度大戰，袁紹大敗而逃。

冬十月辛亥日，有彗星在大梁星附近出現。東海王劉祇去世。

這一年，孫策死去，其弟孫權繼承其留下的功業。

建安六年春二月初一丁卯日，有日食發生。

建安七年夏五月庚戌日，袁紹死去。

于寘國向朝廷進獻馴服的大象。

這一年，越巂有男子變爲女子。

建安八年冬十月己巳日，公卿恢復因戰亂而廢去的北郊迎冬祭祀活動，樂官也恢復用八佾之舞樂。

開始設置司直官，監督京城官吏。

建安九年秋八月戊寅日，曹操大敗袁尚，平定冀州，自兼任冀州牧。

冬十月，有彗星出現在東井。

十二月，按等級賞賜三公以下各級官員錢財和布帛。從這以後每隔三年進行一次賞賜，把這種賞賜作爲經常的制度。

建安十年春正月，曹操在青州打敗袁譚，并殺死了他。

夏四月，黑山賊人張燕率衆投降。

秋九月，各按等級賞賜百官特別貧窮的人錢財和布帛。

建安十一年春正月，有彗星出現在北斗星座附近。三月，曹操在并州打敗高幹，并擒獲了他。

秋七月，武威太守張猛殺死雍州刺史邯鄲商。

這一年，立已故琅邪王劉容的兒子劉熙爲琅邪王。齊、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北、平原八個封國都被廢掉。

十二年秋八月，曹操大破烏桓於柳城，斬其蹋頓。

冬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鶉尾。乙巳，黄巾賊殺濟南王贇。

十一月，遼東太守公孫康殺袁尚、袁熙。

十三年春正月，司徒趙温免。

夏六月，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曹操自爲丞相。

秋七月，曹操南征劉表。

八月丁未，光禄勛郗慮爲御史大夫。

壬子，曹操殺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

是月，劉表卒，少子琮立，琮以荆州降操。

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曹操以舟師伐孫權，權將周瑜敗之於烏林、赤壁。

十四年冬十月，荆州地震。

十五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十六年秋九月庚戌，曹操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遂等大敗，關西平。

是歲，趙王赦薨。

十七年夏五月癸未，誅衛尉馬騰，夷三族。

六月庚寅晦，日有食之。秋七月，洧水、潁水溢。螟。

八月，馬超破凉州，殺刺史韋康。

九月庚戌，立皇子熙爲濟陰王，懿爲山陽王，邈濟北王，敦爲東海王。

冬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

十八年春正月庚寅，復《禹貢》九州。

夏五月丙申，曹操自立爲魏公，

建安十二年秋八月，曹操在柳城大敗烏桓，殺死其王蹋頓。

冬十月辛卯日，有彗星在鶉尾星座附近出現。乙巳日，黄巾賊人殺死濟南王劉贇。

十一月，遼東太守公孫康殺死袁尚、袁熙。

建安十三年春正月，司徒趙温被免職。

夏六月，撤銷三公官職，設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日，曹操自任爲丞相。

秋七月，曹操率軍隊向南征伐劉表。

八月丁未日，光禄勛郗慮擔任御史大夫。

壬子日，曹操殺死太中大夫孔融，并且夷滅其族親。

這個月，劉表死去，他的小兒子劉琮繼位，劉琮以荆州投降曹操。

冬十月初一癸未日，日食。

曹操以水師討伐孫權，孫權的將領周瑜在烏林、赤壁打敗曹操。

建安十四年冬十月，荆州發生地震。

建安十五年春二月初一乙巳日，日食。

建安十六年秋九月庚戌日，曹操與韓遂、馬超在渭南大戰，韓遂等人大敗，關西平定。

這一年，趙王劉赦去世。

建安十七年夏五月癸未日，誅殺衛尉馬騰，夷滅其三族。

六月的最末一天庚寅日，日食。秋七月，洧水、潁水泛濫。螟蟲成災。

八月，馬超攻破凉州，殺死刺史韋康。

九月庚戌日，立皇子劉熙爲濟陰王，劉懿爲山陽王，劉邈爲濟北王，劉敦爲東海王。

冬十二月，有彗星在五諸侯星附近出現。

建安十八年春正月庚寅日，恢復使用《尚書·禹貢》中的九州行政區。

夏五月丙申日，曹操自立爲魏公，加配九錫

加九錫。

大雨水。

徙趙王珪爲博陵王。

是歲，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彭城王和薨。

十九年，夏四月，旱。五月，雨水。

劉備破劉璋，據益州。

冬十月，曹操遣將夏侯淵討宋建于枹罕，獲之。

十一月丁卯，曹操殺皇后伏氏，滅其族及二皇子。

二十年春正月甲子，立貴人曹氏爲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一級，孝悌、力田二級。賜諸王侯公卿以下穀各有差。

秋七月，曹操破漢中，張魯降。

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午，曹操自進號魏王。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匈奴南單于來朝。

是歲，曹操殺琅邪王熙，國除。

二十二年夏六月，丞相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

冬，有星孛于東北。

是歲大疫。

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起兵誅曹操，不克，夷三族。

三月，有星孛于東方。

二十四年春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

夏五月，劉備取漢中。

秋七月庚子，劉備自稱漢中王。

八月，漢水溢。

冬十一月，孫權取荆州。

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魏王曹操薨。子丕襲位。

的待遇。

有大雨水。

調趙王劉珪爲博陵王。

這一年，歲星、鎮星、熒惑三星都逆行入太微星區。彭城王劉和去世。

建安十九年，夏四月，旱災。五月，下雨。

劉備打敗劉璋，占據益州。

冬十月，曹操派遣將領夏侯淵到枹罕討伐宋建，并擒獲他。

十一月丁卯日，曹操殺死皇后伏氏，除滅其親族及二位皇子。

建安二十年春正月甲子日，立貴人曹氏爲皇后。賞賜天下男子爵位，每人一級，有孝悌之行的和努力種田的每人二級。諸王侯公卿以下各按等級賜予穀物。

秋七月，曹操攻破漢中，張魯投降。

建安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午日，曹操自進封號爲魏王。

五月初一己亥日，有日食。

秋七月，匈奴南單于來朝拜天子。

這一年，曹操殺死琅邪王劉熙，其封國被廢除。

建安二十二年夏六月，丞相軍師華歆擔任御史大夫。

冬天，有彗星出現在東北天空中。

這一年流行大瘟疫。

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日，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起兵誅討曹操，事敗不成，被夷滅三族。

三月，有彗星出現在東方天空中。

建安二十四年二月最後一天壬子日，有日食。

夏五月，劉備奪取漢中。

秋七月庚子日，劉備自稱漢中王。

八月，漢水泛濫爲患。

冬十一月，孫權奪取荆州。

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日，魏王曹操去世。其子曹丕承襲其位。

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三月，改元延康。

冬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丕稱天子。奉帝爲山陽公，邑一萬户，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以天子車服郊祀天地，宗廟、祖、臘皆如漢制，都山陽之濁鹿城。四皇子封王者，皆降爲列侯。

明年，劉備稱帝于蜀，孫權亦自王於吴，於是天下遂三分矣。

魏青龍二年三月庚寅，山陽公薨。自遜位至薨，十有四年，年五十四，謚孝獻皇帝。八月壬申，以漢天子禮儀葬于禪陵，置園邑令丞。

太子早卒，孫康立五十一年，晋太康六年薨。子瑾立四年，太康十年薨。子秋立二十年，永嘉中爲胡賊所殺，國除。

論曰：傳稱鼎之爲器，雖小而重，故神之所寶，不可奪移。至令負而趨者，此亦窮運之歸乎！天厭漢德久矣，山陽其何誅焉！

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

二月初一丁未日，日食。

三月，改换年號爲延康。

冬十月乙卯日，皇帝讓位，魏王曹丕稱天子。奉皇帝爲山陽公，擁有封邑一萬户，地位在諸侯王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下拜，以天子車輿服飾進行郊祀天地活動，宗廟、祖廟、臘祭的祭祀活動都依照漢朝的制度，王都在山陽縣的濁鹿城。四位封王的皇子，都降爲列侯。

第二年，劉備在蜀地稱帝，孫權亦在吴地自立爲王，於是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局面。

魏青龍二年三月庚寅日，山陽公去世。自從讓位到去世，有十四年，享年五十四歲，謚號爲孝獻皇帝。八月壬申日，以漢朝天子的禮儀將獻帝安葬在禪陵，設置禪陵園邑令丞。

太子早逝，孫劉康立五十一年，晋太康六年去世。其子劉瑾立四年，太康十年去世。子劉秋立二十年，在永嘉年間被胡賊所殺，封國被廢除。

論曰：傳説鼎這種器物，雖然個體小但却是國家重寶，所以它是神所珍愛的，不可以隨意搶奪搬移。至於讓人背負而跑，這也是氣運到頭的結果吧！上天已經長久地厭倦了漢朝之德，又何必對山陽公多加指責呢！

贊曰：孝獻皇帝，生不逢時；身既播遷，國又屯難。惜我皇漢，終四百年；遜爲山陽，永作魏賓。



後漢書卷十(上)

本紀第十(上)

后紀(上)

光武郭皇后　光烈陰皇后　明德馬皇后
章德竇皇后　和帝陰皇后　和熹鄧皇后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佩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爲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逾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

夏朝、殷商以前的各代，有關后妃的制度，文獻記載簡略。《周禮》記載做君王的立后，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在後宮內的職司。王后在宮闈居於正位，與天王一樣尊貴。夫人則可以坐着講論婦人應守的禮儀，九嬪掌管教授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等四德，世婦則主掌喪葬、祭祀、以及服侍賓客，女御掌管安排帝王安歇之事。頒布官職分派任務，各人有各人掌管的事。女史以赤管筆，記録后妃們的功過。居常符合有僕婦隨從保護的舊訓，行動時環佩發出聲響。舉進賢才來輔佐君王，哀傷同情窈窕淑女，不濫用自己的美色。所以能傳述宣明對婦女的教化，修成婦女應遵守的規則，閨房之中敬肅雍和，邪諂徇私之事得以杜絶。所以周朝康王未按時早朝，有詩人咏嘆《關雎》進行諷諫；周宣王失禮而晚起，王后姜氏請求責罰自己的罪過。到周室東遷洛邑以後，禮序缺損凋零。諸侯超越名分爲所欲爲，規矩制度没有章法。齊桓公寵幸如夫人的有六人，晉獻公把從驪戎娶來的女子驪姬立爲正妃，結果齊桓公死後五個兒子因争王位而作亂，晉獻公聽信譖言，太子申生遇難而死。於是到戰國時期，風紀法度每況愈下，君王恣情縱欲，後宮没有禮制，以下譖上，以至於國破身亡之事，數也數不清。這固然是輕視禮教放鬆戒備，也是看重女色而輕視道德

的結果。

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宫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厘。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辯。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

秦朝兼并六國而得天下，更是驕傲自大，所得七國美女都充入後宫，后妃的爵位有八種。漢室興起，因循秦的稱號，而對後宫婦女的制度没有重新整理。高祖劉邦與侍姬親熱不迴避臣下，孝文帝臨幸寵姬時與皇后不相迴避。然而選納姬妾還算簡約，裝飾觀賞的器物都不太奢華。自從武帝、元帝之後，一代一代地增加淫樂之費，乃至後宫有佳麗三千，品爵增多至十四級。寵幸妖艷之色有毀國政的徵兆，外戚亂國的迹象，前代史書的記載已經很詳細了。

及光武中興，斫雕爲朴，六宫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并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閲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已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宫，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宫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内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敝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己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

到光武中興之時，改變奢華雕飾爲簡樸，六宫的稱號，衹有皇后、貴人。貴人授予金印紫綬，俸禄不過粟穀數十斛而已。又設置美人、宫人、采女三個等級，却都没有爵位官品，按年按季賞賜物品保證充足供給而已。漢朝的制度常常是就着在八月間徵收賦税時，派遣中大夫與掖庭丞以及專門負責相看挑選的人，到洛陽鄉下觀察良家童女，挑選年紀在十三歲以上、二十歲以下，姿色端正秀麗，合乎標準的女子，用車載回後宫，再選擇觀察，看她是否合格，合格的纔進而侍奉皇帝。所以明察審慎地依禮聘娶，是爲了認真地訪求賢淑聰明的人。明帝遵循先皇之旨，宫内禮教多有修整，選拔嬪妃册立皇后，一定首先看重她們的美德，後宫内説的話没有泄露出門外的，權力没有因寵溺而私相授受的，可以説矯正那些弊習了。假使在此基礎上設置對外戚的禁律，把它編著在《甲令》裏，改正關於后妃的制度，留給後世子孫，難道不是美事嗎！雖然皇帝自己有節制，而對後宫外戚的防備不力，所以自孝章皇帝以下，漸漸用色授職，對善於以色事人的嬪妃特别優寵，於是忘記了身邊的黑色蠹蟲會使國家傾敗。

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芈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絶，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

自古以來雖然有皇帝幼小時局艱難，王家多事的情況，却一定要委任主管大臣并要求他們有所成就，同時選擇忠賢之士，没有專用婦女，斷送國家的。衹有秦國芈太后開始代替君王管理國事，因此她的弟弟穰侯魏冉的權力比秦昭王還大，他家的富有也超過嬴氏秦國。漢代依然繼承

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圄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爲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嘆，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迹，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并列于篇。其以私恩追尊，非當時所奉者，則隨它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纘西京《外戚》云爾。

其錯誤，知道其中的弊端而不改。東漢皇帝的世系多次斷絶，權力歸於女主，從宫外迎立的有四位皇帝，臨朝聽政的有六位太后，她們没有一個不是在帷幕中定策，把權力交給自己的父兄，貪圖皇帝年幼以便自己長期把持政權，壓制賢明之士以便獨施淫威。秉持朝政，對她們來説，任重道遠，獲得的利益大災禍也來得快。她們自身被貶幽禁而死於雲臺，家屬父兄也繩捆索綁被關押在監獄。滅亡的一個接一個，翻車的在路上連續不絶。儘管如此，她們還是不停地向這條路上走去，一定要到被火燒得焦頭爛額的時候，最後使國運衰落，社稷淪亡。《詩經》、《尚書》所感嘆的事，與此大略相同。所以考察列舉她們的事迹，據此寫成《皇后本紀》。雖然成敗之事各有不同，而同是正式被封爲皇后的，并列在這一篇中。那些靠私恩追尊爲后的，不是當時所尊奉的，則隨着其他事附記。皇后親屬別的事迹，各自依其列傳。其餘不見紀傳的，則順帶着記在此紀中，來庚續《漢書·外戚傳》。

光武郭皇后

光武郭皇后諱聖通，真定槀人也。爲郡著姓。父昌，讓田宅財産數百萬與異母弟，國人義之。仕郡功曹。娶真定恭王女，號郭主，生后及子況。昌早卒。郭主雖王家女，而好禮節儉，有母儀之德。更始二年春，光武擊王郎，至真定，因納后，有寵。及即位，以爲貴人。

光武郭皇后名聖通，真定槀縣人。郭姓是真定郡的大姓。其父郭昌，曾將田宅財産數百萬讓與其異母同父的弟弟，人們都稱贊他的義行。任真定郡功曹官。娶真定恭王的女兒爲妻，名號爲郭主，生下郭皇后和兒子郭況。郭昌早逝。郭主雖是諸侯王家之女，而喜好禮儀并生活節儉，有人母的風範德行。更始二年春，光武攻打王郎，到真定，因而娶了她，并對她多有寵愛。到光武即帝位時，立她爲貴人。

建武元年，生皇子彊。帝善況小心謹慎，年始十六，拜黄門侍郎。二年，貴人立爲皇后，彊爲皇太子，封況綿蠻侯。以后弟貴重，賓客輻凑。況恭謙下士，頗得聲譽。十四年，遷城門校尉。其後，后以寵稍衰，數懷怨懟。十七年，遂廢爲中山王太后，進后中子右翊公輔爲中山王，以常山郡益中山國。徙封況大國，爲陽安侯。后從兄竟，以騎都尉從征伐有

建武元年，郭貴人生下了皇子劉彊。皇帝喜歡其弟郭況爲人小心謹慎，他年紀剛到十六歲，就拜爲黄門侍郎。建武二年，立郭貴人爲皇后，立劉彊爲皇太子，封郭況爲綿蠻侯。因爲郭況身爲皇后之弟所以地位尊貴，賓客聚集。郭況爲人謙恭，禮賢下士，頗得良好聲譽。建武十四年，升職爲城門校尉。其後，皇后因爲得到的寵愛稍有衰減，心中多懷怨恨之情。建武十七年，終於被廢爲中山王太后，進升皇后所生的次子右翊公劉輔爲中山王，把常山郡增入中山國。徙封

功，封爲新郪侯，官至東海相。竟弟匡爲發干侯，官至太中大夫。后叔父梁，早終，無子。其婿南陽陳茂，以恩澤封南䜌侯。

郭況大的封地，爲陽安侯。皇后的堂兄郭竟，因爲任騎都尉時跟從光武帝征伐有功，封爲新郪侯，官職做到東海相。郭竟的弟弟郭匡被封爲發干侯，官職升到太中大夫。皇后的叔父郭梁，死得較早，身後没有兒子。郭梁的女婿南陽陳茂靠皇帝的恩澤封爲南䜌侯。

二十年，中山王輔復徙封沛王，后爲沛太后。況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公卿諸侯親家飲燕，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爲金穴。二十六年，后母郭主薨，帝親臨喪送葬，百官大會，遣使者迎昌喪柩，與主合葬，追贈昌陽安侯印綬，謚曰思侯。二十八年，后薨，葬于北陵。

建武二十年，中山王劉輔又徙封爲沛王，郭氏爲沛太后。郭況升遷爲大鴻臚。皇帝多次到他的住所，聚集公卿諸侯以及親戚們舉辦宴會，賞賜金錢縑帛的豐盛没有人能比得上，在京城裏號稱郭況家爲金穴銀窟。建武二十六年，郭氏的母親郭主死去，皇帝親臨致哀送葬，百官聚集，派遣使者迎接郭昌的靈柩，與郭主合葬一處，追贈郭昌陽安侯印綬，謚號爲思侯。建武二十八年，郭氏死去，安葬在北陵。

帝憐郭氏，詔況子璜尚淯陽公主，除璜爲郎。顯宗即位，況與帝舅陰識、陰就并爲特進，數授賞賜，恩寵俱渥。禮待陰、郭，每事必均。永平二年，況卒，贈賜甚厚，帝親自臨喪，謚曰節侯，子璜嗣。

皇帝憐惜郭氏，詔令郭況的兒子郭璜娶淯陽公主爲妻，任用郭璜爲郎官。顯宗即位爲皇帝，郭況與皇帝的舅舅陰識、陰就都任爲特進，多次受到皇帝的賞賜，所得到的恩寵都很優厚。對待陰識、陰就、郭況的禮數，每件事都一定平等。永平二年，郭況死去，皇帝的贈賜十分優厚，并且親臨喪禮，謚號爲節侯，兒子郭璜爲他的繼承人。

元和三年，肅宗北巡狩，過真定，會諸郭，朝見上壽，引入倡，飲甚歡。以太牢具上郭主冢，賜粟萬斛，錢五十萬。永元初，璜爲長樂少府，子舉爲侍中，兼射聲校尉。及大將軍竇憲被誅，舉以憲女婿謀逆，故父子俱下獄死，家屬徙合浦，宗族爲郎吏者，悉免官。新郪侯竟初爲騎將，從征伐有功，拜東海相。永平中卒，子嵩嗣；嵩卒，追坐染楚王英事，國廢。建初二年，章帝紹封嵩子勤爲伊亭侯，勤無子，國除。發干侯匡，官至太中大夫，建武三十年卒，子勳嗣；勳卒，子駿嗣，永平十三年，亦坐楚王英事，失國。建初三年，復封駿爲觀都侯，卒，無子，國

元和三年，肅宗皇帝向北巡狩，路過真定，會見諸位郭姓親戚，就地朝見祝壽，帶進歌舞之人助興，飲酒極盡歡暢。以牛、羊、猪三牲俱全祭祀郭主冢墓，賞賜粟萬斛，金錢五十萬。永元初年，郭璜任長樂少府，他的兒子郭舉任侍中，兼射聲校尉。到大將軍竇憲被誅的時候，郭舉因爲是竇憲的女婿有謀逆之罪，所以父子雙雙下獄而死，家屬被遷徙到合浦郡，宗族當官爲郎的人，全部被免去官職。新郪侯郭竟最初爲騎將，因跟從征伐有功，拜爲東海相。永平年間死去，他的兒子郭嵩繼承父業；郭嵩死去之後，追罰他與楚王劉英之事有牽連之罪，封國被廢除。建初二年，章帝繼封郭嵩的兒子郭勤爲伊亭侯，郭勤身後没有兒子，封國被廢除。發干侯郭匡，官職到太中大夫，建武三十年死去，兒子郭勳繼承父業；郭勳死後，他的兒子郭駿繼承其業，在永平

除。郭氏侯者凡三人，皆絶國。

十三年時，亦因受楚王劉英之事牽連犯罪，失去封國。建初三年，恢復封郭駿爲觀都侯，死後没有兒子，封國被廢除。郭氏被封侯的共三人，封國都斷絶。

論曰：物之興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崇替去來之甚者，必唯寵惑乎？當其接床笫，承恩色，雖險情贅行，莫不德焉。及至移意愛，析嬿私，雖惠心妍狀，愈獻醜焉。愛升，則天下不足容其高；歡隊，故九服無所逃其命。斯誠志士之所沉溺，君人之所抑揚，未或違之者也。郭后以衰離見貶，恚怨成尤，而猶恩加别館，增寵黨戚。至乎東海逡巡，去就以禮，使後世不見隆薄進退之隙，不亦光於古乎！

論曰：事物的興衰，情況的起伏，都有固然的道理。而尊崇衰替失去復來最厲害的，一定衹是因爲被寵愛所迷惑嗎？當后妃服侍皇帝於枕席之間，接受皇帝恩寵的時候，即使有邪心惡行，却没有不把它看作美德的。待到君主轉移愛意，把對她的私寵分給了别人，即使她心地善良容貌美麗，却愈加使君主感到醜陋。寵愛上升時，其地位之高整個天下都不足以容納；失去歡愛，她的九服以内的親屬無處逃命安身。這真是志士沉溺不拔，君王抑揚褒貶的關鍵之處，没有人能迴避。郭皇后因色衰失寵被貶，心懷怨恨成爲過失，而皇帝仍然加恩給她安排了别館，增加對其鄉黨親族的恩寵。至於郭后所生原太子東海恭王劉彊，雖處境尷尬，但按照禮的原則主動辭去太子之位，甘願到封地作諸侯王，使後人看不出厚薄進退中的矛盾，不也是比古人更爲光彩嗎！

光烈陰皇后

光烈陰皇后諱麗華，南陽新野人。初，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悦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嘆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六月，遂納后於宛當成里，時年十九。及光武爲司隸校尉，方西之洛陽，令后歸新野。及鄧奉起兵，后兄識爲之將，后隨家屬徙淯陽，止於奉舍。

光烈陰皇后名麗華，是南陽新野縣人。起初，光武到新野縣，聽説她很美麗，心裏十分喜愛她。後來光武到達長安，看見執金吾車騎隊伍甚爲盛大壯觀，因而嘆道："仕宦爲官當作執金吾，迎娶妻室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六月，終於在宛當成里娶陰氏爲妻，當時陰氏十九歲。到光武擔任司隸校尉，將西去洛陽任職，讓陰氏還歸新野家中居住。到鄧奉起兵的時候，她的兄長陰識是鄧奉手下的將軍，她也隨同家屬移徙到淯陽，住在鄧奉家。

光武即位，令侍中傅俊迎后，與湖陽、寧平主諸宫人俱到洛陽，以后爲貴人。帝以后雅性寬仁，欲崇以尊位，后固辭，以郭氏有子，終不肯當，故遂立郭皇后。建武四年，從征彭寵，生顯宗於元氏。九年，有盗劫殺后母鄧氏及弟訢，帝甚傷之，乃詔大司空曰："吾微賤之時，娶於陰氏，

光武即位爲皇帝以後，令侍中傅俊前往迎接她，與湖陽、寧平主諸位宫人一起到洛陽，封她爲貴人。皇帝因爲陰氏性格嫻雅寬仁，想要給她皇后尊位，她堅決推辭，因爲郭氏已有兒子，始終不肯接受，所以就立了郭皇后。建武四年，她隨從光武征伐彭寵，在元氏生下兒子顯宗。建武九年，有强盗劫殺陰氏的母親鄧氏和弟弟陰訢，皇帝爲此感到很悲傷，就下詔給大司空説："我

因將兵征伐，遂各別離。幸得安全，俱脱虎口。以貴人有母儀之美，宜立爲后，而固辭弗敢當，列於媵妾。朕嘉其義讓，許封諸弟。未及爵土，而遭患逢禍，母子同命，愍傷于懷。《小雅》曰：‘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弃予。’風人之戒，可不慎乎？其追爵謚：貴人父陸爲宣恩哀侯，弟訢爲宣義恭侯，以弟就嗣哀侯後。及尸柩在堂，使太中大夫拜授印綬，如在國列侯禮。魂而有靈，嘉其寵榮！”

在微賤之時，娶陰氏爲妻，因爲領兵馬四處征伐，於是各自離别。所幸都脱離兵亂虎口之險。因爲陰貴人有母儀之美，應該立爲皇后，然而她堅决推辭，不敢承當，這纔列於嬪妃之位。我嘉許她守義謙讓，應許對她的諸位兄弟給予封賞。還没有來得及給他們爵位封國，而她家遭逢禍患，母子同時殞命，使我心中憐憫傷感。《詩經·小雅》説：‘擔驚受怕的時候，我和你共同承擔。安享快樂的時候你却抛棄了我。’詩人的告誡，可以不謹慎嗎？將要給他們追封爵位和謚號：追封貴人的父親陰陸爲宣恩哀侯，其弟陰訢爲宣義恭侯，讓其弟陰就承襲哀侯後業。趁着尸柩還停留在堂上，派太中大夫拜授印綬，就如同在國的列侯的禮儀。死者的魂魄如果有靈，對這種恩寵和榮耀會感到欣慰的吧！”

十七年，廢皇后郭氏而立貴人。制詔三公曰：“皇后懷執怨懟，數違教令，不能撫循它子，訓長異室。宫闈之内，若見鷹鸇。既無《關雎》之德，而有吕、霍之風，豈可托以幼孤，恭承明祀。今遣大司徒涉、宗正吉持節，其上皇后璽綬。陰貴人鄉里良家，歸自微賤。‘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宜奉宗廟，爲天下母。主者詳案舊典，時上尊號。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后在位恭儉，少嗜玩，不喜笑謔。性仁孝，多矜慈。七歲失父，雖已數十年，言及未曾不流涕。帝見，常嘆息。

建武十七年，廢掉皇后郭氏而立陰貴人爲皇后。皇帝下詔書給三公説：“皇后心懷怨恨，多次違反教令，不能安撫其他皇子，在訓誨皇子時經常在不同的地方，親疏有别。宫門之内，如見鷹鸇樣的凶狠之人。既没有《關雎》所歌頌的后妃之德，却有高祖吕后、宣帝霍后之風，怎麽能够把幼小孤弱的孩童托付給她，讓她來恭敬地承擔國家祭祀呢。現在派遣大司徒戴涉、宗正吉持節，命她上交皇后璽綬。陰貴人是鄉里良家之女，在我微賤之時嫁給了我，正像《詩經·豳風·東山》裏所歌咏的‘自我不見，至今已經三年了’。應該由她來奉宗廟祭祀，爲天下之母。主管人員要詳細查考舊的典章，擇時加上皇后尊號。這種異常的事情，不是國家好的福瑞，不得上壽慶賀。”皇后在位爲人恭謙勤儉，很少嗜欲，不喜歡笑鬧戲謔。她的性格仁義孝道，富於憐憫慈愛之心。七歲時父親就没有了，雖然已過數十年，但是談及父親没有不流涕的。皇帝看見，常常爲之嘆息。

顯宗即位，尊后爲皇太后。永平三年冬，帝從太后幸章陵，置酒舊宅，會陰、鄧故人諸家子孫，并受賞賜。七年，崩，在位二十四年，年六十，合葬原陵。

顯宗即皇帝位以後，尊陰皇后爲皇太后。永平三年冬天，皇帝隨從太后到達章陵，在舊宅居安排酒宴，聚集陰氏、鄧氏故舊諸家子孫，都給予賞賜。永平七年，陰氏死去，她在后位二十四年，享年六十歲，與光武帝合葬於原陵。

明帝性孝愛，追慕無已。十七年正月，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歷，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焉。

孝明皇帝生性對母親孝順敬愛，對父母追慕思念不已。永平十七年正月，應當拜謁原陵，夜裏夢見先帝和太后有如還活着時一樣快樂。醒來以後，悲傷得不能入睡，馬上查找曆書，知道第二天是吉日，於是率領百官及舊客上陵拜謁。那一天，有甘露降在原陵樹上，皇帝令百官采集甘露來奉獻先帝的宗廟。衆人散去之後，皇帝從席前伏身在御床上，凝視太后鏡匣中的遺物，觸景生情，悲傷流涕，命令換掉這些化妝用具。左右群臣無不悲泣，而不能仰視。

明德馬皇后

明德馬皇后諱某，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少喪父母。兄客卿敏惠早夭，母藺夫人悲傷發疾慌惚。后時年十歲，幹理家事，敕制僮御，内外諮稟，事同成人。初，諸家莫知者，後聞之，咸嘆異焉。后嘗久疾，太夫人令筮之，筮者曰："此女雖有患狀而當大貴，兆不可言也。"後又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必爲此女稱臣。然貴而少子，若養它子者得力，乃當逾於所生。"

明德馬皇后名字失載，是伏波將軍馬援的小女兒。少年時父母都逝世。其兄名客卿聰明穎惠而早夭，他的母親藺夫人因悲痛傷心而引發疾病，神志恍惚。皇后當時衹有十歲，辦理家事，管束僕人，内外之事咨詢稟報，她處理起來如同成人一樣。起初，别人都不知道這種情況，聽説以後，都表示驚異和贊嘆。馬皇后曾經長時間地患病，太夫人讓人給她占卜，卜筮者説："這女子雖然是有病的樣子，但是她必將大貴，其兆不可説出。"後來又叫來相面的人給女兒們占卜，相面的人見到馬皇后，大驚説："我必將對此女稱臣。然而她雖然尊貴，却少有子息，若是養育别人生的孩子得力的話,，比自己親生的孩子還要强。"

初，援征五溪蠻，卒於師，虎賁中郎將梁松、黄門侍郎竇固等因譖之，由是家益失埶，又數爲權貴所侵侮。后從兄嚴不勝憂憤，白太夫人絶竇氏婚，求進女掖庭。乃上書曰："臣叔父援孤恩不報，而妻子特獲恩全，戴仰陛下，爲天爲父。人情既得不死，便欲求福。竊聞太子、諸王妃匹未備，援有三女，大者十五，次者十四，小者十三，儀狀髮膚，上中以上。皆孝順小心，婉静有禮。願下相工，簡其可否。如有萬一，援不朽於黄泉矣。又援姑姊妹并爲成帝婕妤，葬於延陵。臣嚴幸得蒙恩更生，冀因

起初，馬援領兵攻打五溪蠻人，死在軍中，虎賁中郎將梁松、黄門侍郎竇固等人趁機誣陷他，由此馬家日益衰落，又多次被權貴們所欺侮。馬氏堂兄馬嚴十分憂心憤怒，稟告太夫人斷絶了與竇氏的婚姻，請求將女兒進納掖庭。於是便上書説："我的叔父馬援先逝去辜負皇恩未報，而妻子和孩子受到特殊恩惠得以保全，對陛下愛戴尊仰，像對待上天對待父親一樣。人之常情既然得以不死，就想追求祥福。我聽説太子、諸王的妃子匹配尚未齊備，馬援有三個女兒，大的十五歲，二的十四歲，小的十三歲，她們的儀容身材頭髮皮膚，在女子中都屬上中以上的人才。而且都孝順小心，文静温柔有禮教。希望派相工下來察看，從中選拔合格的人。如萬一有幸入選，

緣先姑，當充後宫。”由是選后入太子宫。時年十三。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常居後堂。

馬援在黄泉之下也可得到安慰了。另外馬援的姑姐妹都是成帝的妃子，葬在延陵。臣馬嚴有幸蒙恩重獲此生，希望憑藉先姑的關係，讓我的堂妹充入後宫。”於是把馬后選入太子宫。當時她年紀爲十三歲。侍奉陰皇后，接近周圍的嬪妃，禮法完備，上上下下都和她處得很好。於是受到特殊寵愛，經常居住在後堂。

顯宗即位，以后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閒。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嘆，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宫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宫，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宫，即其人也。”遂立爲皇后。

明帝即位之後，立馬皇后爲貴人。當時馬皇后前母姐姐的女兒賈氏也被選入後宫，生下章帝。明帝因爲馬皇后没有兒子，就讓她來帶養章帝。對她説：“人不一定要自己生兒子，怕的衹是不精心愛護養育而已。”於是馬皇后對章帝精心撫育，操勞的程度要超過對自己的親生孩子。而章帝也是天性孝順淳厚，感恩的本性出於自然，所以母慈子愛，始終没有一點矛盾隔閡。馬皇后常常因爲皇帝的子嗣不多，每每心懷憂慮，薦引左右侍奉皇帝的人，似乎惟恐有不及之時。後宫嬪妃有進見皇帝的人，她每每安慰接納。如果多次得到皇帝的寵愛，總是提高對被寵愛的嬪妃的待遇。永平三年春，有關主管官員上奏想要立長秋宫，即確定皇后的人選，皇帝没有表示。皇太后説：“馬貴人的德行在後宫當中是數第一的，就立她吧。”於是就立她爲皇后。

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無數赴著身，又入皮膚中而復飛出。既正位宫闈，愈自謙肅。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粗，反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宫莫不嘆息。帝嘗幸苑囿離宫，后輒以風邪露霧爲戒，辭意款備，多見詳擇。帝幸濯龍中，并召諸才人，下邳王已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樂，雖來無歡。”是以游娱之事希嘗從焉。

在被立爲皇后的前幾天，她夢見有無數隻小飛蟲飛來落在她的身上，鑽入她的皮膚又飛出來。她成爲皇后以後，愈加謙遜恭敬。她身高七尺二寸，方口，一頭美髮。能够背誦《易經》，喜好讀《春秋》、《楚辭》，最喜歡《周禮》和《董仲舒書》。時常身穿粗帛，衣裙都不加邊。初一和十五衆姬公主前來朝見，遠遠看去皇后袍衣粗疏，反而以爲是精細的絲綢，靠近了看，纔笑了。皇后藉口説：“這種絲織品特别適宜染色，因此纔穿用。”嬪妃們聽了，無不嘆息。皇帝經常出宫到苑囿離宫，馬皇后總是提醒皇帝風雲變化注意健康，説的話和表達出的意思誠懇周備，大多被皇帝仔細采納。皇帝到濯龍園中，把衆才人都召集來，下邳王以下的人都在一旁，請求唤出皇后一同游樂。皇帝笑着説：“她生性志趣不喜歡游樂，即使來了，也没有歡樂。”因此皇帝

的出游娱樂之事她很少隨從。

十五年，帝案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后見而言曰："諸子裁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千萬足矣。"時楚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閒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夜起彷徨，爲思所納，卒多有所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故寵敬日隆，始終無衰。

永平十五年，皇帝查案地圖，準備封給皇子，封給他們的封地都祇有其他諸侯國一半大。皇后晋見之後説道："諸位皇子的封地纔祇有幾個縣，從制度上説不是過分節儉了嗎？"皇帝説："我的兒子怎麽好與先帝的兒子相等呢？每年得到的供應二千萬就足够了。"當時楚王英的案件連年不斷，囚犯互相指證牽連，因罪被捕的人極多。皇后擔心此案牽連的人過多過濫，乘機説到此事，心中悲惻。皇帝有所感悟，夜間起來徘徊，思索皇后所獻納的話，終於有很多人得到寬宥。當時各位將領上言奏事以及公卿大臣公開討論難以評定的，皇帝多次試讓皇后來評論。皇后則分析其中的旨趣道理，對各種意見都能推求其真實情况。每當服侍皇帝的時候，總要談到國家政事，對皇帝决策多有輔助補益，而不曾以自家私事求皇帝。所以皇帝對她的寵愛和尊敬日益加深，始終不衰。

及帝崩，肅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諸貴人當徙居南宫，太后感析别之懷，各賜王赤綬，加安車駟馬，白越三千端，雜帛二千匹，黄金十斤。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黄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録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宫之家，故不著也。"

到明帝駕崩，章帝即位，尊馬皇后爲皇太后。諸貴人應當遷徙到南宫居住，太后感念離别之情，各賜予她們諸侯王赤綬，另加安車駟馬，白越布三千端，雜色帛二千匹，黄金十斤。親自撰寫《顯宗起居注》，削去其中她的哥哥馬防參管醫藥事務的内容。章帝請求她説："黄門舅馬防朝夕侍奉將近一年，既没有褒揚顯異之舉，又不記録他的勤勞，不是太過分了嗎！"太后回答説："我不願意讓後世之人聽到先帝多次親近後宫家屬的事情，所以不著録呀。"

建初元年，帝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

> 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黄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横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

建初元年，漢章帝想給幾個舅舅封爵，太后不允許。第二年夏天，大旱成災，議論事情的人認爲是没有封外戚的緣故，有關官員爲此上奏皇帝，認爲應該依從以前的典章制度。太后下詔説：

> 所有議論事情的人都是想要獻媚討好我來求得好處而已。昔日漢成帝時曾給王太后的五個弟弟同一天封侯，那時黄霧彌漫，并没有聽説有時雨的瑞應。另外田蚡、竇嬰這些外戚，倚仗着尊寵和高貴，恣意横行，遭受傾敗覆滅之禍，這已經是爲世人廣爲傳説

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絶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

的了。所以明帝在世時就對外戚的事情小心提防，不讓他們占據重要的地位。在給自己的兒子封國時，衹讓他們擁有楚、淮陽等封國的一半大小，常常説“我的兒子不應當和先帝的兒子一樣”。現在有關官員爲什麽想要拿現在的外戚比先帝的外戚呢！我是天下之母，但身着粗帛，吃飯不求甘美，身邊的侍從人員也穿着普通布帛的衣服，没有香囊之類的飾物，這是想以自己的行動來給下面的人做表率。本以爲外戚們看到此種情況，應當憂心自誡，可他們衹是笑着説太后一向喜好儉樸。以前在過濯龍園時，看到來問候起居的外戚們，携帶的僕從衆多，可説是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奴僕穿着綠色臂衣，衣領衣袖色澤正白，回頭看看給我趕車的御者，比他們差遠了。故意不對他們表示譴責憤怒，衹是斷絶他們一年的費用而已，希望以此默默地讓他們内心感到慚愧，而他們却還是鬆懈懶惰，没有憂國忘家的想法。瞭解大臣没有誰能比得上君主，何況是親屬呢？我怎麽可以上負先帝的意旨，下損我馬氏祖先的德行，而重蹈西京敗亡之禍呀！

固不許。

堅決不允許給外戚封爵。

帝省詔悲嘆，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虚，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

皇帝看到太后的詔書悲傷感嘆，又重新請求説：“漢朝興起之時，舅氏親族封侯，猶如皇子封王一樣。太后誠心保持謙虚，怎能讓兒臣偏偏不對三位舅舅加以恩賞呢？况且擔任衛尉的舅父年紀已大，另兩位擔任校尉的舅舅也是身患重病，如果出現不可諱言的情况，將使臣長懷刻骨銘心的遺憾。應趁着他們都健在的好時機給予封賞，而不可拖延。”

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禄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

太后回答説：“我反復考慮過此事，想使之兩全其美。難道衹是想要獲得謙讓之名聲，而使皇帝受到不對外戚施恩封爵的嫌疑嗎！昔日竇太后想要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爲侯，丞相條侯説受高祖之約規定，没有軍功的，不是劉氏家族不能封侯。今天我馬氏家族對國家没有功勞，怎麽能與陰氏、郭氏這些中興之時的皇后等同呢？常常看到富貴的人家，官禄爵位重疊，猶如再度結實

祭祀，下求温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孰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匈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静，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的樹，它的根必受損傷。况且人們之所以願意封侯的原因，無非是想上奉祖宗祭祀，下求温飽罷了。現在外戚家祭祀所用的是接受四方貢獻的珍品，衣食則承蒙有皇家府藏的餘資，這難道還不够，而必須要得到一縣之封嗎？我考慮這件事已經是深思熟慮，不要再有懷疑。所謂至孝的品行，應以安慰雙親爲上。現在國家多次遭受變異之災，糧價上漲數倍，使人晝夜憂慮惶恐，坐卧不安，而要先去營謀給外戚封侯，違背了慈母的拳拳之心呀！我一向剛直性急，有胸中之氣，不可不順。若是陰陽之氣調和，邊境清静無争，然後再行皇帝的志向。我將口含飴糖，逗弄小孫子，安度晚年，不能再關心國政了。”

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延及北閣後殿。太后以爲己過，起居不歡。時當謁原陵，自引守備不慎，慚見陵園，遂不行。初，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后以爲言，兄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温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絶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内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娱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議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

當時新平主家的御者不慎失火，火勢延及北閣後殿。太后認爲是自己的過失，起居不樂。當時正準備拜謁原陵，她自認守備不慎之過，愧見陵園，於是不肯動身前往。起初，馬氏太夫人埋葬，起墳略微高了一些，太后爲此説了話，其兄馬廖等人立即把墳減削到合適的程度。她的外戚當中有謙虚樸素仁義品行的，她就給予好言褒獎，賞給財物官位。如有細微的差錯，她的臉上先表現出嚴峻的神色，然後加以譴責。對於那些乘坐好車穿着華貴而不遵守法度的人，太后便斷絶其屬籍關係，遣返他回鄉下種田。廣平王、鉅鹿王、樂成王所使用的車騎樸素，没有金銀的裝飾，皇帝把此事禀告太后，太后立即賜給他們錢每人五百萬。於是宫内宫外都歸從教化，穿着如一，諸家皇親國戚惶恐小心，其程度比永平時期倍加嚴重。於是便設置織布房，在濯龍園中植桑養蠶，并且多次前往觀看，以此爲娱樂。太后還經常與皇帝朝夕談論國家政事，以及教授諸位小王子，論説經書，叙述生平經歷，使後宫終日和睦。

四年，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并辭讓，願就關内侯。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而復‘戒之在得’，

建初四年，全國糧食豐收，邊陲也没有戰事，皇帝於是便封他的三位舅舅馬廖、馬防和馬光爲列侯。三人都推辭不受，願意就任關内侯，領受爵號而不受封地。太后聽説此事之後，説道：“聖人設置教化，各有不同的方式，這是因爲知道人的性情没有人能使它整齊一致呀。在我

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

年輕力壯的時候，衹是羡慕古人青史留名，不顧生命的長短。現在雖然已經年老，還是遵循‘警戒貪得’的古訓，不肯濫封親戚，所以我日夜憂懼如同時刻面臨危險，想着自己貶抑謙下。居住不要求安逸，膳食不追求飽足。希望能以這種做法，不辜負先帝的恩寵。我所以要教化勸導我的兄弟，共同遵守這一志向，是想使我在瞑目之時，不再有什麽遺憾。哪裏料到老來的志向還不肯聽從呢？看來是一定要留下千年的長恨了!”她的哥哥馬廖等人不得已，接受了封爵後又辭退爵位回家。

太后其年寢疾，不信巫祝小醫，數敕絶禱祀。至六月，崩。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餘。合葬顯節陵。

太后在那年卧病在床，她不信巫術小醫，多次敕令禁止禱告祭祀。到這一年的六月，太后逝世。她在皇后之位有二十三年，終年四十餘歲。與明帝合葬在顯節陵。

賈貴人

賈貴人，南陽人。建武末選入太子宫，中元二年生肅宗，而顯宗以爲貴人。帝既爲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爲外家，故貴人不登極位，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乃策書加貴人王赤綬，安車一駟，永巷宫人二百，御府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黄金千斤，錢二千萬。諸史并闕後事，故不知所終。

賈貴人，是南陽郡人。建武末年被選入太子宫，中元二年生下兒子章帝，明帝封她爲貴人。章帝自幼爲太后所養育，宫廷衹以馬氏家族爲皇家外戚，所以賈貴人不能登上皇后之位，賈氏的親族當中没有受恩寵獲得殊榮的人。到太后逝世時，纔策書加賜賈貴人諸侯王赤綬，駟馬安車一輛，永巷宫的官婢二百人，皇家庫藏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黄金千斤，錢二千萬。各種史書都缺乏她以後生活的記載，所以不知道關於她的事迹的結果。

章德竇皇后

章德竇皇后諱某，扶風平陵人，大司空融之曾孫也。祖穆，父勳，坐事死，事在《竇融傳》。勳尚東海恭王彊女沘陽公主，后其長女也。家既廢壞，數呼相工問息耗，見后者皆言當大尊貴，非臣妾容貌。年六歲能書，親家皆奇之。建初二年，后與女弟俱以選例入見長樂宫，進止有序，風容甚盛。肅宗先聞后有才色，數以訊諸姬傅。及見，雅以爲美，馬太后亦異焉，因入掖庭，見於北宫章德殿。后性敏給，傾心承接，稱譽日

章德竇皇后名字失載，扶風郡平陵縣人，是大司空竇融的曾孫女。她的祖父竇穆，父親竇勳，因獲罪而死，有關的事情記載在《竇融傳》中。竇勳娶了東海恭王劉彊的女兒沘陽公主爲妻，竇皇后是他的長女。家境已經衰敗，多次請相工來卜問善惡禍福，看見皇后的相工都説她將大尊大貴，不是爲臣作妾的容貌。六歲時她就很會寫字，親友家人都感到很奇怪。建初二年，皇后與她的妹妹一起按照選良家女的慣例被選入長樂宫，她舉止有序，風度和容貌都很好。章帝先聽説她有才氣和姿色，就多次向傅母詢問她的情况。到見到她時，認爲她極其美麗，馬太后也覺

聞。明年，遂立爲皇后，妹爲貴人。七年，追爵謚后父勳爲安成思侯。后寵幸殊特，專固後宫。

得她很不一般，因而擇入掖庭，在北宫章德殿召見她。皇后天性聰明敏捷，專心做事，對她的稱道贊譽名聲一天比一天大。於是在第二年立她爲皇后，封她的妹妹爲貴人。建初七年，給她的父親竇勳追封爵位謚號爲安成思侯。皇后得到皇帝特殊的寵愛，由她一人在後宫中穩穩地占據着皇后的地位。

初，宋貴人生皇太子慶，梁貴人生和帝。后既無子，并疾忌之，數閒於帝，漸致疏嫌。因誣宋貴人挾邪媚道，遂自殺，廢慶爲清河王，語在《慶傳》。

起初，宋貴人生下皇太子劉慶，梁貴人生下和帝。皇后没有兒子，對她們都很嫉妒，多次在皇帝面前離間，漸漸的使皇帝疏遠和嫌棄她們。趁勢誣陷宋貴人使用巫祝騙取人歡心的邪術，於是宋貴人自殺身亡，劉慶也被廢去太子，貶爲清河王，詳細情况記載在《清河王劉慶傳》中。

梁貴人者，褒親愍侯梁竦之女也。少失母，爲伯母舞陰長公主所養。年十六，亦以建初二年與中姊俱選入掖庭爲貴人。四年，生和帝。后養爲己子。欲專名外家而忌梁氏。八年，乃作飛書以陷竦，竦坐誅，貴人姊妹以憂卒。自是宫房惵息，后愛日隆。

梁貴人，是褒親愍侯梁竦的女兒。她在少年時就失去了母親，被伯母舞陰長公主收養。在她十六歲時，也在建初二年與其二姊一起被選入掖庭爲貴人。建初四年，生下兒子和帝。竇皇后養護和帝把他當作自己的兒子。竇皇后獨擅外戚家的名義因而忌恨梁氏。建初八年，便寫匿名信陷害梁竦，梁竦獲罪被殺，梁氏姊妹因憂鬱而死。自此以後後宫因恐懼而没有人敢出聲，皇帝對竇皇后的寵愛則日益加深。

及帝崩，和帝即位，尊后爲皇太后。皇太后臨朝，尊母沘陽公主爲長公主，益湯沐邑三千户。兄憲，弟篤、景，并顯貴，擅威權，後遂密謀不軌。永元四年，發覺被誅。

到章帝駕崩，和帝即位，尊竇皇后爲皇太后。皇帝年幼，皇太后臨朝聽政，尊她的母親沘陽公主爲長公主，增加湯沐邑三千户。她的哥哥竇憲，弟弟竇篤、竇景，都顯赫尊貴起來，專擅權柄，到後來終於密謀不軌。永元四年，他們的陰謀被發覺因而都被誅除。

九年，太后崩，未及葬，而梁貴人姊嫕上書陳貴人枉殁之狀。太尉張酺、司徒劉方、司空張奮上奏，依光武黜吕太后故事，貶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案前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其勿復議。"於是合葬敬陵。在位十八年。

永元九年，太后去世，還没有來得及安葬，梁貴人的姐姐梁嫕上書皇帝陳述梁貴人受冤枉而死的情况。太尉張酺、司徒劉方、司空張奮一同上奏，要求皇帝依照光武帝降黜吕太后的舊例，貶去竇氏太后的尊號，不應該讓她與章帝合葬。百官也多有爲此事上奏皇帝的。皇帝親手寫下詔書説："竇家的人雖然不遵守法度，但是太后經常對自己減省制約。我奉承大業已經十年，深入地思考大義，根據禮的原則，爲人臣爲人子的没有貶損尊上的條文。不忍心有乖於撫育之恩，不忍心有虧於母子之義。考查前代昭帝時有上官太

后的父親與燕王謀反被誅而她本人也没有被降黜，希望不要再議此事。”於是將太后與章帝合葬在敬陵。竇氏在后位十八年。

帝以貴人酷歿，斂葬禮闕，乃改殯於承光宫，上尊謚曰恭懷皇后，追服喪制，百官縞素，與姊大貴人俱葬西陵，儀比敬園。

皇帝因爲梁貴人慘死，入殮安葬之禮不完備，於是改在承光宫停柩，上尊謚爲恭懷皇后，追行服喪之制，百官身着素服，將她與她的姐姐大貴人一起葬在西陵，其安葬儀式比照章帝宋貴人。

和帝陰皇后

和帝陰皇后諱某，光烈皇后兄執金吾識之曾孫也。后少聰慧，善書藝。永元四年，選入掖庭，以先后近屬，故得爲貴人。有殊寵。八年，遂立爲皇后。

和帝的陰皇后名字失載，是光烈皇后的哥哥執金吾陰識的曾孫女。她在少年時期就聰明穎慧，喜好書法技藝。永元四年時，被選入掖庭，因爲她是先皇后的至近親屬，所以被封爲貴人。得到皇帝的特殊寵愛。永元八年，終於被立爲皇后。

自和熹鄧后入宫，愛寵稍衰，數有恚恨。后外祖母鄧朱出入宫掖。十四年夏，有言后與朱共挾巫蠱道，事發覺，帝遂使中常侍張慎與尚書陳褒於掖庭獄雜考案之。朱及二子奉、毅與后弟軼、輔、敞辭語相連及，以爲祠祭祝詛，大逆無道。奉、毅、輔考死獄中。帝使司徒魯恭持節賜后策，上璽綬，遷于桐宫，以憂死。立七年，葬臨平亭部。父特進綱自殺，軼、敞及朱家屬徙日南比景縣，宗親外内昆弟皆免官還田里。永初四年，鄧太后詔赦陰氏諸徙者悉歸故郡，還其資財五百餘萬。

自從和熹鄧后入宫以來，皇帝對她的愛寵漸漸衰減，因而她心裏屢有怨恨之情。陰皇后的外祖母鄧朱經常出入後宫掖庭。永元十四年夏，有人説陰皇后與鄧朱使用巫師害人的妖術，其事被發覺，皇帝於是便使中常侍張慎與尚書陳褒在掖庭獄審訊考案。鄧朱以及她的兩個兒子鄧奉、鄧毅與陰皇后的弟弟陰軼、陰輔、陰敞供辭互相牽扯，審案的人認爲以祭拜祈禱的方式詛咒别人，大逆不道。陰奉、陰毅、陰輔三個人被拷打死在獄中。皇帝派司徒魯恭持節賜予皇后御策，要求上交皇后的璽綬，遷徙到桐宫居住，此後陰皇后憂鬱而死。陰氏立爲后有七年，死後安葬在臨平亭部。她的父親特進陰綱自殺身亡，弟弟陰軼、陰敞以及鄧朱的家屬全部遷徙到日南郡比景縣，她的宗族親屬及其内外兄弟都被免官後遣送還鄉。永初四年，鄧太后下詔令赦免陰氏家族諸位被遷徙的人全部返還原郡，還給他們資財五百餘萬。

和熹鄧皇后

和熹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羌校尉；母陰氏，光烈皇后從弟女也。后年五歲，太傅夫人愛之，自爲翦髮。夫人年高目冥，誤傷后額，忍痛不言。左右見者怪而問

和熹鄧皇后名綏，是太傅鄧禹的孫女。她的父親鄧訓，擔任護羌校尉；母親陰氏，是光烈皇后堂弟的女兒。鄧皇后在五歲時，太傅夫人很喜歡她，親自給她剪頭髮。夫人年老眼花，誤傷了她的額頭，她忍着疼痛不出聲。旁邊有看見的人

之，后曰："非不痛也，太夫人哀憐爲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邪?"后重違母言，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父訓異之，事無大小，輒與詳議。

奇怪地問她爲什麽，她説："不是不痛呀，太夫人愛憐我爲我剪髮，難傷老人心意，所以纔忍住了。"她六歲時通太史籀所作《史書》，十二歲時能通曉《詩經》、《論語》。各位兄長每當讀經傳時，她總是虚心請教疑難問題。她的志向在經典書籍，不過問居家瑣事。她的母親常常責怪她，説："你不學女紅來供應穿着衣服之事，竟一改女兒家的本分努力學習經書，難道你要應舉博士嗎?"皇后很難違背母親的教誨，因此白天修習女子的事，晚上誦讀經典，家裏人送她外號叫她"諸生"。父親鄧訓覺得她很不一般，遇事不論大小，都與她詳細討論。

永元四年，當以選入，會訓卒，后晝夜號泣，終三年不食鹽菜，憔悴毁容，親人不識之。后嘗夢捫天，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乃仰嗽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咶之，斯皆聖王之前占，吉不可言。又相者見后驚曰："此成湯之法也。"家人竊喜而不敢宣。后叔父陔言:"常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爲謁者，使修石臼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初，太傅禹嘆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其後世必有興者。"

永元四年，本當選入宫中，適逢她父親鄧訓逝世，皇后晝夜哭泣，整整三年不吃鹽菜，臉色憔悴，容貌被毁壞，以至於親人都認不出她了。皇后曾經夢見自己摸着了天，見天體廣大，顏色正青，天上仿佛有鐘乳的樣子，便仰面吮吸它。她以這個夢問占夢的人，他們説堯曾夢攀天而上，湯曾夢够到天并且舔舐天汁，這都是聖王在成爲聖王之前的徵兆，其吉祥不可言説。又有相面的人見到皇后吃驚地説："這是成湯的骨法。"家裏人暗中歡喜而不敢宣揚。皇后的叔父鄧陔説："常聽人説能救活千人性命的人，其子孫必有封爵。我兄長鄧訓擔任謁者，派人修治石臼河，每年救活數千人。天理可信，鄧氏家族必將蒙受福瑞。"起初，太傅鄧禹感嘆説："我領兵有百萬之衆，不曾妄殺一人，恐怕後世子孫中必有興盛之人。"

七年，后復與諸家子俱選入宫。后長七尺二寸，姿顏姝麗，絶異於衆，左右皆驚。八年冬，入掖庭爲貴人，時年十六。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夙夜戰兢。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雖宫人隸役，皆加恩借。帝深嘉愛焉。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視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言於帝曰："宫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内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

永元七年，皇后又與諸家女子一起被選入宫中。她身高七尺二寸，姿色美麗，才貌出衆，周圍的人都很驚異。永元八年冬天，她進入掖庭爲貴人，時年十六歲。她爲人恭謙，做事嚴肅小心，行動有法度。侍奉陰皇后，日夜戰戰兢兢。在妃嬪當中待人接物，常常是克制自己降低身份，即使是宫人傭工，她都能以恩相待。皇帝對她嘉獎愛惜。到她生病時，皇帝特令她母親和兄弟進入宫内照顧請醫用藥，而不限日期。她對皇帝説："宫禁内是極重要的地方，而讓外家之人長時間待在宫内，上能使陛下蒙受寵幸偏私的譏

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爲榮，貴人反以爲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宴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簪珥光采，袿裳鮮明，而后獨著素，裝服無飾。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并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帝知后勞心曲體，嘆曰：“修德之勞，乃如是乎！”後陰后漸疏，每當御見，輒辭以疾。時帝數失皇子，后憂繼嗣不廣，恒垂涕嘆息，數選進才人，以博帝意。

諷，下使賤妾我受到不知足的怨謗。對陛下和我都不利，真不願意如此。”皇帝說：“别人都以能多次進入宫内爲榮耀的事，貴人你却反而以此爲憂，深深地自我抑制，這實在是别人難比得上的。”每當宫廷舉辦宴會，衆姬貴人都競相修飾打扮，佩戴的簪珥等珠寶首飾光彩奪目，衣着華麗鮮明，而她却獨自身着素服，衣服没有裝飾。她的衣服如果有與陰皇后的服裝顔色相同的，就立即解下更换。若同時前往進見皇帝，則不敢正坐并立，行走時則弓着身體以示自卑。皇帝每當有問題，她常常遲疑猶豫然後回答，不敢先於陰皇后之前説話。皇帝知道她憂心曲體，感嘆説：“修德之勞，竟是如此呀！”後來皇帝漸漸地疏遠陰后，而每當召她進見時，總是藉口有病來推辭。當時皇帝幾次失去皇子，鄧皇后爲皇子不多，國家大業乏人繼承而擔憂，常常垂淚嘆息，多次進選才人，以便讓皇帝對才人更多的留意。

陰后見后德稱日盛，不知所爲，遂造祝詛，欲以爲害。帝嘗寢病危甚，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類！”后聞，乃對左右流涕言曰：“我竭誠盡心以事皇后，竟不爲所祐，而當獲罪於天。婦人雖無從死之義，然周公身請武王之命，越姬心誓必死之分。上以報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豕之譏。”即欲飲藥，宫人趙玉者固禁之，因詐言屬有使來，上疾已愈。后信以爲然，乃止。明日，帝果瘳。

陰皇后見對她的德行的贊譽越來越盛，而不知道該怎麽辦，於是便製造祝咒，想以此加害於她。皇帝曾經卧病在床病情極爲危險，陰皇后秘密地對人説：“我要是執掌了大權，不叫鄧氏再有一個人活在世上！”鄧貴人聽説以後，便流着眼淚對周圍的人説：“我竭誠盡心來侍奉皇后，竟然不爲皇后所容，而應受上天的懲罰。女人雖然没有從死的道理，然而昔日武王有病，周公以自身爲武王請命，越姬心中立誓一定爲楚昭王而死。今天我也要隨皇帝而去，上以報皇帝的恩德，中以解除宗族覆滅的災禍，下不讓陰皇后受到像吕太后殘害戚姬那樣的譏諷。”鄧貴人立即要飲藥自盡，宫人趙玉堅決阻止她，謊稱剛剛有使者來，説皇帝的病已治愈。她信以爲真，纔不再想自殺。第二天，皇帝果然病愈了。

十四年夏，陰后以巫蠱事廢，后請救不能得，帝便屬意焉。后愈稱疾篤，深自閉絶。會有司奏建長秋宫，帝曰：“皇后之尊，與朕同體，承宗廟，母天下，豈易哉！唯鄧貴人德冠後庭，乃可當之。”至冬，立爲皇后。辭讓者三，然後即位。手書表謝，深

永元十四年夏天，陰皇后因爲巫蠱之事被廢黜，鄧貴人向皇帝求情救她却没有成功，皇帝便傾心於她。皇帝越是要接近她，她越是藉口病重，深閉宫内不與皇帝接觸。適逢有關主管官員奏議再建長秋宫立皇后，皇帝説：“皇后的尊貴，與朕相同，奉祀宗廟，母儀天下，難道容易嗎！惟有鄧貴人的德行爲後庭之冠，可以當得起。”

陳德薄，不足以充小君之選。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絶，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騭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將。

到了冬天，立鄧貴人爲皇后。她再三推辭謙讓，然後即位。她親手寫了表章表示謝意，深入地陳述自己的德行淺薄，不足以充任皇后之選。當時，四方諸侯國進獻貢物，互相比着尋求珍稀美好的東西，自從鄧皇后即位以後，命令全部禁止，按年按季衹供給紙墨而已。皇帝每次要給鄧氏家族成員封官賜爵，皇后總是哀求謙讓，所以她的哥哥鄧騭在和帝一朝官職不過做到虎賁中郎將。

元興元年，帝崩，長子平原王有疾，而諸皇子夭没，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於人間。殤帝生始百日，后乃迎立之。尊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和帝葬後，宫人并歸園，太后賜周、馮貴人策曰："朕與貴人托配後庭，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福祐，先帝早弃天下，孤心煢煢，靡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愴發中。今當以舊典分歸外園，慘結增嘆，《燕燕》之詩，曷能喻焉？其賜貴人王青蓋車，采飾輅，驂馬各一駟，黄金三十斤，雜帛三千匹，白越四千端。"又賜馮貴人王赤綬，以未有頭上步摇、環珮，加賜各一具。

元興元年，和帝駕崩，長子平原王體弱多病，而其他皇子都夭折，前後有十幾個人，後來出生的皇子就秘密寄養於民間。殤帝剛剛出生百日，皇后就迎立他爲皇帝。尊鄧皇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聽政。安葬和帝以後，宫人都回到各園，太后賜周貴人、馮貴人策書説："我與貴人同爲后妃，在後宫中共享歡樂，十年有餘。没有獲得上天賜福保佑，先帝過早地抛棄了天下，心中孤獨寂寞，没有可瞻仰的，日夜懷念，感傷之情發自心中。現在應當按照舊制規定你們將要分别回到外園，悲痛之情在心，令人徒增哀嘆，《燕燕》送别之詩，怎麽能比喻得了呢？賜予貴人王青蓋車，以彩色裝飾輅車，驂馬各一駟，黄金三十斤，雜帛三千匹，白越布四千端。"又賜予馮貴人諸侯王赤綬，因她没有頭飾垂珠、環珮，加賜各一具。

是時新遭大憂，法禁未設。宫中亡大珠一篋，太后念，欲考問，必有不辜。乃親閲宫人，觀察顔色，即時首服。又和帝幸人吉成，御者共枉吉成以巫蠱事，遂下掖庭考訊，辭證明白。太后以先帝左右，待之有恩，平日尚無惡言，今反若此，不合人情。更自呼見實核，果御者所爲。莫不嘆服，以爲聖明。常以鬼神難徵，淫祀無福，乃詔有司罷諸祠官不合典禮者。又詔赦除建武以來諸犯妖惡，及馬、竇家屬所被禁錮者，皆復之爲平人。減太官、導官、尚方、内者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供陵廟，稻

這個時候剛剛遭受大喪之事，法禁還未設立。宫中丢失一篋大珠，太后心想，若是進行追查拷問，必然會有冤枉無辜的人。於是便親自檢看宫人，觀察他們的臉色和神情，偷盗大珠者即刻自首服罪。又有和帝的寵幸之人吉成，御者一起枉告吉成以巫術蠱惑人心，於是下交掖庭拷問，已經口供證人都清楚明白。太后想此人是先帝的左右侍從，皇帝對待他有恩，平日尚且没有不滿的話，現在皇帝去世了反而像這樣，不合乎人情事理。重新親自將其唤來核實，果然是御者製造的冤情。没有人不對她的做法嘆服，認爲她非常聖明。她還常常認爲鬼神之事難以相信，淫祀濫祭不會得到福祐，便下詔給有關主管官員罷免那些做事不合乎典則禮法的祠官。又下詔令赦

粱米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舊太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太后敕止，日殺省珍費，自是裁數千萬。及郡國所貢，皆減其過半。悉斥賣上林鷹犬。其蜀、漢扣器九帶佩刀，并不復調。止畫工三十九種。又御府、尚方、織室錦綉、冰紈、綺縠、金銀、珠玉、犀象、玳瑁、雕鏤玩弄之物，皆絶不作。離宫别館儲峙米糒薪炭，悉令省之。又詔諸園貴人，其宫人有宗室同族若羸老不任使者，令園監實核上名，自御北宫增喜觀閲問之，恣其去留，即日免遣者五六百人。

免那些自從建武年間以來犯有妖惡之罪的人，以及馬氏、竇氏的家屬中被監禁的人，都恢復他們爲平民。減少太官、導官、尚方和内者所供給的服飾、飲食、用具過分奢華難以置辦的物品，除非是用於供奉陵廟祭祀之外，日常食用的稻粱米一律不得精挑細揀，早晚飯食有一種肉膳就可以了。過去掌管膳食餅餌的太官、湯官每年常用經費二萬萬，太后將此事戒禁停止，每日裁減奢侈享受所用的開支，從此每年減少花費數千萬。以致郡和國的貢物，都減少一多半。將上林苑的鷹犬全部賣掉。那些由蜀郡、廣漢郡進貢的金銀緣飾的九帶佩刀，都不再徵調。取消畫工三十九種。又令御府、尚方、織室的錦綉、冰紈、綺縠以及金銀器具、珠寶玉器、犀角象牙、玳瑁等雕刻加工成的玩賞之物，都不再製作。離宫别館中蓄積的糧食薪炭，全部節省使用。又下詔令給各園貴人，她們的宫人中有的是宗室同族，如有羸老不能勝任差遣的，令園監核實，上報名册，親自在北宫增喜觀察閲詢問他們，任憑其去留，當日解除服役遣回家中的就有五六百人。

及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以連遭大憂，百姓苦役，殤帝康陵方中秘藏，及諸工作，事事減約，十分居一。

到殤帝駕崩，太后定下國家大策立長安侯劉祜爲皇帝，太后仍然臨朝聽政。因爲連續遭受和帝、殤帝去世的大憂，百姓苦其勞役，殤帝在康陵安葬，陪葬之物以及各項喪事，事事節約，是以往辦喪事的十分之一。

詔告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假借威權，輕薄謥詷，至有濁亂奉公，爲人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輒行其罰故也。今車騎將軍騭等雖懷敬順之志，而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奸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敕，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太后愍陰氏之罪廢，赦其徙者歸鄉，敕還資財五百餘萬。永初元年，爵號太夫人爲新野君，萬户供湯沐邑。

太后詔告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説："每當看到前代外戚賓客，依仗皇家的權威，輕薄浮誇，以致有攪亂公事，被人憎恨的。其過失在於執法怠懈不嚴，不立即執行應有的懲罰。現在車騎將軍鄧騭等人雖然懷有敬順之志，但是宗門人多衆廣，姻戚不少，賓客奸猾狡詐，多有違犯法禁之事。應該明令加以整飭，不得互相包容庇護。"自此親屬外戚犯罪，没有寬宥的藉口。太后憐憫陰氏因罪而被廢黜，赦免那些因此遭受牽連而被遷徙的人返還故鄉，敕令發還資財五百餘萬。永初元年，封太后之母陰氏爵號爲新野君，以及萬户之地。

二年夏，京師旱，親幸洛陽寺録冤獄。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

永初二年夏天，京城大旱，太后親自到洛陽寺審理冤案。有囚徒實際上没有殺人而被刑訊逼

困輿見，長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即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宫，澍雨大降。

迫承認殺人的，瘦弱困頓被人抬上來，他畏懼官吏不敢説出實情，將要離去時，抬起頭來好像有話要訴説。太后仔細察看并發覺到這種情况，即刻叫回來察問，全都理清遭受冤枉的實情，馬上命令收捕洛陽縣令下獄抵罪。太后返回還未到宫裏，及時雨就大降下來。

三年秋，太后體不安，左右憂惶，禱請祝辭，願得代命。太后聞之，即譴怒，切敕掖庭令以下，但使謝過祈福，不得妄生不祥之言。舊事，歲終當饗遣衛士，大儺逐疫。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饗會勿設戲作樂，減逐疫侲子之半，悉罷象橐駝之屬。豐年復故。太后自入宫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算數。晝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乃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讎校傳記。事畢奏御，賜葛布各有差。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宫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及新野君薨，太后自侍疾病，至乎終盡，憂哀毁損。事加於常，贈以長公主赤綬、東園秘器、玉衣綉衾，又賜布三萬匹，錢三千萬。騭等遂固讓錢布不受。使司空持節護喪事，儀比東海恭王，謚曰敬君。太后諒闇既終，久旱，太后比三日幸洛陽，録囚徒，理出死罪三十六人，耐罪八十人，其餘減罪死右趾已下至司寇。

永初三年秋天，太后身體欠安，周圍的人憂慮和惶恐，都在祈禱祝告，願以己命代之。太后聽説以後，立即責備發怒，嚴厲告誡掖庭令以下各級，祇能謝過祈禱福瑞，不得隨意説些不祥之言。按舊例，在年終之時要用酒食款待那些有人接替可以回家的衛士，舉行大規模的儀式驅逐疫鬼。太后因爲陰陽之氣不調，軍隊征戰頻繁，下詔舉辦宴會不要演戲作樂，參加驅逐疫鬼活動的人數減少一半，活動中全部取消大象、駱駝之類的動物。待到豐收之年再行恢復。太后自從進入宫掖之地，師從班昭學習經書，兼習天文、算數等。白天總理王政，夜晚則記誦閲讀，擔憂其中有謬誤，恐怕有違背典章之處，於是便廣泛選調劉珍等儒生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等五十餘人，到東觀校對傳記文獻。完成以後上奏，賞賜給他們不同數量的葛布。又下詔中官近臣在東觀習讀經傳典籍，來教給宫人們，左右侍者都參加學習，誦讀經傳，從早到晚濟濟一堂，都在努力學習。到新野君去世前，太后親自侍奉疾病，一直到新野君死去，太后憂傷悲哀，身體比以前更差了。新野君的喪事辦得規格超過正常標準，贈給她長公主赤綬、東園秘器、玉衣和綉被子，又賜布三萬匹，錢三千萬。鄧騭等人堅持推讓不接受錢布賞賜。太后派司空持節辦理喪事，其喪葬儀式比照東海恭王，謚號爲敬君。太后居喪結束，久有大旱，太后連續三天到洛陽，審理囚徒，審理出死罪囚徒三十六人，剃去鬢鬚等輕罪八十人，其餘減免死罪及犯有斷右趾罪以下的囚徒移交司寇。

七年正月，初入太廟，齋七日，賜公卿百僚各有差。庚戌，謁宗廟，率命婦群妾相禮儀，與皇帝交獻親薦，成禮而還。因下詔曰："凡供薦

永初七年正月，太后開始進入太廟，行齋戒七天，賞賜公卿百官各級官吏不等。庚戌日，拜謁宗廟，率領命婦群妾來輔助祭祀的禮儀，太后與皇帝一起行交獻之禮，親自進獻祭品，完成祭

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强孰，或穿掘萌牙，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凡所省二十三種。

禮之後返回。太后因而下詔書説："凡供獻所用時鮮之物，多半不是在它正常收穫時節取用的，或者加强營養，促使它勉强成熟，或者挖掘幼芽而采用，致使其没有味道還夭折作物的生長，這難道是順應天時培育作物嗎！文獻上説：'不是正常時節的作物不食用。'自現在起用於供奉祭祀陵廟及供宫内御用之物，都要等到相應的時節纔能奉上。"這一下所用之物一共省去二十三種。

自太后臨朝，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盗賊内起。每聞人飢，或達旦不寐，而躬自减徹，以救災厄，故天下復平，歲還豐穰。

自從太后臨朝聽政以來，水災和旱災共有十年，周邊外夷入侵，國内盗賊興起不絶。每當聽到有人挨餓，太后就通宵達旦睡不着覺，而親自減少日常開銷，以援救受苦受難的百姓，所以天下恢復太平，年景恢復豐收。

元初五年，平望侯劉毅以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記，上書安帝曰：

> 臣聞《易》載羲農而皇德著，《書》述唐虞而帝道崇，故雖聖明，必書功於竹帛，流音於管弦。伏惟皇太后膺大聖之姿，體乾坤之德，齊踪虞妃，比迹任姒。孝悌慈仁，允恭節約，杜絶奢盈之源，防抑逸欲之兆。正位内朝，流化四海。及元興、延平之際，國無儲副，仰觀乾象，參之人譽，援立陛下爲天下主，永安漢室，綏静四海。又遭水潦，東州飢荒。垂恩元元，冠蓋交路，菲薄衣食，躬率群下，損膳解驂，以贍黎苗。惻隱之恩，猶視赤子。克己引愆，顯揚仄陋。崇晏晏之政，敷在寬之教。興滅國，繼絶世，録功臣，復宗室。追還徙人，蠲除禁錮。政非惠和，不圖於心；制非舊典，不訪於朝。弘德洋溢，充塞宇宙；洪澤豐沛，漫衍八方。華夏樂化，戎狄混并。丕功著於大漢，碩惠加於生人。巍巍之業，可聞而不可及；蕩蕩之勛，可誦而不可

元初五年，平望侯劉毅認爲太后多有德政，想使對她的功德早有記録，便上書給安帝説：

> 下臣聽説《易經》記載了庖羲氏和神農氏的功業，他們作爲古代帝王的恩德天下著名，《尚書》記述了唐堯、虞舜的事迹，他們作爲古代帝王的治國之道被後世尊崇，所以雖然有聖賢英明之德，也必須將功德寫在竹帛上，譜成樂曲，得人演奏，纔能使功德彰顯。臣下想皇太后身當大聖的姿質，體現天地的功德，她的事迹可與舜的妻子虞妃齊平，也可與文王的母親任、武王的母親姒相比。她心地孝悌仁慈、誠信恭敬、勤儉節約，她主張杜絶奢侈自滿的根源，防止抑制安逸貪婪的徵兆。她正位於内朝，教化流布天下。到元興、延平年間，漢室没有太子，她仰觀天象，參考人們的稱譽，援引陛下將陛下立爲國家的君主，使漢室得到永久安定，使四海之地得到安撫平靖。又遭遇大水災，東方六州鬧饑荒。她施恩給廣大民衆，放賑的官吏在道路上往來奔走，她自己節衣縮食以身作則影響群臣，減省膳食，解下驂馬，來供給黎民百姓。她對百姓同情的恩德，關注百姓如同照管嬰兒。她克制自己，引過自責，提拔出身卑微的人，使他們地位顯赫。她推崇温和的政治，廣布寬容的教化。振興被滅亡的國家，使已經斷絶後代的

名。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漢之舊典，世有注記。夫道有夷崇，治有進退。若善政不述，細異輒書，是爲堯湯負洪水大旱之責，而無咸熙假天之美；高宗成王有雉雊迅風之變，而無中興康寧之功也。上考《詩》《書》，有虞二妃，周室三母，修行佐德，思不逾閾。未有内遭家難，外遇灾害，覽總大麓，經營天物，功德巍巍若兹者也。宜令史官著《長樂宫注》、《聖德頌》，以敷宣景耀，勒勛金石，縣之日月，攄之罔極，以崇陛下烝烝之孝。

人有繼承者，記載有功之臣，恢復衰弱的宗室。她命令被遷徙的人返回故里，免除對他們的禁錮。治政如果不是仁愛祥和，則心裏不去想；頒行的制度如有不符合舊有典章制度，則不在朝中廣泛徵求意見。她弘大的功德廣爲流布，充滿整個宇宙；她宏大的恩澤豐美的雨露，漫衍四面八方。華夏之域樂意服從教化，戎、狄之地統一歸服。她偉大的功業在大漢的歷史上彰明昭著，巨大的恩惠帶給當今的百姓。崇高的功業，可聞而不可及；豐偉的功勛，可以稱頌而無法用語言來表達。古時的帝王，設左右史官來記録言行；漢朝的舊制，每一代都有記録。道路必有平川有高山，治政也有前進有後退。倘若好的政治而不加以著述，却把那些細小奇事記載下來，這就是堯帝和商湯祇負有洪水和大旱之責，而没有記載他們廣大崇高的功績；也就是殷王武丁和周成王有雉鳴和疾風之變，而没有殷道中興和周初天下康寧的功績。考查前代文獻《詩經》、《尚書》，有關於有虞氏娥皇、女英二妃，周室姜嫄、大任、大姒三母的事迹，她們都能自我修行輔佐德政，而不超越禮教。自古至今還没有内遭家難，外遇天災，總攬朝政，經營萬物，功德顯赫如同太后這樣的人。應該令史官著録《長樂宫注》、《聖德頌》，用以廣泛宣揚其光輝榮耀，并且將她的功勛勒刻在金石上，讓它像日月一樣懸挂在天上，使之無限地推廣延續，以此顯示陛下淳厚之孝。

帝從之。

皇帝同意了他的請求。

六年，太后詔徵和帝弟濟北、河閒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并爲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尚幼者，使置師保，朝夕入宫，撫循詔導，恩愛甚渥。乃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曰："吾所以引納群子，置之學官者，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僞滋生，《五經》衰缺，不

元初六年，太后詔令徵調和帝的弟弟濟北王、河閒王兩位諸侯王的男孩女孩年齡在五歲以上的四十餘人，加上鄧氏近親屬的子孫三十餘人，都爲他們開闢了舍第，教他們學習經書，太后親自監督考試。對年紀還小的，讓人安排老師保姆，從早到晚進入宫内，撫慰教導他們，對他們十分恩愛。於是下詔給其堂兄河南尹鄧豹、越騎校尉鄧康等人，對他們説："我之所以招納這些孩子，把他們放到學館中去學習經書，實在是

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温衣美飯，乘堅驅良，而面墻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故能束脩，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

因爲當今上承歷代統治者的弊漏之處，目前風俗淺薄，巧詐虛僞滋生，《五經》教義衰微和缺損，如果不進行教化引導，最終將衰落下去，所以我想褒揚推崇聖人之道，以匡正墮落的風俗。經傳上不是說過嗎：'整天吃得飽飽的，不把心思用在道義上，要想成就大事，太困難了呀！'現在末世貴族外戚等食俸祿的人，穿得暖吃得好，乘坐好車驅趕良馬，而像面對墻壁一樣不學無術，不知道善惡，這本來就是所以招致災禍和衰敗的原因。永平年中，曾爲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四姓外戚子弟設立學校都讓他們入學，用來矯正世俗厲禁淺薄，使之返回到忠義孝順之道。我的先祖已經憑着武功青史留名，同時又用文德教育子孫，所以能約束修整，不觸犯刑律。假如能使兒輩對上遵循繼承先輩美業，對下考慮我這詔書的本意，也就够了。勉勵吧！"

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心懷畏懼，托病不朝。太后使内人問之。時宫婢出入，多能有所毁譽，其耆宿者皆稱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康聞，詬之曰："汝我家出，爾敢爾邪！"婢怒，還説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遂免康官，遣歸國，絶屬籍。

鄧康因爲太后長久地臨朝聽政，心裏畏懼，便推托身體有病不來朝請。太后便使宫女前去慰問。當時宫婢出入宫禁，大多能對人有所詆毁或稱譽，其中老資格有威望的人大家都稱她爲中大人。這次太后派去的人本是鄧康家先前的婢女，也自然與中大人相交往。鄧康知道以後，辱駡她説道："你是從我家出去的，你也敢這樣嗎！"那個婢女很生氣，回去説鄧康詐稱有病，還出言不遜。太后於是免去鄧康的官職，遣返他回到封國，斷絶其親屬關係。

永寧二年二月，寑病漸篤，乃乘輦於前殿，見侍中、尚書，因北至太子新所繕宫。還，大赦天下，賜諸園貴人、王、主、群僚錢布各有差。詔曰："朕以無德，托母天下，而薄祐不天，早離大憂。延平之際，海内無主，元元厄運，危於累卵。勤勤苦心，不敢以萬乘爲樂，上欲不欺天愧先帝，下不違人負宿心，誠在濟度百姓，以安劉氏。自謂感徹天地，當蒙福祚，而喪禍内外，傷痛不絶。頃以廢病沈滯，久不得侍祠，自力上原陵，加欬逆唾血，遂至不解。存亡大

永寧二年二月，太后卧病在床病情逐漸加重，於是便乘輦車到前殿，召見侍中、尚書，趁便向北到太子新近修繕好的宫殿。返回以後，大赦天下，賞賜各園貴人、王子、公主、群臣百官錢和布匹按等級各有不同。下詔書説："我以無德之身，寄身於天下之母的位置，而福薄不受上天保祐，過早地遭到和帝去世的不幸。在延平年間，國家没有君主，百姓連遭厄運，國家面臨的危險超過累卵。當時我衹有勤苦之心，不敢以有萬乘之國爲樂，對上想要不欺上天和有愧於先帝，對下不違背民衆和辜負其心願，誠心誠意地救助百姓，來使劉氏國家安定。自認爲這樣做會感動天地，應當蒙受福祐，然而兩位皇帝和我的

分，無可奈何。公卿百官，其勉盡忠恪，以輔朝廷。"三月崩。在位二十年，年四十一。合葬順陵。

母親相繼亡故，傷痛不斷。近來因爲疾病没有好轉，很長時間没能奉侍祭祀，自己勉强撑持着到原陵祭祀，加重了咳喘氣逆以致吐血，於是到了不治的程度。生死大限，無可奈何。公卿百官，希望努力盡忠盡敬來輔助朝廷。"三月，太后去世。她在位二十年，終年四十一歲。與和帝合葬在順陵。

論曰：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術謝前政之良，身闕明辟之義。至使嗣主側目，斂衽於虚器；直生懷懣，懸書於象魏。借之儀者，殆其惑哉！然而建光之後，王柄有歸，遂乃名賢戮辱，便孽黨進，衰斁之來，兹焉有徵。故知持權引謗，所幸者非己；焦心恤患，自强者唯國。是以班母一説，闔門辭事；愛侄微愆，髡剔謝罪。將杜根逢誅，未值其誠乎！但蹊田之牛，奪之已甚。

論曰：鄧后行使皇帝權力到其終身，號令都是自己頒布的，她的政術與周公衹是攝政相比，差得很遠，她的做法更缺乏應該把權力還給皇帝的道理。致使繼承大業的君主在一旁側目而視，恭恭敬敬，有皇帝之名而無皇帝之權；正直的儒生心懷憤怒，上書闕門，請求太后還政給天子。藉用皇帝的威儀，這種行爲近於可疑！然而建光年之後，雖然帝王的政權歸還給了安帝，却又有那些名臣賢官被誣陷而遭侮辱甚至屠戮，近幸小臣結黨營私，王朝衰敗的到來，從鄧太后稱制時就有了徵兆。因此知道鄧后把持朝政便招致衆人的譏謗，并不是她自身的幸運；她焦心憂患，奮發自强衹是爲了國家。因此經過了班昭一番解説，鄧后就答允了鄧騭辭官退職的要求；她寵愛的侄子鄧鳳犯有微小的過錯，其父鄧騭則剔去其妻與鄧鳳的頭髮以表示謝罪。或者杜根上書勸鄧后歸政遭到殺害，是因爲没有得到太后的信任吧！但是殺死杜根有如農人牽着牛踐踏了田地，就奪走他的牛一樣，對他的處罰太過分了。

後漢書卷十(下)

本紀第十(下)

后紀(下)

安思閻皇后　順烈梁皇后　孝崇匽皇后　懿獻梁皇后
孝桓鄧皇后　桓思竇皇后　孝仁董皇后　孝靈宋皇后
靈思何皇后　獻帝伏皇后　獻穆曹皇后

安思閻皇后

安思閻皇后諱姬，河南滎陽人也。祖父章，永平中爲尚書，以二妹爲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以重職，顯宗爲後宫親屬，竟不用，出爲步兵校尉。章生暢，暢生后。

安思閻皇后名姬，是河南滎陽人。她的祖父閻章，在永平年間任尚書，曾把他的兩個妹妹送進宫中爲貴人。閻章精心專力通曉舊的文獻，長久地處在原來的官位上，應當升遷以擔任重職，顯宗皇帝因爲他是後宫親屬，始終不用，而讓他出任步兵校尉。閻章生兒子閻暢，閻暢生了這位皇后。

后有才色。元初元年，以選入掖庭，甚見寵愛，爲貴人。二年，立爲皇后。后專房妒忌，帝幸宫人李氏，生皇子保，遂鴆殺李氏。三年，以后父侍中暢爲長水校尉，封北宜春侯，食邑五千户。四年，暢卒，謚曰文侯，子顯嗣。

皇后有才華和姿色。元初元年，按照挑選宫女的制度選入掖庭，很受皇帝的寵愛，封她爲貴人。元初二年，被立爲皇后。皇后專寵妒忌别的嬪妃，皇帝與宫人李氏生下皇子劉保，於是皇后便用鴆酒毒死了李氏。元初三年，任用皇后的父親侍中閻暢爲長水校尉，并封爲北宜春侯，擁有食邑五千户。元初四年，閻暢死去，謚爲文侯，他的兒子閻顯繼承了父業。

建光元年，鄧太后崩，帝始親政事。顯及弟景、耀、晏并爲卿校，典禁兵。延光元年，更封顯長社侯，食邑萬三千五百户，追尊后母宗爲滎陽君。顯、景諸子年皆童齔，并爲黄門侍郎。后寵既盛，而兄弟頗與朝權，后遂與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等共譖皇太子保，廢爲濟陰王。

建光元年，鄧太后去世，皇帝開始親自執掌朝政。閻顯以及他的弟弟閻景、閻耀、閻晏都擔任卿校官職，主管皇帝的親兵。延光元年，進一步封閻顯爲長社侯，食邑一萬三千五百户，追尊皇后的母親宗爲滎陽君。閻顯、閻景家的孩子們都是不過七、八歲的幼童，却都封給黄門侍郎官職。皇后受寵愛已經到了極點，而她的兄弟在相當程度上掌握了朝廷的重權，皇后於是便與大長

秋江京、中常侍樊豐等人一起誣陷皇太子劉保，把他廢降爲濟陰王。

四年春，后從帝幸章陵，帝道疾，崩於葉縣。后、顯兄弟及江京、樊豐等謀曰："今晏駕道次，濟陰王在內，邂逅公卿立之，還爲大害。"乃僞云帝疾甚，徙御卧車。行四日，驅馳還宮。明日，詐遣司徒劉熹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其夕，乃發喪。尊后曰皇太后。皇太后臨朝，以顯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延光四年春天，皇后跟隨皇帝到章陵祭祀，皇帝在半路上染疾，在葉縣駕崩。皇后和閻顯兄弟以及江京、樊豐等人謀劃說："如今皇帝在道路上駕崩，濟陰王在朝內，萬一被公卿知道後立爲皇帝，反而成爲大害。"於是假稱皇帝患了急病，把皇帝挪到卧車中。走了四天，車駕驅馳，返回到皇宮。第二天，詐派司徒劉熹到郊廟祭祀社稷之神，禱告上天請求保全皇帝的生命。當日晚上，纔發喪。尊皇后爲皇太后。由皇太后臨朝攝政，任命閻顯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立爲皇帝。顯忌大將軍耿寶位尊權重，威行前朝，乃風有司奏寶及其黨與中常侍樊豐、虎賁中郎將謝惲、惲弟侍中篤、篤弟大將軍長史宓、侍中周廣、阿母野王君王聖、聖女永、永婿黄門侍郎樊嚴等，更相阿黨，互作威福，探刺禁省，更爲唱和，皆大不道。豐、惲、廣皆下獄死，家屬徙比景；宓、嚴減死，髡鉗；貶寶爲則亭侯，遣就國，自殺；王聖母子徙雁門。於是景爲衛尉，耀城門校尉，晏執金吾，兄弟權要，威福自由。

太后想長久獨攬朝政，希圖立幼年皇帝，便與閻顯等人在宮中定下計謀，迎接濟北惠王劉壽的兒子北鄉侯劉懿入宮，立爲皇帝。閻顯嫌忌大將軍耿寶的地位尊貴權力重大，威望在前朝很有影響，於是便暗示有關主管官員上奏皇帝，說耿寶及其親黨與中常侍樊豐、虎賁中郎將謝惲、謝惲的弟弟侍中謝篤、謝篤的弟弟大將軍長史謝宓、侍中周廣、阿母野王君王聖、王聖的女兒永、永的丈夫黄門侍郎樊嚴等人，互相結成朋黨，作威作福，刺探宮中情況，此唱彼和，互爲呼應，都是大逆不道。樊豐、謝惲、周廣都被關入監獄死去，他們的家屬遷往比景縣；謝宓、樊嚴免去死罪，被處以髡鉗刑罰；貶降耿寶爲則亭侯，遣送到封國，致使他自殺身死；王聖母子被遷徙到雁門。於是閻景擔任衛尉，閻耀爲城門校尉，閻晏爲執金吾，兄弟幾人都居權要，隨意作威作福。

少帝立二百餘日而疾篤，顯兄弟及江京等皆在左右。京引顯屏語曰："北鄉侯病不解，國嗣宜時有定。前不用濟陰王，今若立之，後必當怨，又何不早徵諸王子，簡所置乎？"顯以爲然。及少帝薨，京白太后，徵濟北、河閒王子。未至，而中黄門孫程合謀殺江京等，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顯、景、晏及黨與皆伏誅，遷太后於離宮，家屬徙比景。明年，太后

少帝剛立二百餘日便患了重病，閻顯兄弟和江京等人都在皇帝周圍。江京將閻顯帶到没人的地方對他說："北鄉侯一病不起，國家繼承人的事應該及時確定。先前没有立濟陰王劉保，現在如果立他，以後必定要怨恨，又爲什麽不早做準備徵調其他王子，從中挑選立爲皇帝的人呢？"閻顯認爲很對。到少帝去世，江京禀告太后，徵調濟北王、河閒王的王子。他們還没有來到京城，而中黄門孫程與人合謀殺死江京等人，立濟陰王劉保爲天子，這就是順帝。閻顯、閻景、閻

崩。在位十二年，合葬恭陵。

晏及其黨羽都被誅除，把太后遷到離宮居住，其家屬遷往比景縣。第二年，太后去世。她在位十二年，與安帝合葬在恭陵。

帝母李氏瘞在洛陽城北，帝初不知，莫敢以聞。及太后崩，左右白之，帝感悟發哀，親到瘞所，更以禮殯，上尊謚曰恭愍皇后，葬恭北陵，爲策書金匱，藏于世祖廟。

皇帝劉保的母親李氏埋葬在洛陽城北面，順帝根本不知道，没有人敢把這件事告訴他。到太后死去以後，周圍的人禀告給他，皇帝有所感而覺悟，悲哀之情不能自已，親自到埋葬地點，重新以禮殯葬，上尊謚爲恭愍皇后，安葬在恭北陵，將事情寫在簡策上，封於金櫃藏在世祖廟中。

順烈梁皇后

順烈梁皇后諱妠，大將軍商之女，恭懷皇后弟之孫也。后生，有光景之祥。少善女工，好《史書》，九歲能誦《論語》，治《韓詩》，大義略舉。常以列女圖畫置於左右，以自監戒。父商深異之，竊謂諸弟曰："我先人全濟河西，所活者不可勝數。雖大位不究，而積德必報。若慶流子孫者，儻興此女乎?"

順烈梁皇后名妠，是大將軍梁商的女兒，恭懷皇后弟弟的孫女。皇后一生下來，就有日月光輝的祥瑞。少年時代善於做女工，喜好閱讀《史書》，九歲時能背誦《論語》，研究《韓詩》，并能略舉其中大義。她常常把列女的畫像放在自己的身邊，以此來自鑒自警。她的父親梁商深感奇怪，私下對弟弟們說："我們的先人在河西保全接濟别人，救活的人不可勝數。雖然最終没有得到大位，但是積德必有還報。假如吉慶能影響到後世子孫的話，或者將由這個女孩興起吧?"

永建三年，與姑俱選入掖庭，時年十三。相工茅通見后，驚，再拜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太史卜兆得壽房，又筮得《坤》之《比》，遂以爲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於帝曰："夫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螽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識貫魚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謗之累。"由是帝加敬焉。

永建三年，皇后與她的姑母都被選入掖庭，當時她十三歲。相工茅通看見皇后，十分驚訝，再行拜禮祝賀說："這正是所謂日角偃月之相，這種極尊貴的面相，是臣所從未見到過的。"有太史卜兆得壽星房宿之象，又筮得《坤》變《比》的吉卦，於是封她爲貴人。她經常被特殊召去侍奉皇帝，從容地對皇帝說："陽以廣博施恩爲德，陰以不專固爲義，后妃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福瑞由此而興。願陛下思考像雲雨一樣均匀地潤澤萬物，懂得魚貫排列有序的意義，對衆位后妃遍加寵愛，使小妾我得以免受責怪譏謗的拖累。"由此皇帝更加敬重她。

陽嘉元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宫，以乘氏侯商先帝外戚，《春秋》之義，娶先大國，梁小貴人宜配天祚，正位坤極。帝從之，乃於壽安殿立貴人爲皇后。后既少聰惠，深覽前世得失，雖以德進，不敢有驕專之心，每日月

陽嘉元年春天，有關主管官員上奏皇帝立長秋宫，以乘氏侯商是章帝的外戚，《春秋》的大義，君王娶親首先考慮娶大國女子，據此梁貴人應該是德配天福，正居皇后之位。皇帝同意，於是在壽安殿立梁貴人爲皇后。皇后既然是從小就聰明而賢惠，深察前代的得失，雖然她是憑德義

見謫，輒降服求愆。

而進位爲皇后，但是不敢有驕横專寵之心，每當日食月食上天表示責罰的時候，她總是換穿素服，檢討自己的罪過。

建康元年，帝崩。后無子，美人虞氏子炳立，是爲冲帝。尊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冲帝尋崩，復立質帝，猶秉朝政。

建康元年，皇帝駕崩。皇后没有兒子，美人虞氏的兒子劉炳被立爲天子，這就是冲帝。尊皇后爲皇太后，由太后臨朝聽政。冲帝不久又駕崩，再立質帝，太后仍然秉持朝政。

時楊、徐劇賊寇擾州郡，西羌、鮮卑及日南蠻夷攻城暴掠，賦斂煩數，官民困竭。太后夙夜勤勞，推心杖賢，委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務崇節儉。其貪叨罪慝，多見誅廢。分兵討伐，群寇消夷。故海内肅然，宗廟以寧。而兄大將軍冀鴆殺質帝，專權暴濫，忌害忠良，數以邪説疑誤太后，遂立桓帝而誅李固。太后又溺於宦官，多所封寵，以此天下失望。

這時有楊州、徐州大寇侵擾州郡，西羌、鮮卑及日南蠻夷攻打城池强搶暴掠，賦税徵斂頻繁，使官民財力困乏枯竭。太后日夜勤勞，推心置腹地依靠賢能之士，委任太尉李固等人，選拔重用忠良人才，努力推崇節儉。那些貪財罪惡的人，多被誅除或廢黜。朝廷又分兵討伐侵擾的賊人，群寇消滅平定。所以海内肅然安定，宗廟祭祀得以安寧。但是她的哥哥大將軍梁冀用鴆酒毒死質帝，專擅朝權濫施暴力，忌妒陷害忠良，多次用邪説歪理使太后疑惑甚至失誤，於是策立桓帝而誅殺了李固。太后又過分相信宦官，對他們多有封賞和寵幸，因此天下人士都很失望。

和平元年春，歸政於帝，太后寢疾遂篤，乃御輦幸宣德殿，見宫省官屬及諸梁兄弟。詔曰："朕素有心下結氣，從閒以來，加以浮腫，逆害飲食，寖以沈困，比使内外勞心請禱。私自忖度，日夜虚劣，不能復與群公卿士共相終竟。援立聖嗣，恨不久育養，見其終始。今以皇帝、將軍兄弟委付股肱，其各自勉焉。"後二日而崩。在位十九年，年四十五。合葬憲陵。

和平元年春天，太后將政權歸還皇帝，她病卧在床日見加重，便乘輦車到宣德殿，召見宫中與朝廷官屬及梁氏衆位兄弟。下詔書説："我素來心下有氣血淤結之疾，從最近以來，又加上浮腫，影響飲食，漸漸地疲憊困頓，近來讓宫内宫外的人們勞心請求禱告。我自己揣度，一天天一夜夜地越來越虚弱，不能與諸位大臣們相處始終。引立了新的天子，遺憾的是，不能長久地養育幼帝，親眼看見他的結果。現在我把皇帝、將軍梁冀與他的兄弟托付給諸位大臣們，望各自努力。"此後兩天太后逝去。她在位十九年，享年四十五歲。與順帝合葬在憲陵。

虞美人　陳夫人

虞美人者，以良家子年十三選入掖庭，又生女舞陽長公主。自漢興，母氏莫不尊寵。順帝既未加美人爵號，而冲帝早夭，大將軍梁冀秉政，忌惡佗族，故虞氏抑而不登，但稱"大家"而已。

虞美人，以良家子女的身份，十三歲時被選入掖庭，除冲帝劉炳外又生下女兒舞陽長公主。自從漢朝興盛以來，母氏没有不受尊寵的。順帝既没有給虞美人加爵號，而冲帝又早早夭亡，大將軍梁冀擅秉朝政，忌恨其他家族，所以虞氏受壓抑而没能進升，衹是被人們稱爲"大家"而已。

陳夫人者，家本魏郡，少以聲伎入孝王宫，得幸，生質帝。亦以梁氏故，榮寵不及焉。

熹平四年，小黄門趙祐、議郎卑整上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隆漢盛典，尊崇母氏，凡在外戚，莫不加寵。今冲帝母虞大家，質帝母陳夫人，皆誕生聖皇，而未有稱號。夫臣子雖賤，尚有追贈之典，况二母見在，不蒙崇顯之次，無以述遵先世，垂示後世也。"帝感其言，乃拜虞大家爲憲陵貴人，陳夫人爲渤海孝王妃，使中常侍持節授印綬，遣太常以三牲告憲陵、懷陵、静陵焉。

陳夫人，家本來居住魏郡，年輕時以能歌善舞而選入孝王宫做聲伎，受到孝王劉鴻寵幸，生下質帝。也因梁氏之故，受不到榮寵。

熹平四年，小黄門趙祐、議郎卑整上言説："《春秋》的大義，母以子貴。漢興以來的盛典，尊崇皇帝的母氏，所有外戚親族，没有不受恩寵的。現在冲帝的母親虞大家，質帝的生母陳夫人，她們都生育了聖皇天子，却没有稱號。臣子雖然低賤，還有追贈的舊典，何况二位皇母健在，如果不能得到崇高顯貴的地位，就没有用來表現遵循前代舊典，并給後世子孫留下榜樣的做法了。"皇帝被他們的話感動，便拜虞大家爲憲陵貴人，陳夫人爲渤海孝王妃，派中常侍持節授印綬，派遣太常用牛、羊、豕三牲告祭憲陵、懷陵、静陵。

孝崇匽皇后

孝崇匽皇后諱明，爲蠡吾侯翼媵妾，生桓帝。桓帝即位，明年，追尊翼爲孝崇皇，陵曰博陵，以后爲博園貴人。和平元年，梁太后崩，乃就博陵尊后爲孝崇皇后。遣司徒持節奉策授璽綬，齎乘輿器服，備法物。宫曰永樂。置太僕、少府以下，皆如長樂宫故事。又置虎賁、羽林衛士，起宫室，分鉅鹿九縣爲后湯沐邑。在位三年，元嘉二年崩。以帝弟平原王石爲喪主，斂以東園畫梓壽器、玉匣、飯含之具，禮儀制度比恭懷皇后。使司徒持節，大長秋奉吊祠，賻錢四千萬，布四萬匹，中謁者僕射典護喪事，侍御史護大駕鹵簿。詔安平王豹、河間王建、勃海王悝，長社、益陽二長公主，與諸國侯三百里内者，及中二千石、二千石、令、長、相，皆會葬。將作大匠復土，繕廟，合葬博陵。

孝崇匽皇后名明，是蠡吾侯劉翼的妾，生下桓帝。桓帝即位爲天子，第二年，追尊劉翼爲孝崇皇，他的陵墓爲博陵，把王后稱作博園貴人。和平元年，梁太后死去，纔到博陵尊王后爲孝崇皇后。派遣司徒持節奉皇帝的策命授給璽綬，送給帝王的車乘器用和服飾，備齊了帝王儀仗隊所用的器物。居住的宫殿叫做永樂宫。宫内設置的太僕、少府以下各級官宦，都如同長樂宫的舊制。又設置虎賁、羽林衛士，建造居室，鉅鹿等九縣分給孝崇皇后，作爲她的沐邑。她在位三年，於元嘉二年去世。以皇帝的弟弟平原王劉石爲治喪的主持者，用東園製作的漆畫梓棺、玉匣、口含珠玉之器等來殮葬，安葬的禮儀和制度參照恭懷皇后。派司徒持節，大長秋奉吊祭祠，耗用貨財錢四千萬，布匹四萬匹，由中謁者僕射監管葬事，御史監護車駕的品級次序。詔令安平王劉豹、河間王劉建、勃海王劉悝，和長社、益陽兩位長公主，與地處三百里以内的各國諸侯，以及官俸官職爲中二千石、二千石、令、長、相等，都來參加葬禮。由將作大匠負責掘穴下棺，覆土掩埋，修繕祠廟，與孝崇皇帝合葬於博陵。

懿獻梁皇后

桓帝懿獻梁皇后諱女瑩，順烈

桓帝的懿獻梁皇后名女瑩，是順烈皇后的妹

皇后之女弟也。帝初爲蠡吾侯，梁太后徵，欲與后爲婚，未及嘉禮，會質帝崩，因以立帝。明年，有司奏太后曰："《春秋》迎王后于紀，在塗則稱后。今大將軍冀女弟，膺紹聖善。結婚之際，有命既集，宜備禮章，時進徵幣。請下三公、太常案禮儀。"奏可。於是悉依孝惠皇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二萬斤，納采雁璧乘馬束帛，一如舊典。建和元年六月始入掖庭，八月立爲皇后。

妹。皇帝劉志起初爲蠡吾侯時，梁太后徵召他，想要讓他與梁后成婚，没有來得及舉行婚禮，適逢質帝駕崩，蠡吾侯劉志因而被立爲皇帝。第二年，有關主管上奏太后説："《春秋》記載迎王后於紀，還在路途上就稱爲皇后了。現在大將軍梁冀的妹妹，應當繼承后位。締結婚約之際，已經有太后之命允許他們結合，現在應該備齊禮章，按時納聘以成婚。請把這個意見下達三公、太常，按禮儀行事。"太后同意。於是全部依照孝惠皇帝納皇后的舊例，聘禮用黃金二萬斤，納采用雁、璧、四馬車、束帛等，如完全按照舊典規章。建和元年六月開始進入掖庭，八月立爲皇后。

時太后秉政而梁冀專朝，故后獨得寵幸，自下莫得進見。后藉姊兄蔭勢，恣極奢靡，宫幄彫麗，服御珍華，巧飾制度，兼倍前世。及皇太后崩，恩愛稍衰。后既無子，潛懷怨忌，每宫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迫畏梁冀，不敢譴怒，然見御轉稀。至延熹二年，后以憂恚崩，在位十三年，葬懿陵。其歲，誅梁冀，廢懿陵爲貴人冢焉。

當時太后秉國政而梁冀專掌朝權，所以皇后能獨自得到寵幸，自她以下都不得進見皇帝。皇后憑藉着她的姊姊兄長的蔭庇勢力，恣意過着極其奢侈浪費的生活，宫室帳幕雕琢富麗，服裝用物華麗珍貴，精巧佩飾的規格，比起前世加倍奢侈。到皇太后駕崩，皇帝對她的恩寵漸漸衰減。皇后既没有兒子，因此暗懷怨恨忌妒之心，每當有宫人孕育，很少能得保全。皇帝雖然被梁冀逼迫畏懼，不敢對她譴責發怒，然而皇后侍奉皇帝的機會轉而漸漸稀少。到延熹二年，皇后因憂愁憤恨而死去，她在位爲皇后十三年，被埋葬在懿陵。那年，誅除了梁冀，廢黜懿陵爲貴人墳冢。

孝桓鄧皇后

桓帝鄧皇后諱猛女，和熹皇后從兄子鄧香之女也。母宣，初適香，生后。改嫁梁紀，紀者，大將軍梁冀妻孫壽之舅也。后少孤，隨母爲居，因冒姓梁氏。冀妻見后貌美，永興中進入掖庭，爲采女，絶幸。明年，封兄鄧演爲南頓侯，位特進。演卒，子康嗣。及懿獻后崩，梁冀誅，立后爲皇后。帝惡梁氏，改姓爲薄，封后母宣爲長安君。四年，有司奏后本郎中鄧香之女，不宜改易它姓，於是復爲鄧氏。追封贈香車騎將軍安陽侯印綬，更封宣、康大縣，宣爲昆陽君，

桓帝的鄧皇后名猛女，是和熹皇后的堂兄之子鄧香的女兒。她的母親宣，起初嫁給鄧香爲妻，生下皇后。後又改嫁梁紀，梁紀是大將軍梁冀妻子孫壽的舅舅。皇后少時死去了父親，隨其母親居住，因而假冒姓梁。梁冀的妻子看見她容貌美麗，在永興年中舉進她入掖庭，爲采女，特别受寵愛。第二年，封她的哥哥鄧演爲南頓侯，位爲特進。鄧演死了以後，他的兒子鄧康繼承了父業。到懿獻皇后駕崩，梁冀被誅以後，她被立爲皇后。皇帝厭惡梁氏，皇后即改姓薄，封她的母親宣爲長安君。延熹四年，有關主管上奏皇后説她本是郎中鄧香的女兒，不應改易爲别的姓，於是她又恢復鄧姓。追封贈予鄧香車騎將軍安陽

康爲沘陽侯，賞賜巨萬計。宣卒，賵贈葬禮，皆依后母舊儀。以康弟統襲封昆陽侯，位侍中；統從兄會襲安陽侯，爲虎賁中郎將；又封統弟秉爲淯陽侯。宗族皆列校、郎將。

侯印綬，進一步封給宣、康大縣，宣爲昆陽君，鄧康爲沘陽侯，賞賜金錢以萬萬計。宣死去後，贈予車馬資財治辦葬禮，都依照皇后的母親的舊有禮儀。由鄧康的弟弟鄧統繼承了封爵昆陽侯，給予官位爲侍中；鄧統的堂兄鄧會承襲安陽侯，擔任虎賁中郎將；又封鄧統的弟弟鄧秉爲淯陽侯。皇后的那些宗族都任校、郎將之職。

帝多內幸，博采宮女至五六千人，及驅役從使，復兼倍於此。而后恃尊驕忌，與帝所幸郭貴人更相譖訴。八年，詔廢后，送暴室，以憂死。立七年。葬於北邙。從父河南尹萬世及會皆下獄死。統等亦繫暴室，免官爵，歸本郡，財物没入縣官。

皇帝有許多內寵，博采宮女人數達到五六千，加上供驅使做雜役的人們，人數還要加倍。而皇后仗恃自己的地位尊貴驕橫妒忌，與皇帝所寵幸的郭貴人互相誣陷誹謗。延熹八年，皇帝下詔令廢黜皇后，送入暴室，憂鬱而死。她在位七年。死後被埋葬在北邙。她的叔父河南尹鄧萬世以及她的從兄鄧會都下獄而死。侄子鄧統等人也被關入暴室，罷免他們的官爵，遣回原郡，其財物没收入官府。

桓思竇皇后

桓思竇皇后諱妙，章德皇后從祖弟之孫女也。父武。延熹八年，鄧皇后廢，后以選入掖庭爲貴人，其冬，立爲皇后，而御見甚稀，帝所寵唯采女田聖等。永康元年冬，帝寢疾，遂以聖等九女皆爲貴人。及崩，無嗣，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定策，立解犢亭侯宏，是爲靈帝。

桓思竇皇后名妙，是章德皇后從祖弟弟的孫女。她的父親是竇武。延熹八年，鄧皇后被廢黜，皇后按挑選宮女的制度被選入掖庭爲貴人，那年冬天，她被立爲皇后，但是進見皇帝的機會很少，皇帝所寵愛的人惟有采女田聖等人。永康元年冬天，皇帝患病卧床，於是封田聖等九位女子爲貴人。到皇帝去世，身後没有兒子，皇后被尊爲皇太后。太后臨朝決定國策，立解犢亭侯劉宏爲天子，這就是靈帝。

太后素忌忍，積怒田聖等，桓帝梓宮尚在前殿，遂殺田聖。又欲盡誅諸貴人，中常侍管霸、蘇康苦諫，乃止。時太后父大將軍武謀誅宦官，而中常侍曹節等矯詔殺武，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比景。

太后一向忌妒殘忍，對田聖等人早就痛恨，桓帝的靈柩還停在前殿，便殺死了田聖。又想殺盡其他貴人，中常侍管霸、蘇康苦苦勸諫，纔停止。這時太后的父親大將軍竇武謀劃誅除宦官，而中常侍曹節等人假傳詔書殺死竇武，將太后遷到南宮雲臺，家屬遷徙到比景。

竇氏雖誅，帝猶以太后有援立之功，建寧四年十月朔，率群臣朝于南宮，親饋上壽。黄門令董萌因此數爲太后訴怨，帝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於前。中常侍曹節、王甫疾萌附助太后，誣以謗訕永樂宮，萌坐下獄死。熹平元年，太后母卒於比景，太后感

竇氏雖被誅除，皇帝還是因爲太后有援立的功勞，在建寧四年十月初一，率領群臣到南宮朝拜，親自進獻祝壽。黄門令董萌因此多次爲太后向皇帝訴説怨情，皇帝采納他的建議，對太后的供養資財俸禄比以前更多了。中常侍曹節、王甫痛恨董萌依附幫助太后，就誣陷董萌誹謗靈帝之母，董萌因此獲罪下獄而死。熹平元年，太后的

疾而崩。立七年。合葬宣陵。

母親死於比景，太后染病而死。她在位七年。與桓帝合葬在宣陵。

孝仁董皇后

孝仁董皇后諱某，河閒人。爲解犢亭侯萇夫人，生靈帝。建寧元年，帝即位，追尊萇爲孝仁皇，陵曰慎陵，以后爲慎園貴人。及竇氏誅，明年，帝使中常侍迎貴人，并徵貴人兄寵到京師，上尊號曰孝仁皇后，居南宮嘉德殿，宫稱永樂。拜寵執金吾。後坐矯稱永樂后屬請，下獄死。

及竇太后崩，始與朝政，使帝賣官求貨，自納金錢，盈滿堂室。中平五年，以后兄子衛尉脩侯重爲驃騎將軍，領兵千餘人。初，后自養皇子協，數勸帝立爲太子，而何皇后恨之，議未及定而帝崩。何太后臨朝，重與太后兄大將軍進權勢相害，后每欲參干政事，太后輒相禁塞。后忿恚詈言曰："汝今輈張，怙汝兄耶？當敕驃騎斷何進頭來。"何太后聞，以告進。進與三公及弟車騎將軍苗等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永樂太僕封諝等交通州郡，辜較在所珍寶貨賂，悉入西省。蕃后故事不得留京師，輿服有章，膳羞有品。請永樂后遷宫本國。"奏可。何進遂舉兵圍驃騎府，收重，重免官自殺。后憂怖，疾病暴崩，在位二十二年。民閒歸咎何氏。喪還河閒，合葬慎陵。

孝仁董皇后名字失載，是河閒國人。爲解犢亭侯劉萇的夫人，她生下靈帝。建寧元年，靈帝即位，追尊其父劉萇爲孝仁皇，陵墓爲慎陵，以皇后爲慎園貴人。到竇氏被誅除，第二年，皇帝派中常侍迎貴人入宫，并徵召貴人的哥哥董寵到京城，董后上尊號爲孝仁皇后，居住在南宫嘉德殿，宫殿稱爲永樂宫。拜董寵爲執金吾。後來董寵因犯了假稱永樂后請托的罪，下獄而死。

到竇太后去世以後，她開始參與朝政，指使皇帝賣官求財，自己收納金錢，堆滿堂室。中平五年，皇后哥哥的兒子衛尉脩侯董重擔任驃騎將軍，領兵一千餘人。起初，皇后自己教養皇子劉協，多次勸説皇帝立劉協爲太子，但是何皇后却恨她，提議未來得及定下來皇帝就駕崩了。何太后臨朝，董重與何太后的哥哥大將軍何進權勢相衝突，董后每每要參與政事，何太后總是禁阻。董后忿恨地責駡道："你今日强横，仗恃你哥哥嗎？應當敕令驃騎將軍董重斬斷何進的頭拿來。"何太后聽到以後，把這話轉告了何進。何進與三公和他的弟弟車騎將軍何苗等人上奏皇帝説："孝仁皇后指使前中常侍夏惲、永樂太僕封諝等人交結州郡壟斷各地的珍寶財貨，全部送進永樂宫。根據過去的慣例藩王之后不得留住京城，輿車有一定的規章可循，膳食有一定的品級可依。請永樂后把宫室遷回本來的封國。"皇帝同意。何進於是發兵包圍驃騎府，收捕董重，董重被免官，自殺身亡。董后憂慮恐怖，突然發病而死，她在位二十二年。百姓中將這一切都歸罪於何氏，棺柩送回河閒，與劉萇合葬在慎陵。

孝靈宋皇后

靈帝宋皇后諱某，扶風平陵人也，肅宗宋貴人之從曾孫也。建寧三年，選入掖庭爲貴人。明年，立爲皇后。父酆，執金吾，封不其鄉侯。

后無寵而居正位，後宫幸姬，衆共譖毁。初，中常侍王甫枉誅勃海王

靈帝的宋皇后名字失載，是扶風郡平陵縣人，肅宗宋貴人的從曾孫。建寧三年，選進掖庭封爲貴人。第二年，立爲皇后。她父親宋酆，官任執金吾，封爲不其鄉侯。

皇后不受皇帝的寵愛却居皇后正位，後宫中那些受寵愛的姬妾們，大家共同來誣陷和詆毁

悝及妃宋氏，妃即后之姑也。甫恐后怨之，乃與太中大夫程阿共構言皇后挾左道祝詛，帝信之。光和元年，遂策收璽綬。后自致暴室，以憂死。在位八年。父及兄弟并被誅。諸常侍、小黄門在省闥者，皆憐宋氏無辜，共合錢物，收葬廢后及酆父子，歸宋氏舊塋皋門亭。

她。起初，中常侍王甫枉殺勃海王劉悝及其妃子宋氏，這位宋氏妃子就是皇后的姑姑。王甫恐怕皇后怨恨她，便與太中大夫程阿一起編造謊言陷害她，説皇后用巫蠱的辦法詛咒别人，皇帝便相信了。光和元年，於是下策書收回皇后璽綬。皇后自己進入暴室，因憂鬱而死。她在位八年。她的父親和兄弟都被誅除。那些在宫内供職的常侍、小黄門，都憐憫宋氏無辜受冤，一起凑錢物，收葬了廢后及宋酆父子，歸葬在宋氏舊塋地皋門亭。

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有何罪過，而聽用邪孽，使絶其命？勃海王悝既已自貶，又受誅斃。今宋氏及悝自訴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夢殊明察。帝既覺而恐，以事問於羽林左監許永曰：“此何祥？其可攘乎？”永對曰：“宋皇后親與陛下共承宗廟，母臨萬國，歷年已久，海内蒙化，過惡無聞。而虚聽讒妒之説，以致無辜之罪，身嬰極誅，禍及家族，天下臣妾，咸爲怨痛。勃海王悝，桓帝母弟也。處國奉藩，未嘗有過。陛下曾不證審，遂伏其辜。昔晋侯失刑，亦夢大厲被髮屬地。天道明察，鬼神難誣。宜并改葬，以安冤魂。反宋后之徙家，復勃海之先封，以消厥咎。”帝弗能用，尋亦崩焉。

此後，皇帝夢見桓帝憤怒地對他説：“宋皇后有什麽罪過，而你却聽信重用邪孽之徒，讓他們斷送了她的性命？勃海王劉悝既然已經自行貶降，却又受誅殺。今日宋氏和劉悝到天上自訴冤屈，上帝動怒，你罪責難逃。”夢境特别清楚明白。皇帝醒來後十分恐懼，他以此事向羽林左監許永詢問説：“此夢有什麽徵兆吉祥不吉祥？可以消除不祥嗎？”許永回答説：“宋皇后親自與陛下共同承擔宗廟大業，她以母位照臨萬國之上，已經經過了多年，海内上下都蒙受她的教化，没有聽她有過錯和惡劣的行爲。但是陛下却虚聽枉信妒忌讒言，而使她蒙受無辜的罪責，自身受到殺害，災禍殃及家族，天下爲人臣妾的，都爲她感到怨恨和痛心。勃海王劉悝，是桓帝同母弟弟。他身處藩國俯首稱臣，不曾有過失。陛下竟不審證核實，就迫使他伏罪而死。昔日晋侯錯用刑律殺死趙同、趙括，也在夢中見趙氏祖先化作厲鬼披髮及地遣怒於他。天道明察，鬼神難以欺騙。應該把他們都改葬，以安慰冤魂。讓宋后的那些受連累而遷徙的家屬都返回京城，恢復勃海王原先的封國和爵位，以此來消除那過錯。”皇帝没有采用許永的建議，不久便也駕崩了。

靈思何皇后

靈思何皇后諱某，南陽宛人。家本屠者，以選入掖庭。長七尺一寸。生皇子辯，養於史道人家，號曰史侯。拜后爲貴人，甚有寵幸。性强忌，後宫莫不震懾。

靈思何皇后名字失載，南陽郡宛縣人。其家本以屠宰爲業，根據選擇宫女的制度被選入掖庭。皇后身高七尺一寸。生下皇子劉辯，寄養在史道人的家中被稱爲史侯。拜后爲貴人，很得皇帝的寵愛。她性情倔强爲人多忌妒，後宫中没有不怕她的。

光和三年，立爲皇后。明年，追號后父真爲車騎將軍、舞陽宣德侯，因封后母興爲舞陽君。時王美人任娠，畏后，乃服藥欲除之，而胎安不動，又數夢負日而行。四年，生皇子協，后遂鴆殺美人。帝大怒，欲廢后，諸宦官固請得止。董太后自養協，號曰董侯。

光和三年，立她爲皇后。第二年，追謚皇后父親何真號爲車騎將軍、舞陽宣德侯，又封皇后的母親興爲舞陽君。當時王美人妊娠在身，畏懼皇后，便服藥想自己打掉胎兒，但是胎兒安穩不動，她又多次夢見自己背負着太陽而行走。光和四年，生下皇子劉協，皇后於是派人用毒酒殺死了王美人。皇帝大怒，想要廢黜皇后，宦官們堅决勸阻纔得罷休。皇子劉協則由董太后自己養育教導，稱爲董侯。

王美人，趙國人也。祖父苞，五官中郎將。美人豐姿色，聰敏有才明，能書會計，以良家子應法相選入掖庭。帝愍協早失母，又思美人，作《追德賦》、《令儀頌》。

王美人，是趙國人。他的祖父趙苞，擔任五官中郎將。王美人身姿豐滿容貌美麗，聰明機敏而有才智，會書寫算數，以良家子女的身份而容貌合乎標準被選入掖庭。皇帝憐憫皇子劉協年幼失去母親，又思念王美人，便作了《追德賦》、《令儀頌》。

中平六年，帝崩，皇子辯即位，尊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后兄大將軍進欲誅宦官，反爲所害；舞陽君亦爲亂兵所殺。并州牧董卓被徵，將兵入洛陽，陵虐朝庭，遂廢少帝爲弘農王而立協，是爲獻帝。扶弘農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鯁涕，群臣含悲，莫敢言。董卓又議太后蹙迫永樂宫，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乃遷於永安宫，因進鴆，弒而崩。在位十年。董卓令帝出奉常亭舉哀，公卿皆白衣會，不成喪也。合葬文昭陵。

中平六年，皇帝駕崩，皇子劉辯即位爲皇帝，尊何皇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聽政。太后的哥哥大將軍何進想要誅除宦官，反而被宦官所害；太后的母親舞陽君也被亂兵殺死。并州牧董卓被徵召，領兵馬進入洛陽，對朝廷欺凌暴虐，於是廢降少帝爲弘農王，立劉協爲天子，這就是獻帝。攙扶弘農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哽咽流淚，大臣們含悲忍痛，没有人敢説話。董卓又議何太后逼迫永樂宫董太后，致使她憂鬱而死，不符合兒媳婦侍奉婆婆之禮，於是將她遷到永安宫，趁機進給她毒酒，把她毒死。她在位十年。董卓又令皇帝出奉常亭舉哀治喪，公卿百官都着白衣來參加葬禮，不合乎爲太后治喪的禮儀。將她與靈帝合葬在文昭陵。

初，太后新立，當謁二祖廟，欲齋，輒有變故，如此者數，竟不克。時有識之士心獨怪之，後遂因何氏傾没漢祚焉。

當初，太后新立時，應當拜謁二祖神廟，正要行齋前往，則有變故，如此幾次，最終也没有成行。當時有識之士心裏對此感到奇怪，後來終於因爲何氏傾没了漢朝社稷。

明年，山東義兵大起，討董卓之亂。卓乃置弘農王於閣上，使郎中令李儒進鴆，曰："服此藥，可以辟惡。"王曰："我無疾，是欲殺我耳!"不肯飲。强飲之，不得已，乃與妻唐姬及宫人飲宴别。酒行，王悲歌曰：

第二年，山東義兵大起，討伐董卓之亂。董卓於是把弘農王囚置在閣上，指使郎中令李儒進獻鴆酒，説："服用了此藥，可以躲避邪惡。"弘農王説："我没有病，這是想害死我罷了!"不肯飲此酒。李儒强迫他飲，不得已，便與他的妻子唐姬及宫人飲酒告别。酒宴進行之際，弘農王悲

"天道易兮我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蕃。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適幽玄！"因令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頹，身爲帝兮命夭摧。死生路異兮從此乖，奈我煢獨兮心中哀！"因泣下嗚咽，坐者皆歔欷。王謂姬曰："卿王者妃，勢不復爲吏民妻。自愛，從此長辭！"遂飲藥而死。時年十八。

歌唱道："天道改變了啊我是多麽艱難！拋棄了萬乘之位啊退居爲保守一方的藩王。逆臣對我逼迫啊生命不能延長，將要離開你們啊到幽暗的地下！"於是令唐姬起舞，唐姬舉袖而唱道："皇天崩塌啊，大地傾頹，你雖身爲皇帝啊，生命却夭折。死生的道路不同啊，從此永別，奈何我孤苦煢獨啊，心中悲哀！"於是淚下嗚咽，在座的人無不歔欷不已。弘農王對唐姬說："你是藩王的妃子，看形勢不會再做吏民的妻子。你等自愛吧，從此長辭了！"於是飲藥而死。時年僅十八歲。

唐姬，潁川人也。王薨，歸鄉里。父會稽太守瑁欲嫁之，姬誓不許。及李傕破長安，遣兵鈔關東，略得姬。傕因欲妻之，固不聽，而終不自名。尚書賈詡知之，以狀白獻帝。帝聞感愴，乃下詔迎姬，置園中，使侍中持節拜爲弘農王妃。

唐姬，是潁川人。弘農王死後，歸回鄉里。她的父親會稽太守唐瑁想把她再嫁出去，她誓死不答應。到李傕引兵攻破長安，派遣軍隊抄略關東，搶得唐姬。李傕因而想娶她爲妻，她堅決不從，但是她始終没有言明自己的身份。尚書賈詡知道這種情況，上書禀告了獻帝。皇帝知道以後深感悲傷，於是便下詔令迎唐姬，安置在園中，使侍中持節拜她爲弘農王妃。

初平元年二月，葬弘農王於故中常侍趙忠成壙中，謚曰懷王。

初平元年二月，把弘農王安葬在前中常侍趙忠已經建成的冢壙中，謚號爲懷王。

帝求母王美人兄斌，斌將妻子詣長安，賜第宅田業，拜奉車都尉。

皇帝尋訪到母親王美人的哥哥王斌，王斌帶着妻子來到長安，皇帝賞賜他們第宅田産，官拜奉車都尉。

興平元年，帝加元服。有司奏立長秋宫。詔曰："朕稟受不弘，遭值禍亂，未能紹先，以光故典。皇母前薨，未卜宅兆，禮章有闕，中心如結。三歲之戚，蓋不言吉，且須其後。"於是有司乃奏追尊王美人爲靈懷皇后，改葬文昭陵，儀比敬、恭二陵，使光禄大夫持節行司空事奉璽綬，斌與河南尹駱業復土。

興平元年，皇帝舉行加冕儀式。有關主管上奏皇帝要立長秋宫確定皇后。皇帝下詔書說："我禀賦天性不够宏大，遭受亂禍，而没能繼承先業，而光大舊的典章制度。先前皇母去世，没有卜得合適的墳地，安葬的禮章也不齊全，我心中有如繫了個疙瘩。三年喪期，全不言吉事，立皇后的事姑且等以後再説。"於是有關主管上奏追尊王美人爲靈懷皇后，將她改葬在文昭陵，安葬的禮儀比照章帝敬陵、安帝恭陵兩座陵墓，派光禄大夫持節兼行司空事，奉璽綬，由王斌與河南尹駱業覆土埋葬。

斌還，遷執金吾，封都亭侯，食邑五百户。病卒，贈前將軍印綬，謁者監護喪事。長子端襲爵。

王斌回來以後，升遷執金吾，封都亭侯，食邑五百户。後來他因病而死，贈予他前將軍印綬，由謁者監護其喪事。他的長子王端承襲爵位。

獻帝伏皇后

獻帝伏皇后諱壽，琅邪東武人，大司徒湛之八世孫也。父完，沈深有大度，襲爵不其侯，尚桓帝女陽安公主，爲侍中。

獻帝的伏皇后名壽，琅邪郡東武縣人，是大司徒伏湛的第八代孫。她的父親伏完，爲人沉着穩重，豁達大度，他繼承了不其侯這個爵位，娶了漢桓帝的女兒陽安公主爲妻，官任侍中。

初平元年，從大駕西遷長安，后時入掖庭爲貴人。興平二年，立爲皇后，完遷執金吾。帝尋而東歸，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陽，帝乃潛夜度河走，六宫皆步行出營。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傍侍者，血濺后衣。既至安邑，御服穿敝，唯以棗栗爲糧。建安元年，拜完輔國將軍，儀比三司。完以政在曹操，自嫌尊戚，乃上印綬，拜中散大夫，尋遷屯騎校尉。十四年卒，子典嗣。

初平元年，她跟隨漢獻帝的車駕西遷長安，她就在這時進入掖庭成爲貴人。興平二年，被立爲皇后，伏完也升任爲執金吾。不久，皇帝又東歸洛陽，李傕、郭汜等帶兵在曹陽追上并擊敗了獻帝的護衛和隨從，獻帝就偷偷地在夜裏渡過黄河逃走，六宫嬪妃們都步行逃出營地。伏皇后手裏拿着幾匹縑帛，董承指使符節令孫徽持刀威逼搶奪，殺死了伏皇后身邊的侍者，鮮血濺到了伏皇后的衣服上。到了安邑以後，衣服已經破破爛爛了，惟有用棗子板栗當糧來充飢。建安元年，任命伏完爲輔國將軍，所受的禮儀和司徒、大司馬、司空三公相同。伏完認爲朝政都由曹操把持着，他自己迴避尊官貴戚的嫌疑，就上繳了輔國將軍的印綬，改任中散大夫，不久，調任屯騎校尉。建安十四年伏完去世，他的兒子伏典繼承爵位。

自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衛兵侍，莫非曹氏黨舊姻戚。議郎趙彦嘗爲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内外，多見誅戮。

自從獻帝遷都到了許昌，衹是空守皇位而已，皇帝的護衛和侍從，没有不是曹操的朋黨故舊姻親的。議郎趙彦曾經向獻帝陳述時事，提出對策，曹操因而憎惡并把他殺死。其他的内外官員，也多有被殺害的。

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俯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敢復朝請。

曹操後來有一次因事進入殿中見獻帝，獻帝忍不住内心的氣憤，於是説："你若能輔佐我，就好好地對待我，若不然，請你開恩把我廢了吧。"曹操聽了以後大驚失色，俯仰周旋，請求讓他出去。漢代的舊儀制規定三公佩帶兵器朝見天子時，要命令虎賁勇士持刀挾持在他的兩側。曹操出殿之後，環顧左右，嚇得汗流浹背，自此以後他再也不敢前去朝見請示獻帝了。

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而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妊，累爲請，不能得。后自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十九年，事乃露泄。操追大怒，遂逼帝廢后，假爲策曰："皇后壽，得

董承的女兒爲獻帝的貴人，曹操殺了董承，要求獻帝交出董貴人，將她殺掉。獻帝因爲董貴人懷孕，多次向曹操求情，都没有得到曹操的同意。伏皇后從此心中恐懼，於是就給父親伏完寫了封密信，講述了曹操殘酷地威逼的情況，要他密謀策劃除掉曹操。伏完不敢行動。至建安十九

由卑賤，登顯尊極，自處椒房，二紀于茲。既無任、姒徽音之美，又乏謹身養己之福，而陰懷妒害，苞藏禍心，弗可以承天命，奉祖宗。今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詔，其上皇后璽綬，退避中宮，遷于它館。嗚呼傷哉！自壽取之，未致于理，爲幸多焉。”又以尚書令華歆爲郗慮副，勒兵入宫收后。閉户藏壁中，歆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於坐。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崩。所生二皇子，皆鴆殺之。后在位二十年，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母盈等十九人徙涿郡。

年，事情纔泄露出來。曹操追究此事，非常憤怒，就逼迫獻帝廢掉伏皇后，他僞造了策書說：“皇后伏壽，出身卑賤，而登上顯貴至尊的地位，自從身處皇后之位，到如今已二十多年了。但是她既没有大任、大姒二位王母的美德，又缺乏謹身自養的福分，却暗藏妒忌，包藏禍心，不可以奉承天命，侍奉祖宗。現在派御史大夫郗慮手持符節策書，命令伏皇后繳上皇后璽綬，離開中宫，遷到别的地方。嗚呼傷哉！這些都是伏壽自取，没有把她交給法官審理，已經是幸運多了。”又讓尚書令華歆做郗慮的副手，帶兵進入宫中逮捕伏皇后。伏皇后緊閉門户，藏在夾壁裏，華歆走近把伏皇后拉了出來。當時獻帝正在外殿，把郗慮領引到座位上。伏皇后披着頭髮光着脚并且哭泣着，從獻帝身邊走過，訣别道：“不能再救我一命嗎？”獻帝說：“我也不知道我的命何時了結！”回頭對郗慮説道：“郗公，天下難道有這樣的事嗎？”於是將伏皇后送進後宫做織染的坊署裏，幽禁致死。她所生的兩個皇子也被用鴆酒毒死。伏皇后在位二十年，她的兄弟和宗族被殺的有一百餘人，母親盈等十九人被遷徙到涿郡。

獻穆曹皇后

獻穆曹皇后諱節，魏公曹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憲、節、華爲夫人，聘以束帛玄纁五萬匹，小者待年於國。十九年，并拜爲貴人。及伏皇后被弑，明年，立節爲皇后。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后在位七年。魏氏既立，以后爲山陽公夫人。自後四十一年，魏景元元年薨，合葬禪陵，車服禮儀皆依漢制。

獻穆曹皇后名節，是魏公曹操的二女兒。建安十八年，曹操將他的三個女兒曹憲、曹節和曹華送進宫裏做夫人，以束帛玄纁五萬匹爲訂婚的禮物，年幼的女兒暫且留在封國，待年齡長到可以婚配的時候再送進宫。建安十九年，她們都被拜爲貴人。到伏皇后被殺死以後，第二年，立曹節爲皇后。魏接受了漢朝的禪讓，遣使者索求璽綬，曹皇后發怒不給。如此多次來要，曹皇后纔叫使者進來，親自數落責讓他，將璽扔到闌板下，涕泣橫流地說：“天不降福保佑呀！”周圍的人們都不能抬頭看。曹皇后在位七年。魏朝已經建立，把曹皇后降爲山陽公夫人。自此以後又過了四十一年，魏景元元年，曹皇后死去，將她與獻帝合葬在禪陵，其安葬時所用的車服禮儀都依照漢朝的制度。

論曰：漢世皇后無謚，皆因帝謚

論曰：漢代的皇后没有謚號，都是以皇帝的

以爲稱。雖呂氏專政，上官臨制，亦無殊號。中興，明帝始建光烈之稱，其後并以德爲配，至於賢愚優劣，混同一貫，故馬、竇二后俱稱德焉。其餘唯帝之庶母及蕃王承統，以追尊之重，特爲其號，如恭懷、孝崇之比是也。初平中，蔡邕始追正和熹之謚，其安思、順烈以下，皆依而加焉。

謚號來尊稱她們。雖然有呂后專掌朝政，上官皇后臨朝秉權，也都没有特殊的稱號。中興以後，明帝開始建立光烈的稱號，在那以後全都根據德行來配予謚號，至於她們之間雖有賢愚優劣，却都混同一貫，所以馬皇后謚爲“明德”，竇皇后謚爲“章德”，二位皇后都稱爲“德”。其餘的人衹有皇帝生身的庶母或藩王中繼承大統的，因爲追尊而得到尊重，特别破例給予她們尊號，如和帝生母梁貴人謚爲恭懷、桓帝生母本爲蠡吾侯劉翼媵妾而謚爲孝崇之類都是如此。初平年中，蔡邕最早根據《謚法》追正和熹鄧皇后的謚號，此後安思閻皇后、順烈梁皇后以下各位皇后的謚號，都依例而加了。

贊曰：坤惟厚載，陰正乎内。《詩》美好逑，《易》稱歸妹。祁祁皇孋，言觀貞淑。媚兹良哲，承我天禄。班政蘭闈，宣禮椒屋。既云德升，亦曰幸進。身當隆極，族漸河潤。視景争暉，方山并峻。乘剛多阻，行地必順。咎集驕滿，福協貞信。慶延自己，禍成誰釁。

贊曰：坤爲地，地厚，故負載萬物，女爲陰，女子應正位於内。《詩經》贊美后妃有《關雎》之德，爲君子的好配偶，《易》有歸妹嫁女之卦。衆多的皇后，都顯示了她們的貞淑品質。愛戴這賢良聖哲的帝王，繼承我大漢福禄。她們在蘭闈内殿班布朝政，在椒屋掖庭宣明禮儀。既有像馬皇后、鄧皇后靠美德而升上皇后之位的，也有像閻皇后、何皇后靠皇帝的寵幸而進身爲后的。她們自身處在極高極尊的位置上，她們的家族也像靠近黄河一樣受到浸潤，而蒙受皇恩。身在高位，眼前景物争暉，各方之山都挺拔險峻。太后專權，壓制皇帝，如《易》卦陰爻壓在陽爻上，必多險阻，皇后能守婦道，行坤地卑順之德，必然順利。過失錯誤由於驕横自滿而造成，福禄祥瑞和貞正誠實同在。吉慶延長全在於自己，災禍造成是誰的所作所爲開啓了先兆。

皇女

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蕃王。諸王女皆封鄉、亭公主，儀服同鄉、亭侯。肅宗唯特封東平憲王蒼、琅邪孝王京女爲縣公主。其後安帝、桓帝妹亦封長公主，同之皇女。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爲列侯，皆傳國於後。鄉、亭之封，則

漢代的制度，皇帝的女兒都封爲縣公主，其禮儀服飾如同列侯一樣。其中更爲尊崇的，加稱號爲長公主，其禮儀服飾如同藩王一樣。衆位諸侯王的女兒都封爲鄉、亭公主，其禮儀服飾如同鄉、亭侯一樣。肅宗皇帝衹是特别封東平憲王劉蒼、琅邪孝王劉京的女兒爲縣公主。從那以後安帝、桓帝的妹妹也被封爲長公主，如同皇帝的女兒一樣待遇。那些被封爲公主的皇女，所生的

不傳襲。其職僚品秩，事在《百官志》。不足別載，故附于后紀末。

皇女義王，建武十五年封舞陽長公主，適陵鄉侯太僕梁松。松坐誹謗誅。

皇女中禮，十五年封涅陽公主，適顯親侯大鴻臚竇固，肅宗尊爲長公主。

皇女紅夫，十五年封館陶公主，適駙馬都尉韓光。光坐與淮陽王延謀反誅。

皇女禮劉，十七年封淯陽公主，適陽安侯長樂少府郭璜。璜坐與竇憲謀反誅。

皇女綬，二十一年封酈邑公主，適新陽侯世子陰豐。豐害主，誅死。

世祖五女。

皇女姬，永平二年封獲嘉長公主，適楊邑侯將作大匠馮柱。

皇女奴，三年封平陽公主，適大鴻臚馮順。

皇女迎，三年封隆慮公主，適牟平侯耿襲。

皇女次，三年封平氏公主。

皇女致，三年封沁水公主，適高密侯鄧乾。

皇女小姬，十二年封平皋公主，適昌安侯侍中鄧蕃。

皇女仲，十七年封浚儀公主，適軼侯黄門侍郎王度。

皇女惠，十七年封武安公主，適征羌侯世子黄門侍郎來棱，安帝尊爲長公主。

皇女臣，建初元年封魯陽公主。

皇女小迎，元年封樂平公主。

兒子承襲其母親的爵位封爲列侯，并且都可以把封國之位傳給後代。諸侯王的女兒所封的鄉、亭的封爵，則不能傳襲下去。關於她們的職官品秩，具體内容記載在《百官志》中。不值得另外記載，所以附記在皇后紀的後面。

皇女義王，建武十五年被封爲舞陽長公主，嫁給陵鄉侯太僕梁松爲妻。梁松因誹謗而獲罪被處死。

皇女中禮，建武十五年被封爲涅陽公主，嫁給顯親侯大鴻臚竇固爲妻，肅宗皇帝尊她爲長公主。

皇女紅夫，建武十五年被封爲館陶公主，她嫁給了駙馬都尉韓光爲妻。韓光因參與淮陽王劉延謀反而犯罪被誅除。

皇女禮劉，建武十七年被封爲淯陽公主，嫁給陽安侯長樂少府郭璜爲妻子。郭璜因與竇憲謀反獲罪而被處死。

皇女綬，建武二十一年被封爲酈邑公主，嫁給新陽侯世子陰豐。陰豐殺死酈邑公主，因而被誅。

世祖光武皇帝有以上五個女兒。

皇女姬，永平二年被封爲獲嘉長公主，嫁給楊邑侯將作大匠馮柱爲妻。

皇女奴，永平三年被封爲平陽公主，嫁給大鴻臚馮順。

皇女迎，永平三年被封爲隆慮公主，嫁給牟平侯耿襲爲妻。

皇女次，永平三年被封爲平氏公主。

皇女致，永平三年被封爲沁水公主，嫁給高密侯鄧乾爲妻。

皇女小姬，永平十二年被封爲平皋公主，嫁給昌安侯侍中鄧蕃爲妻。

皇女仲，永平十七年被封爲浚儀公主，嫁給了軼侯黄門侍郎王度。

皇女惠，永平十七年被封爲武安公主，嫁給征羌侯世子黄門侍郎來棱，安帝時被尊爲長公主。

皇女臣，建初元年被封爲魯陽公主。

皇女小迎，建初元年被封爲樂平公主。

皇女小民，元年封成安公主。

顯宗十一女。

皇女男，建初四年封武德長公主。

皇女王，四年封平邑公主，適黄門侍郎馮由。

皇女吉，永元五年封陰安公主。

肅宗三女。

皇女保，延平元年封脩武長公主。

皇女成，元年封共邑公主。

皇女利，元年封臨潁公主。適即墨侯侍中賈建。

皇女興，元年封聞喜公主。

和帝四女。

皇女生，永和三年封舞陽長公主。

皇女成男，三年封冠軍長公主。

皇女廣，永和六年封汝陽長公主。

順帝三女。

皇女華，延熹元年封陽安長公主，適不其侯輔國將軍伏完。

皇女堅，七年封潁陰長公主。

皇女脩，九年封陽翟長公主。

桓帝三女。

皇女某，光和三年封萬年公主。

靈帝一女。

皇女小民，建初元年被封爲成安公主。

以上是顯宗皇帝的十一位皇女。

皇女男，建初四年被封爲武德長公主。

皇女王，建初四年被封爲平邑公主，嫁給黄門侍郎馮由爲妻。

皇女吉，永元五年被封爲陰安公主。

以上是肅宗皇帝的三位皇女。

皇女保，延平元年被封爲脩武長公主。

皇女成，延平元年被封爲共邑公主。

皇女利，延平元年被封臨潁公主。嫁給即墨侯侍中賈建爲妻。

皇女興，延平元年被封爲聞喜公主。

和帝有以上四位皇女。

皇女生，永和三年被封爲舞陽長公主。

皇女成男，永和三年被封爲冠軍長公主。

皇女廣，永和六年被封爲汝陽長公主。

這是順帝的三個女兒。

皇女華，延熹元年被封爲陽安長公主，嫁給不其侯輔國將軍伏完爲妻。

皇女堅，延熹七年被封爲潁陰長公主。

皇女脩，延熹九年被封爲陽翟長公主。

以上是桓帝的三位皇女。

皇女某，光和三年被封爲萬年公主。

以上是靈帝的一個女兒。

後漢書卷十一

志第一

律曆(上)

律準　候氣

古之人論數也，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然則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則算數之事生矣。記稱大橈作甲子，隸首作數。二者既立，以比日表，以管萬事。夫一、十、百、千、萬，所同用也；律、度、量、衡、曆，其別用也。故體有長短，檢以度；物有多少，受以量；量有輕重，平以權衡；聲有清濁，協以律吕；三光運行，紀以曆數：然後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

古人討論數的起源時說：“萬物生成便有了形象，有形象就會有增長，增長而後便會用數來表示。”這樣，天地形成之初，人和萬物就出現了，算術的方法也就産生了。記載稱大橈創造了天干地支，隸首創造了數。二者既已産生，就可以考校測日影的儀器，規範曆法，以管束各類事情。一、十、百、千、萬，是共同使用的數量單位；律、度、量、衡、曆，又構成各自的度量標準。所以物體的長短，用長度去衡量；物質的多少用容量去衡量；物質的輕重以權衡去衡量；聲音的高低用律吕去衡量；日月星辰的運行用曆法去測算：於是事物幽深隱微的情狀，精細的變化，可以得到全面揭示。

漢興，北平侯張蒼首治律曆。孝武正樂，置協律之官。至元始中，博徵通知鍾律者，考其意義，羲和劉歆典領條奏，前史班固取以爲志。而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玄成、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黄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吕，而十二律畢矣。中吕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

漢朝興盛，北平侯張蒼開始考察律曆。孝武帝興正禮樂，設置了調律的官職。到元始年間，廣泛徵召通曉音律的學者，考校其義理，羲和劉歆主持領導逐條上奏，前代史書中班固將它們編入律志。元帝時，郎中京房懂得五聲的音律，掌握律數的計算。皇帝命太子太傅玄成、諫議大夫章在樂府測問京房。京房答道：“得學問於已故的小黄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的方法是：用上律生下律，都以三分之二爲比率；用下律生上律，都以三分之四爲比率；陽律下生陰律，陰律上生陽律，到中吕爲止，十二律相生完畢。中吕上生執始律，執始下生去滅律，上下相生，到南事律爲止，六十律相生完畢。從十二律變化相

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黄鍾爲宫，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吕爲羽，應鍾爲變宫，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宫，而商徵以類從焉。《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宫'，此之謂也。以六十律分期之日，黄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群音，考其高下，苟非革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黄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於歆所奏，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載。故總其本要，以續《前志》。

生到六十律，就像八卦變爲六十四卦一樣。宓羲作《易》，綜理陽氣萌動的情狀，作爲律的規範。建立冬至那一天所用的音階，以黄鐘爲宫，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吕爲羽，應鐘爲變宫，蕤賓爲變徵。這是聲氣的根本，五音的正位。所以它們可以各自統領一日。其餘日數可依次順序排列，統領該日的律各自爲宫音，商角徵羽各音依其宫音順次排列。《禮運篇》記載'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宫'，道理就在於此。以六十律對應日期，黄鐘從冬至這一天開始使用，到下一個冬至日復還，其間陰陽、冷熱、風雨的占驗就産生了。這樣，用律來規範各種音樂，考校它們的高低，如果不是皮革或木質的樂器演奏的噪音，則没有不相和的。《虞書》所説的'律和聲'，就是這個道理。"京房又説："竹管的音高不好調準，所以製作準來確定音律的數據。準的形狀像瑟，長一丈，有十三弦，有效弦長九尺，與黄鐘律九寸對應；中央一弦的下面，刻畫有分寸記號，那是六十律高低音的標識。"京房對律的討論比劉歆的奏文詳備，其相生的方法由執掌天時星曆的官員操作，負責占卜吉凶的部門使用。其文的記載多不詳盡，所以擇其要點，以補續《前志》。

律準

《律術》曰：陽以圓爲形，其性動。陰以方爲節，其性静。動者數三，静者數二。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黄鍾之濁，下生不得及黄鍾之清。皆參天兩地，圓蓋方覆，六耦承奇之道也。黄鍾，律吕之首，而生十一律者也。其相生也，皆三分而損益之。是故十二律之，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爲黄鍾之實。又以二乘而三約之，是爲下生林鍾之實。又以四乘而三約之，是爲上生太蔟之實。推此上下，以定六十律之實。以九三之，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法。於律爲寸，

《律術》記載：陽以圓形來代表，性質體現爲動。陰用方形來代表，性質體現爲静。動的數是三，静的數是二。用陽律生陰律，乘以二；以陰律生陽律，乘以四；它們都以三相除。陽律生陰律稱作下生，陰律生陽律稱作上生。上生的律不能超過低音區的黄鐘，下生的律不能越過高音區的黄鐘。這都是天爲三，地爲二，圓蓋罩方底，六偶之陰吕承順六奇之陽律的道理。黄鐘爲律吕的開端，它可以生其餘十一律。相生的辦法，都以三分損益計算。所以十二律律數總合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就以它作爲黄鐘律數。將其以二相乘，除以三，得下生律林鐘的律數。再以四相乘，除以三，就得到上生律太簇的律數。照此上下相生計算，推定六十律的律數。三的九次方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用該數與各律所得

於準爲尺。不盈者十之，所得爲分。又不盈十之，所得爲小分。以其餘正其强弱。

黄鍾，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下生林鍾。
黄鍾爲宫，太蔟商，林鍾徵。
一日。
律，九寸。
準，九尺。
色育，十七萬六千七百七十六。
下生謙待。
色育爲宫，未知商，謙待徵。
六日。
律，八寸九分小分八微强。
準，八尺九寸萬五千九百七十三。
執始，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
下生去滅。
執始爲宫，時息商，去滅徵。
六日。
律，八寸八分小分七大强。
準，八尺八寸萬五千五百一十六。
丙盛，十七萬二千四百一十。
下生安度。
丙盛爲宫，屈齊商，安度徵。
六日。
律，八寸七分小分六微弱。
準，八尺七寸萬一千六百七十九。
分動，十七萬八十九。
下生歸嘉。
分動爲宫，隨期商，歸嘉徵。
六日。
律，八寸六分小分四强。
準，八尺六寸八千一百五十二。
質末，十六萬七千八百。
下生否與。

律數相除，得數對於律來説就是寸數，對於準來説就是尺數。不滿寸的餘數以十相乘，所得爲分，又不滿分的餘數再以十相乘，所得爲小分。其後的餘數用强弱表示。

黄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下生林鐘。
黄鐘爲宫，太簇爲商，林鐘爲徵。
一日。
律，九寸。
準，九尺。
色育，十七萬六千七百七十六。
下生謙待。
色育爲宫，未知爲商，謙待爲徵。
六日。
律，八寸九分小分八微强。
準，八尺九寸一萬五千九百七十三。
執始，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
下生去滅。
執始爲宫，時息爲商，去滅爲徵。
六日。
律，八寸八分小分七大强。
準，八尺八寸一萬五千五百一十六。
丙盛，十七萬二千四百一十。
下生安度。
丙盛爲宫，屈齊爲商，安度爲徵。
六日。
律，八寸七分小分六微弱。
準，八尺七寸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九。
分動，十七萬零八十九。
下生歸嘉。
分動爲宫，隨期爲商，歸嘉爲徵。
六日。
律，八寸六分小分四强。
準，八尺六寸八千一百五十二。
質末，十六萬七千八百。
下生否與。

質末爲宫，形晋商，否與徵。
六日。
律，八寸五分小分二半强。
準，八尺五寸四千九百四十五。
大吕，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下生夷則。
大吕爲宫，夾鍾商，夷則徵。
八日。
律，八寸四分小分三弱。
準，八尺四寸五千五百八。
分否，十六萬三千六百五十四。
下生解形。
分否爲宫，開時商，解形徵。
八日。
律，八寸三分小分一强。
準，八尺三寸二千八百五十一。
凌陰，十六萬一千四百五十二。
下生去南。
凌陰爲宫，族嘉商，去南徵。
八日。
律，八寸二分小分一弱。
準，八尺二寸五百一十四。
少出，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
下生分積。
少出爲宫，争南商，分積徵。
六日。
律，八寸小分九强。
準，八尺萬八千一百六十。
太蔟，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
下生南吕。
太蔟爲宫，姑洗商，南吕徵。
一日。
律，八寸。
準，八尺。
未知，十五萬七千一百三十四。
下生白吕。
未知爲宫，南授商，白吕徵。
六日。
律，七寸九分小分八强。

質末爲宫，形晋爲商，否與爲徵。
六日。
律，八寸五分小分二半强。
準，八尺五寸四千九百四十五。
大吕，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下生夷則。
大吕爲宫，夾鐘爲商，夷則爲徵。
八日。
律，八寸四分小分三弱。
準，八尺四寸五千五百零八。
分否，十六萬三千六百五十四。
下生解形。
分否爲宫，開時爲商，解形爲徵。
八日。
律，八寸三分小分一强。
準，八尺三寸二千八百五十一。
凌陰，十六萬一千四百五十二。
下生去南。
凌陰爲宫，族嘉爲商，去南爲徵。
八日。
律，八寸二分小分一弱。
準，八尺二寸五百一十四。
少出，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
下生分積。
少出爲宫，争南爲商，分積爲徵。
六日。
律，八寸小分九强。
準，八尺一萬八千一百六十。
太蔟，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
下生南吕。
太蔟爲宫，姑洗爲商，南吕爲徵。
一日。
律，八寸。
準，八尺。
未知，十五萬七千一百三十四。
下生白吕。
未知爲宫，南授爲商，白吕爲徵。
六日。
律，七寸九分小分八强。

準，七尺九寸萬六千三百八十三。

時息，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

下生結躬。

時息爲官，變虞商，結躬徵。

六日。

律，七寸八分小分九少强。

準，七尺八寸萬八千一百六十六。

屈齊，十五萬三千二百五十三。

下生歸期。

屈齊爲官，路時商，歸期徵。

六日。

律，七寸七分小分九弱。

準，七尺七寸萬六千九百三十九。

隨期，十五萬一千一百九十。

下生未卯。

隨期爲官，形始商，未卯徵。

六日。

律，七寸六分小分八强。

準，七尺六寸萬五千九百九十二。

形晋，十四萬九千一百五十六。

下生夷汗。

形晋爲官，依行商，夷汗徵。

六日。

律，七寸五分小分八弱。

準，七尺五寸萬五千三百三十五。

夾鍾，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

下生無射。

夾鍾爲官，中吕商，無射徵。

六日。

律，七寸四分小分九强。

準，七尺四寸萬八千一十八。

開時，十四萬五千四百七十。

下生閉掩。

開時爲官，南中商，閉掩徵。

準，七尺九寸一萬六千三百八十三。

時息，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

下生結躬。

時息爲宫，變虞爲商，結躬爲徵。

六日。

律，七寸八分小分九少强。

準，七尺八寸一萬八千一百六十六。

屈齊，十五萬三千二百五十三。

下生歸期。

屈齊爲宫，路時爲商，歸期爲徵。

六日。

律，七寸七分小分九弱。

準，七尺七寸一萬六千九百三十九。

隨期，十五萬一千一百九十。

下生未卯。

隨期爲宫，形始爲商，未卯爲徵。

六日。

律，七寸六分小分八强。

準，七尺六寸一萬五千九百九十二。

形晋，十四萬九千一百五十六。

下生夷汗。

形晋爲宫，依行爲商，夷汗爲徵。

六日。

律，七寸五分小分八弱。

準，七尺五寸一萬五千三百三十五。

夾鐘，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

下生無射。

夾鐘爲宫，中吕爲商，無射爲徵。

六日。

律，七寸四分小分九强。

準，七尺四寸一萬八千零一十八。

開時，十四萬五千四百七十。

下生閉掩。

開時爲宫，南中爲商，閉掩爲徵。

八日。
律，七寸三分小分九微强。
準，七尺三寸萬七千八百四十一。
族嘉，十四萬三千五百一十三。
下生鄰齊。
族嘉爲宫，内負商，鄰齊徵。
八日。
律，七寸二分小分九微强。
準，七尺二寸萬七千九百五十四。
爭南，十四萬一千五百八十二。
下生期保。
爭南爲宫，物應商，期保徵。
八日。
律，七寸一分小分九强。
準，七尺一寸萬八千三百二十七。
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
下生應鍾。
姑洗爲宫，蕤賓商，應鍾徵。
一日。
律，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强。
準，七尺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
南授，十三萬九千六百七十四。
下生分烏。
南授爲宫，南事商，分烏徵。
六日。
律，七寸小分九大强。
準，七尺萬八千九百三十。
變虞，十三萬八千八十四。
下生遲内。
變虞爲宫，盛變商，遲内徵。
六日。
律，七寸小分一半强。
準，七尺三千三十。
路時，十三萬六千二百二十五。
下生未育。
路時爲宫，離宫商，未育徵。

八日。
律，七寸三分小分九微强。
準，七尺三寸一萬七千八百四十一。
族嘉，十四萬三千五百一十三。
下生鄰齊。
族嘉爲宫，内負爲商，鄰齊爲徵。
八日。
律，七寸二分小分九微强。
準，七尺二寸一萬七千九百五十四。
爭南，十四萬一千五百八十二。
下生期保。
爭南爲宫，物應爲商，期保爲徵。
八日。
律，七寸一分小分九强。
準，七尺一寸一萬八千三百二十七。
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
下生應鐘。
姑洗爲宫，蕤賓爲商，應鐘爲徵。
一日。
律，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强。
準，七尺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
南授，十三萬九千六百七十四。
下生分烏。
南授爲宫，南事爲商，分烏爲徵。
六日。
律，七寸小分九大强。
準，七尺一萬八千九百三十。
變虞，十三萬八千零八十四。
下生遲内。
變虞爲宫，盛變爲商，遲内爲徵。
六日。
律，七寸小分一半强。
準，七尺三千零三十。
路時，十三萬六千二百二十五。
下生未育。
路時爲宫，離宫爲商，未育爲徵。

六日。
律，六寸九分小分二微强。
準，六尺九寸四千一百二十三。
形始，十三萬四千三百九十二。
下生遲時。
形始爲官，制時商，遲時徵。
五日。
律，六寸八分小分三弱。
準，六尺八寸五千四百七十六。
依行，十三萬二千五百八十二。
上生色育。
依行爲官，謙待商，色育徵。
七日。
律，六寸七分小分三半强。
準，六尺七寸七千五十九。
中吕，十三萬一千七十二。
上生執始。
中吕爲官，去滅商，執始徵。
八日。
律，六寸六分小分六弱。
準，六尺六寸萬一千六百四十二。
南中，十二萬九千三百八。
上生丙盛。
南中爲官，安度商，丙盛徵。
七日。
律，六寸五分小分七微弱。
準，六尺五寸萬三千六百八十五。
内負，十二萬七千五百六十七。
上生分動。
内負爲官，歸嘉商，分動徵。
八日。
律，六寸四分小分八微强。
準，六尺四寸萬五千九百五十八。
物應，十二萬五千八百五十。
上生質末。
物應爲官，否與商，質末徵。

六日。
律，六寸九分小分二微强。
準，六尺九寸四千一百二十三。
形始，十三萬四千三百九十二。
下生遲時。
形始爲宮，制時爲商，遲時爲徵。
五日。
律，六寸八分小分三弱。
準，六尺八寸五千四百七十六。
依行，十三萬二千五百八十二。
上生色育。
依行爲宮，謙待爲商，色育爲徵。
七日。
律，六寸七分小分三半强。
準，六尺七寸七千零五十九。
中吕，十三萬一千零七十二。
上生執始。
中吕爲宮，去滅爲商，執始爲徵。
八日。
律，六寸六分小分六弱。
準，六尺六寸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二。
南中，十二萬九千三百零八。
上生丙盛。
南中爲宮，安度爲商，丙盛爲徵。
七日。
律，六寸五分小分七微弱。
準，六尺五寸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五。
内負，十二萬七千五百六十七。
上生分動。
内負爲宮，歸嘉爲商，分動爲徵。
八日。
律，六寸四分小分八微强。
準，六尺四寸一萬五千九百五十八。
物應，十二萬五千八百五十。
上生質末。
物應爲宮，否與爲商，質末爲徵。

七日。
律，六寸三分小分九强。
準，六尺三寸萬八千四百七十一。
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
上生大吕。
蕤賓爲宫，夷則商，大吕徵。
一日。
律，六寸三分小分二微强。
準，六尺三寸四千一百三十一。
南事，十二萬四千一百五十四。
不生。
南事窮，無商、徵，不爲宫。
七日。
律，六寸三分小分一弱。
準，六尺三寸一千五百一十一。
盛變，十二萬二千七百四十一。
上生分否。
盛變爲宫，解形商，分否徵。
七日。
律，六寸二分小分三半强。
準，六尺二寸七千六十四。
離宫，十二萬一千八十九。
上生凌陰。
離宫爲宫，去南商，凌陰徵。
七日。
律，六寸一分小分五微强。
準，六尺一寸萬二百二十七。
制時，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
上生少出。
制時爲宫，分積商，少出徵。
八日。
律，六寸小分七弱。
準，六尺萬三千六百二十。
林鍾，十一萬八千九十八。
上生太蔟。
林鍾爲宫，南吕商，太蔟徵。
一日。
律，六寸。

七日。
律，六寸三分小分九强。
準，六尺三寸一萬八千四百七十一。
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
上生大吕。
蕤賓爲宫，夷則爲商，大吕爲徵。
一日。
律，六寸三分小分二微强。
準，六尺三寸四千一百三十一。
南事，十二萬四千一百五十四。
不生。
南事爲終止律，没有商、徵，不宜爲宫。
七日。
律，六寸三分小分一弱。
準，六尺三寸一千五百一十一。
盛變，十二萬二千七百四十一。
上生分否。
盛變爲宫，解形爲商，分否爲徵。
七日。
律，六寸二分小分三半强。
準，六尺二寸七千零六十四。
離宫，十二萬一千零八十九。
上生凌陰。
離宫爲宫，去南爲商，凌陰爲徵。
七日。
律，六寸一分小分五微强。
準，六尺一寸一萬零二百二十七。
制時，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
上生少出。
制時爲宫，分積爲商，少出爲徵。
八日。
律，六寸小分七弱。
準，六尺一萬三千六百二十。
林鐘，十一萬八千零九十八。
上生太蔟。
林鐘爲宫，南吕爲商，太蔟爲徵。
一日。
律，六寸。

準，六尺。
謙待，十一萬七千八百五十一。
上生未知。
謙待爲官，白吕商，未知徵。
五日。
律，五寸九分小分九弱。
準，五尺九寸萬七千二百一十三。
去滅，十一萬六千五百八。
上生時息。
去滅爲官，結躬商，時息徵。
七日。
律，五寸九分小分二弱。
準，五尺九寸三千七百八十三。
安度，十一萬四千九百四十。
上生屈齊。
安度爲官，歸期商，屈齊徵。
六日。
律，五寸八分小分四微弱。
準，五尺八寸七千七百八十六。
歸嘉，十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三。
上生隨期。
歸嘉爲官，未卯商，隨期徵。
六日。
律，五寸七分小分六微强。
準，五尺七寸萬一千九百九十九。
否與，十一萬一千八百六十七。
上生形晋。
否與爲官，夷汗商，形晋徵。
五日。
律，五寸六分小分八强。
準，五尺六寸萬六千四百二十二。
夷則，十一萬五百九十二。
上生夾鍾。
夷則爲官，無射商，夾鍾徵。
八日。
律，五寸六分小分二弱。

準，六尺。
謙待，十一萬七千八百五十一。
上生未知。
謙待爲官，白吕爲商，未知爲徵。
五日。
律，五寸九分小分九弱。
準，五尺九寸一萬七千二百一十三。
去滅，十一萬六千五百零八。
上生時息。
去滅爲官，結躬爲商，時息爲徵。
七日。
律，五寸九分小分二弱。
準，五尺九寸三千七百八十三。
安度，十一萬四千九百四十。
上生屈齊。
安度爲官，歸期爲商，屈齊爲徵。
六日。
律，五寸八分小分四微弱。
準，五尺八寸七千七百八十六。
歸嘉，十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三。
上生隨期。
歸嘉爲官，未卯爲商，隨期爲徵。
六日。
律，五寸七分小分六微强。
準，五尺七寸一萬一千九百九十九。
否與，十一萬一千八百六十七。
上生形晋。
否與爲官，夷汗爲商，形晋爲徵。
五日。
律，五寸六分小分八强。
準，五尺六寸一萬六千四百二十二。
夷則，十一萬零五百九十二。
上生夾鐘。
夷則爲官，無射爲商，夾鐘爲徵。
八日。
律，五寸六分小分二弱。

準，五尺六寸三千六百七十二。
解形，十萬九千一百三。
上生開時。
解形爲官，閉掩商，開時徵。
八日。
律，五寸五分小分四强。
準，五尺五寸八千四百六十五。
去南，十萬七千六百三十五。
上生族嘉。
去南爲官，鄰齊商，族嘉徵。
八日。
律，五寸四分小分六大强。
準，五尺四寸萬三千四百六十八。
分積，十萬六千一百八十七。
上生争南。
分積爲官，期保商，争南徵。
七日。
律，五寸三分小分九半强。
準，五尺三寸萬八千六百七十一。
南吕，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
上生姑洗。
南吕爲官，應鍾商，姑洗徵。
一日。
律，五寸三分小分三强。
準，五尺三寸六千五百六十一。
白吕，十萬四千七百五十六。
上生南授。
白吕爲官，分烏商，南授徵。
五日。
律，五寸三分小分二强。
準，五尺三寸四千三百六十一。
結躬，十萬三千五百六十三。
上生變虞。
結躬爲官，遲内商，變虞徵。
六日。
律，五寸二分小分六强。
準，五尺二寸萬二千一百一十

準，五尺六寸三千六百七十二。
解形，十萬九千一百零三。
上生開時。
解形爲宫，閉掩爲商，開時爲徵。
八日。
律，五寸五分小分四强。
準，五尺五寸八千四百六十五。
去南，十萬七千六百三十五。
上生族嘉。
去南爲宫，鄰齊爲商，族嘉爲徵。
八日。
律，五寸四分小分六大强。
準，五尺四寸一萬三千四百六十八。
分積，十萬六千一百八十七。
上生争南。
分積爲宫，期保爲商，争南爲徵。
七日。
律，五寸三分小分九半强。
準，五尺三寸一萬八千六百七十一。
南吕，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
上生姑洗。
南吕爲宫，應鐘爲商，姑洗爲徵。
一日。
律，五寸三分小分三强。
準，五尺三寸六千五百六十一。
白吕，十萬四千七百五十六。
上生南授。
白吕爲宫，分烏爲商，南授爲徵。
五日。
律，五寸三分小分二强。
準，五尺三寸四千三百六十一。
結躬，十萬三千五百六十三。
上生變虞。
結躬爲宫，遲内爲商，變虞爲徵。
六日。
律，五寸二分小分六强。
準，五尺二寸一萬二千一百一十四。

四。

歸期，十萬二千一百六十九。

上生路時。

歸期爲宫，未育商，路時徵。

六日。

律，五寸一分小分九微强。

準，五尺一寸萬七千八百五十七。

未卯，十萬七百九十四。

上生形始。

未卯爲宫，遲時商，形始徵。

六日。

律，五寸一分小分二微强。

準，五尺一寸四千一百七。

夷汗，九萬九千四百三十七。

上生依行。

夷汗爲宫，色育商，依行徵。

七日。

律，五寸小分五强。

準，五尺萬二百二十。

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四。

上生中吕。

無射爲宫，執始商，中吕徵。

八日。

律，四寸九分小分九强。

準，四尺九寸萬八千五百七十三。

閉掩，九萬六千九百八十。

上生南中。

閉掩爲宫，丙盛商，南中徵。

八日。

律，四寸九分小分三弱。

準，四尺九寸五千三百三十三。

鄰齊，九萬五千六百七十五。

上生内負。

鄰齊爲宫，分動商，内負徵。

七日。

律，四寸八分小分六微强。

準，四尺八寸萬一千九百六十

歸期，十萬二千一百六十九。

上生路時。

歸期爲宫，未育爲商，路時爲徵。

六日。

律，五寸一分小分九微强。

準，五尺一寸一萬七千八百五十七。

未卯，十萬零七百九十四。

上生形始。

未卯爲宫，遲時爲商，形始爲徵。

六日。

律，五寸一分小分二微强。

準，五尺一寸四千一百零七。

夷汗，九萬九千四百三十七。

上生依行。

夷汗爲宫，色育爲商，依行爲徵。

七日。

律，五寸小分五强。

準，五尺一萬零二百二十。

無射，九萬八千三百零四。

上生中吕。

無射爲宫，執始爲商，中吕爲徵。

八日。

律，四寸九分小分九强。

準，四尺九寸一萬八千五百七十三。

閉掩，九萬六千九百八十。

上生南中。

閉掩爲宫，丙盛爲商，南中爲徵。

八日。

律，四寸九分小分三弱。

準，四尺九寸五千三百三十三。

鄰齊，九萬五千六百七十五。

上生内負。

鄰齊爲宫，分動爲商，内負爲徵。

七日。

律，四寸八分小分六微强。

準，四尺八寸一萬一千九百六十六。

六。

期保，九萬四千三百八十八。

上生物應。

期保爲宫，質末商，物應徵。

八日。

律，四寸七分小分九半强。

準，四尺七寸萬八千七百七十九。

應鍾，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上生蕤賓。

應鍾爲宫，大吕商，蕤賓徵。

一日。

律，四寸七分小分四微强。

準，四尺七寸八千十九。

分烏，九萬三千一百一十六。

上生南事。

分烏窮次，無徵，不爲宫。

七日。

律，四寸七分小分三微强。

準，四尺七寸六千五十九。

遲内，九萬二千五十六。

上生盛變。

遲内爲宫，分否商，盛變徵。

八日。

律，四寸六分小分八弱。

準，四尺六寸萬五千一百四十二。

未育，九萬八百一十七。

上生離宫。

未育爲宫，凌陰商，離宫徵。

八日。

律，四寸六分小分一少强。

準，四尺六寸二千七百五十二。

遲時，八萬九千五百九十五。

上生制時。

遲時爲宫，少出商，制時徵。

六日。

律，四寸五分小分五强。

期保，九萬四千三百八十八。

上生物應。

期保爲宫，質末爲商，物應爲徵。

八日。

律，四寸七分小分九半强。

準，四尺七寸一萬八千七百七十九。

應鐘，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上生蕤賓。

應鐘爲宫，大吕爲商，蕤賓爲徵。

一日。

律，四寸七分小分四微强。

準，四尺七寸八千零一十九。

分烏，九萬三千一百一十六。

上生南事。

分烏是生律次序的倒數第二律，没有徵音，不爲宫。

七日。

律，四寸七分小分三微强。

準，四尺七寸六千零五十九。

遲内，九萬二千零五十六。

上生盛變。

遲内爲宫，分否爲商，盛變爲徵。

八日。

律，四寸六分小分八弱。

準，四尺六寸一萬五千一百四十二。

未育，九萬零八百一十七。

上生離宫。

未育爲宫，凌陰爲商，離宫爲徵。

八日。

律，四寸六分小分一少强。

準，四尺六寸二千七百五十二。

遲時，八萬九千五百九十五。

上生制時。

遲時爲宫，少出爲商，制時爲徵。

六日。

律，四寸五分小分五强。

準，四尺五寸萬二百一十五。

截管爲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氣，道之本也。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明暢易達，分寸又粗。然弦以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均其中弦，令與黄鍾相得，案畫以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

準，四尺五寸一萬零二百一十五。

截取竹管做成律，吹律來考校音高，將律管排列起來與節氣相應，這些是道的根本。擅長天文律曆的學者因律管聲音微弱而形體長短不易掌握，分數不明確，所以做了準器來代替律管。準的聲音明暢，容易通曉，分寸標記更易分辨。然而由於弦的鬆緊張力而造成的音高偏差，不以律管來校定又難以標準。所以，調定其中間一弦，讓它與黄鐘律同高，然後按刻畫來求得其他諸律，則没有不如數而應的。

音聲精微，綜之者解。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子男宣，宣通習。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詔曰："崇子學審曉律，别其族，協其聲者，審試。不得依托父學，以聾爲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莫曉。以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方爲能傳崇學耳。"太史丞弘試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準施弦，候部莫知復見。熹平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閲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弦緩急，音不可書以曉人，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絶。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榷常數及候氣而已。

音律理論微妙精深，具有綜合能力的人纔能把握。元和元年，待詔候鐘律殷彤上奏説："朝中已没有人能懂得用準器來調定六十律的方法。故待詔嚴崇曾將用準器調律的方法教給了他的兒子嚴宣，嚴宣全部學完。希望徵召嚴宣補爲學官，負責調校樂器。"皇帝的詔書説："嚴崇的兒子如確實知曉音律，分辨它們的類别，協調它們的音高，應予測試。不能依托父親的學問，以聾爲聰。音律微妙，個别人説他行或不行都靠不住。將十二律序列錯開吹奏，能將各律準確判斷，不錯一律的人，纔可以繼承嚴崇的學説。"太史丞弘測試嚴宣十二律，其中二律答對，四律答錯，有六律竟不能判别爲什麽律，嚴宣於是不能補爲學官。從此以後律學家都不能爲準器調弦，主管部門也不知如何使其再現。熹平六年，皇帝在東觀召見主管音律的太子舍人張光等詢問準器的道理。張光等均不知其意，回去查看所藏，纔找到了它，其形制就像京房所説的那樣，但仍不能確定弦的音高。於是，音律問題不能够總結出來讓人瞭解，懂一些音律道理的人想着教授没有根據，心裏明白的人能够體察它却没有老師指點，所以史官中能够辨别音律高低的人已經没有了。可以相傳的内容，衹剩下大略的規定數字和候氣的方法了。

候氣

夫五音生於陰陽，分爲十二律，轉生六十，皆所以紀斗氣，效物類也。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即律也。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

五音産生於陰陽之氣，分别歸屬於十二律，輾轉相生可以有六十律，這都是爲了記載以星宿變化爲依托的曆法，以及物類的感應。天的感應表現爲日影，地的感應表現爲聲響，那就是律。

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炭，效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黄鍾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封上。效則和，否則占。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户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内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案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動。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曆。

陰陽平和晷影就準確，律管所候之氣應驗，管内葭灰就飛除。所以天子常在冬至、夏至那一天臨幸前殿，召集能調合陰陽律曆的人，擺開各種樂器，審聽律調，審度晷影，候測鐘律，權衡土炭，以測陰陽之氣。冬至那天陽氣應律，則樂音高，晷影長，黄鐘律管通透，土炭輕而衡器仰起。夏至那天陰氣應律，則樂音低，晷影短，蕤賓律管通透，土炭重而衡器低下。這些明顯的消長變化發生在先後五日内。調合陰陽律曆的學者們各以見到的徵兆奏聞皇上，太史令將結果封畢。應驗就意味着祥和，不應驗則需要預測吉凶。候氣的方法是，造三重密室，緊閉門户，并用血塗四壁，挂橘紅色的簾幕。屋内爲每一律位做一木案，裏面低外面高，按照方位，將律管放在案上，將葭莩灰放入管内，按照曆法而等候氣至。氣到了葭灰會動。如果爲氣所動，葭灰飛散，如果是被風或人所動，葭灰就會聚集。宫内候氣，用十二支玉質律管。惟有冬、夏二至纔在靈臺候氣，用竹質律管六十支。候氣的日子與曆法所記相同。

後漢書卷十二

志　第　二

律曆(中)

賈逵論曆　永元論曆　延光論曆　漢安論曆　熹平論曆　論月食

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曆稍後天，朔先於曆，朔或在晦，月或朔見。考其行，日有退無進，月有進無退。建武八年中，太僕朱浮、太中大夫許淑等數上書，言曆朔不正，宜當改更。時分度覺差尚微，上以天下初定，未遑考正。至永平五年，官曆署七月十六日月食。待詔楊岑見時月食多先曆，即縮用筭上爲日，因上言“月當十五日食，官曆不中”。詔書令岑普候，與官曆課。起七月，盡十一月，弦望凡五，官曆皆失，岑皆中。庚寅，詔書令岑署弦望月食官，復令待詔張盛、景防、鮑鄴等以《四分法》與岑課。歲餘，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十二年十一月丙子，詔書令盛、防代岑署弦望月食加時。《四分》之術，始頗施行。是時盛、防等未能分明曆元，綜校分度，故但用其弦望而已。

自從太初元年開始頒行《三統曆》以來，已經施行了一百多年，根據曆法預先推算的天象稍稍落後於實際發生的天象，實際發生的合朔時刻往往早於曆法推定的朔，實朔有時落在了曆譜中的晦日，有時在曆譜中的朔日也能見到月亮。考驗日月的行度，發現太陽的行度有退無進，月亮的行度却有進無退。建武八年，太僕朱浮、太中大夫許淑等人數次向皇帝進言，説曆法的朔日定得不正確，應當有所改進。當時發覺日月行度的誤差還比較小，皇帝認爲天下剛剛安定，來不及考慮修正曆法中的錯誤。到了永平五年，官曆署明七月十六日月食。待詔楊岑注意到當時月食發生的時刻多早於曆法所預先推算的時刻，就在推算中用“算上”之法縮減了一日來確定月食發生的日期，并且上書説“月食應該發生在十五日，官曆所推定的不準確”。皇帝命令楊岑進行更多的推算和實測檢驗，與官曆互相比較得失。從七月起，到十一月末，弦望共有五次，官曆的預推都不對，而楊岑的推算都準確。庚寅日，皇帝任命楊岑爲專門給日曆注弦望月食的官員，又命令張盛、景防、鮑鄴等用《四分法》推算弦望月食的時刻，與楊岑的推算結果進行比較。經過一年多，張盛等的推算中有六項比楊岑的推算更爲準確。永平十二年十一月丙子日，皇帝任命張盛、景防代替楊岑爲專門給日曆注弦望月食的官員。《四分術》的方法，開始在曆法推算中得到運用。

因爲當時張盛、景防等還没有確立《四分術》的上元，未能將《四分術》的周天度分等綜合成系統的理論，所以他們衹是采用了《四分術》中推算弦望時刻的方法而已。

先是，九年，太史待詔董萌上言曆不正，事下三公、太常知曆者雜議，訖十年四月，無能分明據者。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日、月宿度相覺浸多，而候者皆知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未至牽牛五度，而以爲牽牛中星，後天四分日之三，晦朔弦望差天一日，宿差五度。章帝知其謬錯，以問史官，雖知不合，而不能易，故召治曆編訢、李梵等綜校其狀。二月甲寅，遂下詔曰："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河圖》曰：'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又曰：'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朕以不德，奉承大業，夙夜祗畏，不敢荒寧。予末小子，托在於數終，曷以續興，崇弘祖宗，拯濟元元？《尚書琁璣鈐》曰：'述堯世，放唐文。'《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况乎頑陋，無以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恧焉。閒者以來，政治不得，陰陽不和，災異不息，癘疫之氣，流傷於牛，農本不播。夫庶徵休咎，五事之應，咸在朕躬，信有闕矣，將何以補之？《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歲二月，東巡狩，至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祖堯岱宗，同律度量，考在璣衡，以正曆象，庶乎有益。《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斗曆改憲。'史官用太初鄧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謬錯。琁璣不正，文象不稽。冬至

在這之前的永平九年，太史待詔董萌上書稱曆法不正確，此事被交付三公和太常及其屬下懂曆法的官員展開討論，直到永平十年四月，没有人能提出明確的説法來。到元和二年，《太初曆》所推天象與實際天象相去越來越遠，可以發覺曆法預推的日月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與實測結果的誤差更大了，而觀測天象的人都知道當時冬至日太陽位置在斗宿二十一度，不到牛宿五度，而曆法將牛宿的中央星作爲冬至日太陽所在，這樣曆法的冬至時刻晚於實際的冬至時刻四分之三日，曆法推定的晦朔弦望，在時間上就會比實際發生的晦朔弦望落後一天，在位置上相差五度。漢章帝知道這些是曆法的錯誤，就此事向史官們詢問，史官們雖然也知道曆法與實際天象不符合，但是没有能力去改正，因此皇帝召集了治曆官員編訢、李梵等人，來系統地改正《太初曆》與天象不符的種種情狀。到了二月甲寅日，皇帝頒下詔書説："我聽説古代的聖賢帝王，預測天命而天如其願，天命已至則奉行天時。《河圖》説：'赤帝子高祖的九世孫將會昌盛起來，其十世將光大前業，其十一世會更加興旺。'又説：'其九世之帝，奉行德政，行封禪大禮，刻石向上天報告政績。'我的德行不足，而繼承了帝王大業，從早到晚懷着敬畏的心情，不敢荒廢事務，貪圖安寧。我作爲皇室後輩，正遇上曆數將盡，憑什麽來繼續中興，弘揚祖宗基業，拯救萬民？《尚書琁璣鈐》説：'遵循帝堯之世的規範法則，仿效陶唐時期的禮樂制度。'《帝命驗》説：'順從帝堯的做法，考究他的德行，確定曆法的各種周期，設立觀測天象的標準。'朕想要追隨三皇和五帝，但他們治理天下的手段各擅其長，互不相同，何况如我這般愚頑孤陋，實在難以擔此重任，即使想擇善而從之，也不知道如何去做。每當見到圖書中所載的古代帝王聖業，心中慚愧不已。最近一段時期以來，治理國家的措施不當，

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而曆以爲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日也。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迕；用望平和隨時之義，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冀百君子越有民，同心敬授，儻獲咸熙，以明予祖之遺功。”於是《四分》施行。而訢、梵猶以爲元首十一月當先大，欲以合耦弦望，命有常日，而十九歲不得七閏，晦朔失實。行之未期，章帝復發聖思，考之經讖，使左中郎將賈逵問治曆者衛承、李崇、太尉屬梁鮪、司徒掾嚴勗、太子舍人徐震、鉅鹿公乘蘇統及訢、梵等十人。以爲月當先小，據《春秋經》書朔不書晦者，朔不必有明晦，朔不必在其月也。即先大，則一月再朔，後月無朔，是明不可必。梵等以爲當先大，無文正驗，取欲諧耦十六日望，月朓昏，晦當滅而已。又晦與合同時，不得異日。又上知訢、梵穴見，敕毋拘曆已班，天元始起之月當小。定，後年曆數遂正。永元中，復令史官以《九道法》候弦望，驗無有差跌。逵論集狀，後之議者，用得折衷，故詳録焉。

陰陽不能調和，災禍和怪異之事接連不斷，瘟疫流行，傷害耕牛，農田不能及時播種。但凡各種徵兆吉凶，都該應驗在我本人身上，確實還有做得不足的地方，該如何去補救呢?《書經》上說：‘祇有首先依靠帝王改正他的錯事。’又說：‘一年中的二月，向東方巡查，到達泰山，燒柴祭祀上天，又各按等級祭祀東境山川。然後接見東境各國諸侯，協調四季和月份，統一日序。’效法帝堯東封泰山，統一樂律和度量，用璣衡等測天儀器，改正曆法，這種種做法，應該有所益處。《春秋保乾圖》說：‘每三百年曆法將有一次改變。’如今太史官用太初元年鄧平制定的曆法，有小餘一分，在三百年之内，日月行度的誤差逐漸積累，已經非常明顯。璇璣等測天儀器不完善，天象的準確與否也無從考驗。冬至之日太陽實際應在斗宿二十一度，而《太初曆》以爲在牛宿中央星。現行曆法所推立春日的前一日，則是《四分術》推定的立春日。在這一天判決刑案，處决死囚，已經違背了在該節氣宜生長而不宜殺伐的法則；更加遠離了爲政要做到平和隨時的大義。如今改行《四分曆》，來遵循帝堯治世的法則，順從孔子奉行天時的遺訓。希望從百官到庶民，統一認識，認真學習傳授新曆，倘若因此而百業興旺，也就向天下昭示了我祖上的功德。”於是《四分曆》開始頒行。然而編訢、李梵進一步認爲曆元所在的十一月應當是大月，想以此來調節弦望，使其出現在固定的日期裏，但是這樣做使得十九年裏得不到七個閏月，所推晦和朔的時刻也與實測不符。《四分曆》行用不到一年，章帝對曆法一事作了進一步思索，考察了經書和讖緯中的有關記載，命令左中郎將賈逵詢問了治曆官衛承、李崇、太尉屬梁鮪、司徒掾嚴勗、太子舍人徐震、鉅鹿公乘蘇統以及編訢、李梵等十人。最後認定月應當先小，根據《春秋》記朔不記晦的規則，朔日必伴隨着晦日，朔日不必在該月。既然月已經先從大月排起，那麽一月中會有兩次朔，而下一個月會没有朔日，這朔日是不能够肯定下來的。李梵等認爲月應當先大，没有文獻記載的支持，衹是想把月相調節到望常在十

六日，晦日總不見月而已。又要求晦與朔同時發生，不得在不同的日子裏。皇帝又知道編訢、李梵在曆法方面也不過一孔之見，下詔命令大家不必拘泥於已經頒布的曆法，曆元開始的那一個月應改爲小月。事情這樣定下來之後，第二年開始曆數終於走上了正軌。永元年間，皇帝又命令天文官員用《九道法》推算弦望時刻，與實測比較沒有什麽差錯。賈逵將此次曆法討論的内容集中了起來，以後議論曆法的學者，可以據此折中，因此儘量詳備地抄録如下。

賈逵論曆

逵論曰：

《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黄帝、夏、殷、周、魯冬至日在建星，建星即今斗星也。《太初曆》斗二十六度三百八十五分，牽牛八度。案行事史官注，冬、夏至日常不及《太初曆》五度，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石氏《星經》曰："黄道規牽牛初直斗二十度，去極二十五度。"於赤道，斗二十一度也。《四分法》與行事候注天度相應。《尚書考靈曜》"斗二十二度，無餘分，冬至在牽牛所起"。又編訢等據今日所在未至牽牛中星五度，於斗二十一度四分一，與《考靈曜》相近，即以明事。元和二年八月，詔書曰"石不可離"，令兩候，上得算多者。太史令玄等候元和二年至永元元年，五歲中課日行及冬至斗二十一度四分一，合古曆建星《考靈曜》日所起，其星間距度皆如石氏故事。他術以爲冬至日在牽牛初者，自此遂黜也。

賈逵論述道：

《太初曆》確定冬至這天太陽在牛宿初度，就是在牛宿中央星。古代的《黄帝曆》、《夏曆》、《殷曆》、《周曆》、《魯曆》將冬至點定在建星，建星就是現今的斗星。《太初曆》斗宿距度二十六度三百八十五分，牛宿距度爲八度。核對史官的日常記録，冬至、夏至這兩天太陽的位置離《太初曆》推定的位置不到五度，冬至日太陽在斗宿二十一又四分之一度。石氏《星經》上説："在黄道上牛宿的開始點相當於斗宿的二十度，距離北天極二十五度。"在赤道上就是斗二十一度。《四分法》的冬至點與史官的實測記録相符。《尚書考靈曜》載"斗宿二十二度，没有餘分，冬至點在牛宿初度"。另外編訢等人根據當今冬至日太陽所在位置離牛宿中央星不到五度，在斗宿二十一又四分之一度，與《考靈曜》的説法相近，所以就將此事向上奏明了。元和二年八月，詔書説"不可背離了石氏《星經》"，命令將冬至點所在的兩種説法與實測進行比較，把符合得好的那種向上奏報。太史令玄等人從元和二年開始觀測，直到永元元年，五年中測定了太陽的運動，冬至這天太陽都在斗宿二十一又四分之一度，和古曆冬至在建星、《考靈曜》在二十二度的説法都相符合。同時測得各宿距度也都與石氏《星經》的記載符合。將冬至點定在牛宿初度的其他曆術，從此就廢黜

逵論曰：

以《太初曆》考漢元盡太初元年日食二十三事，其十七得朔，四得晦，二得二日；新曆七得朔，十四得晦，二得二日。以《太初曆》考太初元年盡更始二年二十四事，十得晦；以新曆十六得朔，七得二日，一得晦。以《太初曆》考建武元年盡永元元年二十三事，五得朔，十八得晦；以新曆十七得朔，三得晦，三得二日。又以新曆上考《春秋》中有日朔者二十四事，失不中者二十三事。天道參差不齊，必有餘，餘又有長短，不可以等齊。治曆者方以七十六歲斷之，則餘分消長，稍得一日。故《易》金火相革之卦《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又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言聖人必曆象日月星辰，明數不可貫數千萬歲，其閒必改更，先距求度數，取合日月星辰所在而已。故求度數，取合日月星辰，有異世之術。《太初曆》不能下通於今，新曆不能上得漢元。一家曆法必在三百年之閒。故讖文曰"三百年斗曆改憲"。漢興，當用《太初》而不改，下至太初元年百二歲乃改。故其前有先晦一日合朔，下至成、哀，以二日爲朔，故合朔多在晦，此其明效也。

不用了。

賈逵論述道：

用《太初曆》驗算從漢高祖元年到太初元年間發生的二十三次日食，有十七次在朔日，四次在晦日，二次在初二；用新曆驗算，則有七次在朔日，十四次在晦日，二次在初二。用《太初曆》驗算從太初元年到更始二年發生的二十四次日食，有十次在晦日；用新曆驗算，則有十六次在朔日，七次在初二，一次在晦日。用《太初曆》驗算從建武元年到永元元年間發生的二十三次日食，有五次在朔日，十八次在晦日；用新曆驗算，則有十七次在朔日，三次在晦日，三次在初二。又用新曆往前驗算《春秋》中所記載的二十四次朔日，有二十三次不符合。日月在天上運行的周期即年和月的長度大小不等，它們除整的天數外還必有餘數，這餘數也大小不一，在年和月之間無法找到整倍數關係。曆法工作者纔用七十六年這個大周期來協調年長和月長的關係，使得它們的餘數此消彼長之後，一起積滿一日。所以《易經》中金火相革之卦的《象》辭中說："君子通過整治曆法來辨明四時。"又說："湯、武革命，上順天意，下應民心。"說明聖人必定觀測和推算日月星辰的運動，知道曆數不可能幾千幾萬年裏一成不變，中間必定會有所改正，做法便是先求出距離距星的度數，確定日月星辰的位置罷了。所以求度數，確定日月星辰的位置，各代各有不同的算法。《太初曆》的算法不能適用於當今，新曆也不能適用於漢初。一種曆法的適用範圍必定在三百年之間。所以有關讖緯的書中說"每三百年中曆法要有所改變"。漢朝興起，應當用《太初曆》却没有改曆，直到一百零二年後的太初元年纔改曆。所以西漢初期有在晦前一日合朔的情況，往後到漢成帝、漢哀帝的時代，合朔發生在初二，大部分的合朔發生在晦日，這是改曆改晚了的明證。

逵論曰：

臣前上傅安等用黄道度日月弦望多近。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與日月同，於今曆弦望至差一日以上，輒奏以爲變，至以爲日却縮退行。於黄道，自得行度，不爲變。願請太史官日月宿簿及星度課，與待詔星象考校。奏可。臣謹案：前對言冬至日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夏至日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日去極九十一度。《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夏”。《五紀論》“日月循黄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也。今史官一以赤道爲度，不與日月行同，其斗、牽牛、東井、輿鬼，赤道得十五，而黄道得十三度半；行東壁、奎、婁、軫、角、亢，赤道七度，黄道八度；或月行多而日月相去反少，謂之日却。案黄道值牽牛，出赤道南二十五度，其直東井、輿鬼，出赤道北二十五度。赤道者爲中天，去極俱九十一度，非日月道，而以遥準度日月，失其實行故也。以今太史官候注考元和二年九月已來月行牽牛、東井四十九事，無行十一度者；行婁、角三十七事，無行十五六度者，如安言。問典星待詔姚崇、井畢等十二人，皆曰“星圖有規法，日月實從黄道，官無其器，不知施行”。案甘露二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以圖儀度日月行，考驗天運狀，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一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赤道使然，此前世所共知也。如言黄道

賈逵論述道：

臣以前曾奏上傅安等用黄道度數來度量日月弦望的位置與實際情况大多符合。史官一律按赤道度量，與日月運動的實際情况不相符合，到如今曆法所推定的弦望時刻與實際發生的時刻相差一日以上，史官就上奏説有天變，甚至説太陽運動變慢了。但是用黄道來度量日月的運動，它們的行度與實際情况相符，并不是發生了天變。請求將有關太史官日月恒星宿度的觀測資料，交付待詔星象進行實測比較。皇上准奏。臣謹案：上次回答皇上提問時説道冬至日太陽距離北天極一百一十五度，夏至日太陽距離北天極六十七度，春分、秋分日太陽距離北天極九十一度。《洪範》篇稱“日月的運動，有冬天和夏天的區别”。《五紀論》也説“日月循着黄道運動，最南端到牛宿，最北端到井宿，平均而言，太陽每日行走一度，月亮每日行走十三度十九分之七度”。現在史官一律用赤道來度量，與日月的實際運動不符合，日月運行在斗、牛、井、鬼各宿時，赤道上行走了十五度，而在黄道上衹是十三度半；日月運行在東壁、奎、婁、軫、角、亢等宿時，在赤道上行走了七度，在黄道上却有八度；有時月亮運行的距離多，但是日月相距反而近，就説太陽運行得慢了。案黄道在牛宿處，在赤道之南二十五度，在井、鬼兩宿處，在赤道之北二十五度。赤道在天空中居中，其上每處距離北天極都是九十一度，它不是日月的行道，却用它來度量日月的運行，背離了日月運行的實際情况，所以會出差錯。用現在太史官的實測資料來比較元和二年九月以來月亮運行在牛、井二宿的四十九次記録，没有一次是日行十一度的；運行在婁、角二宿的三十七次記録，没有一次是日行十五六度的，正如傅安所言。詢問了典星待詔姚崇、井畢等十二人，都説“星圖上畫明了的，日月實際上循黄道而行，但是史官没有黄道儀器，不知如何用黄道來觀測和

有驗，合天，日無前却，弦望不差一日，比用赤道密近，宜施用。上中多臣校。

度量日月之行”。案甘露二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上奏，用星圖和儀器度量日月的運動，考察天體運行的情況，日月運行到牛、井二宿時，太陽每日運行超過一度，月亮日行十五度，到婁、角二宿時，太陽日行一度，月亮日行十三度，這是用赤道來度量日月運行所引起的結果，這是前世共知的事實。如上所言，用黄道度量日月的運動經得起考驗，與實際天象相合，不必假設太陽有退行，弦望的時刻與實際情況相差不超過一日，比用赤道度量更爲精確，應該在實測中施用。上中多臣校。

案逵論，永元四年也。至十五年七月甲辰，詔書造太史黄道銅儀，以角爲十三度，亢十，氐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斗二十四四分度之一，牽牛七，須女十一，虚十，危十六，營室十八，東壁十，奎十七，婁十二，胃十五，昴十二，畢十六，觜三，參八，東井三十，輿鬼四，柳十四，星七，張十七，翼十九，軫十八，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冬至日在斗十九度四分度之一。史官以部日月行，參弦望，雖密近而不爲注日。儀，黄道與度轉運，難以候，是以少循其事。

案賈逵的這一論述，是在永元四年。到永元十五年七月甲辰日，皇帝下詔書命令建造太史黄道銅儀，把角宿距度定爲十三度，亢宿十度，氐宿十六度，房宿五度，心宿五度，尾宿十八度，箕宿十度，斗宿二十四又四分之一度，牛宿七度，女宿十一度，虚宿十度，危宿十六度，室宿十八度，壁宿十度，奎宿十七度，婁宿十二度，胃宿十五度，昴宿十二度，畢宿十六度，觜宿三度，參宿八度，井宿三十度，鬼宿四度，柳宿十四度，星宿七度，張宿十七度，翼宿十九度，軫宿十八度，總共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冬至日太陽在斗宿十九又四分之一度。史官用它來考察日月的運行，對照弦望的時刻，雖然與實際情況很符合，但還是不根據它在行用的曆譜中標注弦望。在這架黄道銅儀中，黄道與刻度環一起轉動，在實測中難以操作，所以很少遵循它來行事。

逵論曰：

又今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時，率多不中，在於不知月行遲疾意。永平中，詔書令故太史待詔張隆以《四分法》署弦、望、月食加時。隆言能用《易》九、六、七、八爻知月行多少。今案隆所署多失。臣使隆逆推前手所署，不應，或異日，不中天乃益遠，至十餘度。梵、

賈逵論述道：

另外現今史官推算合朔、弦、望、月食等發生的時刻，大多不準，這是因爲他們不知道月亮運動速度有快有慢的緣故。永平年間，有詔書命令原太史待詔張隆用《四分法》推算和標注弦、望、月食的時刻。張隆自稱能用《易經》中九、六、七、八這四個數字來推算月亮的運動。今案張隆所注的時刻大多是錯的。臣令張隆逆推他以前親手標注的弦、望、月食時刻，都不能符合，有的

統以史官候注考校，月行當有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婁、角之閒，又非所謂朓、側匿，乃由月所行道有遠近出入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處三度，九歲九道一復，凡九章，百七十一歲，復十一月合朔旦冬至，合《春秋》、《三統》九道終數，可以知合朔、弦、望、月食加時。據官注天度爲分率，以其術法上考建武以來月食凡三十八事，差密近，有益，宜課試上。

差一日，有的月亮在天上的位置相差更遠，甚至有相差十多度的。李梵、蘇統考察比較了史官的實測記録，發現月亮運動速度應當有快慢變化，這種變化不是指發生在牛、井、婁、角等宿之間因黄道與赤道不同度量引起的變化，也不是所謂的“朓”、“側匿”，而是因爲月亮所運行的“道”與黄道之間有遠近出入而産生的，月亮運動速度最快的那一個地方一個月移動三度，九年之後月球在天空中的運行軌道回復到原來的位置，經曆九章，一百七十一年後，合朔再一次發生在十一月甲子冬至日夜半，這與《春秋》、《三統》所説的九道終數相合，可以用《九道法》來推算合朔、弦、望、月食等發生的時刻。根據史官作的實測記録，用《九道法》往前核算建武以來的三十八次月食，相差都很少，可見該法有利於月相和月食的推算，應該多加推算與實測比較，將結果奏明皇上。

案史官舊有《九道術》，廢而不修。熹平中，故治曆郎梁國宗整上《九道術》，詔書下太史，以參舊術，相應。部太子舍人馮恂課校，恂亦復作《九道術》，增損其分，與整術并校，差爲近。太史令颺上以恂術參弦、望。然而加時猶復先後天，遠則十餘度。

案史官本來就有《九道術》，衹是廢棄了没有人修習此術。熹平年間，前治曆郎梁國宗整奏上《九道術》，有詔書命令將此術交付太史，來與舊有的《九道術》相比較，結果兩者是相同的。安排太子舍人馮恂負責比較新舊兩術，馮恂在原來《九道術》的基礎上對部分數據略作增減，又作一部《九道術》，與宗整所上的《九道術》比較，與實測結果相差更近。太史令單颺上書請求用馮恂的曆術來推算標注弦、望。然而與實測相比，弦望的時刻仍然時早時晚，月亮的位置遠的時候相差有十餘度。

永元論曆

永元十四年，待詔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减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密。”詔書下太常，令史官與融以儀校天，課度遠近。太史令舒、承、梵等對：“案官所施漏法《令甲》第六《常符漏品》，孝宣皇帝三年十二月乙酉下，建武十年二月壬午詔書施行。漏刻以日長短爲數，率日南北二度四

永元十四年，待詔太史霍融上書稱：“法定的漏刻制度規定晝夜的刻數每過九天各增減一刻，這與晝夜變化的實際情況不符，有時時辰的誤差達到二刻半，不如夏曆精密。”有詔書下達給太常，責成所屬史官與霍融一起用儀器校驗天體運行，測定漏刻刻度的誤差。太史令單舒及衛承、李梵等回答説：“案現今官府施行的漏刻法即《令甲》第六篇《常符漏品》，於孝宣皇帝三年十二月乙酉日頒行，建武十年二月壬午又下詔

分而增減一刻。一氣俱十五日，日去極各有多少。今官漏率九日移一刻，不隨日進退。夏曆漏刻隨日南北爲長短，密近於官漏，分明可施行。”其年十一月甲寅，詔曰：“告司徒、司空：漏所以節時分，定昏明。昏明長短，起於日去極遠近，日道周圜，不可以計率分，當據儀度，下參晷景。今官漏以計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刻，違失其實，至爲疏數以耦法。太史待詔霍融上言，不與天相應。太常史官運儀下水，官漏失天者至三刻。以晷景爲刻，少所違失，密近有驗。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立成斧官府當用者，計吏到，班予四十八箭。”文多，故魁取二十四氣日所在，并黄道去極、晷景、漏刻、昏明中星刻於下。

命令施行。漏刻根據白天的長短來確定刻數，太陽向南或向北移動二度四分白晝刻數隨之減少或者增加一刻。每一個節氣都有十五天，太陽離北天極的距離也各不相同。如今官漏每九天改動一刻，與太陽在南北方向的實際運動不相符合。夏曆的白晝漏刻數隨着太陽的南北運動而作調節，比現行的官漏精確，明確了各種細節之後便可以施行。”該年十一月甲寅，有詔書説：“通告司徒、司空：漏刻是用來節制晝夜時分，確定昏明時刻的。晝夜有長有短，是因太陽距離北天極有遠有近所引起，太陽在天空的運行軌道成一圓周，不能憑它來確定均匀的漏刻增減刻數，應當根據儀器測定太陽的位置，并參考圭表測定的正午日影來確定漏刻的增減刻數。現今官漏用均匀的增減率來區分昏明，九天增加一刻，與實際情況不相符合，作爲定時辰的法令太不精確了。太史待詔霍融上書稱現行的漏刻制度與實際的昏明變化不符合。太常史官用儀器進行了實測，現行官漏的誤差已經達到了三刻。用圭表日影來確定時刻，誤差很小，與實際情況也相符合。現頒下根據圭表日影校正的漏刻四十八箭速查表，官府的漏刻制度據此表改正，各地計時官到京後，頒發這套新的四十八枚漏箭。”新漏刻制度的條文頗多，所以主要節録了二十四節氣日太陽所在宿度，以及太陽的黄道去極度、正午表影長度、晝夜漏刻數、黄昏和黎明時分上中天的星座名稱等如下。

昔《太初曆》之興也，發謀於元封，啥定於元鳳，積三十年，是非乃審。及用《四分》，亦於建武，施於元和，訖於永元，七十餘年，然后儀式備立，司候有準。天事幽微，若此其難也。中興以來，圖讖漏泄，而《考靈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庚申元後百一十四歲，朔差却二日。學士修之於草澤，信向以爲得正。及《太初曆》以後天爲疾，而修之者云“百四十四歲而太歲超一辰，百七十一歲當棄朔餘六十

過去《太初曆》的興起，從元封年間開始謀劃，到元鳳年間確定，前後三十年，有關的是非争論纔弄明白。等到行用《四分曆》，也是在建武年間就開始醖釀，元和年間開始頒行，一直到永元年間，前後七十餘年，然後與曆法有關的儀器和算式纔得以完備，有關部門測候纔有了標準。天文曆法深奥微妙，竟是如此困難。漢室中興以來，讖緯類圖書流傳民間，其中《考靈曜》、《命曆序》兩部緯書中都載有曆元有甲寅年的曆法。這一曆元在《四分曆》庚申元之後一百一十四年，而朔與《四分曆》的朔日差了二日。懂點曆法的人在民間修習它，相信他們得到了正宗的

三，中餘千一百九十七，乃可常行”。自太初元年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一，當去分而不去，故令益有疏闊。此二家常挾其術，庶幾施行，每有訟者，百寮會議，群儒騁思，論之有方，益於多聞識之，故詳録焉。

曆法。等到《太初曆》因爲落後於實際天象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并且修習《太初曆》的人説“一百四十四年後太歲將超一辰，一百七十一年後應當捨棄朔餘六十三分，中餘一千一百九十七分，曆法纔可如常行用”。從太初元年到永平十一年，共一百七十一年，應當捨棄那兩種餘分而没有捨棄，所以使得《太初曆》的誤差越來越大。這兩家常常憑藉各自的曆術，説服朝廷謀求正式頒行的資格，每當兩家有所争論，百官就聚在一起討論，群儒思維馳騁，議論都各有道理，見聞多了自然也能明白一些事理，有鑒於此，對此次兩家曆術的争論多瞭解一點總是有益處的，所以以下詳細記録了兩家曆術争論的經過。

延光論曆

安帝延光二年，中謁者亶誦言當用甲寅元，河南梁豐言當復用《太初》。尚書郎張衡、周興皆能曆，數難誦、豐，或不對，或言失誤。衡、興參案儀注，考往校今，以爲《九道法》最密。詔書下公卿詳議。太尉愷等上侍中施延等議：“《太初》過天，日一度，弦望失正，月以晦見西方，食不與天相應；元和改從《四分》，《四分》雖密於《太初》，復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讖，可施行。”博士黄廣、大行令任僉議，如《九道》。河南尹祉、太子舍人李泓等四十人議：“即用甲寅元，當除《元命苞》天地開闢獲麟中百一十四歲，推閏月六直其日，或朔、晦、弦、望，二十四氣宿度不相應者非一。用《九道》爲朔，月有比三大二小，皆疏遠。元和變曆，以應《保乾圖》‘三百歲斗曆改憲’之文。《四分曆》本起圖讖，最得其正，不宜易。”愷等八十四人議，宜從《太初》。尚書令忠上奏：

安帝延光二年，中謁者亶誦上書稱曆法應當用甲寅元曆，河南梁豐上書稱應當重新起用《太初曆》。尚書郎張衡、周興都精通曆法，數次非難亶誦和梁豐，他們有時對所問避而不答，有時所答錯誤百出。張衡、周興參考了過去的實測記録，比較了古往今來的多部曆法，最後認爲《九道法》最爲精密。有詔命令將以上各家見解交付公卿百官詳加討論。太尉劉愷等奏上侍中施延等人的合議：“《太初曆》所推天象與實際不合，太陽的誤差達一度，弦望的時刻也不準，月亮在晦日會出現在西方，月食的時刻和方位也與實際發生的不符；元和年間改行《四分曆》，《四分曆》雖然比《太初曆》精確一點，但也不是正宗的曆法，兩者都不可行用。甲寅元曆與天象相符，又符合讖緯圖書中的説法，可以施行。”博士黄廣、大行令任僉所議，表示贊同《九道法》。河南尹祉、太子舍人李泓等四十人合議：“如果施用甲寅元曆，應當從《元命苞》中所説的從天地開闢到獲麟之歲之間的總年數中减去一百一十四年，推算的閏月不在當閏之月，朔、晦、弦、望和二十四節氣日太陽宿度與實際天象不符合的情況不止一處。用《九道法》推算合朔，就會出現連續有三個大月兩個小月的情況，都是不合實際的方法。元和年間改曆的時候，是應驗了《保乾圖》‘每三百年曆法應有所改變’的説法。《四

分曆》來源於讖緯圖書，是最爲正宗的曆法，不宜改動。”劉愷等八十四人合議，認爲應當恢復《太初曆》。尚書令忠上奏道：

諸從《太初》者，皆無他效驗，徒以世宗攘夷廓境，享國久長爲辭。或云孝章改《四分》，災異卒甚，未有善應。臣伏惟聖王興起，各異正朔，以通三統。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月爲年首，閏常在歲後。不稽先代，違於帝典。太宗遵修，三階以平，黄龍以至，刑犴以錯，五是以備。哀平之際，同承《太初》，而妖孽累仍，痾禍非一。議者不以成數相參，考真求實，而泛采妄説，歸福《太初》，致咎《四分》。《太初曆》衆賢所立，是非已定，永平不審，復革其弦望。《四分》有謬，不可施行。元和鳳鳥不當應曆而翔集。遠嘉前造，則表其休；近譏後改，則隱其福。漏見曲論，未可爲是。臣輒復重難衡、興，以爲五紀論推步行度，當時比諸術爲近，然猶未稽於古。及向子歆欲以合《春秋》，横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兩曆相課，六千一百五十六歲，而《太初》多一日。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迂闊不可復用，昭然如此。史官所共見，非獨衡、興。前以爲《九道》密近，今議者以爲有闕，及甲寅元復多違失，皆未可取正。昔仲尼順假馬之名，以崇君之義。况天之曆數，不可任疑從虚，以非易是。

主張恢復《太初曆》的諸位，都没有提出其他有效證據來，衹是强調了世宗孝武皇帝攘斥夷狄開拓疆土，并且在位長久這一理由。有人説孝章皇帝改行《四分曆》之後，災異之事更見頻繁，不見有吉善之應。臣以爲聖賢之王興起，各有不同的正朔，以通天、地、人三統。漢高祖受命登基之後，因襲秦朝的曆法，一年的開始放在十月，閏月通常置在歲末。先代找不出這種做法，與經典中的記載也相違背。太宗孝文皇帝遵循高祖之制，天上三階平和，没有災異，地上有黄龍出現的祥瑞，刑罰不施，監獄空置，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哀帝、平帝之際，同樣行用《太初曆》，然而妖孽累至，怪胎、災禍不斷。議論曆法的人不參考現成的歷史記録，尋求事實真相，而是大量采納虚妄的説法，把福澤全歸功於《太初曆》，把災禍全歸咎於《四分曆》。《太初曆》是衆位前賢制定的，是非已有定論，永平年間考慮不周，又去改動它推算弦望的方法。假如《四分曆》有錯，不可以施行，那麽元和年間就不應當出現鳳鳥應曆而翔集的瑞應了。褒揚前代所創的年代較遠的曆法，把好事都歸於它；譏刺後代改制的曆法，隱瞞其應有的福澤瑞應。這種漏洞百出的見解、歪曲是非的議論，是不能够接受的。臣又向張衡、周興提出責難，認爲五紀論推算日月行度，在當時比其他各種方法精確，但是在古代傳下來的曆術中找不到類似的做法。等到劉向的兒子劉歆想使《春秋》中的記載合於他的推算，就把古代的年數任意增減，減少夏代的年數，增加周代的年數，與現存的歷史年表和帝王世紀比較，劉歆的推算結果差錯有數百之多。兩種曆法比較下來，六千一百五十六年後，《太初曆》就要多出一日。冬至日太陽在斗宿，而《太初曆》以爲在牛宿。

《太初曆》粗疏不堪，已經不可再用，是非常明白的了。這是史官們都認識到了的，不是衹有張衡、周興纔有此見解。前段時間他們提出《九道法》精密，現在也有人認爲此法有缺陷，至於甲寅元曆錯誤更多，都不能作爲正統的曆法。昔日仲尼順隨假馬的名號，以確立尊崇君主的道理。何况是事關天運的曆數，不可以采用有疑慮的東西，更不能聽從虚妄的説法，以致用不對的東西取代了原來正確的東西。

上納其言，遂寢改曆事。

皇上采納了他的意見，於是改革曆法的事情被擱置起來。

漢安論曆

順帝漢安二年，尚書侍郎邊韶上言：

世微於數虧，道盛於得常。數虧則物衰，得常則國昌。孝武皇帝攄發聖思，因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乃詔太史令司馬遷、治曆鄧平等更建《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乾鑿度》八十一分之四十三爲日法。設清臺之候，驗六異，課效粗密，《太初》爲最。其後劉歆研機極深，驗之《春秋》，參以《易》道，以《河圖帝覽嬉》、《雒書乾曜度》推廣《九道》，百七十一歲進退六十三分，百四十四歲一超次，與天相應，少有闕謬。從太初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一歲，進退餘分六十三，治曆者不知處之。推得十二度弦望不效，挾廢術者得竄其説。至元和二年，小終之數寖過，餘分稍增，月不用晦朔而先見。孝章皇帝以《保乾圖》'三百年斗曆改憲'，就用《四分》。以太白復樞甲子爲癸亥，引天從筭，耦之目前。更以庚申爲元，既無明文；托之

順帝漢安二年，尚書侍郎邊韶上書道：

世道衰微是因爲曆數有錯，世道昌盛是因爲曆數正常。曆數有錯則萬物衰敗，曆數正常那麽國家興旺。孝武皇帝思慮聖明，於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日夜半冬至又逢合朔，於是命令太史令司馬遷、治曆鄧平等改建《太初曆》，更改年號和正朔，實行以孟春之月爲正月的夏正，根據《乾鑿度》所載的小餘八十一分之四十三，以八十一分爲日法。在清臺進行天象實測，檢驗晦、朔、弦、望、節、氣六項曆法要素的差異，用實測結果來比較曆法的正確性，結果《太初曆》最爲精密。後來劉歆對曆法鑽研極深，驗算了《春秋》中的記載，融會了《易經》中的原理，從《河圖帝覽嬉》、《雒書乾曜度》中推演出《九道法》的算法來，指出一百七十一年之間小於減少六十三分，一百四十四年歲星超越一次，這些算法的結果與天象符合，很少發生錯誤。從太初元年到永平十一年，共一百七十一年，小餘應減少六十三分，而編曆法的人不知如何去處理這件事。推算得的十二次弦望與實際不符，這使得那些死抱住過時曆法不放的人有機會把他們的一套抛出來。到元和二年，滿一百七十一年這小終之數之後又過了不少年，餘分又有增加，以

於獲麟之歲，又不與《感精符》單閼之歲同。史官相代，因成習疑，少能鈎深致遠；案弦望足以知之。

致還不到晦朔，新月就已經先見到了。孝章皇帝依據《保乾圖》中‘每三百年曆法應當有所改變’的說法，就行用了《四分曆》。將金星會合周期的起點從甲子日改爲癸亥日，使得天體的運行屈從曆術的算法，來配合新近行用的《四分曆》。還以庚申年爲曆元，在圖書文獻中找不到可資證明的依據；衹不過以獲麟之歲作爲依托罷了，又與《感精符》中所載的單閼之歲不符合。各任史官前後彼此相代，無不因襲成規，對曆法中有疑問的地方也習以爲常，很少有人能深入鑽研曆法；將所推定的弦望時刻與實測結果作一比較，就足以知道曆法精密與否。

詔書下三公、百官雜議。太史令虞恭、治曆宗訢等議：

有詔將邊韶的奏章下達三公、百官多方討論。太史令虞恭、治曆宗訢等議論道：

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三者有程，則曆可成也。《四分曆》仲紀之元，起於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尋之上行，復得庚申。歲歲相承，從下尋上，其執不誤。此《四分曆》元明文圖讖所著也。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在庚戌，而曰丙子，言百四十四歲超一辰，凡九百九十三超，歲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子。案歲所超，於天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俱超。日行一度，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而周天一匝，名曰歲。歲從一辰，日不得空周天，則歲無由超辰。案百七十一歲二蔀一章，小餘六十三，自然之數也。夫數出於杪曶，以成毫厘，毫厘積累，以成分寸。兩儀既定，日月

制定曆法的關鍵所在，是必須先確定曆元，曆元確立正了，然後確定日法，日法定了，然後度量周天，確定二分、二至的時刻。這三件事有了可具體操作的規矩之後，那麽曆法的編製就能完成了。《四分曆》第二紀的曆元，開始於孝文皇帝後元三年庚辰歲。往前四十五年，歲在乙未，是漢朝的開國元年。又往前二百七十五年，歲在庚申，正是孔子春秋絶筆的獲麟之歲。再往前追溯二百七十六萬年，又得到庚申之歲。歲歲相接，從下往上，没有差錯。這是《四分曆》的曆元在讖緯圖書中的明確證據。太初元年，歲在丁丑，往前追溯到它的曆元之年，應當是庚戌歲，却叫做丙子歲，說是每一百四十四年歲星超辰一次，一共超了九百九十三次，歲星少行走了八十二周多，所以得到丙子歲。案歲星超辰發生的時刻，在天元十一月甲子夜半合朔又交冬至，相應的日數和月份都會被超越。太陽每天行走一度，積累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後繞天一周，稱爲一歲。一歲對應於歲星行走一辰，太陽不可以少走幾周天，那麽歲星也没有道理超辰。案一百七十一年二蔀一章，小餘六十三分，是自然形成之數，數從極微小的秒忽生出，

始離。初行生分，積分成度。日行一度，一歲而周，故爲術者，各生度法，或以九百四十，或以八十一。法有細粗，以生兩科，其歸一也。日法者，日之所行分也。日垂令明，行有常節，日法所該，通遠無已，損益毫厘，差以千裹。自此言之，數無緣得有虧棄之意也。今欲飾平之失，斷法垂分，恐傷大道。以步日月行度，終數不同，四章更不得朔餘一。雖言《九道》去課進退，恐不足以補其闕。且課曆之法，晦朔變弦，以月食天驗，昭著莫大焉。今以去六十三分之法爲曆，驗章和元年以來日變二十事，月食二十八事，與《四分曆》更失，定課相除，《四分》尚得多，而又便近。孝章皇帝曆度審正，圖儀晷漏，與天相應，不可復尚。《文曜鉤》曰："高辛受命，重黎説文。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夏后制德，昆吾列神。成周改號，萇弘分官。"《運斗樞》曰："常占有經，世史所明。"《洪範五紀論》曰："民閒亦有黄帝諸曆，不如史官記之明也。"自古及今，聖帝明王，莫不取言於羲和、常占之官，定精微於晷儀，正衆疑，秘藏中書，改行《四分》之原。及光武皇帝數下詔書，草創其端，孝明皇帝課校其實，孝章皇帝宣行其法。君更三聖，年曆數十，信而徵之，舉而行之。其元則上統開闢，其數則復古《四分》。宜如甲寅詔書故事。

形成毫厘，毫厘慢慢積累，形成分寸。天地生成之後，日月就開始各自分離運行。起初運行一小段距離形成一分，分積累成度。太陽一天行走一度，一年繞天一周，所以整治曆法的人，各自確定度法，有的以九百四十爲度法，有的以八十一爲度法。度法有細有粗，所以産生出不同的曆法，而它們的目標是一致的。所謂日法，就是太陽一天行走的分數。太陽照下美妙的光輝，它的運行有不變的規律，日法所確立的數量含義，對該部曆法始終有效，對日法作一毫一厘的改變，長久之後也會造成千里的誤差。從這個意義上説，曆法的數據是没有理由隨便加以減少和捨棄的。如今爲了掩飾鄧平的過失，隔一段時間就要割斷原定的日法，捨棄一部分日分，恐怕有傷曆法大道。用來推算日月行度，終數不相同，四章之後不再有朔餘一分。即使説《九道法》在與實測比較中誤差不大，這恐怕仍不足於補償它的缺陷。況且比較曆法疏密的方法，除了晦朔弦望之外，還可以用月食來檢驗，這是效果最爲明顯的檢驗方法。如今用捨棄六十三分小餘的方法來做曆法推算，驗算章和元年以來的日食二十次，月食二十八次，與《四分曆》所算得的結果相比，互有得失，仔細比較下來，《四分曆》的得分還多一點，并且方法更簡便。孝章皇帝在曆法方面思慮精深，所製星圖、儀器、日晷、漏刻等，都與天象符合，這些是後人難以再次達到的成就。《文曜鉤》説："高辛氏接受天命爲帝，重黎爲他解説天文。唐堯即位，有羲和創立渾儀。夏后爲政有德，作爲天文官的昆吾也位列天神。成周改易國號，萇弘分掌天官。"《運斗樞》説："常占留有經典，爲歷代史官所掌握。"《洪範五紀論》説："民間也流傳着《黄帝曆》等古代曆法，但不如史官所記的完整明確。"自古及今，聖明的帝王無不聽取羲和、常占之類天文官員的意見，他們用日晷、渾儀來確定曆法方面精深細微的差别，糾正衆

人的疑慮，秘密收藏於禁中書庫，改行《四分曆》的原由。到光武皇帝幾次頒下詔書，發出了曆法改革的先聲，孝明皇帝時用實測比較了《四分曆》的可行性，孝章皇帝正式頒行《四分曆》。經歷了三位聖明君主，前後經過數十年，確信它經得起實測的檢驗，纔將它正式頒行。它的曆元從天地開闢算起，它的基本數據則恢復了古《四分曆》的原狀。應該按照孝章皇帝元和二年二月甲寅日頒下的詔書中所規定的舊例行事。

奏可。

順帝批准了該篇奏議。

熹平論曆

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言："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盜賊相續爲害。曆當用甲寅爲元而用庚申，圖緯無以庚申爲元者。近秦所用代周之元。太史治曆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説，乞本庚申元經緯明文，受虚欺重誅。"乙卯，詔書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者詳議，務得道真。以群臣會司徒府議。

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上書稱："現行曆法的曆元不正，所以妖民叛亂，侵擾益州，盜賊此起彼伏，四處爲害。曆法的曆元應當在甲寅年，而現在定在庚申年，圖讖緯書中没有以庚申年爲曆元的説法。庚申元是秦代曆法代替周代曆法之後所采用的曆元。説庚申元來自緯書是太史治曆郎中郭香、劉固隨意編造的虚妄之説，請求追查庚申元在經書緯書中的明確記載，如果真能找到，臣等甘領欺君之罪，接受重罰。"乙卯日，詔書下達到三公府，要求三公與儒林通曉曆法的詳細討論，務必求得事情的真相。群臣會集在司徒府參加討論。

議郎蔡邕議，以爲：

曆數精微，去聖久遠，得失更迭，術無常是。漢興承秦，曆用《顓頊》，元用乙卯。百有二歲，孝武皇帝始改正朔，曆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歲。孝章皇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晃各以庚申爲非，甲寅爲是。案曆法，黄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據，則殷曆元也。他元雖不明於圖讖，各自一家之術，皆當有效於當時。武帝始用《太初》丁丑之元，六家紛錯，爭訟是非。太史

議郎蔡邕發表了詳細的論述，他認爲：

曆數精深微妙，現在離創立此術的古代聖賢已經非常久遠了，這中間出現過多部曆法，彼此取代，各有得失，不存在永遠正確的曆法。漢代興起之後承襲秦代的制度，曆法采用的是《顓頊曆》，曆元在乙卯年。過了一百零二年，孝武皇帝開始更改正朔，行用《太初曆》，曆元在丁丑年，一共施行了一百八十九年。孝章皇帝改行《四分曆》，曆元在庚申年。現在馮光、陳晃認爲曆元在庚申年不對，在甲寅年纔是對的。案古代曆法中，《黄帝曆》、《顓頊曆》、《夏曆》、《殷曆》、《周曆》、《魯曆》，共有六家，各有各自的曆元。馮光、陳晃所依據的，是《殷曆》的曆元。其他的曆元雖然在圖書讖緯中

令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曆，雜候清臺，課在下第，卒以疏闊，連見劾奏，《太初》效驗，無所漏失。是則雖非圖讖之元，而有效於前者也。及用《四分》以來，考之行度，密於《太初》，是又新元有效於今者也。延光元年，中謁者亶誦亦非《四分》庚申，上言當用《命曆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參議正處，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以筭追而求之，取合於當時而已。故有古今之術。今術之不能上通於古，亦猶古術之不能下通於今也。《元命苞》、《乾鑿度》皆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及《命曆序》積獲麟至漢，起庚午蔀之二十三歲，竟己酉、戊子及丁卯蔀六十九歲，合爲二百七十五歲。漢元年歲在乙未，上至獲麟則歲在庚申。推此以上，上極開闢，則元在庚申。讖雖無文，其數見存。而光、晃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獲麟至漢百六十一歲，轉差少一百一十四歲。云當滿足，則上違《乾鑿度》、《元命苞》，中使獲麟不得在哀公十四年，下不及《命曆序》獲麟至漢相去四蔀年數，與奏記譜注不相應。

不見記載，但作爲各成一家的曆術，在當時都應當是行之有效的。武帝剛剛頒用曆元在丁丑年的《太初曆》時，信奉六家古曆的人紛紛出來争辯是非。太史令張壽王堅持用甲寅元，否定漢朝頒行的《太初曆》，後來在清臺進行了多項實測檢驗，檢驗的結果是甲寅元曆列爲下等，張壽王也因爲其所持曆法疏遠迂闊，連連被彈劾，《太初曆》經受住了實測的考驗，證明它没有什麽遺漏和失誤。這就是雖然曆元不見記載於圖讖，而曆法在當時却行之有效的例證。等到行用《四分曆》以來，與實際日月行度進行比較，比《太初曆》更爲精密，這又證明了采用新曆元的曆法在當今時代也是行之有效的。延光元年，中謁者亶誦也非難《四分曆》的庚申元，上書稱當用《命曆序》所載的甲寅元。公卿百官各自發表議論，甲寅元還是没有得到采納。想那日、月、行星在天空的運行，快慢進退，都不一樣。研究曆術的學者用算術來描述它們的運動，使得他們的推算結果與當時天體的實際運動相符合而已。所以有古代曆法和當今曆法之分。當今的曆法不能在古代有效地行用，古代的曆術也不能在當今有效行用。《元命苞》、《乾鑿度》都以爲從天地開闢到獲麟之歲共二百七十六萬年；《命曆序》從獲麟之歲到漢元年的積年，爲起自入《殷曆》之庚午蔀二十三歲，跨越己酉、戊子兩蔀，到入丁卯蔀之六十九歲，一共二百七十五年。漢元年歲在乙未，上溯到獲麟之歲正好歲在庚申。從這一年往上推算，到天地開闢之歲，則曆元正在庚申年。讖緯之類書籍中雖然没有記載庚申元，但説明上元爲庚申年的數值關係還是在緯書中保存下來了。然而馮光、陳晃認爲從天地開闢到獲麟之歲的積年爲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獲麟之歲到漢元年共一百六十一歲，轉差少了一百一十四歲。他們説這樣的年數是滿足實際情況的，但實際上這樣一來，首先違背了《乾鑿度》、《元命苞》中的

說法，其次使得獲麟之歲不在哀公十四年，最後使得《命曆序》中獲麟之歲到漢元年有四蔀年數的說法不能滿足，更與各種歷史資料的年代記載不相符合。

當今曆正月癸亥朔，光、晃以爲乙丑朔。乙丑之與癸亥，無題勒款識可與衆共別者，須以弦望晦朔光魄虧滿可得而見者，考其符驗。而光、晃曆以《考靈曜》爲本，二十八宿度數及冬至日所在，與今史官甘、石舊文錯異，不可考校；以今渾天圖儀檢天文，亦不合於《考靈曜》。光、晃誠能自依其術，更造望儀，以追天度，遠有驗於圖書，近有效於三光，可以易奪甘、石，窮服諸術者，實宜用之。難問光、晃，但言圖讖，所言不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書曰："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史官用太初鄧平術，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而曆以爲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迕，用望平和，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是始用《四分曆》庚申元之詔也。深引《河》《雒》圖讖以爲符驗，非史官私意獨所興構。而光、晃以爲香、固意造妄説，違反經文，謬之甚者。昔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舜叶時月正日，湯、武革命，治曆明時，可謂正矣，且猶遇水遭旱，戒以"蠻夷猾夏，寇賊奸宄"。而光、晃以爲陰陽不和，奸臣盜賊，皆元之咎，誠非其理。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今九十二歲，而光、晃言

如今的曆法推定正月癸亥日合朔，馮光、陳晃却認爲乙丑合朔。到底是乙丑還是癸亥天上又没有挂匾題字讓大家可以一望而知的，必須用弦望晦朔等這些看得見的月相的陰晴圓缺變化，來考核檢驗纔能弄清楚。而馮光、陳晃的曆法以《考靈曜》爲基礎，二十八宿度數和冬至日太陽的位置，與現今史官所信用的《甘石星經》舊文相違背，無法考較其是非對錯；用現在的渾天圖儀來檢驗天象，也與《考靈曜》的說法不合。馮光、陳晃如果確實能够根據他們的曆術，改造測天的儀器，進行天象的實測，遠可使圖讖中的説法得到驗證，近可符合日、月、行星的實際行度，并可以將《甘石星經》中的理論取而代之，説服持不同觀點的曆法家，那麽確實應該使用他們的曆法。但是面對非難和責問，馮光、陳晃衹是推説圖讖中是那麽説的，這樣的回答不能令人信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孝章皇帝頒下詔書說："我聽説古代的聖賢帝王，預測天命而天如其願，天命已至則奉行天時。太史官用太初元年鄧平制定的曆法，冬至之日太陽實際應在斗宿二十一度，而《太初曆》以爲在牛宿中央星。現行曆法所推立春日的前一日，則是《四分術》推定的立春日。在這一天判决刑案，處决死囚，已經違背了在該節氣宜生長而不宜殺伐的法則了；更加遠離了爲政要做到平和隨時的大義。如今改行《四分曆》，來遵循帝堯治世的法則，順從孔聖人奉行天時的遺訓。"這就是開始行用《四分曆》庚申元的詔書。很是引用了《河圖》、《雒書》中的語句證明了《四分曆》應驗緯書中的説法，這可不是史官私下獨自隨意捏造出來的。而馮光、陳晃以爲郭香、劉固隨意編造虚妄之説，違反經文，實在荒謬之至。從前帝堯命

秦所用代周之元，不知從秦來，漢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晃區區信用所學，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至於改朔易元，往者壽王之術已課不效，亶誦之議不用，元和詔書文備義著，非群臣議者所能變易。

令羲和通過觀測日月星辰的運動來制定曆法，帝舜協調季節和月份，校正日序，商湯、周武在改朝換代之際，整治曆法辨明時月，這些古代聖賢帝王在曆法方面的舉措可算得正大光明了，然而仍然會遭遇到水澇旱災，并時時以“蠻夷侵擾華夏，盜賊爲非作歹”爲訓誡。而馮光、陳晃認爲陰陽不和，朝有奸臣，野有盜賊，都是庚申元的過錯，實在是毫無道理。元和二年纔用庚申元，到現在已經九十二年，而馮光、陳晃説庚申元是秦代取代周代的曆元，他們却不知道從秦代以來，漢朝已經改了三次曆元了，并不衹是用庚申元。馮光、陳晃他們那點微不足道的曆法知識，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該擔負虛狂欺詐之罪的應是他們。至於改正朔易年號，以往張壽王的曆術已經被證明是行不通的，亶誦的議論也被駁回不用，元和改曆詔書文義完備，説理透徹，不是群臣中間妄加議論的人所能改變的。

太尉耽、司徒隗、司空訓以邕議劾光、晃不敬，正鬼薪法。詔書勿治罪。

太尉陳耽、司徒袁隗、司空許訓根據蔡邕的議論，劾奏馮光、陳晃詆毀《四分曆》不敬，罰充鬼薪之役。靈帝頒下詔書告知三公不必追究馮光、陳晃的罪責。

論月食

《太初曆》推月食多失。《四分》因《太初》法，以河平癸巳爲元，施行五年。永元元年，天以七月後閏食，術以八月。其二年正月十二日，蒙公乘宗紺上書言：“今月十六日月當食，而曆以二月。”至期如紺言。太史令巡上紺有益官用，除待詔。甲辰，詔書以紺法署。施行五十六歲。至本初元年，天以十二月食，曆以後年正月，於是始差。到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之中，先曆食者十六事。常山長史劉洪上作《七曜術》。甲辰詔屬太史部郎中劉固、舍人馮恂等課效，復作《八元術》，固等作《月食術》，并已相參。固術與《七曜術》同。月

《太初曆》推算月食大多失誤。《四分曆》在推算月食的方法因襲《太初曆》，以河平元年癸巳作爲推算月食的曆元，這種月食推算法行用了五年。永元元年閏七月發生月食，而《四分曆》推得八月月食。永元二年正月十二日，蒙縣公乘宗紺上書稱：“本月十六日當會發生月食，而官曆推得月食在二月。”到時候月食果然在宗紺預言的日子裏發生。太史令巡上書推薦宗紺是對國家有用的人才，朝廷任命他爲待詔。甲辰，有詔書通知用宗紺的方法來推算和標注曆譜中月食發生的時刻。這種方法一共施行了五十六年。到本初元年，月食實際發生在該年十二月，而曆法推得在下一年正月，於是宗紺的月食推算法也出現差錯。到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之中，共有十六次月食早於曆法推定的日期發生。常山長史劉

食所失，皆以歲在己未當食四月，恂術以三月，官曆以五月。太史上課，到時施行中者。丁巳，詔書報可。

洪奏上他所作的《七曜術》。甲辰有詔書命令太史部的郎中劉固、舍人馮恂等考查《七曜術》的可靠性，馮恂另作了《八元術》，和劉固等作的《月食術》，已經在曆法推算中與宗紺的月食法相互補充。劉固的方法與《七曜術》相同。他們都指出官曆所推月食有誤，并推得己未年四月將發生月食，用馮恂的方法推得月食在三月，官曆推得在五月。太史上書要求用這一次月食來考查各家月食推算法的優劣，到時候采用預測正確的那一家。丁巳日，有詔書下達同意這一方案。

其四年，紺孫誠上書言："受紺法術，當復改，今年十二月當食，而官曆以後年正月。"到期如言，拜誠爲舍人。丙申，詔書聽行誠法。

熹平四年，宗紺的孫子宗誠上書稱："臣由祖父宗紺傳授曆術，現在月食法應當有所改變，臣推得今年十二月當有月食，而官曆推得在下一年正月。"到時候果然如宗誠所預言，於是任命宗誠爲舍人。丙申日，有詔書通知使用宗誠的月食推算法。

光和二年歲在己未，三月、五月皆陰，太史令修、部舍人張恂等推計行度，以爲三月近，四月遠。誠以四月。奏廢誠術，施用恂術。其三年，誠兄整前後上書言："去年三月不食，當以四月。史官廢誠正術，用恂不正術。"整所上正屬太史，太史主者終不自言三月近，四月遠。食當以見爲正，無遠近。詔書下太常："其詳案注記，平議術之要，效驗虛實。"太常就耽上選侍中韓説、博士蔡較、穀城門候劉洪、右郎中陳調於太常府，覆校注記，平議難問。恂、誠各對。恂術以五千六百四十月有九百六十一食爲法，而除成分，空加縣法，推建武以來，俱得三百二十七食，其十五食錯。案其官素注，天見食九十八，與兩術相應，其錯辟二千一百。誠術以百三十五月月二十三食爲法，乘除成月，從建康以上減四十一，建康以來減三十五，以其俱不食。恂術改易舊法，誠術中復減損，論其長短，無以相逾。各引書緯自證，文無義要，

光和二年正是己未年，從三月到五月都是陰天，太史令修、部舍人張恂等對日月的行度作了一些推算，認爲三月發生月食更接近於事實，四月則離事實較遠。宗誠預測月食在四月。他們奏請廢棄宗誠的方法，使用張恂的方法。光和三年，宗誠的兄長宗整前後數次上書説："去年三月没有發生月食，月食應在四月。史官廢棄宗誠正確的曆術，而采用張恂不正確的曆術。"宗整前面五次上書已經批歸太史部討論，然而太史部管事的始終不予采用，衹是説他那一套"三月近、四月遠"的話來搪塞。月食發生與否應當以眼見爲準，没有什麼遠近的説法。有詔書下達給太常："務必仔細研究歷來的實測記録，評價各家曆術的要點所在，比較出個是非對錯來。"太常就耽上書推薦侍中韓説、博士蔡較、穀城門候劉洪、右郎中陳調到太常府，全面考查歷來的實測記録，對各家曆術進行評議，提出疑問。張恂、宗誠也各自作了答覆。劉洪等評議如下：張恂的曆術以五千六百四十個月裏發生九百六十一次月食爲基本的月食周期，他減少了舊用的分率，憑空加長了推算月食的周期，推算建武以來，都得到三百二十七次月食，其中有十五次月食的推算結果是錯誤的。考查史官的記録，這段

取追天而已。夫日月之術，日循黄道，月從九道。以赤道儀，日冬至去極俱一百一十五度。其入宿也，赤道在斗二十一，而黄道在斗十九。兩儀相參，日月之行，曲直有差，以生進退。故月行井、牛，十四度以上；其在角、婁，十二度以上。皆不應率不行。以是言之，則術不差不改，不驗不用。天道精微，度數難定，術法多端，曆紀非一，未驗無以知其是，未差無以知其失。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此謂允執其中。今誠術未有差錯之謬，恂術未有獨中之異，以無驗改未失，是以檢將來爲是者也。誠術百三十五月月二十三食，其文在書籍，學者所修，施行日久，官守其業，經緯日月，厚而未愆，信於天文，述而不作。恂久在候部，詳心善意，能揆儀度，定立術數，推前校往，亦與見食相應。然協曆正紀，欽若昊天，宜率舊章，如甲辰、丙申詔書，以見食爲比。今宜施用誠術，棄放恂術，史官課之，後有效驗，乃行其法，以審術數，以順改易。耽以説等議奏聞，詔書可。恂、整、誠各復上書，恂言不當施誠術，整言不當復恂術。爲洪議所侵，事下永安臺覆實，皆不如恂、誠等言。劾奏謾欺。詔書報，恂、誠各以二月奉贖罪，整適作左校二月。遂用洪等，施行誠術。

時間實際觀測到的月食有九十八次，也算符合兩家的推算結果，其錯辟二千一百。宗誠的曆術以一百三十五個月裏發生二十三次月食爲基本的月食周期，或乘或除，得到月食發生的月份，從建康以前減去四十一次，建康以後減去三十五次，因爲那些次都没有發生月食。張恂的曆術對舊有的推算方法作了一些改動，宗誠的曆術則在其中進一步作了改動，若説兩家的優劣，實在是誰也没有超過誰。他們還都引用了緯書中的説法來證明他們各自都是對的，這些引文其實不得要領，祇是附會實際發生的天象而已。在推算太陽和月亮運行的方法中，應明白太陽是循着黄道運行的，月亮則沿着九道運行。用赤道式渾儀來度量，太陽在冬至日離北天極一百一十五度。它的入宿度，按赤道度量，在斗宿二十一度，而按黄道度量，在斗宿十九度。比較兩種儀器的度量結果，日月運行的道路，一直一曲，各有差别，因而產生一進一退的誤差。所以月亮運行到井宿、牛宿附近時，每日行走十四度多，而在角宿、婁宿附近，每日行走纔十二度多。推算月亮的運行都須與這一種變化情況相符合纔行。從這一點來講，曆術若没有出現差錯是不能改動的，新術若得不到可靠的驗證也不能行用。天道精深微妙，日月運行的度數難以確定，推算日月運行的方法多種多樣，頒行過的曆法也不止一種，没有得到與實測相符的結果是不能判斷它就是對的，没有發現差錯也不能説它是不對的。發現了差錯然後進行改正，確定它是對的，然後再行用它，這纔是對待曆術所應有的公允而不偏的態度。如今宗誠的曆術不見有大的差錯，張恂的曆術也没有特别優越的地方，用没有得到證實的曆術替换了没有發現差錯的曆術，祇是以將來會得到驗證這一點作爲依據。宗誠的方法以一百三十五個月中發生二十三次月食爲基本月食周期，這一點在歷代文獻中都有記載，學者們一直研習的，長時間行用的都是這種方法，史官按照這一種方法推算日月的行度，一直没有出現很大的差錯，與天象符合得較好，宗誠沿用此法也近乎‘述而不作’的道理。張恂長久在實測部門工作，他心思細密，

善於思考，能够熟練操作儀器測量，確定曆法所需的方法和數據，前後推算的結果，也與實際發生的月食相符合。然而改革曆法，是敬奉上天的大事，應該儘量遵照舊有的規章制度去辦理，參考甲辰日詔書和丙申日詔書確立的原則，以實際觀測到的月食作爲驗證的根據。現今應該施用宗誠的曆術，而張恂的曆術應該放棄，史官可以對它繼續進行比較，以後如果得到實測結果的證實，纔可以行用這一方法，這樣做是爲了對曆數采取審慎的態度，使曆法改革遵循一定的原則。就耽將韓説等人的議論上奏給靈帝，靈帝覆詔表示同意。張恂、宗整、宗誠等又各自上書，張恂説不應當施行宗誠的曆術，宗整説不應當恢復張恂的曆術。還説劉洪的評議侵害了他們的曆術，這事被交給永安臺進行實測校驗，結果事實并不是像張恂、宗誠他們所説的那樣。張恂、宗誠等人被劾奏該治欺君之罪。靈帝下詔對他們作出處分，張恂、宗誠各以兩個月的俸禄抵罪，宗整被發配左校作勞役兩個月。於是采用劉洪等人的建議，施行宗誠的曆術。

光和二年，萬年公乘王漢上《月食注》。自章和元年到今年凡九十三歲，合百九十六食；與官曆河平元年月錯，以己巳爲元。事下太史令修，上言“漢所作注不與見食相應者二事，以同爲異者二十九事”。尚書召穀城門候劉洪。敕曰：“前郎中馮光、司徒掾陳晃各訟曆，故議郎蔡邕共補續其志。今洪其詣修，與漢相參，推元課分，考校月食。審己巳元密近，有師法，洪便從漢受；不能，對。”洪上言：

光和二年，萬年公乘王漢奏上《月食注》。從章和元年到今年共九十三年，一共有月食一百九十六次；這種月食推算法以己巳日爲曆元，與官曆中以河平元年爲曆元的月食推算法所得的結果不一致。此事被交付太史令修處理，最後回覆道：“王漢注的月食與實際發生的不符合的有兩處，實際與官曆相同而他認爲不同的有二十九處”。靈帝派尚書召來穀城門候劉洪，傳達旨意道：“以前郎中馮光、司徒掾陳晃出來争辯曆法，原議郎蔡邕作了反駁，并參與了律曆志的補續工作。現在劉洪也可以到太史令修處報到，與王漢一起研究，推算曆元，比較餘分，考核校驗月食的發生。假如審定以己巳日爲曆元的月食推算法確實精密，并且其理論自成一家，有來歷也能傳承，那麼劉洪便跟隨王漢學習他的曆術；反之，也如實上奏。”劉洪上書説：

推漢己巳元，則《考靈曜》旃蒙之歲乙卯元也，與光、晃甲寅元相經緯。於以追天作曆，校

推敲王漢的己巳元，發現就是《考靈曜》所載的旃蒙之歲即乙卯元，與馮光、陳晃所用的甲寅元差别不大。用這種曆術來編

三光之步，今爲疏闊。孔子緯一事見二端者，明曆興廢，隨天爲節。甲寅曆於孔子時效；己巳《顓頊》秦所施用，漢興草創，因而不易，至元封中，迂闊不審，更用《太初》，應期三百改憲之節。甲寅、己巳讖雖有文，略其年數，是以學人各傳所聞，至於課校，罔得厥正。夫甲寅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廟五度。課兩元端，閏餘差百五十二分之三，朔三百四，中節之餘二十九。以效信難聚，漢不解說，但言先人有書而已。以漢成注參官施行，術不同二十九事，不中見食二事。案漢習書，見己巳元，謂朝不聞，不知聖人獨有興廢之義，史官有附天密術。甲寅、己巳，前已施行，效後格而不用。河平疏闊，史官已廢之，而漢以去事分爭，殆非其意。雖有師法，與無同。課又不近密。其說蔀數，術家所共知，無所采取。

排曆譜，推算日月行星的運動，現在看來誤差很大。孔子在這一緯書中對一種曆術載了兩個曆元，說明曆法的興廢更替，應該隨天象的實際情況而作調節。甲寅元曆在孔子的年代有效；以己巳日爲曆元的《顓頊曆》被秦代所施用，漢朝興起時，諸事草創，因而没有改革，沿用了秦代的曆法。到元封年間，曆法誤差變得很大，與天象不符，於是改用《太初曆》，應驗了古老相傳的每三百年曆法應有所改變的説法。甲寅和己巳兩種曆元雖然緯書中有所記載，但缺少了有關的年數記載，所以研習曆法的人各傳所聞，至於與實測的結果比較，没有能正好符合的。甲寅元曆要求在天正甲寅歲正月甲子日夜半合朔并交冬至，此時日月五星聚於牛宿初度。乙卯元曆要求人正乙卯歲正月己巳日平明合朔且交立春，日月五星聚於天廟五度。比較這兩種曆元起點的數據，閏餘差一百五十二分之三，朔差三百零四分，中氣和節氣的餘分差二十九分。因爲要推算日月五星真正會聚的年代非常困難，王漢不能講解清楚，衹是説先人有書流傳下來而已。用王漢注的月食與官曆相比較，結果相同而推算方法不同的有二十九處，完全没有算中的有兩處。案王漢是讀了一些書的，看到己巳元，以爲朝廷不知道它，但他却不知聖人早就認識到了曆數有興有廢，而不能一成不變的道理，也不知史官自有符合實際天象的精密曆術。甲寅元曆和己巳元曆，在以前已經施行過了，在當時是有效的，後來與天象不符就廢棄不用了。以河平元年爲曆元的月食推算法誤差太大，史官已經廢棄了，而王漢以這一曆術爲爭論的對象，這大概不是他的本意。王漢的曆術雖説也有來歷師承，但與没有也差不多。與實測結果比較下來也不精密。其中他説到的蔀這一概念，是研究曆法的人都明白的常識，總之，他的曆術没有什麼可以采納和吸取的東西。

遣漢歸鄉裏。

於是王漢被遣送回鄉。

後漢書卷十三

志第三

律曆(下)

曆法

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琁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斂，景之長短，斗綱所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

以前聖人創造曆法的時候，總先要運用璇璣來觀測天體的運行，留意日月行道的始終，正午圭表投影的長短，以及北斗的斗柄指向的變化，星宿運動所達的方位等等，總之對三光五行的各種變化，要綜合考慮，把它們的變化規律用數量表示出來，然後制成曆法。

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居以列宿，終于四七，受以甲乙，終于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所，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月。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閒，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

天的運動，一晝一夜運轉一周天略過一點，恒星跟隨天向西運行，太陽的運行方向與天的相反，從西向東。太陽在天空背景上的運動和周日運動，在天空就形成一度，在曆法上則形成一日。太陽在天上的位置用星宿來表示，繞天一周有二十八宿，太陽運行經歷的時間用甲乙等干支表示，以六十日爲一個周期。太陽和月亮各自周而復始地運動，太陽的運動遲緩而月亮的運動迅速，當它們在天空中運動到同處一個宿度時，就稱爲合朔。當運動緩慢的太陽處在前面的星宿中，運動迅速的月亮處在後面的星宿，太陽和月亮相距的度數，從遠的一邊度量正好是從近的一邊度量的三倍時，就稱作弦。太陽與月亮的位置在星宿中遥遥相對，正好將周天度數分成兩半，此時稱作望。月亮在天上的運動趕上了太陽，月亮發光的部分全部消失隱伏起來時，稱作晦。晦朔時日月相合，然後日月分離，離了又合，一離一合之間，斗柄指向移過了一辰，這就是經過了一個月。日月的運動形成了冬天和夏天，冬天和夏天之間則有春天和秋天。所以太陽運行在北方

七宿時就是冬天，運行在西方七宿時是春天，運行在南方七宿時是夏天，運行在東方七宿時是秋天。太陽行道的起點處在南方天空的一段，該處離北天極很遠，太陽運行其中時正午所投的表影很長，日影最長的時候，就是冬至到了。太陽運行到其行道北邊的一段時就開始向南回歸，此段離北天極很近，正午表影很短，日影最短的時候，就是夏至到了。在二至日的正中間，太陽在黄道與赤道的交點上，太陽出没時日影投向正東和正西，正是春分和秋分的所在。

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蔀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贏朒無方，莫不結系于此而稟正焉。

太陽在天空背景上運行一周，經歷一寒一暑，分爲四季，萬物都有所改變，攝提遷移一次，青龍移動一辰，這就叫做一歲。一歲的開始在冬至，一月的開始在合朔。冬至和合朔同處一天叫做章，歲首、月首和日首同處一刻叫做蔀，蔀首的日干支從甲子又循環到甲子叫做一紀，歲名和朔日又都恢復原狀叫做元。所以日是其他各種大曆法周期最基本的單位，月份要用閏月來調節，用四季來區分一年中不同的時月，經過一歲時月就循環一周，章用來明確歲月的關係，蔀是編曆過程中的一個基本分部，紀用來標記日的干支日序，元則表示歲月時日又復原到了初始狀態。有了這些曆法要素之後，即使歲月時日千變萬化，天體運動不依規律，也都可以歸結到這些曆法要素上來，得到正確的解决辦法。

極建其中，道營于外，璇衡追日，以察發斂，光道生焉。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光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金、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留，留而後逆，逆與日違，違而後速，速與日競，競又先日，遲速順逆，晨夕生焉。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

天極居於中央，赤道環繞在外邊，用璇璣玉衡觀測太陽的運動，可以發現太陽運行的位置時而在赤道裏邊，時而在赤道外邊，於是就發現了太陽運行的軌道：黄道。在壺底刺小孔製成漏壺，把浮在水中的竹箭製成漏壺的刻度，水從漏壺中漏出，數着竹箭下降的刻數，來考察上中天的恒星，這樣就確定了黄昏和黎明的時刻。太陽運行在黄道上，月亮運行在九條軌道上，這九條軌道和黄道相互出入而各産生兩個交點。日月相會時的合朔和日月相對時的望，正好發生在這兩個交點附近時，就會發生日食和月食。月亮有晦朔，行星有伏見，月亮有上下弦和望，行星有留和逆行，它們之所以産生的原因是相同的，因此而産生了推步晦朔弦望伏見留逆的曆術。金星和

焉。引而伸之，觸而長之，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無幽辟潛伏，而不以其精者然。故陰陽有分，寒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

水星跟隨着太陽，總運動在太陽的前後，它們運動快了就跑到太陽的前面，運動慢下來了就發生留，留之後就逆行，逆行時運動方向與太陽的運動方向相反，之後它們的運動又快起來，追趕太陽，并且又跑到太陽前面去了，金星和水星遲速順逆等運動狀態都發生在早晨和黄昏。日月和五顆行星的運動都各自有起點和終點，所以産生了七個獨立的起算點。行星見伏有一定的日子，行星的留和行也有一定的行度，因而就可以得到行星運動的速率等各項數據。將參差不齊的周期協調一致，多少不等的行度調節均勻，這樣就産生了日月五星會於一點的大周期。從這個大周期出發，就可以觸類旁通，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無論怎樣幽深隱晦的道理，都可以掌握它的本質。所以陰陽有别，寒暑有變，天地循其正道，日月常明不衰。

若夫祐術開業，淳耀天光，重黎其上也。承聖帝之命若昊天，典曆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閏定時，以成歲功，羲和其隆也。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曆明時，應天順民，湯、武其盛也。及王德之衰也，無道之君亂之於上，頑愚之史失之於下。夏后之時，羲和淫湎，廢時亂日，胤乃征之。紂作淫虐，喪其甲子，武王誅之。夫能貞而明之者，其興也勃焉；回而敗之者，其亡也忽焉。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綱紀，帝王之壯事，是以聖人寶焉，君子勤之。

以曆術輔佐帝王開創基業，天光大明，重黎的功績實在高高在上啊。承襲聖帝的遺命，敬奉上天，制定曆法，指導萬民事務，確立閏法來確定四季，使季節月份在一歲中固定不移，羲和的這一功勞確實影響深遠。從《周易》金火相革之卦得到啓示，發動革命，創立新制，整治曆法，明確時月，上應天命，下順民意，商湯和周武的這些功績也是很大的。在王德衰敗之際，上有無道的昏君爲禍作亂，下有頑陋愚蠢的史官造成失誤。夏后之時，掌管曆法的羲和氏沉溺於酒，造成季節和日期的混亂，於是胤侯奉命去征伐他。紂王荒淫暴虐，喪失了日期的甲子之序，武王將他誅滅了。總之，如果誰能够很好地觀測天象，制定合理的曆法，那麽他興盛起來是很快的；反之敗壞曆法的人，他的滅亡也是一會兒的事情。曆法之偉大，儼然若天地自身的法則，這是帝王所從事的崇高事業，所以聖人將它看得十分寶貴，君子則應勤奮地鑽研它。

夫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者尚其體，以綜數者尚其文，以考類者尚其象，以作事者尚其時，以占往者尚其源，以知來者尚其流。大業載之，吉凶生焉，是以君子將有興焉，

曆法有六條屬性與聖人的德行相符：以陰陽二氣爲萬物根本的人崇尚曆法的本體，留意各種數量關係的人崇尚曆法的術文，考察事物類比關係的人崇尚曆法可以指導觀象，從事具體事務的人崇尚曆法能指導時節，着眼於歷史的人崇尚曆

咨焉而以從事，受命而莫之違也。若夫用天因地，揆時施教，頒諸明堂，以爲民極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備矣，天下之能事畢矣。過此而往，群忌苟禁，君子未之或知也。

法可以追本逐源，想知道未來的人崇尚曆法之往來無定流轉不停。凡發生的大事都在曆法中記載，吉凶禍福也在曆法中有所預測，所以君子將要做什麽事之前，總要向有關從事曆法工作的人員咨詢該如何行事，然後聽從命令而不敢違背。至於根據天地的法則，按照時令來施行教化，在天子明堂向天下頒發，最重要的莫過於月令了。通過頒發月令，帝王的大權得到完備的體現，天下所能做到的事已經全部做到了。此外，與曆法有關的種種禁忌，爲君子者就不一定都要去瞭解了。

斗之二十一度，去極至遠也，日在焉而冬至，群物於是乎生。故律首黄鍾，曆始冬至，月先建子，時平夜半。當漢高皇帝受命四十有五歲，陽在上章，陰在執徐，冬十有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閏積之數皆自此始，立元正朔，謂之《漢曆》。又上兩元，而月食五星之元，并發端焉。

斗宿二十一度，是黄道上離北天極最遠的地方，太陽運動到那裏就是到了冬至，萬物從那一刻開始生長。所以樂律以黄鐘爲首，曆法以冬至爲起始點，月份中的第一個月是子月，時辰的開始在夜半。在漢高祖接受天命建立漢朝後的第四十五年，歲陽在上章，歲陰在執徐，這一年冬天十一月甲子夜半合朔又交冬至，日月閏餘的積數都從這一刻算起，依此確立曆元改定正朔，稱作《漢曆》。再往前推兩元，月食周期、五星運動周期的起點也都合於上章執徐之歲十一月甲子夜半合朔又交冬至的時刻了。

曆數之生也，乃立儀、表，以校日景。景長則日遠，天度之端也。日發其端，周而爲歲，然其景不復，四周千四百六十一日，而景復初，是則日行之終。以周除日，得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爲歲之日數。日日行一度，亦爲天度。察日月俱發度端，日行十九周，月行二百五十四周，復會于端，是則月行之終也。以日周除月周，得一歲周天之數。以日一周减之，餘十二十九分之七，則月行過周及日行之數也，爲一歲之月。以除一歲日，爲一月之數。月之餘分積滿其法，得一月，月成則其歲大。月四時推移，故置十二中以定月位。有朔而無中者爲閏月。中之始曰節，與中爲二十四氣。以除一歲日，爲一氣之日

曆法的各種數據從各種基本周期派生出來之後，就要樹立渾儀和圭表，校核太陽的投影。日影最長時就是太陽最遠處，這是天上宿度的起算點。太陽從這起點出發，又回到起點就過了一年，但它的影長却不會回復到一年前的樣子，要過四年共一千四百六十一天後，日影纔會回復到當初的樣子，這就是太陽運動的周期。用這周期裏的年數去除日數，得到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爲一年的日數。太陽每天行走一度，這也是天上的一度。考察日月運動的共同出發點，太陽運行十九周，月亮則運行二百五十四周，然後日月回復到原來的出發點，這就是月亮運動的周期。用日周除月周，得到月亮一年中的繞天周數。從中减去太陽的周數一，餘數爲十二又十九分之七，這是月亮運行超過太陽的周天數，也就是一年中的朔望月數。用它來除一年的日數，得到一月的日數。月數的餘分累積到大於或等於分

數也。其分積而成日爲没，并歲氣之分，如法爲一歲没。没分于終中，中終于冬至，冬至之分積如其法得一日，四歲而終。月分成閏，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章首分盡，四之俱終，名之曰蔀。以一歲日乘之，爲蔀之日數也。以甲子命之，二十而復其初，是以二十蔀爲紀。紀歲青龍未終，三終歲後復青龍爲元。

母時，就積成了一月，這一年就是有閏月的大年。月份在四季中會有推移，所以設置了十二個中氣來固定月份在四季中的位置。有朔但没有中氣的月份就是閏月。包含中氣的月份的起點稱爲節，節與中組成二十四氣。用二十四除一年的日數，就是一氣的日數。它的餘分積累成一日稱爲没日，合并二十四氣的餘分，成爲一歲的没日。没日的餘分終盡於中氣日，中氣的餘分則終盡於冬至日，冬至的餘分積累滿分母後得到一日，四年爲一個循環。月的餘分組成閏月，閏月七次後，餘分消盡，這需要過十九年，稱爲一章。章首朔日小餘分和閏餘同盡，四章之後，氣日數的餘分也消盡，稱之爲蔀。用一年的日數乘以一蔀的年數，得到蔀的日數。用甲子等日干支來計蔀日數的日序，二十蔀後有回復原來的日序，所以把二十蔀稱爲一紀。在一紀的歲數中歲星没有回復到原來的位置，三紀之後歲星復原，這稱爲一元。

元法：四千五百六十。
紀法：千五百二十。
紀月：萬八千八百。
蔀法：七十六。
蔀月：九百四十。
章法：十九。
章月：二百三十五。
周天：千四百六十一。
日法：四。
蔀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
没數：二十一。
通法：四百八十七。
没法：七，因爲章閏。
日餘：百六十八。
中法：三十二。
大周：三十四萬三千三百三十五。
月周：千一十六。

元法：四千五百六十。
紀法：一千五百二十。
紀月：一萬八千八百。
蔀法：七十六。
蔀月：九百四十。
章法：十九。
章月：二百三十五。
周天：一千四百六十一。
日法：四。
蔀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
没數：二十一。
通法：四百八十七。
没法：七，也作爲章閏之數。
日餘：一百六十八。
中法：三十二。
大周：三十四萬三千三百三十五。
月周：一千零一十六。

月食數之生也，乃記月食之既者。率二十三食而復既，其月百三十五，率之相除，得五月二十三之二十

月食周期的獲得，要通過對月全食的記録。通常發生二十三次月食後會重復前一次月全食，這要經過一百三十五個月，平均下來，得到五又

而一食。以除一歲之月，得歲有再食五百一十三分之五十五也。分終其法，因以與蔀相約，得四與二十七，互之，會二千五十二，二十而與元會。

二十三分之二十月發生一次月食。用它來除一年中的月數，得到一年中有二又五百一十三分之五十五次月食。餘分積累滿分母時，經歷五百一十三年，用它與一蔀中的年數相約，得到公約數十九，約餘之數分别爲四與二十七，三數互乘，得到二千零五十二，叫做蔀會，再乘以二十，得到四萬一千零四十，稱作元會。

元會：四萬一千四十。

蔀會：二千五十二。

歲數：五百一十三。

食數：千八十一。

月數：百三十五。

食法：二十三。

元會：四萬一千零四十。

蔀會：二千零五十二。

歲數：五百一十三。

食數：一千零八十一。

月數：一百三十五。

食法：二十三。

推入蔀術曰：以元法除去上元，其餘以紀法除之，所得數從天紀，筭外則所入紀也。不滿紀法者，入紀年數也。以蔀法除之，所得數從甲子蔀起，筭外，所入紀歲名命之，筭上，即所求年太歲所在。

推算入蔀的算法爲：用元法除上元積年，取除得的餘數除以紀法，所得商數從天紀算起，餘數不足除紀法，入天紀，得商數一，入地紀，得商數二，入人紀。不滿紀法的餘數，就是入紀年數。用蔀法除入紀年數，所得商數從甲子蔀算起，年數不足除蔀法，得甲子蔀，除得商數爲一，入癸卯蔀，……得商數十九，入乙酉蔀（二十蔀序參見後表）。不滿蔀法的餘數，就是入蔀年數，各以所入紀的歲名來命名，算上，就是所求年太歲所在的干支。

推月食所入蔀會年：以元會除去上元，其餘以蔀會除之，所得以二十七乘之，滿六十除去之，餘以二十除所得數，從天紀，筭外，所入紀，不滿二十者，數從甲子蔀起，筭外，所入蔀會也。其初不滿蔀會者，入蔀會年數也，各以所入紀歲名命之，筭上，即所求年太歲所在。

推算月食所入蔀會之年：用元會除上元積年，得到的餘數用蔀會去除，得到的商數乘以二十七，超過六十的，就減去六十，餘下的數除以二十，所得數從天紀算起，算外，就是所入紀，不滿二十的餘數，從甲子蔀算起，算外，就是所入蔀會。開始演算時不滿蔀會之數就是入蔀會的年數，各以所入紀的歲名來命名，算上，就是所求年太歲所在的干支。

天紀歲名	地紀歲名	人紀歲名	蔀首
庚辰	庚子	庚申	甲子一
丙申	丙辰	丙子	癸卯二
壬子	壬申	壬辰	壬午三
戊辰	戊子	戊申	辛酉四
甲申	甲辰	甲子	庚子五
庚子	庚申	庚辰	己卯六

丙辰	丙子	丙申	戊午七
壬申	壬辰	壬子	丁酉八
戊子	戊申	戊辰	丙子九
甲辰	甲子	甲申	乙卯十
庚申	庚辰	庚子	甲午十一
丙子	丙申	丙辰	癸酉十二
壬辰	壬子	壬申	壬子十三
戊申	戊辰	戊子	辛卯十四
甲子	甲申	甲辰	庚午十五
庚辰	庚子	庚申	己酉十六
丙申	丙辰	丙子	戊子十七
壬子	壬申	壬辰	丁卯十八
戊辰	戊子	戊申	丙午十九
甲申	甲辰	甲子	乙酉二十

推天正術：置入蔀年減一，以章月乘之，滿章法得一，名爲積月，不滿爲閏餘，十二以上，其歲有閏。

推算天正的方法：將入蔀年數減去一，乘以章月，此乘積除以章法，所得商數爲積月數，不滿章法的爲閏餘，閏餘大於等於十二的，該年有閏月。

推天正朔日：置入蔀積月，以蔀日乘之，滿蔀月得一，名爲積日，不滿爲小餘，積日以六十除去之，其餘爲大餘，以所入蔀名命之，筭盡之外，則前年天正十一月朔日也。小餘四百四十一以上，其月大。求後月朔，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小餘滿蔀月得一，上加大餘，命之如前。

推算天正朔日：用入蔀積月數，乘以蔀日，所得乘積除以蔀月，所得商數爲積日，不滿蔀月的爲小餘，積日除以六十，所得餘數爲大餘，用所入蔀名來命名，大餘算盡之外，就是前一年天正十一月的朔日。小餘四百四十一以上，其月爲大月。求下一月的朔，在大餘和小餘的數值上分别加上二十九和四百九十九，所得小餘若滿蔀月數，則在大餘上加一，日期命名之法如前。

一術，以大周乘年，周天乘閏餘減之，餘滿蔀月，則天正朔日也。

另一種算法，用大周與入蔀積年的乘積，減去周天與閏餘的乘積，所得差數除以蔀月，其商數爲積日數，餘數爲小餘，接下去的步驟仍照前條所述所得餘數滿蔀月數，就是天正朔日。

推二十四氣術曰：置入蔀年減一，以日餘乘之，滿中法得一，名曰大餘，不滿爲小餘，大餘滿六十除去之，其餘以蔀名命之，筭盡之外，則前年冬至之日也。

推算二十四氣的方法爲：用已知的入蔀年數減去一，然後乘以日餘，所得乘積除以中法，商數爲大餘，餘數爲小餘，大餘滿六十的部分除去，餘下部分用蔀名來命名它，大餘算盡之外，就是前一年的冬至日。

求次氣：加大餘十五，小餘七，除命之如前，小寒日也。

求冬至的下一氣：在前條所述的大餘上加十五，小餘上加七，除去六十和命名的方法皆如前條，所得就是小寒日。

推閏月所在：以閏餘減章法，餘以十二乘之，滿章閏數得一，滿四以

推算閏月所在：用閏餘減章法，所得差數乘以十二，乘積除以章閏，餘數滿四以上也在所得

上亦得一筭之數，從前年十一月起，筭盡之外，閏月也。或進退，以中氣定之。

商數上加一，據所得數從上一年十一月算起，算盡之外，就是閏月。有時閏月的位置可能有進退，用中氣來最終確定。

推弦、望日：因其月朔大小餘之數，皆加大餘七，小餘三百五十九四分三，小餘滿蔀月得一，加大餘，大餘命如法，得上弦。又加得望，次下弦，又後月朔。其弦、望小餘二百六十以下，每以百刻乘之，滿蔀月得一刻，不滿其所近節氣夜漏之半者，以筭上爲日。

推算弦、望的日期：根據該月朔的大小餘之數，在大餘上加七，小餘加三百五十九又四分之三，小餘滿蔀月得數一，加到大餘中，大餘配合蔀名命名如前，得到上弦日。再加一次大小餘，用同樣的方法得到望，再加一次，得下弦，再加一次，得到下一月的朔日。弦、望小餘在二百六十以下，則乘以一百刻，然後除以蔀月，所得商數爲該弦、望夜半之後的刻數，如果這刻數小於所求弦望鄰近節氣夜漏刻數的一半，則用算上法求弦望的日期。

推没滅術：置入蔀年減一，以没數乘之，滿日法得一，名爲積没，不盡爲没餘。以通法乘積没，滿没法得一，名爲大餘，不盡爲小餘。大餘滿六十除去之，其餘以蔀名命之，筭盡之外，前年冬至前没日也。求後没，加大餘六十九，小餘四，小餘滿没法，從大餘，命之如前，無分爲滅。

推算没日和滅日的方法：將已知的入蔀年數減去一，再乘以没數，乘積除以日法，商數爲積没，餘數爲没餘。用通法乘積没，乘積滿没法積數一，稱爲大餘，不能除盡的餘數爲小餘。大餘滿六十就除去，所得餘數用蔀名來命名它，算盡之外，就是前一年冬至以前的没日。求下一個没日，在大餘上加六十九，小餘加四，小餘積滿没法，則在大餘上加一，命名日子的方法如前。如果該没日衹有大餘，無小餘的分數，則稱爲滅日。

一術，以十五乘冬至小餘，以減通法，餘滿没法得一，則天正後没也。

另一種推算方法，用十五乘以冬至日的小餘，用這一乘積來減通法，用没法除所得差數，所得商數爲冬至到下一没日之間的積日數，從冬至日名算起，算外，即後一没日。

推合朔所在度：置入蔀積日以蔀月乘之，滿大周除去之，其餘滿蔀月得一，名爲積度，不盡爲餘分。積度加斗二十一度，加二百三十五分，以宿次除之，不滿宿，則日月合朔所在星度也。求後合朔，加度二十九，加分四百九十九，分滿蔀月得一度，經斗除二百三十五分。

推算合朔時刻日月所在宿度：把已知的入蔀積月與蔀月相乘，乘積滿大周即除去，所得餘數滿蔀月則積數爲一，稱爲積度，被蔀月減剩的稱爲餘分。積度加斗宿二十一度，再加二百三十五分，所得和數依次減去斗宿以後的宿度，當不滿某一宿度時，就是日月合朔所在的星宿和宿度了。求下一個合朔，在此次合朔的星度上加上二十九度，再加上四百九十九分，餘分積滿蔀月就得一度，其他算法同前。衹是注意經過斗宿時，應減去二百三十五分。

一術，以閏餘乘周天，以減大周餘，滿蔀月得一，合以斗二十一度四

另一種算法是，用閏餘和周天的乘積，來減大周，所得的差數除以蔀月，商數加上斗宿二十

分一，則天正合朔日月所在度。

一又四分之一度，其餘步驟參照前條，可以得到天正十一月合朔時日月所在的宿度。

推日所在度：置入蔀積日之數，以蔀法乘之，滿蔀日除去之，其餘滿蔀法得一，爲積度，不盡爲餘分。積度加斗二十一度，加十九分，以宿次除去之，則夜半日所在宿度也。

推算太陽所在的宿度：將已知的入蔀積日數乘以蔀法，所得乘積除以蔀日，所得餘數用蔀法來除，除得的商數爲積度，除不盡的爲餘分。積度加斗宿二十一度，再加十九分，依次減去斗宿以後的宿度，最後不够減時即得夜半太陽所在的宿度了。

求次日：加一度。求次月，大加三十度，小加二十九度，經斗除十九分。

求下一天太陽所在宿度：在前條所得太陽宿度上加一度即得。求一月之後太陽所在宿度，如果本月是大月，則在前條所得太陽宿度上加三十度，如果本月是小月，則在前條所得太陽宿度上加二十九度，經過斗宿時減去十九分，即得。

一術，以朔小餘減合朔度分，即日夜半所在。其分二百三十五約之，十九乘之。

另一種算法，用朔小餘減合朔時刻日月度分，所得就是太陽夜半所在宿度。而所得的餘分要除以二百三十五，再乘以十九。

推月所在度：置入蔀積日之數，以月周乘之，滿蔀日除去之，其餘滿蔀法得一，爲積度，不盡爲餘分。積度加斗二十一十九分，除如上法，則所求之日夜半月所在宿度也。

推算月亮所在的宿度：將已知的入蔀積日數乘以月周，所得乘積除以蔀日，所得餘數用蔀法來除，除得的商數爲積度，除不盡的爲餘分。積度加斗宿二十一度，再加十九分，依次減去斗宿以後的宿度，最後不够減時即得夜半月亮所在的宿度。

求次日：加十三度二十八分。求次月，大加三十五度六十一分，月小二十二度三十三分，分滿法得一度，經斗除十九分。其冬下旬月在張、心署之，謂晝漏分後盡漏盡也。

求下一天月亮所在宿度：在前條所得月亮宿度上加十三度二十八分即得。求一月之後月亮所在宿度，如果本月是大月，則在前條所得月亮宿度上加三十五度六十一分，如果本月是小月，則在前條所得月亮宿度上加二十二度三十三分，餘分積滿蔀法時得一度，經過斗宿時減去十九分。如果在冬天各月的下旬推得月亮在張宿、心宿，則應該在曆日中注明，這是指在晝漏盡之後到夜漏盡之前發生這一情況而言。

一術，以蔀法除朔小餘，所得以減日半度也。餘以減分，即月夜半所在度也。

另一種算法，以蔀法除朔小餘，用所得商數減朔日夜半太陽所在度數。用所得餘數減太陽所在度數的餘分，所得就是月亮夜半所在的度數。

推日明所入度分術曰：置其月節氣夜漏之數，以蔀法乘之，二百除之，得一分，即夜半到明所行分也。以增夜半日所在度分，爲明所在度分也。

推算天明時太陽所在宿度及餘分的方法：將所求日所在節氣夜漏的刻數，與蔀法相乘，再除以二百，所得商數就是夜半到天明太陽所行走的分數，用它來加上夜半太陽所在的度分，就是天明時太陽所在的度分。

求昏日所入度：以夜半到明日所行分減蔀法，其餘即夜半到昏所行分也。以加夜半所在度分，爲昏日所在度也。

求黄昏太陽所在宿度：用夜半到天明太陽所行走的分數來減蔀法，所得差數就是夜半到黄昏太陽行走的分數，用它來加上夜半太陽所在的度分，就是黄昏時太陽所在的度分。

推月明所入度分術曰：置其節氣夜漏之數，以月周乘之，以二百除之，爲積分。積分滿蔀法得一，以增夜半度，即月明所在度也。

推算天明時月亮所在宿度及餘分的方法：將所求日所在節氣夜漏的刻數，與月周相乘，再除以二百，所得商數就是積分。用蔀法除積分，所得商數爲積度，用它來加上夜半月亮所在宿度，就是天明時月亮所在度。

求昏月所入度：以明積分減月周，其餘滿蔀法得一度，加夜半，則昏月所在度也。

求黄昏時月亮所在的宿度：用天明時月亮所行走的積分減月周，所得差數除以蔀法，所得商數爲夜半到黄昏月亮行走的度數，用它加夜半月亮的宿度，即得黄昏時月亮所在的宿度。

推弦、望日所入星度術曰：置合朔度分之數，加七度三百五十九分四分三，以宿次除之，即得上弦日所入宿度分也。

推算弦、望太陽所在宿度的方法：已知合朔時刻太陽所在的宿度及餘分，加上七度三百五十九又四分之三分，然後依次除以宿度，即得上弦日太陽所在的宿度及餘分。

求望、下弦：加除如前法，小分滿四從大分，大分滿蔀月從度。

求望、下弦太陽所在：據上條所得上弦日太陽所在的宿度及餘分，加度、分如前，即得望時太陽所在的宿度及餘分；再加一次，得下弦太陽所在。小分累積滿四，得一大分，大分滿蔀月，得一度。

推弦、望月所入星度術曰：置月合朔度分之數，加度九十八，加分六百五十三半，以宿次除之，即上弦月所入宿度分也。

推算弦、望月亮所在宿度的方法：已知合朔時刻太陽所在的宿度及餘分，加上九十八度六百五十三分半，然後依次除去宿度，即得上弦日月亮所在的宿度及餘分。

求望、下弦：加除如前分，滿蔀月從度。

求望、下弦月亮所在：據上條所得上弦日月亮所在的宿度及餘分，加度、分如前，即得望時月亮所在的宿度及餘分；再加一次，得下弦月亮所在。分數累積滿蔀月，得一度。

推月食術曰：置入蔀會年數，減一，以食數乘之，滿歲數得一，名曰積食，不滿爲食餘。以月數乘積食，滿食法得一，名爲積月，不滿爲月餘分。積月以章月除去之，其餘爲入章月數。當先除入章閏，乃以十二除去之，不滿者命以十一月，算盡之外，則前年十一月前食月也。求入章閏者，置入章月，以章閏乘之，滿章月

推算月食的方法爲：已知入蔀會的年數，減去一，再乘以食數，所得乘積除以歲數，所得商數爲積食，除不盡的餘數爲食餘。用月數乘以積食，再除以食法，所得商數爲積月，除不盡的餘數爲月餘分。用章月去除積月，所得餘數爲入章月數。應當先從入章月數中扣除閏月數，再除以十二，所得餘數配合月序，從十一月算起，算盡之外，就是上一年十一月以前發生月食的月份。求入章閏的方法是，用章閏乘以入章月數，所得

得一，則入章閏數也。餘分滿二百二十四以上至二百三十一，爲食在閏月。閏或進退，以朔日定之。求後食，加五月二十分，滿法得一月數，命之如法，其分盡食筭上。

推月食朔日術曰：置食積月之數，以二十九乘之，爲積日。又以四百九十九乘積月，滿蔀月得一，以并積日，以六十除之，其餘以所會蔀名命之，筭盡之外，則前年天正前食月朔日也。

求食日：加大餘十四，小餘七百一十九半，小餘滿蔀月爲大餘，大餘命如前，則食日也。

求後食朔及日：皆加大餘二十七，小餘六百一十五。其月餘分不滿二十者，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其食小餘者，當以漏刻課之，夜漏未盡，以筭上爲日。

一術，以歲數去上元，餘以爲積月，以百一十二乘之，滿月數去之，餘滿食法得一，則天正後食。

推諸加時：以十二乘小餘，先減如法之半，得一時，其餘乃以法除之，所得筭之數從夜半子起，筭盡之外，則所加時也。

推諸上水漏刻：以百乘其小餘，滿其法得一刻；不滿法什之，滿法得一分。積刻先減所入節氣夜漏之半，其餘爲晝上水之數。過晝漏去之，餘爲夜上水數。其刻不滿夜漏半者，乃

乘積除以章月，商數就是入章閏數。餘數在二百二十四以上到二百三十一之間，則月食發生在閏月。閏月有時有進退，可以根據朔日來確定它。求下一次月食，在前一次月食的月次和月餘分上加五月二十分，餘分積滿食法時，進爲一月，月次的命名法如前，如果餘分恰好消盡時，用算上之法命名月序。

推算有月食之月的朔日：已知食積月數，與二十九相乘，所得爲積日。又用四百九十九乘以積月，所得乘積除以蔀月，除得商數與積月相加，再除以六十，除得的餘數與所入蔀會配合命名日序，算盡之外，就是前一年天正十一月以前發生月食的朔日。

求月食之日：據前條所得有月食之月朔日的大、小餘分，大餘加十四，小餘加七百一十九分半，小餘積滿蔀月則消去，大餘進一。大餘仍照前條命名，就得到月食之日。

求下一次有月食之月的朔日和月食之日：據前條所得有月食之月朔日的大、小餘分，大餘加二十七，小餘加六百一十五分，即得下一次有月食之月的朔日；用同樣的大小餘分加前一個月食日的大小餘分，即得下一個月食之日。如果該月月餘分不足二十，則再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月食日的小餘應當换算成漏刻數，如果月食發生的時刻夜漏還未盡，日期的確定用算上之法。

另一種算法，用歲數除上元以來積年數，所得餘數换算爲積月數，再乘以一百一十二，所得乘積除以月數，除得的餘數再除以食法，所得商數就是從天正十一月算起到有月食之月的月數。

推算各種天象發生的時辰：用十二乘小餘，先減去有關法數的一半，得一時，所得差數除以法數，將除得的商數合并前所得一時，從夜半子時算起，算盡之外，就是所要求的時辰。

推算各種天象發生時的上水漏刻數：以一百乘以小餘，再除以法數，所得商數爲夜半以後積刻數，所得餘數乘以十，再除以法數，所得商數爲不足一刻的分數。應該先在積刻、積分中減去所在節氣夜漏刻數的一半，剩餘部分是晝漏上水

減之，餘爲昨夜未盡，其弦望其日。

的刻數。除去晝漏刻數，剩餘的就是夜漏上水刻數。如果所得刻數少於夜漏刻數的一半，就積刻數減夜漏刻數，差爲昨夜未盡的刻數，在弦望之日所得積刻如果不足所在節氣夜漏刻數的一半，則用算上之法確定日序。

五星數之生也，各記於日，與周天度相約而爲率。以章法乘周率爲月法，章月乘日率，如月法，爲積月月餘。以月之日乘積月，爲朔大小餘。乘爲入月日餘。以日法乘周率爲日度法，以周率去日率，餘以乘周天，如日度法，爲積度度餘也。日率相約取之，得二千九百九十萬一千六百二十一億五十八萬二千三百，而五星終，如蔀之數，與元通。

有關五星運動各項數據的産生，主要依據各行星與太陽的回合周期天數，與周天度數相約，從而得到各自的周率和日率。以章法乘周率得到月法，章月乘日率，再除以月法，所得商數爲合積月，餘數爲月餘。以一月的日數乘合積月，乘積爲朔大餘和小餘。以蔀日乘月餘，以月法乘朔小餘，兩乘積相加，所得和數與章法乘章月之積相約，所得數除以日度法，所得爲入月日和日餘。以日法乘以周率得到日度法，以周率減日率，再乘以周天，所得乘積除以日度法，得到積度和度餘。五星日率先相約，約簡之後互乘，得到二千九百九十萬一千六百二十一億五十八萬二千三百，這是五星兩次與太陽會合所經過的年數，再乘以蔀法，則可與一元的年數相通。

木

周率：四千三百二十七。日率：四千七百二十五。合積月：十三。月餘：四萬一千六百六。月法：八萬二千二百一十三。大餘：二十三。小餘：八百四十七。虚分：九十三。入月日：十五。日餘：萬四千六百四十一。日度法：萬七千三百八。積度：三十三。度餘：萬三百一十四。

木星

周率：四千三百二十七。日率：四千七百二十五。合積月：十三。月餘：四萬一千六百零六。月法：八萬二千二百一十三。大餘：二十三。小餘：八百四十七。虚分：九十三。入月日：十五。日餘：一萬四千六百四十一。日度法：一萬七千三百零八。積度：三十三。度餘：一萬零三百一十四。

火

周率：八百七十九。日率：千八百七十六。合積月：二十六。月餘：六千六百三十四。月法：萬六千七百一。大餘：四十七。小餘：七百五十四。虚分：一百八十六。入月日：十二。日餘：千八百七十二。日度法：三千五百一十六。積度：四十九。度餘：一百一十四。

火星

周率：八百七十九。日率：一千八百七十六。合積月：二十六。月餘：六千六百三十四。月法：一萬六千七百零一。大餘：四十七。小餘：七百五十四。虚分：一百八十六。入月日：十二。日餘：一千八百七十二。日度法：三千五百一十六。積度：四十九。度餘：一百一十四。

土

周率：九千九十六。日率：九千

土星

周率：九千零九十六。日率：九千四百一十

四百一十五。合積月：十二。月餘：十三萬八千六百三十七。月法：十七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虛分：五百九十二。入月日：二十四。日餘：二千一百六十三。日度法：三萬六千三百八十四。積度：十二。度餘：二萬九千四百五十一。

五。合積月：十二。月餘：十三萬八千六百三十七。月法：十七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虛分：五百九十二。入月日：二十四。日餘：二千一百六十三。日度法：三萬六千三百八十四。積度：十二。度餘：二萬九千四百五十一。

金

周率：五千八百三十。日率：四千六百六十一。合積月：九。月餘：九萬八千四百五。月法：十一萬七百七十。大餘：二十五。小餘：七百三十一。虛分：二百九。入月日：二十六。日餘：二百八十一。日度法：二萬三千三百二十。積度：二百九十二。度餘：二百八十一。

金星

周率：五千八百三十。日率：四千六百六十一。合積月：九。月餘：九萬八千四百零五。月法：十一萬零七百七十。大餘：二十五。小餘：七百三十一。虛分：二百零九。入月日：二十六。日餘：二百八十一。日度法：二萬三千三百二十。積度：二百九十二。度餘：二百八十一。

水

周率：萬一千九百八。日率：千八百八十九。合積月：一。月餘：二十一萬七千六百六十三。月法：二十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二。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虛分：四百四十一。入月日：二十八。日餘：四萬四千八百五。日度法：四萬七千六百三十二。積度：五十七。度餘四萬四千八百五。

水星

周率：一萬一千九百零八。日率：一千八百八十九。合積月：一。月餘：二十一萬七千六百六十三。月法：二十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二。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虛分：四百四十一。入月日：二十八。日餘：四萬四千八百零五。日度法：四萬七千六百三十二。積度：五十七。度餘：四萬四千八百零五。

推五星術：置上元以來，盡所求年，以周率乘之，滿日率得一，名爲積合；不盡名爲合餘。合餘以周率除之，不得焉退歲；無所得，星合其年，得一合前年，二合前二年。金、水積合奇爲晨，偶爲夕。其不滿周率者反減之，餘爲度分。

推算五星運動合日的方法：以周率乘以從上元到所求年年終的總年數，再除以日率，所得商數爲積合，除不盡的餘數爲合餘。以周率除合餘，所得商數爲應退回之年數；如不能除得商數，則行星合日發生在這一年，得商數爲一，則會合在前一年，得二，在前二年。對於金星和水星，如果算得積合是奇數，則爲晨合，積合爲偶數，則爲昏合。合餘不滿周率時，用合餘減周率，所得差數爲度分。

推星合月：以合積月乘積合爲小積，又以月餘乘積合，滿其月法得一，從小積爲積月，不盡爲月餘。積

推算行星合日所在的月份：以合積月乘以積合爲小積，又以月餘與積合的乘積除以月法，所得商數與小積相加，和數爲積月，餘數爲月餘。

月滿紀月去之，餘爲入紀月。每以章閏乘之，滿章月得一爲閏；不盡爲閏餘。以閏減入紀月，其餘以十二去之，餘爲入歲月數，從天正十一月起，筭外，星合所在之月也。其閏餘滿二百二十四以上至二百三十一星合閏月。閏或進退，以朔制之。

積月除以紀月，所得餘數爲入紀月。以章閏乘入紀月，再除以章月，所得商數爲閏月數，餘數爲閏餘。以閏月數減入紀月，所得差數除以十二，得餘數爲入歲月數，從天正十一月算起，算外，即行星合日所在月份。其中閏餘在二百二十四到二百三十一之間時，行星合日發生在閏月。閏月有時會有進退，用朔日來確定它。

推朔日：以蔀日乘入紀月，滿蔀月得一爲積日，不盡爲小餘。積日滿六十去之，餘爲大餘，命以甲子，筭外，星合月朔日。

推算行星合日之月的朔日：以蔀日乘入紀月數，再除以蔀月，所得商數爲積日，除不盡的餘數爲小餘。積日除以六十，所得餘數爲大餘，以大餘配合干支日序從甲子算起，算外，就是行星合日之月的朔日。

推入月日：以蔀日乘月餘，以其月法乘朔小餘，從之，以四千四百六十五約之，所得滿日度法得一，爲入月日，不盡爲日餘。以朔命入月日，筭外，星合日也。

推算行星合日發生的入月日：以蔀日乘以月餘，以月法乘以朔小餘，兩乘積相加，約去四千四百六十五，再除以日度法，所得商數爲入月日，除不盡的餘數爲日餘。從朔日算起命名日序，算外，即行星合日之日期。

推合度：以周天乘度分，滿日度法得一爲積度，不盡爲度餘。以斗二十一四分一命度，筭外，星合所在度也。

推算行星合日所在的宿度：以周天乘以度分，再除以日度法，所得商數爲積度，除不盡的餘數是度餘。以斗宿二十一又四分之一度爲起算點，根據積度依次除去斗宿以後的宿度，算外，就是行星合日所在的宿度。

一術，加退歲一，以減上元，滿八十除去之，餘以没數乘之，滿日法得一，爲大餘，不盡爲小餘。以甲子命大餘，則星合歲天正冬至日也。以周率乘小餘，并度餘，餘滿日度法從度，即至後星合日數也，命以冬至。求後合月，加合積月於入歲月，加月餘於月餘，滿其月法得一，從入歲月。入歲月滿十二去之，有閏計焉，餘命如前，筭外，後合月也。金、水加晨得夕，加夕得晨。

另一種推算行星合日日期的算法，以應退歲數加一，來減上元以來年數，所得差數除以八十，除不盡的餘數與没數相乘，乘積除以日法，除得的商數爲大餘，餘數爲小餘。根據大餘從甲子日算起命名日序，算外，即是行星合日之歲天正十一月冬至之日。以周率乘冬至小餘，加上度餘，所得和數除以日度法，除得的商數就是冬至日到行星合日這一天的日數，從冬至日算起可得所求日期。求下次行星合日的月份，把合積月加到入歲月中，它們的月餘也相加，月餘積滿月法時，得一月，也加入到入歲月中。從入歲月中減去十二或十二的倍數，有閏月也減去，減剩的月數按照前法命名，算外，就是下次行星合日的月份。金、水二星此次爲晨合，則下次爲夕合；此次爲夕合，則下次爲晨合。

求朔日：以大小餘加今所得，其月餘得一月者，又加大餘二十九，小

求下次行星合日之月的朔日：以大小餘加上現今求得的大小餘，月餘累積滿一月時，再加上

餘四百九十九，小餘滿蔀月得一，加大餘，大餘命如前。

求入月日：以入月日日餘加今所得，餘滿日度法得一，從日。其前合月朔小餘滿其虛分者，空加一日。日滿月先去二十九，其後合月朔小餘不滿四百九十九，又減一日，其餘命如前。

求合度：以積度度餘加今所得，餘滿日度法得一從度，命如前，經斗除如周率矣。

木，晨伏，十六日七千三百二十分半，行二度萬三千八百一十一分，在日後十三度有奇，而見東方。見順，日行五十八分度之十一，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微遲，日行九分，五十八日行九度。留不行，二十五日。旋逆，日行七分度之一，八十四日退十二度。復留，二十五日。復順，五十八日行九度，又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在日前十三度有奇，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見三百六十六日，行二十八度。伏復十六日七千三百二十分半，行二度萬三千八百一十一分，而與日合。凡一終，三百九十八日有萬四千六百四十一分，行星三十三度與萬三百一十四分，通率日行四千七百二十五分之三百九十八。

火，晨伏，七十一日二千六百九十四分，行五十五度二千二百五十四分半，在日後十六度有奇，而見東方。見順，日行二十三分度之十四，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微遲，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留不行，十一日。旋逆，日行六十二分度之十七，六十二日退十七度。復

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小餘積滿蔀月時，在大餘上加一，根據所得大餘之數按照前法命名可得所求朔日的干支日序。

求下次行星合日的入月日：以入月日、日餘加現今求得的入月日、日餘，日餘積滿日度法時則在入月日上加一日。如果前次合日之月的朔小餘大於虛分的話，入月日就少加一日。入月日積滿一月時先減去二十九，下次行星合日之月的朔小餘不滿四百九十九，則再減去一日，餘下的命名日序的方法同前。

求下次行星合日所在的宿度：以積度、度餘加上現今求得的積度、度餘，度餘積滿日度法則在積度上加一，宿度命名的方法同前，如果經過斗宿，就從度餘中除去與周率數值相等的餘分。

木星，晨伏，十六日七千三百二十分半，行走二度一萬三千八百一十一分，在太陽之後十三度多，開始出現在東方。出現後順行，每天行走五十八分之十一度，五十八天中共行走十一度。稍稍慢下來，每天行走九分，五十八天中共行走九度。然後停留不行，共留二十五天。隨即逆行，每天行走七分之一度，八十四天退行十二度。又留二十五日。再次順行，五十八天中共行走九度，又在五十八天中共行走了十一度，在太陽之前十三度多，黃昏時隱伏於西方。除去伏的天數和逆行的度數，出現一次共經歷了三百六十六日，前進二十八度。伏後又經過十六日七千三百二十分半，行走二度一萬三千八百一十一分，而與太陽會合。在一個會合周期，總共經過三百九十八日又一萬四千六百四十一分，行走三十三度又一萬零三百一十四分，平均每天行走四千七百二十五分之三百九十八度。

火星，晨伏，七十一日二千六百九十四分，行走五十五度二千二百五十四分半，在太陽之後十六度多，開始出現在東方。出現後順行，每天行走二十三分之十四度，一百八十四天中共行走一百一十二度。稍稍慢下來，每天行走十二分，九十二天中共行走四十八度。然後停留不行，共留十一天。隨即逆行，每天行走六十二分之十七度，六十二天退行十七度。又留十一日。再次順

留，十一日。復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又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在日前十六度有奇，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見六百三十六日，行三百三度。伏復，七十一日二千六百九十四分，行五十五度二千二百五十四分半，而與日合。凡一終，七百七十九日有千八百七十二分，行星四百一十四度與九百九十三分。通率日行千八百七十六分之九百九十七。

土，晨伏，十九日千八十一分半，行三度萬四千七百二十五分半，在日後十五度有奇，而見東方。見順，日行四十三分度之三，八十六日行六度。留不行，三十三日。旋逆，日行十七分度之一百二，日退六度。復留，三十三日。復順，八十六日，行六度，在日前十五度有奇，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見三百四十日，行六度。伏復，十九日千八十一分半，行三度萬四千七百二十五分半，與日合。凡一終，三百七十八日有二千一百六十三分，行星十二度與二萬九千四百五十一分。通率日行九千四百一十五分之三百一十九。

金，晨伏，五日，退四度，在日後九度，而見東方。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留不行，八日。旋順，日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而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度之十五，九十一日行百六度。益疾，日行一度二十二分，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在日後九度，而晨伏東方。除伏逆，一見二百四十六日，行二百四十六度。伏四十一日二百八十一分，行五十度二百八十一分，而與日合。一合二百九十二日二百八十一分，行星如之。

行，九十二天中共行走四十八度，又在一百八十四天中共行走了一百一十二度，在太陽之前十六度多，黄昏時隱伏於西方。除去伏的天數和逆行的度數，出現一次共經歷了六百三十六日，前進三百零三度。伏後又經過七十一日二千六百九十四分，行走五十五度二千二百五十四分半，而與太陽會合。在一個會合周期，總共經過七百七十九日又一千八百七十二分，行走四百一十四度又九百十三分。平均每天行走一千八百七十六分之九百九十七度。

土星，晨伏，十九日一千零八十一分半，行走三度一萬四千七百二十五分半，在太陽之後十五度多，開始出現在東方。出現後順行，每天行走四十三分之三度，八十六天中共行走六度。然後停留不行，共留三十三天。隨即逆行，每天行走十七分之一度，一百零二天退行六度。又留三十三日。再次順行，八十六天中共行走六度，在太陽之前十五度多，黄昏時隱伏於西方。除去伏的天數和逆行的度數，出現一次共經歷了三百四十日，前進六度。隱伏之後又經過十九日一千零八十一分半，行走三度一萬四千七百二十五分半，而與太陽會合。在一個會合周期，總共經過三百七十八日又二千一百六十三分，行走十二度又二萬九千四百五十一分。平均每天行走九千四百一十五分之三百一十九度。

金星，晨伏，五天之内退行四度，在太陽之後九度，開始出現於東方。出現後逆行，每天行走五分之三度，十天之内退行六度。然後停留不行，共八天。隨後開始順行，每天行走四十六分之三十三度，四十六天内行走三十三度。接着轉快，每天行走一又九十一分之十五度，九十一日行走一百零六度。進一步加快，每天行走一度二十二分，九十一日行一百一十三度，在太陽之後九度，早晨隱伏於東方。除去伏的天數和逆行的度數，出現一次共經歷了二百四十六日，前進二百四十六度。伏後又經過四十一日二百八十一分，行走五十度二百八十一分，而與太陽會合。在一次會合中經過二百九十二日二百八十一分，行走的度數與該值相同。

金，夕伏，四十一日二百八十一分，行五十度二百八十一分，在日前九度，而見西方。見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度之二十二，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微遲，日行一度十五分，九十一日行百六度。而遲，日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留不行，八日。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在日前九度，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見二百四十六日，行二百四十六度，伏五日，退四度而復合。凡再合一終，五百八十四日有五百六十二分，行星如之。通率日行一度。

金星，夕伏，四十一日二百八十一分，行走五十度二百八十一分，在太陽之前九度，開始出現於西方。出現後順行，行進快速，每天行走一度九十一分之二十二度，九十一天之内行進一百一十三度。稍稍變慢，每天行走一度十五分，九十一日行走一百零六度。又變慢，每天行走四十六分之三十三度，四十六天内行走三十三度。然後停留不行，共八天。隨後開始逆行，每天行走五分之三度，十天内退行六度，在太陽之前九度，黄昏隱伏於西方。除去伏的天數和逆行的度數，出現一次共經歷了二百四十六日，前進二百四十六度，伏後又經過五日，退行四度，而與太陽會合。一共兩次會合組成一個會合周期，經過五百八十四日五百六十二分，行走的度數與該值相同。平均每天行走一度。

水，晨伏，九日，退七度，在日後十六度，而見東方。見逆，一日退一度。留不行，二日。旋順，日行九分度之八，九日行八度。而疾，日行一度四分度之一，二十日行二十五度，在日後十六度，而晨伏東方。除伏逆，一見，三十二日，行三十二度，伏十六日四萬四千八百五分，行三十二度四萬四千八百五分，而與日合。一合五十七日有四萬四千八百五分，行星如之。

水星，晨伏，九天之内退行七度，在太陽之後十六度，開始出現於東方。出現後逆行，逆行一天行走一度。然後停留不行，共二天。隨後開始順行，每天行走九分之八度，九天内行走八度。接着轉快，每天行走一又四分之一度，二十日行走二十五度，在太陽之後十六度，早晨隱伏於東方。除去伏的天數和逆行的度數，出現一次共經歷了三十二日，前進三十二度，隱伏之後又經過十六日四萬四千八百零五分，行走三十二度四萬四千八百零五分，而與太陽會合。在一次會合中經過五十七日四萬四千八百零五分，行走的度數與該值相同。

水，夕伏，十六日四萬四千八百五分，行三十二度四萬四千八百五分，在日前十六度，而見西方。見順，疾，日行一度四分度之一，二十日行二十五度。而遲，日行九分度之八，九日行八度。留不行，二日。旋逆，一日退一度，在日前十六度，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見三十二日，行三十二度，伏九日，退七度而復合。凡再合一終，百一十五日有四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分，行星如之。通率日行一度。

水星，夕伏，十六日四萬四千八百零五分，行走三十二度四萬四千八百零五分，在太陽之前十六度，開始出現於西方。出現後順行，行進快速，每天行走一度四分之一度，二十天之内行進二十五度。稍稍變慢，每天行走九分之八度，九天行走八度。然後停留不行，共二天。隨後開始逆行，一日之内退行一度，在太陽之前十六度，黄昏隱伏於西方。除去伏的天數和逆行的度數，出現一次共經歷了三十二日，前進三十二度，伏後又經過九日，退行七度，而與太陽會合。一共兩次會合組成一個會合周期，經過一百一十五日又四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分，行走的度數與該值相

步術：以步法伏日度分，加星合日度餘，命之如前，得星見日度也。行分母乘之，分如日度法而一，分不盡如半法以上，亦得一，而日加所行分，滿其母得一度。逆順母不同，以當行之母乘故分，如故母，如一也。留者承前，逆則減之，伏不書度。經斗除如行母，四分具一。其分有損益，前後相放。其以赤道命度，進加退減之。其步以黄道。

同。平均每天行走一度。

推算五星運動的方法：以步法所給出的伏日數、日餘和伏行度數、度餘，分别加上此次行星與太陽會合之日、日餘以及所在宿度、度餘，日序、宿度命名之法同前，則得行星初現之日、日餘和所在宿度、度餘。以初現時的行度分分母乘其已有之度餘分，乘得的餘分除以日度法，所得商數爲新度餘分數，如果除不盡的餘數在日度法的半數以上，也算作一分，再加上每天行走的分數，積滿分母時記作一度。逆行和順行時度分分母不同，應以現行分母乘以原有度分，再除以原有分母，所得商數就是新的度分。發生留時宿度同前一日，逆行時則從原有宿度中減去每日行走的度、分，伏時不推算所在宿度。經過斗宿時減去相當於現行分母四分之一的度分數。在推算過程中度分數取捨時有增有減，要儘量使得增減之數能前後互補。宿度是按照赤道來度量的，根據所給出的進退度數加減，可以换算成黄道度量。推算行星的運動應該按黄道。

月名

天正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冬至	大寒	雨水	春分	穀雨	小滿	夏至	大暑	處暑	秋分	霜降	小雪

斗二十六四分退二	牛八	女十二進一	虚十進二	危十七進二	室十六進三	壁九進一
北方九十八度四分一						
奎十六	婁十二退一	胃十四退一	昴十一退二	畢十六退三	觜二退三	參九退四
西方八十度						
井三十三退三	鬼四	柳十五	星七進一	張十八進一	翼十八進二	軫十七進一
南方百一十二度						
角十二	亢九退一	氐十五退二	房五退三	心五退三	尾十八退三	箕十一退三
東方七十五度						
右赤道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						
斗二十四四分一	牛七	女十一	虚十	危十六	室十八	壁十
北方九十六度四分一						
奎十七	婁十二	胃十五	昴十二	畢十六	觜三	參八
西方八十三度						
井三十	鬼四	柳十四	星七	張十七	翼十九	軫十八

南方百九度

角十三　亢十　氐十六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

東方七十七度

右黄道度三百六十五四分一

黄道去極，日景之生，據儀、表也。漏刻之生，以去極遠近差乘節氣之差。如遠近而差一刻，以相增損。昏明之生，以天度乘晝漏，夜漏減之，二百而一，爲定度。以減天度，餘爲明；加定度一爲昏。其餘四之，如法爲少。二爲半，三爲太，不盡，三之，如法爲强，餘半法以上以成强。强三爲少，少四爲度，其强二爲少弱也。又以日度餘爲少强，而各加焉。

不同節氣的黄道去極度和正午日影長度，要根據渾儀和圭表來測定。各節氣漏刻數的推算，以兩節氣黄道去極度之差乘以冬、夏二至漏刻數之差，再除以冬、夏二至黄道去極度之差，所得即兩節氣間的漏刻數之差。以此刻數增損已知節氣的漏刻數，即得另一節氣的漏刻數。二十四節氣昏明中星的推算方法，以周天度數乘晝漏刻數，減去夜漏刻數，所得差值除以二百，所得商數爲定度。以定度減周天度數，所得差數爲明中星積度；定度數加一，爲昏中星積度。把求定度時除不盡的餘分乘以四，再除以原來的法數，所得商數等於一餘分爲少，等於二爲半，三爲太，再把除不盡的餘數乘以三，除以法數，得一爲强，被除的餘數在法數的一半以上，也稱爲强。三倍的强等於少，四倍的少等於度，兩倍的强稱爲少弱。又可將太陽所在宿度的度餘表示成少强等，將此太陽宿度和度餘與昏明中星的宿度、度餘相加，按二十八宿次序如前法計算，可得昏明中星。

二十四氣	日所在	黄道去極	晷景	晝漏刻	夜漏刻	昏中星	旦中星
冬至	斗二十一度八分退二	百一十五度	丈三尺	四十五	五十五	奎六弱	亢二少强退一
小寒	女二度七分進一	百一十三强	丈二尺三寸	四十五八分	五十四二分	婁六半强退一	氐七少弱退二
大寒	虚五度十四分進二	百一十大弱	丈一尺	四十六八分	五十三八分	胃十一半强退一	心半退三
立春	危十度二十一分進二	百六少强	九尺六寸	四十八六分	五十一四分	畢五少弱退三	尾七半弱退三
雨水	室八度二十八分進三	百一强	七尺九寸五分	五十八分	四十九二分	參六半弱退四	箕大弱退三
驚蟄	壁八度三分進一	九十五强	六尺五寸	五十三三分	四十六七分	井十七少弱退三	斗少退二

春分	奎十四度十分	八十九強	五尺二寸五分	五十五八分	四十四二分	鬼四	斗十一弱退二
清明	胃一度十七分退一	八十三少弱	四尺一寸五分	五十八三分	四十一七分	星四大進一	斗二十一半退二
穀雨	昴二度二十四分退二	七十七大強	三尺二寸	六十五分	三十九五分	張十七進一	牛六半
立夏	畢六度三十一分退三	七十三少弱	二尺五寸二分	六十二四分	三十七六分	翼十七大進二	女十少進一
小滿	參四度六分退四	六十九大弱	尺九寸八分	六十三九分	三十六一分	角大弱	危大弱進二
芒種	井十度十三分退三	六十七少弱	尺六寸八分	六十四九分	三十五一分	亢五大退一	危十四強進二
夏至	井二十五度二十分退三	六十七強	尺五寸	六十五	三十五	氐十二少弱退二	室十二少弱進三
小暑	柳三度二十七分	六十七大強	尺七寸	六十四七分	三十五三分	尾一大強退三	奎二大強
大暑	星四度二分進一	七十	二尺	六十三八分	三十六二分	尾十五半弱退三	婁三大退一
立秋	張十二度九分進一	七十三半強	二尺五寸五分	六十二三分	三十七七分	箕九大強退三	胃九大弱退一
處暑	翼九度十六分進二	七十八半強	三尺三寸三分	六十二分	三十九八分	斗十少退二	畢三大退三
白露	軫六度二十三分進一	八十四少強	四尺三寸五分	五十七八分	四十二二分	斗二十一強退二	參五半弱退四
秋分	角四度三十分	九十半強	五尺五寸	五十五二分	四十四八分	牛五少	井十六少強退三
寒露	亢八度五分退一	九十六大強	六尺八寸五分	五十二六分	四十七四分	女七大進一	鬼三少強
霜降	氐十四度十二分退二	百二少強	八尺四寸	五十三分	四十九七分	虛六大進二	星三大強進一
立冬	尾四度十九分退三	百七少強	丈	四十八二分	五十一八分	危八強進二	張十五大強進一
小雪	箕一度二十六分退三	百一十一弱	丈一尺四寸	四十六七分	五十三三分	室三半強進三	翼十五大強進二
大雪	斗六度一分退二	百一十三大強	丈二尺五寸六分	四十五五分	五十四五分	壁半強進一	軫十五弱進一

中星以日所在爲正，日行四歲乃

昏明中星的推算以太陽所在的位置爲準，太

終，置所求年二十四氣小餘四之，如法爲少、大，餘不盡，三之，如法爲强、弱，以減節氣昏明中星，而各定矣。强，正；弱，負也。其强弱相減，同名相去，異名從之。從强進少爲弱，從弱退少而强。從上元太歲在庚辰以來，盡熹平三年，歲在甲寅，積九千四百五十五歲也。

陽在運行四年後纔會在原來的時刻回到原來的位置，把所求年二十四氣的小餘乘以四，除以中法，商數等於一爲少，等於二爲半，等於三爲太，除不盡的餘數再乘以三，乘積仍舊除以中法，商數等於一爲强，等於二爲弱，然後以此换算後的節氣小餘減各節氣昏明中星的度餘，即得各節氣昏明中星的正確位置。强，爲正數；弱，爲負數。帶有强、弱名號的數值相減，如果是同名相減，則消去名號，如果是異名相減，則差值的名號與減數的相同。從强進到少則爲弱，從弱退到少則爲强。從上元太歲在庚辰之歲以來，到熹平三年結束，歲在甲寅，共積九千四百五十五歲。

論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之分尚矣，乃有皇犧。皇犧之有天下也，未有書計。歷載彌久，暨於黄帝，班示文章，重黎記注，象應著名，始終相驗，準度追元，乃立曆數。天難諶斯，是以五、三迄于來今，各有改作，不通用。故黄帝造曆，元起辛卯，而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卯，至武帝元封，不與天合，乃會術士作《太初曆》，元以丁丑。王莽之際，劉歆作《三統》，追《太初》前卅一元，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爲上元。《太初曆》到章帝元和，旋復疏闊，徵能術者課校諸曆，定朔稽元，追漢四十五年庚辰之歲，追朔一日，乃與天合，以爲《四分曆》元。加六百五元一紀，上得庚申。有近於緯，而歲不攝提，以辨曆者得開其説，而其元鮮與緯同，同則或不得於天。然曆之興廢，以疏密課，固不主於元。光和元年中，議郎蔡邕、郎中劉洪補續《律曆志》，邕能著文，清濁鍾律，洪能爲筭，述叙三光。今考

論曰：《易》有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的分别由來已久，於是就有三皇之首的伏羲氏。伏羲統治天下之時，没有文字算術。經歷了許多年歲之後，到黄帝時代纔有了文字，可以作成文章，頒示天下，從重黎開始記録觀測到的天象，并給天體命名，比較各種周期性天象的起始和終點，確立度量體系，追溯曆元，於是有了曆法。然而天道無常，難以固守一定的成規，所以從三皇、五帝以來到現今，曆法各有改作，不能通用各代。因此黄帝造曆，以辛卯歲爲曆元，顓頊用乙卯歲爲曆元，虞舜用戊午歲，夏用丙寅歲，殷用甲寅歲，周用丁巳歲，魯用庚子歲。漢朝興起，承襲秦代的曆法，開始用乙卯歲爲曆元，到漢武帝元封年間，曆法與天象不合，於是召集術士作《太初曆》，以丁丑年爲曆元。王莽時期，劉歆作《三統曆》，把《太初曆》的曆元往前追溯了三十一元，得到五星會於庚戌之歲，作爲曆法上元。《太初曆》行用到章帝元和年間，又見疏闊，朝廷召集了懂曆法的人比較各部曆法的優劣，確定合朔，查考曆元，追算到漢朝立國第四十五年庚辰之歲，合朔退回一日，與天象正好符合，於是以庚辰歲爲《四分曆》的曆元。又向前追加六百零五元一紀，得到上元庚申。該曆元符合緯書中的説法，但不是攝提之歲，所以有些在曆法上喜歡争辯的人有機會得以宣揚他們的説

論其業，義指博通，術數略舉，是以集録爲上下篇，放續《前志》，以備一家。

法，然而反對者的曆元很少與緯書中的説法符合，如果符合了緯書，就又與天象不符合了。然而曆法是興還是廢，應該以曆法的疏密爲標準來判斷，本來不必根據曆元來取捨曆法。光和元年，議郎蔡邕、郎中劉洪補續《律曆志》，蔡邕能寫很好的文章，又精通音律，劉洪精於算術，通曉天文。現在考論他們共同完成的這一業績，義理博大而通達，有關曆法推算的方法和數據也是精簡而完備，所以集録爲上下兩篇，仿照《前漢書·律曆志》體例作爲它的續篇，以備一家之言。

贊曰：象因物生，數本杪曶。律均前起，準調後發。該核衡旋，檢會日月。

贊曰：天象因萬事萬物而生，數量從秒忽積累而成。十二均律早已存在，六十準調是後來的發明。制定曆法先要用璇璣玉衡來遍檢日月五星的行度，曆法頒用之後還要用日月的運動來檢驗它是否在有效施行。

後漢書卷十四

志第四

禮儀(上)

合朔　立春　五供　上陵　冠　夕牲　耕
高禖　養老　先蠶　祓禊

夫威儀，所以與君臣，序六親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儀，上替下陵，此謂大亂。大亂作，則群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記施行威儀，以偽《禮儀志》。

待人接物的禮儀，用來使君臣親近，使六親遠近次第明確。如果君主没有君主的威儀，臣子没有臣子的禮節，居上位的威儀消亡，處下位的侵犯尊長，這就叫大亂。大亂發生，百姓遭受災難，能不慎重嗎？所以記録實行的禮儀，寫成《禮儀志》。

合朔

禮威儀，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曆，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奉行其政。朔前後各二日，皆牽羊酒至社下以祭日。日有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變。執事者冠長冠，衣皂單衣，絳領袖緣中衣，絳袴袜，以行禮，如故事。

禮節和威儀是，每月初一，太史官奉上一個月中的政事書册，有司、侍郎、尚書看到後宣讀，并執行月曆上所書政事。每月初一前和後各兩天，都牽着羊提着酒在社壇下祭日。如果發生日食，就宰羊祭祀社神，用來拯救發生災異的太陽。主持其事的人戴長冠，穿黑色單衣，中衣的領袖是絳色緣邊，絳色膝褲，實行的禮儀與舊制相同。

立春

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門外，以示兆民，至立夏。唯武官不。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

立春這一天，夜漏不到五刻時，都城官員都穿青色衣服，州郡、封國、縣邑官員，以至於俸禄微薄的令史，都戴青幘，豎青幡，在東門外設置泥人牽着泥牛，向百姓展示，直到立夏。祇有武官不參與。立春這一天，頒發寬大詔書："通告三公：正值春耕，謹慎對待開始和細微之處，要隨同勞動。如果不是死刑罪，或者還没有查詢驗證，都要等到麥熟時候。罷黜貪婪凶殘之人，提拔柔順良善之人，交付應該施行的人，與舊制

相同。”

五供

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五供畢，以次上陵。

正月第一個丁日，到南郊祭祀。祭禮完畢，然後是北郊祭，明堂祭，高祖廟祭，世祖廟祭，這就叫做五供。五供完畢，依次拜謁陵墓。

上陵

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鍾鳴，謁者治禮引客，群臣就位如儀。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折旋升阼階，拜神坐。退坐東廂，西向。侍中、尚書、陛者皆神坐後。公卿群臣謁神坐，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舞《文始》、《五行》之舞。樂闋，群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告其郡國穀價，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愛之心也。周遍如禮。最後親陵，遣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

西漢之時有祭祀先皇陵墓的規定。東漢的禮儀是，百官和樊、郭、陰、馬四姓姻親家的婦女、公主、各王爵大夫、外國的朝覲者和外國派遣來陪侍漢天子的王子、州郡和封國掌管簿計的官員，都聚會在陵墓前。晝漏上水時，大鴻臚卿設置王、侯、公、卿、二千石、六百石以下及郎、吏、匈奴侍子九等賓客，隨侍在陵墓正殿前，擊鐘，謁者擔當司儀引導客人，群臣依禮儀走向自己的位置。天子從東厢走下，太常卿引導出來，面向西拜，轉過身來登上阼階，拜神位。退下來在東厢坐，面向西。侍中、尚書、陛者都在神座的後邊。公卿群臣拜謁神座，太官奉上肴饌，太常奏樂後開始進食，跳《文始》和《五行》舞。一曲樂後，群臣接受賜食完畢，州郡和封國的簿計吏依次上前，在神堂前報告本州郡或本封國今年的穀價，百姓的疾苦，想讓神知道内中情况。孝子侍奉父母完全符合禮，表現了對父母的敬愛之心。全都依禮拜祭。最後皇帝親自拜陵，派遣簿吏，賞賜他們帶佩。八月飲酎酒，登上陵墓，禮儀與正月上陵相同。

凡齋，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祠三日。齋日内有污染，解齋，副倅行禮。先齋一日，有污穢災變，齋祀如儀。大喪，唯天郊越紼而齋，地以下皆百日後乃齋，如故事。

所有齋戒，祭祀天地齋戒七天，祭祀宗廟山川齋戒五天，祭祀群小祀齋戒三天。在齋戒日子裏如果有玷污和破戒，就解除齋戒，儲君行齋戒禮。在齋戒前一天，如果發生玷污和災變之事，仍按禮儀齋戒祭祀。如果發生帝王、皇后、世子等大喪，祇有郊祀天帝纔能按計劃齋戒，地神以下祭祀都在百日以後齋戒，與舊例相同。

冠

正月甲子若丙子爲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乘輿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冠訖，皆於高祖廟如禮謁。王公以下，初加進賢而已。

正月甲子日或丙子日是吉日，可以行加冠禮，儀式依據《冠禮》。天子行加冠禮，先加緇布進賢冠，然後加雀弁，此後加武弁，最後加通天冠。行加冠禮畢，都以謁廟禮拜高祖廟。王爵公爵以下，行加冠禮祇有第一次加進賢冠而已。

夕牲

正月，天郊，夕牲。晝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進熟獻，太祝送，旋，皆就燎位，宰祝舉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興，有司告事畢也。明堂、五郊、宗廟、太社稷、六宗夕牲，皆以晝漏未盡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初納，進熟獻，送神，還，有司告事畢。六宗燔燎，火大然，有司告事畢。

正月郊祀祭天，要在祭祀前一天察看犧牲。晝漏未盡十八刻初宰殺犧牲，夜漏未盡八刻初烹煮完畢，敬獻熟祭品，太祝送上，返回，衆人都走向燎祭位，宰祝點火燃柴，柴點燃，天子拜兩拜，起來，有司宣布祭事完畢。明堂祭、五郊祭、宗廟祭、太社稷祭、以及文帝、武帝、宣帝、元帝、明帝、章帝六宗祭之前的察看犧牲禮，都在晝漏未盡十四刻初宰殺，夜漏未盡七刻初烹煮完畢，敬獻熟祭品，送在神座前，返回，有司宣告祭事完畢。文帝等六宗燎祭，火勢熾盛後，有司宣告祭事完畢。

耕

正月始耕。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享。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耕。力田種各耰訖，有司告事畢。是月令曰："郡國守相皆勸民始耕，如儀。諸行出入皆鳴鍾，皆作樂。其有災眚，有他故，若請雨、止雨，皆不鳴鍾，不作樂。"

正月皇帝開始親耕。晝漏上水初宰殺犧牲，主管官員告祭先農神，祭祀完畢。皇帝躬耕時，有司請求躬耕開始，走向躬耕的位置，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都依次耕地。耕地、播種、覆土完了，有司宣告躬耕完畢。當月發布命令説："州郡的太守和封國的相，都做鼓勵百姓的耕田示範，與禮儀規定相同。各太守或相走出和歸來時都擊鐘，都奏樂。如果發生災禍，或者發生其他意外，比如求雨、止雨等，都不擊鐘，也不奏樂。"

高禖

仲春之月，立高禖祠于城南，祀以特牲。

仲春月，在城南建立高禖祠，用特牲祭祀。

養老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群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禮。郡、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於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

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也。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皂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王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皇帝開始率領群臣在辟雍奉養三老、五更。舉行大射禮。郡、縣、道在學校舉行鄉飲酒，都祭祀先聖周公、孔子，以犬爲犧牲。這樣在七郊祭祀、在三雍宮奏樂的禮儀就齊備了。

奉養三老、五更的禮儀，先選擇吉日，司徒奉上太傅或傳經儒師、從前經師的名字，選取其中德行美和年齡高的一個人做"老"，德行年齡處第二位的做"更"。都穿着精美的苧麻布大袍單衣，領袖有黑色緣邊的中衣，戴進賢冠，持帝王所持之杖。五更的穿着也是如此，但不持杖。都在太學講堂齋戒。當天，天子先到辟雍殿，坐

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

在東廂，派遣使者用安車迎接三老和五更。天子在門屏前迎接，交互行禮，引導從阼階上，三老從賓階上。到階前，天子依禮揖讓。三老上殿，面向東，三公爲其安置几案，九卿爲其正履，天子親自袒臂切割牲肉，賜予醬，持杯使其漱口，食前祝禱三老和五更不哽噎，食後也祝禱三老和五更不哽噎。五更面向南，公爵奉上供品，禮儀如前。第二天三老和五更都到朝堂謝恩，這是由於受到禮遇和尊顯的原因。

先蠶

是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祠先蠶，禮以少牢。

在這個月，皇后率領公卿和各侯爵夫人做養蠶示範。祭祀蠶神先蠶，用少牢禮。

祓禊

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

在這個月的上巳日，官員和百姓都在東逝的流水之上潔身，説是用洗滌方式祓祭可以去掉所積污垢和疾病，變得非常潔净。潔的意思是陽氣暢通，萬物已經破土生長，開始煥然一新了。

後漢書卷十五

志第五

禮儀(中)

立夏

立夏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赤，至季夏衣黄，郊。其禮：祠特，祭竈。

立夏這一天，夜漏未盡五刻時，京城官員都穿赤色衣服，到季夏月穿黄色衣服，舉行郊祭。迎夏祭的祭禮是：祠特，祭竈。

請雨

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閉諸陽，衣皂，興土龍，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反拘朱索縈社，伐朱鼓。禱賽以少牢如禮。

從立春到立夏，直到立秋終了，州郡封國都普降及時雨。如果雨水少，各郡縣就祭掃社稷；如果發生旱災，公卿及官長依次舉行雩祭求雨。禁止一切代表陽元之氣的事物，穿黑色衣服，製作土龍，製作兩隊土偶舞僮，每過七天祈禱一次，與舊例相同。反取朱色繩索縈繞在社神之上，擊打朱色鼓。祈神和謝神用少牢禮。

拜皇太子

拜皇太子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皇太子當御坐殿下，北面；司空當太子西北，東面立。讀策書畢，中常侍持皇太子璽綬東向授太子。太子再拜，三稽首。謁者贊皇太子臣某，中謁者稱制曰“可”。三公升階上殿，賀壽萬歲。因大赦天下。供賜禮畢，罷。

拜謁皇太子的禮儀是：百官會合，站在自己的位置，謁者引導皇太子在御座殿下，面向北；司空在太子西北，面向東站立。宣讀册書完畢，中常侍面向東持皇太子璽綬，交給皇太子。皇太子拜兩拜，行三次稽首禮。謁者稱皇太子臣某某，中謁者稱皇帝命令説“可”。三公登階上殿，祝賀萬歲。於是大赦天下。賞賜禮儀完畢，這樣拜皇太子禮儀就結束了。

拜王公

拜諸侯王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禄勛前。謁者引當拜者

拜謁諸侯王公的禮儀是：百官會合，站好，謁者引導光禄勛上前。謁者引導應當拜謁的官員

前，當坐伏殿下。光禄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以某爲某。"讀策書畢，謁者稱臣某再拜。尚書郎以璽印綬付侍御史。侍御史前，東面立，授璽印綬。王公再拜頓首三。贊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除，謝。"中謁者報謹謝。贊者立曰："皇帝爲公興。"重坐，受策者拜謝，起就位。供賜禮畢，罷。

上前，對着座位伏在殿下。光禄勳上前，拜一次，光禄勳舉手説："皇帝命令你以某某身份任某某職。"宣讀策書完畢，謁者稱説臣某某再拜。尚書郎把璽和印綬交給侍御史。侍御史上前，面向東站立，交付璽和印綬。王公拜兩次，頓首三次。贊謁者説："某某王臣某某剛剛册封，某某公臣某某剛剛被賜爵位，謝恩。"中謁者回應説敬謹致謝。贊者起身説："皇帝爲你起身。"重新坐，受册封的拜謝，再起身就位。賞賜禮儀完畢，拜謁諸侯王公禮結束。

桃印

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楙。其禮：以朱索連葷菜，彌牟朴蠱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户。代以所尚爲飾。夏后氏金行，作葦茭，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爲更，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爲門户飾，以難止惡氣。日夏至，禁舉大火，止炭鼓鑄，消石冶皆絶止。至立秋，如故事。是日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云。

仲夏月，正是萬物旺盛之時。夏至這天，陰氣開始萌生，擔心萬物不茂盛。禮儀是：用朱色繩連結葷菜，彌牟朴蠱鐘。用一枚長六寸、截面邊長三寸的桃木印，依照規矩書寫五色文字，放在門旁。每個朝代都用所崇尚的東西作飾物。夏后氏五行尚金，做葦繩，象徵陰陽相交。殷人五行尚水，做成龍子椒圖形，象徵慎言閉口，使其像水螺的形狀。周人五行尚木，用桃木做成木偶，象徵氣運相更替。對夏商周的做法，漢代兼而用之，所以在五月五日，用朱繩結繫五彩印做門飾，用以阻止惡氣。夏至這一天，禁止使用大火，禁止鼓風煽火冶煉金屬，煉製消石也都禁止。到立秋這天，與舊例相同。這一天淘井换水，冬至這一天，鑽燧改换不同火種。

黄郊

先立秋十八日，郊黄帝。是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黄。至立秋，迎氣於黄郊，樂奏黄鍾之宫，歌《帝臨》，冕而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以養時訓也。

立秋前十八天，郊祭黄帝。在這一天夜漏未盡五刻時，京城百官都穿黄色衣服。到立秋日，祭黄帝於中郊，演奏黄鐘調的樂曲，歌唱《帝臨》，戴着冕，手持干戚，舞蹈《雲翹》、《育命》，用來取法先王的遺教。

立秋

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施皂領緣中衣，迎氣於白郊。禮畢，皆衣絳，至立冬。

在立秋這天，夜漏未盡五刻時，京城百官都穿白色衣服，中衣用黑色緣領邊，祭白帝於西郊。禮儀結束，都穿絳色衣服，直到立冬日。

貙劉

立秋之日，白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

在立秋這天，郊祭白帝結束，開始顯示權勢和威力，在東郊門外宰殺犧牲，獻給陵廟。具體儀式是：天子乘坐戎輅，白色馬匹，鬃毛染成朱

射牲。牲以鹿麛。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送陵廟。於是乘輿還宫，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吴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立春，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文官。貙劉之禮：祠先虞，執事告先虞已，烹鮮時，有司告，乃逡巡射牲。獲車畢，有司告事畢。

色，親自持弩箭射獵犧牲。犧牲用鹿和小鹿。太宰令和謁者各一人，用獲車裝載，飛奔送到陵廟。於是天子回宫，派遣使者手持成束幣帛賞賜武官。武官練兵，演習戰陣和斬牲的禮儀，叫做“貙劉”。官兵都演習孫武、吴起兵法六十四陣，叫做“乘之”。立春這天，派遣使者手持成束幣帛賞賜文官。貙劉的禮儀是：祭祠先虞，主管官員告祭先虞完畢，烹煮祭品魚時，有司禮告，然後恭恭敬敬射獵犧牲。獲車運回射獵犧牲後，有司宣告祭事結束。

案户

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王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是月也，祀老人星于國都南郊老人廟。

仲秋月，縣邑都按户排比老者的年齡。年齡剛滿七十歲的，授予王杖，供給糜粥。八十歲九十歲的，依禮有增加賞賜。王杖長九尺，上端鏤刻鳩鳥做裝飾。鳩是不噎的鳥。祝願老人飲食不噎。這個月，在國都南郊老人廟祭祀老人星。

祠星

季秋之月，祠星于城南壇心星廟。

季秋月，在城南心星廟祭祀星辰。

立冬

立冬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皂，迎氣於黑郊。禮畢，皆衣絳，至冬至絶事。

立冬這天，夜漏未盡五刻時，京城百官都穿黑色衣服，祭黑帝於北郊。祭禮完畢，都穿絳色衣服，直至冬至結束。

冬至

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静體，百官絶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絶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絳，至立春。諸五時變服，執事者先後其時皆一日。

冬至前後，君主静養身體，百官不奏政事，君主不聽政事，選擇良辰吉日後再處理政事。從不處理政事那一天的夜漏未盡五刻時起，京都百姓都穿絳色衣服，直到立春。在上述五時變换衣服顏色時，主管本時祭祀的官員都在祭日的前一日變服，期滿後一日脱服。

日冬至、夏至，陰陽晷景長短之極，微氣之所生也。故使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黄鍾之律閒竽；或撞黄鍾之鍾；或度晷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重十三兩；或擊黄鍾之磬；或鼓黄鍾之瑟，軫閒九尺，二十五弦，宫處于中，左右爲商、徵、角、羽；或擊黄鍾之鼓。先之三日，太史謁之。至

冬至、夏至是晝夜長短達到極限的日子，微弱的陽氣或陰氣在此時産生。所以派遣調和陰陽五音之人八名，有的吹奏黄鐘音階的律管和竽；有的擊奏黄鐘音階的鐘；有的度量日影長短，稱量水的輕重，一升水，冬天重十三兩；有的擊奏黄鐘音階的磬；有的彈撥黄鐘音階的瑟，瑟長九尺，二十五弦，宫音階處在正中，左右分别是商、徵、角、羽四個音階；有人擊奏黄鐘音階的

日，夏時四孟，冬則四仲，其氣至焉。

鼓。此前三天，太史去拜謁。冬至或夏至，夏從四個孟月開始，冬從四個仲月開始，陰氣或陽氣來到了。

先氣至五刻，太史令與八能之士即坐于端門左塾。大予具樂器，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鍾爲端。守宮設席于器南，北面東上，正德席，鼓南西面，令晷儀東北。三刻，中黄門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刻，侍中、尚書、御史、謁者皆陛。一刻，乘輿親御臨軒，安體静居以聽之。太史令前，當軒溜北面跪。舉手曰："八能之士以備，請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諾"。起立少退，顧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諾"。皆旋復位。正德立，命八能士曰："以次行事，閒音以竽。"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闋。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并作，二十五闋，皆音以竽。訖，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黄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封以皂囊，送西陛，跪授尚書，旋當軒，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書授侍中常侍迎受，報聞。以小黄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白禮畢。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諾"。太史命八能士詣太官受賜。陛者以次罷。日夏至禮亦如之。

在四季之氣來到之前五刻時，太史令和能調和陰陽五音之人就坐於端門左塾房。大予官準備樂器，夏天用赤色，冬天用黑色，排列在前殿前邊以西爲上，鐘樂是開端。守宫把座席安排在樂器的南邊，面向北以東爲上，象徵端正德行的正德席，設在鼓的南側面向西，命令測量日影的官員在東北方。三刻時，中黄門拿着武器，引導太史令和八能之士從端門進入，走到自己的位置。二刻時，侍中、尚書、御史、謁者都排到階前。一刻時，天子駕臨前殿，静養身心等待着。太史令向前，在大殿滴水檐下面向北跪下。舉手説："八能之士齊備，請求祭禮開始。"皇帝命令説"可以了"。太史令行稽首禮説"是"。起立後稍微後退，回頭命令正德説："祭禮可以開始。"正德應答説"是"。都馬上回到自己的位置。正德起立，命令八能之士説："依次奏樂，間奏竽。"八能之士應答説"是"。五種音階都以三十支曲爲一闋。正德説："使五音與律吕相合。"先唱，然後五音同時奏起，共二十五闋，都以竽爲和音。結束後，正德説："八能之士分别上書言事。"八能之士分别在笏板上寫上要説的話。板上的文字是："臣某某説，這個月若干天後的某一天是冬至，是黄鐘音階，爲君之道成功，孝道發揚光大。"商音爲臣，角音爲民，徵音爲事，羽音爲物，每音都有一個板。不然就召太史令把各板的字迹罩上黑色袋子，送到西階，跪着交給尚書，轉身對着正殿，面向北行稽首禮，奉上密封的奏書。尚書交給侍中常侍接受，然後報知皇帝。用小黄門的幡旗指揮。太史令向前説禮儀結束。皇帝命令説"可以了"。太史令上前稽首説"是"。太史令命令八能之士到太官那裏接受賞賜。階側的警衛依次退下。夏至日的禮儀也是如此。

臘

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

季冬月，星回故位，一年將盡，陰陽相交，勸勉農耕，舉行合祭先王和臘祭。

大儺

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黄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侲子。皆赤幘皂製，執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黄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黄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黄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殃，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爲糧!"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儛。嚾呼，周遍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門外騶騎傳炬出宫，司馬闕門之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爲儺人師訖，設桃梗、鬱櫑、葦茭畢，執事陛者罷。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

在臘祭前一天，舉行歲末禳祭，叫做驅除瘟疫。儀式是：選擇十歲以上、十二歲以下的中黄門一百二十人，爲童子。都穿戴赤色幘黑色衣裳，持大鼗鼓。方相氏有黄金四目，蒙着熊皮，玄色上衣，朱色下裳，持戈舉盾。由人扮飾的十二種獸像，有衣有毛有角。中黄門巡視，冗從僕射率領着，在禁中驅除惡鬼。夜漏上水時，會見朝臣，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等主事者，都戴赤色幘做御前護衛。天子駕臨前殿。黄門令啓奏説："童子準備齊了，請允許驅逐瘟疫。"於是中黄門唱，童子和，説："甲作吃掉凶，胇胃吃掉虎，雄伯吃掉魅，騰簡吃掉不祥，攬諸吃掉咎，伯奇吃掉夢，强梁、祖明共同吃掉磔死寄生，委隨吃掉觀，錯斷吃掉巨，窮奇、騰根共同吃掉蠱。使全部十二種神驅趕凶殘惡魔，肢解你的身體，折斷你的肋骨，割裂你的四肢、分解你的骨節，除去你的肺腸。你不儘快離開，過一會兒就將成爲我們的食物。"於是就開始了方相氏和十二種獸的舞蹈。歡呼，周圍和前後察看三遍，手持火炬，把瘟疫送出端門；門外騶騎把火炬傳出宫，司馬闕門之外五營騎士把傳遞的火炬丢棄在雒水之中。百官官府分别戴木製假面具做儺人師之後，設置桃偶、鬱櫑神、葦草繩完畢，當值護衛撤退。把葦編的戟、桃木杖賞賜給公爵、卿、將軍、特進侯和各侯爵等。

土牛

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

在這個月，在國都和縣城之外的東北偏北方向立起六頭土牛，送走大寒。

遣衛士

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

宴享遣返服役期滿的衛士的儀式：百官聚會，在自己的位置站定，謁者持符節引導服役期滿的衛士從端門進入。衛司馬手持旗幡鉦鼓護衛行進。走到應該站定的地方，侍御史持符節慰問，代表皇帝問候疾苦，接受他們要表達意見的奏章。宴享結束，恩賜欣賞音樂，觀看摔跤。奏樂一章完畢，宣布遣返，鼓勵他們努力種地養蠶。

朝會

每歲首正月，爲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賀。及贄，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雁，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賀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

每年的正月，是天子接受百官盛大朝賀的時刻。儀式是：夜漏未盡七刻時，擊鐘，接受朝賀。到奉上禮物時，公爵侯爵獻上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獻上羔羊，千石、六百石獻上雁，四百石以下獻上雉。百官在正月朝賀。二千石以上上殿三呼萬歲。在皇帝座位前舉杯。司空捧着羹，大司農捧着飯，奏起開始進餐的音樂。百官享用賜宴，大舉奏樂。以後每月初一，衹有十月初一依從舊禮舉行慶典，這是由於漢高祖決定以秦朝滅亡的十月，作爲漢高祖的元年的第一個月的原因。

後漢書卷十六

志第六

禮儀(下)

大喪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

大喪

不豫，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藥監、近臣中常侍、小黄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閒。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告請宗廟，告五岳、四瀆、群祀，并禱求福。疾病，公卿復如禮。

皇帝身體不適，太醫令、太醫丞請太醫入宫，上前奉上適合服用的藥。嘗藥監、近臣中常侍、小黄門都要先嘗藥，藥的劑量比正常多兩成。公卿和朝廷百官不斷探問皇帝的起居情况。太尉到南郊祭祀祈禱，司徒、司空到宗廟祭祀祈禱，告祭五岳、四瀆和群小祀，向諸神祈求保佑。病危，公卿也依禮作上述祭祀祈禱。

登遐，皇后詔三公典喪事。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宫門。近臣中黄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宫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宫屯兵，黄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啓手足色膚如禮。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守宫令兼東園匠將女執事，黄綿、緹繒、金縷玉柙如故事。飯唅珠玉如禮。槃冰如禮。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小斂如禮。東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秘器，表裏洞赤，虡文畫日、月、鳥、龜、龍、虎、連璧、偃月，牙檜梓宫如故事。大斂于兩楹之閒。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端門陛左右厢，

皇帝賓天，皇后詔令三公主持喪事。百官都穿白色單衣，戴白幘，不戴冠。關閉城門、宫門。近侍中黄門手持武器，虎賁、羽林、郎中各衙署都戒嚴，宫内宫外實行警戒，北軍五校環繞皇宫屯兵，黄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巡行軍陣。三公依禮把皇帝的手足拉開放直。皇后、皇太子、皇子依禮邊哭邊頓足。依禮洗浴。守宫令兼作東園匠將女執事，依禮用黄綿、緹繒纏裹尸體，腰部以下用金絲縫合玉片包裹。依禮在口中加珠含玉。依禮在尸體下加冰槃降温。百官在殿下哭吊。這天夜裏，發出竹使符遍告州郡封國二千石官員和諸侯王。竹使符一到，都伏地哭嚎盡臣禮。依禮進行小殮。東園匠、考工令上奏請出棺木，外表和内裏都是赤色，靈前供几上繪畫日、月、鳥、龜、龍、虎、雙璧、側卧形的半弦月、棺木上的蓋飾與舊例相同。在兩楹之間舉行大殮。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自率本部兵士，持虎賁戟，駐守在大殿端門臺階的左右

中黄門持兵陛殿上。夜漏，群臣入。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殿下。謁者引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在後，西面北上。治禮引三公就位，殿下北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六百石、博士在後；群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臚言具，謁者以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立後；皇太子、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大鴻臚傳哭，群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宫内珪璋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禮。東園匠、武士下釘衽，截去牙。太常上太牢奠，太官食監、中黄門、尚食次奠，執事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如儀。

側，中黄門手持武器在殿階上侍衛。夜漏時，群臣入宫，晝漏上水時，大鴻臚設置九賓，隨同站立殿下。謁者引導各侯爵王爵在殿下站立，面向西，以北爲上；宗室各侯爵和四姓小侯爵在後邊，面向西，以北爲上。司儀引導三公接近自己的位置，在殿下面向北；特進侯在中二千石之後；列侯在二千石之後；六百石、博士等在最後；群臣陪位的都排成雙行，以西方爲上。都在自己的位置站定，大鴻臚説官員到齊，謁者報告給主持喪事者。皇后面向東，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依次站在後邊；皇太子、皇子在東邊，面向西；皇子稍稍後退在南邊，面向北，都伏在地下哭嚎。大鴻臚傳令哭嚎，群臣都哭嚎。三公從阼階登上，安放棺木中的各種物品，近臣依舊例輔佐三公。承繼皇位的皇太子依禮邊哭邊頓足。主管喪葬的東園匠人、武士釘下蓋釘，截去牙形裝飾。太常奉上太牢奠物，太官食監、中黄門、尚食等官員第二批祭奠，主事者依禮服侍。太常、大鴻臚依禮傳令哭嚎。

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爲皇太后。奏可。群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坐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黄門掌兵以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告令群臣，群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宫門，罷屯衛兵。群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兵官戎。三公，太常如禮。

三公上奏，《尚書·顧命》中記載，太子即日在靈柩前即天子位，於是請皇太子即皇帝位，皇后就是皇太后了。同意奏議。群臣都出宫，然後依禮穿吉服入朝拜見。太尉從阼階登上，向靈柩前的御座面向北稽首，宣讀册書完畢，面向東，把傳國玉璽和印綬跪着交付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黄門掌兵把玉具劍、隋侯珠、斬蛇寶劍交付太尉，并向群臣宣告，群臣都呼喊萬歲。有的大赦天下。派遣使者奉詔打開城門、宫門，撤除屯衛兵士。群臣百官退下，然後依禮穿喪服入宫。兵官穿戎衣。三公太常依從舊禮。

故事：百官五日一會臨，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民發喪臨三日。先葬二日，皆旦晡臨。既葬，釋服，無禁嫁娶、祠祀。佐史以下，布衣冠幘，經帶無過三寸，臨庭中。武吏布幘大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直。以葬，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部刺史、二千

舊制是：百官五日一次朝會，所以二千石、刺史、在都城的州郡封國上計掾史都是五日一次朝會。天下的官員和百姓在發喪後哭吊三日。在下葬前兩天，都是天剛亮就吃飯哭吊。已經下葬就除去喪服，不禁止娶親嫁女和宗廟祭祀。佐史以下，穿布衣戴幘，經帶寬不超過三寸，到庭中哭吊。武官戴布幘大冠。大司農拿出錢穀，供給六丈布的價值。已經下葬，穿大紅領喪服十五天，穿小紅領喪服十四天，穿細布喪服七天，然

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内侯、宗室長吏各因郵奉奏，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吊臣請驛馬露布，奏可。

後脱掉喪服。部刺史、二千石、在自己封國就任的列侯以及關内侯、宗室長吏各自通過驛郵上奏，各侯爵王爵派一名大夫奉上奏章，吊喪的臣子奏請用驛馬布告天下，皇帝同意這種意見。

以木爲重，高九尺，廣容八歷、裹以葦席。巾門、喪帳皆以簟。車皆去輔轓，疏布惡輪。走卒皆布褠幘。太僕駕四輪輈爲賓車，大練爲屋幭。中黄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油緹帳以覆坑。方石治黄腸題凑便房如禮。

用木做受祭木，高九尺，寬度能容納下八歷，用葦席包裹。門和挽帳都用竹席包裹。車都去掉輔和轓，用粗布和簡陋的車輪。差役都穿布褠戴布幘。太僕駕馭四輪車爲殯車，用粗帛做帳幕。中黄門、虎賁各二十人持挽繩。司空擇地造墓。太史占卜吉日。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用油漆繒帛帳覆蓋坑穴。在墓穴中依禮架構黄腸題凑和卧室。

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四馬先驅。旂之制，長三仞，十有二游，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旐曰“天子之柩”。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爲次。大駕甘泉鹵簿，金根容車，蘭臺法駕。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啓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殿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立，太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賓隨立，群臣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謚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謚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黄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却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面奉謚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尉讀謚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于廟。太史奉哀策葦篋詣陵。太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十五舉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禮。請哭止哭如儀。

大駕儀仗，太僕做御者。方相氏用黄金做成四隻眼睛，外蒙熊皮，玄色上衣，朱色下裳，持戈舉盾，站立駕馭四馬車做先驅。旗的規定是，長三仞，有十二游，拖地，旗上畫日、月、升龍，在旐旗上寫着“天子之柩”。謁者二人站立駕馭六馬車跟隨在太僕車之後。甘泉宫大駕儀仗，用金根車，御史臺用法駕儀仗。爲皇帝服喪的車飾與金根車相同。皇帝依禮隨同送行。太常啓奏行奠禮。夜漏二十刻時，太尉戴長冠，穿齋衣，乘高車，到大殿後把車停在門外。使者來到，面向南站立，太尉進前，伏身行拜禮受詔。太尉到南郊。未盡九刻時，大鴻臚設置九賓隨同侍立，群臣分别站到自己的位置，太尉行禮。主管喪事官員戴長冠，穿齋衣。太祝令跪下宣讀謚册，太尉拜兩次行稽首禮。治禮官宣告事畢。太尉捧着謚策，回到大殿的端門。太常舉行殯前祖奠，中黄門、尚衣、奉衣登上容根車。主管喪葬的東園武士抬着大行皇帝靈柩，司徒退着行走，站立在車前。治禮官引導太尉走到自己的位置，在大行皇帝靈車西側偏南，面向東捧着謚策，太史令捧着哀策站立在後邊。太常跪下説“進”，皇帝進前。太尉宣讀謚策，宣讀後收藏在金櫃之中。皇帝就把謚策、哀策副本收藏在廟中。太史捧着盛裝哀策的葦編箱篋走到陵墓。太尉很快回到公爵位置，再拜後站立。太常跪下説“哭”，大鴻臚傳語“哭”，十五時齊聲哀哭，最後停止哀哭。太常依禮舉行祭奠。依禮請大家哀哭和止

住哀哭。

晝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系參繆紼，長三十丈，大七寸爲挽，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校尉三百人，皆赤幘不冠，絳科單衣，持幢幡。候司馬丞爲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爲六列。鐸司馬八人，執鐸先。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羡門道東，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西，北面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直九賓東，北面西上。皇帝白布幕素裹，夾羡道東，西向如禮。容車幄坐羡道西，南向，車當坐，南向，中黄門尚衣奉衣就幄坐。車少前，太祝進醴獻如禮。司徒跪曰“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謚、哀策。

晝漏上水時，請示靈車出發。司徒、河南尹先引導車輪轉動，太常跪下説“請拜送”。靈車縛着白絲糾結的大繩，長三十丈，大七寸就是挽，共六行，每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官員的子弟共三百人，都戴素色幘和委貌冠，穿素色下裳。有校尉三百人，都是赤幘而不戴冠，絳科單中衣，都手持旌旗。候司馬丞做每行的第一人，都銜着竹棍兒。羽林從軍戰死者的子孫、《巴俞》手牽手唱歌的六十人，分做六行。鐸司馬八人，持鐸先行。大鴻臚設置九賓陪同站立在陵墓南墓門的道東，面向北；各王爵、公爵、侯爵、特進侯在道西，面向北，以東方爲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在九賓之東，面向北，以西方爲上。皇帝用白布帳幕，素色裏子，在墓道之東，依禮面向西。裝載衣冠畫像的重帳車在墓道之西，面向南，靈車正對着皇帝車，面向南，中黄門尚衣捧着衣服走向車帳中坐。靈車稍稍向前，太祝依禮進獻醴酒。司徒跪下説“皇帝大駕請住下吧”，太史令在車的南邊，面向北宣讀哀策，掌故官在後邊，停止哀哭。太常跪下説“哭”，大鴻臚依禮傳語“哭”。司徒跪下説“請大行皇帝到下邊就座”，東園武士捧靈柩下車。司徒跪下説“請大行皇帝住進地下房屋”，都導東園武士護送靈柩車進入地宫。司徒、太史令捧着謚策和哀策。

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筲八盛，容三升，黍一，稷一，麥一，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瓮三，容三升，醯一，醢一，屑一。黍飴。載以木桁，覆以疏布。甒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載以木桁，覆以功布。瓦鐙一。彤矢四，軒輖中，亦短衛。彤矢四，骨，短衛。彤弓一。卮八，牟八，豆八，籩八，形方酒壺八。槃匜一具。杖、几各一。蓋一。鍾十六，無虡。鎛四，無虡。磬十六，無虡。壎一，簫四，笙一，篪一，柷一，敔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干、戈各一，笮

東園主事武士放進明器。八個筲，每個容積三升，一筲黍，一筲稷，一筲麥，一筲粱，一筲稻，一筲麻，一筲菽，一筲小豆。三個瓮，每個容積有三升，一瓮醯，一瓮醢，一瓮屑。有黍飴糖。放在木桁上，蓋上粗布。兩個甒，每個甒容積三升，一甒醴，一甒酒。放在木桁上，蓋上比較細的用來做大功喪服的布。一個瓦鐙。朱漆箭四支，箭前後輕重適中，也是短箭羽。朱漆箭四支，骨鏃，短箭羽。朱色弓一張。八個卮，八個牟，八個豆，八個籩，八個方形酒壺。槃匜一具。杖和几各一個。一個傘蓋。十六個鐘，没有鐘架。四個鎛，没有鎛架。十六個磬，没有磬架。一個壎，四個簫，一個笙，一個篪，一個柷，一個敔，六個瑟，一個琴，一個竽，一個

一，甲一，冑一。輓車九乘，芻靈三十六匹。瓦竈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槃十。瓦酒樽二，容五斗。匏勺二，容一升。

筑，一個箜篌。干和戈各一個，一個笮，一副甲，一個冑。九輛挽車，草編馬三十六匹。兩個瓦竈，兩個瓦釜，一個瓦甑。十二個瓦鼎，每個鼎容積爲五升。一個匏勺，匏勺容積爲一升。九個瓦案。十六個大瓦杯，每杯容積爲三升。二十個小瓦杯，每杯容積爲二升。十個瓦飯槃。兩個瓦酒樽，每個酒樽容積爲五斗。兩個匏勺，每個匏勺容積爲一升。

祭服衣送皆畢，東園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哭如儀。司徒曰“百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薦以紫巾，廣袤各三寸，緹裹，赤纁周緣；贈幣，玄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充幅。皇帝進跪，臨羨道房户，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跪曰“贈事畢”，皇帝促就位。容根車游載容衣。司徒至便殿，并騶騎皆從容車玉帳下。司徒跪曰“請就幄”，導登。尚衣奉衣，以次奉器衣物，藏於便殿。太祝進醴獻。凡下，用漏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土。

穿祭服送葬完畢，東園匠人説“可以哭”，在墓室裏的人都哀哭。太常、大鴻臚依禮敬請哀哭和敬請停止哀哭。司徒説“百官祭禮完畢，請臣下退出”，隨同進入墓室的都拜兩拜，走出，站到自己的位置。太常引導皇帝走到投放殉葬品的贈位。司徒跪下説“請皇帝投放殉葬品”，侍中捧着鴻洞。投贈長一尺四寸的玉珪，以紫巾襯托，紫巾長寬各三寸，緹色繒做裏，赤纁色緣邊；投放幣帛，玄色三塊，纁色二塊，每塊都是長一尺二寸，寬是一幅。皇帝進前跪下，面對墓室門，面向西，手持投放物品，放進鴻洞中，三次。東園匠人捧接後藏進墓室之中。太常跪下説“皇帝恭敬再拜，請哀哭”，大鴻臚依禮傳話哀哭。太常跪下説“投放物品之事完畢”，皇帝快速就位。容根車裝載大行皇帝衣物和畫像。司徒到便殿，會同車馬都跟隨容車到玉帳下。司徒跪下説“請走進帷幄”，引導登上。尚衣官、奉衣官，依次奉上衣物器皿，收藏在便殿之中。太祝進獻醴酒。全部下葬過程，用刻漏十刻。葬禮完畢，司空將校兵士覆蓋墓道。

皇帝、皇后以下皆去粗服，服大紅，還宮反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謚。虞禮畢，祔於廟，如禮。

皇帝、皇后以下身份的人都去掉粗布衣服，穿大紅衣服，回到宮中後進入停柩廬舍，依禮建立木主。桑木製成的木主長一尺二寸，不書寫謚號。舉行安神祭完畢，最後依禮祔祭於祖廟。

先大駕日游冠衣于諸宮諸殿，群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醳大紅，服小紅，十一升都布練冠。醳小紅，服纖。醳纖，服留黃，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以下皆服留黃冠。百官衣皂。每變服，從哭詣陵會如儀。祭以特牲，不進毛血首。司

先以大駕儀仗把漢高祖衣冠從陵墓宮殿移到宗廟中去，群臣都依禮穿吉服相從。皇帝近臣依禮穿喪服。除去大紅色衣服，穿上小紅色衣服，用十一升的粗布練冠。除去小紅色衣服，穿質地纖細衣服。然後再除去質地纖細衣服，穿黑黃色衣服，戴常冠。近臣及二千石以下的官員都戴黑黃色冠。百官都穿黑色衣服。每次改變衣服顔

徒、光祿勛備三爵如禮。

色，都依禮隨同哀哭以及到陵墓拜祭。用特牲祭祀，不用犧牲的毛、血和頭。司徒、光祿勛依禮獻上三杯酒。

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以特牲告謚于祖廟如儀。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儀。

太皇太后、皇太后駕崩，司空依禮在祖廟用特牲禮祭祀并宣讀哀册。長樂宫的太僕、少府、大長秋主掌喪事，三公主管法令禮俗規範，其他都依禮而行。

合葬：羨道開通，皇帝謁便房，太常導至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止如儀。辭，太常導出，中常侍授杖，升車歸宫。已下，反虞立主如禮。諸郊廟祭服皆下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以箧笥，藏宫殿後閣室。

合葬禮：開通墓道，皇帝在便殿拜謁，太常引導到墓道，除去喪杖，中常侍接過喪杖，到靈柩前，拜謁，依禮伏地哀哭、停止。告别，太常引導出來，中常侍交付喪杖，登上車返回宫中。以下則是，返回宫中依禮竪立木主舉行安神祭。各郊祭廟祭的祭服都放在便殿。五時朝服各一套放在陵寢，其他物品和平時衣服都封裝在箱篋之中，藏在地宫後閣室。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皆令贈印璽、玉柙銀縷；大貴人、長公主銅縷。諸侯王、貴人、公主、公、將軍、特進皆賜器，官中二十四物。使者治喪，穿作，柏椁，百官會送，如故事。諸侯王、公主、貴人皆樟棺，洞朱，雲氣畫。公、特進樟棺黑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漆。朝臣中二千石、將軍，使者吊祭，郡國二千石、六百石以至黄綬，皆賜常車驛牛贈祭。宜自佐史以上達，大斂皆以朝服。君臨吊若遣使者，主人免絰去杖望馬首如禮。免絰去杖，不敢以戚凶服當尊者。自王、主、貴人以下至佐史，送車騎導從吏卒，各如其官府。載飾以蓋，龍首魚尾，華布墻，纁上周，交絡前後，雲氣畫帷裳。中二千石以上有輜，左龍右虎，朱鳥玄武；公侯以上加倚鹿伏熊。千石以下，緇布蓋墻，魚龍首尾而已。二百石黄綬以下至于處士，皆以簟席爲墻蓋。其正妃、夫人、妻皆如之。諸侯王，傅、相、中尉、内史典喪事，大

各王爵、侯爵、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都傳令贈予印璽、銀縷玉衣；大貴人、長公主用銅縷玉衣。各侯爵、王爵、貴人、公主、公爵、將軍、特進等都賜予器物，即宫中二十四種器物。使者主持喪事，造穴，柏木做外棺，百官一起送葬，與舊例相同。各王爵、侯爵、公主、貴人都用樟木棺，通體朱色，畫雲氣圖紋。公爵、特進侯用樟棺，黑色油漆。中二千石以下官員亡故，棺材用坎侯漆塗飾。朝臣中二千石、將軍亡故，皇帝派使者吊祭，州郡封國的二千石、六百石以下到佩帶黄色印綬的官員亡故，都賞賜儀仗車和驛牛做祭祀品。應該是從佐史以上的官員，大殮時都穿朝服。皇帝如果派遣使者吊唁，喪事主人除去縗絰和喪杖，對着馬首行禮。除去縗絰和喪杖，表明不敢用凶服對着尊者。從王爵、公主、貴人以下到佐史，送車騎和導從吏卒，分别與其官府相同。車上裝飾傘蓋，龍頭魚尾形，花布裝飾車箱壁，纁色上檐，在車箱前後交織，車帷上畫雲氣圖案。中二千石以上官員贈予有車帷的輜車，左邊畫青龍，右邊畫白虎，前邊畫朱雀，後邊畫玄武；公爵、侯爵以上，輢上畫鹿，軾上畫熊。千石以下官員，黑布的車蓋和車帷，祇畫上魚首龍尾罷了。用黄色印綬的二百石以下

鴻臚奏謚，天子使者贈璧帛，載日命謚如禮。下陵，群臣醳粗服如儀，主人如禮。

的官員直到隱居不仕的人，都用竹席做車箱和車蓋。他們的正妃、夫人、妻都用這種車飾。各王爵、侯爵亡故，傅、相、中尉和內史主管喪事，大鴻臚奏請謚號，天子的使者贈予璧玉和繒帛，起運靈柩這天依禮宣布謚號。靈柩埋入陵墓，群臣依禮脱掉粗布衣服，主人依禮答謝。

贊曰：大禮雖簡，鴻儀則容。天尊地卑，君莊臣恭。質文通變，哀敬交從。元序斯立，家邦乃隆。

贊曰：莊嚴隆重的典禮雖然簡約，盛大的典儀則無比威嚴。天在高處，地在低處，君主莊嚴，臣下恭敬。質樸和文飾交互變化，哀戚與恭敬互相依從。禮儀制度建立，家國就繁榮昌盛。



後漢書卷十七

志第七

祭祀(上)

光武即位告天　郊　封禪

祭祀之道，自生民以來則有之矣。豺獺知祭祀，而况人乎！故人知之至於念想，猶豺獺之自然也，顧古質略而後文飾耳。自古以來王公所爲群祀，至於王莽，《漢書·郊祀志》既著矣，故今但列自中興以來所修用者，以爲《祭祀志》。

祭祀的實行，從有人類以來就存在了。豺和獺都懂得祭祀，何况人呢！所以人們由懂得到想念，就好像豺和獺的祭祀出於本能一樣，衹是古代質樸簡略而後代更加文飾罷了。自古以來王公所舉行的群祀，直到王莽時代，《漢書·郊祀志》已經著録了，所以現在衹列出自中興以來所修改實行的部分，撰成《祭祀志》。

光武即位告天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爲壇營於鄗之陽。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群神皆從，未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尚約。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爲民父母，秀不敢當。群下百僚，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弒竊位，秀發憤興義兵，破王邑百萬衆於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當天心，下爲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群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建武元年，光武帝在鄗即位，在鄗南平整土地建壇。向天地祭祀禱告，采用平帝元始年間郊祭舊例。日、月、星、山、川、海六宗和群神都在被祭祀之列，不用先祖配享。祭祀時天神地神共用一犢，用其他犧牲也崇尚節儉。祭文説："皇天上帝，后土神靈，承蒙垂愛，下達天命，把黎民交給劉秀，讓劉秀做黎民父母，劉秀實在不敢承當。群臣百官，異口同聲。都説王莽弒君篡權竊位，劉秀發憤興起義兵，在昆陽擊敗王邑百萬大軍，剿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各路賊寇，平定天下，四海承受恩澤，上合天心，下遂萬民之望。讖書記載：'劉秀發兵捉拿無道之人，劉姓積德行善成爲天子。'劉秀還是堅决辭讓，一而再，再而三。群臣説：'皇天的重大命令，不能延遲執行。'豈敢不恭敬承接。"

郊

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爲圓壇

建武二年正月，開始在雒陽城南七里的地方平整建壇的土地，與鄗相鄰。采用平帝元始年

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黄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爲壝，重營皆紫，以像紫宫；有四通道以爲門。日月在中營内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别位，不在群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醊，合四百六十四醊。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醊，合三百六十醊。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内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營即壝也。封，封土築也。背中營神，五星也，及中官宿五官神及五岳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官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

間的舊例。建造有八道臺階的圓壇，壇上還有一壇，在壇上有天皇地祇的神位，都面向南，以西邊爲上。在外壇上設置五方之帝的神位。青帝在東方甲寅之地，赤帝在南方丙巳之地，黄帝在中央丁未之地，白帝在西方庚申之地，黑帝在北方壬亥之地。在壇的外邊建造矮墻，一道道土壘是紫色，用來象徵紫宫；有四個通道做門。日月之位在中央土壘南邊通道上，日在東，月在西，北斗之位在北邊通道的西側，都分别設置神位，不在群神行列之中。八道臺階，每道臺階有五十八次連續祭祀，共計四百六十四次連續祭祀。五帝臺階外側，每一帝有七十二次連續祭祀，共計三百六十次連續祭祀。中央土壘有四個門，每個門有五十四位神，共計二百一十六位神。外道土壘有四個門，每個門有一百零八位神，共計四百三十二位神。這些神都是背對土壘而面向中央。中央土壘有四個門，每個門封立四位神，外道土壘有四個門，每個門封立四位神，共計三十二位神。總共一千五百一十四位神。營就是矮墻。封是堆土建壇。背對中央土壘的神位，是五星，以及中官宿五官神和五岳之類的神。背對外道土壘的神位，有二十八宿外官星，即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類。

至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時侍御史杜林上疏，以爲："漢起不因緣堯，與殷周異宜，而舊制以高帝配。方軍師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上從之。語在《林傳》。

到建武七年五月，詔令三公説："漢代應當郊祭帝堯，你們與卿大夫和博士討論此事。"當時侍御史杜林上奏，認爲："漢代興起與帝堯没有關係，與殷周不同，而舊制以高皇帝配享。正當軍隊在京師之外，暫且可以用建武元年郊祭的舊例。"皇帝同意了。具體言論在《杜林傳》中。

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天、地、高帝、黄帝各用犢一頭，青帝、赤帝共用犢一頭，白帝、黑帝共用犢一頭，凡用犢六頭。日、月、北斗共用牛一頭，四營群神共用牛四頭，凡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

隴地、蜀地平定後，就擴大郊祭規模，以高皇帝配享，神位在中壇之上，面向西，以北爲上。祭祀時，天、地、高皇帝、黄帝各用一犢，青帝、赤帝共用一犢，白帝、黑帝共用一犢，總計用六頭犢。日、月、北斗共用一牛，四道土壘的群神共用四牛，總計用五頭牛。所有樂器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曲，跳《雲翹》、《育命》舞。中央土壘的四門，每個門用十八張席，外道土壘的四門，每個門用三十六張

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無陛郭醊。既送神，燎俎實於壇南巳地。

席，總計用席二百一十六張，都用蒲席和竹席，都是一張有三位神。日、月、北斗没有臺階邊的連續祭祀。送神完了，把祭品在壇南巳地焚燒。

封禪

建武三十年二月，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書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編録！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群臣不敢復言。三月，上幸魯，過泰山，告太守以上過故，承詔祭山及梁父。時虎賁中郎將梁松等議："《記》曰'齊將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蓋諸侯之禮也。河嶽視公侯，王者祭焉，宜無即事之漸，不祭配林。"

建武三十年二月，群臣上書説，即位三十年應該封禪泰山。詔令説："即位三十年，百姓滿腹怨氣，我欺騙誰？欺騙天嗎？竟然説泰山不如林放，爲什麽要玷污七十二代君主依次封禪的著録呢！齊桓公想要封禪，管仲認爲不對。如果各州郡縣邑遠道派人來祝壽，極力憑空贊美，一定處以髡刑，并罰去屯田。"從此百官不敢再説封禪之事。三月，皇帝巡幸魯地，路過泰山，把皇帝路過此地的事告知太守，奉承皇帝旨意祭祀泰山和梁父山。當時虎賁中郎將梁松等提議："《記》上説'齊國將要祭祀泰山，此前先祭祀作爲陪襯的小山林'，大約這是諸侯之禮。黄河和五嶽好比公侯，天子祭祀的時候，應該不必從最初做起，也就是不祭祀作爲陪襯的小山林。"

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奸僞不萌。"感此文，乃詔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

建武三十二年正月，皇上齋戒，晚上閲讀《河圖會昌符》，上載："漢代第九世時，當在泰山承受天命。如果不能慎重對待實行，對承繼大業有什麽好處？假如能很好地實行，詭詐虛假之事就不會發生。"有感於此文，就命令梁松等人重新翻檢《河圖》《雒書》，查清讖文中關於九世封禪的情況。梁松等人條列清楚上奏，就同意了。

初，孝武帝欲求神仙，以扶方者言黄帝由封禪而後仙，於是欲封禪。封禪不常，時人莫知。元封元年，上以方士言作封禪器，以示群儒，多言不合古，於是罷諸儒不用。三月，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顛。遂東巡海上，求仙人，無所見而還。四月，封泰山。恐所施用非是，乃秘其事。語在《漢書·郊祀志》。

當初，孝武帝想要尋訪神仙，是因爲方士説黄帝由封禪後纔成仙，於是想要封禪。封禪不是經常做的事，所以當時人都不知道怎樣做。孝武帝元封元年，皇帝按方士的話造出封禪禮器，拿來給衆儒者看，多數儒者説與古制不合，這樣就罷黜儒者，不任用他們。三月，皇帝向東去登泰山，并且登上了泰山之頂的大石。於是向東巡行海上，尋找仙人，什麽也没找到就回來了。四月，封祭泰山。擔心所施用的禮儀不合古制，就對封禪之事秘而不宣。這番話在《漢書·郊祀志》中。

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

皇帝同意梁松等人意見，就搜求孝武帝元

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傍，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爲泥。玉璽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圜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如小碑，環壇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壇丙地，去壇三丈以上，以刻書。上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松上疏争之，以爲“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以爲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宜當特異，以明天意”。遂使泰山郡及魯趣石工，宜取完青石，無必五色。時以印工不能刻玉牒，欲用丹漆書之。會求得能刻玉者，遂書。書秘刻方石中，命容玉牒。

封時封禪的舊例，討論封禪所應該施用的禮儀。有司上奏，應當在壇上叠放兩塊方石，每塊都是邊長五尺，厚一尺，把玉牒書藏在方石之下。牒的厚度是五寸，長一尺三寸，寬五寸，有玉函。有用來封閉石函的石條十根，放在石塊旁邊，東邊和西邊各三根，南邊和北邊各二根，都是長三尺，寬一尺，厚七寸。石條中鏤刻三處，鏤刻處深四寸，邊長五寸，有蓋。石條用金絲繞五圈，用水銀和金作塗料。玉璽一枚邊長一寸二分，另一枚邊長五寸。大方石的四角還有基石，每個角都叠壘兩塊基石。每塊石長一丈，厚一尺，寬二尺，都在圓壇之上。在它的下邊用基石十八塊，每塊都是高三尺，厚一尺，寬二尺，像小碑，環繞壇樹立起來，離壇三步遠。基石下都有石足，在地下四尺。還有石碑，高九尺，寬三尺五寸，厚一尺二寸，竪立在壇的丙地，離壇三丈多遠，上面刻字。皇帝認爲石料加工困難，又想在二月封禪，所以詔令梁松，想利用舊的封禪石塊，祇是空出石函，重新加以封緘也就可以了。梁松上書争辯，認爲：“登泰山封禪的禮儀，是向皇天報告成功，永遠流傳後世，爲萬民所景仰。承奉天命的虔敬，特別應該顯揚。實行《河圖》、《雒書》的祥瑞，更應昭明。現沿用舊的封禪用石，把玉牒壓在舊石之下，恐怕這不是重視天命的本義。既是承受天命中興漢朝，應當與以往不同，這纔能昌明天意。”於是就命令泰山郡和魯地督促石工，可以選用全青石，不必用五色石。當時由於治印工匠不能在石上刻玉牒，想用丹漆書寫。適逢找到能刻玉的工匠，就在石上寫了。此書秘密刻在方石之中，使它能裝下玉牒。

二月，上至奉高，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曰：“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於山川，班于群神，遂覲東后。從臣太尉憙、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

二月，皇帝到奉高，派遣侍御史和蘭臺令、蘭臺史，率領工匠先上山刻石。祭文是：“在建武三十二年二月，皇帝到東方巡狩，來到泰山，舉行柴祭，按等級望祭山川，遍祭群神，然後朝覲東方青帝。隨從大臣有太尉趙憙、兼行司徒職務的特進高密侯鄧禹等。漢代列在二王之後承繼皇位。孔子後代封爲褒成侯，位次屬於東方青帝，還有十二位蕃王，都來助祭。《河圖赤伏符》載：‘劉秀發兵緝捕無道，四夷從八方會集在曠

雲集龍鬥野，四七之際火爲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奸僞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劉子》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九州平，天下予。'《雒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勉刻封。'《孝經鉤命决》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專兹竭行封岱青。'《河》《雒》命后，經讖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庶，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托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自立。宗廟墮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楊、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横行，延及荆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烟，無鷄鳴狗吠之聲。皇天眷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以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吏各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昊，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皇帝唯慎《河圖》、《雒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

野，并展開龍争虎鬥，從高皇帝到光武帝二百八十年間，火德的漢家承繼天命。'《河圖會昌符》載：'火德皇帝的第九代，巡行視察，得居中位，天下安定就封禪，這實在符合帝王治國之道和儒家規定，同時天現靈光，地出祥瑞。劉姓皇帝第九代，當在泰山承受天命，如妥善施行，詭詐虛僞之事就不會發生。火德的漢室興盛，第九代會當隆昌，巡幸和封祭泰山都是合宜的。天地都扶助'九'，這是尊崇經學的常理。漢代盛大興旺，落在第九代皇帝身上。封祭泰山，把這一切刻在石上，禪祭梁父山，回去後思索成就五帝的業績。'《河圖合古篇》載：'漢皇帝劉秀，是第九代皇帝，皇帝實行德政，封禪時在石上刻寫德政。'《河圖提劉子》載：'第九代皇帝，正當睿智聖明之際，公正執掌權柄，平定九州，就把天授予第九代皇帝。'《雒書甄曜度》載：'赤帝有正直、剛克、柔克三德，在第九代昌隆，匯聚美好徵兆，適逢帝位交替之際，封禪刻寫勉勵之語。'《孝經鉤命决》載：'我是誰，火德劉氏爲帝，三次樹立孝行，九次會修，專心致力封禪青州的泰山。'《河圖》《雒書》命令君主，是經書和緯書流傳下來的。最早在帝堯時代，堯的精力衰微，把政權禪讓給庶民舜，後裔掌握權柄。王莽憑藉孝元皇后的侄子哀帝的舅舅身份，依仗太尉、司空、司徒鼎足而立的最高權力，仿效周公、霍光先輔佐幼主後歸政君王的先例，於是就篡權叛逆，僭越自立爲帝。漢朝宗廟毁壞，社稷傾頹，不能得到祭祀，共十八年。楊州、徐州、青州首先造反，兵禍泛濫，波及荆州，起義豪傑相互兼并，在方圓百里的地域屯扎兵馬，常常僭越稱帝。北方夷狄侵犯中原，造成千里没有人烟，也没有鷄鳴犬吠之聲。上天垂愛皇帝，以普通百姓身份受命中興漢朝，二十八歲時起兵，逐個征討叛逆，共十幾年，有罪之人纔被捕獲。百姓得以在自己田地上居處，在自己的房屋中安住。用相同文字書寫，車的兩輪距離都相同，人們的倫理道德觀念也相同。凡是車船能達到、人的足迹能走到的地方，没有不奉上貢品的。建造明堂，樹起辟雍，立起靈臺，設置學校。統一音

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瑞，以爲兆民，永兹一宇，垂于後昆。百寮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以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爲驗，又其十卷，皆不昭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

律和度量衡。修治吉、凶、賓、軍、嘉五種禮儀，五等封爵所持的玉，三孤所持的玄、纁、黄三色帛，卿和大夫所持的羔和雁，士所持的雉，這一切都是見面禮。官吏各自的職權範圍，重新與舊制一致。皇帝在位三十二年，年齡六十二歲。從早到晚都自强不息，不敢荒廢懈怠，經歷危險，親自視察百姓，恭敬神靈，體恤老者，遵從古制治民，明察事理，本性仁慈。皇帝非常重視《河圖》、《雒書》正文，這個月的辛卯日，柴祭，登泰山封禪。甲午日，在梁陰禪祭。而承受神靈的祥瑞，本爲萬民，天下永遠統一，一代一代傳於後世。隨從百官，郡守和各地方官，都蒙受福蔭，永無盡頭。秦朝丞相李斯焚燒《詩經》《尚書》，典章制度和禮儀教化遭到極大破壞。在建武元年以前，文字圖書亡佚，文獻不全，不能準確理解經書，剖章析句仔細酌定八十一卷，有明顯驗證的，還有十卷，都不明白。《論語》載子貢想把魯國每月初一告祭祖廟的那隻羊減省不用，孔子説：‘端木賜啊，你捨不得那隻羊，我更看重那種禮。’以後有聖人出世，再糾正禮儀錯誤。刻石爲記。”

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群神皆從，用樂如南郊。諸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位事也。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以一特牲於常祠泰山處，告祠泰山，如親耕、貙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御輦升山，日中後到山上更衣，早晡時即位于壇，北面。群臣以次陳後，西上，畢位升壇。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事畢，皇帝再拜，群臣稱萬歲。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

二十二日辛卯的早晨，在泰山下南方焚柴祭天，衆神隨同祭祀，與南郊祭用相同的音樂，各王爵、王爵後裔的二公爵、孔子後裔褒成君，都做助祭者。燎祭完畢，將要登山封禪。有人説：“泰山已經在柴祭時享受食物，現在皇帝親自登山向上天報告功業，應該依禮祭祀。”這樣派謁者用一特牲在泰山通常祭祀處，祭祀泰山，與親耕、立秋日獵取祭品、祭祀先王、祭禮神農、安神祭等舊例相同。到吃早飯時，坐輦上山，中午後到達山上，更衣，晚飯前在祭壇前坐下，面向北。群臣依次排列在後邊，以西邊爲上，都到位後登上祭壇。尚書令捧着玉牒函篋，皇帝用一寸二分璽印親自加封印緘，完畢，太常命令三千人共同開啓壇上石塊，尚書令藏玉牒完畢，又蓋上石，再用五寸印章封緘石函。此事完畢，皇帝再拜，群臣歡呼萬歲。然後命令衆人竪立所刻寫的石碑，就從原道走下。

二十五日甲午，禪，祭地于梁

二十五日甲午，禪地，在梁陰祭地，以高皇

陰，以高后配，山川群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復博、奉高、嬴勿出元年租、芻稾。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廟。太尉奉匱以告高廟，藏于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

后配享，山川群神隨同祭祀，與平帝元始年間北郊祭舊例相同。

四月己卯日，大赦天下，改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使博、奉高、嬴三地不上交中元元年租糧和畜草。在吉日刻玉牒書函封藏於金櫃，用璽印封緘。乙酉日，派遣太尉去祭祀，用特牲祭祀高祖廟。太尉捧着藏有玉牒的金櫃到高祖廟，藏在廟室西壁石室高祖廟主室的下邊。

後漢書卷十八

志第八

祭祀(中)

北郊　明堂　辟雍　靈臺　迎氣　增祀　六宗　老子

北郊　明堂　辟雍　靈臺

是年初營北郊，明堂、辟雍、靈臺未用事。遷呂太后于園。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當配地郊高廟。語在《光武紀》。

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爲方壇四陛。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群神從食，皆在壇下，如元始中故事。中岳在未，四岳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四陛醊及中外營門封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犢各一頭，五岳共牛一頭，海、四瀆共牛一頭，群神共二頭。奏樂亦如南郊。既送神，瘞俎實于壇北。

這年年初營造北郊，明堂、辟雍、靈臺，没有舉行祭祀。把呂太后的廟遷到墓地中。追贈薄太后爲高皇后，在北郊高祖廟配祭。具體記叙在《光武紀》中。

北郊祭在雒陽城北四里，建造有四道臺階的方形壇。建武三十三年正月辛未日，舉行郊祭。在其他地方祭祀地神，神位面向南，以西爲上，以高皇后配祭，面向西，以北面爲上，都在壇上，土地山川諸神隨同配享，都在壇下，用平帝元始年間舊例。中岳在西南偏南方的未位，四岳分別在本方位的東南偏東的孟辰之地，在山上四圍壘土建房。大海在東方；四瀆中黄河在西方，濟水在北方，淮河在東方，長江在南方；别的山川分別在自己的方位，都在外側四圍壘土建房。四道臺階連續祭祀以及山中河外土營門的封神與南郊祭相同。地神和高皇后各用一犢祭祀，五岳共用一牛祭祀，海、四瀆共用一牛祭祀，群神共用二牛祭祀。奏樂也與南郊祭相同。已經送別了神祇，把祭品和供桌埋在壇北。

明帝即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卒事，遂升靈臺，以望雲物。

明帝即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日，當初在明堂祭祀五帝，以光武帝配祭。五帝的座位在堂上，分別在自己的方位。黄帝在未位，都與南郊祭的座位相同。光武帝在東方青帝之南，稍後一些，面向西。犧牲各用一犢，奏樂與南郊祭相同。祭事完畢，就登上靈臺，觀察雲氣以預測吉

迎氣

迎時氣，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禮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

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句芒。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及因賜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縑各有差。

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車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

先立秋十八日，迎黄靈于中兆，祭黄帝后土。車旗服飾皆黄。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

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車旗服飾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謁者以一特牲先祭先虞于壇，有事，天子入囿射牲，以祭宗廟，名曰貙劉。語在《禮儀志》。

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車旗服飾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

增祀

章帝即位，元和二年正月，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增修群祀宜享祀者。"

二月，上東巡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成陽靈臺。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壇兆。辛未，柴祭天地群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禮。癸酉，更告祀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太牢。卒事，遂覲東

凶。

立春、立夏等五時迎祭，就是五郊祭祀。從永平年間，由於《禮讖》和《禮記·月令》記載五郊迎祭的服飾顏色，於是就采用元始年間舊例，在雒陽四方舉行五郊祭祀。中央方位的郊祭在未地，祭壇直徑都是三尺，臺階不分級。

立春日，在東郊舉行迎春祭，祭祀青帝句芒。車旗服飾都是青色。歌唱《青陽》，八行舞人跳《雲翹》舞。於是賞賜文官太傅、司徒等以下官員絹絲，依官級而有所不同。

立夏日，在南郊舉行迎夏祭，祭祀赤帝祝融。車旗服飾都是赤色。歌唱《朱明》，八行舞人跳《雲翹》舞。

在立秋前十八日，在中央舉行迎黄靈神祭，祭祀黄帝后土。車旗服飾都是黄色。歌唱《朱明》，八行舞人跳《雲翹》、《育命》舞。

立秋日，在西郊舉行迎秋祭，祭祀白帝蓐收。車旗服飾都是白色。歌唱《西皓》，八行舞人跳《育命》舞。派謁者用一特牲先在壇上舉行安神祭，準備廟祭，天子進苑囿之中射獵犧牲，用來祭祀宗廟，這項行動叫貙劉。具體叙述的話在《禮儀志》中。

立冬日，在北郊舉行迎冬祭，祭祀黑帝玄冥。車旗服飾都是黑色。歌唱《玄冥》，八行舞人跳《育命》舞。

章帝即位，元和二年正月，下詔説："山川百神，應該祭祀的尚未全部祭祀。你們討論增加應該享受祭祀的神祇。"

這年二月，皇帝到東方巡視，將要到泰山，在路上就派遣使者持一太牢，在濟陰成陽靈臺祭祀帝堯。皇帝到泰山，整治光武帝在山南建造的祭壇。辛未日，依舊例焚柴祭祀天地群神。壬申日，在孝武帝所造的汶上明堂宗祀五帝，以光武帝配祭，同於雒陽明堂的禮儀。癸酉日，依次在明堂告祭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每次祭祀都用一太牢。祭事完畢，就朝拜東

后，饗賜王侯群臣。因行郡國，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四月，還京都。庚申，告至，祠高廟、世祖，各一特牛。又爲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和帝無所增改。

方青帝，賞賜王侯和群臣。於是就視察州郡和封國，到魯，祭祀東海恭王，也祭祀了孔子和他的七十二弟子。四月，回到京城。庚申日，到高祖廟、世祖廟祭祀報告回到家，各用一特牛。還爲靈臺十二門作詩，分别按月份送上。和帝時没有增加或改動。

六宗

安帝即位，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説，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爲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太社也。

延光三年，上東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和二年故事。順帝即位，修奉常祀。

安帝即位，在元初六年，據《尚書》歐陽氏學説，認爲六宗，在天地和四方之中，即是上下和四方之宗。按平帝元始年間舊例，認爲六宗是《易》中説的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的説法是不對的。三月庚辰日，最早建立六宗，在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祭祀，禮儀比照太社祭祀。

安帝延光三年，皇帝到東方巡視，到泰山，焚柴祭祀，以及在汶上明堂祭祀，同於章帝元和二年舊例。順帝即位，整治後定爲經常性祭祀。

老子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文罽爲壇，飾淳金釦器，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也。

桓帝即位十八年，喜歡神仙一類的事。在延熹八年，最早派中常侍到陳國苦縣祭祀老子。延熹九年，親自在濯龍祭祀老子。用華美毛織物做壇，用純金緣飾器物，設置有傘蓋的座位，用祭天的音樂。



後漢書卷十九

志第九

祭祀(下)

宗廟　社稷　靈星　先農　迎春

宗廟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于雒陽。四時祫祀，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征伐，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爲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禮之設施，不授之與自得之異意。當除今親廟四。孝宣皇帝以孫後祖，爲父立廟於奉明，曰皇考廟，獨群臣侍祠。願下有司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博士、議郎。大司徒涉等議："宜奉所代，立平帝、哀帝、成帝、元帝廟，代今親廟。兄弟以下，使有司祠。宜爲南頓君立皇考廟，祭上至春陵節侯，群臣奉祠。"時議有異，不著。上可涉等議，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春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在雒陽建高祖廟。一年四季祫祭，高皇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同於舊例。其餘各帝王四季祭祀，春季在正月，夏季在四月，秋季在七月，冬季在十月和臘月，一年之中五次祭祀。建武三年正月，在雒陽建四親廟，祭祀父親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當時賊寇未平，正致力於征戰討伐，祭祀禮法還没有制定。到建武十九年，賊寇掃平，戰事基本平息，這樣五官中郎將張純和太僕朱浮提出建議說："依據禮，作爲人子主要祭祀嫡系長房的大宗，對自己本身所出的小宗降等祭祀。按照禮制，授與不授與和其擅自取得大不相同。應當去掉現在四親廟。孝宣帝以孫子的身份把祖父放在後邊，爲父親在奉明建廟，叫皇考廟，衹有群臣陪祭。希望交付有司討論用先帝四廟替代四親廟和皇考廟的事。"此建議交付公卿、博士和議郎討論。大司徒劉涉等提議："應該恭行替代，建平帝、哀帝、成帝、元帝廟，替代現在的四親廟。在兄弟輩分以下各帝廟，派有司祭祀。應該爲南頓君建立皇考廟，祭祀上至春陵節侯，群臣去祭祀。"當時討論有不同意見，没有記載。皇帝同意劉涉等人建議，下詔說："由於建立宗廟的處所還没有選定，暫且在高祖廟祫祭。至於成帝、哀帝、平帝暫且在長安的舊高祖廟祭祀。至於南陽春陵節侯每年各季節暫且分别在原陵寢

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以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

祭祀。那些陵寢離太守治所遠的，由太守治所的令或長替太守陪同祭祀。祇有孝宣帝功德卓著，可以奉上廟號中宗。"這樣在雒陽高祖廟四季加祭孝宣帝、孝元帝，共五帝。至於西京長安廟中成帝、哀帝、平帝三帝神主，四季在舊高祖廟祭祀。東京雒陽廟由京兆尹陪同祭祀，衣冠車服同於太常祭祀陵廟的禮儀。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都在陵寢祭祀。南頓君廟稱皇考廟，鉅鹿都尉廟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廟稱皇曾祖考廟，春陵節侯廟稱皇高祖考廟，所在郡縣陪同祭祀。

二十六年，有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施行幾年。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五年，始行禘禮。父爲昭，南嚮；子爲穆，北嚮。父子不并坐，而孫從王父。禘之爲言諦。諦諟昭穆，尊卑之義。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祫以冬十月，五穀成熟，故骨肉合飲食。祖宗廟未定，且合祭。今宜以時定。"語在《純傳》。上難復立廟，遂以合祭高廟爲常。後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帝爲昭，景、宣帝爲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光武皇帝崩，明帝即位，以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爲起廟，尊號曰世祖廟。以元帝於光武爲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爲常。

建武二十六年，皇帝發詔詢問張純，禘祭祫祭的禮儀有多少年不實行了。張純上奏說："禮制是，三年舉行一次祫祭，五年舉行一次禘祭。撤廟的神主，陳列在太祖廟中；未撤除廟的神主，都上升與太祖共享；五年兩次大祭。過去規定，三年一次祫祭，撤廟的神主與高祖廟一同享食，未撤廟的神主從未同享。平帝元始五年，開始實行禘祭，父爲昭，面向南；子爲穆，面向北。父子不在同一個座位，孫子與祖父在同一側。禘字是仔細的意思。詳察昭穆，是爲了表示尊卑關係。由於夏季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所以在此時祭祀可以端正尊卑關係。祫祭在冬十月，五穀成熟，所以父子可以共享飲食。祖宗廟尚未確定，暫且合祭。現在應該按時確定。"具體敘述在《張純傳》中。皇帝認爲重新建廟很難，就以在高祖廟合祭爲常禮。以後在三年冬季祫祭、五年夏季禘祭之時，祇列出撤廟的神主罷了，稱作大祭。太祖的東邊，有惠帝、文帝、武帝、元帝是昭，景帝、宣帝是穆。惠帝、景帝、昭帝三位皇帝不在大祭時不祭。光武皇帝駕崩，明帝即位，認爲光武皇帝撥亂反正，使漢朝中興，應該重新建廟，尊稱爲世祖廟。由於元帝對於光武帝來說是穆，所以即使不是宗，也不撤廟。後來以此爲常理。

明帝臨終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孝章即位，不敢違，以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廟，閒祠於更衣，四時合祭於世祖廟。語在《章紀》。章帝臨崩，遺詔

明帝臨終時遺詔，遵從節儉原則，不要爲他另造寢廟，把神主放在世祖廟便殿中即可。孝章帝即位，不敢違背先皇遺訓，在便殿中劃出一部分空間，奉上尊號爲顯宗廟，有時在便殿祭祀，四時迎祭在世祖廟合祭。具體敘述在《章帝紀》

無起寢廟，廟如先帝故事。和帝即位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尊，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爲陵寢之號。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曰西陵。以竇后配食章帝，恭懷后别就陵寢祭之。和帝崩，上尊號曰穆宗。殤帝生三百餘日而崩，鄧太后攝政，以尚嬰孩，故不列于廟，就陵寢祭之而已。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即位，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太常領如西陵。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王奉祭而已。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毁者，故遂常祭，因以其陵號稱恭宗。順帝即位，追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北陵。順帝崩，上尊號曰敬宗。冲質帝皆小崩，梁太后攝政，以殤帝故事，就陵寢祭。凡祠廟訖，三公分祭之。桓帝以河閒孝王孫蠡吾侯即位，亦追尊祖考，王國奉祀。語在《章和八王傳》。帝崩，上尊號曰威宗，無嗣。靈帝以河閒孝王曾孫解犢侯即位，亦追尊祖考。語在《章和八王傳》。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廟三主親毁之後，亦但殷祭之歲奉祠。靈帝崩，獻帝即位。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毁之。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

中。章帝臨崩時，遺詔説不許爲他建寢廟，他的廟與明帝廟舊例相同。和帝即位後，不敢違背先皇遺訓，奉上尊號稱肅宗。後來的皇帝尊重先皇遺詔，都把神主存放在世祖廟中，積累多了就沒有分别了，以後顯宗衹是廟號而沒有廟。永元年間，和帝追尊他的母親梁貴人爲恭懷皇后，陵墓叫西陵。因爲竇皇后與章帝配祭，恭懷皇后在另外陵墓寢廟祭祀。和帝駕崩，上尊號稱穆宗。殤帝生下後三百多天駕崩，鄧太后攝政，由於殤帝還是個嬰兒，所以沒有列在宗廟之中，衹是在陵墓寢廟祭祀而已。安帝以清河孝王之子的身份即皇帝位，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爲敬隱后，陵墓稱敬北陵。也是在陵墓寢廟祭祀，太常就像西陵一樣兼管。追尊父清河孝王爲孝德皇帝，母爲孝德后，清河嗣王主持祭祀罷了。安帝以讒害大臣罪名廢掉太子，到安帝駕崩時，沒有奉上廟號爲“宗”的奏議。後來由於從建武以來沒有撤廟的，所以也就都成了常祭，於是就稱安帝廟號爲恭宗。順帝即位，追尊其母爲恭愍皇后，陵墓稱恭北陵。到陵墓寢廟祭祀，與敬北陵的做法相同。順帝駕崩，上尊號爲敬宗。冲帝、質帝都幼年駕崩，梁太后攝政，依殤帝舊例，在陵墓寢廟祭祀。凡是廟祭完畢，三公分别祭祀。桓帝以河閒孝王之孫蠡吾侯的身份即皇帝位，也追尊他的祖父，封立河閒王國的主持祭祀者。具體叙述在《章和八王傳》中。桓帝駕崩，上尊號稱威宗，沒有後嗣。靈帝以河閒孝王曾孫解犢侯身份即皇帝位，也追尊祖父。具體叙述在《章和八王傳》中。靈帝時，京城四季祭祀高祖廟五位神主，世祖廟七位神主，幼年崩殂的三位皇帝陵，追尊的三位皇后陵，一共用十八份太牢犧牲，都有添加的供品。所以高祖廟中三位神主撤除之後，也衹是在大祭之年祭祀。靈帝駕崩，獻帝即位。初平年間，相國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等人認爲和帝以下皇帝，功勞和德行都沒有特殊的地方，反而有過失，不應立爲宗，以及其餘不立宗的追尊的三位皇后，也都奏請撤除。四季所祭祀的，高祖廟有高祖一祖和文帝太宗、武帝世宗二宗，以及最近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四

帝，共七帝。

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爲也。説者以爲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弈弈”，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宫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

古代不在陵墓祭祀，漢代各陵墓都有廟，承繼秦代的規定。解説者認爲古代在宗廟前建廟，在宗廟後建造寢殿，來象徵人君居所前邊有朝廷，居所之後有寢殿。《禮記·月令》有“先獻給寢廟”的話，《詩經》説“寢廟高大”，表明寢廟與祖廟相同。廟是用來保存神主的，按四時祭祀。寢廟有衣冠几杖象徵生前的用具，同時獻上一些新器物。秦代開始建造寢殿，在陵墓的旁邊，漢代沿襲不變，所以在陵墓上就稱爲寢殿，起居衣服之物象徵皇帝生前的器物，也是寢室之意。自從建武以來，函谷關以西各陵墓變得久遠了，衹是四季以特牲祭祀；皇帝每次去長安拜謁各陵墓，就用太牢祭祀。從雒陽各陵墓直到靈帝，都在月末、月圓、二十四節氣、伏祭、臘祭以及四季迎祭。祭祀日奉上食物，太官送上器物，園令、食監典省，那些跟隨皇帝親自拜謁陵墓的宫人，按鼓聲和壺漏整理被子和枕頭，準備盥洗水，擺上梳洗器具。

社稷

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方壇，無屋，有牆門而已。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孝經援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穀之長也。”《禮記》及《國語》皆謂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疏，自夏以上祀以爲稷，至殷以柱久遠，而堯時棄爲后稷，亦植百穀，故廢柱，祀棄爲稷。大司農鄭玄説，古者官有大功，則配食其神。故句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郡縣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官。古者師行平有載社主，不載稷也。國家亦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其禮簡於社稷云。

建武二年，在雒陽修建太社稷，在宗廟的右側，方壇，没有屋頂，有墻有門罷了。二月八月和臘月，一年之中三次祭祀，都用太牢供品，派有司祭祀。《孝經援神契》説：“社是土地的神。稷是五穀之首。”《禮記》和《國語》都説共工氏之子叫句龍，是后土官，能平治九州的土地，所以作爲社神祭祀。烈山氏之子叫柱，能種植百穀和菜蔬，自夏代以上把柱當稷神祭祀，到殷代因爲柱的時代太久遠了，而唐堯時代的棄爲后稷，也種植百穀，所以就廢棄了柱，把棄當作稷神來祭祀。大司農鄭玄説，古代的官有大功勞，就配食爲相應的神。所以句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郡和縣設置社稷，太守、令、長陪同祭祀，犧牲用羊和豕。惟有州治有社没有稷，因它屬於派出官吏。古代軍隊行進時有裝載社主的，從不裝載稷主。國家也有門、户、井、竈、中霤五祀，有司主管，它的禮儀比社稷祭簡約。

靈星

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爲天田官，主穀。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爲水，辰爲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

漢朝建立第八年，有人說周代興起後，每個縣邑都祭祀后稷，於是高皇帝下令在全國建立靈星祠。把祭祀后稷稱爲靈星，是因爲后稷又配享星神。舊說，靈星的星指天田星。另一種說法，東方青龍七宿的左側角宿是天田星，主管五穀。祭祀時在壬辰位祭祀。壬象徵水，辰象徵龍，趨向它們的同類，犧牲用太牢，縣邑的令和長陪同祭祀。舞蹈，用童子十六名。舞蹈内容是教人種田，開始是芟草整地，然後是耕種、除草、驅雀以及收割、脫粒、簸揚等動作，象徵每一項農事。

先農

縣邑常以乙未日祠先農於乙地，以丙戌日祠風伯於戌地，以己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用羊豕。

縣邑通常於乙未日在乙地祭祀先農，於丙戌日在戌地祭祀風伯，於己丑日在丑地祭祀雨師，犧牲用羊和猪。

迎春

立春之日，皆青幡幘，迎春于東郭外。令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先在東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則迎者拜之而還，弗祭。三時不迎。

立春日，都用青色旗幡、青色幘，在東城之外迎春帝。讓一個小童子頭戴青巾，穿青衣，事先藏身在東城之外的田野之中，迎春帝的人來到，小童子從田野中出來，迎春帝的人向小童子行拜禮後返回，不祭祀。夏、秋、冬三季不再迎拜。

論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爲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以來迄于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衆焉。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嘗聞儒言，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雕文，詐僞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奸萌，然猶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爲壇，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記》所謂"因名山升中于天"者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

論曰：魯大夫臧孫辰祭祀遷居，孔子認爲他不聰明。《漢書·郊祀志》著録從秦到王莽的祭祀行爲，常禮祭祀也許有不周到之處，但祭祀遷居之類的事太多了。世祖光武帝中興，廢除非常規祭祀，恢復古代祭祀，與上一朝代祭祀極其不同。曾經聽到儒者說，三皇時代没有文字，用結繩記事方法治理好國家，從五帝時代開始有文字。到了夏商周三王時代，習俗教化趨於雕繪文彩，欺詐虚假的事情逐漸多起來，這樣就開始用印璽來查檢奸僞之事是否發生，但是此時還没有金、玉、銀、銅等製作的器物。從上古三皇以來，到泰山封禪的，到周代共有七十二代。封是堆土建壇的意思，焚柴祭告上天，宣告本朝興起，功成業就。也就是《禮記》所說的"憑藉大山上告天帝"。江山易姓就重新封禪，表明另一

好仙信方士之言，造爲石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可度知，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用犢，器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閒，而樂難攻之石也。且唯封爲改代，故曰岱宗。夏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争，以爲必改。乃當夫既封之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顯于後者，實在其德加於民，不聞其在封矣。言天地者莫大於《易》，《易》無六宗在中之象。若信爲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爲失所，難以爲誠矣！

個朝代的開始，顯示與前朝不相承襲。同一朝代的繼位天子到名山視察，衹是在原來的封壇上整修祭祀而已。從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來是因爲喜歡相信神仙方士的話，編造出石函印封之類的做法。論者所聽的就是這樣。即使是真的天道難以測度，但是大體上還是有要領的。天理質樸誠信，崇尚簡約而不喜歡靡費。所以犧牲用犢，祭器用陶質匏質，大約無意要求石函印封之事，也不會高興看到難於刻寫的石塊文字。再説封禪衹爲表明改朝换代，所以泰山又名岱宗。夏康王、周宣王，都是由衰微轉爲興盛，没聽説重封泰山。世祖想要在孝武帝封壇上再次封禪，實際上是繼承祖宗的做法。可是梁松堅持諫諍，認爲必須糾正。諫諍是在已經封禪之後，没有賜福，而梁松最終被誅殺。雖然罪由自得，大約也是誣枉神靈之過吧。再説帝王能揚名後世的原因，最根本的在於他的德澤施加到百姓身上，没聽説是由於封禪得來的。講天地神明的書，没有超過《易》的，《易》没有六宗在中的卦象。如果真的把天地和四方作爲宗主的話，那就是最大的。以此與太社相比，等於失掉了應在的地方，就難以表明誠心了。

贊曰：天地禋郊，宗廟享祀，咸秩無文，山川具止。淫乃國紊，典惟皇紀。肇自盛敬，孰崖厥始？

贊曰：郊祀天地，祭祀宗廟，依禮而行，山川均予致祭。過多則亂，以禮爲準。祭祀始於致敬，不知何時開始？

後漢書卷二十

志第十

天文(上)

王莽三　光武十二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象於天，謂日月星辰。觀法於地，謂水土州分。形成於下，象見于上。故曰天者北辰星，合元垂耀建帝形，運機授度張百精。三階九列，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斗、衡、太微、攝提之屬百二十官，二十八宿各布列，下應十二子。天地設位，星辰之象備矣。

《周易》說：“上天呈現各種天象，聖人依之作爲言行的準則。庖犧氏統治天下，仰首則觀測天上的天象，低頭則審察地下的法則。”觀象於天，就是觀測天上日月星辰的運動變化。觀法於地，就是觀察地上水土州郡的布置排列。形成於地上的具體事物，在天上都能見到相應的天象。所以說天上的北極星，聚合元氣，發出光芒，爲帝王的象徵，日月星辰以它爲中心，以特定的機制，依一定的度數運行。三階九列，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斗、衡、太微、攝提等共一百二十個星官，二十八宿依次分布排列，與它們相對應，地上被分成十二個不同的地域。天與地都作了相應的分劃，日月星辰等天象與地上萬物的對應就齊備了。

三皇邁化，協神醇朴，謂五星如連珠，日月若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慝。至於書契之興，五帝是作。軒轅始受《河圖鬭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黄帝始。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時羲仲、和仲，夏有昆吾，湯則巫咸，周之史佚、萇弘，宋之子韋，楚之唐蔑，魯之梓慎，鄭之裨竈，魏石申夫，齊國甘公，皆掌天文之官。仰占俯視，以佐時政，步變擿微，通洞密至，采禍福之原，睹成

三皇勉力教化，人與神相處和諧，民風淳樸，那時金、木、水、火、土五顆行星像一串珍珠一樣排列在天空，太陽和月亮像兩塊合在一起的玉璧。教化順其自然，民衆互不侵犯、不生惡念。到了文字發明之後，五帝時代興起。軒轅帝開始學習傳授《河圖鬭苞授》，觀測天上日月星辰的運動，所以講述星官的書開始於黄帝。到了高陽氏，派遣南正重管理天上事務，北正黎管理地上事務。唐、虞時代有羲仲、和仲，夏代有昆吾，湯的巫咸，周代的史佚、萇弘，宋國的子韋，楚國的唐蔑，魯國的梓慎，鄭國的裨竈，魏國的石申夫，齊國的甘公，都是掌管天文的官

敗之勢。秦燔《詩》《書》，以愚百姓，六經典籍，殘爲灰炭，星官之書，全而不毁。故《秦史》書始皇之時，彗孛大角，大角以亡，有大星與小星鬥于宫中，是其廢亡之徵。至漢興，景、武之際，司馬談，談子遷，以世黎氏之後，爲太史令，遷著《史記》，作《天官書》。成帝時，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作五紀皇極之論，以參往行之事。孝明帝使班固叙《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今紹《漢書》作《天文志》，起王莽居攝元年，迄孝獻帝建安二十五年，二百一十五載。言其時星辰之變，表象之應，以顯天戒，明王事焉。

員。他們仰觀天象，俯察地理，占卜吉凶，輔佐時政。他們推步事物變化，細緻入微，透徹準確，探究禍福之原由，預見成敗之趨勢。秦代焚燒《詩經》、《書經》等書籍，想使天下百姓變得無知，六經典籍，都遭損毁，成爲灰炭，而講述星官一類的天文書籍，得以保全，没有損毁。所以《秦史》記載秦始皇時，彗星出現在大角星旁，大角星被遮蔽不見，有大星和小星在紫微垣中合而復離，離而復合，這些都是國家將要衰敗滅亡的徵兆。到漢朝興起，景帝、武帝之際，司馬談，司馬談的兒子司馬遷，是世代相傳的黎氏後代，先後做太史令，司馬遷著《史記》，作《天官書》。漢成帝時，中壘校尉劉向，擴充《洪範》中關於災異的記載，作五紀皇極之論，來檢驗過去發生的事情。孝明帝命班固編著《漢書》，馬續撰寫了其中的《天文志》。現今續寫《漢書》作《天文志》，從王莽居攝元年開始，結束於孝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共二百一十五年。講述這段時間裏天上星辰的變化，人間事物與之的對應，以顯示上天對下界的訓誡，闡明帝王所應遵循的準則。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孛星者，惡氣所生，爲亂兵，其所以孛德。孛德者，亂之象，不明之表。又參然孛焉，兵之類也，故名之曰孛。孛之爲言，猶有所傷害，有所妨蔽。或謂之彗星，所以除穢而布新也。張爲周地。星孛于張，東南行即翼、軫之分。翼、軫爲楚，是周、楚地將有兵亂。後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會下江、新市賊張卬、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陽，斬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等，殺其士衆數萬人。更始爲天子，都雒陽，西入長安，敗死。光武興於河北，復都雒陽，居周地，除穢布新之象。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彗星突然出現在張宿，向東南方向運行，五天後消失。孛星是由惡氣産生的，爲亂兵的徵兆，它出現的場所孛德。所謂孛德，是禍亂之象，是政治不清明的表現。它的出現又是勃然而興，類同兵事，故稱之爲孛。孛的含義，還有所傷害，有所妨礙遮蔽的意思。孛星又被稱作彗星，是除舊布新的徵兆。張宿對應周地。彗星出現在張宿，向東南行，就到了翼宿、軫宿的天區。翼宿、軫宿的分野是楚地，這是周、楚之地將有兵亂的徵兆。後一年的正月，光武在舂陵起兵，恰好下江、新市的張卬、王常以及更始帝劉玄的兵衆也來到，合力攻破南陽，斬殺王莽的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等，殺死王莽的兵士數萬人。更始被擁立爲天子，建都雒陽，向西攻入長安，兵敗身死。光武帝興起於河北，又建都雒陽，居於周地，這正是除舊布新之象。

四年六月，漢兵起南陽，至昆陽。莽使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將諸郡兵，號曰百萬衆，已至者四十二萬人；能通兵法者六十三家，皆爲將帥，持其圖書器械。軍出關東，牽從群象虎狼猛獸，放之道路，以示富强，用怖山東。至昆陽山，作營百餘，圍城數重，或爲衝車以撞城，爲雲車高十丈以瞰城中，弩矢雨集，城中負户而汲。求降不聽，請出不得。二公之兵自以必克，不恤軍事，不協計慮。莽有覆敗之變見焉。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所墮，其下覆軍，流血三千里。"是時光武將兵數千人赴救昆陽，奔擊二公兵，并力猋發，號呼聲動天地，虎豹驚怖敗振。會天大風，飛屋瓦，雨如注水。二公兵亂敗，自相賊，就死者數萬人。競赴滍水，死者委積，滍水爲之不流。殺司徒王尋。軍皆散走歸本郡。王邑還長安，莽敗，俱誅死。營頭之變，覆軍流血之應也。

地皇四年六月，漢皇室的部隊從南陽起兵，到達昆陽。王莽派司徒王尋、司空王邑率領各郡兵馬，號稱百萬之衆，已經聚集的有四十二萬人；通曉兵法的有六十三家，都被任命爲將帥，各自持有兵書戰法圖書，都裝備了軍械。大軍出關東，隨軍帶了大群的象、虎、狼等猛獸，沿途放在路上，以顯示威武强大，震懾東面光武帝的軍隊。到達昆陽山，扎下軍營一百餘座，把昆陽城圍了好幾圈，又造了衝車撞城門，還造了十丈高的雲車俯瞰城中虚實，向城中射去雨點般的箭矢，城中軍民衹能背着門板去打水。城裏請求投降也不許，想棄城而出也不能。二王的軍隊自以爲必能攻克昆陽，一點也不憂慮軍中事務，也不作計劃謀略。王莽將傾覆敗亡的徵兆出現了。大白天有一團雲霧像一座崩塌的山，墜落在王莽的軍隊上方，這是軍士都討厭的徵兆，叫做營頭之星。有卜辭説："營頭之星墜落之所，軍隊覆没，流血三千里。"這時光武帝帶領了數千人馬趕來救昆陽之圍，突襲二王的軍隊，合力猛攻，呼號之聲驚天動地，虎、豹等猛獸驚恐萬狀，四散奔走。正好天颳大風，屋上的瓦片也被吹走，大雨如注。二王的軍隊大亂而敗，自相殘殺、踐踏而死者有幾萬人。競相跳入滍水逃命，溺死者層層堆積，滍水因此斷流。司徒王尋被殺。兵士四散敗走，回歸本郡。王邑逃回長安，到王莽事敗，一起被殺。這是營頭星出現，軍隊覆滅流血這一説法的應驗。

四年秋，太白在太微中，燭地如月光。太白爲兵，太微爲天廷。太白贏而北入太微，是大兵將入天子廷也。是時莽遣二公之兵至昆陽，已爲光武所破。莽又拜九人爲將軍，皆以虎爲號。九虎將軍至華陰，皆爲漢將鄧曄、李松所破。進攻京師，倉將軍韓臣至長門。十月戊申，漢兵自宣平城門入。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數千人起兵攻莽，燒作室門，斧敬法闥。商人杜吴殺莽漸臺之上，校尉公賓就斬莽首。大兵蹈藉宫廷之

地皇四年秋天，金星在太微垣中，光芒照在地上像月光一樣明亮。金星爲用兵之象，太微垣象徵天子宫廷。金星不依常度，出現過早，向北運行進入了太微垣，這是有大軍將進入天子宫廷的徵兆。那時王莽所派王尋、王邑到昆陽的軍隊，已被光武帝打敗。王莽又拜授九人爲將軍，封號中都帶一個虎字。九虎將軍率兵到華陰，都被漢將鄧曄、李松打敗。漢軍進攻京師，倉將軍韓臣攻至長門宫。十月戊申日，漢軍自宣平城門入京師。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數千人起兵圍攻王莽，燒毁作室門，斧劈敬法闥。商人杜吴殺王莽於漸臺之上，校尉公賓就斬王莽首

中。仍以更始入長安，赤眉賊立劉盆子爲天子，皆以大兵入宮廷，是其應也。

級。大隊兵馬奔走踐踏於宮廷之中。更始帝入長安，赤眉軍立劉盆子爲天子，後來又是率領大軍進入宮廷，這些都是太白入太微這一天象的應驗。

光武建武九年七月乙丑，金犯軒轅大星。十一月乙丑，金又犯軒轅。軒轅者，後宮之官，大星爲皇后，金犯之爲失勢。是時郭后已失勢見疏，後廢爲中山太后，陰貴人立爲皇后。

十年三月癸卯，流星如月，從太微出，入北斗魁第六星，色白。旁有小星射者十餘枚，滅則有聲如雷，食頃止。流星爲貴使，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太微天子廷，北斗魁主殺。星從太微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將出，有所伐殺。十二月己亥，大流星如缶，出柳西南行入軫。且滅時，分爲十餘，如遺火狀。須臾有聲，隱隱如雷。柳爲周，軫爲秦、蜀。大流星出柳入軫者，是大使從周入蜀。是時光武帝使大司馬吴漢發南陽卒三萬人，乘船溯江而上，擊蜀白帝公孫述。又命將軍馬武、劉尚、郭霸、岑彭、馮駿平武都、巴郡。十二年十月，漢進兵擊述從弟衛尉永，遂至廣都，殺述女婿史興。威虜將軍馮駿拔江州，斬述將田戎。吴漢又擊述大司馬謝豐，斬首五千餘級。臧宫破涪，殺述弟大司空恢。十一月丁丑，漢護軍將軍高午刺述洞胸，其夜死。明日，漢入屠蜀城，誅述大將公孫晃、延岑等，所殺數萬人，夷滅述妻宗族萬餘人以上。是大將出伐殺之應也。其小星射者，及如遺火分爲十餘，皆小將隨從之象。有聲如雷隱隱者，兵將怒之徵也。

光武帝建武九年七月乙丑日，金星靠近軒轅大星。十一月乙丑日，金星再次靠近軒轅。軒轅是主後宮的星官，大星代表皇后，金星靠近它表示皇后失勢。那時郭后已經失勢，被皇帝疏遠，後來被廢爲中山太后，陰貴人被册立爲皇后。

建武十年三月癸卯日，有流星像月亮一樣明亮，從太微垣流出，進入北斗魁中第六星，顔色發白。旁邊有十餘枚小星射出，流星亮光消失時，有雷鳴般的響聲發出，稍後響聲停止。流星爲天子使者，星大則使者的級别高，星小則使者的級别低。太微是天子宫廷，北斗魁主殺伐。流星從太微出發，抵達北斗魁，是天子將派出大將，有所殺戮的徵兆。十二月己亥日，有流星像缶一樣大，從柳宿出發，向西南進入軫宿。將熄滅時，分裂成十餘顆，像火燒過留下的遺迹。不一會兒傳來聲響，隱隱如雷鳴。柳宿對應周地，軫宿對應秦、蜀之地。大流星出柳宿，入軫宿，是有大使從周地入蜀地的徵兆。當時，光武帝派大司馬吴漢率領南陽士卒三萬人，乘船逆江而上，攻打蜀白帝公孫述。又命將軍馬武、劉尚、郭霸、岑彭、馮駿平定武都、巴郡。建武十二年十月，漢軍進擊公孫述的堂弟衛尉公孫永，於是進兵至廣都，殺公孫述的女婿史興。威虜將軍馮駿攻克江州，斬公孫述部將田戎。吴漢又進擊公孫述的大司馬謝豐，斬首五千餘級。臧宫攻破涪城，殺死公孫述的弟弟大司空公孫恢。十一月丁丑日，漢護軍將軍高午行刺公孫述，洞穿其胸部，當天夜晚公孫述死亡。第二天，漢軍入蜀城大肆屠殺，誅公孫述大將公孫晃、延岑等，殺死數萬人，族滅公孫述妻子宗族一萬多人以上。這正是應驗了大將出兵，大行殺伐的兆頭。小星流射，留下十餘道光迹，是小將隨大將出征的徵兆。隱隱有雷鳴之聲，是兵將聲勢震怒的徵兆。

十二年正月己未，小星流百枚以上，或西北，或正北，或東北，二夜止。六月戊戌晨，小流星百枚以上，四面行。小星者，庶民之類。流行者，移徙之象也。或西北，或東北，或四面行，皆小民流移之徵。是時西北討公孫述，北征盧芳。匈奴助芳侵邊，漢遣將軍馬武、騎都尉劉納、閻興軍下曲陽、臨平、呼沱，以備胡。匈奴入河東，中國未安，米穀荒貴，民或流散。後三年，吴漢、馬武又徙雁門、代郡、上谷、關西縣吏民六萬餘口，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以避胡寇。是小民流移之應。

建武十二年正月己未日，有小流星數百枚以上，向西北、正北或東北落下，連續兩夜纔停止。六月戊戌日的凌晨，有小流星一百枚以上，流向四面八方。小流星是普通百姓的象徵。流星四面散行，是遷徙的徵兆。流星或向西北，或向東北，或流向四面八方，都是百姓要流散遷徙的徵兆。當時在西北方討伐公孫述，北面征討盧芳。匈奴協助盧芳侵犯邊境，光武帝派遣將軍馬武、騎都尉劉納、閻興駐軍在下曲陽、臨平、呼沱一帶，防備匈奴。匈奴侵入河東之地，中原大地未獲安定，田野荒蕪，米穀昂貴，平民四處流散。以後三年，吴漢、馬武又遷徙雁門、代郡、上谷、關西諸縣官民六萬餘人，安置在常山關、居庸關以東，以躲避匈奴侵擾。這正是普通百姓遷徙的應驗。

十五年正月丁未，彗星見昴，稍西北行入營室，犯離宫，三月乙未，至東壁滅，見四十九日。彗星爲兵入除穢，昴爲邊兵，彗星出之爲有兵至。十一月，定襄都尉陰承反，太守隨誅之。盧芳從匈奴入居高柳，至十六年十月降，上璽綬。一曰，昴星爲獄事。是時大司徒歐陽歙以事繫獄，逾歲死。營室，天子之常宫；離宫，妃后之所居。彗星入營室，犯離宫，是除宫室也。是時郭皇后已疏，至十七年十月，遂廢爲中山太后，立陰貴人爲皇后，除宫之象也。

建武十五年正月丁未日，彗星出現在昴宿，稍稍向西北運行進入室宿，靠近離宫星，三月乙未，到達壁宿而滅，前後可見四十九日。彗星爲用兵之兆，除舊布新之象。昴宿主邊境兵事，彗星出現在昴宿是邊境將用兵的徵兆。十一月，定襄都尉陰承謀反，太守隨殺陰承。盧芳從匈奴入境在高柳居住，在建武十六年十月歸降，奉上印璽綬帶。又一種説法認爲昴星主獄事。當時大司徒歐陽歙因罪入獄，第二年死去。室宿象徵天子日常居住之所；離宫，是后妃們的居所。彗星進入室宿，靠近離宫星，是將整治後宫的徵兆。當時郭皇后已經被疏遠，到十七年十月，被廢爲中山太后，立陰貴人爲皇后，應驗了整治後宫的徵兆。

三十年閏月甲午，水在東井二十度，生白氣，東南指，炎長五尺，爲彗，東北行，至紫宫西蕃止，五月甲子不見，凡見三十一日。水常以夏至放於東井，閏月在四月，尚未當見而見，是贏而進也。東井爲水衡，水出之爲大水。是歲五月及明年，郡國大水，壞城郭，傷禾稼，殺人民。白氣爲喪，有炎作彗，彗所以除穢。紫宫，天子之宫，彗加其藩，除宫之

建武三十年閏月甲午日，水星在井宿二十度處，此處同時生出白氣，指向東南方向，氣焰長五尺，成爲彗星，向東北方向運動，到紫微垣西部邊界停止，五月甲子日彗星消失，前後共見三十一日。水星正常情況下在夏至時節出現在井宿，該年閏四月，水星不應該出現而出現了，這是水星運動超過了正常的速度，提前到達了井宿。井宿是掌管水的星官，水星出現該宿是將有水災的徵兆。這年五月和第二年，各郡都發了大水，沖毁城池，淹壞莊稼，溺死百姓。白氣是喪

象。後三年，光武帝崩。

事的徵兆，氣焰漸漲，成爲彗星，彗星又主除舊布新。紫微垣是天子宮廷，彗星進入其中，預示宮廷内部將有所更替。三年後，光武帝駕崩。

三十一年七月戊午，火在輿鬼一度，入鬼中，出尸星南半度，十月己亥，犯軒轅大星。又七星閒有客星，炎二尺所，西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輿鬼東北六尺所滅，凡見百一十三日。熒惑爲凶衰，輿鬼尸星主死亡，熒惑入之爲大喪。軒轅爲後宫。七星，周地。客星居之爲死喪。其後二年，光武崩。

建武三十一年七月戊午日，火星在鬼宿一度，接着進入鬼宿中，運行到尸星南半度處，十月己亥日，靠近軒轅大星。同時星宿中出現彗星，尾長二尺餘，向西南方向運動，到第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在鬼宿東北六尺處消失，前後共見一百一十三日。火星主凶險和衰敗，鬼宿和尸星主死亡，火星進入鬼宿靠近尸星爲大喪的徵兆。軒轅是後宫。星宿主周地。彗星出現在星宿預示周地將有大喪之事。兩年後，光武帝駕崩。

中元二年八月丁巳，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相去二寸。十月戊子，大流星從西南東北行，聲如雷。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爲將相。後太尉趙憙、司徒李訢坐事免官。大流星爲使。中郎將竇固、揚虚侯馬武、揚鄉侯王賞將兵征西也。

光武中元二年八月丁巳，火星靠近太微垣西南角上的星，相距僅僅兩寸。十月戊子日，有很亮的流星從西南向東北劃過，發出雷鳴般的響聲。火星靠近太微垣西南角上的星，是將相大臣有事的徵兆。後來太尉趙憙、司徒李訢因有罪被罷免官職。大流星象徵天子使者，中郎將竇固、揚虚侯馬武、揚鄉侯王賞率兵征討西方，是其應驗。

後漢書卷二十一

志第十一

天文(中)

明十二　章五　和三十三　殤一　安四十六　順二十三　質三

孝明永平元年四月丁酉，流星大如斗，起天市樓，西南行，光照地。流星爲外兵，西南行爲西南夷。是時益州發兵擊姑復蠻夷大牟替滅陵，斬首傳詣雒陽。

孝明帝永平元年四月丁酉日，有流星如斗大，從天市樓出發，劃向西南，光亮可以照見地上物體。流星主境外兵事，西南行預示西南夷將有争端。那時益州出兵攻打姑復蠻夷大牟替滅陵，斬其首級送回洛陽。

三年六月丁卯，彗星出天船北，長二尺所，稍北行至亢南，見三十五日去。天船爲水，彗出之爲大水。是歲伊、雒水溢，到津城門，壞伊橋；郡七縣三十二皆大水。

永平三年六月丁卯日，彗星出現在天船之北，長二尺餘，向北運行，一直到亢宿之南，見三十五日後消失。天船主水，彗星在天船出現預示將發大水。這一年伊水、洛水漫過堤岸，到達津城門，冲毁伊橋；有七郡三十二縣都發了大水。

四年八月辛酉，客星出梗河，西北指貫索，七十日去。梗河爲胡兵。至五年十一月，北匈奴七千騎入五原塞，十二月又入雲中，至原陽。貫索，貴人之牢。其十二月，陵鄉侯梁松坐怨望懸飛書誹謗朝廷下獄死，妻子家屬徙九真。

永平四年八月辛酉日，彗星出現在梗河，運行到西北方向的貫索，七十日後消失。梗河主胡兵。永平五年十一月，北匈奴七千騎兵侵入五原塞，十二月又侵入雲中，到達原陽。貫索是貴人的牢獄。該年十二月，陵鄉侯梁松因個人積冤公然張榜誹謗朝廷，被捕下獄而死，妻子、兒子和他們的家屬被流放到九真。

七年正月戊子，流星大如杯，從織女西行，光照地。織女，天之真女，流星出之，女主憂。其月癸卯，光烈皇后崩。

永平七年正月戊子日，有流星大如酒杯，從織女星向西行，亮光可照出地上物體的影子。織女是天上的真女，流星從該處出現，預示女主將有憂患之事發生。這一月的癸卯日，光烈皇后崩。

八年六月壬午，長星出柳、張三十七度，犯軒轅，刺天船，陵太微，氣至上階，凡見五十六日去。柳，周

永平八年六月壬午日，彗星出現在柳宿、張宿之間三十七度，進而靠近軒轅，彗尾直指天船，逼近太微垣，芒氣直達上臺星，共見五十六

地。是歲多雨水，郡十四傷稼。

日而滅。柳宿，主周地。這一年雨水多，十四個郡國的莊稼受害。

九年正月戊申，客星出牽牛，長八尺，歷建星至房南，滅見至五十日。牽牛主吴、越，房、心爲宋。後廣陵王荆與沈凉，楚王英與顔忠各謀逆，事覺，皆自殺。廣陵屬吴，彭城古宋地。

永平九年正月戊申，彗星出現在牽牛星附近，長達八尺，運行經過建星到房宿之南，五十日後消失。牽牛主吴、越之地，房宿、心宿主宋地。後來廣陵王劉荆與沈凉，楚王劉英與顔忠各自謀反，事先被發覺，都自殺。廣陵屬吴地，彭城屬古代的宋地。

十三年閏月丁亥，火犯輿鬼，爲大喪，質星爲大臣誅戮。其十二月，楚王英與顔忠等造作妖書謀反，事覺，英自殺，忠等皆伏誅。

永平十三年閏月丁亥日，火星靠近鬼宿，爲將有大喪之兆，質星主大臣誅戮。這一年十二月，楚王劉英與顔忠等散布謡言謀反朝廷，事情被發覺，劉英自殺，顔忠等服罪被殺。

十四年正月戊子，客星出昴，六十日，在軒轅右角稍滅。昴主邊兵。後一年，漢遣奉車都尉顯親侯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耿忠、開陽城門候秦彭、太僕祭彤，將兵擊匈奴。一曰，軒轅右角爲貴相，昴爲獄事，客星守之爲大獄。是時考楚事未訖，司徒虞延與楚王英黨與黄初、公孫弘等交通，皆自殺，或下獄伏誅。

永平十四年正月戊子日，彗星出現在昴宿，六十日後，在軒轅右角逐漸熄滅。昴星主邊境兵事。過後一年，漢朝派遣奉車都尉顯親侯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耿忠、開陽城門候秦彭、太僕祭彤，率兵攻擊匈奴。另一種説法是，軒轅右角主貴相，昴星主監獄之事，彗星出現在昴宿預示有大臣將入獄。當時楚王劉英的案子還未了結，查覺司徒虞延與楚王劉英的黨羽以及黄初、公孫弘等有交往，他們都或畏罪自殺，或入獄被誅。

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爲大將戮，人主亡，不出三年。後三年，孝明帝崩。

永平十五年十一月乙丑日，金星運行到了月亮之中，預示不出三年，將有大將被殺，人主死亡之事。三年後，孝明帝駕崩。

十六年正月丁丑，歲星犯房右驂，北第一星不見，辛巳乃見。房右驂爲貴臣，歲星犯之爲見誅。是後司徒邢穆，坐與阜陵王延交通知逆謀自殺。四月癸未，太白犯畢。畢爲邊兵。後北匈奴寇邊，入雲中，至漁陽。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討，無所得。太僕祭彤坐不進下獄。

永平十六年正月丁丑日，木星靠近房宿右驂，房宿北邊第一星被木星遮蔽不見，辛巳日纔重現。房宿右驂主地位高貴的大臣，木星靠近它是有大臣被殺的徵兆。後來司徒邢穆，因與阜陵王劉延私下來往知其謀反内情，事覺自殺。四月癸未日，金星靠近畢宿。畢宿主邊境兵事。後來北匈奴侵擾邊境，入侵雲中，到達漁陽。使者高弘集合三郡兵馬追擊討伐北匈奴，無功而返。太僕祭彤因在追討中逡巡不進延誤戰機而被捕入獄。

十八年六月己未，彗星出張，長三尺，轉在郎將，南入太微，皆屬張。張，周地，爲東都。太微，天子廷。彗星犯之爲兵喪。其八月壬子，

永平十八年六月己未日，彗星出現在張宿，長三尺，轉而行進到郎將，向南進入太微垣，彗星所經天區都屬張宿範圍。張宿，主周地，對應東都洛陽。太微垣是天子宫廷。彗星進入太微

孝明帝崩。

垣是兵喪之兆。這一年八月壬子日，孝明帝駕崩。

孝章建初元年，正月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八月庚寅，彗星出天市，長二尺所，稍行入牽牛三度，積四十日稍滅。太白在昴爲邊兵，彗星出天市爲外軍，牽牛爲吴、越。是時蠻夷陳縱等及哀牢王類牢反，攻嶲唐城。永昌太守王尋走奔楪榆，安夷長宋延爲羌所殺。以武威太守傅育領護羌校尉，馬防行車騎將軍，征西羌。又阜陵王延與子男魴謀反，大逆無道，得不誅，廢爲侯。

二年九月甲寅，流星過紫宫中，長數丈，散爲三，滅。十二月戊寅，彗星出婁三度，長八九尺，稍入紫宫中，百六日稍滅。流星過，入紫宫，皆大人忌。後四年六月癸丑，明德皇后崩。

元和二年四月丁巳，客星晨出東方，在胃八度，長三尺，歷閣道入紫宫，留四十日滅。閣道、紫宫，天子之宫也。客星犯入留久爲大喪。後四年，孝章帝崩。

孝章帝建初元年，正月丁巳日，金星在昴星西邊一尺處。八月庚寅日，彗星出現在天市垣，長二尺餘，慢慢行進到牛宿三度處，見四十日後漸漸隱去。金星出現在昴宿主邊境兵事，彗星出現在天市垣預示京師之外有兵亂，牛宿主吴、越之地。當時蠻夷陳縱等和哀牢王類牢反叛朝廷，攻打嶲唐城。永昌太守王尋逃奔楪榆，安夷長宋延被羌人殺害。朝廷任命武威太守傅育擔任護羌校尉，馬防行使車騎將軍之職，征討西羌。另有阜陵王劉延與其子劉魴謀反，大逆不道，寬恕不殺，貶爲侯爵。

建初二年九月甲寅日，流星劃過紫微垣，長數丈，分裂爲三顆後，熄滅。十二月戊寅，彗星出現在婁宿三度，長八九尺，慢慢進入紫微垣，一百零六日後漸漸隱去。流星從紫微垣劃過，彗星進入紫微垣，都是大人物的禁忌。後來建初四年六月癸丑日，明德皇后駕崩。

元和二年四月丁巳日，彗星在凌晨出現於東方，在胃宿八度，長三尺，經過閣道，進入紫微垣，盤桓四十日後消失。閣道、紫微垣，都是天子宫廷。彗星進入并在其間長久逗留是將有大喪的徵兆。後四年，孝章皇帝駕崩。

孝和永元元年正月辛卯，有流星起參，長四丈，有光，色黄白。二月，流星起天棓，東北行三丈所滅，色青白。壬申，夜有流星起太微東蕃，長三丈。三月丙辰，流星起天津。壬戌，有流星起天將軍，東北行。參爲邊兵，天棓爲兵，太微天廷，天津爲水，天將軍爲兵，流星起之皆爲兵。其六月，漢遣車騎將軍竇憲、執金吾耿秉，與度遼將軍鄧鴻出朔方，并進兵臨私渠北鞮海，斬虜首萬餘級，獲生口牛馬羊百萬頭。日逐王等八十一部降，凡三十餘萬人。追

孝和帝永元元年正月辛卯日，有流星從參宿飛出，長四丈，閃閃發光，顔色黄白。二月，流星出自天棓，向東北飛行三丈餘而滅，顔色青白。壬申夜，有流星出自太微垣東部邊界，長三丈。三月丙辰，流星出自天津。壬戌，有流星出自天將軍，劃向東北。參宿主邊境兵事，天棓主兵事，太微垣是天子宫廷，天津主水，天將軍主兵事，那些天區出現流星都是兵事將起的徵兆。該年六月，漢朝派遣車騎將軍竇憲、執金吾耿秉，與度遼將軍鄧鴻率軍兵出朔方，進軍至私渠北鞮海、斬敵首一萬餘級，俘獲牛馬羊等牲口百萬頭。日逐王等八十一個部落共三十餘萬人投降。追趕單于到西海。該年七月，又下大雨、發

單于至西海。是歲七月，又雨水漂人民，是其應。

大水，溺死百姓。這些都是應驗。

二年正月乙卯，金、木俱在奎，丙寅，水又在奎。奎主武庫兵，三星會又爲兵喪。辛未，水、金、木在婁，亦爲兵，又爲匿謀。二月丁酉，有流星大如桃，起紫宮東蕃，西北行五丈稍滅。四月丙辰，有流星大如瓜，起文昌東北，西南行至少微西滅。有頃音如雷聲，已而金在軒轅大星東北二尺所。八月丁未，有流星如鷄子，起太微西，東南行四丈所消。十月癸未，有流星大如桃，起天津，西行六丈所消。十一月辛酉，有流星大如拳，起紫宮，西行到胃消。

永元二年正月乙卯日，金星、木星都在奎宿，丙寅日，水星也到了奎宿。奎宿主武庫之兵，金、木、水三星相會是兵喪之兆。辛未日，水、金、木三星都在婁宿，也是有兵事的兆頭，還預示有密謀造反的事發生。二月丁酉日，有一顆像桃子大小的流星，起自紫微垣東部邊界，向西北飛行五丈後逐漸熄滅。四月丙辰日，有流星大如瓜，起自文昌東北處，向西南飛行到少微之西熄滅。稍後傳來如雷鳴般的聲音，此時金星正在軒轅大星東北二尺遠的地方。八月丁未日，有流星像鷄蛋，起自太微垣之西，向東南運行四丈多遠後消失。十月癸未日，有流星大如桃子，起自天津，向西行六丈多遠消失。十一月辛酉，有流星如拳頭大，起自紫微垣，向西運行到胃宿消失。

三年九月丁卯，有流星大如鷄子，起紫宮，西南至北斗柄閒消。紫宮天子宮，文昌、少微爲貴臣，天津爲水，北斗主殺。流星起，歷紫宮、文昌、少微、天津，文昌爲天子使，出有兵誅也。竇憲爲大將軍，憲弟篤、景等皆卿、校尉，憲女弟婿郭舉爲侍中、射聲校尉，與衛尉鄧疊母元俱出入宮中，謀爲不軌。至四年六月丙辰發覺，和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勒兵屯南北宮，閉城門，捕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及疊，疊弟步兵校尉磊，母元，皆下獄誅。憲弟篤、景等皆自殺。金犯軒轅，女主失勢。竇氏被誅，太后失勢。

永元三年九月丁卯日，有流星大如鷄蛋，起自紫微垣，向西南運行到北斗斗柄間消失。紫微垣是天子宮廷，文昌、少微主貴臣，天津主水，北斗主殺伐之事。流星出現，經歷紫微、文昌、少微、天津，文昌是天子使者，流星在這裏出現將有殺戮之事。當時竇憲爲大將軍，竇憲的弟弟竇篤、竇景等都列九卿、校尉之位，竇憲的妹夫郭舉爲侍中、射聲校尉，與衛尉鄧疊的母親元都出入禁宮，圖謀不軌。到永元四年六月丙辰事情被發覺，和帝來到北宮，詔命執金吾、五校尉屯兵南北宮，關閉城門，逮捕郭舉。郭舉的父親長樂少府郭璜以及鄧疊，鄧疊的弟弟步兵校尉鄧磊，鄧疊母元，都入獄被殺。竇憲的弟弟竇篤、竇景等都自殺。金星逼近軒轅，是女主將失去權勢之兆。竇氏一門被殺，竇太后失去了權勢。

五年四月癸巳，太白、熒惑、辰星俱在東井。七月壬午，歲星犯軒轅大星。九月，金在南斗魁中。火犯房北第一星。東井，秦地，爲法。三星合，內外有兵，又爲法令及水。金入斗口中，爲大將將死。火犯房北第一星，爲將相。其六年正月，司徒丁鴻

永元五年四月癸巳日，金星、火星、水星都在東井宿。七月壬午日，木星逼近軒轅大星。九月，金星運行到了南斗魁中。火星逼近房宿北邊第一星。東井宿，主秦地，又主法律。金、火、水三星相會預示宮廷內外都有兵事發生，還預示將有懲治不法之事和大水發生。金星進入南斗的口中，是大將將死之兆。火星逼近房宿北邊第一

薨。七月水，大漂殺人民，傷五穀。許侯馬光有罪自殺。九月，行車騎將軍事鄧鴻、越騎校尉馮柱發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八郡迹射、烏桓、鮮卑，合四萬騎，與度遼將軍朱徵、護烏桓校尉任尚、中郎將杜崇征叛胡。十二月，車騎將軍鴻坐追虜失利，下獄死；度遼將軍徵、中郎將崇皆抵罪。

七年正月丁未，有流星起天津，入紫官中滅。色青黄，有光。二月癸酉，金、火俱在參。戊寅，金、火俱在東井。八月甲寅，水、土、金俱在軫。十一月甲戌，金、火俱在心。十二月己卯，有流星起文昌，入紫官消。丙辰，火、金、水俱在斗。流星入紫官，金、火在心，皆爲大喪。三星合軫爲白衣之會，金、火俱在參、東井，皆爲外兵，有死將。三星俱在斗，有戮將，若有死相。八年四月樂成王黨，七月樂成王宗皆薨。將兵長史吴棽坐事徵下獄誅。十月，北海王威自殺。十二月，陳王羡薨。其九年閏月，皇太后竇氏崩。遼東鮮卑反，太守祭參不追虜，徵下獄誅。九月，司徒劉方坐事免官，自殺。隴西羌反，遣執金吾劉尚行征西將軍事，越騎校尉節鄉侯趙世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及邊胡兵三萬騎，征西羌。

十一年五月丙午，流星大如瓜，起氐，西南行，稍有光，白色。占曰："流星白，爲有使客，大爲大使，小亦小使。疾期疾，遲亦遲。大如瓜爲近小，行稍有光爲遲也。又正王日，邊方有受王命者也。"明年二月，蜀郡旄牛徼外夷白狼樓薄種王唐繒等率種人口十七萬歸義内屬，賜金印紫綬錢帛。

星，主將相有事。永元六年正月，司徒丁鴻去世。七月發生大水災，溺死百姓，毁壞五穀莊稼。許侯馬光有罪自殺。九月，行車騎將軍事鄧鴻、越騎校尉馮柱率領左右羽林軍、北軍五校士以及八郡迹射、烏桓、鮮卑，合計四萬騎兵，會合度遼將軍朱徵、護烏桓校尉任尚、中郎將杜崇的兵馬征討叛逃的匈奴人。十二月，車騎將軍鄧鴻因追討匈奴不利，入獄而死；度遼將軍朱徵、中郎將杜崇都因此抵罪。

永元七年正月丁未，有流星起自天津，行入紫微垣而滅。顔色青黄，有光芒。二月癸酉，金星、火星都在參宿。戊寅，金星、火星都在井宿。八月甲寅，水星、土星、金星都在軫宿。十一月甲戌，金星、火星都在心宿。十二月己卯，有流星起自文昌，行入紫微垣消失。丙辰，火星、金星、水星都在斗宿。流星入紫微垣，金星、火星在心宿，都是大喪之兆。水星、土星、金星相會在軫宿也是大喪之兆，金星、火星相會在參宿、東井宿，都是有兵事起、將軍死亡的徵兆。火、金、水三星都在斗宿，是破軍殺將和死亡的徵兆。永元八年四月樂成王劉黨，七月樂成王劉宗先後去世。將兵長史吴棽有罪入獄被殺。十月，北海王劉威自殺。十二月，陳王劉羡去世。永元九年閏月，皇太后竇氏駕崩。遼東鮮卑反叛，太守祭參不追不討，入獄被殺。九月，司徒劉方有罪被罷免官職，因此自殺。隴西羌反叛，派遣執金吾劉尚任征西將軍之職，會同越騎校尉節鄉侯趙世率領北軍五校、黎陽、雍營以及邊境匈奴兵共三萬騎兵，征討西羌。

永元十一年五月丙午，有流星大如瓜，起自氐宿，向西南行，稍稍發出光芒，顔色發白。有占辭説："流星顔色發白，是有客使來臨之兆，流星大，則所使之事也大；流星小，則所使也小。流星速度快，則客使來得也快；流星速度慢，則客使來的也慢。大如瓜的流星屬於偏小一類的流星，稍稍發出光芒爲速度較慢的流星。又如正好出現在正王日，是邊境有歸附王化的徵兆。"第二年二月，蜀郡旄牛信使來到京師報

告，境外夷人白狼樓薄種族的酋長唐繒等率其部落十七萬人歸附漢朝，皇帝賜給金印紫綬和財物。

十二年十一月癸酉，夜有蒼白氣，長三丈，起天園，東北指軍市，見積十日。占曰："兵起，十日期歲。"明年十一月，遼東鮮卑二千餘騎寇右北平。

永元十二年十一月癸酉，夜晚天空出現蒼白之氣，長三丈，起自天園，向東北指向軍市，前後共見十日。有占辭説："兵事將起，見十日，事應在一年之後。"第二年十一月，遼東鮮卑二千多騎兵入侵右北平。

十三年十一月乙丑，軒轅第四星間有小客星，色青黄。軒轅爲後宫，星出之，爲失勢。其十四年六月辛卯，陰皇后廢。

永元十三年十一月乙丑，軒轅第四星邊上出現一顆較暗的新星，顔色青黄。軒轅主後宫，新星出現在該天區，是後宫失勢之兆。永元十四年六月辛卯，陰皇后被廢。

十六年四月丁未，紫宫中生白氣如粉絮。戊午，客星出紫宫西行至昴，五月壬申滅。七月庚午，水在輿鬼中。十月辛亥，流星起鈎陳，北行三丈，有光，色黄。白氣生紫宫中爲喪。客星從紫宫西行至昴爲趙。輿鬼爲死喪。鈎陳爲皇后，流星出之爲中使。後一年，元興元年十二月，和帝崩，殤帝即位一年又崩，無嗣，鄧太后遣使者迎清河孝王子即位，是爲孝安皇帝，是其應也。清河，趙地也。

永元十六年四月丁未，紫微垣中出現粉絮狀的白氣。戊午，彗星出現在紫微垣西邊，前進至昴宿，五月壬申消失。七月庚午，水星在鬼宿中。十月辛亥，流星起自鈎陳，向北行三丈，有光芒，顔色發黄。白氣出現在紫微垣是有喪事的徵兆。彗星從紫微宫西行到昴宿，事應在趙地。鬼宿主死喪。鈎陳爲皇后，流星出在此處爲皇后遣使出行。後一年，元興元年十二月，和帝駕崩，殤帝即位一年後又駕崩，没有留下子嗣，鄧太后派遣使者迎清河孝王之子到京即皇位，這就是孝安皇帝，這正是上述天象的應驗。清河屬於趙地。

元興元年二月庚辰，有流星起角、亢五丈所。四月辛亥，有流星起斗，東北行到須女。七月己巳，有流星起天市五丈所，光色赤。閏月辛亥，水、金俱在氐。流星起斗，東北行至須女。須女，燕地。天市爲外軍。水、金會爲兵誅。其年，遼東貊人反，鈔六縣，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烏桓討之。

孝和帝元興元年二月庚辰，有流星起自角宿、亢宿之間，光迹長五丈餘。四月辛亥，有流星起自斗宿，向東北行到女宿。七月己巳，有流星起自天市，光迹長五丈餘，顔色發紅。閏月辛亥，水星、金星都在氐宿。流星起自斗宿向東北行至女宿。女宿主燕地之事。天市主京師之外的兵事。水星、金星相會爲兵起殺伐之兆。這一年，遼東貊人反叛，抄掠六個縣，朝廷動用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的烏桓兵馬加以征討。

孝殤帝延平元年正月丁酉，金、火在婁。金、火合爲爍，爲大人憂。是歲八月辛亥，孝殤帝崩。

孝殤帝延平元年正月丁酉，金星、火星在婁宿。金、火相合，光芒閃爍，是大人物將有憂患的徵兆。這一年八月辛亥，孝殤帝駕崩。

孝安永初元年五月戊寅，熒惑

孝安帝永初元年五月戊寅，火星逆行到心

逆行守心前星。八月戊申，客星在東井、弧星西南。心爲天子明堂，熒惑逆行守之，爲反臣。客星在東井，爲大水。是時，安帝未臨朝，鄧太后攝政，鄧騭爲車騎將軍，弟弘、悝、閶皆以校尉封侯，秉國勢。司空周章意不平，與王尊、叔元茂等謀，欲閉宫門，捕將軍兄弟，誅常侍鄭衆、蔡倫，劫刺尚書，廢皇太后，封皇帝爲遠國王。事覺，章自殺。東井、弧皆秦地。是時羌反，斷隴道，漢遣騭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及諸郡兵征之。是歲郡國四十一縣三百一十五雨水。四瀆溢，傷秋稼，壞城郭，殺人民，是其應也。

宿前星處并留守不去。八月戊申，有新星出現在東井宿、弧星西南處。心宿是天子的明堂，火星逆行到該處并留守不去，是有大臣謀反的徵兆。新星出現在東井宿預示將有大水災發生。當時孝安帝尚未臨朝親政，由鄧太后攝政，鄧騭爲車騎將軍，鄧騭的弟弟鄧弘、鄧悝、鄧閶都僅憑校尉的官職就封爲侯爵，把持國家大權。司空周章心中不平，與王尊、叔元茂等密謀，想要關閉宫門，捉住車騎將軍鄧騭兄弟，殺常侍鄭衆、蔡倫，拘押刺殺尚書，廢黜皇太后，封皇帝爲偏遠郡國的王。事情被發覺，周章自殺。東井宿、弧星皆主秦地。那時羌人又反叛，阻斷隴道，朝廷派遣鄧騭率領左右羽林軍、北軍五校以及諸郡國的兵馬加以征討。該年有四十一個郡國、三百一十五個縣遭受水災。長江、淮河、黄河、濟水四條大河全都漲溢，損傷秋收的莊稼，毁壞城池，溺死百姓，這就是應驗。

二年正月戊子，太白晝見。

永初二年正月戊子，在白晝也能看見金星。

三年正月庚戌，月犯心後星。己亥，太白入斗中。十二月，彗星起天苑南，東北指，長六七尺，色蒼白。太白晝見，爲强臣。是時鄧氏方盛，月犯心後星，不利子。心爲宋。五月丁酉，沛王正薨。太白入斗中，爲貴相凶。天苑爲外軍，彗星出其南爲外兵。是後使羌、氐討賊李貴，又使烏桓擊鮮卑，又使中郎將任尚、護羌校尉馬賢擊羌，皆降。

永初三年正月庚戌，月亮靠近心宿後星。己亥，金星行入斗宿中。十二月，彗星出現在天苑南邊，指向東北方向，長六七尺，顔色蒼白。金星白天可見，是臣强主弱之兆。當時鄧氏一族正强盛得勢，月亮靠近心宿後星，不利於子輩。心宿主宋地。五月丁酉，沛王劉正去世。金星進入斗宿中，是貴人重臣的凶兆。天苑主邊境的軍隊，彗星出現在它的南邊，預示邊境將有兵事起。後來朝廷命羌、氐出兵討伐反叛者李貴，又命烏桓攻打鮮卑，又派中郎將任尚、護羌校尉馬賢攻打羌人，都投降了。

四年六月甲子，客星大如李，蒼白，芒氣長二尺，西南指上階星。癸酉，太白入輿鬼。指上階，爲三公。後太尉張禹、司空張敏皆免官。太白入輿鬼，爲將凶。後中郎將任尚坐贓千萬，檻車徵，棄市。

永初四年六月甲子，有彗星如李子般大小，顔色蒼白，彗尾長二尺，指向西南的上階星。癸酉，金星進入鬼宿。彗尾指向上階，事應在三公有災。後來，太尉張禹、司空張敏都被罷免官職。金星入鬼宿，是武將們的凶兆。後來中郎將任尚因貪污錢財千萬之巨，被用囚車押送回京斬首示衆。

五年六月辛丑，太白晝見，經天。元初元年三月癸酉，熒惑入輿鬼。二年九月辛酉，熒惑入輿鬼中。

永初五年六月辛丑，金星白晝可見，還可以看見它在正南方上中天。元初元年三月癸酉，火星進入鬼宿。元初二年九月辛酉，火星進入鬼

三年三月，熒惑入輿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畢口。七月甲寅，歲星入輿鬼。閏月己未，太白犯太微左執法。十一月甲午，客星見西方，己亥在虛、危，南至胃、昴。四年正月丙戌，歲星留輿鬼中。乙未，太白晝見丙上。四月壬戌，太白入輿鬼中。己巳，辰星入輿鬼中。五月己卯，辰星犯歲星。六月丙申，熒惑入輿鬼中，戊戌，犯輿鬼大星。九月辛巳，太白入南斗口中。五年三月丙申，鎮星犯東井鉞星。五月庚午，辰星犯輿鬼質星。丙戌，太白犯鉞星。六年四月癸丑，太白入輿鬼。六月丙戌，熒惑在輿鬼中。丁卯，鎮星在輿鬼中。辛巳，太白犯左執法。自永初五年到永寧，十年之中，太白一晝見經天，再入輿鬼，一守畢，再犯左執法，入南斗，犯鉞星。熒惑五入輿鬼。鎮星一犯東井鉞星，一入輿鬼。歲星、辰星再入輿鬼。凡五星入輿鬼中，皆爲死喪。熒惑、太白甚犯鉞、質星爲誅戮。斗爲貴將。執法爲近臣。客星在虛、危爲喪，爲哭泣。昴、畢爲邊兵，又爲獄事。至建光元年三月癸巳，鄧太后崩；五月庚辰，太后兄車騎將軍騭等七侯皆免官，自殺，是其應也。

延光二年八月己亥，熒惑出太微端門。三年二月辛未，太白犯昴。五月癸丑，太白入畢。九月壬寅，鎮星犯左執法。四年，太白入輿鬼中。六月壬辰，太白出太微。九月甲子，太白入斗口中。十一月，客星見天市。熒惑出太微，爲亂臣。太白犯昴、畢，爲邊兵，一曰大人當之。鎮星犯左執法，有誅臣。太白入輿鬼中，爲大喪。太白出太微，爲中宫有兵；入斗口，爲貴將相有誅者。客星見天市

宿。元初三年三月，火星進入鬼宿。五月丙寅，金星進入畢宿。七月甲寅，木星進入鬼宿。閏月己未，金星逼近太微垣左執法。十一月甲午，彗星出現在西方，己亥運行到了虛宿和危宿之間，向南到了胃宿和昴宿。元初四年正月丙戌，木星留守在鬼宿。乙未，金星白晝可見於丙位之上天空。四月壬戌，金星進入鬼宿。己巳，水星進入鬼宿。五月己卯，水星逼近木星。六月丙申，火星進入鬼宿，戊戌，逼近鬼宿大星。九月辛巳，金星進入南斗宿。元初五年三月丙申，土星逼近東井宿中的鉞星。五月庚午，水星逼近鬼宿中的質星。丙戌，金星逼近鉞星。元初六年四月癸丑，金星進入鬼宿。六月丙戌，火星進入鬼宿。丁卯，土星在鬼宿。辛巳，金星靠近左執法。從永初五年到永寧元年，十年之中，金星有一次在白天可見其上中天，兩次進入鬼宿，一次留守在畢宿，兩次靠近左執法，還各有一次進入南斗和逼近井宿的鉞星。火星五次進入鬼宿。土星一次逼近東井宿的鉞星，一次進入鬼宿。木星、水星兩次進入鬼宿。凡是五大行星進入鬼宿，都是將有死喪之事的徵兆。火星、金星十分靠近鉞星和質星預示將有誅殺之事。斗宿主地位高貴的將領。執法代表皇帝身邊的大臣。彗星出現在虛宿、危宿爲喪事和哭泣之事的徵兆。昴宿、畢宿主邊境兵事，又主監獄之事。到建光元年三月癸巳，鄧太后駕崩；五月庚辰，鄧太后的兄弟車騎將軍鄧騭等七位侯爵都被罷免官職，并全都自殺，正好應驗了上述天象。

安帝延光二年八月己亥，火星出現在太微垣的端門。延光三年二月辛未，金星進入昴宿。五月癸丑，金星進入畢宿。九月壬寅，土星靠近左執法。延光四年，金星進入鬼宿。六月壬辰，金星出現在太微垣。九月甲子，金星進入斗宿的斗口中。十一月新星出現在天市垣中。火星出現在太微垣，是將出現亂臣的徵兆。金星進入昴宿、畢宿，主邊境兵事，一說是大人物將有事。土星靠近左執法，有大臣將被殺。金星進入鬼宿，將有大喪。金星出現在太微垣，預示宫廷之中將有刀兵之事；金星進入斗宿的斗口，是地位

中，爲貴喪。是時大將軍耿寶、中常侍江京、樊豐、小黄門劉安與阿母王聖、聖子女永等并構譖太子保，并惡太子乳母男、厨監邴吉。三年九月丁酉，廢太子爲濟陰王，以北鄉侯懿代。殺男、吉，徙其父母妻子日南。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從南陽還，道寢疾，至葉崩，閻后與兄衛尉顯、中常侍江京等共隱匿，不令群臣知上崩，遣司徒劉喜等分詣郊廟，告天請命，載入北宫。庚午夕發喪，尊閻氏爲太后。北鄉侯懿病薨，京等又不欲立保，白太后，更徵諸王子擇所立。中黄門孫程、王國、王康等十九人，共合謀誅顯、京等，立保爲天子，是爲孝順皇帝。皆奸人强臣狂亂王室，其於死亡誅戮，兵起宫中，是其應。

高貴的將相大臣將被殺的徵兆。新星出現在天市垣，是有大人物將死之兆。那時候，大將軍耿寶、中常侍江京、樊豐、小黄門劉安與安帝的乳母王聖、王聖的孫女永等一起進讒言中傷皇太子劉保，并憎惡太子的乳母王男、厨監邴吉。延光三年九月丁酉，太子被廢爲濟陰王，以北鄉侯劉懿代立爲太子。殺死王男、邴吉，將他們的父母、妻子、兒子充軍到日南郡。延光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外出巡查狩獵，從南陽回京途中得病，到葉這個地方駕崩，閻皇后和她的哥哥衛尉閻顯、中常侍江京等人一起隱瞞真相，不讓大臣們知道皇上已經駕崩，派遣司徒劉喜等分别前去郊廟，向上天禱告請命，一邊將靈柩運入北宫。庚午日晚間發喪，尊閻氏爲皇太后。北鄉侯劉懿病逝，江京等還是不願立劉保爲帝，他們禀告太后，建議從其他諸位王子中選擇一位立爲皇帝。中黄門孫程、王國、王康等十九人，一起合謀殺了閻顯、江京等人，立劉保爲天子，這就是孝順皇帝。這都是奸恶小人和强悍的大臣狂妄不法、擾亂王室，死亡殺戮之事，都發生在内宫之中，這正是上述天象的應驗。

孝順永建二年二月癸未，太白晝見三十九日。閏月乙酉，太白晝見東南維四十一日。八月乙巳，熒惑入輿鬼。太白晝見，爲强臣。熒惑爲凶。輿鬼爲死喪。質星爲誅戮。是時中常侍高梵、張防、將作大匠翟酺、尚書令高堂芝、僕射張敦、尚書尹就、郎姜述、楊鳳等，及兗州刺史鮑就、使匈奴中郎將張國、金城太守張篤、敦煌太守張朗，相與交通，漏泄，就、述棄市，梵、防、酺、芝、敦、鳳、就、國皆抵罪。又定遠侯班始尚陰城公主堅得，鬥争殺堅得，坐要斬馬市，同産皆棄市。

六年四月，熒惑入太微中，犯左、右執法西北方六寸所。十月乙卯，太白晝見。十二月壬申，客星芒

孝順帝永建二年二月癸未，金星在白天可見長達三十九日。閏月乙酉，金星白天見於東南方，共四十一日。八月乙巳，火星進入鬼宿。金星白天可見，預示大臣强横不法。火星主凶兆。鬼宿主死喪之事。質星主殺戮。當時中常侍高梵、張防、將作大匠翟酺、尚書令高堂芝、僕射張敦、尚書尹就、郎姜述、楊鳳等人，以及兗州刺史鮑就、使匈奴中郎將張國、金城太守張篤、敦煌太守張朗，相互往來，營私結黨，事情被泄露，尹就、姜述被斬首示衆，高梵、張防、翟酺、高堂芝、張敦、楊鳳、鮑就、張國都有罪判刑。又有定遠侯班始娶陰城公主劉堅得爲妻，争吵打鬥中班始殺了劉堅得，結果班始被腰斬於馬市，班始的兄弟姐妹都被株連斬首。

永建六年四月，火星進入太微垣，靠近到左、右執法西北方六寸的地方。十月乙卯，金星白天可見。十二月壬申，彗星出現在牛宿六度，

氣長二尺餘，西南指，色蒼白，在牽牛六度。客星芒氣白爲兵。牽牛爲吴、越。後一年，會稽海賊曾於等千餘人燒句章，殺長吏，又殺鄞、鄮長，取官兵，拘殺吏民，攻東部都尉；揚州六郡逆賊章何等稱將軍，犯四十九縣，大攻略吏民。

彗尾長二尺餘，指向西南方向，顏色蒼白。彗星顏色蒼白預示有兵起。牛宿對應吴、越之地。後一年，會稽海盜曾於等一千多人焚燒句章，殺死長吏，又殺死鄞、鄮兩地的長官，俘獲官兵，拘押殺害官吏和百姓，攻打東部都尉；揚州六郡反叛者章何等自稱將軍，侵犯四十九個縣，大肆攻擊掠奪官吏和百姓。

陽嘉元年閏月戊子，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菀西南。主馬牛，爲外軍，色白爲兵。是時，敦煌太守徐白使疏勒王盤等兵二萬人入于窴界，虜掠斬首三百餘級。烏桓校尉耿曄使烏桓親漢都尉戎末瘣等出塞，鈔鮮卑，斬首，獲生口財物；鮮卑怨恨，鈔遼東、代郡，殺傷吏民。是後，西戎、北狄爲寇害，以馬牛起兵，馬牛亦死傷於兵中，至十餘年乃息。

順帝陽嘉元年閏月戊子，彗星出現在天菀西南，顏色發白，寬二尺，長五丈。天菀主馬牛，爲邊境的軍隊，彗星顏色發白是刀兵將起之兆。當時，敦煌太守徐白派疏勒王盤等的軍隊二萬人進入于窴境内，擄人掠物，斬首三百餘級。烏桓校尉耿曄派烏桓親漢都尉戎末瘣等領軍出塞，攻打鮮卑，殺人，掠奪牲口財物；鮮卑因此怨恨，并攻打遼東、代郡，殺傷官吏百姓。從這以後，西戎、北狄常常侵擾邊境，爲馬牛而起兵，馬牛也死傷於戰火之中，經十餘年纔止息。

永和二年五月戊申，太白晝見。八月庚子，熒惑犯南斗。斗爲吴。明年五月，吴郡太守行丞事羊珍與越兵弟葉、吏民吴銅等二百餘人起兵反，殺吏民，燒官亭民舍，攻太守府。太守王衡距守，吏兵格殺珍等。又九江賊蔡伯流等數百人攻廣陵、九江，燒城郭，殺江都長。

順帝永和二年五月戊申，金星白天可見。八月庚子，火星進入斗宿。斗宿對應吴地。次年五月，吴郡太守兼行丞事羊珍與在越地當兵的弟弟羊葉、吏民吴銅等二百餘人起兵造反，殺死官吏平民，焚燒公家和百姓的房舍，攻打太守府。太守王衡死守，官軍在交戰中殺了羊珍等人。又有九江反賊蔡伯流等數百人攻打廣陵、九江，焚燒城鎮，殺死江都地方長官。

三年二月辛巳，太白晝見，戊子，在熒惑西南，光芒相犯。辛丑，有流星大如斗，從西北東行，長八九尺，色赤黄，有聲隆隆如雷。三月壬子，太白晝見。六月丙午，太白晝見。八月乙卯，太白晝見。閏月甲寅，辰星入輿鬼。己酉，熒惑入太微。乙卯，太白晝見。太白者，將軍之官，又爲西州。晝見，陰盛，與君争明。熒惑與太白相犯，爲兵喪。流星爲使，聲隆隆，怒之象也。辰星入輿鬼，爲大臣有死者。熒惑入太微，亂臣在廷中。是時，大將軍梁商父子

永和三年二月辛巳，金星白天可見，戊子，金星運動到火星西南邊，二星的光芒相觸及。辛丑，有流星大如斗，從西北向東運行，長八九尺，紅黄色，發出如打雷一般的隆隆聲。三月壬子，金星白天可見。六月丙午，金星白天可見。八月乙卯，金星白天可見。閏月甲寅，水星進入鬼宿。己酉，火星進入太微垣。乙卯，金星白天可見。金星是主武將的星官，又主西州。金星白天可見，是陰氣太盛，臣與君争明之兆。火星與金星靠的很近，是兵喪之兆。流星是天子使者，隆隆有聲，是天庭震怒的象徵。水星進入鬼宿預示將有大臣死去。火星進入太微垣，預示有亂臣在宫廷中。當時，大將軍梁商父子權傾朝野，所

秉勢，故太白常晝見也。其四年正月，祀南郊，夕牲，中常侍張逵、蘧政、楊定、内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等與中常侍曹騰、孟賁争權，白帝言騰、賁與商謀反，矯詔命收騰、賁，賁自解説，順帝寤，解騰、賁縛。逵等自知事不從，各奔走，或自刺，解貂蟬投草中逃亡，皆得免。其六年，征西將軍馬賢擊西羌於北地射姑山下，父子爲羌所没殺，是其應也。

以金星常在白天可見。永和四年正月，順帝在南郊祭祀上天，傍晚獻上犧牲的時候，中常侍張逵、蘧政、楊定、内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等與中常侍曹騰、孟賁争奪權力，告訴順帝説曹騰、孟賁與梁商謀反，假傳順帝的命令把曹騰、孟賁抓了起來，孟賁進行了自我辯解，順帝醒悟過來，親自爲曹騰、孟賁解開縛綁。張逵等知道事情不能如願，各自逃走，有的自殘，解下帽子上的貂尾等代表内侍身份的飾物丢在草叢中，都逃脱了性命。永和六年，征西將軍馬賢攻打西羌於北地射姑山下，馬賢父子被西羌俘獲殺死，正是上述天象的應驗。

四年七月壬午，熒惑入南斗犯第三星。五年四月戊午，太白晝見。八月己酉，熒惑入太微。斗爲貴相，爲揚州，熒惑犯入之爲兵喪。其六年，大將軍商薨。九江、丹陽賊周生、馬勉等起兵攻没郡縣。梁氏又專權於天廷中。

永和四年七月壬午，火星進入斗宿靠近第三星。永和五年四月戊午，金星白天可見。八月己酉，火星進入太微垣。斗宿主地位高貴的大臣，又主揚州，火星進入斗宿預示揚州之地有兵喪。永和六年，大將軍梁商去世。九江、丹陽反叛者周生、馬勉等起兵攻陷郡縣。梁氏一門仍舊專權於朝廷之中。

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見東方，長六七尺，色青白，西南指營室及墳墓星。丁丑，彗星在奎一度，長六尺，癸未昏見，西北歷昴、畢，甲申，在東井，遂歷輿鬼、柳、七星、張，光炎及三台，至軒轅中滅。營室者，天子常宫。墳墓主死。彗星起而在營室、墳墓，不出五年，天下有大喪。後四年，孝順帝崩。昴爲邊兵，又爲趙。羌周馬父子後遂爲寇。又劉文劫清河相射暠，欲立王蒜爲天子，暠不聽，殺暠，王閉門距文，官兵捕誅文，蒜以惡人所劫，廢爲尉氏侯，又徙爲犍陽都鄉侯，薨，國絶。歷東井、輿鬼爲秦，皆羌所攻鈔。炎及三台，爲三公。是時，太尉杜喬及故太尉李固爲梁冀所陷入，坐文書死。及至注、張爲周，滅於軒轅中爲後宫。其後懿獻后以憂死，梁氏被誅，是其應也。

永和六年二月丁巳，彗星出現在東方，長六七尺，顔色青白，向西南指向室宿和墳墓星。丁丑，彗星在奎宿一度，長六尺，癸未日彗星昏見於西北方，經過昴宿、畢宿，甲申，彗星在東井宿，接着經過了鬼宿、柳宿、七星宿、張宿，彗尾一直觸及了三台，運動到軒轅纔消失不見。室宿是天子日常居住的宫室，墳墓星主死亡之事。彗星出現在室宿和墳墓星，不出五年，天下將有大喪。後四年，孝順帝駕崩。昴宿主邊境兵事，又主趙地。西羌周馬父子後來成爲寇賊。還有劉文劫持了清河相射暠，想立清河王劉蒜爲天子，射暠不聽從，劉文殺了射暠，清河王劉蒜關閉門户抗拒劉文，官兵抓住并殺了劉文，劉蒜因爲被惡人劫持脅迫，貶爲尉氏侯，後來又被遷爲犍陽都鄉侯，去世，王侯之位斷絶。彗星所經過的東井宿、鬼宿都主秦地，正是被西羌攻打抄掠的地方。彗尾所及到達三台星，預示三公有事。當時，太尉杜喬和前太尉李固被梁冀陷害，以所上文書不妥爲罪名殺死。彗星經過的柳、星、張三宿，對應周地，彗星消失在軒轅主後宫

有事。後來懿獻太后因憂慮而死，梁氏滿門被殺，正是其應驗。

漢安二年，正月己亥，太白晝見。五月丁亥，辰星犯輿鬼。六月乙丑，熒惑光芒犯鎮星。七月甲申，太白晝見。辰星犯輿鬼爲大喪。熒惑犯鎮星爲大人忌。明年八月，孝順帝崩，孝冲明年正月又崩。

順帝漢安二年，正月己亥，金星白天可見。五月丁亥，水星進入鬼宿。六月乙丑，火星的光芒觸及土星。七月甲申，金星白天可見。水星進入鬼宿預示將有大喪。火星靠近土星，是大人物的忌諱。次年八月，孝順帝駕崩，孝冲帝第二年又駕崩。

孝質本初元年，三月癸丑，熒惑入輿鬼，四月辛巳，太白入輿鬼，皆爲大喪。五月庚戌，太白犯熒惑，爲逆謀。閏月一日，孝質帝爲梁冀所鴆，崩。

孝質帝本初元年，三月癸丑，火星進入鬼宿，四月辛巳，金星進入鬼宿，都預示將有大喪。五月庚戌，金星靠近火星，是將發生謀逆之事的徵兆。閏月一日，孝質帝被梁冀下了毒藥，駕崩。

後漢書卷二十二

志第十二

天文(下)

桓三十八　靈二十　獻九　隕石

孝桓建和元年八月壬寅，熒惑犯輿鬼質星。二年二月辛卯，熒惑行在輿鬼中。三年五月己丑，太白行入太微右掖門，留十五日，出端門。丙申，熒惑入東井。八月己亥，鎮星犯輿鬼中南星。乙丑，彗星芒長五尺，見天市中，東南指，色黄白，九月戊辰不見。熒惑犯輿鬼爲死喪，質星爲戮臣，入太微爲亂臣。鎮星犯輿鬼爲喪。彗星見天市中爲貴人。至和平元年二月甲寅，梁太后崩，梁冀益驕亂矣。

孝桓帝建和元年八月壬寅，火星逼近鬼宿中的質星。建和二年二月辛卯，火星運行在鬼宿中。建和三年五月己丑，金星運行進入太微垣右掖門，留守十五日，運行出端門。丙申，火星進入井宿。八月己亥，土星逼近鬼宿中的南星。乙丑，有彗星長五尺，出現在天市垣中，指向東南，顔色黄白，九月戊辰消失不見。火星進入鬼宿預示有死喪之事，靠近質星是有大臣將被殺的徵兆。金星進入太微垣，是將出現叛亂之臣的先兆。土星進入鬼宿有喪事。彗星出現在天市垣預示貴人有事。到桓帝和平元年二月甲寅，梁太后駕崩，梁冀越發驕横亂政。

元嘉元年二月戊子，太白晝見。永興二年閏月丁酉，太白晝見。時上幸後宫采女鄧猛，明年，封猛兄演爲南頓侯。後四歲，梁皇后崩，梁冀被誅，猛立爲皇后，恩寵甚盛。

桓帝元嘉元年二月戊子，金星白天可見。桓帝永興二年閏月丁酉，金星白天可見。當時桓帝寵幸後宫采女鄧猛，第二年，封鄧猛的兄長鄧演爲南頓侯。四年後，梁皇后駕崩，梁冀被殺，鄧猛被立爲皇后，恩寵非常。

永壽元年三月丙申，鎮星逆行入太微中，七十四日去左掖門。七月己未，辰星入太微中，八十日去左掖門。八月己巳，熒惑入太微，二十一日出端門。太微，天子廷也。鎮星爲貴臣妃后，逆行爲匿謀。辰星入太微爲大水，一曰後宫有憂。是歲雒水溢至津門，南陽大水。熒惑留入太微中，又爲亂臣。是時梁氏專政。九月

桓帝永壽元年三月丙申，土星逆行進入太微垣，七十四日後離左掖門而去。七月己未，水星進入太微垣中，八十日後離左掖門而去。八月己巳，火星進入太微垣，二十一日後行出端門。太微垣是天子的宫廷。土星主地位高貴的大臣和皇妃皇后，土星逆行預示有謀逆之事發生。水星進入太微垣是將有大水的徵兆，另一種説法是後宫有憂患之事。這一年，雒水漲到了津門，南陽發大水。火星留守在太微垣中，又是有亂臣的徵

己酉，晝有流星長二尺所，色黄白。癸巳，熒惑犯歲星，爲奸臣謀，大將戮。

二年六月甲寅，辰星入太微，遂伏不見。辰星爲水，爲兵，爲妃后。八月戊午，太白犯軒轅大星，爲皇后。其三年四月戊寅，熒惑入東井口中，爲大臣有誅者。其七月丁丑，太白犯心前星，爲大臣。後二年七月，懿獻皇后以憂死。大將軍梁冀使太倉令秦宫刺殺議郎邴尊，又欲殺鄧后母宣，事覺，桓帝收冀及妻壽襄城君印綬，皆自殺。誅諸梁及孫氏宗族，或徙邊。是其應也。

延熹四年三月甲寅，熒惑犯輿鬼質星。五月辛酉，客星在營室，稍順行，生芒長五尺所，至心一度，轉爲彗。熒惑犯輿鬼質星，大臣有戮死者。五年十月，南郡太守李肅坐蠻夷賊攻盗郡縣，取財物一億以上，入府取銅虎符，肅背敵走，不救城郭；又監黎陽謁者燕喬坐贓，重泉令彭良殺無辜，皆棄市。京兆虎牙都尉宋謙坐贓，下獄死。客星在營室至心作彗，爲大喪。後四年，鄧后以憂死。

六年十一月丁亥，太白晝見。是時鄧后家貴盛。

七年七月戊辰，辰星犯歲星。八月庚戌，熒惑犯輿鬼質星。庚申，歲星犯軒轅大星。十月丙辰，太白犯房北星。丁卯，辰星犯太白。十二月乙丑，熒惑犯軒轅第二星。辰星犯歲星爲兵。熒惑犯質星有戮臣。歲星犯軒轅爲女主憂。太白犯房北星爲後宫。其八年二月，太僕南鄉侯左勝以罪賜死，勝弟中常侍上蔡侯悺、北鄉侯黨皆自殺。癸亥，皇后鄧氏坐執左道廢，遷于桐宫死，宗親侍中沘陽

兆。當時梁氏一門專掌朝政。九月己酉，白天出現流星，有二尺多長，顏色黄白。癸巳，火星逼近木星，這是奸臣謀反，大將被殺的徵兆。

永壽二年六月甲寅，水星進入太微垣，然後隱伏不見。水星主水、主兵事、又主后妃之事。八月戊午，金星逼近軒轅大星，事應在皇后身上。永壽三年四月戊寅，火星進入東井宿，預示有大臣將被殺。七月丁丑，金星靠近心宿前星，事應在大臣。二年後的七月，懿獻皇后因憂慮而死。大將軍梁冀派太倉令秦宫刺殺了議郎邴尊，還想刺殺鄧后的母親宣，事情被發覺，桓帝收繳了梁冀和他妻子孫壽襄城君的印璽和綬帶，梁冀和他妻子都自殺。梁氏和孫氏的宗族或被誅殺，或被遷徙戍邊。正是以上天象的應驗。

桓帝延熹四年三月甲寅，火星靠近鬼宿中的質星。五月辛酉，在室宿新出現一顆星，它慢慢順天而行，漸漸長出五尺長的尾巴，到心宿一度，轉變爲一顆彗星。火星靠近鬼宿中的質星，是大臣將有被殺死的徵兆。延熹五年十月，南郡太守李肅因蠻夷攻打搶劫郡縣，掠奪走的財物值一億錢以上，還進入太守府搶走銅虎符，而李肅不戰而逃，任由城池陷落而不救；還有監察黎陽的謁者燕喬因貪污之罪，重泉令彭良亂殺無辜，都被斬首示衆。京兆虎牙都尉宋謙因貪污罪，被捕入獄而死。彗星始現於室宿到心宿而長成尾巴，預示有大喪。四年後，鄧皇后因憂慮而死。

延熹六年十一月丁亥，金星白天可見。當時鄧皇后一門正權勢熏天。

延熹七年七月戊辰，水星靠近木星。八月庚戌，火星靠近鬼宿質星。庚申，木星靠近軒轅大星。十月丙辰，金星靠近房宿北星。丁卯，水星靠近金星。十二月乙丑，火星靠近軒轅第二星。水星靠近木星預示將起刀兵。火星靠近質星預示有大臣將被殺。木星靠近軒轅星預示女主有憂患之事。金星靠近房宿北星，事應在後宫。延熹八年二月，太僕南鄉侯左勝因罪賜死，左勝的弟弟中常侍上蔡侯左悺、北鄉侯左黨都自殺。癸亥，皇后鄧氏因行巫蠱一類邪道被廢黜，遷居桐宫，憂鬱而死。鄧氏宗親侍中沘陽侯鄧康、河

侯鄧康、河南尹鄧萬、越騎校尉鄧弼、虎賁中郎將安陽侯鄧會、侍中監羽林左騎鄧德、右騎鄧壽、昆陽侯鄧統、淯陽侯鄧秉、議郎鄧循皆繫暴室，萬、會死，康等免官。又荆州刺史芝、交阯刺史葛祗皆爲賊所拘略，桂陽太守任胤背敵走，皆弃市，熒惑犯輿鬼質星之應也。

南尹鄧萬、越騎校尉鄧弼、虎賁中郎將安陽侯鄧會、侍中監羽林左騎鄧德、右騎鄧壽、昆陽侯鄧統、淯陽侯鄧秉、議郎鄧循等都被拘押在宫中關押宫人的地方，鄧萬、鄧會死去，鄧康等都被罷免官職。又有荆州刺史芝、交阯刺史葛祗都被反賊拘押，桂陽太守任胤對敵不戰而走，都被斬首示衆。這些都是火星靠近鬼宿質星的應驗。

八年五月癸酉，太白犯輿鬼質星。壬午，熒惑入太微右執法。閏月己未，太白犯心前星。十月癸酉，歲星犯左執法。十一月戊午，歲星入太微，犯左執法。九年正月壬辰，歲星入太微中，五十八日出端門。六月壬戌，太白行入輿鬼。七月乙未，熒惑行輿鬼中，犯質星。九月辛亥，熒惑入太微西門，積五十八日。永康元年正月庚寅，熒惑逆行入太微東門，留太微中，百一日出端門。七月丙戌，太白晝見經天。太白犯心前星，太白犯輿鬼質星有戮臣。熒惑入太微爲賊臣。太白犯心前星爲兵喪。歲星入太微犯左執法，將相有誅者。歲星入守太微五十日，占爲人主。太白、熒惑入輿鬼，皆爲死喪，又犯質星爲戮臣。熒惑留太微中百一日，占爲人主。太白晝見經天爲兵，憂在大人。其九年十一月，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皆坐殺無辜，荆州刺史李隗爲賊所拘，尚書郎孟瑫坐受金漏言，皆弃市。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桓帝崩，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尚書令尹勳、黄門令山冰等皆枉死，太白犯心，熒惑留守太微之應也。

延熹八年五月癸酉，金星靠近鬼宿中的質星。壬午，火星進入太微垣到右執法附近。閏月己未，金星靠近心宿前星。十月癸酉，木星靠近左執法。十一月戊午，木星進入太微垣，靠近左執法。延熹九年正月壬辰，木星進入太微垣中，五十八日後出端門而去。六月壬戌，金星進入鬼宿。七月乙未，火星進入鬼宿，靠近質星。九月辛亥，火星進入太微垣西門，共五十八日後離去。桓帝永康元年正月庚寅，火星逆行進入太微垣東門，留守太微垣中，共一百零一日後出端門而去。七月丙戌，金星在白天可見其上中天。金星靠近心宿前星，金星靠近鬼宿的質星，是有大臣被殺的徵兆。火星進入太微垣是有亂臣賊子的徵兆。金星靠近心宿前星是兵喪之兆。木星進入太微垣靠近左執法，預示將相大臣將有被殺戮者。木星進入太微垣五十日，事情將應驗在人主身上。金星、火星進入鬼宿，都是死喪之兆，又衝犯質星是誅殺大臣之兆。火星留守在太微垣中一百零一日，事情將應驗在人主身上。金星可見其上中天，是有兵起的徵兆，大人物將有憂患。延熹九年十一月，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都因亂殺無辜之罪，荆州刺史李隗被反賊拘押，尚書郎孟瑫因收受錢財和泄露機密，都被斬首示衆。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桓帝駕崩，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尚書令尹勳、黄門令山冰等多受冤枉而死。這些都是金星靠近心宿、火星留守在太微垣的應驗。

孝靈帝建寧元年六月，太白在西方，入太微，犯西蕃南頭星。太微，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宫門當

孝靈帝建寧元年六月，金星昏見於西方，進入太微垣，靠近西邊的南頭星。太微垣是天子的宫廷。金星行入太微垣，預示宫門將關閉，大

閉，大將被甲兵，大臣伏誅。其八月，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謀欲盡誅諸宦者；其九月辛亥，中常侍曹節、長樂五官史朱瑀覺之，矯制殺蕃、武等，家屬徙日南比景。

熹平元年十月，熒惑入南斗中。占曰："熒惑所守爲兵亂。"斗爲吴。其十一月，會稽賊許昭聚衆自稱大將軍，昭父生爲越王，攻破郡縣。

二年四月，有星出文昌，入紫宫，蛇行，有首尾無身，赤色，有光照垣墻。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辛未，白氣如一匹練，衝北斗第四星。占曰："文昌爲上將貴相。太白犯心前星，爲大臣。"後六年，司徒劉郃爲中常侍曹節所譖，下獄死。白氣衝北斗爲大戰。明年冬，揚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寅，攻盗賊苴康，斬首數千級。

光和元年四月癸丑，流星犯軒轅第二星，東北行入北斗魁中。八月，彗星出亢北，入天市中，長數尺，稍長至五六丈，赤色，經歷十餘宿，八十餘日，乃消於天苑中。流星爲貴使，軒轅爲内宫，北斗魁主殺。流星從軒轅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將出，有伐殺也。至中平元年，黄巾賊起，上遣中郎將皇甫嵩、朱儁等征之，斬首十餘萬級。彗除天市，天帝將徙，帝將易都。至初平元年，獻帝遷都長安。

三年冬，彗星出狼、弧，東行至于張乃去。張爲周地，彗星犯之爲兵亂。後四年，京都大發兵擊黄巾賊。

五年四月，熒惑在太微中，守屏。七月，彗星出三台下，東行入太微，至太子、幸臣，二十餘日而消。十月，歲星、熒惑、太白三合於虚，

將披鎧甲執兵刃，大臣被殺。該年八月，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密謀想殺盡所有的宦官；九月辛亥，中常侍曹節、長樂五官史朱瑀發覺了這一密謀，假傳聖旨殺死陳蕃、竇武等，他們的家屬都被遷徙到日南比景。

靈帝熹平元年十月，火星進入南斗宿。有占辭説："火星所到之處有兵亂。"斗宿對應吴地。該年十一月，會稽反賊許昭聚衆反叛，自稱大將軍，許昭之父許生爲越王，攻陷郡縣。

熹平二年四月，有流星出現在文昌，進入紫微垣，像蛇行一樣彎曲前行，首尾可見而中間看不見，顔色發紅，發出的光芒照亮了垣墻。八月丙寅，金星靠近心宿前星。辛未，有白氣像一匹布練直指北斗第四星。有占辭説："文昌星主上將和貴相。金星靠近心宿前星，事應在大臣身上。"六年後，司徒劉郃被中常侍曹節進讒言誣陷，入獄而死。白氣直指北斗預示將有大的戰事發生。第二年冬天，揚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寅，攻打盗賊苴康，斬首幾千級。

靈帝光和元年四月癸丑，流星出現在軒轅第二星附近，向東北行入北斗魁中。八月，彗星出現在亢宿之北，進入天市垣，長數尺，慢慢變長到五六丈，顔色發紅，運行經過了十多個宿，八十餘日後纔消失在天苑中。流星是天子的大使，軒轅主内宫，北斗魁主殺戮之事。流星從軒轅出發到達北斗魁，預示着天子將派出大將，有所征伐殺戮了。到靈帝中平元年，黄巾兵起，靈帝派遣中郎將皇甫嵩、朱儁等征討，斬首十餘萬級。彗星掃過天市垣，這是天子有所遷移，皇帝將改易首都的徵兆。到初平元年，獻帝遷都長安。

光和三年冬天，彗星出現在天狼星和弧矢星之間，向東行進到張宿纔隱去。張宿主周地，彗星出現在張宿預示周地有兵亂。四年後，京都發動大軍攻擊黄巾軍。

光和五年四月，火星進入太微垣，留守在内屏星附近。七月，彗星出現在三台星下邊，向東進入太微垣，到達太子、幸臣，二十餘日後消失。十月，木星、火星、金星匯合於虚宿，相互

相去各五六寸，如連珠。占曰："熒惑在太微爲亂臣。"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郭勝、孫璋等，并爲奸亂。彗星入太微，天下易主。至中平六年，宫車晏駕。歲星、熒惑、太白三合於虚爲喪。虚，齊地。明年，琅邪王據薨。

光和中，國皇星東南角去地一二丈，如炬火狀，十餘日不見。占曰："國皇星爲内亂，外内有兵喪。"其後黄巾賊張角燒州郡，朝廷遣將討平，斬首十餘萬級。中平六年，宫車晏駕，大將軍何進令司隸校尉袁紹私募兵千餘人，陰跱雒陽城外，竊呼并州牧董卓使將兵至京都，共誅中官，對戰南北宫闕下，死者數千人，燔燒宫室，遷都西京。及司徒王允與將軍吕布誅卓，卓部曲將郭汜、李傕旋兵攻長安，公卿百官吏民戰死者且萬人。天下之亂，皆自内發。

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門中，大如半筵，五色喜怒稍小，至後年六月消。占曰："爲兵。"至六年，司隸校尉袁紹誅滅中官，大將軍部曲將吴匡攻殺車騎將軍何苗，死者數千人。

三年四月，熒惑逆行守心後星。十月戊午，月食心後星。占曰："爲大喪。"後三年而靈帝崩。

五年二月，彗星出奎，逆行入紫宫，後三出，六十餘日乃消。六月丁卯，客星如三升碗，出貫索，西南行入天市，至尾而消。占曰："彗除紫宫，天下易主。客星入天市，爲貴人喪。"明年四月，宫車晏駕。中平中夏，流星赤如火，長三丈，起河鼓，入天市，抵觸宦者星，色白，長二三丈，後尾再屈，食頃乃滅，狀似枉矢。占曰："枉矢流發，其宫射，所

之間各離五六寸，像串在一起的珠子。有占辭説："火星出現在太微垣中是有亂臣之兆。"當時中常侍趙忠、張讓、郭勝、孫璋等，一起爲奸作亂。彗星進入太微垣，是天下將改易人主的徵兆。到中平六年，靈帝駕崩。木星、火星、金星匯合於虚宿預示有喪事。虚宿對應齊地。次年，琅邪王劉據去世。

光和年間，國皇星出現在東南方，離地一二丈高，像火炬一樣的形狀，十餘日後消失不見。有占辭説："國皇星是將發生内亂的徵兆，内外都將有兵喪之事。"後來黄巾軍張角焚燒州郡，朝廷派將討伐平定叛亂，斬首十餘萬級。中平六年，靈帝駕崩，大將軍何進命令司隸校尉袁紹私下招募兵士一千多人，秘密駐扎在雒陽城外，又私自召唤并州牧董卓帶領兵將到京都，共謀誅殺宦官，雙方在南北宫門下對戰，死數千人，燒毁宫室，因此遷都長安。後來司徒王允與將軍吕布殺董卓，董卓的部將郭汜、李傕立即發兵攻打長安，公卿百官吏民戰死的近一萬人。天下的戰亂，都是從朝廷内部發作出來的。

靈帝中平二年十月癸亥，有新星出現在南門二星中間，大如半筵，五彩光芒閃爍不定，後來稍稍變暗，到第三年的六月，纔完全消失不見。有占辭説："這是有兵亂的徵兆。"到中平六年，司隸校尉袁紹殺盡宦官，大將軍何進的部將吴匡攻殺車騎將軍何苗，死者數千人。

中平三年四月，火星逆行并留守在心宿的後星。十月戊午，月亮掩食心宿後星。有占辭説："將有大喪事發生。"三年後靈帝駕崩。

中平五年二月，彗星出現在奎宿，逆行進入紫微宫，以後三次出入紫微宫，六十多天後纔消失。六月丁卯，彗星像三升碗那樣大小，出現在貫索，向西南行入天市垣，達到尾宿後消失。有占辭説："彗星掃過紫微宫，是天下易主的徵兆。彗星進入天市垣，預示貴人將有死喪。"次年四月，靈帝駕崩。中平五年仲夏，有流星紅如火，長三丈，起自河鼓，進入天市垣，到達并碰到了宦者星，顔色變白，長二三丈，後面帶着的尾巴變曲了兩次，稍後消失不見，這形狀與枉矢星相

謂矢當直而枉者，操矢者邪枉人也。”中平六年，大將軍何進謀盡誅中官，中官覺，於省中殺進：俱兩破滅，天下由此遂大壞亂。

似。有占辭説：“枉矢星流動發出，其所射達之宫將有災難，箭矢本應直而彎曲的原因，是因爲持箭矢的人也是邪枉之人。”中平六年，大將軍何進想殺盡宦官，宦官事先發覺，在皇宫中先殺了何進，雙方兩敗俱傷，天下從此陷入大混亂中。

六年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心中大星。其日未冥四刻，大將軍何進於省中爲諸黄門所殺。己巳，車騎將軍何苗爲進部曲將吴匡所殺。

中平六年八月丙寅，金星靠近心宿前星，戊辰，逼近心宿中間的大星。這一天黄昏前四刻，大將軍何進在禁宫内被諸宦官殺死。己巳，車騎將軍何苗被何進的部將吴匡殺死。

孝獻初平二年九月，蚩尤旗見，長十餘丈，色白，出角、亢之南。占曰：“蚩尤旗見，則王征伐四方。”其後丞相曹公征討天下且三十年。

獻帝初平二年九月，蚩尤旗（彗星的一種）出現在角宿、亢宿之南，長十餘丈，白色。有占辭説：“蚩尤旗出現，是王者征伐四方的徵兆。”後來丞相曹操征討天下達三十年。

四年十月，孛星出兩角閒，東北行入天市中而滅。占曰：“彗除天市，天帝將徙，帝將易都。”是時上在長安，後二年東還，明年七月，至雒陽，其八月，曹公迎上都許。

初平四年，彗星出現在角宿一與角宿二之間，向東北行入天市垣後消失。有占辭説：“彗星掃過天市垣，天子將有所遷移，皇帝將改易首都。”當時獻帝在長安，兩年後東遷，次年七月達到洛陽，該年八月曹操迎獻帝定都在許昌。

建安五年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冀州分也。時袁紹在冀州。其年十一月，紹軍爲曹公所破。七年夏，紹死，後曹公遂取冀州。

獻帝建安五年十月辛亥，有新星出現於大梁，這是冀州的分野。當時袁紹在冀州。該年十一月，袁紹的軍隊被曹操攻破。建安七年夏天，袁紹死，後來曹操終於占領了冀州。

九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井輿鬼，入軒轅太微。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宫，及北辰。占曰：“彗星掃太微宫，人主易位。”其後魏文帝受禪。

建安九年十一月，有彗星出現在東井宿、鬼宿之間，而後經過軒轅進入太微垣。建安十一年正月，彗星出現在北斗，彗星的斗在北斗中，彗尾貫穿紫微垣，達到北極星。有占辭説：“彗星掃過太微垣，是人主易位的徵兆。”其後魏文帝曹丕受禪稱帝。

十二年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鶉尾。荆州分也，時荆州牧劉表據荆州，益州從事周群以爲荆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表卒，以小子琮自代。曹公將伐荆州，琮懼，舉軍詣公降。

建安十二年十月辛卯，有新星出現在鶉尾之次。鶉尾對應的是荆州，這時荆州牧劉表占有荆州，益州從事周群認爲荆州牧將死，而荆州將落入他人之手。次年秋天，劉表死，遺命其少子劉琮接替其位。曹操將攻打荆州，劉琮恐懼不已，率全軍向曹操投降。

十七年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諸侯。周群以爲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

建安十七年十二月，有新星出現在五諸侯。周群認爲西邊專據土地固守一方的都將失去他們

失土。是時益州牧劉璋據益州，漢中太守張魯別據漢中，韓遂據凉州，宗建別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將擊凉州。十九年，獲宗建；韓遂逃于羌中，病死。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魯降。

十八年秋，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逆行留守帝坐百餘日。占曰："歲星入太微，人主改。"

二十三年三月，孛星晨見東方二十餘日，夕出西方，犯歷五車、東井、五諸侯、文昌、軒轅、后妃、太微，鋒炎指帝坐。占曰："除舊布新之象也。"

的土地。當時益州牧劉璋占據益州，漢中太守張魯另據漢中，韓遂占據凉州，宗建另據枹罕。次年冬天，曹操派遣偏將攻打凉州。建安十九年，俘獲宗建，韓遂逃入西羌，病死。這一年秋天，劉璋失去益州。建安二十年秋，曹操攻打漢中，張魯投降。

建安十八年秋天，木星、土星、火星都進入太微垣，逆行留守在帝座星附近一百餘日。有占辭説："木星進入太微垣，是人主改易的徵兆。"

建安二十三年三月，彗星於早晨出現在東方二十餘日，然後在晚上出現於西方，一路經過五車、井宿、五諸侯、文昌、軒轅、后妃、太微垣，彗尾直指帝坐。有占辭説："這是除舊布新的徵兆。"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隕石陳留四。《春秋》僖公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傳曰隕星也。董仲舒以爲從高反下之象。或以爲庶人惟星，隕，民困之象也。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有四顆隕石落在陳留。《春秋》僖公十六年，有五顆隕石掉落在宋國，注釋經文的人解釋説這是掉下來的星辰。董仲舒認爲這是從高位降到低位的徵兆。有的説法以爲這是與平民百姓對應的星官，它掉下來，是百姓窮困的徵兆。

桓帝延熹七年三月癸亥，隕石右扶風一，鄠又隕石二，皆有聲如雷。

桓帝延熹七年三月癸亥，在右扶風掉落一顆隕石，在鄠地又掉落兩顆隕石，都伴隨有雷鳴般的響聲。

後漢書卷二十三

志第十三

五行(一)

貌不恭　淫雨　服妖　鷄禍　青眚
屋自壞　訛言　旱　謡　狼食人

《五行傳》説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録之詳矣。故泰山太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并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以續《前志》云。

《五行傳》與解説及其徵兆應驗，《漢書·五行志》的記載已經很詳備了。已故泰山太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都撰述過建武以來的災異情況。現彙集各書加以論述，以接續《漢書·五行志》。

《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謂木失其性而爲災也。又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鷄禍，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説云：氣之相傷謂之沴。

《五行傳》説："國君狩獵無節制，飲食不祭獻，出入宫廷不合時節，耽誤百姓的耕作時機，以及有邪惡的陰謀，則樹木不茂盛成材。"這是指木失去本性而成災。《五行傳》又説："國君相貌不恭敬，稱作不肅。其災禍爲狂傲，其懲罰爲連降大雨，其極點很凶險。時而表現爲服妖，時而出現龜孽，時而出現鷄禍，時而表現爲下肢生長在上身的怪病，時而出現青色的災異或凶兆，這是金氣沴害木氣。"解釋説：五行之氣互相傷害稱作沴。

貌不恭

建武元年，赤眉賊率樊崇、逄安等共立劉盆子爲天子。然崇等視之如小兒，百事自由，初不恤録也。後正旦至，君臣欲共饗，既坐，酒食未下，群臣更起，亂不可整。時大司農楊音案劍怒曰："小兒戲尚不如此！"其後遂破壞，崇、安等皆誅死。唯音爲關内侯，以壽終。

建武元年，赤眉賊軍首領樊崇、逄安等人共同扶立劉盆子爲皇帝。然而樊崇等人對待劉盆子如同小兒，凡事自主，完全不加約束。後正月初一那天，君臣準備聚宴，全體入座，酒宴尚未開始，群臣就輪流起立，混亂不堪。當時大司農楊音握劍發怒説："小兒游戲也不至於如此！"其後赤眉軍果然失敗，樊崇、逄安等人全部被處死。惟獨楊音被封爲關内侯，年老而死。

光武崩，山陽王荆哭不哀，作飛書與東海王，勸使作亂。明帝以荆同母弟，太后在，故隱之。後徙王廣陵，荆遂坐復謀反自殺也。

光武帝去世，山陽王劉荆哭喪時不悲痛，并寫匿名信給東海王，勸其叛亂。明帝因劉荆是自己的同母弟，太后尚未去世，所以隱瞞不判罪。其後將劉荆遷爲廣陵王，最終因再次陰謀反叛而自殺。

章帝時，竇皇后兄憲以皇后甚幸於上，故人人莫不畏憲。憲於是强請奪沁水長公主田，公主畏憲，與之，憲乃賤顧之。後上幸公主田，覺之，問憲，憲又上言借之。上以后故，但譴敕之，不治其罪。後章帝崩，竇太后攝政，憲秉機密，忠直之臣與憲忤者，憲多害之，其後憲兄弟遂皆被誅。

章帝時，竇皇后之兄竇憲因皇后很得章帝的寵愛，所以人人都懼怕竇憲。竇憲於是仗勢要求奪占沁水長公主的田産，公主畏懼竇憲，交出田産，竇憲因此而輕視公主。其後章帝親臨公主封地，發覺此事，責問竇憲，竇憲又上奏説是借田。章帝因竇皇后的緣故，僅僅譴責了竇憲，没有判罪。章帝去世後，竇太后代理朝政，竇憲執掌軍政大權，大臣中與竇憲意見相左的忠義正直之士，大多被竇憲陷害，此後竇憲兄弟終於被全部處死。

桓帝時，梁冀秉政，兄弟貴盛自恣，好驅馳過度，至於歸家，猶馳驅入門，百姓號之曰“梁氏滅門驅馳”，後遂誅滅。

桓帝時，梁冀把持朝政，梁氏兄弟門第高貴爲所欲爲，喜好策馬狂奔，到回家時，仍然急馳入門，百姓稱之爲“梁氏向滅門驅馳”，其後果然舉族被處死。

淫雨

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皆淫雨傷稼。

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陰雨連綿損壞莊稼。

安帝元初四年秋，郡國十淫雨傷稼。

安帝元初四年秋季，郡國十處陰雨連綿損壞莊稼。

永寧元年，郡國三十三淫雨傷稼。

永寧元年，郡國三十三處陰雨連綿損壞莊稼。

建光元年，京都及郡國二十九淫雨傷稼。是時羌反久未平，百姓屯戍，不解愁苦。

建光元年，京城及郡國二十九處陰雨連綿損壞莊稼。當時羌人反叛長時間未能平定，徵調百姓駐守邊境，長期不能回家，百姓愁苦。

延光元年，郡國二十七淫雨傷稼。

延光元年，郡國二十七處陰雨連綿損壞莊稼。

二年，郡國五連雨傷稼。

二年，郡國五處連續降雨損壞莊稼。

順帝永建四年，司隸、荆、豫、兗、冀部淫雨傷稼。

順帝永建四年，司隸、荆州、豫州、兗州、冀州陰雨連綿損壞莊稼。

六年，冀州淫雨傷稼。

六年，冀州陰雨連綿損壞莊稼。

桓帝延熹二年夏，霖雨五十餘日。是時，大將軍梁冀秉政，謀害上所幸鄧貴人母宣，冀又擅殺議郎邴尊。上欲誅冀，懼其持權日久，威勢

桓帝延熹二年夏季，連降大雨五十餘日。當時，大將軍梁冀把持朝政，謀害桓帝寵愛的鄧貴人的母親宣，又擅自處死議郎邴尊。桓帝準備處死梁冀，又畏懼他把持朝政時間很久，勢力强

强盛，恐有逆命，害及吏民，密與近臣中常侍單超等圖其方略。其年八月，冀卒伏罪誅滅。

靈帝建寧元年夏，霖雨六十餘日。是時大將軍竇武謀變廢中官。其年九月，長樂五官史朱瑀等共與中常侍曹節起兵，先誅武，交兵闕下，敗走，追斬武兄弟，死者數百人。

熹平元年夏，霖雨七十餘日。是時中常侍曹節等，共誣白勃海王悝謀反，其十月誅悝。

中平六年夏，霖雨八十餘日。是時靈帝新棄群臣，大行尚在梓宫，大將軍何進與佐軍校尉袁紹等共謀欲誅廢中官。下文陵畢，中常侍張讓等共殺進，兵戰京都，死者數千。

服妖

更始諸將軍過雒陽者數十輩，皆幘而衣婦人衣綉擁髱。時智者見之，以爲服之不中，身之災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更始遂爲赤眉所殺。

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要步、齲齒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妝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折要步者，足不在體下。齲齒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爲，京都歙然，諸夏皆放效。此近服妖也。梁冀二世上將，婚媾王室，大作威福，將危社稷。天誡若曰：兵馬將往收捕，婦女憂愁，踧眉啼泣，吏卒掣頓，折其要脊，令髻傾邪，雖强語笑，無復氣味也。到延熹二年，舉宗誅夷。

延熹中，梁冀誅後，京都幘顔短耳長，短上長下。時中常侍單超、左

盛，恐怕引起叛亂，危害官員百姓，秘密與親近大臣中常侍單超等人策劃計謀。同年八月，梁冀終於因罪被舉族處死。

靈帝建寧元年夏季，連降大雨六十餘日。當時大將軍竇武密謀廢殺宦官。同年九月，長樂五官史朱瑀等人與中常侍曹節共同發兵，首先誅殺竇武，雙方在宮闕下交戰，竇武戰敗退走，追斬竇武兄弟，因此而死者數百人。

熹平元年夏季，連降大雨七十餘日。當時中常侍曹節等人，共同誣奏勃海王劉悝陰謀反叛，同年十月處死劉悝。

中平六年夏季，連降大雨八十餘日。當時靈帝剛剛去世，遺體尚未安葬，大將軍何進與佐軍校尉袁紹等人共同謀劃誅殺廢除宦官。靈帝入葬文陵完畢，中常侍張讓等人共同殺死何進，雙方兵士在京城交戰，因此而死者數千人。

更始將軍劉玄部下衆將率軍經過雒陽的有數十隊，都包着頭巾，身着婦女所穿的彩色半袖衫。當時有學問的人看到後，認爲服裝不合於制度，會導致人身的災禍，於是紛紛逃往邊境郡縣躲避。這是服妖。其後劉玄果然被赤眉軍殺死。

桓帝元嘉年間，京城婦女流行描愁眉，化啼妝，梳墮馬髻，行折腰步，含齲齒笑。所謂愁眉，是描成細而彎曲的眉毛。啼妝，是用薄粉擦拭在雙目之下，仿佛有淚痕的樣子。墮馬髻，是將髮髻梳在頭的側邊。折腰步，是步行時扭動腰部，仿佛雙足不在下肢的步態。齲齒笑，是笑起來仿佛牙疼，不露出欣喜得意的笑貌。這種裝扮姿態，最初是大將軍梁冀的妻子所作，京城風行，中原地區争相效仿。這近似於服妖。梁冀家兩代連任大將軍，與皇室結爲婚姻，作威作福，將要危害漢朝。上天的告誡仿佛説：兵馬將要前往梁家逮捕梁氏，梁氏婦女憂愁，皺眉哭泣，小吏士卒强拉硬拽，折斷她們的腰椎，髮髻也傾斜散亂，雖勉强説笑，已毫無趣味。到延熹二年，梁氏全族果然被處死。

延熹年間，梁冀被處死後，京城的包頭巾時興額頭短而兩脚長，上部短而下部長。當時中常

悺、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縱其奸慝。海内慍曰：一將軍死，五將軍出。家有數侯，子弟列布州郡，賓客雜襲騰翥，上短下長，與梁冀同占。到其八年，桓帝因日蝕之變，乃拜故司徒韓寅爲司隸校尉，以次誅鉏，京都正清。

侍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在桓帝左右，肆行奸惡。天下惱怒說：一將軍死，五將軍出現。各家都有數人封侯，其子弟分布爲各州郡長官，賓客門人紛紜升遷，上短下長，正與梁冀徵兆相同。到延熹八年，桓帝因日食的變異，於是任命原司徒韓寅爲司隸校尉，逐步誅殺鏟除五侯勢力，京城政治方纔清明。

延熹中，京都長者皆著木屐；婦女始嫁，至作漆畫五采爲系。此服妖也。到九年，黨事始發，傳黄門北寺，臨時惶惑，不能信天任命，多有逃走不就考者，九族拘繫，及所過歷，長少婦女皆被桎梏，應木屐之象也。

延熹年間，京城顯貴之家都愛穿木屐；剛出嫁的婦女，甚至在屐上繪製漆畫并配以彩色鞋帶。這是服妖。到延熹九年，黨錮之禍開始，黨人被傳訊到黄門北寺監獄，許多人面臨災禍時惶恐不安，不想聽天由命，紛紛逃亡躲避拷問，牽累九族被拘捕，他們所經之處，敢於收留者往往全家老少婦女都被拘捕，正應驗了木屐的徵兆。

靈帝建寧中，京都長者皆以葦方笥爲妝具，下士盡然。時有識者竊言：葦方笥，郡國讞篋也；今珍用之，此天下人皆當有罪讞於理官也。到光和三年癸丑赦令詔書，吏民依黨禁錮者赦除之，有不見文，他以類比疑者讞。於是諸有黨郡皆讞廷尉，人名悉入方笥中。

靈帝建寧年間，京城顯貴之家都用蘆葦製的方盒作爲化妝用具，普通士人也是如此。當時有見識的人私下說：蘆葦製的方盒，原是各郡國上報有疑問的案件時的用具；如今作爲珍愛的東西使用，意味着天下人都將觸犯法律而被司法官員議罪。到光和三年癸丑日頒布大赦詔令，赦免那些因與黨人有牽連而被禁錮的官吏百姓，凡有不見於文案，而類似受牽連的疑案則重新審理。因此有黨人的各郡都將案件上報廷尉，其人名全部放入葦方盒中。

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爲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多擁胡兵，填塞街衢，虜掠宫掖，發掘園陵。

靈帝喜好穿胡人服裝，挂胡式帷帳，睡胡式床，坐胡式座，吃胡人食品，聽胡人的箜篌和笛子演奏的音樂，看胡人舞蹈，京城貴族皇親都競相效仿。這是服妖。其後董卓統率胡人軍隊，占據京城，搶劫宫庭，挖掘皇家陵墓。

靈帝於宫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爲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軿以爲騎從，互相侵奪，賈與馬齊。案《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如馬。《詩》云："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檀車煌煌，四牡彭彭。"夫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遲鈍之畜，而今貴之。天意若

靈帝在宫中的西園用四頭白驢套車，親自駕駛，奔馳周旋，作爲娛樂。於是公卿大臣貴族皇親競相效仿，甚至用驢駕婦女乘用的有帷蔽的輜車、軿車作爲出行的車騎，互相搶奪毛驢，驢的價格與馬相同。按《易經》說："據時節乘六龍以巡行上天。"巡天没有比乘龍更合適的，漫游大地也没有比駕馬更適宜的。《詩經》說："四馬强壯，運載常服。""戰車鮮明，四馬强盛。"驢不過是負載重物，遠途運輸，出入山谷，爲山野村夫所驅使的牲畜，與帝王君子毫無關係，如今

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其後董卓陵虐王室，多援邊人以充本朝，胡夷異種，跨蹈中國。

却成爲貴族皇室的車駕用牲。如此遲鈍的牲畜，現在這般貴重。上天的意思仿佛是説：國家將要大亂，賢人愚夫將本末倒置，凡執掌朝政者都像驢那麽愚蠢。此後董卓欺凌虐待皇室，大量提拔邊郡之人任職朝廷，胡夷等少數民族，凌駕踐踏中原地區。

熹平中，省内冠狗帶綬，以爲笑樂。有一狗突出，跑入司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後靈帝寵用便嬖子弟，永樂賓客、鴻都群小，傳相汲引，公卿牧守，比肩是也。又遣御史於西邸賣官，關内侯顧五百萬者，賜與金紫；詣闕上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强者貪如豺虎，弱者略不類物，實狗而冠者也。司徒古之丞相，壹統國政。天戒若曰：宰相多非其人，尸禄素餐，莫能據正持重，阿意曲從；今在位者皆如狗也，故狗走入其門。

熹平年間，宫中給狗加冠帶綬，作爲玩樂。有一隻狗突然跑出宫，跑進司徒府的府門，凡見到此情景的人，無不驚訝奇怪。京房《易傳》説："國君行爲不端，大臣將要篡位，其徵兆是狗戴冠而出。"此後靈帝寵信任用奸臣子弟，皇太后永樂宫的賓客、宫中鴻都門的學生，都相互推薦提拔，公卿大臣，州牧郡守，處處都是。靈帝又派遣御史在西園出賣官職，關内侯價值五百萬錢，授予金印紫綬；還可以入朝上書申請擔任縣令或縣長，根據縣的好壞，價格高低不同。這些人中强横者貪暴如虎狼，懦弱者則如行尸走肉，實爲戴上冠帽的狗。司徒即古代的丞相，統領朝政。上天的告誡仿佛是説：宰相大多不能勝任，尸位素餐，不能正直慎重，一味曲意奉承；如今做官的人都同狗一樣，所以狗跑入官府之門。

靈帝數游戲於西園中，令後宫采女爲客舍主人，身爲商賈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爲戲樂。此服妖也。其後天下大亂。

靈帝多次在西園中游樂嬉戲，命令後宫采女裝扮成客舍主人，自己身穿商人服裝，走進客舍，采女陳設酒食，於是一起飲酒作樂。這是服妖。此後天下大亂。

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爲長躬而下甚短，女子好爲長裙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莫嗣以爲服妖，是陽無下而陰無上也，天下未欲平也。後還，遂大亂。

獻帝建安年間，男子的服裝，流行上身長而下身短，女子的服裝則喜好長裙而短上衣。當時益州從事莫嗣認爲這是服妖，意味着陽氣不能下泄而陰氣不能上升，天下還未能平定。後返回雒陽，果然天下大亂。

鷄禍

靈帝光和元年，南宫侍中寺雌鷄欲化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鷄禍。宣帝黄龍元年，未央宫雌鷄化爲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即位，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鷄化爲雄，冠距鳴

靈帝光和元年，南宫侍中寺中的雌鷄將要變成雄鷄，全身的羽毛都像雄鷄，衹有頭和鷄冠尚未改變。靈帝下詔書詢問議郎蔡邕。蔡邕上奏説："國君相貌不恭敬，則有鷄禍。宣帝黄龍元年，未央宫中雌鷄變成雄鷄，但不會啼鳴，不生鷄距。這一年元帝剛剛即位，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中雌鷄變成雄鷄，有鷄冠鷄距，

將。是歲后父禁爲陽平侯，女立爲皇后。至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爲大司馬，由是爲亂。臣竊推之，頭，元首，人君之象；今鷄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兹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黄巾，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

鳴聲響亮。當年皇后的父親王禁封陽平侯，女兒立爲皇后。到哀帝去世，皇后代理朝政，王莽以皇后兄子的身份出任大司馬，由此作亂。臣私下推測，頭是元首，是君主的象徵；現在鷄的全身已經改變，頭尚未變，而皇上已經知道了這件事，是將要發生事變却不能成功的徵兆。如果應付的措施不得當，朝政不加改變，鷄頭上長出冠，則災禍就將愈來愈大。”其後張角叛亂，號稱黄巾軍，東漢王朝於是衰落。各地苦於賦税徭役，叛亂者日益增多。皇上仍不改變朝政，最終導致天下大亂。

青眚

桓帝永興二年四月丙午，光禄勳吏舍壁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鈎、玦各一。鈎長七寸二分，玦周五寸四分，身中皆雕鏤。此青祥也。玉，金類也。七寸二分，商數也。五寸四分，徵數也。商爲臣，徵爲事，蓋爲人臣引决事者不肅，將有禍也。是時梁冀秉政專恣，後四歲，梁氏誅滅也。

桓帝永興二年四月丙午日，光禄勳屬吏房舍的墻壁之下夜間冒出青氣，察看時，發現玉鈎、玉玦各一塊。玉鈎長七寸二分，玉玦圓五寸四分，上面都雕刻着花紋。這是青色的凶兆。玉，在五行中屬於金類。七寸二分，是五音中商音之數。五寸四分，是五音中徵音之數。商象徵臣子，徵象徵事情，大意是權臣執政者不肅敬，將有災禍。當時梁冀執政專權，四年後，梁氏舉族被處死。

屋自壞

延熹五年，太學門無故自壞。襄楷以爲太學前疑所居，其門自壞，文德將喪，教化廢也。是後天下遂至喪亂。

延熹五年，太學門無故自行損壞。襄楷認爲太學是古代供天子咨詢的官員居住的地方，太學的門自行損壞，標志着禮樂法度即將淪喪，文章教化即將廢棄。此後天下果然死喪禍亂。

永康元年十月壬戌，南宫平城門内屋自壞。金沴木，木動也。其十二月，宫車晏駕。

永康元年十月壬戌日，南宫平城門内房屋自行毁壞。金氣沴害木氣，木受傷害。同年十二月，桓帝去世。

靈帝光和元年，南宫平城門内屋、武庫屋及外東垣屋前後頓壞。蔡邕對曰：“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宫連，郊祀法駕所由從出，門之最尊者也。武庫，禁兵所藏。東垣，庫之外障。《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内崩。’《潛潭巴》曰：‘宫瓦自墮，諸侯强陵主。’此皆小人顯位亂法之咎也。”其後黄巾賊先起東方，庫兵大動。皇后同父兄何進爲

靈帝光和元年，南宫平城門内房屋、武庫房屋以及武庫外東墻房屋先後毁壞。蔡邕上奏説：“平城門，是正南門，與南宫相連，郊祭大典時天子法駕由此出入，是各宫門中最尊貴的。武庫，是宫禁中收藏兵器的地方。東墻，是武庫的外部屏障。《易傳》説：‘小人占據官位，君臣悖亂，其徵兆爲城門内部倒塌。’《潛潭巴》説：‘宫瓦自動墜落，象徵諸侯强盛，凌駕天子。’這都是小人竊據高位擾亂法度的徵兆。”此後黄巾軍首先興起於東方，出兵征討，武庫兵器大部動

大將軍，同母弟苗爲車騎將軍，兄弟并貴盛，皆統兵在京都。其後進欲誅廢中官，爲中常侍張讓、段珪等所殺，兵戰宫中闕下，更相誅滅，天下兵大起。

用。皇后同父兄何進任大將軍，同母弟何苗任車騎將軍，兄弟同時尊貴，都在京城統率軍隊。其後何進準備誅殺廢除宦官，被中常侍張讓、段珪等人殺死，雙方兵士在宫闕下交戰，互相誅殺族滅，天下戰亂由此而起。

三年二月，公府駐駕廡自壞，南北三十餘閒。

三年二月，公府停放車駕的廊房自行毁壞，共計南北三十多間。

中平二年二月癸亥，廣陽城門外上屋自壞也。

中平二年二月癸亥日，廣陽城門外房屋自行毁壞。

獻帝初平二年三月，長安宣平城門外屋無故自壞。至三年夏，司徒王允使中郎將吕布殺太師董卓，夷三族。

獻帝初平二年三月，長安宣平城門外房屋無故自行毁壞。到三年夏季，司徒王允指使中郎將吕布殺死太師董卓，誅殺其三族。

興平元年十月，長安市門無故自壞。至二年春，李傕、郭汜鬥長安中，傕追劫天子，移置傕塢，盡燒宫殿、城門、官府、民舍，放兵寇鈔公卿以下。冬，天子東還雒陽，傕、汜追上到曹陽，虜掠乘輿輜重，殺光禄勛鄧淵、廷尉宣播、少府田邠等數十人。

興平元年十月，長安集市門無故自行毁壞。到二年春季，李傕、郭汜在長安城中交戰，李傕要挾劫持獻帝，移居李傕駐守的堡壘中，將宫殿、城門、官府、百姓房舍全部燒毁，放縱兵士搶劫公卿百官。冬季，獻帝東遷還都雒陽，李傕、郭汜在曹陽追上獻帝，搶劫皇室輜重，殺死光禄勛鄧淵、廷尉宣播、少府田邠等數十人。

《五行傳》曰："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謂金失其性而爲災也。又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介蟲，劉歆傳以爲毛蟲。乂，治也。

《五行傳》説："國君喜好戰争，輕視百姓生命，修築城郭，侵奪邊境，則金鐵不從人意。"這是指金喪失本性而成災。又説："臣下不聽從國君之言，稱作不乂。其災禍爲越位，其懲罰爲久旱不雨，其極點使人憂愁。時而出現詩妖，時而發生介蟲之孽；時而出現犬禍，時而發生口舌怪病，時而出現白色的災異或凶兆，這是木氣沴害金氣。"介蟲，劉歆《五行傳》作"毛蟲"。乂，意思是治。

訛言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民訛言相驚，司隸、并、冀州民人流移。時鄧太后專政。婦人以順爲道，故《禮》"夫死從子"之命。今專主事，此不從而僭也。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民間受謡言驚擾，司隸、并州、冀州百姓流亡。當時鄧太后把持朝政。婦女以順從爲美德，所以《禮書》有"丈夫去世則順從兒子"之命。如今鄧太后專安帝之權，這是不順從反而越位。

旱

世祖建武五年夏，旱。《京房傳》

世祖建武五年夏季，旱災。京房氏《易傳》

曰："欲德不用，兹謂張，厥災荒，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四陰。衆出過時，兹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兹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兹謂僭，其旱三月大温亡雲。君高臺府，兹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有火災。庶位逾節，兹謂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是時天下僭逆者未盡誅，軍多過時。

説："國君恩德不施於百姓，這稱作張，其災禍是荒年，其旱情是連續陰雲却不降雨，變而成爲四月持續酷熱。衆人出行曠日持久，這稱爲廣，其旱情是禾苗不生。君臣之間互相蒙蔽，這稱爲隔，其旱情是天酷熱三個月，經常有冰雹砸死飛禽。國君廣選妃子，這稱爲僭，其旱情是三個月持續温熱無雲。國君重用臺府官員，這稱爲犯，陰氣侵犯陽氣，其旱情是萬物從根枯死，出現火災。品級低的官員逾越法度，這稱爲僭，其旱情是水澤中的植物乾枯。被火燒傷。"當時天下越位叛逆者尚未全部平定，軍隊出征大多曠日持久。

章帝章和二年夏，旱。時章帝崩後，竇太后兄弟用事奢僭。

章帝章和二年夏季，旱災。當時章帝去世，竇太后兄弟把持朝政奢侈越分。

和帝永元六年秋，京都旱。時雒陽有冤囚，和帝幸雒陽寺，録囚徒，理冤囚，收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宫，澍雨降。

和帝永元六年秋季，京城旱災。當時雒陽監獄中有冤屈的囚犯，和帝親臨雒陽監獄，審訊囚犯，爲冤屈的犯人平反，將雒陽縣令逮捕入獄抵罪。和帝離開監獄，尚未返回宫中，天降時雨。

安帝永初六年夏，旱。

七年夏，旱。

元初元年夏，旱。

二年夏，旱。

六年夏，旱。

順帝永建三年夏，旱。

五年夏，旱。

陽嘉二年夏，旱。時李固對策，以爲奢僭所致也。

安帝永初六年夏季，旱災。

七年夏季，旱災。

元初元年夏季，旱災。

二年夏季，旱災。

六年夏季，旱災。

順帝永建三年夏季，旱災。

五年夏季，旱災。

陽嘉二年夏季，旱災。當時李固奏答策問，認爲這是因奢侈越位所致。

冲帝永熹元年夏，旱。時冲帝幼崩，太尉李固勸太后兄梁冀立嗣帝，擇年長有德者，天下賴之，則功名不朽。年幼未可知，如後不善，悔無所及。時太后及冀貪立年幼，欲久自專，遂立質帝，八歲。此不用德。

冲帝永熹元年夏季，旱災。當時冲帝幼年去世，太尉李固勸太后兄長梁冀扶立嗣位的皇帝，應選擇年長有德的人，天下賴以安定，則梁氏的功績與名聲不朽。年幼的孩子未來如何尚不可知，將來如果不好，則悔之莫及。當時太后與梁冀貪圖扶立年幼者爲帝，以便長期把持朝政，於是扶立質帝，年僅八歲。這是不服從有德的人。

桓帝元嘉元年夏，旱。是時梁冀秉政，妻子并受封，寵逾節。

桓帝元嘉元年夏季，旱災。當時梁冀執掌朝政，妻子兒子全部受封，寵幸超過禮制。

延熹元年六月，旱。

延熹元年六月，旱災。

靈帝熹平五年夏，旱。

六年夏，旱。

光和五年夏，旱。

六年夏，旱。是時常侍、黄門僭作威福。

獻帝興平元年秋，長安旱。是時李傕、郭汜專權縱肆。

謡

更始時，南陽有童謡曰："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是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爲大司馬平定河北。更始大臣并僭專權，故謡妖作也。後更始遂爲赤眉所殺，是更始之不諧在赤眉也。世祖自河北興。

世祖建武六年，蜀童謡曰："黄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黄，述欲繼之，故稱白；五銖，漢家貨，明當復也。述遂誅滅。王莽末，天水童謡曰："出吴門，望緹群。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民！"時隗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爲天子，遂破滅。囂少病蹇。吴門，冀郭門名也。緹群，山名也。

順帝之末，京都童謡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案順帝即世，孝質短祚，大將軍梁冀貪樹疏幼，以爲己功，專國號令，以贍其私。太尉李固以爲清河王雅性聰明，敦詩悦禮，加又屬親，立長則順，置善則固。而冀建白太后，策免固，徵蠡吾侯，遂即至尊。固是日幽斃于獄，暴尸道路。而太尉胡廣封安樂鄉侯、司徒趙戒廚亭侯、司空袁湯安國亭侯云。

桓帝之初，天下童謡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爲

靈帝熹平五年夏季，旱災。

六年夏季，旱災。

光和五年夏季，旱災。

六年夏季，旱災。當時常侍、黄門越位，作威作福。

獻帝興平元年秋季，長安旱災。當時李傕、郭汜把持政權，恣意放縱。

更始時期，南陽郡有兒童歌謡説："和諧不和諧，在赤眉。得不得天下，在河北。"當時更始將軍劉玄在長安，光武帝任大司馬，率兵平定河北。更始大臣都越位擅權，所以出現童謡之妖。其後更始果然被赤眉軍殺死，確實是更始一朝的不安定在於赤眉軍。世祖則從河北興起。

光武帝建武六年，蜀中有兒童歌謡説："黄牛白腹，五銖錢當恢復。"當時公孫述在蜀地自立爲帝，人們私下説：王莽自稱黄帝，公孫述想要繼王莽稱帝，所以稱白帝；五銖錢，是漢朝的貨幣，説明漢朝應當復興。公孫述果然被誅滅全族。王莽末年，天水郡有兒童歌謡説："出吴門，望緹群。見一跛子，説想上天；假如天可以上，地上哪裏還有百姓！"當時隗囂最初起兵於天水，其後野心逐漸擴大，想做天子，最終失敗而死。隗囂小時因病跛足。吴門，是冀縣的外郭門。緹群，是山名。

順帝末年，京城有兒童歌謡説："直如弓弦，死於道邊。彎曲如鉤，反而封侯。"案順帝去世後，質帝短命，大將軍梁冀貪圖扶立皇族中關係疏遠而年幼的人爲帝，作爲自己的功績，以便把持朝政，以權行私。太尉李固認爲清河王素性聰明，通曉詩書，喜好禮樂，加之親屬關係較近，立年長者爲帝則順，選仁善者爲帝則政權穩固。但梁冀建議太后，罷免李固，徵蠡吾侯入朝，扶爲皇帝。李固當日即被關押并死於獄中，并將尸體放在道路上示衆。而太尉胡廣封爲安樂鄉侯，司徒趙戒封爲廚亭侯，司空袁湯封爲安國亭侯。

桓帝初年，天下流傳兒童歌謡説："小麥青青大麥枯，誰來收穫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備車，請爲諸君鼓嚨胡。"案元嘉年

諸君鼓嚨胡。”案元嘉中凉州諸羌一時俱反，南入蜀、漢，東抄三輔，延及并、冀，大爲民害。命將出衆，每戰常負，中國益發甲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穫刈之也。吏買馬，君具車者，言調發重及有秩者也。請爲諸君鼓嚨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語。

間，凉州各羌族同時反叛，南下侵入蜀郡、漢中郡，向東搶掠三輔地區，危及并州、冀州，極大地危害百姓。朝廷命令將領出征，每戰必敗，中原地區加倍徵發士卒，麥子多爛在地裏，衹有婦女從事收穫。吏買馬，君備車，是指徵發繁重，連本應免去賦役的有秩位的人都要準備車馬出征。請爲諸君鼓嚨胡，意思是不敢公開談論，衹好竊竊私語。

桓帝之初，京都童謡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舂黄粱。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案此皆謂爲政貪也。城上烏，尾畢逋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爲吏，子爲徒者，言蠻夷將畔逆，父既爲軍吏，其子又爲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車班班，入河間者，言上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者，靈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爲堂也。石上慊慊舂黄粱者，言永樂雖積金錢，慊慊常苦不足，使人舂黄粱而食之也。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者，言永樂主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禄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以求見，丞卿主鼓者，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

桓帝初年，京城有兒童歌謡説：“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舂黄粱。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案此童謡説的都是執政者的貪婪。城上烏，尾畢逋，即身處高位，利益獨占，不與下人共有，是指天子多聚斂財物。公爲吏，子爲徒，是説蠻夷將要反叛，百姓中父子相繼爲軍吏士卒前往征討。一徒死，百乘車，即言討伐胡人，前赴後繼，一人已死，又派遣百輛車前往。車班班，入河間，是指桓帝即將去世，車駕衆多前往河間迎立靈帝。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是説靈帝即位之後，其母親永樂太后喜好聚斂，黄金滿堂。石上慊慊舂黄粱，説的是永樂太后雖積聚金錢，心中仍然常常感到不滿足，派人舂黄粱而食。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是指永樂太后教導靈帝，讓他出賣官爵收取金錢，做官者無法勝任，天下忠誠之士心懷不滿，想擊懸鼓以求見天子，但丞卿等掌管懸鼓的人，也同樣是阿諛奉承之輩，他們生氣地阻止我擊鼓。

桓帝之初，京都童謡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辟豪賢及大姓。”案到延熹之末，鄧皇后以譴自殺，乃以竇貴人代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門校尉。及太后攝政，爲大將軍，與太傅陳蕃合心戮力，惟德是建，印綬所加，咸得其人，豪賢大姓，皆絶望矣。

桓帝初年，京城有兒童歌謡説：“游平賣印自有平，不辟豪賢及大姓。”案延熹末年，鄧皇后被廢自殺，於是立竇貴人爲后，其父名竇武，字游平，任命爲城門校尉。到桓帝去世，竇太后代理朝政，竇武封大將軍，與太傅陳蕃同心協力，選用人才以德爲標準，任命的官員都能够勝任其職，而豪族大姓，都因此而絶望。

桓帝之末，京都童謡曰：“茅田

桓帝末年，京城有兒童歌謡説：“茅田一頃

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鐃。”案《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茅喻群賢也。井者，法也。于時中常侍管霸、蘇康憎疾海内英哲，與長樂少府劉囂、太常許詠、尚書柳分、尋穆、史佟、司隸唐珍等，代作脣齒。河内牢川詣闕上書：“汝、潁、南陽，上采虚譽，專作威福；甘陵有南北二部，三輔尤甚。”由是傳考黄門北寺，始見廢閣。茅田一頃者，言群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厄窮，不失其法度也。四方纖纖不可整者，言奸慝大熾，不可整理。嚼復嚼者，京都飲酒相强之辭也。言食肉者鄙，不恤王政，徒耽宴飲歌呼而已也。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鐃者，陳、竇被誅，天下大壞。

桓帝之末，京都童謡曰：“白蓋小車何延延。河間來合諧，河間來合諧！”案解犢亭屬饒陽河間縣也。居無幾何而桓帝崩，使者與解犢侯皆白蓋車從河間來。延延，衆貌也。是時御史劉儵建議立靈帝，以儵爲侍中，中常侍侯覽畏其親近，必當間己，白拜儵泰山太守，因令司隸迫促殺之。朝廷少長，思其功效，乃拔用其弟郃，致位司徒，此爲合諧也。

靈帝之末，京都童謡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芒。”案到中平六年，史侯登躡至尊，獻帝未有爵號，爲中常侍段珪等數十人所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來還。此爲非侯非王上北芒者也。

靈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樂世董逃，游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整車騎董逃，垂欲發董逃，與中辭董逃，出西

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鐃。”案《易經》説：“拔茅草則根相牽連，以類相從，其徵兆爲吉。”茅比喻衆賢人。井，指法度。當時中常侍管霸、蘇康憎惡天下英雄賢哲，與長樂少府劉囂、太常許詠、尚書柳分、尋穆、史佟、司隸唐珍等人互相勾結。河内人牢川入朝上書説：“汝南、潁川、南陽等地黨人，上求虚名，作威作福；甘陵郡黨人分爲南北二部，三輔地區黨人活動尤爲劇烈。”因此將黨人傳訊到黄門北寺監獄拷問，黨人開始被禁錮不得做官與交往。茅田一頃，是指當時天下賢士衆多。中有井，是説黨人雖處境困難，却能不失法度。四方纖纖不可整，是説奸惡之徒大盛，無法整治。嚼復嚼，是京城宴飲時人們相互勸酒所説的話。形容高官厚禄者目光短淺，不憂慮朝政，衹管沉溺於飲酒作樂。今年尚可，指今年對黨人還衹是禁錮不許做官交往。後年鐃，是説後年陳蕃、竇武被處死，天下大亂。

桓帝末年，京城有兒童歌謡説：“白蓋小車何延延。河間來合諧，河間來合諧！”案解犢亭隸屬饒陽郡河間縣。不久桓帝去世，使者與解犢侯都乘白色車篷的車從河間入京城。延延，形容車乘衆多的樣子。當時御史劉儵建議扶立解犢侯爲靈帝，任命劉儵爲侍中，中常侍侯覽擔心劉儵與靈帝親近，必然會説自己的壞話，奏請靈帝任命劉儵爲泰山郡太守，藉機命令司隸校尉逼迫劉儵自殺。靈帝長大一些以後，思念劉儵的功績，於是選拔任用劉儵的弟弟劉郃，直至擔任司徒，這就是合諧的意思。

靈帝末年，京城有兒童歌謡説：“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芒。”案中平六年，史侯劉辯即位爲帝，獻帝尚未有封爵名號，被中常侍段珪等數十人所脅迫，公卿百官都跟隨在後，一起到達黄河邊，後來纔得以回宫。這是侯不像侯王不像王一起上北芒的意思。

靈帝中平年間，京城有歌謡説：“承樂世董逃，游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整車騎董逃，垂欲發董逃，與中辭董逃，出西門董逃，瞻宫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

門董逃，瞻宫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絶董逃，心摧傷董逃。"案"董"謂董卓也，言雖跋扈，縱其殘暴，終歸逃竄，至於滅族也。

夜絶董逃，心摧傷董逃。"案"董"指董卓，説董卓雖然跋扈，放縱他的殘暴，最終還是逃竄，直至舉族被誅殺。

獻帝踐祚之初，京都童謡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凡别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無有從下發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以臣陵君也。青青者，暴盛之貌也。不得生者，亦旋破亡。

獻帝剛即位時，京城有兒童歌謡説："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爲董字，十日卜爲卓字。凡分析字形，一般是從上部分起，左右分合，没有從下部開始分析的。現將這兩個字如此分，天意彷彿是説：董卓從下官近逼高官，以臣子欺凌天子。青青，形容突然興盛的樣子。不得生，是説董卓不久就要失敗死亡。

建安初，荆州童謡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孑遺。"言自中興以來，荆州無破亂，及劉表爲牧，民又豐樂，至此逮八九年。當始衰者，謂劉表妻當死，諸將并零落也。十三年無孑遺者，言十三年表又當死，民當移詣冀州也。

建安初年，荆州有兒童歌謡説："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孑遺。"是説從東漢建立以來，荆州始終未發生動亂，直到劉表任州牧，百姓又富有安樂，從此時到建安八九年。當始衰，是説劉表的妻子將死，部下衆將逐漸削弱。十三年無孑遺，是指建安十三年劉表又將去世，百姓將要被遷居到冀州。

狼食人

順帝陽嘉元年十月中，望都蒲陰狼殺童兒九十七人。時李固對策，引京房《易傳》曰："君將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山以全身，厥妖狼食人。"陛下覺寤，比求隱滯，故狼災息。

順帝陽嘉元年十月間，望都郡蒲陰縣狼咬死兒童九十七人。當時李固上奏，引用京房氏《易傳》説："國君暴虐，即將禍害人，人們離開朝廷躲入深山以保全自身，其妖是狼吃人。"順帝省悟，連連徵召天下隱居和長久滯留於低位的士人，狼災纔得以平息。

靈帝建寧中，群狼數十頭入晋陽南城門嚙人。

靈帝建寧年間，群狼數十頭進入晋陽南城門咬傷人。

後漢書卷二十四

志第十四

五行(二)

災火　草妖　羽蟲孽　羊禍

《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謂火失其性而爲災也。又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舒，厥罰常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蠃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蠃蟲，劉歆傳以爲羽蟲。

《五行傳》說："國君廢棄法律，斥逐功臣，殺害太子，以妾作妻，則火不向上燃燒。"這是說火失去本性而成災。又說："國君視事不明，這稱作不明智。其災禍爲遲緩，其懲罰爲持續温熱，其極點爲疾病。時而出現草妖，時而産生蠃蟲之孽，時而出現羊禍，時而表現爲赤色的災異或凶兆，這是水氣沴害火氣。"蠃蟲，劉歆《五行傳》作"羽蟲"。

災火

建武中，漁陽太守彭寵被徵。書至，明日潞縣火，災起城中，飛出城外，燔千餘家，殺人。京房《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盛火數起，燔宫室。"儒説火以明爲德而主禮。時寵與幽州牧朱浮有隙，疑浮見浸譖，故意狐疑，其妻勸無應徵，遂反叛攻浮，卒誅滅。

建武年間，漁陽太守彭寵被召入朝。詔書到達的第二天，潞縣失火，火災發生在城内，延及城外，焚毀一千餘户，燒死百姓。京房《易傳》說："在上位者不儉省，在下者不節約，大火多次興起，焚毀宫殿。"儒者認爲，火以明亮爲德而象徵禮。當時彭寵與幽州牧朱浮有矛盾，懷疑朱浮朝見時誣陷自己，因此心裏猶豫不決，彭寵妻子勸他不入朝應召，於是彭寵反叛進攻朱浮，最終舉族被誅殺。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宫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宫，竇太后在南宫。明年，竇太后崩。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日，南宫宣室殿失火。當時和帝居住北宫，竇太后居住南宫。次年，竇太后去世。

十三年八月己亥，北宫盛饌門閣火。是時和帝幸鄧貴人，陰后寵衰怨恨，上有欲廢之意。明年，會得陰后挾僞道事，遂廢遷于桐宫，以憂死，立鄧貴人爲皇后。

十三年八月己亥日，北宫盛饌門閣門失火。當時和帝寵愛鄧貴人，陰皇后失寵心懷怨恨，和帝有準備廢掉陰皇后的意思。明年，正好發現陰皇后暗中以邪術害人的事情，於是被廢去皇后遷居桐宫，憂鬱而死，立鄧貴人爲皇后。

十五年六月辛酉，漢中城固南城門災。此孝和皇帝將絶世之象也。其後二年，宫車晏駕，殤帝及平原王皆早夭折，和帝世絶。

安帝永初二年四月甲寅，漢陽阿陽城中失火，燒殺三千五百七十人。先是和帝崩，有皇子二人，皇子勝長，鄧皇后貪殤帝少，欲自養長，立之。延平元年，殤帝崩。勝有厥疾不篤，群臣咸欲立之，太后以前既不立勝，遂更立清河王子，是爲安帝。司空周章等心不厭服，謀欲誅鄧氏，廢太后、安帝，而更立勝。元年十一月，事覺，章等被誅。其後凉州叛羌爲害大甚，凉州諸郡寄治馮翊、扶風界。及太后崩，鄧氏被誅。

四年三月戊子，杜陵園火。

元初四年二月壬戌，武庫火。是時羌叛，大爲寇害，發天下兵以攻禦之，積十餘年未已，天下厭苦兵役。

延光元年八月戊子，陽陵園寢殿火。凡災發于先陵，此太子將廢之象也。若曰：不當廢太子以自翦，如火不當害先陵之寢也。明年，上以讒言廢皇太子爲濟陰王。後二年，宫車晏駕。中黄門孫程等十九人起兵殿省，誅賊臣，立濟陰王。

四年秋七月乙丑，漁陽城門樓災。

順帝永建三年七月丁酉，茂陵園寢災。

陽嘉元年，恭陵廡災，及東西莫府火。太尉李固以爲奢僭所致。陵之初造，禍及枯骨，規廣治之尤飾。又上欲更造宫室，益臺觀，故火起莫府，燒材木。

永和元年十月丁未，承福殿火。先是爵號阿母宋娥爲山陽君；后父梁商本國侯，又多益商封；商長子冀當

十五年六月辛酉日，漢中城固縣南城門天火成災。這是孝和皇帝即將絶嗣的象徵。兩年後，和帝去世，殤帝及平原王都幼年夭折，和帝後代於是斷絶。

安帝永初二年四月甲寅日，漢陽阿陽城中失火，燒死三千五百七十人。在此之前，和帝去世，留有皇子二人，其中皇子劉勝年長，鄧皇后貪圖殤帝年紀小，想自己撫育他長大，立爲皇帝。延平元年，殤帝去世。劉勝有突然昏厥的病但不嚴重，群臣都想扶立劉勝爲帝。鄧太后認爲以前既然不立劉勝，於是改立清河王的兒子，這就是安帝。司空周章等人心存不滿，商議準備誅殺鄧氏，廢鄧太后與安帝，而改立劉勝爲帝。元年十一月，事情暴露，周章等被處死。此後凉州羌人叛亂危害極大，凉州各郡將治所遷居馮翊、扶風境内。到鄧太后去世，鄧氏舉族被誅殺。

四年三月戊子，杜陵陵園失火。

元初四年二月壬戌日，武庫失火。當時羌人叛亂，大舉入侵爲害，徵發全國兵士討伐防禦，持續十餘年不能平息，天下百姓厭惡服兵役。

延光元年八月戊子日，陽陵陵園藏衣冠的寢殿失火。凡火災發生在先帝陵園，這是太子將被廢去的象徵。仿佛是説：不應當廢去太子來削弱自己，正如火災不應當危害先帝陵園的寢殿一樣。第二年，安帝因聽信讒言將皇太子廢爲濟陰王。兩年後，安帝去世。中黄門孫程等十九人在宫中起兵，誅殺賊臣，立濟陰王爲帝。

四年秋七月乙丑日，漁陽郡城門樓天火成災。

順帝永建三年七月丁酉日，茂陵陵園寢殿天火成災。

陽嘉元年，恭陵廊廡天火成災，以及東西莫府失火。太尉李固認爲是奢侈越分所招致。恭陵最初修建時，曾挖掘前人墳墓，規模宏大，裝飾華麗。又順帝準備另外建築宫殿，增建高臺樓觀，所以莫府起火，燒毁木料。

永和元年十月丁未日，承福殿失火。在此之前，順帝封阿母宋娥爵號爲山陽君；皇后父梁商本爲有封國的侯，又大量增加梁商的封地；梁商

繼商爵，以商生在，復更封冀爲襄邑侯；追號后母爲開封君。皆過差非禮。

漢安元年三月甲午，雒陽劉漢等百九十七家爲火所燒，後四年，宫車比三晏駕，建和元年君位乃定。

桓帝建和二年五月癸丑，北宫掖庭中德陽殿火，及左掖門。先是梁太后兄冀挾奸枉，以故太尉李固、杜喬正直，恐害其事，令人誣奏固、喬而誅滅之。是後梁太后崩，而梁氏誅滅。

延熹四年正月辛酉，南宫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二月壬辰，武庫火。五月丁卯，原陵長壽門火。先是亳后因賤人得幸，號貴人，爲后。上以后母宣爲長安君，封其兄弟，愛寵隆崇，又多封無功者。去年春，白馬令李雲坐直諫死。至此彗除心、尾，火連作。

五年正月壬午，南宫丙署火。四月乙丑，恭北陵東闕火。戊辰，虎賁掖門火。五月，康陵園寢火。甲申，中藏府承禄署火。七月己未，南宫承善闥内火。

六年四月辛亥，康陵東署火。七月甲申，平陵園寢火。

八年二月己酉，南宫嘉德署、黄龍、千秋萬歲殿皆火。四月甲寅，安陵園寢火。閏月，南宫長秋、和歡殿後鈎盾、掖庭朔平署各火。十一月壬子，德陽前殿西閤及黄門北寺火，殺人。

九年三月癸巳，京都夜有火光轉行，民相驚噪。

靈帝熹平四年五月，延陵園災。

光和四年閏月辛酉，北宫東掖庭永巷署災。

長子梁冀本應繼承梁商的封爵，但因梁商尚且在世，又改封梁冀爲襄邑侯；追封皇后的母親爵號爲開封君。這些都是越分不合於禮制的。

漢安元年三月甲午日，雒陽劉漢等一百九十七家被火燒毁，此後四年中，孝順、孝冲、孝質三帝接連去世，直至建和元年桓帝即位，皇位方纔確立。

桓帝建和二年五月癸丑日，北宫掖庭中德陽殿失火，延燒至左掖門。在此之前，梁太后之兄梁冀依仗權勢違法犯禁，因原太尉李固、杜喬爲人正直，惟恐妨礙自己行事，指使他人誣陷李固、杜喬，將二人處死。此後梁太后去世，梁氏舉族被誅殺。

延熹四年正月辛酉日，南宫嘉德殿失火。戊子日，丙署失火。二月壬辰日，武庫失火。五月丁卯日，原陵長壽門失火。在此之前，亳后以賤人的身份受到桓帝寵愛，號稱貴人，立爲皇后。桓帝封亳后的母親宣爲長安君，又封皇后兄弟，寵愛極盛，又多封無功之人。前一年春季，白馬縣令李雲因直言勸諫被處死。到此時彗星掃過心宿、尾宿，火災接連發生。

五年正月壬午日，南宫丙署失火。四月乙丑日，恭北陵東闕失火。戊辰日，虎賁掖門失火。五月，康陵陵園正殿失火。甲申日，中藏府承禄署失火。七月己未日，南宫承善闥内失火。

六年四月辛亥日，康陵東署失火。七月甲申日，平陵陵園寢殿失火。

八年二月己酉日，南宫嘉德署、黄龍殿、千秋萬歲殿全部失火。四月甲寅日，安陵陵園寢殿失火。閏月，南宫長秋殿、和歡殿後鈎盾、掖庭朔平署分别失火。十一月壬子日，德陽前殿西閤及黄門北寺失火，燒死人。

九年三月癸巳日，京城夜間有火光繞行，百姓驚恐不安。

靈帝熹平四年五月，延陵陵園天火成災。

光和四年閏月辛酉日，北宫掖庭永巷署天火成災。

五年五月庚申，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内永樂太后宫署火。

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宫雲臺災。庚戌，樂成門災，延及北闕，度道西燒嘉德、和歡殿。案雲臺之災自上起，榱題數百，同時并然，若就縣華鐙，其日燒盡，延及白虎、威興門、尚書、符節、蘭臺。夫雲臺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圖書、術籍、珍玩、寶怪皆所藏在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宫。"是時黄巾作慝，變亂天常，七州二十八郡同時俱發，命將出衆，雖頗有所禽，然宛、廣宗、曲陽尚未破壞，役起負海，杼柚空懸，百姓死傷已過半矣。而靈帝曾不克己復禮，虐侈滋甚，尺一雨布，騶騎電激，官非其人，政以賄成，内嬖鴻都，并受封爵。京都爲之語曰："今兹諸侯歲也。"天戒若曰：放賢賞淫，何以舊典爲？故焚其臺門秘府也。其後三年，靈帝暴崩，續以董卓之亂，火三日不絶，京都爲丘墟矣。

獻帝初平元年八月，霸橋災。其後三年，董卓見殺。

恒燠

庶徵之恒燠，《漢書》以冬温應之。中興以來，亦有冬温，而記不録云。

草妖

安帝元初三年，有瓜異本共生，八瓜同蒂，時以爲嘉瓜。或以爲瓜者外延，離本而實，女子外屬之象也。是時閻皇后初立，後閻后與外親耿寶等共譖太子，廢爲濟陰王，更外迎濟北王子犢立之，草妖也。

桓帝延熹九年，雒陽城局竹柏葉有傷者。占曰："天子凶。"

五年五月庚申日，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内永樂太后宫署失火。

中平二年二月己酉日，南宫雲臺天火成災。庚戌日，樂成門天火成災，延燒至北闕，又渡過複道之西焚毁嘉德殿、和歡殿。案雲臺火災由殿頂燃起，椽子頭數百根，同時起火，仿佛懸挂數百盞華燈，當日全部燒盡，又延燒到白虎門、威興門、尚書臺、符節臺、蘭臺。雲臺是周家所修建，地圖書籍奇珍異寶都收藏在此。京房《易傳》説："國君不考慮道，其妖爲火災燒毁宫殿。"當時黄巾軍作亂，混淆天道，七州二十八郡同時起兵，朝廷任命將帥出兵征討，雖然擒獲了一些首領，但宛郡、廣宗郡、曲陽郡的黄巾軍尚未平定，兵役徵發遍及全國，耕織生産無法進行，百姓死傷大半。而靈帝却不約束自己以恢復禮制，反而更加暴虐奢侈，詔命不斷，侍從四出，官不勝任，政治貪賄，寵愛信用鴻都門學生，全部封予爵位。京城因此而流傳説："今年是封諸侯之年。"上天的告誡仿佛是説：拋棄賢人而任用奸惡，舊日的典章制度將置於何地？所以焚毁其臺閣宫門與秘府。三年後，靈帝突然去世，接着發生董卓之亂，大火三日不滅，京城變成廢墟。

獻帝初平元年八月，霸橋天火成災。三年後，董卓被殺。

徵兆中的持久温熱，在《漢書》中以暖冬相對應。東漢以後，也出現過暖冬，但史書不加記載。

安帝元初三年，有瓜異株而同生，八顆瓜結在同一蒂上，當時認爲這是吉祥之瓜。有人認爲瓜是蔓生植物，離開根莖而結果實，是女子外戚的象徵。當時閻皇后剛立，其後閻后與外戚耿寶等人共同誣陷太子，將太子廢爲濟陰王，另外迎接濟北王的兒子劉犢入朝，立爲太子。此爲草妖。

桓帝延熹九年，雒陽城局竹葉柏葉有受傷的。占辭説："象徵天子有凶。"

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别作中有兩樗樹，皆高四尺所，其一株宿夕暴長，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鬢鬚髮備具。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人狀。"

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别作中有兩株樗樹，都高四尺左右，其中一株一夜之間突然猛長，高一丈餘，直徑一圍，形狀如同胡人，頭眼睛鬢角鬍髮具備。京房《易傳》說："國君德行衰微，地位低的人將要興起，則有樹木長成人形狀。"

五年十月壬午，御所居殿後槐樹，皆六七圍，自拔，倒豎根在上。

五年十月壬午日，天子居住宫殿後面的槐樹，直徑都有六七圍，突然自行拔起，根部倒豎在上。

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冤句、離狐縣界，有草生，其莖靡纍腫大如手指，狀似鳩雀龍蛇鳥獸之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近草妖也。是歲黄巾賊始起。皇后兄何進，異父兄朱苗，皆爲將軍，領兵。後苗封濟陽侯，進、苗遂秉威權，持國柄，漢遂微弱，自此始焉。

中平元年夏季，東郡，陳留郡濟陽縣、長垣縣，濟陰郡冤句縣、離狐縣境内生長出一種草，草莖有小球堆積腫大如手指，其形狀如同鳩雀龍蛇鳥獸，五顔六色各與草的形狀相配，羽毛頭目足翅全部具備。這近似於草妖。同年黄巾軍興起，皇后之兄何進，異父同母兄朱苗，都任將軍，統領軍隊。其後朱苗封爲濟陽侯，何進、朱苗藉此執掌權力，把持朝政，漢朝逐漸衰弱，就從此時開始。

中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樹中，有人面生鬢。

中平年間，長安城西北六七里有一株樹，樹幹中空，其中發現生有鬢髮的人臉。

獻帝興平元年九月，桑復生椹，可食。

獻帝興平元年九月，桑樹兩次結桑葚，桑葚可食。

羽蟲孽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有五色大鳥集濟南臺，十月，又集新豐，時以爲鳳皇。或以爲鳳皇陽明之應，故非明主，則隱不見。凡五色大鳥似鳳者，多羽蟲之孽。是時安帝信中常侍樊豐、江京、阿母王聖及外屬耿寶等讒言，免太尉楊震，廢太子爲濟陰王，不哲之異也。章帝末，號鳳皇百四十九見。時直臣何敞以爲羽孽似鳳，翱翔殿屋，不察也。記者以爲其後章帝崩，以爲驗。案宣帝、明帝時，五色鳥群翔殿屋，賈逵以爲胡降徵也。帝多善政，雖有過，不及至衰缺，末年胡降二十萬口，是其驗也。帝之時，羌胡外叛，讒慝内興，羽孽之時也。《樂叶圖徵》說：五鳳皆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日，有彩色大鳥降落在濟南臺上，十月，又降落在新豐縣，當時認爲是鳳凰。有人認爲鳳凰是陽氣清明的象徵，所以如果没有聖明的天子，則隱匿不出現。凡類似鳳凰的彩色大鳥，大多是鳥類之孽。當時安帝相信中常侍樊豐、江京、阿母王聖以及外戚耿寶等人的誣陷，將太尉楊震免官，廢太子，改封爲濟陰王，這是不明智的災異。章帝末年，號稱鳳凰一百四十九次出現。當時正直的大臣何敞認爲，像鳳凰似的怪鳥，在宫殿之上翱翔，是天子不明察。史官認爲此後章帝去世，是此事的應驗。宣帝、明帝時期，彩色鳥群翱翔在宫殿之上，賈逵認爲這是胡人歸降的徵兆。當時二帝多行妥善的政令，雖然有過失，但不致於政治衰敗，到二帝末年胡人二十萬口歸順，正是此事的驗證。安帝時期，羌人、胡人在境外反叛，邪惡小人在朝廷

五色，爲瑞者一，爲孽者四。

興起，正是鳥禍之時。《樂叶圖徵》說：五種鳳鳥都是五色斑斕的，其中瑞鳥一種，禍鳥四種。

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五色大鳥見濟陰己氏，時以爲鳳皇。此時政治衰缺，梁冀秉政阿枉，上幸亳后，皆羽孽時也。

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濟陰郡己氏縣出現彩色大鳥，當時認爲是鳳凰。此時政治腐敗，梁冀把持朝政徇私枉法，桓帝寵愛亳后，正是鳥禍之時。

靈帝光和四年秋，五色大鳥見于新城，衆鳥隨之，時以爲鳳皇。時靈帝不恤政事，常侍、黄門專權，羽孽之時也。衆鳥之性，見非常班駮，好聚觀之，至於小爵希見梟者，虓見猶聚。

靈帝光和四年秋季，新城縣出現彩色大鳥，群鳥追隨其後，當時認爲是鳳凰。此時靈帝不關心朝政，常侍、黄門把持政權，正是鳥禍之時。群鳥的本性，是見到色彩斑斕的鳥，喜好聚集而觀，甚至於没有見過猫頭鷹的麻雀，突然見到時還會聚集觀看。

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爵，先極悲鳴，已因亂鬥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大將軍何進以内寵外嬖，積惡日久，欲悉糾黜，以隆更始冗政，而太后持疑，事久不决。進從中出，於省内見殺，因是有司蕩滌虔劉，後禄而尊厚者無餘矣。夫陵者，高大之象也。天戒若曰：諸懷爵禄而尊厚者，還自相害至滅亡也。

中平三年八月間，懷陵上空有一萬餘隻麻雀，先是極其悲哀地啼鳴，隨後互相爭鬥而死，都頭部折斷，懸挂在樹枝枳木棘木之上。到中平六年，靈帝去世，大將軍何進因靈帝内寵宦者，外親小人，積惡已經很久，準備將這些人全部糾舉罷任，以更新朝政，而何太后遲疑不决，事情長時間不能决定。何進出宫，在尚書省被殺，有關官員藉此清洗殺戮，高官厚禄者掃蕩無遺。陵墓是高大的象徵。上天的告誡仿佛是說：衆位身居高位而享有豐厚俸禄者，將自相殘害直至滅亡。

羊禍

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肋，或大如手。近赤祥也。是時梁太后攝政，兄梁冀專權，枉誅漢良臣故太尉李固、杜喬，天下冤之。其後梁氏誅滅。

桓帝建和三年秋季七月，北地郡廉縣天降肉，肉似羊肋，有的肉塊大如手掌。這近似赤色凶兆。當時梁太后代理朝政，太后之兄梁冀把持政權，冤殺漢朝良臣原太尉李固、杜喬，天下人都爲他們感到冤屈。其後梁氏舉族被誅殺。

後漢書卷二十五

志第十五

五行(三)

大水　水變色　大寒　雹　冬雷　山鳴　魚孽　蝗

《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謂水失其性而爲災也。又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魚孽，劉歆傳以爲介蟲之孽，謂蝗屬也。

《五行傳》説：“怠慢宗廟，不行祈禱，廢棄祭祀，不順應自然節氣，則水不潤澤土地。”這是説水失去本性而成災。又説：“國君聽政不聰，這稱作不謀。其災禍爲急躁，其懲罰爲持續寒冷，其極點爲貧困。時而出現鼓妖，時而産生魚孽，時而出現豬禍，時而導致耳疾，時而表現爲黑色的災異或凶光，這是火氣沴害水氣。”魚孽，劉歆《五行傳》作“介蟲之孽”，是指蝗蟲之類。

大水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國九大水，傷稼。京房《易傳》曰：“顓事有知，誅罰絶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隕霜，大風，天黄。飢而不損，兹謂泰，厥水水殺人。辟遏有德，兹謂狂，厥水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兹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兹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兹謂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是時和帝幼，竇太后攝政，其兄竇憲幹事，及憲諸弟皆貴顯，并作威虓虐，嘗所怨恨，輒任客殺之。其後竇氏誅滅。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國九處大水成災，損害莊稼。京房《易傳》説：“獨斷專行，誅罰悖理，其災禍爲水災。其災有降雨殺人，霜降，大風，天色昏黄。饑年而不減少支出，這稱爲奢侈，其災爲水殺人。排斥有德之人，這稱爲狂妄，其災爲水流沖殺人，水災之後出現蟲害。歸罪他人而不鬆懈，這稱爲追究失當，其災爲水寒殺人。追查誅殺不放鬆，這稱爲不合法，其災爲五穀不收。大敗而不停息，這稱爲全陰，其災爲水淹没國都城邑，霜降損害穀物。”當時和帝年幼，竇太后代理朝政，太后之兄竇憲主持政事，竇憲衆弟都地位尊貴，一同作威暴虐，凡曾經與自己有仇怨的人，就派刺客將其殺死。其後竇氏舉族被誅殺。

十二年六月，潁川大水，傷稼。是時和帝幸鄧貴人，陰有欲廢陰后之

十二年六月，潁川郡大水成災，損害莊稼。當時和帝寵愛鄧貴人，暗中有準備廢去陰皇后的

意，陰后亦懷恚怨。一曰，先是恭懷皇后葬禮有闕，竇太后崩後，乃改殯梁后，葬西陵，徵舅三人皆爲列侯，位特進，賞賜累千金。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郡國三十七大水，傷稼。董仲舒曰："水者，陰氣盛也。"是時帝在襁抱，鄧太后專政。

安帝永初元年冬十月辛酉，河南新城山水虣出，突壞民田，壞處泉水出，深三丈。是時司空周章等以鄧太后不立皇太子勝而立清河王子，故謀欲廢置。十一月，事覺，章等被誅。是年郡國四十一水出，漂没民人。《讖》曰："水者，純陰之精也。陰氣盛洋溢者，小人專制擅權，妒疾賢者，依公結私，侵乘君子，小人席勝，失懷得志，故涌水爲災。"

二年，大水。

三年，大水。

四年，大水。

五年，大水。

六年，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是時鄧太后猶專政。

延光三年，大水，流殺民人，傷苗稼。是時安帝信江京、樊豐及阿母王聖等讒言，免太尉楊震，廢皇太子。

質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樂安、北海，溺殺人物。是時帝幼，梁太后專政。

桓帝建和二年七月，京師大水。去年冬，梁冀枉殺故太尉李固、杜喬。

三年八月，京都大水。是時梁太后猶專政。

永興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

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

意思，陰后也心懷怨恨。另一種說法是，在此之前，恭懷梁皇后未按禮儀舉行葬禮，竇太后去世後，纔改葬梁后，埋葬於西陵，徵召梁后兄弟三人都封爲列侯，官位特進，賞賜財物累計千金。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郡國三十七處大水成災，損害莊稼。董仲舒說："水災，象徵陰氣太盛。"當時殤帝尚在襁褓之中，鄧太后把持朝政。

安帝永初元年冬季十月辛酉日，河南郡新城縣山洪暴發，冲毁百姓田地，田壞處有泉水涌出，水深三丈。當時司空周章等人因鄧太后不扶立皇太子劉勝爲帝，反而立清河王的兒子劉祜爲安帝，所以圖謀廢安帝而改立劉勝。十一月，事情泄露，周章等人被處死。當年郡國四十一處洪水泛濫，淹死百姓。《讖語》說："水，是純陰的結晶。陰氣過盛洋溢，象徵小人把持政權，妒嫉賢能，結黨營私，侵凌君子，小人依仗勝勢，志得意滿，所以洪水泛濫爲災。"

二年，大水成災。

三年，大水成災。

四年，大水成災，

五年，大水成災。

六年，河東郡池水改變顔色，都赤紅如血。當時鄧太后仍把持政權。

延光三年，大水成災，冲走百姓，損害秧苗莊稼。當時安帝相信江京、樊豐以及阿母王聖等人的誣陷，罷免太尉楊震，廢去皇太子。

質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上漲淹没樂安國、北海國，淹没百姓及財産。當時質帝年紀幼小，梁太后把持政權。

桓帝建和二年七月，京城大水成災。去年冬季，梁冀無辜殺害原太尉李固、杜喬。

三年八月，京城大水成災。當時梁太后仍把持朝政。

永興元年秋季，黄河泛濫，淹没百姓及財産。

二年六月，彭城國泗水上漲，河水逆流。

流。

永壽元年六月，雒水溢至津陽城門，漂流人物。是時梁皇后兄冀秉政，疾害忠直，威權震主。後遂誅滅。

永壽元年六月，雒水泛濫至津陽城門，冲走百姓及財産。當時梁皇后之兄梁冀把持朝政，憎惡陷害忠誠正直的大臣，威勢權力超過桓帝。因此後來被舉族誅殺。

水變色

延熹八年四月，濟北河水清。九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侯之象，清者陽明之徵，豈獨諸侯有規京都計邪?"其明年，宫車晏駕，徵解犢亭侯爲漢嗣，即尊位，是爲孝靈皇帝。

延熹八年四月，濟北黄河水澄清。九年四月，濟陰郡、東郡、濟北、平原郡黄河水澄清。襄楷上書説："黄河是諸侯的象徵，澄清是陽氣清明的徵兆，難道是諸侯有圖謀朝廷的計劃嗎?"第二年，桓帝去世，徵解犢亭侯劉宏爲漢朝嗣主，登上帝位，這就是孝靈皇帝。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海溢，没殺人。是時桓帝奢侈淫祀，其十一月崩，無嗣。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成災，勃海海水上漲，淹死百姓。當時桓帝奢侈，祭祀不合禮制，同年十一月去世，無子孫。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河水清。五月，山水大出，漂壞廬舍五百餘家。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黄河水澄清。五月，山洪暴發，冲毁房舍五百餘家。

熹平二年六月，東萊、北海海水溢出，漂没人物。

熹平二年六月，東萊郡、北海海水上漲，淹没百姓及財産。

三年秋，雒水出。

三年秋季，雒水泛濫。

四年夏，郡國三水，傷害秋稼。

四年夏季，郡國三處水災，損害秋季作物。

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餘里。

光和六年秋季，金城郡黄河泛濫，淹没二十餘里。

中平五年，郡國六水大出。

中平五年，郡國六處洪水泛濫。

獻帝建安二年九月，漢水流，害民人。是時天下大亂。

獻帝建安二年九月，漢水泛濫，禍害百姓。當時天下大亂。

十八年六月，大水。

十八年六月，大水成災。

二十四年八月，漢水溢流，害民人。

二十四年八月，漢水泛濫，禍害百姓。

大寒

庶徵之恒寒。

徵兆中的持續寒冷。

靈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東萊、琅邪井中冰厚尺餘。

靈帝光和六年冬季，極度寒冷，北海、東萊、琅邪水井中冰厚一尺餘。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凜冽如冬季。

雹

和帝永元五年六月，郡國三雨雹，大如鷄子。是時和帝用酷吏周紆爲司隸校尉，刑誅深刻。

和帝永元五年六月，郡國三處降冰雹，大如鷄蛋。當時和帝任命酷吏周紆爲司隸校尉，刑法嚴酷。

安帝永初元年，雨雹。二年，雨雹，大如鷄子。三年，雨雹，大如雁子，傷稼。劉向以爲雹，陰脅陽也。是時鄧太后以陰專陽政。

元初四年六月戊辰，郡國三雨雹，大如杅杯及鷄子，殺六畜。

延光元年四月，郡國二十一雨雹，大如鷄子，傷稼。是時安帝信讒，無辜死者多。

三年，雨雹，大如鷄子。

桓帝延熹四年五月己卯，京都雨雹，大如鷄子。是時桓帝誅殺過差，又寵小人。

七年五月己丑，京都雨雹。是時皇后鄧氏僭侈，驕恣專幸。明年廢，以憂死，其家皆誅。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雨雹。

四年五月，河東雨雹。

光和四年六月，雨雹，大如鷄子。是時常侍、黄門用權。

中平二年四月庚戌，雨雹，傷稼。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雹如斗。

冬雷

和帝元興元年冬十一月壬午，郡國四冬雷。是時皇子數不遂，皆隱之民閒。是歲，宮車晏駕，殤帝生百餘日，立以爲君；帝兄有疾，封爲平原王，卒皆夭無嗣。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陳留雷，有石隕地四。

安帝永初六年十月丙戌，郡六冬雷。

七年十月戊子，郡國三冬雷。

元初元年十月癸巳，郡國三冬雷。

三年十月辛亥，汝南、樂浪冬雷。

安帝永初元年，降冰雹。二年，降冰雹，大如鷄蛋。三年，降冰雹，大如鵝蛋，損害莊稼。劉向認爲，冰雹，是陰氣脅迫陽氣所致。當時鄧太后以女主代安帝執掌朝政。

元初四年六月戊辰日，郡國三處降冰雹，大如水杯及鷄蛋，砸死家畜。

延光元年四月，郡國二十一處降冰雹，大如鷄蛋，損害莊稼。當時安帝聽信讒言，很多人無罪被處死。

三年，降冰雹，大如鷄蛋。

桓帝延熹四年五月己卯日，京城降冰雹，大如鷄蛋。當時桓帝任意誅殺無罪者，又寵信小人。

七年五月己丑日，京城降冰雹。當時鄧皇后奢侈過度，驕縱任意，獨得桓帝寵愛。第二年被廢，憂鬱而死，全家被誅殺。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降冰雹。

四年五月，河東郡降冰雹。

光和四年六月，降冰雹，大如鷄蛋。當時常侍、黄門等宦官把持政權。

中平二年四月庚戌日，降冰雹，損害莊稼。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降冰雹，大如斗。

和帝元興元年冬季十一月壬午日，郡國四處冬季雷鳴。當時皇子多夭折，都隱藏在民間。同年，和帝去世，殤帝剛剛出生百餘日，立爲皇帝；殤帝之兄有病，封爲平原王，最終都夭折而無子孫。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日，陳留郡雷鳴，隕石四塊落地。

安帝永初六年十月丙戌日，郡六處冬季雷鳴。

七年十月戊子日，郡國三處冬季雷鳴。

元初元年十月癸巳日，郡國三處冬季雷鳴。

三年十月辛亥日，汝南郡、樂浪郡冬季雷鳴。

四年十月辛酉，郡國五冬雷。

六年十月丙子，郡國五冬雷。

永寧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建光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延光四年，郡國十九冬雷。是時太后攝政，上無所與。太后既崩，阿母王聖及皇后兄閻顯兄弟更秉威權，上遂不親萬機，從容寬仁任臣下。

四年十月辛酉日，郡國五處冬季雷鳴。

六年十月丙子日，郡國五處冬季雷鳴。

永寧元年十月，郡國七處冬季雷鳴。

建光元年十月，郡國七處冬季雷鳴。

延光四年，郡國十九處冬季雷鳴。當時鄧太后代理朝政，安帝無所事事。太后去世之後，阿母王聖以及閻皇后之兄閻顯兄弟輪流把持政權，安帝因此不過問朝政，安逸寬厚，任憑臣下處置。

桓帝建和三年六月乙卯，雷震憲陵寢屋。先是梁太后聽兄冀枉殺李固、杜喬。

桓帝建和三年六月乙卯日，雷擊中憲陵寢殿。在此之前，梁太后聽任其兄梁冀無辜殺害李固、杜喬。

靈帝熹平六年冬十月，東萊冬雷。

靈帝熹平六年冬季十月，東萊郡雷鳴。

中平四年十二月晦，雨水，大雷電，雹。

中平四年十二月月終，降雨，雷電大作，降冰雹。

獻帝初平三年五月丙申，無雲而雷。

獻帝初平三年五月丙申日，天空無雲而雷鳴。

四年五月癸酉，無雲而雷。

四年五月癸酉日，天空無雲而雷鳴。

山鳴

建安七八年中，長沙醴陵縣有大山常大鳴如牛呴聲，積數年。後豫章賊攻没醴陵縣，殺略吏民。

建安七八年間，長沙郡醴陵縣境内有座大山經常發出牛吼般的鳴響，連續數年不止。此後豫章郡賊寇攻陷醴陵縣，殺害搶掠官吏百姓。

魚孽

靈帝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二枚，長八九丈，高二丈餘。明年，中山王暢、任城王博并薨。

靈帝熹平二年，東萊郡海上出現大魚兩條，長八九丈，高二丈多。第二年，中山王劉暢、任城王劉博同年去世。

蝗

和帝永元四年，蝗。

和帝永元四年，蝗災。

八年五月，河内、陳留蝗。九月，京都蝗。九年，蝗從夏至秋。先是西羌數反，遣將軍將北軍五校征之。

八年五月，河内郡、陳留郡蝗災。九月，京城蝗災。九年，自夏季至秋季持續蝗災。在此之前，西羌數次反叛，派將軍率領北軍五校征討。

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時西羌寇亂，軍衆征距，連十餘年。

安帝永初四年夏季，蝗災。當時西羌侵擾作亂，軍隊征討防禦，連續十餘年。

五年夏，九州蝗。

五年夏季，九州蝗災。

六年三月，去蝗處復蝗子生。

六年三月，蝗蟲經過之處又出現蝗蟲幼蟲。

七年夏，蝗。

七年夏季，蝗災。

元初元年夏，郡國五蝗。

元初元年夏季，郡國五處蝗災。

二年夏，郡國二十蝗。

延光元年六月，郡國蝗。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是時鮮卑寇朔方，用衆征之。

永和元年秋七月，偃師蝗。去年冬，烏桓寇沙南，用衆征之。

桓帝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是時梁冀秉政無謀憲，苟貪權作虐。

二年六月，京都蝗。

永壽三年六月，京都蝗。

延熹元年五月，京都蝗。

靈帝熹平六年夏，七州蝗。先是鮮卑前後三十餘犯塞，是歲護烏桓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使匈奴中郎將臧旻將南單于以下，三道并出討鮮卑。大司農經用不足，殷斂郡國，以給軍糧。三將無功，還者少半。

光和元年詔策問曰："連年蝗蟲至冬踊，其咎焉在?"蔡邕對曰："臣聞《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祕徵篇》曰：'帝貪則政暴而吏酷，酷則誅深必殺，主蝗蟲。'蝗蟲，貪苛之所致也。"是時百官遷徙，皆私上禮西園以爲府。

獻帝興平元年夏，大蝗。是時天下大亂。

建安二年五月，蝗。

二年夏季，郡國二十處蝗災。

延光元年六月，郡國蝗災。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處蝗災。當時鮮卑侵擾朔方郡，派軍隊征討。

永和元年秋季七月，偃師縣蝗災。去年冬季，烏桓侵擾沙南城，派軍隊征討。

桓帝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處蝗災。當時梁冀把持朝政，毫無籌策法令，一味貪權暴虐。

二年六月，京城蝗災。

永壽三年六月，京城蝗災。

延熹元年五月，京城蝗災。

靈帝熹平六年夏季，七州蝗災。在此之前，鮮卑先後三十餘次侵犯邊塞，同年，護烏桓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使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匈奴南單于以下，分三路同時出征討伐鮮卑。大司農經費財用不足，多次向郡國徵收賦税，以供給軍糧。三位將領無功而返，部下返回的僅有小半。

光和元年靈帝下策問詔説："連年蝗蟲直至冬季仍很猖獗，其原因何在?"蔡邕上奏説："臣見《易傳》説：'興建大工程不根據天時，天將降災，其災禍爲蝗蟲來。'《河圖祕徵篇》説：'皇帝貪婪則政治暴虐而官吏殘酷，殘酷則刑罰苛刻而濫殺無辜，表現爲蝗災。'蝗蟲，是貪暴殘酷所招致。"當時百官升遷，都要私下向西園送禮作爲皇帝的庫藏。

獻帝興平元年夏季，嚴重蝗災。當時天下大亂。

建安二年五月，蝗災。

後漢書卷二十六

志第十六

五行(四)

地震　山崩　地陷　大風拔樹　螟　牛疫

《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内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謂土失其性而爲災也。又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黄眚、黄祥，惟金、水、木、火沴土。"華孽，劉歆傳爲臝蟲之孽，謂螟屬也。

《五行傳》説："興建宫殿，整修臺榭，宫内縱欲放蕩，侵犯内外親屬，欺侮父輩兄長，則莊稼無收成。"這是説土失去本性而成災。又説："國君思慮不寬容，這稱作不聖明。其災禍爲天氣昏暗，其懲罰爲持續颳風，其警戒爲短命夭折。時而出現脂妖或夜妖，時而表現爲華孽，時而出現牛禍，時而導致心腹之疾，時而表現爲黄色的災異或凶兆，這是金、木、水、火四氣沴害土氣。"華孽，劉歆《五行傳》作"臝蟲之孽"，是指螟蟲之類。

地震

世祖建武二十二年九月，郡國四十二地震，南陽尤甚，地裂壓殺人。其後武谿蠻夷反，爲寇害，至南郡，發荆州諸郡兵，遣武威將軍劉尚擊之，爲夷所圍，復發兵赴之，尚遂爲所没。

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九月，郡國四十二處地震，南陽郡尤其劇烈，地裂開并壓死百姓。此後武谿蠻夷反叛，搶掠爲害，一直騷擾到南郡地區，朝廷徵發荆州各郡兵士，派遣武威將軍劉尚征討，被夷人包圍，朝廷再次徵發軍隊前往，劉尚於是被夷人殺死。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甲寅，山陽、東平地震。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甲寅日，山陽郡、東平國地震。

和帝永元四年六月丙辰，郡國十三地震。《春秋漢含孳》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坼，畔震起，山崩淪。"是時竇太后攝政，兄竇憲專權，將以是受禍也。後五日，詔收憲印綬，兄弟就國，逼迫皆自殺。

和帝永元四年六月丙辰日，郡國十三處地震。《春秋漢含孳》説："皇后權重，大臣執政，則地震開裂，河岸塌陷，山體崩落。"當時竇太后代理朝政，太后之兄竇憲把持政權，即將因此而招致災禍。五日之後，和帝下詔收繳竇憲的大將軍印綬，竇氏兄弟一律前往封國，全部被逼自殺。

五年二月戊午，隴西地震。儒説民安土者也，將大動，行大震。九月，匈奴單于於除鞬叛，遣使發邊郡兵討之。

七年九月癸卯，京都地震。儒説奄官無陽施，猶婦人也。是時和帝與中常侍鄭衆謀奪竇氏權，德之，因任用之，及幸常侍蔡倫，二人始并用權。

九年三月庚辰，隴西地震。閏月，塞外羌犯塞，殺略吏民，使征西將軍劉尚擊之。

安帝永初元年，郡國十八地震。李固曰："地者陰也，法當安静。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動。"是時鄧太后攝政專事，訖建光中，太后崩，安帝乃得制政，於是陰類并勝，西羌亂夏，連十餘年。

二年，郡國十二地震。

三年十二月辛酉，郡國九地震。

四年三月癸巳，郡國四地震。

五年正月丙戌，郡國十地震。

七年正月壬寅，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

元初元年，郡國十五地震。

二年十一月庚申，郡國十地震。

三年二月，郡國十地震。十一月癸卯，郡國九地震。

四年，郡國十三地震。

五年，郡國十四地震。

六年二月乙巳，京都、郡國四十二地震，或地坼裂，涌水，壞敗城郭、民室屋，壓人。冬，郡國八地震。

永寧元年，郡國二十三地震。

建光元年九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或地坼裂，壞城郭室屋，壓殺人。是時安帝不能明察，信宫人及阿母聖等讒言，破壞鄧太后家，於是專

五年二月戊午日，隴西郡地震。儒者認爲，百姓是安居鄉土者，百姓將有大騷動，則發生大地震。九月，匈奴單于於除鞬反叛，派使者徵發沿邊各郡兵士征討。

七年九月癸卯日，京城地震。儒者認爲，宦官無陽具，如同婦女。當時和帝與中常侍鄭衆圖謀奪取竇氏權力，感激鄭衆，因而任用他，并寵愛常侍蔡倫，二人由此開始掌權。

九年三月庚辰日，隴西郡地震。閏月，塞外羌人侵犯邊塞，殺掠官吏百姓，派征西將軍劉尚征討羌人。

安帝永初元年，郡國十八處地震。李固説："地屬於陰，本性應當安静。如今却超越了陰氣的本分，行使陽氣的職責，所以表現爲地震。"當時鄧太后代理朝政執掌權力，直至建光年間，太后去世，安帝纔得以控制朝政，當時小人得志，西羌擾亂中原，連續十餘年不止。

二年，郡國十二處地震。

三年十二月辛酉日，郡國九處地震。

四年三月癸巳日，郡國四處地震。

五年正月丙戌日，郡國十處地震。

七年正月壬寅日，二月丙午日，郡國十八處地震。

元初元年，郡國十五處地震。

二年十一月庚申日，郡國十處地震。

三年二月，郡國十處地震。十一月癸卯日，郡國九處地震。

四年，郡國十三處地震。

五年，郡國十四處地震。

六年二月乙巳日，京城、郡國四十二處地震，或地開裂，地下水涌出，震壞城墻、居民房屋，壓死百姓。冬季，郡國八處地震。

永寧元年，郡國二十三處地震。

建光元年九月己丑日，郡國三十五處地震，或地開裂，震壞城墻房屋，壓死百姓。當時安帝不能察明真相，聽信宫人及阿母王聖等人的誣陷，逼迫鄧太后家族免官自殺，自此專門聽信王

聽信聖及宦者，中常侍江京、樊豐等皆得用權。

延光元年七月癸卯，京都、郡國十三地震。九月戊申，郡國二十七地震。

二年，京都、郡國三十二地震。

三年，京都、郡國二十三地震。是時以讒免太尉楊震，廢太子。

四年十一月丁巳，京都、郡國十六地震。時安帝既崩，閻太后攝政，兄弟閻顯等并用事，遂斥安帝子，更徵諸國王子，未至，中黃門遂誅顯兄弟。

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丙子，京都、漢陽地震。漢陽屋壞殺人，地坼涌水出。是時順帝阿母宋娥及中常侍張昉等用權。

陽嘉二年四月己亥，京都地震。是時爵號宋娥爲山陽君。

四年十二月甲寅，京都地震。

永和二年四月丙申，京都地震。是時宋娥構姧誣罔，五月事覺，收印綬，歸田里。十一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時太尉王龔以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時龔宗親有以楊震行事諫之止云。

三年二月乙亥，京都、金城、隴西地震裂，城郭、室屋多壞，壓殺人。閏月己酉，京都地震。十月，西羌二千餘騎入金城塞，爲涼州害。

四年三月乙亥，京都地震。

五年二月戊申，京都地震。

建康元年正月，涼州部郡六，地震。從去年九月以來至四月，凡百八十地震，山谷坼裂，壞敗城寺，傷害人物。三月，護羌校尉趙沖爲叛胡所殺。九月丙午，京都地震。是時順帝崩，梁太后攝政，欲爲順帝作陵，制度奢廣，多壞吏民冢。尚書欒巴諫

聖及宦官之言，中常侍江京、樊豐等人都得以執掌政權。

延光元年七月癸卯日，京城、郡國十三處地震。九月戊申日，郡國二十七處地震。

二年，京城、郡國三十二處地震。

三年，京城、郡國二十三處地震。當時安帝因聽信誣陷，罷免太尉楊震，廢去太子。

四年十一月丁巳日，京城、郡國十六處地震。當時安帝剛剛去世，閻太后代理朝政，太后兄弟閻顯等人把持政權，於是排斥安帝之子不立，改徵召諸國王子，尚未到達京城，中黃門藉機誅殺閻顯兄弟。

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丙子日，京城、漢陽郡地震。漢陽郡震壞房屋壓死百姓，地裂，地下水涌出。當時順帝阿母宋娥以及中常侍張昉等人把持朝政。

陽嘉二年四月己亥日，京城地震。當時封宋娥爵號爲山陽君。

四年十二月甲寅日，京城地震。

永和二年四月丙申日，京城地震。當時宋娥捏造陷害，五月，事情泄露，收繳山陽君印綬，遣返鄉里。十一月丁卯日，京城地震。當時太尉王龔因中常侍張昉等人把持朝政，準備奏請順帝誅殺張昉等人，王龔的宗親有人用楊震的事迹勸止了王龔。

三年二月乙亥日，京城、金城郡、隴西郡地震山裂，城墻房屋多被震壞，壓死百姓。閏月己酉日，京城地震。十月，西羌二千餘騎兵進入金城要塞，爲害涼州。

四年三月乙亥日，京城地震。

五年二月戊申日，京城地震。

建康元年正月，涼州所轄六郡地震。自去年九月以來至四月，共地震一百八十次，山谷開裂，震壞城墻官府，壓死壓傷百姓并毀壞財物。三月，護羌校尉趙沖被反叛的胡人殺死。九月丙午日，京城地震。當時順帝去世，梁太后代理朝政，準備爲順帝營建陵墓，高大奢侈，超過定制，并毀壞許多官吏與百姓的墳墓。尚書欒巴上

事，太后怒，癸卯，詔書收巴下獄，欲殺之。丙午地震，於是太后乃出巴，免爲庶人。

書勸說，太后發怒，癸卯日，下詔書將欒巴收捕入獄，準備處死。丙午日地震，因此太后釋放欒巴，將他免官爲民。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庚寅，京都地震。九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時梁太后攝政，兄冀持權。至和平元年，太后崩，然冀猶秉政專事，至延熹二年，乃誅滅。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庚寅日，京城地震。九月丁卯日，京城地震。當時梁太后代理朝政，太后兄梁冀獨攬大權。到和平元年，梁太后去世，而梁冀仍然把持朝政，直到延熹二年，纔舉族被誅殺。

三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又震。

三年九月己卯日，地震，庚寅日再次地震。

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京都地震。

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日，京城地震。

二年正月丙辰，京都地震。十月乙亥，京都地震。

二年正月丙辰日，京城地震。十月乙亥日，京城地震。

永興二年二月癸卯，京都地震。

永興二年二月癸卯日，京城地震。

永壽二年十二月，京都地震。

永壽二年十二月，京城地震。

延熹四年，京都、右扶風、涼州地震。

延熹四年，京城、右扶風、涼州地震。

五年五月乙亥，京都地震。是時桓帝與中常侍單超等謀誅除梁冀，聽之，并使用事專權。又鄧皇后本小人，性行無恒，苟有顏色，立以爲后，後卒坐執左道廢，以憂死。

五年五月乙亥日，京城地震。當時桓帝與中常侍單超等人密謀誅殺梁冀，聽信單超，并使他獨攬大權。另外鄧皇后出身低賤，反覆無常，衹因容貌美麗，被立爲皇后，其後終於因從事巫術犯法被廢去皇后，憂鬱而死。

八年九月丁未，京都地震。

八年九月丁未日，京城地震。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癸卯，地震。是時中常侍曹節、王甫等皆專權。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癸卯日，地震。當時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人都執掌大權。

熹平二年六月，地震。

熹平二年六月，地震。

六年十月辛丑，地震。

六年十月辛丑日，地震。

光和元年二月辛未，地震。四月丙辰，地震。靈帝時宦者專恣。

光和元年二月辛未日，地震。四月丙辰日，地震。靈帝時宦官專斷放縱。

二年三月，京兆地震。

二年三月，京兆地震。

三年自秋至明年春，酒泉表氏地八十餘動，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頓，縣易處，更築城郭。

三年秋季至四年春季，酒泉郡表氏縣地震八十餘次，地下水涌出，城內官署民房全部倒塌，縣城遷往它處，重新修築城墻。

獻帝初平二年六月丙戌，地震。

獻帝初平二年六月丙戌日，地震。

興平元年六月丁丑，地震。

興平元年六月丁丑日，地震。

山崩　地陷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會稽南山崩。會稽，南方大名山也。京房《易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會稽南山山崩。會稽山，是南方有名的大山。京房《易傳》說："山

傳》曰："山崩，陰乘陽，以弱勝强也。"劉向以爲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君道崩壞，百姓失所也。劉歆以爲崩猶弛也。是時竇太后攝政，兄竇憲專權。

七年七月，趙國易陽地裂。京房《易傳》曰："地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是時南單于衆乖離，漢軍追討。

十二年夏，閏四月戊辰，南郡秭歸山高四百丈，崩填谿，殺百餘人。明年冬，巫蠻夷反，遣使募荆州吏民萬餘人擊之。

元興元年五月癸酉，右扶風雍地裂。是後西羌大寇凉州。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壬辰，河東垣山崩。是時鄧太后專政。秋八月，殤帝崩。

安帝永初元年六月丁巳，河東楊地陷，東西百四十步，南北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

六年六月壬辰，豫章員谿原山崩，各六十三所。

元初元年三月己卯，日南地坼，長百八十二里。其後三年正月，蒼梧、鬱林、合浦盜賊群起，劫略吏民。

二年六月，河南雒陽、新城地裂。

延光二年七月，丹陽山崩四十七所。

三年六月庚午，巴郡閬中山崩。

四年十月丙午，蜀郡、越巂山崩，殺四百餘人。丙午，天子會日也。是時閻太后攝政。其十一月，中黄門孫程等殺江京，立順帝，誅閻后兄弟，明年，閻后崩。

順帝陽嘉二年六月丁丑，雒陽宣德亭地坼，長八十五丈，近郊地。

崩，是陰氣凌駕陽氣之上，以弱勝强所致。"劉向認爲：山的南面象徵君主，河的南面象徵百姓，意味天子不施德政，百姓流離失所。劉歆認爲山崩猶如毁壞。當時竇太后代理朝政，太后之兄竇憲獨攬大權。

七年七月，趙國易陽縣地裂。京房《易傳》説："地裂，象徵群臣離心，不肯跟從君主。"當時南單于部衆叛離，漢派軍隊追剿。

十二年夏季，閏四月戊辰日，南郡秭歸縣有山高四百丈，山體崩塌落入溪谷，壓死一百餘人。第二年冬，巫蠻夷反叛，派使者招募荆州地區官吏百姓一萬餘人前往討伐。

元興元年五月癸酉日，右扶風雍縣地裂。此後西羌大肆侵掠凉州。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壬辰日，河東郡垣山山崩。當時鄧太后獨攬大權。秋八月，殤帝去世。

安帝永初元年六月丁巳日，河東郡楊縣地塌陷，東西長一百四十步，南北寬一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

六年六月壬辰日，豫章郡員谿原山山崩，各有六十三處。

元初元年三月己卯日，日南郡地裂，裂縫長一百八十二里。此後元初三年正月，蒼梧郡、鬱林郡、合浦郡盜賊蜂擁而起，搶劫官吏百姓。

二年六月，河南雒陽、新城縣地裂。

延光二年七月，丹陽郡山崩四十七處。

三年六月庚午日，巴郡閬中縣山崩。

四年十月丙午日，蜀郡、越巂郡山崩，壓死四百餘人。丙午日，是天子朝會百官之日。當時閻太后代理朝政。同年十一月，中黄門孫程等人殺死江京，扶立順帝，誅殺閻太后兄弟，第二年，閻太后去世。

順帝陽嘉二年六月丁丑日，雒陽宣德亭地裂，裂縫長八十五丈，靠近城郊。當時李固回答

時李固對策，以爲“陰類專恣，將有分離之象，所以附郊城者，是上帝示象以誡陛下也”。是時宋娥及中常侍各用權分争，後中常侍張逵、蘧政與大將軍梁商争權，爲商作飛語，欲陷之。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郡國六地裂，水涌出，井溢，壞寺屋，殺人。時梁太后攝政，兄冀枉殺李固、杜喬。

三年，郡國五山崩。

和平元年七月，廣漢梓潼山崩。

永興二年六月，東海朐山崩。冬十二月，泰山、琅邪盜賊群起。

永壽三年七月，河東地裂。時梁皇后兄冀秉政，桓帝欲自由，内患之。

延熹元年七月乙巳，左馮翊雲陽地裂。

三年五月甲戌，漢中山崩。是時上寵恣中常侍單超等。

四年六月庚子，泰山、博尤來山判解。

八年六月丙辰，緱氏地裂。

永康元年五月丙午，雒陽高平永壽亭、上黨泫氏地各裂。是時朝臣患中常侍王甫等專恣。冬，桓帝崩。明年，竇氏等欲誅常侍、黄門，不果，更爲所誅。

靈帝建寧四年五月，河東地裂十二處，裂合長十里百七十步，廣者三十餘步，深不見底。

大風拔樹

和帝永元五年五月戊寅，南陽大風，拔樹木。

安帝永初元年，大風拔樹。是時鄧太后攝政，以清河王子年少，號精耳，故立之，是爲安帝。不立皇太子勝，以爲安帝賢，必當德鄧氏也；

策問，認爲是“婦女、外戚、宦官等類小人專權放縱，將發生背叛的象徵，之所以靠近城郊，是上帝顯示徵兆以警戒陛下”。當時宋娥以及中常侍各自把持争奪權力，此後中常侍張逵、蘧政等人與大將軍梁商争奪權力，假冒梁商名義寫匿名信，想陷害梁商。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郡國六處地裂，地下水涌出，井溢水，毁壞官署民居，壓死百姓。當時梁太后代理朝政，其兄梁冀無辜殺害李固、杜喬。

三年，郡國五處山崩。

和平元年七月，廣漢郡梓潼縣山崩。

永興二年六月，東海郡朐縣山崩。冬季十二月，泰山、琅邪盜賊蜂擁而起。

永壽三年七月，河東郡地裂。當時梁皇后之兄梁冀把持朝政，桓帝想要自行其事，内心厭恨梁冀。

延熹元年七月乙巳日，左馮翊雲陽縣地裂。

三年五月甲戌日，漢中郡山崩。當時桓帝寵愛放任中常侍單超等人。

四年六月庚子日，泰山、博縣尤來山山體分裂。

八年六月丙辰日，緱氏縣地裂。

永康元年五月丙午日，雒陽高平永壽亭、上黨郡泫氏縣分别地裂。當時朝内大臣擔憂中常侍王甫等人專權放縱。冬季，桓帝去世。第二年，竇武等人準備誅殺常侍、黄門等宦官，未能成功，反而被宦官誅殺。

靈帝建寧四年五月，河東郡十二處地裂，裂縫長十里一百七十步，寬三十餘步，深不見底。

和帝永元五年五月戊寅日，南陽郡大風，拔起樹木。

安帝永初元年，大風拔起樹木。當時鄧太后代理朝政，因清河王劉慶的兒子年紀幼小，號稱明帝曾孫中的精明者，所以立爲皇帝，這就是安帝。不立皇太子劉勝爲帝，認爲安帝才德兼

後安帝親讒，廢免鄧氏，令郡縣迫切，死者八九人，家至破壞。此爲瞉霿也。是後西羌亦大亂涼州十有餘年。

二年六月，京都及郡國四十大風拔樹。

三年五月癸酉，京都大風，拔南郊道梓樹九十六枚。

七年八月丙寅，京都大風拔樹。

元初二年二月癸亥，京都大風拔樹。

六年夏四月，沛國、勃海大風，拔樹三萬餘枚。

延光二年三月丙申，河東、潁川大風拔樹。六月壬午，郡國十一大風拔樹。是時安帝親讒，曲直不分。

三年，京都及郡國三十六大風拔樹。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癸巳，京都大風雨雹，拔郊道樹十圍已上百餘枚。其後晨迎氣黄郊，道於雒水西橋，逢暴風雨，道鹵簿車或發蓋，百官沾濡，還不至郊，使有司行禮。迎氣西郊，亦壹如此。

中平五年六月丙寅，大風拔樹。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大風，發屋拔木。

脂夜之妖

中興以來，脂夜之妖無録者。

螟

章帝七八年閒，郡縣大螟傷稼，語在《魯恭傳》，而紀不録也。是時章帝用竇皇后讒，害宋、梁二貴人，廢皇太子。

靈帝熹平四年六月，弘農、三輔螟蟲爲害。是時靈帝用中常侍曹節等讒言，禁錮海内清英之士，謂之黨人。

備，將來必定對鄧氏感恩戴德。其後安帝聽信誣陷，罷免鄧氏的官職，詔令郡縣逼迫鄧氏前往封國，自殺而死者八九人，鄧氏家族因此而破敗。這就是昏蒙。此後西羌亦擾亂涼州十多年。

二年六月，京城及郡國四十處大風拔起樹木。

三年五月癸酉日，京城大風，拔起南郊道路旁梓樹九十六株。

七年八月丙寅日，京城大風拔起樹木。

元初二年二月癸亥日，京城大風拔起樹木。

六年夏季四月，沛國、勃海郡大風，拔起樹木三萬餘株。

延光二年三月丙申日，河東郡、潁川郡大風拔起樹木。六月壬午日，郡國十一處大風拔起樹木。當時安帝親近進讒言之人，不分曲直。

三年，京城及郡國三十六處大風拔起樹木。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癸巳日，京城大風降冰雹，拔起城郊道路旁十圍以上粗的樹木一百餘株。其後靈帝清晨赴黄郊迎氣，途經雒水西橋時，正逢暴風雨，路上的儀仗車有的被吹翻車蓋，百官都淋濕了衣服，車駕未到黄郊便返回宫中，僅派有關官員前往行禮。赴西郊迎氣時，也是如此。

中平五年六月丙寅日，大風拔起樹木。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大風，吹翻屋頂拔起樹木。

東漢以來，脂妖與夜妖未曾記載。

章帝七八年之間，各郡縣發現大螟蟲傷害莊稼，此事記在《魯恭傳》中，而本紀未加記載。當時章帝聽信竇皇后的讒言，害死宋貴人、梁貴人兩位貴人，廢去皇太子。

靈帝熹平四年六月，弘農郡、三輔地區螟蟲成災。當時靈帝聽信中常侍曹節等人的讒言，禁止天下清高傑出的士人做官交游，將這些人稱爲黨人。

中平二年七月，三輔螟蟲爲害。

中平二年七月，三輔地區螟蟲成災。

牛疫

明帝永平十八年，牛疫死。是歲遣竇固等征西域，置都護、戊己校尉。固等適還而西域叛，殺都護陳睦、戊己校尉關寵。於是大怒，欲復發興討，會秋明帝崩，是思心不容也。

明帝永平十八年，牛因瘟疫而死。這一年派遣竇固等人出征西域，設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竇固等人剛剛返回，西域即背叛漢國，殺死都護陳睦、戊己校尉關寵。明帝於是大怒，準備再次徵發軍隊進行討伐，正逢秋季明帝去世，這就是思慮不寬容。

章帝建初四年冬，京都牛大疫。是時竇皇后以宋貴人子爲太子，寵幸，令人求伺貴人過隙，以讒毀之。章帝不知竇太后不善，厥咎霧也。或曰，是年六月馬太后崩，土功非時興故也。

章帝建初四年冬季，京城發生大的牛瘟疫。當時竇皇后因宋貴人的兒子爲皇太子，受到章帝的寵愛，於是派人查找宋貴人的過失，用讒言詆毀貴人。章帝不瞭解竇太后的不善，其災禍是天氣昏矇。另一說認爲，這一年六月馬太后去世，營葬工程不合於天時所致。

後漢書卷二十七

志第十七

五行(五)

射妖　龍蛇孽　馬禍　人痾　人化　死復生　疫　投蜺

《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皇，君也。極，中也。眊，不明也。説云：此沴天也。不言沴天者，至尊之辭也。《春秋》"王師敗績"，以自敗爲文。

《五行傳》說："天子無至高無上的原則，這稱作不建。其災禍爲昏憒，其懲罰爲持續陰天，其警戒爲衰弱。時而出現射妖，時而表現爲龍蛇之孽，時而出現馬禍，時而導致下人取代上人之疾，時而出現日月運行不合規律、星辰逆向運行等現象。"皇，是君主。極，是至高無上的原則。眊，是昏憒不明智。解釋說：這是沴害上天。《五行傳》之所以不說沴天，因爲天是天子的代名詞。《春秋》記載"王師敗績"，就是以王師自敗來掩飾。

恒陰

恒陰，中興以來無録者。

持續陰天，東漢以來未曾記載。

射妖

靈帝光和中，雒陽男子夜龍以弓箭射北闕，吏收考問，辭"居貧負責，無所聊生，因買弓箭以射"。近射妖也。其後車騎將軍何苗，與兄大將軍進部兵還相猜疑，對相攻擊，戰於闕下。苗死兵敗，殺數千人，雒陽宫室内人燒盡。

靈帝光和年間，雒陽男子夜龍用弓箭射北闕，官吏將他逮捕審訊，供詞說："生活貧困欠債，無以爲生，因此買弓箭射宫闕。"這近似於射妖。其後車騎將軍何苗，與其兄大將軍何進部下的兵士互相猜忌，相對攻擊，在闕下戰鬥。何苗戰死兵敗，殺死數千人，雒陽宫殿焚毁宫人宦官殺盡。

龍蛇孽

安帝延光三年，濟南言黄龍見歷城，琅邪言黄龍見諸。是時安帝聽讒，免太尉楊震，震自殺。又帝獨有一子，以爲太子，信讒廢之。是皇不中，故有龍孽，是時多用佞媚，故以

安帝延光三年，濟南國報告歷城縣出現黄龍，琅邪國報告諸縣出現黄龍。當時安帝聽信讒言，罷免太尉楊震，楊震自殺。又安帝惟有一子，立爲太子，也信讒言而廢去。這是天子無原則，所以出現龍孽，當時安帝多任用諂媚逢迎之

爲瑞應。明年正月，東郡又言黄龍二見濮陽。

輩，因而反認爲是吉祥的徵兆。第二年正月，東郡又報告濮陽縣兩次出現黄龍。

桓帝延熹七年六月壬子，河内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襄楷以爲夫龍者爲帝王瑞，《易》論大人。天鳳中，黄山宫有死龍，漢兵誅莽而世祖復興，此易代之徵也。至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代漢。

桓帝延熹七年六月壬子日，河内郡野王縣山上發現死龍，長約數十丈。襄楷認爲龍是帝王的象徵，《易》以龍對應大人。天鳳年間，黄山宫發現死龍，漢軍誅殺王莽而光武帝中興漢朝，這是改朝换代的徵兆。到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取代漢朝。

永康元年八月，巴郡言黄龍見。時吏傅堅以郡欲上言，内白事以爲走卒戲語，不可。太守不聽。嘗見堅語云："時民以天熱，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黄龍'，語遂行人閒。聞郡，欲以爲美，故言。"時史以書帝紀。桓帝時政治衰缺，而在所多言瑞應，皆此類也。又先儒言：瑞興非時，則爲妖孽，而民訛言生龍語，皆龍孽也。

永康元年八月，巴郡報告出現黄龍。當時郡吏傅堅因郡準備將此事上奏朝廷，入郡府報告認爲此事衹是走卒的玩笑話，不可上奏。郡太守不聽。曾看見傅堅的話説："當時百姓因天氣炎熱，準備到池塘中洗浴，看見池水渾濁，於是開玩笑互相恐嚇説'池中有黄龍'，此話被路過的人聽到，報告郡府，郡守想以此事迎合朝廷，所以上奏。"當時的史官將此事載入《桓帝紀》。桓帝時政治衰敗，而各地經常上奏出現吉祥的徵兆，都是這類情況。又前輩儒者説：祥瑞出現如果不合時宜，則爲妖孽，而民間謠傳出現龍，都是龍孽。

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坐上。是時靈帝委任宦者，王室微弱。

熹平元年四月甲午日，青蛇出現在御座上。當時靈帝委任宦官，皇室衰弱。

馬禍

更始二年二月，發雒陽，欲入長安，司直李松奉引，車奔，觸北宫鐵柱門，三馬皆死。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

更始二年二月，從雒陽出發，準備進入長安，司直李松在前導引車駕，馬車狂奔，觸北宫鐵柱門，三匹馬全部死亡。這是馬禍。當時更始喪失道義，將要滅亡。

桓帝延熹五年四月，驚馬與逸象突入宫殿。近馬禍也。是時桓帝政衰缺。

桓帝延熹五年四月，受驚的馬匹與逃脱的大象衝入宫殿。這近似於馬禍。當時桓帝政治衰敗。

靈帝光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京房《易傳》曰："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後馮巡遷甘陵相，黄巾初起，爲所殘殺，而國家亦四面受敵。其後關東州郡各舉義兵，卒相攻伐，天子西移，王政隔塞。其占與京房同。

靈帝光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的馬生人。京房《易傳》："天子喪亡，諸侯互相攻伐，其妖是馬生人。"其後馮巡調任甘陵國相，黄巾軍興起之初，被黄巾軍殺害，而東漢朝廷也四面受敵。此後函谷關以東州郡各自組織義軍，最終互相攻擊，獻帝向西遷都長安，政治隔絶。其應驗與京房《易傳》所説相同。

光和中，雒陽水西橋民馬逸走，遂嚙殺人。是時公卿大臣及左右數有

光和年間，雒陽水西橋居民的馬匹逃脱，并咬死人。當時公卿大臣及靈帝左右宦官常有人

被誅者。

人痾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戊子，民轉相驚走，棄什物，去廬舍。

靈帝建寧三年春，河内婦食夫，河南夫食婦。

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有黄人，形容鬚眉良是，觀者數萬，省内悉出，道路斷絶。到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黄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將帥星布，吏士外屬，因其疲餧，牽而勝之。

光和元年五月壬午，何人白衣欲入德陽門，辭“我梁伯夏，教我上殿爲天子”。中黄門桓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何人，吏未到，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時蔡邕以成帝時男子王褒絳衣入宫，上前殿非常室，曰“天帝令我居此”，後王莽篡位。今此與成帝時相似而有異，被服不同，又未入雲龍門而覺，稱梁伯夏，皆輕於言。以往况今，將有狂狡之人，欲爲王氏之謀，其事不成。其後張角稱黄天作亂，竟破壞。

二年，雒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胸，俱前向，以爲不祥，墮地棄之。自此之後，朝廷霿亂，政在私門，上下無别，二頭之象。後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廢天子，後復害之。漢元以來，禍莫逾此。

四年，魏郡男子張博送鐵盧詣太官，博上書室殿山居屋後官禁，落屋讙呼。上收縛考問，辭“忽不自覺知”。

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

被誅殺。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戊子日，百姓互相驚嚇逃亡，抛棄財産，離開房舍。

靈帝建寧三年春季，河内郡有位婦女吃掉自己丈夫，河南郡有位男子吃掉自己妻子。

熹平二年六月，雒陽百姓謡傳虎賁寺東墻中有黄色的人形，容貌鬚眉俱備，前來觀看的有數萬人，官府内全部出動，道路爲之阻塞。到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在冀州起兵，自稱黄天，分爲三十六方，天下響應，朝廷分布將帥，派遣吏士，乘其疲勞飢餓，勉强戰勝。

光和元年五月壬午日，不知何許人身穿白衣想要進入德陽門，説“我是梁伯夏，讓我登上宫殿做天子”。中黄門桓賢等人招呼守門吏士僕射，準備收捕此人，吏尚未到達，白衣人在頃刻間退走，搜索緝捕未能找到，無法得知他的姓名。當時蔡邕認爲，成帝時男子王褒身穿深紅色衣服進入宫廷，直上前殿，進入非常室中，説“天帝讓我居住在此”，此後王莽篡奪帝位。如今此事與成帝時相似而又有不同，如服裝不同，又未入雲龍門就被發覺，自稱梁伯夏，都比成帝時情况爲輕。以往事比照今日之事，將有狂妄之徒，妄想像王莽一樣篡奪帝位，但事情不能成功。此後張角自稱黄天造反，最終失敗。

二年，雒陽上西門外有位婦女生一男孩，雙頭四肩而同胸，面部都向前，其家認爲不吉祥，出生後就丢棄了孩子。從此以後，朝廷昏亂，政權由私家把持，君臣無尊卑，應驗了雙頭的徵兆。其後董卓殺戮何太后，并加以不孝的罪名，又廢少帝劉辯爲弘農王，後又逼迫他自殺。漢朝建立以來，災禍没有比此時更嚴重的。

四年，魏郡男子張博送鐵盧到太官，上書室殿山居屋後宫禁，從屋上落下而呼叫。靈帝將張博逮捕審訊，張博説是“精神恍惚神智不清”所致。

中平元年六月壬申日，雒陽男子劉倉居住在上西門外，妻子生一男孩，雙頭同身。

人化

靈帝時，江夏黄氏之母，浴而化爲黿，入于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

靈帝時期，江夏郡黄氏的母親，洗浴時變成黿，游進深淵，其後時常出現。當初黄氏母入浴時頭上插着一支銀釵，其後出現時，銀釵仍插在黿頭上。

死復生

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斂月餘，其母聞棺中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其後曹公由庶士起。

獻帝初平年間，長沙郡有人姓桓氏，去世，已經入殮一個多月，他的母親聽到棺材中有聲音，開棺察看，桓氏竟然復活。占辭説："至陰之氣化爲陽氣，象徵下人將成爲國君。"其後曹操由一般的士人興起。

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物故，以其家杉木槥斂，瘞於城外數里上，已十四日，有行聞其冢中有聲，便語其家。家往視聞聲，便發出，遂活。

建安四年二月，武陵郡充縣婦女李娥，年紀六十餘歲，去世，用她家的杉木小棺材收殮，埋葬在城外數里處，已經十四天了，有人途經她的墳墓，聽到墓中有聲音，於是告訴李娥家。家人前往墳墓，也聽到聲音，於是挖開墳墓，李娥於是復活。

七年，越嶲有男化爲女子。時周群上言，哀帝時亦有此異，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于山陽。

七年，越嶲郡有位男子變成女子。當時周群上奏説，哀帝時也發生過這種變異，預示將有改朝换代的事情。到建安二十五年，獻帝取消帝號，改封山陽君。

建安中，女子生男，兩頭共身。

建安年間，有一女子生一男孩，雙頭同身。

疫

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會稽大疫。

安帝元初六年夏季四月，會稽郡流行大瘟疫。

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

延光四年冬季，京城流行大瘟疫。

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廬江又疫。

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城流行大瘟疫。二月，九江郡、廬江郡又流行大瘟疫。

延熹四年正月，大疫。

延熹四年正月，流行大瘟疫。

靈帝建寧四年三月，大疫。

靈帝建寧四年三月，流行大瘟疫。

熹平二年正月，大疫。

熹平二年正月，流行大瘟疫。

光和二年春，大疫。

光和二年春季，流行大瘟疫。

五年二月，大疫。

五年二月，流行大瘟疫。

中平二年正月，大疫。

中平二年正月，流行大瘟疫。

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

獻帝建安二十二年，流行大瘟疫。

投蜺

靈帝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北宫温明殿東庭中，黑如車蓋，起奮訊，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

靈帝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日，有一團黑氣墜落在北宫温明殿東庭院中，顔色黑如車蓋，墜落後迅速升起，全身五彩斑斕，有頭，身體長十

丈，形貌似龍。上問蔡邕，對曰：“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足尾，不得稱龍。《易傳》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無忠，則天投蜺。’變不空生，占不空言。”先是立皇后何氏，皇后每齋，當謁祖廟，輒有變異不得謁。中平元年，黄巾賊張角等立三十六方，起兵燒郡國，山東七州處處應角。遣兵外討角等，內使皇后二兄爲大將統兵。其年，宮車宴駕，皇后攝政，二兄秉權。譴讓帝母永樂后，令自殺。陰呼并州牧董卓欲共誅中官，中官逆殺大將軍進，兵相攻討，京都戰者塞道。皇太后母子遂爲太尉卓等所廢黜，皆死。天下之敗，兵先興於宮省，外延海內，二三十歲，其殃禍起自何氏。

餘丈，形狀相貌似龍。靈帝詢問蔡邕，回答說：“這是所謂的上天降蜺。因没有四足與尾巴，所以不能稱爲龍。《易傳》說：‘蜺象徵君王無德，親近容貌美麗的人。’《潛潭巴》說：‘彩虹出現，象徵皇后妃子暗中威脅君主。’又說：‘五色之氣輪流而至，照耀宮殿，將發生戰争。’《演孔圖》說：‘天子在外苦於戰争，在內威權喪失，君臣無忠心，則上天降蜺。’變異不會憑空産生，占辭也不會無根據而說。”在此之前，靈帝立何氏爲皇后，皇后每逢齋戒，準備拜祭祖廟，就會發生變異使她無法拜祭。中平元年，黄巾軍首領張角等人分爲三十六方，起兵攻打各郡國，太行山以東七州全部響應。朝廷派遣軍隊征討張角等人，在朝內委任皇后的兩位兄長爲大將統率軍隊。同年，靈帝去世，何皇后代理朝政，兩位兄長把持政權。責備靈帝的母親永樂宮太后，逼迫她自殺。暗中招引并州牧董卓入朝，準備共同誅殺宦官，宦官謀反殺死大將軍何進，雙方兵士互相攻打，交戰者阻塞了京城的道路。何太后、少帝母子於是被太尉董卓等人廢黜，先後逼死。東漢天下的衰敗，戰事首先興起於宮廷內部，向外蔓延到各地，前後二三十年，其災禍就起源於何氏。

後漢書卷二十八

志第十八

五行(六)

日蝕　日抱　日赤無光　日黄珥
日中黑　虹貫日　月蝕非其月

日蝕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甲子朔，日有蝕之，在危八度。《日蝕説》曰："日者，太陽之精，人君之象。君道有虧，爲陰所乘，故蝕。蝕者，陽不克也。"其候雜説，《漢書·五行志》著之必矣。儒説諸侯專權，則其應多在日所宿之國。諸象附從，則多爲王者事。人君改修其德，則咎害除。是時世祖初興，天下賊亂未除。虚、危，齊也。賊張步擁兵據齊，上遣伏隆諭步，許降，旋復叛稱王，至五年中乃破。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甲子日初一，日食，正當太陽運行至危宿八度之處。《日蝕説》云："日，是太陽之精，君主之象。君主之道有虧，太陽被陰氣所侵，就發生日食。日食是陽不克陰所致。"至於日食的徵候等學説，《漢書·五行志》已經加以記載。儒家認爲，諸侯把持王朝政權，則其應驗多發生在日食時與太陽所處星宿對應的諸侯國。各類附從的天象，則大多象徵王朝事務。天子如果修德改過，則災禍可以免除。當時光武帝剛剛興起，天下亂賊尚未消滅。虚宿、危宿亂是齊國的分野。此時亂賊張步的軍隊占據齊國，光武帝派遣伏隆招降張步，張步答應歸降，不久又叛亂稱王，直至建武五年纔將其擊敗。

三年五月乙卯晦，日有蝕之，在柳十四度。柳，河南也。時世祖在雒陽，赤眉降賊樊崇謀作亂，其七月發覺，皆伏誅。

三年五月乙卯日月終，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柳宿十四度處。柳宿，分野是河南。當時光武帝在雒陽，歸降的赤眉軍首領樊崇圖謀反叛，同年七月被發覺，叛賊全部被處死。

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蝕之。史官不見，郡以聞。在尾八度。

六年九月丙寅日月終，日食。史官未觀測到，各郡奏報朝廷。當時太陽運行至尾宿八度處。

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蝕之，在畢五度。畢爲邊兵。秋，隗囂反，侵安定。冬，盧芳所置朔方、雲中太守各舉郡降。

七年三月癸亥日月終，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畢宿五度處。畢宿象徵邊境戰事。秋季，隗囂反叛，入侵安定郡。冬季，盧芳任命的朔方太守、雲中太守各自率全郡歸降。

十六年三月辛丑晦，日有蝕之，在昴七度。昴爲獄事。時諸郡太守坐度田不實，世祖怒，殺十餘人，然後深悔之。

十七年二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在胃九度。胃爲廪倉。時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以穀爲言，故示象。或曰：胃，供養之官也。其十月，廢郭皇后，詔曰"不可以奉供養"。

二十二年五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在柳七度，京都宿也。柳爲上倉，祭祀穀也。近輿鬼，輿鬼爲宗廟。十九年中，有司奏請立近帝四廟以祭之，有詔"廟處所未定，且就高廟祫祭之"。至此三年，遂不立廟。有簡墮心，奉祖宗之道有闕，故示象也。

二十五年三月戊申晦，日有蝕之，在畢十五度。畢爲邊兵。其冬十月，以武谿蠻夷爲寇害，伏波將軍馬援將兵擊之。

二十九年二月丁巳朔，日有蝕之，在東壁五度。東壁爲文章，一名娵訾之口。先是皇子諸王各招來文章談説之士，去年中，有人上奏："諸王所招待者，或真僞雜，受刑罰者子孫，宜可分别。"於是上怒，詔捕諸王客，皆被以苛法，死者甚多。世祖不早爲明設刑禁，一時治之過差，故天示象。世祖於是改悔，遣使悉理侵枉也。

三十一年五月癸酉晦，日有蝕之，在柳五度，京都宿也。自二十一年示象至此十年，後二年，宫車晏駕。

中元元年十一月甲子晦，日有蝕之，在斗二十度。斗爲廟，主爵禄。儒説十一月甲子，時王日也，又爲星

十六年三月辛丑日月終，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昴宿七度處。昴宿象徵刑獄。此時各郡太守因度量土地不實而獲罪，光武帝發怒處死十餘人，事後又深爲悔恨。

十七年二月乙未月終日，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胃宿九度處。胃宿象徵糧倉。此時各郡新近因田租而獲罪，天下憂慮，群臣上奏都議論租穀之事，所以上天顯示徵兆。另一説認爲：胃宿，是供養之星官。同年十月，廢郭皇后，詔書説郭皇后"不可供奉宗廟"。

二十二年五月乙未日月終，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柳宿七度處，是象徵京城的星宿。柳宿是上倉，儲存祭祀用穀物。又鄰近輿鬼星，輿鬼星象徵宗廟。十九年間，有關官員奏請設立與光武帝最近的平帝、哀帝、成帝、元帝四廟進行祭祀，詔書説"廟址尚未選定，暫就高祖廟合祭"。至此已經三年，終不爲四帝立廟。有怠慢之心，供奉祖宗禮節不周，所以上天顯示徵兆。

二十五年三月戊申日月終，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畢宿十五度處。畢宿象徵邊境戰事。同年冬季十月，因武谿蠻夷侵掠，派伏波將軍馬援率軍征討。

二十九年二月丁巳日初一，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東壁星五度處。東壁星象徵文章，又名娵訾之口。在此之前，皇子諸王各自招集文人説客，前一年，有人上書説："諸王所招集的賓客，真僞混雜，并有犯法受刑人的子孫，應當加以甄别。"因此光武帝發怒，下詔逮捕諸王賓客，都處以苛酷的刑罰，很多人被折磨而死。光武帝不事先頒布禁令，事後又處置過嚴，所以上天顯示警戒之象。光武帝因此而悔改，派使者爲冤屈者全部平反。

三十一年五月癸酉日月終，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柳宿五度處，是象徵京城的星宿。自二十一年上天顯示先兆至今年已經十年，兩年之後，光武帝去世。

中元元年十一月甲子日月終，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斗宿二十度處。斗宿象徵宗廟，主管爵位俸禄。儒家認爲，十一月甲子日，是天子之

紀，主爵禄，其占重。

日，斗宿又是日月與五大行星始終之處，象徵爵位俸禄，其徵兆意義重大。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蝕之，在氐二度。氐爲宿宫。是時明帝作北宫。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日月終，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氐宿二度處。氐宿象徵宿宫。此時明帝正在興建北宫。

八年十月壬寅晦，日有蝕之，既，在斗十一度。斗，吴也。廣陵於天文屬吴。後二年，廣陵王荆坐謀反自殺。

八年十月壬寅日月終，日全食，當時太陽運行至斗宿十一度處。斗宿，下當吴國的分野。廣陵郡在天文上屬於吴國。兩年後，廣陵王劉荆因謀反罪自殺。

十三年十月甲辰晦，日有蝕之，在尾十七度。

十三年十月甲辰日月終，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尾宿十七度處。

十六年五月戊午晦，日有蝕之，在柳十五度。儒説五月戊午，猶十一月甲子也，又宿在京都，其占重。後二歲，宫車晏駕。

十六年五月戊午日月終，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柳宿十五度處。儒家認爲，五月戊午日，如同十一月甲子日，而且柳宿象徵京城，其徵兆意義重大。兩年後明帝去世。

十八年十一月甲辰晦，日有蝕之，在斗二十一度。是時明帝既崩，馬太后制爵禄，故陽不勝。

十八年十一月甲辰日月終，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斗宿二十一度處。此時明帝已經去世，馬太后把持封爵與官員任免，所以陽不克陰。

章帝建初五年二月庚辰朔，日有蝕之，在東壁八度。例在前建武二十九年。是時群臣争經，多相非毁者。

章帝建初五年二月庚辰日初一，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東壁星八度處。先例見於光武帝建武二十九年。此時百官争論經文經義，經常互相誹謗。

六年六月辛未晦，日有蝕之，在翼六度。翼主遠客。冬，東平王蒼等來朝，明年正月，蒼薨。

六年六月辛未日月終，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翼宿六度處。翼宿象徵遠來賓客。冬季，東平王劉蒼等人入京朝見天子，第二年正月，劉蒼去世。

章和元年八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史官不見，佗官以聞。日在氐四度。

章和元年八月乙未日月終，日食。史官未觀測到，其他官員奏報朝廷。當時太陽運行至氐宿四度處。

和帝永元二年二月壬午，日有蝕之。史官不見，涿郡以聞。日在奎八度。

和帝永元二年二月壬午日，日食。史官未觀測到，涿郡奏報朝廷。當時太陽運行至奎宿八度處。

四年六月戊戌朔，日有蝕之，在七星二度，主衣裳。又曰行近軒轅，在左角，爲太后族。是月十九日，上免太后兄弟竇憲等官，遣就國，選嚴能相，於國蹙迫自殺。

四年六月戊戌日初一，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星宿二度處，象徵衣裳。另一説認爲，當時太陽運行接近軒轅星，在其左角，象徵太后家族。同月十九日，和帝罷免太后兄弟竇憲等人官職，遣送他們前往封國，又選任嚴厲幹練的國相，在封國逼迫他們自殺。

七年四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在

七年四月辛亥日初一，日食，當時太陽運行

觜觿，爲葆旅，主收斂。儒説葆旅宫中之象，收斂貪妒之象。是歲鄧貴人始入。明年三月，陰皇后立。鄧貴人有寵，陰后妒忌之，後遂坐廢。一曰是將入參，參、伐爲斬刈。明年七月，越騎校尉馮柱捕斬匈奴温禺犢王烏居戰。

十二年秋七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在翼八度，荆州宿也。明年冬，南郡蠻夷反爲寇。

十五年四月甲子晦，日有蝕之，在東井二十二度。東井，主酒食之宿也。婦人之職，無非無儀，酒食是議。去年冬，鄧皇后立，有丈夫之性，與知外事，故天示象。是年水，雨傷稼。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日有蝕之，在胃二度。胃主廩倉。是時鄧太后專政，去年大水傷稼，倉廩爲虚。

五年正月庚辰朔，日有蝕之，在虚八度。正月，王者統事之正日也。虚，空名也。是時鄧太后攝政，安帝不得行事，俱不得其正，若王者位虚，故於正月陽不克，示象也。於是陰預乘陽，故夷狄并爲寇害，西邊諸郡皆至虚空。

七年四月丙申晦，日有蝕之，在東井一度。

元初元年十月戊子朔，日有蝕之，在尾十度。尾爲後宫，繼嗣之宫也。是時上甚幸閻貴人，將立，故示不善，將爲繼嗣禍也。明年四月，遂立爲后。後遂與江京、耿寶等共讒太子廢之。

二年九月壬午晦，日有蝕之，在心四度。心爲王者，明久失位也。

至觜宿處，象徵葆旅，主管收斂。儒家認爲，葆旅是宫廷的象徵，收斂是貪婪妒忌的象徵。當年鄧貴人剛剛入宫。第二年三月，册立陰皇后。鄧貴人受到和帝的寵愛，陰皇后妒忌鄧貴人，其後終於因此獲罪被廢。另一説認爲，當時太陽運行接近參宿，參宿的參星、伐星象徵殺戮。第二年七月，越騎校尉馮柱捕獲匈奴温禺犢王烏居戰并將其斬首。

十二年秋季七月辛亥日初一，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翼宿八度處，是象徵荆州的星宿。第二年冬季，南郡蠻夷反叛侵擾。

十五年四月甲子日月終，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東井星二十二度處。東井星，是象徵酒食的星宿。婦女的職守，是不非議他人，亦不贊譽他人，僅負責備辦酒食。去年冬，册立鄧皇后，皇后有男人的性格，參預議論朝廷政事，所以上天顯示徵兆。當年大水，莊稼受災。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胃宿二度處。胃宿象徵糧倉。此時鄧太后把持政權，前一年水災損害莊稼，糧倉空虚。

五年正月庚辰日初一，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虚宿八度處。正月，是君主統理朝政的正日。虚，是空有其名。當時鄧太后當朝，安帝無所事事，兩者都名不符實，以至於天子虚設，所以正月陽氣不勝陰氣，上天顯示徵兆。當時陰氣凌駕陽氣之上，所以夷狄同時爲害，西部邊境各郡百姓逃亡一空。

七年四月丙申日月終，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東井星一度處。

元初元年十月戊子日初一，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尾宿十度處。尾宿象徵後宫，是太子之宫。此時安帝非常寵愛閻貴人，準備立爲皇后，所以上天顯示不祥的徵兆，將要禍害太子。第二年四月，即將貴人立爲閻皇后。此後遂與江京、耿寶等人共同誣陷并廢掉太子。

二年九月壬午日月終，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心宿四度處。心宿象徵君王，表明天子長久不在其位。

三年三月二日辛亥，日有蝕之，在婁五度。史官不見，遼東以聞。

三年三月二日辛亥，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婁宿五度處。史官未觀測到，遼東郡奏報朝廷。

四年二月乙巳朔，日有蝕之，在奎九度。史官不見，七郡以聞。奎主武庫兵。其月十八日壬戌，武庫火，燒兵器也。

四年二月乙巳日初一，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奎宿九度處。史官未觀測到，七郡奏報朝廷。奎宿象徵武庫中的兵器。同月十八日壬戌，武庫失火，燒毀兵器。

五年八月丙申朔，日有蝕之，在翼十八度。史官不見，張掖以聞。

五年八月丙申日初一，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翼宿十八度處。史官未觀測到，張掖郡奏報朝廷。

六年十二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幾盡，地如昏狀。在須女十一度，女主惡之。後二歲三月，鄧太后崩。

六年十二月戊午日初一，日食，接近日全食，大地昏暗。當時太陽運行至須女星十一度處，臨朝太后對此感到不安。兩年後的三月，鄧太后去世。

永寧元年七月乙酉朔，日有蝕之，在張十五度。史官不見，酒泉以聞。

永寧元年七月乙酉日初一，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張宿十五度處。史官未觀測到，酒泉郡奏報朝廷。

延光三年九月庚申晦，日有食之，在氐十五度。氐爲宿宮。宮，中宮也。時上聽中常侍江京、樊豐及阿母王聖等讒言，廢皇太子。

延光三年九月庚申日月終，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氐宿十五度處。氐宿象徵宿宮。宮，是太子中宮。此時安帝聽信中常侍江京、樊豐以及阿母王聖等人的誣陷，廢去皇太子。

四年三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在胃十二度。隴西、酒泉、朔方各以狀上，史官不覺。

四年三月戊午日初一，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胃宿十二度處。隴西郡、酒泉郡、朔方郡各自以文書奏報朝廷，史官未觀測到。

順帝永建二年七月甲戌朔，日有蝕之，在翼九度。

順帝永建二年七月甲戌日初一，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翼宿九度處。

陽嘉四年閏月丁亥朔，日有蝕之，在角五度。史官不見，零陵以聞。

陽嘉四年閏月丁亥日初一，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角宿五度處。史官未觀測到，零陵郡奏報朝廷。

永和三年十二月戊戌朔，日有蝕之，在須女十一度。史官不見，會稽以聞。明年，中常侍張逵等謀譖皇后父梁商欲作亂，推考，逵等伏誅也。

永和三年十二月戊戌日初一，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須女星十一度處。史官未觀測到，會稽郡奏報朝廷。第二年，中常侍張逵等人陰謀誣陷梁皇后的父親梁商準備叛亂，追究審訊，張逵等人被處死。

五年五月己丑晦，日有蝕之，在東井三十三度。東井，三輔宿。又近輿鬼，輿鬼爲宗廟。其秋，西羌爲寇，至三輔陵園。

五年五月己丑日月終，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東井星三十三度處。東井星，是象徵三輔地區的星宿。又接近輿鬼星，輿鬼象徵宗廟。同年秋季，西羌叛亂，一直侵擾到三輔地區的先帝陵墓。

六年九月辛亥晦，日有蝕之，在

六年九月辛亥日月終，日食，當時太陽運行

尾十一度。尾主後宫，繼嗣之宫也。以爲繼嗣不興之象。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在營室三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是時梁太后攝政。

三年四月丁卯晦，日有蝕之，在東井二十三度。例在永元十五年。東井主法，梁太后又聽兄冀枉殺公卿，犯天法也。明年，太后崩。

元嘉二年七月二日庚辰，日有蝕之，在翼四度。史官不見，廣陵以聞。翼主倡樂。時上好樂過。

永興二年九月丁卯朔，日有蝕之，在角五度。角，鄭宿也。十一月，泰山盗賊群起，劫殺長吏。泰山於天文屬鄭。

永壽三年閏月庚辰晦，日有蝕之，在七星二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例在永元四年。後二歲，梁皇后崩，冀兄弟被誅。

延熹元年五月甲戌晦，日有蝕之，在柳七度，京都宿也。

八年正月丙申晦，日有蝕之，在營室十三度。營室之中，女主象也。其二月癸亥，鄧皇后坐酗，上送暴室，令自殺，家屬被誅。吕太后崩時亦然。

九年正月辛卯朔，日有蝕之，在營室三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谷永以爲三朝尊者惡之。其明年，宫車晏駕。

永康元年五月壬子晦，日有蝕之，在輿鬼一度。儒説壬子淳水日，而陽不克，將有水害。其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海溢。

靈帝建寧元年五月丁未朔，日有蝕之。冬十月甲辰晦，日有蝕之。

二年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右

至尾宿十一度處。尾宿象徵後宫，是後嗣之宫。被認爲是順帝後代不興旺的徵兆。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日初一，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營室星三度處。史官未觀測到，各郡國奏報朝廷。此時梁太后代理朝政。

三年四月丁卯日月終，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東井星二十三度處。先例見於永元十五年。東井星象徵法律，梁太后又聽信其兄梁冀無辜殺害公卿大臣，違犯天法。第二年，太后去世。

元嘉二年七月二日庚辰，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翼宿四度處。史官未觀測到，廣陵郡奏報朝廷。翼宿象徵歌舞音樂。此時桓帝過分喜好音樂。

永興二年九月丁卯日初一，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角宿五度處。角宿，下應鄭國之地。十一月，泰山郡盗賊蜂擁而起，搶掠殺死官吏。泰山郡在天文上歸屬鄭地。

永壽三年閏月庚辰日月終，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七星二度處。史官未觀測到，各郡國奏報朝廷。先例見於永元四年。兩年後，梁皇后去世，梁冀兄弟被處死。

延熹元年五月甲戌日月終，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柳宿七度處，是象徵京城的星宿。

八年正月丙申日月終，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營室星十三度處。營室之間，是皇后臨朝的象徵。同年二月癸亥日，鄧皇后因酗酒獲罪，被桓帝遣送暴室，詔令自殺，家屬被處死。吕太后去世亦是如此。

九年正月辛卯日初一，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營室三度處。史官未觀測到，各郡國奏報朝廷。谷永認爲正月一日是一年中年、月、日的開始，尊貴者對此感到不安。第二年，桓帝去世。

永康元年五月壬子日月終，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輿鬼星一度處。儒者認爲壬子是淳水日，此日陽氣不勝陰氣，將發生水災。同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海水倒灌。

靈帝建寧元年五月丁未日初一，日食。冬季十月甲辰日月終，日食。

二年十月戊戌日月終，日食。右扶風奏報朝

扶風以聞。

三年三月丙寅晦，日有蝕之。梁相以聞。

四年三月辛酉朔，日有蝕之。

熹平二年十二月癸酉晦，日有蝕之，在虛二度。是時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專權。

六年十月癸丑朔，日有蝕之。趙相以聞。

光和元年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十月丙子晦，日有蝕之，在箕四度。箕爲後宫口舌。是月，上聽讒廢宋皇后。

二年四月甲戌朔，日有蝕之。

四年九月庚寅朔，日有蝕之，在角六度。

中平三年五月壬辰晦，日有蝕之。

六年四月丙午朔，日有蝕之。其月浹辰，宫車晏駕。

獻帝初平四年正月甲寅朔，日有蝕之，在營室四度。是時李傕、郭汜專政。

興平元年六月乙巳晦，日有蝕之。

建安五年九月庚午朔，日有蝕之。

六年二月丁卯朔，日有蝕之。

十三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蝕之，在尾十二度。

十五年二月乙巳朔，日有蝕之。

十七年六月庚寅晦，日有蝕之。

二十一年五月己亥朔，日有蝕之。

二十四年二月壬子晦，日有蝕之。

凡漢中興十二世，百九十六年，日蝕七十二：朔三十二，晦三十七，月二日三。

廷。

三年三月丙寅日月終，日食。梁國國相奏報朝廷。

四年三月辛酉日初一，日食。

熹平二年十二月癸酉日月終，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虚宿二度處。此時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人把持朝政。

六年十月癸丑日初一，日食。趙國國相奏報朝廷。

光和元年二月辛亥日初一，日食。十月丙子日月終，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箕宿四度處。箕宿象徵後宫口舌。同月，靈帝聽信讒言廢宋皇后。

二年四月甲戌日初一，日食。

四年九月庚寅日初一，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角宿六度處。

中平三年五月壬辰日月終，日食。

六年四月丙午日初一，日食。同月十二日，靈帝去世。

獻帝初平四年正月甲寅日初一，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營室星四度處。此時李傕、郭汜把持朝政。

興平元年六月乙巳日月終，日食。

建安五年九月庚午日初一，日食。

六年二月丁卯日初一，日食。

十三年十月癸未日初一，日食，當時太陽運行至尾宿十二度處。

十五年二月乙巳日初一，日食。

十七年六月庚寅日月終，日食。

二十一年五月己亥日初一，日食。

二十四年二月壬子日月終，日食。

東漢以來共傳十二位皇帝，一百九十六年，發生日食七十二次：其中初一有三十二次，月終有三十七次，初二有三次。

日抱

光武建武七年四月丙寅，日有暈抱，白虹貫暈，在畢八度。畢爲邊兵。秋，隗囂反，侵安定。

光武帝建武七年四月丙寅日，太陽周圍有光暈環繞，一道白虹貫穿光暈，當時太陽運行至畢宿八度處。畢宿象徵邊境戰事。秋季，隗囂反叛，入侵安定郡。

日赤無光

靈帝時，日數出東方，正赤如血，無光，高二丈餘乃有景。且入西方，去地二丈，亦如之。其占曰：事天不謹，則日月赤。是時月出入去地二三丈，皆赤如血者數矣。

靈帝時期，有多次太陽從東方升起時，赤紅如血，没有光芒，升高到二丈餘纔有日光。將落入西方，離地平綫二丈時，也是如此。占辭説：事奉上天不恭敬，則日月赤紅。當時月亮出入離地平綫二三丈，也多次赤紅如血。

日黄珥

光和四年二月己巳，黄氣抱日，黄白珥在其表。

光和四年二月己巳日，黄氣環繞太陽，表面有黄白色光暈。

日中黑

中平四年三月丙申，黑氣大如瓜，在日中。

中平四年三月丙申日，太陽中出現黑氣，大如瓜。

五年正月，日色赤黄，中有黑氣如飛鵲，數月乃銷。

五年正月，太陽赤黄色，其中有黑氣如同飛鵲，數月之後纔消失。

虹貫日

六年二月乙未，白虹貫日。

六年二月乙未日，白虹貫穿太陽。

獻帝初平元年二月壬辰，白虹貫日。

獻帝初平元年二月壬辰日，白虹貫穿太陽。

月蝕非其月

桓帝永壽三年十二月壬戌，月蝕非其月。

桓帝永壽三年十二月壬戌日，月食發生在不當發生的月份。

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月蝕非其月。

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日，月食發生在不當發生的月份。

贊曰：皇極惟建，五事剋端。罰咎入沴，逆亂浸干。火下水騰，木弱金酸。妖豈或妄，氣炎以觀。

贊曰：最高準則一旦建立，貌言視聽思五事隨之端正。災禍横行，錯亂失序，由是火焰向下，水流上行，木不成材，金不成器。妖異豈是無端而至，五氣升騰可以驗證。

後漢書卷二十九

志第十九

郡國(一)

司隸

河南　河内　河東　弘農　京兆　馮翊　扶風

《漢書·地理志》記天下郡縣本末，及山川奇異，風俗所由，至矣。今但録中興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以爲《郡國志》。凡《前志》有縣名，今所不載者，皆世祖所并省也。前無今有者，後所置也。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

《漢書·地理志》記載天下郡縣的始末，以及山河的奇特，風俗的由來，很是詳備了。現在衹記録後漢建立以來郡縣的變更，以及《春秋》、《史記》、《漢書》、《東觀漢記》中記載朝會征戰涉及的地名，成爲《郡國志》。凡是《前志》有縣名，現在没有記載的，都是世祖所撤并的。以前没有而現在有的，是後來所設置的。凡是縣名寫在前邊的，是郡城所在地。

司隸

河南尹

河南尹秦三川郡，高帝更名。世祖都雒陽，建武十五年改曰河南尹。二十一城，永和五年户二十萬八千四百八十六，口百一萬八百二十七。

雒陽周時號成周。有狄泉，在城中。有唐聚。有上程聚。有士鄉聚。有褚氏聚。有榮錡澗。有前亭。有圉鄉。有大解城。　河南周公時所城雒邑也，春秋時謂之王城。東城門名鼎門，北城門名乾祭。又有甘城，有蒯鄉。　梁故國，伯翳後。有霍陽山。有注城。　滎陽有鴻溝水。有廣武城。有虢亭，虢叔國。有隴

河南尹秦朝的三川郡，高帝改今名。世祖建都雒陽，建武十五年改稱河南尹。二十一座城，永和五年有民户二十萬八千四百八十六户，人口一百零一萬零八百二十七人。

雒陽周朝時叫成周。有狄泉，在城中。有唐聚。有上程聚。有士鄉聚。有褚氏聚。有榮錡澗。有前亭。有圉鄉。有大解城。　河南周公時所興建的雒邑城，春秋時叫它王城。東城門叫鼎門，北城門叫乾祭。又有甘城，有蒯鄉。　梁從前的封國，伯翳的後裔。有霍陽山。有注城。

滎陽有鴻溝水。有廣武城。有虢亭，虢叔的封國。有隴城。有薄亭。有敖亭。有滎澤。　卷有長城，經陽武到密縣。有垣雝城，有人説是古

城。有薄亭。有敖亭。有熒澤。 卷有長城，經陽武到密。有垣雝城，或曰古衡雍。有扈城亭。 原武 陽武 中牟有圃田澤。有清口水。有管城。有曲遇聚。有蔡亭。 開封 苑陵有梾林。有制澤。有瑣侯亭。 平陰 穀城瀍水出。有函谷關。 緱氏有鄔聚。有轘轅關。 鞏有尋谷水。有東訾聚，今名訾城。有坎埳聚。有黄亭。有湟水。有明谿泉。 成皋有旃然水。有瓶丘聚。有漫水。有汜水。 京 密有大騩山。有梅山。有陘山。 新城有高都城。有廣成聚。有鄤聚，古鄤氏，今名蠻中。 匽師有尸鄉，春秋時曰尸氏。 新鄭《詩》鄭國，祝融墟。 平

代的衡雍。有扈城亭。 原武 陽武 中牟有圃田澤。有清口水。有管城。有曲遇聚。有蔡亭。 開封 苑陵有梾林。有制澤。有瑣侯亭。 平陰 穀城瀍水發源地。有函谷關。 緱氏有鄔聚。有轘轅關。 鞏有尋谷水。有東訾聚，現在叫訾城。有坎埳聚。有黄亭。有湟水。有明谿泉。 成皋有旃然水。有瓶丘聚。有漫水。有汜水。 京 密有大騩山。有梅山。有陘山。 新城有高都城。有廣成聚。有鄤聚，就是古代的鄤氏，現在叫蠻中。 匽師有尸鄉，春秋時叫尸氏。 新鄭《詩經》中説的鄭國，祝融的遺迹。 平

河内郡

河内郡高帝置。雒陽北百二十里。十八城，户十五萬九千七百七十，口八十萬一千五百五十八。

河内郡高帝時設置。在雒陽以北一百二十里。十八座城，民户十五萬九千七百七十，人口八十萬一千五百五十八。

懷有隰城。 河陽有湛城。 軹有原鄉。有湨梁。 波有絺城。 沁水 野王有太行山。有射犬聚。有邘城。 温蘇子所都。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絶。 州 平臯有邢丘，故邢國，周公子所封。有李城。 山陽邑。有雍城。有蔡城。 武德 獲嘉侯國。 脩武故南陽，秦始皇更名。有南陽城，陽樊、攢茅田。有小脩武聚。有隤城。 共本國。淇水出。有汎亭。 汲 朝歌紂所都居，南有牧野，北有邶國，南有寧鄉。 蕩陰有羑里城。 林慮故隆慮，殤帝改。有鐵。

懷有隰城。 河陽有湛城。 軹有原鄉。有湨梁。 波有絺城。 沁水 野王有太行山。有射犬聚。有邘城。 温是蘇子建都的地方。濟水發源於此，王莽時大旱，於是斷流。 州 平臯有邢丘，從前的邢國，周公的兒子的封國。有李城。 山陽邑。有雍城。有蔡城。 武德 獲嘉侯爵封國。 脩武從前的南陽，秦始皇改現名。有南陽城，陽樊、攢茅賜田。有小脩武聚。有隤城。 共原爲封國。淇水發源於此。有汎亭。 汲 朝歌紂的都城，南邊有牧野，北邊有邶國，南邊有寧鄉。 蕩陰有羑里城。 林慮從前的隆慮，殤帝時改現名。有鐵礦。

河東郡

河東郡秦置，雒陽西北五百里。二十城，户九萬三千五百四十三，口五十七萬八百三。

河東郡秦朝設置，在雒陽西北五百里。二十座城，民户九萬三千五百四十三，人口五十七萬零八百零三。

安邑有鐵，有鹽池。 楊有高梁

安邑有鐵礦，有鹽池。 楊有高梁亭。 平

亭。　平陽侯國。有鐵。堯都此。　臨汾有董亭。　汾陰有介山。　蒲坂有雷首山。有沙丘亭。　大陽有吳山，上有虞城，有下陽城，有茅津。有顛軨坂。　解有桑泉城。有臼城。有解城。有瑕城。　皮氏有耿鄉。有鐵。有冀亭。　聞喜邑，本曲沃。有董池陂，古董澤。有稷山亭。有涑水。有洮水。　絳邑。有翼城。　永安故彘，陽嘉二年更名。有霍大山。　河北《詩》魏國。有韓亭。　猗氏　垣有王屋山，兖水出。有壺丘亭。有邵亭。　襄陵　北屈有壺口山。有采桑津。　蒲子　濩澤侯國。有析城山。　端氏。

弘農郡

弘農郡武帝置。其二縣，建武十五年屬。雒陽西南四百五十里。九城，户四萬六千八百一十五，口十九萬九千一百一十三。

弘農故秦函谷關，燭水出。有枯樅山。有桃丘聚，故桃林。有務鄉。有曹陽亭。　陝本虢仲國。有焦城。有陝陌。　黽池穀水出。有二崤。　新安澗水出。　宜陽　陸渾西有虢略地。　盧氏有熊耳山，伊水、清水出。　湖故屬京兆。有閿鄉。　華陰故屬京兆。有太華山。

京兆尹

京兆尹秦內史，武帝改。其四縣，建武十五年屬。雒陽西九百五十里。十城，户五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口二十八萬五千五百七十四。

長安高帝所都。鎬在上林苑中。有細柳聚。有蘭池。有曲郵。有杜郵。　霸陵有枳道亭。有長門亭。　杜陵鄠在西南。　鄭　新豐有驪山，東有鴻門亭及戲亭。有掫城。　藍田出美玉。　長陵故屬馮翊。　商故屬

陽侯爵封國。有鐵礦。堯建都於此。　臨汾有董亭。　汾陰有介山。　蒲坂有雷首山。有沙丘亭。　大陽有吳山，上邊有虞城，有下陽城，有茅津。有顛軨坂。　解有桑泉城。有臼城。有解城。有瑕城。　皮氏有耿鄉。有鐵礦。有冀亭。

聞喜邑，本叫曲沃。有董池陂，就是古代的董澤。有稷山亭。有涑水。有洮水。　絳邑。有翼城。　永安從前叫彘，陽嘉二年改現名。有霍大山。　河北《詩經》中的魏國。有韓亭。　猗氏

垣有王屋山，兖水發源於此。有壺丘亭。有邵亭。　襄陵　北屈有壺口山。有采桑津。　蒲子

濩澤侯爵封國。有析城山。　端氏。

弘農郡武帝設置。其中有兩個縣，建武十五年劃入。在雒陽西南四百五十里。九座城，民户四萬六千八百一十五，人口十九萬九千一百一十三。

弘農從前秦朝的函谷關，燭水的發源地。有枯樅山。有桃丘聚，先前叫桃林。有務鄉。有曹陽亭。　陝本是虢仲的封國。有焦城。有陝陌。

黽池穀水發源於此。有二崤。　新安澗水發源於此。　宜陽　陸渾西邊有虢略這個地方。

盧氏有熊耳山，是伊水、清水發源地。　湖原屬京兆。有閿鄉。　華陰原屬京兆。有太華山。

京兆尹秦朝的內史，武帝時改現名。其中有四個縣，建武十五年劃入。在雒陽西九百五十里。十座城，民户五萬三千二百九十九，人口二十八萬五千五百七十四。

長安高帝建都的地方。鎬在上林苑中。有細柳聚。有蘭池。有曲郵。有杜郵。　霸陵有枳道亭。有長門亭。　杜陵鄠在西南。　鄭　新豐有驪山，東有鴻門亭以及戲亭。有掫城。　藍田出產美玉。　長陵原屬馮翊。　商原屬弘農　上雒侯爵封國。有冢領山，雒水發源於此。原屬弘

弘農。　上雒侯國。有冢領山，雒水出。故屬弘農。有菟和山。有蒼野聚。　陽陵故屬馮翊。

農。有菟和山。有蒼野聚。　陽陵原屬馮翊。

左馮翊

左馮翊秦屬內史，武帝分，改名。雒陽西六百八十八里。十三城，户三萬七千九十，口十四萬五千一百九十五。

左馮翊秦朝屬內史，武帝時分出，改現名。在雒陽西六百八十八里。十三座城，民户三萬七千零九十，人口十四萬五千一百九十五。

高陵　池陽　雲陽　祋祤永元九年復。　頻陽　萬年　蓮勺　重泉　臨晋本大荔。有河水祠。有芮鄉。有王城。　郃陽永平二年復。　夏陽有梁山、龍門山。　衙　粟邑永元九年復。

高陵　池陽　雲陽　祋祤永元九年恢復。　頻陽　萬年　蓮勺　重泉　臨晋本名大荔。有河水祠。有芮鄉。有王城。　郃陽永平二年恢復。　夏陽有梁山、龍門山。　衙　粟邑永元九年恢復。

右扶風

右扶風秦屬內史，武帝分，改名。十五城，户萬七千三百五十二，口九萬三千九十一。

右扶風秦朝屬內史，武帝時分出，改現名。十五座城，民户一萬七千三百五十二，人口九萬三千零九十一。

槐里周曰犬丘，高帝改。　安陵　平陵　茂陵　鄠　豐水出。有甘亭。　郿有邰亭。　武功永平八年復。有太一山，本終南。垂山，本敦物。有斜谷。　陳倉　汧有吴嶽山，本名汧，汧水出。有回城，名回中。　渝麋侯國。　雍有鐵。　栒邑有豳鄉。　美陽有岐山，有周城。　漆有漆水。有鐵。　杜陽永和二年復。

槐里周朝時叫犬丘，高帝時改現名。　安陵　平陵　茂陵　鄠　豐水發源於此。有甘亭。　郿有邰亭。　武功永平八年恢復。有太一山，本名終南山。垂山，本名敦物。有斜谷。　陳倉　汧有吴嶽山，本名汧山，汧水發源於此。有回城，名叫回中。　渝麋侯爵封國。　雍有鐵礦。　栒邑有豳鄉。　美陽有岐山，有周城。　漆有漆水。有鐵礦。　杜陽永和二年恢復。

右司隸校尉部，郡七，縣、邑、侯國百六。

以上屬司隸校尉部，七個郡，一百零六個縣、邑及侯爵封國。

後漢書卷三十

志第二十

郡國(二)

豫州

冀州

豫州

潁川郡

潁川郡秦置。雒陽東南五百里。十七城，户二十六萬三千四百四十，口百四十三萬六千五百一十三。

陽翟禹所都。有鈞臺。有高氏亭。有雍氏城。 襄有養陰里。 襄城有西不羹。有氾城。有汾丘。有魚齒山。 昆陽有湛水。 定陵有東不羹。 舞陽邑。 郾 臨潁 潁陽 潁陰有狐宗鄉，或曰古狐人亭。有岸亭。 許 新汲 鄢陵 春秋時曰鄢。 長社有長葛城。有向鄉。有蜀城，有蜀津。 陽城有嵩高山，洧水、潁水出。有鐵。有負黍聚。 父城有應鄉。 輪氏建初四年置。

潁川郡秦朝設。在雒陽東南五百里。十七座城，民户二十六萬三千四百四十，人口一百四十三萬六千五百一十三。

陽翟禹建都的地方。有鈞臺。有高氏亭。有雍氏城。 襄有養陰里。 襄城有西不羹。有氾城。有汾丘。有魚齒山。 昆陽有湛水。 定陵有東不羹。 舞陽邑。 郾 臨潁 潁陽 潁陰有狐宗鄉，有人説就是古代的狐人亭。有岸亭。 許 新汲 鄢陵 春秋時叫鄢。 長社有長葛城。有向鄉。有蜀城，有蜀津。 陽城有嵩高山，洧水、潁水發源於此。有鐵礦。有負黍聚。 父城有應鄉。 輪氏建初四年設。

汝南郡

汝南郡高帝置。雒陽東南六百五十里。三十七城，户四十萬四千四百四十八，口二百一十萬七百八十八。

汝南郡高帝時設。在雒陽東南六百五十里。三十七座城，民户四十萬四千四百四十八，人口二百一十萬七百八十八。

平輿有沈亭，故國，姬姓。 新陽侯國。 西平有鐵。有柏亭，故柏國。 上蔡本蔡國。 南頓本頓國。 汝陰本胡國。 汝陽 新息侯國。 北宜春 灑强侯國。 濯陽 期思有蔣鄉，故蔣國。 陽安有道亭，故國。 項 西華 細陽 安城侯國。有武城亭。 吴房有棠谿亭。 鮦陽侯國。 愼陽 愼 新蔡有大吕亭。 安陽侯國。有江亭，故國，嬴姓。 富波侯國，永元中復。 宜禄永元中復。 朗陵侯國。 弋陽侯國。有黄亭，故黄國。嬴姓。 召陵有陘亭。有安陵鄉。 征羌侯國。有安陵亭。 思善侯國。 宋公國，周名郪丘，漢改爲新郪，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於此。有繁陽亭。 褒信侯國。有賴亭，故國。 原鹿侯國。 定潁侯國。 固始侯國。故寢也，光武中興更名。有寢丘。 山桑侯國，故屬沛。有下城父聚。有垂惠聚。 城父故屬沛，春秋時曰夷。有章華臺。

平輿有沈亭，是從前的封國，姓姬。 新陽侯爵封國。 西平有鐵礦。有柏亭，是從前的柏國。 上蔡原先的蔡國。 南頓原先的頓國。 汝陰原先的胡國。 汝陽 新息侯爵封國。 北宜春 灑强侯爵封國。 濯陽 期思有蔣鄉，原先的蔣國。 陽安有道亭，原先的封國。 項 西華 細陽 安城侯爵封國。有武城亭。 吴房有棠谿亭。 鮦陽侯爵封國。 愼陽 愼 新蔡有大吕亭。 安陽侯爵封國。有江亭，原先的封國，姓嬴。 富波侯爵封國，永元年間恢復。 宜禄永元年間恢復。 朗陵侯爵封國。 弋陽侯爵封國。有黄亭，原先的黄國。姓嬴。 召陵有陘亭。有安陵鄉。 征羌侯爵封國。有安陵亭。 思善侯爵封國。 宋公爵封國，周朝時名叫郪丘，漢代改名爲新郪，章帝建初四年遷宋公到這裏。有繁陽亭。 褒信侯爵封國。有賴亭，原先的封國。 原鹿侯爵封國。 定潁侯爵封國。 固始侯爵封國。就是從前的寢，光武中興後改現名。有寢丘。 山桑侯爵封國，原先屬沛。有下城父聚。有垂惠聚。 城父原先屬沛，春秋時叫夷。有章華臺。

梁國

梁國秦碭郡，高帝改。其三縣，元和元年屬。雒陽東南八百五十里。九城，户八萬三千三百，口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八十三。

梁國秦朝時的碭郡，高帝時改現名。其中的三個縣，元和元年劃入。在雒陽東南八百五十里。九座城，民户八萬三千三百，人口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八十三。

下邑 睢陽本宋國閼伯墟。有盧門亭。有魚門。有陽梁聚。 虞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有綸城，少康邑。 碭山出文石。 蒙有蒙澤。 穀熟有新城。有邳亭。 鄢故屬陳留。 寧陵故屬陳留。有葛鄉，故葛伯國。 薄故屬山陽，湯所都。

下邑 睢陽本是宋國的閼伯墟。有盧門亭。有魚門。有陽梁聚。 虞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有綸城，是少康時的城邑。 碭山中出産文石。 蒙有蒙澤。 穀熟有新城。有邳亭。 鄢原屬陳留。 寧陵原屬陳留。有葛鄉，是從前的葛伯國。 薄原屬山陽，是湯建都的地方。

沛國

沛國秦泗水郡，高帝改。雒陽東南千二百里。二十一城，户二十萬四百九十五，口二十五萬一千三百九十三。

沛國秦朝時的泗水郡，高帝時改現名。在雒陽東南一千二百里。二十一座城，民户二十萬零四百九十五，人口二十五萬一千三百九十三。

相　蕭本國。　沛有泗水亭。　豐西有大澤，高祖斬白蛇於此。有枌榆亭。　鄲有郠聚。　穀陽　譙刺史治。　洨有垓下聚。　蘄有大澤鄉，陳涉起此。　銍　酇　建平　臨睢故芒，光武更名。　竹邑侯國，故竹。　公丘本滕國。　龍亢　向本國。　符離　虹　太丘　杼秋故屬梁國，有澶淵聚。

相　蕭原先是封國。　沛有泗水亭。　豐西邊有大澤，高祖在那裏殺白蛇。有枌榆亭。　鄲有郠聚。　穀陽　譙是刺史的治所。　洨有垓下聚。　蘄有大澤鄉，陳涉從這裏起兵。　銍　酇　建平　臨睢先前叫芒，光武時改現名。　竹邑侯爵封國，原先的竹。　公丘原先的滕國。　龍亢　向原爲封國。　符離　虹　太丘　杼秋原屬梁國，有澶淵聚。

陳國

陳國高帝置爲淮陽，章和二年改。雒陽東南七百里。九城，户十一萬二千六百五十三，口百五十四萬七千五百七十二。

陳國高帝時設置爲淮陽，章和二年改爲封國。在雒陽東南七百里。九座城，民户十一萬二千六百五十三，人口一百五十四萬七千五百七十二。

陳　陽夏有固陵聚。　寧平　苦春秋時曰相。有賴鄉。　柘　新平　扶樂　武平　長平故屬汝南。有辰亭。有赭丘城。

陳　陽夏有固陵聚。　寧平　苦春秋時叫相。有賴鄉。　柘　新平　扶樂　武平　長平原屬汝南。有辰亭。有赭丘城。

魯國

魯國秦薛郡，高后改。本屬徐州，光武改屬豫州。六城，户七萬八千四百四十七，口四十一萬一千五百九十。

魯國秦時爲薛郡，高后時改爲封國。本屬徐州，光武時改屬豫州。六座城，民户七萬八千四百四十七，人口四十一萬一千五百九十。

魯國，古奄國。有大庭氏庫。有鐵。有闕里，孔子所居。有牛首亭。有五父衢。　騶本邾國。　蕃有南梁水。　薛本國，六國時曰徐州。　卞有盜泉。有郚鄉城。　汶陽

魯侯爵封國，是古代的奄國。有大庭氏庫。有鐵礦。有闕里，是孔子居住過的地方。有牛首亭。有五父衢。　騶本是邾國。　蕃有南梁水。　薛本是封國，六國時叫徐州。　卞有盜泉。有郚鄉城。　汶陽

右豫州刺史部，郡、國六，縣、邑、公、侯國九十九。

以上屬豫州刺史部，郡、封國六個，縣、邑、公、侯國九十九個。

冀州

魏郡

魏郡高帝置。雒陽東北七百里。十五城，户十二萬九千三百一十，口六十九萬五千六百六。

魏郡高帝時設立。在雒陽東北七百里。十五座城，民户十二萬九千三百一十，人口六十九萬五千六百零六。

鄴有故大河。有滏水。有汙水，有汙城。有平陽城。有武城。有九侯

鄴有先前的大河。有滏水。有汙水，有汙城。有平陽城。有武城。有九侯城。　繁陽　内

城。　繁陽　內黃清河水出。有羛陽聚。有黃澤。　魏　元城五鹿墟，故沙鹿，有沙亭。　黎陽　陰安邑。　館陶　清淵　平恩　沙侯國。　斥丘有葛。武安有鐵。　曲梁侯國，故屬廣平。有雞澤。　梁期

黃清河水發源於此。有羛陽聚。有黃澤。　魏　元城五鹿墟，先前叫沙鹿，有沙亭。　黎陽　陰安邑。　館陶　清淵　平恩　沙侯爵封國。　斥丘有葛。　武安有鐵礦。　曲梁侯爵封國，原屬廣平。有雞澤。　梁期

鉅鹿郡

鉅鹿郡秦置。建武十三年省廣平國，以其縣屬。雒陽北千一百里。十五城，户十萬九千五百一十七，口六十萬二千九十六。

鉅鹿郡秦朝設立。建武十三年撤銷廣平國，把原廣平國的轄縣劃入鉅鹿郡。在雒陽北一千一百里。十五座城，民户十萬九千五百一十七，人口六十萬二千零九十六。

廮陶有薄落亭。　鉅鹿故大鹿，有大陸澤。　楊氏　鄡　下曲陽有鼓聚，故翟鼓子國。有昔陽亭。　任　南和　廣平　斥章　廣宗　曲周　列人　廣年　平鄉　南䜌

廮陶有薄落亭。　鉅鹿原先叫大鹿，有大陸澤。　楊氏　鄡　下曲陽有鼓聚，是從前翟鼓子國。有昔陽亭。　任　南和　廣平　斥章　廣宗　曲周　列人　廣年　平鄉　南䜌

常山國

常山國高帝置。建武十三年省真定國，以其縣屬。十三城，户九萬七千五百，口六十三萬一千一百八十四。

常山國高帝時設立。建武十三年撤銷真定國，把它的屬縣劃入常山國。十三座城，民户九萬七千五百，人口六十三萬一千一百八十四。

元氏　高邑故鄗，光武更名。刺史治。有千秋亭、五成陌，光武即位於此矣。　都鄉侯國。有鐵。　南行唐有石臼谷。　房子贊皇山，濟水所出。　平棘有塞。　欒城　九門　靈壽衛水出。　蒲吾　井陘　真定　上艾故屬太原。

元氏　高邑原先叫鄗，光武時改現名。是刺史治所。有千秋亭、五成陌，光武在這裏登皇帝位。　都鄉侯爵封國。有鐵礦。　南行唐有石臼谷。　房子贊皇山，是濟水發源地。　平棘有關塞。　欒城　九門　靈壽衛水發源於此。　蒲吾　井陘　真定　上艾原屬太原。

中山國

中山國高祖置。雒陽北一千四百里。十三城，户九萬七千四百一十二，口六十五萬八千一百九十五。

中山國高祖時設立。在雒陽北一千四百里。十三座城，民户九萬七千四百一十二，人口六十五萬八千一百九十五。

盧奴　北平有鐵。　毋極　新市有鮮虞亭，故國，子姓。　望都　唐有中人亭，有左人鄉。　安國　安憙本安險，章帝更名。　漢昌本苦陘，章帝更名。　蠡吾侯國，故屬涿。　上曲陽故屬常山。恒山在西北。　蒲陰本曲逆，章帝更名。有陽城。　廣昌故屬代郡。

盧奴　北平有鐵礦。　毋極　新市有鮮虞亭，從前的封國，姓子。　望都　唐有中人亭，有左人鄉。　安國　安憙本名安險，章帝時改現名。　漢昌本名苦陘，章帝時改現名。　蠡吾侯爵封國，原屬涿。　上曲陽原屬常山。恒山在西北部。　蒲陰本名曲逆，章帝時改現名。有陽城。　廣昌原屬代郡。

安平國

安平國故信都，高帝置。明帝名樂成，延光元年改。雒陽北二千里。十三城，户九萬一千四百四十，口六十五萬五千一百一十八。

信都有絳水、呼沱河。　阜城故昌城。　南宫　扶柳　下博　武邑　觀津　經西有漳水，津名薄落津。　堂陽故屬鉅鹿。　武遂故屬河閒。　饒陽故名饒，屬涿。有無蔞亭。　安平故屬涿。　南深澤故屬涿。

安平國從前叫信都，高帝時設立。明帝時叫樂成，延光元年改現名。在雒陽以北二千里。十三座城，民户九萬一千四百四十，人口六十五萬五千一百一十八。

信都有絳水、呼沱河。　阜城從前的昌城。　南宫　扶柳　下博　武邑　觀津　經西部有漳水，渡口叫薄落津。　堂陽原屬鉅鹿。　武遂原屬河閒。　饒陽原名饒，屬涿。有無蔞亭。　安平原屬涿。　南深澤原屬涿。

河閒國

河閒國文帝置，世祖省屬信都，和帝永元二年復故。雒陽北二千五百里。十一城，户九萬三千七百五十四，口六十三萬四千四百二十一。

樂成　弓高　易故屬涿。　武垣故屬涿。　中水故屬涿。　鄚故屬涿。　高陽故屬涿。有葛城。　文安故屬勃海。　束州故屬勃海。　成平故屬勃海。　東平舒故屬勃海。

河閒國文帝時設立，世祖時撤銷并入信都，和帝永元二年恢復。在雒陽以北二千五百里。十一座城，民户九萬三千七百五十四，人口六十三萬四千四百二十一。

樂成　弓高　易原屬涿。　武垣原屬涿。　中水原屬涿。　鄚原屬涿。　高陽原屬涿。有葛城。　文安原屬勃海。　束州原屬勃海。　成平原屬勃海。　東平舒原屬勃海。

清河國

清河國高帝置。桓帝建和二年改爲甘陵。雒陽北千二百八十里。七城，户十二萬三千九百六十四，口七十六萬四百一十八。

甘陵故厝，安帝更名。　貝丘　東武城　鄃　靈和帝永元九年復。　繹幕　廣川故屬信都。有棘津城。

清河國高帝時設立。桓帝建和二年改爲甘陵。在雒陽以北一千二百八十里。七座城，民户十二萬三千九百六十四，人口七十六萬零四百一十八。

甘陵原名厝，安帝時改現名。　貝丘　東武城　鄃　靈和帝永元九年恢復。　繹幕　廣川原屬信都。有棘津城。

趙國

趙國秦邯鄲郡，高帝改名。雒陽北千一百里。五城，户三萬二千七百一十九，口十八萬八千三百八十一。

邯鄲有叢臺。　易陽　襄國本邢國，秦爲信都，項羽更名。有檀臺。有蘇人亭。　柏人　中丘

趙國秦朝時屬邯鄲郡，高帝時改現名。在雒陽以北一千一百里。五座城，民户三萬二千七百一十九，人口十八萬八千三百八十一。

邯鄲有叢臺。　易陽　襄國本名邢國，秦朝時爲信都，項羽改爲現名。有檀臺。有蘇人亭。　柏人　中丘

勃海郡

勃海郡高帝置。雒陽北千六百里。八城，户十三萬二千三百八十九，口

勃海郡高帝時設立。在雒陽以北一千六百里。八座城，民户十三萬二千三百八十九，人口一百一

百一十萬六千五百。

南皮 高城侯國。 重合侯國。 浮陽侯國。 東光 章武 陽信延光元年復。 脩故屬信都。

右冀州刺史部，郡、國九，縣、邑、侯國百。

十萬六千五百。

南皮 高城侯爵封國。 重合侯爵封國。 浮陽侯爵封國。 東光 章武 陽信延光元年恢復。 脩原屬信都。

以上屬冀州刺史部，郡、封國九個，縣、邑、侯國一百個。

後漢書卷三十一

志第二十一

郡國(三)

兖州

陳留　東郡　東平　任城　泰山　濟北　山陽　濟陰

徐州

東海　琅邪　彭城　廣陵　下邳

兖州

陳留郡

陳留郡武帝置。雒陽東五百三十里。十七城，户十七萬七千五百二十九，口八十六萬九千四百三十三。

陳留有鳴雁亭。　浚儀本大梁。　尉氏　雍丘本杞國。　襄邑有滑亭。有承匡城。　外黄有葵丘聚，齊桓公會此。城中有曲棘里。有繁陽城。　小黄　東昏　濟陽　平丘有臨濟亭，田儋死此。有匡。有黄池亭。　封丘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　酸棗　長垣侯國。有匡城。有蒲城。有祭城。　己吾有大棘鄉。有首鄉。　考城故菑，章帝更名。故屬梁。　圉故屬淮陽。有高陽亭。　扶溝故屬淮陽。

陳留郡武帝時設立。在雒陽東五百三十里。十七座城，民户十七萬七千五百二十九，人口八十六萬九千四百三十三。

陳留有鳴雁亭。　浚儀本名大梁。　尉氏　雍丘本名杞國。　襄邑有滑亭。有承匡城。　外黄有葵丘聚，齊桓公在這裏舉行朝會。城中有曲棘里。有繁陽城。　小黄　東昏　濟陽　平丘有臨濟亭，田儋死在這裏。有匡。有黄池亭。　封丘有桐牢亭，有人説就是古代的蟲牢。　酸棗　長垣侯爵封國。有匡城。有蒲城。有祭城。　己吾有大棘鄉。有首鄉。　考城本名叫菑，章帝時改現名。原屬梁。　圉原屬淮陽。有高陽亭。　扶溝原屬淮陽。

東郡

東郡秦置。去雒陽八百餘里。十五城，户十三萬六千八十八，口六十萬

東郡秦朝設立。離雒陽八百多里。十五座城，民户十三萬六千零八十八，人口六十萬三千三百

三千三百九十三。

九十三。

濮陽古昆吾國，春秋時曰濮。有鹹城，或曰古鹹國。有清丘。有鉏城。　燕本南燕國。有雍鄉。有胙城，古胙國。有平陽亭。有瓦亭。有桃城。　白馬有韋鄉。　頓丘　東阿有清亭。　東武陽漯水出。　范有秦亭。　臨邑有泲廟。　博平　聊城有夷儀聚。有聶城。　發干　樂平侯國。故清，章帝更名。　陽平侯國。有莘亭。有岡成城。　衛公國。本觀故國，姚姓，光武更名。有河牧城。有竿城。　穀城春秋時小穀。有巂下聚。

濮陽古代的昆吾國，春秋時叫濮。有鹹城，有人説是古代的鹹國。有清丘。有鉏城。　燕原先的南燕國。有雍鄉。有胙城，是古代的胙國。有平陽亭。有瓦亭。有桃城。　白馬有韋鄉。　頓丘　東阿有清亭。　東武陽漯水發源於此。　范有秦亭。　臨邑有泲廟。　博平　聊城有夷儀聚。有聶城。　發干　樂平侯爵封國。原名清，章帝時改現名。　陽平侯爵封國。有莘亭。有岡成城。　衛公王封國。原爲觀舊封國，姓姚，光武時改現名。有河牧城。有竿城。　穀城春秋時的小穀，有巂下聚。

東平國

東平國故梁，景帝分爲濟東國，宣帝改。雒陽東九百七十五里。七城，户七萬九千一十二，口四十四萬八千二百七十。

東平國原爲梁，景帝時分爲濟東國，宣帝時改現名。在雒陽以東九百七十五里。七座城，民户七萬九千零一十二，人口四十四萬八千二百七十。

無鹽本宿國，任姓。有章城。　東平陸六國時曰平陸。有闞亭。有堂陽亭。　富成　章　壽張春秋曰良，漢曰壽良，光武改曰壽張。有堂聚，故聚屬東郡。　須昌故屬東郡。有致密城，古中都。有陽穀城。　寧陽故屬泰山。

無鹽原先的宿國，姓任。有章城。　東平陸六國時叫平陸。有闞亭。有堂陽亭。　富成　章　壽張春秋時叫良，漢叫壽良，光武時改叫壽張。有堂聚，原屬東郡。　須昌原屬東郡。有致密城，古代叫中都。有陽穀城。　寧陽原屬泰山。

任城國

任城國章帝元和元年，分東平爲任城。雒陽東千一百里。三城，户三萬六千四百四十二，口十九萬四千一百五十六。

任城國章帝元和元年，分東平爲任城。在雒陽以東一千一百里。三座城，民户三萬六千四百四十二，人口十九萬四千一百五十六。

任城本任國。有桃聚。　亢父　樊

任城原先的任國。有桃聚。　亢父　樊

泰山郡

泰山郡高帝置。雒陽東千四百里。十二城，户八千九百二十九，口四十三萬七千三百一十七。

泰山郡高帝時設立。在雒陽以東一千四百里。十二座城，民户八千九百二十九，人口四十三萬七千三百一十七。

奉高有明堂，武帝造。　博有泰山廟。岱山在西北。有龜山。有龍鄉

奉高有明堂，武帝時建。　博有泰山廟。岱山在西北。有龜山。有龍鄉城。　梁甫侯爵封

城。 梁甫侯國。有菟裘聚。 鉅平侯國。有亭禪山。有陽關亭。 嬴有鐵。 山茌侯國。 萊蕪有原山，潘水出。 蓋沂水出。 南武陽侯國。有顓臾城。 南城故屬東海。有東陽城。 費侯國，故屬東海。有祊亭。有台亭。 牟故國。

國。有菟裘聚。 鉅平侯爵封國。有亭禪山。有陽關亭。 嬴有鐵礦。 山茌侯爵封國。 萊蕪有原山，潘水發源於此。 蓋沂水發源於此。 南武陽侯爵封國。有顓臾城。 南城原屬東海。有東陽城。 費侯爵封國，原屬東海。有祊亭。有台亭。 牟原先的封國。

濟北國

濟北國和帝永元二年，分泰山置。雒陽東千一百五十里。五城，户四萬五千六百八十九，口二十三萬五千八百九十七。

濟北國和帝永元二年，由泰山郡分出設立。在雒陽以東一千一百五十里。五座城，民户四萬五千六百八十九，人口二十三萬五千八百九十七。

盧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有景茲山。有敖山。有清亭。有長城至東海。 蛇丘有遂鄉。有下讙亭。有鑄鄉城。 成本國。 茌平本屬東郡。 剛

盧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有景茲山。有敖山。有清亭。有長城直到東海。 蛇丘有遂鄉。有下讙亭。有鑄鄉城。 成原爲封國。 茌平原屬東郡。 剛

山陽郡

山陽郡故梁，景帝分置。雒陽東八百一十里。十城，户十萬九千八百九十八，口六十萬六千九十一。

山陽郡原屬梁，景帝時分設。在雒陽以東八百一十里。十座城，民户十萬九千八百九十八，人口六十萬六千零九十一。

昌邑刺史治。有梁丘城。有甲父亭。 東緡春秋時曰緡。 鉅野有大野澤。 高平侯國。故橐，章帝更名。有茅鄉城。 湖陸故湖陵，章帝更名。 南平陽侯國。有漆亭。有閭丘亭。 方與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有泥母亭，或曰古甯母。 瑕丘 金鄉 防東

昌邑刺史治所。有梁丘城。有甲父亭。 東緡春秋時叫緡。 鉅野有大野澤。 高平侯爵封國。原名橐，章帝時改現名。有茅鄉城。 湖陸原名湖陵，章帝時改現名。 南平陽侯爵封國。有漆亭。有閭丘亭。 方與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有泥母亭，有人説是古代的甯母。 瑕丘 金鄉 防東

濟陰郡

濟陰郡故梁，景帝分置。雒陽東八百里。十一城，户十三萬三千七百一十五，口六十五萬七千五百五十四。

濟陰郡原屬梁，景帝時分設。在雒陽以東八百里。十一座城，民户十三萬三千七百一十五，人口六十五萬七千五百五十四。

定陶本曹國，古陶，堯所居。有三鬷亭。 冤句有煑棗城。 成陽有堯冢、靈臺，有雷澤。 乘氏侯國。有泗水。有鹿城鄉。 句陽有垂亭。 鄄城 離狐故屬東郡。 廩丘故屬東郡。有高魚城。有運城。 單父侯

定陶原爲曹國，即古代的陶，是堯居住的地方。有三鬷亭。 冤句有煑棗城。 成陽有堯冢、靈臺，有雷澤。 乘氏侯爵封國。有泗水。有鹿城鄉。 句陽有垂亭。 鄄城 離狐原屬東郡。 廩丘原屬東郡。有高魚城。有運城。 單父侯爵封國，原屬山陽。 成武原屬山陽。有郜

國，故屬山陽。　成武故屬山陽。有郜城。　己氏故屬梁。

城。　己氏原屬梁。

右兖州刺史部，郡、國八，縣、邑、公、侯國八十。

以上屬兖州刺史部，郡、封國八個，縣、邑、公、侯國八十個。

徐州

東海郡

東海郡高帝置。雒陽東千五百里。十三城，户十四萬八千七百八十四，口七十萬六千四百一十六。

東海郡高帝時設立。在雒陽以東一千五百里。十三座城，民户十四萬八千七百八十四，人口七十萬六千四百一十六。

郯本國，刺史治。　蘭陵有次室亭。　戚　朐有鐵。有伊盧鄉。　襄賁　昌慮有藍鄉。　承　陰平　利城　合鄉　祝其有羽山。春秋時曰祝其，夾谷地。　厚丘　贛榆本屬琅邪，建初五年復。

郯原爲封國，刺史治所。　蘭陵有次室亭。　戚　朐有鐵礦。有伊盧鄉。　襄賁　昌慮有藍鄉。　承　陰平　利城　合鄉　祝其有羽山。春秋時叫祝其，屬夾谷地界。　厚丘　贛榆原屬琅邪，建初五年恢復。

琅邪國

琅邪國秦置。建武中省城陽國，以其縣屬。雒陽東一千五百里。十三城，户二萬八百四，口五十七萬九百六十七。

琅邪國秦朝設立。建武年間撤銷城陽國，把它的縣劃入。在雒陽以東一千五百里。十三座城，民户二萬零八百零四，人口五十七萬零九百六十七。

開陽故屬東海，建初五年屬。　東武　琅邪　東莞有鄆亭。有邳鄉。有公來山，或曰古浮來。　西海　諸　莒本國，故屬城陽。有鐵。有峥嶸谷。　東安故屬城陽。　陽都故屬城陽。有牟臺。　臨沂故屬東海。有叢亭。　即丘侯國，故屬東海，春秋曰祝丘。　繒侯國，故屬東海。有概亭。　姑幕

開陽原屬東海，建初五年劃入。　東武　琅邪　東莞有鄆亭。有邳鄉。有公來山，有人説是古代的浮來。　西海　諸　莒原爲封國，原屬城陽。有鐵礦。有峥嶸谷。　東安原屬城陽。　陽都原屬城陽。有牟臺。　臨沂原屬東海。有叢亭。　即丘侯爵封國，原屬東海，春秋時叫祝丘。　繒侯爵封國，原屬東海。有概亭。　姑幕

彭城國

彭城國高祖置爲楚，章帝改。雒陽東千二百二十里。八城，户八萬六千一百七十，口四十九萬三千二十七。

彭城國高祖時設爲楚，章帝時改現名。在雒陽以東一千二百二十里。八座城，民户八萬六千一百七十，人口四十九萬三千零二十七。

彭城有鐵。　武原　傅陽有柤水。　吕　留　梧　菑丘　廣戚故屬沛。

彭城有鐵礦。　武原　傅陽有柤水。　吕　留　梧　菑丘　廣戚原屬沛。

廣陵郡

廣陵郡景帝置爲江都，武帝更名。建武中省泗水國，以其縣屬。雒陽東一千六百四十里。十一城，户八萬三千九百七，口四十一萬百九十。

廣陵有東陵亭。　江都有江水祠。　高郵　平安　淩故屬泗水。　東陽故屬臨淮。有長洲澤，吴王濞太倉在此。　射陽故屬臨淮。　鹽瀆故屬臨淮。　輿侯國，故屬臨淮。　堂邑故屬臨淮。有鐵。春秋時曰堂。　海西故屬東海。

廣陵郡景帝時設爲江都，武帝時改現名。建武年間撤銷泗水國，把它的屬縣劃入。在雒陽以東一千六百四十里。十一座城，民户八萬三千九百零七，人口四十一萬零一百九十。

廣陵有東陵亭。　江都有江水祠。　高郵　平安　淩原屬泗水。　東陽原屬臨淮。有長洲澤，吴王濞的太倉建在這裏。　射陽原屬臨淮。　鹽瀆原屬臨淮。　輿侯爵封國，原屬臨淮。　堂邑原屬臨淮。有鐵礦。春秋時叫堂。　海西原屬東海。

下邳國

下邳國武帝置爲臨淮郡，永平十五年更爲下邳國。雒陽東千四百里。十七城，户十三萬六千三百八十九，口六十一萬一千八十三。

下邳本屬東海。葛嶧山，本嶧陽山。有鐵。　徐本國。有樓亭，或曰古蔞林。　僮侯國。　睢陵　下相　淮陰　淮浦　盱台　高山　潘旌　淮陵　取慮有蒲姑陂。　東成　曲陽侯國，故屬東海。　司吾侯國，故屬東海。　良成故屬東海。春秋時曰良。　夏丘故屬沛。

下邳國武帝時設爲臨淮郡，永平十五年改爲下邳國。在雒陽以東一千四百里。十七座城，民户十三萬六千三百八十九，人口六十一萬一千零八十三。

下邳原屬東海。葛嶧山，本名嶧陽山。有鐵礦。　徐原爲封國。有樓亭，有人説是古代的蔞林。　僮侯爵封國。　睢陵　下相　淮陰　淮浦　盱台　高山　潘旌　淮陵　取慮有蒲姑陂。　東成　曲陽侯爵封國，原屬東海。　司吾侯爵封國，原屬東海。　良成原屬東海。春秋時叫良。　夏丘原屬沛。

右徐州刺史部，郡、國五，縣、邑、侯國六十二。

以上屬徐州刺史部，郡、封國五個，縣、邑、侯國六十二個。

後漢書卷三十二

志第二十二

郡國(四)

青　州

濟南　平原　樂安　北海　東萊　齊國

荆　州

南陽　南郡　江夏　零陵　桂陽　武陵　長沙

揚　州

九江　丹陽　廬江　會稽　吴郡　豫章

青州

濟南國

濟南國故齊，文帝分。雒陽東千八百里。十城，户七萬八千五百四十四，口四十五萬三千三百八。

濟南國原先的齊，文帝時分設。在雒陽以東一千八百里。十座城，民户七萬八千五百四十四，人口四十五萬三千三百零八。

東平陵有鐵。有譚城。有天山。　著　於陵　臺　菅有賴亭。　土鼓　梁鄒　鄒平　東朝陽　歷城有鐵。有巨里聚。

東平陵有鐵礦。有譚城。有天山。　著　於陵　臺　菅有賴亭。　土鼓　梁鄒　鄒平　東朝陽　歷城有鐵礦。有巨里聚。

平原郡

平原郡高帝置。雒陽北一千三百里。九城，户十五萬五千五百八十八，口百萬二千六百五十八。

平原郡高帝時設立。在雒陽以北一千三百里。九座城，民户十五萬五千五百八十八，人口一百萬二千六百五十八。

平原　高唐漯水出。　般　鬲侯國。夏時有鬲君，滅浞立少康。　祝阿春秋時曰祝柯。有野井亭。

平原　高唐漯水發源於此。　般　鬲侯爵封國。夏朝時有鬲君，消滅浞擁立少康。　祝阿春秋時叫祝柯。有野井亭。　樂陵　濕陰　安德

樂陵 濕陰 安德侯國。 厭次本富平，明帝更名。

樂安國

樂安國高帝西平昌置，爲千乘，永元七年更名。雒陽東千五百二十里。九城，户七萬四千四百，口四十二萬四千七十五。

臨濟本狄，安帝更名。 千乘 高菀 樂安 博昌有薄姑城。有貝中聚。有時水。 蓼城侯國。 利故屬齊。 益侯國，故屬北海。 壽光故屬北海。有灌亭。

北海國

北海國景帝置。建武十三年省菑川、高密、膠東三國，以其縣屬。十八城，户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一，口八十五萬三千六百四。

劇有紀亭，古紀國。 營陵 平壽有斟城。有寒亭，古寒國，浞封此。 都昌 安丘有渠丘亭。 淳于永元九年復。有密鄉。 平昌侯國，故屬琅邪。有蔞鄉。 朱虚侯國，故屬琅邪，永初元年屬。 東安平故屬菑川。六國時曰安平。有酅亭。 高密侯國。 昌安侯國，安帝復。 夷安侯國，安帝復。 膠東侯國。 即墨侯國。有棠鄉。 壯武安帝復。 下密安帝復。 挺 觀陽

東萊郡

東萊郡高帝置。雒陽東三千一百二十八里。十三城，户十萬四千二百九十七，口四十八萬四千三百九十三。

黄 牟平 惤侯國。 曲成侯國。 掖侯國。有過鄉。 當利侯國。 東牟侯國。 昌陽 盧鄉 長廣故屬琅邪。 黔陬侯國，故屬琅邪。有介亭。 葛盧有尤涉亭。 不其侯國，故屬琅邪。

侯爵封國。 厭次本名富平，明帝時改現名。

樂安國高帝西平昌設立，爲千乘，永元七年改現名。在雒陽以東一千五百二十里。九座城，民户七萬四千四百，人口四十二萬四千零七十五。

臨濟本名狄，安帝時改現名。 千乘 高菀 樂安 博昌有薄姑城。有貝中聚。有時水。 蓼城侯爵封國。 利原屬齊。 益侯爵封國，原屬北海。 壽光原屬北海。有灌亭。

北海國景帝時設立。建武十三年撤銷菑川、高密、膠東三個封國，把這三個封國的屬縣劃入。十八座城，民户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一，人口八十五萬三千六百零四。

劇有紀亭，是古代的紀國。 營陵 平壽有斟城。有寒亭，是古代的寒國，浞受封在這裏。 都昌 安丘有渠丘亭。 淳于永元九年恢復。有密鄉。 平昌侯爵封國，原屬琅邪。有蔞鄉。 朱虚侯爵封國，原屬琅邪，永初元年劃入。 東安平原屬菑川。六國時叫安平。有酅亭。 高密侯爵封國。 昌安侯爵封國，安帝時恢復。 夷安侯爵封國，安帝時恢復。 膠東侯爵封國。 即墨侯爵封國。有棠鄉。 壯武安帝時恢復。 下密安帝時恢復。 挺 觀陽

東萊郡高帝時設立。在雒陽以東三千一百二十八里。十三座城，民户十萬四千二百九十七，人口四十八萬四千三百九十三。

黄 牟平 惤侯爵封國。 曲成侯爵封國。 掖侯爵封國。有過鄉。 當利侯爵封國。 東牟侯爵封國。 昌陽 盧鄉 長廣原屬琅邪。 黔陬侯爵封國，原屬琅邪。有介亭。 葛盧有尤涉亭。 不其侯爵封國，原屬琅邪。

齊國

齊國秦置。雒陽東千八百里。六城，户六萬四千四百一十五，口四十九萬一千七百六十五。

臨菑本齊，刺史治。　西安有棘里亭。有蘧丘里，古渠丘。　昌國　臨朐有三亭，古郱邑。　廣　般陽故屬濟南。

齊國秦朝時設立。在雒陽以東一千八百里。六座城，民户六萬四千四百一十五，人口四十九萬一千七百六十五。

臨菑原名齊，是刺史治所。　西安有棘里亭。有蘧丘里，就是古代的渠丘。　昌國　臨朐有三亭，是古代的郱邑。　廣　般陽原屬濟南。

右青州刺史部，郡、國六，縣六十五。

以上屬青州刺史部，郡、封國六個，縣六十五個。

荆州

南陽郡

南陽郡秦置。雒陽南七百里。三十七城，户五十二萬八千五百五十一，口二百四十三萬九千六百一十八。

宛本申伯國。有南就聚。有瓜里津。有夕陽聚。有東武亭。　冠軍邑。　葉有長山，曰方城。有卷城。　新野有東鄉，故新都。有黄郵聚。　章陵故舂陵，世祖更名。有上唐鄉。　西鄂　雉　魯陽有魯山。有牛蘭累亭。　犨　堵陽　博望　舞陰邑。　比陽　復陽侯國。有杏聚。　平氏　桐柏大復山，淮水出。有宜秋聚。　棘陽有藍鄉。有黄淳聚。　湖陽邑。　隨西有斷蛇丘。　育陽邑。有小長安。有東陽聚。　涅陽　陰　酇　鄧有鄾聚。　山都侯國。　酈侯國。　穰　朝陽　蔡陽侯國。　安衆侯國。　筑陽侯國。有涉都鄉。　武當有和成聚。　順陽侯國，故博山。有須聚。　成都　襄鄉　南鄉　丹水故屬弘農。有章密鄉。有三户亭。　析故屬弘農，故楚白羽邑。有武關，在縣西。有豐鄉城。

南陽郡秦朝時設立。在雒陽以南七百里。三十七座城，民户五十二萬八千五百五十一，人口二百四十三萬九千六百一十八。

宛原先的申伯國。有南就聚。有瓜里津。有夕陽聚。有東武亭。　冠軍邑。　葉有長山，叫方城。有卷城。　新野有東鄉，是原來的新都。有黄郵聚。　章陵原先的舂陵，世祖時改現名。有上唐鄉。　西鄂　雉　魯陽有魯山。有牛蘭累亭。　犨　堵陽　博望　舞陰邑。　比陽　復陽侯爵封國。有杏聚。　平氏　桐柏大復山，淮水發源於此。有宜秋聚。　棘陽有藍鄉。有黄淳聚。　湖陽邑。　隨西部有斷蛇丘。　育陽邑。有小長安。有東陽聚。　涅陽　陰　酇　鄧有鄾聚。　山都侯爵封國。　酈侯爵封國。　穰　朝陽　蔡陽侯爵封國。　安衆侯爵封國。　筑陽侯爵封國。有涉都鄉。　武當有和成聚。　順陽侯爵封國，原先叫博山。有須聚。　成都　襄鄉　南鄉　丹水原屬弘農。有章密鄉。有三户亭。　析原屬弘農，從前楚白羽的采邑。有武關，在縣西。有豐鄉城。

南郡

南郡秦置。雒陽南一千五百里。十

南郡秦朝設立。在雒陽以南一千五百里。十七座

七城，户十六萬二千五百七十，口七十四萬七千六百四。

江陵有津鄉。巫西有白帝城。秭歸本國。中盧侯國。編有藍口聚。當陽 華容侯國。雲夢澤在南。襄陽有阿頭山。邔侯國。有犁丘城。宜城侯國。鄀侯國，永平元年復。臨沮侯國。有荆山。枝江侯國。本羅國。有丹陽聚。夷道 夷陵有荆門，虎牙山。州陵 很山故屬武陵。

城，民户十六萬二千五百七十，人口七十四萬七千六百零四。

江陵有津鄉。巫西部有白帝城。秭歸原爲封國。中盧侯爵封國。編有藍口聚。當陽 華容侯爵封國。雲夢澤在南部。襄陽有阿頭山。邔侯爵封國。有犁丘城。宜城侯爵封國。鄀侯爵封國，永平元年恢復。臨沮侯爵封國。有荆山。枝江侯爵封國。本爲羅國。有丹陽聚。夷道 夷陵有荆門，虎牙山。州陵 很山原屬武陵。

江夏郡

江夏郡高帝置。雒陽南千五百里。十四城，户五萬八千四百三十四，口二十六萬五千四百六十四。

西陵 西陽 軑侯國。鄳 竟陵侯國。有鄖鄉。有章山，本内方。雲杜 沙羨 邾 下雉 蘄春侯國。鄂 平春侯國。南新市侯國。安陸

江夏郡高帝時設立。在雒陽以南一千五百里。十四座城，民户五萬八千四百三十四，人口二十六萬五千四百六十四。

西陵 西陽 軑侯爵封國。鄳 竟陵侯爵封國。有鄖鄉。有章山，原名内方。雲杜 沙羨 邾 下雉 蘄春侯爵封國。鄂 平春侯爵封國。南新市侯爵封國。安陸

零陵郡

零陵郡武帝置。雒陽南三千三百里。十三城，户二十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四，口百萬一千五百七十八。

泉陵 零陵陽朔山，湘水出。營道南有九疑山。營浦 泠道 洮陽 都梁有路山。夫夷侯國。始安侯國。重安侯國，故鍾武，永建三年更名。湘鄉 昭陽侯國。烝陽侯國，故屬長沙。

零陵郡武帝時設立。在雒陽以南三千三百里。十三座城，民户二十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四，人口一百萬一千五百七十八。

泉陵 零陵陽朔山，湘水發源於此。營道南部有九疑山。營浦 泠道 洮陽 都梁有路山。夫夷侯爵封國。始安侯爵封國。重安侯爵封國，原爲鍾武，永建三年改現名。湘鄉 昭陽侯爵封國。烝陽侯爵封國，原屬長沙。

桂陽郡

桂陽郡高帝置。上領山。在雒陽南三千九百里。十一城，户十三萬五千二十九，口五十萬一千四百三。

郴有客嶺山。便 耒陽有鐵。陰山 南平 臨武 桂陽 含洭 湞陽有茌領山。曲江 漢寧永和元年置。

桂陽郡高帝時設立。上領山。在雒陽以南三千九百里。十一座城，民户十三萬五千零二十九，人口五十萬一千四百零三。

郴有客嶺山。便 耒陽有鐵礦。陰山 南平 臨武 桂陽 含洭 湞陽有茌領山。曲江 漢寧永和元年設立。

武陵郡

武陵郡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雒陽南二千一百里。十二城，户四萬六千六百七十二，口二十五萬九百一十三。

武陵郡秦昭王時設立，叫黔中郡，高帝五年改現名。在雒陽以南二千一百里。十二座城，民户四萬六千六百七十二，人口二十五萬零九百一十三。

臨沅　漢壽故索，陽嘉三年更名，刺史治。　孱陵　零陽　充　沅陵先有壺頭山。　辰陽　酉陽　遷陵　鐔成　沅南建武二十六年置。　作唐

臨沅　漢壽原名索，陽嘉三年改現名，是刺史治所。　孱陵　零陽　充　沅陵先有壺頭山。　辰陽　酉陽　遷陵　鐔成　沅南建武二十六年設立。　作唐

長沙郡

長沙郡秦置。雒陽南二千八百里。十三城，户二十五萬五千八百五十四，口百五萬九千三百七十二。

長沙郡秦朝設立。在雒陽以南二千八百里。十三座城，民户二十五萬五千八百五十四，人口一百零五萬九千三百七十二。

臨湘　攸　荼陵　安城　酃　湘南侯國。衡山在東南。　連道　昭陵　益陽　下雋　羅　醴陵　容陵

臨湘　攸　荼陵　安城　酃　湘南侯爵封國。衡山在東南部。　連道　昭陵　益陽　下雋　羅　醴陵　容陵

右荆州刺史部，郡七，縣、邑、侯國百一十七。

以上屬於荆州刺史部，共有七個郡，縣、邑和侯國共一百一十七個。

揚州

九江郡

九江郡秦置。雒陽東一千五百里。十四城，户八萬九千四百三十六，口四十三萬二千四百二十六。

九江郡秦朝時設立。在雒陽以東一千五百里。十四座城，民户八萬九千四百三十六，人口四十三萬二千四百二十六。

陰陵　壽春　浚遒　成德　西曲陽　合肥侯國。　歷陽侯國，刺史治。　當塗有馬丘聚，徐鳳反於此。　全椒　鍾離侯國。　阜陵　下蔡故屬沛。　平阿故屬沛。有塗山。　義成故屬沛。

陰陵　壽春　浚遒　成德　西曲陽　合肥侯爵封國。　歷陽侯爵封國，是刺史治所。　當塗有馬丘聚，徐鳳在這裏反叛。　全椒　鍾離侯爵封國。　阜陵　下蔡原屬沛。　平阿原屬沛。有塗山。　義成原屬沛。

丹陽郡

丹陽郡秦鄣郡，武帝更名。雒陽東二千一百六十里。建安十三年，孫權分新都郡。十六城，户十三萬六千五百一十八，口六十三萬五百四十五。

丹陽郡秦朝時的鄣郡，武帝時改現名。在雒陽以東二千一百六十里。建安十三年，孫權分設新都郡。十六座城，民户十三萬六千五百一十八，人口六十三萬零五百四十五。

宛陵　溧陽　丹陽　故鄣　於潛　涇　歙　黝　陵陽　蕪湖　中江在

宛陵　溧陽　丹陽　故鄣　於潛　涇　歙　黝　陵陽　蕪湖　中江在西部。　秣陵南部有生

西。　秣陵南有牛渚。　湖熟侯國。　句容　江乘　春穀　石城

渚。　湖熟侯爵封國。　句容　江乘　春穀　石城

廬江郡

廬江郡文帝分淮南置。建武十三年省六安國，以其縣屬。雒陽東一千七百里。十四城，户十萬一千三百九十二，口四十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三。

廬江郡文帝時從淮南郡中分出。建武十三年撤并六安國，把它的屬縣劃入。在雒陽以東一千七百里。十四座城，民户十萬一千三百九十二，人口四十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三。

舒有桐鄉。　雩婁侯國。　尋陽南有九江，東合爲大江。　潜　臨湖侯國。　龍舒侯國。　襄安　皖有鐵。　居巢侯國。　六安國。　蓼侯國。　安豐有大别山。　陽泉侯國。　安風侯國。

舒有桐鄉。　雩婁侯爵封國。　尋陽南部有九江，向東流入大江。　潜　臨湖侯爵封國。　龍舒侯爵封國。　襄安　皖有鐵礦。　居巢侯爵封國。　六安封國。　蓼侯爵封國。　安豐有大别山。　陽泉侯爵封國。　安風侯爵封國。

會稽郡

會稽郡秦置。本治吴，立郡吴，乃移山陰。雒陽東三千八百里。十四城，户十二萬三千九十，口四十八萬一千一百九十六。

會稽郡秦朝時設立。郡治原在吴，立吴郡，後來搬到山陰。在雒陽以東三千八百里。十四座城，民户十二萬三千零九十，人口四十八萬一千一百九十六。

山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有浙江。　鄮　烏傷　諸暨　餘暨　太末　上虞　剡　餘姚　句章　鄞　章安故冶，閩越地，光武更名。　永寧永和三年以章安縣東甌鄉爲縣。　東部侯國。

山陰會稽山在南部，上邊有禹冢。有浙江。　鄮　烏傷　諸暨　餘暨　太末　上虞　剡　餘姚　句章　鄞　章安原名叫冶，屬閩越地界，光武時改現名。　永寧永和三年以章安縣東甌鄉爲縣。　東部侯爵封國。

吴郡

吴郡順帝分會稽置。雒陽東三千二百里。十三城，户十六萬四千一百六十四，口七十萬七百八十二。

吴郡順帝時從會稽郡中分出。在雒陽以東三千二百里。十三座城，民户十六萬四千一百六十四，人口七十萬零七百八十二。

吴本國。震澤在西，後名具區澤。　海鹽　烏程　餘杭　毗陵季札所居。北江在北。　丹徒　曲阿　由拳　安　富春　陽羡邑。　無錫侯國。　婁

吴原爲封國。震澤在西部，後來叫具區澤。　海鹽　烏程　餘杭　毗陵是季札居住的地方。北江在北部。　丹徒　曲阿　由拳　安　富春　陽羡邑。　無錫侯爵封國。　婁

豫章郡

豫章郡高帝置。雒陽南二千七百里。二十一城，户四十萬六千四百九十六，口百六十六萬八千九百六。

豫章郡高帝時設立。在雒陽以南二千七百里。二十一座城，民户四十萬六千四百九十六，人口一百六十六萬八千九百零六。

南昌　建城　新淦　宜春　廬陵　贛有豫章水。　雩都　南野有臺領

南昌　建城　新淦　宜春　廬陵　贛有豫章水。　雩都　南野有臺領山。　南城　鄱陽有鄱

山。 南城 鄱陽有鄱水。黄金采。 歷陵有傅易山。 餘汗 鄡陽 彭澤彭蠡澤在西。 柴桑 艾 海昏侯國。 平都侯國，故安平。 石陽 臨汝永元八年置。 建昌永元十六年分海昏置。

水。黄金采。 歷陵有傅易山。 餘汗 鄡陽 彭澤彭蠡澤在西部。 柴桑 艾 海昏侯爵封國。 平都侯爵封國，原名安平。 石陽 臨汝永元八年設立。 建昌永元十六年由海昏分出。

右揚州刺史部，郡六，縣、邑、侯國九十二。

以上屬揚州刺史部，郡六個，縣、邑、侯爵封國九十二個。

後漢書卷三十三

志第二十三

郡國(五)

益　州

漢中　巴郡　廣漢　蜀郡　犍爲　牂牁　越巂
益州　永昌　廣漢屬國　蜀郡屬國　犍爲屬國

凉　州

隴西　漢陽　武都　金城　安定　北地　武威　張掖　酒泉
敦煌　張掖屬國　張掖居延屬國

并　州

上黨　太原　上郡　西河　五原　雲中　定襄　雁門　朔方

幽　州

涿郡　廣陽　代郡　上谷　漁陽　右北平　遼西　遼東
玄菟　樂浪　遼東屬國

交　州

南海　蒼梧　鬱林　合浦　交趾　九真　日南

益州

漢中郡

漢中郡秦置。雒陽西千九百九十里。九城，户五萬七千三百四十四，口二十六萬七千四百二。

漢中郡秦朝時設立。在雒陽以西一千九百九十里。九座城，民户五萬七千三百四十四，人口二十六萬七千四百零二。

南鄭 成固嫣墟在西北。 西城 褒中 沔陽有鐵。 安陽 錫有錫，春秋時曰錫穴。 上庸本庸國。 房陵

南鄭 成固嫣墟在西北部。 西城 褒中 沔陽有鐵礦。 安陽 錫有錫礦，春秋時叫錫穴。 上庸原先的庸國。 房陵

巴郡

巴郡秦置。雒陽西三千七百里。十四城，户三十一萬六百九十一，口百八萬六千四十九。

巴郡秦朝時設立。在雒陽以西三千七百里。十四座城，民户三十一萬零六百九十一，人口一百零八萬六千零四十九。

江州 宕渠有鐵。 朐忍 閬中 魚復扞水有扞關。 臨江 枳 涪陵出丹。 墊江 安漢 平都 充國永元二年分閬中置。 宣漢 漢昌永元中置。

江州 宕渠有鐵礦。 朐忍 閬中 魚復扞水有扞關。 臨江 枳 涪陵出產丹砂。 墊江 安漢 平都 充國永元二年由閬中分出。 宣漢 漢昌永元年間設立。

廣漢郡

廣漢郡高帝置。雒陽西三千里。十一城，户十三萬九千八百六十五，口五十萬九千四百三十八。

廣漢郡高帝時設立。在雒陽以西三千里。十一座城，民户十三萬九千八百六十五，人口五十萬九千四百三十八。

雒刺史治。 新都 綿竹 什邡 涪 梓潼 白水 葭萌 郪 廣漢有沈水。 德陽

雒刺史治所。 新都 綿竹 什邡 涪 梓潼 白水 葭萌 郪 廣漢有沈水。 德陽

蜀郡

蜀郡秦置。雒陽西三千一百里。十一城，户三十萬四百五十二，口百三十五萬四百七十六。

蜀郡秦朝時設立。在雒陽以西三千一百里。十一座城，民户三十萬零四百五十二，人口一百三十五萬零四百七十六。

成都 郫 江原 繁 廣都 臨邛有鐵。 湔氐道岷山在西徼外。 汶江道 八陵 廣柔 綿虒道

成都 郫 江原 繁 廣都 臨邛有鐵礦。 湔氐道岷山在西部邊界以外。 汶江道 八陵 廣柔 綿虒道

犍爲郡

犍爲郡武帝置。雒陽西三千二百七十里。劉璋分立江陽郡。九城，户十三萬七千七百一十三，口四十一萬一千三百七十八。

犍爲郡武帝時設立。在雒陽以西三千二百七十里。劉璋分設江陽郡。九座城，民户十三萬七千七百一十三，人口四十一萬一千三百七十八。

武陽有彭亡聚。 資中 牛鞞 南安有魚涪津。 僰道 江陽 符節 南廣 漢安

武陽有彭亡聚。 資中 牛鞞 南安有魚涪津。 僰道 江陽 符節 南廣 漢安

牂牁郡

牂牁郡武帝置。雒陽西五千七百里。十六城，户三萬一千五百二十三，口二十六萬七千二百五十三。

牂牁郡武帝時設立。在雒陽以西五千七百里。十六座城，民户三萬一千五百二十三，人口二十六萬七千二百五十三。

故且蘭　平夷　鄨　毋斂　談指出丹。　夜郎出雄黄、雌黄。　同並　談稾　漏江　毋單　宛温　鐔封　漏卧　句町　進乘　西隨

故且蘭　平夷　鄨　毋斂　談指出産丹砂。　夜郎出産雄黄、雌黄。　同並　談稾　漏江　毋單　宛温　鐔封　漏卧　句町　進乘　西隨

越嶲郡

越嶲郡武帝置。雒陽西四千八百里。十四城，户十三萬一百二十，口六十二萬三千四百一十八。

越嶲郡武帝時設立。在雒陽以西四千八百里。十四座城，民户十三萬零一百二十，人口六十二萬三千四百一十八。

邛都南山出銅。　遂久　靈關道　臺登出鐵。　青蛉有禺同山，俗謂有金馬碧鷄。　卑水　三縫　會無出鐵。　定莋　闌　蘇示　大莋　莋秦　姑復

邛都南山出産銅。　遂久　靈關道　臺登出産鐵。　青蛉有禺同山，傳説有金馬碧鷄。　卑水　三縫　會無出産鐵。　定莋　闌　蘇示　大莋　莋秦　姑復

益州郡

益州郡武帝置。故滇王國。雒陽西五千六百里。諸葛亮表有耽文山、澤山、司彌瘞山、婁山、辟龍山，此等并皆未詳所在縣。十七城，户二萬九千三十六，口十一萬八百二。

益州郡武帝時設立。原先的滇王封國。在雒陽以西五千六百里。諸葛亮的表中提到耽文山、澤山、司彌瘞山、婁山、辟龍山，這些都不清楚在哪個縣。十七座城，民户二萬九千零三十六，人口十一萬零八百零二。

滇池出鐵。有池澤。北有黑水祠。　勝休　俞元裝山出銅。　律高石室山出錫。監町山出銀、鉛。　賁古采山出銅、錫。羊山出銀、鉛。　毋棳　建伶　穀昌　牧靡　味　昆澤　同瀨　同勞　雙柏出銀。　連然　梇棟　秦臧

滇池出産鐵。有池澤。北部有黑水祠。　勝休　俞元裝山出産銅。　律高石室山出産錫。監町山出産銀、鉛。　賁古采山出産銅、錫。羊山出産銀、鉛。　毋棳　建伶　穀昌　牧靡　味　昆澤　同瀨　同勞　雙柏出産銀。　連然　梇棟　秦臧

永昌郡

永昌郡明帝永平十二年分益州置。雒陽西七千二百六十里。八城，户二十三萬一千八百九十七，口百八十九萬七千三百四十四。

永昌郡明帝永平十二年由益州分出。在雒陽以西七千二百六十里。八座城，民户二十三萬一千八百九十七，人口一百八十九萬七千三百四十四。

不韋出鐵。　嶲唐　比蘇　楪榆　邪龍　雲南　哀牢永平中置，故牢王國。　博南永平中置。南界出金。

不韋出産鐵。　嶲唐　比蘇　楪榆　邪龍　雲南　哀牢永平年間設立，是原先的牢王國。　博南永平年間設立。南部邊界上出産金。

廣漢屬國

廣漢屬國故北部都尉，屬廣漢郡，安帝時以爲屬國都尉，别領三城。户三萬七千一百一十，口二十萬五千六百五

廣漢屬國原北部都尉，屬廣漢郡，安帝時任命屬國都尉，另統領三座城。民户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人口二十萬五千六百五十二。

十二。

陰平道 甸氏道 剛氏道

陰平道 甸氏道 剛氏道

蜀郡屬國

蜀郡屬國故屬西部都尉，延光元年以爲屬國都尉，別領四城。户十一萬一千五百六十八，口四十七萬五千六百二十九。

蜀郡屬國原屬西部都尉，延光元年任命屬國都尉，另管四城。民户十一萬一千五百六十八，人口四十七萬五千六百二十九。

漢嘉故青衣，陽嘉二年改。有蒙山。 嚴道有邛僰九折坂者，邛郵置。 徙 旄牛

漢嘉原先的青衣，陽嘉二年改現名。有蒙山。 嚴道有邛僰九折坂，就是邛郵置。 徙 旄牛

犍爲屬國

犍爲屬國故郡南部都尉，永初元年以爲屬國都尉，別領二城。户七千九百三十八，口三萬七千一百八十七。

犍爲屬國原郡屬南部都尉，永初元年任命屬國都尉，另管二城。民户七千九百三十八，人口三萬七千一百八十七。

朱提山出銀、銅。 漢陽

朱提山中出産銀、銅。 漢陽

右益州刺史部，郡、國十二，縣、道一百一十八。

以上屬益州刺史部，郡、封國十二個，縣、道一百一十八個。

凉州

隴西郡

隴西郡秦置。雒陽西二千二百二十里。十一城，户五千六百二十八，口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七。

隴西郡秦朝時設立。在雒陽以西二千二百二十里。十一座城，民户五千六百二十八，人口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七。

狄道 安故 氐道養水出此。 首陽有鳥鼠同穴山，渭水出。 大夏 襄武有五雞聚。 臨洮有西頃山。 枹罕故屬金城。 白石故屬金城。 鄣 河關故屬金城。積石山在西南，河水出。

狄道 安故 氐道養水發源於此。 首陽有鳥鼠同穴山，渭水發源於此。 大夏 襄武有五雞聚。 臨洮有西頃山。 枹罕原屬金城。白石原屬金城。 鄣 河關原屬金城。積石山在西南部，河水發源於此。

漢陽郡

漢陽郡武帝置，爲天水，永平十七年更名。在雒陽西二千里。十三城，户二萬七千四百二十三，口十三萬一百三十八。

漢陽郡武帝時設立，名天水，永平十七年改現名。在雒陽以西二千里。十三座城，民户二萬七千四百二十三，人口十三萬零一百三十八。

冀有朱圄山。有緹群山。有雒門聚。 望恒 阿陽 略陽有街泉亭。 勇士 成紀 隴刺史治。有大坂名隴坻。豲坻聚有秦亭。 豲道 蘭干

冀有朱圄山。有緹群山。有雒門聚。 望恒 阿陽 略陽有街泉亭。 勇士 成紀 隴刺史治所。有大斜坡叫隴坻。豲坻聚有秦亭。 豲道 蘭干 平襄 顯親 上邽原屬隴西。 西原屬

平襄 顯親 上邽故屬隴西。 西故屬隴西。有嶓冢山，西漢水。

隴西。有嶓冢山，西漢水。

武都郡

武都郡武帝置。雒陽西一千九百六十里。七城，户二萬一百二，口八萬一千七百二十八。

武都郡武帝時設立。在雒陽以西一千九百六十里。七座城，民户二萬零一百零二，人口八萬一千七百二十八。

下辨 武都道 上禄 故道 河池 沮沔水出東狼谷。 羌道

下辨 武都道 上禄 故道 河池 沮沔水發源於東狼谷。 羌道

金城郡

金城郡昭帝置。雒陽西二千八百里。十城，户三千八百五十八，口萬八千九百四十七。

金城郡昭帝時設立。在雒陽以西二千八百里。十座城，民户三千八百五十八，人口一萬八千九百四十七。

允吾 浩亹 令居 枝陽 金城 榆中 臨羌有昆崙山。 破羌 安夷 允街

允吾 浩亹 令居 枝陽 金城 榆中 臨羌有昆崙山。 破羌 安夷 允街

安定郡

安定郡武帝置。雒陽西千七百里。八城，户六千九十四，口二萬九千六十。

安定郡武帝時設立。在雒陽以西一千七百里。八座城，民户六千零九十四，人口二萬九千零六十。

臨涇 高平有第一城。 朝那 烏枝有瓦亭，出薄落谷。 三水 陰盤 彭陽 鶉觚故屬北地。

臨涇 高平有第一城。 朝那 烏枝有瓦亭，出薄落谷。 三水 陰盤 彭陽 鶉觚原屬北地。

北地郡

北地郡秦置。雒陽西千一百里。六城，户三千一百二十二，口萬八千六百三十七。

北地郡秦朝時設立。在雒陽以西一千一百里。六座城，民户三千一百二十二，人口一萬八千六百三十七。

富平 泥陽有五柞亭。 弋居有鐵。 廉 參䜌故屬安定。 靈州

富平 泥陽有五柞亭。 弋居有鐵礦。 廉 參䜌原屬安定。 靈州

武威郡

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置。雒陽西三千五百里。十四城，户萬四十二，口三萬四千二百二十六。

武威郡原匈奴休屠王的領地，武帝時設郡。在雒陽以西三千五百里。十四座城，民户一萬零四十二，人口三萬四千二百二十六。

姑臧 張掖 武威 休屠 揟次 鸞鳥 樸劓 媪圍 宣威 倉松 鸇陰故屬安定。 租厲故屬安定。 顯美故屬張掖。 左騎千人官。

姑臧 張掖 武威 休屠 揟次 鸞鳥 樸劓 媪圍 宣威 倉松 鸇陰原屬安定。 租厲原屬安定。 顯美原屬張掖。 左騎千人官。

張掖郡

張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置。雒陽西四千二百里。獻帝分置西郡。八

張掖郡原匈奴昆邪王的領地，武帝時設立爲郡。在雒陽以西四千二百里。獻帝分設西郡。八座城，民

城，户六千五百五十二，口二萬六千四十。

戶六千五百五十二，人口二萬六千零四十。

觻得　昭武　删丹弱水出。　氐池　屋蘭　日勒　驪靬　番和

觻得　昭武　删丹弱水發源於此。　氐池　屋蘭　日勒　驪靬　番和

酒泉郡

酒泉郡武帝置。雒陽西四千七百里。九城，户萬二千七百六。

酒泉郡武帝時設立。在雒陽以西四千七百里。九座城，民户一萬二千七百零六。

福禄　表氏　樂涫　玉門　會水　沙頭　安彌故曰綏彌。　乾齊　延壽

福禄　表氏　樂涫　玉門　會水　沙頭　安彌原名綏彌。　乾齊　延壽

敦煌郡

敦煌郡武帝置。雒陽西五千里。六城，户七百四十八，口二萬九千一百七十。

敦煌郡武帝時設立。在雒陽以西五千里。六座城，民户七百四十八，人口二萬九千一百七十。

敦煌古瓜州，出美瓜。　冥安　效穀　拼泉　廣至　龍勒有玉門關。

敦煌古代的瓜州，出産好瓜。　冥安　效穀　拼泉　廣至　龍勒有玉門關。

張掖屬國

張掖屬國武帝置屬國都尉，以主蠻夷降者。安帝時，别領五城。户四千六百五十六，口萬六千九百五十二。

張掖屬國武帝時設立屬國都尉，來主管蠻夷投降的人。安帝時，另管五城。民户四千六百五十六，人口一萬六千九百五十二。

候官　左騎　千人　司馬官　千人官

候官　左騎　千人　司馬官　千人官

張掖居延屬國

張掖居延屬國故郡都尉，安帝别領一城。户一千五百六十，口四千七百三十三。

張掖居延屬國原郡都尉，安帝時另管一城。民户一千五百六十，人口四千七百三十三。

居延有居延澤，古流沙。

居延有居延澤，古代的流沙。

右涼州刺史部，郡十二，縣、道、候官九十八。

以上屬涼州刺史部，郡十二個，縣、道、候官九十八個。

并州

上黨郡

上黨郡秦置。雒陽北千五百里。十三城，户二萬六千二百二十二，口十二萬七千四百三。

上黨郡秦朝時設立。在雒陽以北一千五百里。十三座城，民户二萬六千二百二十二，人口十二萬七千四百零三。

長子　屯留絳水出。　銅鞮　沾　涅有閼與聚。　襄垣　壺關有黎亭，故黎國。　泫氏有長平亭。　高

長子　屯留絳水發源於此。　銅鞮　沾　涅有閼與聚。　襄垣　壺關有黎亭，原先屬黎國。　泫氏有長平亭。　高都　潞原爲國。　猗

都　潞本國。　猗氏　陽阿侯國。　穀遠

氏　陽阿侯爵封國。　穀遠

太原郡

太原郡秦置。十六城，户三萬九百二，口二十萬一百二十四。

太原郡秦朝設立。十六座城，民户三萬零九百零二，人口二十萬零一百二十四。

晋陽本唐國。有龍山，晋水所出。刺史治。　界休有界山，有綿上聚。有千畝聚。　榆次有鑿壺。　中都　于離　兹氏　狼孟　鄔　盂　平陶　京陵春秋時九京。　陽曲　大陵有鐵。　祁　慮虒　陽邑有箕城。

晋陽原唐國。有龍山，是晋水發源地。刺史治所。　界休有界山，有綿上聚。有千畝聚。　榆次有鑿壺。　中都　于離　兹氏　狼孟　鄔　盂　平陶　京陵春秋時的九京。　陽曲　大陵有鐵礦。　祁　慮虒　陽邑有箕城。

上郡

上郡秦置。十城，户五千一百六十九，口二萬八千五百九十九。

上郡秦朝設立。十座城，民户五千一百六十九，人口二萬八千五百九十九。

膚施　白土　漆垣　奢延　雕陰　楨林　定陽　高奴　龜兹屬國　候官

膚施　白土　漆垣　奢延　雕陰　楨林　定陽　高奴　龜兹屬國　候官

西河郡

西河郡武帝置。雒陽北千二百里也。十三城，户五千六百九十八，口二萬八百三十八。

西河郡武帝時設立。在雒陽以北一千二百里。十三座城，民户五千六百九十八，人口二萬零八百三十八。

離石　平定　美稷　樂街　中陽　皋狼　平周　平陸　益蘭　圜陰　藺　圜陽　廣衍

離石　平定　美稷　樂街　中陽　皋狼　平周　平陸　益蘭　圜陰　藺　圜陽　廣衍

五原郡

五原郡秦置爲九原，武帝更名。十城，户四千六百六十七，口二萬二千九百五十七。

五原郡秦朝設立爲九原，武帝時改現名。十座城，民户四千六百六十七，人口二萬二千九百五十七。

九原　五原　臨沃　文國　河陰　武都　宜梁　曼柏　成宜　西安陽北有陰山。

九原　五原　臨沃　文國　河陰　武都　宜梁　曼柏　成宜　西安陽北部有陰山。

雲中郡

雲中郡秦置。十一城，户五千三百五十一，口二萬六千四百三十。

雲中郡秦朝設立。十一座城，民户五千三百五十一，人口二萬六千四百三十。

雲中　咸陽　箕陵　沙陵　沙南　北輿　武泉　原陽　定襄故屬定襄。　成樂故屬定襄。　武進故屬定襄。

雲中　咸陽　箕陵　沙陵　沙南　北輿　武泉　原陽　定襄原屬定襄。　成樂原屬定襄。　武進原屬定襄。

定襄郡

定襄郡高帝置。五城，户三千一百五十三，口萬三千五百七十一。

善無故屬雁門。 桐過 武成 駱 中陵故屬雁門。

定襄郡高帝時設立。五座城，民户三千一百五十三，人口一萬三千五百七十一。

善無原屬雁門。 桐過 武成 駱 中陵原屬雁門。

雁門郡

雁門郡秦置。雒陽北千五百里。十四城，户三萬一千八百六十二，口二十四萬九千。

陰館 繁畤 樓煩 武州 汪陶 劇陽 崞 平城 埒 馬邑 鹵城故屬代郡。 廣武故屬太原。有夏屋山。 原平故屬太原。 彊陰

雁門郡秦朝設立。在雒陽以北一千五百里。十四座城，民户三萬一千八百六十二，人口二十四萬九千。

陰館 繁畤 樓煩 武州 汪陶 劇陽 崞 平城 埒 馬邑 鹵城原屬代郡。 廣武原屬太原。有夏屋山。 原平原屬太原。 彊陰

朔方郡

朔方郡武帝置。六城，户千九百八十七，口七千八百四十三。

臨戎 三封 朔方 沃野 廣牧 大城故屬西河。

右并州刺史部，郡九，縣、邑、侯國九十八。

朔方郡武帝時設立。六座城，民户一千九百八十七，人口七千八百四十三。

臨戎 三封 朔方 沃野 廣牧 大城原屬西河。

以上屬并州刺史部，郡九個，縣、邑、侯國九十八個。

幽州

涿郡

涿郡高帝置。雒陽東北千八百里。七城，户十萬二千二百一十八，口六十三萬三千七百五十四。

涿 迺侯國。 故安易水出，雹水出。 范陽侯國。 良鄉 北新城有汾水門。 方城故屬廣陽。有臨鄉。有督亢亭。

涿郡高帝時設立。在雒陽東北一千八百里。七座城，民户十萬二千二百一十八，人口六十三萬三千七百五十四。

涿 迺侯爵封國。 故安易水發源於此，雹水發源於此。 范陽侯爵封國。 良鄉 北新城有汾水門。 方城原屬廣陽。有臨鄉。有督亢亭。

廣陽郡

廣陽郡高帝置，爲燕國，昭帝更名爲郡。世祖省并上谷，永元八年復。五城，户四萬四千五百五十，口二十八萬六百。

薊本燕國。刺史治。 廣陽 昌平故屬上谷。 軍都故屬上谷。 安次故屬勃海。

廣陽郡高帝時設立，爲燕國，昭帝時改名爲郡。世祖時撤銷并入上谷，永元八年恢復。五座城，民户四萬四千五百五十，人口二十八萬零六百。

薊原燕國。刺史治所。 廣陽 昌平原屬上谷。 軍都原屬上谷。 安次原屬勃海。

代郡

代郡秦置。雒陽東北二千五百里。十一城，户二萬一百二十三，口十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八。

高柳 桑乾 道人 當城 馬城 班氏 狋氏 北平邑永元八年復。 東安陽 平舒 代

代郡秦朝設立。在雒陽東北二千五百里。十一座城，民户二萬零一百二十三，人口十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八。

高柳 桑乾 道人 當城 馬城 班氏 狋氏 北平邑永元八年恢復。 東安陽 平舒 代

上谷郡

上谷郡秦置。雒陽東北三千二百里。八城，户萬三百五十二，口五萬一千二百四。

沮陽 潘永元十一年復。 甯 廣甯 居庸 雊瞀 涿鹿 下落

上谷郡秦朝時設立。在雒陽東北三千二百里。八座城，民户一萬零三百五十二，人口五萬一千二百零四。

沮陽 潘永元十一年恢復。 甯 廣甯 居庸 雊瞀 涿鹿 下落

漁陽郡

漁陽郡秦置。雒陽東北二千里。九城，户六萬八千四百五十六，口四十三萬五千七百四十。

漁陽有鐵。 狐奴 潞 雍奴 泉州有鐵。 平谷 安樂 傂奚 獷平

漁陽郡秦朝時設立。在雒陽東北二千里。九座城，民户六萬八千四百五十六，人口四十三萬五千七百四十。

漁陽有鐵礦。 狐奴 潞 雍奴 泉州有鐵礦。 平谷 安樂 傂奚 獷平

右北平郡

右北平郡秦置。雒陽東北二千三百里。四城，户九千一百七十，口五萬三千四百七十五。

土垠 徐無 俊靡 無終

右北平郡秦朝設立。在雒陽東北二千三百里。四座城，民户九千一百七十，人口五萬三千四百七十五。

土垠 徐無 俊靡 無終

遼西郡

遼西郡秦置。雒陽東北三千三百里。五城，户萬四千一百五十，口八萬一千七百一十四。

陽樂 海陽 令支有孤竹城。 肥如 臨渝

遼西郡秦朝時設立。在雒陽東北三千三百里。五座城，民户一萬四千一百五十，人口八萬一千七百一十四。

陽樂 海陽 令支有孤竹城。 肥如 臨渝

遼東郡

遼東郡秦置。雒陽東北三千六百里。十一城，户六萬四千一百五十八，口八萬一千七百一十四。

襄平 新昌 無慮 望平 候城 安市 平郭有鐵。 西安平 汶 番汗 沓氏

遼東郡秦朝時設立。在雒陽東北三千六百里。十一座城，民户六萬四千一百五十八，人口八萬一千七百一十四。

襄平 新昌 無慮 望平 候城 安市 平郭有鐵礦。 西安平 汶 番汗 沓氏

玄菟郡

玄菟郡武帝置。雒陽東北四千里。六城，户一千五百九十四，口四萬三千一百六十三。

玄菟郡武帝時設立。在雒陽東北四千里。六座城，民户一千五百九十四，人口四萬三千一百六十三。

高句驪遼山，遼水出。 西蓋馬 上殷台 高顯故屬遼東。 候城故屬遼東。 遼陽故屬遼東。

高句驪遼山，遼水發源地。 西蓋馬 上殷台 高顯原屬遼東。 候城原屬遼東。 遼陽原屬遼東。

樂浪郡

樂浪郡武帝置。雒陽東北五千里。十八城，户六萬一千四百九十二，口二十五萬七千五十。

樂浪郡武帝時設立。在雒陽東北五千里。十八座城，民户六萬一千四百九十二，人口二十五萬七千零五十。

朝鮮 諵邯 浿水 含資 占蟬 遂城 增地 帶方 駟望 海冥 列口 長岑 屯有 昭明 鏤方 提奚 渾彌 樂都

朝鮮 諵邯 浿水 含資 占蟬 遂城 增地 帶方 駟望 海冥 列口 長岑 屯有 昭明 鏤方 提奚 渾彌 樂都

遼東屬國

遼東屬國故邯鄉，西部都尉，安帝時以爲屬國都尉，别領六城。雒陽東北三千二百六十里。

遼東屬國原邯鄉，屬西部都尉，安帝時設屬國都尉，另管六城。在雒陽東北三千二百六十里。

昌遼故天遼，屬遼西。 賓徒故屬遼西。 徒河故屬遼西。 無慮有醫無慮山。 險瀆 房

昌遼原天遼，屬遼西。 賓徒原屬遼西。 徒河原屬遼西。 無慮有醫無慮山。 險瀆 房

右幽州刺史部，郡、國十一，縣、邑、侯國九十。

以上屬幽州刺史部，郡、封國十一個，縣、邑、侯國九十個。

交州

南海郡

南海郡武帝置。雒陽南七千一百里。七城，户七萬一千四百七十七，口二十五萬二百八十二。

南海郡武帝時設立。在雒陽以南七千一百里。七座城，民户七萬一千四百七十七，人口二十五萬零二百八十二。

番禺 博羅 中宿 龍川 四會 揭陽 增城有勞領山。

番禺 博羅 中宿 龍川 四會 揭陽 增城有勞領山。

蒼梧郡

蒼梧郡武帝置。雒陽南六千四百一十里。十一城，户十一萬一千三百九十五，口四十六萬六千九百七十五。

蒼梧郡武帝時設立。在雒陽以南六千四百一十里。十一座城，民户十一萬一千三百九十五，人口四十六萬六千九百七十五。

廣信 謝沐 高要 封陽 臨賀 端谿 馮乘 富川 荔浦 猛陵

廣信 謝沐 高要 封陽 臨賀 端谿 馮乘 富川 荔浦 猛陵 鄣平

鄣平

鬱林郡

鬱林郡秦桂林郡，武帝更名。雒陽南六千五百里。十一城。

布山　安廣　阿林　廣鬱　中溜　桂林　潭中　臨塵　定周　增食　領方

鬱林郡秦朝時的桂林郡，武帝時改現名。在雒陽以南六千五百里。十一座城。

布山　安廣　阿林　廣鬱　中溜　桂林　潭中　臨塵　定周　增食　領方

合浦郡

合浦郡武帝置。雒陽南九千一百九十一里。五城，户二萬三千一百二十一，口八萬六千六百一十七。

合浦　徐聞　高凉　臨元　朱崖

合浦郡武帝時設立。在雒陽以南九千一百九十一里。五座城，民户二萬三千一百二十一，人口八萬六千六百一十七。

合浦　徐聞　高凉　臨元　朱崖

交趾郡

交趾郡武帝置，即安陽王國。雒陽南萬一千里。十二城。

龍編　羸𨻻　安定　苟漏　麊泠　曲陽　北帶　稽徐　西于　朱䳒　封谿建武十九年置。　望海建武十九年置。

交阯郡武帝時設立，即安陽王國。在雒陽以南一萬一千里。十二座城。

龍編　羸𨻻　安定　苟漏　麊泠　曲陽　北帶　稽徐　西于　朱䳒　封谿建武十九年設立。　望海建武十九年設立。

九真郡

九真郡武帝置。雒陽南萬一千五百八十里。五城，户四萬六千五百一十三，口二十萬九千八百九十四。

胥浦　居風　咸懽　無功　無編

九真郡武帝時設立。在雒陽以南一萬一千五百八十里。五座城，民户四萬六千五百一十三，人口二十萬九千八百九十四。

胥浦　居風　咸懽　無功　無編

日南郡

日南郡秦象郡，武帝更名。雒陽南萬三千四百里。五城，户萬八千二百六十三，口十萬六百七十六。

西卷　朱吾　盧容　象林　比景

日南郡秦朝的象郡，武帝時改現名。在雒陽以南一萬三千四百里。五座城，民户一萬八千二百六十三，人口十萬零六百七十六。

西卷　朱吾　盧容　象林　比景

右交州刺史部，郡七，縣五十六。

以上屬交州刺史部，郡七個，縣五十六個。

《漢書·地理志》承秦三十六郡，縣邑數百，後稍分析，至于孝平，凡郡、國百三，縣、邑、道、侯國千五百八十七。世祖中興，惟官多役煩，乃命并合，省郡、國十，縣、邑、道、侯國四百餘所。至明帝置郡一，

《漢書·地理志》沿襲秦朝三十六郡，縣邑幾百個，後來漸有分設的，到孝平，共有郡、封國一百零三個，縣、邑、道、侯國一千五百八十七個。世祖中興，考慮到官員多事務雜，就下令合并，減少郡、封國十個，縣、邑、道、侯國四百多個。到明帝增設郡一個，章帝設郡、封國兩

章帝置郡、國二，和帝置三，安帝又命屬國別領比郡者六，又所省縣漸復分置，至于孝順，凡郡、國百五，縣、邑、道、侯國千一百八十，民户九百六十九萬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萬二百二十。

個，和帝增三個，安帝又命令屬國另管鄰近的郡六個，原先撤并的縣又逐漸分設，到孝順時，總計郡、封國一百零五個，縣、邑、道、侯國一千一百八十個，民户九百六十九萬八千六百三十，人口四千九百一十五萬零二百二十。

後漢書卷三十四

志第二十四

百官(一)

太傅　太尉　司徒　司空　將軍

漢之初興，承繼大亂，兵不及戢，法度草創，略依秦制，後嗣因循。至景帝，感吴楚之難，始抑損諸侯王。及至武帝，多所改作，然而奢廣，民用匱乏。世祖中興，務從節約，并官省職，費減億計，所以補復殘缺，及身未改，而四海從風，中國安樂者也。

漢朝立國初年，正值大亂之後，戰争尚未停息，法令制度多屬草創，大體效仿秦朝，繼位之君因循不改。到景帝時，鑒於吴楚七國叛亂，開始削弱諸侯王勢力。武帝即位，對制度多所變更，然而武帝窮侈極欲，致使百姓生計困乏。光武帝中興建立東漢，力行節儉，裁并官職，削减經費數以億計，以此恢復國家元氣，并貫徹始終，四方官吏積極響應，中原百姓得以安居樂業。

昔周公作《周官》，分職著明，法度相持，王室雖微，猶能久存。今其遺書，所以觀周室牧民之德既至，又其有益來事之範，殆未有所窮也。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諸文倜説，較略不究。唯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記漢承秦置官本末，訖于王莽，差有條貫；然皆孝武奢廣之事，又職分未悉。世祖節約之制，宜爲常憲，故依其官簿，粗注職分，以爲《百官志》。凡置官之本，及中興所省，無因復見者，既在《漢書·百官表》，不復悉載。

昔日周公著《周禮》，設官分職，責權分明，并以法令制度相維持，所以周王室雖然衰微，依然能長久存在。從遺留至今的《周禮》一書不僅可以瞭解周朝治理百姓的仁德，而且可以作爲將來制度的典範，其功績真是無法估量。所以新汲縣令王隆著《小學漢官篇》，於各家疏闊之論省略不記。惟有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記載漢承秦制設官分職的始末，直至王莽篡政改制，條理分明；然而其中大多置於武帝好大喜功興作擴張之際，而且職掌不够明確。光武帝精簡官制，應當成爲永久的制度，所以依據官書記載，大致劃分職守，著《百官志》。凡設置官職的起源，以及東漢以來裁減的官職，没理由再出現的，既然已經記載在《漢書·百官公卿表》中，本書不再一一記載。

太傅

太傅，上公一人。掌以善導，無常

太傅，一名，位居三公之上。執掌以善勸導天

職。世祖以卓茂爲太傅，薨，因省。其後每帝初即位，輒置太傅録尚書事，薨，輒省。

太尉

太尉，公一人。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即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亞獻；大喪則告謚南郊。凡國有大造大疑，則與司徒、司空通而論之。國有過事，則與二公通諫争之。世祖即位，爲大司馬，建武二十七年，改爲太尉。

長史一人，千石。署諸曹事。

掾史屬二十四人。《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爲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爲百石云。西曹主府史署用。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除及軍吏。户曹主民户、祠祀、農桑。奏曹主奏議事。辭曹主辭訟事。法曹主郵驛科程事。尉曹主卒徒轉運事。賊曹主盗賊事。决曹主罪法事。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貨幣、鹽、鐵事。倉曹主倉穀事。黄閤主簿録省衆事。

令史及御屬二十三人。《漢舊注》公令史百石，自中興以後，注不説石數。御屬主爲公御。閤下令史主閤下威儀事。記室令史主上章表報書記。門令史主府門。其餘令史，各典曹文書。

司徒

司徒，公一人。掌人民事。凡教民孝悌、遜順、謙儉、養生送死之事，則議其制，建其度。凡四方民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省牲視濯；大喪則掌奉安梓宫。凡國有大疑大事，與太尉同。世祖即位，爲大司徒。建武二十七年，去“大”。

子，無日常職事。光武帝任命卓茂爲太傅，卓茂去世後，遂省去不設。此後每位皇帝即位之初，照例設太傅録尚書事，其人去世則不再設。

太尉，三公之一，一名。執掌全國軍事及考核官員的政績，歲末即奏報其優劣并加以賞罰。國家舉行祭祀大典時，主持第二次獻爵禮；皇帝、皇后及皇世子喪禮，則赴南郊向上天祭告死者的謚號。當國家有大舉措或疑難之事時，則與司徒、司空共同商議。皇帝有失誤時，則與司徒、司空二公共同勸諫。光武帝即位時，稱大司馬，建武二十七年，改爲太尉。

下設長史一名，官秩千石。代理各曹事務。

掾史屬二十四名。《漢舊注》：東曹掾、西曹掾官秩比四百石，其他各曹掾官秩比三百石，掾屬官秩比二百石，所以説三公府中的掾，地位相當於古代周天子的士，等級爲三命。又有人説：漢朝初年掾史的任用，都由皇帝提名，所以官秩相當於古代的命士。非由皇帝任用的，則爲百石屬官。此後掾史都由官員自行任用，所以官秩一律百石。西曹掾掌管公府令史的任命。東曹掾掌管二千石長吏的升遷任命及軍吏。户曹掾掌管百姓户籍、祠廟祭祀和農桑事務。奏曹掾掌管上書陳奏事宜。辭曹掾掌管訴訟事宜。法曹掾掌管郵傳、驛站及測定里程事務。尉曹掾掌管士卒刑徒運輸事務。賊曹掾掌管捕捉盗賊。决曹掾掌管刑罰判罪事宜。兵曹掾掌管軍事。金曹掾掌管鑄造貨幣、鹽鐵官營事務。倉曹掾掌管糧食倉儲。黄閤主簿記録審察諸事。

令史及御屬二十三名。《漢舊注》：公府令史官秩百石，自東漢以來，注文不言石數。御屬負責爲太尉駕車。閤下令史掌管府内禮儀事務。記室令史掌管陳奏的章表、文書及案牘。門令史掌管府門。其他令史，分别掌管各曹文書。

司徒，三公之一，一名。執掌百姓事務。凡教導百姓孝順父母、敬愛兄長、禮讓恭順、謙遜節儉、養生送死之事，則商議并建立其制度。督責天下百姓致力於本業，歲末則上奏其優劣并加以賞罰。國家舉行祭祀大典時，掌管檢查祭祀用的犧牲和清洗祭器；皇帝、皇后及皇世子喪禮，則負責安葬事宜。凡國家有大疑難大舉措，與太尉共同商議。光武帝即位時，稱大司徒。建武二十七年，去“大”字，稱司徒。

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屬三十六人。世祖即位，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丞相府，助督録諸州，建武十八年省也。

下設長史一名，官秩千石。掾屬三十一名。令史及御屬三十六名。光武帝即位，根據武帝舊制，設置司直，居丞相府中，協助督查記録各州事務，建武十八年裁撤。

司空

司空，公一人。掌水土事。凡營城起邑、浚溝洫、修墳防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掃除樂器；大喪則掌將校復土。凡國有大造大疑，諫爭，與太尉同。世祖即位，爲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

司空，三公之一，一名。執掌水土工程事務。凡營建城邑、開浚溝渠、修築堤壩，則商議其利弊，興建其工程。督責天下水土工程，歲末則上奏其優劣并加以賞罰。凡祭祀大典，掌管清理樂器；皇帝、皇后及皇世子喪禮，則率領將校穿穴起墳。國家有大舉措大疑難，與太尉共同勸誡争議。光武帝即位時，稱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字，稱司空。

屬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四十二人。

下設長史一名，官秩千石。掾屬二十九名。令史及御屬四十二名。

將軍

將軍，不常置。掌征伐背叛。比公者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又有前、後、左、右將軍。

將軍，非常設。執掌征討叛亂。地位當相於三公的有四名：第一大將軍，其次驃騎將軍，車騎將軍，再次衛將軍。另有前、後、左、右將軍。

初，武帝以衛青數征伐有功，以爲大將軍，欲尊寵之。以古尊官唯有三公，皆將軍始自秦、晋，以爲卿號，故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成帝綏和元年，賜大司馬印綬，罷將軍官。世祖中興，吴漢以大將軍爲大司馬。景丹爲驃騎大將軍，位在公下，及前、後、左、右雜號將軍衆多，皆主征伐，事訖皆罷。明帝初即位，以弟東平王蒼有賢才，以爲驃騎將軍；以王故，位在公上，數年後罷。章帝即位，西羌反，故以舅馬防行車騎將軍征之，還後罷。和帝即位，以舅竇憲爲車騎將軍，征匈奴，位在公下；還復有功，遷大將軍，位在公上；復征西羌，還免官，罷。安帝即位，西羌寇亂，復以舅鄧騭爲車騎將軍征之，還遷大將軍，位如憲，數年復罷。自安帝政治衰缺，始以嫡舅耿寶爲大將軍，常在京都。順帝即位，又以皇后父、兄、弟相繼爲大將軍，如三公焉。

當初，武帝因衛青多次出征有功，任命爲大將軍，以表示尊貴寵愛。因古代地位尊貴的官職衹有三公，通稱將軍則始於秦、晋兩國，用以稱呼領軍之卿，所以武帝設置大司馬官號，加在大將軍之首。此後霍光、王鳳等人都稱大司馬大將軍。成帝綏和元年，贈予大司馬官印綬帶，裁撤將軍官號。光武帝建立東漢，吴漢以大將軍身份出任大司馬。景丹任驃騎大將軍，地位在三公之下，其餘前、後、左、右雜號將軍衆多，都掌管征討，事後罷任。明帝即位之初，因其弟東平王劉蒼才德出衆，任命爲驃騎將軍；又因劉蒼爲王，所以地位在三公之上，數年後罷任。章帝即位，西羌反叛，因此任命舅舅馬防代理車騎將軍出征西羌，返回後罷任。和帝即位，任命舅舅竇憲爲車騎將軍，征討匈奴，地位在三公之下；返回後又有功績，升大將軍，地位在三公之上；又出征西羌，返回後免去官職，罷大將軍。安帝即位，西羌入侵作亂，又任命舅舅鄧騭爲車騎將軍征討西羌，返回後升大將軍，地位如同竇憲，數年後又罷任。自安帝以來政治衰敗，開始任命嫡親舅耿寶爲大將軍，常駐京城。順帝即位，又相繼任命皇后的父親、兄、弟爲大將軍，地位相當於三公。

長史、司馬皆一人，千石。司馬主兵，如太尉。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職參謀議。掾屬二十九人。令史

下設長史、司馬各一名，官秩千石。司馬執掌軍隊，職守同於太尉。從事中郎二名，官秩六百石。職守爲參與商議軍事。掾屬二十九名。令史及

及御屬三十一人。此皆府員職也。又賜官騎三十人，及鼓吹。

其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軍司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長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假候，皆爲副貳。其別營領屬爲別部司馬，其兵多少各隨時宜。門有門候。其餘將軍，置以征伐，無員職，亦有部曲、司馬、軍候以領兵。其職吏部集各一人，總知營事。兵曹掾史主兵事器械。稟假掾史主稟假禁司。又置外刺、刺奸，主罪法。

明帝初置度遼將軍，以衛南單于衆新降有二心者，後數有不安，遂爲常守。

御屬三十一名。這些都是將軍府的固定官員屬吏。另賜予官騎三十名，以及鼓吹。

將軍統領軍隊都按部曲編制。大將軍營分五部，每部設校尉一名，官秩比二千石；軍司馬一名，官秩比千石。部下有曲，每曲設軍候一名，官秩比六百石。曲下有屯，設屯長一名，官秩比二百石。不設置校尉的部，僅設軍司馬一名。又有軍假司馬、假候，都是副職。單獨設營統領軍隊設別部司馬，兵力多少依據情況而定。營門設門候。其餘各將軍，專爲出征設置，無固定官員屬吏，也有部曲、司馬、軍候來統領軍隊。其任職吏員由各部招集一人，總管營中事務。兵曹掾史掌管兵器。稟假掾史掌管稟假禁司。又設置外刺、刺奸，掌管刑罰。

明帝初年設度遼將軍，以監護新歸附尚有背叛之心的南單于部衆，此後多次發生騷亂，於是成爲常設將軍。

後漢書卷三十五

志第二十五

百官(二)

太常　光禄勛　衛尉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太常

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掌禮儀祭祀。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常贊天子。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大射、養老、大喪，皆奏其禮儀。每月前晦，察行陵廟。丞一人，比千石。掌凡行禮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其署曹掾史，隨事爲員，諸卿皆然。

太常，九卿之一，一名，官秩中二千石。主管禮儀祭祀。祭祀之前，先上奏祭祀禮儀；舉行祭祀大典時，則引導皇帝行禮。考選博士時，上奏其才能高下。大射禮、養老禮、皇帝皇后及皇世子喪禮，都上奏所行禮儀。每月月初月終，巡視各處陵墓祠廟。下設丞一名，官秩比千石。掌管小規模的禮儀與祭祀，總理各曹事務。曹掾史的設置，則因事定員，各卿都是如此。

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掌天時、星曆。凡歲將終，奏新年曆。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丞一人。明堂及靈臺丞一人，二百石。二丞，掌守明堂、靈臺。靈臺掌候日月星氣，皆屬太史。

太史令一名，官秩六百石。掌管天文曆法。年終時，奏上新年的年曆。國家舉行祭祀及婚喪大典時，掌管上奏吉日及時節禁忌之事。國家有吉祥的徵兆、自然災害或異常情況時，負責記載。下設丞一名。明堂及靈臺丞一名，官秩二百石。二丞，負責守護明堂、靈臺。靈臺丞掌管觀測日月星辰，都隸屬太史令。

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僕射，中興轉爲祭酒。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對。本四百石，宣帝增秩。

博士祭酒一名，官秩六百石。原稱僕射，東漢改稱祭酒。下設博士十四名，官秩比六百石。《易》博士四名，施氏《易》、孟氏《易》、梁丘氏《易》、京氏《易》。《尚書》博士三名，歐陽氏《尚書》、大夏侯氏《尚書》、小夏侯氏《尚書》。《詩》博士三名，魯《詩》、齊《詩》、韓氏《詩》。《禮》博士二名，大戴氏《禮》、小戴氏《禮》。《春秋》博士二名，嚴氏《公羊春秋》、顏氏《公羊春秋》。執掌教育博士弟子。國家有疑難之事，負責奏對答疑。原官秩爲四百石，宣帝增加至六百石。

太祝令一人，六百石。凡國祭祀，

太祝令一名，官秩六百石。國家舉行祭祀大典

掌讀祝，及迎送神。丞一人。掌祝小神事。

太宰令一人，六百石。掌宰工鼎俎饌具之物。凡國祭祀，掌陳饌具。丞一人。

大予樂令一人，六百石。掌伎樂。凡國祭祀，掌請奏樂，及大饗用樂，掌其陳序。丞一人。

高廟令一人，六百石。守廟，掌案行掃除。無丞。

世祖廟令一人，六百石。如高廟。

先帝陵，每陵園令各一人，六百石。掌守陵園，案行掃除。丞及校長各一人。校長，主兵戎盜賊事。

先帝陵，每陵食官令各一人，六百石。掌望晦時節祭祀。

右屬太常。有祠祀令一人，後轉屬少府。有太卜令，六百石，後省并太史。中興以來，省前凡十官。

光祿勛

光祿勛，卿一人，中二千石。掌宿衛宮殿門户，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户，考其德行而進退之。郊祀之事，掌三獻。丞一人，比千石。

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主五官郎。五官中郎，比六百石。無員。五官侍郎，比四百石。無員。五官郎中，比三百石。無員。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唯議郎不在直中。

左中郎將，比二千石。主左署郎。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皆無員。

右中郎將，比二千石。主右署郎。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皆無員。

虎賁中郎將，比二千石。主虎賁宿衛。左右僕射、左右陛長各一人，比六百石。僕射，主虎賁郎習射。陛長，

時，負責宣讀祝文，并迎神送神。下設丞一名。負責小祭祀時祝神。

太宰令一名，官秩六百石。掌管屠宰工及鼎俎等祭器。國家舉行祭祀大典時，負責陳設祭品。下設丞一名。

大予樂令一名，官秩六百石。掌管樂伎樂器。國家舉行祭祀大典時，負責恭請奏樂，國宴伴奏，負責陳設樂隊安排奏樂次序。下設丞一名。

高廟令一名，官秩六百石。守護高祖祠廟，負責巡邏清掃。不設丞。

世祖廟令一名，官秩六百石。職責與高廟令相同。

先帝陵墓，每陵設陵園令一名，官秩六百石。負責守護陵園，巡視清掃。下設丞及校長各一名。校長，掌管護陵武裝及捕捉盜賊事宜。

先帝陵墓，每陵設食官令一名，官秩六百石。掌管每月十五、月終及時節祭祀。

以上隸屬太常。原設祠祀令一名，後改屬少府。又有太卜令，官秩六百石，後并入太史令。東漢以來，裁撤原有官員十名。

光祿勛，九卿之一，一名，官秩中二千石。掌管宮殿門户的值宿警衛事務，安排謁署郎輪番執戟，護衛宮門，考察其道德品行而加以升降。郊祀之時，主持第三次獻爵禮。下設丞一名，官秩比千石。

五官中郎將一名，官秩比二千石。掌管五官郎。下設五官中郎，官秩比六百石。無定員。五官侍郎，官秩比四百石。無定員。五官郎中，官秩比三百石。無定員。凡郎官都負責輪番執戟，護衛各宮殿門，皇帝出行時則充任隨行護衛。惟獨議郎不參與輪值。

左中郎將，官秩比二千石。掌管左署郎。下設中郎，官秩比六百石。侍郎，官秩比四百石。郎中，官秩比三百石。都無定員。

右中郎將，官秩比二千石。掌管右署郎。下設中郎，官秩比六百石。侍郎，官秩比四百石。郎中，官秩比三百石。都無定員。

虎賁中郎將，官秩比二千石。掌管虎賁郎值宿警衛事務。下設左右僕射、左右陛長各一名，官秩比六百石。僕射，主管虎賁郎騎射訓練。陛長，主

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中。虎賁中郎，比六百石。虎賁侍郎，比四百石。虎賁郎中，比三百石。節從虎賁，比二百石。皆無員。掌宿衛侍從。自節從虎賁久者轉遷，才能差高至中郎。

羽林中郎將，比二千石。主羽林郎。羽林郎，比三百石。無員。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岩下室中，故號岩郎。

羽林左監一人，六百石。主羽林左騎。丞一人。

羽林右監一人，六百石。主羽林右騎。丞一人。

奉車都尉，比二千石。無員。掌御乘輿車。

駙馬都尉，比二千石。無員。掌駙馬。

騎都尉，比二千石。無員。本監羽林騎。

光禄大夫，比二千石。無員。凡大夫、議郎，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唯詔令所使。凡諸國嗣之喪，則光禄大夫掌吊。

太中大夫，千石。無員。

中散大夫，六百石。無員。

諫議大夫，六百石。無員。

議郎，六百石。無員。

謁者僕射一人，比千石。爲謁者臺率，主謁者，天子出，奉引。古重習武，有主射以督録之，故曰僕射。常侍謁者五人，比六百石。主殿上時節威儀。謁者三十人。其給事謁者，四百石。其灌謁者郎中，比三百石。掌賓贊受事，及上章報問。將、大夫以下之喪，掌使吊。本員七十人，中興但三十人。初爲灌謁者，滿歲爲給事謁者。

右屬光禄勛。職屬光禄者，自五官將至羽林右監，凡七署。自奉車都尉至謁者，以文屬焉。舊有左右曹，秩以二千石，

管虎賁郎輪值宿衛，朝會大典時值宿殿中。虎賁中郎，官秩比六百石。虎賁侍郎，官秩比四百石。虎賁郎中，官秩比三百石。節從虎賁，官秩比二百石。都無定員。掌管宿衛侍從。自節從虎賁起任職長久者可以升遷，其中才能較高者可升至虎賁中郎。

羽林中郎將，官秩比二千石。掌管羽林郎。下設羽林郎，官秩比三百石。無定員。掌管宿衛侍從。照例挑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六郡良家子弟補任。原本武帝以騎手隨從狩獵，回來後即值宿殿陛旁岩下室中，所以又稱岩郎。

羽林左監一名，官秩六百石。主管羽林左騎。下設丞一名。

羽林右監一名，官秩六百石。主管羽林右騎。下設丞一名。

奉車都尉，官秩比二千石。無定員。掌管皇帝乘輿車。

駙馬都尉，官秩比二千石。無定員。掌管皇帝副車之馬。

騎都尉，官秩比二千石。無定員。原監護羽林騎。

光禄大夫，官秩比二千石。無定員。凡大夫、議郎，都隨時準備皇帝垂詢，無日常事務，祗聽詔命所派遣。凡各國嗣君喪禮，則光禄大夫主持吊唁。

太中大夫，官秩千石。無定員。

中散大夫，官秩六百石。無定員。

諫議大夫，官秩六百石。無定員。

議郎，官秩六百石。無定員。

謁者僕射一名，官秩比千石。爲謁者臺統領，掌管謁者，皇帝出行，引導車駕。古代重視習武，設置主射進行督責，所以稱僕射。下設常侍謁者五名，官秩比六百石。主持宫殿中各時節禮儀。謁者三十名。其中給事謁者，官秩四百石。其中灌謁者郎中，官秩比三百石。負責接待賓客主持禮儀接受職事，以及奏章通報。將、大夫以下喪禮，主管遣使吊唁。原定員七十名，東漢僅三十名。初任爲灌謁者，一年後任給事謁者。

以上隸屬光禄勛。職事隸屬光禄勛者，自五官中郎將至羽林右監，共七署。自奉車都尉至謁者，以文職隸屬光禄勛。原有左右曹，官秩二千石，居殿中，負

上殿中，主受尚書奏事，平省之。世祖省，使小黄門郎受事，車駕出，給黄門郎兼。有請室令，車駕出，在前請所幸，徼車迎白，示重慎。中興但以郎兼，事訖罷。又省車、户、騎凡三將，及羽林令。

責接受尚書奏事，加以商議省察。世祖裁撤兩官，派小黄門郎接受奏事，皇帝出行，給事黄門郎兼管。又有請室令，皇帝出行，在車駕前請示目的地，巡行檢查道路并迎接請示，以示慎重。東漢僅以郎兼任，事情結束後罷任。又裁撤車郎將、户郎將、騎郎將三將，以及羽林令。

衛尉

衛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掌宫門衛士，宫中徼循事。丞一人，比千石。

衛尉，九卿之一，一名，官秩中二千石。掌管宫門衛士，宫中巡查事宜。下設丞一名，官秩比千石。

公車司馬令一人，六百石。掌宫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者。丞、尉各一人。丞選曉諱，掌知非法。尉主闕門兵禁，戒非常。

公車司馬令一名，官秩六百石。掌管宫南闕門，接待官吏百姓上書，四方進獻貢物，以及被徵召至公車者。下設丞、尉各一名。丞選擇通曉禁忌者擔任，負責處理不法之事。尉主管闕門守軍禁令，防備突然事變。

南宫衛士令一人，六百石。掌南宫衛士。丞一人。

南宫衛士令一名，官秩六百石。掌管南宫衛士。下設丞一名。

北宫衛士令一人，六百石。掌北宫衛士。丞一人。

北宫衛士令一名，官秩六百石。掌管北宫衛士。下設丞一名。

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主劍戟士，徼循宫，及天子有所收考。丞各一人。

左右都候各一名，官秩六百石。主管劍戟士，負責巡查宫中，以及皇帝要求拘捕拷問的人。下設丞各一名。

宫掖門，每門司馬一人，比千石。南宫南屯司馬，主平城門；宫門蒼龍司馬，主東門；玄武司馬，主玄武門；北屯司馬，主北門；北宫朱爵司馬，主南掖門；東明司馬，主東門；朔平司馬，主北門：凡七門。凡居宫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屬。宫名兩字，爲鐵印文符，案省符乃内之。若外人以事當入，本官長史爲封棨傳；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

宫中旁門，每門設司馬一名，官秩比千石。南宫南屯司馬，主管平城門；宫門蒼龍司馬，主管東門；玄武司馬，主管玄武門；北屯司馬，主管北門；北宫朱爵司馬，主管南掖門；東明司馬，主管東門；朔平司馬，主管北門：共七門。凡住在宫中的人，都在所屬的宫門處存有名册。將所屬的宫名兩字，印在鐵製的符信上，查驗符信後方可入内。若外人因事需要入宫，本官府長史給予密封的符信；有官位的人出入宫門時由趕車者説明其官職。

右屬衛尉。中興省旅賁令，衛士一人丞。

以上隸屬衛尉。東漢裁撤旅賁令，衛士一人丞。

太僕

太僕，卿一人，中二千石。掌車馬。天子每出，奏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丞一人，比千石。

太僕，九卿之一，一名，官秩中二千石。掌管車馬。皇帝每次出行，奏請車駕扈從儀仗；皇帝乘大駕則親自掌車。下設丞一名，官秩比千石。

考工令一人，六百石。主作兵器弓弩刀鎧之屬，成則傳執金吾入武庫，及主織綬諸雜工。左右丞各一人。

考工令一名，官秩六百石。主管製造兵器弓弩刀劍鎧甲之類，成品則由執金吾存入武庫，并管理織造綬帶等雜工匠。下設左右丞各一名。

車府令一人，六百石。主乘輿諸

車府令一名，官秩六百石。主管皇帝各輛乘

車。丞一人。

未央厩令一人，六百石。主乘輿及厩中諸馬。長樂厩丞一人。

右屬太僕。舊有六厩，皆六百石令。中興省約，但置一厩。後置左駿令、厩，别主乘輿御馬，後或并省。又有牧師菀，皆令官，主養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興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菀，但以羽林郎監領。

輿。下設丞一名。

未央厩令一名，官秩六百石。主管皇帝乘輿及厩中馬匹。下設長樂厩丞一名。

以上隸屬太僕。原設六厩，官員都是六百石令。東漢裁并，僅設一厩。此後設置左駿令、左駿厩，分别管理乘輿御馬，時設時并。又有牧師菀，都設置令官，主管養馬，分在河西等六郡疆界中，東漢全部裁撤，僅漢陽郡保留流馬菀，衹以羽林郎監管。

廷尉

廷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掌平獄，奏當所應。凡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正、左監各一人。左平一人，六百石。掌平决詔獄。

廷尉，九卿之一，一名，官秩中二千石。負責審理案件，奏請應判之罪。凡各郡國商議有疑問的案件，都根據罪行予以適當的判决。下設正、左監各一名。左平一名，官秩六百石。負責奉皇帝命令審理的案件。

右屬廷尉。孝武帝以下，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各令長名世祖中興皆省，唯廷尉及雒陽有詔獄。

以上隸屬廷尉。孝武帝以後設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光武帝建立東漢後裁撤各處令長，僅保留廷尉及雒陽詔獄。

大鴻臚

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掌諸侯及四方歸義蠻夷。其郊廟行禮，贊導，請行事，既可，以命群司。諸王入朝，當郊迎，典其禮儀。及郡國上計、匡四方來，亦屬焉。皇子拜王，贊授印綬。及拜諸侯、諸侯嗣子及四方夷狄封者，臺下鴻臚召拜之。王薨則使弔之，及拜王嗣。丞一人，比千石。

大鴻臚，九卿之一，一名，官秩中二千石。掌管諸侯及四方歸附的蠻夷。國家舉行祭祀大典時，接待導引賓客，奏請行禮，得到許可後，傳命各司。諸王入朝，負責到郊外迎接，主持其禮儀。各郡國官吏、巡使從各地入朝報告全年人口、賦税、盜賊、獄訟情况時，亦由之接待。皇子封王，協助授予印綬。拜授諸侯、諸侯嗣子以及四方夷狄受封者，臺下鴻臚召請拜任。王去世，則遣使弔唁，并拜授嗣王。下設丞一名，官秩比千石。

大行令一人，六百石。主諸郎。丞一人。治禮郎四十七人。

大行令一名，官秩六百石。主管諸郎。下設丞一名。治禮郎四十七人。

右屬大鴻臚。承秦有典屬國，别主四方夷狄朝貢侍子，成帝時省并大鴻臚。中興省驛官、别火二令、丞，及郡邸長、丞，但令郎治郡邸。

以上隸屬大鴻臚。漢初承秦制設典屬國，分掌四方夷狄前來朝見進貢者及入朝作爲人質的子弟，成帝時并入大鴻臚。東漢裁撤驛官、别火二令、二丞，以及郡邸長、郡邸丞，由令郎掌管郡邸事務。

後漢書卷三十六

志第二十六

百官(三)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宗正

宗正，卿一人，中二千石。掌序録王國嫡庶之次，及諸宗室親屬遠近，郡國歲因計上宗室名籍。若有犯法當髡以上，先上諸宗正，宗正以聞，乃報决。丞一人，比千石。

宗正，九卿之一，一名，官秩中二千石。掌管登録各王各諸侯國嫡庶譜系，及各宗室親屬之間的遠近關係，以及各郡國每年隨着計簿報上的宗室名册。宗室中若有犯法其罪在剃髮之刑以上者，先上報宗正，宗正奏聞皇帝，方可宣判執行。下設丞一名，官秩等同千石。

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三百石。其餘屬吏增減無常。

各公主，每公主設家令一名，官秩六百石。下設丞一名，官秩三百石。其他屬吏增減没有常規。

右屬宗正。中興省都司空令、丞。

以上隸屬宗正。東漢以後裁撤都司空令及丞。

大司農

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丞一人，比千石。部丞一人，六百石。部丞主帑藏。

大司農，九卿之一，一名，官秩中二千石。掌管錢穀金帛及各類貨幣。各郡國每季度上報各月初一日現存錢穀的賬簿，尚未繳齊的賦税，則另立賬簿以區別。邊郡各官請求調度錢穀者，都予以調濟，取多補少，互相補足。下設丞一名，官秩等同千石。部丞一名，官秩六百石。部丞主管國庫。

太倉令一人，六百石。主受郡國傳漕穀。丞一人。

太倉令一名，官秩六百石。負責接納各郡國漕運到京城的糧穀。下設丞一名。

平準令一人，六百石。掌知物賈，主練染，作采色。丞一人。

平準令一名，官秩六百石。負責平抑物價，主管漂染絲帛，成彩色。下設丞一名。

導官令一人，六百石。主舂御米，及作乾糒。導，擇也。丞一人。

導官令一名，官秩六百石。主管舂製御米，以及製作乾糧。導，即選擇。下設丞一名。

右屬大司農。郡國鹽官、鐵官本屬司農，中興皆屬郡縣。又有廩犧令，六百石，掌祭祀犧牲雁鶩之屬。及雒陽市長、

以上隸屬大司農。各郡國的鹽官、鐵官原隸屬大司農，東漢以後都歸屬各郡縣。又有廩犧令，官秩六百石，掌管祭祀所用的牲畜鵝鴨之類。以及雒陽集市

滎陽敖倉官，中興皆屬河南尹。餘均輸等皆省。

長、滎陽敖倉官員，東漢以後都歸屬河南尹。其餘均輸等官全部裁撤。

少府

少府，卿一人，中二千石。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丞一人，比千石。

少府，九卿之一，一名，官秩中二千石。掌管宮中使用的各種物品，如服飾珍寶美味佳肴之類。下設丞一名，官秩等同千石。

太醫令一人，六百石。掌諸醫。藥丞、方丞各一人。藥丞主藥。方丞主藥方。

太醫令一名，官秩六百石。掌管各醫師。下設藥丞、方丞各一名。藥丞主管藥。方丞主管藥方。

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掌御飲食。左丞、甘丞、湯官丞、果丞各一人。左丞主飲食。甘丞主膳具。湯官丞主酒。果丞主果。

太官令一名，官秩六百石。掌管御用飲食。下設左丞、甘丞、湯官丞、果丞各一名。左丞主管飲食。甘丞主管用膳器具。湯官丞主管酒類。果丞主管果品。

守宮令一人，六百石。主御紙筆墨，及尚書財用諸物及封泥。丞一人。

守宮令一名，官秩六百石。掌管御用紙筆墨，以及尚書所用各物與封泥。下設丞一名。

上林苑令一人，六百石。主苑中禽獸。頗有民居，皆主之。捕得其獸送太官。丞、尉各一人。

上林苑令一名，官秩六百石。主管苑中禽獸。苑中有不少居民，亦由令掌管。捕獲禽獸則送繳太官令。下設丞、尉各一名。

侍中，比二千石。無員。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對。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參乘，餘皆騎在乘輿車後。本有僕射一人，中興轉爲祭酒，或置或否。

侍中，官秩等同二千石。無定員。負責隨侍皇帝左右，輔佐導引各事，并備咨詢垂問。皇帝乘法駕出行，則選學識廣博者一名陪乘，其他侍中全部騎馬在乘輿後隨行。原設僕射一名，東漢以後改稱祭酒，時設時裁不定。

中常侍，千石。宦者，無員。後增秩比二千石。掌侍左右，從入內宮，贊導內衆事，顧問應對。

中常侍，官秩千石。由宦者擔任，無定員。其後增加官秩等同二千石。負責隨侍皇帝左右，出入內宮，輔佐導引內宮中各事，并備咨詢垂問。

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無員。掌侍從左右，給事中，關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就坐。

給事黃門侍郎，官秩六百石。無定員。負責隨侍皇帝左右，供職宮中，聯絡宮庭內外。諸王在宮殿朝見皇帝時，負責引導各王就座。

小黃門，六百石。宦者，無員。掌侍左右，受尚書事。上在內宮，關通中外，及中宮已下衆事。諸公主及王太妃等有疾苦，則使問之。

小黃門，官秩六百石。由宦者擔任，無定員。負責隨侍皇帝左右，接受尚書奏事。皇帝在內宮時，聯絡宮內外，以及皇后所居中宮以下各事。各公主以及各王太妃等有疾苦，則派小黃門問候。

黃門令一人，六百石。宦者。主省中諸宦者。丞、從丞各一人。宦者。從丞主出入從。

黃門令一名，官秩六百石。由宦者擔任。主管省中各宦者。下設丞、從丞各一名。由宦者擔任。從丞主管出入隨行。

黃門署長、畫室署長、玉堂署長各一人。丙署長七人。皆四百石，黃綬。宦者。各主中宮別處。

黃門署長、畫室署長、玉堂署長各一名。丙署長七名。官秩都是四百石，黃色綬帶。由宦者擔任。分別主管中宮宮室。

中黃門冗從僕射一人，六百石。宦者。主中黃門冗從。居則宿衛，直守門

中黃門冗從僕射一名，官秩六百石。由宦者擔任。主管中黃門冗從。皇帝在宮中則輪值護衛，守護

户；出則騎從，夾乘輿車。

中黄門，比百石。宦者，無員。後增比三百石。掌給事禁中。

掖庭令一人，六百石。宦者。掌後宫貴人采女事。左右丞、暴室丞各一人。宦者。暴室丞主中婦人疾病者，就此室治；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

永巷令一人，六百石。宦者。典官婢侍使。丞一人。宦者。

御府令一人，六百石。宦者。典官婢作中衣服及補浣之屬。丞、織室丞各一人。宦者。

祠祀令一人，六百石。典中諸小祠祀。丞一人。宦者。

鉤盾令一人，六百石。宦者。典諸近池苑囿游觀之處。丞、永安丞各一人，三百石。宦者。永安，北宫東北别小宫名，有園觀。苑中丞、果丞、鴻池丞、南園丞各一人，二百石。苑中丞主苑中離宫。果丞主果園。鴻池，池名，在雒陽東二十里。南園在雒水南。濯龍監、直里監各一人，四百石。濯龍亦園名，近北宫。直里亦園名也，在雒陽城西南角。

中藏府令一人，六百石。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丞一人。

内者令一人，六百石。掌宫中布張諸褻物。左右丞各一人。

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掌上手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丞一人。

尚書令一人，千石。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爲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衆事。

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署尚書事，令不在則奏下衆事。

尚書六人，六百石。成帝初置尚書四人，分爲四曹：常侍曹尚書主公卿事；二千石曹尚書主郡國二千石事；民曹尚書主凡吏上書事；客曹尚書主外國夷狄事。

宫門；出行則騎馬隨行，護衛乘輿兩側。

中黄門，官秩等同百石。由宦者擔任，無定員。其後增加官秩等同三百石。負責在宫中供職。

掖庭令一名，官秩六百石。由宦者擔任。掌管後宫貴人、采女等事宜。下設左右丞、暴室丞各一名。由宦者擔任。暴室丞主管宫中婦女有疾病者，在此室中醫治；皇后、貴人犯罪，亦關押在此。

永巷令一名，官秩六百石。由宦者擔任。督責官婢侍奉驅使。下設丞一名。由宦者擔任。

御府令一人，官秩六百石。由宦者擔任。督責官婢製作後宫衣裳服飾及縫補浣洗等事。下設丞、織室丞各一名。由宦者擔任。

祠祀令一名，官秩六百石。主管宫中各種小祭祀。下設丞一名。由宦者擔任。

鉤盾令一名，官秩六百石。由宦者擔任。掌管附近各池塘園林等游覽之所。下設丞、永安丞各一名，官秩三百石。由宦者擔任。永安宫，是北宫東北一處獨立的小宫殿名，周圍有園林臺榭。苑中丞、果丞、鴻池丞、南園丞各一名，官秩二百石。苑中丞主管苑囿中的離宫。果丞主管果園。鴻池，是池塘名，位於雒陽以東二十里。南園在雒水以南。濯龍監、直里監各一名，官秩四百石。濯龍也是園林名，在北宫附近。直里也是園林名，位於雒陽城西南角。

中藏府令一名，官秩六百石。掌管宫中幣帛金銀等財物。下設丞一名。

内者令一名，官秩六百石。掌管宫中陳設各類洗沐用具。下設左右丞各一名。

尚方令一名，官秩六百石。掌管貢獻手工製作的御用刀劍等玩好之物。下設丞一名。

尚書令一名，官秩千石。沿襲秦官制而設。武帝以宦者充任，改稱中書謁者令。成帝重新任用士人，恢复舊稱。掌管選用官吏以及陳奏并下達尚書各曹文書等事。

尚書僕射一名，官秩六百石。代理尚書臺事務，尚書令不在時則陳奏并下達各事。

尚書六名，官秩六百石。成帝初年設置尚書四名，分爲四曹：常侍曹尚書主管公卿事務；二千石曹尚書主管各郡國守相事務；民曹尚書主管官吏百姓上書事宜；客曹尚書主管外國夷狄事務。光武帝遵循舊制，其

世祖承遵，後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爲南主客曹、北主客曹，凡六曹。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掌録文書期會。左丞主吏民章報及騶伯史。右丞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令史十八人，二百石。曹有三，主書。後增劇曹三人，合二十一人。

後分二千石曹爲二曹，又將客曹分爲南主客曹、北主客曹，共六曹。下設左右丞各一名，官秩四百石。掌管記録文書期限等事。左丞主管官吏百姓奏章以及騶伯史。右丞代理印綬，以及紙筆墨等財用庫藏。侍郎三十六名，官秩四百石。每曹六名，負責起草文書。令史十八名，官秩二百石。每曹三名，負責抄寫。其後增加劇曹三名，合計二十一名。

符節令一人，六百石。爲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尚符璽郎中四人。舊二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符節令史，二百石。掌書。

御史中丞一人，千石。御史大夫之丞也。舊别監御史在殿中，密舉非法。及御史大夫轉爲司空，因别留中，爲御史臺率，後又屬少府。治書侍御史二人，六百石。掌選明法律者爲之。凡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侍御史十五人，六百石。掌察舉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有違失舉劾之。凡郊廟之祠及大朝會、大封拜，則二人監威儀，有違失則劾奏。

蘭臺令史，六百石。掌奏及印工文書。

右屬少府。職屬少府者，自太醫、上林凡四官。自侍中至御史，皆以文屬焉。承秦，凡山澤陂池之税，名曰禁錢，屬少府。世祖改屬司農，考工轉屬太僕，都水屬郡國。孝武帝初置水衡都尉，秩比二千石，别主上林苑有離宫燕休之處，世祖省之，并其職於少府。每立秋貙劉之日，輒暫置水衡都尉，事訖乃罷之。少府本六丞，省五。又省湯官、織室令，置丞。又省上林十池監，胞人長丞，宦者、昆臺、佽飛三令，二十一丞。又省水衡屬官令、長、丞、尉二十餘人。章和以下，中官稍廣，加嘗藥、太官、御者、鉤盾、尚方、考工、别作監，皆六百石，宦者爲之，轉爲兼副，或省，故録本官。

符節令一名，官秩六百石。任符節臺統領，主管符節事務。派遣使者時負責授予符節。下設尚符璽郎中四名。原二名在宫中，主管皇帝之璽以及虎符、竹符的一半。符節令史，官秩二百石。負責刻寫符節。

御史中丞一名，官秩千石。即御史大夫的屬丞。舊日别監御史設在宫殿中，秘密舉發違法之事。待到御史大夫改稱司空，而御史中丞分出留在宫中，成爲御史臺的統領，其後又改屬少府。下設治書侍御史二名，官秩六百石。選用通曉法律者擔任。凡各地上報有疑難的案件，負責根據法律判以應得之罪。侍御史十五名，官秩六百石。負責監察舉發違法之事，接受公卿百官奏事，有過失則列舉罪過進行彈劾。凡郊廟祭祀，盛大朝會、封王拜爵典禮，則侍御史二名負責監察威儀，有過失則檢舉彈劾。

蘭臺令史，官秩六百石。掌管奏疏及印工文書。

以上隸屬少府。以職事隸屬少府的，自太醫令至上林苑令共四官。從侍中開始至御史中丞，全部是以文事歸屬少府。漢朝繼承秦朝制度，凡山林湖澤陂塘池沼的税收，稱爲禁錢，由少府掌管。光武帝將此税收改歸大司農掌管，考工令改屬太僕，都水官則下屬各郡國。孝武帝開始設置水衡都尉，官秩等同二千石，分别主管上林苑中設置的離宫等皇帝休息之處，光武帝裁撤水衡官，將其職務并入少府。每年立秋祭獸出獵之日，即臨時設置水衡都尉，事後罷任。少府原設六丞，裁撤五丞。又裁去湯官令、織室令，僅設置湯官丞、織室丞。又裁撤上林十池監，胞人長丞，宦者令、昆臺令、佽飛令等三令及二十一丞。又裁去水衡屬官如令、長、丞、尉等二十餘名。章帝、和帝以後，宦官逐漸增多，增加嘗藥令、太官令、御者令、鉤盾令、尚方令、考工令、别作監，官秩都是六百石，由宦者充任，其後改爲兼任或隸屬他官，有時則裁撤，所以衹記載本官。

後漢書卷三十七

志第二十七

百官(四)

執金吾　太子太傅　大長秋　太子少傅
將作大匠　城門校尉　北軍中候　司隸校尉

執金吾

執金吾一人，中二千石。掌宫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月三繞行宫外，及主兵器。吾猶禦也。丞一人，比千石。緹騎二百人。無秩，比吏食奉。

執金吾一名，官秩中二千石。掌管預防宫廷周圍的意外事變和水火災害。每月繞行宫廷之外三周，并主管兵器。執金吾之"吾"就是抵禦的意思。下設丞一名，官秩比千石。緹騎二百名。無官秩，與吏員食俸相同。

武庫令一人，六百石。主兵器。丞一人。

武庫令一名，官秩六百石。主管兵器。下設丞一名。

右屬執金吾。本有式道、左右中候三人，六百石。車駕出，掌在前清道，還持麾至宫門，宫門乃開。中興但一人，又不常置，每出，以郎兼式道候，事已罷，不復屬執金吾。又省中壘、寺互、都船令、丞、尉及左右京輔都尉。

以上隸屬執金吾。原設有式道、左右中候三名，官秩六百石。皇帝出行，負責在車駕前清除道路，返回時持旌旗到達宫門，宫門纔打開。東漢僅設一名，又不常設，每次皇帝出行，以郎官兼任式道候，事畢則免去此官，不再隸屬於執金吾。又裁撤中壘、寺互、都船三部的令、丞、尉，以及左右京輔都尉。

太子太傅

太子太傅一人，中二千石。職掌輔導太子。禮如師，不領官屬。

太子太傅一名，官秩中二千石。職在輔導太子。以師禮相待，不設屬官。

大長秋

大長秋一人，二千石。承秦將行，宦者。景帝更爲大長秋，或用士人。中興常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宫命。凡給賜宗親，及宗親當謁見者關通之，中宫出則從。丞一人，六百石。宦者。

大長秋一名，官秩二千石。漢初承秦制，稱將行，由宦者擔任。景帝時改爲大長秋，有時以士人擔任。東漢以後經常任用宦者，職責是傳達皇后命令。凡皇后賞賜宗室，以及宗室晉見皇后，則負責通報。皇后出行則隨行。下設丞一名，官秩六百石。由宦者擔任。

中宫僕一人，千石。宦者。主馭。太僕，秩二千石，中興省"太"，減秩千

中宫僕一名，官秩千石。由宦者擔任，負責駕車。太僕，官秩二千石，東漢去"太"字，官秩減到千

石，以屬長秋。

中宮謁者令一人，六百石。宦者。中宮謁者三人，四百石。宦者。主報中章。

中宮尚書五人，六百石。宦者。主中文書。

中宮私府令一人，六百石。宦者。主中藏幣帛諸物，裁衣被補浣者皆主之。丞一人。宦者。

中宮永巷令一人，六百石。宦者。主宫人。丞一人。宦者。

中宮黄門冗從僕射一人，六百石。宦者。主中黄門冗從。

中宮署令一人，六百石。宦者。主中宫請署天子數。女騎六人。丞、復道丞各一人。宦者。復道丞主中閣道。

中宮藥長一人，四百石。宦者。

右屬大長秋。承秦，有詹事一人，位在長秋上，亦宦者，主中諸官。成帝省之，以其職并長秋。是後皇后當法駕出，則中謁、中宦者職吏權兼詹事奉引，訖罷。宦者誅後，尚書選兼職吏一人奉引云。其中長信、長樂宫者，置少府一人，職如長秋，及餘吏皆以官名爲號，員數秩次如中宫。帝祖母稱長信宫，故有長信少府，長樂少府，位在長秋上，及職吏皆宦者，秩次如中宫。長樂又有衛尉，僕爲太僕，皆二千石，在少府上。其崩則省，不常置。

石，屬大長秋。

中宮謁者令一名，官秩六百石。由宦者擔任。下設中宮謁者三名，官秩四百石。由宦者擔任。負責通報中宮章奏。

中宮尚書五名，官秩六百石。由宦者擔任。主管中宫文書。

中宮私府令一名，官秩六百石。由宦者擔任。主管中宫庫藏的幣帛等物，并管理裁製衣被縫補浣洗的人。下設丞一名。由宦者擔任。

中宮永巷令一名，官秩六百石。由宦者擔任。主管宫女。下設丞一名。由宦者擔任。

中宮黄門冗從僕射一名，官秩六百石。由宦者擔任。主管中宫黄門冗從。

中宮署令一名，官秩六百石。由宦者擔任。主管中宫提請天子居留的次數。下設女騎六名。丞、復道丞各一名。由宦者擔任。復道丞主管中宫閣道。

中宮藥長一名，官秩四百石。由宦者擔任。

以上隸屬大長秋。漢承襲秦朝制度，設詹事一名，地位在大長秋之上，亦由宦者擔任，主管中宫各官。成帝裁撤詹事，將其職能并入大長秋。此後皇后乘法駕出行時，則由中宮謁者、中宫宦者職吏臨時兼任詹事導引車駕，事後罷任。誅殺宦者之後，由尚書選擇兼職吏一名導引車駕。其中太皇太后的長信宫、皇太后的長樂宫，各設置少府一名，職守如同大長秋，少府及其他官吏都以宫名置於稱號之首，其官員數目官秩位次與中宫相同。皇帝的祖母稱長信宫，所以有長信少府，長樂少府，地位在大長秋之上，少府及職吏全部由宦者擔任，官秩地位如同中宫。長樂宫又設置衛尉，長樂宫僕稱太僕，官秩都是二千石，地位在少府之上。太皇太后、皇太后若去世則裁撤其屬官，不經常設置。

太子少傅

太子少傅，二千石。亦以輔導爲職，悉主太子官屬。

太子率更令一人，千石。主庶子、舍人更直，職似光禄。

太子庶子，四百石。無員，如三署中郎。

太子舍人，二百石。無員，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

太子少傅，官秩二千石。亦以輔助勸導太子爲職責，并主管全部太子屬官。

太子率更令一名，官秩千石。負責安排太子庶子、太子舍人輪流值宿，職責如同光禄勳。

太子庶子，官秩四百石。無定編，如同五官署、左署、右署三署中郎。

太子舍人，官秩二百石。無定編，輪流值宿，如同五官署、左署、右署三署郎中。

太子家令一人，千石。主倉穀飲食，職似司農、少府。

太子倉令一人，六百石。主倉穀。

太子食官令一人，六百石。主飲食。

太子僕一人，千石。主車馬，職如太僕。

太子廄長一人，四百石。主車馬。

太子門大夫，六百石。《舊注》云職比郎將。舊有左右户將，别主左右户直郎，建武以來省之。

太子中庶子，六百石。員五人，職如侍中。

太子洗馬，比六百石。《舊注》云員十六人，職如謁者。太子出，則當直者在前導威儀。

太子中盾一人，四百石。主周衛徼循。

太子衛率一人，四百石。主門衛士。

右屬太子少傅。凡初即位，未有太子，官屬皆罷，唯舍人不省，領屬少府。

將作大匠

將作大匠一人，二千石。承秦，曰將作少府，景帝改爲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宫室、陵園木土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于道側。丞一人，六百石。

左校令一人，六百石。掌左工徒。丞一人。

右校令一人，六百石。掌右工徒。丞一人。

右屬將作大匠。

城門校尉

城門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掌雒陽城門十二所。

司馬一人，千石。主兵。城門每門候一人，六百石。雒陽城十二門，其正南一門曰平城門，北宫門，屬衛尉。其餘上西門，雍門，廣陽門，津門，小苑門，開陽門，秏門，中東門，上東門，穀門，

太子家令一名，官秩千石。主管糧倉飲食，職責相似於大司農、少府。

太子倉令一名，官秩六百石。主管倉庫糧穀。

太子食官令一名，官秩六百石。主管飲食。

太子僕一名，官秩千石。主管車馬，職責如同太僕。

太子廄長一名，官秩四百石。主管車馬。

太子門大夫，官秩六百石。《漢舊注》説職責相當於郎將。原設左右户將，分别主管左右户直郎，光武帝建武年間撤銷。

太子中庶子，官秩六百石。定員五名，職責如同侍中。

太子洗馬，官秩比六百石。《漢舊注》説定員十六名，職責如同謁者。太子出行，則輪值者在車馬前導引儀仗。

太子中盾一名，官秩四百石。負責在四周宿衛巡察。

太子衛率一名，官秩四百石。統領門衛士。

以上屬太子少傅。凡皇帝新即位，尚未立太子，則太子屬官一律不設，惟獨保留舍人，隸屬於少府。

將作大匠一名，官秩二千石。漢承襲秦制，稱將作少府，景帝改爲將作大匠。掌管修建宗廟、皇帝正宫、宫殿、陵園等土木工程，并在道路兩側種植桐、梓等樹木。下設丞一名，官秩六百石。

左校令一名，官秩六百石。掌管左工徒。下設丞一名。

右校令一名，官秩六百石。掌管右工徒。下設丞一名。

以上屬將作大匠。

城門校尉一名，官秩比二千石。掌管雒陽城門十二所。

司馬一名，官秩千石。主管兵器。城門每門設門候一名，官秩六百名。雒陽城門十二座，其中正南一門稱平城門，是北宫之門，屬衛尉管轄。其餘爲上西門，雍門，廣陽門，津門，小苑門，開陽門，秏門，中東門，上東門，穀門，夏門，共十二門。

夏門，凡十二門。

右屬城門校尉。

以上屬城門校尉。

北軍中候

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掌監五營。

北軍中候一名，官秩六百石。負責監督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營宿衛兵。

屯騎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掌宿衛兵。司馬一人，千石。

屯騎校尉一名，官秩比二千石。掌管宿衛兵。下設司馬一名，官秩千石。

越騎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掌宿衛兵。司馬一人，千石。

越騎校尉一名，官秩比二千石。掌管宿衛兵。下設司馬一名，官秩千石。

步兵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掌宿衛兵。司馬一人，千石。

步兵校尉一名，官秩比二千石。掌管宿衛兵。下設司馬一名，官秩千石。

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掌宿衛兵。司馬、胡騎司馬各一人，千石。掌宿衛，主烏桓騎。

長水校尉一名，官秩比二千石。掌管宿衛兵。下設長水司馬、胡騎司馬各一名，官秩千石。掌管宿衛兵，統轄烏桓騎兵。

射聲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掌宿衛兵。司馬一人，千石。

射聲校尉一名，官秩比二千石。掌管宿衛兵。下設司馬一名，官秩千石。

右屬北軍中候。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有胡騎、虎賁校尉，皆武帝置。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胡騎并長水。虎賁主輕車，并射聲。

以上屬北軍中候。原設有中壘校尉，統轄北軍營壘之事。又有胡騎校尉、虎賁校尉，都是武帝設置。東漢裁中壘校尉，僅設北軍中候，以監督五營。胡騎校尉并入長水校尉。虎賁校尉主管輕車，并入射聲校尉。

凡中二千石，丞比千石。真二千石，丞、長史六百石。比二千石，丞比六百石。令、相千石，丞、尉四百石；其六百石，丞、尉三百石。長、相四百石及三百石，丞、尉皆二百石。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百石。諸邊鄣塞尉、諸陵校尉長，皆二百石。有常例者不署秩。

凡官秩爲中二千石的官員，其丞官秩爲比千石。官秩爲二千石的官員，其丞、長史官秩爲六百石。官秩爲比二千石的官員，其丞官秩爲比六百石。縣令、國相官秩爲千石者，其丞、尉官秩爲四百石；官秩爲六百石者，其丞、尉官秩爲三百石。縣長、侯國相官秩爲四百石或三百石者，其丞、尉官秩都爲二百石。諸侯、公主的家丞，官秩都爲比百石。各邊境要塞的尉、各陵墓的校尉長，官秩都爲二百石。有常例的官員則不再著録其官秩。

司隸校尉

司隸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孝武帝初置，持節，掌察舉百官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元帝去節，成帝省，建武中復置，并領一州。從事史十二人。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功曹從事，主州選署及衆事。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則奉引，録衆事。簿曹從事，主財穀簿書。其有軍事，則置兵曹從事，主兵事。其餘部郡國從事，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辟除，故通爲百石云。

司隸校尉一名，官秩比二千石。漢武帝開始設置，持符節，負責糾察百官，以及京城和附近各郡的違法者。元帝時去除符節，成帝裁撤本官，建武年間重新設置，并兼管一州。下設從事史十二名。都官從事，負責糾察百官中的違法者。功曹從事，主管州內官員的選用及其他事務。別駕從事，司隸校尉巡視轄區則在前引導，并總領各事。簿曹從事，主管錢糧賬簿。有軍情時，則設置兵曹從事，主管軍事。其餘部設郡國從事，每郡國各一名，負責監督文書，糾察違法者，都由各州自行選用，所以官秩一律爲百石。假佐二十五

假佐二十五人。主簿録閤下事，省文書。門亭長主州正。門功曹書佐主選用。《孝經》師主監試經。《月令》師主時節祠祀。律令師主平法律。簿曹書佐主簿書。其餘都官書佐及每郡國各有典郡書佐一人，各主一郡文書，以郡吏補，歲滿一更。司隸所部郡七。

河南尹一人，主京都，特奉朝請。其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三人，漢初都長安，皆秩中二千石，謂之三輔。中興都雒陽，更以河南郡爲尹，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其餘弘農、河内、河東三郡。其置尹，馮翊、扶風及太守丞奉之本位，在《地理志》。

名。主簿總管官府事務，省理文書檔案。門亭長主管州政事。門功曹書佐負責選拔任用屬官。《孝經》師負責監考《孝經》。《月令》師負責按時節舉行祭祀。律令師負責刑法事務。簿曹書佐主管文書檔案。其他都官書佐，以及每郡國各設一名典郡書佐，各自主管本郡文書，由郡吏補任，任期滿一年後改任。司隸校尉管轄七郡。

河南尹一名，主管京城，特准參加朝廷集會。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三名，西漢建都長安，所以官秩都爲中二千石，稱爲三輔。東漢建都雒陽，改以河南郡爲尹，又因三輔地區爲先帝陵廟所在，不改變三輔的稱號，僅削減其官秩。其餘爲弘農、河内、河東三郡。尹的設置，馮翊、扶風以及郡太守、郡丞官俸的位次，載於《地理志》。



後漢書卷三十八

志第二十八

百官(五)

州郡　縣鄉　亭里　匈奴中郎將
烏桓校尉　護羌校尉　王國　宋衛國
列侯　關内侯　四夷國　百官奉

州郡

外十二州，每州刺史一人，六百石。秦有監御史，監諸郡，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常官。孝武帝初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成帝更爲牧，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復爲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屬司隸校尉。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録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

司隸校尉以外分十二州，每州設刺史一名，官秩六百石。秦設監御史，監察各郡，西漢建立後不設，僅派丞相史分别監察各州，非常設官。孝武帝開始設置刺史十三名，官秩六百石。成帝改爲州牧，官秩二千石。東漢建武十八年，重新設置刺史十二名，各自主管一州，所餘一州隸屬司隸校尉。各州刺史經常在每年八月巡視所轄各郡國，審理囚犯，考核官員政績的優劣。最初年終時前往京城奏事，東漢以後改由計吏入朝奏事。

皆有從事史、假佐。員職略與司隸同，無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爲治中從事。

各州都有從事史、假佐。定員職責大致同司隸校尉屬下相同，不設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稱爲治中從事。

豫州部郡國六，冀州部九，兗州部八，徐州部五，青州部六，荆州部七，揚州部六，益州部十二，凉州部十二，并州部九，幽州部十一，交州部七，凡九十八。其二十七王國相，其七十一郡太守。其屬國都尉。屬國，分郡離遠縣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世祖并省郡縣四百餘所，後世稍復增之。

豫州管轄郡國六處，冀州管轄九處，兗州管轄八處，徐州管轄五處，青州管轄六處，荆州管轄七處，揚州管轄六處，益州管轄十二處，凉州管轄十二處，并州管轄九處，幽州管轄十一處，交州管轄七處，共九十八處。其中二十七處爲王國相，七十一處爲郡太守。還有屬國都尉。屬國，將遠離郡城的縣分出設置，比郡稍小，冠以本郡名。光武帝裁并郡縣四百餘處，後世又逐漸有所增加。

凡州所監都爲京都，置尹一人，二千石，丞一人。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郡當邊戍者，丞爲

凡州刺史所在的城邑稱京都，設置尹一名，官秩二千石，下設丞一名。每郡設置太守一名，官秩二千石，下設丞一名。地處邊疆需要設防的

長史。王國之相亦如之。每屬國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丞一人。凡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决訟檢奸。常以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絶。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并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人。尉一人，典兵禁，備盗賊，景帝更名都尉。武帝又置三輔都尉各一人，譏出入。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又置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中興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省關都尉，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安帝以羌犯法，三輔有陵園之守，乃復置右扶風都尉、京兆虎牙都尉。皆置諸曹掾史。諸曹略如公府曹，無東西曹。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其監屬縣，有五部督郵，曹掾一人。正門有亭長一人。主記室史，主録記書，催期會。無令史。閤下及諸曹各有書佐，幹主文書。

郡，丞則稱爲長史。各王國之相也是如此。每屬國設都尉一名，官秩比二千石，下設丞一名。各郡與諸侯國都負責管理民政，推舉有才德的人，勉勵農耕，審理案件，緝捕罪犯。一般在每年春季巡視所轄各縣，勉勵百姓種田養蠶，救濟貧困。秋冬季派遣才能出衆的吏員審訊囚犯，根據罪行與法律公正判决，并考察官員政績的優劣。年終派遣吏員入京呈上計簿，將全年人口、錢糧、盜賊、獄訟等事報告朝廷。同時推薦孝廉，凡郡人口二十萬則推舉一人。下設尉一名，掌管兵士禁令，防備盜賊，景帝改稱都尉。武帝又設置三輔都尉各一名，稽察出入京城的人。邊境各郡設置農都尉，主管屯田種糧。又設屬國都尉，主管歸降的蠻夷。東漢建武六年，裁撤各郡都尉，將其職權劃歸太守，不再舉行閱兵比武。裁關都尉，惟有邊境各郡全部設置都尉或屬國都尉，略轄屬縣，治理百姓與郡相同。安帝因羌人犯法，三輔地區又有先帝陵廟，因而重設右扶風都尉、京兆虎牙都尉。各郡都設置各曹掾史。各曹掾史大致相同於公府曹掾史，但無東、西曹之區别。有功曹史，負責選任郡吏記録功績。有五官掾，總理功曹及各曹事務。各郡監督屬縣，設五部督郵，下設曹掾一名。郡府正門設亭長一名。主記室史，負責記録文書計簿，催繳賦税。不設令史。官府内及諸曹各自設有書佐，負責抄寫文書。

縣鄉

屬官，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侯國之相，秩次亦如之。皆掌治民，顯善勸義，禁奸罰惡，理訟平賊，恤民時務，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

下屬官員，每縣、邑、道，大的設置令一名，官秩千石；其次設置長，官秩四百石；小的設置長，官秩三百石；侯國的國相，官秩地位也與之相同。職責都是治理百姓，表彰善行，獎勵義舉，懲治奸惡，審理訴訟，平息盜賊，愛惜農時，秋冬季徵收賦税，前往所屬郡國呈上計簿，報告全年的人口、錢糧、盜賊、獄訟等情况。

凡縣主蠻夷曰道。公主所食湯沐曰邑。縣萬户以上爲令，不滿爲長。侯國爲相。皆秦制也。丞各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丞署文書，典知倉獄。尉主盗賊。凡有賊發，主名不立，則推索行尋，案察奸宄，以起端緒。各署諸曹掾史。諸曹略如郡員，五官爲廷掾，

凡主管蠻夷的縣稱道。公主的食邑稱湯沐邑。萬户以上的縣設縣令，不滿萬户的設縣長。列侯國設相。全部是秦朝的制度。下設丞各一名。縣尉，大縣二名，小縣一名。縣丞管理文書賬簿，掌管糧倉監獄。縣尉主管緝拿盜賊。凡有盜案發生，如不知罪犯是誰，則追查搜索，審問其他罪犯，以理清頭緒。各縣自行選用各曹掾史。各曹掾史定員

監鄉五部，春夏爲勸農掾，秋冬爲制度掾。

大致與郡吏相同，五官掾稱爲廷掾，監督各鄉五部，春夏季獎勵農耕，秋冬季則考察刑法。

鄉置有秩、三老、游徼。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爲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游徼掌徼循，禁司奸盜。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

鄉設置有秩、三老、游徼。有秩，由郡選任，官秩百石，掌管全鄉百姓；較小的鄉，由縣選任嗇夫一名。都負責瞭解鄉民的善惡，安排服役的先後，調查民户的貧富，確定繳納賦稅的多少，并評定其等級差別。三老負責教育鄉民感化風俗。凡有孝子賢孫，貞女義婦，捨財救難，以及可以作爲百姓楷模的學士，都在其門上懸挂匾額進行表彰，以勉勵善行。游徼負責巡行鄉里，察禁奸人盜賊。又有鄉佐，隸屬於鄉，負責向鄉民徵收賦稅。

亭里

亭有亭長，以禁盜賊。亭長，主求捕盜賊，承望都尉。

亭設有亭長，以禁絶盜賊。亭長，負責搜索緝捕盜賊，受都尉指揮。

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民有善事惡事，以告監官。

里設有里魁，百姓有什伍編制，有善惡之事則上報。里魁掌管一百家。什長主管十家，伍長主管五家，以互相檢舉揭發。百姓有善事惡事，報告監察官員。

邊縣有障塞尉。掌禁備羌夷犯塞。其郡有鹽官、鐵官、工官、都水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秩次皆如縣、道，無分士，給均本吏。凡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稅物。有水池及魚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漁稅。在所諸縣均差吏更給之，置吏隨事，不具縣員。

邊境各縣設有障塞尉。負責戒備羌夷侵犯關塞。凡郡設有鹽官、鐵官、工官、都水官者，根據事情的多少設置令、長及丞，官秩地位都與縣、道相同，不設分内之士，輪流役使本地吏員。凡出産鹽多的郡縣設置鹽官，負責徵收鹽稅。出産鐵多的郡縣設置鐵官，負責鑄鐵。工匠多的郡縣設置工官，掌管工匠税收製造器物。有湖泊池塘及出産魚多的郡縣設置都水官，負責興修水利徵收漁稅。以上各官所在各縣都派遣吏員輪流供其役使，因事設吏，不屬於本縣定員。

匈奴中郎將

使匈奴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主護南單于。置從事二人，有事隨事增之，掾隨事爲員。護羌、烏桓校尉所置亦然。

使匈奴中郎將一名，官秩比二千石。負責監護匈奴南單于。下設從事二名，有事情時根據事宜增加，掾亦根據事宜設置定員。護羌校尉、護烏桓校尉屬官也是如此。

烏桓校尉

護烏桓校尉一人，比二千石。主烏桓胡。

護烏桓校尉一名，官秩比二千石。負責監護烏桓胡。

護羌校尉

護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主西羌。

護羌校尉一名，官秩比二千石。負責監護西羌。

王國

皇子封王，其郡爲國，每置傅一

皇子封王，以其封郡爲王國，每國設置傅一

人，相一人，皆二千石。傅主導王以善，禮如師，不臣也。相如太守。有長史，如郡丞。

漢初立諸王，因項羽所立諸王之制，地既廣大，且至千里。又其官職，傅爲太傅，相爲丞相，又有御史大夫及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朝廷。國家唯爲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至景帝時，吴、楚七國恃其國大，遂以作亂，幾危漢室。及其誅滅，景帝懲之，遂令諸王不得治民，令内史主治民，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武帝改漢内史、中尉、郎中令之名，而王國如故，員職皆朝廷爲署，不得自置。至成帝省内史治民，更令相治民，太傅但曰傅。

中尉一人，比二千石。職如郡都尉，主盗賊。郎中令一人，僕一人，皆千石。郎中令掌王大夫、郎中宿衛，官如光禄勳。自省少府，職皆并焉。僕主車及馭，如太僕。本曰太僕，比二千石，武帝改，但曰僕，又皆减其秩。治書，比六百石。治書本尚書更名。大夫，比六百石。無員。掌奉王使至京都，奉璧賀正月，及使諸國。本皆持節，後去節。謁者，比四百石。掌冠長冠。本員十六人，後減。禮樂長。主樂人。衛士長。主衛士。醫工長。主醫藥。永巷長。宦者，主宫中婢使。祠祀長。主祠祀。皆比四百石。郎中，二百石。無員。

名，相一名，官秩都是二千石。傅負責以善勸導王，禮遇如同老師，不以臣禮相待。國相官秩地位如同郡太守。下設長史，官秩地位如同郡丞。

西漢初年設立諸王，是沿襲項羽分封諸王的制度，轄地廣大，甚至達到方圓千里。當時王國的官職，傅稱爲太傅，相稱爲丞相，又有御史大夫以及各卿，官秩都是二千石，下設百官都與朝廷相同。朝廷僅爲王國選置丞相，從御史大夫以下全部由王國自行任用。到景帝時，吴、楚等七國依仗其封國勢力强大，因而叛亂，幾乎危及西漢皇朝。待到平定叛亂之後，景帝鑒於這一教訓，下令諸王不得管理民政，改由内史負責治理，將丞相改稱相，并裁撤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等官員。武帝更改朝中内史、中尉、郎中令等官名，而王國仍舊使用以上官名，但官員全部由朝廷任命，不得自行選任。至成帝時，裁撤内史，改由相管理民政，太傅改稱傅。

中尉一名，官秩比二千石。職責如同郡都尉，負責緝捕盗賊。郎中令一名，僕一名，官秩都是千石。郎中令掌管王大夫、郎中輪值宿衛，官職如同光禄勳。自從裁撤少府之後，各類職務都相互歸并。僕主管車馬及駕車，如同太僕。僕原稱太僕，官秩比二千石，武帝改名，衹稱僕，又都削減其官秩。治書，官秩比六百石。治書原稱尚書，改稱治書。大夫，官秩比六百石。無定員。負責奉王使命入朝，獻璧慶賀正月，并出使其他王國。大夫原本全部持符節，後除去符節。謁者，官秩比四百石。掌管冠長冠。原定員十六名，後裁減。禮樂長。主管樂人。衛士長。主管衛士。醫工長。主管醫藥。永巷長。由宦者擔任，主管宫中侍婢使女。祠祀長。負責祭祀。以上官員官秩全部爲比四百石。郎中，官秩二百石。無定員。

宋衛國

衛公、宋公。建武二年，封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五年，封殷後孔安爲殷紹嘉公。十三年，改常爲衛公，安爲宋公，以爲漢賓，在三公上。

衛公、宋公。建武二年，封周朝後代姬常爲周承休公；五年，封商朝後代孔安爲殷紹嘉公。十三年，改封姬常爲衛公、孔安爲宋公，作爲漢朝的國賓，地位在三公之上。

列侯

列侯，所食縣爲侯國。承秦爵二十等，爲徹侯，金印紫綬，以賞有功。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

列侯，以其封作食邑的縣爲侯國。西漢繼承秦朝爵位制度，第二十等爵爲徹侯，授予金印紫色綬帶，以賞賜有功勞的人。功勞大的人封給縣作爲食邑，

民。後避武帝諱，爲列侯。武帝元朔二年，令諸王得推恩分衆子土，國家爲封，亦爲列侯。舊列侯奉朝請在長安者，位次三公。中興以來，唯以功德賜位特進者，次車騎將軍；賜位朝侯，次五校尉；賜位侍祠侯，次大夫。其餘以肺附及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都者，亦隨時見會，位在博士、議郎下。

功勞小的人封給鄉、亭作爲食邑，可以統治其食邑上的官吏百姓。其後爲避武帝的名諱，改稱列侯。武帝元朔二年，詔令諸王可以推恩，將自己的封地分給衆子，由朝廷制定封號，也成爲列侯。舊日列侯特賜奉朝請而留居長安者，地位在三公之下。東漢以後，惟有因功勞德行賜位特進者，地位在車騎將軍之下；賜位朝侯者，地位在五校尉之下；賜位侍祠侯者，地位在大夫之下。其他因親戚關係以及公主子孫因守護墳墓得以留居京城的，也可以按時節參與朝會，地位在博士、議郎之下。

諸王封者受茅土，歸以立社稷，禮也。列土、特進、朝侯賀正月執璧云。

諸王分封時授予茅草包裹的社稷壇土，回到封國後建立社稷，這是根據禮制而定。有封地者、特進、朝侯每年向朝廷獻璧慶賀正月。

每國置相一人，其秩各如本縣。主治民，如令、長，不臣也。但納租于侯，以户數爲限。其家臣，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主侍侯，使理家事。列侯舊有行人、洗馬、門大夫，凡五官。中興以來，食邑千户已上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不滿千户不置家丞，又悉省行人、洗馬、門大夫。

每侯國設置相一名，其官秩同於原縣官。負責治理百姓，如同縣令、縣長，對列侯不稱臣。僅根據封國居民的户數，向侯繳納租税。列侯的家臣，設置家丞、庶子各一名。負責侍奉列侯，管理家事。列侯原有行人、洗馬、門大夫，共五位官職。東漢以來，食邑在千户以上的列侯設置家丞、庶子各一名，不滿千户的列侯不設家丞，又全部裁去行人、洗馬、門大夫等官。

關内侯

關内侯，承秦賜爵十九等，爲關内侯，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少，各有户數爲限。

關内侯，西漢繼承秦朝爵位制度，第十九等爵爲關内侯，没有封地，寄食所在縣，所食百姓租税的多少，各有户數爲限額。

四夷國

四夷國王，率衆王，歸義侯，邑君，邑長，皆有丞，比郡、縣。

四方少數族國王，率衆王，歸義侯，邑君，邑長，其下都設置丞，如同郡、縣一樣。

百官奉

百官受奉例：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斛。千石奉，月八十斛。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三百石奉，月四十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百石奉，月二十七斛。一百石奉，月十六斛。斗食奉，月十一斛。佐史奉，月八斛。凡諸受奉，皆半錢半穀。

百官俸禄定例：大將軍、三公，每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每月一百八十斛。二千石，每月一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每月一百斛。千石，每月八十斛。六百石，每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每月五十斛。四百石，每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每月四十斛。三百石，每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每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每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每月二十七斛。一百石，每月十六斛。斗食，每月十一斛。佐史，每月八斛。官員的俸禄，一律半錢半穀。

贊曰：帝道淵默，家帥修德。寡以御衆，分職乃克。不置不監，無驕無忒。程是師徒，寧民康國。

贊曰：皇帝之道深沉静默，宰輔之責在於建立德政。以少數駕馭多數，惟有設官分職方能成功。不放棄也不急躁，不驕縱也不越分。君臣以此爲準則，纔能使百姓安定國家富强。

後漢書卷三十九

志第二十九

輿服(上)

玉輅　乘輿　金根　安車　立車　耕車　戎車　獵車
軿車　青蓋車　緑車　皂蓋車　夫人安車　大駕　法駕
小駕　輕車　大使車　小使車　載車　導從車　車馬飾

《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言昔者聖人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躬親其事，身履其勤，憂之勞之，不避寒暑，使天下之民物，各得安其性命，無夭昏暴陵之災。是以天下之民，敬而愛之，若親父母；則而養之，若仰日月。夫愛之者欲其長久，不憚力役，相與起作宫室，上棟下宇，以雍覆之，欲其長久也；敬之者欲其尊嚴，不憚勞煩，相與起作輿輪旌旗章表，以尊嚴之。斯愛之至，敬之極也。苟心愛敬，雖報之至，情由未盡。或殺身以爲之，盡其情也；弈世以祀之，明其功也。是以流光與天地比長。後世聖人，知恤民之憂思深大者，必饗其樂；勤仁毓物使不夭折者，必受其福。故爲之制禮以節之，使夫上仁繼天統物，不伐其功，民物安逸，若道自然，莫知所謝。《老子》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此之謂也。

《尚書》説："根據成績公開選用人才，要依照功勞賞賜車馬服飾。"這説的是過去聖人興辦天下最大的有利的事，除去天下最大的有害的事，聖人親自作事，身體力行，操心費力，不怕酷暑嚴寒，使天下的百姓和萬物，都能平安生長，不遭受夭折和欺凌的災禍。所以天下的百姓，對聖人尊敬愛戴，親近聖人像親近父母一樣；取法聖人，奉養聖人，像敬仰日月一樣敬仰聖人。愛聖人就想讓聖人長命百歲，於是就不怕勞碌，共同來建造宫殿，上有房梁，下有屋檐，爲宫殿遮風擋雨，目的是希望聖人長壽；尊敬聖人是想使聖人更有尊嚴，於是就不怕辛苦，共同來製作車輛旌旗作爲標識，以此使聖人更有尊嚴。這就是愛到極點，敬到頂峰了。假如從心裏愛敬，儘管最大限度地報效了，情意還没有完全表達出來。有人以死報效，纔算盡了自己情意；世世代代祭祀，彰明聖人的功績。因此流傳後世的福澤與天地同樣長久。後代聖人，懂得體恤百姓廣大深重憂思的，一定會享受到其中的樂趣；用勤勞仁德養育萬物而不使其夭折的，一定會得到萬物的回報。所以爲百姓制定禮來加以節制，使那些至仁的人秉承天意統攝萬物，不誇耀自己的功勞，百姓萬物都舒適平安，好像按自然遵行一樣，不知道感謝什麽人。《老子》説："如果聖

人不仁德的話，就會把百姓當作祭祀完了就可以踐踏遺棄的芻狗。”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夫禮服之興也，所以報功章德，尊仁尚賢。故禮尊尊貴貴，不得相逾，所以爲禮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順則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縟。故聖人處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邃延，日月升龍，山車金根飾，黄屋左纛，所以副其德，章其功也。賢仁佐聖，封國受民，黼黻文綉，降龍路車，所以顯其仁，光其能也。及其季末，聖人不得其位，賢者隱伏，是以天子微弱，諸侯脅矣。於此相貴以等，相譭以貨，相賂以利，天下之禮亂矣。至周夷王下堂而迎諸侯，此天子失禮，微弱之始也。自是諸侯宫縣樂食，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鍚，冕而舞《大武》。此諸侯僭天子之禮也。大夫臺門旅樹反坫，綉黼丹朱中衣，鏤簋朱紘，此大夫之僭諸侯禮也。《詩》刺“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傷其敗化。《易》譏“負且乘，致寇至”，言小人乘君子器，盗思奪之矣。自是禮制大亂，兵革并作；上下無法，諸侯陪臣，山楶藻棁。降及戰國，奢僭益熾，削滅禮籍，蓋惡有害己之語。競修奇麗之服，飾以輿馬，文罽玉纓，象鑣金鞍，以相夸上。争錐刀之利，殺人若刈草然，其宗祀亦旋夷滅。榮利在己，雖死不悔。及秦并天下，攬其輿服，上選以供御，其次以錫百官。漢興，文學既缺，時亦草創，承秦之制，後稍改定，參稽《六經》，近於雅正。孔子曰：“其或繼周者，行夏之正，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故撰《輿服》著之于篇，以觀古今損益之義云。

禮服的産生，目的是用來酬報有功和彰顯德行，尊敬仁義崇尚賢能。所以禮的作用是使尊者尊、貴者貴，不同等級不許超越，這就是制禮的目的。不是某個等級的人不許使用那個等級的服飾，用來表明依禮而行。依禮則上下有秩序，德少的退下，這樣居上位的德厚者，就多了。所以聖人處在天子的位置，戴玉藻而前後垂覆，有日月和飛龍上升圖案的旌旗，乘坐用黄金裝飾、作爲祥瑞象徵的山車，黄繒車蓋，左騑馬軛上竪起纛旗，以此與天子的德澤相應，目的是表彰天子的功績。賢能仁德的人輔佐聖明天子，得到封地和百姓，穿着綉有黼黻花紋的衣服，乘坐輅車，車上竪起有下降龍形圖案的旗，用來彰顯他的仁德，光大他的賢能。到了末世，聖人不能處於天子之位，賢者隱伏起來，所以天子衰微孱弱，諸侯脅迫天子。這樣就以等級相互比高貴，以財物多寡相互誹謗，以利益相互賄賂，天下的禮儀大亂了。到周夷王走下堂去迎接諸侯，這就失掉天子的威儀，是衰微孱弱的開始。從此諸侯享用天子的音樂和飲食，用白色公牛祭祀，奏響玉磬，用黄金裝飾朱盾，戴冕舞蹈《大武》。這是諸侯僭越天子之禮。大夫宫室有臺門，正當門道立屏，在兩楹之間有反爵之坫，有黼紋繒帛製成的丹朱中衣，鏤刻的簠簋和朱色冠帶，這是大夫僭越諸侯之禮。《詩·曹風·侯人》譏刺説“那位大夫的衣服與身份不相稱”，悲傷那些敗壞禮儀的現象。《周易》譏刺説“背負着財物乘車，招引盗賊來”，説的是低賤者乘坐君子之車，盗賊想搶奪他的財物。從此禮制大亂，到處發生戰争；上下都没有法可遵循，諸侯和陪臣，不過是柱上方木和梁上短柱一類小材。後來到了戰國，服飾僭越愈加嚴重，毁滅禮書，這樣做大約是厭惡禮書中有妨害自己的話。競相製作奇物艷麗服裝，修飾車馬，則用圖案華美的毛織品和玉飾鞶纓，象牙馬鑣和塗金馬鞍，争相以奢侈爲榮。爲争奪錐尖和刀刃那麼大的利益，殺人就像割草一樣，被殺者的宗廟祭祀也隨之被斷絶。對自己有名利

的事，即使因此而死也不後悔。到了秦國兼并天下，搜羅各種車服，最好的供天子用，差一些的賞賜百官。漢朝建立，文學典籍已經殘缺，當時處於百廢待興之時，沿襲秦朝的禮制，後來逐漸修正確定，其間參考了《六經》，使禮制近於合理正確。孔子說："假如有繼承周朝而當政的，采用夏代的曆法，乘坐殷代的輅車，服用周代的冠冕，音樂就用《韶舞》。"所以撰寫《輿服志》收在《後漢書》之中，以此來考察古今禮儀增減變化的道理。

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爲輪。輪行可載，因物知生，復爲之輿。輿輪相乘，流運罔極，任重致遠，天下獲其利。後世聖人觀於天，視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攜龍、角爲帝車，於是乃曲其輈，乘牛駕馬，登險赴難，周覽八極。故《易·震》乘《乾》，謂之《大壯》，言器莫能有上之者也。自是以來，世加其飾。至奚仲爲夏車正，建其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級。周室大備，官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一器而群工致巧者，車最多，是故具物以時，六材皆良。輿方法地，蓋圓象天；三十輻以象日月；蓋弓二十八以象列星；龍旂九斿，七仞齊軫，以象大火；鳥旟七斿，五仞齊較，以象鶉火；熊旗六斿，五仞齊肩，以象參、伐；龜旐四斿，四仞齊首，以象營室；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此諸侯以下之所建者也。

上古的聖人，看到旋轉的蓬草開始懂得製造車輪。車輪運行就能載物，由萬物推及到人生，又據此製造了車箱。車箱放在車輪之上，流動運轉沒有盡頭，能承擔重荷到達遠處，天下之人都因車輿而獲得利益。後代聖人觀察天象，看到斗宿旋轉，其中魁星方形杓星曲形，連接東方蒼龍的角宿，構成天帝車輦的形象，於是做成彎曲的車轅，駕上牛馬，踏上險途和奔赴急難，巡視八方極遠之地。所以《易經》中《震》卦在《乾》卦之上，就叫《大壯》卦，意思是說車服中沒有什麼能凌駕在它上面的。從此以後，世世代代增加它的裝飾。到了奚仲做夏禹車正時，豎起有飾物或圖像的旗幟，上下尊卑，各有等級。周代官制最爲完備，官有六類，百工是其中之一。一種器物而能匯聚各種工匠的智慧和技巧的，車體現的最充分，所以萬物都按一定季節取用，造車的各種用材都是最好的。方形車箱取法於地，圓形頂蓋象徵上天，三十根輻象徵每月三十天；頂蓋二十八根傘骨象徵二十八宿；繪畫交龍形的旗幟有九條飄帶，長七仞與車軫相平，用來象徵大火星；繪畫鳥形的旗幟有七條飄帶，長五仞與車較相平，用來象徵鶉火星；繪畫熊形的旗幟有六條飄帶，長五仞與肩相平，用來象徵參星和伐星；繪畫龜形的旗幟有四條飄帶，長四仞與頭相平，用來象徵營室星；在旌旗上繪畫流矢形，用來象徵弧星：這是諸侯以下所豎立的旗。

玉輅

天子玉路，以玉爲飾，錫樊纓十

天子玉輅車，以玉做裝飾，馬面有鏤金飾

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九仞曳地，日月升龍，象天明也。夷王以下，周室衰弱，諸侯大路。秦并天下，閱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漢承秦制，御爲乘輿，所謂孔子乘殷之路者也。

物，馬腹帶和頸帶上飾有十二圈五彩絲，豎起太常旗，旗上有十二條飄帶，長九仞，拖地，旗上的日月和飛升的龍形，象徵上天的光明。從周夷王以下，周王朝衰弱，諸侯也乘坐以玉裝飾的大輅車。秦國兼并天下後，查閱夏、商、周三代的禮儀，有人說作爲殷代祥瑞的山車，以黃金塗飾。漢代承襲秦代的禮制，天子乘坐就叫乘輿，也就是所說的孔子乘坐殷代的輅車。

乘輿　金根　安車　立車

乘輿、金根、安車、立車，輪皆朱班重牙，貳轂兩轄，金薄繆龍，爲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筒，鸞雀立衡，虡文畫轓，羽蓋華蚤，建大旂，十有二斿，畫日月升龍，駕六馬，象鑣鏤錫，金鋄方釳，插翟尾，朱兼樊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左纛以氂牛尾爲之，在左騑馬軛上，大如斗，是爲德車。五時車，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馬亦如之。白馬者，朱其髦尾爲朱鬣云。所御駕六，餘皆駕四，後從爲副車。

乘輿、金根車、安車、立車，車輪都是有朱色花紋的雙重車輞，雙轂雙轄，金箔的相交龍形，裝飾車箱的倚和較，軾上有虎形飾物，龍首銜在軛上，左右各有一個吉祥筒，金鳥安置在衡上，鹿頭龍紋畫在轓上，羽飾車蓋，車蓋四周飾有金花，豎立大旗，有十二條飄帶，在旗上畫日月和飛升龍形，駕六匹馬，象牙的馬勒，鏤刻塗金的馬面當盧，金馬冠連接鐵製方釳，釳上插雉尾，朱色雙絲細絹做馬腹帶和頸帶，赤色毛綫替代絲綫，金絲十二匝，左側纛旗用牦牛尾裝飾，在左側騑馬的軛上，像斗那樣大，這就是德車。五時車，坐式、立式都如此。五時車分別與本方位顏色相同，馬的毛色也如此。如果是白色馬，就把鬃和尾染成朱色，就變成神馬朱鬣了。上述車駕都是六匹馬，其餘都駕四匹馬，在後邊跟隨的是副車。

耕車

耕車，其飾皆如之。有三蓋。一曰芝車，置轒耒耜之箙，上親耕所乘也。

耕車，它的裝飾與上述車相同。有三個傘蓋。另一種名稱又叫芝車，把耒耜放在車上盛箭的地方，這是皇帝親耕時所坐的車。

戎車

戎車，其飾皆如之。蕃以矛麾金鼓羽析幢翳，轒胄甲弩之箙。

戎車，它的裝飾與上述車相同。在車轓上安置戈矛、軍旗、指揮進退的四金六鼓和羽飾旌旗，鎧甲弓弩盛在車箱之中。

獵車

獵車，其飾皆如之。重輞縵輪，繆龍繞之。一曰闟猪車，親校獵乘之。

獵車，它的裝飾與上述車相同。雙重車輞，車輪沒有文飾，交錯的龍形環繞在其上。另一名稱又叫闟猪車，皇帝親自打獵時乘坐。

軿車

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駕，皆御金

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駕儀仗，都駕金根車，

根，加交絡帳裳。非法駕，則乘紫罽軿車，雲檨文畫輈，黄金塗五末、蓋蚤。左右騑，駕三馬。長公主赤罽軿車。大貴人、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畫軿車。大貴人加節畫輈。皆右騑而已。

再加上縱横交錯織成的帷幔。如果不是法駕儀仗，就乘坐紫色毛氈做成帷幕的輧車，在輈車畫着雲紋和鹿頭龍紋，用黄金塗飾車的五個端頭和傘骨。有左右騑馬，共駕三匹馬。長公主乘坐用赤色毛氈做成衣蔽的輧車。大貴人、貴人、公主、王妃、封君乘坐油漆繪畫的輧車。大貴人增加符節、在車輈上繪畫。都是衹有右騑馬罷了。

青蓋車 緑車

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輪，青蓋，金華蚤，黑檨文，畫轓文輈，金塗五末。皇子爲王，錫以乘之，故曰王青蓋車。皇孫則緑車以從。皆左右騑，駕三。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皂繒蓋，黑轓，右騑。

皇太子、皇子都坐安車，朱色花紋的車輪，青色車蓋，金花裝飾傘骨，黑色鹿頭龍紋，車轓上有繪畫，車輈上有文飾，用黄金塗飾車的五個端頭。皇子被策封爲王，賞賜這種車讓他乘坐，所以叫做王青蓋車。皇孫就乘坐緑車跟隨。都是左右有騑馬，共駕三匹馬。公和列侯乘坐的安車，有朱色花紋的車輪，較上畫倚鹿形，軾上畫伏熊形，黑繒車蓋，黑色車轓，右側有騑馬。

皂蓋車

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蓋，朱兩轓。其千石、六百石，朱左轓。轓長六尺，下屈廣八寸，上業廣尺二寸，九文，十二初，後謙一寸，若月初生，示不敢自滿也。景帝中元五年，始詔六百石以上施車轓，得銅五末，軛有吉陽筩。中二千石以上右騑，三百石以上皂布蓋，千石以上皂繒覆蓋，二百石以下白布蓋，皆有四維杠衣。賈人不得乘馬車。除吏赤畫杠，其餘皆青云。

中二千石和二千石的官員都是黑色傘蓋，兩側車轓都是朱色。那些千石和六百石的官員，左側車轓是朱色的。車轓長六尺，下端收縮後寬八寸，上端固定在板上，寬一尺二寸，九種紋飾，十二個開端，後來爲了表示謙敬，寬度減少一寸，如初月形，表示不敢自滿。漢景帝中元五年，開始詔令六百石以上官員施用車轓，允許用銅裝飾車的五個端頭，軛上有吉祥筩。中二千石以上官員有右騑馬，三百石以上用黑色布蓋，千石以上用黑繒做車蓋，二百石以下用白布做蓋，都有四方遮蔽車蓋柄的布。商人不許乘坐馬車，除了吏車蓋柄的下部有赤色繪畫外，其餘都是青色。

夫人安車

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若蠶，各乘其夫之安車，右騑，加交絡帷裳，皆皂。非公會，不得乘朝車，得乘漆布輜軿車，銅五末。

公、列侯、中二千石和二千石的夫人，朝會或者蠶事，分别乘坐其夫的安車，右側有騑馬，再加上縱横交錯織成的帷幔，都是黑色的。不是因公事集會，不許乘坐朝車，可以乘坐漆布輜輧車，用銅裝飾車的五個端頭。

大駕

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

天子大駕儀仗，公卿做導引，太僕駕車，大將軍做陪乘。隨行車八十一輛，備齊了千乘萬

萬騎。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鹵簿。東都唯大行乃大駕。大駕，太僕校駕；法駕，黄門令校駕。

騎。到西都郊祀祭天，像甘泉宫似的離宫别館準備齊全。官員持注，叫做甘泉儀仗。在東都衹有遠行纔用大駕儀仗。大駕儀仗，太僕監管馬匹和駕車；法駕儀仗，黄門令監管馬匹和駕車。

法駕

乘輿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河南尹、執金吾、雒陽令奉引，奉車郎御，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乘。前驅有九斿雲罕，鳳皇闟戟，皮軒鸞旗，皆大夫載。鸞旗者，編羽旄，列繫幢旁。民或謂之雞翹，非也。後有金鉦黄鉞，黄門鼓車。

天子法駕儀仗，公卿不在儀仗之中。河南尹、執金吾、雒陽令做導引，奉車郎駕車，侍中做陪乘。隨從車三十六輛。前導有九斿雲罕車九輛，鳳凰闟戟車九輛，皮軒鸞旗車九輛，都是大夫乘坐。鸞旗用羽旄編織，安置在幢旁。百姓中有人稱之爲雞翹，這是不對的。後面有金鉦黄鉞，黄門鼓車。

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屬車皆皂蓋赤裏，朱轓，戈矛弩箙，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車懸豹尾，豹尾以前比省中。

古代諸侯有副車九乘。秦國滅九國後，兼有各國車服，所以大駕儀仗隨從車八十一輛，法駕儀仗隨從車減半。隨從車都是黑蓋赤裏，朱色車轓，有戈矛弩箙，尚書、御史乘坐。最後一輛車懸挂豹尾，豹尾車以前的車隊如同在禁中。

小駕

行祠天郊以法駕，祠地、明堂省什三，祠宗廟尤省，謂之小駕。每出，太僕奉駕上鹵簿，中常侍、小黄門副；尚書主者，郎令史副；侍御史，蘭臺令史副。皆執注，以督整車騎，謂之護駕。春秋上陵，尤省於小駕，直事尚書一人從，其餘令以下，皆先行後罷。

去郊外祭天用法駕儀仗，祭地、明堂祭儀仗節省十分之三，祭祀宗廟節省得更多，稱之爲小駕儀仗。每次出行，太僕駕車在儀仗之前，中常侍、小黄門做副手；如果是尚書主管儀仗，尚書郎、尚書令、尚書史做副手；如果是侍御史主管儀仗，蘭臺令、蘭臺史做副手。都持注，用來督察車騎，稱爲護駕。春秋兩季拜謁陵墓，特别減省小駕儀仗，衹有直事尚書一人跟隨，其餘尚書令以下，都是先前曾跟隨拜謁，後來取消了。

輕車

輕車，古之戰車也。洞朱輪輿，不巾不蓋，建矛戟幢麾，轓輒弩服。藏在武庫。大駕、法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吏士載，以次屬車，在鹵簿中。諸車有矛戟，其飾幡斿旗幟皆五采，制度從《周禮》。吴孫《兵法》云："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武剛車者，爲先驅。又爲屬車輕車，爲後殿焉。

輕車是古代的戰車。通體朱色的車輪車箱，没有帷幔没有傘，竪立矛戟和幢麾，把弩放在軾上，駕兩匹馬。平時收藏在武器庫中。大駕、法駕儀仗出行，射聲校尉、司馬吏士乘坐，依次爲隨從車，在儀仗隊中。各車都有矛戟，車上裝飾的轓、斿、旗幟都是五彩，規定依據《周禮》。吴將孫武《兵法》説："有帷幔有傘，稱之爲武剛車。"武剛車是先驅車。有時又做後從車中的輕車，是殿後的車。

大使車

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持

大使車，御者站立着駕車，駕四匹馬，赤色

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督車、功曹車皆兩；大車，伍伯璅弩十二人；辟車四人；從車四乘。無節，單導從，減半。

車帷。執持符節的，雙重的前驅和後從：賊曹車、斧車、督車和功曹車各兩輛；大車，五人之長的伍伯持鎖弩有十二人；作爲前驅的有四人；隨從車有四乘。没有符節的，前驅車和後從車都是各一輛，總車數減少一半。

小使車

小使車，不立乘，有騑，赤屏泥油，重絳帷。導無斧車。

小使車，御者不是站立着駕車，有騑馬，赤色屏帷上施用油漆，雙層絳色車帷。前驅没有斧車。

近小使車，蘭輿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此謂追捕考案，有所敕取者之所乘也。

近小使車，有蘭輿和赤色車轂。白色傘蓋，赤色帷幔。隨從的駕御者四十人。這就是所説的追查搜捕考查按驗，按敕令捕取罪犯的人乘坐的車。

諸使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衡軛。其送葬，白垩已下，洒車而後還。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郊廟、明堂、祠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他出，乘安車。

各種使車車輪都塗成朱色花紋，四輻，赤色横軛。如果是送葬，在塗有白色的垩車以下，直至洒車以後，各種使車纔返回。公、卿、中二千石和二千石，郊祭、廟祭、明堂祭、謁陵，法駕儀仗出行，都用大車，御者站立着駕車，駕四匹馬。非法駕出行，乘坐安車。

載車

大行載車，其飾如金根車，加施組連璧交絡四角，金龍首銜璧，垂五采，析羽流蘇前後，雲氣畫帷裳，槙文畫曲轓，長懸車等。太僕御，駕六布施馬。布施馬者，淳白駱馬也，以黑藥灼其身爲虎文。既下，馬斥賣，車藏城北秘宫，皆不得入城門。當用，太僕考工乃内飾治，禮吉凶不相干也。

大行載車的裝飾與金根車相同，再加上用絲縷結繫的并列美玉交織在四角，金龍口中銜着璧玉，下垂五彩，車箱前後有羽毛和流蘇，帷裳上畫着雲形，曲轓上畫着鹿頭龍紋，長度與車相同。太僕駕車，駕六匹布施馬。布施馬是毛爲清白色鬃爲黑色的馬。用黑色藥燒灼馬身上的毛，使其成爲虎紋。已經下葬，馬就出賣，車藏在城北的秘宫，馬和車都不許進入城門。當要用時，太僕和考工就運到宫内修飾整治，禮制中吉禮和凶禮不相干犯。

導從車

公卿以下至縣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督盜賊、功曹，皆帶劍，三車導；主簿、主記，兩車爲從。縣令以上，加導斧車。公乘安車，則前後并馬立乘。長安、雒陽令及王國都縣加前後兵車，亭長，設右騑，駕兩。璅弩車前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

公卿以下至縣三百石長吏的前驅和後從，安排門下五吏：賊曹、督盜賊、功曹，都帶劍，分乘三輛車做前驅；主簿、主記，分乘兩輛車做後從。縣令以上的，加前驅斧車。公爵乘坐安車，前後都是二馬并列，站着駕車。如果是長安令、雒陽令以及王國都縣，則前後都增加兵車，亭長，車有右騑馬，共駕兩匹馬。鎖弩車前有五人之長的伍伯，如果是公爵就是八人，如果是中二

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黄綬，武官伍伯，文官辟車。鈴下、侍閤、門蘭、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驛馬三十里一置，卒皆赤幘絳韝云。

千石、二千石和六百石就都是四人，從四百石以下到二百石都是二人。黄色綬帶，武官做伍伯，文官登上前驅車。鈴下、侍閤、門蘭、部署、街里走卒，都有規定，多少由所屬部門决定。驛馬三十里路一换，士卒都是赤色幘，絳色臂套。

古者軍出，師旅皆從；秦省其卒，取其師旅之名焉。公以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縣長二人，皆帶劍，持棨戟爲前列，揵弓韇九鞬。諸侯王法駕，官屬傅相以下，皆備鹵簿，似京都官騎，張弓帶鞬，遮迾出入稱促。列侯，家丞、庶子導從。若會、耕、祠，主縣假給辟車鮮明卒，備其威儀。導從事畢，皆罷所假。

古代軍隊出動，師旅都同時隨行；秦代减省兵卒，衹取師旅的名稱。公爵以下至二千石，有騎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有縣長吏二人，都帶劍，拿着棨戟做先導，擎着弓袋九張。諸侯王法駕儀仗，官屬在傅相以下，都準備儀仗，儀仗好像京都的官騎，挎着弓，帶着箭袋，列隊遮攔出入，很整齊。如果是列侯，就用家丞、庶子做先導和後從。如果是朝會、耕籍、祭祀，則主理其事的縣邑臨時供給前驅車和衣飾鮮明的兵士，備齊儀仗。前驅和後從之事完畢，供給的一切就停止了。

車馬飾

諸車之文：乘輿，倚龍伏虎，檥文畫輈，龍首鸞衡，重牙班輪，升龍飛軨。皇太子、諸侯王，倚虎伏鹿，檥文畫輈轓，吉陽筒，朱班輪，鹿文飛軨，旂旗九斿降龍。公、列侯，倚鹿伏熊，黑轓，朱班輪，鹿文飛軨，九斿降龍。卿，朱兩轓，五斿降龍。二千石以下各從科品。諸轓車以上，軛皆有吉陽筒。

各種車的圖案如下：天子之車，車較飾倚龍，車軾飾伏虎，車輈飾鹿頭龍紋，横軛飾龍首，并裝飾鸞鳥，雙層車輞，車輪有花紋，畫有飛升龍形的軸頭飾物。皇太子、諸侯王，車較飾倚虎，車軾飾伏鹿，輈轓飾鹿頭龍身，帶吉祥筒，車輪有朱色花紋，畫有鹿形的軸頭飾物，旂旗有九旒，畫着下降的龍形。公爵和列侯，車較飾倚鹿，車軾飾伏熊，黑色車轓，車輪有朱色花紋，畫有鹿形的軸頭飾物，九旒之旗，畫下降的龍。卿，車兩轓都是朱色，五旒之旗畫下降的龍。二千石以下官員的車飾各依其品級而定。各種轓車之上，横軛都有吉祥筒。

諸馬之文：案乘輿，金鍐方釳，插翟象鑣，龍畫總，沫升龍，赤扇汗，青兩翅，燕尾。駙馬，左右赤珥流蘇，飛鳥節，赤膺兼。皇太子或亦如之。王、公、列侯，鏤錫文髦，朱鑣朱鹿，朱文，絳扇汗，青翅燕尾。卿以下有騑者，緹扇汗，青翅尾，當盧文髦，上下皆通。中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騑駕云。

馬匹上的裝飾：天子車駕上的馬，金馬冠連接鐵製方釳，釳上插雉尾，象牙的馬勒，總上畫龍形，沫上繪畫飛升龍形，赤色扇汗，兩翅青色，燕尾形。駕駙車的馬，左右有赤色耳飾和流蘇，飛鳥形符節，赤色胸帶。皇太子車乘的馬飾有時與天子的相同。王、公、列侯，鏤金馬面當盧，染飾鬃毛，朱色馬勒，朱色的總上繪畫鹿形，朱色花紋，絳色扇汗，青翅燕尾。卿以下有騑馬的，緹色扇汗，青翅燕尾，鏤金馬面當盧，染飾鬃毛，上下都通用。中二千石以上和使者，以騑馬駕車。

後漢書卷四十

志第三十

輿服(下)

冕冠　長冠　委貌冠　皮弁冠
爵弁冠　通天冠　遠游冠　高山冠　進賢冠　法冠　武冠
建華冠　方山冠　巧士冠　却非冠　却敵冠　樊噲冠
術氏冠　鶡冠　幘　佩　刀　印　黄赤綬　赤綬　緑綬
紫綬　青綬　黑綬　黄綬　青紺綬　后夫人服

上古穴居而野處，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後世聖人易之以絲麻，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成以爲服。見鳥獸有冠角頓胡之制，遂作冠冕纓蕤，以爲首飾。凡十二章。故《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巛。乾巛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黄。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綉，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天子備章，公自山以下，侯伯自華蟲以下，子男自藻火以下，卿大夫自粉米以下。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王祭上帝，則大裘而冕；公侯卿大夫之服用九章以下。秦以戰國即天子位，滅去禮學，郊祀之服皆以袀玄。漢承秦故。至世祖踐祚，都于土中，

遠古時代先民住在洞穴生活在野外，穿戴之物都是野獸的毛皮，没有禮制。後代聖人用絲麻替代了毛皮，看到雉鳥的文彩，美麗的顔色，就用布帛染色來仿效它，開始創造五彩，把五彩用在衣服上。看到鳥獸有冠、角、髯、胡的不同樣子，於是據此製作了冠、冕、纓、蕤，作爲頭飾。總共十二種圖案。所以《易·繫辭下》說："庖犧氏治理天下的時候，抬頭觀察天上的星象，低頭審視大地的文理，看到鳥獸的足迹，以及土地宜於生長何種作物，近的取於人的身體，遠的取於萬物，這樣就開始創造八卦，以此通達神明的德澤，表現萬物的本性。"黄帝、唐堯、虞舜確定衣服的形制而天下大治，大約取之於乾坤。乾坤有文飾，所以上衣玄色，下裳黄色。日、月、星辰、山、龍和雉鳥的形象，繪畫在衣上；虎蜼、藻、火、粉米、黼、黻的形象，刺綉在裳上，把上述物體的色彩當作布帛的顔色來製作衣服。天子衣服具備全部十二種圖案，公爵用山形以下九種圖案，侯爵伯爵用雉鳥以下七種圖案，子爵男爵用藻、火以下五種圖案，卿和大夫用粉米以下三種圖案。到了周代就發生變化，把日、月、星三辰圖形放在旌旗上。天子祭祀上帝時，

始修三雍，正兆七郊。顯宗遂就大業，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絇屨，以祠天地，養三老五更於三雍，于時致治平矣。

就穿大裘戴冠；公侯卿大夫之服用九種圖案以下的服飾。秦始皇憑藉統一六國登上天子之位，毀滅禮學，郊丘祭祀的衣服全用黑色。漢代沿襲秦代的舊制。到了世祖光武帝登基，定都在洛陽，纔開始修建辟雍、明堂、靈臺三雍宮，確定七郊祭壇，祭祀天地和五方之帝。顯宗孝明皇帝於是繼承帝業，最先戴有旒的冕，上衣下裳都有花紋圖案，穿赤色舄和有絇飾的履，來祭祀天地，在三雍宮供養三老和五更，這時達到政治清明、社會穩定了。

天子、三公、九卿、特進侯、侍祠侯，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大佩，赤舄絇履，以承大祭。百官執事者，冠長冠，皆祗服。五岳、四瀆、山川、宗廟、社稷諸沾秩祠，皆袀玄長冠，五郊各如方色云。百官不執事，各服常冠袀玄以從。

天子、三公、九卿、特進侯、侍祠侯，在祭祀天地和舉行明堂祭時，都戴有旒的冕，玄色上衣纁下裳。天子之服文飾齊備，包括日月星辰共十二種圖案，三公、各侯爵用山和龍以下九種圖案，九卿以下官員用雉鳥以下七種圖案，都有五種色彩，帶大佩，穿赤色舄和帶絇飾的履，來敬奉大祭。百官中主管祭事的，戴長冠，都敬謹奉行。五岳、四瀆、山川、宗廟、社稷各項依禮分等級的祭祀，都穿黑衣服戴長冠，五郊祭祀時衣服顏色分別與各方位的顏色相同。百官中不主管祭祀的，分別戴常冠穿黑色衣服隨行。

冕冠

冕冠，垂旒，前後邃延，玉藻。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臯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緑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爲十二旒，以其綬采色爲組纓。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爲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爲珠。皆有前無後，各以其綬采色爲組纓，旁垂黈纊。郊天地，宗祀，明堂，則冠之。衣裳玉佩備章采，乘輿刺綉，公侯九卿以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云。

冕冠，有旒下垂，前後下垂延覆，用五彩絲繩貫穿玉珠。孝明帝永平二年，初次詔令有司采取《周官》、《禮記》、《尚書·臯陶篇》，天子服飾依從歐陽氏的説法，公卿以下官員的服飾依從大小夏侯氏的説法。冕都寬七寸，長一尺二寸，前邊是圓形，後邊是方形，冕裏爲朱緑色，上邊是黑色，前邊下垂四寸，後邊下垂三寸，有貫穿白玉珠的十二旒，用本人綬帶顏色的絲織成冠纓。三公和各侯爵用七旒，青玉做旒上的珠；卿大夫用五旒，黑玉做旒上的珠。都是衹在冕前有旒，冕後没有，分别用本人綬帶顏色的絲織成冠纓，旁邊下垂黄色棉球。郊祭天地，宗廟祭，明堂祭，就戴這種冕。上衣下裳的玉佩具備各種圖案和色彩，天子刺綉而成，公侯九卿以下都是織成，陳留襄邑貢獻這種織品。

長冠

長冠，一曰齋冠，高七寸，廣三

長冠，又叫齋冠，高七寸，寬三寸，用窄幅

寸，促漆纚爲之，制如板，以竹爲裹。初，高祖微時，以竹皮爲之，謂之劉氏冠，楚冠制也。民謂之鵲尾冠，非也。祀宗廟諸祀則冠之。皆服袀玄，絳緣領袖爲中衣，絳絝袜，示其赤心奉神也。五郊，衣幘絝袜各如其色。此冠高祖所造，故以爲祭服，尊敬之至也。

漆帛做成，形制像板，用竹片做裹。當初，高祖微賤時，用竹皮做成，叫做劉氏冠，是楚地冠的式樣。民間稱之爲鵲尾冠，這種說法是不對的。宗廟祭祀和其他各種祭祀都戴這種冠。都穿黑色衣服，中衣的領袖用絳色緣邊，絳色膝褲，表明其人真心敬事神明。五郊祭祀，衣、幘、膝褲分别與本方位顔色相同。這種冠是高祖所造，所以作祭祀用服，這是極度尊敬的表示。

委貌冠 皮弁冠

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鋭，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者也。委貌以皂絹爲之，皮弁以鹿皮爲之。行大射禮於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衣玄端素裳。執事者冠皮弁，衣緇麻衣，皂領袖，下素裳，所謂皮弁素積者也。

委貌冠、皮弁冠形狀相同，長七寸，高四寸，形制像倒扣的杯，前邊高廣，後邊低鋭，就是所說的夏代的毋追冠，殷代的章甫冠。委貌冠用黑絹做成，皮弁冠用鹿皮做成。在辟雍舉行大射禮，公卿諸侯大夫參加大射禮的，戴委貌冠，穿玄端和素裳。主管其事的戴皮弁冠，穿緇色麻衣，黑色領和袖，下身素裳，這就是所說皮弁素裳。

雀弁冠

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繒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哻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雲翹舞》樂人服之。《禮》曰："朱干玉鏚，冕而舞《大夏》。"此之謂也。

雀弁，又名冕。寬八寸，長一尺二寸，像雀形，前邊小後邊大，固定在上邊像雀頭的顔色，有束髮的笄，就是所說的夏代的收和殷代的哻。祭祀天地、五郊祭、明堂祭時，表演《雲翹舞》的樂人服用。《禮記·明堂位》說："竪起朱色大盾和玉質鏚鉞，戴冕而舞蹈《大夏》。"說的就是這種冠。

通天冠

通天冠，高九寸，正竪，頂少邪却，乃直下爲鐵卷梁，前有山，展筩爲述，乘輿所常服。服衣，深衣制，有袍，隨五時色。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禮記》"孔子衣逢掖之衣"。縫掖其袖，合而縫大之，近今袍者也。今下至賤更小史，皆通制袍，單衣，皂緣領袖中衣，爲朝服云。

通天冠，高九寸，正面竪起，頂部稍向後斜，然後徑直向下做成鐵卷梁，前邊有金博山，展筩飾以翠鳥羽，是天子所常用的。穿的衣服是深衣形制，有袍，顔色分别與五時祭相同。袍，有人說周公在閑居時抱着周成王，所以用袍。《禮記·儒行》載"孔子穿衣袖寬大的衣服"。縫掖是袖子寬大，縫合在一起就更寬大了，與今天的袍子相近。現在下至卑微役卒，都一律穿袍，單中衣，中衣的領和袖有黑色緣邊，作爲朝服。

遠游冠

遠游冠，制如通天，有展筩横之於前，無山述，諸王所服也。

遠游冠，形制像通天冠，有展筩横在前邊，没有金博山和述，是各王爵所戴的冠。

高山冠

高山冠，一曰側注。制如通天，頂不邪却，直竪，無山述展筩，中外官、謁者、僕射所服。太傅胡廣説曰："高山冠，蓋齊王冠也。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近臣謁者服之。"

高山冠，又名側注。形制像通天冠，頂部不斜却，垂直竪起，没有金博山、述和展筩，是宫中和宫外官員、謁者、僕射所戴的冠。太傅胡廣説道："高山冠，是齊王所戴的冠。秦國消滅齊國後，秦王把齊國君主的冠賜給近臣和謁者去戴。"

進賢冠

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宗室劉氏亦兩梁冠，示加服也。

進賢冠，是古代緇布冠，是儒者的冠。前邊高七寸，後邊高三寸，長八寸。公爵、侯爵戴三梁進賢冠，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戴兩梁進賢冠，從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都是一梁進賢冠。宗室劉氏也是兩梁進賢冠，表明是恩加的服飾。

法冠

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以纚爲展筩，鐵柱卷，執法者服之，侍御史、廷尉正監平也。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嘗獲之，故以爲冠。胡廣説曰："《春秋左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君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

法冠，又叫柱後。高五寸，用纚做展筩，鐵柱卷，是執法者所戴的冠，侍御史、廷尉正監平都是執法者。有的人稱它獬豸冠。獬豸是神羊，能辨别是非曲直，楚王曾經獲得過它，所以用它做冠。胡廣解釋説："《春秋左氏傳》中有一個戴南冠而被囚禁的人，南冠就是楚冠。秦國消滅楚國，秦王把楚國君主的冠賞賜給執法官和侍御史去戴。"

武冠

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趙惠文冠"。胡廣説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爲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建武時，匈奴内屬，世祖賜南單于衣服，以中常侍惠文冠，中黄門童子佩刀云。

武冠，又叫武弁大冠，各個武官戴它。侍中、中常侍冠上加黄金璫，用金附蟬和貂尾做文飾，稱這種冠是"趙惠文冠"。胡廣解釋説："趙武靈王模仿胡人的服飾，頭上用金璫裝飾，前邊插貂尾，是貴職。秦國消滅趙國以後，用趙國君主的冠賞賜近臣。"建武時期，匈奴歸附，後漢光武帝賞賜南單于衣服，給中常侍惠文冠，給中黄門童子佩刀。

建華冠

建華冠，以鐵爲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制似縷鹿。記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絇。"《春秋左傳》曰："鄭子臧好鷸冠。"前圓，以爲此則是也。天地、五郊、明堂，《育命舞》樂人服之。

建華冠，用鐵做柱卷，貫穿九枚大銅珠，形制像縷鹿冠。古書記載説："主管祭天者冠上加述，主管祭地者履上加絇。"《春秋左傳》説："鄭國的子臧喜好鷸冠。"鷸冠前面是圓形的，認爲這種冠就是建華冠。在祭祀天地、五郊祭、明堂祭時，跳《育命舞》的樂人戴它。

方山冠

方山冠，似進賢，以五采縠爲之。祠宗廟，《大予》、《八佾》、《四時》、《五行》樂人服之，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焉。

方山冠，與進賢冠相似，用五彩縠製成。祭祀宗廟，跳《大予》、《八佾》、《四時》、《五行》舞蹈的樂人戴它，每隊樂人都穿戴與各方位顏色相同的衣冠舞蹈。

巧士冠

巧士冠，前高七寸，要後相通，直竪。不常服，唯郊天，黄門從官四人冠之，在鹵簿中，次乘輿車前，以備宦者四星云。

巧士冠，前邊高七寸，在腰後相通，直立。不經常戴，衹有在郊祀祭天時，黄門的四個從官戴它，在儀仗隊中，處在天子車前，來充當宦者四星。

却非冠

却非冠，制似長冠，下促。宫殿門吏僕射冠之。負赤幡，青翅燕尾，諸僕射幡皆如之。

却非冠，形制像長冠，下邊比長冠狹窄。宫殿門吏僕射戴這種冠。冠後有赤幡，青翅燕尾，各僕射冠上的幡都如此。

却敵冠

却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制似進賢，衛士服之。

却敵冠，前邊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邊高三寸，形制與進賢冠相似，衛士戴這種冠。

樊噲冠

樊噲冠，漢將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羽軍。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出各四寸，制似冕。司馬殿門大難衛士服之。或曰，樊噲常持鐵楯，聞項羽有意殺漢王，噲裂裳以裹楯，冠之入軍門，立漢王旁，視項羽。

樊噲冠，漢將樊噲倉促之間戴它進入項羽的軍營之中。寬九寸，高七寸，前邊和後邊各長出四寸，形制與冕相似。司馬殿門大難衛士戴它。有人説，樊噲常常手持鐵盾，聽説項羽有意殺害漢王，樊噲撕裂下裳用以包裹鐵盾，戴冠進入軍門，站在漢王身邊，凝視項羽。

術氏冠

術氏冠，前圜，吴制，差池邐迤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今不施用，官有其圖注。

術氏冠，前邊是圓形，吴地的形制是，參差連綿四重。趙武靈王喜歡戴它。現在不使用，官府有術氏冠的圖注。

諸冠皆有纓蕤，執事及武吏皆縮纓，垂五寸。

各種冠上都有纓蕤，執事和武吏都是縮纓，下垂五寸。

鶡冠

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蕤，以青系爲緄，加雙鶡尾，竪左右，爲鶡冠云。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皆冠鶡冠，紗縠單衣。虎賁將虎文絝，白虎文劍佩刀。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云。鶡者，勇雉也，其鬥對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

武冠，就是民間所説的大冠，環纓無蕤飾，用青絲織成束帶，加上一對鶡鷄尾，竪立在左右兩邊，叫做鶡冠。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都戴鶡冠，輕絲單衣。虎賁將穿虎文的褲，佩帶飾有白虎文的劍和佩刀。虎賁武騎都戴鶡冠，虎文的單衣。襄邑每年獻上織成虎文的輕絲。鶡，是雄猛的雉，兩雙鶡相鬥直到其中一隻死了纔停止，所以趙武靈王用它做武士

士，秦施之焉。

安帝立皇太子，太子謁高祖廟、世祖廟，門大夫從，冠兩梁進賢；洗馬冠高山。罷廟，侍御史任方奏請非乘從時，皆冠一梁，不宜以爲常服。事下有司。尚書陳忠奏："門大夫職如諫大夫，洗馬職如謁者，故皆服其服，先帝之舊也。方言可寢。"奏可。謁者，古者一名洗馬。

的標志，秦國施用它。

後漢安帝立皇太子，太子拜謁高祖廟、世祖廟，門大夫跟隨，戴兩梁進賢冠；太子洗馬戴高山冠。謁廟結束，侍御史任方奏請不做乘從時，皆戴一梁冠，不宜把它作爲常服。提議交給有司。尚書陳忠啓奏："門大夫職位如同諫大夫，太子洗馬職位和謁者相同，所以都分别穿戴諫大夫和謁者的服飾，這是先帝的舊制。任方的話可以廢止。"准奏。謁者，古代又叫洗馬。

幘

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頍，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頍者弁"，此之謂也。三代之世，法制滋彰，下至戰國，文武并用。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飾爲絳袙，以表貴賤，其後稍稍作顔題。漢興，續其顔，却摞之，施巾連題，却覆之，今喪幘是其制也。名之曰幘。幘者，賾也，頭首嚴賾也。至孝文乃高顔題，續之爲耳，崇其巾爲屋，合後施收，上下群臣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稱其冠也。尚書幘收，方三寸，名曰納言，示以忠正，顯近職也。迎氣五郊，各如其色，從章服也。皂衣群吏春服青幘，立夏乃止，助微順氣，尊其方也。武吏常赤幘，成其威也。未冠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入學小童幘也句卷屋者，示尚幼少，未遠冒也。喪幘却摞，反本禮也。升數如冠，與冠偕也。期喪起耳有收，素幘亦如之，禮輕重有制，變除從漸，文也。

古代有冠無幘，在戴冠時，頭上有固定冠的髮飾頍，頍用來使物安穩。所以《詩·小雅·頍弁》説"戴着圓頂弁冠"，説的就是這種情况。夏、商、周三代的時候，法令制度更加彰明，以後到戰國時代，文治和武事并用。秦國在諸侯中最强大，在頭上增加武將首飾成爲絳色頭巾，以此表明貴賤，以後逐漸創造覆額頭巾。漢代興起，頭巾繼續覆額，在後邊打結，頭巾在額部連接，頭巾的另一部分向後覆蓋，現在喪服幘就是這種形狀。把這種巾稱爲幘。幘是深奥的意思，表明頭的威嚴深奥。到孝文帝纔製成高額頭巾，連接部分做成帽耳，加高頭巾使其成屋形，在後邊會合再加上斂髮的收，上下群臣高低貴賤的人都戴幘。文官耳部長一些，武官耳部短一些，都與各自的冠相合。尚書戴幘收，每邊長三寸，叫做納言，象徵忠心正直，是顯要而又能接近君主的職位。一年四季五時郊祭，分别與本方位的顔色相同，與禮服顔色相合。穿黑色衣服的群吏春天戴青色幘，到立夏就停止戴青色幘，助順節氣變化，表示尊重那個方位。武吏通常戴赤色幘，更能顯示其威武。未行冠禮的童子的幘不覆蓋頭頂，表示他尚未成人。在學校讀書的小童的幘覆蓋部分捲起，表示年齡還幼小，但離加冠禮不遠了。喪服的幘在後邊打結，這是返回最初戴幘的禮。製幘的布帛粗細的升數與冠相同。一年期喪服在耳部以上有斂髮的收，素色幘也如此，禮輕重有不同規定，變化和革除是逐漸實現的，這就是禮樂制度。

佩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韍，貴賤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韍，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故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霸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韍非兵旗，於是解去韍佩，留其係璲，以爲章表。故《詩》曰"鞙鞙佩璲"，此之謂也。韍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乃爲大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絲，其玉視冕旒，爲祭服云。

古代君臣都佩帶玉，尊卑有別；前邊有蔽膝，貴賤不同。佩是用來彰顯德行的，這是服飾的本意。蔽膝是用來表示官員品級高低的，是禮的共同目的。所以禮有自己的法度，顯示威儀的規定，夏、商、周三代都相同。春秋五霸先後興起，戰事不斷，佩玉不是作戰的武器，蔽膝不是戰場上的旗幟，這樣就解去蔽膝和佩玉，保留貫串佩玉的絲縧，做爲標記。所以《詩·小雅·大東》有"長長的佩玉絲縧"的句子，説的就是這種情況。蔽膝和佩玉已經廢止，秦代纔用彩帶連結佩玉，光耀標記，轉相結受，所以叫做綬。漢代承襲秦代制度，沿用而不改變，所以增加雙印和佩刀這樣的飾物。到孝明帝時，就製成大佩，衝牙和雙瑀雙璜，都是白玉製成。天子貫穿白珠，公卿和諸侯用彩絲貫穿，佩玉的等級與所戴冕旒相同，用作祭服。

刀

佩刀，乘輿黄金通身貂錯，半鮫魚鱗，金漆錯，雌黄室，五色罽隱室華。諸侯王黄金錯，環挾半鮫，黑室。公卿百官皆純黑，不半鮫。小黄門雌黄室，中黄門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賁黄室虎文，其將白虎文，皆以白珠鮫爲鏢口之飾。乘輿者，加翡翠山，紆嬰其側。

佩刀，天子刀鞘通身錯金，一半爲鯊魚皮，一半塗飾黄金，雌黄色刀室，五色毛綫裝飾刀鞘。各侯爵王爵刀鞘以錯金爲飾，刀把一半爲鯊魚皮，黑色刀室。公卿百官刀鞘都是純黑色，不是鯊魚皮。小黄門是雌黄刀鞘，中黄門是朱色刀鞘，童子的刀鞘都是虎爪形花紋，虎賁爲黄色刀鞘虎形花紋，虎賁將的刀鞘爲白虎紋，都用白珠鮫作爲刀鞘尖端部的飾物。天子的刀鞘，增加翡翠山，纏繞在旁邊。

印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縢貫白珠，赤罽蕤，諸侯王以下以綔赤絲蕤，縢綔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决，靈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兹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

佩雙印，長一寸二分，寬六分。天子、各侯爵王爵、公爵以及列侯用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都用黑色犀牛角，二百石以及私學弟子都用象牙。上穿絲帶，天子用繩貫串白珠，和赤色毛綫製成的花飾，各侯爵王爵以下使用繫印的赤色絲帶，繫印帶與印的質料相應。印上刻字是："正月辟邪的佩飾已做成，神靈的殳文排列四方，赤、青、白、黄，四種顔色與四方相當。帝舜命令祝融，讓他教導夔和龍，各種瘟疫和肆虐的疾病，都不敢阻擋我。在不吉利的甲子和乙卯日，帝舜命令夔對天下施行教化，謹慎地對待周圍的

癉，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

隱伏，教化此神靈的長殳。長殳又正又直，又有角又成方，各種瘟疫和肆虐的疾病，都不敢擋我。”共六十六字。

黄赤綬 赤綬

乘輿黄赤綬，四采，黄赤縹紺，淳黄圭，長二丈九尺九寸，五百首。

天子黄赤色綬，四種彩色，即黄、赤、縹、紺，淳黄色的圭，長二丈九尺九寸，規定系數爲五百首。

諸侯王赤綬，四采，赤黄縹紺，淳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

各侯爵、王爵赤色綬，四種彩色，即赤、黄、縹、紺，淳赤色的圭，長二丈一尺，規定系數爲三百首。

太皇太后、皇太后，其綬皆與乘輿同，皇后亦如之。

太皇太后、皇太后，她們的綬都與天子相同，皇后也如此。

長公主、天子貴人與諸侯王同綬者，加特也。

長公主、天子貴人與各侯爵王爵綬帶相同的，是特别恩加的。

緑綬

諸國貴人、相國皆緑綬，三采，緑紫紺，淳緑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

各封國貴人、相國都是緑綬，三種彩色，即緑、紫、紺，淳緑色的圭，長二丈一尺，規定系數爲二百四十首。

紫綬

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丈七尺，百八十首。公主封君服紫綬。

公爵、侯爵、將軍紫色的綬，二種彩色，即紫、白，淳紫色的圭，長一丈七尺，規定系數爲一百八十首。公主和封君服用紫色的綬。

青綬

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圭，長丈七尺，百二十首。自青綬以上，縌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縌者，古佩璲也。佩綬相迎受，故曰縌。紫綬以上，縌綬之閒得施玉環鐍云。

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色的綬，三種彩色，即青、白、紅，淳青色的圭，長一丈七尺，規定系數爲一百二十首。從青綬以上，縌都是長三尺二寸，與綬的色彩相同而首數是綬的一半。縌，就是古代串玉的絲絛。佩和綬相互迎受，所以叫縌。紫綬以上，縌和綬之間要施加玉製的帶舌的環。

黑綬

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紺，淳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長同。

千石、六百石黑色綬，三種彩色，即青、赤、紺，淳青色的圭，長一丈六尺，規定系數爲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綬的長度相同。

黄綬

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黄綬，一采，淳黄圭，長丈五尺，六十首。自黑綬以下，縌綬皆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

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黄色綬，一種彩色，淳黄色圭，長一丈五尺，規定系數爲六十首。從黑綬以下，縌綬都長三尺，與綬的彩色相同而首數是它的一半。

青紺綬

百石青紺綬，一采，宛轉繆織圭，長丈二尺。

一百石是青紺色綬，一種彩色，是宛轉繆織圭，長一丈二尺。

凡先合單紡爲一系，四系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爲一圭。首多者系細，少者系粗，皆廣尺六寸。

所有先把單紡的綫合在一起的叫一系，四系叫一扶，五扶叫一首，五首叫一文，文采淳爲一圭。首多的系細，首少的系粗，寬都是一尺六寸。

后夫人服

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皂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絛。翦氂蔮，簪珥。珥，耳璫垂珠也。簪以玳瑁爲擿，長一尺，端爲華勝，上爲鳳皇爵，以翡翠爲毛羽，下有白珠，垂黄金鑷。左右一横簪之，以安蔮結。諸簪珥皆同制，其擿有等級焉。

太皇太后、皇太后宗廟祭祀時的服飾，紺色上衣皂色下裳，親自養蠶做示範時，青色上衣縹色下裳，都是深衣形制，隱蔽的衣領和衣袖，用絛鑲邊。戴剪牦蔮，簪珥。珥，就是耳璫垂珠。簪用玳瑁做擿，長一尺，一端有花形首飾，上有鳳凰雀，用翡翠做毛羽，下有白珠，垂着黄金的鑷飾。左右用一個横向的簪穿過，用來使蔮結安穩。各種簪珥形制相同，而擿有等級的區别。

皇后謁廟服，紺上皂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絛。假結，步摇，簪珥。步摇以黄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諸爵獸皆以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爲華云。

皇后拜謁宗廟時的服飾，紺色上衣皂色下裳，親自養蠶做示範時，青色上衣縹色下裳，都是深衣形制，隱蔽的衣領衣袖用絛鑲邊。梳假髻，插步摇，戴髮簪和珥飾。用黄金做步摇的底座，步摇上的飾物桂枝用穿白珠做成，并互相纏繞糾結，一雀九花，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種野獸，這就是《詩經》所説的"首飾金簪嵌着六顆美玉"。各個雀和獸都用翡翠做羽毛。額頭貼金，白珠璫環繞在耳邊，用翡翠做花。

貴人助蠶服，純縹上下，深衣制。大手結，墨玳瑁，又加簪珥。長公主見會衣服，加步摇，公主大手結，皆有簪珥，衣服同制。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采組爲緄帶，各如其綬色。黄金辟邪，首爲帶鐍，飾以白珠。

貴人輔佐皇后親自養蠶的服飾，純縹色的上衣和下裳，深衣形制。梳大手髻，戴墨色玳瑁，又加上髮簪和珥飾。長公主拜見皇帝穿戴這種服飾，加步摇，公主梳大手髻，都戴髮簪和珥飾，衣服的形制相同。從公主封君以上都帶綬，用彩色絲帶做緄帶，分别與各自的綬色相同。黄金製的辟邪獸，首有環扣，用白珠裝飾。

公、卿、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紺繒蔮，黄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長一尺，爲簪珥。入廟佐祭者皂絹上下，助蠶者縹絹上下，皆深

公、卿、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用紺色的繒帛做的髮巾，用黄金製的龍首口銜白珠，魚鬚做的擿，長一尺，做髮簪和珥飾。進入宗廟輔佐祭祀的穿皂絹的上衣下裳，輔助養蠶的

衣制，緣。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爲朝服。

穿縹絹的上衣和下裳，都是深衣形制，鑲邊。從二千石夫人以上到皇后，都用蠶衣做朝服。

公主、貴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錦綺羅縠繒，采十二色，重緣袍。特進、列侯以上錦繒，采十二色。六百石以上重練，采九色，禁丹紫紺。三百石以上五色采，青絳黄紅緑。二百石以上四采，青黄紅緑。賈人，緗縹而已。

公主、貴人、妃以上，嫁娶時得穿錦、綺、羅、縠、繒，十二種彩色，雙重邊緣的袍子。特進侯、列侯以上用錦、繒，十二種彩色。六百石以上用重練，九種彩色，禁止使用丹、紫、紺三種色彩。三百石以上五種色彩，即青、絳、黄、紅、緑。二百石以上四種色彩，即青、黄、紅、緑，在官府中掌管采購物品的賈人，衹用緗、縹兩色罷了。

公、列侯以下皆單緣襈，制文綉爲祭服。自皇后以下，皆不得服諸古麗圭襂閨緣加上之服。建武、永平禁絶之，建初、永元又復中重，於是世莫能有制其裁者，乃遂絶矣。

公、列侯以下都鑲單邊飾物，刺綉後做成祭服。從皇后以下，都不許穿古麗圭衣之類的加服。光武帝建武年間、明帝永平年間都加以禁止，章帝建初年間、和帝永元年間又重申禁令，於是世上再沒有能製作這種衣服的人，這樣就斷絶了。

凡冠衣諸服，旒冕、長冠、委貌、皮弁、爵弁、建華、方山、巧士，衣裳文綉，赤舄，服絇履，大佩，皆爲祭服，其餘悉爲常用朝服。唯長冠，諸王國謁者以爲常朝服云。宗廟以下祠祀皆冠長冠，皂繒袍單衣，絳緣領袖中衣，絳絝袜，五郊各從其色焉。

所有的冠飾和各種服飾，其中旒冕、長冠、委貌、皮弁、雀弁、建華、方山、巧士，上衣下裳刺綉花紋，赤色舄，有絇飾的履，大佩，都是祭服，其餘全是常用朝服。衹有長冠，各王國的謁者把它作爲常用的朝服。宗廟以下的祭祀，都戴長冠，皂色繒袍單衣，領袖用絳色緣邊的中衣，絳色的套褲和腰巾，五郊祭分别與本方位顔色相同。

贊曰：車輅各庸，旌旂異局。冠服致美，佩紛璽玉。敬敬報情，尊尊下欲。孰夸華文，匪豪麗縟?

贊曰：輅車有各自的功用，旌旗有不同使用範圍。冠服可以使人更美，佩帶玉飾和璽印。恭敬應該恭敬的人，報以真情，尊敬應該尊敬的人，捨去欲望。誰贊美華麗的文采，不是華麗多彩?

後漢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一

劉玄劉盆子傳

劉玄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弟爲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聖公避吏於平林。吏繫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舂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

劉玄字聖公，是光武帝劉秀的族兄。他的弟弟被人殺害，他便結交賓客準備報仇。賓客犯了法，劉玄到平林躲避官吏的捕捉。官吏就逮捕了他的父親劉子張。劉玄假裝死去，讓人把靈柩運回舂陵，官吏纔釋放了劉子張，劉玄於是逃跑藏匿起來。

王莽末，南方飢饉，人庶群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諍訟，遂推爲渠帥，衆數百人，於是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數月閒至七八千人。地皇二年，荆州牧某發奔命二萬人攻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杜，大破牧軍，殺數千人，盡獲輜重，遂攻拔竟陵。轉擊雲杜、安陸，多略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

王莽末年，南方發生饑荒，百姓成群結隊地到荒野沼澤中，挖掘荸薺野菜吃，有時相互侵害爭奪。新市人王匡、王鳳替他們評定是非曲直，於是被推舉爲首領，民衆有數百人，這樣馬武、王常、成丹等亡命之徒都去投奔他們；一起攻打離鄉聚，藏身在綠林山中，幾個月的時間，隊伍增加到了七八千人。王莽地皇二年，荆州長官徵發應急出戰部隊二萬名兵士進攻他們，王匡等相繼在雲杜縣迎戰官兵，大敗荆州的軍隊，殺死了幾千人，繳獲了全部的輜重，接着又攻下了竟陵。然後又進攻雲杜縣、安陸縣，搶掠了許多婦女，回到綠林山中，這時達到了五萬多人，州郡官吏都無法制服他們。

三年，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七月，匡等進攻隨，未能下。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聖公因往從牧等，爲其軍安集掾。

地皇三年，發生了大瘟疫，綠林的人馬死亡將近半數，就分散離開了綠林。王常、成丹向西進入南郡，稱做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及其部下朱鮪、張卬等人向北進入南陽，稱做新市兵：他們都自稱爲將軍。七月，王匡等人攻打隨縣，未能攻下。平林人陳牧、廖湛又聚集了一千多人，稱做平林兵，來響應王匡等人。劉玄便去投奔陳牧等人，擔任了陳牧軍中的安集掾官職。

是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舂陵，與諸部合兵而進。四年正月，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斬之，號聖公爲更始將軍。衆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將遂共議立更始爲天子。二月辛巳，設壇場於淯水上沙中，陳兵大會。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群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年。悉拜置諸將，以族父良爲國三老，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成國上公，朱鮪大司馬，伯升大司徒，陳牧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更始入都宛城，盡封宗室及諸將，爲列侯者百餘人。

這時光武帝和他的哥哥劉縯也在舂陵起兵，和各部軍隊合兵前進。地皇四年正月，打敗了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并且殺了這兩個人，稱劉玄爲更始將軍。雖然人數衆多，但没有統一指揮的人，於是各位將領共同商議立劉玄爲天子。二月辛巳日，在淯水邊的沙灘上設立壇場，擺開兵陣舉行大會。更始將軍劉玄即皇帝位，面向南站立，接受群臣的朝拜。劉玄一向懦弱，舉行登基典禮時羞愧得汗流不止，舉着手説不出話。隨後宣布大赦天下囚徒，建元爲更始元年。各個將領都封了官，任命本家叔父劉良爲國家三老，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爲成國上公，朱鮪爲大司馬，伯升爲大司徒，陳牧爲大司空，其他人都封爲九卿、將軍。五月，伯升攻下宛城。六月，更始在宛城建都，把同宗和將軍封爲列侯的共有一百餘人。

更始忌伯升威名，遂誅之，以光禄勛劉賜爲大司徒。前鍾武侯劉聖起兵，略有汝南。時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既敗於昆陽，往歸之。八月，聖遂自立爲天子，以尤爲大司馬，茂爲丞相。王莽使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是時海内豪桀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閒，遍於天下。

更始妒忌伯升的威望和名聲，便殺死了他，任命光禄勛劉賜做大司徒。西漢鍾武侯劉聖起兵，占領了汝南。這時王莽的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已經在昆陽被打敗，前往歸附劉聖。八月，劉聖便自立爲天子，任命嚴尤爲大司馬，陳茂爲丞相。王莽派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衛洛陽。更始派定國上公王匡攻打洛陽，派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打武關，整個三輔地區都震驚了。這時全國各地的豪傑紛紛起兵響應，都殺本地的州牧郡守，自稱將軍，并且使用漢代年號，等待詔書任命，一個月的時間，起事的州郡遍及全國。

長安中起兵攻未央宫。九月，東海人公賓就斬王莽於漸臺，收璽綬，傳首詣宛。更始時在便坐黄堂，取視之，喜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寵姬韓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之乎?"更始悦，乃懸莽首於宛城市。是月，拔洛陽，生縛王匡、哀章，至，皆斬之。十月，使奮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聖於汝南，并誅嚴尤、陳茂。更始遂北都洛陽，以劉賜爲丞相。申屠建、李松自長安傳送乘

長安城中有人起兵攻打未央宫。九月，東海人公賓就在漸臺殺死王莽，收繳璽綬，將王莽的頭送到宛城。更始當時坐在正堂的便殿，接過王莽的頭來看，高興地説："王莽要是不這樣做，該與霍光一樣的受到尊重。"他的寵姬韓夫人笑着説："王莽如果不這樣，陛下又怎麽能得到他的頭呢?"更始很高興，便命令把王莽的頭懸挂在宛城的市中。就在這個月，攻占了洛陽，活捉了王匡、哀章，把他們押送到宛城，殺掉了他們。十月，派奮威大將軍劉信在汝南殺死了劉聖，同時也殺死了嚴尤、陳茂。更始於是北上定

輿服御，又遣中黄門從官奉迎遷都。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

都於洛陽，任命劉賜爲丞相。申屠建和李松從長安送來了皇帝乘坐的車輛、衣服、器物，又派中黄門從官到洛陽恭迎更始遷都。更始二年二月，更始由洛陽向西行進。剛出發時，李松爲更始導引車駕，馬受驚而狂奔，撞在北宫的鐵柱門上，三匹馬全死了。

初，王莽敗，唯未央宫被焚而已，其餘宫館一無所毁。宫女數千，備列後庭，自鍾鼓、帷帳、輿輦、器服、太倉、武庫、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宫，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俯首刮席不敢仰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宫省久吏，各驚相視。

當初，王莽敗亡時，惟有未央宫被燒毁了，其餘的宫殿没有一處毁壞。幾千名宫女仍然住在後宫，鐘鼓、帷帳、車輿、用具服飾、大糧倉、武器庫、國家的府庫、街市等都没有改變舊的形制。更始已經到了長安，住在長樂宫，登上前殿，郎吏等官依次站在庭中。更始感到很羞愧，頭低垂着都快挨着座席了，不敢抬頭看臣下。將領中有後到的，更始問他們搶掠到了多少東西。更始左右的侍衛都是宫中和省的老吏，聽他這樣問話，都驚訝地面面相覷。

李松與棘陽人趙萌説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争之，以爲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宗室太常將軍劉祉爲定陶王，劉賜爲宛王，劉慶爲燕王，劉歙爲元氏王，大將軍劉嘉爲漢中王，劉信爲汝陰王；後遂立王匡爲比陽王，王鳳爲宜城王，朱鮪爲膠東王，衛尉大將軍張卬爲淮陽王，廷尉大將軍王常爲鄧王，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爲穰王，申屠建爲平氏王，尚書胡殷爲隨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爲西平王，五威中郎將李軼爲舞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爲襄邑王，大司空陳牧爲陰平王，驃騎大將軍宋佻爲潁陰王，尹尊爲郾王。唯朱鮪辭曰：“臣非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鮪爲左大司馬，劉賜爲前大司馬，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撫關東。以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司馬，共秉内任。

李松與棘陽人趙萌勸説更始，應該將功臣都封爲王。朱鮪争辯，認爲漢高祖約定，不是劉氏不得封王。更始就先封宗室太常將軍劉祉爲定陶王，劉賜爲宛王，劉慶爲燕王，劉歙爲元氏王，大將軍劉嘉爲漢中王，劉信爲汝陰王；隨後又封王匡爲比陽王，王鳳爲宜城王，朱鮪爲膠東王，衛尉大將軍張卬爲淮陽王，廷尉大將軍王常爲鄧王，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爲穰王，申屠建爲平氏王，尚書胡殷爲隨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爲西平王，五威中郎將李軼爲舞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爲襄邑王，大司空陳牧爲陰平王，驃騎大將軍宋佻爲潁陰王，尹尊爲郾王。惟有朱鮪推辭説：“我不是劉氏宗族，不敢違犯典制。”因而辭讓不肯接受分封。於是就改任朱鮪爲左大司馬，劉賜爲前大司馬，命令他們和李軼、李通、王常等一道鎮撫關東。又任命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司馬，共同掌管内政。

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有寵，遂委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宴後庭。群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

更始娶了趙萌的女兒爲夫人，她很受更始的寵愛，更始就把政事交給趙萌去管，自己日夜在後宫中與嬪妃飲酒作樂。群臣有事要報告，他常

乃令侍中坐帷内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自縱放若此！"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趙萌專權，威福自己。郎吏有説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擊之。自是無復敢言。萌私忿侍中，引下斬之，更始救請，不從。時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横暴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襜褕、諸于，駡詈道中。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内侯。"

常酒醉不能接見，有時非見不可了，就讓侍中在帷帳裏與臣下説話。臣下聽出不是更始的聲音，走出宫以後，都抱怨説："勝負還未定，就放縱到了這個地步！"韓夫人特别喜好喝酒，每當陪更始喝酒，看到中常侍來奏事，就生氣地説："皇帝正在和我飲酒，恰好在這時拿事來上奏嗎?"站起來，拍壞了書案。趙萌把持朝政，自己作威作福。郎吏中有向更始報告趙萌放縱的，更始發怒，拔出劍來刺他。從此再没人敢説話了。趙萌暗中憎恨一名侍中，要把他拉出去殺掉，更始爲其講情，趙萌也不答應。這時，李軼、朱鮪在山東擅自發號施令，王匡、張卬在三輔殘暴横行。更始授予官爵的那些人，都是些小人、商販，有的是屠夫厨子，他們當中很多人身穿綉着花紋的外衣、錦緞褲子、很短的上衣、婦女穿的寬大上衣，在大道上高聲亂駡。長安百姓給他們編的順口溜是："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内侯。"

軍師將軍豫章李淑上書諫曰："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勢，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用，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采珠。海内望此，有以窺度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爲陛下惜此舉厝。敗材傷錦，所宜至慮。惟割既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美。"更始怒，繫淑詔獄。自是關中離心，四方怨叛。諸將出征，各自專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

軍師將軍豫章李淑上書勸諫道："當前王莽亂賊剛剛被剿滅，王道的教化還没能貫徹，應謹慎任命百官有司。三公上應天上的三臺星宿，九卿下像地下的河海，所以天上的事情要由人來代它完成。陛下建立大業，雖然曾經藉助於下江、平林的勢力，這是臨時利用，已經安定了就不能再用這種方法了。應改革舊制，再招攬傑出人才，量才授職，用來匡正國家。現在的公卿高位没有不是軍人的，尚書這樣的顯要官職也都由才識平庸之輩擔任，才能衹配擔任亭長和緝捕盗賊這種小官的人，却讓他們擔負輔佐朝綱的重任。名分和車服禮器，是聖人最重視的。現在把重任交付給不應該交付的人，而希望他們能有益於國家的萬分之一，振興教化以達到國家大治的目的，真好比是在樹上捉魚，登山采珍珠。全國人見到這種情況，就有可能窺視圖謀漢朝天下。我并不是存有妒忌之心而求取升官的人，衹是爲陛下的這些做法感到惋惜。匠人弄壞了材料，織工損傷了美錦，這種因人爲而誤事的情况，是應該特别注意的。希望陛下根除以往謬誤的過失，想着使周文王時的人才濟濟的景象更加興盛。"更

始生氣了，下令把李淑關進監獄。從此，關中地區人心離散，四面八方都發生了由怨恨而背叛的事。將領們出征，各人擅自任命州牧郡守，不同人所設的州郡相互交錯，百姓不知道該聽誰的。

十二月，赤眉西入關。

十二月，赤眉向西進入關中。

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爲天子。初，望見更始政亂，度其必敗，謂安陵人弓林等曰："前定安公嬰，平帝之嗣，雖王莽篡奪，而嘗爲漢主。今皆云劉氏真人，當更受命，欲共定大功，何如？"林等然之，乃於長安求得嬰，將至臨涇立之。聚黨數千人，望爲丞相，林爲大司馬。更始遣李松與討難將軍蘇茂等擊破，皆斬之。又使蘇茂拒赤眉於弘農，茂軍敗，死者千餘人。

更始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擁立被王莽廢掉的孺子劉嬰爲天子。當初，方望見到更始政治腐敗，預料他必然會失敗，對安陵人弓林等說："以前的定安公劉嬰，是漢平帝的後嗣，雖然被王莽篡位，但曾經做過漢朝的君主。目前到處都說劉氏的嫡傳要重新接受天命，我想和你們共同建立大功，你們認爲如何？"弓林等都贊同，於是在長安找到劉嬰，帶到臨涇立爲天子。他們聚衆數千人，方望做丞相，弓林做大司馬。更始派遣李松和討難將軍蘇茂等領兵打敗了他們，把他們全殺了。又派蘇茂領兵到弘農阻止赤眉軍隊西進，蘇茂的軍隊被赤眉打敗，死了一千多人。

三月，遣李松會朱鮪與赤眉戰於蓩鄉，松等大敗，弃軍走，死者三萬餘人。

三月，更始派遣李松會同朱鮪一起與赤眉軍在蓩鄉作戰，李松等人被打得大敗，丢下軍隊逃跑了，這一仗戰死三萬多人。

時王匡、張卬守河東，爲鄧禹所破，還奔長安。卬與諸將議曰："赤眉近在鄭、華陰閒，旦暮且至。今獨有長安，見滅不久，不如勒兵掠城中以自富，轉攻所在，東歸南陽，收宛王等兵。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爲盗耳。"申屠建、廖湛等皆以爲然，共入説更始。更始怒不應，莫敢復言。及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掫，以拒之。

這時，王匡、張卬守衛河東，被鄧禹打敗，逃回長安。張卬和將領們商議說："赤眉軍近在鄭和華陰之間，早晚將到達這裏。現在衹有長安在我們手裏，很快就可能被消滅，不如帶兵搶劫城中財物使自己富有，轉而進攻所在之處，然後向東回南陽，奪取宛王等人的軍隊。如果此事不能成功，我們重新逃入湖澤之中當强盗罷了。"申屠建、廖湛等人都認爲他的意見很對，就一起去宫裏勸説更始。更始聽後生氣不說話，没有人敢再提這件事了。到赤眉立劉盆子爲天子，更始派王匡、陳牧、成丹、趙萌駐扎在新豐，李松駐在掫城，來抵抗赤眉軍。

張卬、廖湛、胡殷、申屠建等與御史大夫隗囂合謀，欲以立秋日貙膢時共劫更始，俱成前計。侍中劉能卿知其謀，以告之。更始托病不出，召張卬等。卬等皆入，將悉誅之，唯隗囂不至。更始狐疑，使卬等四人且待於外廬。卬與湛、殷疑有變，遂突

張卬、廖湛、胡殷、申屠建等人和御史大夫隗囂共同策劃，準備在立秋日射牲以祭祀宗廟時共同劫持更始，一起實現他們先前的計劃。侍中劉能卿知道了他們的陰謀，把這事報告了更始。更始裝病不出宫，召見張卬等人。張卬等人進宫，更始準備將他們全部殺死，衹有隗囂一人未到。更始猶豫不决，讓張卬等四人暫時在宫外的

出，獨申屠建在，更始斬之。卬與湛、殷遂勒兵掠東西市。昏時，燒門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明旦，將妻子車騎百餘，東奔趙萌於新豐。

殿房中等候。張卬和廖湛、胡殷懷疑情況有變化，就突出了皇宮，衹有申屠建在宮裏，更始便殺了他。於是張卬和廖湛、胡殷就帶兵搶劫了長安城裏的東西二市。在黄昏時，又放火燒毁宮門，衝入皇宮，在宮中激戰，更始的人馬大敗。第二天早上，更始帶着妻子兒女和百餘輛車騎，向東到新豐投奔趙萌。

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等同謀，乃并召入。牧、丹先至，即斬之。王匡懼，將兵入長安，與張卬等合。李松還從更始，與趙萌共攻匡、卬於城内。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宫。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共連兵而進。更始守城，使李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生得松。時松弟汎爲城門校尉，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汎即開門。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厨城門出。諸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城！"更始即下拜，復上馬去。

更始還懷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等人同謀，便同時召見他們。陳牧、成丹先到，立即殺了他們。王匡害怕了，就帶兵進入長安，與張卬等會合。李松從掫城返回跟隨更始，與趙萌一起攻打在長安城裏的王匡、張卬。連續戰鬥了一個多月，王匡等戰敗逃走，更始便遷居到長信宫。赤眉的軍隊到了高陵，王匡等人迎接并投降了赤眉，於是便把軍隊聯合起來向長安進發。更始親自守衛長安城，派遣李松出城交戰，李松戰敗，死了兩千多人，赤眉軍活捉了李松。當時李松的弟弟李汎任城門校尉，赤眉派人對他說："打開城門，就讓你哥哥活命。"李汎立即打開城門。九月，赤眉進入長安。更始單騎逃走，從厨城門出城。婦人們跟在後面連聲高叫："陛下，該下馬辭謝城池！"更始即下馬對城池拜了拜，又上馬逃走了。

初，侍中劉恭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繫詔獄；聞更始敗，乃出，步從至高陵，止傳舍。右輔都尉嚴本恐失更始爲赤眉所誅，將兵在外，號爲屯衛而實囚之。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禄往受之。十月，更始遂隨禄肉袒詣長樂宫，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禄爲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赤眉帥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爲畏威侯。劉恭復爲固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禄居，劉恭亦擁護之。

當初，侍中劉恭因爲赤眉軍立了他的弟弟劉盆子爲天子，就把自己捆綁起來送進關押欽犯的牢獄；聽說更始失敗了，他纔出來，徒步追隨更始到高陵，住在驛站裏。右輔都尉嚴本害怕走失了更始被赤眉殺死，就帶兵駐在更始住處的外面，名義上是保衛他，實際上是把他囚禁起來了。赤眉送去書信説："聖公投降的話，就封爲長沙王。過了二十天，就不接受投降了。"更始派劉恭前去請求投降，赤眉派部將謝禄前往受降。十月，更始就隨着謝禄袒臂到長樂宫，向劉盆子繳上皇帝印綬。赤眉給更始定罪，把他放置在院子裏，準備殺死他。劉恭、謝禄爲更始求情，没得到允許，於是引導更始出去。劉恭追着喊道："我真的盡了最大努力，請讓我先死。"拔出劍來就要自刎，赤眉將領樊崇等馬上去拯救制止他，於是就赦免了更始，封爲畏威侯。劉恭又

爲更始堅决請求，最終封爲長沙王。更始經常依附謝禄而居，劉恭也在保護他。

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而張卬等以爲慮，謂禄曰："今諸營長多欲篡聖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滅之道也。"於是禄使從兵與更始共牧馬於郊下，因令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臧其尸。光武聞而傷焉，詔大司徒鄧禹葬之於霸陵。

三輔地區不堪忍受赤眉的殘暴，都想念更始，張卬等爲此而擔心，對謝禄説："現在各營將領，大都是想奪聖公權位的。我們一旦失去了聖公，他們就將聯合起來進攻你，這是我們自取滅亡之道。"於是謝禄派隨從士兵與更始一起到郊外去牧馬，乘機下令勒死更始。劉恭在夜裹前往收藏了更始的尸體。光武聽到更始的死訊感到很悲傷，詔令大司徒鄧禹把他埋葬在霸陵。

有三子：求，歆，鯉。明年夏，求兄弟與母東詣洛陽，帝封求爲襄邑侯，奉更始祀；歆爲穀孰侯，鯉爲壽光侯。求後徙封成陽侯。求卒，子巡嗣，復徙封㴻澤侯。巡卒，子姚嗣。

更始有三個兒子：劉求，劉歆，劉鯉。第二年夏天，劉求兄弟和母親往東到了洛陽，光武帝封劉求爲襄邑侯，供奉祭祀更始；封劉歆爲穀孰侯，劉鯉爲壽光侯。劉求後來又改封爲成陽侯。劉求死後，其子劉巡繼承了爵位，又改封爲㴻澤侯。劉巡死後，其子劉姚繼承了爵位。

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爲紂未可伐，斯時有未至者也。漢起，驅輕黠烏合之衆，不當天下萬分之一，而旌旃之所撝及，書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頓顙、爭受職命。非唯漢人餘思，固亦幾運之會也。夫爲權首，鮮或不及。陳、項且猶未興，况庸庸者乎！

論曰：周武王在孟津檢閱軍隊，然後又回師，認爲商紂還不能討伐，這是因爲時機還没有到來。漢代興起時，驅使輕鋭狡黠的烏合之衆，人數不到天下萬分之一，可是旌旗所指到的地方，文書所能送到的地方，没有不調轉槍頭叩頭聽命、爭相接受委任的。這并不衹是漢朝人思念前人前事，本來也是時機和運氣都碰上了。做最高首領的，很少有禍不及身的。陳勝、項羽這樣的人都没有成就大事，何况平庸之輩呢！

劉盆子

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祖父憲，元帝時封爲式侯，父萌嗣。王莽篡位，國除，因爲式人焉。

劉盆子，是泰山式縣人，城陽景王劉章的後代。他的祖父劉憲，元帝時被封爲式侯，他的父親劉萌繼承了爵位。王莽篡位時，封國被廢除，於是就成了式縣人。

天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吕母者，子爲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吕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産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吕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爲

天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個名叫吕母的人，他的兒子是縣吏，因爲犯了小罪，縣宰定罪處死。吕母怨恨縣宰，便秘密聚集賓客，謀劃報仇。吕母家一向富有，資産達數百萬錢，便增加釀造美酒，購買刀劍衣服。青年來買酒喝的，都賒給他們，看到他們中間有貧窮的，就借給他們衣裳，而不論借多借少。幾年以後，家裹的財産逐漸用完，少年們都要想償還他的錢財。吕母流淚説道："我厚待大家的原因，不是貪財求利，

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衆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爲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爲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中。

祇因爲縣宰無道，屈殺了我的兒子，我想要報仇罷了。諸位莫非肯同情我嗎！"少年們都認爲他的志向可嘉，再加上平時受他的恩惠，就都答應了他。他們當中有個勇士自己號稱猛虎，就互相聚集起數百人，於是與呂母到海中，招募亡命之徒，人衆多達數千人。呂母自稱爲將軍，帶領兵馬返回攻占了海曲縣，捉獲了縣宰。其他吏人都叩頭爲縣宰求情。呂母說："我的兒子犯了小罪，本不該處死，但是却被縣官殺死了。殺人者應該償命，又何必求情呢?"於是便殺死了縣宰，用縣宰的頭在他兒子的墳前祭祀，然後又回到海中。

後數歲，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轉入太山，自號三老。時青、徐大飢，寇賊蜂起，衆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閒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逄安，東海人徐宣、謝禄、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至姑幕，因擊王莽探湯侯田況，大破之，殺萬餘人，遂北入青州，所過虜掠。還至太山，留屯南城。初，崇等以困窮爲寇，無攻城徇地之計。衆既寖盛，乃相與爲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以言辭爲約束，無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史，泛相稱曰巨人。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師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餘人，追至無鹽，廉丹戰死，王匡走。崇又引其兵十餘萬，復還圍莒，數月。或説崇曰："莒，父母之國，奈何攻之?"乃解去。時呂母病死，其衆分入赤眉、青犢、銅馬中。赤眉遂寇東海，與王莽沂平大尹戰，敗，死者數千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潁川，還入陳留，攻拔魯城，轉至濮陽。

幾年以後，琅邪人樊崇在莒起兵，有一百餘人，後轉入泰山，樊崇自己號稱三老。當時青州、徐州發生大饑荒，强盗到處作亂，衆强盗認爲樊崇勇猛，都依附他，在一年之間，他的隊伍達到一萬多人。樊崇的同郡人逄安，東海人徐宣、謝禄、楊音都分别起兵，合起來有好幾萬人，又帶兵跟隨樊崇。共同返回去攻打莒地，没有攻下，轉而進攻姑幕縣，乘機攻打王莽的探湯侯田況，大敗田況，殺死一萬餘人，就又向北進入青州，所過之處都有搶掠。他們返回泰山，留下部分兵馬屯守南城縣。開始，樊崇等人是因爲窮困纔當强盗的，并没有攻城掠地的打算。隊伍已經漸漸多起來，纔互相約法：殺人的要被處死，傷人的要抵償傷人之罪。用語言來管束，而没有公文案牘、旗號、部隊編制、號令。其中地位最高的稱做三老，其次稱從事，再次稱卒史，其他人稱爲巨人。王莽派遣平均公廉丹、太師王匡攻打。樊崇等人想出戰，但却怕自己兵士和王莽的士兵混在一起，無法辨認，就把自己兵士的眉毛都塗成朱色，以此爲互相識别的標志，從此號稱爲赤眉。於是赤眉軍大敗了廉丹和王匡的軍隊，斬殺一萬多人，并且追擊到無鹽，廉丹戰死，王匡逃跑了。樊崇又帶領兵馬十多萬人，重新包圍了莒，經過了幾個月的時間。有人游説樊崇説："莒地，是你父母所在的地方，怎麽能攻打?"於是樊崇撤走了兵馬。這時呂母病死了，他的隊伍分别歸到了赤眉、青犢、銅馬的隊伍

中。赤眉又侵犯東海郡，與王莽的沂平大尹交戰，被打敗，死了幾千人，便帶兵離開，攻打楚、沛、汝南、潁川各地，返回進駐陳留，攻占魯城，輾轉到了濮陽。

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興，即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更始，皆封爲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衆稍有離叛，乃遂亡歸其營，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爲二部，崇與逄安爲一部，徐宣、謝禄、楊音爲一部。崇、安攻拔長社，南擊宛，斬縣令；而宣、禄等亦拔陽翟，引之梁，擊殺河南太守。赤眉衆雖數戰勝，而疲敝厭兵，皆日夜愁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更始二年冬，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兩道俱入。三年正月，俱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剋勝，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進至華陰。

正值更始定都洛陽的時候，更始派人前往招降樊崇。樊崇等人聽說漢室已經復興，就留下軍隊，自己率領將帥二十餘人，跟隨使者到洛陽投降了更始，他們都被更始封爲列侯。樊崇等人已經沒有自己的領地，而留下的軍隊又逐漸有人叛離，於是就逃出來返回自己的營盤，帶領兵馬進入潁川，并將軍隊分爲兩部分，樊崇和逄安爲一部，徐宣、謝禄、楊音爲一部。樊崇和逄安領兵攻占長社，向南攻打宛城，斬殺縣令；徐宣、謝禄等人領兵攻占了陽翟，帶兵到了梁地，斬殺了河南太守。赤眉的軍隊雖然屢次打勝仗，但是士兵疲憊厭戰，都日夜憂愁哭泣，想返回東邊。樊崇等人商議，考慮向東回去必然會渙散軍心，不如向西攻打長安。更始二年冬，樊崇、逄安從武關，徐宣等從陸渾關，兩路兵馬同時入關。更始三年正月，同時到達弘農，與更始諸將軍連戰連勝，投奔人數大增。便劃出一萬人爲一營，共三十營，每營中設置三老、從事各一人。進軍到華陰。

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陽怨更始殺其兄，乃逆説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群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服?”崇等以爲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鄭，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遂立盆子爲帝，自號建世元年。

赤眉的軍隊裏經常有齊地巫人擊鼓跳舞祭祀城陽景王，以此求得保佑。巫人還狂言景王大怒説：“應該做天子，爲什麽成了賊盜?”有人譏笑巫人，便馬上病倒，這在軍隊中引起震驚。這時方望的弟弟方陽怨恨更始殺死他的哥哥，便迎接并游説樊崇等人：“更始政治腐敗，政令不能實行，所以纔使得將軍達到如此地步。現在將軍擁有百萬軍隊，向西攻打都城，而没有稱號，名分仍是盜賊，這不能長久。不如立宗室之後爲帝，依仗名義，誅伐無道。以此號令，有誰敢不服從?”樊崇等人認爲有道理，而巫人的謡言也越來越厲害。前進到鄭，便互相商議説：“今日已經迫近長安城，鬼神都是這樣説，應當尋求劉氏之後，共同尊立爲天子。”六月，便立劉盆子爲皇帝，自定年號爲建世元年。

初，赤眉過式，掠盆子及二兄

當初，在赤眉路過式時，掠走了劉盆子和他

恭、茂，皆在軍中。恭少習《尚書》，略通大義。及隨崇等降更始，即封爲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侍中，從更始在長安。盆子與茂留軍中，屬右校卒史劉俠卿，主芻牧牛，號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爲近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爲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遂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陛下，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乃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嚙折棄之，復還依俠卿。俠卿爲制絳單衣、半頭赤幘、直綦履，乘軒車大馬，赤屏泥，絳襜絡，而猶從牧兒遨。

的兩個哥哥劉恭、劉茂，把他們都安置在軍隊中。劉恭小時候學習《尚書》，粗略通曉其中大義。後來隨同樊崇等人投降更始，即被封爲式侯。由於通曉經書多次上奏政事，被拜爲侍中，跟隨更始在長安。劉盆子和劉茂則留在赤眉軍中，在右校卒史劉俠卿的屬下，主管放牧牛群，稱做牛吏。到樊崇等人要立皇帝時，尋求軍中景王的後代，得到了七十餘人，惟有劉盆子和劉茂以及前西安侯劉孝是景王最近的宗族。樊崇等人討論説："聽説古時的天子能領兵打仗就稱爲上將軍。"於是在札上寫"上將軍"字樣，又兩個空札一起放在筒中，於是在鄭地北面設立壇場，祭祀了城陽景王。各三老、從事都在陛下聚會，讓劉盆子等三人居中而立，按他們的年紀大小依次取札。劉盆子年紀最小，最後却摸得有符號的札，諸將領於是都向他稱臣叩拜。劉盆子當時年紀十五歲，披散頭髮光着脚，穿着破衣服，面紅流汗，見到衆人下拜，恐懼得想啼哭。劉茂對他説："把有字的札收藏好。"劉盆子立即咬斷扔掉，又回去依附劉俠卿。劉俠卿爲他製作絳色單衣、半頭赤色幘巾、有緣邊的斜紋絲履，乘坐的高車駿馬，赤色的軾前屏泥，絳色車帷，但是他仍然與牧童在一起玩。

崇雖起勇力而爲衆所宗，然不知書數。徐宣故縣獄吏，能通《易經》。遂共推宣爲丞相，崇御史大夫，逄安左大司馬，謝禄右大司馬，自楊音以下皆爲列卿。

樊崇雖然憑藉勇力過人被衆人推爲首領，但是他不知道經書數術。徐宣過去是縣中的獄吏，能通曉《易經》。於是大家推舉徐宣做丞相，樊崇做御史大夫，逄安做左大司馬，謝禄做右大司馬，從楊音以下都是列卿。

軍及高陵，與更始叛將張卬等連和，遂攻東都門，入長安城，更始來降。

軍隊到高陵，與更始的反叛將領張卬等人聯合，於是攻打東都門，進入長安城，更始前來投降。

盆子居長樂宫，諸將日會論功，争言讙呼，拔劍擊柱，不能相一。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又數虜暴吏民，百姓保壁，由是皆復固守。至臘日，崇等乃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中黄門持兵在後，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其餘不知書者起請

劉盆子居住在長樂宫，各將領天天在一起争論功勞的大小，争吵喧嘩，有的拔劍擊刺屋柱，彼此認識不能一致。三輔郡縣和軍營長官派使者前來貢獻禮物，兵士就搶走。兵士們又多次掠奪殘暴吏民，百姓祇得建造堡壘，從此都堅守自衛。到了臘日，樊崇等人便設置鼓樂，舉行盛大宴會，劉盆子坐在正殿，中黄門郎持兵器站在他的後面，公卿都列坐在殿上。酒席還未開始，其

之，各各屯聚，更相背向。大司農楊音按劍罵曰："諸卿皆老傭也！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殽亂，兒戲尚不如此，皆可格殺！"更相辯鬥，而兵衆遂各逾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穉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盆子惶恐，日夜啼泣，獨與中黄門共卧起，唯得上觀閣而不聞外事。

中有一人拿出刀筆要上前書寫賀詞，其餘不會寫字的起來請求代寫，他們聚集在一起，互相背對或面向。大司農楊音手按劍柄駡道："你們這些公卿都老糊塗了！今日設置君臣禮儀，反而更加混亂，小孩玩耍還不能這樣，你們都應該殺頭！"他們就互相争辯打鬥而兵士就越過宮墻、砍斷門閂，進去搶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穉聽到了，指揮軍隊進入殿内，殺死一百餘人，纔安定下來。劉盆子則因此惶恐不安，日夜哭泣，獨自與中黄門共同起居，衹登上觀閣而不管外面的事情。

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内，掘庭中蘆菔根，捕池魚而食之，死者因相埋於宮中。有故祠甘泉樂人，尚共擊鼓歌舞，衣服鮮明，見盆子叩頭言飢。盆子使中黄門稟之米，人數斗。後盆子去，皆餓死不出。

當時掖庭中宮女還有成百上千的人，自從更始失敗以後，她們都被關閉在宮中，挖掘庭院中的蘆菔根，捕捉池塘中的魚來吃，死的人就相繼埋在宮中。有一些過去甘泉宮的樂人，還一起擊鼓唱歌跳舞，衣服鮮艷，見到劉盆子就叩頭説飢餓。劉盆子派中黄門前往賞給他們糧食，每人數斗。後來劉盆子走了，他們都餓死也没有出宮。

劉恭見赤眉衆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璽綬，習爲辭讓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會，劉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爲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肴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爲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寧式侯事邪！"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床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爲賊如故。吏人貢獻，輒見剽劫，流聞四方，莫不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誠冀諸君肯哀憐之耳！"因涕泣嘘唏。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争

劉恭看到赤眉内部混亂，預料到他們必將失敗，開始擔心兄弟都遭受災禍，所以暗地裏告訴劉盆子歸還璽綬，練習説辭讓帝位的話。建武二年正月初一，樊崇等人舉行盛大朝會，劉恭首先説："各位共同擁立我的弟弟爲皇帝，恩德實在深厚。立爲天子將近一年，混亂一天比一天嚴重，實在不足以輔佐他成就大業。擔心就是死了對國也没有好處，願意引退做平民，改求賢能聰明的人，請各位認真考慮。"樊崇等人謝罪説："這都是我樊崇等人的過錯。"劉恭一再堅持請求。有人説："立天子怎麽能是式侯一人的事呢！"劉恭惶恐起來便退下。劉盆子便下坐床解下璽綬，邊叩頭邊説："如今雖然立了天子，但是賊盜如同過去一樣猖獗。吏人前來貢獻物品，就被搶劫，這樣的事情流傳到四方，没有人對此不怨恨的，不再有人信任向往朝廷。這都是立了不應該立的皇帝所造成的，希望能讓我活命，讓賢聖就任皇帝之位，如果一定要殺死我劉盆子纔能補過的話，我不會逃避死。我真誠希望各位能够同情我！"於是劉盆子涕泣嘘唏。樊崇等人及與會者幾百人，没有不爲此哀傷同情的，於是都

還長安，市里且滿。

離開座位上前叩頭說："臣等無規矩，有負陛下。請自今日以後，不再敢放縱。"於是一起抱住劉盆子，替他帶上璽綬。劉盆子呼叫不停。事已完畢大家出來，各自關閉營房自行約束軍隊，於是三輔平靜，都稱贊天子聰明。百姓們争相返回長安，城裏差不多住滿了。

後二十餘日，赤眉貪財物，復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載珍寶，因大縱火燒宫室，引兵而西。過祠南郊，車甲兵馬最爲猛盛，衆號百萬。盆子乘王車，駕三馬，從數百騎。乃自南山轉掠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戰於郿，破春，殺之，遂入安定、北地。至陽城、番須中，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污辱吕后尸。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穢。大司徒鄧禹時在長安，遣兵擊之於郁夷，反爲所敗，禹乃出之雲陽。九月，赤眉復入長安，止桂宫。

此後二十多天，赤眉軍貪圖財物，又出營進行大肆搶掠。城中糧食已經吃完了，便掠取珍寶裝上車子，然後放大火焚燒了宫室，帶領兵馬向西行進。經過南郊祭祀時，是車輛甲胄武器兵馬最多的時候，號稱百萬大軍。劉盆子乘坐王車，駕三匹馬，隨從有幾百名騎兵。便從南山轉而攻掠城邑，與更始的將軍嚴春在郿地激戰，打敗嚴春，殺死了他，隨後進入安定、北地。在陽城和番須途中遭受大雪，低窪之地都積滿了雪，兵士有很多凍死的，於是就揮師返回，盗掘了一些陵墓，取出墓中的財寶，還污辱吕后的尸體。凡是被赤眉所發掘的陵墓，有玉匣裝殮的死者全都像生前一樣，所以赤眉軍有多人做出淫穢之事。大司徒鄧禹當時正在長安，派兵前往郁夷攻打赤眉，反而被赤眉打敗，鄧禹便出走雲陽。九月，赤眉軍又進入長安，住在桂宫。

時漢中賊延岑出散關，屯杜陵，逢安將十餘萬人擊之。鄧禹以逢安精兵在外，唯盆子與羸弱居城中，乃自往攻之。會謝禄救至，夜戰槀街中，禹兵敗走。延岑及更始將軍李寶合兵數萬人，與逢安戰於杜陵。岑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寶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内反之，表裏合勢，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後悉拔赤眉旌幟，更立己幡旗。安等戰疲還營，見旗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逢安與數千人脱歸長安。時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人往往聚爲營保，各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所得，十二月，乃引

當時，漢中盗賊延岑兵出散關，屯兵杜陵，逢安領兵十多萬人攻打他們。鄧禹認爲逢安領精兵在外，惟有劉盆子與一些老弱殘兵住在城中，便自己領兵前往攻打。正碰上謝禄領兵馬來救援，便連夜在槀街中激戰，鄧禹兵士被打敗逃走。延岑和更始將軍李寶合兵一處有數萬人，在杜陵同逢安的兵馬大戰。延岑等被打敗，被殺死一萬多人，李寶便投降逢安，延岑則收拾散兵逃走。李寶便秘密讓人對延岑說："你回師力戰，我能够從内部反攻，内外夾攻，可以大敗逢安。"延岑馬上回來挑戰，逢安等空營前去攻打，李寶則在後面全部拔掉了赤眉的旗幟，改换成自己的旗幟。逢安等人戰到疲憊時返回大營，看見旗幟都是白色的，便大驚失色，在慌亂中逃走，自己跳進山谷之中，死者達十多萬人，逢安與數千人逃回到長安。這時三輔發生大饑荒，導致人吃人，城鎮都已空空蕩蕩，滿野白骨，留下來的人

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

往往聚在一起建立堡壘，都堅守而攻不下來。赤眉軍隊没有掠奪到什麼東西，在十二月，帶兵馬回到東方，兵士還有二十多萬人，隨着路途行進又有散去的。

光武乃遣破奸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分爲二道，以要其還路。敕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明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於湖，禹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崤底。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

光武帝便派遣破奸將軍侯進等人駐兵在新安，派建威大將軍耿弇等駐兵在宜陽，分爲兩路，攔截赤眉的歸路。命令各位將領説："賊軍若是向東逃跑，可調來宜陽的兵馬會合新安的兵馬；賊軍若是向南逃跑，則可以調來新安的軍隊會合宜陽的軍隊。"第二年正月，鄧禹從黄河向北進發，在湖縣攻打赤眉，鄧禹又被打敗而逃走，赤眉軍隊於是出關向南行進。征西大將軍馮異在崤底打敗赤眉的軍隊。光武帝知道以後，便親自指揮軍隊到達宜陽，用大部隊擋住赤眉的逃路。

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劍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帝令縣厨賜食，衆積困餧，十餘萬人皆得飽飫。明旦，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又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决其勝負，不欲强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又曰："諸卿大爲無道，所過皆夷滅老弱，溺社稷，污井竈。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周遍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

赤眉軍突然遭遇到大部隊，震驚而不知所措，便派遣劉恭前去請求投降，説："劉盆子率領百萬軍隊投降，陛下如何對待他?"光武帝説："免你等不死。"樊崇便率領劉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多人裸露上身投降。光武帝得到了傳國璽綬，更始的七尺寶劍和玉璧各一件。在宜陽城西堆積兵器和鎧甲，與熊耳山一樣高。光武帝命令御厨賜予他們食物，兵士都已經長期乏困飢餓，這次十多萬人都得以吃飽飯。第二天早晨，光武在洛水河邊舉行盛大的閲兵儀式，讓劉盆子君臣列隊觀看。光武對劉盆子説："你自知是否該死?"劉盆子回答説："我罪應處死，還希求由皇帝可憐而赦免了死罪。"光武帝笑着説："你小子很狡黠，看來劉氏没有愚笨之人。"又對樊崇等人説："你們該不會後悔投降吧?我現在讓你們返回營中整頓兵士，擊鼓對攻，來决定勝負，不想强迫你們服從我。"徐宣等人叩頭説："我們出長安東都門，與君主商議，投降聖德君主。百姓可以與我們共同享受成功的快樂，却很難參與最初謀劃大事，所以没有告訴衆人。今日能够投降，猶如離開虎口歸到慈母身邊，實在高興無比，而没有遺恨之事。"光武帝説："你們這些人就是所説的鐵中的鋒利者，凡人中的佼佼者。"又説："你們幹了許多壞事，所過之處連老人小

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自以爲功，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子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

孩都殺死，糟蹋社稷廟，玷污井竈。然而你們還有三樣好處：被你們攻破的城池，遍及天下，原來的糟糠之妻并没有抛棄，這是第一條好處；立國君能用劉姓宗室，這是第二條好處；其他强盗立國君，往往在危急的關頭砍下國君的頭去投降，以此做爲自己的功勞，惟獨你們把毫無損傷的劉盆子交給了我，這是第三條好處。”因此就讓他們都和妻子在洛陽居住，同時還賜給每人一所住宅，二頃田地。

其夏，樊崇、逄安謀反，誅死。楊音在長安時，遇趙王良有恩，賜爵關内侯，與徐宣俱歸鄉里，卒於家。劉恭爲更始報殺謝禄，自繫獄，赦不誅。

這一年的夏天，樊崇、逄安陰謀反叛，被處死。楊音在長安時，對趙王劉良有恩，賜爵關内侯。與徐宣一起回到家鄉，最後死於家中。劉恭爲更始報仇殺死謝禄，投案自首，赦免不處死。

帝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爲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以爲列肆，使食其税終身。

光武帝憐憫劉盆子，對他賞賜十分豐厚，封爲趙王郎中。後來劉盆子因病失明，光武便賜予他滎陽均輸官地，開設商鋪，使他終身收取那裏的賦税。

贊曰：聖公靡聞，假我風雲。始順歸曆，終然崩分。赤眉阻亂，盆子探符。雖盗皇器，乃食均輸。

贊曰：聖公初起時没有聲名，興盛乃是藉我中興風雲之便。開始順利地登上了帝位，最後還是分崩離析。赤眉恃亂起兵，劉氏盆子摸取札符。即使竊居皇帝之位，投降後尚能收取均輸賦税。

後漢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二

王劉張李彭盧傳

王昌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爲卜相工，明星歷，常以爲河北有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好奇數，任俠於趙、魏閒，多通豪猾，而郎與之親善。初，王莽篡位，長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云：母故成帝謳者，嘗下殿卒僵，須臾有黄氣從上下，半日乃解，遂妊身就館。趙后欲害之，僞易他人子，以故得全。子輿年十二，識命者郎中李曼卿，與俱至蜀；十七，到丹陽；二十，還長安；展轉中山，來往燕、趙，以須天時。林等愈動疑惑，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通謀，規共立郎。會人聞傳赤眉將度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至，立劉子輿以觀衆心，百姓多信之。

王昌又名王郎，是趙國邯鄲人。平時以占卜看相爲業，知曉天文曆法，他常常認爲河北有天子之氣。這時趙繆王的兒子劉林喜好術數，在趙國和魏國之間仗義行俠，結交很多强横狡猾而不守法紀之人，王郎則與他關係很密切。起初，王莽篡位，長安城中有人自稱是成帝的兒子劉子輿，王莽把他殺死了。王郎因此而假稱自己是真劉子輿，説：母親原來是成帝身邊的歌女，曾經下殿而突然身感僵直，一會兒，覺得有黄氣從上而下，半天以後纔散去，於是便有孕住進後宫。趙皇后想加害她，私下裏换成别人的小孩子，所以纔得以保全性命。劉子輿在十二歲時，知天命的郎中李曼卿，與他一起到蜀地；他十七歲時，到達丹陽；二十歲時，返回長安；輾轉在中山，來往於燕、趙，來等待上天賜予良機。趙林等人更加疑惑，便與趙國大豪紳李育、張參等謀劃，打算共同立王郎爲天子。這時正趕上有人傳言赤眉的軍隊將要渡過黄河，趙林等因此揚言説赤眉軍要到了，立劉子輿爲帝以觀察衆人的意向，百姓大多相信了這種説法。

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宫，立郎爲天子。林爲丞相，李育爲大司馬，張參爲大將軍。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曰："制詔部刺史、郡太守：朕，孝成皇帝子子輿者也。昔遭趙氏之禍，因以王莽篡殺，賴知命

更始元年十二月，劉林等人於是率領數百車騎，早晨進入邯鄲城，住在趙王宫殿中，擁立王郎爲天子。劉林爲丞相，李育爲大司馬，張參爲大將軍。派遣將帥分别進攻，攻下幽州、冀州。向各州郡發出檄文，説："皇帝命令部刺史、郡太守：我就是孝成皇帝的兒子劉子輿。過去曾遭趙皇后的迫害，後又有王莽篡位和屠戮劉氏宗

者將護朕躬，解形河濱，削迹趙、魏。王莽竊位，獲罪於天，天命佑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率土，知朕隱在人間。南岳諸劉，爲其先驅。朕仰觀天文，乃興于斯，以今月壬辰即位趙宫。休氣熏蒸，應時獲雨。蓋聞爲國，子之襲父，古今不易。劉聖公未知朕，故且持帝號。諸興義兵，咸以助朕，皆當裂土享祚子孫。已詔聖公及翟太守，亟與功臣詣行在所。疑刺史、二千石皆聖公所置，未睹朕之沈滯，或不識去就，强者負力，弱者惶惑。今元元創痍，已過半矣，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書。”郎以百姓思漢，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以從人望。於是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而靡。

室，全憑知天命者保護我的身軀，使我能脱身於黄河之濱，隱迹在趙、魏之間。王莽竊得皇位，對上天犯下罪行，上天保佑漢室，所以派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率兵討伐，出入胡、漢之地。普天之下，全都知道我隱藏在民間。位處南岳的諸位劉氏起兵，已成爲先驅。我仰觀天象，就應該在此時興起，在這個月的壬辰日在趙宫即皇帝位。祥瑞之氣升騰，順應時節能獲得雨露。大約都知道君位傳遞原則，應該是子承父業，古今没有變更。劉聖公不知道有我，所以他暫時樹起帝號。諸位劉氏興起義兵，都是爲了幫助我，都應裂土分封并傳之子孫。已經下令給劉聖公和東郡太守翟義，儘快與功臣到天子所在之地。相當於刺史、二千石都是劉聖公所設置，不知道我隱居民間，有的不知道進退，强大的依仗自己的實力，弱小的惶恐不安。現在百姓遭受創傷的，已經超過了半數，我感到很哀痛，所以派遣使者頒布此詔書。”王郎因爲百姓思念漢室，已經多次説翟義没有死，因此假藉翟義名義，用來順從衆人的願望。於是在趙國以北，遼東以西，都聽到風聲而倒向王郎。

明年，光武自薊得郎檄，南走信都，發兵徇旁縣，遂攻柏人，不下。議者以爲守柏人不如定鉅鹿，光武乃引兵東北圍鉅鹿。郎太守王饒據城，數十日連攻不剋。耿純説曰：“久守王饒，士衆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鋭，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王饒不戰自服矣。”光武善其計，乃留將軍鄧滿守鉅鹿，而進軍邯鄲，屯其郭北門。

第二年，光武從薊地得到了王郎的檄文，便向南奔赴信都，發兵攻占附近的縣城，於是進攻柏人，没有攻下。有的人提議守柏人不如平定鉅鹿，光武帝便帶領兵馬向東北包圍了鉅鹿。王郎的太守王饒堅守城池，光武的軍隊連續幾十天攻不下來。耿純對光武帝説：“王饒長期固守，士兵疲憊，不如用大量精鋭軍隊，進攻邯鄲。倘若王郎已經被消滅，那麽王饒不戰就會自己投降。”光武帝認爲他的計謀很好，於是留下將軍鄧滿包圍鉅鹿，轉而領兵進軍邯鄲，駐扎在邯鄲城北門。

郎數出戰不利，乃使其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光武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况詐子輿者乎！”威請求萬户侯。光武曰：“顧得全身可矣。”威曰：“邯鄲雖鄙，并力固守，尚曠日月，終不君臣相率但全身而已。”遂

王郎多次出戰不利，就派他的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請降。杜威極言王郎確實是成帝的遺腹子。光武帝説：“假設使成帝復生，都不可能得到天下，何况冒名劉子輿的人呢！”杜威請求光武帝給王郎萬户侯。光武帝則説：“衹要能保全性命就可以了。”杜威説：“邯鄲雖然鄙野，如果全力堅守城池，還能支持一個多月，最終不應衹是君

辭而去。因急攻之，二十餘日，郎少傅李立爲反閒，開門内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道死，追斬之。

臣相率全身而已。”於是告辭而去。這樣光武帝猛烈攻城，二十多天以後，王郎的少傅李立行反間計，開城門接納漢兵入城，於是攻占了邯鄲。王郎夜間逃跑，在旅途中死了，追捕兵士斬掉了他的頭。

劉永

劉永者，梁郡睢陽人，梁孝王八世孫也。傳國至父立。元始中，立與平帝外家衛氏交通，爲王莽所誅。

更始即位，永先詣洛陽，紹封爲梁王，都睢陽。永聞更始政亂，遂據國起兵，以弟防爲輔國大將軍，防弟少公御史大夫，封魯王。遂招諸豪傑沛人周建等，并署爲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爲橫行將軍。是時東海人董憲起兵據其郡，而張步亦定齊地。永遣使拜憲翼漢大將軍，步輔漢大將軍，與共連兵，遂專據東方。及更始敗，永自稱天子。

建武二年夏，光武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伐永。初，陳留人蘇茂爲更始討難將軍，與朱鮪等守洛陽。鮪既降漢，茂亦歸命，光武因使茂與蓋延俱攻永。軍中不相能，茂遂反，殺淮陽太守，掠得數縣，據廣樂而臣於永。永以茂爲大司馬、淮陽王。蓋延遂圍睢陽，數月，拔之，永將家屬走虞。虞人反，殺其母及妻子，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蘇茂、佼彊、周建合軍救永，爲蓋延所敗，茂奔還廣樂，彊、建從永走保湖陵。三年春，永遣使立張步爲齊王，董憲爲海西王。於是遣大司馬吴漢等圍蘇茂於廣樂，周建率衆救茂，茂、建戰敗，弃城復還湖陵，而睢陽人反城迎永。吴漢與蓋延等合軍圍之，城中食盡，永與茂、建

劉永，梁郡睢陽人，是梁孝王的八世孫。傳國到他的父親劉立。元始年間，劉立因與平帝的外戚衛氏有交往，被王莽所殺。

更始即帝位後，劉永先到洛陽，更始封他承襲梁王，定都在睢陽。劉永聽説更始的朝政混亂，於是憑藉自己的封國起兵獨立，讓他的弟弟劉防任輔國大將軍，劉防的弟弟少公任御史大夫，封爲魯王。於是招募沛人周建等各方豪傑，都委任他們爲將帥，攻下了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共得二十八個城池。又派遣使者任命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爲横行將軍。這時有東海人董憲起兵占據了東海郡，張步也平定了齊地。劉永派遣使者任命董憲爲翼漢大將軍，張步爲輔漢大將軍，與他們合兵一處，於是劉永便獨自占據了東方。到更始失敗時，劉永便自稱爲天子。

建武二年夏天，光武帝派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人領兵前去討伐劉永。起初，陳留人蘇茂擔任更始的討難將軍，與朱鮪等人守衛洛陽。朱鮪已經投降了漢室，蘇茂也一同歸降，光武帝就讓蘇茂和蓋延一起去攻打劉永。在軍隊之中二人互不服氣，蘇茂就反叛，殺死了淮陽太守，攻占了數縣，占據廣樂後向劉永稱臣。劉永讓蘇茂做大司馬，封他爲淮陽王。蓋延於是包圍了睢陽，幾個月後，攻下了睢陽，劉永帶着他的家屬逃到虞縣。虞縣人背叛他，殺死了他的母親及妻室兒女，劉永與其屬下幾十人逃到譙地。蘇茂、佼彊、周建合軍一處前往救援劉永，被蓋延打敗，蘇茂逃回廣樂，佼彊、周建隨從劉永退守湖陵。建武三年春天，劉永派遣使者封張步爲齊王，董憲爲海西王。於是光武帝派遣大司馬吴漢等人領兵在廣樂包圍了蘇茂，周建率領軍隊前往救援蘇茂，蘇茂和周建戰敗，棄城又逃到湖陵，睢陽人

走酇。諸將追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封吾爲列侯。蘇茂、周建奔垂惠，共立永子紆爲梁王。佼彊還保西防。

又開城門迎接劉永入城。吴漢與蓋延等人合兵包圍睢陽，城中糧草用盡，劉永與蘇茂、周建逃到酇城。諸位將領又率軍隊急速追趕，劉永的部將慶吾殺死劉永，割下他的頭投降，光武封慶吾爲列侯。蘇茂、周建逃奔到垂惠，共同擁立劉永的兒子劉紆爲梁王。佼彊則退守西防。

四年秋，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紆、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救之，紆、建亦出兵與武等戰，不剋，而建兄子誦反，閉城門拒之。建、茂、紆等皆走，建於道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紆奔佼彊。五年，遣驃騎大將軍杜茂攻佼彊於西防，彊與劉紆奔董憲。

建武四年秋天，光武帝派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在垂惠包圍劉紆和周建，蘇茂率領五校軍隊前去救援他們，劉紆、周建也出兵與馬武等交戰，没有取勝，而周建哥哥的兒子周誦反叛，關閉城門阻擋他們返城。周建、蘇茂、劉紆等人都逃走，周建死在路途中，蘇茂逃到下邳與董憲會合，劉紆投奔佼彊。建武五年，光武帝派遣驃騎大將軍杜茂率領軍隊到西防攻打佼彊，佼彊與劉紆投奔董憲。

時平狄將軍龐萌反叛，遂襲破蓋延，引兵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

這時，平狄將軍龐萌背叛光武帝，於是他偷襲打敗蓋延，帶領軍隊與董憲會合，自稱東平王，在桃鄉以北駐兵。

龐萌

龐萌，山陽人。初亡命在下江兵中。更始立，以爲冀州牧，將兵屬尚書令謝躬，共破王郎。及躬敗，萌乃歸降。光武即位，以爲侍中。萌爲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常稱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拜爲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

龐萌，是山陽郡人。起初他亡命在下江的軍隊中。更始立爲皇帝時，讓他做冀州牧，領兵供職在尚書令謝躬屬下，共同打敗王郎。到謝躬失敗，龐萌便歸降漢室。光武帝即位以後，他做侍中。龐萌爲人謙遜和順，很受皇帝信賴和寵愛。光武帝曾經稱贊説："可以托付六尺高的幼兒，寄托百里的政令的人，就是龐萌。"拜他爲平狄將軍，與蓋延共同攻打董憲。

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己，自疑，遂反。帝聞之，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憲聞帝自討龐萌，乃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萌，合兵三萬，急圍桃城。

當時光武帝的詔書衹下給了蓋延而没有給龐萌，龐萌認爲蓋延説了自己壞話，於是産生疑惑，就這樣反叛了。光武帝知道以後，大怒，便親自領兵馬討伐龐萌。在他給諸位將領的信中説："我常常認爲龐萌是國家的棟梁之材，將軍們莫非笑話這種説法？這個老賊應當受到滅族的懲罰。請各位準備好兵馬，會戰睢陽！"董憲聽説光武帝親自帶兵討伐龐萌，便與劉紆、蘇茂、佼彊領兵離開下邳，回到蘭陵，讓蘇茂、佼彊協助龐萌，他們合兵三萬人，迅速包圍了桃城。

帝時幸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騎三千，步卒數萬，晨夜馳赴，

光武帝這時到達蒙地，聽説這一情況後，便命令留下輜重車輛，自己率領三千名輕騎兵，步

師次任城，去桃鄉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賊亦勒兵挑戰，帝不聽，乃休士養銳，以挫其鋒。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時吴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餘日，衆疲困而不能下。及吴漢與諸將到，乃率衆軍進桃城，而帝親自搏戰，大破之。萌、茂、彊夜棄輜重逃奔，董憲乃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自將鋭卒拒新陽。帝先遣吴漢擊破之，憲走還昌慮。漢進守之，憲恐，乃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

兵數萬人，日夜兼程奔走，軍隊駐扎在任城，距離桃鄉六十里。第二天早晨，諸將領都申請出戰，敵兵也列好隊伍來挑戰，光武帝不允許出戰，却讓將士養精蓄鋭，以挫折敵人鋒芒。桃城中軍民聽説光武帝親自率軍隊到達，軍心更加穩定。這時吴漢等人在東郡，光武帝派使者乘馬召唤他們。龐萌等人派全軍攻城，二十多天，士兵疲困而没有能攻下來。到了吴漢與諸位將領趕到，便率軍進攻桃城，光武帝親自參戰搏鬥，大敗敵軍。龐萌、蘇茂、佼彊連夜丢棄輜重車輛逃跑，董憲便與劉紆率領全部兵馬幾萬人駐扎守衛昌慮，自己領精鋭部隊在新陽縣抵抗。光武帝先派吴漢打敗了他，董憲敗回昌慮。吴漢則進兵阻攔，董憲害怕，便招集五校的剩餘步兵和騎兵幾千人屯駐在建陽縣，距離昌慮有三十里。

帝至蕃，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敕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復大破之，衆皆奔散。遣吴漢追擊之，佼彊將其衆降，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入繒山。數日，吏士聞憲尚在，復往往相聚，得數百騎，迎憲入郯城。吴漢等復攻拔郯，憲與龐萌走保朐。劉紆不知所歸，軍士高扈斬其首降，梁地悉平。

光武帝率領軍隊到達蕃地，距離董憲所在地有一百餘里。各位將領請求進攻，光武帝不同意，他知道五校兵缺乏糧食自會退兵，因此他命令各部堅壁不戰，等待他們自己潰敗。不久，五校軍隊糧食已盡，果然帶兵馬離開。光武帝便親自指揮，從四面攻打董憲，三天以後，又大敗董憲，董憲兵士四散奔逃。光武帝派遣吴漢領兵追擊他們，佼彊率領他的軍隊投降，蘇茂逃向張步，董憲及龐萌逃進繒山。幾天之後，被打散的官吏兵士聽説董憲還活着，又紛紛相聚，有幾百名騎兵，他們迎接董憲進入郯城。吴漢等人領兵馬又攻下郯城，董憲和龐萌退守朐縣。劉紆不知該到什麽地方去，他的軍士高扈斬殺他的頭投降，從此梁地全部平定。

吴漢進圍朐。明年，城中穀盡，憲、萌潛出，襲取贛榆，琅邪太守陳俊攻之，憲、萌走澤中。會吴漢下朐城，進盡獲其妻子。憲乃流涕謝其將士曰："妻子皆已得矣。嗟乎！久苦諸卿。"乃將數十騎夜去，欲從間道歸降，而吴漢校尉韓湛追斬憲於方與，方與人黔陵亦斬萌，皆傳首洛陽。封韓湛爲列侯，黔陵關内侯。

吴漢等領兵又圍攻朐縣。第二年，城中的糧食用盡，董憲和龐萌偷偷地出兵，襲擊并占取了贛榆縣，琅邪郡太守陳俊領兵攻打他們，董憲和龐萌逃入澤中。這時吴漢攻下朐城，全部捉獲他的妻子兒女。董憲便流淚對他的將士説："現在妻子兒女已被吴漢所獲。唉呀！長時間使各位受苦了。"便領數十名騎兵連夜離開，想從小路去投降，但是吴漢的校尉韓湛在方與縣追上并殺死了董憲，方與人黔陵也殺死了龐萌，都將他們的頭顱傳送到洛陽。光武帝便封韓湛爲列侯，封黔

陵爲關内侯。

張步

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也。漢兵之起，步亦聚衆數千，轉攻傍縣，下數城，自爲五威將軍，遂據本郡。

張步字文公，是琅邪郡不其縣人。漢室宗親剛剛起兵時，張步也聚起民衆數千人，輾轉攻打附近的縣城，攻下了幾座城池，自命爲五威將軍，於是占據了琅邪郡。

更始遣魏郡王閎爲琅邪太守，步拒之，不得進。閎爲檄，曉喻吏人降，得贛榆等六縣，收兵數千人，與步戰，不勝。時梁王劉永自以更始所立，貪步兵强，承制拜步輔漢大將軍、忠節侯，督青徐二州，使征不從命者。步貪其爵號，遂受之。乃理兵於劇，以弟弘爲衛將軍，弘弟藍玄武大將軍，藍弟壽高密太守。遣將徇太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諸郡，皆下之。

更始派遣魏郡的王閎去做琅邪郡的太守，張步拒絶他，王閎便不能進入。王閎發布檄書，告知官吏和百姓投降，隨後獲得了贛榆等六個縣，收攏降兵數千人，便與張步交戰，没有取勝。這時梁王劉永自認爲是更始親自策封的王爵，他貪圖張步擁有强兵，便以皇帝詔書任命張步爲輔漢大將軍，封爲忠節侯，總領青州和徐州，讓他去征伐那些不聽命令的。張步則貪圖劉永給他的爵號，便接受了任命。張步便在劇縣整頓軍隊，讓他的弟弟張弘擔任衛將軍，張弘的弟弟張藍爲玄武大將軍，張藍的弟弟張壽爲高密郡太守。派軍隊攻打太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等郡，全都攻下了這些地方。

步拓地寖廣，兵甲日盛。王閎懼其衆散，乃詣步相見，欲誘以義方。步大陳兵引閎，怒曰："步有何過，君前見攻之甚乎！"閎按劍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擁兵相距，閎攻賊耳，何謂甚邪！"步嘿然，良久，離席跪謝，乃陳樂獻酒，待以上賓之禮，令閎關掌郡事。

張步開拓的土地日漸廣大，兵力日强。王閎怕他的兵衆散去，便到張步那裏會見他，想用爲人處世的規矩和法度誘導他。張步大擺軍陣引王閎入見，生氣地説："我張步有什麽過錯，你以前那麽凶狠地攻打我！"王閎手按劍柄説："我太守是奉朝廷之命，而你却率兵阻擋我，我是在攻打盜賊，怎麽叫過分呢！"張步聽了以後默默不語，過了很久，他便離席向王閎跪拜謝罪，於是便擺酒宴奏樂，以上賓之禮對待王閎，并讓王閎掌管郡中政事。

建武三年，光武遣光禄大夫伏隆持節使齊，拜步爲東萊太守。劉永聞隆至劇，乃馳遣立步爲齊王，步即殺隆而受永命。

建武三年，光武帝派遣光禄大夫伏隆持節出使齊地，任張步爲東萊太守。劉永聽説伏隆到達劇地，便派人騎馬封張步爲齊王，張步就殺死伏隆而接受劉永的任命。

是時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及劉永死，步等欲立永子紆爲天子，自爲定漢公，置百官。王閎諫曰："梁王以奉本朝之故，是以山東頗能歸之。今尊立其子，將疑衆心。且齊人

這時光武帝擔心北方的漁陽，在南面梁、楚之地有戰事，所以張步得以專心經營齊地，占據了十二個郡。到劉永死去時，張步等人想立劉永的兒子劉紆爲天子，自己做定漢公，設置文武百官。王閎則對他勸諫説："梁王能敬奉漢朝的命令，所以山東之地的人都能歸心於他。現在擁立

多詐，宜且詳之。”步乃止。五年，步聞帝將攻之，以其將費邑爲濟南王，屯歷下。冬，建威大將軍耿弇破斬費邑，進拔臨淄。步以弇兵少遠客，可一舉而取，乃悉將其衆攻弇於臨淄。步兵大敗，還奔劇。帝自幸劇。步退保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使使奉其首降。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皆赦之。封步爲安丘侯，後與家屬居洛陽。王閎亦詣劇降。

他的兒子爲天子，將會使衆人産生疑慮。再説齊人詭計多端，應該認真考慮。”張步便停止此事。建武五年，張步聽説光武帝要攻打他，便封他的將領費邑爲濟南王，領兵馬駐扎在歷下。冬天，建威大將軍耿弇打敗并殺死了費邑，前進攻占了臨淄。張步以爲耿弇兵少而且又是遠道而來，可以一舉取勝，便指揮全部軍隊在臨淄攻打耿弇。張步的軍隊大敗，又逃回到劇地。光武帝親自領兵到劇。張步又退守平壽，蘇茂領兵馬一萬多人前來救援張步。蘇茂責備張步説：“憑藉南陽的精鋭軍隊，延岑的善於作戰，但是耿弇還是擊退了他們。大王怎麽能去攻打他的營盤？既然呼唤我來，却不能够等待嗎？”張步説：“我很慚愧，没有什麽可説的。”光武帝便派遣使者轉告張步、蘇茂，他們如果能够斬殺對方來投降，可封爲列侯。張步於是殺死了蘇茂，派使者捧着他的頭投降。張步的三個弟弟都自首入獄，都被赦免釋放。光武帝封張步爲安丘侯，此後他與家室住在洛陽。王閎也到劇地投降。

八年夏，步將妻子逃奔臨淮，與弟弘、藍欲招其故衆，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陳俊追擊斬之。

建武八年夏，張步帶着妻子兒女逃奔臨淮，與他的弟弟張弘、張藍想招募他原來的兵士，乘船到海上，琅邪郡太守陳俊追擊并殺死了他們。

王閎

王閎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爲中常侍。時倖臣董賢爲大司馬，寵愛貴盛，閎屢諫，忤旨。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内外恇懼，閎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劍至宣德後闥，舉手叱賢曰：“宫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邪！”賢知閎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閎持上太后，朝廷壯之。及王莽篡位，僭忌閎，乃出爲東郡太守。閎懼誅，常繫藥手内。莽敗，漢兵起，閎獨完全東郡三十餘萬户，歸降更始。

王閎，是王莽的叔父平阿侯王譚之子，哀帝時做中常侍。當時寵臣董賢做大司馬，深受皇帝的寵愛而日顯尊貴，王閎多次向皇帝勸諫，觸怒了皇帝。哀帝臨死之前，將璽綬交給董賢説：“不要隨便交給别人。”當時國家没有繼承人，朝廷内外惶恐不安，王閎稟告元后，請下令收回璽綬；他就佩帶寶劍到宣德殿後門，手指董賢斥責道：“皇帝已經晏駕，國君還没有確立，你承受皇帝深恩，應當伏地哭泣，爲什麽你長時間持璽綬而等待禍事來臨呢！”董賢知王閎一定會殺死他，不敢抗拒他，便跪下交出璽綬。王閎把璽綬交給太后，朝廷贊賞他。到了王莽篡奪皇位，忌恨王閎，并説王閎壞話，便讓他出任東郡太守。王閎怕被殺害，常常在手中拿着毒藥。王莽失敗，漢室起兵，王閎獨自保全東郡三十多萬户百姓，歸降更始。

李憲

李憲者，潁川許昌人也。王莽時爲廬江屬令。莽末，江賊王州公等起衆十餘萬，攻掠郡縣，莽以憲爲偏將軍、廬江連率，擊破州公。莽敗，憲據郡自守。更始元年，自稱淮南王。建武三年，遂自立爲天子，置公卿百官，擁九城，衆十餘萬。

李憲，是潁川許昌人。王莽時代擔任廬江屬令。王莽末年，廬江盜賊王州公等人起兵聚衆十多萬人，攻打郡縣，王莽讓李憲做偏將軍、廬江連率，打敗了王州公。王莽失敗，李憲占據本郡自守。更始元年，李憲自稱淮南王。建武三年，就自己立爲天子，設置公卿百官，擁有九座城池，人衆十多萬。

四年秋，光武幸壽春，遣揚武將軍馬成等擊憲，圍舒。至六年正月，拔之。憲亡走，其軍士帛意追斬憲而降，憲妻子皆伏誅。封帛意漁浦侯。

建武四年秋天，光武帝到壽春，派遣揚武將軍馬成等人攻打李憲，包圍舒縣。到了建武六年正月，攻陷城池。李憲逃跑，他的軍士帛意追殺李憲，然後投降了光武帝，李憲的妻子兒女都被殺。光武帝封帛意爲漁浦侯。

後憲餘黨淳于臨等猶聚衆數千人，屯灊山，攻殺安風令。楊州牧歐陽歙遣兵不能剋，帝議欲討之。廬江人陳衆爲從事，白歙請得喻降臨；於是乘單車，駕白馬，往說而降之。灊山人共生爲立祠，號“白馬陳從事”云。

後來李憲的餘黨淳于臨等人還聚集幾千人，駐扎在灊山縣，攻打并殺死了安風縣令。楊州牧歐陽歙派遣軍隊没有能打敗他們，光武帝討論想要攻取他們。廬江人陳衆做從事，告訴歐陽歙説他可以説服淳于臨投降；於是他隻身乘坐一輛車，駕着白馬，前去説服了淳于臨，使他投降了。灊山縣的人爲他立了生祠，稱作“白馬陳從事”。

彭寵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宏，哀帝時爲漁陽太守，偉容貌，能飲飯，有威於邊。王莽居攝，誅不附己者，宏與何武、鮑宣并遇害。

彭寵字伯通，是南陽郡宛縣人。他的父親彭宏，在哀帝時做漁陽太守，彭宏容貌端正，身材偉岸，能吃能喝，在邊疆一帶很有威望。王莽處於攝政地位時，誅殺不服從他的人，彭宏和何武、鮑宣都被殺害。

寵少爲郡吏，地皇中，爲大司空士，從王邑東拒漢軍。到洛陽，聞同産弟在漢兵中，懼誅，即與鄉人吴漢亡至漁陽，抵父時吏。更始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已下。鴻至薊，以寵、漢并鄉閭故人，相見歡甚，即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漢安樂令。

彭寵年輕時做郡吏，地皇年間，做大司空的士，隨從王邑在東面抵抗漢軍。他到洛陽時，聽説他的同母弟在漢軍中，害怕被殺害，便馬上和同鄉人吴漢逃到漁陽，歸附他父親時的官吏。更始立爲天子，派謁者韓鴻持節攻取幽州、并州，用皇帝名義獨自任命二千石以下的官吏。韓鴻到薊地，因爲彭寵、吴漢都是他的同鄉舊相識，所以相見很高興，即拜彭寵爲偏將軍，兼行漁陽太守事，吴漢爲安樂縣令。

及光武鎮慰河北，至薊，以書招寵。寵具牛酒，將上謁。會王郎詐立，傳檄燕、趙，遣將徇漁陽、上

光武帝鎮撫河北，到達薊地，發函招請彭寵。彭寵置備牛肉美酒準備前往進見。正值王郎詐稱天子，傳發檄文到燕、趙等地，派遣將領攻

谷，急發其兵，北州衆多疑惑，欲從之。吴漢説寵從光武，語在《漢傳》。會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光武。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吴漢行長史，及都尉嚴宣、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與上谷軍合而南，及光武於廣阿。光武承制封寵建忠侯，賜號大將軍。遂圍邯鄲，寵轉糧食，前後不絶。

占漁陽、上谷，并且緊急徵發那裏的兵馬，幽州、并州的多數人都有疑惑，打算服從王郎。吴漢則勸説彭寵跟隨光武，這段話在《吴漢傳》中。正巧上谷太守耿況也讓功曹寇恂到彭寵那裏，結夥商議共同歸附光武。彭寵便發步兵騎兵三千人，命吴漢做行長史，以及都尉嚴宣、護軍蓋延、狐奴縣令王梁，與上谷的軍隊會合向南行進，在廣阿趕上光武帝。光武帝下詔封彭寵爲建忠侯，賜號爲大將軍。於是包圍了邯鄲，彭寵負責轉運糧草，前後没有斷絶。

及王郎死，光武追銅馬，北至薊。寵上謁，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前吴漢北發兵時，大王遺寵以所服劍，又倚以爲北道主人。寵謂至當迎閤握手，交歡并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浮因曰："王莽爲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夜半客，甄長伯。'及莽篡位後，豐意不平，卒以誅死。"光武大笑，以爲不至於此。及即位，吴漢、王梁，寵之所遣，并爲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嘆曰："我功當爲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

到王郎死時，光武帝揮師追擊銅馬軍，向北到達薊地。彭寵前來謁見光武帝，他自恃功大，希望很高，光武帝接見他之後不能滿足他的願望，因此内心感到不平衡。光武帝知道這種情況以後，便向幽州牧朱浮詢問。朱浮回答説："先前吴漢向北發兵時，大王把所佩劍送給彭寵，又倚重他，把他當做北方道路上的主人。彭寵認爲他到此你應出門相迎，握手互致，一齊歡樂，比肩而坐。事實却不是那樣，所以感到失望。"朱浮又説："王莽做宰衡時，甄豐早晚都去他那裏出謀劃策，當時人説：'半夜的客人是甄長伯。'等到王莽篡位以後，甄豐内心感到不平衡，最終被殺。"光武帝聽了以後大笑，認爲不至於這樣。到光武帝即位時，吴漢、王梁，都是彭寵派遣去投降光武帝的，吴漢、王梁并爲三公，單單對彭寵没有加官進爵，彭寵愈加感到悒鬱不得志。他感嘆地説："以我的功勞應當封爲王；之所以會這樣，莫非陛下忘了我嗎?"

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鹽鐵官，寵轉以貿穀，積珍寶，益富强。朱浮與寵不相能，浮數譖構之。建武二年春，詔徵寵，寵意浮賣己，上疏願與浮俱徵。又與吴漢、蓋延等書，盛言浮枉狀，固求同徵。帝不許，益以自疑。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召。寵又與常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

這時幽州、并州破敗不堪，而漁陽城勉强完整，有一個過去的鹽鐵官，彭寵轉而與他買賣糧食，屯積珍寶，更加富强。朱浮和彭寵不和睦，朱浮多次説彭寵壞話。建武二年春，光武帝下詔徵召彭寵，彭寵猜度是朱浮陷害自己，便上疏表示願意和朱浮一起上朝。他又給吴漢、蓋延等人書信，訴説朱浮誣陷自己的情況，堅持要求與朱浮一同上朝。光武帝不同意，他因此更加疑心。而他的妻子平素剛烈，不堪忍受壓抑和委屈，堅持勸他不要受召。彭寵又和他平常比較親信的官吏商議，他們本都對朱浮懷恨，没有人勸他前往

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分兵徇廣陽、上谷、右北平。又自以與耿況俱有重功，而恩賞并薄，數遣使要誘況。況不受，輒斬其使。

應召。光武帝派遣彭寵的堂弟子后蘭卿前去規勸他，彭寵就扣留了子后蘭卿，於是發兵反叛，任命將帥，自己率領二萬多人的軍隊在薊地攻打朱浮，并且分兵攻打廣陽、上谷、右北平。又自以爲與耿況都有重大功勞，而給賞賜却微薄，多次派使者邀請誘導耿況。耿況不接受他的引誘，就殺死他的使者。

秋，帝使游擊將軍鄧隆救薊。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可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别發輕騎三千襲其後，大破隆軍。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明年春，寵遂拔右北平、上谷數縣。遣使以美女繒綵賂遺匈奴，要結和親。單于使左南將軍七八千騎，往來爲游兵以助寵。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豪傑，皆與交質連衡。遂攻拔薊城，自立爲燕王。

秋天，光武帝命令游擊將軍鄧隆救援薊地。鄧隆扎營在潞地南側，朱浮將軍隊駐扎在雍奴，鄧隆便派官吏報告情況。光武帝看到檄書，生氣地對信使説："營盤相距一百里，一旦有緊急軍情豈能相互幫助？等到你返回去，北軍必然打敗他們。"彭寵果然用强兵沿黄河抵抗鄧隆的進攻；又另派三千名輕騎兵偷襲鄧隆的背後，大敗鄧隆的軍隊。朱浮駐軍太遠，這樣就不能救援，便帶兵離開。第二年春天，彭寵攻占了右北平、上谷等幾個縣。并派使者向匈奴饋贈美女和絲綢，要與他們交好結親。單于令左南將軍領七八千騎兵，往來於邊境地區做爲游兵協助彭寵。彭寵又向南面結交張步以及富平獲索各位豪傑，都相互交换人質，結成同盟。於是他攻占了薊城，自立爲燕王。

其妻數惡夢，又多見怪變，卜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疑子后蘭卿質漢歸，故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著床，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僞稱寵命教，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寵急呼曰："趣爲諸將軍辦裝。"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愛也，今爲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與若。"小奴意欲解之，視户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

彭寵的妻子多次做惡夢，還多次見到怪異之事，卜筮和望氣者都説刀兵之災可能從内部發生。彭寵懷疑做爲人質的子后蘭卿是從漢回來的，所以不信任他，讓他領兵居住在外面，身邊没有親信。建武五年春天，彭寵行齋戒，獨自在便室中。蒼頭子密等三人見彭寵卧睡，便一起動手將他捆縛在床上，告訴外邊的官吏説："大王在齋戒，讓官吏都休息。"又假稱彭寵命令，把奴婢捆綁起來，分别關押在各處。還以彭寵的命令呼唤他妻子，妻子進來，見此情況非常吃驚。彭寵急忙説："快給各位將軍置辦行裝。"於是兩個奴僕挾持他的妻子去取寶物，留下一個奴僕守住彭寵。彭寵對他説："你這小兒，我平素喜歡你，現在你是被子密所脅迫纔這樣做的。放了我，我就把女兒彭珠嫁給你做妻子，家中財物也都歸你所有。"小奴想要解開彭寵的捆繩，看看門外發現子密正在聽他的話，就不敢解開。於是

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封爲不義侯。明旦，閤門不開，官屬逾墻而入，見寵尸，驚怖。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爲王，以子后蘭卿爲將軍。國師韓利斬午首，詣征虜將軍祭遵降。夷其宗族。

他們收拾金玉衣物，到彭寵住處包裝，準備了六匹馬，還讓彭寵妻子縫製兩個口袋。天黑以後，解開彭寵的手，讓他手書告訴守城門的將軍説："現在派遣子密等人到子后蘭卿的住所，儘快打開城門，放他出去，不要留難他們。"書寫完畢，馬上砍下彭寵和他妻子的頭，裝入口袋中，就拿着彭寵的手書飛奔出城，於是就投奔了光武帝。被封爲不義侯。第二天早晨，彭寵房門關閉，官員們打不開，翻墻而入，看見彭寵的尸體，都很驚慌恐怖。他的尚書韓立等人共立彭寵的兒子彭午爲王，讓子后蘭卿做將軍。國師韓利砍下彭午的頭，到征虜將軍祭遵營中投降。彭寵的宗族也被誅滅。

盧芳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芳由是詐自稱武帝曾孫劉文伯。曾祖母匈奴谷蠡渾邪王之姊爲武帝皇后，生三子。遭江充之亂，太子誅，皇后坐死，中子次卿亡之長陵，小子回卿逃於左谷。霍將軍立次卿，迎回卿。回卿不出，因居左谷，生子孫卿，孫卿生文伯。常以是言誑惑安定閒。王莽末，乃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更始至長安，徵芳爲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

盧芳字君期，是安定三水縣人，家住左谷中。王莽時期，天下百姓都思念漢室的恩德，盧芳於是假稱自己是漢武帝的曾孫劉文伯。并説他的曾祖母是匈奴谷蠡渾邪王的姐姐，也就是漢武帝的皇后，生有三個兒子。後來遭遇江充之亂，太子被殺，皇后也因此被殺，二兒子次卿逃到長陵，小兒子回卿逃到左谷。後來霍將軍立次卿爲君主，迎接回卿。回卿不出左谷，於是就長期居住在左谷，生了兒子孫卿，孫卿生下兒子文伯。常常用這樣的話欺騙惑亂安定一帶百姓。王莽末年，盧芳便和三水的屬國羌胡共同起兵。更始到長安，徵召盧芳爲騎都尉，讓他鎮撫安定以西地區。

更始敗，三水豪傑共計議，以芳劉氏子孫，宜承宗廟，乃共立芳爲上將軍、西平王，使使與西羌、匈奴結和親。單于曰："匈奴本與漢約爲兄弟。後匈奴中衰，呼韓邪單于歸漢，漢爲發兵擁護，世世稱臣。今漢亦中絶，劉氏來歸我，亦當立之，令尊事我。"乃使句林王將數千騎迎芳，芳與兄禽、弟程俱入匈奴。單于遂立芳爲漢帝。以程爲中郎將，將胡騎還入安定。初，五原人李興、隨昱，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閔堪，各起兵

更始失敗以後，三水的豪傑共同商議，認爲盧芳是劉氏的子孫，應該承繼宗廟，便共同立盧芳爲上將軍、西平王，派遣使者前往西羌、匈奴結親和好。單于説："匈奴本來與漢朝互約爲兄弟。後來匈奴衰落了，呼韓邪單于歸附漢朝，漢朝因此派兵予以保護，匈奴則世世代代向漢朝稱臣。現在漢朝也敗絶，劉氏宗族前來歸附於我，也應當擁立他，讓他尊奉我。"便讓句林王領數千名騎兵迎盧芳，盧芳和他的哥哥盧禽、弟弟盧程都到了匈奴。單于於是立盧芳爲漢帝，讓盧程擔任中郎將，率領胡人的騎兵回到安定。起初，五原人李興、隨昱，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

自稱將軍。建武四年，單于遣無樓且渠王入五原塞，與李興等和親，告興欲令芳還漢地爲帝。五年，李興、閔堪引兵至單于庭迎芳，與俱入塞，都九原縣。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并置守令，與胡通兵，侵苦北邊。

閔堪，分别聚衆起兵自稱將軍。建武四年，單于派遣無樓且渠王進入五原塞，與李興等結親和好，并告訴李興打算讓盧芳返回漢地做皇帝。建武五年，李興、閔堪帶兵馬到單于宫庭迎接盧芳，和他一起進入塞北，定都在九原縣。攻占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雁門五個郡，都設置了郡守縣令，并與胡人連兵，侵擾北部邊境。

六年，芳將軍賈覽將胡騎擊殺代郡太守劉興。芳後以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而其朔方太守田颯、雲中太守橋扈恐懼，叛芳，舉郡降，光武令領職如故。後大司馬吴漢、驃騎大將軍杜茂數擊芳，并不剋。十二年，芳與賈覽共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降。芳知羽翼外附，心膂内離，遂棄輜重，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衆盡歸隨昱。昱乃隨使者程恂詣闕。拜昱爲五原太守，封鐫胡侯，昱弟憲武進侯。

建武六年，盧芳的將軍賈覽率領胡人騎兵擊殺了代郡太守劉興。盧芳後來藉故殺了五原太守李興兄弟，他的朔方太守田颯、雲中太守橋扈因此而恐懼，背叛盧芳，帶領全郡投降了光武帝，光武帝讓他們各自擔任原職。後來大司馬吴漢、驃騎大將軍杜茂多次攻打盧芳，都没有取勝。建武十二年，盧芳和賈覽一起攻打雲中，長時間没有攻克，盧芳的將領隨昱留守九原，想要脅迫盧芳投降。盧芳自知他的羽翼親信已經背叛，心腹臂膀已經離心，於是就丢棄輜重，與十多名騎兵逃入匈奴，他的軍隊全部歸附了隨昱。隨昱便跟隨使者程恂前去拜謁朝廷。光武帝便讓隨昱做五原太守，封爲鐫胡侯，隨昱的弟弟隨憲封爲武進侯。

十六年，芳復入居高柳，與閔堪兄林使使請降。乃立芳爲代王，堪爲代相，林爲代太傅，賜繒二萬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曰："臣芳過托先帝遺體，棄在邊陲。社稷遭王莽廢絶，以是子孫之憂，所宜共誅，故遂西連羌戎，北懷匈奴。單于不忘舊德，權立救助。是時兵革并起，往往而在。臣非敢有所貪覬，期於奉承宗廟，興立社稷，是以久僭號位，十有餘年，罪宜萬死。陛下聖德高明，躬率衆賢，海内賓服，惠及殊俗。以胏附之故，赦臣芳罪，加以仁恩，封爲代王，使備北藩。無以報塞重責，冀必欲和輯匈奴，不敢遺餘力，負恩貸。謹奉天子玉璽，思望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月。其冬，芳入朝，南及昌平，有詔止，令更朝明歲。芳自

建武十六年，盧芳又回到高柳居住，與閔堪的哥哥閔林派使者前往請降。光武帝便立盧芳爲代王，閔堪爲代相，閔林爲代的太傅，賞賜繒帛二萬匹，并派他去與匈奴修好。盧芳上疏謝罪道："臣盧芳假托先帝的後代，被遺棄在邊陲。那時國家被王莽毁滅，這已經成爲漢朝子孫的憂慮，應該共同討伐王莽，因此我便向西連兵羌戎，向北和好匈奴。匈奴的單于不忘漢代舊世的恩德，臨時救助我并立爲天子。這時到處都發生了戰争，各處都有戰禍。下臣不敢有所奢望，期待着奉承宗廟，振興國家，所以纔長期冒用帝王尊號十多年，真是罪該萬死。陛下聖明賢德，親自率領賢能之士，使海内之人都俯首稱臣，恩澤施予不同風俗的人。念及同宗情誼，赦免我的罪過，還施加仁愛和恩德，封爲代王，使我充當北方藩王。没有辦法報答恩德，祇望一定要與匈奴和好，我會不遺餘力，不敢背負聖恩。恭奉天子玉璽，思念盼望到朝廷見駕。"詔令盧芳於第二

道還，憂恐，乃復背叛，遂反，與閔堪、閔林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騎迎芳及妻子出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病死。

年正月入朝。這年冬天，盧芳起身上路入朝，向南行進到達昌平縣，有詔書令其停止入朝，改在下一年。盧芳就上路返回，心中憂慮恐懼，再次背叛，於是又起兵，與閔堪、閔林互相攻打了幾個月。匈奴派遣數百騎兵迎接盧芳及其妻子兒女出塞入匈奴。盧芳在匈奴居住了十餘年，後來病死。

初，安定屬國胡與芳爲寇，及芳敗，胡人還鄉里，積苦縣官徭役。其中有駮馬少伯者，素剛壯；二十一年，遂率種人反叛，與匈奴連和，屯聚青山。乃遣將兵長史陳訢，率三千騎擊之，少伯乃降。徙於冀縣。

當初，安定屬國的胡人和盧芳都成爲賊寇，到盧芳失敗以後，胡人返還鄉里，又長久地被縣官的徭役所苦。其中有個叫駮馬少伯的人，性格剛强；建武二十一年，就率領本民族人反叛，與匈奴合兵一處，駐扎在青山。光武帝便派遣將兵長史陳訢，率領三千騎兵攻打他們，駮馬少伯就投降了。把他們遷徙到冀縣。

論曰：傳稱“盛德必百世祀”，孔子曰“寬則得衆”。夫能得衆心，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周人之思邵公，愛其甘棠，又況其子孫哉！劉氏之再受命，蓋以此乎！若數子者，豈有國之遠圖哉！因時擾攘，苟恣縱而已耳，然猶以附假宗室，能掘强歲月之閒。觀其智略，固無足以憚漢祖，發其英靈者也。

論曰：《傳》說“盛德必享百代祭祀”，孔子說“寬緩就能得到多數人的擁護”。能得到多數人的擁護，那麽百代都不會忘記。縱觀更始之時，劉氏的遺恩餘業，草莽英雄怎麽能抗拒呢！既然如此，那麽可知高祖、孝文帝的寬厚仁慈，已經深入人心了。周人思念邵伯，愛惜他曾在下邊坐過的甘棠樹，又何況是他的子孫呢！劉氏宗族再次承受天命，大概也是因爲這個吧！像這幾個人，哪裏會有治理國家的遠圖大略！他們乘着時代紛亂之機，暫且任意而行罷了，然而仍然假托劉氏宗室，纔能够强霸一年半載而已。觀察他們的智慧和謀略，確實没有人能使漢高祖畏懼，而奮發其英靈。

贊曰：天地閉革，野戰群龍。昌、芳僭詐，梁、齊連鋒。寵負强地，憲縈深江。實惟非律，代委神邦。

贊曰：改朝换代，群龍争雄。王昌、盧芳假冒漢室之後，梁王劉永、齊王張步曾合兵一處。彭寵依恃要地漁陽，李憲起兵在廬江。他們的所作所爲實在并非正道，所以都相繼丢棄了其所治邦土。

後漢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

隗囂公孫述傳

隗囂

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少仕州郡。王莽國師劉歆引囂爲士。歆死，囂歸鄉里。季父崔，素豪俠，能得衆。聞更始立而莽兵連敗，於是乃與兄義及上邽人楊廣、冀人周宗謀起兵應漢。囂止之曰：“夫兵，凶事也。宗族何辜！”崔不聽，遂聚衆數千人，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崔、廣等以爲舉事宜立主以一衆心，咸謂囂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爲上將軍。囂辭讓不得已，曰：“諸父衆賢不量小子。必能用囂言者，乃敢從命。”衆皆曰“諾”。

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縣人。他年輕時在州郡做官吏。王莽的國師劉歆把他當做自己的屬官。劉歆死後，隗囂返回鄉里。他叔父隗崔，平素性情豪爽，能博得衆人的擁護。聽說更始已立爲天子，而王莽的軍隊連連失敗，於是便與哥哥隗義和上邽人楊廣、冀人周宗謀劃起兵響應更始。隗囂制止説：“戰争是凶事。宗族有什麽罪過要遭遇此劫呢！”隗崔不聽勸阻，於是聚衆數千人，攻打平襄，殺死了王莽的鎮戎大尹。隗崔和楊廣等人認爲起兵之事應該擁立君主來統一衆人思想，他們都説隗囂一向有聲望，又喜好經書，於是大家共同推舉隗囂爲上將軍。隗囂辭讓不過，説：“承蒙諸位父老衆賢不棄。一定要聽我的話，纔敢聽從你們的意見。”衆人都説“是”。

囂既立，遣使聘請平陵人方望，以爲軍師。望至，説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乎？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人神者也。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地開兆，茅茨土階，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其舍諸？”囂從其言，遂立廟邑東，祀高祖、太宗、世宗。囂等皆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祝畢，有司穿坎于庭，牽馬操

隗囂已經立爲君主，派遣使者前去聘請平陵人方望，讓他做軍師。方望來了以後，勸説隗囂：“您想上承天意下順百姓，輔助漢室而起兵，今日立爲皇帝的人在南陽，王莽還占據長安，雖然想用漢室爲名，其實没有接受天命，憑什麽能使大家信服呢？應當趕快建立高祖廟，以臣子禮祭祀，這就是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於先祖的神靈。況且禮有增減，質樸和文飾没有定規。劃出地界建築祭壇，茅草屋頂，以土爲臺階，表達恭敬之心。這樣的祭祀雖没有豐盛祭品，但神明能不享用嗎？”隗囂聽從了方望的建議，於是在縣邑東面建廟，祭祀高祖、太宗、世宗。隗囂等

刀，奉盤錯鍉，遂割牲而盟。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將，十有六姓，允承天道，興輔劉宗。如懷奸慮，明神殛之。高祖、文皇、武皇，俾墜厥命，厥宗受兵，族類滅亡。"有司奉血鍉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鍉不濡血，歃不入口，是欺神明也，厥罰如盟。"既而薶血加書，一如古禮。

人都自稱臣子主管祭事，祝史捧璧禱告。祝禱完畢，有司在庭中挖坑，牽馬持刀，捧着盤，盤上放匙，於是殺牲取血盟誓。說："所有我們同盟三十一將，有十六個姓氏，共同承受天命，振興輔佐劉氏宗族。如懷有奸邪想法，神明就誅殺他。高祖、文帝、武帝，就使他絶命，他的同宗室挨刀，他的同族滅亡。"有司捧着牲血和匙送上，護軍舉手作揖行禮對各位將軍說："匙不沾血，吸血不入口，是欺騙神明，就按盟誓懲罰。"然後埋了血，在血上放書，完全按照古禮。

事畢，移檄告郡國曰：

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崔、左將軍隗義、右將軍楊廣、明威將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監、郡卒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鴆殺孝平皇帝，纂奪其位。矯托天命，僞作符書，欺惑衆庶，震怒上帝。反戾飾文，以爲祥瑞。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天下昭然，所共聞見。今略舉大端，以喻吏民。

蓋天爲父，地爲母，禍福之應，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傳。昔秦始皇毁壞謚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而莽下三萬六千歲之歷，言身當盡此度。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其逆天之大罪也。

分裂郡國，斷截地絡。田爲王田，賣買不得。規錮山澤，奪民本業。造起九廟，窮極土作。發冢河東，攻劫丘壟。此其逆地之大罪也。

盟誓完畢，傳遞檄書告知郡國：

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日初一。己巳日，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崔、左將軍隗義、右將軍楊廣、明威將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人，告各州牧、部監、郡卒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原新都侯王莽，怠慢侮辱天地，違背王道，逆天而行。毒死孝平皇帝，篡奪皇位。假托天命，僞作符書，以此欺騙和蠱惑百姓，使上帝震怒。對上天的示警加以文飾，說成是祥瑞。戲弄神靈，爲己歌功頌德，實爲禍殃。砍盡楚、越之竹，都不足以書寫他的全部罪惡。全天下人都清清楚楚，大家都看見聽見。現在略舉大的方面，使吏民明白。

天爲父，地爲母，禍福總是依應各自的所作所爲降臨。王莽明知此理，但他愚昧觸犯，不顧大忌，擾亂天道，錯誤地援引史傳。昔日秦始皇破壞謚法，用一世二世以至於萬世來代替謚號，而王莽則下推三萬六千歲的年曆，說他應該親身度過這些年數。重蹈秦的覆轍，推衍無窮無盡的曆數。這是他背叛天道的大罪。

王莽分裂郡縣和封國，割斷疆界。將天下的田歸爲王田，不得買賣。不得采摘收穫山和湖中的物産，奪走百姓賴以生存的資財。建造起九座宗廟，極盡百工之妙。發掘河東墳墓，搶奪墳墓中的財寶。這是他的背叛地理的大罪。

尊任殘賊，信用奸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法冠晨夜，冤繫無辜，妄族衆庶。行炮格之刑，除順時之法，灌以醇醯，裂以五毒。政令日變，官名月易，貨幣歲改，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旅窮窘，號泣市道。設爲六管，增重賦斂，刻剥百姓，厚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上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銅炭，没入鍾官，徒隸殷積，數十萬人，工匠飢死，長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强胡，南擾勁越，西侵羌戎，東摘濊貊。使四境之外，并入爲害，緣邊之郡，江海之瀕，滌地無類。故攻戰之所敗，苛法之所陷，飢饉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尸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此其逆人之大罪也。

王莽重用凶殘之人，信任奸佞之徒，誅殺忠誠賢良之士，查究言論，赤色的小使車各處奔馳，侍御史星夜忙碌，獄中關押無辜之人，隨意對百姓施行滅族之刑。實行炮烙這類酷刑，廢除順應時令的法律，給犯人澆灌純醋，又用毒藥和利刀等物虐殺囚徒。政令每天都變，官名每月都改，貨幣每年發行一次，使官吏和百姓糊塗，不知所從，商人窮困，在集市和道路上哭號。設置主管六種税收之官，加重賦税，盤剥百姓，自己的生活待遇豐厚，行賄公行，錢財進入高官顯宦的腰包，大小官吏都貪財受賄，没有人相互檢舉或查考。坐罪鑄錢的普通犯人，其妻子兒女都成了鑄錢官的奴隸，囚徒累積很多，達數十萬人。工匠飢餓而死，長安到處是尸臭。已經攪亂了華夏，野心却更加狂悖，向北攻打强大的胡人，向南襲擾善戰的越人，向西侵犯羌人和戎人，向東攻取濊貊。使四境之外的民族，都深入境内侵擾，那些邊境郡縣，江海之濱，都蕩然無存。因此戰敗被殺死的，嚴刑峻法所逼死的，飢餓夭折的，瘟疫流行病死的，以萬萬計。那些死去的人則露尸街頭無人掩埋，活着的人就四處逃亡流散，婦女和年幼女子，流離失所後被俘獲，這是他悖逆人理的大罪。

是故上帝哀矜，降罰于莽，妻子顛殞，還自誅刈。大臣反據，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軍王涉，皆結謀内潰；司命孔仁，納言嚴尤，秩宗陳茂，舉衆外降。今山東之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四布，宣風中岳。興滅繼絶，封定萬國，遵高祖之舊制，修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然後還師振旅，櫜弓卧鼓。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

因此，上帝憐憫，降罪并懲處王莽，妻兒斃命，還自相誅殺。大臣反叛割據，敗亡的形勢已經形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軍王涉都結夥謀劃在京城之中起事；司命孔仁，納言嚴尤，秩宗陳茂，都率衆向京城之外起義者投降。現在崤山以東的軍隊有二百多萬，已經平定齊、楚，攻下蜀、漢，安定宛、洛，占據敖倉，堅守函谷關，政令傳布四方，在中岳嵩山宣揚風教德化。恢復被滅亡的國家，承續已經斷絶的世系，封立無數王國、侯國，遵循高祖時的舊制度，學習孝文的德治。若有不聽從命令的，就用武力平定它。派使者飛奔四境的少數民族，恢復他們原有的爵號。然後班師回朝，檢閲軍

之責。

隊，偃旗息鼓，收藏兵器。反復告知百姓，各自安居樂業，希望不致於辜負牧養百姓的職責。

囂乃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將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莽從弟平阿侯譚之子也，威風獨能行其邦內，屬縣皆無叛者。囂乃移書於向，喻以天命，反覆誨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之，以徇百姓，然後行戮，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囂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下之。

隗囂就統率十萬大軍，攻打雍州并殺死了雍州牧陳慶。準備攻打安定。安定的大尹王向，是王莽堂弟平阿侯王譚的兒子，他的聲勢氣派能風行於他管轄的區域，屬下的縣都没有反叛的。隗囂便發書信給王向，告知他天命的歸屬，反復教誨，王向最終還是不聽從。於是隗囂進兵捕獲了他，在百姓中示衆，然後殺死他，安定全部投降。這時長安城中也有人起兵誅殺王莽。隗囂於是分別派遣各位將軍攻打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攻下了這些地區。

更始二年，遣使徵囂及崔、義等。囂將行，方望以爲更始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曰："足下將建伊、呂之業，弘不世之功，而大事草創，英雄未集。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露，欲先崇郭隗，想望樂毅，故欽承大旨，順風不讓。將軍以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大勛方緝。今俊乂并會，羽翮并肩，望無耆耇之德，而猥托賓客之上，誠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就之分，誠終不背其本，貳其志也。何則？范蠡收責句踐，乘偏舟於五湖；舅犯謝罪文公，亦逡巡於河上。夫以二子之賢，勒銘兩國，猶削迹歸愆，請命乞身，望之無勞，蓋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閑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囂等遂至長安，更始以爲右將軍，崔、義皆即舊號。其冬，崔、義謀欲叛歸，囂懼并禍，即以事告之，崔、義誅死。更始感囂忠，以爲御史大夫。

更始二年，更始派遣使者徵召隗囂以及隗崔、隗義等人。隗囂打算前往，方望認爲更始的前途未卜，堅決阻止他去，隗囂不從。方望便寫了書信告辭而去，信中説："足下將要建立伊尹、呂望的功業，弘揚蓋世的功勞，但是現在大事處於草創時期，英雄尚未齊集。我方望不是你的同鄉，缺點還没有完全顯露，我想先做戰國燕昭王的老師郭隗，爲你召來樂毅，所以恭敬地接受你的命令，順從時尚而不謙讓。將軍您憑藉盛德尊重賢能，發揮他們的智謀，行動就成功，擬定謀略就恰到好處，政權已經確定，大功也正在成就。現在豪傑彙聚，輔佐者雲集，方望不是德高望重之人，却錯誤地把我放在所有賓客之上，實在自感慚愧。雖然懷有高潔的節操，想衡量去留的合適界限，最終實在不能違背初衷，也不能懷有二心。爲什麽呢？范蠡向句踐請罪，乘坐扁舟浪迹五湖；舅犯向晋文公謝罪，也曾在黄河邊上徘徊，憑范蠡、舅犯的賢能，分别在越國和晋國建立功勛，尚且自責隱居，請求允許辭職，何況我没有功勞，就更應引退了。我聽説烏氏縣有龍池山，小路通往南方，與漢地相連，它的附近經常有奇人出現，願意在閑暇時，廣泛地搜求奇人。希望你能努力。"隗囂等人便到達長安，更始讓他擔任右將軍，隗崔、隗義都用原來的稱號。這年的冬天，隗崔、隗義想叛變回到天水，隗囂害怕一起遭受災禍，就把隗崔、隗義謀反的

事告訴更始，隗崔和隗義被處死。更始感激隗囂的忠誠，封他爲御史大夫。

明年夏，赤眉入關，三輔擾亂。流聞光武即位河北，囂即說更始歸政於光武叔父國三老良，更始不聽。諸將欲劫更始東歸，囂亦與通謀。事發覺，更始使使者召囂，囂稱疾不入，因會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使執金吾鄧曄將兵圍囂，囂閉門拒守；至昏時，遂潰圍，與數十騎夜斬平城門關，亡歸天水。復招聚其衆，據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

第二年夏天，赤眉的軍隊入關，三輔混亂。傳說光武帝在河北即位，隗囂就勸說更始把政權交給光武的叔父國家的三老劉良，更始不從。其他將領想要劫持更始向東投奔光武帝，隗囂也參與他們的謀劃。事情敗露，更始派使者召見隗囂，隗囂假稱有病不去，乘機會見門客王遵、周宗等人，統率兵馬自我堅守。更始派執金吾鄧曄帶領軍隊包圍了隗囂，隗囂關門抵抗；到黄昏時，隗囂便突破包圍，帶領數十騎兵連夜斬殺平城門守將，逃回天水。重新招募聚集兵衆，占有舊地，自稱是西州上將軍。

及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囂。

到更始失敗時，三輔的年高德劭者和士大夫都投奔隗囂。

囂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爲布衣交。以前王莽平河大尹長安谷恭爲掌野大夫，平陵范逡爲師友，趙秉、蘇衡、鄭興爲祭酒，申屠剛、杜林爲持書，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人行巡、阿陽人王捷、長陵人王元爲大將軍，杜陵、金丹之屬爲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

隗囂平素謙卑恭順地把士做爲自己的平民朋友。使王莽的平河大尹長安人谷恭做掌野大夫，平陵人范逡做師友，趙秉、蘇衡、鄭興做祭酒，申屠剛、杜林做持書侍御史，使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人行巡、阿陽人王捷、長陵人王元做大將軍，杜陵、金丹等人爲賓客。由此隗囂名震西州，崤山以東也都聞名。

建武二年，大司徒鄧禹西擊赤眉，屯雲陽。禹裨將馮愔引兵叛禹，西向天水，囂逆擊，破之於高平，盡獲輜重。於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囂爲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上隴，囂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閒。

建武二年，大司徒鄧禹向西攻打赤眉，駐扎在雲陽。鄧禹的副將馮愔率領本部兵馬反叛鄧禹，逃向西邊的天水，隗囂迎擊，在高平縣打敗了馮愔，繳獲了全部輜重。這樣鄧禹按照皇帝命令派遣使者手持符節任命隗囂爲西州大將軍，可以獨立管理涼州、朔方的政務軍務。在赤眉軍離開長安，打算西上隴地時，隗囂派遣將軍楊廣帶領軍隊迎擊，打敗了他們，又在烏氏、涇陽之間追上并再次打敗他們。

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三年，囂乃上書詣闕。光武素聞其風聲，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良厚。時陳倉人呂鮪擁衆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三輔。囂復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擊之，走鮪，遣使

隗囂已經對漢室有功，又接受鄧禹的封爵，安排了他的心腹，出主意人大多勸隗囂直接與京城溝通信息。建武三年，隗囂便上書朝廷。光武帝向來知道他的名聲，用特殊的禮節回報，稱呼時一定用他的字，并且用對等國家的禮儀，用非常高的規格慰問安撫隗囂。這時陳倉人呂鮪擁兵數萬人，并與公孫述相勾結，侵犯三輔。隗囂又

上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但駑馬鈆刀，不可强扶。數蒙伯樂一顧之價，而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托驥尾，得以絶群。隔於盜賊，聲問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距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爲他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自是恩禮愈篤。

派遣兵力輔助征西大將軍馮異攻打他們，吕鮪敗逃，隗囂便派遣使者上書朝廷。光武帝親手寫回信說："我愛慕有道德信義的人，從心裏想與您相交。過去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還服事殷朝。衹是劣馬鈍刀，無法全力扶持。承蒙您多次幫助，就像伯樂看一眼馬就能增價十倍一樣，而蒼蠅的飛翔，不過數步，假如它能附着在快馬的尾巴上，就可以超出同類。由於盜賊的阻隔，不能經常慰問您。您做事忠心耿耿，屢次解救危難，南面抵抗公孫述的兵馬，北面防禦羌胡的騷擾，所以馮異西征，使得他的幾千人能在三輔停留。没有您的救助，咸陽已經被别人攻取了。現在函谷關以東的寇賊，常常聚兵一處，意在擴大地盤，因此我有很多事情顧及不到，不能在成都排兵布陣，與公孫子陽比試高低。假如公孫子陽到漢中、三輔一帶，我希望憑藉您的軍隊與他較量，您的實力與公孫述旗鼓相當。假如您肯於按我說的話去做，承蒙上天賜福，就是聰明人按功勞取得封地的時候。管仲曾說過：'生養我的是我的父母，成就我的是鮑叔牙先生。'從今以後，我們之間書信往來，不必再通過别人從中傳話了。"從此光武帝對隗囂的恩德更厚禮遇更高。

其後公孫述數出兵漢中，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綬授囂。囂自以與述敵國，耻爲所臣，乃斬其使，出兵擊之，連破述軍，以故蜀兵不復北出。

此後公孫述多次出兵漢中，派使者把大司空扶安王的印綬交給隗囂。隗囂自認爲與公孫述是對等的國家，耻於向他稱臣，便殺死來使，出兵攻打他，并且接連打敗公孫述的軍隊，因此蜀地兵馬不再向北出兵。

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示囂，因使討蜀，以效其信。囂乃遣長史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

這時關中的將帥多次上書光武帝，説明可以攻打蜀的理由，光武帝把這些建議告訴隗囂，便讓他討伐蜀，來驗證他的忠誠。隗囂就派長史給光武帝上書，極力申説三輔兵力孤單勢弱，劉文伯又在邊境，不適合攻打蜀。光武帝知道隗囂想兩邊觀望，不希望天下統一，於是就逐漸降低對他的禮遇，端正君臣的禮儀。

初，囂與來歙、馬援相善，故帝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囂不欲東，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五年，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

起初，隗囂與來歙、馬援交情很好，所以光武帝多次讓來歙、馬援奉命出使，勸説他入朝爲官，許諾他顯貴爵位。隗囂不想到東方去，便接連派使者多次表達謙遜辭讓之意，説自己没有功勞和德行，等待四方平定以後，退隱歸回鄉里。

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以爲胡騎校尉，封鐫羌侯。而囂將王元、王捷常以爲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内事。元遂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敗壞，大王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强，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迹，表裏河山。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脱於淵，神龍失勢，即還與蚯蚓同。"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厄，欲專方面，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

建武五年，光武帝又派遣來歙勸說隗囂送兒子入朝侍奉，隗囂聽說劉永、彭寵都已經被消滅，便派遣他的長子隗恂隨來歙入朝。隗恂被任命爲胡騎校尉，封爲鐫羌侯。但是隗囂的將領王元、王捷常常說天下歸屬還不知道，不想一心一意服事漢室。王元就勸說隗囂："過去更始定都長安之時，四方響應，天下人景仰歸順，可以說是太平之時。一旦失敗，大王幾乎没有安身之處。現在南方有公孫子陽，北面有劉文伯，長江、五湖、沿海、泰山等地，稱王稱公的有十幾個，假如聽信儒生馬援的游說，放棄侯王的基業，寄身於面臨危機的國家，以求保全自己，這是重蹈覆轍，是不可實行的計策。現在天水富庶，兵强馬壯，向北攻取西河、上郡，向東攻取三輔，依照過去秦國的疆界，外有華山之險，内有黄河天塹。王元請求用一枚丸泥似的兵力替大王到東邊封鎖函谷關，這是萬世功業在此一舉的事。如果不考慮這個計劃，姑且招募兵士畜養戰馬，占據關隘自守，長時間堅持，來等待四方的事態變化，即使帝業的計劃不能實現，最差也可以稱霸。重要的是，魚不可以離開深水，神龍失掉所憑依的雲霧，就與蚯蚓一樣。"隗囂心裏贊同王元的計謀，即使送兒子入朝做人質，仍然依仗地勢的險要，想獨霸一方，於是游士長者，逐漸離開。

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間，以囂子内侍，公孫述遠據邊陲，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囂賓客、掾史多文學生，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故帝有所辭答，尤加意焉。囂復遣使周游詣闕，先到馮異營，游爲仇家所殺。帝遣衛尉銚期持珍寶繒帛賜囂，期至鄭被盜，亡失財物，帝常稱囂長者，務欲招之，聞而嘆曰："吾與隗囂事欲不諧，使來見殺，得賜道亡。"

建武六年，函谷關以東全部平定。光武帝苦於長時間戰爭，又因爲隗囂的兒子入質内侍，公孫述占據了遠方的邊陲，便對諸將說："姑且把這兩個人置之度外吧。"因而多次傳書到隴地、蜀地，宣講致禍或得福的道理。隗囂的門客和掾史中有很多儒士文人，每次討論政務的上書，當世的士大夫都争相諷讀，所以光武帝回覆的答辭更加注意。隗囂又派遣使者周游到朝廷，周游先到馮異的營中，周游被他的仇家殺害。光武帝派遣衛尉銚期帶着珍寶繒帛賞賜隗囂，銚期在鄭地被盜，財物全部丢失了。光武帝經常稱贊隗囂是長者，無論如何也想招他來京，聽到所賜珍寶丢失一事後慨嘆說："我與隗囂的友好關係大概不能和諧了，他派的使者被殺了，應當得到的賞賜又在半路上丢失了。"

會公孫述遣兵寇南郡，乃詔囂當從天水伐蜀，因此欲以潰其心腹。囂復上言：“白水險阻，棧閣絶敗。”又多設支閡。帝知其終不爲用，叵欲討之。遂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軍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來歙奉璽書喻旨。囂疑懼，即勒兵，使王元據隴坻，伐木塞道，謀欲殺歙。歙得亡歸。

時逢公孫述派遣軍隊侵犯南郡，光武帝就詔令隗囂從天水發兵討伐蜀地，以此想消除其心腹之患。隗囂又上書説：“白水路途艱險，棧道已經朽壞。”他又羅列了許多不便出兵的理由。光武帝知道他最終不能爲己所用，就想討伐他。於是光武帝向西親臨長安，派遣建威大將軍耿弇等七位將軍從隴道伐蜀，光武帝先派遣使者來歙奉璽書傳達皇帝旨意。隗囂疑慮恐懼，即統率軍隊，派遣王元首先占據隴坻，砍伐樹木阻塞道路，想要殺死來歙。來歙得以逃回去。

諸將與囂戰，大敗，各引退。囂因使王元、行巡侵三輔，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軍祭遵等擊破之。囂乃上疏謝曰：“吏人聞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遂蒙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恂。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賜囂書曰：“昔柴將軍與韓信書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囂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深言則似不遜，略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禄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虚辭。即不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

各位將領與隗囂作戰，諸將被打得大敗，便各自率兵退回。隗囂就令王元、行巡進攻三輔，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軍祭遵等打敗了他們。隗囂便上書謝罪説：“部下聽説大兵突然到達，便驚慌失措地自我保護，下臣隗囂無法禁止。那怕是軍隊取得了勝利，但我不敢廢棄臣子之禮節，於是親自把部隊追回。古人虞舜事奉父親，用大杖責打時就逃，用小杖責打時就承受。我雖然不聰明，豈敢忘掉這個基本原則。現在我的事，全在於朝廷，讓我死就受死，施加刑罰我接受刑罰。如果能承蒙施恩，得以重新洗心革面，我至死不忘君恩。”有司認爲隗囂的言辭傲慢，請求誅殺他的兒子隗恂。光武帝不忍心這樣做，又派遣使者來歙到汧縣，送給隗囂書信説：“過去柴將軍給韓信的書信中説：‘陛下寬厚仁慈，諸侯中有即使叛逃而後又歸降的，仍然恢復他的職位爵號，不誅殺。’因爲隗囂你是文官，用義理來教導你，所以再次給你寫信。話説多了好像不客氣，話説少了好像不能决定下來。現在你若束手，再把隗恂的弟弟送到朝廷，那麽你的爵位和俸禄都可保全，將會得到極大的幸福。我年紀已經將近四十歲了，在軍中就有十幾年，討厭虚假言辭。如果不同意我的意見，就不必回信。”隗囂知道光武帝非常清楚他在説假話，於是便派遣使者向公孫述稱臣。

明年，述以囂爲朔寧王，遣兵往來，爲之援勢。秋，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馮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别將下隴，攻祭遵於汧，兵并無

第二年，公孫述就讓隗囂做了朔寧王，并派兵往來，形成互相支援的形勢。秋天，隗囂率領步兵和騎兵三萬攻打安定，軍隊行進到陰槃縣時，馮異率領諸位將軍截擊他。隗囂又命令其他

利，乃引還。

將領攻下隴，在汧縣攻打祭遵，兩路兵馬都沒有取勝，便率兵撤回。

帝因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乃與家屬東詣京師，拜爲太中大夫，封向義侯。遵字子春，霸陵人也。父爲上郡太守。遵少豪俠，有才辯，雖與囂舉兵，而常有歸漢意。曾於天水私於來歙曰：“吾所以戮力不避矢石者，豈要爵位哉！徒以人思舊主，先君蒙漢厚恩，思效萬分耳。”又數勸囂遣子入侍，前後辭諫切甚，囂不從，故去焉。

光武帝命令來歙用書信招降王遵，王遵便與家屬向東到京城，光武帝拜他爲太中大夫，封爲向義侯。王遵字子春，是霸陵人。他的父親曾做上郡太守。王遵年輕時豪爽任俠，有口才，雖然與隗囂一起舉兵起事，但是他常常有歸附漢室的心意，曾經在天水私下對來歙說：“我奮力拼殺而不怕死的原因，怎麽會是索要爵位呢！祇因爲人都想念舊主人，先父蒙受漢朝的厚恩，想報答萬分之一罷了。”又多次勸説隗囂派遣兒子入朝事奉，前前後後勸諫言辭懇切，隗囂不聽從，所以就離他而去。

八年春，來歙從山道襲得略陽城。囂出不意，懼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亭，囂自悉其大衆圍來歙。公孫述亦遣其將李育、田弇助囂攻略陽，連月不下。帝乃率諸將西征之，數道上隴，使王遵持節監大司馬吴漢留屯於長安。

建武八年春天，來歙從小道偷襲占領略陽城。這出於隗囂的意料，他怕來歙後面還有大部隊，便派王元到隴坻去抵抗，派行巡把守番須口，派王孟到雞頭道阻擊，牛邯軍隊在瓦亭駐軍，隗囂自己率領大部隊包圍來歙。公孫述也派遣他的將領李育、田弇協助隗囂攻打略陽，連續兩個月沒有攻克。光武帝便率諸將西征，分兵幾路開向隴地，命令王遵持節監護大司馬吴漢留守在長安。

遵知囂必敗滅，而與牛邯舊故，知其有歸義意，以書喻之曰：“遵與隗王歃盟爲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洛以西無所統壹，故爲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閒，冀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奉舊都以歸本朝。生民以來，臣人之勢，未有便於此時者也。而王之將吏，群居穴處之徒，人人抵掌，欲爲不善之計。遵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絶，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扼腕，垂涕登車。幸蒙封拜，得延論議，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吴、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厄，當軍衝，

王遵知道隗囂必然要失敗滅亡，而與牛邯是故交好友，知道牛邯有歸降漢室的想法，寫書信勸他說：“王遵與隗王歃血盟誓是爲了幫助漢室，親身經歷虎口，出生入死，已有十多次了。當時洛陽以西，沒有統一，所以給隗王出謀劃策，想向東攻取關中，向北占領上郡，進則能供應天和人所需要的物資，退則可以抵禦外族的侵擾。在幾年的時間裏，希望大漢朝復興，應當把河隴交付舊都長安，使河隴回歸漢朝。從有人類以來，百姓的狀況，沒有比現在更好的了。但是隗王的將領和官吏，都是些粗野無知之徒，人人擊掌而談，想謀劃卑劣的計策。我和您日夜所争論的，禍害幾乎找到自身的，豈止是一二件呢！先前的計謀被拒絶，後面的策略又不遵從，這就是我悲哀嘆息、流淚登車離開的原因。承蒙皇帝封爲侯爵，得以充分發表議論，每當談及西州的事情，從未忘記您的意見。現在皇帝親率大軍出

視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睹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是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齊，黥布杖劍以歸漢，去愚就義，功名并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爲怖栗。宜斷之心胸，參之有識。”邯得書，沈吟十餘日，乃謝士衆，歸命洛陽，拜爲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

征，已經行進在道路上，吴漢、耿弇等英勇善戰的將軍，雲集在隴地的四周，但是您率領離散的兵士，拒守關隘，正處要衝，您觀察一下形勢會怎樣呢？明智的人看到危險就應該想到變化，賢德的人即使在泥淖之中而不被玷污，因此功業和名聲最終得以成就，計謀籌劃得以被采納。所以管仲在被捆綁的情況下做了齊國的相，黥布持劍投奔漢王，離開愚昧歸向正義，功業和名聲都將是卓著的。現在您正處在成敗的關鍵時刻，又遭遇漢軍的精鋭部分，這種形勢實在讓人害怕。應該請心腹幫助决斷，請有識之士參與謀劃。”牛邯得到此信以後，深思熟慮了十多天，就辭别兵士，到洛陽投降，光武帝拜他爲太中大夫。在這種情況下，隗囂的十三名大將，十六個屬縣，十幾萬軍隊，都投降了光武帝。

王元入蜀求救，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而田弇、李育保上邽。詔告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佗也。高皇帝云：‘横來，大者王，小者侯。’若遂欲爲黥布者，亦自任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吴漢與征南大將軍岑彭圍西城，耿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圍上邽。車駕東歸。月餘，楊廣死，囂窮困。其大將王捷别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爲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頸死。數月，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噪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决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會吴漢等食盡退去，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爲囂。

王元到蜀地請求救兵，隗囂帶着妻子逃到西城，依從楊廣，田弇、李育堅守上邽。光武帝下詔書告誡隗囂説：“若是束手歸降，父子得以相見，保證没有别的事。高祖皇帝曾説：‘田横若來投降，爵位大一點可以封王，小一點可以封侯。’若是想做黥布那樣的人，也可以隨你的意志。”隗囂始終不投降。於是光武帝殺死了他的兒子隗恂，派遣吴漢與征南大將軍岑彭包圍了西城，耿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包圍了上邽。光武帝返回東方。一個多月以後，楊廣死去，隗囂陷入困境。他的大將王捷另在戎丘，他登上城頭對漢軍呼喊説：“爲隗王守城的將士，都懷有必死之心而不會叛變！希望漢軍馬上停止進攻，讓我用自殺來明示心迹。”於是自刎而死。又過了幾個月，王元、行巡、周宗率領蜀地的五千餘救兵，從高處突然趕到陣前，大聲呼喊説：“百萬救兵來到了！”漢軍非常驚慌，來不及列成陣式，王元等人衝開重圍，拼死争戰，最終得以進城，迎接隗囂歸還冀縣。時逢吴漢等人因糧草用盡撤離，這樣安定、北地、天水、隴西等地又反轉擁護隗囂。

九年春，囂病且餓，出城餐糗糒，恚憤而死。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爲王。明年，來歙、耿弇、蓋延等

建武九年春天，隗囂病重并且長時間没吃食物，出城去吃乾糧，因憤怒而死。王元、周宗便立隗囂的小兒子隗純爲王。第二年，來歙、耿

攻破落門，周宗、行巡、苟宇、趙恢等將純降。宗、恢及諸隗分徙京師以東，純與巡、宇徙弘農。唯王元留爲蜀將。及輔威將軍臧宮破延岑，元舉衆詣宮降。

弇、蓋延等領兵馬攻破落門，周宗、行巡、苟宇、趙恢等携帶着隗純一起投降。周宗、趙恢和各隗氏分別遷徙到京城以東居住，隗純和行巡、苟宇遷徙到弘農。惟有王元還在做蜀將。到輔威將軍臧宮打敗延岑時，王元也率衆到臧宮營中投降。

元字惠孟，初拜上蔡令，遷東平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

王元字惠孟，當初任命爲上蔡令，後升遷爲東平相，因開墾田地不實而獲罪，被關入監獄後死去。

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氣，雄於邊垂。及降，大司徒司直杜林、太中大夫馬援并薦之，以爲護羌校尉，與來歙平隴右。

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和才氣，曾在邊疆稱雄。在他投降光武帝時，大司徒司直杜林、太中大夫馬援都向光武帝推薦他，後來讓他做護羌校尉，與來歙一起平定了隴右。

十八年，純與賓客數十騎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建武十八年，隗純和幾十個門客逃到胡地，行到武威，被捕獲，處死。

論曰：隗囂援旗糾族，假制明神，迹夫創圖首事，有以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于大國，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勢，區區兩郡，以禦堂堂之鋒，致使窮廟策，竭征徭，身歿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以栖有四方之桀，士至投死絶亢而不悔者矣。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釁生，回成喪而爲其議者，或未聞焉。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

論曰：隗囂樹立大旗招募族人，假藉皇帝名義建立祖廟，推究他向王莽發難之事，就能看出一些發展趨勢了。最終在一個角落裏被孤立，又夾在漢蜀兩個大國之間，隴坻雖然險要，但是也沒有以二敵百的形勢，僅有隴西、天水兩郡，用以抵抗光武帝名正言順的軍隊，致使朝廷想盡辦法，用光了賦稅，自身死後兵衆瓦解，此後纔最終得以平安。由此可以知道隗囂爲人處事有值得懷念的地方，這正是四方豪傑投奔隗囂爲其所用，部下寧肯自殺也不後悔的原因。功業圓滿則聲譽顯赫，功業凋敗則罪過頓生，能提出變失敗爲成功議論的，沒有人聽到過。假如隗囂是天命所在，對手又不是天命所在的光武帝，即使是坐着議論西伯文王，難道會被人恥笑嗎？

公孫述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哀帝時，以父任爲郎。後父仁爲河南都尉，而述補清水長。仁以述年少，遣門下掾隨之官。月餘，掾辭歸，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後太守以其能，使兼攝五縣，政事修理，奸盗不發，郡中謂有鬼神。王莽天鳳中，爲導江卒正，居臨邛，復有能名。

公孫述字子陽，右扶風茂陵縣人。哀帝時，由於他父親的緣故被任命爲郎官。後來任命他的父親公孫仁做河南都尉，而他本人補任清水縣長史。公孫仁認爲公孫述年紀輕，派遣自己屬下的官員隨他一起上任。一個多月以後，屬員辭别公孫述返回，對公孫仁説："公孫述不是那種需要教導的人。"後來太守認爲他有才能，讓他兼管轄五個縣，政事都得到治理，奸邪盗賊不出現，郡中人都説是有神靈保佑。王莽天鳳年間，做

導江卒正，居住在臨邛縣，又有賢能的名聲。

及更始立，豪傑各起其縣以應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將軍”，入略漢中；又商人王岑亦起兵於雒縣，自稱“定漢將軍”，殺王莽庸部牧以應成，衆合數萬人。述聞之，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意惡之，召縣中豪桀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室屋燒燔，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豪桀皆叩頭曰：“願效死。”述於是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乃選精兵千餘人，西擊成等。比至成都，衆數千人，遂攻成，大破之。成將垣副殺成，以其衆降。二年秋，更始遣柱功侯李寶、益州刺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述恃其地險衆附，有自立志，乃使其弟恢於綿竹擊寶、忠，大破走之。由是威震益部。

到了更始立爲天子，豪傑分別在各自所在縣起兵響應漢室，南陽人宗成自稱是“虎牙將軍”，帶兵馬攻入漢中；又有商人王岑也在雒縣起兵，自稱“定漢將軍”，殺死王莽的庸部州牧來響應宗成，兵士加起來有一萬多人。公孫述聽說以後，便派遣使者迎接宗成等人。宗成等人到達成都，他們殘暴地搶掠。公孫述從心裏討厭他們，便召集縣中的豪傑，說：“天下人共被王莽政權所苦，思念漢朝劉氏已經很久了，所以聽說漢將軍到來，都跑到路上去迎接。現在百姓無辜而婦女和小孩却成了俘虜，房舍被焚燒，這些人是盜賊，而不是義兵。我想據郡自守，來等待真龍天子。諸位願意與我合力作戰的就留下，不願意的可以離開。”衆位豪傑都叩頭說：“願意效力至死。”公孫述於是讓人假稱是自東方來的漢朝使者，授予公孫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的印綬。便選拔精兵一千多人，向西攻打宗成等人。等到達成都時，兵士已達幾千人，於是攻打宗成，大敗宗成。宗成的將領垣副殺死了宗成，帶領他的人馬投降公孫述。更始二年秋天，更始派遣柱功侯李寶、益州刺史張忠，率領兵馬一萬多人攻打蜀和漢中。公孫述則憑藉着地勢險峻和百姓歸附，有自立爲王的打算，便派他的弟弟公孫恢領兵在綿竹縣攻打李寶和張忠，把他們打得大敗而逃。由此公孫述便威震益部。

功曹李熊説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横議。將軍割據千里，地什湯武，若奮威德以投天隙，霸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意。”於是自立爲蜀王，都成都。

功曹李熊勸説公孫述説：“當今四海之内波濤激蕩，普通百姓也可以恣意議論。將軍您占據千里之地，等於十倍於商湯周武的土地，如果能奮揚威德選擇天時的空隙，那麼可以成就霸王之業。應當改換名號，來鎮撫百姓。”公孫述説：“我也在考慮這件事，你的話又喚起了我的想法。”於是公孫述自立爲蜀王，定都在成都。

蜀地肥饒，兵力精强，遠方士庶多往歸之，邛、筰君長皆來貢獻。李熊復説述曰：“今山東飢饉，人庶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

蜀地土質肥沃物産富饒，軍力强壯，遠方的士人和百姓有很多前往歸附，邛、筰等國君主都來進獻貢物。李熊又勸説公孫述説：“現在崤山以東發生災荒，百姓之中發生人吃人現象；大軍所殺戮的地方，城邑已經變爲廢墟。蜀地有沃野千里，土地肥饒，産水果的地方，没有穀物也能

幹，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楊。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當之？"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能者當之，王何疑焉！"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爲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爲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爲天子，號成家。色尚白。建元曰龍興元年。以李熊爲大司徒，以其弟光爲大司馬，恢爲大司空。改益州爲司隸校尉，蜀郡爲成都尹。

吃飽。女工所縫製的衣服，可以够天下人穿用。各種名貴木材和箭竿，器皿豐富，永遠用不完。還有魚鹽銅銀可以獲利的物産，以及水路運輸的便捷。向北占據漢中，堵住險要的褒谷、斜谷；東邊守住巴郡，可以阻扼扞關的關口；蜀地方圓有數千里，能够參戰的人不少於一百萬。看到有利就出兵攻取土地，發現無利就全力堅守，努力種地。向東越過漢水就可以窺伺秦地，往南順長江而下就可以威脅荆州、楊州。這正是人們所説的天時地利是成功的資本。現在君王的名聲，天下人已經都知道，但是君主的名號尚未定下來，仁人志士不免狐疑，應當登上天子位，使遠方的人士有所歸依。"公孫述説："帝王自有天命，我怎麽能够承當呢？"李熊回答説："天命無常，百姓擁護賢能。賢能者就承當，大王何必疑慮！"公孫述在夢中有人對他説："八厶子系，十二爲期。"他醒來之後，對他的妻子説："夢中預示可以極貴，但時間短暫，怎麽辦？"他的妻子回答説："早晨聞道，傍晚就死都可以，何況有十二年呢！"正遇上有龍出入他的府殿之中，夜間有光亮閃爍，公孫述認爲此是祥瑞吉兆，於是在手掌刻字，文字是"公孫帝"。在建武元年四月，公孫述就自立爲天子，號爲成家。顔色崇尚白色。建立年號爲龍興元年。讓李熊做大司徒，讓他的弟弟公孫光做大司馬，公孫恢做大司空。改益州爲司隸校尉部，蜀郡爲成都尹。

越巂任貴亦殺王莽大尹而據郡降。述遂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北守南鄭；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

越巂任貴也殺死了王莽的大尹，占據越巂郡後投降公孫述。公孫述就命令將軍侯丹打開白水關，向北守衛南鄭；將軍任滿從閬中縣到江州縣，向東占據扞關。這樣公孫述全部占有了益州之地。

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遑西伐。關中豪桀呂鮪等往往擁衆以萬數，莫知所屬，多往歸述，皆拜爲將軍，遂大作營壘，陳車騎，肄習戰射，會聚兵甲數十萬人，積糧漢中，築宫南鄭。又造十層赤樓帛蘭船。多刻天下牧守印章，備置公卿百官。使將軍李育、程烏將數萬衆出陳倉，與

自從更始失敗以後，光武帝正忙於崤山以東的戰事，没有時間向西討伐。關中豪傑呂鮪等人到處在擁兵自立，有的多達萬人，不知道歸附誰，多數去歸附公孫述，公孫述都任命他們爲將軍，於是公孫述便大建營壘，排兵布陣，練習攻戰射擊，聚集兵士幾十萬人，在漢中地區囤積糧食，在南鄭築造宫殿。又修建了十層赤樓帛蘭船。大量鎸刻天下州牧郡守印章，設置齊備了公

吕鮪徇三輔。三年，征西將軍馮異擊鮪、育於陳倉，大敗之，鮪、育奔漢中。五年，延岑、田戎爲漢兵所敗，皆亡入蜀。

卿百官。還派遣將軍李育、程烏率領幾萬軍隊出陳倉，與吕鮪攻打三輔。建武三年，光武帝的征西將軍馮異在陳倉攻打吕鮪、李育，并且大敗他們。吕鮪、李育逃回了漢中。建武五年，延岑、田戎被漢兵打敗，都逃到蜀地。

岑字叔牙，南陽人。始起據漢中，又擁兵關西，所在破散，走至南陽，略有數縣。戎，汝南人。初起兵夷陵，轉寇郡縣，衆數萬人。岑、戎并與秦豐合，豐俱以女妻之。及豐敗，故二人皆降於述。述以岑爲大司馬，封汝寧王，戎翼江王。六年，述遣戎與將軍任滿出江關，下臨沮、夷陵閒，招其故衆，因欲取荆州諸郡，竟不能剋。

延岑字叔牙，南陽人。他開始起兵時占據漢中，又在關西率兵占據函谷關以西，在此地被打敗逃散，跑到南陽，又攻占了幾個縣。田戎，汝南人。他開始時在夷陵起兵輾轉侵犯郡縣，聚集兵衆幾萬人。延岑和田戎都與秦豐合兵一處，秦豐分别把女兒嫁給他們。到秦豐失敗時，他們兩人都投降了公孫述。公孫述任命延岑爲大司馬，封爲汝寧王，田戎被封爲翼江王。建武六年，公孫述派遣田戎和將軍任滿領兵出江關，到臨沮和夷陵之間的地區，招募他的舊部下，於是想攻取荆州各郡，但没有能取勝。

是時，述廢銅錢，置鐵官錢，百姓貨幣不行。蜀中童謡言曰："黄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黄"，述自號"白"，五銖錢，漢貨也，言天下當并還劉氏。述亦好爲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讖記。以爲孔子作《春秋》，爲赤制而斷十二公，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歷數盡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録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絶卯金也。五德之運，黄承赤而白繼黄，金據西方爲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興之瑞，數移書中國，冀以感動衆心。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爲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爲君事耳，何足數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爲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

這時候，公孫述下令廢置銅錢的使用，設置鐵官鑄新錢，百姓手中的貨幣就不能流通。蜀地有童謡説："黄牛白肚皮，五銖錢會再使用。"有好事的人在私下裏説，王莽稱"黄"，公孫述自稱爲"白"，五銖錢，是漢朝的錢幣，意思是説天下應當一并交給劉氏。公孫述也喜歡鬼神祥瑞一類的事，隨便引經典的話就當作讖語。認爲孔子寫作《春秋》，暗示漢朝國運截止到十二公，説明從漢初到漢平帝正是十二代，它應該經歷的年數已經到頭了，一個姓氏不能兩次接受天命。他又引《録運法》説："廢掉昌帝，擁立公孫氏。"《括地象》説："軒轅帝接受天命，公孫氏掌權。"《援神契》説："西太守，乙卯金。"就是説西方的太守將中止卯金劉氏的統治。五德的運行規律是，黄色接替赤色，白色繼承黄色，金屬西方爲白德，西方取代王氏，符合正常的變化順序。還自己説手上有奇異紋理，到了得到龍興的祥瑞之時，就多次向各地傳發檄書，希望以此能蠱惑人心。光武帝對此擔心，就給公孫述寫書信説："圖讖中所説的'公孫'，是指漢宣帝。代替漢室的人叫當塗高，你難道是當塗高本人嗎？竟然又認爲手掌上的奇異紋理是祥瑞，這種王莽的伎倆，怎麼值得仿效呢！你不是我的亂臣賊子，

争，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

群雄起事之時人人都想做君主，有什麽可以責備的。您年齡漸大，而妻兒還弱小，應當及早做出正確選擇，就可以没有憂慮了。天下帝王之位，不可憑藉武力争奪，應該深思。”光武帝在信中稱他“公孫皇帝”。公孫述没有回信。

明年，隗囂稱臣於述。述騎都尉平陵人荆邯見東方將平，兵且西向，説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昔秦失其守，豪桀并起，漢祖無前人之迹，立錐之地，起於行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何則？前死而成功，逾於却就於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强士附，威加山東。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衆庶引領，四方瓦解。囂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争天命，而退欲爲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令漢帝釋關隴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發間使，招携貳，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内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臣之愚計，以爲宜及天下之望未絶，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内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吴、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内震摇，冀有大利。”述以問群臣。博士吴柱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廣封疆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

第二年，隗囂向公孫述稱臣。公孫述的騎都尉平陵人荆邯看見東方即將平定，軍隊將要向西進發，便游説公孫述説：“軍隊是帝王的重要工具，從古至今都不能廢止。從前秦朝喪失天下，群雄并起，漢高祖劉邦起自布衣，没有立錐之地，在行軍作戰中崛起，親身衝鋒陷陣，多次經歷兵敗被困。但是軍隊失敗了再重新聚集起來，創傷恢復後再戰。爲什麽會這樣？向前死戰而成功，總要强於退却而滅亡。隗囂遇到機會，占據雍州，兵强馬壯，士人歸附，已經威震到崤山以東。遇上更始時期的朝政腐敗，更始又失去天下，百姓翹首盼望明主，四方政權像瓦一樣毁壞分解。隗囂不在此時乘勝摧毁危殆政權，來争奪天下，而是退却，想要做不用武力的西伯，尊重儒師，學習經書，把處士當作客人和朋友，停止武裝鬥争，謙卑地事奉漢室，感慨地自認爲是文王復出了。使光武帝解除了對函谷關以西和隴地的憂慮，專心地向東征伐，占有天下的四分之三；假如西州的豪傑都一心想得到崤山以東的地方，派出離間的使者，招降那些懷有貳心的人，這樣就可以擁有天下的五分之四；漢室若發兵馬攻打天水，一定遭到失敗，天水已經平定，就擁有了天下的九分之八。陛下憑藉梁州之地，對内供給萬輛兵車費用，對外滿足三軍的需要，百姓愁怨窮困，忍受不了君主的命令，將會發生王莽自敗的變故。我的看法是，應乘天下人還没有絶望的時候，各路英雄還可以招募，儘快地在此時派遣國内的精鋭部隊，命令田戎占據江陵，與江南相對，背靠巫山的險峻，構築營壘堅守，向吴、楚傳布檄文，長沙以南的地區勢必望風而降。命令延岑領兵出漢中，平定三輔，這樣天水、隴西將會拱手投降。這樣，全國震動，希望能獲得很大的利益。”公孫述拿這種意見向群臣詢問。博士吴柱説：“過去武王討伐殷紂王之前，

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説，是效隗囂欲爲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勢。蜀人及其弟光以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决成敗於一舉，固争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終疑不聽。

先在孟津閲兵，八百諸侯不約而同聲討紂王，但是還是撤回軍隊來等待天命。没有聽到在没有左右幫助的情况下，而想要出兵到千里之外，去擴大自己疆域的。”荆邯又説：“現在光武帝没有尺寸之地的權柄，却能率領烏合之衆，騎馬衝鋒陷陣，所到之處都平定了。如果不儘快乘此時與光武帝争功，大講周武王還師等待天命的故事，這是效仿隗囂想當西伯的做法。”公孫述認爲荆邯説得對，打算徵調北軍駐扎兵士和崤山以東的客兵，派延岑、田戎分兩路出兵，與漢中各將領合兵一處。蜀人和他的弟弟公孫光認爲不應該把國家的所有軍隊全都派到千里之外作戰，企圖一次作戰决定成敗，堅持諫諍，公孫述纔停止。延岑和田戎也多次請求作戰以圖立功，公孫述最終由於有疑心而不采納他們的意見。

述性苛細，察於小事。敢誅殺而不見大體，好改易郡縣官名。然少爲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鑾旗旄騎，陳置陛戟，然後輦出房闥。又立其兩子爲王，食犍爲、廣漢各數縣。群臣多諫，以爲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無大志，傷戰士心。述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

公孫述的性格苛刻繁瑣，在小事上要求苛刻。敢於殺戮但不知道有關大局的道理，喜好更改郡縣官名。然而他在年輕時做過郎官，演習過漢家的禮儀，所以他進退出入都排列法駕儀仗，車上有鑾旗，前有旄騎，在殿階兩側排列持戟衛士，然後車輦纔能走出宫闈。又册封他的兩個兒子爲王，分别享有犍爲、廣漢數縣的賦税。群臣多次勸諫，認爲最後的成敗還不可知，戰士還在曠野中露宿，却匆忙封立皇子，表明没有大的志向，使征戰將士寒心。公孫述不聽從。惟有公孫氏家族的人能够掌握大權，因此大臣們都有怨恨之心。

八年，帝使諸將攻隗囂，述遣李育將萬餘人救囂。囂敗，并没其軍，蜀地聞之恐動。述懼，欲安衆心。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述改名白帝倉，自王莽以來常空。述即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群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俄而囂將王元降，述以爲將軍。明年，使元與領軍環安拒河池，又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兵下江

建武八年，光武帝命令各將軍攻打隗囂，公孫述派遣李育率領一萬多人援救隗囂。隗囂失敗，連同李育的軍隊全部被消滅，蜀地人聽到後非常震驚。公孫述也感到害怕，想要穩定人心。成都外城以外有秦朝時的舊糧倉，公孫述改名叫白帝倉，從王莽實行新政以來經常空着。公孫述便派人假稱白帝倉生出的糧食堆積如山，老百姓全都從城裏跑去觀看。公孫述就大會群臣，問他們説：“白帝倉竟然産生糧食嗎?”大臣們都回答説：“没有”。公孫述便説：“謡言不可信，説隗王已經失敗了的話也是如此。”不久隗囂的將領王元前來投降，公孫述讓他做將軍。第二年，公

關，破威虜將軍馮駿等，拔巫及夷陵、夷道，因據荆門。

孫述讓王元和領軍將軍環安拒守河池，又派遣田戎和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率軍攻取江關，打敗威虜將軍馮駿等，攻下巫和夷陵、夷道，於是占據了荆門。

十一年，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等大敗，述將王政斬滿首降于彭。田戎走保江州。城邑皆開門降，彭遂長驅至武陽。帝乃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述省書嘆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禄勳張隆。隆、少皆勸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

建武十一年，光武帝派遣征南大將軍岑彭攻打田戎、任滿等人，任滿等人大敗，公孫述的部將王政斬下任滿首級向岑彭投降。田戎逃回江州拒守。田戎、任滿所占領的城邑都打開城門投降，岑彭於是長驅直入到達武陽縣。光武帝寫給公孫述一封信，信中陳述了趨福避禍的道理，表示君王的話像丹青一樣永不變色。公孫述看完書信之後一再慨嘆，把書信給親近的太常常少、光禄勳張隆看。張隆和常少都勸他投降。公孫述説："興衰是命運決定的。怎麼能有投降的天子呢！"身邊的人都不敢再勸諫了。

中郎將來歙急攻王元、環安，安使刺客殺歙；述復令刺殺岑彭。十二年，述弟恢及子婿史興并爲大司馬吴漢、輔威將軍臧宫所破，戰死。自是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乃下詔喻述曰："往年詔書比下，開示恩信，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奈何！將帥疲倦，吏士思歸，不樂久相屯守，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述終無降意。

中郎將來歙猛攻王元、環安，環安派刺客殺死了來歙；公孫述又命令刺殺了岑彭。建武十二年，公孫述的弟弟公孫恢及其女婿史興同時都被大司馬吴漢、輔威將軍臧宫打敗，公孫恢和史興都戰死。從此公孫述的將帥害怕，白天晚上都有人背離叛逃，即使公孫述誅殺了叛逃者全家，還是不能完全禁止。光武帝一定要使他投降，便給公孫述頒發詔書説道："往年連下詔書，指明了恩德和信儀，不要爲來歙、岑彭被害的事而自我疑慮。假如你能按時親自來降，那麽你的全家就得以保全；倘若執迷不悟，就好像把肉送進虎口，可悲呀，怎麽辦！你的將帥疲憊厭戰，戰士想念家鄉，不願意長期屯扎駐守，我親手寫的詔書，不可多次得到，我不會食言。"公孫述最終還是没有投降的打算。

九月，吴漢又破斬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漢兵遂守成都。述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於市橋，僞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吴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

九月，吴漢又斬殺了公孫述的大司徒謝豐和執金吾袁吉，漢兵於是進駐成都。公孫述對延岑説："現在應當怎麽辦？"延岑説："男兒應在逆境中求得生存，豈可坐以待斃？財物是容易得到的，而不應該捨不得。"公孫述就散發全部的金銀財物，招募敢死隊五千多人，用來配備給在市橋的延岑，假竪旗幟，擊鼓挑戰，而暗中派遣一支部隊出現在吴漢軍隊的後面，用偷襲方法打敗吴漢。吴漢墮入水中，抓住了馬尾纔得以上岸。

十一月，臧宫軍至咸門。述視占書，云“虜死城下”，大喜，謂漢等當之。乃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宫。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并疲，漢因令壯士突之，述兵大亂，被刺洞胸，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岑降吴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宫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吊人之義也！”

十一月，臧宫的軍隊到達成都北面的咸門。公孫述查看占卜的書，書上説“敵人將死於城下”，公孫述非常高興，説吴漢正應書上的話。便親自率領幾萬人攻打吴漢，派延岑抵擋臧宫。展開大戰，延岑三次合兵，三次戰勝。從早晨到中午，兵士没有吃飯，都很疲憊，吴漢就令其精壯兵馬突擊他們的陣營，公孫述的軍隊大亂，他被刺透胸部，墜於馬下。身邊人把他抬進城。公孫述把自己的軍隊交給延岑，在當天的夜裏死去。第二天早晨，延岑向吴漢投降。於是殺死了公孫述的妻兒，殺盡公孫氏的族人，同時殺死了延岑的族人。於是吴漢縱容士兵大肆搶掠，焚燒了公孫述的宫室。光武帝知道了以後十分氣憤，便譴責了吴漢。又批評吴漢的副將劉尚説：“城池已經投降了三天，官吏百姓都已順從，老幼婦孺，有一萬多人，一旦放任官兵搶掠縱火，聽到此事的人一定要因此而心酸流淚！劉尚是劉氏的宗室子孫，曾經做過官吏，怎麽能忍心做這種事？仰頭觀天，俯首視地，把麑鹿放生，喝親子肉羹，這兩件事哪一件更仁愛？這真是失去了斬殺將領而悲憫百姓的大義！”

初，常少、張隆勸述降，不從，并以憂死。帝下詔追贈少爲太常，隆爲光禄勳，以禮改葬之。其忠節志義之士，并蒙旌顯。程烏、李育以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悦，莫不歸心焉。

當初，常少和張隆曾經勸説公孫述投降光武帝，公孫述不聽從，後來他們都因憂鬱而死。光武帝下詔書追贈常少爲太常，張隆爲光禄勳，并按禮制改葬他們。那些表現出忠誠、節烈、仁義之人，受到表彰。程烏、李育因爲有才幹，都得到提拔任用。於是西蜀之人都很高興，没有不誠心歸附於光武帝的。

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公孫亦竊帝蜀漢，推其無他功能，而至於後亡者，將以地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述雖爲漢吏，無所馮資，徒以文俗自憙，遂能集其志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以高深自安，昔吴起所以慚魏侯也。及其謝臣屬，審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日談也。

論曰：昔日趙佗在番禺自立爲西越王，現在公孫述也在蜀漢之地自立爲皇帝，分析他并没有特殊的能力，但却能最後滅亡的原因，大概是因爲地處邊遠，不是帝王的教化所能最先到達的地方吧？公孫述雖然做過漢朝的官吏，但是他没有什麽仰仗和資助，祇能以拘守禮法、安於習俗而自我欣賞，就能實現他的計劃。好的政治措施不够而志向很大，又不能乘機立功，以應時局的變化，反而因爲地處邊遠，憑藉城高池深而自認爲萬無一失，這就是當年吴起説出使魏侯慚愧的話的原因。到了他訣别臣屬時，已經看清了興亡的

天意，這與那些頭上塗抹泥巴、口中含着象徵死人的玉石的情況不可同日而語。

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漢命已還，二隅方跱。天數有違，江山難恃。

贊曰：公孫述熟悉吏事，隗囂曾經得到士人的擁戴。天命已經回歸到漢室，在兩個角落裏還企圖與漢室對立。天命難違，山河的險阻不足以依仗。

後漢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四

宗室四王三侯傳

齊武王劉縯

齊武王縯字伯升，光武之長兄也。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王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産，交結天下雄俊。

齊武王劉縯字伯升，是光武帝的長兄。他性情剛毅，慷慨有大節。自從王莽篡奪了漢室以後，他常常氣憤不平，抱着恢復漢朝天下的想法，不管家中的生産，不惜竭盡全力、用光全部家産，結交天下英雄豪傑。

莽末，盗賊群起，南方尤甚。伯升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并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光武與李通、李軼起於宛。伯升自發舂陵子弟，合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使宗室劉嘉往誘新市、平林兵王匡、陳牧等，合軍而進，屠長聚及唐子鄉，殺湖陽尉，進拔棘陽，因欲攻宛。至小長安，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姊元弟仲皆遇害，宗從死者數十人。伯升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

王莽末年，盗賊群起，在南方尤爲嚴重。伯升便召集各位豪傑商議説："王莽的政治殘暴狠毒，百姓分崩離析。現在又連年大旱，戰事四起，這也是在上天將要滅亡王莽之時，復興高祖的基業，使其傳之萬世的機會。"衆人都同意他的話。於是分别派遣親信，讓鄧晨在新野起兵，光武和李通、李軼在宛地起兵。伯升自己率領舂陵子弟，共七八千人，安排賓客，自稱柱天都部。派遣宗室劉嘉前往誘招新市、平林駐軍首領王匡、陳牧等，合兵後向前進發，剿滅長聚和唐子鄉，殺死湖陽縣尉，攻占了棘陽，於是要攻打宛。軍隊行進到小長安，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交戰。這時天空中有大霧，漢軍被打得大敗，伯升的姐姐劉元和弟弟劉仲都在此遇害，宗族當中有幾十人也一起被殺死。伯升又收集兵士，退守棘陽。

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渡黄淳水，臨沘水，阻兩川閒爲營，絶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伯升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乃往爲説合從之

甄阜和梁丘賜乘勝前進，把輜重留在藍鄉，帶領精兵十萬向南渡過黄淳水，來到沘水，在兩川之間扎下營寨，斷絶後路上的橋梁，以表示絶不返回的想法。新市和平林的降軍見漢軍幾次敗陣，甄阜、梁丘賜的軍隊又大舉來到，各自打算離去，伯升爲此十分憂慮。時逢下江有五千餘人

勢，下江從之。語在《王常傳》。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爲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旦，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至食時，賜陣潰，阜軍望見散走，漢兵急追之，却迫黄淳水，斬首溺死者二萬餘人，遂斬阜、賜。

的軍隊到達宜秋，就去做合縱形勢的游説，下江同意了。這段事情記載在《王常傳》中。伯升於是爲兵士舉行盛大宴會，訂立盟約。軍隊休整三天，之後把軍隊分成六路，部隊在黑夜悄悄行動，偷襲藍鄉，全部奪得那裏的輜重。次日早晨，漢軍從西南攻打甄阜，下江的軍隊從東南攻打梁丘賜。到吃早飯時，梁丘賜的軍隊潰敗，甄阜的軍隊看見後也四散奔逃，漢兵緊緊追趕他們，逼迫他們退却到黄淳水，被殺死和溺死的有二萬多人，於是殺死了甄阜和梁丘賜。

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聞阜、賜軍敗，引欲據宛。伯升乃陳兵誓衆，焚積聚，破釜甑，鼓行而前，與尤、茂遇育陽下，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尤、茂棄軍走，伯升遂進圍宛，自號柱天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户，黄金十萬斤，位上公。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旦起射之。

王莽的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聽説甄阜、梁丘賜軍隊被打敗，想帶兵馬回守宛城。伯升就把軍隊列成陣式誓師，焚燒了積聚的財物，打碎了鍋碗，擊鼓前進，在育陽城下，與嚴尤、陳茂相遇，經過戰鬥，大敗敵軍，斬殺三千多人。嚴尤、陳茂丟下部隊逃走，伯升就包圍了宛城，自己號稱柱天大將軍。王莽平時聽説過伯升的威名，非常害怕，以五萬户食邑，十萬斤黄金，和上公的爵位來懸賞索取伯升的人頭。命令長安城中的官署和天下的鄉亭都把伯升的像畫在門兩側的墻上，每天早起用箭射他的畫像。

自阜、賜死後，百姓日有降者，衆至十餘萬。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内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籍，即其事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爲功。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

自從甄阜、梁丘賜被殺以後，每天都有百姓前來投降，人衆達到十多萬人。諸將聚在一起商議，要立劉姓宗族的人爲天子，以順從百姓的心願，豪傑都歸附伯升。但是新市、平林的將領們喜歡放縱，懼怕伯升的威嚴明察，喜歡劉玄的軟弱，預先謀立劉玄，然後派騎兵召來伯升，把擁立劉玄的意見告訴他。伯升説："各位將軍想立劉氏宗室，你們的恩德很深厚，但是我的想法和大家有所不同。現在赤眉軍隊從青州、徐州起兵，人衆多達幾十萬，聽説南陽已立劉姓宗室，恐怕赤眉再立劉氏爲天子，如果是這樣，一定會發生自相爭鬥。現在王莽還未被消滅，而劉姓宗室之間互相攻打，這是使天下人疑慮而又自我减損威勢，這不是用來打敗王莽的方法。再説首先起兵打出帝號的，很少有能如願以償的，陳勝、項羽就是最明顯的例子。舂陵距離宛城僅有三百里路而已，也不能説我們現在就已大功告成。匆忙地擁立皇帝，成爲天下攻擊的目標，使後來者

晚也。願各詳思之。”諸將多曰“善”。將軍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

能够趁我們疲憊攻擊我們，可見這不是最好的計策。現在暫時用稱王來號令天下。假如赤眉軍擁立的天子賢能的話，我們先後都去歸附；若是還沒有擁立天子，在打敗王莽招降赤眉軍後，再擁立天子，也不算晚。希望各位好好再仔細考慮一下。”各將領大多説“好”。衹有將軍張卬拔出劍砍在地上説：“疑惑的事不會成功。今天的討論意見，不能再有第二種了。”衆將領都聽從了張卬。

聖公既即位，拜伯升爲大司徒，封漢信侯。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平林後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城言曰：“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及伯升軍至，即開城門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光武破王尋、王邑。自是兄弟威名益甚。

劉玄已經即位爲天子，任命伯升做大司徒，封爲漢信侯。因此豪傑感到失望，大都不服。平林後部攻打新野，没有能攻克。新野縣令登上城門説：“如果接到司徒劉公的一封信，願意先投降。”等到伯升的大軍開到，就立即打開城門投降。五月，伯升攻占宛城。六月，光武打敗王尋、王邑。從此兄弟二人的威名更大了。

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綉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玦，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伯升舅樊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以示項羽。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初，李軼諂事更始貴將，光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又不受。

更始君臣很是不安，就共同謀劃殺死伯升，於是大規模地與各將領相會，來實現他們的計劃。更始拿過伯升的寶劍觀看，綉衣御史申屠建隨後獻上玉玦，但是更始竟然不能動手。等到宴會結束，伯升的舅舅樊宏對伯升説：“昔日在鴻門宴會上，范增舉玉玦暗示項羽殺漢王。今天申屠建的這種想法，莫非不是好意吧？”伯升笑而不答。當初，李軼以阿諛奉承侍奉更始寵愛的將領朱鮪等人，光武非常懷疑他，曾經告誡伯升説：“這個人不能再相信了。”但是伯升没有接受勸告。

伯升部將宗人劉稷，數陷陳潰圍，勇冠三軍。時將兵擊魯陽，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邪？”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以稷爲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伯升固争。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即日害之。

伯升的部將同宗人劉稷，多次衝鋒陷陣，勇冠三軍。在率軍攻打魯陽時，聽説更始立爲天子，大怒説：“最早起兵謀劃大事的是伯升兄弟，現在更始算幹什麽的？”更始君臣聽説之後心中很忌恨他，任命劉稷爲抗威將軍，但他不肯就任。更始和諸將集結士卒幾千人，先逮捕了劉稷，要殺掉他，伯升極力諫諍。李軼、朱鮪乘機勸更始一起逮捕伯升，當天就殺害了他們。

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爲太原王，興爲魯王。十一年，徙章爲齊王。十五年，追謚伯升爲齊武王。

伯升有兩個兒子。建武二年，光武立他的長子劉章爲太原王，立劉興爲魯王。建武十一年，調任劉章爲齊王。建武十五年，追謚伯升爲齊武

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使試守平陰令，遷梁郡太守。立二十一年薨，謚曰哀王。子煬王石嗣。建武二十七年，石始就國。三十年，封石弟張爲下博侯。永平十四年，封石二子爲鄉侯。石立二十四年薨，子晃嗣。

王。

劉章年幼時死了父親，光武深感伯升的功業没有建立，所以對他撫育并關愛備至，因爲他年輕顯貴，想讓他有親自處理政事的經驗，所以讓他試做平陰縣令，後來升遷爲梁郡太守。在王位二十一年死去，謚號爲哀王。他的兒子煬王劉石承襲爵位。建武二十七年，劉石開始到封國就任。建武三十年，封劉石的弟弟劉張爲下博侯。永平十四年，封劉石的兩個兒子爲鄉侯。劉石在王位二十四年死去，他的兒子劉晃承襲爵位。

下博侯張以善論議，十六年，與奉車都尉竇固等并出擊匈奴，後進者多害其能，數被譖訴。建初中卒，肅宗下詔褒揚之，復封張子它人奉其祀。

下博侯劉張由於長於論辯，永平十六年，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人都出擊匈奴，行動遲緩的人都嫉妒他賢能，他曾多次被人誣陷。建初年間去世，肅宗皇帝下詔褒揚他，又封劉張的兒子劉它人繼續供奉祭祀。

晃及弟利侯剛與母太姬宗更相誣告。章和元年，有司奏請免晃、剛爵爲庶人，徙丹陽。帝不忍，下詔曰："朕聞人君正屏，有所不聽。宗尊爲小君，宫衛周備，出有輜軿之飾，入有牖户之固，殆不至如譖者之言。晃、剛愆乎至行，濁乎大倫，《甫刑》三千，莫大不孝。朕不忍置之于理，其貶晃爵爲蕪湖侯，削剛户三千。於戲！小子不勖大道，控于法理，以墮宗緒。其遣謁者收晃及太姬璽綬。"晃立十七年而降爵。晃卒，子無忌嗣。

劉晃及他的弟弟利侯劉剛與母親太姬宗互相誣告。章和元年，有司奏請皇帝削去劉晃、劉剛的爵位使他們成爲平民，遷到丹陽郡。皇帝不忍心這樣，便下詔書説："我聽説君主端正屏風，是想不聽某些事情。太姬宗應尊稱爲小君，宫室遍布侍衛，出行乘坐有帷幄的車，入室則有堅固的門窗，大概不至於像進譖言者所説的那樣。劉晃、劉剛把崇高的品行當作罪過，攪亂了人類的基本倫理道德，《甫刑》有三千條款，没有什麽罪過比不孝更大。我不忍心把他們交付法官，還是貶劉晃爲蕪湖侯，削減劉剛食邑三千户。嗚呼！這兩個青年不致力於常理，以至法律，自控於毁壞祖先的緒業。現在派遣謁者收回劉晃和太姬宗的璽綬。"劉晃在位十七年而被降爵。劉晃死後，他的兒子無忌承襲封爵。

帝以伯升首創大業，而後嗣罪廢，心常愍之。時北海亦絶無後。及崩，遺詔令復二國。永元二年，乃復封無忌爲齊王，是爲惠王。立五十二年薨，子頃王喜嗣。立五年薨，子承嗣。建安十一年，國除。

皇帝認爲伯升首創大業，而他的後人却因有罪而被廢掉爵位，心中常常憐憫他們。這時北海王也没有兒子。在駕崩時，遺詔命令恢復兩個封國。永元二年，就復封無忌爲齊王，就是惠王。在位五十二年死去，他的兒子頃王劉喜承襲封爵。在位五年死去，他的兒子劉承承襲封爵。建安十一年時，封國被廢除。

論曰：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士，

論曰：大丈夫激動奮起的時候，他要達到的目的是遠大的。至於齊武王不惜把全部家産拿出

豈游俠下客之爲哉！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絶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赦岑彭以顯義，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嗚呼！古人以蜂蠆爲戒，蓋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來結交士人，豈衹是游俠禮待門客的做法呢！他的志向存在於配祭天帝的中斷事業之中，可悲的是不能在明堂中舉行祭祀。等到他發動起義時，在匆忙慌亂之中，使敵人先成就了信義，赦免岑彭顯示了他的大義，這些事充分表現了他的氣度。他志向高，計謀遠，禍患發生是由於他的輕敵。唉！古人告誡我們要警惕蜂蠍的毒刺，大概怕的就是這種情况吧。《詩·周頌·敬之》說："戒慎自儆啊，戒慎自儆啊！承受天命真不容易啊！"

北海靖王劉興

北海靖王興，建武二年封爲魯王，嗣光武兄仲。

北海靖王劉興，建武二年被封爲魯王，承襲了光武的哥哥劉仲的爵位。

初，南頓君娶同郡樊重女，字嫺都。嫺都性婉順，自爲童女，不正容服不出於房，宗族敬焉。生三男三女：長男伯升，次仲，次光武；長女黄，次元，次伯姬。皇妣以初起兵時病卒，宗人樊巨公收斂焉。建武二年，封黄爲湖陽長公主，伯姬爲寧平長公主。元與仲俱歿於小長安，追爵元爲新野長公主，十五年，追謚仲爲魯哀王。

當初，南頓君娶了同郡樊重的女兒爲妻，她的字是嫺都。嫺都性情温順，自從做童女時，不正容顏和服飾就不出閨房，同族人都敬重她。生有三男三女：長子即是伯升，二子是劉仲，三子是光武；長女名黄，次女名元，三女名伯姬。皇妣在剛剛起兵時病逝，族人樊巨公收殮安葬。建武二年，封劉黄爲湖陽長公主，伯姬爲寧平長公主。劉元和劉仲都死在了小長安，追謚劉元爲新野長公主，建武十五年，又追謚劉仲爲魯哀王。

興其歲試守緱氏令。爲人有明略，善聽訟，甚得名稱。遷弘農太守，亦有善政。視事四年，上疏乞骸骨，徵還京師，奉朝請。二十七年，始就國。明年，以魯國益東海，故徙興爲北海王。三十年，封興子復爲臨邑侯。中元二年，又封興二子爲縣侯。顯宗器重興，每有異政，輒乘驛問焉。立三十九年薨，子敬王睦嗣。

劉興在這一年試任緱氏縣令。他有高明的智謀，長於審案斷案，很受人稱道。後來升任弘農太守，也有很好的政績。他上任四年，便給皇帝上書請求告老還鄉，被徵召回到京城，做奉朝請。建武二十七年，開始到封國就任。第二年，把魯國合并到東海郡中，所以改封劉興爲北海王。建武三十年，封劉興的兒子劉復爲臨邑侯。中元二年，又封劉興的另兩個兒子爲縣侯。顯宗皇帝很器重劉興，每當遇有重大政事，便差遣驛站傳送文書詢問。劉興在位三十九年死去，他的兒子敬王劉睦承襲了爵位。

劉睦

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宗之在東宫，尤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中興初，禁網尚闊，而睦性謙恭好士，千

劉睦年輕時好學，博覽并通曉詩書經傳，光武帝很喜歡他，多次被接到宫中。顯宗皇帝做太子時，劉睦特别受寵愛優待，入宫陪伴誦讀詩文，出行爲太子駕車。漢室中興初期，禁令疏

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絶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爲愛玩。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娱，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此。

闊，劉睦性情謙恭喜好交友，結交不遠千里而來的朋友，從著名儒者到年高有德者，無不登門拜訪，因此他的名聲傳播得更廣。永平年間，法令制度嚴格，劉睦便謝絶賓客，專心研究音樂。然而他生性喜好讀書，常因喜好而研習。這年年底，派遣中大夫捧璧玉朝賀，劉睦召來將出使的中大夫，對他説："天子如果問到我時，您準備怎麽回答呢?"使者説："我們大王忠孝仁慈，尊敬賢者，接納士人。下臣雖然是地位低微之人，怎麽敢不以實際情況相告?"劉睦説："唉，你這是在害我啊！這是我年輕時立志有所作爲的行爲。您應該説，我們大王自從承襲爵位以來，意志衰敗，完全沉湎於聲色之中，衹喜好良犬寶馬。"使者受命前往。他是這樣地能屈能伸。

初，靖王薨，悉推財産與諸弟，雖王車服珍寶非列侯制，皆以爲分，然後隨以金帛贖之。睦能屬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及賦頌數十篇。又善《史書》，當世以爲楷則。及寢病，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立十年薨，子哀王基嗣。

當初，靖王死時，將其全部財産分給各位弟弟，即使按制度規定不是列侯可享用的車服珍寶，也都將這些東西分給弟弟們，然後隨即用金帛去贖買它。劉睦長於寫文章，寫作《春秋旨義終始論》和賦頌幾十篇。又擅長《史書》，當世人把他當作楷模和準則。到他卧病不起時，皇帝派驛馬傳令讓他作十首草書尺牘。他在位十年死去，他的兒子哀王劉基承襲爵位。

永平十八年，封基二弟爲縣侯，二弟爲鄉侯。建初二年，又封基弟毅爲平望侯。基立十四年薨，無子，肅宗憐之，不除其國。

永平十八年，封劉基的兩個弟弟爲縣侯，封兩個弟弟爲鄉侯。建初二年，又封劉基的弟弟劉毅爲平望侯。劉基在位十四年後死去，没有兒子，肅宗憐憫他，不廢除他的封國。

永元二年，和帝封睦庶子斟鄉侯威爲北海王，奉睦後。立七年，威以非睦子，又坐誹謗，檻車徵詣廷尉，道自殺。

永元二年，和帝封劉睦庶子斟鄉侯劉威爲北海王，承襲劉睦的爵位。在位七年，劉威因爲不是劉睦嫡子，又以誹謗獲罪，用囚車把他召到廷尉官署，在路途中自殺。

永初元年，鄧太后復封睦孫壽光侯普爲北海王，是爲頃王。延光二年，復封睦少子爲亭侯。普立十七年薨，子恭王翼嗣；立十四年薨，子康王嗣，無後，建安十一年，國除。

永初元年，鄧太后又册封劉睦的孫子壽光侯劉普爲北海王，就是頃王。延光二年，又册封劉睦的小兒子爲亭侯。劉普在位十七年死去，他的兒子恭王劉翼承襲爵位；劉翼在位十四年死去，他的兒子康王承襲爵位，康王無子，建安十一年，封國被廢除。

初，臨邑侯復好學，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講學事，輒令復典掌焉。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傅毅等

當初，臨邑侯劉復好學，會寫文章。永平年間，每當朝廷有講學之事，總是讓劉復主持。與班固、賈逵一起撰寫漢史，傅毅等人都把他當

皆宗事之。復子騊駼及從兄平望侯毅，并有才學。永寧中，鄧太后召毅及騊駼入東觀，與謁者僕射劉珍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騊駼又自造賦、頌、書、論凡四篇。

作老師。劉復的兒子劉騊駼和劉復從兄平望侯劉毅，都很有才學。永寧年間，鄧太后召劉毅和劉騊駼進入東觀，同謁者僕射劉珍撰寫中興以來的名臣志士傳。劉騊駼又自作賦、頌、書、論共四篇。

趙孝王劉良

趙孝王良字次伯，光武之叔父也。平帝時舉孝廉，爲蕭令。光武兄弟少孤，良撫循甚篤。及光武起兵，以事告，良大怒，曰：“汝與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共謀如是!”既而不得已，從軍至小長安，漢兵大敗，良妻及二子皆被害。更始立，以良爲國三老，從入關。更始敗，良聞光武即位，乃亡奔洛陽。建武二年，封良爲廣陽王。五年，徙爲趙王，始就國。十三年，降爲趙公。頻歲來朝。十七年，薨于京師。凡立十六年。子節王栩嗣。建武三十年，封栩二子爲鄉侯。建初二年，復封栩十子爲亭侯。

趙孝王劉良字次伯，是光武帝的叔父。平帝時舉孝廉，做蕭縣令。光武帝兄弟少年喪父，劉良對他們撫養關懷備至。到光武起兵時，將起兵之事告訴他，他聽了之後大怒，説：“你與伯升志向不同，現在全家將要覆滅，你們反而共同謀劃這種事！”隨後不得已，便隨軍隊到小長安，漢軍大敗，劉良的妻子和兩個兒子都被殺死。更始立爲天子，讓劉良做國家三老，跟隨更始入關。更始失敗，劉良得知光武即位爲皇帝，便逃奔洛陽。建武二年，封劉良爲廣陽王。建武五年，改封他爲趙王，開始到封國去。建武十三年，被降貶爲趙公。每年都入朝參拜。建武十七年時，死於京城。在位共十六年。其子節王劉栩承襲爵位。建武三十年，册封劉栩的兩個兒子爲鄉侯。建初二年，又册封劉栩的十個兒子爲亭侯。

栩立四十年薨，子頃王商嗣。永元三年，封商三弟爲亭侯。元年，封商四子爲亭侯。

劉栩在位四十年死去，其子頃王劉商承襲爵位。永元三年，封劉商的三個弟弟爲亭侯。元年，封劉商的四個兒子爲亭侯。

商立二十三年薨，子靖王宏嗣。立十二年薨，子惠王乾嗣。

劉商在位二十三年死去，其子靖王劉宏承襲爵位。劉宏在位十二年死去，其子惠王劉乾承襲爵位。

元初五年，封乾二弟爲亭侯。是歲，趙相奏乾居父喪私娉小妻，又白衣出司馬門，坐削中丘縣。時郎中南陽程堅素有志行，拜爲乾傅。堅輔以禮義，乾改悔前過，堅列上，復所削縣。本初元年，封乾一子爲亭侯。乾立四十八年薨，子懷王豫嗣。豫薨，子獻王赦嗣。赦薨，子珪嗣，建安十八年徙封博陵王。立九年，魏初以爲崇德侯。

元初五年，册封劉乾的兩個弟弟爲亭侯。這一年，趙國相上奏劉乾身居父喪時期私自納妾，又身着白色孝服出入司馬門，因此削除了其所屬中丘縣。這時郎中南陽程堅平時表現出有志向、品德好，任命他做劉乾的師傅。程堅用禮儀教導劉乾，劉乾就改正先前的過錯，程堅逐一上報，皇帝恢復了他被削去的屬縣。本初元年，册封劉乾的一個兒子爲亭侯。劉乾在位四十八年死去，他的兒子懷王劉豫承襲爵位。劉豫死後，他的兒子獻王劉赦承襲爵位。劉赦死後，他的兒子劉珪承襲爵位，建安十八年改封劉珪爲博陵王。

在位九年，在曹魏初期做崇德侯。

城陽恭王劉祉

城陽恭王祉字巨伯，光武族兄春陵康侯敞之子也。

城陽恭王劉祉字巨伯，是光武帝族兄春陵康侯劉敞的兒子。

敞曾祖父節侯買，以長沙定王子封於零道之春陵鄉，爲春陵侯。買卒，子戴侯熊渠嗣。熊渠卒，子考侯仁嗣。仁以春陵地勢下濕，山林毒氣，上書求減邑内徙。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陽之白水鄉，猶以春陵爲國名，遂與從弟鉅鹿都尉回及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敞謙儉好義，盡推父時金寶財産與昆弟，荆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歲餘，會族兄安衆侯劉崇起兵，王莽畏惡劉氏，徵敞至長安，免歸國。

劉敞的曾祖父是節侯劉買，以長沙定王之子的身份册封在零道的春陵鄉，爲春陵侯。劉買死後，他的兒子戴侯劉熊渠承襲爵位。劉熊渠死後，他的兒子考侯劉仁承襲爵位。劉仁因爲春陵地勢低下潮濕，山林中有瘴氣，向皇帝上書要求減少封地户邑，遷到内地。元帝初元四年，改封他到南陽的白水鄉，仍以春陵爲封國的名稱，於是他就與堂弟鉅鹿都尉劉回和宗族人到那裏安家。劉仁死後，他的兒子劉敞承襲爵位。劉敞爲人謙恭節儉、講義氣，把他父親留下的金銀財寶和家産全部給了他的兄弟，荆州刺史向皇帝報告他的義行，任命爲廬江都尉。過了一年多，適逢他的族兄安衆侯劉崇起兵，王莽懼怕和厭惡劉氏，徵召劉敞到長安，不允許他回封國。

先是平帝時，敞與崇俱朝京師，助祭明堂。崇見莽將危漢室，私謂敞曰："安漢公擅國權，群臣莫不回從，社稷傾覆至矣。太后春秋高，天子幼弱，高皇帝所以分封子弟，蓋爲此也。"敞心然之。及崇事敗，敞懼，欲結援樹黨，乃爲祉娶高陵侯翟宣女爲妻。會宣弟義起兵欲攻莽，南陽捕殺宣女，祉坐繫獄。敞因上書謝罪，願率子弟宗族爲士卒先。莽新居攝，欲慰安宗室，故不被刑誅。及莽篡立，劉氏爲侯者皆降稱子，食孤卿禄，後皆奪爵。及敞卒，祉遂特見廢，又不得官爲吏。

此先在平帝時，劉敞和劉崇同時到京城朝見皇帝，祭祀時在明堂助祭。劉崇看到王莽將要危及漢室天下，私下對劉敞説："安漢公專擅朝政，群臣没有不違心聽從的，國家傾覆的時刻即將來到。太后年事已高，皇帝幼小軟弱，高皇帝所以要分封兄弟子侄，大概是爲預防這種情况發生吧。"劉敞心裏也同意劉崇看法。到劉崇的事敗露時，劉敞很害怕，想結交幫手，樹立私黨，便爲其子劉祉娶了高陵侯翟宣的女兒爲妻。適逢翟宣的弟弟翟義起兵要攻打王莽，南陽的官兵捕捉殺害了翟宣的女兒，劉祉也因此被關入監獄。劉敞爲此上書謝罪，表示願率子弟宗族做士卒的先驅。王莽剛剛攝政，想要安撫劉氏宗室，因此全家没有被誅殺。到王莽篡權自立爲天子時，劉氏宗族中是侯爵的都被降爲子爵，享受孤卿俸禄，以後又都被削去爵位。在劉敞死後，單單劉祉被廢置，又不允許他當官爲吏。

祉以故侯嫡子，行淳厚，宗室皆敬之。及光武起兵，祉兄弟相率從軍，前隊大夫甄阜盡收其家屬繫宛獄。及漢兵敗小長安，祉挺身還保棘

劉祉因爲是已故春陵侯的嫡子，德行淳厚，劉氏宗室的人都很尊敬他。到光武起兵時，劉祉兄弟相繼從軍，王莽的前隊大夫甄阜將其家屬全部關入宛城獄中。當漢兵在小長安戰敗時，劉祉

陽，甄阜盡殺其母弟妻子。更始立，以祉爲太常將軍，紹封舂陵侯。從西入關，封爲定陶王。別將擊破劉嬰於臨涇。

則挺身而出退守棘陽，甄阜將他的母親、弟弟、妻子、兒女全部殺死。更始立爲天子，讓劉祉做太常將軍，繼續封爲舂陵侯。跟隨更始向西進入函谷關，封爲定陶王。其他將領在臨涇打敗了劉嬰。

及更始降於赤眉，祉乃閒行亡奔洛陽。是時宗室唯祉先至，光武見之歡甚。建武二年，封爲城陽王，賜乘輿、御物、車馬、衣服。追謚敞爲康侯。十一年，祉疾病，上城陽王璽綬，願以列侯奉先人祭祀。帝自臨其疾。祉薨，年四十三，謚曰恭王，竟不之國，葬於洛陽北芒。

到更始向赤眉投降時，劉祉從小路跑到洛陽。這時宗室中衹有劉祉最先到達，光武帝見了他十分高興。建武二年，光武封他爲城陽王，賜予皇帝用的車乘、器物、車馬、衣服。追謚劉敞爲康侯。建武十一年，劉祉病重，便上交城陽王璽綬，表示願意以列侯身份爲先人祭祀。皇帝親自探望他的病情。劉祉死去，享年四十三歲，謚號爲恭王，最後没有歸葬到他的封國，而是埋葬在洛陽的北芒山。

十三年，封祉嫡子平爲蔡陽侯，以奉祉祀；平弟堅爲高鄉侯。

建武十三年，皇帝封劉祉的嫡子劉平爲蔡陽侯，爲劉祉供奉祭祀；封劉平的弟弟劉堅爲高鄉侯。

初，建武二年，以皇祖、皇考墓爲昌陵，置陵令守視；後改爲章陵，因以舂陵爲章陵縣。十八年，立考侯、康侯廟，比園陵，置嗇夫。詔零陵郡奉祠節侯、戴侯廟，以四時及臘歲五祠焉。置嗇夫、佐吏各一人。

當初，建武二年時，因爲給皇祖、皇考建造昌陵，設置陵令來看守陵園；以後又改昌陵爲章陵，於是又改舂陵爲章陵縣。建武十八年，立考侯、康侯廟，挨近墓地，設置嗇夫。詔令零陵郡奉祀節侯、戴侯廟，在四季和臘祭五次祭祀。設置嗇夫和佐吏各一人。

平後坐與諸王交通，國除。永平五年，顯宗更封平爲竟陵侯。平卒，子真嗣。真卒，子禹嗣。禹卒，子嘉嗣。

劉平後來因爲與諸王勾結而獲罪，封國被廢除。永平五年，顯宗皇帝改封劉平爲竟陵侯。劉平死後，他的兒子劉真承襲。劉真死後，由他的兒子劉禹承襲。劉禹死了以後，又由他的兒子劉嘉承襲。

泗水王劉歙

泗水王歙字經孫，光武族父也。歙子終，與光武少相親愛。漢兵起，始及唐子，終誘殺湖陽尉。更始立，歙從入關，封爲元氏王，終爲侍中。更始敗，歙、終東奔洛陽。建武二年，立歙爲泗水王，終爲淄川王。十年，歙薨，封小子燀爲堂谿侯，奉歙後。終居喪思慕，哭泣二十餘日，亦薨。封長子柱爲邔侯，以奉終祀，又封終子鳳曲陽侯。

泗水王劉歙字經孫，是光武帝的本家叔父。劉歙的兒子劉終，小時候和光武帝相親相愛。漢兵起事時，剛到唐子山，劉終誘殺了湖陽尉。更始立爲天子，劉歙跟隨入關，被封爲元氏王，劉終做侍中。更始失敗，劉歙和劉終都向東投奔洛陽。建武二年，光武帝立劉歙爲泗水王，劉終爲淄川王。建武十年，劉歙死去，光武便封他的小兒子劉燀爲堂谿侯，供奉祭祀劉歙。劉終在居喪期間思念他的亡父，哭泣二十多天，也死去。封他的長子劉柱爲邔侯，來供奉祭祀劉終，又封劉

終的兒子劉鳳爲曲陽侯。

歙從父弟茂，年十八，漢兵之起，茂自號劉失職，亦聚衆京、密閒，稱厭新將軍。攻下潁川、汝南，衆十餘萬人。光武既至河内，茂率衆降，封爲中山王。十三年，宗室爲王者皆降爲侯，更封茂爲穰侯。

劉歙的堂弟劉茂，十八歲，漢室起兵時，劉茂自己號稱劉失職，也在京、密二縣之間聚集兵衆，自稱爲厭新將軍。攻打下潁川、汝南，人衆達到十多萬。光武已經到達河内，劉茂率衆投降，光武封他爲中山王。建武十三年，宗室是王爵的都降爲侯爵，改封劉茂爲穰侯。

茂弟匡，亦與漢兵俱起。建武二年，封宜春侯。爲人謙遜，永平中爲宗正。子浮嗣，封朝陽侯。

劉茂的弟弟劉匡，也同漢室一起起兵。建武二年，被封爲宜春侯。他爲人謙遜，永平年間爲宗正。他的兒子劉浮承襲，封爲朝陽侯。

浮弟尚，永元中爲征西將軍。浮傳國至孫護，無子，封絶。延光中，護從兄瓌與安帝乳母王聖女伯榮私通，遂取伯榮爲妻，得紹護封爲朝陽侯，位侍中。及王聖敗，貶爵爲亭侯。

劉浮的弟弟劉尚，永元年間做征西將軍。劉浮把他的封國傳到他的孫子劉護，劉護没有兒子，封國被廢除。延光年間，劉護的堂兄劉瓌同安帝的乳母王聖的女兒伯榮私通，於是便娶了伯榮爲妻子，得以繼承劉護的封號爲朝陽侯，位列侍中。到王聖失利，他被貶爲亭侯。

安成孝侯劉賜

安成孝侯賜字子琴，光武族兄也。祖父利，蒼梧太守。賜少孤。兄顯報怨殺人，吏捕顯殺之。賜與顯子信賣田宅，同抛財産，結客報吏，皆亡命逃伏，遭赦歸。會伯升起兵，乃隨從攻擊諸縣。

安成孝侯劉賜字子琴，是光武帝的族兄。他的祖父劉利，做過蒼梧太守。劉賜小時候死去了父親。他的哥哥劉顯爲了報仇而殺人，官吏捕捉到劉顯，殺死了他。劉賜同劉顯的兒子劉信變賣了田産屋宅，一同抛棄財産，結交賓客想對官吏報復，後來都逃跑隱藏起來，遇到了大赦纔返回鄉里。正趕上劉縯起兵，便隨劉縯去攻打各縣。

更始既立，以賜爲光禄勳，封廣漢侯。及伯升被害，代爲大司徒，將兵討汝南。未及平，更始又以信爲奮威大將軍，代賜擊汝南，賜與更始俱到洛陽。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未知所使。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大司馬朱鮪等以爲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乃拜光武行大司馬，持節過河。是日以賜爲丞相，令先入關，修宗廟宫室。還迎更始都長安，封賜爲宛王，拜前大司馬，使持節鎮撫關東。二年春，賜就國於宛，典將六部兵。後赤眉破更始，賜所領六部亦稍散畔，乃去宛保育陽。

更始已經立爲皇帝，使劉賜做光禄勳，封他爲廣漢侯。到伯升被害，劉賜做代理大司徒，領兵討伐汝南。還没有到平定天下，更始又讓劉信做奮威大將軍，代替劉賜攻打汝南，劉賜和更始一起到洛陽。更始想令他親近的大將軍攻占河北，而不知道派遣誰好。劉賜則説各家子侄中惟有文叔可以任用，大司馬朱鮪等人認爲不行，更始則猶豫不決，劉賜進一步勸説他，就任命光武兼攝大司馬，帶符節過河。當天又任命劉賜做丞相，命令他先入關，整修宗廟宫室。然後迎接更始在長安定都，封劉賜爲宛王，做前大司馬，派遣他帶着符節鎮撫函谷關以東。更始二年春天，劉賜到封國宛地去就任，主管六部的軍隊。後來赤眉軍隊打敗了更始，劉賜所率領的六部兵士逐

漸逃散，劉賜便離開宛城退守育陽。

聞光武即位，乃西之武關，迎更始妻子將詣洛陽。帝嘉賜忠，建武二年，封爲慎侯。十三年，更增户邑，定封爲安成侯，奉朝請。以賜有恩信，故親厚之，數蒙宴私，時幸其第，恩賜特異。賜輒賑與故舊，無有遺積。帝爲營冢堂，起祠廟，置吏卒，如舂陵孝侯。二十八年卒，子閔嗣。

劉賜聽説光武即位，便向西去武關，迎接更始的妻子兒女到洛陽。皇帝稱贊劉賜的忠誠，建武二年，光武封他爲慎侯。建武十三年，又增加他的封地的户數，確定封爲安成侯，做奉朝請。因爲劉賜有恩德講忠信，所以對他非常厚愛，劉賜多次受到天子的宴請，有時天子到他家去，對他的恩賜很不一般。劉賜則總是將財物分贈給過去的好友，而没有積蓄。皇帝爲其營造墓室，建立祠廟，設置守陵吏卒，與舂陵孝侯的標準相同。建武二十八年去世，由他的兒子劉閔承襲爵位。

三十年，帝復封閔弟嵩爲白牛侯。坐楚事，辭語相連，國除。閔卒，子商嗣，徙封爲白牛侯。商卒，子昌嗣。

建武三十年，皇帝又封劉閔的弟弟劉嵩爲白牛侯。因楚王劉英謀反之事坐罪，口供中把他牽連進去，封國被廢除。劉閔死了以後，他的兒子劉商承襲，改封爲白牛侯。劉商死了以後，他的兒子劉昌承襲爵位。

初，信爲更始討平汝南，因封爲汝陰王。信遂將兵平定江南，據豫章。光武即位，桂陽太守張隆擊破之，信乃詣洛陽降，以爲汝陰侯。永平十三年，亦坐楚事國除。

當初，劉信爲更始平定了汝南，於是被封爲汝陰王。劉信接着領兵馬平定了江南，占據了豫章。光武即位爲皇帝，派遣桂陽太守張隆打敗了他，劉信纔到洛陽投降，光武封他爲汝陰侯。永平十三年，也因爲楚王劉英謀反之事坐罪而被廢除封國。

成武孝侯劉順

成武孝侯順字平仲，光武族兄也。父慶，舂陵侯敞同產弟。順與光武同里閈，少相厚。

成武孝侯劉順字平仲，是光武帝的族兄。他的父親劉慶是舂陵侯劉敞的同母弟弟。劉順和光武是同里鄰居，小時候就很要好。

更始即位，以慶爲燕王，順爲虎牙將軍。會更始降赤眉，慶爲亂兵所殺，順乃閒行詣光武，拜爲南陽太守。建武二年，封成武侯，邑户最大，租入倍宗室諸家。八年，使擊破六安賊，因拜爲六安太守。數年，帝欲徵之，吏人上書請留。十一年卒，帝使使者迎喪，親自臨吊。子遵嗣，坐與諸王交通，降爲端氏侯。遵卒，子弇嗣。弇卒，無嗣，國除。永平十年，顯宗幸章陵，追念舊恩，封順弟子三人爲鄉侯。

更始即位以後，封劉慶爲燕王，劉順爲虎牙將軍。正趕上更始投降了赤眉，劉慶被亂兵殺死，劉順便星夜趕赴洛陽投奔光武，光武帝讓他做南陽太守。建武二年，封他爲成武侯，所食邑户數最多，租税收入比宗室其他人的多一倍。建武八年，光武帝派遣他領兵打敗六安賊兵，於是讓他做六安太守。幾年以後，皇帝想徵召他入京做官，當地官吏百姓上書請求留下。建武十一年死去，皇帝派遣使者迎接靈柩，還親自去吊唁。他的兒子劉遵承襲爵位，後來因與諸王互相勾結而獲罪，被降爲端氏侯。劉遵死後，他的兒子劉弇承襲爵位。劉弇死後，没有兒子，封國被廢

除。永平十年，顯宗皇帝來到章陵，追思過去的好處，便册封劉順弟弟的三個兒子爲鄉侯。

初，順叔父弘娶於樊氏，皇妣之從妹也。生二子：敏，國。與母隨更始在長安。建武二年，詣洛陽，光武封敏爲甘里侯，國爲弋陽侯。敏通經有行，永平初，官至越騎校尉。

當初，劉順的叔父劉弘娶樊氏女爲妻，是已故皇太后的堂妹。生了兩個兒子：名叫劉敏和劉國。他們都和母親隨從更始住在長安。建武二年時到了洛陽，光武帝封劉敏爲甘里侯，封劉國爲弋陽侯。劉敏通曉經書，品行好，永平初年，官至越騎校尉。

弘弟梁，以俠氣聞，更始元年，起兵豫章，欲徇江東，自號"就漢大將軍"，暴病卒。

劉弘的弟弟劉梁，以豪爽俠義聞名，更始元年，他在豫章起兵，想要攻打江東，自己號稱"就漢大將軍"，患暴病而亡。

順陽懷侯劉嘉

順陽懷侯嘉字孝孫，光武族兄也。父憲，春陵侯敞同産弟。嘉少孤，性仁厚，南頓君養視如子，後與伯升俱學長安，習《尚書》、《春秋》。

順陽懷侯劉嘉字孝孫，是光武帝的族兄。他的父親劉憲，是春陵侯劉敞的同母弟弟。劉嘉小時候就死去了父親，他性情仁厚，南頓君收養他并把他當作自己的兒子看待，後來他和劉縯一起到長安求學，學習《尚書》和《春秋》。

及義兵起，嘉隨更始征伐。漢軍之敗小長安也，嘉妻子遇害。更始即位，以爲偏將軍。及攻破宛，封興德侯，遷大將軍。擊延岑於冠軍，降之。更始既都長安，以嘉爲漢中王、扶威大將軍，持節就國，都於南鄭，衆數十萬。建武二年，延岑復反，攻漢中，圍南鄭，嘉兵敗走。岑遂定漢中，進兵武都，爲更始柱功侯李寶所破。岑走天水，公孫述遣將侯丹取南鄭。嘉收散卒，得數萬人，以寶爲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辨。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至陳倉，嘉追擊破之。更始鄧王廖湛將赤眉十八萬攻嘉，嘉與戰於谷口，大破之。嘉手殺湛，遂到雲陽就穀。

到義兵興起時，劉嘉便跟隨更始征戰討伐。漢軍在小長安被打敗時，劉嘉的妻子兒女一并遇害。更始即位後，讓他做偏將軍。到攻陷宛城時，封爲興德侯，升爲大將軍。在冠軍攻打延岑，迫使延岑投降。更始已經定都長安，封劉嘉爲漢中王、扶威大將軍，持符節到封國就任，定都在南鄭，擁有幾十萬兵士。建武二年，延岑又反叛，進攻漢中，包圍南鄭，劉嘉兵敗而逃。延岑於是平定漢中，并且進軍武都，被更始的柱功侯李寶打敗。延岑逃到天水，公孫述派遣侯丹占領了南鄭。劉嘉收拾潰散兵士，得到幾萬人，以李寶爲相，從武都向南攻打侯丹，没有取勝，回軍到河池縣、下辨縣。又同延岑連續激戰，延岑率兵北入散關，到達陳倉，劉嘉領兵追擊并打敗了他們。更始的鄧王廖湛率領赤眉十八萬大軍攻打劉嘉，劉嘉同他們在谷口交戰，大敗了他們。劉嘉親手殺死廖湛，於是便到雲陽謀生。

李寶等聞鄧禹西征，擁兵自守，勸嘉且觀成敗。光武聞之，告禹曰："孝孫素謹善，少且親愛，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禹即宣帝旨，嘉乃因來歙詣禹於雲陽。三年，到洛陽，

李寶等人得知鄧禹西征，便擁兵自守，還勸説劉嘉先觀察鄧禹成敗再行事。光武聽説之後，便告訴鄧禹説："孝孫一向謹慎善良，小時候和我是好朋友，正是長安的輕佻浮薄之人誤了他啊。"鄧禹立即宣布皇帝的旨意，劉嘉就隨同來

從征伐，拜爲千乘太守。六年，病，上書乞骸骨，徵詣京師。十三年，封爲順陽侯。秋，復封嘉子廧爲黃李侯。十五年，嘉卒。子參嗣，有罪，削爲南鄉侯。永平中，參爲城門校尉。參卒，子循嗣。循卒，子章嗣。

歙從雲陽到鄧禹那裏。建武三年，劉嘉到達洛陽，隨從光武帝征伐，被任命爲千乘太守。建武六年，病重，便上書請求退職，被徵召到京城。建武十三年，封爲順陽侯。秋天，又封劉嘉的兒子劉廧爲黃李侯。建武十五年，劉嘉死去。他兒子劉參承襲爵位，後來因爲有罪，被削爲南鄉侯。永平年間，劉參做城門校尉。劉參死後，他的兒子劉循承襲爵位。劉循死後，他的兒子劉章承襲爵位。

贊曰：齊武沈雄，義戈乘風。倉卒匪圖，亡我天工。城陽早協，趙孝晚同。泗水三侯，或恩或功。

贊曰：齊武王劉縯沉毅雄健，在風雲際會時舉起義旗。倉促間沒有周詳謀劃，喪失了天賜的職分。城陽王劉祉很早就協同劉氏攻打王莽，趙孝王劉良較晚纔贊同起事。泗水王劉歙有三個子孫封侯，有的因爲有功勞，有的則是皇帝的恩典。

後漢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五

李王鄧來傳

李通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也。世以貨殖著姓。父守，身長九尺，容貌絶異，爲人嚴毅，居家如官廷。初事劉歆，好星歷讖記，爲王莽宗卿師。通亦爲五威將軍從事，出補巫丞，有能名。莽末，百姓愁怨，通素聞守説讖云“劉氏復興，李氏爲輔”，私常懷之。且居家富逸，爲閭里雄，以此不樂爲吏，乃自免歸。

李通字次元，是南陽宛縣人。世代以經商著名。父親李守，身高九尺，容貌非常奇異，爲人嚴肅剛毅，在家中像在官府一樣嚴肅。最初事奉劉歆，喜歡星象曆算與讖緯，擔任王莽的宗卿師。李通也擔任五威將軍從事，出任巫縣縣丞，有能幹的名聲。王莽新政末年，百姓愁苦怨憤，李通往常聽李守説過一句讖語是“劉氏再振興，李氏爲輔佐”，心中常記着這句話。況且他家境富裕，是鄉里首富，因此不樂意做官，於是自己辭官回家。

及下江、新市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亦素好事，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泛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光武避吏在宛，通聞之，即遣軼往迎光武。光武初以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答之。及相見，共語移日，握手極歡。通因具言讖文事，光武初殊不意，未敢當之。時守在長安，光武乃微觀通曰：“即如此，當如宗卿師何?”通曰：“已自有度矣。”因復備言其計。光武既深知通意，乃遂相約結，定謀議，期以材官都試騎士日，欲劫前隊大夫及屬正，因以號令大衆。乃使光武與軼歸舂陵，舉兵以相應。遣從兄子季之長安，以事報守。

等下江、新市義軍興起，南陽動亂，李通的堂弟李軼，也一向好生事，於是一起商議説：“現在天下動蕩，新朝就要滅亡，漢朝理應重新興盛。南陽宗室中，衹有劉縯、劉秀兄弟能廣施仁愛，寬容待人，可以和他們商議大事。”李通笑着説：“這正是我的意思。”適逢劉秀在宛縣躲避官兵，李通聽説後，就派李軼前往迎接光武帝。光武帝起初認爲李通是出於對名士的仰慕而想見他，因此去拜會李通。等見面，一起交談很長時間，手拉着手很是歡洽。李通於是把讖語的事全説了，光武帝開始根本没想到，不敢把讖語和自己聯係起來。當時李守在長安，光武帝悄悄觀察着李通説：“假如這樣，應該如何對付宗卿師呢?”李通説：“已經自有打算了。”於是接着又詳細説了他的計劃。光武帝深知李通的用意後，就相互約定，定下計策，約在材官將軍在都城考試騎士這一天，劫持前隊大夫和屬正，藉此

來號令大衆。李通於是讓光武帝和李軼回到春陵，起兵來響應自己。又派從兄的兒子李季去長安，把事情報告李守。

季於道病死，守密知之，欲亡歸。素與邑人黄顯相善，時顯爲中郎將，聞之，謂守曰：“今關門禁嚴，君狀貌非凡，將以此安之？不如詣闕自歸。事既未然，脱可免禍。”守從其計，即上書歸死，章未及報，留闕下。會事發覺，通得亡走，莽聞之，乃繫守於獄。而黄顯爲請曰：“守聞子無狀，不敢逃亡，守義自信，歸命宫闕。臣顯願質守俱東，曉説其子。如遂悖逆，令守北向刎首，以謝大恩。”莽然其言。會前隊復上通起兵之狀，莽怒，欲殺守，顯争之，遂并被誅，及守家在長安者盡殺之。南陽亦誅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尸宛市。

李季在路上病死了，李守暗中得知這件事，想逃回家。李守和同鄉人黄顯一向相處很好，當時黄顯做中郎將，聽説這件事，對李守説：“現在城門戒嚴，您相貌非凡，想就此逃脱？還不如到朝廷辭官回家。事情既然還没有發生，或許可以免受災禍。”李守聽從了他的計策，立即上書請罪告老回家，奏章還没有批覆，被留在朝中。適逢李通起兵一事被發覺，李通逃走，王莽聽説此事，就把李守投入監獄。黄顯爲李守求情説：“李守聽説兒子造反，不敢逃跑，堅守信義，來朝廷聽候命令。我願作擔保人和李守一起去東方，曉諭勸説他兒子。如果他兒子最終反叛，就讓李守面向北方自殺，來答謝朝廷大恩。”王莽認爲他説得對。適逢前隊又遞上李通起兵情況的報告，王莽很憤怒，要殺李守，黄顯替他分辯，於是一起被殺，連同李守家在長安的人全部殺掉。南陽也殺了李通的兄弟、同族共六十四人，這些人都在宛縣鬧市被焚尸。

時漢兵亦已大合。通與光武、李軼相遇棘陽，遂共破前隊，殺甄阜、梁丘賜。

這時漢兵也已經大舉集結。李通和光武帝、李軼在棘陽相遇，於是一起攻破前隊，殺死了甄阜、梁丘賜。

更始立，以通爲柱國大將軍、輔漢侯。從至長安，更拜爲大將軍，封西平王；軼爲舞陰王；通從弟松爲丞相。更始使通持節還鎮荆州，通因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爲寧平公主。光武即位，徵通爲衛尉。建武二年，封固始侯，拜大司農。帝每征討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師，鎮撫百姓，修宫室，起學官。五年春，代王梁爲前將軍。六年夏，領破奸將軍侯進、捕虜將軍王霸等十營擊漢中賊。公孫述遣兵赴救，通等與戰於西城，破之，還屯田順陽。

更始帝即位，任命李通爲柱國大將軍、輔漢侯。跟隨皇帝到長安，改任爲大將軍，封西平王；李軼被封爲舞陰王；李通的堂弟李松做丞相。更始帝命令李通拿着符節回守荆州，李通於是娶了光武帝的妹妹伯姬，她就是寧平公主。光武帝登皇位，召李通做皇宫衛尉。建武二年，封爲固始侯，任命爲大司農。皇帝每次征戰四方，常常命令李通留守京城，安撫百姓，修建宫室，起造學校。建武五年春天，替代王梁做前將軍。建武六年夏，率領破奸將軍侯進、捕虜將軍王霸等十營攻打漢中叛軍。公孫述派部隊前往援救，李通等與援軍決戰於西城，打敗援軍，回軍在順陽屯田。

時天下略定，通思欲避榮寵，以病上書乞身。詔下公卿群臣議。大司

當時天下基本安定，李通想要躲避官職和恩寵，藉病重爲由上書皇帝請求辭職。皇帝下令將

徒侯霸等曰："王莽篡漢，傾亂天下。通懷伊、吕、蕭、曹之謀，建造大策，扶助神靈，輔成聖德。破家爲國，忘身奉主，有扶危存亡之義，功德最高，海内所聞。通以天下平定，謙讓辭位。夫安不忘危，宜令通居職療疾。欲就諸侯，不可聽。"於是詔通勉致醫藥，以時視事。其夏，引拜爲大司空。

通布衣唱義，助成大業，重以寧平公主故，特見親重。然性謙恭，常欲避權勢。素有消疾，自爲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令以公位歸第養疾，通復固辭。積二歲，乃聽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有司奏請封諸皇子，帝感通首創大謀，即日封通少子雄爲召陵侯。每幸南陽，常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冢。十八年卒，謚曰恭侯。帝及皇后親臨吊，送葬。

子音嗣。音卒，子定嗣。定卒，子黄嗣。黄卒，子壽嗣。

李軼後爲朱鮪所殺。更始之敗，李松戰死，唯通能以功名終。永平中，顯宗幸宛，詔諸李隨安衆宗室會見，并受賞賜，恩寵篤焉。

論曰：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李通豈知夫所欲而未識以道者乎！夫天道性命，聖人難言之，况乃億測微隱，猖狂無妄之福，污滅親宗，以觖一切之功哉！昔蒙穀負書，不徇楚難；即墨用齊，義雪燕耻。彼之趣舍所立，其殆與通異乎！

此事交衆位大臣討論。大司徒侯霸等人説："王莽篡奪漢室皇權，擾亂天下。李通懷藏像伊尹、吕尚、蕭何、曹參一樣的謀略，制定大計，扶持光武帝助成帝業，爲國家毁了宗族，事奉主公忘了自己，有扶助危難、興滅繼絶的功績，功勞最大，天下人都知道。李通因天下平定了，謙讓辭官。居安思危，可以命令李通帶職治病。他想回封地，不能聽從。"於是命令李通努力尋找醫生和藥品，按時處理政務。這年夏，提升爲大司空。

李通以平民百姓身份倡議起事，幫助光武帝建成大業，又因爲寧平公主的緣故，特别被皇帝親近器重。但他生性謙虚恭敬，常想躲避權力。一向有消渴病，自從做了丞相，推托病重不理政事，連年請求辭職，皇帝每每更加寵愛他。命令他帶職回府第養病，李通又堅決推辭。過了兩年，纔聽任他交還大司空官印，於是又被授予特進，享受定期朝見的待遇。主管官吏上書請求分封各位皇子，光武帝感激李通首先設立大計，當天分封李通小兒子李雄爲召陵侯。皇帝每次到南陽，常常派使者用猪牛羊祭奠李通父親的墳。李通於建武十八年去世，贈謚號爲恭侯。皇帝和皇后親自到他家中吊喪，參加送葬。

李通去世後，兒子李音繼嗣。李音去世，兒子李定繼承。李定去世，兒子李黄繼承。李黄去世，由兒子李壽繼承。

李軼後來被朱鮪所殺。更始帝戰敗時，李松戰死，祇有李通能以功名壽終。永平年間，顯宗到宛，命令李氏宗族隨同安衆侯劉氏宗室一起會見，都受到賞賜，恩寵深厚。

論曰：孔子説"富有和尊貴是人都想得到的，不是依靠正確的方式獲得富貴，不能占有"。李通難道是那種祇知道自己的欲望而不知道以正當方法去滿足的人麽！天道性命之類的問題，聖人都難以説清，更何况是因主觀猜測，希圖迷妄無望的福分，使宗族受辱族滅，以此來企望建立所有功名！從前蒙穀背着典籍逃亡，不以身殉楚國滅亡之難；即墨被齊人作爲反擊據點，洗雪燕國攻城略地的耻辱。他們取捨所依據的原則，大

概和李通不一樣吧？

王常

王常字顏卿，潁川舞陽人也。王莽末，爲弟報仇，亡命江夏。久之，與王鳳、王匡等起兵雲杜綠林中，聚衆數萬人，以常爲偏裨，攻傍縣。後與成丹、張卬別入南郡藍口，號下江兵。王莽遣嚴尤、陳茂擊破之。常與丹、卬收散卒入蔞谿，劫略鍾、龍閒，衆復振。引軍與荆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遂北至宜秋。

是時，漢兵與新市、平林衆俱敗於小長安，各欲解去。伯升聞下江軍在宜秋，即與光武及李通俱造常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成丹、張卬共推遣常。伯升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曰：“王莽篡弑，殘虐天下，百姓思漢，故豪傑并起。今劉氏復興，即真主也。誠思出身爲用，輔成大功。”伯升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爲丹、卬言之。丹、卬負其衆，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心獨歸漢，乃稍曉說其將帥曰：“往者成、哀衰微無嗣，故王莽得承閒篡位。既有天下，而政令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强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勢，尚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事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强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

王常字顏卿，是潁川舞陽人。王莽末年，爲給弟弟報仇，逃亡江夏。許久之後，和王鳳、王匡等在雲杜綠林山中起兵，聚集了數萬人，用王常做偏將，攻打鄰近各縣。後來和成丹、張卬分兵進攻南郡藍口，號稱下江兵。王莽派嚴尤、陳茂擊敗下江兵。王常和成丹、張卬收拾潰散的士兵進入蔞谿，在三鍾山、石龍山中搶劫，部隊又得到整頓。帶兵和荆州牧交戰於上唐，大敗官軍，接着北進到宜秋。

這時，漢兵和新市、平林的義軍都在小長安被打敗，大家想解散離去。劉縯聽說下江軍在宜秋，就和光武帝以及李通一起來到王常的軍營，說：“希望見下江軍中某位賢能的將領，商議大事。”成丹和張卬一起推舉王常。劉縯見到王常，告訴他合兵的好處。王常突然醒悟，說：“王莽弑君篡權，殘暴對待天下百姓，百姓思念漢王室，所以豪傑都起兵造反。現在劉氏又重新興起，就是真命天子。我衷心想挺身出來聽他調用，幫助建成大功。”劉縯說：“如果大功告成，怎麽敢獨自享受呢！”於是和王常深相交結然後離去。王常回軍中，把這件事都和成丹、張卬說了，成丹、張卬依仗自己人多，都說：“大丈夫既然已經起兵，就應該各人自做主人，爲什麽要受別人管制呢？”王常心中衹想着依附漢，就逐漸地曉諭勸說下江兵將帥說：“從前成帝、哀帝衰弱，沒有子嗣，所以王莽得以乘機篡位。得到天下之後，政令嚴苛殘酷，漸漸失去民心。百姓唱歌吟詩思念漢王室，不是一天了，所以纔使得我們能夠起兵。百姓所怨恨的，就是上天所要拋棄的；百姓所思念的，就是上天所要扶助的。興辦大事一定要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業纔可以建成。如果衹依恃强力和勇氣，隨心所欲，即使得到天下，一定又會失掉天下。憑着秦始皇、項羽的强大勢力，尚且會失敗，何況現在我們這些普通百姓聚集在草野之中呢？用這種方法行事，是走上了滅亡的道路。現在南陽劉氏全家起兵，看他們來商議事情的人，都有深謀遠慮，有王公

陷於不義。願敬受教。”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遂俱進，破殺甄阜、梁丘賜。

及諸將議立宗室，唯常與南陽士大夫同意欲立伯升，而朱鮪、張卬等不聽。及更始立，以常爲廷尉、大將軍，封知命侯。別徇汝南、沛郡，還入昆陽，與光武共擊破王尋、王邑。更始西都長安，以常行南陽太守事，令專命誅賞，封爲鄧王，食八縣，賜姓劉。常性恭儉，遵法度，南方稱之。

更始敗，建武二年夏，常將妻子詣洛陽，肉袒自歸。光武見常甚歡，勞之曰：“王廷尉良苦，每念往時，共更艱厄，何日忘之。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乎?”常頓首謝曰：“臣蒙大命，得以鞭策托身陛下。始遇宜秋，後會昆陽，幸賴靈武，輒成斷金。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赤眉之難，喪心失望，以爲天下復失綱紀。聞陛下即位河北，心開目明，今得見闕庭，死無遺恨。”帝笑曰：“吾與廷尉戲耳。吾見廷尉，不憂南方矣。”乃召公卿將軍以下大會，具爲群臣言：“常以匹夫興義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爲知命侯。與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特加賞賜，拜爲左曹，封山桑侯。

後帝於大會中指常謂群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還常爲漢忠將軍，遣南擊鄧奉、董訢，令諸將皆屬焉。又詔常北擊河閒、漁陽，平諸屯

般的才幹，和他們聯合，一定能成就大功，這是上天用來幫助我們的方法。”下江軍中各位將領雖然倔犟少見識，但是一向敬重王常，於是都道歉說：“没有王將軍，我們幾乎幹出不義的事。我們願意接受您的指教。”王常馬上帶兵和漢軍以及新市、平林的部隊會合。從此各部齊心協力，銳氣更盛，於是一起進軍，打敗并殺死甄阜、梁丘賜。

到各位將領商議擁立劉氏的時候，祇有王常和南陽的士大夫同心想擁立劉縯，但朱鮪、張卬等不同意。等更始帝就位，任命王常爲廷尉、大將軍，封知命侯。分兵巡行汝南、沛郡，回師進入昆陽，和光武帝一起打敗王尋、王邑。更始帝到西部建都長安，任用王常兼理南陽太守事務，命令他可以自行生殺賞罰大權，封爲鄧王，食邑八個縣，賜姓劉。王常生性恭謹儉樸，遵守法規制度，南方人都稱贊他。

更始帝敗後，建武二年夏，王常帶着妻子兒女往洛陽，赤裸上身來歸附光武帝。光武帝見到王常非常高興，慰問他説：“王廷尉太辛苦了。常常想起從前，一起經歷艱險，哪一天忘記過。不早早來歸，豈不違背了從前的話嗎?”王常叩頭謝罪説：“臣蒙天命，得以拿着馬鞭追隨陛下。初次相遇於宜秋，後來會戰於昆陽，很幸運依靠您的靈威，終於結成同心。更始帝不嫌我笨，任命我做南州太守。赤眉攻入長安後，我喪失信心，非常失望，認爲天下又失去法紀。聽説陛下在河北登皇位，心明眼亮，現在能見到陛下，死無遺憾。”光武帝笑着説：“我和廷尉開玩笑罷了。我見到廷尉，就不擔憂南方了。”於是召集公卿將軍以下大臣聚會，對群臣説：“王常以平民身份起義兵，知曉天命，所以被更始帝封爲知命侯。和我在軍隊中相遇，相互關係尤爲密切。”特別加以賞賜，拜爲左曹，封山桑侯。

後來光武帝曾在大會上指着王常對群臣説：“這個人率領下江衆將士輔助漢室，心如金石般堅定，是真正的忠臣。”這一天提拔王常爲漢忠將軍，派他去南方攻打鄧奉、董訢，命令各位將領都隸屬於他。又下詔命令王常向北方攻打河

聚。五年秋，攻拔湖陵，又與帝會任城，因從破蘇茂、龐萌。進攻下邳，常部當城門戰，一日數合，賊反走入城，常追迫之，城上射矢雨下，帝從百餘騎自城南高處望，常戰力甚，馳遣中黄門詔使引還，賊遂降。又別率騎都尉王霸共平沛郡賊。六年春，徵還洛陽，令夫人迎常於舞陽，歸家上冢。西屯長安，拒隗囂。七年，使使者持璽書即拜常爲横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絶席。常别擊破隗囂將高峻於朝那。囂遣將過烏氏，常要擊破之。轉降保塞羌諸營壁，皆平之。九年，擊内黄賊，破降之。後北屯故安，拒盧芳。十二年，薨于屯所，謚曰節侯。

閒、漁陽，平定各處屯聚的軍隊。建武五年秋，攻下湖陵，又和光武帝會師任城，接着跟隨光武帝打敗蘇茂、龐萌。進攻下邳時，王常的部隊在城門前和敵人作戰，一天幾次交兵，敵軍反身逃入城門，王常追近城下，城上箭如雨下，光武帝帶着一百多騎兵從城南高處瞭望，看到王常作戰非常賣力，派中黄門騎馬傳詔讓王常帶兵返回，敵人終於投降。又分兵率領騎都尉王霸一起平定沛郡亂賊。建武六年春，召回洛陽，光武帝命令王常夫人到舞陽迎接王常，回家上墳。又向西屯兵長安，抵禦隗囂。建武七年，光武帝派使者拿着官印詔書就地任王常做横野大將軍，地位比其他將領高很多。王常分兵在朝那打敗隗囂屬將高峻。隗囂派將領領兵經過烏氏縣，王常攔擊并打敗了他們。揮師逼降羌人各部武裝，全部平定。建武九年，打内黄賊兵，打敗賊兵并迫使他們投降。後來北上屯兵故安，抵禦盧芳。建武十二年，死於屯兵地，謚號節侯。

子廣嗣。三十年，徙封石城侯。永平十四年，坐與楚事相連，國除。

兒子王廣繼承山桑侯爵位。建武三十年，改封石城侯。永平十四年，因與楚英王反叛事相涉，封國被除。

鄧晨

鄧晨字偉卿，南陽新野人也。世吏二千石。父宏，豫章都尉。晨初娶光武姊元。王莽末，光武嘗與兄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讌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及光武與家屬避吏新野，舍晨廬，甚相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也。往時會宛，獨當應邪?"光武笑不答。

鄧晨字偉卿，是南陽新野人。祖上世代做年俸二千石的高官。父親鄧宏，做豫章都尉。鄧晨當初娶了光武帝的姐姐劉元。王莽末年，光武帝曾經和哥哥劉縯以及鄧晨一起到宛去，和穰人蔡少公等人宴飲閑談。蔡少公學過一些圖讖，説劉秀應當作天子。有人問："是做國師公的劉秀麽?"光武帝開玩笑説："怎麽就知道不是我呢?"在座的人都大笑，衹鄧晨一個人心裏高興。等到光武帝和家屬到新野躲避官吏時，住在鄧晨家中，互相很是親密。鄧晨乘機對光武帝説："王莽悖亂暴戾，盛夏殺人，這是上天要他滅亡的時候了。從前在宛聚會時，説過的話，惟獨會在你身上應驗嗎?"光武帝笑着不答話。

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漢兵敗小長安，諸將多亡家屬，光武單馬遁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奔。前行復見元，趣令上馬。元以手撝

等漢兵興起後，鄧晨帶着門客和光武帝相會於棘陽。漢兵敗於小長安，各位將領大多丢了家屬，光武帝單槍匹馬逃走，遇上了妹妹伯姬，和她合騎一匹馬逃走。往前走又遇見姐姐劉元，劉

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爲兩没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漢兵退保棘陽，而新野宰乃汙晨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入湯鑊中？"晨終無恨色。

更始立，以晨爲偏將軍。與光武略地潁川，俱夜出昆陽城，擊破王尋、王邑。又别徇陽翟以東，至京、密，皆下之。更始北都洛陽，以晨爲常山太守。會王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閒行會於鉅鹿下，自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爲我北道主人。"乃遣晨歸郡。光武追銅馬、高胡群賊於冀州，晨發積射士千人，又遣委輸給軍不絶。光武即位，封晨房子侯。帝又感悼姊没於亂兵，追封謚元爲新野節義長公主，立廟于縣西。封晨長子汎爲吴房侯，以奉公主之祀。

建武三年，徵晨還京師，數讌見，説故舊平生爲歡。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辦之。"帝大笑。從幸章陵，拜光禄大夫，使持節監執金吾賈復等擊平邵陵、新息賊。四年，從幸壽春，留鎮九江。

晨好樂郡職，由是復拜爲中山太守，吏民稱之，常爲冀州高第。十三年，更封南䜌侯。入奉朝請，復爲汝南太守。十八年，行幸章陵，徵晨行廷尉事。從至新野，置酒酣宴，賞賜數百千萬，復遣歸郡。晨興鴻郤陂數千頃田，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衍它郡。明年，定封西華侯，復徵奉朝請。二十五年卒，詔遣中謁者備公主官屬禮儀，招迎新野主魂，與晨合葬於北芒。乘輿與中宫親臨喪送葬。謚

秀促令她上馬。劉元用手揮一揮説："走吧，不能救我，也不要一起死。"適逢追兵趕到，劉元和三個女兒都遇難。漢兵退守棘陽，新野縣令於是污損了他家房宅，燒了他家祖墳。家族的人都很憤怒，説："家裏很富裕，爲什麼要追隨老婆家的人下開水鍋呢？"鄧晨始終没有後悔的神色。

更始帝登皇位，任命鄧晨做偏將軍。和光武帝攻占潁川，一起夜間出兵於昆陽城，打敗王尋、王邑。又分兵攻占陽翟以東地區，直到京縣、密縣，都攻下了。更始帝北上建都洛陽，任鄧晨做常山太守。適逢王郎反叛，光武帝從薊逃到信都，鄧晨也私下前來相會於鉅鹿下，自己請求跟隨光武帝攻打邯鄲。光武帝説："偉卿以一個人跟隨我，不如以一個郡做我進攻北方途中的主人。"於是派鄧晨回到常山郡。光武帝追擊銅馬、高胡幾股賊兵來到冀州，鄧晨派出千名善射箭的士兵，又派人給光武帝軍隊不斷輸送給養。光武帝登位，封鄧晨爲房子侯。光武帝又思念姐姐死於亂兵，追封并贈謚劉元爲新野節義長公主，在新野縣西建廟。封鄧晨大兒子鄧汎爲吴房侯，來負責祭祀公主。

建武三年，召鄧晨返回京城，屢次設宴接見鄧晨，一起談論老朋友和往事爲樂事。鄧晨不緊不慢地對光武帝説："我終於辦成了這件事。"光武帝大笑。跟隨光武帝到章陵，任命爲光禄大夫，派他拿着符節監督執金吾賈復等人平定邵陵、新息叛賊。建武四年，跟隨光武帝到壽春，留下來鎮守九江。

鄧晨喜歡郡守一類的職位，因此又任命做中山太守，官吏百姓稱贊他，在冀州郡政考核中常名列前茅。建武十三年，改封南䜌侯。入京城朝見，又任命爲汝南太守。建武十八年，光武帝來到章陵，召鄧晨兼任廷尉職務。跟隨光武帝到新野，設宴暢飲，賞賜幾百千萬，又派他回汝南郡。鄧晨開墾鴻郤陂幾千頃土地，汝南因此富裕，魚米豐饒，物産轉運其他郡縣。第二年，封爲西華侯，又詔令入朝覲見。建武二十五年去世，詔令派中謁者備辦公主官屬禮儀，招迎新野公主孤魂，和鄧晨合葬在北芒。光武帝和皇后親

曰惠侯。

自吊喪送葬。謚號惠侯。

小子棠嗣，後徙封武當。棠卒，子固嗣。固卒，子國嗣。國卒，子福嗣，永建元年卒，無子，國除。

小兒子鄧棠繼承爵位，後來改封武當。鄧棠去世，兒子鄧固繼承爵位。鄧固死後，兒子鄧國繼承爵位。鄧國去世，兒子鄧福繼承爵位，永建元年去世，没有兒子，封國撤銷。

來歙

來歙字君叔，南陽新野人也。六世祖漢，有才力，武帝世，以光禄大夫副樓船將軍楊僕，擊破南越、朝鮮。父仲，哀帝時爲諫大夫，娶光武祖姑，生歙。光武甚親敬之，數共往來長安。

來歙字君叔，是南陽新野人。六世祖來漢，勇武有才，武帝時，以光禄大夫身份做樓船將軍楊僕的副將，打敗南越、朝鮮。父親來仲，哀帝時做諫大夫，娶光武帝祖姑，生來歙。光武帝很親近敬重他，屢次和他一起來往於長安。

漢兵起，王莽以歙劉氏外屬，乃收繫之，賓客共篡奪，得免。更始即位，以歙爲吏，從入關。數言事不用，以病去。歙女弟爲漢中王劉嘉妻，嘉遣人迎歙，因南之漢中。更始敗，歙勸嘉歸光武，遂與嘉俱東詣洛陽。

漢兵興起後，王莽因爲來歙是劉氏姻親，就把他拘捕囚禁起來，門客們一起營救，纔得以免罪。更始帝登皇位，任用來歙做小吏，跟隨更始帝入關中。屢次提建議不被采納，藉口大病離去。來歙妹妹是漢中王劉嘉的妻子，劉嘉派人迎接來歙，便南下來到漢中。更始帝失敗後，來歙勸劉嘉歸附光武帝，於是和劉嘉一起往東到洛陽去。

帝見歙，大歡，即解衣以衣之，拜爲太中大夫。是時方以隴、蜀爲憂，獨謂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謀若何?”歙因自請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爲名。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建武三年，歙始使隗囂。五年，復持節送馬援，因奉璽書於囂。既還，復往説囂，囂遂遣子恂隨歙入質，拜歙爲中郎將。時山東略定，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復使歙喻旨。囂將王元説囂，多設疑故，久冘豫不决。歙素剛毅，遂發憤質責囂曰：“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是臣主之交信也。今反欲

光武帝見到來歙，非常歡洽，立即脱下自己的衣服給來歙穿上，任命他做太中大夫。這時光武正擔憂隴、蜀，單獨對來歙説：“現在西州隗囂還没有歸附，公孫述自稱皇帝，路途艱險遥遠，各位將領又正一心對付關東，考慮對付西州的策略，不知委派誰合適，你看該怎麼辦?”來歙於是主動請命説：“我曾經和隗囂在長安相遇。那個人剛起兵時，以興復漢室爲名。現在陛下聖德隆興，我希望能奉您的命令，用典籍中聖人的話來開導他，隗囂一定會束手來降，這樣公孫述成滅亡之勢，不足爲慮。”光武帝認爲他説得對。建武三年，來歙纔出使隗囂。建武五年，又拿着符節送馬援回隴右，順便帶詔書給隗囂。回來之後，又去勸説隗囂，隗囂於是派兒子隗恂跟隨來歙入朝做人質，光武帝拜來歙做中郎將。當時山東大致平定，光武帝謀劃向西收取隗囂的士兵，與他們一起攻打蜀，又派來歙去告訴隗囂光武帝的意旨。隗囂部將王元勸説隗囂，擺出許多疑問，使隗囂很長時間猶豫不决。來歙一向剛毅，

用佞惑之言，爲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乎？吉凶之决，在於今日。”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囂愈怒，王元勸囂殺歙，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囂將王遵諫曰：“愚聞爲國者慎器與名，爲家者畏怨重禍。俱慎名器，則下服其命；輕用怨禍，則家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内懷它志，名器逆矣；外人有議欲謀漢使，輕怨禍矣。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閒，所以重兵貴和而不任戰也，何況承王命籍重質而犯之哉？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害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歙爲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説，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爲其言，故得免而東歸。

於是憤怒地斥責隗囂説：“皇上以爲您懂好壞，知興敗，所以纔寫信給你表明意思。您有誠心，派兒子伯春做人質，這是臣子和君主間互相信任。現在反而要聽信小人的話，定下招致滅族的計策，背叛君主，對不起兒子，這不是違背忠信嗎？决定吉凶的抉擇，就在今天。”想要上前刺殺隗囂，隗囂起身進入内室，集合士兵，要殺死來歙，來歙不慌不忙地拿着符節走到車旁登車離去。隗囂更加惱怒，王元勸隗囂殺來歙，并派牛邯領兵圍守來歙。隗囂部將王遵勸諫説：“我聽説治理國家的人要慎重車服爵號；理家的人害怕積怨會加重災禍。都能慎重車服爵號，那麽部下就會服從命令；輕率地使怨禍加重，那麽家族就會遭殃。現在將軍派兒子在漢做人質，但胸中懷有二心，車服爵號就要丢了；外人有建議要謀害漢使臣，這是輕率地加重怨恨與災禍。古代各國打仗，使臣來往各國之間，目的就是要讓人重視用兵、珍惜和平而不好戰，更何況謀害帶着皇帝命令而又憑藉着重要人質的使臣呢？來歙雖然一輛車子出使遠方，但他是皇帝的表兄。殺害了他對漢没有損害，但緊跟着的却是您的滅族之禍。從前宋國拘捕楚國的使臣，於是有拆死人骨頭燒火、交换孩子作食物的災禍。小國尚且不可侮辱，何况擁重兵的君主，再加上伯春的命呢！”來歙爲人講信義，言行一致，以致往返勸説，都可核實，西州的士大夫都信任敬重他，許多人替他説情，所以得以脱身回到東方。

八年春，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遵道病還，分遣精兵隨歙，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至略陽，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乃悉兵數萬人圍略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爲兵。囂盡鋭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囂衆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絶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匹。詔使留屯長安，

建武八年春，來歙和征虜將軍祭遵襲擊略陽，祭遵半道因病返回，祭遵分派精兵跟隨來歙，總計二千多人，伐山開路，從番須、回中直達略陽，殺隗囂守將金梁，於是據守略陽城。隗囂大驚説：“怎麽這樣快！”於是率領全部士兵幾萬人包圍略陽城，開山築堤，蓄水灌城。來歙和將士拼死堅守，箭用光了，就拆房子鋸木頭作爲兵器。隗囂用所有精鋭部隊攻城，從春天到秋天，他的士兵很疲憊。光武帝於是大舉徵發關東兵，親自率兵到隴地，隗囂部衆潰散逃走，略陽解圍。於是設酒舉行大宴會，慰勞賞賜來歙，排座位和别人不同席，位置在衆將領之上，賞賜來

悉監護諸將。

歙妻子細絹一千匹。下詔讓他留守長安，督察所有將領。

歙因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懸之以重賞。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饉，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大轉糧運，詔歙率征西大將軍馮異、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揚武將軍馬成、武威將軍劉尚入天水，擊破公孫述將田弇、趙匡。明年，攻拔落門，隗囂支黨周宗、趙恢及天水屬縣皆降。

來歙於是上書說：“公孫述憑藉隴西、天水作爲屏蔽，所以得以苟延殘喘。現在這二郡平定了，那麽公孫述就智盡計窮了。應進一步精選兵馬，儲積錢財糧食。從前趙地將帥多數是商人出身，高帝出重賞收買。現在西州剛破，士兵百姓疲頓飢餓，如果用錢財穀物招募，那麽西州人可以會集來。我知道國家所要供應的不是一處，費用不足，但有不得不用的。”光武帝認爲他説得對。於是大規模轉運糧食，下詔命令來歙率領征西大將軍馮異、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揚武將軍馬成、武威將軍劉尚進入天水，打敗公孫述的將領田弇、趙匡。第二年，攻克落門，隗囂餘黨周宗、趙恢以及天水屬縣都投降了。

初王莽世，羌虜多背叛，而隗囂招懷其酋豪，遂得爲用。及囂亡後，五谿、先零諸種數爲寇掠，皆營壍自守，州郡不能討。歙乃大修攻具，率蓋延、劉尚及太中大夫馬援等進擊羌於金城，大破之，斬首虜數千人，獲牛羊萬餘頭，穀數十萬斛。又擊破襄武賊傅栗卿等。隴西雖平，而人飢，流者相望。歙乃傾倉廩，轉運諸縣，以賑贍之，於是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

當初在王莽時代，羌人多有背叛的，隗囂招攬安撫他們的首領豪强，於是羌人得以聽他使用。等到隗囂失敗後，五谿、先零各部落屢次侵犯搶劫，并且都營築壕溝守護，州郡無力征討。來歙於是大規模修整攻城用具，率領蓋延、劉尚以及太中大夫馬援等在金城進攻羌人，大敗羌人，殺死和俘虜幾千人，繳獲牛羊一萬多頭，穀物幾十萬斛。又打敗襄武流賊傅栗卿等。隴西雖然平定了，但百姓饑荒，流民絡繹不絶。來歙於是拿出公家倉庫所有糧食，運送各縣，來救濟百姓，於是隴右地區纔安定下來，而與涼州的交通也暢通了。

十一年，歙與蓋延、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辨，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强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

建武十一年，來歙和蓋延、馬成在河池、下辨進攻公孫述的將領王元、環安，攻破城池，乘勝前進。蜀人非常害怕，派刺客行刺來歙，没有殺死，派人緊急召見蓋延。蓋延見到來歙，他伏身悲泣很傷心，不能仰頭看來歙。來歙斥責蓋延説：“虎牙將軍怎麽敢這樣！現在我被刺客刺中，没有辦法報效國家了，所以喊你來，想把軍隊事務托付給你，你却學小孩子哭天抹淚麽！刺客的刀雖然還扎在我身上，難道不能命令士兵殺你麽！”蓋延擦去眼淚勉强起身，接受來歙的告誡。來歙親自寫表章説：“我在夜深人們安睡以後，

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太中大夫段襃，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絶。

不知被什麽人刺傷，刺中我的要害部位。我不敢吝惜自己，真恨自己不稱職，給朝廷帶來羞辱。治理國家以能得到賢才爲根本，太中大夫段襃，正直可用，希望陛下裁決考察。另外，我的兄弟不賢，恐怕他最終要獲罪，希望陛下愛憐他，多多給予教育督導。”丢下筆拔出刺在身上的刀子斷氣而死。

帝聞大驚，省書攬涕，乃賜策曰：“中郎將來歙，攻戰連年，平定羌、隴，憂國忘家，忠孝彰著。遭命遇害，嗚呼哀哉！”使太中大夫贈歙中郎將、征羌侯印綬，謚曰節侯，謁者護喪事。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吊送葬。以歙有平羌、隴之功，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爲征羌國焉。

光武帝聽説後非常吃驚，看着信擦乾淚水，賜給策書説：“中郎將來歙，征戰多年，平定羌、隴，愛國忘家，忠孝顯著。遇到災難被人殺害，太傷心了！”派太中大夫追贈來歙爲中郎將，賜給征羌侯官印，謚號節侯，派謁者統管喪事。遺體被送回洛陽，光武帝穿着孝服親臨吊喪送葬。因爲來歙有平定羌、隴的功勞，所以改汝南的當鄉縣爲征羌國。

子襃嗣。十三年，帝嘉歙忠節，復封歙弟由爲宜西侯。襃子稜，尚顯宗女武安公主。稜早歿，襃卒，以稜子歷爲嗣。

兒子來襃繼承爵位。建武十三年，光武帝嘉獎來歙的忠心節操，又封來歙的弟弟來由做宜西侯。來襃的兒子來稜，娶顯宗的女兒武安公主。來稜早死，來襃去世後，讓來稜的兒子來歷繼承爵位。

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閒，豈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己不私其功也。

論曰：世人稱贊來歙是天下誠實的人。出任使臣專門往來於兩國之間，怎麽能不用詐謀呢？但衹有他能因爲誠實被人稱贊的原因，是他的本心確實是想使雙方都滿意，而自己不把這功勞看成是自己的。

來歷

歷字伯珍，少襲爵，以公主子，永元中，爲侍中，監羽林右騎。永初三年，遷射聲校尉。永寧元年，代馮石爲執金吾。延光元年，尊歷母爲長公主。二年，遷歷太僕。

來歷字伯珍，少年時繼承爵位，因爲是公主的兒子，在永元年間，做侍中，任羽林右騎監軍。永初三年，提拔爲射聲校尉。永寧元年，接替馮石做執金吾。延光元年，尊奉來歷的母親爲長公主。永寧二年，提拔來歷爲太僕。

明年，中常侍樊豐與大將軍耿寶、侍中周廣、謝惲等共讒陷太尉楊震，震遂自殺。歷謂侍御史虞詡曰：“耿寶托元舅之親，榮寵過厚，不念報國恩，而傾側奸臣，誣奏楊公，傷害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遂絶周廣、謝惲，不與交通。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聖舍。

第二年，中常侍樊豐和大將軍耿寶、侍中周廣、謝惲等人一起進讒言陷害太尉楊震，楊震於是自殺。來歷對侍御史虞詡説：“耿寶依仗是皇帝大舅，官位和恩寵過分優厚，不想着報答國家的恩情，却偏向奸臣，誣陷楊公，傷害忠良，天禍就要降臨他身上了。”於是斷絶與周廣、謝惲的關係，不與他們來往。當時皇太子受驚害病不能安居，躲病住在安帝的乳母野王君王聖家中。

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邴吉等以爲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聖及其女永與大長秋江京及中常侍樊豐、王男、邴吉等互相是非，聖、永遂誣譖男、吉，皆幽囚死，家屬徙比景。太子思男等，數爲嘆息。京、豐懼有後害，妄造虚無，構讒太子及東宫官屬。帝怒，召公卿以下會議廢立。耿寶等承旨，皆以爲太子當廢。歷與太常桓焉、廷尉張皓議曰："經説，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帝不從，是日遂廢太子爲濟陰王。時監太子家小黄門籍建、中傅高梵等皆以無罪徙朔方。歷乃要結光禄勛祋諷，宗正劉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閭丘弘、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夫朱倀、第五頡，中散大夫曹成，諫議大夫李尤，符節令張敬，持書侍御史龔調，羽林右監孔顯，城門司馬徐崇，衛尉守丞樂闔，長樂、未央厩令鄭安世等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龔調據法律明之，以爲男、吉犯罪，皇太子不當坐。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詔脅群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爲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群小共爲讙嘩，外見忠直而内希後福，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廷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大臣乘朝車，處國事，固得輾轉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公主不得會見。歷遂杜門不與親戚通，

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邴吉等認爲王聖家房子剛修繕過，犯了土禁，不能讓太子長住。王聖和他的女兒王永與大長秋江京以及中常侍樊豐、王男、邴吉等人互相不和，王聖、王永於是誣陷王男、邴吉，王男、邴吉都被囚禁而死，家屬被趕到比景。太子想念王男等人，幾次爲他們的事嘆氣。江京、樊豐害怕有後患，無中生有，進讒言陷害太子和東宫屬官。安帝很憤怒，召集公卿以下官員一同商議廢太子立新太子。耿寶等人迎合皇上的心意，都認爲太子應當廢除。來歷和太常桓焉、廷尉張皓提意見説："經書上説，年紀没有滿十五歲的人犯有錯誤，原因不在他本身。况且王男、邴吉的陰謀，皇太子也許有不知情的，應該挑選忠心賢良的乳母和老師，用禮儀來輔助太子。廢立太子的事是大事，這確實是聖上應好好考慮的。"安帝不聽，當天就廢太子爲濟陰王。當時監管太子家事的小黄門籍建、中傅高梵等人都無罪而被貶居朔方。來歷於是邀集光禄勛祋諷，宗正劉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閭丘弘、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夫朱倀、第五頡，中散大夫曹成，諫議大夫李尤，符節令張敬，持書侍御史龔調，羽林右監孔顯，城門司馬徐崇，衛尉守丞樂闔，長樂、未央厩令鄭安世等十餘人，一起到鴻都門證明太子無罪。龔調根據法律辨明事情原委，認爲王男、邴吉犯罪，皇太子不應當獲罪。安帝及左右親信很擔憂這件事，於是派中常侍帶着皇帝詔令逼迫各位大臣説："父子如同一個整體，天生就是這樣。因爲道義棄絶私恩，是爲了天下。來歷、祋諷等人不識大體，却與一班小人一起製造喧嘩，外表看起來像忠誠正直，但内心是希圖日後的幸福，粉飾邪心，違背道義，難道符合事奉君主的禮儀麽？朝廷鼓勵大家議論國家大事，所以姑且對任何議論都寬容；如果還執迷不悟，就該伸張刑法了。"提意見的人没有不驚慌失色的。薛皓率先叩頭説："本來就該照詔令説的做。"來歷很憤怒，在朝廷上責問薛皓説："剛説好一起來提意見時説什麽來着？現在却又違背剛説過的話。大臣乘坐朝廷的車子，處理國家的事務，原來却可以像這種樣子多變麽！"

時人爲之震栗。

於是各人都各自漸漸起身離去，衹有來歷一個人守在朝廷上，連着幾天不肯離去。安帝非常生氣，於是罷免來歷兄弟的官職，削減他封國的地租，廢黜他母親長公主的封號不得參見朝會。來歷於是閉門不和親戚來往，當時人很爲這件事震驚。

及帝崩，閻太后起歷爲將作大匠。順帝即位，朝廷咸稱社稷臣，於是遷爲衛尉。祋諷、劉瑋、閭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爲郎；朱倀、施延、陳光、趙代等并爲公卿，任職；徵王男、邴吉家屬還京師，厚加賞賜；籍建、高梵等悉蒙顯擢。永建元年，拜歷車騎將軍，弟祉爲步兵校尉，超爲黄門侍郎。三年，母長公主薨，歷稱病歸第；服闋，復爲大鴻臚。陽嘉二年，卒官。

等安帝駕崩，閻太后起用來歷做將作大匠。順帝登位，朝廷上下都稱贊來歷是國家棟梁之臣，於是提拔爲衛尉。祋諷、劉瑋、閭丘弘等人已經去世，都把他們的兒子提拔做郎官；朱倀、施延、陳光、趙代等人一起做公卿，擔任實職；召王男、邴吉的家屬回京城，多加賞賜；籍建、高梵等人都得到提拔。永建元年，授任來歷做車騎將軍，弟弟來祉做步兵校尉，來超做黄門侍郎。永建三年，來歷的母親長公主去世，來歷聲稱病重回家；服喪期滿，又做大鴻臚。陽嘉二年，死於官任。

子定嗣。定尚安帝妹平氏長公主，順帝時，爲虎賁中郎將。定卒，子虎嗣，桓帝時，爲屯騎校尉。弟豔，字季德，少好學下士，開館養徒，少歷顯位，靈帝時，再遷司空。

兒子來定繼承爵位。來定娶安帝的妹妹平氏長公主，順帝的時候，來定做虎賁中郎將。來定去世後，兒子來虎繼承爵位，桓帝時，做屯騎校尉。來虎弟弟來豔，字季德，年輕時愛好學習，禮賢下士，開辦學塾培養學生，年輕時就登上顯要的職位，靈帝的時候，升爲司空。

贊曰：李、鄧豪贍，舍家從讖。少公雖孚，宗卿未驗。王常知命，功惟帝念。款款君叔，斯言無玷。方獻三捷，永墜一劍。

贊曰：李通、鄧晨二家都是豪門富户，却抛棄家業追隨讖語。蔡少公的讖語雖然應驗了，宗卿師李守的讖言却没有應驗反而被殺了。王常懂天命，而因功受封也是因爲有皇帝的惦念。忠實誠懇的來歙，可以説是没有缺點。正當捷報頻傳的時候，却喪命於一支劍下。

後漢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六

鄧寇傳

鄧禹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

乃漢兵起，更始立，豪桀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閒語。禹進説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群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悦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悦，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

鄧禹字仲華，是南陽新野人。十三歲時，能背誦《詩經》，到長安跟人學習。當時劉秀也到京師求學，鄧禹雖然年紀小，但他見到劉秀，知道他不是普通的人，於是和劉秀很親近。幾年後返回家鄉。

等到漢兵興起，更始帝登位，許多有見識的人都向更始帝推薦鄧禹，鄧禹不肯跟隨更始帝。等聽説劉秀鎮守河北，立即驅馬向北渡過黄河，在鄴縣追上劉秀。劉秀見到他非常高興，對他説："我可以獨立任免官員，你從遠方趕來，難道是想做官麽?"鄧禹説："不想。"劉秀説："假如是這樣，你想做什麽呢?"鄧禹説："我衹希望明公的威望和恩德廣施天下，我鄧禹可以爲您效一點力，在史書上流傳功名。"劉秀笑了，於是留他同住，私下交談。鄧禹提議説："更始帝雖然建都關西，但現在山東没有安定，赤眉軍、青犢軍之類，動輒有上萬人，三輔也自立名號，常常聚集兵力。更始帝既没有能打擊誰，而又不能親自聽取情況作出決定，各位將領都是從平庸無能的人中選拔的，他們心思在錢財上，爭相使用威勢與權力，天天自己貪圖快樂罷了，没有人是忠良明智，深謀遠慮，想要尊崇君主、安撫百姓的。天下土崩瓦解，形勢可以預見。明公雖然有建藩鎮，輔助更始帝的功勞，但我還是怕您没有什麽更大成就。當今之計，不如招納英雄，努力取悦民心，建立高祖的功業，挽救百姓的性命。像您這樣的人來謀劃天下大事，不會費多少時間

費多大力氣便可平定天下。”劉秀非常高興，於是讓身邊的人稱鄧禹作鄧將軍。鄧禹常住在劉秀住處，一起商定計策。

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淆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光武悦。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爲知人。使別將騎，與蓋延等擊銅馬於清陽。延等先至，戰不利，還保城，爲賊所圍。禹遂進與戰，破之，生獲其大將。從光武追賊至蒲陽，連大克獲，北州略定。

等到王郎起兵，劉秀從薊縣到達信都，派鄧禹募集奔命兵，共得到幾千人，命令鄧禹親自率領這支隊伍，另行攻取樂陽。又跟隨劉秀到廣阿，劉秀住在城樓上，打開地圖，指着地圖告訴鄧禹説：“天下郡縣封國有這麽多，現在纔攻占了其中的一個。您以前説我謀取天下當不會太費時費力，爲什麽呢？”鄧禹説：“現在海内混亂，百姓思念賢明的君主，就如同嬰兒想念慈愛的母親。古代興邦建國的人，在於他們對百姓恩德的厚薄，不在於地盤大小。”劉秀很高興。當時委任各位將領，多和鄧禹商議，鄧禹每次舉薦什麽人，官職和才能都相當，劉秀認爲他能識别人的賢愚善惡。派他另外率領部隊，和蓋延等人在清陽攻打銅馬軍。蓋延等人先到，戰鬥没能取勝，退守城池，被賊兵包圍了。鄧禹於是進兵和賊兵決戰，打敗賊兵，活捉了敵人大將。跟隨劉秀追擊賊兵直到蒲陽，連連大捷，北州大體安定。

及赤眉西入關，更始使定國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將軍劉均及諸將，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赤眉衆大集，王匡等莫能當。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并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略。乃拜爲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於是以韓歆爲軍師，李文、李春、程慮爲祭酒，馮愔爲積弩將軍，樊崇爲驍騎將軍，宗歆爲車騎將軍，鄧尋爲建威將軍，耿訢爲赤眉將軍，左于爲軍師將軍，引而西。

等赤眉軍向西進入函谷關，更始帝派定國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將軍劉均以及各路將領，分别據守河東、弘農以抵擋赤眉軍。赤眉軍各部大舉會集，王匡等人不能抵擋。劉秀算計赤眉軍一定會攻破長安，想乘這個機會兼并關中，但他自己正進攻山東，不知該把這個任務托給誰，因爲鄧禹沉穩有度量，所以把西討的計劃交給他。於是拜他爲前將軍持節，分出部下一半精兵計二萬人，派鄧禹率領向西進入函谷關，命令他自己挑選偏將以下可以與他一道去的人。於是選韓歆做軍師，李文、李春、程慮做祭酒，馮愔做積弩將軍，樊崇做驍騎將軍，宗歆做車騎將軍，鄧尋做建威將軍，耿訢做赤眉將軍，左于做軍師將軍，帶領軍隊向西進發。

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將入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禹遣諸將逆擊於

建武元年正月，鄧禹從箕關準備進攻河東，河東都尉據守關口不開門，鄧禹進攻了十天，終於攻破，繳獲輜重一千多車。進軍包圍安邑，幾個月没能攻下。更始帝的大將軍樊參率兵幾萬人，在大陽渡過黄河想進攻鄧禹，鄧禹派衆將領

解南，大破之，斬參首。於是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樊崇戰死。會日暮，戰罷，軍師韓歆及諸將見兵勢已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衆。明旦，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并進，大破之。匡等皆棄軍亡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持節中郎將弭彊，皆斬之，收得節六，印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河東。承制拜李文爲河東太守，悉更置屬縣令長以鎮撫之。是月，光武即位於鄗，使使者持節拜禹爲大司徒。策曰："制詔前將軍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决勝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效尤著。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今遣奉車都尉授印綬，封爲酇侯，食邑萬户。敬之哉！"禹時年二十四。

在解縣南部迎擊，大敗樊參，殺死樊參。這時王匡、成丹、劉均等集結兵力十多萬，又一起攻打鄧禹，鄧禹軍隊戰敗，樊崇戰死。正趕上天黑，戰鬥暫時停下來，軍師韓歆以及各位將領看到部隊士氣已受挫，都勸鄧禹連夜帶兵撤退，鄧禹不聽。第二天是癸亥日，王匡等人因爲這一天是六甲窮日不利出兵，鄧禹於是得以再整頓隊伍。第二天天剛亮，王匡全軍出動進攻鄧禹，鄧禹命令軍中將士不得輕舉妄動；等敵軍攻到軍營下，於是傳令派各將領一起擊鼓進攻，大敗王匡軍。王匡等人都丢下部隊自己逃跑了，鄧禹率領輕騎兵急追，俘獲劉均以及河東太守楊寶、持節中郎將弭彊，都將他們斬首，收得符節六個，官印五百枚，兵器不計其數，於是平定了河東。又秉承皇帝旨意拜李文做河東太守，全部更换所屬各縣官吏鎮守撫慰百姓。這個月，光武帝在鄗地登皇帝位，派使者拿着符節拜鄧禹做大司徒。詔書上説："詔令前將軍鄧禹：嚴守忠孝，和朕運籌帷幄，决勝千里。孔子説：'自從我有了顔回，門人之間一天天親近起來。'鄧禹殺敵將，打敗敵人軍隊，平定山西，功勞最爲卓著。百姓不親附，不遵循五常，你做司徒，恭敬地施行五常，五常教育根本在寬緩。現在派奉車都尉前來授予你官印，封你爲酇侯，采邑一萬户。努力吧！"鄧禹當時二十四歲。

遂渡汾陰河，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左輔都尉公乘歙，引其衆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禹於衙，禹復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携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稚，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悦，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

於是領兵渡過汾陰河，進入夏陽。更始帝的中郎將、左輔都尉公乘歙，率領他的部隊十萬人，和左馮翊的部隊在衙縣境内一起抵禦鄧禹，鄧禹又打跑了他們，而赤眉軍也終於攻入長安。這時三輔接連敗亡，赤眉軍所過之處殺人放火，百姓不知該歸依誰。聽説鄧禹乘勝克敵，而軍隊行動有嚴明紀律，於是都聞訊前來迎接軍隊，來歸降的人每天數以千計，歸順的人衆號稱有百萬人。鄧禹每到一處就停下車來竪起符節，勸慰來歸順的百姓，頭頂白髮的老人和垂下頭髮的兒童，站滿他的車下，没有人不感動和高興，於是鄧禹名震關西。光武帝嘉獎他，幾次賜給他詔書加以贊揚。

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

各位將領和謀士都勸鄧禹直接攻取長安。鄧

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鋭未可當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粮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禹所到，擊破赤眉別將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西河太守宗育遣子奉檄降，禹遣詣京師。

禹説："不行。現在我們人數雖多，但能打仗的少，向前没有可供依恃的儲糧，後邊没有運送來的錢財。赤眉軍剛剛攻下長安，財富充足，士氣旺盛，不可抵擋。盜賊結群居處，没有長久的打算，錢財穀物雖然多，變故也多種多樣的，怎麽能安心堅守呢？上郡、北地、安定三個郡，土地廣闊，人口稀少，穀物富饒牲畜興旺，我們暫且北上休整部隊，到有糧的地方休養士兵，静觀他們的疲困鬆懈，纔可以計劃攻城。"於是率領軍隊北上到達栒邑。鄧禹所到之處，攻破赤眉軍其餘各部將領的營壘，郡縣都開門歸降。西河太守宗育派兒子捧着文書來投降，鄧禹派他去京城洛陽。

帝以關中未定，而禹久不進兵，下敕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遣馮愔、宗歆守栒邑。二人争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黄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勢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黄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更始諸將王匡、胡殷等皆詣廣降，與共東歸。至安邑，道欲亡，廣悉斬之。愔至洛陽，赦不誅。

光武帝因爲關中没有平定，而鄧禹又長時間不進兵，於是下詔書説："你鄧司徒就是堯；赤眉流賊就是桀。長安官吏百姓，驚慌惶恐，無處歸依。你應該按時進軍討伐赤眉軍，安撫西京，維係百姓的人心。"鄧禹還是堅持先前的意見，於是分派將軍另攻上郡各縣，又發兵運輸穀物，都送到大要。派馮愔、宗歆守衛栒邑。兩個人因争奪權力相互攻擊，馮愔於是殺了宗歆，接着回頭來打鄧禹，鄧禹派使者把這件事報告給光武帝。光武帝問使者："馮愔親近寵愛的人是誰？"使者回答説："是護軍黄防。"光武帝推測馮愔、黄防不可能長久和睦，一定會互相衝突，於是告訴鄧禹説："綁縛馮愔的人一定是黄防。"就派尚書宗廣拿着符節去招降他。之後一個多月，黄防果然拘捕馮愔，率領馮愔的部下來投降認罪。更始帝的將領王匡、胡殷等人也都到宗廣那兒投降，和宗廣一起往東回京城。走到安邑，半道上想逃走，宗廣把他們全都斬首。馮愔隨宗廣到洛陽，赦罪不殺。

二年春，遣使者更封禹爲梁侯，食四縣。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率諸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爲置吏士奉守焉。

建武二年春，朝廷派使者改封鄧禹爲梁侯，食邑四個縣。當時赤眉軍向西直奔扶風，鄧禹於是向南進兵長安，屯兵昆明池，大宴士兵。率領衆將領齋戒，選擇吉日，整治祭品到高廟祭祀，收集十一個皇帝的牌位，派使者送到洛陽，接着巡視皇陵，爲皇陵設官兵侍候守衛。

禹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不克，

鄧禹帶兵和延岑交戰於藍田，不勝，又移兵

復就穀雲陽。漢中王劉嘉詣禹降。嘉相李寶倨慢無禮，禹斬之。寶弟收寶部曲擊禹，殺將軍耿訢。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皆食棗菜。帝乃徵禹還，敕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慚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飢卒徼戰，輒不利。三年春，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爲所敗，衆皆死散。事在《馮異傳》。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

雲陽補充糧食。漢中王劉嘉到鄧禹處投降。劉嘉的丞相李寶傲慢無禮，鄧禹殺了他。李寶的弟弟聚集李寶的部下攻打鄧禹，殺死將軍耿訢。自從馮愔反叛後，鄧禹的威信逐漸降低，再加上軍隊缺糧，來投降的人離散。而赤眉軍又攻入長安，鄧禹和赤眉軍交戰，戰敗退走，到高陵，將士飢餓，都吃野棗野菜。光武帝於是召鄧禹回朝，下詔說："赤眉軍没有糧了，自己會向東方來，我要折斷馬鞭來打他們，不是各位將軍要擔心的。不能再貿然進軍。"鄧禹對自己接受了任務但没有成功感到慚愧，屢次率飢餓的士兵向敵人挑戰，總是不勝。建武三年春，鄧禹和車騎將軍鄧弘攻打赤眉軍，最後被赤眉軍打敗，部下都戰死或潰散了。這件事記載在《馮異傳》中。鄧禹祇與二十四人回到宜陽，向朝廷請罪并交上大司徒和梁侯印信。朝廷下詔令歸還他梁侯印信。幾個月後，拜爲右將軍。

延岑自敗於東陽，遂與秦豐合。四年春，復寇順陽閒。遣禹護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擊破岑於鄧；追至武當，復破之。岑奔漢中，餘黨悉降。

延岑自從在東陽被打敗後，就和秦豐會合。建武四年春，又侵犯順陽境内。朝廷派鄧禹統領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在鄧縣打敗延岑；追擊到武當，又打敗他。延岑逃奔漢中，殘餘的部下全部投降。

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户邑，定封禹爲高密侯，食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縣。帝以禹功高，封弟寬爲明親侯。其後左右將軍官罷，以特進奉朝請。禹内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蓺。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産利。帝益重之。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從東巡狩，封岱宗。

建武十三年，天下平定，各位功臣都增加封地，定封鄧禹爲高密侯，食邑有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個縣。光武帝因爲鄧禹功勞大，封鄧禹的弟弟鄧寬做明親侯。後來左右將軍官職被免除，鄧禹官特進奉朝請。鄧禹很有文才，行爲光明磊落，有敦厚樸實的美德，侍奉母親極其孝順。天下安定之後，常想躲避名聲和權力。有十三個兒子，讓他們每個人都掌握一門技藝。整頓家風，教養子孫，他的做法都可以作爲後代人榜樣。資財都用於國事，不蓄家産。皇帝更加器重他。中元元年，又兼任司徒的事務。跟隨皇帝到東方巡視，封祭泰山。

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爲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居歲餘，寢疾。帝數自臨問，以子男二人爲郎。永平元年，年五十七薨，謚曰元侯。

顯宗登位，因爲鄧禹是先帝的大功臣，拜他做太傅，上朝見駕可以面向東方，很受皇帝尊重寵愛。過了一年多，卧病在家。顯宗好幾次親自登門慰問，把他的兩個兒子提拔做郎官。永平元年，鄧禹五十七歲去世，謚號元侯。

帝分禹封爲三國：長子震爲高密侯，襲爲昌安侯，珍爲夷安侯。

鄧鴻

禹少子鴻，好籌策。永平中，以爲小侯。引入與議邊事，帝以爲能，拜將兵長史，率五營士屯雁門。肅宗時，爲度遼將軍。永元中，與大將軍竇憲俱出擊匈奴，有功，徵行車騎將軍。出塞追畔胡逢侯，坐逗留，下獄死。

鄧乾

高密侯震卒，子乾嗣。乾尚顯宗女沁水公主。永元十四年，陰皇后巫蠱事發，乾從兄奉以后舅被誅，乾從坐，國除。元興元年，和帝復封乾本國，拜侍中。乾卒，子成嗣。成卒，子褒嗣。褒尚安帝妹舞陰長公主，桓帝時爲少府。褒卒，長子某嗣。少子昌襲母爵爲舞陰侯，拜黄門侍郎。

昌安侯襲嗣子藩，亦尚顯宗女平皋長公主，和帝時爲侍中。

鄧康

夷安侯珍子康，少有操行。兄良襲封，無後，永初六年，紹封康爲夷安侯。時諸紹封者皆食故國半租，康以皇太后戚屬，獨三分食二，以侍祠侯爲越騎校尉。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長樂宫諫争，宜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心懷畏懼，永寧元年，遂謝病不朝。太后使内侍者問之。時宫人出入，多能有所毁譽，其中耆宿皆稱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康聞，詬之曰："汝我家出，亦敢爾邪！"婢怨恚，還説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大怒，遂免康官，遣歸國，絶屬籍。及從兄騭誅，安帝

顯宗把鄧禹的封地分爲三個侯國：封大兒子鄧震爲高密侯，鄧襲爲昌安侯，鄧珍爲夷安侯。

鄧禹的小兒子鄧鴻，喜歡謀略。永平年間，讓他做小侯。他曾經被帶上朝參與商議邊防軍事，皇帝認爲他很有能力，拜他做將兵長史，率領五營士兵屯守雁門。肅宗的時候，做度遼將軍。永元年間，和大將軍竇憲一起出塞攻打匈奴，有功，受召兼任車騎將軍。出塞追擊叛軍胡逢侯，因犯停留不前的罪，被投進監獄而死。

高密侯鄧震去世，兒子鄧乾繼承爵位。鄧乾娶顯宗的女兒沁水公主。永元十四年，陰皇后因巫蠱的事情被揭發，鄧乾的從兄鄧奉因爲是陰皇后的舅舅而被殺，鄧乾受牽連被判罪，封國被廢除。元興元年，和帝又封給鄧乾原來的侯國，任命做侍中。鄧乾去世後，兒子鄧成繼承爵位。鄧成去世後，兒子鄧褒繼襲爵位。鄧褒娶安帝的妹妹舞陰長公主，桓帝時做少府。鄧褒去世，長子鄧某繼承爵位。小兒子鄧昌繼襲母親的爵位做舞陰侯，任命爲黄門侍郎。

昌安侯鄧襲的嫡長子鄧藩，也娶了顯宗的女兒平皋長公主，和帝時做侍中。

夷安侯鄧珍的兒子鄧康，年輕時品行好。哥哥鄧良繼襲封國，没有兒子，永初六年，續封鄧康做夷安侯。當時每個繼承封地的人都享用原來封地的一半賦税，鄧康因爲是皇太后的親戚，單獨享用賦税的三分之二，以侍祠侯的身份做越騎校尉。鄧康因爲皇太后長期管理朝廷政事，同宗族的人遍布朝廷，屢次上疏長樂宫勸説皇太后，應該尊崇漢室劉氏，自己縮小私人權限，言辭非常激切。太后不聽。鄧康心裏感到害怕，永寧元年，就開始推病不上朝。太后派内宫的侍者去慰問他。當時宫中侍者進出朝廷，多能對大臣有所誹謗或贊譽，侍者中年紀大的都稱爲中大人。太后所派的侍者是鄧康家先前的老奴婢，也自己通報是中大人。鄧康聽説之後，責罵她説："你是從我們家出去的，也敢這樣麽！"老婢女對

徵康爲侍中。順帝立，爲太僕，有方正稱，名重朝廷。以病免，加位特進。陽嘉三年卒，謚曰義侯。

鄧康很怨恨，回去報告説鄧康裝病并且出言不遜。太后很生氣，於是罷免鄧康官職，讓他回封國，把他從家族中除名。到從兄鄧騭被殺，安帝召鄧康做侍中。順帝登位，鄧康做太僕，有正直的美譽，在朝廷名氣很大。後來因病免官，加賜特進。陽嘉三年去世，謚號義侯。

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鄧公嬴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栒邑，兵散宜陽，褫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窺其閒，不亦君子之致爲乎！

論曰：在改朝换代的時代，君臣之間互相挑選，這是開始圖謀大事最關鍵的事。鄧公背着乾糧步行，冒着戰亂投奔劉秀，可以説是懂得選擇適合追隨的人。於是從劉秀部下分出一半兵力，來對付與山西的仇怨，以至於使得山河震動，前來投奔的人就像往家走一樣歡樂、急切。功雖不成，但做法也够偉大的了！等到在栒邑降低了威信，在宜陽軍隊潰散，早晨交上官服，就回到封地以享天年，榮辱變化而没有不快，升降進退而没有猜疑，使君臣間的這種美好關係，後代人都看不到嫌隙，難道不是君子纔能做到的麼！

鄧訓

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大志，不好文學，禹常非之。顯宗即位，初以爲郎中。訓樂施下士，士大夫多歸之。

鄧訓字平叔，是鄧禹的第六個兒子。年輕時有遠大志向，不喜歡文學，鄧禹經常責怪他。顯宗登位，最初任用他做郎中。鄧訓喜歡施恩於人，禮賢下士，士大夫大多歸依他的門下。

永平中，理虖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没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

永平年間，疏理滹沱河、石臼河，從都慮直到羊腸倉，想使這兩地之間通漕運。太原的官吏百姓苦於勞役，連續多年没有完成，漕運所經過的三百八十九個險要的地方，前後落水淹死的人不計其數。建初三年，任命鄧訓做謁者，派他監理這件事。鄧訓經過考察測算，知道這件事難成功，把情况全部彙報了。肅宗聽從他的意見，於是停下這一工程，改用驢車運輸，每年節省費用數以億萬計，保全和救活了服役的幾千人。

會上谷太守任興欲誅赤沙烏桓，烏桓怨恨謀反，詔訓將黎陽營兵屯狐奴，以防其變。訓撫接邊民，爲幽部所歸。六年，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人多攜將老幼，樂隨訓徙邊。鮮卑聞其威恩，皆不敢南近塞下。八年，舞

適逢上谷太守任興想殺赤沙烏桓，烏桓懷恨圖謀反叛，皇帝下詔命令鄧訓統率黎陽營的士兵屯守狐奴，以防烏桓叛亂。鄧訓安撫邊境地區的百姓，使幽部百姓有所歸順、寄托的地方。建初六年，鄧訓提升爲護烏桓校尉，黎陽營的老部下大多扶老携幼，很高興地跟隨鄧訓搬遷到邊

陰公主子梁扈有罪，訓坐私與扈通書，徵免歸閭里。

疆。鮮卑人聽說了鄧訓的威望恩德，都不敢向南接近邊塞。建初八年，舞陰公主的兒子梁扈有罪，鄧訓因犯私自和梁扈通信的罪，受召免去官職回老家。

元和三年，盧水胡反畔，以訓爲謁者，乘傳到武威，拜張掖太守。

元和三年，盧水胡反叛，任命鄧訓做謁者，乘坐驛站的車子來到武威，拜任張掖太守。

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由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爲校尉。諸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衆四萬餘人，期冰合度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内，勝兵者二三千騎，皆勇健富强，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其用。時迷吾子迷唐，别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凉州吏人，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群胡妻子内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鬥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内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義從。

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殺燒當種羌迷吾等人，因此羌人各部落都非常憤怒，謀劃想報仇，朝廷很擔心這件事。大臣們推薦鄧訓替代張紆做校尉。羌人各部落十分憤怒，於是相互解除前仇締結婚姻，相互交換人質結成盟約，會集四萬多人，約定黄河結冰後渡河攻打鄧訓。此前小月氏胡人散居在塞内，能作戰的二三千騎兵，都驍勇健壯，每次和羌人交戰，常常能够以少勝多。雖然他們首鼠兩端，但漢人也時常收容并使用他們。當時迷吾的兒子迷唐，另和武威種羌合兵共一萬多騎，來到塞下，不敢攻打鄧訓，先想脅迫月氏胡人。鄧訓護衛延滯，使雙方不能交戰。謀士們都認爲羌人胡人互相攻擊，對漢朝有利，用夷人攻打夷人，不應該阻止他們交戰。鄧訓說："不對。現在張紆不講信譽，羌人各部落大舉行動，漢朝平時屯守的兵力不少於二萬人，運送軍需品所花費的，耗盡了倉庫的錢財，凉州的官吏百姓，性命岌岌可危。追究胡人各部落不能滿意的原因，都是因爲我們對他們的愛護和信譽不够。現在趁他們處境危急，用恩德來安撫他們，可能會有用處。"於是下令打開城門以及他自己住處後園的門，驅使所有的胡人的妻子兒女進來，派重兵守衛。羌人搶劫没有收獲，又不敢逼近胡人各部落，於是就退兵離去。從此湟中的胡人都說"漢朝常想讓我們相互爭鬥，現在鄧使君用恩德信譽來對待我們，開門收容我們的妻子兒女，我們這纔得以與父母團聚"。大家都高興地叩着頭說："我們衹聽鄧使君的命令。"於是鄧訓收養了其中年輕勇敢的幾百名，把他們作爲隨從。

羌胡俗耻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刃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悦。於是賞賂諸羌

羌人胡人的風俗以病死爲羞耻，每當病重到了緊急關頭，就用刀自殺。鄧訓聽說有人病重，就把他抓來綁好，不給他刀子，派醫生用藥治療，治好的人很多，大人小孩没有不感激高興

種，使相招誘。迷唐伯父號吾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户，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谷，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衆悉破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爲船，置於箄上以度河，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多所斬獲。復追逐奔北，會尚等夜爲羌所攻，於是義從羌胡并力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迷唐遂收其餘部，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爲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

的。接着又送財物給羌人各部落，讓他們相互招引，前來歸順。迷唐的伯父號吾就帶着母親和部落的八百餘户，從塞外來投降。鄧訓於是徵發湟中的秦人、胡人、羌人的士兵四千人，出塞在寫谷襲擊迷唐，殺死并俘虜六百多人，繳獲馬、牛、羊一萬多頭。迷唐就離開大榆谷、小榆谷，居住於頗巖谷，部衆都被打散了。這年春天，迷唐又想回老地方從事耕種，鄧訓於是徵發湟中六千人，命令長史任尚統率，縫皮革做船，放在木筏上渡過黄河，襲擊迷唐的帳下豪强，斬殺俘虜不少人。又乘勝向北追擊，恰巧任尚等人夜間被羌人攻擊，於是自願隨從的羌人胡人并力打敗偷襲的羌人，前後殺敵一千八百多人，抓獲俘虜二千人，繳獲馬、牛、羊三萬多頭，迷唐部落差不多全部被肅清。迷唐於是會集他剩下的部衆，遠遷營帳，西去一千多里，以前歸附於他的各小部落都背叛了他。燒當部落頭領東號前來叩頭請罪，其餘部落也都叩塞門前來繳納人質。於是鄧訓安撫、接納前來歸附的人，威信極大地建立起來。於是罷除守邊的士兵，讓他們各自回原郡。祇留不帶刑具的犯人二千餘人，分散邊關屯田，幫窮人耕種，修理城郭堡壘而已。

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將兵鎮武威，憲以訓曉羌胡方略，上求俱行。訓初厚於馬氏，不爲諸竇所親，及憲誅，故不離其禍。

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率兵鎮守武威，竇憲認爲鄧訓通曉對付羌胡人的方針策略，上朝請求派鄧訓與他同行。鄧訓當初和馬氏交情深，不和姓竇的人親近，到竇憲被殺時，他因此没有遭遇到災難。

訓雖寬中容衆，而於閨門甚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以温色。四年冬，病卒官，時年五十三。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傿。傿嘆息曰：“此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爲訓立祠，每有疾病，輒此請禱求福。

鄧訓雖然心胸開闊能容人，但對於家庭内部很嚴格，兄弟們没有不敬畏他的，子侄輩來見他，從來没有給他們座位和顔悦色對他們。永元四年冬，因病死於官任上，當時五十三歲。官吏百姓和羌人胡人愛戴他，早晚來哭吊的每天有幾千人。戎人習俗：父母去世，以悲哀哭泣爲羞耻，都騎着馬歌唱叫喊。等聽説鄧訓去世，没有人不大吼長號，有人用刀子割自己，又殺死自己的狗馬牛羊，説“鄧使君已死，我們也一起去死罷”。先前鄧訓任烏桓校尉時屬下的官民都奔走於吊喪路上，以致城中人都走空了。官吏抓住他們不讓走，并寫狀子報告校尉徐傿。徐傿嘆息

說：“這是深情大義呀。”便釋放了他們。於是烏桓家家爲鄧訓立祠位，每有生病，就在鄧訓祠位前祈禱求福。

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后之父，使謁者持節至訓墓，賜策追封，謚曰平壽敬侯。中宮自臨，百官大會。

元興元年，和帝因爲鄧訓是皇后的父親，派謁者拿着符節到鄧訓墓前，賜予策書追加封號，謚號平壽敬侯。皇后親自哭祭，文武官員大舉集會。

訓五子：騭，京，悝，弘，閶。

鄧訓有五個兒子：鄧騭、鄧京、鄧悝、鄧弘、鄧閶。

鄧騭

騭字昭伯，少辟大將軍竇憲府。及女弟爲貴人，騭兄弟皆除郎中。及貴人立，是爲和熹皇后。騭三遷虎賁中郎將，京、悝、弘、閶皆黄門侍郎。京卒於官。延平元年，拜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始自騭也。悝虎賁中郎將，弘、閶皆侍中。

鄧騭字昭伯，年輕時受舉薦入大將軍竇憲府中任職。到妹妹做了貴人時，鄧騭兄弟都任命爲郎中。等貴人立爲皇后，她就是和熹皇后。鄧騭三次升遷做虎賁中郎將，鄧京、鄧悝、鄧弘、鄧閶都做黄門侍郎。鄧京死於官任上。延平元年，任鄧騭做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官職從鄧騭開始有。鄧悝做虎賁中郎將，鄧弘、鄧閶都做侍中。

殤帝崩，太后與騭等定策立安帝，悝遷城門校尉，弘虎賁中郎將。自和帝崩後，騭兄弟常居禁中。騭謙遜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歲餘，太后乃許之。

殤帝駕崩，太后和鄧騭等人制定計策擁立安帝，鄧悝升任城門校尉，鄧弘做虎賁中郎將。自從和帝駕崩之後，鄧騭兄弟時常留住皇宫中。鄧騭謙虚遜讓，不想長期在宫内，接連請求允許他回家，過了一年多，太后纔答應了他。

永初元年，封騭上蔡侯，悝葉侯，弘西平侯，閶西華侯，食邑各萬户。騭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户。騭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關詣闕，上疏自陳曰：“臣兄弟污濊，無分可采，過以外戚，遭值明時，托日月之末光，被雲雨之渥澤，并統列位，光昭當世。不能宣贊風美，補助清化，誠慚誠懼，無以處心。陛下躬天然之姿，體仁聖之德，遭國不造，仍離大憂，開日月之明，運獨斷之慮，援立皇統，奉承大宗。聖策定於神心，休烈垂於不朽，本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并享大封，伏聞詔書，驚惶慚怖。追觀前世傾覆之誡，退自惟念，不寒而栗。臣等雖無

永初元年，封鄧騭爲上蔡侯，封鄧悝爲葉侯，封鄧弘爲西平侯，封鄧閶爲西華侯，食邑各一萬户。鄧騭因爲定計擁立安帝的功勞，增加采邑三千户。鄧騭等人辭讓，朝廷不許，於是躲開使者，輾轉奔波來到朝廷，上書自叙說：“臣兄弟地位卑微，没有一點可取之處，因爲是外戚，又遇上聖明的時代，托皇帝皇后的福澤，受朝廷的優待，全都位於列侯，榮光顯於當世。而不能宣揚朝廷美好的風氣，有助於教化，内心確實又慚愧又害怕，無法安心。陛下身體具有天然的資質，和仁慈聖明的德行，遇上國家不幸，頻繁地遭受巨大憂患，開張日月般的英明，運用獨立决斷的謀劃，建立皇統，繼承大宗。英明的决策制定於神明的心中，盛美的事業流傳千秋萬代，這本來不是臣等所能趕上萬分之一的，却輕易地被嘉獎褒美，一起享受封爵和大量的恩賞，聽到詔

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子兄弟，内相敕厲，冀以端慤畏慎，一心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横受爵土，以增罪累。惶窘征營，昧死陳乞。”太后不聽。騭頻上疏，至於五六，乃許之。

書，惶恐慚愧。追想前代外戚覆亡的教訓，回頭自己考慮，不寒而栗。臣等雖没有有遠見的考慮，却有近似於戒備和恐懼的心情。平常母子兄弟，在家中相互告誡勉勵，希望以正直誠實和敬畏審慎的態度，一心擁戴皇室，上邊顧全朝廷恩寵，下面保全自家性命。刻骨銘心確定名分，死無二心。終究不敢接受意外的爵位和封地，從而增加罪過。窘迫惶惑，冒死陳情，乞求免封。”太后不聽。鄧騭頻頻上疏，直到五六次，纔答應了他。

其夏，涼部畔羌摇蕩西州，朝廷憂之。於是詔騭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諸部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騭西屯漢陽，使征西校尉任尚、從事中郎司馬鈞與羌戰，大敗。時以轉輸疲弊，百姓苦役。冬，徵騭班師。朝廷以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將迎拜騭爲大將軍。軍到河南，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齎牛酒郊勞，王、主以下候望於道。既至，大會群臣，賜束帛乘馬，寵靈顯赫，光震都鄙。

這年夏天，涼部反叛的羌人使西州動蕩不安，朝廷擔憂這種局勢。於是下詔命令鄧騭率領左右羽林軍、北軍五營將士及各部士兵攻打反叛的羌人，皇帝駕幸平樂觀設宴送行。鄧騭率兵向西屯守漢陽，派征西校尉任尚、從事中郎司馬鈞和羌人交戰，漢兵大敗。當時因爲運輸困乏，百姓苦於服勞役。冬天，詔令鄧騭回師。朝廷因爲太后的緣故，派五官中郎將迎接并拜任鄧騭做大將軍。軍隊到河南，又派大鴻臚親自迎接，中常侍帶着酒肉來犒勞，親王、公主以下都等候在半路上。回朝之後，大舉會集臣僚，賜給束帛和駟馬，恩寵盛大顯著，榮耀震動朝野。

時遭元二之災，人士荒飢，死者相望，盜賊群起，四夷侵畔。騭等崇節儉，罷力役，推進天下賢士何熙、祋諷、羊浸、李郃、陶敦等列於朝廷，辟楊震、朱寵、陳禪置之幕府，故天下復安。

當時遭受永初元年、二年的兵災，百姓饑荒，不斷地死人，盜賊蜂擁而起，四方邊民入侵、反叛。鄧騭等人崇尚節儉，罷除勞役，推舉天下賢人何熙、祋諷、羊浸、李郃、陶敦等人到朝廷做官，聘用楊震、朱寵、陳禪，安置在幕府，因此天下又安定下來。

四年，母新野君寢病，騭兄弟并上書求還侍養。太后以閶最少，孝行尤著，特聽之，賜安車駟馬。及新野君薨，騭等復乞身行服，章連上，太后許之。騭等既還里第，并居冢次。閶至孝骨立，有聞當時。及服闋，詔喻騭還輔朝政，更授前封。騭等叩頭固讓，乃止，於是并奉朝請，位次在三公下，特進、侯上。其有大議，乃詣朝堂，與公卿參謀。

永初四年，鄧騭的母親新野君卧病在床，鄧騭兄弟都上書請求允許他們回家侍候。太后因爲鄧閶最小，孝順的品行尤其顯著，特别答應了他，賜給他安車駟馬讓他回家。等新野君逝世，鄧騭兄弟又請求退職爲母親服喪，奏章接連遞上去，太后纔答應了他們。鄧騭兄弟回到家後，都住在母親墳上守喪。鄧閶最孝，人都瘦了，在當時很有名聲。等服喪完畢，下詔讓鄧騭回京城輔助朝廷政事，再授予先前的封號。鄧騭等人叩頭堅决推辭，纔停下來，於是都任奉朝請，位置在三公之下，在特進、列侯之上。國家有重大决

議，他們就去朝廷，和公卿們一起參預謀劃。

元初二年，弘卒。太后服齊衰，帝絲麻，并宿幸其第。弘少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諸儒多歸附之。初疾病，遺言悉以常服，不得用錦衣玉匣。有司奏贈弘驃騎將軍，位特進，封西平侯。太后追思弘意，不加贈位衣服，但賜錢千萬，布萬匹，騭等復辭不受。詔大鴻臚持節，即弘殯封子廣德爲西平侯。將葬，有司復奏發五營輕車騎士，禮儀如霍光故事，太后皆不聽，但白蓋雙騎，門生輓送。後以帝師之重，分西平之都鄉封廣德弟甫德爲都鄉侯。四年，又封京子黄門侍郎珍爲陽安侯，邑三千五百户。

元初二年，鄧弘去世。太后爲他穿齊衰喪服，安帝爲他穿絲麻喪服，并一起住在鄧弘家中。鄧弘年輕時研究《歐陽尚書》，在宫中教授皇帝，儒生們大多歸附於他。剛生病時，囑咐死後送葬時全給他穿平常的衣服，不能用錦衣玉匣。主管官員奏請追贈鄧弘爲驃騎將軍，位列特進，封西平侯。太后回想鄧弘遺言的用意，不給他追贈官爵和葬服，祇賜錢千萬，布一萬匹，鄧騭等人又推辭不肯接受。下詔命令大鴻臚拿着符節，就在鄧弘靈柩旁封他兒子鄧廣德爲西平侯。將要安葬，主管官員又奏請派五營輕車騎士送葬，禮儀參照葬霍光的舊例，太后都不聽，祇用白蓋車和一對騎兵，門生牽引喪車送葬。後來又因曾做過皇帝老師的重要身份，從西平侯國分出都鄉封鄧廣德的弟弟鄧甫德爲都鄉侯。元初四年，又封鄧京的兒子黄門侍郎鄧珍爲陽安侯，食邑三千五百户。

五年，悝、閶相繼并卒，皆遺言薄葬，不受爵贈，太后并從之。乃封悝子廣宗爲葉侯，閶子忠爲西華侯。

元初五年，鄧悝、鄧閶相繼去世，都囑咐要薄葬，不接受追贈官爵，太后都聽從了他們的要求。於是封鄧悝的兒子鄧廣宗爲葉侯，封鄧閶的兒子鄧忠爲西華侯。

自祖父禹教訓子孫，皆遵法度，深戒竇氏，檢敕宗族，闔門静居。騭子侍中鳳，嘗與尚書郎張龕書，屬郎中馬融宜在臺閣。又中郎將任尚嘗遺鳳馬，後尚坐斷盗軍粮，檻車徵詣廷尉，鳳懼事泄，先自首於騭。騭畏太后，遂髡妻及鳳以謝，天下稱之。

鄧氏從祖父鄧禹教育子孫開始，大家都遵守法律制度，深以竇氏爲鑒戒，約束、告誡宗族内的人，閉門静居。鄧騭的兒子侍中鄧鳳，曾經給尚書郎張龕寫信，叮囑他郎中馬融應在尚書之列。另外中郎將任尚曾經送馬給鄧鳳，後來任尚犯克扣盗竊軍糧的罪，被朝廷用囚車裝着送到廷尉處審理，鄧鳳害怕事情泄露，先向鄧騭自首。鄧騭畏懼太后，於是剃去妻子及鄧鳳的頭髮向朝廷謝罪，天下人都稱贊他。

建光元年，太后崩，未及大斂，帝復申前命，封騭爲上蔡侯，位特進。帝少號聰敏，及長多不德，而乳母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黄門李閏候伺左右。及太后崩，宫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悝、弘、閶先從尚書鄧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帝聞，追怒，

建光元年，太后駕崩，還没有等到大殮，安帝又重申先前的命令，封鄧騭爲上蔡侯，位列特進。安帝年輕時人稱很聰明機智，等長大後行爲大多不合道德，而乳母王聖見太后長期不肯交出政權，擔心會廢除安帝，就常和中黄門李閏在太后左右偵察。等太后駕崩，宫人中有先前曾受過處罰的，心懷怨恨，於是誣告鄧悝、鄧弘、鄧閶先前跟着尚書鄧訪采用廢除皇帝的舊例，圖謀擁

令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德、葉侯廣宗、西華侯忠、陽安侯珍、都鄉侯甫德皆爲庶人。騭以不與謀，但免特進，遣就國。宗族皆免官歸故郡，没入騭等貲財田宅，徙鄧訪及家屬於遠郡。郡縣逼迫，廣宗及忠皆自殺。又徙封騭爲羅侯，騭與子鳳并不食而死。騭從弟河南尹豹、度遼將軍舞陽侯遵、將作大匠暢皆自殺，唯廣德兄弟以母閻后戚屬得留京師。

立平原王劉得爲皇帝。安帝聽説之後，非常憤怒，命令主管官員彈劾鄧悝等人大逆不道，於是廢除西平侯鄧廣德、葉侯鄧廣宗、西華侯鄧忠、陽安侯鄧珍、都鄉侯鄧甫德都做平民。鄧騭因爲没有參與謀劃，衹免除特進，遣送回封地。鄧氏宗族都免官回老家，没收鄧騭等人的錢財田地及住宅，遷移鄧訪和他的家屬到邊遠郡縣。接收他們的郡縣趁機逼迫他們，鄧廣宗和鄧忠都自殺了。又改封鄧騭爲羅侯，鄧騭和兒子鄧鳳都絶食而死。鄧騭的從弟河南尹鄧豹、度遼將軍舞陽侯鄧遵、將作大匠鄧暢都自殺，衹有鄧廣德兄弟因爲母親是閻皇后的親戚而得以留居京城。

大司農朱寵痛騭無罪遇禍，乃肉袒輿櫬，上疏追訟騭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爲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而横爲宫人單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獄不訊鞠，遂令騭等罹此酷濫。一門七人，并不以命，尸骸流離，怨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寵知其言切，自致廷尉，詔免官歸田里。衆庶多爲騭稱枉，帝意頗悟，乃譴讓州郡，還葬洛陽北芒舊塋，公卿皆會喪，莫不悲傷之。詔遣使者祠以中牢，諸從昆弟皆歸京師。及順帝即位，追感太后恩訓，愍騭無辜，乃詔宗正復故大將軍鄧騭宗親内外，朝見皆如故事。除騭兄弟子及門從十二人悉爲郎中，擢朱寵爲太尉，録尚書事。

大司農朱寵憐惜鄧騭無罪遇禍，於是光着上身用車裝着棺材，上疏替鄧騭伸冤説："伏念和熹皇后具備聖明善良的德行，好比是漢代的文母。皇后的兄弟盡忠盡孝，一心憂國，國家有了主心骨，王室也就依賴他們。大功建成告身引退，辭讓封國退還爵位，歷代外戚，没有能和他們相比的。本當享受行善積德行爲謙遜的福分，反而意外地被宫人的片面之辭所陷害。巧言善辯，陰險狡詐，擾亂國家，判罪没有明白的證據，案子也没有審問清楚，於是使得鄧騭等人遭受濫刑。一家七人，都不得善終，尸骸四散，怨魂不反，違背天意，感動人心，普天之下，人心頹傷。應該替他們收尸送葬，寵幸和培養他們遺留下來的孤兒，奉承祭祀，以告慰亡靈。"朱寵知道自己言辭太急切，自己到廷尉處請罪，詔令免除他的官職放回老家。大家都替鄧騭喊冤，皇帝心中纔稍稍省悟，於是責備州郡，收回他們的尸骸歸葬洛陽北芒鄧氏祖墳，公卿都出席葬禮，没有不爲他們悲痛傷心的。詔令派使者用中牢祠祭，剩下的從兄弟都回到京城。等順帝即位，追念太后的恩情與教訓，憐憫鄧騭等人無罪，於是詔令宗正恢復已故大將軍鄧騭宗族内外親戚，朝見都依照舊例。拜任鄧騭兄弟子侄輩及門人隨從十二個人都做郎中，提升朱寵做太尉，録尚書事。

寵字仲威，京兆人，初辟騭府，稍遷潁川太守，治理有聲。及拜太

朱寵字仲威，京兆人，最早由人舉薦入鄧騭府任幕僚，步步升遷，任潁川太守，處理政務很

尉，封安鄉侯，甚加優禮。

有聲望，以致任命爲太尉，封爲安鄉侯，朝廷對他的禮遇十分優厚。

廣德早卒。甫德更召徵爲開封令。學傳父業。喪母，遂不仕。

鄧廣德早年去世。鄧甫德又受召徵用做開封令。繼承父親的學業。母親死後，於是不做官。

閶妻耿氏有節操，痛鄧氏誅廢，子忠早卒，乃養河南尹豹子嗣爲閶後。耿氏教之書學，遂以通博稱。永壽中，與伏無忌、延篤著書東觀，官至屯騎校尉。

鄧閶妻子耿氏有節操，痛惜鄧氏被誅殺廢免，兒子鄧忠又早死，便收養河南尹鄧豹的兒子做鄧閶的後代。耿氏教他寫字讀書，以學問淵博聞名。永壽年間，和伏無忌、延篤在東觀著書，官做到屯騎校尉。

禹曾孫香之女爲桓帝后，帝又紹封度遼將軍遵子萬世爲南鄉侯，拜河南尹。及后廢，萬世下獄死，其餘宗親皆復歸故郡。

鄧禹曾孫鄧香的女兒是桓帝的皇后，桓帝又續封度遼將軍鄧遵的兒子鄧萬世爲南鄉侯，任河南尹。等皇后被廢，鄧萬世下獄而死，其他宗族親戚又都回到故鄉。

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爲比。

鄧氏從漢室中興後，累世受寵顯貴，總計封侯的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計其數，東京没有家族能與鄧氏家族相比的。

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釁後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何則？恩非己結，而權已先之；情疏禮重，而枉性圖之；來寵方授，地既害之；隙開勢謝，讒亦勝之。悲哉！騭、悝兄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

論曰：漢代外戚，從東京到西京有十多個宗族，不是因位極人臣、强横至極而自取災禍而滅亡，就一定是留禍根給繼位君主，而導致覆亡，其中的道理有可以説得出來的。爲什麽呢？他們這些外戚恩情不是自己和繼位的君主結下的，而權勢已先在身；感情疏遠而禮數重，因而繼位君主不得不違背本性與他們圖謀政事；繼位君主新寵幸的人要授以要職，作爲前朝權臣的地位受到了妨礙；君臣間裂痕拉開，權臣勢力衰敗，讒言穢語就能得逞了。悲哀呀！鄧騭、鄧悝兄弟，推讓權柄，忠心效勞王室，但最終都不能免於覆亡，這就是樂生哭着辭别燕王的原因了！

寇恂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爲著姓。恂初爲郡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

寇恂字子翼，是上谷昌平人，世代是望族。寇恂開始時做郡功曹，太守耿況非常器重他。

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況

王莽失敗，更始帝登位，派使者巡行郡國，説"先投降的恢復爵位"。寇恂隨耿況到郡界上

迎使者於界上，况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沮向化之心，生離畔之隙，將復何以號令它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爲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祇更生亂。爲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况。况至，恂進取印綬帶况。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况受而歸。

迎接使者，耿况交上印信，使者收起官印，一夜都没有還給耿况的意思。寇恂帶兵進去見使者，就地請求還給耿况官印。使者不給，説：“我是天王的使者，功曹想威脅我麽?”寇恂説：“不敢威脅使君，是私下爲你們計劃不周密而感到痛心。現在天下剛穩定，國家的信譽還没有顯示出來，使君樹起符節，帶着命令，來到各地，郡國没有不伸長脖子側着耳朵，聞風歸附的。現在剛到上谷就先毁棄信譽，阻止别人歸順的思想，滋長背叛裂痕，朝廷將憑什麽來號令其他郡國呢?况且耿府君在上谷，長期被官民百姓愛戴，現在撤换他，得到一個賢能的繼任人就會倉促不安，得到一個没有才能的人祇能增添禍亂。替使君考慮，不如恢復耿府君的官職來安定百姓。”使者不聽，寇恂喝令左右以使者的命令召見耿况。耿况來後，寇恂上前取了官印佩在耿况身上。使者没有辦法，纔秉承皇帝旨意下詔，耿况受詔而回。

及王郎起，遣將徇上谷，急發况兵。恂與門下掾閔業共説况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昔王莽時，所難獨有劉伯升耳。今聞大司馬劉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况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恂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舉大郡之資，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况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還，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况子弇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爲偏將軍，號承義侯，從破群賊。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因奉牛酒共交歡。

到王郎起兵時，更始帝派將領巡行上谷，緊急徵調耿况的部隊。寇恂和門下掾閔業一起勸説耿况説：“邯鄲倉促起事，難以讓人相信和歸順。從前王莽的時候，與他爲難的祇有劉縯罷了。現在聽説大司馬劉秀，是劉縯的同母弟弟，禮賢下士，士人大多歸附他，可以依附他。”耿况説：“邯鄲方面勢力正大，憑力量不能單獨與他們對抗，怎麽辦?”寇恂回答説：“現在上谷城池完好，糧食充足，士兵有萬人，憑着全郡的蓄積，可以仔細地選擇去向。我請求往東約同漁陽，齊心合力，邯鄲不足顧慮。”耿况認爲他説得對，於是派寇恂到漁陽，和彭寵結盟。寇恂返回，到達昌平，襲擊邯鄲派的使者，殺死使者，奪取他的部隊，於是和耿况的兒子耿弇等一起向南在廣阿追上劉秀。劉秀拜任寇恂做偏將軍，號承義侯，跟隨光武帝攻破群賊。寇恂幾次和鄧禹謀劃事情，鄧禹很驚異，於是送給他牛肉和酒，相互結交很深。

光武南定河内，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

劉秀南下平定河内，更始帝的大司馬朱鮪等人重兵據守洛陽。另外并州還没有穩定，劉秀爲太守的人選感到爲難，問鄧禹説：“各位將領誰

守河内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内帶河爲固,户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内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内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

可以派去守河内?”鄧禹説:“從前高祖任用蕭何守關中,不再有擔心西方的顧慮,因此得以專心對付山東,最後成就大業。現在河内靠着黄河天險,居民殷富,人口衆多,北邊直通上黨,南邊緊靠洛陽。寇恂文武兼備,具有管理百姓、統領軍隊的才能,除這個人外無人可派。”於是拜任寇恂做河内太守,代理大將軍事務。劉秀對寇恂説:“河内城池完備,人民富裕,我要靠它起事。從前高祖留蕭何鎮守關中,我現在把河内托付給你,你要堅守河内,負責運輸,供應足够的軍糧,率領和操練部隊,阻止其他軍隊,不讓他們北渡黄河。”劉秀於是又向北攻打燕、代。寇恂發送文書命令所屬各縣,練兵習射,砍伐淇園的竹子,製成一百多萬枝箭,養馬二千匹,收租糧四百萬斛,運送前方供給軍隊。

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内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温。檄書至,恂即勒軍馳出,并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温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絶,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温,郡之藩蔽,失温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内,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於是即位。

朱鮪聽説劉秀北上而河内空虚,派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彊帶兵三萬多人,渡過鞏縣黄河進攻温縣。報警文書傳來,寇恂立即率領部隊急行出城,并送文書命令所屬各縣,徵調部隊在温縣會師。軍吏都勸諫説:“現在洛陽方面的部隊渡過黄河,前後不斷,應該等各路部隊都會集了,纔可以出擊。”寇恂説:“温縣是郡城的屏障,丢了温縣,郡城就守不住了。”於是急行軍奔赴温縣。第二天交戰,偏將軍馮異派的救兵以及各縣部隊正好趕到,各方人馬從四面八方會集而來,旗幟蔽空。寇恂於是命令士兵爬上城墻擊鼓呼叫,大喊説:“劉秀的部隊到了!”蘇茂的軍隊聽到後,戰陣騷動,寇恂乘機指揮部隊出擊,大敗敵軍,追到洛陽,終於殺死賈彊。蘇茂的士兵自己跳入黄河淹死的有幾千人,俘虜一萬多人。寇恂和馮異追過黄河後返回。從此洛陽震驚,城門白天都關着。當時劉秀聽説朱鮪攻破河内,不久寇恂的文書送到,非常高興地説:“我知道寇子翼是可以勝任的!”各將領都來祝賀,藉機上尊號,劉秀於是登位。

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絶,尚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説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

當時軍中糧食奇缺,寇恂用人力車和馬車運送軍糧,前後連綿不斷,尚書分發禄米,一升一斗地量給百官。光武帝多次下詔書慰問寇恂,寇恂的同學茂陵董崇勸寇恂説:“皇上剛登位,天

君侯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敵，功名發聞，此讒人側目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悦。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以前人爲鏡戒。”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爲軍鋒。帝善之，皆以爲偏將軍。

下没有穩定，而君侯在這個時候據守大郡，在內部很得民心，在外又攻破蘇茂，威震鄰近的敵人，功名顯揚，這正是小人嫉恨陷害的時候。從前蕭何守關中，聽從了鮑生的話，因而高祖很高興。現在您所率領的，都是同宗族的兄弟，應該拿前人作借鑒吧。”寇恂認爲他的話説得對，於是推病不管事。光武帝準備攻打洛陽，先到達河內，寇恂請求隨軍打仗。光武帝説：“你不能離開河內。”屢次堅決請求，光武帝不聽，寇恂於是派哥哥的兒子寇張、姐姐的兒子谷崇率領突騎自願做部隊的先鋒。光武帝很欣賞他們，都把他們任命做偏將軍。

建武二年，恂坐繫考上書者免。是時潁川人嚴終、趙敦聚衆萬餘，與密人賈期連兵爲寇。恂免數月，復拜潁川太守，與破奸將軍侯進俱擊之。數月，斬期首，郡中悉平定。封恂雍奴侯，邑萬户。

建武二年，寇恂犯拘囚拷問上書人的罪免官。這時潁川人嚴終、趙敦聚集徒衆一萬多，和密地人賈期合兵劫掠。寇恂免官幾個月，又拜任潁川太守，和破奸將軍侯進一起攻打嚴終等人，幾個月後，殺了賈期，郡中都平定下來。封寇恂爲雍奴侯，食邑一萬户。

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爲耻，嘆。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并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鬥？今日朕分之。”於是并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在潁川殺人，寇恂把犯人抓獲關進監獄。當時還屬創業階段，軍營的人犯法，大多能寬容，寇恂在鬧市上處死犯人。賈復覺得很耻辱，爲這件事嘆息。從汝南回來經過潁川，對左右的人説：“我和寇恂同做將帥，但現在被他陷害，大丈夫難道有被人欺負而不與他一決高低的呢？這次見到寇恂，我一定親手用劍殺了他。”寇恂得知他的打算，不想和他見面。谷崇説：“谷崇是將領，可以帶劍陪在旁邊。如果突然有變，也足可以抵擋。”寇恂説：“不對。從前藺相如不怕秦王却屈服於廉頗的原因，是爲了國家。小小的趙國，還有人懂這個道理，我怎麽可以忘記這個呢？”於是命令所屬各縣大設酒食器具，備好酒漿，執金吾的軍隊進入郡界，一個人都具有兩份酒食。寇恂於是出城迎於路上，半道推病返回。賈復帶兵要追寇恂，但將士都醉了，於是過境離去。寇恂派谷崇把情狀報告光武帝，光武帝於是召見寇恂，寇恂到後被引入接見，當時賈復已經在那兒，想起身迴避。光武帝説：“天下還没有安定，兩虎怎能私自爭鬥？今天我來和解。”於是一同入座，極盡歡樂，

恂歸潁川。三年，遣使者即拜爲汝南太守，又使驃騎將軍杜茂將兵助恂討盜賊。盜賊清靜，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七年，代朱浮爲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群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逾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閒相詿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

最後乘一輛車出來，結爲朋友後分手。

寇恂回到潁川。建武三年，朝廷派使者就地拜任寇恂做汝南太守，又派驃騎將軍杜茂率兵協助寇恂討伐盜賊。盜賊肅清，郡中無事。寇恂一向好學，於是修建鄉學，教授學生，聘請會講授《左氏春秋》的人，親自向他學習。建武七年，接替朱浮做執金吾。第二年，跟隨皇上攻打隗囂，這時潁川盜賊蜂湧而起，光武帝就領兵返回，對寇恂說："潁川緊靠京城，應當及時平定盜賊。考慮衹有卿能平定盜賊了，你從九卿位上再出兵討賊，以分擔國憂吧。"寇恂回答說："潁川盜賊强悍輕佻，聽說陛下遠涉險阻，用兵隴、蜀，所以狂妄狡猾地乘機搗亂想要貽誤您的戰機罷了。假如聽説皇上車駕轉向南方，盜賊必定驚慌來降。臣願拿着兵器做前鋒。"當天車駕南征，寇恂跟隨皇上到潁川，盜賊全部投降，但最後却不拜任寇恂做潁川郡守。百姓攔在路上說："希望向陛下再借寇君一年。"於是光武帝留寇恂在長社，鎮撫吏民，接納其餘來投降的人。

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帝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開。中郎將來歙承制拜峻通路將軍，封關内侯，後屬大司馬吴漢，共圍囂於冀。及漢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囂拒隴阺。及囂死，峻據高平，畏誅堅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太中大夫竇士、武威太守梁統等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關，將自征之，恂時從駕，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前年潁川，可爲至戒。"帝不從。進軍及汧，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爲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

當初，隗囂部將安定人高峻，擁有士兵一萬多人，占據高平第一城，光武帝派待詔馬援招降高峻，從此通河西的道路被打開。中郎將來歙秉承聖旨拜任高峻爲通路將軍，封關内侯，後來隸屬於大司馬吴漢，一起包圍隗囂於冀。等漢軍退走，高峻逃回舊營，又幫助隗囂拒守隴阺。等隗囂死，高峻占據高平，怕被殺而堅守不降。建威大將軍耿弇率領太中大夫竇士、武威太守梁統等人包圍高峻，一年没有攻下。建武十年，光武帝進入關内，準備親自征伐高峻，寇恂當時跟隨車駕，勸道："長安位居洛陽和高平中間，接應路近而方便，皇上坐鎮長安，安定、隴西必定心懷威懼，這樣安然自在地占住一個地方可以制服四方。現在人馬疲乏，又將經歷險阻，我們的軍隊還不像有萬輛戰車那樣强大，前年潁川的事，可以做最好的教訓。"光武帝不聽。進軍到汧縣，高峻還是攻不下，光武帝商議派使者招降他，就對寇恂說："卿先前勸阻我這次行動，現在替我走一趟。如果高峻不肯馬上投降，就帶耿弇等五營攻打他。"寇恂帶着詔書到第一城，高峻派軍

率多强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

師皇甫文出城謁見，很禮貌地推辭，不肯投降。寇恂大怒，要殺皇甫文。各位將領勸道：“高峻精兵一萬人，大多執硬弓，攔在通往西部隴地的通道上，連年攻不下來。現在想招降他却又殺了他的使者，大概不成吧?”寇恂不答話，於是殺了皇甫文。寇恂派皇甫文的副使回去告訴高峻說：“軍師無禮，已把他殺了。想投降，趕快投降；不想投降，死守。”高峻害怕了，當日打開城門投降。各位將領都來祝賀，就問：“請問殺了他們的使者却使他們全城投降，是什麽道理呢?”寇恂說：“皇甫文是高峻的心腹，是幫他拿主意的人。這次來，言辭之中不肯降服，一定没有投降的心意。保全他的命皇甫文的計就成功了，殺了他高峻就喪失了膽量，所以投降了。”各位將領都說：“這不是我們所能想得到的。”於是用驛車送高峻回洛陽。

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爲有宰相器。

寇恂通曉經書，修養操行，在朝廷名氣很大，所得到的俸禄，多送朋友、熟人以及跟隨他的人。他常說：“我靠士大夫而到這一地位，怎麽可以一個人享受呢!”當時人稱他是道德高尚的人，認爲他有宰相的才能。

十二年卒，謚曰威侯。子損嗣。恂同産弟及兄子、姊子以軍功封列侯者凡八人，終其身，不傳於後。

寇恂於建武十二年去世，謚號威侯。兒子寇損繼嗣。寇恂同胞弟弟以及哥哥的兒子、姐姐的兒子憑軍功封爲列侯的共有八人，都止於始封人，没有嗣傳給後代。

初所與謀閔業者，恂數爲帝言其忠，賜爵關内侯，官至遼西太守。

當初和他一起謀事的閔業，寇恂屢次對光武帝說起他的忠誠，朝廷賜給關内侯爵位，官做到遼西太守。

十三年，復封損庶兄壽爲洨侯。後徙封損扶柳侯。損卒，子釐嗣，徙封商鄉侯。釐卒，子襲嗣。

建武十三年，又封寇損庶兄寇壽爲洨侯。後來改封寇損爲扶柳侯。寇損去世，兒子寇釐繼嗣，改封商鄉侯。寇釐去世，兒子寇襲繼嗣。

恂女孫爲大將軍鄧騭夫人，由是寇氏得志於永初間。

寇恂的孫女是大將軍鄧騭的夫人，因此寇氏在永初年間很得志。

恂曾孫榮。

寇恂的曾孫寇榮。

論曰：《傳》稱“喜怒以類者鮮矣”。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難者，其唯君子乎！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於寇公而見之矣。

論曰：《左傳》說“喜歡與不喜歡而有一定之規的人太少了”。能喜歡别人却不結幫，怨恨别人却考慮到可以結怨招災，大概衹有君子吧！孔子說：“伯夷、叔齊，不記舊仇，所以仇人少。”在寇公身上正可以見到這一長處。

寇榮

榮少知名，桓帝時爲侍中。性矜潔自貴，於人少所與，以此見害於權寵。而從兄子尚帝妹益陽長公主，帝又聘其從孫女於後宫，左右益惡之。延熹中，遂陷以罪辟，與宗族免歸故郡。吏承望風旨，持之浸急，榮恐不免，奔闕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以擅去邊，有詔捕之。榮逃竄數年，會赦令，不得除，積窮困，乃自亡命中上書曰：

寇榮年輕時有名，桓帝時做侍中。生性矜持自重，和人少有親近，因此被掌權受寵的人陷害。他從兄的兒子娶皇上的妹妹益陽長公主，皇上又把他的從孫女娶到後宫，所以皇帝身邊的人更嫉恨他。延熹年間，終於編罪名陷害他，他和宗族的人被免官回家鄉。本郡官吏根據上面的意圖，控制他們逐漸急迫，寇榮害怕不能免於災難，投奔朝廷去替自己申訴。還没有到京城，刺史張敬彈劾寇榮擅自離開邊區，朝廷下詔逮捕他。寇榮逃亡好幾年，適逢大赦令，不得免罪，經久貧苦困頓，於是在逃亡之中給皇帝上書説：

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人也慈愛。陛下統天理物，爲萬國覆，作人父母，先慈愛，後威武，先寬容，後刑辟，自生齒以上，咸蒙德澤。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爲專權之臣所見批抵，青蠅之人所共構會。以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其位，退其身，受其勢。於是遂作飛章以被於臣，欲使墜萬仞之坑，踐必死之地，令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尚書背繩墨，案空劾，不復質确其過，寘於嚴棘之下，便奏正臣罪。司隸校尉馮羨佞邪承旨，廢於王命，驅逐臣等，不得旋踵。臣奔走還郡，没齒無怨。臣誠恐卒爲豺狼横見噬食，故冒死欲詣闕，披肝膽，布腹心。

臣聽説天地對萬物愛惜生命，帝王對百姓仁慈愛人。陛下統治天下，是萬邦的庇護，作百姓的父母，先用慈愛，後用權威，先用寬容，後用刑罰，從兒童以上，都蒙受恩德。但臣兄弟獨獨因無罪而被專權的臣子排擠打擊，諂佞小人共同設計陷害。因爲臣和王室結親，認爲臣是要拍着他們的後背，奪取他們的職位，貶斥他們，接過他們的權柄。於是就編造誣告信來加罪於臣，要使臣掉進萬丈陷阱，踏上必死的境地，使陛下喪失慈母般的仁心，生發曾母投杼的憤怒。尚書背棄法律，憑誣告結案，不再核實我的罪過，把我投進牢獄中，就上奏治臣的罪。司隸校尉馮羨奸邪，秉承旨意，廢棄王命，驅逐臣等，不得返回京城。臣奔逃回鄉，終生没有怨恨。臣實在害怕最終横遭豺狼吞食，所以冒死要到朝廷去，披露肝膽，陳述心思。

刺史張敬好爲諂諛，張設機網，復令陛下興雷電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洛陽令袁騰并驅争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没，髡剔墳墓，但未掘壙出尸，剖棺露胔耳。昔文王葬枯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今殘酷容媚之吏，無折中處平之

刺史張敬喜好諂諛，設置陷阱，又使陛下發雷霆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洛陽令袁騰一起急先恐後，如同對付仇敵，刑罰加到死者身上，砍伐墳上樹木，衹差挖掘墓穴，拖出死尸，剖開棺材，暴露白骨罷了。從前文王命令埋葬無主枯骨，公劉聚攏路邊的葦子不使牛羊踐踏，世人稱贊他們仁慈。現在殘暴諂媚的官吏，没有中正公

心，不顧無辜之害，而興虛誣之誹，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是以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啓獨睹之明，拒讒慝之謗，絶邪巧之言，救可濟之人，援没溺之命。不意滯怒不爲春夏息，淹恚不爲順時怠，遂馳使郵驛，布告遠近，嚴文剋剥，痛於霜雪，張羅海内，設置萬里，逐臣者窮人迹，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漢求季布，無以過也。

臣遇罰以來，三赦再贖，無驗之罪，足以蠲除。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止則見埽滅，行則爲亡虜，苟生則爲窮人，極死則爲冤鬼，天廣而無以自覆，地厚而無以自載，蹈陸土而有沈淪之憂，遠岩墻而有鎮壓之患。精誠足以感於陛下，而哲王未肯悟。如臣犯元惡大憝，足以陳於原野，備刀鋸，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以解衆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而閶闔九重，陷阱步設，舉趾觸罘罝，動行絓羅網，無緣至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矣。

國君不可仇匹夫，仇之則一國盡懼。臣奔走以來，三離寒暑，陰陽易位，當煖反寒，春常淒風，夏降霜雹，又連年大風，折拔樹木。風爲號令，春夏布德，議獄緩死之時。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企成湯避遠讒夫之誡，以寧風旱，以弭災兵。臣聞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固不爲明朝惜垂盡之命，願赴

平的心意，不顧對無辜人的陷害，興起虛假捏造的毀謗，要使嚴正的朝廷一定濫施刑罰。因此臣不敢冒犯朝廷威嚴，自己逃竄山林中，來等待陛下運用神聖的聽力，張開有獨到見識的眼睛，抵禦邪惡的誹謗，杜絶奸邪虛假的流言，拯救可以救助的人，援救落水要被淹死人的性命。没想到積怒不因爲春夏的到來而停息，餘憤不順應節令而減少，於是急派使者，告示遠近地方，文辭苛刻，冷如霜雪，張設羅網於天下各處，追捕臣的人直追到人迹罕至、無路可走的荒郊曠野，即使是楚國懸賞找伍員，漢朝捉拿季布，也没有超過這一次的了。

臣遭罪以來，三次大赦，兩次贖罪，没有罪狀可按驗的罪名，足可以免除了。但陛下恨臣更深，主管官吏追究臣的罪過正起勁，停留下來就會被消滅，出逃就算是逃亡的罪犯，苟且偷生就是一個走投無路的人，被殺死就是一個冤屈的鬼，天空廣闊却無法庇護我，土地寬廣却無處容納我，踏着平地就有沉陷的憂慮，遠離高墻也還有被墻壓的擔心。真誠足以感動陛下，但明主還不肯省悟。假如臣犯有彌天大罪，足以陳尸於曠野，供刀鋸施刑，陛下應當公布臣所犯的罪，來解除輿論的疑惑。臣本想進入都城，坐在肺石上，讓三公九卿治臣的罪。但宫門重重，步步設有陷阱，抬脚碰獸網，行動絆鳥羅，無法到達皇上跟前，永遠没有被相信的時候了。

國君不能仇恨平民，仇恨平民就會全國人都懼怕。臣逃亡以來，經歷三個寒暑，陰陽顛倒，應當暖和時反而寒冷，春天常颳冷風，夏天常有霜凍冰雹，又連年颳大風，颳斷和拔起樹木。風是上天的號令，春夏應當是廣布恩德，處理案件、緩期處刑的季節。希望陛下想想帝堯五教寬緩的恩德，學習成湯遠避小人的告誡，來平息大風乾旱，來消除災禍兵亂。臣聽説勇敢的人不逃避死亡，聰明的人不懼怕困頓，所以臣不爲聖朝而憐

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沈江湖之流，吊子胥之哀。臣功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含恨以葬江魚之腹，無以自別於世，不勝狐死首丘之情，營魂識路之懷。犯冒王怒，觸突帝禁，伏於兩觀，陳訴毒痛，然後登金鑊，入沸湯，糜爛於熾爨之下，九死而未悔。

惜即將完結的生命，願意投湘、沅之水，追隨屈原的悲劇，自沉江湖中流，慰問子胥的傷心。臣是功臣的後裔，生長在王國，懼怕獨自含恨而葬身江魚腹中，無法把自己表白給世人，有不盡的狐死首丘、魂魄識途的心情。冒犯大王的憤怒，觸忤皇上的禁忌，伏於宮闕，陳述苦痛，然後登鐵鍋，下滚水，爛在大火燒煮之下，九死都不後悔。

悲夫，久生亦復何聊！蓋忠臣殺身以解君怒，孝子殞命以寧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謗。臣敢忘斯義，不自斃以解明朝之忿哉！乞以身塞重責。願陛下丐兄弟死命，使臣一門頗有遺類，以崇陛下寬饒之惠。先死陳情，臨章涕泣，泣血漣如。

悲哀呀，長久活着又有什麼意思！忠臣捨棄生命來排解國君的憤怒，孝子拋棄生命來平息父母的怨恨，所以大舜不躲避塗倉淘井的災難，申生不分辯姬氏讒害的毁謗。臣怎敢忘記這一道理，不自殺來解除聖朝對臣的忿恨呢！請允許臣用生命來彌補對臣的嚴厲責備。希望陛下饒臣兄弟死命，讓臣這一家還有剩下的人，來尊崇陛下寬容的恩德。臨死陳述衷情，對着奏章痛哭流淚，血淚淋淋。

帝省章愈怒，遂誅榮。寇氏由是衰廢。

皇上看了奏章更加憤怒，終於誅殺寇榮。寇氏從此衰微了。

贊曰：元侯淵謨，乃作司徒。明啓帝略，肇定秦都。勋成智隱，静其如愚。子翼守温，蕭公是埒。係兵轉食，以集鴻烈。誅文屈賈，有剛有折。

贊曰：元侯深謀遠慮，於是就任司徒。明確陳述稱帝大計，謀定秦地舊都。大功告成，才智深藏；寧静居處，如同笨人。子翼守温，功等蕭公。輸兵運糧，以成大業。誅殺皇甫文，屈服於賈復，有剛有柔。

後漢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七

馮岑賈傳

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

馮異字公孫，是潁川父城人。喜愛讀書，精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

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城守，爲王莽拒漢。光武略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鄉。異閒出行屬縣，爲漢兵所執。時異從兄孝及同郡丁綝、吕晏，并從光武，因共薦異，得召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爲强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效功報德。"光武曰："善。"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起，多暴横，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從子計。"光武南還宛，更始諸將攻父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爲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即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爲主簿，苗萌爲從事。異因薦邑子銚期、叔壽、段建、左隆等，光武皆以爲掾史，從至洛陽。

漢兵起事，馮異以郡掾身份監管五個縣，和父城縣縣令苗萌一起守城，替王莽抵禦漢兵。劉秀攻占土地到潁川，攻打父城縣没有打下，把軍隊屯扎在巾車鄉。馮異乘間出城巡視下屬各縣，被漢兵抓獲。當時馮異的從兄馮孝以及同郡的丁綝、吕晏都追隨劉秀，藉機一起推薦馮異，馮異得到召見。馮異説："我馮異衹能作一普通人用，無足輕重。有老母親在城中，我願意回去據守五縣，來爲您效力，報答您的恩德。"劉秀説："好。"馮異回城，對苗萌説："當今各地將領都是武士起事，大多殘暴蠻横，衹有劉將軍每到一處不搶劫。察看他的言語行動，不是平庸的人，可以投靠。"苗萌説："我們死生共命運，我聽從您的計謀。"劉秀往南回宛，更始帝的將領們攻打父城的前後有十多批，馮異堅守城池不肯投降，等劉秀做司隸校尉，路經父城，馮異等人馬上開城門捧着酒肉迎接。劉秀委任馮異做主簿，苗萌做從事。馮異乘機推薦同鄉銚期、叔壽、段建、左隆等，劉秀都把他們任用爲掾史，跟隨劉秀到洛陽。

更始數欲遣光武徇河北，諸將皆以爲不可。是時左丞相曹竟子詡爲尚書，父子用事，異勸光武厚結納之。及度河北，詡有力焉。

更始帝幾次想派劉秀巡行河北，各將領都認爲不行。這時左丞相曹竟的兒子曹詡做尚書，父子掌權，馮異勸劉秀深深結交他們。等派劉秀渡黄河向北巡視，曹詡是幫了忙的。

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因閒進説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横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飢渴，易爲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徇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光武納之。至邯鄲，遣異與銚期乘傳撫循屬縣，録囚徒，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陰條二千石長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

自劉縯被害，劉秀不敢表現出悲慟，每每一個人居處，就不吃酒肉，枕席上有淚水沾濕的地方。馮異單獨來叩頭寬解他的悲痛心情。劉秀制止他説："卿不要瞎説。"馮異又乘機提議説："天下都怨恨王氏，思念漢室很久了。現在更始帝的將領們横行暴虐，到一個地方就搶劫，令百姓失望，没有值得親附擁戴的人。現在公獨攬一方軍政大權，施行恩德。有桀紂的暴亂，纔顯示出湯武的功勞；百姓長期飢渴，容易得到滿足。應該趕快分派官員，巡視郡縣，處理冤案，布施恩德。"劉秀接受他的建議。到達邯鄲，派遣馮異和銚期乘坐驛車巡行撫慰所屬各縣，審查囚犯罪狀，問候鰥夫寡婦，逃亡的人來自首的免罪，暗中逐個記録二千石長吏同心的和不肯親附的人的名單送給劉秀。

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無蔞亭。時天寒烈，衆皆飢疲，異上豆粥。明旦，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宫，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度虖沱河至信都，使異別收河閒兵。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

等王郎起兵時，劉秀從薊縣東部向南急行軍，早晚露宿野外，到達饒陽無蔞亭。時值天氣嚴寒，衆人都又餓又累，馮異給劉秀端上豆粥。第二天早晨，光武對衆將説："昨天吃了公孫的豆粥，飢餓寒冷都消失了。"等到達南宫時，遇上大風雨，劉秀領車進入路邊空房，馮異抱來柴草，鄧禹升火，劉秀對着竈烤衣服。馮異又獻上麥飯和兔腿。劉秀接着又渡滹沱河到信都，派馮異另行募集河閒士兵。回來後拜任偏將軍。跟隨劉秀攻破王郎，封爲應侯。

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并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別擊破鐵脛於北平，又降匈奴于林闟頓王，因從平河北。

馮異爲人謙讓不自誇，出行和衆將相遇，就領自己的車讓路。進退行處都有一定的地方，軍中都稱他有規矩。每次宿營，衆將領一起坐下來評功勞，馮異常常一個人坐在樹下，軍中稱他爲"大樹將軍"。等攻破邯鄲後，纔改編部隊分屬各位將領，將領每人都有部屬。士兵都説願意跟隨大樹將軍，劉秀因此看重他。分兵在北平打敗鐵脛，又使匈奴于林闟頓王投降，接着跟隨劉秀平定河北。

時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廩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僑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内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倉廩實，乃

這時更始帝派舞陰王李軼、廩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僑率兵號稱三十萬，和河南太守武勃一起守衛洛陽。劉秀準備向北奪取燕、趙，因爲魏郡、河内獨獨没有遭過兵亂，并且城池完好，倉庫充實，於是拜任寇恂做河内太

拜寇恂爲河内太守，異爲孟津將軍，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

守，馮異做孟津將軍，統領兩郡部隊屯守黄河上，和寇恂合力，來抵禦朱鮪等人。

異乃遺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睹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閒親，遠不逾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絶，四方分崩，異姓并起，是故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争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皋已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引軍度河，與勃戰於士鄉下，大破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鮪乃遣討難將軍蘇茂將數萬人攻温，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異遣校尉護軍將兵，與寇恂合擊茂，破之。異因

馮異寫信給李軼説：“我聽説明亮的鏡子是用來照出形象的，從前的事是用來瞭解現實的。從前微子離開殷朝來到周室，項伯背叛楚王歸依漢王，周勃迎取代王而罷黜少帝，霍光尊奉孝宣而廢除昌邑王。這些人都畏懼蒼天，懂得命運，看到生存與滅亡的徵兆，見到衰敗與興盛的變故，所以能够成功於一時，流傳業績於萬世。假使長安方面還可以扶助，苟延殘喘一年半月，但關係疏遠的不能參與關係親近的人之間的事，季文怎麽能够獨守一角呢？現在長安朝政敗壞混亂，赤眉攻到城郊，王侯結仇生怨，大臣背離，法紀已斷，天下崩潰，異姓叛亂并起，因此蕭王跋山涉水，蒙霜冒雪，經營河北。如今英才雲集，百姓隨風而從，即使邠人岐人傾慕周室，都不足用來作比。季文真能醒悟成敗，趕快確定大計，建立古人一樣的功績，轉禍爲福，就在此時了。如果等到猛將精兵長驅直入，包圍城池，即使有所悔恨，也來不及了。”當初，李軼和劉秀首先定謀結約，相互友愛，等更始帝即位，反而參與謀害劉縯。雖然知道長安已經危險了，想投降又不安心。於是回信給馮異説：“李軼本來和蕭王首先謀劃重建漢室，建立同生共死的約定，制定榮辱與共的計策。現在李軼守洛陽，將軍守孟津，都把守着要地，千載難逢，我也想二人聯合。希望轉達蕭王，我願意進獻愚笨的計策，來幫助國家安定百姓。”李軼自從通信之後，不再和馮異交兵，因此馮異纔得以向北攻打天井關，攻取上黨二城，又往南攻下河南城皋以東十三縣，以及各處聚集的軍隊，全部攻平，投降的十多萬人。武勃率領一萬多人攻打各處反叛的人，馮異帶兵渡黄河，和武勃交戰於士鄉亭下，大敗敵軍，殺死武勃，殺死敵人五千多，李軼又關着城門不救。馮異見他講信用，把情況都奏上劉秀。劉秀故意泄露李軼的信件，使朱鮪知道。朱鮪很憤怒，於是派人刺殺李軼。從此城中守兵背離，有很多投降的。朱鮪於是派討難將軍蘇茂率

度河擊鮪，鮪走；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匝而歸。

領幾萬人進攻溫縣，朱鮪親自統率幾萬人攻打平陰來牽制馮異。馮異派校尉護軍帶兵，和寇恂合兵攻擊蘇茂，打敗蘇茂。馮異乘機渡黃河進攻朱鮪，朱鮪逃走；馮異追到洛陽，繞城一圈而回。

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并勸光武即帝位。光武乃召異詣鄗，問四方動静。異曰："三王反畔，更始敗亡，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上爲社稷，下爲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

馮異送檄書彙報戰况，各位將領都來祝賀，并勸劉秀登皇帝位。劉秀就徵召馮異到鄗去，問他天下形勢。馮異説："三王反叛，更始帝敗走，天下無主，宗廟有難，就看大王了。應聽從大家的提議，上爲國家，下爲百姓。"劉秀説："我昨天夜裏做夢乘赤龍上天，醒來之後，心中直跳。"馮異於是走下座席拜兩拜祝賀説："這是天命顯現在精神上。心中跳動，是大王慎重本性的體現。"馮異於是和衆將領議定上尊號。

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引擊陽翟賊嚴終、趙根，破之。詔異歸家上冢，使太中大夫齎牛酒，令二百里内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會焉。

建武二年春，定封馮異爲陽夏侯。馮異領兵攻打陽翟賊人嚴終、趙根，打敗了他們。光武帝下詔讓馮異回老家祭祀祖先陵墓，派太中大夫送來牛和酒，命令二百里以内的太守、都尉以下的官員及馮氏宗族會見。

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劍。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鬥，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群盗稱將軍者十餘輩，皆率衆降異。

這時赤眉、延岑擾亂三輔，郡縣豪門大姓各自擁有自家的軍隊，大司徒鄧禹不能平定，於是派馮異替换鄧禹討伐他們。光武送他到河南，賜給他馬車和寶玉裝飾的七尺劍。敕令馮異説："三輔遭受王莽、更始之亂，加上赤眉、延岑的殘暴，百姓塗炭，無處依附申訴。這次征伐，不一定要占地殺人，關鍵在平定安撫百姓罷了。各位將領不是不善戰，但喜歡搶劫。卿本來善於統御士兵，你考慮整頓隊伍，不要給郡縣百姓帶來痛苦。"馮異頓首接受命令，領兵西進，所到各處建立威信。弘農結群的盗賊號稱將軍的有十多批，都帶着部下投降馮異。

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五千餘人。三年春，遣使者即拜異爲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黽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

馮異和赤眉相遇於華陰，相持六十多天，交戰幾十次，使赤眉將領劉始、王宣等五千多人投降。建武三年春，朝廷派使者就地拜任馮異爲征西大將軍。適逢鄧禹率領車騎將軍鄧弘等領兵返回，和馮異相遇，鄧禹、鄧弘約請馮異共同攻打赤眉。馮異説："馮異和賊人相持近幾十天，雖然幾次俘虜他們的猛將，但剩下的人還很多，可以慢慢用恩信來引誘，難以突然用兵攻破。皇上這次派衆將屯兵黽池攔擊他們的東部，馮異攻他

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脱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堅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保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别，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黽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

時赤眉雖降，衆寇猶盛：延岑據藍田，王歆據下邽，芳丹據新豐，蔣震據霸陵，張邯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楊周據谷口，吕鮪據陳倉，角閎據汧，駱延據盩厔，任良據鄠，汝章據槐里，各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異且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延岑既破赤眉，自稱武安王，拜置牧守，欲據關中，引張邯、任良共攻異。異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諸營保守附岑者皆來降歸異。岑走攻析，異遣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要擊岑，大破之，降其將蘇臣等八千餘人。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飢餓，人相食，黄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爲糧。詔拜南陽趙匡爲

們的西部，一次全攻下來，這是萬全之策。”鄧禹、鄧弘不聽。鄧弘於是和赤眉軍交戰很久，赤眉假裝戰敗，丢下輜重逃跑。車上都裝着土，用豆子覆蓋在土上，士兵很餓，争着去搶豆子。赤眉領兵回頭打鄧弘，鄧弘軍隊崩潰散亂。馮異和鄧禹合兵救鄧弘，赤眉稍退。馮異認爲士兵飢餓疲憊，可以暫且停戰，鄧禹不聽，又打，被赤眉打得大敗，死傷三千多人。鄧禹得以逃回宜陽。馮異丢下馬步行爬上回谿阪，和部下幾個人回營。又堅守壁壘，收集他散失的士兵，招集各營堡幾萬人，和敵人約定日期交戰。派壯士改换服裝和赤眉軍相同，埋伏在路邊。第二天，赤眉軍派一萬人攻打馮異軍前部，馮異纔派兵救前部。賊人見馮異軍勢弱，便全軍出動攻打馮異，馮異便發兵大戰。太陽西斜，賊人士氣衰落，馮異的伏兵突然出現，穿的衣服相混，赤眉軍不能分辨，士兵於是驚恐潰散。馮異追擊，大敗赤眉於崤底，投降的男女八萬人。剩下還有十多萬，向東跑到宜陽投降了。光武下詔書慰問馮異説：“赤眉被攻平，將士辛苦了，開始雖然失利於回谿，最終能够重振於黽池，可説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了。正論功行賞，酬謝大功。”

這時赤眉雖然投降了，但群寇還很多：延岑占據藍田，王歆占據下邽，芳丹占據新豐，蔣震占據霸陵，張邯占據長安，公孫守占據長陵，楊周占據谷口，吕鮪占據陳倉，角閎占據汧縣，駱延占據盩厔，任良占據鄠縣，汝章占據槐里，各自號稱將軍，擁有兵力多的達一萬餘人，少的幾千人，互相攻打。馮異邊打邊行軍，屯兵上林苑中。延岑在攻破赤眉後，自稱武安王，設置州郡長官，想占據關中，帶領張邯、任良一起攻打馮異。馮異打敗他們，殺死一千多人，各處營堡原先歸附延岑的都來投降馮異。延岑逃跑進攻析縣，馮異派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攔擊延岑，大敗延岑，使他的將領蘇臣等八千多人投降。延岑於是從武關逃到南陽。當時百姓飢餓，人吃人，黄金一斤换豆子五升。道路阻斷，運送的給養不到，士兵都用野果作糧。光武下詔拜任南陽趙匡爲右扶風，率兵幫助馮異，并送來

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穀，軍中皆稱萬歲。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唯吕鮪、張邯、蔣震遣使降蜀，其餘悉平。

明年，公孫述遣將程焉將數萬人就吕鮪，出屯陳倉。異與趙匡迎擊，大破之，焉退走漢川。異追戰於箕谷，復破之，還擊破吕鮪，營保降者甚衆。其後蜀復數遣將閒出，異輒摧挫之。懷來百姓，申理枉結，出入三歲，上林成都。

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曰：“臣本諸生，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國家謀慮，愚臣無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詔敕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决，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始起，擾攘之時，豪傑競逐，迷惑千數。臣以遭遇，托身聖明，在傾危溷殽之中，尚不敢過差，而况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誠冀以謹敕，遂自終始。見所示臣章，戰栗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緣自陳。”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黄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蔞亭豆粥，虖沱河麥飯，厚意久

布匹穀物，軍中都喊萬歲。馮異部隊糧食漸漸多了，於是逐漸討伐不聽從命令的豪强，表揚獎賞投降歸附建立功勞的人，把叛軍的將領全部派去京城，將叛軍解散歸農。威信盛行關中。衹有吕鮪、張邯、蔣震派使者入蜀投降公孫述，其餘全部平定。

第二年，公孫述派將領程焉統率幾萬人靠攏吕鮪，出兵屯守陳倉。馮異和趙匡迎戰，大敗敵人，程焉退往漢川。馮異追擊於箕谷，又打敗程焉，回頭打敗吕鮪，各營堡投降的人很多。這以後蜀又幾次派將領交替出擊，馮異每次都挫敗他們。懷柔歸順的百姓，申理冤屈，前後三年，上林苑成了城市。

馮異自己覺得長期在外，心中不安，上書説思念朝廷，希望能親近宫室，光武帝不答應。後來有人上奏章説馮異專權關中，殺長安縣令，權勢最大，民心歸順他，稱他爲“咸陽王”。光武帝派人拿着奏章給馮異看。馮異驚惶恐懼，上書謝罪説：“臣本是書生，遇上本朝承受天命的時機，參加軍隊，過多蒙受恩愛，位居大將，封爵通侯，受命統率一方，建立細微功勞，這都是由於皇上的謀略，愚臣没能做什麽。臣低頭自己考慮：依照詔令來打仗，每次都能如願以償；間或靠自己决斷，没有不後悔的。皇上見識獨到高明，時間長了就更遠，這纔知道‘性和天道，不可能聽得到’。當兵亂剛起，混亂一片的時候，豪傑争鬥，疑惑的人數以千計。臣因遭遇到明主，托身於陛下，在危險混亂之中，尚且不敢有差錯，何况天下平定，上尊下卑，并且臣所爵位已是高大不測了呢？真誠地希望自己謹守敕令，從始至終。見到給臣看的奏章，戰栗恐懼。想明主知道臣愚笨的心性，所以敢據實自述。”有詔書答覆説：“將軍對於寡人，論理是君臣，恩情同父子。有什麽嫌疑，使你感到害怕呢？”

建武六年春，馮異到京城朝見。被召見，光武帝對公卿説：“這人是我起兵時的主簿。爲我披荆斬棘，平定關中。”朝會完畢，派中黄門賜給珍寶、衣服、錢帛。下詔説：“變亂中無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盛意長期没有報答。”馮異

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鈎，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後數引宴見，定議圖蜀，留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

夏，遣諸將上隴，爲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栒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争。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忸忕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摇，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争也。"潜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異上書言狀，不敢自伐。諸將或欲分其功，帝患之。乃下璽書曰："制詔大司馬，虎牙、建威、漢忠、捕虜、武威將軍：虜兵猥下，三輔驚恐。栒邑危亡，在於旦夕。北地營保，按兵觀望。今偏城獲全，虜兵挫折，使耿定之屬，復念君臣之義。征西功若丘山，猶自以爲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異哉？今遣太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傷者醫藥、棺斂，大司馬已下親吊死問疾，以崇謙讓。"於是使異進軍義渠，并領北地太守事。

青山胡率萬餘人降異。異又擊盧芳將賈覽、匈奴薁鞬日逐王，破之。上郡、安定皆降，異復領安定太守事。九年春，祭遵卒，詔異守征虜將軍，并將其營。及隗囂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立囂子純，猶總兵據

拜謝說："臣聽說管仲對桓公說：'希望君王不要忘記被射中帶鈎，臣不要忘記囚車。'齊國就靠了這句話。臣現在也希望陛下不要忘記河北的困境，小臣不敢忘巾車蒙赦的恩德。"後來屢次召見參加宴飲朝會，商定計策奪取蜀，逗留十多天，命令馮異妻子兒女隨馮異返回西部。

夏天，光武帝派衆將西上隴地，被隗囂打敗，於是詔令馮異屯軍栒邑。馮異還没來得及到達，隗囂乘勝派他的部將王元、行巡率二萬餘人從隴地東下，乘機分派行巡攻取栒邑。馮異立即急行軍，想搶先占據栒邑。將領們都說："敵兵士氣旺盛并且是乘勝而來，不能和他們争鋒。應當屯兵於有利地形，慢慢想計策。"馮異說："敵兵壓境，得到小利，便想深入。如果他們奪得栒邑，三輔危險，這是我擔心的。'進攻不足，固守有餘'。現在先據守城池，以逸待勞，不是和他們争鋒。"於是率兵悄悄進城關門，偃旗息鼓。行巡不知情，直奔栒邑。馮異乘他不備，突然敲着鼓打出旗出戰。行巡部隊驚亂奔逃，馮異追擊幾十里，大敗行巡。祭遵也在汧縣打敗王元。這時北地豪强頭領耿定等人，都背叛隗囂來投降。馮異上書彙報情況，不敢自誇。將領中有人想分他的功，光武帝很擔心。於是下詔書說："制命大司馬，虎牙、建威、漢忠、捕虜、武威將軍：敵兵雲集，三輔震驚。栒邑緊急，危在旦夕。北地營堡，按兵觀望。而今偏遠的孤城得以保全，敵人遭到挫敗，使耿定之類的人，又顧及君臣大義。征西功高如山，還自認爲不够。這與孟之反在軍隊敗逃時斷後，又有什麽區别呢？這次派太中大夫賜給征西將士死傷的人藥物、棺材，大司馬以下親自吊唁死者，慰問傷病，以崇尚謙讓之風。"於是派馮異進軍義渠，并兼任北地太守事務。

青山胡率一萬多人投降馮異。馮異又攻打盧芳部將賈覽、匈奴薁鞬日逐王，打敗他們。上郡、安定全部投降，馮異又兼任安定太守事務。建武九年春，祭遵去世，詔令馮異兼征虜將軍，并統領祭遵的部隊。等隗囂死，他的部將王元、周宗等人又擁立隗囂的兒子隗純，仍然領兵據守

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之，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斬之。諸將共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常爲衆軍鋒。

冀縣，公孫述派將領趙匡等人援救他，光武帝又命令馮異兼天水太守事務。攻打趙匡等人近一年，把他們全部斬首。衆將領一起攻打冀縣，没能攻下，想暫且回去休整部隊，馮異堅持不退兵，常作爲各路軍的先鋒。

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病發，薨于軍，謚曰節侯。

第二年夏，和衆將攻打落門，没有打下來，發病，逝世於軍中，謚號節侯。

長子彰嗣。明年，帝思異功，復封彰弟訢爲析鄉侯。十三年，更封彰東緡侯，食三縣。永平中，徙封平鄉侯。彰卒，子普嗣，有罪，國除。

長子馮彰繼嗣。第二年，光武帝考慮到馮異的功績，又封馮彰弟弟馮訢爲析鄉侯。建武十三年，改封馮彰爲東緡侯，食邑三個縣。永平年間，改封平鄉侯。馮彰去世，兒子馮普繼嗣，犯罪，封國撤銷。

永初六年，安帝下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絶，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横被四表，昭假上下，光耀萬世，祉祚流衍，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勛烈，披圖案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讖記有徵。蓋蕭、曹紹封，傳繼於今；况此未遠，而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絶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統後者，分别署狀上。將及景風，章叙舊德，顯兹遺功焉。"於是紹封普子晨爲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絶國者，皆紹封焉。

永初六年，安帝下詔説："仁愛的人不忘親人，講情義的人不忘記别人對自己的功勞，興建滅亡的封國，接續斷絶了的世系，親善好人以及他們的子孫，這是古代的制度。從前光武帝承受天命中興漢朝，弘揚聖人的遺緒，廣披四方，光照天地，榮耀萬代，福運流布，傳於無極。我後生小子，朝夕長思，追憶功業，披覽圖籍，建武間大功臣二十八員大將，輔佐天命的勇猛之臣，讖言圖籙都有徵驗。蕭何、曹參後人繼封，傳到現在，何况這些人距今不遠，可有些甚至没有後人來祭祀他們，朕很哀憐他們。逐個登記二十八將中没有後代、斷了世系，或犯罪剥奪封地，他們的子孫中屬於嫡系的，應當繼承的，分别寫狀子呈上來。春風將至，明叙舊恩，褒揚他們的功績。"於是續封馮普的兒子馮晨爲平鄉侯。第二年，二十八將中封國滅絶的，全部續封。

岑彭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王莽時，守本縣長。漢兵起，攻拔棘陽，彭將家屬奔前隊大夫甄阜。阜怒彭不能固守，拘彭母妻，令效功自補。彭將賓客戰鬥甚力。及甄阜死，彭被創，亡歸宛，與前隊貳嚴説共城守。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與説舉城降。

岑彭字君然，是南陽棘陽人。王莽時，出任本縣縣令。漢兵起事，攻克棘陽，岑彭帶家屬投奔前隊大夫甄阜。甄阜對岑彭不能堅守棘陽很生氣，扣留岑彭的母親和妻子，讓他立功贖罪。岑彭率領門下賓客戰鬥很賣力。等甄阜死，岑彭負傷，逃回宛縣，和前隊副將嚴説一道據城堅守。漢兵攻城幾個月，城中糧吃光了，人吃人，岑彭纔和嚴説率城投降。

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

衆將領要殺岑彭，大司徒劉縯説："岑彭是本郡的大官，專心堅守，這是他的節操。如今辦

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令屬伯升。及伯升遇害，彭復爲大司馬朱鮪校尉，從鮪擊王莽楊州牧李聖，殺之，定淮陽城。鮪薦彭爲淮陽都尉。更始遣立威王張卬與將軍徭偉鎮淮陽。偉反，擊走卬。彭引兵攻偉，破之。遷潁川太守。

大事業，應當表彰有節操的人，不如封賞他，來勉勵後人。”更始帝於是封岑彭爲歸德侯，讓他隸屬於劉縯。等劉縯被害後，岑彭又做大司馬朱鮪的校尉，跟隨朱鮪攻打王莽的楊州太守李聖，殺死李聖，平定淮陽城。朱鮪推薦岑彭做淮陽都尉。更始帝派立威王張卬和將軍徭偉鎮守淮陽。徭偉反叛，打跑張卬。岑彭領兵攻打徭偉，打敗徭偉。升遷潁川太守。

會春陵劉茂起兵，略下潁川，彭不得之官，乃與麾下數百人從河内太守邑人韓歆。會光武徇河内，歆議欲城守，彭止不聽。既而光武至懷，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召見彭，彭因進説曰：“今赤眉入關，更始危殆，權臣放縱，矯稱詔制，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群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竊聞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士人之福也。彭幸蒙司徒公所見全濟，未有報德，旋被禍難，永恨於心。今復遭遇，願出身自效。”光武深接納之。彭因言韓歆南陽大人，可以爲用。乃貰歆，以爲鄧禹軍師。

適逢春陵劉茂起兵，攻下潁川，岑彭没有得到這個官職，就和部下幾百人跟隨河内太守同鄉人韓歆。趕上劉秀攻取河内，韓歆商議想據城堅守，岑彭勸阻也不聽。不久劉秀打到懷縣，韓歆緊急之中出城投降。劉秀得知他不想投降的計劃，很生氣，逮捕韓歆放在軍鼓之下，準備殺他。劉秀召見岑彭，岑彭藉機會提建議説：“如今赤眉進入函谷關，更始帝危險了，有權勢的大臣任性胡爲，假藉聖旨，道路堵塞，四方兵亂并起，群雄競争，百姓無處歸順。我私下聽説大王平定河北，開創帝王基業，這實在是蒼天保祐漢室，是士人百姓的福分。岑彭承蒙大司徒公救命，還没有報答他的恩德，不久他就被害，心中永遠感到遺憾。現在又遇上大王，我願意獻身效勞。”劉秀深深接受他的意見。岑彭藉機説韓歆是南陽大家族的人，可以利用。於是劉秀赦免韓歆，任用他做鄧禹的軍師。

更始大將軍呂植將兵屯淇園，彭説降之，於是拜彭爲刺奸大將軍，使督察衆營，授以常所持節，從平河北。光武即位，拜彭廷尉，歸德侯如故，行大將軍事。與大司馬吳漢，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右將軍萬脩，執金吾賈復，驍騎將軍劉植，揚化將軍堅鐔，積射將軍侯進，偏將軍馮異、祭遵、王霸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説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更

更始帝的大將軍呂植率兵屯守淇園，岑彭勸他投降了，於是拜任岑彭爲刺奸大將軍，派他督察各營，并交給他劉秀自己平日拿的符節，跟隨劉秀平定河北。光武帝即位，拜任岑彭爲廷尉，仍封歸德侯，代理大將軍事務。和大司馬吳漢，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右將軍萬脩，執金吾賈復，驍騎將軍劉植，揚化將軍堅鐔，積射將軍侯進，偏將軍馮異、祭遵、王霸等，包圍洛陽幾個月。朱鮪等堅守洛陽不肯投降。光武帝因岑彭曾做朱鮪的校尉，派他去勸説朱鮪。朱鮪在城上，岑彭在城下，相互道辛苦暢談如同平時。岑彭接着説：“岑彭過去得以拿着馬鞭侍候追隨您，承蒙推薦提拔，常想要拿什麽來報答大恩。現在赤眉已經攻取長安，更始帝被三王背叛，光

始爲三王所反，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五日，鮪將輕騎詣彭。顧敕諸部將曰：“堅守待我。我若不還，諸君徑將大兵上轘轅，歸郾王。”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帝即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悉其衆出降，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鮪，淮陽人，後爲少府，傳封累代。

武皇帝承受天命，平定燕、趙，盡數占有幽、冀的土地，百姓歸順，賢才雲集，這次親率大軍，來攻洛陽。天下的事情，大勢已去了。公即使環城固守，又將等什麽呢？”朱鮪說：“大司徒被害的時候，朱鮪參與那次謀劃，又勸更始帝别派蕭王北伐，確實知道自己罪大。”岑彭返回，把朱鮪的顧慮全告訴光武帝。光武帝說：“建立大事業的人，不忌恨小的仇怨。朱鮪現在如果投降，官職爵位可以保留，哪談得上懲罰呢？黄河水在這裏，我不食言。”岑彭又去告訴朱鮪，朱鮪從城上垂下繩子說：“如果真的，可以沿繩子上城來。”岑彭走向繩子要上城。朱鮪見他心誠，立即答應投降。五天後，朱鮪帶輕騎去見岑彭，回頭告誡各位部將說：“堅守城池等着我。我如果不回來，各位直接帶大部隊上轘轅，歸依郾王。”於是當着岑彭的面把自己綁起來，和岑彭一起到河陽去。光武帝馬上解開他的繩子，召見他，又命令岑彭連夜送朱鮪回洛陽城。第二天早晨，帶着所有部隊出城投降，光武帝拜任朱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朱鮪，淮陽人，後來做少府，封爵傳遞了許多代。

建武二年，使彭擊荆州，下犨、葉等十餘城。是時南方尤亂。南郡人秦豐據黎丘，自稱楚黎王，略有十二縣；董訢起堵鄉；許邯起杏；又更始諸將各擁兵據南陽諸城。帝遣吴漢伐之，漢軍所過多侵暴。時破虜將軍鄧奉謁歸新野，怒吴漢掠其鄉里，遂反，擊破漢軍，獲其輜重，屯據淯陽，與諸賊合從。秋，彭破杏，降許邯，遷征南大將軍。復遣朱祐、賈復及建威大將軍耿弇，漢忠將軍王常，武威將軍郭守，越騎將軍劉宏，偏將軍劉嘉、耿植等，與彭并力討鄧奉。先擊堵鄉，而奉將萬餘人救董訢。訢、奉皆南陽精兵，彭等攻之，連月不剋。三年夏，帝自將南征，至葉，董訢别將將數千人遮道，車騎不可得前。彭奔擊，大破之。帝至堵陽，鄧

建武二年，派岑彭攻荆州，打下犨、葉等十多座城池。這時南方更加混亂。南郡人秦豐占據黎丘，自稱楚黎王，占有十二個縣；董訢起兵堵鄉；許邯起兵杏聚；另外更始帝衆將各自領兵占據南陽各城。光武帝派吴漢討伐他們，漢軍經過的地方多有侵犯破壞。這時破虜將軍鄧奉謁見光武帝後回新野，恨吴漢搶劫他的家鄉，於是反叛，打敗吴漢軍，繳獲他們的輜重，屯占淯陽，和各處賊人聯合。秋天，岑彭攻破杏聚，使許邯投降，升任征南大將軍。朝廷又派朱祐、賈復和建威大將軍耿弇，漢忠將軍王常，武威將軍郭守，越騎將軍劉宏，偏將軍劉嘉、耿植等，和岑彭合力討伐鄧奉。先打堵鄉，鄧奉率一萬多人援救董訢。董訢、鄧奉的部隊都是南陽精兵，岑彭等人攻打他們，連月不勝。建武三年夏，光武帝親自率軍南征，到葉縣，董訢另派將領率數千人攔在路上，光武帝的車馬不能前進。岑彭緊急出擊，大敗敵軍。光武帝到達堵陽，鄧奉連夜逃回

奉夜逃歸淯陽，董訢降。彭復與耿弇、賈復及積弩將軍傅俊、騎都尉臧宫等從追鄧奉於小長安。帝率諸將親戰，大破之。奉迫急，乃降。帝憐奉舊功臣，且釁起吴漢，欲全宥之。彭與耿弇諫曰："鄧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致賈復傷痍，朱祐見獲。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陳，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奉者，西華侯鄧晨之兄子也。

車駕引還，令彭率傅俊、臧宫、劉宏等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黄郵，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讓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度沔水，擊其將張楊於阿頭山，大破之。從川谷閒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爲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豫爲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爲舞陰侯。

淯陽，董訢投降。岑彭又與耿弇、賈復以及積弩將軍傅俊、騎都尉臧宫等跟光武帝追擊鄧奉到小長安。光武帝率衆將領親自參戰，大敗鄧奉。鄧奉被形勢所逼，這纔投降。光武帝憐憫鄧奉是老功臣，并且罪惡又起於吴漢，想寬恕他。岑彭和耿弇勸諫説："鄧奉背棄皇恩反叛，使部隊整年在外打仗，導致賈復受傷，朱祐被擒。陛下來了之後，他不知悔過向善，却親自指揮軍隊，兵敗纔投降。如不殺鄧奉，無法懲處壞人。"於是殺了鄧奉。鄧奉，是西華侯鄧晨哥哥的兒子。

光武帝領兵返回，命令岑彭率傅俊、臧宫、劉宏等三萬多人往南攻打秦豐，攻克黄郵，秦豐和他的大將蔡宏在鄧縣抵禦岑彭，使岑彭幾個月不能前進。光武帝感到奇怪并責備岑彭，岑彭很害怕，於是連夜整理部隊，嚴令軍中，讓部隊第二天一早往西攻山都。於是放鬆對俘虜的看守，使他們有機會逃跑，回去把這情報報告秦豐，秦豐立即動用所有部隊向西攔擊岑彭。岑彭於是暗中派兵渡過沔水，在阿頭山攻打當地守將張楊，大敗張楊。從河谷之間砍伐樹木開闢道路，直接襲擊黎丘，打敗各處屯守的部隊。秦豐聽説後大爲吃驚，奔回援救。岑彭和衆將依東山安營，秦豐和蔡宏夜間攻岑彭，岑彭預先作好了準備，出兵迎戰他們，秦豐戰敗退走，岑彭追殺蔡宏。改封岑彭爲舞陰侯。

秦豐相趙京舉宜城降，拜爲成漢將軍，與彭共圍豐於黎丘，時田戎擁衆夷陵，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戎曰："今四方豪傑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不如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强，猶爲征南所圍，豈況吾邪？降計决矣。"四年春，戎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泝沔止黎丘，刻期日當降，而辛臣於後盗戎珍寶，從閒道先降於彭，而以書招戎。戎疑必賣己，遂不敢降，而反與秦豐合。彭出兵攻戎，數月，大破之，其大將伍公詣彭降，戎亡歸夷陵。帝幸黎丘勞軍，封

秦豐的相趙京率宜城投降，被拜任爲成漢將軍，與岑彭一起把秦豐包圍在黎丘，這時田戎擁兵守着夷陵，聽説秦豐被包圍，害怕大部隊將到，想要投降。他妻子的哥哥辛臣勸田戎説："如今四方豪傑各自占據郡國，洛陽方面的地盤就剩手掌大了，不如按兵不動來觀察事態的變化。"田戎説："憑秦王的强大，還被征南將軍所包圍，何况我呢？投降的計劃决定了。"建武四年春，田戎就留辛臣守夷陵，自己率兵沿長江而下又逆沔水而上到達黎丘，約定日期就投降，而辛臣在後方偷了田戎的珍寶，從小路先投降岑彭，并寫信招田戎。田戎懷疑他一定出賣自己，於是不敢投降，反而和秦豐聯合。岑彭出兵攻打田戎，幾個月後，大敗田戎，他的大將伍公來向

彭吏士有功者百餘人。彭攻秦豐三歲，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又城中食且盡。帝以豐轉弱，令朱祐代彭守之，使彭與傅俊南擊田戎，大破之，遂拔夷陵，追至秭歸。戎與數十騎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衆數萬人。

岑彭投降，田戎逃回夷陵。光武帝到黎丘慰勞軍隊，封岑彭將士中有功的一百多人。岑彭攻打秦豐三年，殺敵九萬多人，秦豐剩下的士兵纔一千人，并且城中糧食快吃光了。光武帝因秦豐勢力變弱，命令朱祐代替岑彭圍守着秦豐，派岑彭和傅俊向南攻田戎，大敗田戎，於是攻克夷陵，追擊田戎到秭歸。田戎和幾十個騎兵逃入蜀，盡數俘虜他的妻子兒女和士兵幾萬人。

彭以將伐蜀漢，而夾川穀少，水險難漕運，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荆州要會，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初，彭與交阯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阯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爲列侯。或遣子將兵助彭征伐。於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

岑彭因爲將要討伐蜀漢，而河兩岸糧食少，河道艱險，難以通過水路運輸，留威虜將軍馮駿駐軍江州，都尉田鴻駐軍夷陵，領軍李玄駐軍夷道，自己領兵回守津鄉，占據荆州要害，通告各部蠻夷，投降的人上奏朝廷封他做頭領。當初，岑彭和交阯牧鄧讓交情深，寫信給鄧讓陳述光武帝的聲威德行，又派偏將軍屈充遞送文告到江南，頒布詔命。於是鄧讓和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阯太守錫光等，相繼派使者上朝進貢，都被封爲列侯。有人派自己的兒子率兵協助岑彭征戰。從此江南的珍寶纔開始流通。

六年冬，徵彭詣京師，數召讌見，厚加賞賜。復南還津鄉，有詔過家上冢，大長秋以朔望問太夫人起居。

建武六年冬，召岑彭到京城，幾次受召參加宴會朝見，大加賞賜。又南回津鄉，朝廷下詔讓他經過家中上墳，大長秋在每月初一和十五問候太夫人起居。

八年，彭引兵從車駕破天水，與吴漢圍隗囂於西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留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敕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彭遂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没丈餘，囂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到，囂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隴，延、弇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彭殿爲後拒，故諸將能全師東歸。彭還津鄉。

建武八年，岑彭領兵隨光武攻破天水，和吴漢把隗囂包圍在西城。這時公孫述的將領李育率兵援救隗囂，守衛上邽，光武留蓋延、耿弇包圍了他，光武回東方。下詔書命令岑彭説："兩城如被攻克，就可以率兵往南攻打蜀漢敵人。人苦於不知滿足，平定隴地後，又想得到蜀。每次一出兵打仗，頭髮鬍子都要白一些。"岑彭於是堵塞山谷中的水流灌入西城，城墻未被淹没的衹有一丈多，隗囂的將領行巡、周宗率蜀的救兵趕到，隗囂得以衝出圍城回冀。漢軍糧光了，燒毁輜重，領兵東下隴，蓋延、耿弇也跟着撤退。隗囂出兵從後邊攻打各營，岑彭斷後，抵禦隗囂，所以各將領能保全部隊回東方。岑彭回津鄉。

九年，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

建武九年，公孫述派他的將領任滿、田戎、

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箄下江關，擊破馮駿及田鴻、李玄等。遂拔夷道、夷陵，據荆門、虎牙。横江水起浮橋、鬥樓，立欑柱絶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橈數千艘。

十一年春，彭與吴漢及誅虜將軍劉隆、輔威將軍臧宫、驍騎將軍劉歆，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皆會荆門。吴漢以三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欑柱鉤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并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亡保江州。彭上劉隆爲南郡太守，自率臧宫、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爲言大漢哀愍巴蜀久見虜役，故興師遠伐，以討有罪，爲人除害。讓不受其牛酒。百姓皆大喜悦，争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

彭到江州，以田戎食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吕鮪、王元及其弟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黄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宫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

程汎，率領幾萬人乘竹木筏子下江關，打敗馮駿和田鴻、李玄等。於是攻下夷道、夷陵，占據荆門、虎牙。横跨江水起造浮橋、敵樓，在江中打下木樁阻斷水道，扎營山上，來抵禦漢兵。岑彭屢次攻打他們，不勝，於是裝備直進樓船、水手在船内摇槳的衝擊戰艦幾千艘。

建武十一年春，岑彭和吴漢以及誅虜將軍劉隆、輔威將軍臧宫、驍騎將軍劉歆，徵調南陽、武陵、南郡的部隊，又徵調桂陽、零陵、長沙負責運輸操船的士兵，共六萬多人，馬五千匹，都會師荆門。吴漢認爲三郡操船的士兵多耗費糧食，想不用他們。岑彭認爲蜀軍人多，不能把這些船兵遣散，上書彙報情況。光武帝回覆岑彭説："大司馬熟悉用步兵騎兵，不懂水戰，荆門的事情，一切以征南公爲主。"岑彭於是下令在軍中招募攻浮橋的人，先攻上去的受上等獎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前來。這時天颳狂風，魯奇的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但水中的木樁鉤住了船走不了，魯奇等乘勢拼命攻戰，并投火炬燒浮橋，風大火猛，浮橋和敵樓崩塌并燃燒起來。岑彭又全軍順風并進，所向披靡。蜀兵大亂，淹死的幾千人。殺死任滿，活捉程汎，而田戎退守江州。岑彭上書奏任劉隆爲南郡太守，自己率領臧宫、劉歆長驅直入江關，命令軍中不得搶劫。所過之處，百姓都獻上牛和酒歡迎慰問。岑彭接見各處的老人，對他們説大漢哀憐巴蜀百姓長期被奴役，所以興兵遠征，討伐有罪的人，爲民除害。辭讓不肯接受百姓的牛和酒。百姓都非常高興，争相開門歸降。光武帝下詔命岑彭兼益州牧，他所攻下的郡，就讓他代理太守事務。

岑彭到江州，因爲田戎糧多，難以馬上攻克，留馮駿守江州，自己領兵乘勝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繳那裏的米幾十萬石。公孫述派他的將領延岑、吕鮪、王元以及他的弟弟王恢率所有士兵拒守廣漢和資中，又派將領侯丹率二萬多人據守黄石。岑彭於是多設疑兵，派護軍楊翕和臧宫抵禦延岑等，自己分兵乘船沿長江而下回江州，逆都江向上游，襲擊侯丹，大敗侯丹。接着日夜兼程連續行軍二千多里，直接攻克武陽。使

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

精銳騎兵奔襲廣都，離成都幾十里，勢如風雨，每到一處，守兵都潰散。當初，公孫述聽説漢兵在平曲，因此派大兵迎擊漢兵。等岑彭到武陽，繞出延岑軍後邊，蜀地震驚。公孫述非常吃驚，用杖敲着地説："他怎麽這麽神速呀！"

彭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爲亡奴降，夜刺殺彭。

岑彭扎營的地方叫彭亡，岑彭聽到這個名字不喜歡，想换地方，適逢天黑没有撤，蜀刺客假裝成逃亡的家奴來投降，夜間刺殺了岑彭。

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豪無犯。邛穀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會彭已薨，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謚曰壯侯。蜀人憐之，爲立廟武陽，歲時祠焉。

岑彭首先攻破荆門，長驅武陽，治軍嚴整，秋毫無犯。邛穀王任貴聽説岑彭的威信，從幾千里外派使者來投降，適逢岑彭已死，光武帝把任貴所進貢的財物全部賜給岑彭的妻子兒女，謚號壯侯。蜀地百姓愛惜他，在武陽給他建立廟宇，按季節祭祀。

子遵嗣，徙封細陽侯。十三年，帝思彭功，復封遵弟淮爲穀陽侯，遵永平中爲屯騎校尉。遵卒，子伉嗣。伉卒，子杞嗣，元初三年，坐事失國。建光元年，安帝復封杞細陽侯，順帝時爲光禄勛。

兒子岑遵繼嗣，改封細陽侯。建武十三年，光武帝思念岑彭的功勞，又封岑遵的弟弟岑淮爲穀陽侯。岑遵永平年間做屯騎校尉。岑遵去世，兒子岑伉繼嗣。岑伉去世，兒子岑杞繼嗣，元初三年，犯罪丢了封國。建光元年，安帝又封岑杞細陽侯，順帝時做光禄勛。

杞卒，子熙嗣，尚安帝妹涅陽長公主。少爲侍中、虎賁中郎將，朝廷多稱其能。遷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兹!"

岑杞去世，兒子岑熙繼嗣，娶安帝的妹妹涅陽長公主。年輕時做侍中、虎賁中郎將，朝廷多稱贊他的才能。升任魏郡太守，招聘隱逸的賢才，參預政事，無爲而治。任職二年，人們唱歌頌揚他道："我有枳棘，岑君砍伐。我有害蟲，岑君遏止。狗叫不驚，足下生毛。含着食物拍着肚子，哪知凶災？我慶幸我的一生，正當這個時代。真好啊岑君，啊呀呀完啦！"

熙卒，子福嗣，爲黄門侍郎。

岑熙去世，兒子岑福繼嗣，做黄門侍郎。

賈復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王莽末，爲縣掾，迎鹽河東，會遇盗賊，等比十餘人皆放散其鹽，復獨完以還縣，縣中稱其信。

賈復字君文，是南陽冠軍人。年輕時愛好學習，研習《尚書》。師事舞陰李生，李生很驚奇，對門人説："賈君的容貌志氣像這樣，又努力學習，是做將相的材料。"王莽末年，做縣掾，到河東運鹽，正遇上盗賊，同行的十多人都扔掉他們的鹽跑了，衹有賈復帶着鹽回縣，縣中人稱贊他講信用。

時下江、新市兵起，復亦聚衆數百人於羽山，自號將軍。更始立，乃將其衆歸漢中王劉嘉，以爲校尉。復見更始政亂，諸將放縱，乃説嘉曰："臣聞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定六國之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今漢室中興，大王以親戚爲藩輔，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劉公在河北，必能相施，第持我書往。"復遂辭嘉，受書北度河，及光武於柏人，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禹亦稱有將帥節，於是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光武解左驂以賜之。官屬以復後來而好陵折等輩，調補鄗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

當時下江、新市兵起，賈復也在羽山聚集了幾百人，自稱將軍。更始帝登位，就帶着他的部下歸順漢中王劉嘉，劉嘉任他做校尉。賈復見更始帝政治混亂，衆將恣意胡爲，就勸劉嘉説："臣聽説圖謀堯舜一樣的事業而不能成功的，是湯武；謀劃湯武一樣的事業而没有能成功的，是桓文；謀求桓文一樣的事業没有成功的，是六國；制定六國的規模，想穩守而没有成功的，是滅亡了的六國。現在漢室中興，大王以親戚身份做藩輔，天下還没有平定却衹想守住自己已經有的，您所擁有的大概守不住吧?"劉嘉説："卿説的事大，不是我能勝任的。大司馬劉公在河北，一定能采用你的，衹須拿我的信去。"賈復於是辭别劉嘉，帶了信向北渡黄河，在柏人趕上劉秀，靠鄧禹介紹得到召見。劉秀覺得他很奇異，鄧禹也稱他有將帥的節操，於是暫時委任賈復爲破虜將軍督察盜賊。賈復的馬瘦小，劉秀解車左的馬賜給他。劉秀的屬官認爲賈復是後來的，并喜歡欺侮折辱同僚，請求調他做鄗尉，劉秀説："賈督有退敵千里的威風，剛委任他職務，不得擅自更改。"

光武至信都，以復爲偏將軍。及拔邯鄲，遷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却。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飢，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别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光武於薊，相見甚歡，大饗士卒，令復居前，擊鄴賊，破之。

劉秀到信都，任賈復爲偏將軍。等攻克邯鄲，升任都護將軍。跟隨劉秀到射犬攻打青犢，大戰到中午，賊人戰陣穩固不退。劉秀傳令召賈復説："將士都餓了，可以暫時休戰吃早飯。"賈復説："先打敗賊人，然後吃罷。"於是扛着旗幟率先衝向敵人，所向披靡，賊人這纔戰敗逃走。衆將都佩服他的勇敢。又北上和五校在真定交戰，大敗敵人。賈復受傷很重。光武很吃驚説："我所以不讓賈復單獨帶兵，因爲他輕敵。果真如此，喪我名將。聽説他妻子懷孕了，生女兒的話，我兒子娶她，生男孩的話，我女兒嫁給他，不讓他爲妻子兒女擔心。"賈復的傷不久好了，在薊縣追上劉秀，見面非常高興，大宴士兵，讓賈復任前鋒，攻打鄴縣賊人，打敗賊兵。

光武即位，拜爲執金吾，封冠軍侯。先度河攻朱鮪於洛陽，與白虎公陳僑戰，連破降之。建武二年，益封穰、朝陽二縣。更始郾王尹尊及諸

光武帝登位，拜他做執金吾，封冠軍侯。先渡黄河攻打朱鮪於洛陽，和白虎公陳僑交戰，接連打敗他們，迫使他們投降。建武二年，增封穰縣、朝陽兩個縣。更始帝的郾王尹尊和各大

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沈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郾最强，宛爲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與騎都尉陰識、驍騎將軍劉植南度五社津擊郾，連破之。月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引東擊更始淮陽太守暴汜，汜降，屬縣悉定。其秋，南擊召陵、新息，平定之。明年春，還左將軍，別擊赤眉於新城、澠池閒，連破之。與帝會宜陽，降赤眉。

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十三年，定封膠東侯，食郁秩、壯武、下密、即墨、梃、觀陽，凡六縣，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并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并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三十一年卒，謚曰剛侯。

子忠嗣。忠卒，子敏嗣。建初元年，坐誣告母殺人，國除。肅宗更封復小子邯爲膠東侯，邯弟宗爲即墨侯，各一縣。邯卒，子育嗣。育卒，子長嗣。

賈宗

宗字武孺，少有操行，多智略。

將在南方没有投降的還很多，光武帝召集衆將商議軍事，没有説話，考慮好長時間，纔用檄簡敲着地説：“郾王最强大，宛其次，誰來攻打他們?”賈復急忙回答説：“臣請求打郾王。”光武帝笑着説：“執金吾打郾王，我還擔心什麽！大司馬去打宛。”於是派賈復和騎都尉陰識、驍騎將軍劉植往南在五社津渡黄河打郾王，接連打敗敵人。一個多月，尹尊投降，他的屬地被全部平定。領兵向東攻打更始帝的淮陽太守暴汜，暴汜投降，所屬各縣全部平定。這年秋天，南下攻召陵、新息，平定了這兩個地方。第二年春天，升任左將軍，分兵在新城、澠池一帶攻打赤眉，接連打敗赤眉軍。和光武帝會師宜陽，使赤眉投降。

賈復跟隨光武征戰，没有失敗過，幾次和衆將領突圍解急，身受十二處傷。光武因爲賈復敢於深入，很少讓他遠征，而佩服他的勇敢和節操，常讓他跟着自己，所以賈復没有獨自攻平一方的功勞。衆將領每每論功自誇，賈復從没有話説。光武帝常説：“賈君的功勞，我自己知道。”

建武十三年，定封膠東侯，食邑有郁秩、壯武、下密、即墨、梃、觀陽，共六個縣，賈復知道光武帝要偃息干戈，修整文德，不希望功臣擁兵住京城，就和高密侯鄧禹一起削減甲兵，敦崇儒學。光武帝深感他們做得對，於是罷免左右將軍。賈復以列侯身份回府第，加賜特進。賈復爲人剛毅正直，大節優秀。回家之後，閉門修養威嚴。朱祐等人推薦賈復可做宰相，光武帝正要求三公整頓吏治，所以功臣都不録用。這時列侯衹有高密、固始、膠東三個侯和公卿參預商議國家大事，受優待很多。建武三十一年去世，謚號剛侯。

兒子賈忠繼嗣。賈忠去世，兒子賈敏繼嗣。建初元年，犯誣告母親殺人的罪，封地撤銷。肅宗改封賈復小兒子賈邯爲膠東侯，賈邯弟弟賈宗爲即墨侯，各一個縣。賈邯去世，兒子賈育繼嗣。賈育去世，兒子賈長繼嗣。

賈宗字武孺，年輕時有操行，多智謀。最初

初拜郎中，稍遷，建初中爲朔方太守。舊内郡徙人在邊者，率多貧弱，爲居人所僕役，不得爲吏。宗擢用其任職者，與邊吏參選，轉相監司，以擿發其奸，或以功次補長吏，故各願盡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徵爲長水校尉。宗兼通儒術，每讌見，常使與少府丁鴻等論議於前。章和二年卒，朝廷愍惜焉。

子參嗣。參卒，子建嗣。元初元年，尚和帝女臨潁長公主。主兼食潁陰、許，合三縣，數萬户。時鄧太后臨朝，光寵最盛，以建爲侍中，順帝時爲光禄勳。

論曰：中興將帥立功名者衆矣，唯岑彭、馮異建方面之號，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兩將之功，實爲大焉。若馮、賈之不伐，岑公之義信，乃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故能剋成遠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忌柏人之名，違之以全福；征南惡彭亡之地，留之以生災。豈幾慮自有明惑，將期數使之然乎？

贊曰：陽夏師克，實在和德。膠東鹽吏，征南宛賊。奇鋒震敵，遠圖謀國。

拜任郎中，漸漸升遷，建初年間做朔方太守。從前由内地遷到邊疆的人，大多貧窮，被當地人奴役，不得做官。賈宗選用其中能勝任職務的，和邊地官吏參用，互相監督，來揭發官吏奸私，也有因功勞補任長吏的，所以各人都願意效命。匈奴人怕他，不敢入塞。召爲長水校尉。賈宗兼通儒學，每次宴會受召見，常派他和少府丁鴻等人在皇上跟前討論。章和二年去世，朝廷很惋惜他。

兒子賈參繼嗣。賈參去世，兒子賈建繼嗣。元初元年，娶和帝的女兒臨潁長公主。公主有食邑潁陰、許縣二縣，加起來三個縣，幾萬户。當時鄧太后臨朝當政，賈建最受榮寵，任用賈建做侍中，順帝時做光禄勳。

論曰：重新恢復漢朝大業時的將帥建立功名的人很多，祇有岑彭、馮異建立平定一方的功勛，從函谷關以西，方城以南，兩位將領的功勞，確實算大了。像馮異、賈復不自誇功勞，岑公講信義，纔足以感動三軍并招降敵人，所以能完成大業，保持對他們的獎賞直到最後。從前高祖忌諱柏人這個地名，避開以保全福分；征南公厭惡彭亡這個地名，住下來而發生了災難。難道是考慮有明白有不明白，還是命運使他們這樣呢？

贊曰：陽夏侯馮異軍隊打勝仗，就在於他有謙和的品德。膠東侯出身於運鹽小吏，征南公本在宛縣爲賊寇守城。他們威震敵軍，奇謀建國。

後漢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八

吴蓋陳臧傳

吴漢

吴漢字子顔，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爲亭長。王莽末，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資用乏，以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閒，所至皆交結豪傑。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或謂鴻曰："吴子顔，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悦之，遂承制拜爲安樂令。

吴漢字子顔，是南陽宛縣人。家裏窮，在縣裏供職做亭長。王莽末年，因爲賓客犯法，於是逃亡到漁陽。缺乏費用，以販馬爲業，往來於燕、薊之間，每到一地都結交當地豪傑。更始帝即位，派使者韓鴻攻取河北。有人對韓鴻説："吴子顔是奇才，可以和他商議事情。"韓鴻召見吴漢，很喜歡他，於是秉承皇帝旨意拜任吴漢做安樂縣令。

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説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鋭，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衆，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爲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説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爲偏將軍。既拔邯鄲，賜號建策侯。

適逢王郎起兵，北方諸州騷亂惶惑。吴漢一向聽説劉秀是德高望重有豪情壯志的人，一心想歸附他。於是勸太守彭寵説："漁陽、上谷的精鋭騎兵，是天下聞名的。您爲什麽不會集二郡精鋭軍隊，歸附劉公攻邯鄲，這是即時可建的功勞。"彭寵認爲他説得對，但部下都想歸附王郎，彭寵不能定奪。吴漢於是告别出城，停在城外亭子裏，想哄騙衆人的主意，不知出什麽主意好。看見路上有個像書生的人，吴漢派人喊他來，爲他準備了食物，問他所聽説的事。書生於是説起劉公路過的地方，郡縣歸順；在邯鄲稱用尊號的，實際不是劉氏。吴漢非常高興，立即僞造劉秀筆迹，遞送文書到漁陽，派書生拿着去見彭寵，讓他用自己聽説的事勸説彭寵，吴漢又跟在他後邊進城。彭寵覺得書生説得很對。於是派吴漢率兵和上谷衆將領會師南行，每到一處就攻殺王郎的將帥。在廣阿追上劉秀，劉秀拜任吴漢做偏將軍。攻克邯鄲後，賜號建策侯。

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

吴漢爲人樸實無華，倉猝之間都不能用言語

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及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

表達清楚自己的意思。鄧禹和衆將大多知道，屢次推薦他，等得到召見，就受到劉秀親近信任，常在劉秀門下。

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閒數與吴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敕諸郡不肯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於路，漢即撝兵騎，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弭從。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馬甚盛，皆曰："是寧肯分兵與人邪?"及漢至莫府，上兵簿，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慚。

劉秀將要徵調幽州的部隊，連夜召見鄧禹，問他誰可派去。鄧禹説："私下幾次和吴漢交談，他爲人勇敢有智謀，各將領中少有能比得上的。"立即拜任吴漢做大將軍，拿着符節北上徵調十郡的精鋭騎兵。更始帝的幽州太守苗曾聽説後，暗中治軍，命令各郡不許聽從吴漢徵調。吴漢於是率二十名騎兵先奔到無終。苗曾以爲吴漢没有準備，出城迎接於路邊，吴漢立即指揮騎兵，捉住苗曾處死，奪得他的軍隊。北方諸州震驚，各城邑無不望風歸順。於是全數徵調各處軍隊，帶領南下，和劉秀會師於清陽。衆將望見吴漢回來了，人馬很多，都説："他難道肯分兵給别人嗎?"等吴漢到幕府，交上士兵花名册，衆將每個人都請求多分給士兵。光武説："剛纔還怕他不肯分兵給别人，現在怎麽又要那麽多?"衆將都很慚愧。

初，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虜掠不相承稟，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尚書真吏也"，故不自疑。躬既而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勢必當驚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禽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説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爲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

當初，更始帝派尚書令謝躬率領六將軍攻王郎，没有攻下。適逢劉秀趕到，一起平定邯鄲，而謝躬的副將搶劫，不聽命令，劉秀很恨他。雖然同在邯鄲，竟分城而居，但常常想法安慰他們。謝躬對自己執掌的事很勤勉，劉秀常稱贊説"謝尚書真是好官"，所以謝躬不自疑安危。謝躬不久率領他的幾萬士兵，回師屯守鄴縣。這時劉秀南下打青犢，對謝躬説："我追擊賊兵到射犬，一定打敗他們。尤來在山陽的人馬，勢必會被嚇跑。如果憑藉您的威力，攻打這些散兵，他們一定被逮住。"謝躬説："好。"等青犢被攻破，尤來果然向北逃往隆慮山，謝躬於是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城，自己率領各路將軍打尤來。陷入困境的賊兵拼死決戰，鋭不可擋，謝躬於是大敗，戰死的有幾千人。光武乘謝躬在外，於是派吴漢和岑彭襲擊鄴城。吴漢先派辯士勸陳康説："聽説聰明人不憑僥幸處於危險之中，一般人能把危險轉化爲成功，笨人安於危險的境地而自取滅亡。危亡的到來，在於人的引發，不能不看清楚。現在京城腐敗混亂，天下動蕩，這

也。蕭王兵强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内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公今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内軍，轉禍爲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康然之。於是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内漢等。及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衆悉降。躬字子張，南陽人。初，其妻知光武不平之，常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虚談，不爲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故及於難。

是您所聽説的。蕭王部隊强大，士人依附，河北歸順，這是您所看到的。謝躬内叛蕭王，外失人心，這是您所知道的。您現在據守孤單危險的城池，等待滅亡的災禍，義不能建立，節不能保全。不如打開城門迎接蕭王軍隊，轉禍爲福，免遭笨人的失敗，建立一般人的功勞，這是最好的辦法了。”陳康覺得他説得對。於是陳康逮捕劉慶和謝躬的妻子兒女，開城門迎接吴漢等人進城。等謝躬從隆慮回到鄴縣，不知道陳康已經反叛了自己，就和幾百騎兵輕率入城。吴漢埋伏士兵捕捉謝躬，親手殺死謝躬，他的部衆全數投降。謝躬字子張，南陽人。當初，他妻子知道劉秀對謝躬不滿，常常告誡謝躬説：“你和劉公長期不和睦，却信他的空談，不作準備，最後要受人控制。”謝躬不聽，所以遇難。

光武北擊群賊，漢常將突騎五千爲軍鋒，數先登陷陳。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光武即位，拜爲大司馬，更封舞陽侯。

劉秀北上攻打衆賊兵，吴漢常率領精鋭騎兵五千人做先鋒，屢次率先登城、攻破敵陣。等河北平定，吴漢和各位將領捧着印璽，奉上帝號。光武帝登位，拜任吴漢爲大司馬，改封舞陽侯。

建武二年春，漢率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大將軍杜茂，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堅鐔，偏將軍王霸，騎都尉劉隆、馬武、陰識，共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上，大破之，降者十餘萬人。帝使使者璽書定封漢爲廣平侯，食廣平、斥漳、曲周、廣年，凡四縣。復率諸將擊鄴西山賊黎伯卿等，及河内脩武，悉破諸屯聚。車駕親幸撫勞。復遣漢進兵南陽，擊宛、涅陽、酈、穰、新野諸城，皆下之。引兵南，與秦豐戰黄郵水上，破之。又與偏將軍馮異擊昌城五樓賊張文等，又攻銅馬、五幡於新安，皆破之。

建武二年春，吴漢率領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大將軍杜茂，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堅鐔，偏將軍王霸，騎都尉劉隆、馬武、陰識，一起在鄴縣東部漳水上攻打檀鄉賊人，大敗賊兵，投降的十多萬人。光武帝派使者拿着詔書定封吴漢爲廣平侯，食邑廣平、斥漳、曲周、廣年，共四個縣。又率領衆將領攻打鄴縣西山的賊兵黎伯卿等，直到河内脩武，全數攻破各處屯兵。光武帝親自幸臨慰勞。又派吴漢進軍南陽，攻打宛縣、涅陽、酈縣、穰縣、新野各城，都攻下來。領兵南下，和秦豐交戰於黄郵水上，打敗秦豐。又和偏將軍馮異攻打昌城五樓賊人張文等，又攻打銅馬、五幡於新安，都打敗他們。

明年春，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擊青犢於軹西，大破降之。又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强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别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

第二年春，率領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在軹縣西部攻打青犢，大敗青犢，迫使他們投降。又率領驃騎大將軍杜茂、强弩將軍陳俊等，把蘇茂包圍在廣樂。劉永的部將周建另行招募收集到十多萬人，援救廣樂。吴漢率領輕騎

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群盗，'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黄頭吴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追擊，争門并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既死，二城皆降。

兵迎上去和他們交戰，没有打勝，掉下馬摔傷了膝部，回軍營，周建等人於是帶兵進城。衆將對吴漢説："大敵當前而您受傷卧床，大家心中都害怕了。"吴漢於是奮然裹好傷口站起來，殺牛犒勞士兵，下令軍中説："賊兵人雖多，都是搶劫的强盜，'打了勝仗不懂相互謙讓，打敗了不會相互援救'，没有堅持節操、爲義氣而死的人。現在正是博取封侯的時候，各位努力吧！"於是士兵情緒激奮，人人勇氣倍增。第二天，周建、蘇茂出兵包圍吴漢。吴漢挑選四部精兵黄頭吴河等，和烏桓精鋭騎兵三千多人，一起擊鼓進軍。周建的軍隊大敗，轉身逃入廣樂城。吴漢長驅追擊，和敗兵奪門入城，大敗敵兵，蘇茂、周建突圍逃跑。吴漢留杜茂、陳俊等人守廣樂，自己率兵協助蓋延把劉永包圍在睢陽。劉永死後，兩座城全部投降。

明年，又率陳俊及前將軍王梁，擊破五校賊於臨平，追至東郡箕山，大破之。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争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

第二年，又率領陳俊和前將軍王梁在臨平打敗五校賊人，追到東郡箕山，大敗賊兵。北上攻打清河長直以及平原五里賊人，全部攻克。這時鬲縣五大姓一起趕走守縣官吏，占據縣城反叛。各將領争着要攻打鬲縣，吴漢不聽，説："致使鬲縣反叛，都是守縣官吏的罪。敢輕率進兵的殺頭。"於是送文書通知郡裏，派人逮捕守縣官吏，并派人到鬲縣城中道歉。五大姓非常高興，立即相繼歸降。各位將領這纔心服，説："不用交戰就奪得城池，這不是大家能趕得上的。"

冬，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漢忠將軍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明年春，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因追討餘黨，遂至無鹽，進擊勃海，皆平之。又從征董憲，圍朐城。明年春，拔朐，斬憲。事已見《劉永傳》。東方悉定，振旅還京師。

這年冬，吴漢率領建威大將軍耿弇、漢忠將軍王常等，攻打富平、獲索兩股賊人於平原。第二年春，賊人率五萬多人夜間攻打吴漢軍營，軍中驚慌混亂，吴漢穩卧不動，過了一會兒纔安定下來。當夜派精兵出營突擊，大敗賊兵。乘機追擊餘黨，到達無鹽，進軍攻打勃海，全部攻克。又跟隨光武帝征伐董憲，包圍朐城。第二年春，攻克朐縣，殺董憲。事已見於《劉永傳》。東方全部平定，整頓部隊回京城。

會隗囂畔，夏，復遣漢西屯長安。八年，從車駕上隴，遂圍隗囂於西城。帝敕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

適逢隗囂反叛，這年夏，又派吴漢西進屯守長安。建武八年，跟隨光武帝西上隴地，於是把隗囂包圍在西城。光武帝命令吴漢説："各郡士

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及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

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及彭破荆門，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裝露橈船，將南陽兵及弛刑募士三萬人泝江而上。會岑彭爲刺客所殺，漢并將其軍。十二年春，與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戰於魚涪津，大破之，遂圍武陽。述遣子婿史興將五千人救之。漢迎擊興，盡殄其衆，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

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争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别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别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共諸君逾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

兵祇是白白耗費糧食，如果有人逃跑，就會動搖軍心，應當全部罷免。”吴漢等人貪圖合力攻打隗囂，就没有能遣散各郡士兵，糧食一天比一天少，官兵疲勞，逃亡的人很多，等公孫述的救兵到，吴漢就戰敗撤退了。

建武十一年春，率領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人攻打公孫述。等岑彭攻破荆門，長驅直入江關，吴漢留在夷陵，裝備露橈戰船，率領南陽兵和解除刑具募集來的士兵三萬人沿江逆流而上。適逢岑彭被刺客殺死，吴漢一并統領岑彭的軍隊。十二年春，和公孫述的將領魏黨、公孫永戰於魚涪津，大敗敵軍，於是包圍武陽。公孫述派女婿史興率領五千人援救武陽。吴漢迎頭攻打史興，全部消滅了史興部隊，乘勝進入犍爲郡界。各縣都守着城池。吴漢於是進軍攻廣都，攻克廣都。派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的各小城全部投降。

光武帝告誡吴漢説：“成都十多萬人，不能輕視。祇能堅守廣都，等敵人來攻，不要和他們争鬥。如果敵人不敢來，你可轉遷營地逼他們，等他們精疲力盡，纔可進攻。”吴漢乘着勝利，就親自率領步兵騎兵二萬多人進軍直逼成都，離城十多里，停在江北安營，造浮橋，派副將武威將軍劉尚率領一萬多人屯扎在江南，相距二十多里。光武帝聽説後非常吃驚，派人責備吴漢説：“近來告誡公千條萬條，不想你遇事亂來！既輕敵深入，又和劉尚另安軍營，遇有緊急情况，不能相互救助。賊人如果出兵攻你，用大部隊攻劉尚，劉尚被攻破，你也就失敗了。所幸没有别的，趕快領兵回廣都。”詔書還没有到，公孫述果然派他的將領謝豐、袁吉率兵十多萬，分爲二十多營，一起出兵攻打吴漢。派别將領率一萬多人攻取劉尚，讓他們不能相救援。吴漢與敵人大戰一天，部隊被打敗，跑入軍營，謝豐乘機包圍吴漢。吴漢於是召集各位將領鼓勵他們説：“我和各位跨越險阻，轉戰千里，每到一處都斬殺俘獲敵軍，於是深入敵人領地，到達他們城下。現在和劉尚兩處被包圍，看形勢已經接應不上，災難難以預料。想秘密出兵到江南靠攏劉尚，合兵抵禦敵人。如果大家能同心合力，人人主動奮

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烟火不絶，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閒，八戰八剋，遂軍于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數萬鋭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陳刺述，殺之。事已見《述傳》。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明年正月，漢振旅浮江而下。至宛，詔令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

戰，可以建立大功；如果不是這樣，戰敗了必定被殺得一個不剩。成敗的關鍵，就在這次行動。”各位將領都説“對”。於是大宴士兵，喂飽馬匹，關閉營門三天不出，於是樹起許多旗幟，使烟火不滅，夜間銜枚領兵和劉尚會合。謝豐等人没有發覺，第二天，就分出部隊抵禦江北，自己領兵攻打江南。吴漢全軍迎戰，從日出到黄昏，終於大敗敵軍，殺謝豐、袁吉，殺死兵士五千多人。於是領兵回廣都，留劉尚抵禦公孫述，把情况寫成狀子呈上去，深刻地自我檢討。光武帝回覆説：“你回廣都，很得當，公孫述一定不敢越過劉尚打你。公孫述如果先攻劉尚，你從五十里外的廣都率全部步兵騎兵救援劉尚，正當危急困窘的時候，一定能打敗他。”從此吴漢和公孫述交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勝，終於屯兵於成都城外。公孫述親自率領數萬人出城大戰，吴漢派護軍將軍高午、唐邯率幾萬精兵攻打他。公孫述部隊戰敗逃跑，高午衝入戰陣殺公孫述，殺死了他。事情已經見於《公孫述傳》。第二天全城投降，砍下公孫述的頭用驛車送往洛陽。第二年正月，吴漢整理部隊乘船沿江而下。到宛縣，皇帝下令他經過家鄉上墳，賜給穀物二萬斛。

十五年，復率揚武將軍馬成、捕虜將軍馬武北擊匈奴，徙雁門、代郡、上谷吏人六萬餘口，置居庸、常山關以東。

建武十五年，又率領揚武將軍馬成、捕虜將軍馬武北上攻打匈奴，遷雁門、代郡、上谷官民六萬多人，安置在居庸、常山關以東。

十八年，蜀郡守將史歆反於成都，自稱大司馬，攻太守張穆，穆逾城走廣都，歆遂移檄郡縣，而宕渠楊偉、朐䏰徐容等，起兵各數千人以應之。帝以歆昔爲岑彭護軍，曉習兵事，故遣漢率劉尚及太中大夫臧宫將萬餘人討之。漢入武都，乃發廣漢、巴、蜀三郡兵圍成都，百餘日城破，誅歆等。漢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二百餘人，徙其黨與數百家於南郡、長沙而還。

建武十八年，蜀郡守將史歆在成都反叛，自稱大司馬，攻打太守張穆，張穆越城跑到廣都，史歆於是遞送文書到各郡縣，宕渠楊偉、朐䏰徐容等，起兵各有幾千人來響應他。光武因爲史歆從前做岑彭的護軍，通曉軍事，所以派吴漢率領劉尚及太中大夫臧宫率一萬多人征討他。吴漢進入武都，就徵調廣漢、巴郡、蜀郡三郡部隊包圍成都，一百多天後城被攻破，殺史歆等人。吴漢於是乘筏子沿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人驚慌解散，吴漢殺其中頭領二百多人，遷徙他們的黨羽幾百家到南郡、長沙而回。

漢性强力，每從征伐，帝未安，

吴漢生性很努力，每次跟隨光武帝征戰，皇

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嘆曰："吴公差强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

帝没有安定下來，他常常擔心害怕不敢休息。各位將領見戰陣不利，多有驚惶恐懼，失却平時的風度。吴漢意氣自如，仍然整理兵器，激勵士兵。光武帝時常派人觀察大司馬在做什麽，回來報告説正在修理打仗的器械，就慨嘆説："吴公能够振奮人們的意志，穩重得像一個國家棟梁！"每當出兵，早晨接到詔令，晚上就領兵上路，從來没有辦行裝的日子。因此他能經常擔任職務，以獲取功名告終。等他在朝廷時，拘謹誠樸，表現於身體外貌上。吴漢曾經出外征戰，妻子在他走後買田産。吴漢回來，責怪她説："部隊在外，將士費用不足，爲什麽多買田地房屋呢！"最後把買的田産全部分給兄弟舅家。

二十年，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有詔悼愍，賜謚曰忠侯。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

建武二十年，吴漢病危。光武帝親自前來，問他要説什麽。回答説："臣很笨，什麽也不懂，衹希望陛下千萬不要大赦天下罷了。"等他逝世，光武帝有詔書悼念，賜謚號叫忠侯。派北軍五校、輕車、甲士送葬，如同葬大將軍霍光的舊例。

子哀侯成嗣，爲奴所殺。二十八年，分漢封爲三國：成子旦爲灈陽侯，以奉漢嗣；旦弟盱爲筑陽侯；成弟國爲新蔡侯。旦卒，無子，國除。建初八年，徙封盱爲平春侯，以奉漢後。盱卒，子勝嗣。初，漢兄尉爲將軍，從征戰死，封尉子彤爲安陽侯。帝以漢功大，復封弟翕爲褒親侯。吴氏侯者凡五國。

兒子哀侯吴成繼嗣，被家奴所殺。建武二十八年，分吴漢的封地爲三個侯國：吴成的兒子吴旦爲灈陽侯，來繼承吴漢的爵位；吴旦的弟弟吴盱爲筑陽侯；吴成的弟弟吴國爲新蔡侯。吴旦去世，没有兒子，封國撤銷。建初八年，改封吴盱爲平春侯，來供奉吴漢的祭祀。吴盱去世，兒子吴勝繼嗣。當初，吴漢的哥哥吴尉做將軍，跟隨光武帝戰死，封吴尉的兒子吴彤爲安陽侯。光武帝因爲吴漢功大，又封他弟弟吴翕爲褒親侯。吴氏封侯的共五個侯國。

初，漁陽都尉嚴宣，與漢俱會光武於廣阿，光武以爲偏將軍，封建信侯。

當初，漁陽都尉嚴宣，和吴漢一起到廣阿會見光武帝，光武帝任用他爲偏將軍，封建信侯。

論曰：吴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諒由質簡而强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斯豈漢之方乎！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資朴忠而見信。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爲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

論曰：吴漢從建武時，常處上公的位置，始終被皇上依賴和親信，想來是由於他誠實而努力。孔子説："剛毅木訥近於仁"，這大概正是指吴漢這樣的人吧！從前陳平因爲才智有餘而被懷疑，周勃資質樸實忠誠而被信任。如果仁義之心不足以讓人信賴，那麽聰明的人因爲聰明有餘被懷疑，而樸實的人因爲聰明不足而受人信任。

蓋延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也。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邊俗尚勇力，而延以氣聞。歷郡列掾、州從事，所在職辦。彭寵爲太守，召延署營尉，行護軍。

及王郎起，延與吳漢同謀歸光武。延至廣阿，拜偏將軍，號建功侯，從平河北。光武即位，以延爲虎牙將軍。

建武二年，更封安平侯。遣南擊敖倉，轉攻酸棗、封丘，皆拔。其夏，督駙馬都尉馬武、騎都尉劉隆、護軍都尉馬成、偏將軍王霸等南伐劉永，先攻拔襄邑，進取麻鄉，遂圍永於睢陽。數月，盡收野麥，夜梯其城入。永驚懼，引兵走出東門，延追擊，大破之。永棄軍走譙，延進攻，拔薛，斬其魯郡太守，而彭城、扶陽、杼秋、蕭皆降。又破永沛郡太守，斬之。永將蘇茂、佼彊、周建等三萬餘人救永，共攻延，延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永軍亂，遁没溺死者太半。永棄城走湖陵，蘇茂奔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修高祖廟，置嗇夫、祝宰、樂人。

三年，睢陽復反城迎劉永，延復率諸將圍之百日，收其野穀。永乏食，突走，延追擊，盡得輜重。永爲其將所殺，永弟防舉城降。

四年春，延又擊蘇茂、周建於蘄，進與董憲戰留下，皆破之。因率平狄將軍龐萌攻西防，拔之。復追敗周建、蘇茂於彭城，茂、建亡奔董憲，董憲將賁休舉蘭陵城降。憲聞之，自郯圍休。時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敕曰："可直往擣郯，則蘭陵必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

蓋延字巨卿，是漁陽要陽人。身高八尺，能拉開三百斤的弓。邊地習俗崇尚勇武有力，而蓋延以力氣聞名。歷任郡列掾、州從事，本職內事都能料理好。彭寵做太守，召見蓋延暫任營尉，代理護軍。

等王郎起兵，蓋延和吳漢共同商議歸順劉秀。蓋延到廣阿，拜任偏將軍，號建功侯，跟隨劉秀平定河北。光武登位，任用蓋延爲虎牙將軍。

建武二年，改封安平侯。被派南下攻打敖倉，轉攻酸棗、封丘，全部攻克。這年夏，督率駙馬都尉馬武、騎都尉劉隆、護軍都尉馬成、偏將軍王霸等人南下征伐劉永，先攻克襄邑，進軍攻取麻鄉，終於把劉永包圍在睢陽。幾個月後，盡數收穫野外的麥子，夜間用雲梯架在城上攻入城中。劉永驚慌了，領兵逃出東門，蓋延追擊，大敗劉永。劉永丢下部隊逃到譙縣，蓋延進軍攻擊，攻克薛縣，殺死魯郡太守，彭城、扶陽、杼秋、蕭縣全都投降。又打敗劉永的沛郡太守，殺了他。劉永的部將蘇茂、佼彊、周建等三萬多人援救劉永，一起攻打蓋延，蓋延和他們在沛縣西部交戰，大敗敵軍。劉永軍隊散亂，逃走淹死的人有一大半。劉永丢下城池跑到湖陵，蘇茂投奔廣樂。蓋延終於平定沛郡、楚國、臨淮，修高祖廟，設置嗇夫、祝宰、樂工。

建武三年，睢陽又反叛迎劉永，蓋延又率各位將領包圍城池一百天，收割城外的穀物。劉永缺糧，突圍逃走，蓋延追擊，繳獲全部輜重。劉永被自己的部將殺死，劉永的弟弟劉防率城投降。

建武四年春，蓋延又在蘄縣攻打蘇茂、周建，進軍和董憲在留縣城下交戰，全都打敗敵軍。接着率領平狄將軍龐萌攻打西防，攻克西防。又追擊并在彭城打敗周建、蘇茂，蘇茂、周建逃奔董憲，董憲部將賁休率蘭陵城投降。董憲聽說後，從郯縣進軍包圍賁休。這時蓋延和龐萌在楚國，請求前往救賁休。光武帝命令說："可以直接前往攻打郯縣，蘭陵的包圍必定自動瓦

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延等逐退，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郯。帝讓之曰："閒欲先赴郯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郯，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延等往來要擊憲別將於彭城、郯、邳之閒，戰或日數合，頗有剋獲。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及龐萌反，攻殺楚郡太守，引軍襲敗延，延走，北度泗水，破舟楫，壞津梁，僅而得免。帝自將而東，徵延與大司馬吴漢、漢忠將軍王常、前將軍王梁、捕虜將軍馬武、討虜將軍王霸等會任城，討龐萌於桃鄉，又并從征董憲於昌慮，皆破平之。六年春，遣屯長安。

解。"蓋延等人因爲賁休城池危急，於是先奔赴蘭陵。董憲迎戰并假裝戰敗，蓋延等人追擊，於是突破包圍進入蘭陵城。第二天，董憲大舉出兵包圍蘭陵，蓋延等人害怕了，急忙出城突圍而走，於是去攻郯縣。光武帝責怪他説："先前要你先攻郯縣，是因爲他們預料不到的緣故。現在你們已經逃走了，賊兵的計謀已經成功了，包圍難道還能解除嗎！"蓋延等到郯縣，果然不能解圍，董憲終於攻克蘭陵，殺死賁休。蓋延等人在彭城、郯縣、邳縣之間往來截擊董憲部將，有時候一天交戰幾次，很有收獲。光武帝因爲蓋延輕敵深入，屢次用詔書告誡他。等龐萌反叛，攻殺楚郡太守，領兵襲擊并打敗蓋延，蓋延撤走，北上渡過泗水，鑿破船隻，毁壞橋梁，僅得逃脱。光武帝親自率軍東來，召蓋延和大司馬吴漢、漢忠將軍王常、前將軍王梁、捕虜將軍馬武、討虜將軍王霸等會師任城，在桃鄉討伐龐萌，又合軍跟隨光武帝到昌慮征伐董憲，全部打敗敵軍。建武六年春，蓋延受派屯守長安。

九年，隗囂死，延西擊街泉、略陽、清水諸屯聚，皆定。

建武九年，隗囂死，蓋延西上攻打街泉、略陽、清水各處屯兵，全部平定。

十一年，與中郎將來歙攻河池，未剋，以病引還，拜爲左馮翊，將軍如故。十三年，增封定食萬户。十五年，薨於位。

建武十一年，和中郎將來歙攻河池，没有攻下，因病領兵返回，拜任爲左馮翊，如從前一樣帶兵。建武十三年，增加封地定食邑萬户。建武十五年，逝世於任上。

子扶嗣。扶卒，子側嗣。永平十三年，坐與舅王平謀反，伏誅，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延曾孫恢爲蘆亭侯。恢卒，子遂嗣。

兒子蓋扶繼嗣。蓋扶去世，兒子蓋側繼嗣。永平十三年，因與舅舅王平圖謀反叛而獲罪，被殺，封國撤銷。永初七年，鄧太后續封蓋延曾孫蓋恢爲蘆亭侯。蓋恢去世，兒子蓋遂繼嗣。

陳俊

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也。少爲郡吏。更始立，以宗室劉嘉爲太常將軍，俊爲長史。光武徇河北，嘉遺書薦俊，光武以爲安集掾。從擊銅馬於清陽，進至蒲陽，拜强弩將軍。與五校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而嘆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五校引退入漁陽，

陳俊字子昭，是南陽西鄂人。年輕時做郡吏。更始帝登位，任用宗室劉嘉做太常將軍，陳俊做長史。劉秀攻取河北，劉嘉送信推薦陳俊，劉秀任用他做安集掾。跟隨劉秀在清陽攻打銅馬，進軍到蒲陽，拜任强弩將軍。和五校交戰於安次，陳俊下馬，短兵相接，所向披靡，追擊二十多里，斬殺敵軍頭領而回。劉秀望着他慨嘆説："戰將都像這樣，難道還會有什麽擔心嗎！"五校領兵退入漁陽，經過各地搶劫。陳俊對劉秀

所過虜掠。俊言於光武曰："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壁，以絶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光武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及軍還，光武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及即位，封俊爲列侯。

建武二年春，攻匡賊，下四縣，更封新處侯。引擊頓丘，降三城。其秋，大司馬吴漢承制拜俊爲强弩大將軍，别擊金門、白馬賊於河内，皆破之。四年，轉徇汝陽及項，又拔南武陽。是時太山豪傑多擁衆與張步連兵，吴漢言於帝曰："非陳俊莫能定此郡。"於是拜俊太山太守，行大將軍事。張步聞之，遣其將擊俊，戰於嬴下，俊大破之，追至濟南，收得印綬九十餘，稍攻下諸縣，遂定太山。五年，與建威大將軍耿弇共破張步。事在《弇傳》。

時琅邪未平，乃徙俊爲琅邪太守，領將軍如故。齊地素聞俊名，入界，盜賊皆解散。俊將兵擊董憲於贛榆，進破朐賊孫陽，平之。八年，張步畔，還琅邪，俊追討，斬之。帝美其功，詔俊得專征青、徐。俊撫貧弱，表有義，檢制軍吏，不得與郡縣相干，百姓歌之。數上書自請，願奮擊隴、蜀。詔報曰："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夏，盜賊之處，國家以爲重憂，且勉鎮撫之。"

十三年，增邑，定封祝阿侯。明年，徵奉朝請。二十三年卒。

子浮嗣，徙封蘄春侯。浮卒，子專諸嗣。專諸卒，子篤嗣。

臧宮

臧宮字君翁，潁川郟人也。少

説："可以派輕騎繞出賊兵前，讓百姓各自堅壁清野，來斷絶賊兵糧食來源，可以不交戰而消滅他們。"劉秀覺得他説得對，派陳俊率領輕騎奔出賊兵前。看到百姓堡塢堅固完好的，命令他們固守；散在野外的人，趁機搶劫他們。賊兵來後没有東西可搶，於是散亂失敗。等部隊回來，劉秀對陳俊説："困住這些賊兵，全是將軍的計謀。"等登上皇位，封陳俊爲列侯。

建武二年春，攻打匡城縣賊人，攻克四個縣，改封新處侯。領兵攻打頓丘，使三城投降。這年秋，大司馬吴漢秉承皇上旨意拜任陳俊爲强弩大將軍，分兵到河内攻打金門、白馬賊人，全都攻破賊兵。建武四年，轉攻汝陽以及項縣，又攻克南武陽。這時泰山豪傑大多擁兵和張步聯合，吴漢對光武帝説："除陳俊没有人能平定這個郡。"於是拜任陳俊爲泰山太守，代理大將軍事務。張步聽説後，派他的部將攻打陳俊，交戰於嬴縣城下，陳俊大敗敵軍，追到濟南，收繳官印九十多枚，逐漸攻下各縣，終於平定泰山。建武五年，和建威大將軍耿弇一同攻破張步。事迹在《耿弇傳》中。

這時琅邪没有攻平，於是改任陳俊爲琅邪太守，兼任將軍如故。陳俊一向在齊地聞名，他進入郡界，盜賊都解散。陳俊統領軍隊在贛榆攻打董憲，進軍攻破朐縣賊人孫陽，平定賊兵。建武八年，張步反叛，回琅邪，陳俊追討叛軍，殺張步。光武帝贊美他的功勞，詔令陳俊可以專征青州、徐州。陳俊撫慰貧困的人，表彰有節義的人，檢察節制軍官，不得和郡縣相關涉，百姓歌頌他。幾次上書請求，希望能奮力攻擊隴西、蜀郡。詔書回覆説："東州剛攻平，是大將軍的功勞。那裏盜賊出没，背靠大海擾亂華夏，國家把這看成重大隱憂，你暫且努力鎮守那裏。"

建武十三年，增加食邑，定封祝阿侯。第二年，受召爲奉朝請。二十三年去世。

兒子陳浮繼嗣，改封蘄春侯。陳浮去世，兒子陳專諸繼嗣。專諸去世，兒子陳篤繼嗣。

臧宮字君翁，是潁川郟縣人。年輕時做亭

爲縣亭長、游徼，後率賓客入下江兵中爲校尉，因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光武察宫勤力少言，甚親納之。及至河北，以爲偏將軍，從破群賊，數陷陳却敵。

光武即位，以爲侍中、騎都尉。建武二年，封成安侯。明年，將突騎與征虜將軍祭遵擊更始將左防、韋顏於涅陽、酈，悉降之。五年，將兵徇江夏，擊代鄉、鐘武、竹里，皆下之。帝使太中大夫持節拜宫爲輔威將軍。七年，更封期思侯。擊梁郡、濟陰，皆平之。

十一年，將兵至中盧，屯駱越。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畔從蜀。宫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宫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絶，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營。宫陳兵大會，擊牛釃酒，饗賜慰納之，越人由是遂安。

宫與岑彭等破荆門，别至垂鵲山，通道出秭歸，至江州。岑彭下巴郡，使宫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沈水，時宫衆多食少，轉輸不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宫欲引還，恐爲所反。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宫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噪，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宫因從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降者以十萬數。

長、游徼，後來帶領門客到下江軍中做校尉，接着跟隨劉秀征戰，各位將領多稱贊他勇敢。劉秀觀察臧宫肯幹少語，很親近他。等到河北，任用他做偏將軍，跟隨劉秀攻破各處賊兵，屢次衝入敵陣打退敵人。

光武登位，任臧宫爲侍中、騎都尉。建武二年，封成安侯。第二年，率領精鋭騎兵和征虜將軍祭遵在涅陽、酈縣攻打更始帝的將領左防、韋顏，迫使他們全部投降。建武五年，率兵攻取江夏，攻打代鄉、鐘武、竹里，全都攻克。光武帝派太中大夫拿着符節拜任臧宫爲輔威將軍。建武七年，改封期思侯。攻打梁郡、濟陰，全部攻克。

建武十一年，率兵到中盧，屯軍駱越。這時公孫述的將領田戎、任滿和征南大將軍岑彭在荆門相對抗，岑彭等交戰屢次不勝，駱越人圖謀反叛歸順蜀。臧宫兵少，力量不能控制局面。適逢所屬縣送到幾百輛運輸車，臧宫夜間派人鋸斷城門門檻，讓車子發出響聲往返出入城門直到天亮。負責偵察的駱越人聽到車聲不斷，并且門檻也斷了，報告説漢兵大軍到來。他們的頭領於是捧着牛酒來軍營慰勞。臧宫陳列士兵舉行大會，殺牛備酒，招待撫慰駱越人，駱越人從此就安定了。

臧宫和岑彭等攻破荆門，分兵到垂鵲山，開路出秭歸，到江州。岑彭攻下巴郡，派臧宫統領降兵五萬，從涪水向上游到平曲。公孫述的將領延岑大軍在沈水，這時臧宫人多糧少，糧運不到，而投降來的兵都想逃亡反叛，郡邑又聚兵自保，坐觀成敗。臧宫想領兵返回，怕被降兵反攻。適逢光武帝派謁者率兵到岑彭處去，有七百匹馬，臧宫假藉聖旨拿來補充自己，日夜進軍，多設旗幟，登山擊鼓叫嚷，右邊步兵左邊騎兵，挾持船隻向上游拉，喊聲震動山谷。延岑没有料到漢兵突然到來，登山望漢兵，非常驚恐。臧宫乘機追擊，大敗延岑。殺死淹死一萬多人，河水都被弄渾濁了。延岑逃到成都，他的部屬全部投降，盡數繳獲他的兵馬珍寶。從此乘勝追擊敗兵，投降的人以十萬計。

軍至平陽鄉，蜀將王元舉衆降。進拔綿竹，破涪城，斬公孫述弟恢，復攻拔繁、郫。前後收得節五，印綬千八百。是時大司馬吴漢亦乘勝進營逼成都。宫連屠大城，兵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小雒郭門，歷成都城下，至吴漢營，飲酒高會。漢見之甚歡，謂宫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然窮寇難量，還營願從它道矣。"宫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之。進軍咸門，與吴漢并滅公孫述。

部隊到平陽鄉，蜀將王元率領部屬投降。進軍攻克綿竹，攻破涪城，殺公孫述弟弟公孫恢，又攻克繁縣、郫縣。前後收繳符節五個，官印一千八百。這時大司馬吴漢也乘勝進軍威逼成都。臧宫連續攻取大城，兵馬旌旗很多，於是趁機進軍小雒郭門，經成都城下，到吴漢兵營，舉行大宴會喝酒。吴漢見到他非常高興，對臧宫說："將軍來時經賊兵城下，振揚軍威，如風行電照。但走投無路的賊兵難以預料，回營時希望從别的路走。"臧宫不聽，原路而回，賊兵也不敢靠近他。進軍咸門，和吴漢一道消滅公孫述。

帝以蜀地新定，拜宫爲廣漢太守。十三年，增邑，更封酇侯。十五年，徵還京師，以列侯奉朝請，定封朗陵侯。十八年，拜太中大夫。

十九年，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傅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劫吏人，自稱將軍。於是遣宫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爲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敕宫徹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宫還，遷城門校尉，復轉左中郎將。擊武谿賊，至江陵，降之。

宫以謹信質樸，故常見任用。後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帝以問宫，宫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宫乃與楊虚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盗，緣邊被其毒痛，中國憂其抵突。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

光武帝因爲蜀地剛平定，拜任臧宫爲廣漢太守。建武十三年，增加食邑，改封酇侯。十五年，召回京城，以列侯和奉朝請身份，定封朗陵侯。十八年，拜太中大夫。

建武十九年，妖巫維汜的弟子單臣、傅鎮等，又用妖言聚集人，進入原武城，劫持官吏，自稱將軍。於是派臧宫率領北軍和黎陽營幾千人包圍原武城。賊兵糧多，屢攻不下，士兵死傷。光武召集公卿諸侯王詢問計策，大家都説"應該重金懸賞"。這時顯宗做東海王，衹有他回答説："妖巫相劫持，勢必不會長久，其中一定有後悔而想逃走的。衹是城外包圍得緊，不能逃走罷了。包圍應該稍微鬆一些，使他們可以逃走，逃走時有一個亭長就可以捉住了。"光武帝覺得他説得對，立即命令臧宫解圍放賊兵，賊兵分散，於是殺單臣、傅鎮等。臧宫回朝，升任城門校尉，又改任左中郎將。攻打武谿賊人，到江陵，賊人投降。

臧宫因爲謹慎誠實質樸，所以常常被任用。後來匈奴之地發生饑荒瘟疫，自相争鬥，光武帝拿這事問臧宫，臧宫説："希望給我五千騎兵去立功。"光武帝笑着説："常打勝仗的人，難以同他討論對敵策略，我將自己考慮這事。"建武二十七年，臧宫就和楊虚侯馬武上書説："匈奴貪圖利益，没有禮義信用，走投無路時就降服，自己安定了就侵略，邊疆遭受他們的毒害，中原擔心受他們侵犯。賊人現在人馬病死，乾旱和蝗災

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黄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使地上寸草不生，受瘟疫困擾時的實力，抵不上中原一個郡。他們的命運，掌握在陛下手中。福分不會重來，時機容易喪失，難道應該死守文德而放棄武力嗎？現在命令將領兵臨邊塞，重金懸賞，告知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匈奴左側，徵調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的部隊攻他們右側。像這樣，消滅北方敵人，不過幾年。臣擔心陛下仁慈講恩德不忍心，謀士猶豫，使能刻石流傳萬世的功勞不能建立於聖世。”詔書回覆説：“《黄石公記》説，‘柔能克剛，弱能勝强’。柔好比德，剛好比賊，弱者易得到仁愛的輔助，强者易成爲怨恨的歸宿。因此説有德的國君，拿自己所喜歡的來使别人快樂；無德的國君，用自己所喜歡的來使自己快活。使别人快樂的人自己的快樂就長久，使自己快活的人不久就會滅亡。捨棄近的圖謀遠的，勞苦而没有功效；捨棄遠的圖謀近的，安逸而有結果。安逸的政治多出忠臣，勞碌的政治多出亂臣。所以説一心擴大地盤的人土地荒蕪，一心推廣恩德的人强盛。滿足自己所得的人心安，貪圖他人的東西的人遭殃。殘酷暴虐的政治，即使得逞也必定失敗。現在國家没有好的政治，災害變亂不停，百姓驚慌，不能自保，還想要用兵遥遠的國境之外嗎？孔子説：‘我恐怕季孫的隱患，不在顓臾。’況且北狄還强大，并且屯田警備軍隊傳説的事，常多失實。果真能用天下的一半力量來消滅大敵，難道不是我最大的心願；如果時機不成熟，不如讓百姓休息。”從此各位將領没有敢再談論軍事的。

宫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子信嗣。信卒，子震嗣。震卒，子松嗣。元初四年，與母别居，國除。永寧元年，鄧太后紹封松弟由爲朗陵侯。

臧宫永平元年去世，謚號愍侯。兒子臧信繼嗣。臧信去世，兒子臧震繼嗣。臧震去世，兒子臧松繼嗣。元初四年，和母親分家，封國被撤銷。永寧元年，鄧太后續封臧松的弟弟臧由爲朗陵侯。

論曰：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强，人資附漢之思，雖懷璽紆紱，跨陵州縣，殊名詭號，千隊爲群，尚未足以爲比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戎羯喪其精膽，群帥賈其餘壯，斯誠雄心尚武

論曰：重建漢朝的事業，的確艱難。但敵人没有秦朝、項羽那樣强大，而憑藉百姓想依附漢室的心情，即使懷藏玉璽，身穿官服，占據州縣，建立奇異的名號，千百成群，也還是不足以和秦朝或項羽比較功業。等到山西平定之後，威勢照臨天下，戎羯喪魂失魄，衆將餘勇奉獻，

之幾，先志玩兵之日。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光武審《黄石》，存包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詞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忍傷黥王之陳乎？

這正是雄心勃勃崇尚武力的機會，是調動軍隊實現夙願的時候。臧宫、馬武之類的人，手持利劍摩拳擦掌，立志馳騁於伊吾的北邊。光武帝深明《黄石公記》中的告誡，保存了國家的根本，關閉玉門關謝絶西域的人質，用謙卑的言辭和禮物禮遇匈奴使者，他的用意已很深遠。難道是因爲他曾在平城包圍圈中受困，在黥王陣前忍受過傷痛嗎？

贊曰：吴公鷙强，實爲龍驤。電埽群孽，風行巴、梁。虎牙猛力，功立睢陽。宫、俊休休，是亦鷹揚。

贊曰：吴公英勇頑强，猶如騰龍。掃蕩賊寇，風行巴、梁。虎牙將軍蓋延勇敢，立功睢陽。臧宫、陳俊氣魄宏大，也是雄才。

後漢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九

耿弇傳

耿弇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鉅鹿徙焉。父况，字俠游，以明經爲郎，與王莽從弟伋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後爲朔調連率。弇少好學，習父業。常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肄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

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略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令。况自以莽之所置，懷不自安。時弇年二十一，乃辭况奉奏詣更始，因齎貢獻，以求自固之宜。及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子輿，起兵邯鄲，弇從吏孫倉、衛包於道共謀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爲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轔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不從，遂亡降王郎。

弇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署門下吏。弇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因數召見加恩慰。弇因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

耿弇字伯昭，是扶風縣茂陵人。他的祖先在漢武帝時，以二千石官的身份從鉅鹿搬遷到茂陵。父親耿况，字俠游，以明經射策取士做郎官，和王莽從弟王伋一起向安丘先生學習《老子》，後來做朔調連率。耿弇年輕時愛好學習，研習父親的經學。經常看到郡尉考試騎士，樹立旗鼓，講習騎馬射箭，從此喜歡軍事。

等王莽失敗，更始帝登位，各位將領攻占土地的，先後大多獨攬大權，擅自換郡守、縣令。耿况自己認爲他是王莽任命的，心中不踏實。這時耿弇二十一歲，於是辭別耿况拿着奏章到更始帝那兒去，憑藉向更始帝進獻財寶的手段，來尋求自己地位的穩定。等到達宋子，適逢王郎謊稱是成帝的兒子子輿，起兵邯鄲，耿弇的屬從官孫倉、衛包在路上一起商議説："劉子輿是成帝的嫡系，放着他不依附，向遠方走到哪裏去?"耿弇扶着劍説："子輿殘賊，最終要做俘虜。我到長安，向皇上陳述漁陽、上谷兵馬的用途，回來經過太原、代郡，往返幾十天，回去發派精鋭騎兵來用車輪軋這些烏合之衆，如同摧折枯枝朽木。看你等不知去留，距被滅族不遠了。"孫倉、衛包不聽，於是逃走投降王郎。

耿弇在路上聽説劉秀在盧奴，於是驅馬北上謁見，劉秀留他暫任門下吏。耿弇乘機勸説護軍朱祐，請求他回去徵調士兵，來攻平邯鄲。劉秀笑着説："小孩子家竟然有大志!"於是屢次召見加以優遇撫慰。耿弇於是跟隨劉秀北上到薊。聽

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議。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柰何北行入囊中?"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薊中亂，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弇走昌平就況，因說況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弇與景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二，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閒凡二十二縣，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衆皆恐。既而悉詣營上謁。光武見弇等，說，曰："當與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爲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況大將軍、興義侯，得自置偏裨。弇等遂從拔邯鄲。

時更始徵代郡太守趙永，而況勸永不應召，令詣于光武。光武遣永復郡。永北還，而代令張曄據城反畔，乃招迎匈奴、烏桓以爲援助。光武以弇弟舒爲復胡將軍，使擊曄，破之。永乃得復郡。時五校賊二十餘萬北寇上谷，況與舒連擊破之，賊皆退走。

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爲幽州牧，韋順爲上谷太守，蔡充爲漁陽太守，并北之部。時光武居邯鄲宮，晝卧温明殿。弇入造床下請閒，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内，貴戚縱横於都内。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

說邯鄲兵要到，劉秀想領兵回南方，召集屬官商議。耿弇說："現在邯鄲兵從南方來，我們不能向南走。漁陽太守彭寵，您的同鄉；上谷太守，就是我的父親。徵調這兩個郡，士兵萬人，邯鄲兵不值得顧慮。"劉秀部下心腹都不願，說："死尚且要頭朝南，爲什麼向北走進袋子裏去?"劉秀指着耿弇説："他是我北方道上的主人。"適逢薊中騷亂，劉秀終於南奔，部下各自分散。耿弇逃到昌平投靠耿況，於是勸說耿況派寇恂向東約彭寵，各自派精鋭騎兵二千人，步兵一千人。耿弇和景丹、寇恂以及漁陽兵合軍向南，沿途攻殺王郎的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四百餘人，繳獲官印一百二十五枚，符節二隻，殺敵三萬人，平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閒共二十二縣，最後在廣阿追上劉秀。這時劉秀正攻打王郎，傳說二郡部隊爲邯鄲而來，大家都很恐慌。不久全部到營房謁見劉秀。劉秀見到耿弇等人，很高興，說："要和漁陽、上谷的士大夫一起建立這個大功。"於是把他們都任用爲偏將軍，派他們回去統領各自的部隊。加封耿況爲大將軍、興義侯，可以自己任命偏將。耿弇等人於是跟隨劉秀攻克邯鄲。

這時更始帝召代郡太守趙永，耿況勸趙永不應召，讓他去見劉秀。劉秀派趙永回代郡。趙永北上回郡，而代縣縣令張曄據城反叛，於是招引匈奴、烏桓作爲援助。劉秀任用耿弇的弟弟耿舒爲復胡將軍，派他攻打張曄，打敗張曄。趙永纔得回郡。這時五校賊兵二十多萬人北攻上谷，耿況和耿舒接連打敗賊兵，賊兵全部退走。

更始帝見劉秀聲威一天天大起來，君臣相互懷疑，於是派使者立劉秀爲蕭王，命令他罷兵和有功的各位將領回長安；派苗曾爲幽州牧，韋順爲上谷太守，蔡充爲漁陽太守，一同北上去各處就任。這時劉秀住邯鄲宮，白天躺在温明殿。耿弇入宮到床下請求單獨交談，乘機勸說道："現在更始帝政治不清明，君臣淫亂，各位將領專權於京郊，權貴皇親横行於京城。天子的命令，出不了城門，各地牧守，擅自更换，百姓無所適從，士民不敢自安。搶劫財物，搶劫婦女，携帶

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辦也。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今吏士死亡者多，弇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大計。”光武大説，乃拜弇爲大將軍，與吴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弇到上谷，收韋順、蔡充斬之；漢亦誅苗曾。於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弇常將精騎爲軍鋒，輒破走之。光武乘勝戰順水上，虜危急，殊死戰。時軍士疲弊，遂大敗奔還，壁范陽，數日乃振，賊亦退去，從追至容城、小廣陽、安次，連戰破之。光武還薊，復遣弇與吴漢、景丹、蓋延、朱祐、邳彤、耿純、劉植、岑彭、祭遵、堅鐔、王霸、陳俊、馬武十三將軍，追賊至潞東，及平谷，再戰，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於右北平無終、土垠之間，至俊靡而還。賊散入遼西、遼東，或爲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

金玉寶物的人，甚至不能活着回家。百姓捶胸，轉而思念王莽新朝。另外銅馬、赤眉之類幾十群，每群幾十上百萬人，聖公無力平定。他們的失敗不會太遠。您首先在南陽起兵，打敗百萬人的軍隊；現在平定河北，占據天府一般的土地。以大義征伐，發出號令得到各地的呼應，天下可以憑遞送一紙文書而平定。天下是最重要的，不能讓别的姓氏得到它。聽説使者從西方來，要罷兵，不能聽他的。現在官兵死亡逃跑的人多，耿弇願意回幽州，再徵集精兵，以成大計。”劉秀非常高興，於是拜任耿弇爲大將軍，和吴漢北上徵調幽州十郡的部隊。耿弇到上谷，逮捕韋順、蔡充斬首；吴漢也誅殺苗曾。於是徵調幽州所有部隊，帶領南下，跟隨劉秀打敗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擊尤來、大槍、五幡到元氏，耿弇常常率領精鋭騎兵做先鋒，總是打敗打跑敵人。劉秀乘勝和賊兵交戰於順水上，敵兵見形勢危急，拼死作戰。這時劉秀士兵疲憊，終於大敗逃回，築壁壘於范陽，幾天後纔振作起來，賊兵也退走了，跟踪追到容城、小廣陽、安次，連續交戰打敗賊兵。劉秀回薊，又派耿弇和吴漢、景丹、蓋延、朱祐、邳彤、耿純、劉植、岑彭、祭遵、堅鐔、王霸、陳俊、馬武十三位將軍，追擊賊兵到潞縣東，到平谷，再次交戰，殺敵一萬三千多人，於是窮追到右北平無終、土垠之間，到俊靡而回。賊人分散逃入遼西、遼東，有些被烏桓、貊人襲擊，幾乎被殺光。

光武即位，拜弇爲建威大將軍。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强弩將軍陳俊攻厭新賊於敖倉，皆破降之。建武二年，更封好畤侯，食好畤、美陽二縣。三年，延岑自武關出攻南陽，下數城。穰人杜弘率其衆以從岑。弇與岑等戰於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其將士五千餘人，得印綬三百。杜弘降，岑與數騎遁走東陽。

光武帝登位，拜任耿弇爲建威大將軍。和驃騎大將軍景丹、强弩將軍陳俊攻打厭新賊兵於敖倉，全部打敗賊兵并迫使賊人投降。建武二年，改封好畤侯，食邑好畤、美陽二縣。建武三年，延岑從武關出兵攻打南陽，攻下幾座城。穰縣人杜弘率領他的部衆跟隨延岑。耿弇和延岑等人戰於穰縣，大破敵兵，殺敵三千多人，活捉敵人將士五千多人，繳獲官印三百枚。杜弘投降，延岑和幾個騎兵逃往東陽。

弇從幸舂陵，因見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

耿弇跟隨光武帝到舂陵，乘見面時自己請求北上收聚上谷没有徵用的部隊，平定彭寵於漁

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四年，詔弇進攻漁陽。弇以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爲國，所向陷敵，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況聞弇求徵，亦不自安，遣舒弟國入侍。帝善之，進封況爲隃麋侯。乃命弇與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等擊望都、故安西山賊十餘營，皆破之。時征虜將軍祭遵屯良鄉，驍騎將軍劉喜屯陽鄉，以拒彭寵。寵遣弟純將匈奴二千餘騎，寵自引兵數萬，分爲兩道以擊遵、喜。胡騎經軍都，舒襲破其衆，斬匈奴兩王，寵乃退走。況復與舒攻寵，取軍都。五年，寵死，天子嘉況功，使光祿大夫持節迎況，賜甲第，奉朝請。封舒爲牟平侯。遣弇與吳漢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大破之，降者四萬餘人。

陽，攻取張豐於涿郡，回頭收取富平、獲索，向東攻打張步，從而攻平齊地。光武帝覺得他的志願宏大，於是答應了他。建武四年，詔令耿弇進兵攻漁陽。耿弇因爲父親據守上谷，本來和彭寵同心同力，另外兄弟中沒有人在京城，自己心中疑慮，不敢獨自進軍，上書請求到洛陽去。詔書回覆說："將軍做官，全家爲國，所到之處，攻陷敵陣，功勞最大，有什麼嫌疑，要請求召見？暫且和王常一起屯兵涿郡，努力想計策。"耿況聽說耿弇請求召見，也不安心，派耿舒的弟弟耿國入京城侍奉皇上。光武帝待他很好，加封耿況爲隃麋侯。於是命令耿弇和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等攻打望都、故安西山賊兵的十多個營寨，全部攻破。這時征虜將軍祭遵屯兵良鄉，驍騎將軍劉喜屯兵陽鄉，以抵禦彭寵。彭寵派弟弟彭純率領匈奴二千多騎兵，彭寵親自帶領幾萬士兵，分爲兩路來攻打祭遵、劉喜。胡人騎兵經過軍都，耿舒偷襲打敗胡兵，殺匈奴兩個王，彭寵纔退走。耿況又和耿舒攻打彭寵，攻取軍都。建武五年，彭寵死，天子嘉獎耿況的功勞，派光祿大夫拿着符節迎接耿況，賜給最好的府第，賜奉朝請。封耿舒爲牟平侯。派耿弇和吳漢攻打富平、獲索賊人於平原，大敗賊兵，投降的四萬多人。

因詔弇進討張步。弇悉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河以度。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鐘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日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鐘城。鐘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敕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

接着下詔命令耿弇進軍討伐張步。耿弇盡數收集投降的士兵，編成部隊，設置將吏，率領騎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領兵向東，從朝陽架橋渡過濟河。張步聽說了，就派他的大將軍費邑駐軍歷下，又分兵屯守祝阿，另外在太山鐘城排列幾十個營壘等待耿弇。耿弇渡河先打祝阿，從早晨攻城，還沒有到中午就攻下來，故意打開包圍圈的一角，讓城中士兵得以逃到鐘城。鐘城人聽說祝阿已經潰敗，非常恐懼，於是丟下軍營全部逃走。費邑分派弟弟費敢守衛巨里。耿弇進軍先威脅巨里，派人多多砍伐樹林，揚言要用來填塞塹壕。幾天後，有投降的說費邑聽說耿弇要攻打巨里，商議前來救巨里。耿弇於是嚴令軍中趕緊修理攻城器具，公開命令各部，三天後要全力攻打巨里城。暗中放鬆對俘虜的看管，讓他們得以

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行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城中凶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

逃回去。逃回去的人把耿弇的攻城日期告訴費邑，費邑到了這一天果然自己率領精兵三萬多人來援救巨里。耿弇很高興，對各位將領説："我所以下令修整攻城器械的目的，就是要引來費邑。現在他來了，正是我想要的。"立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己領精兵登上山坡，居高臨下交戰，大敗敵軍，在陣中殺死費邑。然後將費邑人頭在巨里城中示衆，城中的人非常恐懼，費敢帶全部人馬逃歸張步。耿弇又收繳城中積蓄，發兵攻打各處没有投降的，平定四十多個營壘，終於平定濟南。

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閒。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絶，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虚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日之閒，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衆亡歸劇。

當時張步建都劇縣，派他的弟弟張藍率領精兵二萬人守衛西安，各郡太守共一萬多人守臨淄，相距四十里。耿弇進軍畫中，處於二城中間。耿弇看到西安城小而堅固，況且張藍部隊又精良，臨淄名聲雖大而實際容易被攻破，就命令各位校尉集會，五天後攻西安。張藍聽説後，日夜小心防守。到了預定日期的半夜，耿弇命令各位將領都吃得飽飽的，正好天亮趕到臨淄城。護軍荀梁等人規勸耿弇，認爲應當迅速攻打西安。耿弇説："不對。西安聽説我們要去攻打，日夜防備，臨淄出其不意而來，一定驚慌，我們攻打一天必定能攻下來。攻克臨淄，西安就孤單了，張藍和張步被隔斷，張藍必定又要逃離臨淄，這就是所謂的攻打一個得到兩個。如果先打西安，不能很快攻下，駐軍堅固的城池之下，死傷一定多。縱使能攻下來，張藍領兵回奔臨淄，合并兵力，察看我們的虚實，我們深入敵人領地，後邊没有運輸，十天之中，不用交戰就陷於困境。各位的建議，看不出有什麽合適。"於是攻打臨淄，半天攻克，進城據守城池。張藍聽説後非常恐懼，於是率領他的部下逃回劇縣。

弇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

耿弇於是下令軍中不得胡亂搶劫劇縣城，等張步趕到纔搶劫，來激怒張步。張步聽説後大笑説："憑尤來、大彤十多萬人，我都在他們的軍營打敗他們。如今耿弇部隊比他們少，又都很疲勞，有什麽值得怕的呢！"就和三個弟弟張藍、張弘、張壽以及前任大彤頭領重異等部隊號稱二十萬，到臨淄大城東，準備攻打耿弇。耿弇先出

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

兵到淄水邊，和重異相遇，精鋭騎兵準備出擊，耿弇恐怕挫敗張步的鋭氣，使張步不敢進兵，故意示弱以壯大敵人士氣，於是領兵回小城，列兵陣於城内。張步士氣旺盛，直接進攻耿弇軍營，和劉歆等交戰，耿弇登上王宫廢臺瞭望戰場，見劉歆等人和敵軍交鋒了，於是就自己帶領精兵在東城下攔腰突擊張步軍陣，大敗張步。流矢射中耿弇大腿，他用佩刀截斷箭杆，左右的人没有知道的。到天黑停戰。耿弇第二天早晨又統軍出戰。這時光武帝在魯地，聽説耿弇被張步攻擊，親自前往救援，没有到。陳俊對耿弇説："劇縣敵兵人多，可以暫且關閉營門讓士兵休息，等待皇上來。"耿弇説："皇上就要到了，臣子應當殺牛備酒來接待百官，反而要把賊兵留給君王麽?"於是出兵大戰，從早到晚，又大敗敵軍，殺死殺傷無數，城中壕溝都填滿死尸。耿弇知道張步部隊疲乏，即將撤兵，預先在左右兩側設下埋伏等待他。夜深人静時，張步果然領兵離去，伏兵出擊，追到鉅昧水邊，八九十里地死尸相連，繳獲輜重二千多輛。張步回到劇縣，兄弟各自分兵離去。

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群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横亨酈生，及田横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弇因復追步，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

幾天之後，光武帝到臨淄親自慰勞軍隊，群臣大舉集會。光武帝對耿弇説："從前韓信攻破歷下開創基業，如今將軍攻下祝阿立功揚名，這都是齊地的西部，功勞足以和他相比。但韓信襲擊的是已經投降的敵人，將軍獨自攻克强敵，這項功勞比韓信難。另外田横煮酈生，等田横投降，高帝詔命衛尉不許和田横結仇。張步以前也殺伏隆，如果張步前來投降，我也要下令大司徒消除他的仇恨，這又是特别相類似的事情。將軍先前在南陽定下這個大計，我曾認爲這個計策草率難成，有志者事竟成!"耿弇乘勝又追擊張步，張步投奔平壽，於是光着上身背着斧子和殺人用的砧板到軍營門口。耿弇用驛車送張步去光武帝處，而自己統領軍隊進城。樹立十二郡的旗鼓，讓張步的士兵各自按郡到旗幟下，部衆還有十多萬，輜重七千多輛，把士兵全遣散回家。耿弇又領兵到城陽，使五校餘黨投降，齊地全部平定。整頓軍隊回京城。

六年，西拒隗囂，屯兵於漆。八年，從上隴。明年，與中郎將來歙分部徇安定、北地諸營保，皆下之。

建武六年，西上抵禦隗囂，屯兵於漆縣。建武八年，跟隨光武帝上隴地。第二年，和中郎將來歙分兵巡行攻取安定、北地郡各處營堡，全部攻下來。

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

耿弇所平定的郡有四十六個，攻破屠平城池三百座，没有受過挫折。

十二年，況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復以國弟廣、舉并爲中郎將。弇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爲榮。及況卒，謚烈侯，少子霸襲況爵。

建武十二年，耿況病重，皇上屢次親自探視。又任用耿國的弟弟耿廣、耿舉都做中郎將。耿弇兄弟六人都穿青紫官服，問候父親并以醫藥侍候，當時人認爲很榮耀。等耿況去世，謚號烈侯，小兒子耿霸承襲耿況的爵位。

十三年，增弇户邑，上大將軍印綬，罷，以列侯奉朝請。每有四方異議，輒召入問籌策。年五十六，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

建武十三年，增加耿弇食邑，交上大將軍官印，免大將軍官職，以列侯身份賜奉朝請。每當有各處不同意見，就召他進宫問計策。五十六歲，永平元年去世，謚號愍侯。

子忠嗣。忠以騎都尉擊匈奴於天山，有功。忠卒，子馮嗣。馮卒，子良嗣，一名無禁。延光中，尚安帝妹濮陽長公主，位至侍中。良卒，子協嗣。

兒子耿忠繼嗣。耿忠以騎都尉的身份在天山攻打匈奴，有功。耿忠去世，兒子耿馮繼嗣。耿馮去世，兒子耿良繼嗣，耿良又名耿無禁。延光年間，娶安帝的妹妹濮陽長公主，官做到侍中。耿良去世，兒子耿協繼嗣。

隃麋侯霸卒，子文金嗣。文金卒，子喜嗣。喜卒，子顯嗣，爲羽林左監。顯卒，子援嗣。尚桓帝妹長社公主，爲河東太守。後曹操誅耿氏，唯援孫弘存焉。

隃麋侯耿霸去世，兒子耿文金繼嗣。耿文金去世，兒子耿喜繼嗣。耿喜去世，兒子耿顯繼嗣，做羽林左監。耿顯去世，兒子耿援繼嗣。娶桓帝的妹妹長社公主，做河東太守。後來曹操殺耿氏，衹有耿援的孫子耿弘活着。

牟平侯舒卒，子襲嗣。尚顯宗女隆慮公主。襲卒，子寶嗣。

牟平侯耿舒去世，兒子耿襲繼嗣。娶顯宗的女兒隆慮公主。耿襲去世，兒子耿寶繼嗣。

寶女弟爲清河孝王妃。及安帝立，尊孝王爲孝德皇，以妃爲甘園大貴人。帝以寶元舅之重，使監羽林左騎，位至大將軍。而附事内寵，與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等譖廢皇太子爲濟陰王，及排陷太尉楊震，議者怨之。寶弟子承襲公主爵爲林慮侯，位至侍中。安帝崩，閻太后以寶等阿附嬖倖，共爲不道，策免寶及承，皆貶爵爲亭侯，遣就國。寶於道自殺，國除。大貴人數爲耿氏請，陽嘉三年，順帝遂紹封寶子箕牟平侯，爲侍中。

耿寶的妹妹是清河孝王王妃。等安帝登位，尊奉孝王爲孝德皇，以王妃爲甘園大貴人。安帝因爲耿寶是孝王大舅子，派他監領羽林左騎，官做到大將軍。他依附宫中受寵的人，和中常侍樊豐、安帝乳母王聖等人讒言廢除皇太子爲濟陰王，并排擠陷害太尉楊震，議論此事的人都恨他。耿寶弟弟的兒子耿承承襲公主的爵位做林慮侯，官做到侍中。安帝駕崩，閻太后因爲耿寶等人阿諛依附佞幸小人，一起做不道的事，下詔書罷免耿寶和耿承，都把爵位貶爲亭侯，派他們去封地。耿寶在路上自殺，封國撤銷。大貴人幾次替耿氏求情，陽嘉三年，順帝終於續封耿寶的兒

以恒爲陽亭侯，承爲羽林中郎將。其後貴人薨，大將軍梁冀從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風有司奏奪其封。承惶恐，遂亡匿於穰。數年，冀推迹得之，乃并族其家十餘人。

子耿箕爲牟平侯，任侍中。封耿恒爲陽亭侯，耿承做羽林中郎將。後來貴人逝世，大將軍梁冀向耿承要貴人的珍寶，没有得到，梁冀很生氣，授意有關官員奏請剥奪耿承的封地。耿承害怕了，於是逃亡躲在穰縣。幾年後，梁冀追查捕獲耿承，於是一起殺了他家十多人。

論曰：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勢，則知高祖之廟勝矣。耿弇决策河北，定計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弇自剋拔全齊，而無復尺寸功。夫豈不懷？將時之度數，不足以相容乎？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獨能隆也！

論曰：淮陰侯在朝廷上評論項王，分析成敗的形勢，就知道高祖的克敵制勝大策。耿弇决策河北，定計南陽，也預見到光武的事業會成功。但耿弇自從攻平齊地，就不再有一點功勞。難道是他不想再立大功？還是當時的天命，不能相容呢？三代做將軍，是道家所忌諱的。但耿氏歷代以功名終結。抑或是他們用兵要以殺伐來禁止殺伐麽？爲什麽惟獨這一家能興盛呢！

耿國

國字叔慮，建武四年初入侍，光武拜爲黄門侍郎，應對左右，帝以爲能，遷射聲校尉。七年，射聲官罷，拜駙馬都尉。父况卒，國於次當嗣，上疏以先侯愛少子霸，固自陳讓，有詔許焉。後歷頓丘、陽翟、上蔡令，所在吏人稱之。徵爲五官中郎將。

耿國字叔慮，建武四年開始入朝供奉，光武帝拜任他爲黄門侍郎，在左右侍候，光武帝認爲他有才能，升任射聲校尉。建武七年，射聲官撤銷，拜任爲駙馬都尉。父親耿况去世，耿國按排行應當繼嗣官爵，他上疏給皇帝説明因爲他父親喜歡小兒子耿霸，堅持自己把爵位讓給耿霸繼承，皇上有詔令答應了他。後來歷任頓丘、陽翟、上蔡縣令，每在一地官民都稱贊他。召爲五官中郎將。

是時烏桓、鮮卑屢寇外境，國素有籌策，數言邊事，帝器之。及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爲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藩，願捍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虚，夷狄情僞難知，不可許。國獨曰："臣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捍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閉之警，萬世安寧之策也。"帝從其議，遂立比爲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二十七年，代馮勤爲大司農。又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屯五原以防逃亡。永平元年卒官。顯宗追思國言，後遂置度遼將軍，左右校

這時烏桓、鮮卑屢次入侵邊境，耿國一向有謀略，屢次和皇上談論邊疆軍事，皇上很器重他。等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己做呼韓邪單于，叩塞門主動與漢朝通好自稱藩臣，願意抵禦北方敵人。這件事交給公卿議論。大家都覺得天下剛安定，中原空虚，夷狄情况真假難知，不能答應。衹有耿國説："我以爲應當按孝宣時的舊例答應他們，讓他們在東方抵禦鮮卑，在北方抵禦匈奴，帶領四夷，保衛邊郡，使邊區没有晚上開城門的緊急情况，這是使萬世安寧的計謀。"光武帝聽從他的建議，於是立薁鞬日逐王比爲南單于。從此烏桓、鮮卑築城堡營寨自守，北方敵人逃向遠方，中原少戰事。建武二十七年，代替馮勤做大司農。又上書説應當設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屯守五原以防百姓逃亡。永平元年死於官

尉，如其議焉。

任。顯宗回想耿國的建議，於是以後設度遼將軍，左右校尉，是照他的建議。

國二子：秉、夔。

耿國有兩個兒子：耿秉、耿夔。

耿秉

秉字伯初，有偉體，腰帶八圍。博通書記，能説《司馬兵法》，尤好將帥之略。以父任爲郎，數上言兵事。常以中國虚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以戰去戰，盛王之道。顯宗既有志北伐，陰然其言。永平中，召詣省闥，問前後所上便宜方略，拜謁者僕射，遂見親幸。每公卿會議，常引秉上殿，訪以邊事，多簡帝心。

耿秉字伯初，有魁梧的體魄，腰帶八圍。博通書籍，能够解説《司馬兵法》，尤其喜好將帥用兵謀略。因爲父親而被任用爲郎，屢次上書談論軍事。曾認爲中原空虚消耗，邊疆不安定，問題就出在匈奴。用戰爭消滅戰爭，是有盛德的君王的方法。顯宗已經有心北伐，暗中很贊同他的意見。永平年間，徵召他到宫中，問他前前後後所奏的有利國家的謀略，拜任爲謁者僕射，於是被皇上親近寵幸。每次公卿集會議事，皇上常常帶耿秉上殿，拿邊疆的事問他，大多很對皇上心思。

十五年，拜駙馬都尉。十六年，以騎都尉秦彭爲副，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俱伐北匈奴。虜皆奔走，不戰而還。

永平十五年，拜任駙馬都尉。十六年，以騎都尉秦彭爲副將，和奉車都尉竇固等一起討伐北匈奴。敵人都逃跑了，没有交戰而回。

十七年夏，詔秉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王，以爲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遂進。并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十餘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即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婿，爵爲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驚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脱帽抱馬足降。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

永平十七年夏，下詔命令耿秉和竇固合兵一萬四千騎，又出兵白山攻打車師。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就是後王的兒子，他們的王廷相距五百多里。竇固認爲距離後王路遠，山谷深，士兵受凍很辛苦，想打前王。耿秉提議先奔赴後王，認爲合力對付關鍵的後王，前王就自然降服。竇固計劃還没有定下來。耿秉奮身站起來説："請讓我走在前邊。"於是上馬，領兵向北進發，大軍不得已，便跟着進軍。一起發兵搶劫財物，殺敵幾千人，繳獲馬、牛十多萬頭。後王安得震驚懼怕，帶領幾百騎兵出來迎接耿秉。但竇固的司馬蘇安想把全部功勞都歸竇固，立即騎馬去對安得説："漢朝尊貴的將領衹有奉車都尉，是天子的姐夫，爵位是通侯，應先向他投降。"安得於是返回去，改派他的部將迎接耿秉。耿秉非常憤怒，披甲上馬，指揮他的精鋭騎兵徑直到竇固軍營，説道："車師王説要投降，到現在還不來，請讓我去砍下他腦袋。"竇固大驚説："暫且停住，那要壞事！"耿秉高聲説："接受投降就如同遭受敵人攻擊。"於是打馬直奔安得。安得驚慌，

命，遂定車師而還。

跑出門，脱下帽子抱着馬腿投降。耿秉帶着他到竇固處去。車師前王也投降，終於平定車師而回。

明年秋，肅宗即位，拜秉征西將軍。遣案行凉州邊境，勞賜保塞羌胡，進屯酒泉，救戊己校尉。

第二年秋，肅宗登位，拜任耿秉爲征西將軍。派他巡視凉州邊境，慰勞賞賜城堡營寨的羌胡人，進軍屯守酒泉，援救戊己校尉。

建初元年，拜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奴懷其恩信。徵爲執金吾，甚見親重。帝每巡郡國及幸宫觀，秉常領禁兵宿衛左右。除三子爲郎。章和二年，復拜征西將軍，副車騎將軍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事并見《憲傳》。封秉美陽侯，食邑三千户。

建初元年，拜任度遼將軍。任職七年，匈奴人懷念他的恩德信譽。受召任執金吾，很受親近器重。皇上每次巡視郡國及駕幸宫殿臺觀，耿秉常常率領禁軍護衛於左右。拜任三個兒子做郎。章和二年，又拜任爲征西將軍，做車騎將軍竇憲的副將攻打北匈奴，大敗敵人。事迹都見於《竇憲傳》。封耿秉爲美陽侯，食邑三千户。

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爲死。永元二年，代桓虞爲光禄勛。明年夏卒，時年五十餘。賜以朱棺、玉衣，將作大匠穿冢，假鼓吹，五營騎士三百餘人送葬。謚曰桓侯。匈奴聞秉卒，舉國號哭，或至梨面流血。

耿秉生性勇敢而處事簡練，行軍時常常自己披着鎧甲走在前面，停下來休息不安營編部曲，但也把哨兵放得遠遠的，明確誓約，有緊急情况，軍陣馬上排成，士兵都樂意效死。永元二年，代替桓虞做光禄勛。第二年夏去世，這年五十多歲。賜給朱棺、玉衣，將作大匠挖墓，給予奏軍樂的禮遇，五營騎兵三百多人送葬。謚號桓侯。匈奴聽説耿秉去世，全國大哭，有人甚至割臉流血。

長子冲嗣。及竇憲敗，以秉竇氏黨，國除。冲官至漢陽太守。

大兒子耿冲繼嗣。等竇憲失勢，因耿秉是竇氏同黨，封國被撤銷。耿冲官做到漢陽太守。

曾孫紀，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敬異之，稍遷少府。紀以操將篡漢，建安二十三年，與大醫令吉平、丞相司直韋晃謀起兵誅操，不克，夷三族。于時衣冠盛門坐紀罹禍滅者衆矣。

曾孫耿紀，年輕時有好名聲，受聘於公府，曹操很敬重他，漸漸升任少府。耿紀因爲曹操將要篡奪漢室，建安二十三年，和太醫令吉平、丞相司直韋晃圖謀起兵殺曹操，没有成功，被滅三族。當時官紳豪門受耿紀牽連遭禍被滅族的有很多。

耿夔

夔字定公。少有氣决。永元初，爲車騎將軍竇憲假司馬，北擊匈奴，轉騎都尉。三年，憲復出河西，以夔爲大將軍左校尉。將精騎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單于廷，於金微山斬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單于與數騎脱亡，盡獲其匈奴珍寶財畜，去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

耿夔字定公。年輕時有氣概。永元初年，做車騎將軍竇憲的假司馬，北上攻打匈奴，改任騎都尉。永元三年，竇憲又出兵河西，任耿夔爲大將軍左校尉。率領精鋭騎兵八百人，出居延塞，直奔北單于的王廷，在金微山殺匈奴單于諸王妻、名王以下五千多人，單于和幾個騎兵脱身逃跑，全部繳獲匈奴的財寶牲畜，深入距邊塞五千多里而回，這是自從漢朝出兵後没有到過的。於

乃封夔粟邑侯。會北單于弟左鹿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衆八部二萬餘人，來居蒲類海上，遣使款塞。以夔爲中郎將，持節衛護之。及竇憲敗，夔亦免官奪爵土。

是封耿夔粟邑侯。適逢北單于的弟弟左鹿蠡王於除鞬自立做單于，徒衆八部二萬多人，來住在蒲類海上，派使者來通好。任命耿夔爲中郎將，拿着符節保衛他們。等竇憲失勢，耿夔也被免官剥奪封地。

後復爲長水校尉，拜五原太守，遷遼東太守。元興元年，貊人寇郡界，夔追擊，斬其渠帥。永初三年，南單于檀反畔，使夔率鮮卑及諸郡兵屯雁門，與車騎將軍何熙共擊之。熙推夔爲先鋒，而遣其司馬耿溥、劉祉將二千人與夔俱進。到屬國故城，單于遣薁鞬日逐王三千餘人遮漢兵。夔自擊其左，令鮮卑攻其右，虜遂敗走，追斬千餘級，殺其名王六人，獲穹廬車重千餘兩，馬畜生口甚衆。鮮卑馬多羸病，遂畔出塞。夔不能獨進，以不窮追，左轉雲中太守，後遷行度遼將軍事。

後來又出任長水校尉，拜任五原太守，升任遼東太守。元興元年，貊人侵犯遼東郡地界，耿夔追擊，殺死敵人頭領。永初三年，南單于檀反叛，派耿夔率領鮮卑和各郡部隊屯守雁門，和車騎將軍何熙一起打南單于。何熙推舉耿夔作先鋒，而派他的司馬耿溥、劉祉率二千人和耿夔一道進軍。到屬國舊城，單于派薁鞬日逐王三千多人攔擊漢兵。耿夔自己攻敵人左側，讓鮮卑攻敵人右側，敵人終於戰敗逃跑，追殺一千多人，殺死他們的名王六人，繳獲氈帳輜重一千多輛，馬畜牲口很多。鮮卑馬大多瘦弱有病，於是反叛出塞。耿夔不能單獨進軍，因爲没有追擊到底，貶任雲中太守，後來升遷代理度遼將軍。

夔勇而有氣，數侵陵使匈奴中郎將鄭戩。元初元年，坐徵下獄，以減死論，笞二百。建光中，復拜度遼將軍。時鮮卑攻殺雲中太守成嚴，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夔與幽州刺史龐參救之，追虜出塞而還。後坐法免，卒於家。

耿夔勇敢而有氣概，屢次冒犯出使匈奴的中郎將鄭戩。元初元年，因犯罪而被召回下獄，以減死定罪，鞭打二百下。建光年間，又拜任度遼將軍。這時鮮卑入侵殺死雲中太守成嚴，把烏桓校尉徐常包圍在馬城。耿夔和幽州刺史龐參援救徐常，追擊敵人出邊塞而回。後來犯罪免官，死於家中。

耿恭

恭字伯宗，國弟廣之子也。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永平十七年冬，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恭爲司馬，與奉車都尉竇固及從弟駙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以恭爲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爲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子。

耿恭字伯宗，耿國的弟弟耿廣的兒子。年輕時死了父親。爲人慷慨多謀略，有將帥的才能。永平十七年冬，騎都尉劉張出兵攻打車師，請耿恭做司馬，和奉車都尉竇固以及堂弟駙馬都尉耿秉打敗并使車師投降。開始設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於是任用耿恭爲戊己校尉，屯兵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做戊己校尉，屯守前王柳中城，每個駐屯地各設幾百人。耿恭到任所，送文書到烏孫，顯示漢朝的威望恩德，大昆彌以下都高興，派使者進貢名馬，并獻上宣帝時賜給公主的賭具，希望派兒子入朝侍奉。耿恭於是派使者贈送金子織物，迎接對方入侍的兒子。

明年三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爲所殁。匈奴遂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强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絶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

第二年三月，北單于派左鹿蠡王二萬騎兵攻打車師。耿恭派司馬領兵三百援救車師，路遇匈奴騎兵很多，都被殺死。匈奴於是打敗并殺死後王安得，并進攻金蒲城。耿恭登城交戰，用毒藥塗箭。傳話給匈奴人説："漢家箭有神功，那些中箭的人一定有奇異現象出現。"於是用硬弓射箭。中箭的敵兵，看到傷口處血水沸涌，於是很吃驚。適逢天颳大風下大雨，乘着大雨攻打敵人，殺死殺傷很多。匈奴人震驚恐懼，相互議論説："漢兵太神，真可怕！"於是解圍離去。耿恭因爲疏勒城旁有山澗流水可以固守，五月，就領兵占據疏勒城。七月，匈奴又來攻打耿恭，耿恭招募先鋒幾千人直奔匈奴，胡人騎兵逃散，匈奴人就在城下阻斷山澗流水。耿恭在城中挖井十五丈不出水，將士乾渴疲乏，榨馬糞汁喝。耿恭仰頭嘆息説："聽説從前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從山中噴出；如今漢室恩德神聖，怎麽可能走投無路呢?"於是整理衣服向井拜兩拜，替將士祈禱。過了一會兒，水柱噴出，大家都喊萬歲。於是命令將士揚水給敵人看。敵人没有料到，認爲是神靈相助，於是領兵離去。

時焉耆、龜兹攻殁都護陳睦，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常私以虜情告恭，又給以糧餉。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

這時焉耆、龜兹攻殺都護陳睦，北方敵人也把關寵包圍在柳中。適逢顯宗駕崩，救兵不到，車師又反叛，和匈奴一起攻打耿恭。耿恭激勵士兵打跑敵兵。後王夫人祖先是漢人，經常暗中把敵情告訴耿恭，又供給他糧食軍餉。幾個月後，糧盡困厄，就煮鎧甲弓弩，吃上面的牛筋皮子。耿恭和士兵以誠相待，誓共生死，所以大家都没有二心，但人漸漸死亡，剩幾十人。單于知道耿恭已經很窘困，想一定迫使他投降。又派使者招降耿恭説："如果投降的話，就封你做白屋王，給你女子做妻室。"耿恭於是引誘敵人使者上城，親手殺死他，在城上燒烤尸體。敵人官兵看見了，大哭離去。單于非常憤怒，又增加兵力包圍耿恭，没有能攻下來。

初，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即位，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

當初，關寵上書請求救援，當時肅宗剛登位，於是下詔命令公卿集會商議。司空第五倫認爲不應該救援。司徒鮑昱建議説："如果派人到危險的地方，緊急的時候却抛開他，對外就會縱

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閒，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駝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走，車師復降。

會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羌乃遥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没，三月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屨穿决，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爲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逾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煮弩爲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耻。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於是拜爲騎都尉，以恭司馬石修爲雒陽市丞，張封爲雍營司馬，軍吏范羌爲共丞，餘九人皆補羽林。恭母

容蠻夷的暴行，對內就會傷害死難的臣子。假如這次權宜之計以後邊疆没有戰事還行，匈奴如果又犯邊入侵，陛下將憑什麽調動將領？另外兩部分士兵纔各有幾十人，匈奴包圍他們，經過幾十天攻不下來，這是他們人少勢弱但全力以赴的結果。可以命令敦煌、酒泉太守各率精鋭騎兵二千人，多設旗幟，兼程行軍，前往解救危急。匈奴疲乏至極的部隊，一定不敢抵擋，四十天中，足可以返回入境了。”皇上贊同他的計劃。於是派征西將軍耿秉屯守酒泉，代理太守事務；派秦彭和謁者王蒙、皇甫援徵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以及鄯善部隊，共七千多人，建初元年正月，會師柳中攻打車師，攻交河城，殺敵三千八百人，抓獲俘虜三千多人，駝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方敵兵驚惶逃跑，車師又投降。

適逢關寵已去世，王蒙等人聽説了，便想領兵回去。在這之前耿恭派軍吏范羌到敦煌迎取士兵的寒衣，范羌於是跟隨王蒙部隊一起出邊塞。范羌堅持請求迎接耿恭，各位將領不敢向前走，就分出二千人給范羌，從山北迎接耿恭，遇上大雪有一丈多深，部隊勉强能趕到。城中夜間聽到兵馬的聲音，以爲是敵人來了，很吃驚。范羌於是從遠處喊道：“我是范羌。漢派部隊迎接校尉了。”城中都喊萬歲。打開城門，都相互拉着手流淚。第二天，就相互結伴一起回漢。敵兵追他們，邊打邊走。將士一向飢餓困乏，從疏勒出發時還有二十六人，沿路死亡，元年三月到玉門，祇剩十三人。衣服鞋子都破了，面容憔悴。中郎將鄭衆爲耿恭以下的人洗澡换衣帽。上疏説：“耿恭率孤弱無援的軍隊堅守孤城，抵擋匈奴的攻擊，對付幾萬的敵人，成年累月，心力交瘁。開山打井，煮弓當糧，出入萬死無一綫生還的希望。前後殺死殺傷敵人數以千百計，最終保全忠誠勇敢，不給大漢蒙上耻辱。耿恭的節義，古今没有。應當封給顯赫的爵位，以鼓勵將帥。”等耿恭到雒陽，鮑昱上奏耿恭節操超過蘇武，應當封爵受賞。於是拜任爲騎都尉，任耿恭的司馬石修爲雒陽市丞，張封爲雍營司馬，軍吏范羌爲共縣丞，剩下九人都補授羽林。耿恭母親在這之前

先卒，及還，追行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將齎牛酒釋服。

明年，遷長水校尉。其秋，金城、隴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略，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將五校士三千人，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恭屯枹罕，數與羌接戰。明年秋，燒當羌降，防還京師，恭留擊諸未服者，首虜千餘人，獲牛羊四萬餘頭，勒姐、燒何羌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初，恭出隴西，上言“故安豐侯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鴻臚固，即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以爲威重”。由是大忤於防。及防還，監營謁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坐徵下獄，免官歸本郡，卒於家。

子溥，爲京兆虎牙都尉。元初二年，擊畔羌於丁奚城，軍敗，遂歿。詔拜溥子宏、曄并爲郎。

去世，等耿恭回來，補行喪禮，皇上有詔令派五官中郎將饋贈牛和酒解除喪服。

第二年，升任長水校尉。這年秋，金城、隴西羌人反叛。耿恭上疏談謀略，皇上下詔召進宮中問情狀。於是派耿恭率五校士兵三千人，做車騎將軍馬防的副將征伐西羌。耿恭屯守枹罕，屢次和羌人交戰。第二年秋，燒當羌人投降，馬防回京城，耿恭留下來攻打各處沒有投降的，俘虜一千多人，繳獲牛羊四萬多頭，勒姐、燒何羌等十三個部族數萬人，都到耿恭處投降。當初，耿恭出兵隴西，對皇上說“已故安豐侯竇融從前在西州，很得羌胡歡心。如今大鴻臚竇固，就是他的子孫。先前攻打白山，在三軍中功勞最大。應讓他接受使命，鎮守涼部。命令車騎將軍馬防屯兵漢陽，來增加威嚴”。因此很是觸犯馬防。等馬防回來，監營謁者李譚逢迎意旨奏論耿恭不操心兵事，受詔心懷不滿。獲罪召回投入監獄，罷免官職回本郡，去世於家中。

兒子耿溥，做京兆虎牙都尉。元初二年，在丁奚城攻打反叛的羌人，兵敗，最後戰死。朝廷詔令拜任耿溥的兒子耿宏、耿曄都做郎。

耿曄

曄字季遇。順帝初，爲烏桓校尉。時鮮卑寇緣邊，殺代郡太守。曄率烏桓及諸郡卒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震怖，數萬人詣遼東降。自後頻出輒克獲，威振北方。遷度遼將軍。

耿氏自中興已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云。

耿曄字季遇。順帝初年，做烏桓校尉。當時鮮卑入侵邊境，殺死代郡太守。耿曄率領烏桓以及各郡兵出邊塞討伐，大敗鮮卑。鮮卑震驚恐懼，幾萬人到遼東投降。從此以後頻頻出擊總獲勝，威震北方。升任度遼將軍。

耿氏從中興以後到建安末年，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娶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以及刺史、二千石俸禄的官員幾十上百人，和漢室共興衰。

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爲大漢羞。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抗質於柯盟，相如申威於河表，蓋以決一旦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爲二

論曰：我最初讀《蘇武傳》，被他在荒僻的海邊茹毛飲血，不使大漢蒙受耻辱所感動。後來看耿恭在疏勒的事迹，慨嘆得眼淚不知不覺流下來。唉，節義比生命還重要，而到這種地步麼！從前曹沫在柯的盟會上劫持人質，相如在黄河之外伸張威嚴，他們都是以此來決定一時的勝負，

漢當疏高爵，宥十世。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户。追誦龍蛇之章，以爲嘆息。

和必死的境地不一樣。本以爲二漢應當分封給他們尊貴的爵位，赦罪十代。但蘇君恩澤不及子孫，耿恭也最終投入牢房。重讀介之推龍蛇之詩，而替他們嘆息。

贊曰：好畤經武，能畫能兵。往收燕卒，來集漢營。請閒趙殿，釃酒齊城。況、舒率從，亦既有成。國圖久策，分此凶狄。秉洽胡情，夔單虜迹。慊慊伯宗，枯泉飛液。

贊曰：好畤侯整治武備，能謀劃能用兵。前去徵調燕地士兵，到漢營來集中。在趙王殿中請求密談，到齊地的城池濾酒。耿況、耿舒奉他爲楷模，也都有功。耿國謀劃長治久安的良策，使凶殘的狄人分散。耿秉調和胡人感情，耿夔孤軍深入敵境。心中永不滿足的耿伯宗，能使枯泉又流出水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后汉书　第一册
作者＝ＢＥＸＰ
页数＝５９８
ＳＳ号＝
加密地址＝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６．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６５／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６０／０３／！０００１．ｐｄｇ
【作　者】许嘉璐主编　许嘉璐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５９７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４５４５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７４－１　／　Ｋ２０４．１／Ｘ５７１ｈ
【原书定价】　３７０．００（全三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东汉时代　纪传体　后汉书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许嘉璐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后汉书　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